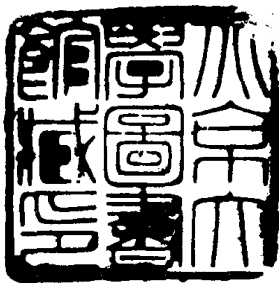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三九册

子部第三九册目次

子部・醫家類

黃帝内經素問註證發微九卷補遺一卷黃帝内經靈樞註證發微九卷(二)

〔明〕馬蒔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十四年王元敬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素問註證發微九卷》提要

註靈樞經序

夫醫之有内經也猶吾儒之有六經也如水有源木有根也譚儒而不本之六經偏儒也譚醫而不本之内經偏醫也學六經皆有註疏而内經註獨未詳是涉遠而亡車楫登高而亡階梯也余雅嗜攝生家聞乎素問靈樞一編以佐藥餌於素問解十之七於靈樞解十之三而不求盡解者恨亡註也一日聞玄臺馬君註素問余始迓之不三年素問註成已又聞馬君註雖

經余更迂之不三年難經註成馬
君固名醫經註成名益彰海內人
士慕上池之術者即窮山深谷靡
不奔走馬君矣馬君雖名聞諸侯
年垂老而志不衰歇再註靈樞以
垂不朽余聞益迂之不三年而靈
樞註復成遍徵余言為之序序曰
馬君初為於越諸生有聲一旦棄
諸生工醫其志豈尠小哉環誦則
緗為之濾覃思則髯為之枯含毫
則研為之穴殺青則囊為之澀傳
寫則紙為之貴彼其志豈尠小哉

不十年而經註成經註成而名日
甚應業日益精余始迂之今信且
服矣夫軒轅氏與岐伯鬼臾區六
臣朝夕抵掌而靠之以書更千百
年而仲景東垣丹谿輩窮年纂業
亦不能窺內經之精奧乃馬君慨
然註之功殆徵管我世之號能醫
者董董備古方測也臆為湯劑亡
再湯劑之外叩其鍼灸浣熨佐使
宣攝司歲司氣陰陽燥溼之宜試
亡以對如是而欲託以死生之柄
危矣余觀靈樞八十一篇首講九

鍼之法以應人五臟三十六腧二
十七氣十二經絡三百六十五會
元元本本不爽毫髮而又先察脈
而後用鍼則湯劑所不周者濟以
鍼法病胡患不治業胡患不精今
上垂拱民方熙熙若登春臺遊化

國侶無藉此書顧人之耳目心志
非治術不能濯磨人之體膚毛髮
非醫不能滌祓請以馬君之書奏
之當宁贊成仁壽之治何如

賜進士第尚書虞部郎奉
勅督理漕務河道同典

原缺

刻馬玄臺先生內經靈樞註證發微引

門人金一龍雲間庠生原名丹觀靈樞註證發微書一旦告成而
浩然長嘆曰嗟乎自六經孔孟而下百家子史道經佛卷
孰書無註何靈樞迄今五千餘年獨為未註之書哉吾以
為大義深奧有志者赭故寥寥未聞于後世也粵稽黃帝
與岐伯鬼臾區等六臣問荅作為內經內有素問八十一
篇靈樞八十一篇凡素問所引經曰皆出靈樞則靈樞為
先而素問為後唐寶應年間啓玄子王冰曾註素問隨句
解釋逢疑則默章節不分前後混淆凡司天在泉南北政
等[illegible]而不解吾師既以更詳圖註梓行于世獨念靈樞

無註釋精研慮寒暑屢更遂成斯編縱軒岐復起當以吾
師為獨得宗旨矣嗚呼六經不明千載無真儒內經不明
千載無真醫自古稱有著述者秦越人難經張仲景傷寒
論王叔和脈訣脈經張子和劉守真李東垣朱丹谿諸書
皆翹然為世所宗今即靈素以印正之則諸書皆未合經
旨而況于他哉何也大凡為醫者先明脈體次分經絡乃
定病名○然後用藥餌鍼灸按摩導引俾治等法今併三者
于諸篇繆盤居多按靈素六節藏象論終始四時氣禁服
等篇分明以左手寸部為人迎凡一倍二倍三倍四倍已
上為格脈可以知足手六陽經之病右手寸部為氣口凡

一倍二倍三倍四倍已上為關脉可以知足手六陰經之病故黃帝與雷公歃血定盟傳以大術數者不過此法而已誤書皆以尺寸分關格又以關格為膈證是脉體病名兩誤矣按靈樞營衛生會營氣衛氣衛氣行等篇分明以百病皆生于宗營衛三氣偏衰偏勝三氣必生于前之上中下三焦諸書皆以後之三焦有名有形者寄在膺中與膈相應而以前三焦有名無形者混而為一不知後三焦止為決瀆之官水道所出前三焦升降上下宗營衛三氣從是而出營氣隨宗氣以行經隧之中衛氣不隨宗氣而行而自行于各經皮膚分肉之間故清者為營濁者為衛

營在脉中衛在脉外一十六字乃醫家所以分脉體別病名决生死用藥餌之根本諸書于宗營衛三氣大義絶無分析則平日之別疾用藥者何法也按素問評熱論刺熱論[illegible]論欬論刺腰痛論風論痺論痿論厥論水熱穴論靈樞癲狂篇熱病篇厥病篇脹論篇淫邪發夢篇凡病必分五藏六府諸書皆不分藏府漫用成方藏府受傷夭枉多矣他如病名奇僻諸書絶不及載令後人罔獲闡知按素問陰陽別論有風消證素問玉機真藏論有肺痺傳為肝痺傳為脾風發癉傳腎為疝瘕傳心為瘛心復傳肺發寒熱三年而死之證素問氣厥論有寒熱相移證及食亦證

素問評熱論有勞風證素問水熱穴論有風水證靈樞熱病篇有風痙證靈樞水脹論有石瘕腸覃膚脹證素問陰陽別論大奇論靈樞邪氣藏府病形篇水脹論有石水證素問大奇論四時刺逆從論五藏生成篇脉解篇靈樞邪氣藏府病形篇經脉篇載有肝疝心疝肺疝脾疝腎疝證素問脉解篇靈樞經脉篇有婦人㿗疝證素問五藏生成論有厥疝女子同法證素問平人氣象論刺要論靈樞論疾診尺篇有解㑊證靈樞厥病篇有蟲瘕蛟蛕心痛證素問痺論有肝痺心痺脾痺肺痺腎痺腸痺胞痺證靈樞壽夭剛柔篇有寒痺證素問[illegible]論四時刺逆從論有熱痺證

素問四時刺逆從論宣明五氣論靈樞五邪篇有陰痺證靈樞周痺篇有周痺衆痺證靈樞厥病篇有風痺證素問陰陽別論評熱論靈樞五變篇有風厥證靈樞寒熱病篇有厥痺證素問繆刺論有尸厥證靈樞邪氣藏府病形篇有維厥證素問奇病論靈樞五亂癲狂篇有厥逆證靈樞癲狂篇有風逆證靈樞口問篇有聵證靈樞癰疽篇有猛疽夭疽腦爍疵癰米疽井疽甘疽敗疵股脛疽銳疽赤施疵疽兔齧赤緩四淫厲癰脫癰諸證此皆後人之所未知者也又如靈樞種種大義悉不見于諸書使後世視神聖經典僅同覆瓿按靈樞有陰陽繫日月順氣一日分為四

時經水海論邪客九宮八風等篇則知人身與天地相參
者如此也。有經脉經別根結經筋等篇則知人身經脉運
行起止。皆有自然之度數者如此也。有脉度骨度腸胃平
人絶穀本藏師傳等篇則知人身骨脉腸胃藏府皆有長
短廣狹輕重大小堅脆高下偏正之分者如此也。素問有
標本病傳論靈樞有病本病傳篇則知人身病體有本有
標者如此也。靈樞有陰陽二十五人五音五味五閱五使
逆順肥瘦等篇則知人身合于陰陽五行五音五味等義
者如此也。有口問篇則知人身有曰欠曰噦曰唏曰嚏曰
嚲曰淚曰太息曰涎下曰耳鳴曰齧舌等病。悉由經絡者

如此也。有本神決氣等篇則知人身有精神魂魄思慮意
者如此也。有本輸動輸等篇則知人身空穴分井滎輸
經合其穴有動脉者如此也。又如靈素每病必分經絡用
針法以行補寫。諸書絶不明此大義。槩用煎方致病倖綿
久終不可復生。按素問寶命全形論八正神明論離合真
邪論靈樞九針十二原官針等篇分明有寫法補法。靈樞
終始官針等篇刺有三刺。靈樞壽夭剛柔篇刺有三變。靈
樞順氣一日分為四時篇刺有五變。靈樞邪氣藏府病形
篇刺有六變。靈樞官針篇刺有九變。靈樞刺節真邪篇刺
有五節。靈樞官針篇刺有十二節。靈樞刺節真邪篇刺有

五邪。靈樞五禁篇刺有五禁五逆五奪。素問刺禁論靈樞
終始篇有刺禁。素問八正神明論靈樞九針論刺有天忌。
素問診要經終論刺避五藏。靈樞官針篇刺應五藏。素問
血氣形志論靈樞九針論五音五味篇刺分血氣多少。靈
樞逆順肥瘦篇刺分肥瘦常人壯士嬰兒。靈樞根結篇刺
分貴賤。靈樞經水篇刺有淺深。素問診要經終論水熱穴
論四時刺逆從論靈樞終始本輸四時氣寒熱病順氣一
日分為四時等篇刺必按時。班班可考。後世不宗經典。乃
立名色。如燒山火透天凉蒼龍擺尾白虎搖頭蒼龜探穴
赤鳳迎源子午搗臼等許謬誑飛騰之法。皆非根于經典

者也。噫自諸書出而内經之旨晦。自針法繁而神聖之針
亡。自後學宗諸書不宗内經而内經之書不行。吾師朝夕
啓迪吾輩者唯此内經靈素而已。後世醫學淺陋。我常推
其故焉。蓋凡習醫學。必明于儒理。而後可明于醫。此猶人
之藏府經絡合男女内外大小一耳。未有不明于男而可
偏明于女。未有不明于内而可偏明于外。未有不明
于大而可偏明于小者。後世不明儒理。偏門就學。信聽諸
書。遂棄内經。逐末説而失本原。是猶適越裳而亡指南也。
安得發神聖之蘊如吾師哉。

黃帝內經靈樞註證發微篇目

黃帝內經靈樞註證發微篇目終

黃帝內經靈樞註證發微卷之一

大明太醫院正文　會稽庠生玄臺子馬蒔仲化註證
庠生孫又玄子馬存順校正

靈樞者內經篇名蓋內經總名中有素問八十一篇靈樞八十一篇素問自經唐寶應年間啟玄子王冰有註其靈樞自古迄今並無註釋晉皇甫士安以鍼經名之後本經首篇九鍼十二原中有先立鍼經一語又素問八正神明論亦岐伯云法往古者先知鍼經也是素問之言亦出自靈樞首篇耳後世王冰釋素問以靈樞鍼經雜名宋成無已釋傷寒論亦皆[illegible]凡引靈樞者皆不曰靈樞而曰鍼經其端皆始于皇甫士安也但鍼經二字止見於本經首篇其餘所論營衛輸穴關格脈體經絡病證三才萬象靡不森具雖每篇各病必用其鍼自後世易靈樞以鍼經之名遂使後之學者視此書止爲用鍼棄而不習以故醫無入門術難精詣無以療疾起危深可痛惜豈知素問諸篇隨問而答頭緒頗多入經絡必靈樞大體渾全細目畢具猶儒書之有大學

三綱八目總言互發真醫家之指南其功當先於素問也今悉析爲九卷者按班固漢書藝文志曰黃帝內經十八卷素問九卷靈樞九卷乃其數焉又按素問離合真邪論黃帝曰夫九鍼九篇夫子乃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篇以起黃鍾數焉大都神聖經爲以九爲數而九九重之各有八十一篇王冰分靈樞爲十二卷宋史崧分爲二十四卷者皆非也愚今分爲九卷一本之神聖遺意且後世道德經難經俱八十一篇其義微此然謂之曰靈樞者正以樞爲門戶闔闢所繫而靈乃至神至玄之稱此書之切何以異是且愚註釋此書悉以本經爲照應而素問有相同者則援引之至于後世篇籍有說者則以經旨正之於分註之下然後之學者言列病在何經用鍼合行補寫則引而伸之用察[illegible]是[illegible]勿泥爲用鍼之書而與彼素問有所軒輊于其中也

九鍼十二原第一

內有九鍼之名又有十二原字故名篇自篇內小鍼之要以下岐始盡解於第三篇小鍼解之內故愚釋此篇即以小鍼解之義入之不敢妄用臆說也素問有鍼解篇亦與此二篇小同當合三篇而觀之其義無餘蘊矣舊本以第一篇爲法天第二篇爲法地三

篇法人。四篇法時。五篇法音。六篇法律。七篇法星。八篇法風。九篇法野。乃後人集本經七十八篇九鍼論之意。而分註之。殊不知彼乃論鍼而非論篇目也。甚爲無理。故黜削之

黄帝問於岐伯曰。余子萬民。養百姓。而收其租稅。余哀其不給而屬有疾病。余欲勿使被毒藥。無用砭石。欲以微鍼通其經脈。調其血氣。營其逆順出入之會。令可傳於後世。必明爲之法。令終而不滅。久而不絶。易用難忘。爲之經紀。異其章。別其表裏。爲之終始。令各有形。先立鍼經。願聞其情。岐伯答曰。臣請推而次之。令有綱紀。始於一。終於九焉。

按本紀記帝經土設井立步制畝藝五穀撫萬民則子萬民收租稅信矣令平聲易去聲別彼列切

此帝欲立鍼經。而伯遂推而次之也。

請言其道。小鍼之要。易陳而難入。粗守形。上守神。神乎神。客在門。未覩其疾。惡知其原。刺之微。在速遲。粗守關。上守機。機之動。不離其空。空中之機。清靜而微。其來不可逢。其往不可追。知機之道者。不可掛以髮。不知機道。叩之不發。知其往來。要與之期。粗之闇乎。妙哉工獨有之。往者爲逆。來者爲順。明知逆順。正行無問。迎而奪之。惡得無虛。追而濟之。惡得無實。迎之隨之。以意和之。鍼道畢矣。

令平聲惡音烏下同空上聲。按素問至眞要大論亦有明知逆順正行無問二句但彼論標本而此論鍼法辭同而義異也

此詳言小鍼之要。而鍼道之所以畢也。小鍼者。即上節微鍼也。小鍼之要。雖曰易陳。而人實難入。粗工者。下工也。下工泥於形迹。徒守刺法。上工則守人之神。凡人之血氣虛實。可補可瀉。一以其神爲主。不但用此鍼法而已也。所謂神者。人之正氣也。神乎哉。此正氣不可不守也。邪氣之所感有時。如客之往來有期。名之曰客。客在門者。邪客於各經之門戶也。若未能先覩何經之疾。則惡知其病源所在。自有所治之處哉。然既知病源。可行刺法。但刺之微妙。在於速遲。速遲者。即用鍼有疾徐之意也。粗工則徒守四肢之關節。而不知血氣正邪之往來。上工則能守其機。即知此氣之往來也。然此機之動。不離於骨空之中。素問有骨空論指各經之穴言其間氣有虛實。而用

鍼有疾徐。故空中之機。主清至靜至微。鍼下既已得氣。當密意守之勿失也。如氣盛則不可補。故其來不可逢也。如氣虛則不可瀉。故其往不可追也。知機之道者。唯此一氣而已。猶不可掛一髮以間之。故守此氣而勿失也。不知機之道者。雖叩之。亦不能發。以其不知虛實。不能補瀉。則血氣已盡。而氣故不下耳。由此觀之。必能知其往來。有逆順盛虛之機。然後要與之期。乘氣有可取之時。彼粗工冥冥。不知氣之微密。其誠闇乎。妙哉工獨有之。眞上工盡知鍼意也。所謂往來逆順者何哉。往者其氣虛小。即爲逆。故追而濟之。以行補法。惡得無實。來

一者形氣將至即為順故迎而奪之以行寫法惡得無虛
此所以明知逆順乃正行之道而不必復問於人惟以
追之隨之而以吾意和之此鍼道之所以畢也
凡用鍼者虛則實之滿則泄之宛陳則除之邪勝則虛之
大要曰徐而疾則實疾而徐則虛言實與虛若有若無察
後與先若存若亡為虛為實若得若失虛實之要九鍼最
妙補寫之時以鍼為之寫曰必持內之放而出之排陽得
鍼邪氣得泄按而引鍼是謂內溫血不得散氣不得出也
補曰隨之隨之意若妄之若行若按如蚊虻止如留而還
去如弦絕令左屬右其氣故止外門已閉中氣乃實必無
留血急取誅之（內納同 按此節明解于小鍼解篇彼素問鍼解篇所解與此稍異）

靈樞 十卷 四

此承上文而言用鍼之要全憑虛實以為補寫也凡用
鍼者其氣口虛則當補之故曰虛則實之也其氣口盛
則當寫之故曰滿則泄之也氣口為百脉所朝故候此
以知盛虛素問陰陽別論云氣口成寸以决死生血脉
相結則當去之故曰宛陳則除之也諸經邪盛則當寫
之故曰邪勝則虛之也大要有曰凡欲補者徐納其鍼
而疾出之則為補故曰徐而疾則實也凡欲寫者疾納
其鍼而徐出之則為寫故曰疾而徐則虛也然言實與
虛眞若有而若無者葢實者止於有氣虛者止於無氣
氣本無形似在有無之間耳察後與先眞若存而若亡
者葢實者先虛而後實若亡而又若存也虛者先實而
後虛若存而又若亡也亦以虛實本於一氣似在存亡
之間耳為虛與實眞若得而若失者葢寫之而虛怳然
若有所失補之而實恍然若有所得亦以虛實本於一
氣似在得失之間耳由此觀之則虛實二字實為用鍼
之要其九鍼之最妙者乎因虛而補之以時因實而寫
之以時不過以鍼為之而已其寫者始必持鍼以納之
終必放鍼以出之排陽氣以得鍼則邪氣自得泄矣其
補者按而引鍼以入之是謂內溫使血不得散氣不得

靈樞 十一卷 五

出此則所以補之也補之者隨之也隨之之意若人之
意妄有所之若人之出妄有所行若人之指妄有所按
如蚊虻止於其中如有所留而復有所還及鍼將去時
如弦之絕即始徐而終疾者也右手出鍼而左手閉其
外門乃令左屬右之法其正氣已止於其中門戶已閉
於其外中氣乃實必無留血如有留血當急取以責之
但此補法必無留血者也
持鍼之道堅者為寶正指直刺無鍼左右神在秋毫屬意
病者審視血脉刺之無殆方刺之時必在懸陽及與兩衛
神屬勿去知病存亡血脉者在腧橫居視之獨澄切之獨

堅。
此言持鍼之道在守醫者之神氣以觀病者之血脉也
持鍼之道貴於至堅故堅者為寶既以堅持其鍼乃正
指而直刺之無得輕鍼左右當卧守神氣不可眩惑其
妙在於秋毫之間而已上文言上守神者病者之神氣
而此曰神在秋毫神屬勿去乃醫工之神氣也所謂神
在秋毫者何哉須知屬意於病者審視其血脉之虛實
而刺之則無危殆矣方刺之時又在揚吾之衛氣為陽
氣者精爽不眛而病人之衛氣亦陽氣也當彼此皆揚
使吾之神氣屬意于病者而勿去則病之存亡可得而

知也然血脉何以驗之在於各經脉之穴而橫居其中者
是也視之獨澄切之獨堅此其為血脉耳然必先自守
其神而後可以視病人之血脉其乃要之要也
九鍼之名各不同形一曰鑱鍼長一寸六分二曰員鍼長
一寸六分三曰鍉鍼長三寸半四曰鋒鍼長一寸六分五
曰鈹鍼長四寸廣二分半六曰員利鍼長一寸六分七曰
毫鍼長三寸六分八曰長鍼長七寸九曰大鍼長四寸鑱
鍼者頭大末銳去瀉陽氣員鍼者鍼如卵形揩摩分間不
得傷肌肉以瀉分氣鍉鍼者鋒如黍粟之銳主按脉勿陷
以致其氣鋒鍼者刃三隅以發痼疾鈹鍼者末如劍鋒以
取大膿員利鍼者大如氂且員且銳中身微大以取暴氣
毫鍼者尖如蚊虻喙靜以徐往微以久留之而養以取痛
痺長鍼者鋒利身薄可以取遠痹大鍼者尖如梃其鋒微
員以瀉機關之水也九鍼畢矣鑱鋤銜切鍉音低鈹音[illegible]梃[illegible]切氂音毫
此言九鍼之體而及其所以為用也大義見本經九鍼
論第七十八篇故此不詳解之後九鍼論有九鍼圖
夫氣之在脉也邪氣在上濁氣在中清氣在下故鍼陷脉
則邪氣出鍼中脉則濁氣出鍼太深則邪氣反沉病益故
曰皮肉筋脉各有所處病各有所宜各不同形各以任其
所宜無實無虛損不足而益有餘是謂甚病病益甚取五
脉者死取三脉者恇奪陰者死奪陽者狂鍼害畢矣恇曲王切

不足
此言三氣之當刺而又無鍼害以為戒也邪氣之中人
也高凡風寒暑雨之邪由上感之故曰邪氣在上也邪氣
由[illegible]門而入
風水穀皆入於胃其精微之氣上注於肺而寒
溫不適飲食不節則濁氣獨留於腸胃而病生故曰濁
氣在中也清濕之地氣中人也必從足始故曰清氣在
下也治之者必鍼於上以取其陷脉則上之邪氣可出
鍼其中脉以取足陽明胃經之合即三里穴則中之濁
氣可出然鍼之勿宜太深正以淺浮之病不欲深刺若

刺之深則邪氣從之反沉而病益也故曰皮肉筋脉經絡各有所主九鍼各不同形各當任其所宜無實其實而益其有餘無虛其虛而損其不足若實實虛虛是謂甚人之病彼病反益甚也凡病在中氣不足用鍼以大寫其諸經之脉則五藏皆虛故曰取五脉者死手足各有三陽若盡寫三陽之氣則病人恇然而形體難復故曰取三脉者恇本經玉版篇云追之五里中道而止五至而已五往而藏之氣盡言五里係手陽明大腸經穴乃禁刺者也追之五里以寫之中道以出鍼又復刺之者五則五次寫之而藏之氣已盡所謂藏者手太陰肺

經也肺為百脉之宗故曰奪陰者死也取三陽之脉而奪之已盡故曰奪陽者狂也此論鍼害者已畢矣

刺之而氣不至無問其數刺之而氣至乃去之勿復鍼鍼各有所宜各不同形各任其所為刺之要氣至而有效效之信若風之吹雲明乎若見蒼天刺之道畢矣

此又言刺道之要以氣之至與不至為度也凡刺之而氣尚未至當無問其數以守之所謂如待貴人不知日暮者是也若刺之而氣已至則乃去其鍼耳上文曰皮肉筋脉各有所處病各有所宜各不同形各以任其所宜而此又重言鍼各有所宜各不同形各任其所為者吁寧之意也所謂刺之而氣至乃去之勿復鍼者何哉正以刺之為要既以氣至而有效則信哉有効之時若風吹雲明乎若見蒼天此為有効之驗也

黃帝曰願聞五藏六府所出之處岐伯曰五藏五腧五五二十五腧六府六腧六六三十六腧經脉十二絡脉十五凡二十七氣以上下所出為井所溜為滎所注為輸所行為經所入為合二十七氣所行皆在五腧也溜流同難經以流代之

此言藏府有井滎腧原經合之穴皆經絡之脉所由行也五藏者心肝脾肺腎也每藏有井滎輸經合之五腧則五五二十五腧也六府者膽胃大腸小腸三焦膀胱

也每府有井滎腧原經合之六腧則六六三十六腧也夫藏有五府有六而又加心包絡一經則經脉計有十二十二經有十二絡穴而又加以督之長強任之尾翳及脾又有大包則絡脉計有十五此十五絡穴詳本經經脉篇而言然經不言長強尾翳而言陽蹻陰蹻者非經旨也又據素問平人氣象論則胃有二絡乃豐隆虛里觀脾有二絡公孫大包則胃宜有二絡也以十二而加十五凡有二十七氣也以此井滎腧原經合之腧而行上行下其始所出之穴名為井穴如水之所出從山下之井始也如肺經少商之類水從此而流則為滎穴滎者釋文為小水也如肺經魚際之類又從此而注則為腧穴輸者注此而輸運之也

如肺經太淵之類又從而經過之則為經穴如肺經經渠之類又從而水有所會則為合穴如肺經尺澤之類是二十七氣所行皆在此井滎俞經合之五腧耳言五腧而不言原穴者以陰經有俞而無原而陽經之原以俞幷之也

節之交三百六十五會知其要者一言而終不知其要流散無窮所言節者神氣之所遊行出入也非皮肉筋骨也

此言節之所交正神之所出入此其為要之當知也凡節之所交計三百六十五會貫經絡滲灌諸節者也此節者乃要之所在故能知其要可一言而終不知其要則流散無窮矣此四句又見素問至真要大論但彼以司天在泉之左右應與不應言之且節者即神氣之所遊行出入也非皮肉筋骨之謂也由此觀之則欲行鍼者當守其神而欲守神者當知其節學者可不於三百六十五會而求之哉

覩其色察其目知其散復一其形聽其動靜知其邪正右主推之左持而禦之氣至而去之此與後四時氣篇第十四節相似

此又言用鍼之法察色辨形以詳審之然後可以行鍼也人之五色皆見於目故上工覩其色必察其目知其正氣之散復又必一其形聽其動靜凡尺之小大緩急滑濇無不知之遂以言其所病然後能知虛邪正邪之風也是右手主於推之所以入此鍼也左手則持鍼而禦之然後可以出此鍼也正以候其補瀉已調氣之已至始去其鍼也

凡將用鍼必先診脈視氣之劇易乃可以治也五藏之氣已絕于內而用鍼者反實其外是謂重竭重竭必死其死也靜治之者輙反其氣取腋與膺五藏之氣已絕於外而用鍼者反實其內是謂逆厥逆厥則必死其死也躁治之者反取四末

此又言用鍼之要必先診脈而誤治者所以害人也凡將用鍼必先診脈視脈氣之劇易乃可以治之五藏之氣已絕於內則脈口氣內絕不至按內絕不至者重按之而脈不至當實其內焉可也而用鍼者反取其外之病處與陽經之合穴有留鍼以致陽氣陽氣至則內重竭重竭則死其死也無氣以動故靜所謂反實其外者即輙反其氣取腋與膺也腋與膺者諸藏穴之標也外也五藏之陰氣已絕於外則脈口之氣外絕不至外絕不至者輕舉之而脈不至當實其外焉可也而用鍼者反實其內取其[illegible]四末之穴即井滎俞經合諸藏穴之本也內也乃留其鍼以致其陰氣則陽氣入陽氣入則厥逆厥逆則必死[illegible]死也陰氣為陽[illegible]而有餘故躁陽氣內入而陰氣有餘故陽入則躁○此節以脈口氣內絕不至為陰虛理當補陰即

藏脈口氣外絶不至曰應當臍[illegible][illegible]府難經以十口之心肺爲外爲陽反之腎肝爲内爲陰及奔越人以爲說而非小鍼解之本義也

刺之害中而不去則精泄害中而去則致氣精泄則病益甚而恇致氣則生爲癰瘍中去聲○按本經寒熱病篇云凡刺之害中而不去則精泄不中而去則致氣此節多一不字壞大義此必傳寫彼此以爲實言

此承上文而言行鍼之誤也凡刺有寫實既中其害則當去其鍼而久之不去則精氣反泄所以病益甚而恇也凡刺者補虛既中其害則當留鍼而遂乃去之則邪氣仍致所以生爲癰瘍也彼寒熱病篇乃曰不中而去則致氣是亦本爲實者而言也蓋言不中其害而疾去其鍼則邪氣仍在所以生爲癰疽也癰疽與癰瘍無異

五藏有六府六府有十二原十二原出於四關四關主治五藏五藏有疾當取之十二原十二原者五藏之所以稟三百六十五節氣味也五藏有疾也應出十二原十二原各有所出明知其原覩其應而知五藏之害矣陽中之少陰肺也其原出於太淵太淵二陽中之太陽心也其原出於大陵大陵二陰中之少陽肝也其原出於太衝太衝二陰中之至陰脾也其原出於太白太白二陰中之太陰腎也其原出於太谿太谿二膏之原出於鳩尾鳩尾一肓之原出於脖胦脖胦一凡此十二原者主治五藏六府之有疾者也脖蒲沒切

此言五藏六府之有疾者當取之十二原穴也内有五藏外有六府以爲之表裏藏府有十二原穴十二原穴出於四關四關者即手肘足膝之所乃關節之所係也故凡井滎俞經合之穴皆手不過肘而足不過膝也此四關者主治五藏凡五藏有疾當取之十二原正以十二原者五藏之所以稟三百六十五節之氣味也故五藏有疾應出於十二原十二原各有所出必明知其原覩其應而知五藏之爲害矣故心肺居於膈上皆爲陽陽中之少陰肺也其原出於太淵左右各一掌後陷中肺脈所注爲俞土鍼二分留二呼灸三壯陰經無原俞穴代之餘倣此陽中之太陽心也其原出於大陵左右各一按大陵係手厥陰心包絡經穴所注爲俞土此經代心經以代貫之不曰本經之神門而曰包絡經之大陵在掌後骨下兩筋間鍼六分留七呼灸三壯腎肝居於膈下而脾居中州皆爲陰陰中之少陽肝也其原出於太衝左右各一足大指本節後二寸動脈應手陷中肝脈所注爲俞土鍼三分留七呼灸三壯陰中之至陰脾也其原出於太白左右各一足大指內側內踝前核骨下陷中脾脈所注爲俞土鍼三分留七呼灸三壯陰中之太陰腎也其原出於太谿左右各一足內踝後跟骨上動脈陷中男子婦人病有此脈則生無則死腎脈所注爲俞土鍼三分留七呼灸三壯膏之原出於鳩尾其穴一一名尾翳一名鶻骭蔽骨之端在臆前蔽骨下五分人無蔽骨者從岐骨下一寸言其骨垂下如鳩尾形禁灸大妙手方可鍼肓之原

出於脖胦。其穴一。一名下氣海。一名下肓。在臍下一寸半宛宛中。男子生氣之海。鍼入八分得氣。瀉後宜補之。灸七壯。○按本篇止言五藏之原而不言六府。乃以鳩尾脖胦足之。難經六十六難則五[illegible]言少陰之原出于兌骨。膽之原出于丘墟。胃之原出于衝陽。三焦之原出于陽池。膀胱之原出于京骨。大腸之原出于合谷。小腸之原出于腕骨。則始於十二原爲悉耳。

脹取三陽。飱泄取三陰。

此言脹與飱泄。各有所取之經也。凡病脹者。當取足三陽經。即胃膽膀胱也。凡飱泄者。當取足三陰經。即脾肝腎也。

今夫五藏之有疾也。譬猶刺也。猶汚也。猶結也。猶閉也。刺雖久。猶可拔也。汚雖久。猶可雪也。結雖久。猶可解也。閉雖久。猶可決也。或言久疾之不可取者。非其說也。夫善用鍼者。取其疾也。猶拔刺也。猶雪汚也。猶解結也。猶決閉也。疾雖久。猶可畢也。言不可治者。未得其術也。閉讀爲閉

此詳喻久疾之猶可治也。

刺諸熱者。如以手探湯。刺寒清者。如人不欲行。陰有陽疾者。取之下陵三里。正往無殆。氣下乃止。不下復始也。疾高而內者。取之陰之陵泉。疾高而外者。取之陽之陵泉也。

此言諸病各有當治之穴也。凡刺諸熱者。如以手探湯。其熱可畏也。刺寒冷者。如人不欲行。其寒可畏也。陰經有陽病者。當取之下陵三里。係足陽明胃經穴。即三里穴係四

字一名又見下本輸篇。用鍼以正往者。則無殆。候其氣至乃止鍼。如不下。當復始也。疾高而在內者。當取之下。故陰陵泉在膝下內廉。係足太陰脾經穴。必取此而刺之。所以應其上之內也。疾高而在外者。亦當取之下。故陽陵泉在膝下外廉。係足少陽膽經穴。必取此而刺之。所以應其上之外也。

本輸第二　輸俞腧三字古通用。腧者以其脉氣之轉輸也。俞者從省。腧從肉。本篇輸字是言推本各經之有輸穴也。故名篇。

黃帝問於岐伯曰。凡刺之道。必通十二經絡之所終始。絡脉之所別處。五輸之所留。六府之所與合。四時之所出入。五藏之所溜處。闊數之度。淺深之狀。高下所至。願聞其解。

岐伯曰。請言其次也。肺出於少商。少商者。手大指端內側也。爲井木。溜于魚際。魚際者。手魚也。爲滎。注于太淵。太淵魚後一寸陷者中也。爲腧。行于經渠。經渠寸口中也。動而不居。爲經。入于尺澤。尺澤肘中之動脉也。爲合。手太陰經也。

此言肺經井滎俞經合之穴也。十二經者。手足經各有三陰三陽也。十二絡者。十二經各有一絡穴。惟脾有公孫大包二絡。其督脉經之長強。任脉經之尾翳。共有十五絡穴也。五輸者。即每經之井滎輸經合也。六府者。膽

胃大小腸膀胱三焦六也凡經脉之所出者爲井所流者爲滎所注者爲俞所行者爲經所入者爲合如水之出於谷井而流之注之經之始有所合也陽經則有原穴遇俞穴所過之故治原即所以治俞也陰經止有俞穴遇俞穴即代之故治俞即所以治原也陽經之井屬庚金以陰經之井乙木爲之合陰經之井屬乙木以陽經之井庚金爲之合陽井金生陽滎水陽滎水生陽俞木陽俞木生陽經火陽經火生陽合土陰井木生陰滎火陰滎火生陰俞土陰俞土生陰經金陰經金生陰合水此五行相生之次也試以肺經言之肺出于少商手大指端內側也爲井木（去爪甲如韭葉鍼一分留三呼寫五吸不宜灸）溜者流也流於魚際即手之魚肉也爲滎火（大指本指後內側陷中鍼二分留三呼灸三壯）注於太淵魚後一寸陷者中也爲俞土（掌後陷中鍼一分留二呼灸三壯）行於經渠寸口中也動而不居爲經金（寸口陷中鍼一分留三呼禁灸）入於尺澤肘中約紋之動脉也爲合水（鍼三分留三呼灸三壯）

此皆手太陰肺經之穴也

心出於中衝中衝手中指之端也爲井木溜於勞宮勞宮掌中中指本節之內間也爲滎注于大陵大陵掌後兩骨之間方下者也爲腧行于間使間使之道兩筋之間三寸之中也有過則至無過則止爲經入于曲澤曲澤肘內廉下陷者之中也屈而得之爲合手少陰也（闕去）

又以手厥陰心包絡經言之出於中衝在手中指之端爲井木（去爪甲如韭葉陷中鍼一分留三呼灸一壯）溜于勞宮在掌中即中指本節後之內間也爲滎火（鍼三分留六呼禁灸）注于大陵在掌後兩骨之間方下者也爲俞土（鍼五分留七呼灸三壯）行於間使間使脉行兩筋之間三寸之中有過者有病也有病則其脉至無病則其脉止所行爲經金（鍼三分留三呼灸三壯）入于曲澤即肘內廉下陷者之中也屈肘而得之所入爲合水（鍼三分留七呼灸三壯）此皆手少陰心經之穴也蓋心爲五藏六府之大主不可受病而心包絡與心經相通代君主以行事者也凡刺穴者都刺心包絡而已故此諸穴本係心包絡經而遂以手少陰心經名之也（大義又見後邪客篇六七八章）

肝出於大敦大敦者足大指之端及三毛之中也爲井木溜於行間行間足大指間也爲滎注於太衝太衝行間上二寸陷者之中也爲腧行于中封中封內踝之前一寸半陷者之中使逆則宛使和則通搖足而得之爲經入于曲泉曲泉輔骨之下大筋之上也屈膝而得之爲合足厥陰也（踝胡瓦切後同）

此言肝經井滎俞經合之穴也肝出於大敦在足大指之端三毛之中也爲井木（去爪甲如韭葉一云內側爲隱白外側爲大敦鍼三分留）

十呼灸三壯流于行間在足大指縫間動脈應手之陷中爲滎火鍼三分留五呼灸三壯注于太衝太衝在行間上二寸陷者之中動脈應手爲俞土素問上古天眞論女子二七太衝脉盛月事以時下故能有子又診病人太衝脉有無可以決死生鍼三分留十呼灸三壯行於中封中封在內踝之前一寸半筋裏宛宛陷中使鍼而逆其氣是謂迎之也迎而寫之則宛宛中之穴可得使其氣既和則其氣自通搖其足而得之爲經金鍼四分留七呼灸三壯入于曲泉曲泉在膝輔骨之下大筋之上屈膝橫紋頭取之爲合水鍼六分留十呼灸三壯此皆足厥陰肝經之穴也

脾出於隱白隱白者足大指之端內側也爲井木溜於大都大都本節之後下陷者之中也爲滎注於太白太白腕骨之下也爲俞行于商丘商丘內踝之下陷者之中也爲經入于陰之陵泉陰之陵泉輔骨之下陷者之中也伸而得之爲合足太陰也

此言脾經井滎俞經合之穴也脾出於隱白在足大指之端內側爲井木去爪甲如韭葉鍼一分留三呼灸三壯流於大都在本節之後內側陷者之中赤白肉之際爲滎火鍼三分灸三壯注於太白在內踝前核骨下陷中爲俞土鍼三分灸三壯行於商丘在內踝之下陷者之中爲經金鍼三分灸三壯入於陰陵泉在膝內廉輔骨之下陷者之中伸足而得之爲合水鍼當屈膝取陰陵泉當伸足與外膝陽陵泉相對鍼五分此皆足太陰脾經之穴也

腎出於湧泉湧泉者足心也爲井木溜於然谷然谷然骨之下者也爲滎注于太谿太谿內踝之後跟骨之上陷中者也爲俞行于復溜復溜上內踝二寸動而不休爲經入于陰谷陰谷輔骨之後大筋之下小筋之上也按之應手屈膝而得之爲合足少陰經也

此言腎經井滎俞經合之穴也腎出於湧泉在足心爲井木屈足踡指足心宛宛陷中取之鍼三分留三呼灸三壯灸不及鍼流於然谷在然骨之下爲滎火一名龍淵足內踝起大骨下陷中鍼三分留三呼不宜見血令人立饑灸三壯注于太谿在內踝之後跟骨之上動脈應手爲俞土男子婦人病有此脉則生無則死鍼三分留七呼灸三壯行于復溜在足內踝上二寸筋骨陷中其脉動而不休爲經金前旁骨是復溜後旁筋是交信二穴止隔一條筋鍼三分留十呼灸五壯入于陰谷在輔骨之後大筋之下小筋之上按之應手屈膝乃得之爲合水此皆足少陰腎經之穴也

膀胱出於至陰至陰者足小指之端也爲井金溜於通谷通谷本節之前外側也爲滎注于束骨束骨本節之後陷者中也爲俞過於京骨京骨足外側大骨之下爲原行於崑崙崑崙在外踝之後跟骨之上爲經入于委中委中膕中央爲合委而取之足太陽也

此言膀胱經井滎俞原經合之穴也。膀胱出於至陰。至陰在足小指外側端。爲井金。(去爪甲如韭葉。鍼一分。留五呼。灸三壯)溜于通谷。在本節前外側陷中。爲滎水。(鍼二分。留五呼。灸三壯)注于束骨。在本節之後赤白肉際陷者中。爲俞木。(鍼三分。留七呼。灸三壯)過于京骨。在外側大骨之下。赤白肉際陷中。爲原。(鍼三分。留七呼。灸三壯)行于崑崙。在外踝之後跟骨之上。細脈應手。爲經火。(鍼五分。留十呼。刺之落胎。灸三壯)入于委中。膝後膕中央約紋中動脈。爲合土。(一名血郄。令人面挺伏地取之。鍼五分。留七呼。灸三壯)此皆足太陽膀胱經之穴也。

膽出於竅陰。竅陰者。足小指次指之端也。爲井金。溜于俠谿。俠谿。足小指次指之間也。爲滎。注于臨泣。臨泣上行一寸半陷者中也。爲俞。過於丘墟。丘墟。外踝之前下陷者中也。爲原。行于陽輔。陽輔。外踝之上。輔骨之前。及絕骨之端也。爲經。入於陽之陵泉。陽之陵泉。在膝外陷者中也。爲合。伸而得之。足少陽也。(俠音協)

此言膽經井滎俞原經合之穴也。膽出於竅陰。在足小指之次指。即第四指之端。爲井金。(去爪甲如韭葉。鍼一分。留二呼。灸三壯)流於俠谿。在足小指次指岐骨間本節前。爲滎水。(鍼三分。留三呼。灸三壯)注于臨泣。去俠谿上行一寸半。即本節後陷者中。爲俞木。(鍼二分。留五呼。灸三壯)過於丘墟。在足外踝之前陷中。去臨泣三寸。爲原木。(鍼五分。留七呼。灸三壯)行於陽輔。在外踝之上四寸。輔骨之前。絕骨之端三分。去丘墟七寸。爲經火。(鍼五分。留七呼。灸三壯)入於陽陵泉。在膝外廉下一寸陷者中。伸足而得之。爲合土。(鍼六分。留十呼。灸七壯)此皆足少陽膽經之穴也。

胃出於厲兌。厲兌者。足大指內次指之端也。爲井金。溜于內庭。內庭。次指外間也。爲滎。注于陷谷。陷谷者。上中指內間上行二寸陷者中也。爲俞。過于衝陽。衝陽。足跗上五寸陷者中也。爲原。搖足而得之。行于解谿。解谿。上衝陽一寸半陷者中也。爲經。入于下陵。下陵。膝下三寸。胻骨外三里也。爲合。復下三里三寸。爲巨虛上廉。復下上廉三寸。爲巨虛下廉也。大腸屬上。小腸屬下。足陽明胃脈也。大腸小腸皆屬于胃。是足陽明也。

此言胃經井滎俞原經合之穴也。胃出於厲兌。在足大指之次指端。爲井金。(去爪甲如韭葉。鍼一分。灸一壯)流於內庭。在次指外間陷中。爲滎水。(鍼三分。留十呼。灸三壯)注於陷谷。在次指之外間上中指之內間上行。去內庭二寸。陷者中。爲俞木。(鍼五分。留七呼。灸三壯)過於衝陽。在足跗上五寸。去陷谷三寸。陷者中。搖足而得之。爲原木。(鍼三分。留十呼。灸三壯)行於解谿。上衝陽一寸半陷者中。爲經火。(鍼五分。留三呼。灸三壯)入于下陵。即膝下三寸。胻骨外廉大筋宛宛中之三里穴也。爲合土。(鍼五分。留

五呼多可日灸七壯加至百壯又三里下三寸爲巨虛上廉。巨虛一名上巨虛復下上廉三寸爲巨虛下廉。巨虛一名下巨虛大腸經屬於上巨虛小腸經屬之下巨虛。正以胃爲五藏六府之海。而大小腸二經又屬之胃穴耳。此皆足陽明胃經之穴也。

三焦者。上合手少陽。出於關衝。關衝者。手小指次指之端也。爲井金。溜于液門。液門小指次指之間也。爲滎。注于中渚。中渚本節之後陷者中也。爲俞。過於陽池。陽池在腕上陷者之中也。爲原。行于支溝。支溝上腕三寸兩骨之間陷者中也。爲經。入于天井。天井在肘外大骨之上陷者中也。爲合。屈肘乃得之。三焦下俞在于足大指之前少陽之後出于膕中外廉。名曰委陽。是太陽絡也。手少陽經也。三焦者足少陽太陰太陰當作太陽之所將。太陽之別也。上踝五寸別入貫腨腸。出於委陽。並太陽之正。入絡膀胱。約下焦。實則閉癃。虛則遺溺。遺溺則補之。閉癃則瀉之。腨時兗切

此言三焦經井滎俞原經合之穴也。本經本藏篇言腎合三焦膀胱。則是左腎合膀胱。而右腎合三焦也。然三焦下與右腎相合。而其脉上行於手之第四指。故曰上合于手之少陽也。出於關衝。在手小指之次指。即手第四指之端也。爲井金。鍼一分留三呼灸三壯流於液門。在小指之次指間陷中。握拳取之。爲滎水。鍼二分留二呼灸三壯注于中渚。在手小指之次指本節後陷中。爲俞木。鍼二分留三呼灸三壯過於陽池。在手腕上陷中。爲原。鍼二分留六呼禁灸行于支溝。上手腕後臂外二寸兩骨間陷中。爲經火。一名飛虎鍼二分留七呼灸三壯入于天井。在肘外大骨之上陷中。屈肘拱胸得之。爲合土。鍼三分留七呼灸五壯此手少陽三焦經穴也。然三焦之經脉雖行于手。而其府則附于右腎而生。故其所附之下腧。又在于足。其穴在足大指之前。前當作足小指之前蓋小指乃足太陽膀胱經脉氣所行也即足太陽膀胱經脉氣所行。及足少陽膽經脉氣所行之後。出於膕中外廉。名曰委陽。是足太陽膀胱經之絡脉所別。並手少陽三焦經之下腧也。此三焦者。乃足少陽膽經。足太陽膀胱經之所將。將者相將而行也。此委陽者。正足太陽膀胱經脉別行之穴也。其上外踝計五寸。名光明穴。又足少陽膽經之絡穴別行者。三焦與之別入貫腨腸。腨腸者即足腹也。共出于委陽穴。乃並足太陽膀胱經之正脉。入內絡于膀胱。同約束下焦。素問靈蘭秘典論曰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馬本篇後云三焦者中瀆之府也水道出焉屬膀胱是義實則爲病閉癃。閉癃者水道不利也。當瀉之。虛則爲病遺溺。當補之。

手太陽小腸者。上合手太陽。出於少澤。少澤小指之端也。爲井金。溜于前谷。前谷在手外廉本節前陷者中也。爲滎。

注于後谿後谿者在手外側本節之後也為俞過于腕骨腕骨在手外側腕骨之前為原行于陽谷陽谷在鋭骨之下陷者中也為經入于小海小海在肘內大骨之外去端半寸陷者中也伸臂而得之為合手太陽經也

此言小腸經井滎俞原經合之穴也手太陽小腸經者其府在于腹而經脉所行在於手故曰上合手太陽也出于少澤少澤在手小指之端外側為井金（去爪甲如韭葉鍼一分留二呼灸三壯）流於前谷在手小指外側本節前陷中為滎水（鍼一分留三呼灸三壯）注於後谿在手小指外側本節後握拳得之為俞木（鍼一分留二呼灸三壯）過於腕骨在手外側腕骨之前陷中為原木（鍼二分留三呼灸三壯）行于陽谷在手外側腕中鋭骨下陷中為經火（鍼二分留三呼灸三壯）入于小海在肘內大骨外去肘端半寸陷者中屈手向頭取之為合土（鍼二分留七呼灸五壯）此皆手太陽小腸經之穴也

大腸上合手陽明出於商陽商陽大指次指之端也為井金溜於本節之前二間為滎注于本節之後三間為俞過於合谷合谷在大指岐骨之間為原行于陽谿陽谿在兩筋間陷者中也為經入于曲池在肘外輔骨陷者中屈臂而得之為合手陽明也

此言大腸經井滎俞原經合之穴也大腸之為府在下而其經脈則行於手故曰上合手陽明也出於商陽商陽在手大指之次指端為井金（去爪甲如韭葉鍼一分留一呼灸三壯）流於二間在次指本節前內側陷中為滎水（鍼三分留六呼灸三壯）注于三間在本節後內側陷中為俞木（鍼三分留三呼灸三壯）過於合谷在大指次指岐骨間陷中為原木（鍼三分留六呼灸三壯）行於陽谿在腕中上側兩筋間陷中為經火（鍼三分留七呼灸三壯）入于曲池在肘外輔骨屈肘兩骨中以手拱胸取之為合土（鍼五分留七呼灸七壯）此皆手陽明大腸經之穴也

愚謂五藏六府之腧五五二十五腧六六三十六腧也六府皆出足之三陽上合于手者也（腧從肉者穴之總名非井滎俞經合之俞）

此承上文之論諸穴者而結言其數也夫五藏各有井滎俞經合五穴是謂五五二十五腧也六府各有井滎俞原經合六穴是謂六六三十六腧也六府足有太陽膀胱經而手則有太陽小腸經足有陽明胃經而手則有陽明大腸經足有少陽膽經而手則有少陽三焦經是足經上合於手經者也然謂之曰足者正以其井滎俞原經合等穴自足而行謂之曰手者正以其井滎俞原經合等穴自手而行此曰手曰足之辨也

五藏六府井滎俞原經合總圖

○肺 ○心 ○肝 ○脾 ○腎 ○心包絡

井木	少商	少衝	大敦	隱白	湧泉	中衝	所出
滎火	魚際	少府	行間	大都	然谷	勞宮	所流
俞土	太淵	神門	太衝	太白	太谿	太陵	所注
經金	經渠	靈道	中封	商丘	復溜	間使	所過
合水	尺澤	少海	曲泉	陰陵泉	陰谷	曲澤	所入

○大腸○小腸○膽 ○胃 ○膀胱○三焦

井金	商陽	少澤	竅陰	厲兌	至陰	關衝	所出
滎水	二間	前谷	俠谿	內庭	通谷	液門	所流
俞木	三間	後谿	臨泣	陷谷	束骨	中渚	所注
原	合谷	腕骨	坵墟	衝陽	京骨	陽池	所過
經火	陽谿	陽谷	陽輔	解谿	崑崙	支溝	-
合土	曲池	小海	陽陵泉	三里	委中	天井	所入

缺盆之中。任脈也。名曰天突。一次（次字下據下文當有脈字。猶言脈之一行也。下倣此）任脈側之動脈。足陽明也。名曰人迎。二次脈。手陽明也。名曰扶突。三次脈。手太陽也。名曰天窗。四次脈。足少陽也。名曰天容。（按天容係手太陽經。非足少陽經。疑是天衝穴）五次脈。手少陽也。名曰天牖。六次脈。足太陽也。名曰天柱。七次脈。頸中央之脈。督脈也。名曰風府。腋內動脈。手太陰也。名曰天府。腋下三寸。手心主也。名曰天池。

此舉諸經之穴。有列其行次而言者。有指其穴所而言者。皆示人以覓穴之法也。腹部中行係任脈經。然在缺盆之中間。是爲任脈。其穴曰天突。在頸前結喉下四寸宛宛中。乃腹中央第一行次之脈也。（缺盆係足陽明胃經穴。在肩下横骨陷中。夫中行二寸。故任脈當爲缺盆之中間）任脈之側開二寸。即足陽明胃經也。其在頸之穴名曰人迎。夾結喉兩旁一寸半。乃腹部第二行次之脈也。手陽明大腸經。名曰扶突。乃腹部第三行次之脈也。（在頸當曲頰下一寸。人迎後一寸半）手太陽小腸經。名曰天窗。乃前部第四行次之脈也。（在頸大筋間前曲頰下扶突後動脈應手陷中）足少陽膽經。名曰天衝。乃側部第五行次之脈也。（耳後髮際二寸。耳上如前三寸）手少陽三焦經。名曰天牖。乃側部第六行次之脈也。（在頸大筋外缺盆上天容後天柱前完骨下髮際上）足太陽膀胱經。名曰天柱。乃背後第七行次之脈也。蓋自在前任脈爲第一行。次自前而側。而後則以此爲第七行也。宜矣。（天柱挾項後髮際大筋外廉陷中）頸之中央。即後項也。從項之下。乃督脈一經。其在項後入髮際一寸。大筋內宛宛中。名曰風府。（名舌本。疾言其肉立起。言休立下。禁灸。令人失音）由此而一直下行。以至長強。皆督脈經穴也。腋內動脈。即腋下三寸。臂臑內廉動脈陷中。以鼻取之。係手太陰肺經也。其穴名曰天府。自此而下行肘臂。以至大指之端少商。皆肺經穴也。腋下三寸。即乳後一寸。着脇直腋撅肋間。

係手心主節手厥陰心包絡經也。其穴名曰天池，自此
而上行于腋，以至下于肘臂之天泉、曲澤，至手中指之
中衝，皆手厥陰心包絡經穴也。大自督脈至此三經，蓋
各指在項在臂在腋之首穴，無非示人以覓穴之法耳。
刺上關者呿不能欠，刺下關者欠不能呿。刺犢鼻者屈不
能伸，刺兩關者伸不能屈。呿[illegible]切
此言取穴之法也。上關即[illegible]其穴系足少陽膽經。呿
大張口貌，欠撮口出氣[illegible]。上關者必開口有空，故張
口乃得之，所以呿而不能欠也。在耳後起骨上廉，鍼一分，灸七壯。下關
係足陽明胃經穴，刺下關者，必合口乃得之，故能欠而
不能呿也。在客主人下，耳前動脈下廉，闔口有空，開口則閉，閉口有穴，鍼三分，留七呼，灸三壯。犢鼻係
足陽明胃經穴，形如牛鼻，故名。在膝臏下，䯒骨上，俠解大筋陷中，鍼三分，灸七壯。刺犢鼻
者必屈足以取之，故屈而不能伸也。兩關者，內關係手
厥陰心包絡經，在掌後二寸兩筋間，鍼五分，灸三壯。外關係手少
陽三焦經，在手背腕後二寸兩筋間，陽池上一寸，鍼三分，留七呼，灸三壯。刺兩關者必
伸手以取之，故伸而不能屈也。
足陽明挾喉之動脈也，其腧在膺中。手陽明次在其腧外，
不至曲頰一寸。手太陽當曲頰。足少陽在耳下曲頰之後。
手少陽出耳後，上加完骨之上。足太陽挾項大筋之中髮
際陰

此歷承上文缺盆之中任脈也一節，而申言之。皆指穴
之在行次者有各所也。缺盆之中為任脈，自天突以下
而為一行，固至明而不必言矣。其曰任脈側之動脈
乃足陽明經名人迎者為二行，正以人迎為足陽明挾
喉之動脈。自此而下，凡水突、氣舍、缺盆以至氣戶、庫房、
屋翳之類，無非膺中之穴也。故曰其腧在膺中何也。胸
之兩旁謂之膺也。其曰手陽明大腸經名扶突者為
三行。然行次又在足陽明之腧外，不至曲頰一寸。蓋在
曲頰下一寸，正扶突穴也。其曰手太陽經名天窗者
為四行。然穴正當曲頰之下，扶突之上，陷中也。其曰
足少陽經名天衝者為五行。然穴在耳下曲頰之後，正
耳後髮際二寸，耳上如前三寸也。其曰手少陽經名
天牖者為六行。然穴在耳後，上加完骨之上，正以[illegible]
在上而天牖在下，則完骨加其上也。其曰足太
名天柱者為七行。然穴挾項後大筋之中，髮際[illegible]
尺動脈在五里，五腧之禁也。素問氣穴論云大禁二十五，在天府下五寸
此舉大腸經有五里之穴，乃五藏之所禁刺者也。言肘
中約紋上有尺澤穴，乃手太陰肺經之動脈也。尺澤之
上三寸有動脈，即肘上三寸向裏大脈之中央，名五里
穴，屬手陽明大腸經。此穴禁刺，乃五藏之腧所同禁者

也。按本經玉版論黃帝曰能殺生人不能起死者子能反之乎岐伯曰經隧者五藏六府之大絡也迎而奪之而已矣迎之五里中道而止五至而已五往而藏之氣盡矣故五五二十五而竭其輸矣此所謂奪其天氣者也又曰闚門而刺之者死於家中入門而刺之者死於堂上又九鍼十二原有云奪陰者死言取尺之五里五往者也由此觀之則五里穴乃最禁刺者不可不慎也

肺合大腸。大腸者，傳道之府。心合小腸，小腸者，受盛之府。肝合膽，膽者，中精之府。脾合胃，胃者，五穀之府。腎合膀胱，膀胱者，津液之府也。少陽屬腎，腎上連肺，故將兩藏。三焦者，中瀆之府也，水道出焉，屬膀胱，是孤之府也。是六府之所與合者。同道學

靈樞 一卷 三十

此言六府之所合者在五藏也。肺與大腸為表裏，故肺合大腸經，然大腸經者，為傳道之府，凡小腸已化之物從此傳道而下也。肝與膽為表裏，故肝合膽經，然膽者為中精之府，蓋他府之所受者，皆至濁之物，而惟膽則受五藏之精汁也。脾與胃為表裏，故脾與胃合，然胃者為五穀之府，蓋五穀入胃，而胃則納受之也。腎與膀胱為表裏，故腎合于膀胱，然膀胱者，為津液之府，蓋飲入於胃，游溢精氣，上歸于肺，而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故膀胱為津液之府也。手少陽三焦者，屬于右腎，而腎又上連於肺，本經經脈篇謂腎脈從腎上貫肝膈，入肺中，正腎之上連于肺也。故左腎合膀胱，右腎合三焦，而將此兩藏。膀胱三焦亦可名藏必皆以腎為主，耳然此三焦者，為中瀆之府，乃水道之所由出也。考素問靈蘭秘典論曰：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正以下焦如瀆，而此有以聚之決之，故曰決瀆之官。又曰中瀆之府也。彼膀胱合于左腎，即此三焦合于右腎，然三焦雖與膀胱為類，其實膀胱與腎為表裏，而三焦不與腎為表裏，乃與手厥陰心包絡經為表裏，非府之孤者，而何由前觀之？凡六府之所與合者，蓋如此。

春取絡脈諸滎大經分肉之間，甚者深取之，間者淺取之。夏取諸腧孫絡肌肉皮膚之上。秋取諸合，餘如春法。冬取

靈樞 一卷 三十一

諸井諸腧之分，欲深而留之。此四時之序，氣之所處，病之所舍，藏之所宜。轉筋者，立而取之，可令遂已。痿厥者，張而刺之，可令立快也。間去声令平声此當與水熱穴論篇參看

此言四時各有所刺，而當刺者其病立已也。絡穴者十二經皆有絡穴，如手太陰肺經列缺，手陽明大腸經偏歷之類。諸滎者，十二經皆有滎穴，如肺經魚際，大腸經二間之類。大經者，十二經皆有經穴，如肺經經渠，大腸經陽谿之類。春則取此絡脈諸滎大經之分肉間，且以病之間甚而為刺之淺深也。諸腧者，十二經皆有俞穴，如肺經太淵，大腸經三間之類。孫絡者，大絡之小絡

也夏則取此諸俞孫絡于肌肉皮膚之上。諸合者十二經皆有合穴如肺經尺澤大腸經曲池之類秋則取此諸合穴及絡穴諸經大絡等穴之分肉如秋時之所刺也。諸井者十二經皆有井穴如肺經少商大腸經商陽之類諸俞者即前太淵三間之類冬則取此諸井諸俞之分但比他時所刺則深而留之以冬氣入藏也此乃四時之序脉氣之所處各病之所舍各藏之所宜刺也故有轉筋病者當立而取此各穴可令病之遂已也有痿病厥病者當張而取此各穴可令病之即快也張者提其手足而取各穴也。

小鍼解第三 此第一篇九鍼十二原中有小鍼之要而此篇正以解其首篇故名之曰小鍼解其解義俱見首篇故此不復重解當合二篇而觀之素問又有鍼解篇與此小同

所謂易陳者易言也難入者難著于人也粗守形者守刺法也上守神者守人之血氣有餘不足可補寫也神客者正邪共會也神者正氣也客者邪氣也在門者邪循正氣之所出入也未覩其疾者先知邪正何經之疾也惡知其原者先知何經之病所取之處也刺之微在數遲者徐疾之意也粗守關者守四肢而不知血氣正邪之往來也上守機者知守氣也機之動不離其空中者知氣之虛實用鍼之徐疾也空中之機清淨以微者鍼以得氣密意守氣勿失也其來不可逢者氣盛不可補也其往不可追者氣虛不可寫也不可掛以髮者言氣易失也扣之不發者言不知補寫之意也血氣已盡而氣不下也知其往來者知氣之逆順盛虛也要與之期者知氣之可取之時也粗之闇者冥冥不知氣之微密也妙哉工獨有之者盡知鍼意也往者為逆者言氣之虛而小小者逆也來者為順者言形氣之平平者順也明知逆順正行無問者言知所取之處也迎而奪之者寫也追而濟之者補也所謂虛則實之者氣口虛而當補之也滿則泄之者氣口盛而當寫之也宛陳則除之者去血脉也邪勝則虛之者言諸經有盛者皆寫其邪也徐而疾則實者言徐內而疾出也疾而徐則虛者言疾內而徐出也言實與虛若有若無者言實者有氣虛者無氣也察後與先若亡若存者言氣之虛實補寫之先後也察其氣之已下與常存也為虛與實若得若失者言補者佖然若有得也寫則怳然若有失也夫氣之在脉也邪氣在上者言邪氣之中人也高故邪氣在上也濁氣在中者言水穀皆入于胃其精氣上注于肺濁溜于腸胃言寒溫不適飲食不節而病生于腸胃故命曰濁氣在中也清氣在下者言清濕地氣之中人也必從足始故曰清氣在下也鍼陷脉則邪氣出者取之上鍼中脉則

邪氣出者取之陽明合也鍼太深則邪氣反沉者言淺浮之病不欲深刺也深則邪氣從之入故曰反沉也皮肉筋脈各有所處者言經絡各有所主也取五脈者死言病在中氣不足但用鍼盡大寫其諸陰之脈也取三陽之脈者唯言盡寫三陽之氣令病人恇然不復也奪陰者死言取尺之五里五往者也奪陽者狂正言也覩其色察其目知其散復一其形聽其動靜者言上工知相五色于目有知調尺寸小大緩急滑濇以言所病也知其邪正者知論虛邪與正邪之風也右主推之左持而御之者言持鍼而出入也氣至而去之者言補寫氣調而去之也調氣在于終始一者持心也節之交三百六十五會者絡脈之滲灌諸節者也所謂五藏之氣已絶于內者脈口氣內絶不至反取其外之病處與陽經之合有留鍼以致陽氣陽氣至則內重竭重竭則死矣其死也無氣以動故靜所謂五藏之氣已絶于外者脈口氣外絶不至反取其四末之輸有留鍼以致其陰氣陰氣至則陽氣反入入則逆逆則死矣其死也陰氣有餘故躁所以察其日者五藏使五色循明素問六節藏象論岐伯曰五氣入鼻藏于心肺上使五色修明音聲能彰則循明當作修明循明則聲章聲章者則言聲與平生異也

邪氣藏府病形第四靈樞內首三節論邪氣入於藏府第四節論病形故名篇

黃帝問於岐伯曰邪氣之中人也奈何岐伯答曰邪氣之中人高也黃帝曰高下有度乎岐伯曰身半已上者邪中之也身半以下者濕中之也故曰邪之中人也無有常中於陰則溜於府中於陽則溜於經黃帝曰陰之與陽也異名同類上下相會經絡之相貫如環無端邪之中人或中于陰或中于陽上下左右無有恒常其故何也岐伯曰諸陽之會皆在于面中人也方乘虛時及新用力若飲食汗出腠理開而中於邪中於面則下陽明中於項則下太陽中於頰則下少陽其中於膺背兩脅亦中其經黃帝曰其中於陰奈何岐伯答曰中於陰者常從臂胻始夫臂與胻

其陰皮薄其肉淖澤故俱受於風獨傷其陰黃帝曰此故傷其藏乎岐伯答曰身之中于風也不必動藏故邪入於陰經則其藏氣實邪氣入而不能客故還之于府故中陽則溜于經中陰則溜于府中去声溜當作流中于膺背兩脇作中于膺背兩脇亦中其經一本作亦下其經中與下俱通胻户當反凡骨也淖奴教反客一本作容者訛

此詳言邪中陰經者其藏氣尚實故流之于府而邪中陽經者則止流于本經也帝以邪氣之中人為問蓋惡之亦嘆之也伯言邪氣之中人甚高也故身半已上而風寒暑皆能中之故中人高也身半已下而濕能中人則下亦能中於邪此高下之所以有度也且邪之中人

無常中於陰經者則流于陽經之府而中於陽經者則止流於本經而已何以見中於陽經者之流於本經也彼諸陽之會皆在于面凡邪之中人方乘其虛或新用力或用飲食致汗自出腠理開故邪遂中之若中於面則面部乃手足陽明經如手陽明迎香足陽明承泣之類故邪遂下于陽明經也若中于項則項屬手足太陽經如手太陽天窗足太陽天柱之類故邪遂下于太陽經也若中於曲頰則曲頰屬手足少陽經如手少陽天牖足少陽風池之類故邪遂下于少陽經也其有中於肩背兩脇者皆三陽經之分肉亦中其經而下之耳

故曰中於陽者必流于本經也　何以見中陰經者之流於府也凡中於陰經者其手經必始于臂足經必始于胻正以其陰經之皮薄而肉淖澤故俱受于風則獨傷此陰經之經脉而內藏未必傷蓋身中於風未必動藏故邪雖入于陰經而藏氣尚實所以邪不能客之而遂還之于府耳故曰中於陰者則流之於府也

黃帝曰邪之中人藏奈何岐伯曰愁憂恐懼則傷心形寒寒飲則傷肺以其兩寒相感中外皆傷故氣逆而上行有所墮墜惡血留內若有所大怒氣上而不下積于脇下則傷肝有所擊仆若醉入房汗出當風則傷脾有所用力舉重若入房過度汗出浴水則傷腎黃帝曰五藏之中風柰何岐伯曰陰陽俱感邪乃得往黃帝曰善哉按此與百病始生篇相同

此言五藏之邪有內傷者有外感者必其陰陽[illegible]而後外邪得以入藏也帝承上文而言邪不入藏之實也然豈無入藏之時乎但言邪有不同有所謂內傷者故愁憂恐懼則心神傷矣形寒飲寒則肺本畏寒而肺斯傷矣正以兩寒相感中外皆傷故氣逆而上行也有所墮墜惡血在內及有所大怒氣積脇下則肝斯傷矣有所擊仆醉以入房汗出當風則脾斯傷矣有所用力舉重入房過度汗出浴水則腎斯傷矣此內傷

之邪中于人藏者如此雖曰當風浴水而亦由內傷始也彼五藏之中風者亦以陰經陽經俱感于邪則藏府俱傷邪乃入藏若止感陰經則藏氣尚實其邪豈能以遽入哉

黃帝問於岐伯曰首面與身形也屬骨連筋同血合於氣耳天寒則裂地凌冰其卒寒或手足懈惰然而其面不衣何也岐伯答曰十二經脉三百六十五絡其血氣皆上于面而走空竅其精陽氣上走于目而為睛其別氣走于耳而為聽其宗氣上出於鼻而為臭其濁氣出於胃走脣舌而為味其氣之津液皆上燻於面而皮又厚其肉堅故天

熱甚寒不能勝之也（卒音猝）

此言人面之耐寒以氣之津液皆上熏於面也夫首面之與身皆形也無不連屬筋骨合同氣血宜乎寒則俱寒熱則俱熱也故天有裂地凌氷之寒而人之手足皆畏猝寒而懈惰然而其面不衣而獨無所畏者何哉偕言十二經三百六十五絡凡曰空竅曰睛曰聽曰臭曰味皆在人身之首面者正以氣之津液皆上熏於面而皮厚肉堅故甚寒甚熱皆不能勝面耳

黃帝曰邪之中人其病形何如岐伯曰虛邪之中身也灑淅動形正邪之中人也微先見于色不知於身若有若無若亡若存有形無形莫知其情黃帝曰善哉（此節與素問八正神明論本經官能篇大義相同）

此言邪中人身之形虛邪則易見而正邪則難知也八正神明論曰虛邪者八正之虛邪風也正邪者身形若用力汗出腠理開逢虛風其中人也微故莫知其情莫見其形者是也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聞之見其色知其病名曰明按其脈知其病命曰神問其病知其處命曰工余願聞見而知之按而得之問而極之為之柰何岐伯荅曰夫色脈與尺之相應也如桴鼓影響之相應也不得相失也此亦本末根葉之出候也故根死則葉枯矣色脈形肉不得相失也故知一則為工知二則為神知三則神且明矣黃帝曰願卒聞之岐伯荅曰色青者其脈弦也赤者其脈鉤也黃者其脈代也白者其脈毛黑者其脈石見其色而不得其脈反得其相勝之脈則死矣得其相生之脈則病已矣黃帝問於岐伯曰五藏之所生變化之病形何如岐伯荅曰先定其五色五脈之應其病乃可別也黃帝曰色脈已定別之柰何岐伯曰調其脈之緩急小大滑濇而病變定矣黃帝曰調之柰何岐伯荅曰脈急者尺之皮膚亦急脈緩者尺之皮膚亦緩脈小者尺之皮膚亦減而少氣脈大者尺之皮膚亦賁而起脈滑者尺之皮膚亦滑脈濇者尺之皮膚亦濇凡此變者有微有甚故善調尺者不待於寸善調脈者不待於色能參合而行之者可以為上工上工十全九行二者為中工中工十全七行一者為下工下工十全六（賁奔同）

此詳言色脈病之相應而全此三法者之難也夫見色知病為明按脈知病為神問病知處為工（處者各經也）正以色脈與尺相應如桴鼓影響如本末根葉故知一為工知二為神知三為神且明何也肝主木其色青脈當弦心主火其色赤脈當鉤脾主土其色黃脈當代肺主金

其色白脉當毛腎主水其色黑脉當石見其色而其脉未合反得其相勝之脉如色本青而脉來浮濇而短是金來尅木也此病之所以死也如色本青而脉來沉石而滑是水來生木也此病之所以已也故五藏變化之病形雖異而色脉已定乃可别之别之者調其脉之緩急大小滑濇也調之者調其尺之皮膚緩急大小滑濇與脉同也則病變雖有微甚知病本無難易自然調尺而可知寸調脉而可知色所謂見色而知病按脉而知病問病而知處者此之謂也本經論疾診尺篇云審其尺之緩急小大滑濇肉之堅脆而病形定矣人能行此三者爲上工行二者爲中工行一

者爲下工以其所全有九分七分六分之異故其人有上中下之分耳

黄帝曰請問脉之緩急小大滑濇之病形何如岐伯曰臣請言五藏之病變也心脉急甚者爲瘈瘲微急爲心痛引背食不下緩甚爲狂笑微緩爲伏梁在心下上下行時唾血大甚爲喉吤微大爲心痺引背善淚出小甚爲善噦微小爲消癉滑甚爲善渴微滑爲心疝引臍小腹鳴濇甚爲瘖微濇爲血溢維厥耳鳴顛疾瘈音治瘲音縱吤音介噦乙劣切

此詳言五藏之病異脉變而先以心言之也脉有緩急小大滑濇則病必隨脉而變也故急脉屬肝心得急脉而甚當爲風邪入心病成瘈瘲瘈瘲爲筋脉踡急而瘲爲筋脉弛縱即今所謂急慢驚風之意耳若脉急而微則其病爲心痛引背食亦不下正以急甚病亦甚病於内而又病於外故曰瘈瘲急微則病微病止在于中也緩脉屬脾心得緩脉而甚當爲土邪相并病成狂笑心在聲爲笑狂則失神矣若脉緩而微其病有伏梁之積在于心下或升或降而行時或唾中有血正以甚則病成于驟故曰狂笑微則病成于素故曰伏梁也　大脉屬心故心得大脉而甚當爲心火充溢喉中吤然有聲若脉大而微其病爲心痺引背時善淚出正以心脉繫

於喉嚨附於背通於目故甚則病勢有餘而爲喉吤微則病勢漸成而爲痛引于背及出淚也　小脉者大脉之反也心脉既小而又小之甚則心氣不足無以資土其病當爲噦心脉而爲小之微則血液枯燥病爲消癉也　滑脉者濇脉之反也心脉既滑而又滑之甚則心火有餘病爲善渴若滑而微則病爲心疝引臍小腹必鳴也　濇爲肺脉心得濇脉而甚金火相爍病成爲瘖若脉濇而微其血當損而溢其陰維陽維之脉必厥其耳必鳴其疾在巔正以心火不足金反乘之故甚則中外皆不足微則内證雖見也

肺脈急甚爲癲疾微急爲肺寒熱怠惰欬唾血引腰背胸若鼻息肉不通緩甚爲多汗微緩爲痿瘻偏風頭以下汗出不可止大甚爲脛腫微大爲肺痺引胸背起惡日光小甚爲泄微小爲消癉滑甚爲息賁上氣微滑爲上下出血濇甚爲嘔血微濇爲鼠瘻在頸支腋之間下不勝其上其應善痠矣賁音奔 痠音酸

此言肺經之脈異病變也急爲肝脈肺得急脈而甚則木邪反乘所不勝故爲癲疾若得急脈而微則肺爲寒熱爲怠惰爲欬爲唾血其欬引腰背與胸又鼻中有息肉不通皆肺氣不足風邪有餘所致也但甚則邪發于

驟而爲欬微則邪積于素而爲諸病耳　緩爲脾脈肺得緩脈而甚則血不養脾脾虛不能生金當爲虛汗甚多也若得緩脈而微則爲痿證爲鼠瘻爲偏風爲頭以下汗出不可止蓋甚則病發于驟虛汗甚多而微則病成有日故諸證悉見也　大爲心脈肺得大脈而甚則金爲火爍腎水隨涸脛發爲腫若得脈大而微則肺痺引于胸背見火知畏雖日光亦所惡也蓋甚則心肺腎之交病病爲脛腫內外俱形也微則肺經之爲病成于內也　小脈爲大之反肺得小脈而甚則中氣大衰病當爲泄若得小脈而微則爲消癉也正以甚則虛甚土金皆衰而成泄小則病微其消癉之病止在于肺也　滑爲濇脈之反肺得滑脈而甚則火盛病熾當爲息賁之積而其氣上逆也若得滑脈而微則火逼肺與大腸當爲上下出血也蓋滑主氣爲病氣上而不下微則主血爲病血乃上下俱行也　濇爲肺脈肺得濇脈而甚則肺邪有餘血溢而嘔若得濇脈而微則爲鼠瘻在頸與支腋之間身爲上足爲下下體不勝其上故足軟無力其應善痠矣正以甚則血爲有傷微則病積于素所以有不同耳

肝脈急甚者爲惡言微急爲肥氣在脇下若覆杯緩甚爲

善嘔微緩爲水瘕痺也大甚爲內癰善嘔衄微大爲肝痺陰縮欬引小腹小甚爲多飲微小爲消癉滑甚爲㿗疝微滑爲遺溺濇甚爲溢飲微濇爲瘈瘲筋痺㿗音頹 穨徒回切

此言肝經之脈異病變也急爲肝脈肝脈急甚爲惡言蓋肝主怒肝氣有餘則聽言而惡也微急爲肥氣在脇下若覆杯蓋肝素有積其脈雖急而漸微也　緩爲脾脈肝脈緩甚則木土相尅病爲善嘔肝脈微緩則土不勝水當成水瘕而爲痺也水瘕者水積也　大爲心脈肝得大脈而甚則火氣炎木內當爲癰及善嘔血與鼻中出血爲衄也若脈得微大則爲肝痺爲陰縮爲欬引

小腹火自陰經而上，而爲諸病，較之甚者，僅血不上越耳。　小爲大脈之反。肝得小脈而甚則血甚不足，當爲多飲，若得小脈而微則爲消癉，與病相類而成耳　滑爲濇脈之反，肝得滑[illegible]甚則睪丸偏于肝經，㿗疝已成也。若得滑脈而微，則疏泄無束，當爲遺溺也　濇爲肺脈。肝得肺脈而甚則木爲金勝，邪反于脾土，不勝水。飲溢四肢也。若得濇脈而微，則血不養筋，當爲瘈爲攣。爲筋痺也

脾脈急甚爲瘈瘲，微急爲膈中，食飲入而還出，後沃沫，緩甚爲痿厥，微緩爲風痿，四肢不用，心慧然若無病，大甚爲

擊仆，微大爲疝氣，腹裏大膿血在腸胃之外，小甚爲寒熱，微小爲消癉，滑甚爲㿗癃，微滑爲蟲毒蛕蝎腹熱，濇甚爲腸㿗，微濇爲內㿉，多下膿血（蛕胡恢切，㿉音潰，蝎胡葛切）

此言脾經之脈異病變也。急爲肝脈，脾得急脈而甚則風邪尅土，病成瘈瘲也。若得急脈而微則木邪侮土，其在上爲膈中，食飲入而還出，脾氣不上通也（本經上膈篇云氣爲上膈，食飲入而還出），在下爲去後沃沫，脾氣不下疏也　緩爲脾脈，脾得緩脈而甚則土氣大弱，爲痿爲厥，若得緩脈而微則爲風爲痿，四肢不用，心則慧然若無病也　大爲心脈，脾得大脈而甚，病爲擊仆，若擊之而仆地也，若得大脈而微，則脾經成疝，腹中必大膿血在於腸胃之外（按腹中論黃帝曰病有少腹盛上下左右皆有根可治不。岐伯曰名爲伏梁，裹大膿血，居腸胃之外，不可治，治之每切按之致死。此下則因陰必下膿血，上則迫胃脘生膈，挾胃脘內癰，此久病也，難治。居臍上爲逆，居臍下爲從，勿動亟奪），甚則病形於外，微則病積于中也　小爲大脈之反，脾得小脈而甚則爲寒熱往來，以脾血不足也。若得小脈而微，則爲消癉之證，以血枯津竭也　滑爲濇脈之反，脾得滑脈而甚則爲㿗癃，爲癃溺，塞土不勝木，則爲㿗，土不運水則爲癃也。若得滑脈而微則有蟲毒如蛕蝎之類，其腹內當爲熱，蓋以滑爲陽脈，其形如珠。則必有蟲物，毒氣爲熱也　濇爲肺脈，脾得濇脈而甚

則肺與大腸爲表裏，今濇脈見於脾土，而又至于甚，則土不能生金，金邪又爲有餘，其大腸當爲內潰也。若得濇脈而微，則內潰，多下膿血，蓋潰在內者爲甚，而膿血之下者，爲氣當疏通，反由於微也

腎脈急甚爲骨癲疾，微急爲沉厥奔豚，足不收，不得前後。緩甚爲折脊，微緩爲洞，洞者食不化，下嗌還出，大甚爲陰痿，微大爲石水，起臍已下至小腹腄腄然，上至胃脘，死不治。小甚爲洞泄，微小爲消癉，滑甚爲癃㿗，微滑爲骨痿，坐不能起，起則目無所見，濇甚爲大癰，微濇爲不月沉痔（腄竹垂切）

此言腎經之脉異病變也急為肝脉腎得急脉而甚則腎主骨風邪入骨當為骨癲疾本經有骨癲疾癲狂篇若得急脉而微則為沉厥奔風邪入腎則為厥而腎氣不足則當沉滯而無知也及為奔豚以腎邪所積而成也為足不收以腎脉行于足也為不得前後以腎通竅于二便也正以甚則骨癲自裏達表也微則病徐在裏病多也

肥為緩脉腎得緩脉而甚則腎與膀胱為表裏膀胱之脉行于脊今土邪乘水腎氣不足當折脊而不能舉也若得緩脉而微則腎氣無束當為洞泄不止其脾氣亦不運行而所下之食宜不化或至食飲下嗌而還出也

大為心脉腎得大脉而甚則火盛水衰當為陰痿也若得大脉而微則臍下當有石水起臍已下至少腹腄腄然而下垂及上至胃脘此證當至死不治耳按素問陰陽別論云陰陽結邪多陰少陽為石水又大奇論有腎肝并沉為石水本經水脹篇有石水之問而伯無所荅今以本節考之則石水多生于腎經而居下部者 小為大脉之反腎為小脉而甚則腎氣甚衰無以主下焦而為洞泄若得小脉而微亦水不配火當為消癉之證也 滑為腎脉腎得滑脉而甚則腎邪有餘當膀胱閉癃及成癀疝也若得腎脉而微則腎氣亦衰當為骨痿而不能起床起則昏暈目盲矣 濇為肺脉腎得濇脉而甚則精血俱衰內為

以內焉之府曰胃外焉之合曰三里故胃與三里而相合也內焉之府曰大腸外焉之合曰巨虛上廉本足陽明胃經之穴其實為大腸之合前本輸篇有云復下三寸為巨虛上廉復下上廉三寸為巨虛下廉大腸屬上小腸屬下故大腸與巨虛上廉而相合也內焉之府曰小腸外焉之合曰巨虛下廉義見上故小腸與巨虛下廉而相合也內焉之府曰三焦外焉之合曰委陽乃足太陽膀胱經之穴其實為三焦之合故三焦與委陽而相合也內焉之府曰膀胱外焉之合曰委中故膀胱與委中而相合也內焉之府曰膽外焉之合曰陽陵泉故膽與陽陵泉而相合也此所以刺此諸合則內府之病治矣然取穴各有其法取

三里者將足之跗面低下着地而取之不使之舉足也取上下巨虛者則舉足而取之取委陽者屈其體以覓承扶之陰紋伸其體以度委陽之分寸故曰屈伸而索之委陽在承扶下一寸六分承扶在尻臀下陷紋中 取委中者則屈其足而不伸也在膕中央約紋陷中必屈足而取之取陽陵泉者則正豎其膝以齊其穴在膝下一寸胻骨外陷中也然委陽在委中之上承扶之下而委陽之外廉即委陽之陽也古人以外為表又名之曰陽彼陽陵泉者正在委陽之外也一齊下至此處以覓之膝下而取陽陵泉耳夫取合之法如此若滎俞治外經則取外病之經脉當覓滎穴俞穴以治之亦必揄揚以

中其手足而善取之耳上文有榮腧治外經之荅而帝
未之問故伯不明言榮俞之名而告以取穴之法也
黃帝曰願聞六府之病岐伯荅曰面熱者足陽明病魚絡
血者手陽明病兩跗之上脉竪陷者足陽明病此胃脉也
大腸病者腸中切痛而鳴濯濯冬日重感于寒即泄當臍
而痛不能久立與胃同候取巨虛上廉胃病者腹䐜脹胃
脘當心而痛上肢兩脇膈咽不通食飲不下取之三里也
此言手足陽明經之病而有刺之之穴也足陽明者胃
也胃脉上于面故面熱者足陽明病　手陽明者大腸
也魚絡在魚際之下陽谿列缺之間大腸之脉行于此

故魚絡有血者手陽明病　足面爲跗兩跗之上其脉
或竪或陷者乃衝陽解谿等穴也故知其爲足陽明胃
經有病耳　且大腸經有病者腸中切痛而鳴濯濯切
痛者痛之緊也濯濯者腸中有水而往來氣衝則有聲
也若冬日重感于寒則即泄矣其當臍而痛不能久立
以大腸正在臍也彼胃經有巨虛上廉爲大腸之合故
曰與胃同候取之巨虛上廉也後脹論有大腸脹者證與此同　又胃
經有病者腹必䐜脹其胃脘當心而痛上支兩脇膈咽
等處氣不能通食飲不下當取之本經三里穴也
小腸病者小腹痛腰脊控睪而痛時窘之後當耳前熱若
寒甚若獨肩上熱甚及手小指次指之間熱若脉陷者此
其候也手太陽病也取之巨虛下廉睪音皐睪丸
此言小腸經之病而有刺之之穴也小腸近小腹之内
後附腰脊下連睪丸故小腹痛腰脊控引睪丸而痛痛
時窘甚而欲往去後也小腸脉自手外側出踝中上臂
出肘後端出肩解繞肩胛交肩上故耳前熱或耳前寒
甚或肩上熱甚又手小指及次指之間熱若由小指
而上至前脘處脉有下陷皆本經有病之候也彼胃經
有巨虛下廉穴爲小腸經之合故當取此以刺之
三焦病者腹氣滿小腹尤堅不得小便窘急溢則水留即

爲脹候在足太陽之外大絡大絡在太陽少陽之間亦見
於脉取委陽按此三焦分明是後三焦乃有名有形者與營衛生會篇之前三焦有名無形者不同
此言三焦之病而有刺之之穴也手少陽三焦經之脉
入缺盆布膻中絡心包下膈循屬三焦故腹氣滿小腹
尤堅也三焦爲決瀆之官故病則不得小便而窘急也
甚則水溢留内而爲脹彼委陽穴者足太陽膀胱經之
大絡也其穴在足太陽經之外足少陽經之前出於委
中外廉兩筋間爲三焦之合故三焦有病則脉必下陷
當取此穴以刺之
膀胱病者小腹偏腫而痛以手按之即欲小便而不得肩

上熱若脈陷及足小指外廉及脛踝後皆熱若脈陷取委中央

此言膀胱經之病而有刺之之穴也。膀胱有病，則欲小便時，茶小腹中偏腫而痛，以手按痛處，即欲小便而不可得。其肩上熱，或脈陷，以膀胱之脈，凡大杼等穴皆在肩背也。足小指外廉及脛踝後皆熱，脈亦若陷，以其脈自至陰、通谷、束骨、金門、申脈、僕參、崑崙、附陽、飛陽等穴，皆在足小指外廉與脛踝等處也。委中者，乃本經之合穴，故當取此穴以刺之

膽病者，善太息，口苦，嘔宿汁，心下澹澹，恐人將捕之，嗌中吤吤然數唾，在足少陽之本末，亦視其脈之陷下者灸之，其寒熱者取陽陵泉

此言膽經之病而有刺之之穴也。膽病者善太息，口苦，嘔宿膽汁，心下澹澹然如人將捕之，蓋以膽氣之虛也。嗌中吤吤然有聲，且數多唾，以膽之有邪也。在取足少陽經之本末而視之，蓋以經穴之始為本，經穴之終為末也。其本末脈有陷下者，當灸之；若有寒熱往來，則取陽陵泉之合穴而刺之

黃帝曰：刺之有道乎？岐伯答曰：刺此者，必中氣穴，無中肉節。中氣穴則鍼染（一本作遊）于巷，中肉節即皮膚痛，補瀉反，則病益篤，中筋則筋緩，邪氣不出，與其真相搏，亂而不去，反還內著，用鍼不審，以順為逆也（中俱去声 著若同）

此言刺穴有道，而反之者有害也。凡刺上節等穴者，必中其經氣所會之正穴，無中氣穴之肉節相連處也。蓋中氣穴則鍼遊于巷，而氣脈相通，即素問氣穴論遊鍼之居也（按名氣街穴為氣街，而衛氣篇有胸氣、頭氣、脛氣皆有街，則巷即街之義）。中肉節則皮膚徒痛，若中于筋，則筋緩無束，若當補而瀉，當瀉而補，補瀉相反，病當益篤，是以邪氣不出，與真氣相搏而亂，邪反內著，此皆用鍼不審，以順為逆之故，殊非刺穴之道也

根結第五（內有陰陽諸經，根於某穴，結於某穴，故名篇）

岐伯曰：天地相感，寒煖相移，陰陽之道，孰少孰多？陰道偶，陽道奇。發於春夏，陰氣少，陽氣多，陰陽不調，何補何瀉？發於秋冬，陽氣少，陰氣多，陰氣盛而陽氣衰，故莖葉枯槁，濕雨下歸，陰陽相移，何瀉何補？奇邪離經，不可勝數，不知根結，五藏六府，折關敗樞，開闔而走，陰陽大失，不可復取。九鍼之玄，要在終始，故能知終始，一言而畢，不知終始，鍼道咸絕（奇音其）

此言九鍼之玄，其要在于終始篇也。天地相感而寒暑生，其陰陽之道有多有少，陰道為偶，陽道為奇。故人身

與天地相參。凡病發于春夏者。則陰氣少而陽氣多。是謂陰陽不調也。當於何經而補之寫之。凡病發於秋冬者。則陽氣少而陰氣多。是謂陰陽相移也。當於何經而補之寫之。奇邪不正之邪也。感此入彼謂之離經。脈氣所起爲根。所歸爲結。素問離合眞邪論曰。太陽爲開。陽明爲闔。少陽爲樞。太陰爲開。厥陰爲闔。少陰爲樞。正與下文相同。今曰關者。是有關乃所以開闔也。終始本經第九篇名。言不正之邪。至變難紀。用鍼者若不知穴之根結。則五藏六府。關折樞敗。開闔誤走。其氣陰陽大失。氣難復取。是故九鍼玄妙之法。其要在終始篇中。人有知否。乃鍼道之所以明暗也。按終始篇全以人迎知六陽經之病。氣口知六陰經之病。陽盛則寫陽補陰。陰盛則寫陰補陽。眞鍼道玄妙之法也。

太陽根于至陰。結于命門。命門者目也。陽明根于厲兌。結于顙大。顙大者鉗耳也。少陽根于竅陰。結于窻籠。窻籠者耳中也。太陽爲開。陽明爲闔。少陽爲樞。故開折則肉節瀆而暴病起矣。故暴病者取之太陽。視有餘不足。瀆者皮肉宛膲而弱也。闔折則氣無所止息而痿疾起矣。故痿疾者取之陽明。視有餘不足。無所止息者。眞氣稽留。邪氣居之也。樞折卽骨繇而不安于地。故骨繇者取之少陽。視有餘不足。骨繇者。節緩而不收也。所謂骨繇者。搖故也。當窮其本也。骨繇音搖。按素問氣交變大論歲土不及之下有筋骨繇復。王註亦以爲筋骨搖動。

此言足三陽經之有根結。而成病者。治有法也。足太陽膀胱經。其根起於至陰。在足小指外側去爪甲如韭葉。鍼一分。留五呼。灸三壯。結於命門。命門者目也。謂目內眥睛明穴也。鍼一分。留六呼。禁灸。足陽明胃經根於厲兌。足大指之次指端去爪甲如韭葉。鍼一分。留一呼。灸三壯。結於顙大。顙大者鉗耳也。謂頭維穴也。在額角入髮際本神旁一寸五分。鍼三分。禁灸。足少陽膽經根於竅陰。在足小指次指之端去爪甲如韭葉。鍼一分。留一呼。灸三壯。結於窻籠。窻籠者耳中也。謂聽宮穴也。在耳中珠子大如赤小豆。鍼三分。灸三壯。耳前陷中上關上一寸動脈宛宛中。張口得之。鍼三分。按手太陽經有天窻穴。一名窻籠。去頸大筋前曲頰下扶突後動脈應手陷中。觀下文腎經結于任脈經之廉泉。肝經結于任脈經之玉英。則本經有結之他經者。疑天窻爲足太陽經之所結歟。太陽爲三陽。最在表。故爲關之開。陽明爲二陽。居陽之中。故爲關之闔。少陽爲一陽。最在裏。故爲關之樞。故關之開折則肉節瀆而暴病起。是以有暴病者當取足之太陽。視其有餘不足而補寫之。所謂肉節瀆者。其皮肉宛膲而弱也。　關之闔折則氣無所止息而痿疾起。是以有痿疾者當取足之陽明。視其有餘不足而補寫之。所謂氣無止息者。正氣稽留而邪氣反居之也。　關之樞折則骨繇而不安於地。是以有骨繇病者。當取足之少陽。視其有餘不足而補寫之。所謂骨繇者。正以其節緩而不能收。附骨之搖動故也。夫曰

瀆曰氣無所止息曰骨搖皆折關敗樞開闔而走使經也皆當窮其本以治其病者

太陰根於隱白結於太倉少陰根於湧泉結於廉泉厥陰根於大敦結於玉英絡于膻中太陰為開厥陰為闔少陰為樞故開折則倉廩無所輸膈洞膈洞者取之太陰視有餘不足故開折者氣不足而生病也闔折即氣絕而喜悲悲者取之厥陰視有餘不足樞折則脉有所結而不通不通者取之少陰視有餘不足有結者皆取之不足

此言足三陰經之有根結而成病有由治病有法也足太陰脾經其根起于隱白（去大指端內側去爪甲如韭葉鍼一分留三呼灸三壯）結於太倉以胃與脾相為表裏也（太倉即中脘穴係任脉經臍上四寸鍼八分灸…）足少陰腎經根于湧泉（足心陷中鍼三分留三呼灸三壯）結於廉泉（一名舌本頷下結喉上四寸中央鍼二分留七呼灸三壯）足厥陰肝經其根起於大敦（足大指端去爪甲如韭葉三毛中一云內側為隱白外側為大敦鍼三分留十呼灸三壯）結於玉英（一即玉堂穴係任脉經紫宮下一寸六分鍼三分灸五壯）絡于膻中（下玉堂一寸六分兩乳間陷中禁鍼灸五壯）太陰為三陰為陰之表故為關之問厥陰為一陰居陰之裏故為闔之闔少陰為二陰居陰之中故為關之樞故關之開折則脾不運化倉廩無所轉輸其病為膈謂為洞泄是以有膈洞病者當取足之太陰視其有餘不足而補瀉之此以開折者其脾氣不足而病生膈洞也　闔之闔折則肝氣絕而喜悲是以氣絕喜悲者當取足之厥陰視其有餘不足而補瀉之　闔之樞折則腎脉有所結而下焦不通是以下焦不通者當取足之少陰視其有餘不足而補瀉之然此有結者不可以有餘視之仍以不足取之也

足太陽根于至陰溜於京骨注于崑崙入于天柱飛揚也

足少陽根于竅陰溜於丘墟注于陽輔入于天容光明也

足陽明根於厲兌溜于衝陽注于下陵入于人迎豐隆也

手太陽根於少澤溜于陽谷注于少海入于天窗支正也

手少陽根於關衝溜于陽池注于支溝入于天牖外關也

手陽明根於商陽溜于合谷注于陽谿入于扶突偏歷也

此所謂十二經者盛絡皆當取之（天容當作天衝下陵當作解谿）

此言手足六陽之經皆自井而入於絡也足太陽膀胱經根於至陰之井流于京骨之原注于崑崙之經入于天柱之在頭者絡于飛揚之在足者　足少陽膽經根於竅陰之井流於坵墟之原注于陽輔之經入于天衝之在頭者絡于光明之在足者　足陽明胃經根於厲兌之井流于衝陽之原注于解谿之經入於人迎之在頭者絡於豐隆之在足者　手太陽小腸經根於少澤之井流於陽谷之經注于小海之合入於天窗之在頭

者絡于支正之在手者　手少陽三焦經根於關衝之井流于陽池之原注于支溝之經入於天牖之在頭者絡于外關之在手者　手陽明大腸經根於商陽之井流于合谷之原注於陽谿之經入於扶突之在頭者絡于偏歷之在手者此所謂十二經之盛絡也皆當取之

一日一夜五十營以營五藏之精不應數者名曰狂生所謂五十營者五藏皆受氣持其脈口數其至也五十動而不一代者五藏皆受氣四十動一代者一藏無氣三十動一代者二藏無氣二十動一代者三藏無氣十動一代者四藏無氣不滿十動一代者五藏無氣予之短期要在終始

所謂五十動而不一代者以為常也以知五藏之期予之短期者乍數乍疎也（第一數去声第二數上声下同）

此言脈口之脈五十動者為常脈而其數減者其藏危也五十營者脈運五十度也本經有五十營篇正此義耳凡人周身之脈計一十六丈二尺自夫宗氣積於胸中主呼吸而行脈隧一呼脈行三寸一吸脈行三寸呼吸總為一息則脈行六寸由一息六寸推之則一日一夜即一十六丈二尺之脈積至五十次周於身通計一萬三千五百息則脈行八百一十丈以運五藏之精如不應此數者名曰狂生猶云僥倖而生也正以五十營

者五藏皆受氣持其脈口之脈（脈口以脈會於此故曰脈口又以脈氣會於此故曰氣口又以太淵去魚際一寸故曰寸口）數其來至之數五十動而不一代者乃五藏皆受氣也素問脈要精要論曰代則氣衰蓋代脈中止不能自還如有求代之義故名今五十動而不見止脈所以五藏皆受氣也下此而四十動一代者是五藏中一藏無氣也三十動一代者是五藏中二藏無氣也二十動一代者是五藏中三藏無氣也十動一代者是五藏中四藏無氣也不滿十動一代者是五藏皆無氣也即此可以短期與之其要法在本經之終始篇中（終始篇云終始者經脈為紀持其脈口人迎以知陰陽有餘不足平與不平又曰不病者脈口

人迎應四時也上下相應而俱往來也六經之脈不結動也其義甚詳）

正以五十動而不代者乃平人之常脈故可以知五藏之期茲乃以短期與之者即乍數乍疎之脈非脈之代者而何

黃帝曰逆順五體者言人骨節之小大肉之堅脆皮之厚薄血之清濁氣之滑濇脈之長短血之多少經絡之數余已知之矣此皆布衣匹夫之士也夫王公大人血食之君身體柔脆肌肉軟弱血氣慓悍滑利其刺之徐疾淺深多少可得同之乎岐伯答曰膏粱菽藿之味何可同也氣滑即出疾其氣濇則出遲氣悍則鍼小而入淺氣濇則鍼大而入深深則欲留淺則欲疾以此觀之刺布衣者深以留

之刺大人者微以徐之此皆因氣慓悍滑利也慓比昭切悍下罕切
此言人有貴賤而刺法因以異也五體者即陰陽二十
五人篇有五形之人也布衣匹夫之士其骨節有小大
肉有堅脆皮有厚薄血有清濁氣有滑濇脉有長短血
有多少此皆經絡之數大抵相類至於王公大人血食
之君身體肌肉軟弱血氣慓悍滑利必非賤者之可同
也其用鍼之徐疾淺深多少可以同否伯言貴者之用
膏粱賤者之用菽藿難以同也然嘗分而論之凡氣滑
者則疾出其鍼氣濇者則遲出其鍼氣悍者則鍼小而
所入又淺氣濇者則鍼大而所入又深入鍼深者則欲

留其鍼入鍼淺者則欲疾去其鍼以此觀之則刺布
衣者氣之濇者也可以鍼大而深入又當以久留其鍼
也刺大人者氣之滑且悍者也可以鍼小而入淺又當
徐以納之也此皆因其氣之慓悍滑利與于布衣之士
耳
黃帝曰形氣之逆順柰何岐伯曰形氣不足病氣有餘是
邪勝也急寫之形氣有餘病氣不足急補之形氣不足病
氣不足此陰陽氣俱不足也不可刺之刺之則重不足重
不足則陰陽俱竭血氣皆盡五藏空虛筋骨髓枯老者絶
滅壯者不復矣形氣有餘病氣有餘此謂陰陽俱有餘也

當寫其邪調其虛實故曰有餘者寫之不足者補之此之
謂也故曰刺不知逆順真邪相搏滿而補之則陰陽四溢
腸胃充郭肝肺內䐜陰陽相錯虛而寫之則經脉空虛血
氣竭枯腸胃㒤辟皮膚薄著毛腠夭膲予之死期故曰用
鍼之要在于知調陰與陽調陰與陽精氣乃光合形與氣
使神內藏故曰上工平氣中工亂脉下工絶氣危生故曰
下工不可不慎也必審五藏變化之病五脉之應經絡之
實虛皮之柔麤而後取之也㒤音攝辟併同素問調經論有㒤辟
此詳言補寫當知逆順而反此者有害所以當明用鍼
之要也人之形氣本不足病氣反有餘是邪勝也急寫

之人之形氣本有餘病氣則衰弱是正衰也急補之若
形氣病氣皆不足此陰陽諸經之氣皆不足也不可刺
之刺之則重不足而陰陽俱竭血氣皆盡五藏空虛筋
骨髓枯年老者必至絶滅其氣壯者其氣終不能復矣
形氣病氣皆有餘此謂陰陽諸經之氣皆有餘也急寫
其邪而後調其正氣之虛實此正有餘則寫不足則補
其理為順若有餘則補不足則寫其理為逆故所刺不
知逆順則真邪相搏滿者當寫而反補之所以邪氣有
餘當有陰陽四溢腸胃充郭肝肺內䐜陰陽相錯之害
虛者當補而反寫之所以正氣不足當有經脉空虛血

氣枯竭。腸胃懾辟（懾辟之處）皮膚薄著。毛腠夭膲之害。皆當與之以死期也。故用鍼之要。在於知調陰陽。自然精氣生光。形氣相合。而神氣內藏。此乃上工平氣之法。彼中工下工。則亂脈與絕氣耳。凡若此者。必審五藏有變化之病。五脈之與經絡之有虛實。皮膚之有柔脆。而後可以用鍼取氣也

壽夭剛柔第六（內有壽夭剛柔等字故名篇）

黃帝問於少師曰。余聞人之生也。有剛有柔。有弱有強。有短有長。有陰有陽。願聞其方。少師荅曰。陰中有陰。陽中有陽。審知陰陽。刺之有方。得病所始。刺之有理。謹度病端。與

時相應。內合于五藏六府。外合于筋骨皮膚。是故內有陰陽。外亦有陰陽。在內者。五藏爲陰。六府爲陽。在外者。筋骨爲陰。皮膚爲陽。故曰。病在陰之陰者。刺陰之滎輸。病在陽之陽者。刺陽之合。病在陽之陰者。刺陰之經。病在陰之陽者。刺絡脈。故曰。病在陽者。名曰風。病在陰者。名曰痹。陰陽俱病。命曰風痹。病有形而不痛者。陽之類也。無形而痛者。陰之類也。無形而痛者。其陽完而陰傷之也。急治其陰。無攻其陽。有形而不痛者。其陰完而陽傷之也。急治其陽。無攻其陰。陰陽俱動。乍有形。乍無形。加以煩心。命曰陰勝其陽。此謂不表不裏。其形不久（度音鐸）

此詳言病有陰陽。而刺之者必分陰陽也。帝問人分剛柔強弱長短陰陽。然治之者。必有其方。少師言陰陽之義。足以槩之。但陰中有陰。陽中有陽。能審知之。則刺之者。可獲其方。病者所始。有其端。得其始。故刺之爲有理度其端。故應之合其時。其內合于五藏六府。而分陽分陽。故五藏爲陰。六府爲陽。外合于筋骨皮膚。而亦分陰分陽。故筋骨爲陰。皮膚爲陽。是以病有在陰之陰者。即五藏有病。而在于筋骨。當刺陰經之滎輸。如刺手太陰肺經之魚際爲滎。太淵爲腧之類。病有在陽之陽者。即六府有病。而在于皮膚。當刺陽經之合。如刺手陽明大

腸經曲池爲合之類。病有在陽之陰者。即六府有病。而在於筋骨。當刺陰經之經。如刺手太陰肺經經渠爲經之類。病有在陰之陽者。即五藏有病而在于皮膚。當刺陽經之絡。如刺手陽明大腸經偏歷爲絡之類。故病在陽經者。其名曰風（義見素問風論）。病在陰經者。其名曰痹（義見素問痹論）。陰陽兩經俱受其病。其名曰風痹。不特此也。凡病涉有形而按之不痛。是乃屬之陽經者也。凡病本無形而不免于痛者。是乃屬之陰經者也。正以無形而痛者。乃陽經不傷。而陰經受傷耳。理當急治其陰經。無攻其陽經。有形而不痛者。乃陰經不傷。而陽經受傷耳。理當急

治其陽經無攻其陰經病有陰陽俱病形似有無而心
爲之煩此乃陰經陽經各受其傷而陰爲尤甚欲治其
表陰亦爲病欲治其裏陽亦爲病治之固難形當不久
矣

黄帝問於伯高曰余聞形氣病之先後外内之應奈何伯
高荅曰風寒傷形憂恐忿怒傷氣氣傷藏乃病藏寒傷形
乃應形風傷筋脉筋脉乃應此形氣内外之相應也黄帝
曰刺之奈何伯高荅曰病九日者三刺而已病一月者十
刺而已多少遠近以此衰之久痺不去身者視其血絡盡
出其血黄帝曰外内之病難易之治奈何伯高荅曰形先
病而未入藏者刺之半其日藏先病而形乃應者刺之倍
其日此月内難易之應也衰去声易去声

此言形氣與病之相應而刺法有難易也風寒傷人之
形故寒氣傷形乃病于形而應之于外憂恐忿怒傷人
之氣故氣傷藏乃病于藏而應之下内至於風傷筋脉
則筋脉爲應而應之于内外之間此形氣與病外内之
相應者如此然刺之之法病有九日則三次刺之而病
可已病有一月則十次刺之而病可已其間人之感病
不同日數各有多少遠近以此大畧病三日而刺一次
者之法等而殺之惟久痺而其身不能徃來者則視其
血絡盡出其血不必拘于三日一刺之法也然而病有
内外治有難易風寒傷形形先病而未入藏者其病尚
在于表猶甚淺也刺之日數一半而已如病九日而刺
三次病一月而刺五次之謂也憂恐喜怒傷氣氣傷藏
而外形又應者其病表裏皆然殊爲深也刺之日數必
加倍之如病九日而刺三次病一月而刺十次之謂也
此乃月内病有多少遠近而刺之有難易之應耳

黄帝問於伯高曰余聞形有緩急氣有盛衰骨有大小肉
有堅脆皮有厚薄其以立壽夭奈何伯高荅曰形與氣相
任則壽不相任則夭皮與肉相果則壽不相果則夭血氣
經絡勝形則壽不勝形則夭黄帝曰何謂形之緩急伯高
荅曰形充而皮膚緩者則壽形充而皮膚急者則夭形充
而脉堅大者順也形充而脉小以弱者氣衰衰則危矣若
形充而顴不起者骨小骨小而夭矣形充而大肉䐃堅而
有分者肉堅肉堅則壽矣形充而大肉無分理不堅者肉
脆肉脆則夭矣此天之生命所以立形定氣而視壽夭者
必明乎此立形定氣而後以臨病人决死生黄帝曰余聞
壽夭無以度之伯高荅曰牆基卑高不及其地者不滿三
十而死其有因加疾者不及二十而死也黄帝曰形氣之
相勝以立壽夭奈何伯高荅曰平人而氣勝形者壽病而

形肉脫氣勝形者死形勝氣者危矣顴音權䐃渠永切度入聲

此詳言立形定氣可以決人之壽夭也帝問人之身形有緩急氣有盛衰骨有大小肉有堅脆皮有厚薄果可即此五者而定人之壽夭乎伯高言人身之大體爲形人形之所充者爲氣形緩而氣盛是之爲相任也相任者相當也故曰壽若形緩而氣反衰形急而氣反盛或形急氣衰則不相當也其夭必矣　有皮必有肉皮厚而肉堅是之謂相果也相果者如果木之果皮肉相稱即所謂堅果也故曰壽若皮厚而肉脆皮薄而肉堅或皮薄而肉脆則不相果也其夭必矣　人身有血有氣有經有絡四者能勝其形如形緩而氣血經絡皆盛也故曰壽若四者不能勝其形如形緩而氣血經絡皆衰也其夭必矣　何以謂形之緩急也凡形體充大而皮膚寬緩者則壽若形體充大而皮膚緊急者則夭矣　何以爲氣有盛衰也凡形體充大而脉氣堅大者爲順若形體充大而脉氣小弱者則爲危矣　何以爲骨有大小也凡形體充大而顴骨起者骨大蓋顴爲諸骨之宗顴大則一身之骨皆大而勝其形體之充大若形體充大而顴骨不起則諸骨皆小其夭必矣　何以爲肉有堅脆也凡形體充大而膂爲大肉其䐃脂肉堅外有紋理爲分者則一身之肉皆堅蓋大肉爲諸肉之宗肉堅則有壽若形體充大而大肉無有分理則肉急被之不堅則肉脆肉脆則夭矣　此天造命于有生之初者立其形即定其氣而凡視人之壽夭亦必立形定氣而後可決死生于有生之後也　且壽夭何以度之本經五色篇曰明堂者鼻也闕者眉間也庭者顏也蕃者頰側也蔽者耳門也又曰明堂骨高以起平以直五藏次其中央六府挾其兩側首面上于闕庭王宮在於下極則五藏六府固於面部而知之也今面部四旁爲墻其基甚卑不及明堂闕庭等地之高當不滿三十歲而

死也其有所因而加之以疾者蓋不知慎守而或爲外感內傷也則不滿二十歲而死矣　何以爲形氣相勝而可以立壽夭也平人者不病之人也有是形體必有是元氣氣勝其形則爲壽若至於有病而形肉已脫則氣雖勝形形必難復其死必矣或形肉未至盡脫而元氣衰甚不及於形身謂形勝其氣其病必危也夫曰形者可以槩皮肉骨矣曰氣者則凡氣盡于是矣

黃帝曰余聞刺有三變何謂三變伯高答曰有刺營者有刺衛者有刺寒痺之留經者黃帝曰刺三變者柰何伯高答曰刺營者出血刺衛者出氣刺寒痺者內熱黃帝曰營

衛寒痹之爲病奈何伯高荅曰營之生病也寒熱少氣血
上下行衛之生病也氣痛時來時去怫愾賁響風寒客於
腸胃之中寒痹之爲病也留而不去時痛而皮不仁怫音拂愾音凱
此言刺法之異者有三也刺有三變法有不同謂之變
也蓋有刺營氣者必出其血正以血者營氣之所化營衛生會篇云營氣化血以奉生身今營氣有餘則陽不勝陰不足則陰不
勝陽所以寒熱往來而氣甚衰少其血爲陽所搏當上
下行此皆血之爲病故刺之者必出其血耳素問調經論云取血于營有刺衛氣者必出其氣正以衛氣屬陽痹論謂衛

氣循於皮膚之中分肉之間熏于肓膜散于胸腹今衛
氣受病其病當時來時去病之或在內而或在外也怫
愾者怒意也以其有賁響之聲故曰怫愾風寒之氣客
于腸胃之間病之在于內也此皆氣之爲病故刺之者
必出其氣耳調經論云取氣于衛有刺寒痹之留於經者必熨
之以使之內熱其法見下節正以寒痹爲病留而不去時或
作痛及皮膚不知痛痒而爲不仁也
黃帝曰刺寒痹內熱奈何伯高荅曰刺布衣者以火焠之
刺大人者以藥熨之黃帝曰藥熨奈何伯高荅曰用淳酒
二十斤蜀椒一升乾薑一斤桂心一斤凡四種皆㕮咀漬

酒中用綿絮一斤細白布四丈并內酒中置酒馬矢煴中
蓋封塗勿使泄五日五夜出布綿絮曝乾之乾復漬以盡
其汁每漬必晬其日乃出乾乾并用滓與綿絮複布爲複
巾長六七尺爲六七巾則用之生桑炭炙巾以熨寒痹所
刺之處令熱入至于病所寒復炙巾以熨之三十遍而止
汗出以巾拭身亦三十遍而止起步內中無見風每刺必
熨如此病已矣此所謂內熱也乾音干內酒之內作納矢屎同煴於文切火氣晬音醉內中熱中之內字如字
此言刺寒痹有內熱之法者以其有熨之之方也布衣
氣血濇濁刺其寒痹之後當以火焠之大人氣血清滑

刺其寒痹之後當以藥熨之㕮咀以口碎藥如豆粒也後世雖以刀代而猶有以明之稱者本此漬浸也馬矢煴中以馬屎燥乾而
燒之也晬周日也複布爲複巾重布爲之如今之夾袋
所以入藥滓與綿絮也用此法者所以熱其內也
官鍼第七官者任也官鍼者任九鍼之所宜也故名篇此與下篇首無起語玩前後篇之義當爲岐伯所言也
凡刺之要官鍼最妙九鍼之宜各有所爲長短大小各有
所施也不得其用病弗能移疾淺鍼深內傷良肉皮膚爲
癰病深鍼淺病氣不寫支爲大膿病小鍼大氣寫太甚疾
必爲害病大鍼小氣不泄寫亦復爲敗失鍼之宜大者寫

小者不移。已言其過，請言其所施。病在皮膚無常處者，取以鑱鍼于病所，膚白勿取。病在分肉間，取以圓鍼于病所。病在經絡痼痺者，取以鋒鍼。病在脉，氣少當補之者，取之鍉鍼于井滎分輸。病為大膿者，取以鈹鍼。病痺氣暴發者，取以圓利鍼。病痺氣痛而不去者，取以毫鍼。病在中者，取以長鍼。病水腫不能通關節者，取以大鍼。病在五藏固痺者，取以鋒鍼瀉于井滎分輸，取以四時。支為大膿之支當作皮或作反

此言九鍼各有所施也。疾淺者，鍼亦宜淺，而反入深，則內之良肉受傷，外之皮膚為癰。病深者，鍼亦宜深，而反入淺，則內之病氣不瀉，而外之皮為大膿。至病小而鍼反大，則正氣過瀉；病大而鍼反小，則邪反不泄。此皆失鍼之宜，所以為過誤也。九鍼之各有所施者，何如病在皮膚無常處者，取以鑱鍼于病所。本經九鍼十二原篇云：鑱鍼者，頭大末銳，去瀉陽氣。又九鍼論云：鑱鍼者，取法于巾鍼，去末寸半卒銳之，主熱在頭身也。膚白勿取者，凡皮膚太白，其氣必少故也。病在分肉間者，取以圓鍼于病所。九鍼十二原篇云：圓鍼者，鍼如卵形，揩摩分間，不得傷肌肉，以瀉分氣。九鍼論云：取法于絮鍼，筩其身而卵其鋒，長一寸六分，主治分肉間氣。病在經絡痼痺者，取以鋒鍼。九鍼十二原篇云：鋒鍼者，刃三隅，以發痼疾。九鍼論云：四曰鋒鍼，取法于絮鍼，筩其身，鋒其末，長一寸六分，主癰熱出血。病在脉，氣少而當補之者，取之鍉鍼，以刺各經之井滎分輸。九鍼十二原篇云：鍉鍼者，鋒如黍粟之銳，主按脉勿陷，以致其氣。九鍼論曰：鍉鍼取法于黍粟之銳，三寸半，主按脉取氣，令邪出。病為大膿者，取之鈹鍼。九鍼十二原篇云：鈹鍼者，末如劍鋒，以取大膿。九鍼論云：五曰鈹鍼，取法于劍鋒，廣二分半，長四寸，主大癰膿，兩熱爭者也。病之痺氣暴發者，取以圓利鍼。九鍼十二原篇云：圓利鍼者，大如氂，且圓且銳，中身微大，以取暴氣。九鍼論云：六曰圓利鍼，取法于氂，鍼微大，其末反小，其身令可深納也，長一寸六分，主取癰痺者也。病之痺氣痛而不去者，取以毫鍼。九鍼十二原篇云：毫鍼者，尖如蚊虻喙，靜以徐往，微以久留之而養，以取痛痺。九鍼論云：七曰毫鍼，取法于毫毛，長一寸六分，主寒熱痛痺在絡者也。病在中者，取以長鍼。九鍼十二原篇云：長鍼者，鋒利身薄，可以取遠痺。九鍼論云：八曰長鍼，取法于綦鍼，長七寸，主取深邪遠痺者也。病水腫不能通關節者，取以大鍼。九鍼十二原篇云：大鍼者，尖如挺，其鋒微圓，以瀉機關之水也。九鍼論云：九曰大鍼，取法于鋒鍼，其鋒微圓，長四寸，主取大氣不出關節者。病在五藏固痺者，取以鋒鍼瀉其井滎分輸，取以四時。此卽九鍼論之第四鍼也。前曰病在經絡痼痺者，取以鋒鍼，此則止取經絡，而此則瀉其井滎與俞，及照五藏，皆同之，以取四時耳。

凡刺有九，以應九變。一曰輸刺，輸刺者，刺諸經滎輸藏腧也。二曰遠道刺，遠道刺者，病在上，取之下，刺府腧也。三曰經刺，經刺者，刺大經之結絡經分也。四曰絡刺，絡刺者，刺小絡之血脉也。五曰分刺，分刺者，刺分肉之間也。六曰大寫刺，大寫刺者，刺大膿以鈹鍼也。七曰毛刺，毛刺者，刺浮痺皮膚也。八曰巨刺，巨刺者，左取右，右取左。九曰焠刺，焠刺者，刺燔鍼則取痺也。輸腧俞互同　焠音萃　燔音煩

此言刺法有九者之異也。變者異也。一曰輸刺。刺諸經之滎穴俞穴及背間之心俞肺俞脾俞肝俞腎俞也　二曰遠道刺。凡病在上。反取穴于下。所以刺足三陽經也　三曰經刺。刺大經之結絡於經穴之分也　四曰絡刺。刺小絡之血脉也　五曰分刺。刺各經分肉之間也　六曰大寫刺。用第五鈹鍼以刺大膿也　七曰毛刺。刺浮痺之在皮膚也　八曰巨刺。左病取右。右病取左。素問調經論曰。痛在于左而右脉病者。巨刺之。素問繆刺論以刺經穴爲巨刺刺絡穴爲繆刺皆左取右右取左　九曰焠刺。刺以燔鍼所以取痺證也。調經論曰。病在骨。焠刺藥熨

凡刺有十二節。以應十二經。一曰偶刺。偶刺者。以手直心若背。直痛所。一刺前。一刺後。以治心痺。刺此者。傍鍼之也　二曰報刺。報刺者。刺痛無常處也。上下行者。直內無拔鍼。以左手隨病所按之。乃出鍼復刺之也。三曰恢刺。恢刺者。直刺傍之。舉之前後。恢筋急。以治筋痺也。四曰齊刺。齊刺者。直入一。傍入二。以治寒氣小深者。或曰三刺。三刺者。治痺氣小深者也。五曰揚刺。揚刺者。正內一。傍內四。而浮之。以治寒氣之博大者也。六曰直鍼刺。直鍼刺者。引皮乃刺之。以治寒氣之淺者也。七曰輸刺。輸刺者。直入直出。稀發鍼而深之。以治氣盛而熱者也。八曰短刺。短刺者。刺骨痺。稍搖而深之。致鍼骨所。以上下摩骨也。九曰浮刺。浮刺者。傍入而浮之。以治肌急而寒者也。十曰陰刺。陰刺者。左右率刺之。以治寒厥。中寒厥。足踝後少陰也。十一曰傍鍼刺。傍鍼刺者。直刺傍刺各一。以治留痺久居者也。十二曰贊刺。贊刺者。直入直出。數發鍼而淺之出血。是謂治癰腫也。傍當作旁古蓋通用内納同恢苦回切中去声數音朔

此言刺法有十二節要。所以應十二經也。一曰偶刺。以一手直其前心。以一手直其後背。皆以直其痛所。直者。當也。遂用一鍼以刺其胸前。用一鍼以刺其後背。正以治其心痺耳。然不可以正取。須斜鍼以旁刺之。恐中心者一日死也。按前後各用一鍼有陰陽配合之義故曰偶刺　二曰報刺。所以刺其痛無常處也。凡痛時上時下者。當直納其鍼無拔出之。以左手隨其痛處而按之。然後出鍼。俟其相應。又復刺之。刺而復刺。故曰報刺　三曰恢刺。以鍼直刺其旁。復舉其鍼前後恢蕩其筋之急者。所以治筋痺也　四曰齊刺。用一鍼以直入之。用二鍼以旁入之。所以治寒痺之小且深者。因用三鍼。故又曰三刺也　五曰揚刺。正納其鍼一。旁納其鍼四。而又浮舉其[illegible]而揚之。所以治寒氣之博大者也　六曰直鍼刺。先用鍼以引起其皮而後入刺之。所以治寒氣之淺者也　七曰輸刺

將鍼直入直出。稀發其鍼。而又深入之。所以治氣之盛而熱者也　八曰短刺。所以刺其骨痺。稍搖鍼而深入之。以致鍼于骨所。然後上下摩其骨耳　九曰浮刺。旁入其鍼。而浮舉之。所以治肌之急而寒者也（浮刺似前揚刺。但彼有正納旁納。而此則止用旁入之鍼耳）　十曰陰刺。左右俱取穴以刺之所以治寒厥也。然中寒厥者。必始于陰經。自下而厥上故取足踝後少陰經之穴以刺之。名陰刺者。以其刺陰經也（義見素問厥論）　十一曰旁鍼刺。用鍼以直刺者一。用鍼以旁刺者一。所以治留痺之久居者也　十二曰贊刺。直入直出。其鍼且數發鍼而淺刺之。使之出血。所以治癰腫也

脉之所居深不見者。刺之微內鍼而久留之。以致其空脉氣也。脉淺者勿刺。按絕其脉。乃刺之。無令精出。獨出其邪氣耳（內納同）

此言脉有淺深。而刺之有法也。凡脉之所居深不可見者。必微納其鍼而久留之。所以致其空中之脉氣上行也。脉之所居淺者。初時勿即刺之。且以左手按絕其穴中之脉。然後以右手刺之。蓋欲無使精氣之出。將以獨出其邪氣耳

所謂三刺則穀氣出者。先淺刺絕皮。以出陽邪。再[illegible]則陰邪出者。少益深絕皮。致肌肉。未入分肉間也。已入分肉之間則穀氣出。故刺法曰。始刺淺之。以逐邪氣。而來血氣。後刺深之。以致陰氣之邪。最後刺極深之。以下穀氣。此之謂也（按分肉有二。各部在外之肉曰分肉。其在內近骨之肉與骨相分亦曰分肉）

此言一刺之中。而有三刺之法也。按後終始篇云。凡刺之屬。三刺至穀氣。故一刺則陽邪出。再刺則陰邪出。三刺則穀氣至。穀氣至而止。所謂穀氣至者。已補而實。已寫而虛。故已知穀氣至也。正與此節相同。夫所謂刺有三法。而致其穀氣之出者何也。先淺刺其按絕之皮。以出其衛氣之邪。即上節脉淺者勿刺。按絕其脉。乃刺之。無令精出。獨出其邪氣之謂也。又再刺之。以出其營氣之邪。則比絕皮稍益深之。至肌肉內。未入分肉間也。肌肉分肉之辨。肌肉在皮內肉上。而分肉則近于骨者也又最後刺之。則已入分肉之間。而穀氣乃出。彼刺法之言。亦與此言互相發明者耳

故用鍼者。不知年之所加。氣之盛衰。虛實之所起。不可以為工也（此節見素問六節藏象論）

此言用鍼之法。當知年之所加。氣之盛衰。虛實之所起也。素問六元正紀大論言。每年所加。各有太過不及（即至真要大論之加）自初氣以至終氣。有主有客。有勝有復。其天

時民病不同中間盛衰虛實悉考而知始足以爲工耳

凡刺有五以應五藏一曰半刺半刺者淺内而疾發鍼無鍼傷肉如拔毛狀以取皮氣此肺之應也二曰豹文刺豹文刺者左右前後鍼之中脉爲故以取經絡之血者此心之應也三曰關刺關刺者直刺左右盡筋上以取筋痺愼無出血此肝之應也或曰淵刺一曰豈刺四曰合谷刺合谷刺者左右雞足鍼於分肉之間以取肌痺此脾之應也五曰輸刺輸刺者直入直出深内之至骨以取骨痺此腎之應也（内同納）

此言刺有五法所以應五藏也一曰半刺淺内其鍼而又疾發之似非全刺故曰半刺無深入以傷其肉如拔毛之狀所以止取皮間之氣蓋肺爲皮之合故爲肺之應也　二曰豹文刺因多其鍼左右前後刺之故曰豹文中其脉以爲故悉取經絡中之血蓋心主血故爲心之應也　三曰關刺直刺左右手足盡筋之上正關節之所在所以取筋痺也愼無出血蓋肝主筋故爲肝之應也外此又有淵刺豈刺之名　四曰合谷刺左右用鍼如雞足然鍼于分肉之間以取肌痺蓋脾主肌肉故爲脾之應也　五曰輸刺直入直出深納其鍼以至於骨所以取骨痺蓋腎主骨故爲腎之應也（按此輸刺乃文十二節

中之第八刺法也　又按後世金鍼賦等書有燒山火八法青龍擺尾四法名色俱出後人僞撰並非聖經宗旨今靈樞明有九變輸刺等法十二節偶刺等法五刺半刺等法刺節眞邪篇有振埃等法後之學者果能熟讀詳味漸能用鍼起危顫乃棄聖經而宗末學致使鍼法不行疲癃無所倚賴痛哉）

本神篇第八（此篇推本五藏之神故名篇）

黃帝問于岐伯曰凡刺之法必先本於神血脉營氣精神此五藏之所藏也至于淫泆離藏則精失魂魄飛揚志意恍亂智慮去身者何因而然乎天之罪與人之過乎何謂德氣生精神魂魄心意志思智慮請問其故岐伯荅曰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氣也德流氣薄而生者也故生之來謂之精兩精相搏謂之神隨神往來者謂之魂並精而出入者謂之魄所以任物者謂之心心有所憶謂之意意之所存謂之志因志而存變謂之思因思而遠慕謂之慮因慮而處物謂之智故智者之養生也必順四時而適寒暑和喜怒而安居處節陰陽而調剛柔如是則僻邪不至長生久視（相搏之搏音博禮儒行鷙蟲攫搏不程勇者亦讀爲搏）

此詳言人身德氣等義而唯智者爲能養生也天非無氣而主之以理故在我之德天之德也地非無德而運之以氣故在我之氣地之氣也則吾之生德所流氣所薄而生者也故謂之生然生之來者謂之精易曰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則吾人之精雖見於有生之後而實由

有生之初之精爲之本也人生有陰斯有骨有陽斯有衛營衛相搏神斯見焉其所謂魂者屬于陽然魂則隨神而往來其所謂魄者屬于陰然魄則並精而出入正以精對神而言則精爲陰而神爲陽故魂爲神而魄屬精也其所謂心意志思智慮舉不外于一心焉耳故凡所以任物者謂之心素問靈蘭秘典論曰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則萬物之繫孰非吾心之所任者乎由是而心有所憶者意也意有所存者志也志有所變者思也思有所慕者慮也慮有所處者智也此十三者愚人則傷之如下節云云智者善于養生上順天時下盡人事爲能節陰陽而調剛柔所以邪僻不至而能長生久視于天地間也

是故怵惕思慮者則傷神神傷則恐懼流淫而不止因悲哀動中者竭絕而失生喜樂者神憚散而不藏愁憂者氣閉塞而不行盛怒者迷惑而不治恐懼者神蕩憚而不收心怵惕思慮則傷神神傷則恐懼自失破䐃脫肉毛悴色夭死于冬脾愁憂而不解則傷意意傷則悗亂四肢不舉毛悴色夭死于春肝悲哀動中則傷魂魂傷則狂忘不精不精則不正當人陰縮而攣筋兩脇骨不舉毛悴色夭死于秋肺喜樂無極則傷魄魄傷則狂狂者意不存人皮革焦毛悴色夭死于夏腎盛怒而不止則傷志志傷則喜忘其前言腰脊不可以俛仰屈伸毛悴色夭死于季夏恐懼而不解則傷精精傷則骨痠痿厥精時自下是故五藏主藏精者也不可傷傷則失守而陰虛陰虛則無氣無氣則死矣是故用鍼者察觀病人之態以知精神魂魄之存亡得失之意五者已傷鍼不可以治之也

此言傷五神者必傷五藏而危也心藏神脾藏意肝藏魂肺藏魄腎藏精與志是之謂五神藏也故心因怵惕思慮則傷神神傷則心虛而腎來侮之腎在志爲恐所以恐懼流淫而不止也惟其恐懼自失故䐃破肉脫毛悴色夭而死于冬何也以水尅火也　脾因愁憂而不解則氣閉塞而不行遂傷意意爲脾之神也意傷則悶亂四肢不舉脾主四肢也至于毛悴色夭而死于春何也以木尅土也　肝因悲哀動中者則傷魂魂傷則善狂善忘而不精爽其志向亦不正其人當陰縮而筋攣其兩脇骨當不舉漸至竭絕而失生毛悴色夭而死于秋何也以金尅木也　肺因喜樂無極則傷魄魄傷則神憚散而不藏不藏則狂狂者意不存脾本藏意而毋氣亦衰故意不存也其人皮革當焦毛悴色夭而死于夏何也以火尅金也　腎盛怒而不止則迷惑而不治

遂傷志以腎藏志也志傷則前言易忘及腰脊不可以俛仰屈伸又恐懼而不解則神蕩散而不收及傷精以腎又藏精也精傷則骨痠而爲痿爲厥以腎主骨而痿厥皆成于下也其精時或自下至于毛悴色夭而死于季夏何也以土尅水也　是故五藏皆有氣則各有精而五藏各有以藏之傷則失守而陰氣虚以五藏皆屬陰也陰虚則五藏無氣所以隨時而死耳　是故用鍼者當察觀病人之態以知精神魂魄意志或存或亡或得或失若五神已傷則毛悴色夭死期將至鍼不能以治之也素問五藏別論篇曰病不許治者病不必治治之無功矣（愚思鍼不可用則藥亦不可妄投矣）

肝藏血血舍魂肝氣虚則恐實則怒脾藏營營舍意脾氣虚則四肢不用五藏不安實則腹脹經溲不利心藏脉脉舍神心氣虚則悲實則笑不休肺藏氣氣舍魄肺氣虚則鼻塞不利少氣實則喘喝胷盈仰息腎藏精精舍志腎氣虚則厥實則脹五藏不安必審五藏之病形以知其氣之虚實謹而調之也

此言五藏有虚實而其病形亦異也人身之血藏于肝（素問五藏生成篇云人卧血歸于肝）而血則爲魂之舍惟肝氣虚則爲恐實則爲怒　人之營氣藏于脾而營則爲意之舍惟脾氣虚則四肢不用及五藏不安以脾主四肢而脾爲五藏之主也實則腹脹經溲不利以脾之脉行于腹而主邪有餘故小便不利　人之脉藏于心而脉則爲神之舍惟心氣虚則悲實則笑不休　人之氣藏于肺而氣則爲魄之舍惟肺氣虚則鼻塞不利且少氣（素問五藏別論云心肺有病而鼻爲之不利也）實則喘喝其胸必盈而息則首仰也　人之精藏于腎而精則爲志之舍惟腎氣虚則爲厥證（據素問厥論當寒厥）實則脹以腎脉行於小腹也與五藏不安蓋亦腎爲脹皆五藏不安以脹則自不能安也　凡五藏之病形如此當知各藏之氣虚實爲病然後可以調之

刺之不可不謹也（鍼藥皆當謹調）

終始第九（終始本古經篇名而伯乃述之故前根結篇有云九鍼之玄要在終始此又曰畢于終始故知其爲古經篇名也按首無也句當同前篇俱爲岐伯言也）

凡刺之道畢於終始明知終始五藏爲紀陰陽定矣陰者主藏陽者主府陽受氣於四末陰受氣於五藏故瀉者迎之補者隨之知迎知隨氣可令和和氣之方必通陰陽五藏爲陰六府爲陽傳之後世以血爲盟敬之者昌慢之者亡無道行私必得天殃（[illegible]）

此言凡刺之道當知此終始篇之大義也藏爲陰府爲陽陽在外受氣於四肢陰在内受氣於五藏故因其氣

之來而迎之者寫之法也因其氣之往而隨之者補之
法也知迎隨爲補寫則陰陽諸經之氣可和調矣
謹奉天道請言終始終始者經脉爲紀持其脉口人迎以
知陰陽有餘不足平與不平天道畢矣所謂平人者不病
不病者脉口人迎應四時也上下相應而俱往來也六經
之脉不結動也本末之寒溫之相守司也形肉血氣必相
稱也是謂平人少氣者脉口人迎俱少而不稱尺寸也如
是者則陰陽俱不足補陽則陰竭寫陰則陽脫如是者可
將以甘藥不可飲以至劑如此者弗灸不已者因而寫之
則五藏氣壞矣稱去聲

此言持寸口人迎之脉可以別平人與病人而病人之
少氣者宜調以甘藥而不宜施以鍼灸也請言終始篇
之義凡以經脉篇爲之綱紀耳蓋右手寸部曰脉口左
手寸部曰人迎持其脉以診之則陰陽諸經之虛實平
否皆可奉天道以知之矣夫所謂平人者不病之人也
春夏人迎微大秋冬脉口微大與四時相應又俱往俱
來與尺寸相應上謂寸下謂尺手足各有六經無結脉無動脉
審其本末察其寒溫此語見本經禁服篇各有所司與時相宜形
肉血氣相稱是之謂平人也其正氣衰少故脉口少氣
而尺亦然乃陰經不足也人迎少氣而寸亦然乃陽經

不足也欲寫陽經則陰經愈竭欲寫陰經則陽經若
此鍼之所以不可施也僅可將理以甘和之藥不可飲
以至補至寫之劑且灸亦不可妄用倘病有未已而鍼
灸誤寫則五藏之氣益壞矣豈可哉

人迎一盛病在足少陽一盛而躁病在手少陽人迎二盛
病在足太陽二盛而躁病在手太陽人迎三盛病在足陽
明三盛而躁病在手陽明人迎四盛且大且數名曰溢陽
溢陽爲外格脉口一盛病在足厥陰厥陰一盛而躁在手
心主脉口二盛病在足少陰二盛而躁在手少陰脉口三
盛病在足太陰三盛而躁在手太陰脉口四盛且大且數
者名曰溢陰溢陰爲內關內關不通死不治人迎與太陰
脉口俱盛四倍以上命曰關格關格者與之短期數音朔氣口人迎此與禁服等篇義同滑伯仁謂古以夾喉兩旁分氣口人迎至王叔和始分左右寸部者未考諸篇故耳

此言脉口人迎之脉而決其病在何經甚至脉爲關格
則死也人迎一盛二盛三盛四盛者較之脉口之脉大
一倍二倍三倍四倍也義見本經經脉禁服篇人迎一盛病在足
少陽膽經若一盛而加之以躁動則在手少陽三焦經
矣人迎二盛病在足太陽膀胱經若二盛而加之以躁
動則在手太陽小腸經矣人迎三盛病在足陽明胃經
若三盛而加之以躁動則在手陽明大腸經矣人迎

主外（左手寸關為東南為春夏）故足手六陽經之病驗于此也其人迎甚至四盛且大且數是六陽汎溢格拒于外而在內六陰經之脉不得運之以出於外矣夫是之謂外格也（下文有內關不通死不治則此當云外格不通死不治）脉口一盛二盛三盛四盛者較之人迎大一倍二倍三倍四倍也（義見本經經脉禁服篇）脉口一盛病在足厥陰肝經若一盛而躁則在手厥陰心包絡經矣脉口二盛病在足少陰腎經若二盛而躁則在手少陰心經矣脉口三盛病在足太陰脾經若三盛而躁則在手太陰肺經矣盖脉口主內（右手寸尺為西北為秋冬）故足手六陰經之病驗於此也其脉口甚至四盛且大且數是六陰汎溢關閉于內而在外六陽經之脉不得運之以入于內矣夫是之謂內關也內關不通當為死不治且人迎脉口之脉俱盛而四倍已上是謂關格兼見也皆與之以短期而已（後世醫籍皆以飲食不下為關格視此節大義可深擲云）

人迎一盛寫足少陽而補足厥陰二寫一補日一取之必切而驗之踈取之上氣和乃止人迎二盛寫足太陽補足少陰二寫一補二日一取之必切而驗之踈取之上氣和乃止人迎三盛寫足陽明而補足太陰二寫一補日二取之必切而驗之踈取之上氣和乃止脉口一盛寫足厥陰而補足少陽二補一寫日一取之必切而驗之踈而取上氣和乃止脉口二盛寫足少陰而補足太陽二補一寫二日一取之必切而驗之踈取之上氣和乃止脉口三盛寫足太陰而補足陽明二補一寫日二取之必切而驗之踈而取之上氣和乃止所以日二取之者陽明主胃大富於穀氣故可日二取之也人迎與脉口俱盛三倍以上命曰陰陽俱溢如是者不開則血脉閉塞氣無所行流淫于中五藏內傷如此者因而灸之則變易而為他病矣凡刺之道氣調而止補陰寫陽音氣益彰耳目聰明反此者氣血不行

此言據人迎脉口之脉當施補寫之法也人迎一盛病在足少陽膽經則膽與肝為表裏乃膽實而肝虛也當寫足少陽膽經而補足厥陰肝經寫者二穴而補者一穴蓋倍而補半也一日刺之者一次必切其脉而驗其病之退否踈而取穴于膽肝二經之上蓋彼此之穴相間之謂踈也候至氣和乃止鍼由此推之則一盛而躁病在手少陽當寫手少陽三焦經而補手厥陰心包絡經矣　人迎二盛病在足太陽膀胱經則膀胱與腎為表裏乃膀胱實而腎虛也當寫足太陽膀胱經而補足少陰腎經寫者二穴而補者一穴二日內止刺一次則間日一刺也必切其脉而驗其病之退否踈而取穴于

膀胱腎經之上由此推之則二盛而躁病在手太陽當寫手太陽小腸經而補手少陰心經矣　人迎三盛病在足陽明胃經則胃與脾爲表裏乃胃實而脾虛也當寫足陽明胃經而補足太陰脾經寫者二穴而補者一穴一日之內二次刺之必切其脉而驗其病之退否躁而取穴於脾胃二經之上候其氣和而乃止鍼（下文曰所謂日二取之者陽明主胃大富於穀氣故可日二取之此處缺此語）由此推之則三盛而躁病在手陽明當寫手陽明大腸經而補手太陰肺經矣

脉口一盛病在足厥陰肝經則肝實而膽虛也當寫足厥陰肝經而補足少陽膽經補者二穴而寫者一穴

補倍而寫半也一日刺之者一次必切其脉而驗其病之退否躁而取穴于肝膽之上候至其氣和而乃止鍼由此推之則一盛而躁病在手心主當寫手厥陰心包絡經而補手少陽三焦經矣　脉口二盛病在足少陰腎經則腎實而膀胱虛也當寫足少陰腎經而補足太陽膀胱經補者二穴而寫者一穴二日內止刺一次則間日一刺也必切其脉而驗其病之退否躁而取穴於腎與膀胱之上候至氣和而乃止鍼由此推之則二盛而躁病在手少陰當寫手少陰心經而補手太陽小腸經矣　脉口三盛病在足太陰脾經則脾實而胃虛也

當寫足太陰脾經而補足陽明胃經補者二穴而寫者二穴一日之內二次刺之必切其脉而驗其病之退否躁而取穴於脾胃二經之上候至氣和而乃止鍼由此推之則三盛而躁病在手太陰當寫手太陰肺經而補手陽明大腸經矣　夫肝膽則曰一日一取之膀胱與腎則曰間日一刺之惟胃與脾則曰一日二取之者正以陽明主胃大富於穀氣故一日可二取之耳　人迎與脉口俱盛皆三倍已上命曰陰陽俱溢謂之關格如此者而不刺以開之則血氣閉塞脉氣不行邪氣流淫於中五藏內傷病至若此而始圖灸之則變易而爲他

病矣（由此觀之則灸不及鍼後人不察病勢已危而後用灸火者晚矣）是以凡行刺者必兼乘其病勢以調其氣候至氣和而止鍼或補陰經以寫陽經或補陽經以寫陰經則音聲能彰耳聰目明矣否則血氣不行而病必至危也（按此即人迎脉口以知虛實遂寫陰補陽寫陽補陰乃診治至妙之法也豈特用鍼爲然余侗後世不講而脉既不明治亦無法致人夭札者多痛哉）所謂氣至而有效者寫則益虛虛者脉大如其故而不堅也堅如其故者適雖言故病未去也補則益實實者脉大如其故而益堅也夫如其故而不堅者適雖言快病未去也故補則實寫則虛痛雖不隨鍼病必衰去必先通十二經脉之所生病而後可得傳於終始矣故陰陽不相移虛

實不相傾取之其經

此承上文而言補寫之法候氣至而有效也九鍼十二原篇有云刺之效氣至而有效効之信若風之吹雲明乎若見蒼天夫所謂氣至而有效者正以其寫者已虛而補者已實也蓋寫則益之以虛虛者責乎脉之不堅所以脉盡如其舊而按之不堅也 大如其舊猶今之所謂盡如其舊非脉之盛大也 苟堅如其初則適纔雖言病去復舊其病尚未去也補則益之以實實者責乎脉之堅所以脉盡如其舊而按之堅也苟不堅如其初則適纔雖言身體已快其病尚未去也夫然則脉之堅與不堅虛實之所由驗也故補之而實則脉必堅寫之而虛則脉必不堅其病有痛者雖不隨鍼而即去然亦必以漸而衰矣爲醫者必先通于十二經脉之所生病或虛或實當補當寫而後可傳以終始篇之大義矣 欲通十二經脉之所生病及虛實補寫必明于本經經脉第十篇而後可 正以陰經陽經病各有在不相轉移虛之實之法有攸當不得傾易故當取之于其各經耳 按此則用藥以補寫而病之去否亦可以脉之堅否爲驗矣

凡刺之屬三刺至穀氣邪僻妄合陰陽易居逆順相反沉浮異處四時不得稽留淫泆須鍼而去故一刺則陽邪出再刺則陰邪出三刺則穀氣至穀氣至而止所謂穀氣至者已補而實已寫而虛故已知穀氣至也邪氣獨去陰與陽未能調而病知愈也故曰補則實寫則虛痛雖不隨鍼病必衰去矣 此節大意見前官鍼第五節

此承上文而言病必衰去者正以三法行而穀氣至也凡刺法之所屬有三由初刺次刺三刺以致其穀氣來至者何哉蓋病者始時邪僻之氣妄合正脉陰陽諸經似相易而居表裏逆順似相反而行脉氣浮沉似所處各異其邪氣稽留淫泆必待鍼以去之耳故初刺之以出其陽氣之邪再刺之以出其陰氣之邪三刺之以致其穀氣則已補而實已寫而虛故已知其穀氣之至也斯時也邪氣已去陰陽諸經雖未即調而知其病之必愈上文所謂補則實寫則虛病雖不隨鍼即去而病必衰去者復何疑哉

陰盛而陽虛先補其陽後寫其陰而和之陰虛而陽盛先補其陰後寫其陽而和之

此承上文而言陰經陽經之補寫其法當有先後也夫脉口盛而六陰爲病是陰經盛而陽經虛也然必先補其陽而後寫其陰以和之　人迎盛而六陽爲病是陽經盛而陰經虛也必先補其陰而後寫其陽以和之何也邪氣雖當去而尤以扶正氣爲先也

三脉動于足大指之間必審其實虛虛而寫之是謂重虛重虛病益甚凡刺此者以指按之脉動而實且疾者疾寫之虛而徐者則補之反此者病益甚其動也陽明在上厥陰在中少陰在下（重平聲）

此言足之三經當驗其虛實而補寫之也據本節後文則三脉者足陽明胃經足厥陰肝經足少陰腎經也三脉動于足大指之間者正以陽明動於大指次指之間凡厲兌陷谷衝陽解谿皆在足跗上也厥陰動於大指次指之間正以大敦行間太衝中封在足跗內也少陰則動于足心其穴湧泉乃足跗之下也必審其脉之虛實若虛者而寫之是謂重虛病之所以益甚也凡刺此者須以指按之脉動而實且疾者為實宜急寫之脉動而虛且徐者為虛宜急補之否則重虛其虛重實其實其病當益甚也且視其脉之所動者陽明則在于足之上厥陰則在於二經之中少陰則在於足之下耳

膺腧中膺背腧中背肩膊虛者取之（中去聲 膊音博）

此言凡取穴者必當各中其所也胸之兩旁謂之膺故膺內有腧如胃經氣戶庫房屋翳膺窗腎經或中神藏靈墟神封之類凡刺膺腧者當中其膺可也背內有腧如督脉經諸穴居脊之中膀胱經諸穴居背之四行之類凡刺背腧者當中其背與肩膊可也凡按分肉虛處則取之耳

上重舌刺舌柱以鈹鍼也（鈹音皮）

此言刺重舌之法也舌在上故曰上舌下生舌謂之重舌當刺其舌柱（在舌下之柱）用之以鈹鍼耳（九鍼篇云鈹鍼取法于劍鋒廣二分半長四寸主大癰膿兩熱相爭官能篇云病為大膿者取以鈹鍼）

手屈而不伸者其病在筋伸而不屈者其病在骨在骨守骨在筋守筋

此言屈伸可驗筋骨之病當各守其法以刺之也凡手雖能屈而實不能伸者正以筋甚拘攣故屈易而伸難其病在筋治之者亦惟在筋守筋耳不可誤求之骨也手雖能伸而實不能屈者正以骨有所傷故伸易而屈難其病在骨治之者亦惟在骨守骨耳不可誤求之筋也

補須一方實深取之稀按其痏以極出其邪氣一方虛淺刺之以養其脉疾按其痏無使邪氣得入邪氣來也緊而疾穀氣來也徐而和脉實者深刺之以泄其氣脉虛者淺刺之使精氣無得出以養其脉獨出其邪氣

此言補寫之法所以出其邪氣而復其正氣也補寫之法須待其一時方實則行寫法（方猶俗云纔方也）當深其鍼以

取之少按其痏以極出其邪氣一時方虛當淺其鍼以
取之以養其正氣之脉且急按其痏無使邪氣又得而
入也蓋邪氣之來其鍼下必緊而疾穀氣之來其鍼下
必徐而和可得而驗者也況病之虛實係于脉之虛實
故即脉之虛實以為刺之深淺而泄其邪氣養其正氣
焉耳

刺諸痛者其脉皆實

此承上文而言脉實者當寫以凡刺諸痛者其脉必實
故也

故曰從腰以上者手太陰陽明皆主之從腰以下者足太

陰陽明皆主之

此言病有所主之經見治之者當分經也素問六微旨
大論曰天樞之上天氣主之天樞之下地氣主之（天樞臍旁）
本經陰陽繫日月篇曰腰以上為天腰以下為地故
曰從腰以上手太陰肺經手陽明大腸經主之蓋肺經
自胸行手大腸經自手行頭也從腰以下足太陰脾經
足陽明胃經主之蓋脾經自足入腹胃經自足上面也
四經各有所主則各經宜各有所取耳

病在上者下取之病在下者高取之病在頭者取之足病
在腰者取之膕

此言治病有遠取之法也有病雖在上其脉與下通當
取之下病雖在下其脉與上通當取之高故病在于頭
而取之于足病在於腰而取之於膕皆在上取下之法
也至於在下取高之義可反觀矣

病生於頭者頭重生於手者臂重生於足者足重治病者
先刺其病所從生者也

此言治病有先取之法也病生於頭者其頭必重餘病
皆從此始故治病者先取之頭至於手病而臂重足病
而足重其法亦猶是耳即先求其本之義也

春氣在毛夏氣在皮膚秋氣在分肉冬氣在筋骨刺此病

者各以其時為齊故刺肥人者以秋冬之齊刺瘦人者以
春夏之齊（齊劑同 素問有刺齊論）

此言治法有淺深當隨時因人而施也春氣邪發在毫
毛間夏氣則出於皮膚秋氣初入於分肉間冬氣則入
于筋骨凡刺此四者春夏則取之毫毛皮膚而淺其鍼
秋冬則取之分肉筋骨而深其鍼所謂隨時以為劑也（後世之齊從劑蓋用刀以製藥也今鍼曰齊者猶之用藥故耳故云）然人之肥者其病必
深故用秋冬之劑人之瘦者其病乃淺故用春夏之劑
所謂因人而施者又如此

病痛者陰也痛而以手按之不得者陰也深刺之病在上

者陽也病在下者陰也痒者陽也淺刺之

此言病有陰陽故刺之有淺深也陰經為陰陽經為陽痛為陰痒為陽上為陽下為陰病在陰者深取之病在陽者淺刺之

病先起陰者先治其陰而後治其陽病先起陽者先治其陽而後治其陰

此言病有所由起故刺有所先也陰陽者陰經陽經也

按此節大義與上病生于頭者頭重一節相同

刺熱厥者留鍼反為寒刺寒厥者留鍼反為熱刺熱厥者二陰一陽刺寒厥者二陽一陰所謂二陰者二刺陰也一陽者一刺陽也

素問明有厥論本經寒熱病篇亦有刺寒厥熱厥法

此言刺厥病之有法也素問厥論有寒熱二證刺熱厥者久留其鍼反能為寒而熱可去刺寒厥者久留其鍼反能為熱而寒可去刺熱厥者補陰經二次寫陽經一次蓋陰盛則陽退熱當自去也刺寒厥者補陽經二次寫陰經一次蓋陽盛則陰退寒當自去也所謂二陰者二次刺陰經也一陽者一刺寫陽經也其二陽一陰可推矣

久病者邪氣入深刺此病者深內而久留之間日而復刺之必先調其左右去其血脈刺道畢矣 內納同閒去声

此言治久病之有法也

凡刺之法必察其形氣形肉未脫少氣而脈又躁躁厥者必為繆刺之散氣可收聚氣可布

此言氣虛脈盛者當行繆刺之法也形肉雖未脫元氣則衰少然而脈又躁動是謂氣虛脈盛也當行繆刺之法即左病取右絡穴右病取左絡穴是也其精氣之散可以收之邪氣之聚可以散之

深居靜處占神往來閉戶塞牖魂魄不散專意一神精氣之分毋聞人聲以收其精必一其神令志在鍼淺而留之微而浮之以移其神氣至乃休 分去声

此言用鍼者當頤養其神以行鍼也凡用鍼者雖占病者之神氣往來然必先自養其神氣故深居靜處閉戶塞牖魂魄神意精氣皆會於一令志已在鍼方淺而留之或微而浮之以移病者之神候其真氣已至而乃止鍼也

男內女外堅拒勿出謹守勿內是謂得氣凡刺之禁新內勿刺新刺勿內已醉勿刺已刺勿醉新怒勿刺已刺勿怒新勞勿刺已刺勿勞已飽勿刺已刺勿飽已饑勿刺已刺勿饑已渴勿刺已刺勿渴大驚大恐必定其氣乃刺之乘車來者臥而休之如食頃乃刺之出行來者坐而休之如

行十里頃乃刺之。凡此十二禁者，其脈亂氣散，逆其營衞，經氣不次，因而刺之，則陽病入於陰，陰病出於陽，則邪氣復生，粗工勿察，是謂伐身，形體淫泆，乃消腦髓，津液不化，脫其五味，是謂失氣也。按素問刺禁論云：無刺大醉，令人氣亂；無刺大怒，令人氣逆；無刺大勞人；無刺新飽人；無刺大饑人；無刺大渴人；無刺大驚人。

此言病人與醫人善養善鍼者爲得氣，而反此者爲失氣也。氣，眞氣也。病人善守禁忌，男子則忌內而謹守勿內，女人則忌外而堅拒勿出，則未刺之先，或已刺之後，眞氣不失，是之謂得氣也。然凡刺之禁，曰外，曰內，曰醉，曰怒，曰勞，曰飽，曰饑，曰渴，曰驚，曰恐，曰車，曰步，皆當愼之。正以此十二禁者，脈氣散亂，營衞相逆，經氣不次，病人失于自守，醫人妄于行刺，則陽病入陰，陰病出陽，邪氣復而眞氣衰，不謂之失氣而何？

太陽之脈，其終也，戴眼反折，瘈瘲，其色白，絕皮乃絕汗，絕汗則終矣。少陽終者，耳聾，百節盡縱，目系絕，目系絕一日半則死矣。其死也，色青白乃死。陽明終者，口目動作，喜驚妄言，色黃，其上下之經盛而不行，則終矣。少陰終者，面黑齒長而垢，腹脹閉塞，上下不通而終矣。厥陰終者，中熱嗌乾，喜溺心煩，甚則舌卷卵上縮而終矣。太陰終者，腹脹閉不得息，氣噫善嘔，嘔則逆，逆則面赤，不逆則上下不通，上下不通則面黑皮毛焦而終矣。此與素問診要經終論同，經脈篇亦有各經氣絕。

此言足之六經其終各有所候也。足太陽膀胱之脈，起目內眥，上額交巔，從巔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髆內，挾脊抵腰中，入循膂，絡腎屬膀胱，故其終時，其眼反戴而上，其背反折而爲瘈瘲之狀，色白者，肺絕也，絕汗出而終矣。足少陽膽經之脈，起於目銳眥，上抵頭角，下耳後，入耳中，上走耳前，故其終也，時百節盡縱而目系絕也，色青白者，金木相尅也。足陽明胃經之脈，起於鼻，交頞中，下循鼻外，上入齒中，還出挾口環脣，下交承漿，其支循喉嚨，入缺盆，下膈屬胃絡脾，故其終時必口動作，喜驚妄言，邪盛也，色黃者，土色泄也，上下之經盛而不通者，胃氣絕也。足少陰腎經主水，其色黑，腎主骨，齒乃骨餘，腎脈入于腹，通竅于二便，故其終時面黑齒長而垢，腹脹而不通也。足厥陰肝經之脈，循股陰，入毛中，過陰器，抵小腹，上貫膈，布脇肋，循喉嚨，故其終時中熱嗌乾，喜溺而心煩，甚則舌卷卵縮也。足太陰脾經之脈，循足大指內側，出腨內，上陰股，入腹，上膈挾咽，連舌本，散舌下，故其終時腹脹閉而不得息，善嘔交作，上下不通，面黑而皮毛焦也。

黃帝內經靈樞註證發微一卷終

黃帝內經靈樞註證發微卷之二

大明太醫院正文 會稽庠生玄臺子馬蒔仲化註證

儒醫孫亦玄子馬存順校

經脈第十 按此篇言十二經之脈，故以經脈名篇。實學者習醫之第一要義，不可不究心熟玩也。後世能言不識十二經絡，開口動手便錯，而于此備然惜哉。滑伯仁十四經發揮、鍼灸聚英等書，各本于此，但不若此篇之詳。凡內經全書之經絡，皆自此而推之耳。

雷公問於黃帝曰：禁脈之言，凡刺之理，經脈為始，營其所行，制其度量，內次五藏，外別六府，願盡聞其道。黃帝曰：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腦髓生，骨為幹，脈為營，筋為剛，肉為墻，皮膚堅而毛髮長，穀入于胃，脈道以通，血氣乃行。雷公曰：願卒聞經脈之始生。黃帝曰：經脈者，所以能決死生，處百病，調虛實，不可不通。按禁脈當作禁服。本經第四十八禁服篇云：凡刺之理，經脈為始，營其所行，知其度量，內刺五藏，外刺六府。則此篇數語，乃出于禁服篇也。

此帝因雷公之問，必原脈道之所以行，而示以經脈之所當知也。人之始生，先成于精。本經決氣篇云：兩神相搏，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謂精。精成而腦髓生，腎通于腦。其骨為幹，猶木之幹。其脈為營，循精之營史記云脈其為營衛。以其筋為剛，其肉為墻，至皮膚堅而後毛髮長。及其已生，必穀入于胃，則脈道以通，而血氣乃行。此經脈者，可以決死生，處百病，而調虛實，乃人之不可不知也。按素問三部九候篇云：必先知經脈，然後知病脈。此經脈之所當知也。

肺手太陰之脈，起于中焦，下絡大腸，還循胃口，上膈屬肺，從肺系橫出腋下，下循臑內，行少陰心主之前，下肘中，循臂內上骨下廉，入寸口，上魚，循魚際，出大指之端；其支者，從腕後直出次指內廉，出其端。是動則病肺脹滿，膨膨而喘欬，缺盆中痛，甚則交兩手而瞀，此為臂厥。是主肺所生病者，欬，上氣，喘渴，煩心，胸滿，臑臂內前廉痛厥，掌中熱。氣盛有餘，則肩背痛，風寒汗出中風，小便數而欠。氣虛則肩背痛寒，少氣不足以息，溺色變。為此諸病，盛則瀉之，虛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之，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盛者寸口大三倍於人迎，虛者則寸口反小於人迎也。

瞀音移，臑音猱，數音朔。按自肺至肝督任，滑伯仁有十四經發揮，義猶未悉其各經圖形起止歌訣，宜詳閱之。

此言肺經脈氣之行，乃為第一經之經脈也。言肺者，即手太陰經之脈也。凡言手者，以其井滎俞經合等穴自手而始也；凡言足者，以其井滎俞經合等穴自足而始也。後凡各經分手足者以此。起，發也。中焦者，中脘也，在臍上四寸。胃口，胃之上脘，在臍上五寸。絡，猶兜也，如今人橫線為絡而兜物也。循，巡也。膈，隔也。凡人心下有膈膜，前齊鳩尾，後齊十一椎，周圍着脊，所以遮隔濁氣，不使上薰心肺也。肺系者，喉嚨也。喉以候氣，下接於肺。肩下脇上際曰腋，腋下對腋處為臑，肩肘之間也。臑盡處為肘，肘以下為臂。廉，隅。

也。手掌後高骨旁動脉為關。關前動脉為寸口。曰魚。魚際者。謂掌骨之前。大指本節之後。其肥肉隆起處統謂之魚。魚際。則其間之穴名也。端。杪也。按本經營衛生會五味邪客刺節眞邪等篇。言人身有前三焦者。宗氣出於上焦。即所謂積於胸中。又謂之積於膻中也。出喉嚨以司呼吸。其營氣者。陰精之氣也。由中焦之氣。陽中有陰者。隨上焦之氣。以降於下焦。而生此陰氣。故謂之清者爲營。又謂之營氣出於中焦者是也。然營氣陰性精專。隨宗氣以運行于經隧之中。故謂之營行脉中者是也。其衛氣者。陽精之氣也。由下焦之氣。陰中有陽者。隨中焦之氣。以升於上焦。而生此陽氣。故謂之濁者爲衛。又謂之衛氣出於下焦者是也。然衛氣陽性慓悍。不隨宗氣而行而自行于各經皮膚分肉之間。故謂之衛行脉外者是也。茲手太陰之脉。起於中焦。以至下文云云者。本言宗氣與營氣同行。而衛氣不與焉者也。即營衛生會篇所謂與營俱行於陽二十五度。行於陰亦二十五度。一周也。故五十度而復大會於手太陰矣。然此特言肺經運行之始耳。起于中焦者。即營衛生會篇所謂中焦亦並胃中。出上焦之後。此所受氣者。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于肺脉者是也。言由穀氣入胃。其精

微之氣。起于中焦。下絡大腸。以肺與大腸相爲表裏也。轉巡胃之上口。屬之于肺。即從肺系。横出腋下。蓋由胃部第四行之中府雲門。以出腋下。下循臑内。歷天府俠白。行于手少陰心經。手厥陰心主包絡兩經之前。下入肘中。抵尺澤穴。即營衛生會篇所謂上焦出于胃上口。並咽以上。貫膈而布胸中。走腋。循太陰之分而行者也。既下肘中。乃循臂内上骨之下廉。歷孔最列缺。入寸口之經渠太淵以上魚。又循魚際。出大指之端。至少商穴而止也。　其支者。如本之有枝。以其自直行之脈而旁行之也。臂骨盡處爲腕。脈之大隧爲經。交經者爲絡。蓋本經經脈雖終于大指之端。而絡脈之行。從腕後之列缺穴。交于手之陽明經。而由合谷三間二間。以至于商陽穴。又隨商陽而上行也。　及其動穴驗病。肺發脹滿。致膨膨然（俗云膨脝）而喘急咳嗽。缺盆中痛。（本經脹論云。肺脹者。虛滿而喘。）（肺脈由中府出）（欬）甚則交兩手而掣瞀者。此之謂臂氣厥逆也。（腋循臑下肘入手）是皆肺經所生之病耳。然又有諸病。或出本經。或由合經。爲欬。爲上氣。爲喘。爲渴。爲煩心。爲胸滿。（肺脈貫膈而布胸中）爲臑臂内前廉痛。爲厥掌中熱。（脈行手少陰心主之前）邪氣有餘。則爲肩臂痛於風寒。（絡脈交于手上肩背）爲汗出中風。爲小便頻數。而發之爲欠。（母病及腎）正氣不足。則爲肩臂疼痛

寒冷絡行手陽明爲少氣不足以息。本經病爲瀉色變邪及其諸病有如此者。然盛則當瀉之。虛則當補之。熱則瀉者疾去其鍼。寒則補者久留其鍼。脉陷下者。則用艾以灸之。若不盛不虛。則止以本經取之。而不必求之手陽明也。所謂盛者何以知之。寸口較人迎之脉。三倍而躁。則肺經爲實。如終始篇所謂瀉手太陰肺。而補手陽明大腸者是也。虛者何以知之。寸口較人迎之脉。三倍而小。則肺經爲虛。如終始篇所謂補手太陰肺。而瀉手陽明大腸者是也。按難經二十二難以是動爲氣所生爲血即動生二字。分爲氣血且以氣先血後爲難。不知肺經。則言肺所生病。大腸則言津液所生病。胃則言血所生病。脾則言脾所生病。心則言心所生病。小腸則言液所生病。膀胱則言筋所生病。腎則言腎所生病。心主則言脉所生病。三焦則言氣所生病。膽則言骨所生病。所則言所生病。何嘗以所生之病。皆定爲血也。今詳本篇前後辭義分明。不以所動屬氣。所生屬血。乃難經之臆說耳。又按至真要大論云。所謂動者知其病也。蓋言凡知太衝衝陽尺澤等穴氣絶爲死不治。止以其動則可以驗病。不動則氣絶耳。此篇是動之義。止言各經六穴動則知其病耳。按自此肺經以至所經及兩蹻督任。共計一十六丈二尺之脉。宗氣主呼吸而行脉路。一呼脉行三寸。一吸脉行三寸。呼吸定息脉行六寸。漏水下一刻計一百三十五息。脉行八丈一尺。二刻計二百七十息。脉行一十六丈二尺爲一周身。漏水下百刻計一萬三千五百息。脉行八百一十丈。晝夜共行五十度周于身。並非言手太陰行于寅時。手陽明行于卯時。足陽明行于辰時。足太陰行于巳時。手少陰行于午時。手太陽行于未時。足太陽行于申時。足少陰行于酉時。手厥陰行于戌時。手少陽行于亥時。足少陽行于子時。足厥陰行于丑時。至後世子午流注鍼灸等書始有爲此說者。張世賢熊宗立溪乃分時註釋如此。十二經分配十二時。則一時止行得一經。何以能八刻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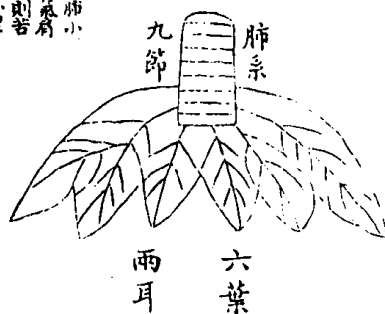
靈樞　二卷　五　考異

一千八十息。脉行六十四丈八尺。而四度周于身也。又何以能十二時之一萬三千五百息。脉行八百一十丈。而五十度周于身也。况每經一體有長短。穴有多寡。假如手少陰心止有九穴。左右計一十八穴。不過自手小指至腋上臑內而已。今一日行于一時。其一時當得一千一百二十五息。脉行六十七丈五尺。較之足太陽膀胱一經有六十三穴。左右共計一百二十六穴。直自目之內眥上行于頭。轉至項後。行背四行。下行委中。以至足之小指之外側。其穴道身體[illegible]一身之長。今日行于申時。則一特之中也。亦止得息數一千一百二十五息。脉數止得六十七丈五尺而已。其餘各經長短不同。又皆息數脉數俱以一時之中而盡合乎所謂一時止行一經者。實理勢之所必無也。彼或以二十三難始從中焦始字遂指寅爲肺。便以卯爲大腸。而直輸至丑爲肝經耶。殊不知經漏者必始寅初一刻。而經脉運行之始。始于肺經。謂之始于寅時一刻。則可。若泥定脉經止行于寅一時。則非也。故自二刻一周身之後。又從中焦而起。一日一夜有五十次。起于中焦。合晝夜而皆然。不但寅時而已。何可以始于一刻而遂指肺之必行于寅時也。至有以餘時配各經者。又繆之繆矣。李東垣此事難知集。鍼灸聚英及歷朝太醫院刊勒諸經穴名于石碑者。亦以各經分配各時。蓋相仍于後世醫籍而未究經典耳。備考靈素之上軒岐之本旨哉。

靈樞　二卷　六

手太陰肺經圖

難經曰。肺重三斤三兩。六葉兩耳。凡八葉。主藏魄。四垂如蓋。附着于脊之第三椎。中有二十四空。行列分布諸藏之氣。爲諸藏之華蓋。人有二喉。前喉爲喉嚨。通于五藏。主氣出入。靈樞及素無言喘而云。喉嚨者。氣之所以上下者也。後喉爲咽喉。主納水穀。通于六府。及素無言喘而云。咽喉者。水穀之道也。難經曰。喉嚨重十二兩。廣二寸。長一尺二寸。九節。咽門重十二兩。廣二寸半。至胃長一尺六寸。腸胃篇。伯高曰。咽門重十兩。廣長同。

素問靈蘭秘典論云。肺者。相傳之官。治節出焉。靈樞本藏篇云。肺小則少飲。不病喘喝。肺大則多飲。善病胸痺喉痺逆氣。肺高則上氣肩息欬。肺下則居賁迫肺。善脇下痛。肺堅則不病欬上氣。肺脆則苦病消癉易傷。肺端正則和利難傷。肺偏傾則胸偏痛。又云。白色小理者肺小。粗理者肺大。巨肩反膺陷喉者肺高。合腋張脇者肺下。好肩背厚者肺堅。肩背薄者肺脆。背膺厚者肺端正。脇偏疏者肺偏傾也

附肺經諸穴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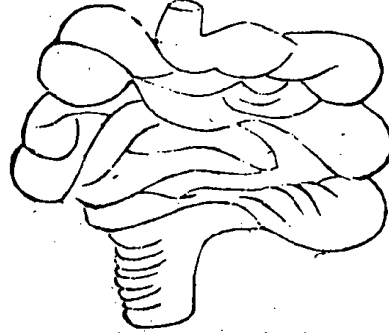
愚謂欲明經脉。須熟穴名。但徐氏歌以自井滎而始。殊非本旨。各經起止正穴。滑氏歌合于起止。似無意味。讀者難之。今各陰經照徐氏。則合于起止。且長短句法。亦照徐氏。學者頗須推先熟穴名。而經脉自了然矣。俗醫云。吾大方脉。非鍼灸科。何須識各穴名。此所以爲庸下。而不能入軒岐正脉也。

手太陰。十一穴。中府雲門天府列。俠白下。尺澤。孔最見。列缺。經渠太淵下魚際。抵指少商如韭葉。

又分寸歌

太陰肺兮出中府。雲門之下一寸許。雲門璇璣旁六寸。巨骨之下二骨數。天府腋下三寸求。俠白肘上五寸主。尺澤肘中約紋論。孔最腕上七寸取。列缺腕側一寸半。經渠寸口陷中是。太淵掌後橫紋頭。魚際節後散脉舉。大指本節後 少商大指端內側。此穴若鍼疾減愈。雲門巨骨下。俠氣户旁二寸陷中。去中行任脉六寸。○氣户巨骨下俞府兩旁各二寸陷中。去中行任脉四寸。去膺窗四寸八分。○俞府巨骨下璇璣旁二寸陷中。○璇璣天突下一寸。○天突結喉下四寸宛宛中。○右取穴之法。由天突下至璇璣。由璇璣至雲門。其法甚簡。後做此。

大腸手陽明之脉起於大指次指之端循指上廉出合谷兩骨之間上入兩筋之間循臂上廉入肘外廉上臑外前廉上肩出髃骨之前廉上出于柱骨之會上下入缺盆絡肺下膈屬大腸其支者從缺盆上頸貫頰入下齒中還出挾口交人中左之右右之左上挾鼻孔是動則病齒痛頸腫是主津液所生病者目黃口乾鼽衄喉痹肩前臑痛大指次指痛不用氣有餘則當脉所過者熱腫虛則寒慄不復爲此諸病盛則寫之虛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之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盛者人迎大三倍于寸口虛者人迎反小于寸口也髃牛口反頰音莢鼽音求衄音肉

此言大腸經脉氣之行乃爲第二經也大指次指者手大指之次指即第二指名食指也肺經本出于大指而大腸經則出于次指茲言大指次指者乃大指之次指非言既出于大指而又出于次指也循指之指正次指也合谷者本經穴也俗名虎口肩端兩骨間爲髃骨肩胛上際處爲天柱骨缺盆足陽明胃經穴也頭莖爲頸耳以下曲處爲頰　言大腸者乃手陽明經之脉受手太陰之交遂起于次指之端循此次指之商陽二間三間之上廉出合谷穴在兩骨之間又上陽谿穴即兩筋之間又循臂之上廉偏歷溫溜下廉上廉三里入肘外廉之曲池穴上循臑外之前廉歷肘髎五里臂臑以上肩之肩髃穴又出髃骨之前廉循巨骨穴上出天柱骨之會上會于大椎自大椎而下入缺盆循足陽明經脉外絡繞肺藏復下膈當天樞之外會屬于大腸　其支別者雖由缺盆而入亦自缺盆上行于頸循天鼎扶突上貫于頰入下齒縫中復出夾口兩吻相交于人中之內左脉往右右脉往左上挾鼻孔循禾髎迎香而終以交于足陽明胃經也　及其動穴驗病則爲齒痛脉入齒縫爲頸腫脉上貫頭是主津液所生之病耳又有諸病之生或出本經或由合經爲目黃大腸內熱爲口乾脉挾口爲鼽爲衄脉挾鼻孔爲喉痹脉出挾口爲肩之前臑痛脉上臑肩爲大指之次指不能用井滎五俞皆由次指而上其邪氣有餘而實則凡脉所經過者皆熱而腫其正氣不足而虛則爲寒慄不能遽復然盛則當寫之虛則當補之熱則寫者疾去其鍼寒則補者久留其鍼脉陷下者則用艾以灸之若不盛不虛則止以本經取之而不必求之手太陰肺經也所謂盛者何以知之人迎較寸口之脉三倍而躁則大腸經爲實如終始篇所謂寫手陽明大腸而補手太陰肺者是也虛者何以知之人迎較寸口之脉三倍而小則大腸經爲虛如終始篇所謂寫手太陰肺而補手陽明大腸者是也

附大腸經諸穴歌

手陽明。廿穴名。循商陽二間三間而行。歷合谷陽谿之俞。過偏歷溫溜之濱。下廉上廉三里而近。曲池肘髎五里之程。臂臑肩髃牛口反上于巨骨。天鼎紆意俱反縈紆曲也乎扶突。禾髎唇連。迎香鼻迫。

又分寸歌

商陽鹽指內側邊。二間來尋本節前。三間節後陷中取。合谷虎口岐骨間。陽谿上側腕中是。偏歷腕後三寸安。溫溜腕後去五寸。池前五寸下廉看。池前三寸上廉中。池前二寸三里逢。曲池曲骨紋頭盡。肘髎大骨外廉近。大筋中央尋五里。肘上三寸行向裏。臂臑肘上七寸量。肩髃肩端舉臂取。巨骨肩尖端上行。天鼎喉旁四寸真。扶突天突旁三寸。禾髎水溝旁五分。迎香禾髎上一寸。大腸經穴自分明。左右共四十穴

胃足陽明之脉起于鼻之交頞中旁約太陽之脉下循鼻外上入齒中還出挾口環唇下交承漿却循頤後下廉出大迎循頰車上耳前過客主人循髮際至額顱其支者從大迎前下人迎循喉嚨入缺盆下膈屬胃絡脾其直者從缺盆下乳内廉下挾臍入氣街中其支者起于胃口下循腹裏下至氣街中而合以下髀關抵伏兎下膝臏中下循脛外廉下足跗入中指内間其支者下廉三寸而別下入中指外間其支者別跗上入大指間出其端是動則病洒洒振寒善呻數欠顏黑病至則惡人與火聞木聲則惕然而驚心欲動獨閉戶塞牖而處甚則欲上高而歌棄衣而

走賁響腹脹是為骭厥是主血所生病者狂瘧溫淫汗出鼽衄口喎唇胗頸腫喉痺大腹水腫膝臏腫痛循膺乳氣街股伏兎骭外廉足跗上皆痛中指不用氣盛則身以前皆熱其有餘于胃則消穀善饑溺色黃氣不足則身以前皆寒慄胃中寒則脹滿為此諸病盛則瀉之虛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之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盛者人迎大三倍于寸口虛者人迎反小于寸口也頞音遏顱音盧骭音比去声臏音賓跗音撫數音朔賁音奔[illegible]音[illegible]喎音[illegible]胗音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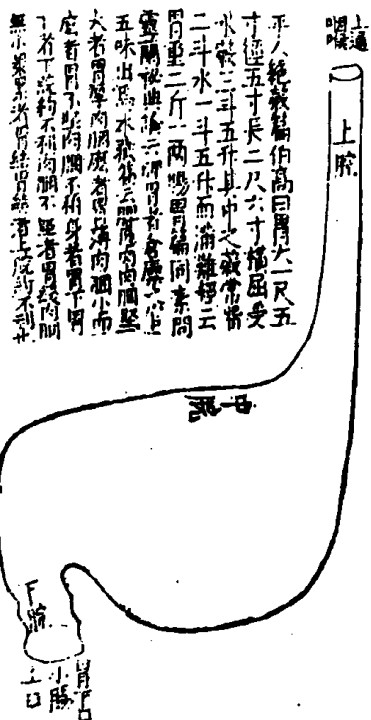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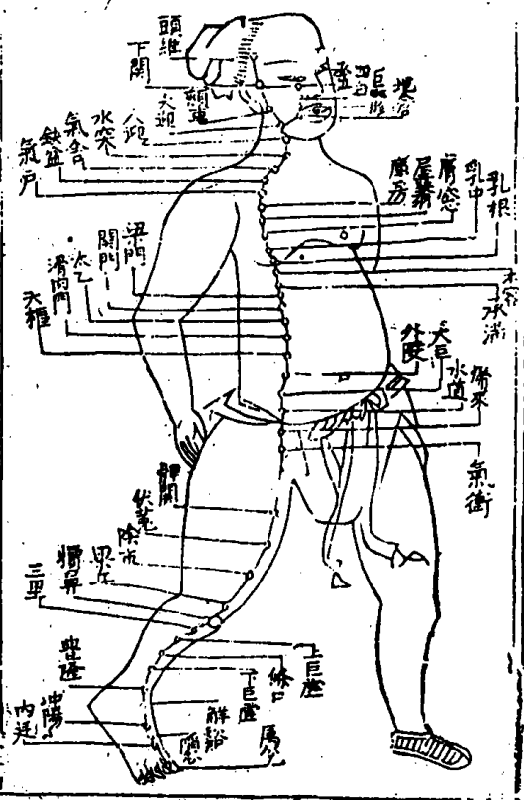
此言胃經脉氣之行乃為第三經也頞鼻莖也山根為頞[illegible]同頞下為頭[illegible][illegible]為[illegible]頭前為髮際髮際前為額顱股内為髀髀關前膝上起肉處為伏兎伏兎後為髀關挾膝筋中為臏臏下脛骨為骭足面為跗　足陽明受手陽明之交起于鼻之兩旁迎香穴上行而左右相交于頞中過睛明之分下循鼻外歷承泣四白巨髎上入齒中還出挾口兩吻地倉環繞唇下左右相交于承漿却循頤後下廉出大迎循頰車上耳前歷下關過客主人循髮際行懸釐頷厭之分經頭維會于額顱之神庭其支別者從大迎前下人迎循喉嚨歷水突氣舍入缺盆行足少陰俞府之外下膈當上脘中脘之分屬胃絡脾　其直行者從缺盆而下下乳内廉循氣戶庫房屋

翳膺窗乳中乳根不容承滿梁門關門太乙滑肉門下挾臍歷天樞外陵大巨水道歸來諸穴而入氣衝中即氣街　其支者自屬胃處起胃下口循腹裏過足少陰肓俞之外本經之裏下至氣衝中與前之入氣衝者合既相合于氣衝中乃下髀關抵伏兎歷陰市梁丘下入膝臏中經犢鼻下循足面曰跗之衝陽陷谷入中指外間之内庭至厲兌穴而終也　其絡脉之支別者自膝下三寸循三里穴之外別下歷上廉條口下廉豐隆解谿衝陽陷谷以至内庭厲兌而合也　又其支者別跗上衝陽穴別行入大指間出足厥陰行間穴之外循大指

下出其端，以交于足太陰也。及其動穴驗病，陽明虛則洒洒振寒，善呻，且數欠，瘧論云：陽明虛，則寒慄鼓頷也。其顏則黑。如病至時，則惡人與火，聞木音則惕然而驚，心欲動，素問陽明脉解篇云：陽明主肉，其脉血氣盛，邪客之則熱，熱甚則惡火。又云：陽明厥則喘而惋，惋則惡人。又曰：胃者土也，故聞木音而驚者，土惡木也。又脉解篇云：所謂甚則惡人與火，聞木音則惕然而驚者，陽氣與陰氣相薄，水火相惡，故惕然而驚也。獨閉戶而處，脉解篇云：所謂欲獨閉戶而處者，陰陽相薄也，陽盡而陰盛，故欲獨閉戶牖而處也。甚則欲上高而歌，棄衣而走，陽明脉解篇岐伯曰：四支者，諸陽之本也，陽盛則四支實，實則能登高也；熱盛于身，故棄衣而走也。為賁響腹脹。以陽明火盛，而與水相激，故有聲及脹也。其氣厥逆，則從骭而厥，脉自足次指從骭外廉上行。是乃陽明血分所生之病耳。

然又有諸病，或出本經，或由合經，為狂，為瘧，其氣溫熱而淫泆，為汗出，為鼽，為衄，及脉循鼻外。為口喎，為脣胗，挾口環脣。為頸腫，循頤出大迎。為喉痹，循喉嚨入缺盆。為大腹水腫，循腹裏。為膝臏腫痛，膝臏本經穴。又循膺、膺窗等處。乳、乳中、乳根。氣街、即氣衝。股、梁丘、陰市等處。伏兔、本經穴。骭外廉、三里而下等處。足跗上皆痛，陷谷、衝陽、解谿等處。為足中指不能舉用。脉行于次指而中指相連。如邪氣盛則身已前皆熱，其熱有餘于胃，則消穀善饑，為溺色黃。胃熱下入膀胱。如正氣不足，則身已前皆寒慄，如胃中寒則脹滿。此邪氣盛則當瀉之，正氣虛則當補之，熱則速去其鍼而瀉之，寒則久留其鍼而温之，脉下陷者則用艾以灸之，若不盛不

虛，則以本經取之，而不必求之于足太陰脾經也。所謂盛者何以驗之？人迎較寸口之脉大者三倍，則胃經為實，如終始篇所謂瀉足陽明胃而補足太陰脾者是也。虛者何以驗之？人迎較寸口之脉小者三倍，則胃經為虛，如終始篇所謂補足陽明胃而瀉足太陰脾者是也。

足陽明胃經圖

胃經諸穴歌

足陽明四十五。自承泣四白而數巨髎有地倉之積。大迎來頰車之彩。下關頭維以人迎水突氣舍與缺盆。氣戶兮庫房屋翳膺窗兮乳中乳根不容承滿。梁門關門太乙滑肉門（滑肉門） 天樞外陵大巨從水道歸來氣衝入髀關之境伏兎至陰市梁丘犢鼻自三里而行上巨虛（即上廉）兮條口下巨虛（即下廉）兮豐隆解谿衝陽入陷谷下內庭厲兌而終。

胃之經兮足陽明承泣目下七分尋四白目下方一寸巨髎鼻孔旁八分。地倉夾吻四分近大迎頷下寸三中。頰車耳下八分穴。下關耳前動脈行頭維神庭旁四五。（五分神庭督脈穴在中行髮際上五分頭維去神庭四寸五分）人迎喉旁寸五眞。水突筋前迎下在。氣舍突下穴相乘（水突下氣舍在）缺盆舍下横骨內各去中行寸半明。氣戶璇璣旁四寸至乳六寸又四分。庫房屋翳膺窗近。乳中正在乳頭心。次有乳根出乳下。各一寸六不相侵（自氣戶至乳根各一寸六分去中行任脈各四寸）。卻去中行須四寸。以前穴道與君陳。不容巨闕旁三寸。（巨闕任脈穴臍上六寸五分）卻近幽門寸五新（幽門腎經穴巨闕旁一寸五分在胃經任脈二脈之中）其下承滿與梁門關門太乙滑肉門。上下一寸無多少。共去中行三寸中。

天樞臍旁二寸間樞下一寸外陵安樞下二寸大巨穴樞下四寸水道全。樞下六寸歸來好共去中行二寸邊。氣衝鼠鼷上一寸。（鼠鼷横骨盡處）又去中行四寸專。髀關膝上有尺二。伏兎膝上六寸是陰市膝上方三寸。梁丘膝上二寸記膝髕陷中犢鼻存膝下三寸三里至。膝下六寸上廉穴。膝下七寸條口味。膝下八寸下廉看。膝下九寸豐隆係。卻是踝上八寸量比那下廉外邊綴解谿去庭六寸半（庭內庭也）衝陽庭後五寸換陷谷庭後二寸間內庭次指外間現（足大指次指外間陷中）厲兌大指次指端去爪如韭胃井判（愚按足陽明胃經穴自缺盆氣戶庫房至……）

髎膺窓乳中乳根去中行各四寸。上下相去各一寸
六分。自不容承滿梁門關門太乙滑肉門去中行各
三寸。上下相去各一寸。自天樞外陵大巨水道歸來
去中行各二寸。上下相去不等。其氣衝一穴則又去
中行二寸。單髎上一寸。其屈曲有如此者。孫氏鍼灸
書皆以二行言之誤矣。左
右各四十五穴共九十穴

脾。足太陰之脉。起于大指之端。循指內側白肉際。過核骨
後。上內踝前廉。上踹內。循脛骨後。交出厥陰之前。上膝股
內前廉。入腹。屬脾絡胃。上膈。挾咽。連舌本。散舌下。其支者。
復從胃別上膈。注心中。是動則病舌本強。食則嘔。胃脘痛。
腹脹善噫。得後與氣則快然如衰。身體皆重。是主脾所生
病者。舌本痛。體不能動搖。食不下。煩心。心下急痛。溏瘕泄。
水閉。黃疸。不能臥。強立股膝內腫厥。足大指不用。為此諸
病。盛則瀉之。虛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之。陷下則灸之。
不盛不虛。以經取之。盛者寸口大三倍于人迎。虛者寸口
反小于人迎也。踝胡瓦切

此言脾經脉氣之行。乃為第四經也。核骨。一作覈骨。俗云
孤拐骨 足跟後兩旁起骨為踝骨。腓腸為腨。髀內為股。臍
上為腹。咽以嚥物居喉之前。至胃長一尺六寸。為胃之
系。舌本。舌根也 足太陰起大指端之隱白穴。受足陽
明之交也。循大指內側白肉際大都穴。過核骨後。歷太
白公孫商丘。上內踝前廉之三陰交。又上腨內。循䯒骨
後之漏谷。上行二寸。交出足厥陰之前。至地機陰陵泉。
上循膝股前廉之血海箕門。迤邐入腹經衝門府舍中
極關元。復循腹結大橫。會下脘。歷腹哀。過日月期門之
分。循本經之裏。下至中脘之際。以屬脾絡胃。又由腹哀

上膈循食竇天谿胸鄉周榮曲折向下至大包又自包外曲折向上會中府上行人迎之裏挾咽連舌本散舌下而終。其支行者由腹哀別行再從胃部中脘穴之外上膈注于膻中之裏心之分以交于手少陰心經也。及其動穴驗病則爲舌本強（脉挾咽連舌本散舌下）爲食則嘔（脾主化食）爲胃脘痛（絡胃）爲腹脹（脉入腹）爲善噫（本經口問篇寒氣客于胃厥逆從下上散復出于胃故爲噫）得後與氣則快然如衰（得後去泄氣則腹脹之氣泄）身體皆重（脾主肉）是皆本經所生之病也。又有諸病之生或由本經或由合經。其舌本痛（上舌本屬脾）而此則其體不能動搖食不下（即上文重而甚者）不得嘔（不得嘔而已）煩心心下急痛（脉注心中）溏（脾氣不實）瘕泄（難經五十七難有大瘕泄）水閉（六元正紀大論有甚則水閉跗腫言水畜于內而大小便皆閉也）黃疸（素問平人氣象論本經論疾診尺篇皆有黃疸）不能卧強立股膝內腫（血海箕門衝門等處）厥足大指不能舉用（隱白大都太白等處）然邪氣之盛者則瀉之。正氣之虛者則補之。熱則疾去其鍼。寒則久留其鍼。脉陷下者則用艾以灸之。若不盛不虛則以本經取之。而不必求之足陽明胃經也。所謂盛者何以驗之寸口較人迎之脉。大者三倍則脾經爲實。如終始篇所謂瀉足太陰脾而補足陽明胃者是也。小者何以驗之寸口較人迎之脉。小者三倍則脾經爲虛。如終始篇所謂補足太陰脾而瀉足陽明胃者是也。

足太陰脾經圖

難經云脾重二斤三兩扁廣三寸長五寸有散膏半斤主裹血溫五藏主藏意 素問靈蘭秘典論云脾胃者倉廩之官五味出焉

本藏篇云脾小則藏安難傷于邪也脾大則苦湊䏚而痛不能疾行脾高則䏚引季脇而痛脾下則下加于大腸下加于大腸則藏苦受邪脾堅則藏安難傷脾脆則善病消癉易傷脾端正則和利難傷脾偏傾則善滿善脹也 又云黃色小理者脾小粗理者脾大揭唇者脾高唇下縱者脾下唇堅者脾堅唇大而不堅者脾脆唇上下好者脾端正唇偏舉者脾偏傾也

脾經諸穴歌

足太陰脾中洲。二十一穴隱白逰。赴大都兮瞻太白。訪公孫兮至商丘。越三陰之交。而漏谷地機可即。步陰陵之泉。而血海箕門是求。入衝門兮府舍軒豁。解腹結兮。大橫優游。腹哀食竇兮。接天谿而同派。胸鄉周榮兮。綴大包而如鉤。

又分寸歌

大指端內側隱白。節後陷中求大都。太白內側核骨下。節後一寸公孫呼。商丘內踝微前陷。踝上三寸三陰交。踝上六寸漏谷是。踝上五寸地機朝。膝下內側

陰陵泉。與陽陵泉穴相對 血海膝臏上內廉。箕門穴在魚腹取。動脉應手越筋間。衝門期下尺五分。期門肝經穴 巨闕旁四寸五分 巨闕任脉穴 臍上六寸五分 府舍期下九寸看。腹結期下六寸八。大橫期下五寸半。腹哀期下方二寸。期門肝經穴道。現巨闕之旁四寸五。却連脾穴休胡亂。自此以上食竇穴。天谿胸鄉周榮貫。相去寸六無多寡。又上寸六中府換。肺經穴 大包腋下有六寸。淵液腋下三寸絆。

淵液膽經穴。腋下三寸。與下脾經大包穴相連。悉中府肺經穴也。周榮胸鄉天谿食竇脾經穴也。相連舍肝經穴也。肝經之下。有脾經之腹哀大橫腹結。共衝門諸穴。則中行開四寸五分。三經之穴。上下相連。左右共四十二穴。

少陰之脉。起于心中。出屬心系。下膈絡小腸。其支者。從心系。上挾咽。繫目系。其直者。復從心系。却上肺。下出腋下。循臑內後廉。行手太陰心主之後。下肘內。循臂內後廉。抵掌後銳骨之端。入掌內後廉。循小指之內。出其端。是動則病嗌乾。心痛。渴而欲飲。是為臂厥。是主心所生病者。目黃脇痛。臑臂內後廉痛厥。掌中熱痛。為此諸病。盛則瀉之。虛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之。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盛者。寸口大再倍于人迎。虛者。反小于人迎也。靈
篇

此言心經脉氣之行。乃為第五經也。心系有二。一則上

與肺相通。而入肺大葉間。一則由肺葉而下。曲折向後並脊裏細絡相連。貫脊髓。與腎相通。正當七節之間。蓋五藏系皆通于心。而心通五藏系也。手少陰經。起于心循任脉之外。屬心系。下膈。當臍上二寸之分。絡小腸。其支者。從心系出任脉之外上行。而挾咽系目也。其直者。復從心系直上至肺藏之分。出循腋下。抵極泉也。極泉穴在臂內腋下筋間動脉入胸 自極泉下。循臑內後廉。行手太陰心主兩經之後。歷青靈穴。下肘內廉。抵少海。手腕下踝為兌骨。自少海而下。循臂內後廉。歷靈道通里。至掌後兌骨之端。經陰郄神門。入掌內廉。至少府。循小指端之少衝

而絡以炎于手太陽也。滑伯仁曰心爲君主之官不受邪于他藏故其炎經授受不[illegible]別云。及其動穴驗病則爲嗌乾（脈上挾咽）心痛（本經）渴而欲飲（心火內炎）是乃臂氣逆而上行（脈循臂而上出臑腋）此心所生之病也。又有諸病之生或出本經或由合經爲目黃（脈系目系）爲脇痛（脈出腋下）臑臂內後廉痛（脈循臑後廉）厥掌中熱痛（心包絡所過）爲君主（病同）。然邪氣之盛者則當瀉之正氣之虛者則當補之熱則瀉者疾去其鍼寒則溫者久留其鍼脉陷下者則用艾以灸之若不盛不虛則止取之本經而不必求之手太陽小腸經也所謂盛者何以驗之寸口較人迎之脉大者二倍而躁則心經爲實如終始篇所謂寫手少陰心而補手太陽小腸者是也虛者何以驗之寸口較人迎之脉小者二倍而不躁（人迎大二倍而躁）則心經爲虛如終始篇所謂補手少陰心而瀉手太陽小腸者是也

心經諸穴歌

手少陰九穴成。極泉青靈少海深。自靈道通里而達。過陰郄神門而迎。抵于少府少衝可尋。

又分寸歌

少陰心起極泉中。腋下筋間脉入胸。臂内腋下筋間動脉入胸青靈肘上三寸取。伸肘舉臂取之少海肘後端五分。肘内廉節後大骨外去肘端五分屈肘向頭得之靈道掌後一寸半。通里腕後一寸同。陰郄腕後方半寸。神門掌後兊骨隆。少府節後勞宫直。小指内側取少衝。凡九穴左右共一十八穴

小腸手太陽之脉。起于小指之端。循手外側上腕。出踝中。直上循臂骨下廉。出肘内側兩筋之間。上循臑外後廉。出肩解。繞肩胛。交肩上。入缺盆。絡心。循咽下膈。抵胃。屬小腸。其支者。從缺盆循頸上頰。至目銳眥。却入耳中。其支者。別頰上䪼。抵鼻。至目内眥。斜絡于顴。是動則病嗌痛頷腫。不可以顧。肩似拔。臑似折。是主液所生病者。耳聾目黄頰腫。頸頷肩臑肘臂外後廉痛。為此諸病。盛則寫之。虚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之。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虚。以經取之。盛者。人迎大再倍于寸口。虚者。人迎反小于寸口也。胛音甲　眥音資　䪼音拙　顴音權　析音舌

此言小腸經脉氣之行。乃為第六經也。臂骨盡處為腕。腕下兊骨為踝。脊兩旁為膂。膂上兩角為肩解。肩解下成片骨為肩胛。目外角為銳眥。目下為䪼。目内角為内眥。手太陽起小指少澤穴。受手少陰心經之交也。由是循外側之前谷後谿。上腕出踝中。歷腕骨陽谷陽老穴。直上循臂骨下廉支正。出肘内側兩筋之間。歷小海穴。上循臑外廉。行手陽明少陽之外。上肩。循肩貞臑俞天宗秉風曲垣肩外俞肩中俞諸穴。乃上會大椎。左右相交于兩肩之上。自交肩上入缺盆。循肩向腋下行。當膻中之分。絡心。循胃系。下膈。過上脘。抵胃。下行任脉之

外，當肺上二寸之分，屬小腸。其支行者，從缺盆循頸之天窓天容，上頰抵顴髎，上至目銳眥，過瞳子髎，却入耳中，循聽宮而終。其支別者，別循頰上䪼抵鼻，至目內眥睛明穴，以斜絡于顴，而交于足太陽經也。及其動穴驗病，則爲嗌痛，爲頷腫，不可以顧，（脈循咽，循頸上頰）爲肩似拔而痛，（脈出肩解，繞肩胛）爲臑似折而難舉，（脈始于臑）是主心液不足而爲之生病也。又有諸病之生，或出本經，或由合經，爲耳聾，（脈入耳中，循聽宮）爲目黃，（支入目銳眥內眥）爲頰腫，（支上頰，別頰）爲頸頷肩臑肘臂外後廉痛。（皆經脈所過之處）故邪氣盛則瀉之，正氣虛則補之，熱則疾去其鍼，寒則久留其鍼，脈下陷者則用艾以灸之，若不盛不虛，則止取之本經，而不必求之手少陰心經也。所謂盛者何以驗之？人迎較寸口之脈大者二倍而躁，則小腸經爲實，如終始篇所謂瀉手太陽小腸而補手少陰心者是也。人迎較寸口之脈小者二倍而不躁，則小腸經爲虛，如終始篇所謂補手太陽小腸而瀉手少陰心者是也。

小腸諸穴歌

小腸穴，十九中，路從少澤步前谷，後谿之隆道遇腕骨，觀陽谷養老之崇，得支正于小海，逐肩貞以相從，値臑俞兮遇天宗，乘秉風兮曲垣中，肩外俞兮肩中俞，啓天窓兮見天容，匪由顴髎，曷造聽宮。

又分寸歌

小指端外爲少澤，前谷外側節前覓，節後捏拳取後谿，腕骨腕前骨陷側，兌骨下陷陽谷討，腕上一寸名養老，支正腕後量五寸，小海肘端五分好，肩貞胛下兩骨觧，曲胛下兩骨解間，肩髃後陷中 臑俞大骨下陷保，大骨下胛上廉舉臂取之 天宗秉風後骨陷，秉風髎外舉有空，天髎外肩上小髃後舉臂有空 曲垣肩中曲胛陷，外俞胛後一寸從，即外肩俞肩胛上廉去脊三寸陷中 肩中二寸大杼旁，天窓扶突後陷詳，頸大筋間前曲頰下扶突後動脉應手陷中 天容耳下曲頰後，顴髎面頄鋭端量。頄骨下廉鋭骨端陷中 聽宮耳端大如菽，耳中珠子大如赤小豆 此爲小腸手太陽十八穴左右共三

膀胱足太陽之脉，起于目内眥，上額，交巔。其支者，從巔至耳上角。其直者，從巔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髆内，挾脊抵腰中，入循膂，絡腎，屬膀胱。其支者，從腰中下挾脊，貫臀，入膕中。其支者，從髆内左右別下貫胛，挾脊内，過髀樞，循髀外，從後廉下合膕中，以下貫踹内，出外踝之後，循京骨，至小指外側。是動則病衝頭痛，目似脱，項如拔，脊痛，腰似折，髀不可以曲，膕如結，踹如裂，是爲踝厥。是主筋所生病者，痔瘧狂癲疾，頭顖項痛，目黄淚出，鼽衄，項背腰尻膕踹脚皆痛，小指不用。爲此諸病，盛則寫之，虚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之，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虚，以經取之。盛者人迎大再倍于寸口，虚者人迎反小于寸口也。髆音博　膂音旅　臀音屯　膕音國　胛音甲　踹腨同

此言膀胱經經脉之行，乃爲第七經也。目大角爲内眥。髮際前爲額，腦上爲巔。頂也。腦，頭髓也。腦後爲項。肩後之下爲肩髆。椎骨爲脊。尻上横骨爲腰。挾脊爲膂。臀，尻也。挾腰髖骨兩旁爲機，機後爲臀。腓腸上膝後曲處爲膕。膂内爲胛。胛，挾脊肉也。股外爲髀。捷骨之下爲髀樞。腓腸爲腨。　足太陽之脉，起目内眥睛明穴，受手太陽之交也。上額，循攢竹，過神庭。歷曲差、五處、承光、通天。自通天斜行左右，交于項上之百會。　其支行者，從巔至

下會抵耳上角過率谷浮白竅陰穴所以散養于筋脉也。其直行者由通天絡却玉枕入絡腦復出下項以抵天柱又由天柱而下過大椎陶道却循肩膊內挾脊兩旁相去各一寸半下行歷大杼風門肺俞厥陰俞心俞膈俞肝俞膽俞脾俞胃俞三焦俞腎俞大腸俞小腸俞膀胱俞中膂內俞白環俞由是抵腰中入循膂絡腎下屬膀胱。其支別者從腰中循腰髁下挾脊歷上髎次髎中髎下髎（髎義詳鍼灸聚英）會陽下貫臀至承扶殷門浮郄委陽入膕中之委中穴。其支別者為挾脊兩旁第三行相去各三寸之諸穴自天柱而下從膊內左右別行

下貫胛膂歷附分魄戶膏肓神堂譩譆膈關魂門陽綱意舍胃倉肓門志室胞肓秩邊下歷尻臀過髀樞也又循髀樞之裏承扶之外一寸五分之間而下與前之入膕中者相合下行循會陽下貫腨內歷承筋承山飛揚附陽出外踝後之崑崙僕參申脉金門循京骨束骨通谷至小指外側之至陰穴以交于足少陰腎經也。及其動穴驗病則為邪氣衝頭而痛（脉上額交巔入絡于腦）目似脫（脉起目內背）項如拔（脉還別下項）脊痛（脉挾脊）腰似折（脉抵腰中）髀不可以曲（脉過髀樞）膕如結（脉入膕中）踹如裂（脉貫踹內）是皆外踝脉氣所過之所其氣厥逆上行而生此諸病也。又有諸病之生或出本經或由合經為痔（脉貫臀）為瘧（刺瘧篇有足太陽之瘧）為狂巔疾（本經癲狂篇二十二有刺太陽經者）為頭顖項痛（脉上額交巔入腦下項）為目黃（脉起目內背）為淚出（同上）為鼽衄（內背近鼻）為項背腰尻膕踹脚皆痛（脉氣所浮之處）為足小指不能舉用故邪氣盛則寫之正氣虛則補之熱則疾去其鍼以寫之寒則久留其鍼以溫之脉下陷者則用艾以灸之若不盛不虛止以本經取之而不必求之足少陰腎經也所謂盛者何以驗之人迎較寸口之脉大者二倍則膀胱經為實如終始篇所謂寫足太陽膀胱而補足少陰腎者是也人迎較寸口之脉小者二倍則膀胱經為虛如終始篇所謂補足太

陽膀胱而寫足少陰腎者是也

膀胱諸穴歌

足太陽六十三。睛明攢竹。詣曲差五處之鄉。承光通天。見絡卻玉枕之行。天柱高兮大杼抵風門開兮肺俞𠁅厥陰心膈之俞。肝膽脾胃之藏。三焦腎兮大腸小腸膀胱俞兮中膂白環。自從大杼至此。去脊中寸半之間。又有上次中下四髎。在腰四空以和調。會陽居尻尾之旁。吾將一行如了。仍上二椎旁附分二椎下兩旁去脊中三寸三椎旁魄戶。膏肓並四椎而過。神堂譩譆兮鬲關魂門陽綱意舍兮胃倉肓門志室胞肓。背以秩邊而分。承扶浮郄。與委陽殷門委中而合陽。至承筋與承山。到飛揚與輔陽。會崑崙僕參申脈。探金門京骨之場。由束骨而通谷。抵小指外至陰之間。

又分寸歌

足太陽兮膀胱經。目內眥角始睛明。眉頭陷中攢竹取。曲差髮際上五分。五處髮上一寸是。承光髮上二寸半。通天絡卻玉枕穴。相去寸五調勻看。玉枕夾腦一寸三。入髮二寸枕骨現。天柱項後髮際中。大筋外廉陷中獻。自此夾脊開寸五。第一大杼二風門。三椎肺俞厥陰四厥陰俞心俞五椎之下論。膈七肝九十膽俞十一脾俞十二。胃十三三焦十四腎。意拔魄戶對附俞神堂

心俞魂門對肝俞意舍對脾俞志室對腎俞蓋以肺藏魄心藏神肝藏魂脾藏意腎藏志是謂五神藏也
大腸十六之下推小腸十八膀十九中膂內俞二十
椎白環廿一椎下當白環俞即腰俞巳上諸穴可排之更有
上次中下髎一二三四腰空好會陽陰尾尻骨旁背
部二行諸穴了又從脊上開三寸第二椎下爲附分
三椎魄戶四膏肓第五椎下神堂尊第六譩譆膈關
七第九魂門陽綱十十一意舍之穴存十二胃倉穴
巳分十三肓門端正在十四志室不須論十九胞肓
廿秩邊背部三行諸穴勻又從臀下陰紋取承扶居
于陷中主浮郄扶下方六分委陽扶下寸六數殷門
扶下六寸長膕中外廉兩筋鄉委中膝膕約紋裏此
下三寸尋合陽承筋腳跟上七寸穴在腨腸之中央
承山腨下分肉間外踝七寸上飛揚輔陽外踝上三
寸崑崙後跟陷中央僕參亦在踝骨下申脈踝下五
分張金門申脈下一寸京骨外側骨際量束脈本節
後陷中通谷節前陷中強至陰却在小指側太陽之
穴始周詳計六十三穴左右共一百廿六穴

腎足少陰之脈起于小指之下邪趨足心出于然谷之下
循內踝之後別入跟中以上踹內出膕內廉上股內後廉
貫脊屬腎絡膀胱其直者從腎上貫肝膈入肺中循喉嚨
挾舌本其支者從肺出絡心注胸中是動則病饑不欲食
面如漆柴欬唾則有血喝喝而喘坐而欲起目䀮䀮如無
所見心如懸若饑狀氣不足則善恐心惕惕如人將捕之
是爲骨厥是主腎所生病者口熱舌乾咽腫上氣嗌乾及
痛煩心心痛黃疸腸澼脊股內後廉痛痿厥嗜臥足下熱
而痛爲此諸病盛則寫之虛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之
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灸則強食生肉緩帶被
髮大杖重履而步盛者寸口大再倍于人迎虛者寸口反
小于人迎也邪斜同跟音根䀮音荒強上声
此言腎經脈氣之行乃爲第八經也趨向也跟足根也
足少陰起足小指之下斜趨足心之湧泉轉出內踝
前起大骨下之然谷下循內踝後之太谿別入跟中之
大鍾照海水泉乃折自大鍾之外上循內踝行厥陰太
陰兩經之後經本經復溜交信穴過脾經之三陰交上
腨內循築賓出膕內廉抵陰谷上股內後廉貫脊會于
督之長強還出于前循橫骨大赫氣穴四滿中注肓俞
當肓俞之所臍之左右屬腎下臍過任脈之關元中極

而絡膀胱焉。其直行者，從肓俞屬腎處上行，循商曲石關陰都通谷諸穴，貫肝，上循幽門上膈，歷步廊，入肺中，循神封靈墟神藏或中俞府，而上循喉嚨，並人迎，挾舌本而終。其支者，自神藏別出，繞心，注胸之膻中，以交于手厥陰心包絡經也。及其動穴驗病，則病饑而又不欲食。蓋虛火盛則饑，而不欲食者，脾氣弱也。面如漆柴。漆柴則腎之色黒者形于外，而如漆柴，則腎主骨者瘦矣。欬唾則有血，脉入肺中則爲欬而唾，中有血則腎主有損。喝喝而喘，入肺 肺中循喉嚨挾舌本，火盛水虧之候。坐而欲起，陰虛不能寧靜。目䀮䀮無所見，水虧 肝弱。心如懸，若饑狀，脉支者從肺出絡心。氣不足則善恐，心惕惕如

人將捕之。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云：腎在志爲恐，恐傷腎。此皆腎主于骨，骨之氣逆而厥，故爲腎所生之病也。然又有諸病之生，或出本經，或由合經。爲口熱，爲舌乾，爲咽腫，爲上氣，爲嗌乾及痛，脉循喉嚨挾舌本。爲煩心，爲心痛，脉從肺絡心。爲黄疸，五疸有女勞疸。爲腸澼，素問通評虛實論、大奇論皆有腸澼。爲脊股內後廉痛，脉所經。爲痿厥，脉有骨痿，義見痿論。爲厥，義見厥論。爲嗜臥，骨痿則嗜臥。爲足下熱而痛。脉起足心湧泉。故邪氣盛則瀉之，正氣虛則補之，熱則疾去其鍼以瀉之，寒則久留其鍼以溫之，脉陷下者，則用艾以灸之，若不盛不虛，則止取本經，而不必求之足太陽膀胱經也。如灸者，則當勉強進食，以生長其肉，又寬緩其

帶，古人腰必束帶。散被其髮，扶大杖，着重履，以緩步之，蓋不太勞動，以腎氣之衰弱也。餘經不言此法，而唯腎經詳言者，以腎經屬水，爲身之本，而病人多犯其戒，故獨言之詳。所謂盛者，何以驗之？寸口較人迎之脉，大者二倍，則腎經爲實，如終始篇所謂瀉足少陰腎而補足太陽膀胱者是也。虛者何以驗之？寸口較人迎之脉，小者二倍，則腎經爲虛，如終始篇所謂補足少陰腎，而瀉足太陽膀胱者是也。

附腎經諸穴歌

足少陰兮卄七。湧泉流於然谷。太谿大鍾兮水泉緑照海復溜兮交信續。從築賓兮上陰谷。掩横骨兮大赫麓。氣穴四滿兮中注肓俞上通乎商曲。守石關兮陰都寧。閉通谷兮幽門肅。步廊神封。而靈墟存。神藏或中。而腧府足。

又分寸歌

足掌心中是湧泉。然谷踝下一寸前。（内踝前一寸）太谿踝後跟骨上。大鍾跟後踵中邊。（足跟後踵中大骨上兩筋間也）水泉谿下一寸覓。照海踝下四分安。復溜踝上前二寸。交信踝上二寸聯。二穴止隔筋前後。太陰之後少陰前。（前旁骨是復溜後旁骨是交信二穴止隔一條筋）築賓内踝上腨分。陰谷膝下曲膝間。横骨大赫併氣穴。四滿中注亦相連。各開中行止寸半。上下相去一寸便。上隔肓俞亦一寸。肓俞臍旁半寸邊。肓俞商曲石關來。陰都通谷幽門開。各開中行五分俠。六穴上下一寸裁。步廊神封靈墟存。神藏或中俞府尊。各開中行計二寸。上下寸六六穴同。俞府璇璣旁二寸。取之得法有成功。（愚按陰都中脘旁五分通谷上脘旁五分。幽門巨闕旁五分。又按下自横骨大赫氣穴四滿中注上下各去一寸。所謂横骨在肓俞下五寸有以也。但自横骨至中注各開中行一寸半。肓俞商曲石關陰都通谷幽門各開中行五分。步廊神封靈墟神藏或中俞府。去中行各二寸。其風曲有如此。徐氏鍼灸書。皆以二行言之誤矣。計二十七穴左）

右共五十四穴

心主手厥陰心包絡之脉。起于胸中。出屬心包絡。下膈。歷絡三焦。其支者。循胸中出脇。下腋三寸。上抵腋下。循臑內。行太陰少陰之間。入肘中。下臂。行兩筋之間。入掌中。循中指出其端。其支者。別掌中。循小指次指出其端。是動則病手心熱。臂肘攣急。腋腫。甚則胸脇支滿。心中憺憺大動。面赤。目黃。喜笑不休。是主脉所生病者。煩心。心痛。掌中熱。為此諸病。盛則寫之。虛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之。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盛者。寸口大一倍于人迎。虛者。寸口反小于人迎也。（攣音鸞 憺音淡）

此言心包絡經脉氣之行。乃為第九經也。脇上際為腋。

小指次指。即手小指之次指。乃無名指也。蓋自小指而逆數之。故云然。 手厥陰心包絡經之脉。起于胸中。出屬心下之包絡。受足少陰腎經之交也。由是下膈。歷絡于膻中中脘。及陰交之三焦。（臍下一寸為陰交） 其支者。自屬心包。上循胸出脇。下腋三寸天池穴。上行抵腋下。下循臑內之天泉。以界手太陰肺經手少陰心經。兩經之中間。入肘中之曲澤穴。又由肘中下臂。行臂兩筋之間。循郄門間使內關大陵。入掌中勞宮。循中指出其端之中衝。 其支別者。從掌中循無名指出其端。而交于手少陽三焦經也。 及其動穴驗病。則為手心熱。（脉行掌中勞宮）為臂肘攣急。為腋腫。（皆脉所經處） 甚則胸脇支滿。（脉循胸出脇）為心中憺憺大動。宜安靜而反動也。（脉出心包）為面赤。（心之色為赤）目黃。（目為五藏之精 心病則目黃）為喜笑不休。（心在聲為笑）是皆心主脉而脉生此病也。又有為煩心。為心痛。為掌中熱之諸病。故邪氣盛則寫之。正氣虛則補之。熱則寫者疾去其鍼。寒則溫者久留其鍼。脉陷下者則用艾以灸之。若不盛不虛則止以本經取之。而不必求之手少陽三焦經也。然所謂盛者何以驗之。寸口較人迎之脉。大者一倍而躁。則心包絡為實。如終始篇所謂寫手厥陰心包絡而補手少陽三焦者是也。虛者何以驗之。寸口較人迎之脉。小者一倍而不躁。則心包絡為虛。如終始篇所謂補手厥陰心包絡。而寫手少陽三焦者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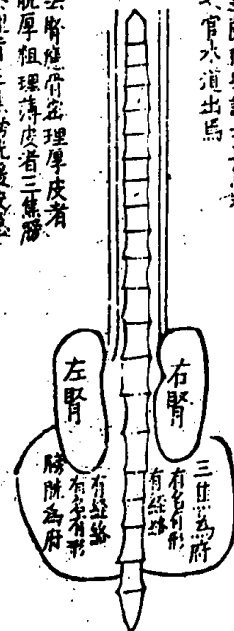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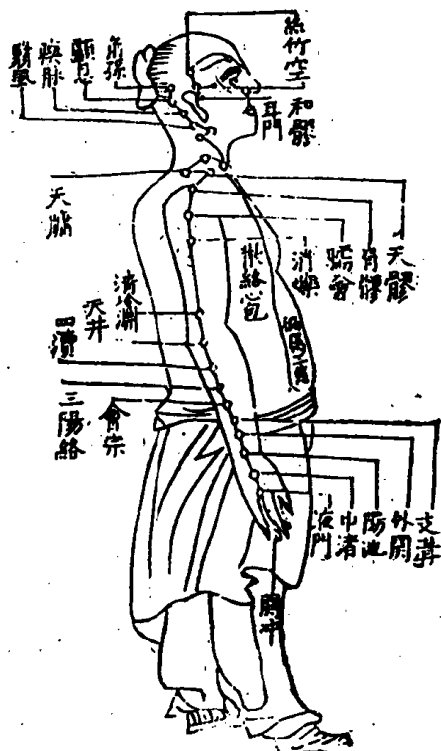
心包絡經諸穴歌

手厥陰心包之絡。計有九穴之奇。自天池天泉而始。逐曲澤郄門而馳。間使通乎内關大陵近于勞宮。既由掌握。自是抵于中衝。

又分寸歌

心包起自天池間。乳後一寸腋下三。（腋下三寸乳後一寸）天泉曲腋下二寸。曲澤屈肘陷中央。郄門去腕方五寸。（掌後去腕五寸）間使腕後三寸量。内關去腕止二寸。大陵掌後兩筋間。勞宮屈中名指取。（屈中指無名指兩者之間取之）中指之末中衝良。

三焦手少陽之脉起于小指次指之端上出兩指之間循手表腕出臂外兩骨之間上貫肘循臑外上肩而交出足少陽之後入缺盆布膻中散絡心包下膈循屬三焦其支者從膻中上出缺盆上項繫耳後直上出耳上角以屈下頰至䪼其支者從耳後入耳中出走耳前過客主人前交頰至目銳眥是動則病耳聾渾渾焞焞嗌腫喉痺是主氣所生病者汗出目銳眥痛頰腫耳後肩臑肘臂外皆痛小指次指不用為此諸病盛則寫之虛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之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盛者人迎大一倍于寸口虛者人迎反小于寸口也焞音屯

此言三焦經脉氣之行乃為第十經也臂骨盡處為腕臑盡處為肘膊下對腋處為臑目下為䪼 手少陽起小指次指之端關衝穴即第四指也 上出歷液門中渚四指之間循手表腕之陽池出臂外兩骨之間至天井穴從天井上行循臂臑之外歷清冷淵消濼行手太陽之裏手陽明之外上肩循臑會肩髎天髎交出足少陽之後過秉風肩井下入缺盆復由足陽明之外而交會于膻中之上焦散布絡繞于心包絡乃下膈入絡膀胱以約下焦附右腎而生 其支行者從膻中而上出缺盆之外上項過大椎循天牖上耳後經翳風瘈脉顱息直上出耳上角至角孫過懸釐頷厭及過陽白睛明屈曲耳頰至䪼會顴髎之分 其又支者從耳後翳風穴入耳中過聽宮歷耳門禾髎却出至目銳眥會瞳子髎循絲竹空而交于足少陽膽經也 及其動穴驗病則為耳聾渾渾然焞焞然甚覺不聰也脉從耳後入耳中出走耳前 為嗌腫為喉痺脉下頰 是皆氣分所生之病也然又有諸病之生或由本經或出別經為汗出汗為心液三焦為心包絡之表 為目銳眥痛脉至目銳眥 為頰腫脉交頰 為耳後肩臑肘臂外皆痛脉所經處 為手小指次指不能舉用故邪氣盛則當寫之正氣虛則當補之熱則寫者疾去其鍼寒則補者久留其鍼脉陷下者則用艾以灸之若不盛不虛則取之本經而不必求之手厥陰心包絡經也然所謂盛者何以驗之人迎較寸口之脉大者一倍而躁則三焦經為實如終始篇所謂寫手少陽三焦而補手厥陰心包絡者是也人迎較寸口之脉小者一倍而不躁則心包絡為虛如終始篇所謂補手少陽三焦而寫手厥陰心包絡者是也

附三焦諸穴歌

手少陽三焦之脉，二十三穴之中。關衝連開液門，中渚陽池外關，支溝會宗三陽絡，四瀆天井清冷淵，消濼臑會肩髎相聯，天髎處天牖之下，翳風讓瘈脉居先，顱顖定而角孫近耳，絲竹空而禾髎倒懸，耳門既闕，夏蚋閧焉。

又分寸歌

無名之外端關衝，液門小次指陷中，中渚液下去一寸，陽池腕上之陷中，外關腕後方二寸，腕後三寸開支溝，（腕後三寸兩骨間）腕後三寸內會宗，空中有穴細心求，腕後四寸三陽絡，四瀆肘前五寸着，天井肘外大骨後，骨罅中間一寸摸，肘後二寸清冷淵，消濼對腋臂外落，臑會肩前三寸中，（肩前廉去肩頭三寸宛宛中）肩髎臑上陷中央，天髎缺盆陷處上，天牖天容之後存，（天牖頸大筋外缺盆上天容後天柱前完骨下髮際上）翳風耳後尖角陷，（耳後尖角陷中）瘈脉耳後青脉現，（耳本後雞足青絡脉）顱顖亦在青絡脉，角孫耳廓中間上，耳門耳前起肉中，（耳前起肉當耳缺陷中）禾髎耳前動脉張，欲知絲竹空何在，眉後陷中仔細量。（愚按大凡周身之穴惟頭部最難徐氏以行分之說矣計一十三穴左右共四十六穴）

膽足少陽之脉起于目銳眥上抵頭角下耳後循頸行手少陽之前至肩上却交出手少陽之後入缺盆其支者從耳後入耳中出走耳前至目銳眥後其支者別銳眥下大迎合手少陽抵于頔下加頰車下頸合缺盆以下胷中貫膈絡肝屬膽循脇裏出氣街繞毛際橫入髀厭中其直者從缺盆下腋循胷過季脇下合髀厭中以下循髀陽出膝外廉下外輔骨之前直下抵絕骨之端下出外踝之前循足跗上入小指次指之間其支者別跗上入大指之間循大指岐骨内出其端還貫爪甲出三毛是動則病口苦善太息心脇痛不能轉側甚則面微有塵體無膏澤足外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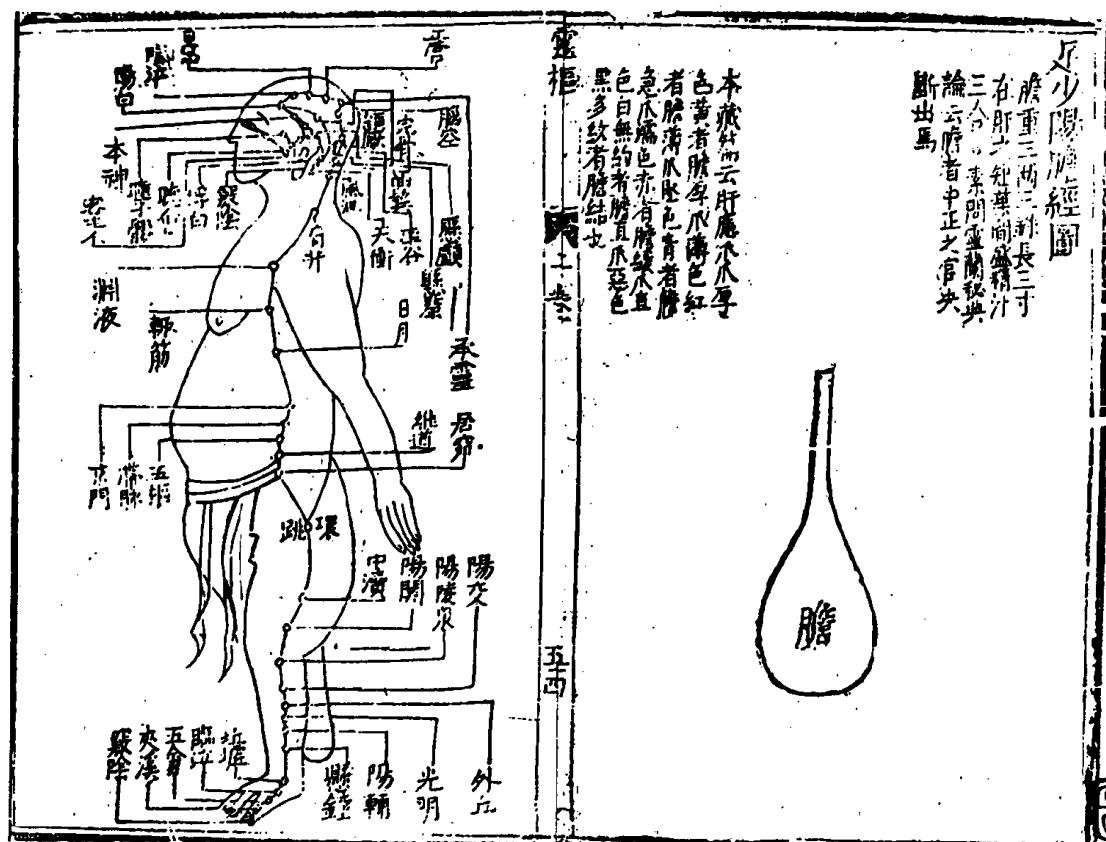
熱是為陽厥是主骨所生病者頭痛頷痛目銳眥痛缺盆中腫痛腋下腫馬刀俠癭汗出振寒瘧胷脇肋髀膝外至脛絕骨外踝前及諸節皆痛小指次指不用為此諸病盛則寫之虛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之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盛者人迎大一倍于寸口虛者人迎反小于寸口也

此言膽經脉氣之行乃為第十一經也腋下為脇脇又名胠曲骨之外為毛際毛際兩旁動脉為氣衝捷骨之下為髀厭即髀樞也脇骨之下為季脇（屬肝經穴名章門）骱骨為輔骨外踝以上為絕骨足面為跗足大指本節後為岐骨大指爪甲後為三毛　足少陽膽經起目銳眥之瞳子髎由聽會客主人上抵頭角循頷厭下懸顱懸釐由懸釐外循耳上髮際至曲鬢率谷由率谷外折下耳後循天衝浮白竅陰完骨又自完骨外折循本神過曲差下至陽白會睛明復從睛明上行循臨泣目窗正營承靈腦空風池至頸過天牖行手少陽之脉前下至肩上循肩井却左右交出手少陽之後過大椎大杼秉風當秉風前入缺盆之外　其支者從耳後顳顬間過翳風之分入耳中過聽宮復自聽宮至目銳眥瞳子髎之分　其支者別自目外瞳子髎而下大迎合手少陽于

頔當顴髎之分下臨頰車下頸循本經之前與前之入缺盆者相合下胷中天池之外貫膈即期門之所絡肝下至日月之分屬于膽也自屬膽處循脇内章門之裏至氣衝遶毛際遂横入髀厭中之環跳穴　其直行者從缺盆下腋循胷歷淵液輒筋日月過季脇循京門帶脉五樞維道居髎入上髎中髎長強而下與前之入髀厭者相合乃下循髀外行太陽陽明之間歷中瀆陽關出膝外廉抵陽陵泉又自陽陵泉下外輔骨前歷陽交外丘光明直下抵絕骨之端循陽輔懸鍾而下出外踝之前至丘墟循足面之臨泣五會俠谿乃上入小指次

指之間至竅陰而終。其支別者自足跗面臨泣別行入大指循岐骨內出大指端還貫入爪甲出三毛以交于足厥陰肝經也。及其動穴驗病則爲口苦（膽汁味苦）善太息（膽氣不舒）爲心脇痛不能轉側（脉循脇裏出氣街）甚則面微有塵體無膏澤（脉所歷處少陽氣鬱爲病）足外反熱（脉循髀陽出膝外廉下外輔骨抵絕骨下外踝）是膽本屬少陽而陽氣上厥使然也。凡此皆主骨所生病耳又有諸病之生或出本經或由合經爲頭痛（脉行頭角）爲頷痛（脉加頰車）爲目銳眥痛（脉起于目）爲缺盆中腫痛（脉入缺盆支合缺盆）爲腋下腫（脉從缺盆下腋過脇）爲馬刀俠癭（皆頸項脇所生之處）名爲汗出（少陽有火）爲振寒瘧（少陽爲一陽居陽之裏內有三陰乃爲半表半裏故爲瘧寒瘧）爲胸脇肋髀膝外至脛絕骨外踝及諸節皆痛（皆脉所經歷處）爲足小指之次指即第四指也不能舉用然邪氣盛則當瀉之正氣虛則當補之熱則瀉者疾去其鍼寒則溫者久留其鍼脉陷下者則用艾以灸之若不盛不虛則以本經取之而不必求之足厥陰肝經也所謂盛者何以驗之人迎較寸口之脉大者一倍則膽經爲實如終始篇所謂瀉足少陽膽而補足厥陰肝者是也虛者何以驗之人迎較寸口之脉小者一倍則膽經爲虛如終始篇所謂補足少陽膽而瀉足厥陰肝者是也。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膽經諸穴歌

一足少陽兮四十三。瞳子髎近聽會間。客主人在頷厭集。懸顱懸釐曲鬢(與鬢同)前。出率谷天衝而下。見浮白竅陰之妍。完骨露兮。本神陽白。臨泣見兮。目窗與連。正營承靈居其後。腦空穴繼窒而安。風池肩井兮淵液。輒筋日月兮京門關。帶脈五樞。由維道居髎而續。環跳風市抵中瀆。飲陽關之陽陵泉。至陽交之外丘。間光明陽輔懸鍾可聽。坵墟臨泣地五會。俠谿竅陰而膽經全。

又分寸歌

足少陽兮四十三。頭上廿穴分三折。起自瞳子至風池。積數陳之依次第。瞳子髎近眥五分。耳前陷中尋聽會(耳微前陷中上關下一寸)。客主人名上關同。耳前起骨開口空。頷厭懸顱之二穴。腦空上廉曲角下(腦空即顳顬。頷厭懸顱二穴在曲角之下腦空之上)。懸釐之穴異于玆。腦空下廉曲角上。曲鬢耳上髮際隅(耳上髮際曲隅陷中)。率谷耳上寸半安(此穴在耳上些)。天衝耳後入髮二(耳後入髮際二寸)。浮白入髮一寸間(亦耳後些)。竅陰即是枕骨穴。完骨之上有空連(在完骨上枕骨下動搖有空)。完骨耳後入髮際。量得四分須用記。本神神庭旁三寸。入髮一寸耳上係。陽白眉上方一寸。髮上五分臨泣用(目上直入髮際五分陷中)。髮上一寸當陽穴。髮上寸半目窗貢。正營髮上二寸半。承靈髮上四寸擬。腦空髮上五寸半。風池耳後髮陷中(耳後顳顬後腦空下髮際陷中。至此計二十穴。分作三折。向外而行。始自瞳子髎至完骨。是一折。又是完骨外折上至陽白會睛明。是一折。又是睛明上行循臨泣風池。是一折。緣其穴曲外多難以料。幸故此作至二十次第言之。歌曰。一瞳子髎二聽會。三主人兮頷厭四。五懸顱兮六懸釐。第七數兮曲鬢隨。八率谷兮九天衝。十浮白兮之穴從。十一竅陰亦用繼。十二完骨一折終。又自十三本神始。十四陽白穴折聰。十五臨泣目下穴。十六目窗之穴宜。十七正營十八靈。十九腦戶廿風也。依次細心量取之。膽經頭上穴吾知)。肩井肩上陷中求。大骨之前一寸半(肩上陷中缺盆上大骨前一寸半。以三指按取當中指陷中)。淵液腋下方三寸。輒筋期下五分判。期門却是肝經穴。相去巨闕四寸半。日月期門下五分。京門監骨下腰絆(監骨下腰中季脇本夾脊腎之募)。帶脈章門下寸八。五樞章下四八貫(五樞去帶脈三寸。季脇下四寸八分)。維道章下五寸三。居髎章下八寸三。章門緣是肝經穴。下脘之旁九寸含。環跳髀樞宛宛中(髀樞中側臥屈上足伸下足。以右手摸穴。左搖撼取之)。屈上伸下取穴同。風市垂手中指盡。膝上五寸中瀆論(髀外膝上五寸肉間陷中)。陽關陽陵上三寸。陽陵膝下一寸從。陽交外踝上七寸。踝上六寸外丘用。踝上五寸光明穴。踝上四寸陽輔分。踝上三寸懸鍾在。坵墟踝前之陷中。此去俠谿四寸五。却是膽經原穴功。臨泣俠谿後寸半。地五會去

谿一寸夾谿在指岐骨間竅陰四五二指端少陽按子

穴在頭者最難覓若不知愼禍不旋

踵計四十三穴左右共八十六穴

肝足厥陰之脈起于大指叢毛之際上循足跗上廉去內踝一寸上踝八寸交出太陰之後上膕內廉循股陰入毛中過陰器抵小腹挾胃屬肝絡膽上貫膈布脇肋循喉嚨之後上入頏顙連目系上出額與督脈會于巓其支者從目系下頰裏環脣內其支者復從肝別貫膈上注肺是動則病腰痛不可以俛仰丈夫㿉疝婦人少腹腫甚則嗌乾面塵脫色是肝所生病者胸滿嘔逆飧泄狐疝遺溺閉癃爲此諸病盛則寫之虛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之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盛者寸口大一倍于人迎虛者反小于人迎也見素問脉解篇

此言肝經脉氣之行乃爲第十二經也三毛後横紋爲聚毛髀內爲股臍下爲小腹目內深處爲系頏顙咽顙也足厥陰起于大指聚毛之大敦循足跗上廉歷行間太衝抵內踝前一寸之中封自中封上踝過三陰交歷蠡溝中都復上一寸交出太陰之後上膕內廉至膝關曲泉循股內之陰包五里陰廉遂當衝門府舍之分入陰毛中左右相交環繞陰器抵小腹而上會曲骨中極關元復循章門至期門之所挾胃屬肝下日月之分絡于膽也又自期門上貫膈行食竇之外大包之裏散布脇肋上雲門淵液之間人迎之外循喉嚨之後上入

頏顙行大迎地倉四白陽白之外連目系上出頞行臨泣之裏與督脉相會于巔頂之百會　其支行者從目系下行任脉之外本經之裏下頰裏交環于唇口之內　其又支者從期門屬肝處別貫膈行食竇之外本經之裏上注肺下行至中焦挾中脘之分以交于手太陰肺經也　及其動穴驗病則爲腰痛不可以俛仰肝與腎通則腎筋之脉通于肝爲丈夫㿗疝睪丸屬肝爲婦人少腹腫脉抵小腹爲甚則嗌乾脉循喉嚨爲面塵脫色膽病面有微塵肝爲之裏主病同是主肝經所生之病也又有諸病之生或出本經或由合經爲胷滿脉上貫膈爲嘔逆脉挾胃爲飧泄脉抵小腹爲狐疝脉過陰器上睪結莖爲遺溺同上爲閉癃同上然邪氣盛則當瀉之正氣虛則當補之熱則瀉者疾去其鍼寒則溫者久留其鍼脉陷下者則用艾以灸之若不盛不虛則止取之本經而不必求之足少陽膽經也所謂盛者何以驗之寸口較人迎之脉大者一倍則肝經爲實如終始篇所謂瀉足厥陰肝而補足少陽膽者是也寸口較人迎之脉小者一倍則肝經爲虛如終始篇所謂補足厥陰肝而瀉足少陽膽者是也

附肝經諸穴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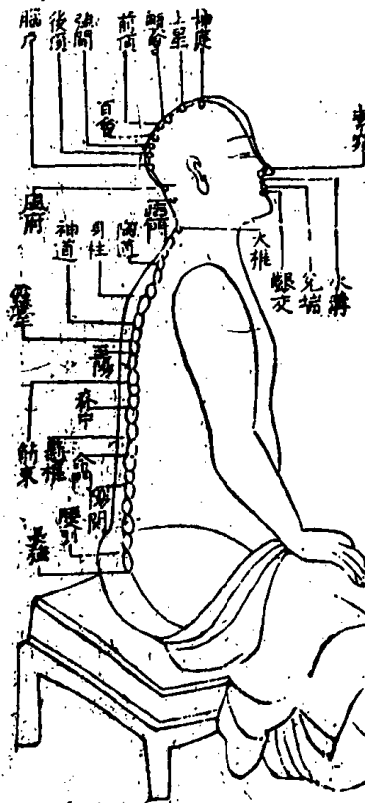
足厥陰。一十三穴終。起大敦于行間。循太衝于中封。蠡溝中都之會。膝關曲泉之宮。襲陰包于五里。陰廉乃發。尋羊矢于章門。期門可攻。

又分寸歌

足大指端名大敦。（内側爲隱白外側爲大敦）行間大指縫中存。太衝本節後二寸。踝前一寸號中封。（足内踝骨前一寸筋裏宛宛中）蠡溝踝上五寸是。（内踝骨前上五寸）中都踝上七寸中。（内踝上七寸骨中）膝關犢鼻下二寸。曲泉曲膝盡横紋。陰包膝上方四寸。（股内廉兩筋間踡足取之看膝内側必有槽中）氣衝三寸下五里。陰廉衝下有二寸。（陰股中動脈應手）羊矢衝下一寸許。却是胃經穴鼠鼷之上一寸生。鼠鼷横骨端盡處。相去中行四寸止。章門下脘旁九寸。肘尖盡處側卧取。期門又在巨闕旁。四寸五分無差矣。（巨闕任脈穴臍上六寸五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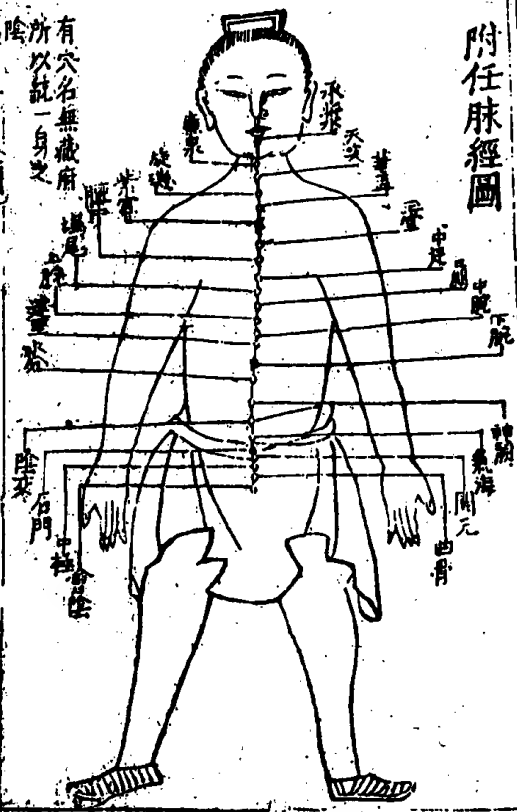
十三穴左右共二十六穴

附督脈經圖

督脈諸穴歌

督脈在背之中行。二十七穴始長強。舞腰俞兮歌陽關。入命門兮懸樞間。脊中筋束。乃造至陽靈臺上。神道身柱。陶道以大椎而駐。瘂門風府兮。腦戶強間。後頂百會兮。前頂在前。顖會近上星之照。神庭是素髎之妙。水溝至兌端而無差。齦交居脣内而病瘳。

又分寸歌

督脈齦交脣内鄉。兌端正在脣端央。水溝鼻下溝中索。素髎宜向鼻端詳。頭形北高面南下。先以前後髮際量。分爲一尺有二寸。髮上五分神庭當。髮上一寸

上星位，髮上二寸。顖會髮上前頂三寸半，髮上百會五寸央。在頂中央旋毛中，可容豆，兩耳尖。性理北溪陳氏曰：晷近些子，猶天之極星居北。犬言一■人有二，而其數止一尺一寸者，何也？蓋前後會髮際無穴，而必以前後髮際量起，則有一寸在也。後寸半即後頂，會後二寸強間明，會後腦户四寸半，後髮入十風府行。項後髮際入一寸大筋內宛宛中，疾言其肉立起，言休立止，即百會後五寸半也。髮上五分瘂門在。後髮際上五分項中央宛宛中，仰頭取之，入繫舌本。神庭至此十穴真。自此項骨下脊骶，分爲二十有四椎。大椎上有項骨在，約有三椎莫算之。尾有長強亦不算，中間廿一可排推。大椎大骨爲第一，二椎節內陶道知。第三椎間身柱在，第五神道不須疑，第六靈臺至陽七，第九身內筋縮思，十一脊中之穴在，十二懸樞之穴奇。十四命門腎俞並，十六陽關自可知。二十一椎即腰俞，脊尾骨端長強隨。共二十七穴

任脉諸穴歌

任脉二十四穴行，腹與胸。會陰始兮曲骨從，中極關元石門可通，氣海陰交神闕水分，下脘建里兮中脘上脘，巨闕鳩尾兮中庭膻中，玉堂上紫宮華蓋，璇璣上天突之尊，飲彼廉泉承漿味融。

又分寸歌

任脉會陰兩陰間，曲骨毛際陷中安。中極臍下四寸取，關元臍下三寸連，臍下二寸名石門，臍下寸半氣海全，臍下一寸陰交穴，臍之中央即神闕，臍上一寸爲水分，臍上二寸下脘列，臍上三寸名建里，臍上四

寸中脘許臍上五寸上脘在巨闕臍上六寸五鳩尾蔽骨下五分。中庭膻下寸六取膻中却在兩乳間膻上寸六玉堂主膻上紫宮三寸二膻上華蓋四八舉四寸八分膻上璇璣五寸八璣上一寸天突起天突喉下約四寸廉泉頷下骨尖已承漿順前唇稜下任脈中央行腹裏（行腹中央共二十四穴）

手太陰氣絕則皮毛焦。太陰者。行氣溫于皮毛者也。故氣不榮則皮毛焦。皮毛焦則津液去皮節。津液去皮節者。則爪枯毛折。毛折者。則毛先死。丙篤丁死。火勝金也（此下五節與素問診要經終論大同）

此言肺絕之證候死期也。肺經之榮在毛。合在皮。正以肺主氣行氣以溫于皮毛。惟氣絕而不榮。則皮毛焦者宜也。是皮節之津液亦去。而爪枯毛折。不特皮毛之焦而已。故病至毛折。其毛已死。火日剋金。死可必矣

手少陰氣絕則脈不通。脈不通則血不流。血不流則髦色不澤。故其面黑如漆柴者。血先死。壬篤癸死。水勝火也

此言心絕之證候死期也。心主脈。又生血。惟心氣絕。則血脈俱枯。髦色不澤。面黑如漆柴然。水所刑也。此則血已先死。水日剋火。死可必矣

足太陰氣絕者。則脈不榮肌肉。唇舌者。肌肉之本也。脈不榮。則肌肉軟。肌肉軟則肉萎人中滿。人中滿則唇反。唇反者。肉先死。甲篤乙死。木勝土也

此言脾絕之證候死期也。脾主肌肉。唇舌為肌肉之本。故脾氣不榮則肌肉軟。其舌萎。其人中滿。其唇反。斯則肉已先死。木日剋土。死可必矣

足少陰氣絕則骨枯。少陰者。冬脈也。伏行而濡骨髓者也。故骨不濡。則肉不能着也。骨肉不相親。則肉軟却。肉軟却故齒長而垢。髮無澤。髮無澤者。骨先死。戊篤己死。土勝水也

此言腎絕之證候死期也。腎主骨。其脈行于冬而濡骨髓。惟腎氣絕。則骨枯肉脫。齒槁髮焦。其（骨）已死。土日剋水。死可必矣

足厥陰氣絕。則筋絕。厥陰者。肝脈也。肝者。筋之合也。筋者。聚于陰氣（氣當作器）而脈絡于舌本也。故脈弗榮。則筋急。筋急則引舌與卵。故唇青舌卷卵縮。則筋先死。庚篤辛死。金勝木也

此言肝絕之證候死期也肝之合在筋其筋下聚于陰器而上絡于舌本故氣絕則筋急引舌與卵其筋先死金日尅木死可必矣

五陰氣俱絕則目系轉轉則目運目運者為志先死志先死則遠一日半死矣

此言手足陰經之絕者而有病證死期也五陰者心肝脾肺腎皆屬陰經也不言心包絡經者以手少陰心經統之耳目為五藏之精故五藏絕則目系轉而運此乃志已先死所以死在一日半也曰一日半者蓋周五藏之表裏而半日則餘之耳

六陽氣絕則陰與陽相離離則腠理發泄絕汗乃出故旦占夕死夕占旦死

此言手足陽經之絕者而有病證死期也六陽者膽胃大小腸膀胱三焦也六陽經氣絕則陰經與陽經相離而不相運致腠理開泄絕汗如珠其死在旦夕間也

經脈十二者伏行分肉之間深而不見其常見者足太陰過于外踝之上無所隱故也諸脈之浮而常見者皆絡脈也六經絡手陽明少陽之大絡起于五指間上合肘中飲酒者衛氣先行皮膚先充絡脈絡脈先盛故衛氣已平營氣乃滿而經脈大盛脈之卒然盛者皆邪氣居之留於本末不動則熱不堅則陷且空不與衆同是以知其何脈之動也雷公曰何以知經脈之與絡脈異也黃帝曰經脈者常不可見也其虛實也以氣口知之脈之見者皆絡脈也

此詳言經脈不可見而絡脈則可見也經脈者如肺經自中府以至少商是也絡脈者如肺經之列缺旁行徧歷是也然十二經者伏行于各經分肉之間深而不可見其常見者僅有脾經之脈過于外踝之上與胃脈相通無所隱焉故耳凡諸脈之浮而常見者皆絡脈也又有經絡皆盛其唯飲酒之時即如手之六經皆有絡脈其手陽明大腸經之絡名曰偏歷手少陽三焦之絡名曰外關雖在臂腕之間然皆起于手之五指手陽明則起于食指手少陽則起于無名指上則合于肘中唯飲酒時則衛氣先行于皮膚絡脈先盛至衛氣已平營氣亦滿而經脈亦大盛凡經絡之脈卒然動者皆邪氣居之邪氣者酒氣也留于手之本末臂指間留即上之居義該脈不動則其熱實不充若脈不堅則其人必虛脈當陷且空也大抵飲酒之脈斷宜動而且堅與不飲酒之衆合其脈不相同也是以即飲酒時便可以知其脈起于何指者係何脈之動也及雷公又以經絡之異何法知之為問蓋欲于不飲酒時而知之也帝言經脈之虛實當

診氣口脉以知之。然而隱不可見者。其常也。絡脉。則其
脉常見。不必于氣口知之矣。

雷公曰。細子無以明其然也。黃帝曰。諸絡脉皆不能經大節之間。必行絕道而出入。復合于皮中。其會皆見于外。故諸刺絡脉者。必刺其結上甚血者。雖無結急取之。以寫其邪。而出其血。留之發為痺也。凡診絡脉。脉色青。則寒且痛。赤則有熱。胃中寒。手魚之絡多青矣。胃中有熱。魚際絡赤。其暴黑者。留久痺也。其有赤有黑有青者。寒熱氣也。其青短者。少氣也。凡刺寒熱者皆多血絡。必間日而一取之。血盡乃止。乃調其虛實。其青而短者少氣。甚者寫之則悶。悶

甚則仆不得言。悶則急坐之也。

此言刺絡脉者。必出其血。診絡脉者。必別其色也。凡諸絡脉皆不能經歷于大節之間。一如經脉之行也。必行于阻絕之道。而出入之。復合于皮中。如肺經列缺。為絡則行于大腸經之徧歷。直行似阻而旁行之也。其所會處皆見于外。故諸經刺絡脉者。必即其絡脉之上結而甚有血者以刺之。其間雖無有結。亦當急取之。以寫其邪而出其血。若將此血留之。必發之而為痺疾。所以不可留也。然欲診絡脉有色可據。其經絡脉之色青者。則寒且痛。其經絡脉之色赤者。內必有熱。若胃中有寒。則魚際之絡多青。若胃中有熱。則魚際之絡多赤。若于魚之絡暴黑。則留之必為久痺。故上文曰。當寫其邪而出其血也。若魚際之脉。赤黑青之兼見者。必為寒熱氣。若魚際之脉青而且短者。必正氣之衰少。但此寒熱氣者。理當刺之。刺之者。以其血絡之多故也。必間日而一取之。候其血盡而止鍼。隨即調其虛實。虛則補而實則寫也。

至于色青而短。為元氣衰少者。病勢若甚。切不可寫。寫之則必悶。悶甚則必仆。須于初悶時。不得言語。急靜坐之。即可以不至于仆矣。

手太陰之別。名曰列缺。起于腕上分間。並太陰之經。直入

掌中。散入于魚際。其病實則手銳掌熱。虛則欠㰦。小便遺數。取之去腕半寸。別走陽明也。（腕音碗　㰦呿同　數音朔　去腕半寸當作寸半）

此下十二節。詳言十二絡穴。而此先以肺經言之也。夫不曰絡而曰別者。以此穴由本經而別走鄰經也。手太陰肺經之別穴名曰列缺。（去腕側上一寸半鍼二分留三呼寫五吸灸三壯）起于腕上分肉之間。並本經太陰之經。入手陽明大腸經以直入掌中。而散入于魚際。其病如邪氣盛而實。則手之銳掌當熱。如正氣衰而虛。則小便必遺而且數。取之凡取此穴者。必覓之去手腕寸半間。（即列缺穴）乃別走陽明之穴。正以肺與大腸為表裏也。

手少陰之別，名曰通里。去腕一寸半，別而上行，循經入于心中，繫舌本，屬目系。其實則支膈，虛則不能言。取之掌後一寸，別走太陽也。（上腕一寸其半字衍觀下掌後一寸可見）

此言心經之絡穴也。通里穴爲絡，去腕一寸。（鍼三分灸三壯）別而上行，循本經入于心中，繫舌本，屬目系。其邪氣有餘而實，則膈間若有所支而不暢；正氣不足而虛，則不能言，以言爲心之聲也。取此穴者，當覓之掌後一寸，乃別走太陽小腸經之穴（卽通里穴）。正以心與小腸爲表裏也。

手心主之別，名曰內關。去腕二寸，出于兩筋之間，循經以上，繫于心包絡。心系實則心痛，虛則爲頭強。取之兩筋間也。

此言心包絡經之絡穴也。夫手厥陰心包絡經而謂之手心主者，以其代心經以行事也。（本經邪客篇云：心者五藏六府之大主也，諸邪之在心者，皆在心之包絡。包絡者，心主之脈也，皆如手少陰心主之脈行也）其別名曰內關，去手腕上廉二寸之兩筋間，循本經以上繫于心包絡。如心系間邪氣盛而實，則心必痛；正氣衰而虛，則頭必強。取此穴者，覓之兩筋間耳。

手太陽之別，名曰支正。上腕五寸，內注少陰；其別者，上走肘，絡肩髃。實則節弛肘廢，虛則生肬，小者如指痂疥。取之所別也。（髃音偶，肬音尤，痂音加，疥音介）

此言小腸經之絡穴也。支正，上手腕外廉五寸。（鍼三分灸三壯）內注于手少陰心經，以心與小腸爲表裏也。其別行上走于肘，絡手陽明大腸經之肩髃穴。如邪氣有餘而實，則節弛而肘廢；正氣不足而虛，則大者爲肬（海論釋爲贅疣贅瘤之類），小者爲指間痂疥之類。凡此疾者，求此別穴而已。

手陽明之別，名曰偏歷。去腕三寸，別入太陰；其別者，上循臂，乘肩髃，上曲頰偏齒；其別者，入耳，合于宗脈。實則齲聾，虛則齒寒痹隔。取之所別也。（齲丘禹切）

此言大腸經之絡穴也。偏歷，去手腕後三寸，別走入于手太陰肺經。其支別者，上循臂之溫溜、下廉、上廉、三里、曲池，以乘肩髃，上曲頰，入上齒縫中。又其支別者，入耳，合于宗脈。（玩各節皆府合于藏，藏合于府，則此宗脈宜是肺經之大脈，猶言大氣爲宗氣也。本經口問篇有云：目者，宗脈之所聚）如邪氣有餘而實，則爲齲而齒痛，爲耳聾；正氣不足而虛，則止爲齒寒，爲內痹，爲膈塞不便。皆當取此穴以治之耳。

手少陽之別，名曰外關。去腕二寸，外遶臂，注胸中，合心主。病實則肘攣，虛則不收。取之所別也。

此言三焦經之絡穴也。外關，去手腕外廉二寸，外繞于臂，注于胸中，以合手厥陰心主之脈，以三焦與心包絡爲表裏也。邪氣有餘而實，則爲肘攣；正氣不足而虛，則

手不能收皆取此穴以治之耳

足太陽之別名曰飛揚去踝七寸別走少陰實則鼽窒頭背痛虛則鼽衄取之所別也

此言膀胱經之絡穴也飛揚去足外踝上七寸別走少陰腎經以膀胱與腎爲表裏也邪氣有餘而實則爲鼽窒爲頭與背痛正氣不足而虛則爲鼽爲衄皆當取此穴以治之耳

足少陽之別名曰光明去踝五寸別走厥陰下絡足跗實則厥虛則痿躄坐不能起取之所別也

此言膽經之絡穴也光明穴去外踝上五寸別走足厥

陰肝經以膽與肝爲表裏也下絡足之跗面即俠谿地五會臨泣等處也邪氣有餘而實則氣逆而爲厥以脉在下也正氣不足而虛則爲痿爲躄雖坐亦不能起以肝主于筋也皆取此穴以治之耳

足陽明之別名曰豐隆去踝八寸別走太陰其別者循脛骨外廉上絡頭項合諸經之氣下絡喉嗌其病氣逆則喉痺卒瘖實則狂顛虛則足不收脛枯取之所別也痺當作瘁

此言胃經之絡穴也豐隆去外踝上八寸別走足太陰脾經以胃與脾爲表裏也循脛骨外廉之上下巨虛等穴上至頭項而絡之以合于諸經之氣蓋胃爲五臟六府之大海也其頭項之下則絡于喉嗌故胃氣一逆則爲喉痺爲卒瘖也邪氣有餘而實則爲狂顛正氣不足而虛則足不能收而脛亦枯槁皆當取此穴以治之也

足太陰之別名曰公孫去本節之後一寸別走陽明其別者入絡腸胃厥氣上逆則霍亂實則腸中切痛虛則鼓脹取之所別也

此言脾經之絡穴也公孫去足大指本節後一寸別走足陽明胃經以脾與胃爲表裏也其別者入絡于腸胃之中脾氣上逆而厥則爲霍亂霍亂者揮霍擾亂也邪氣有餘而實則爲腸中切痛正氣不足而虛則爲鼓脹

皆取此穴以治之耳

足少陰之別名曰大鍾當踝後繞跟別走太陽其別者并經上走于心包下外貫腰脊其病氣逆則煩悶實則閉癃虛則腰痛取之所別也

此言腎經之絡穴也大鍾穴當內踝後繞跟處別走足太陽膀胱經以腎與膀胱爲表裏也又其別者并本經脉氣之行以上走于手厥陰心包絡經之下而外則貫於腰脊間其病氣逆則爲煩心邪氣有餘而實則爲閉癃以腎通竅于二便也正氣不足而虛則爲腰痛皆取此穴以治之耳

足厥陰之別名曰蠡溝去內踝五寸別走少陽其別者逕脛上睾結于莖其病氣逆則睾腫卒疝實則挺長虛則暴癢取之所別也

此言肝經之絡穴也蠡溝去內踝上五寸陷中別走足少陽膽經以肝與膽爲表裏也經于足脛以上于睾丸陰丸俗云陰子結于莖垂見邪客篇有莖垂其病氣逆則睾丸腫脹而卒成疝氣邪氣有餘而實則睾爲挺長正氣不足而虛則爲暴癢皆當取此穴以治之也

任脈之別名曰尾翳下鳩尾散于腹實則腹皮痛虛則癢搔取之所別也

此言任脈經之絡穴也尾翳下于鳩尾散于腹中邪氣有餘而實則腹皮必痛正氣不足而虛則癢而搔之皆當取此穴以治之耳

督脈之別名曰長強挾膂上項散頭上下當肩胛左右別走太陽入貫膂實則脊強虛則頭重高搖之挾脊之有過者取之所別也

此言督脈經之有絡穴也長強脊骶骨端挾膂上項散于頭上下則當于肩胛之左右其別者則走于足太陽膀胱經以入貫于膂筋之間邪氣有餘而實則脊必強正氣不足而虛則頭必重且頭重難支必從高而搖之此皆挾脊之有病所致也皆取此穴以治之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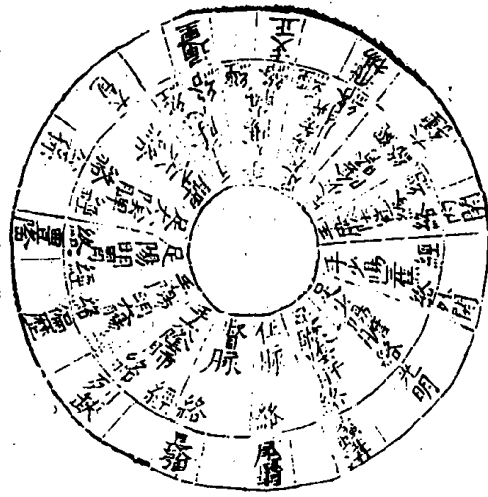
脾之大絡名曰大包出淵液下三寸布胸脇實則身盡痛虛則百節盡皆縱此脈若羅絡之血者皆取之脾之大絡脈也

此言脾經又有大絡穴也脾固有公孫穴爲絡又有大絡名曰大包出足少陽膽經淵液下之三寸淵液腋下三寸宛宛中擧臂取之布于胸脇之中邪氣有餘而實則一身盡痛正氣不足而虛則百節盡皆縱弛此脈若羅紋之絡其絡中必有血皆當取此穴以治之耳

凡此十五絡者實則必見虛則必下視之不見求之上下

人經不同絡脈異所別也

此結言取絡穴之行法也凡此十五絡者邪氣實則其脈必見正氣虛則其脈陷下若陷下而視之不見則求之上下諸穴即其不陷下者而知此穴之爲陷也蓋人之經脈不見有十二經之分故絡脈之異而別行者亦有十五絡耳夫以十二經而謂之十五絡者以督任有二脾有大包故謂之十五也按此篇以督之長強任之尾翳爲十五絡難經以陽蹻陰蹻之絡爲十五絡殊不知督脈所以統諸陽任脈所以統諸陰還以靈樞爲的也

十二經十五絡穴之圖

經別第十一

黃帝問于岐伯曰。余聞人之合于天道也。內有五藏。以應五音五色五時五味五位也。外有六府。以應六律。六律建陰陽諸經而合之十二月十二辰十二節十二經水十二時十二經脉者。此五藏六府之所以應天道。夫十二經脉者。人之所以生。病之所以成。人之所以治。病之所以起。學之所始。工之所止也。粗之所易。上之所難也。請問其離合出入奈何。岐伯稽首再拜曰。明乎哉問也。此粗之所過。上之所息也。請卒言之

此帝問十二經之離合出入。而伯欲盡言之也

足太陽之正。別入于膕中。其一道下尻五寸。別入于肛。屬于膀胱。散之腎。循膂當心入散。直者從膂上出于項。復屬于太陽。此為一經也　足少陰之正。至膕中。別走太陽而合。上至腎。當十四顀。出屬帶脉。直者。繫舌本。復出于項。合于太陽。此為一合。成以諸陰之別。皆為正也　尻枯尼切　肛胡公切　顀椎同

此言膀胱與腎經之為一合也。足太陽膀胱經自有正經之脉。支別入于膕中央之委中穴。其一道下尻五寸計承扶穴之處也。別絡之脉。入于肛門。內屬于膀胱。循脊膂當心而入散之。直者從膂。卽中膂內俞膀胱俞等

穴。以上出于項後。至前睛明穴。乃屬于足太陽經。此為一經也。　足少陰腎經之正。由湧泉至內踝。下至于膕中。別走足太陽膀胱經。而合上至腎。當十四椎旁有腎俞穴。出連帶脉。直行者上繫舌本。復出于項。合于足太陽膀胱經。此與膀胱經為一合也。有陽經。必有陰經。成以諸陰經之別。皆為正經之合耳

足少陽之正。繞髀入毛際。合于厥陰。別者入季脇之間。循胸裏屬膽。散之上肝。貫心。以上挾咽。出頤頷中。散于面。繫目系。合少陽于外背也　足厥陰之正。別跗上。上至毛際合于少陽。與別俱行。此為二合也

此言肝與膽經爲一合也足少陽膽經之正脉循脇[illegible]
出氣街入髀厭中遶毛際合于足厥陰肝經其別者入
季脇之間循胸裏屬膽散之上肝貫心以上挾咽出頤頷中
抵頓下加頰車散于面繫目系合足少陽于目之外眥
也　足厥陰之正別足跗上上至毛際合于足少陽膽
經以二經相爲表裏與膽經之別脉俱行此肝膽之爲
一合節上節而次第之故曰二合下文可倣此推之
足陽明之正上至髀入于腹裏屬胃散之脾上通於心上
循咽出于口上頞顱還繫目系合于陽明也　足太陰之
正上至髀合于陽明與別俱行上結于咽貫舌中此爲三
合也

此言胃與脾經爲一合也前篇論胃經脉氣之行起于
鼻之迎香穴而下至厲兌此節所論則自下井滎俞經
合而上行也故言足陽明之正由足次指上足跗循骭
外[illegible]膝臏抵伏兔以上髀關至氣衝入腹裏屬胃絡
脾上通于心入缺盆上循喉嚨出于口上頞顱還繫目
系合于足陽明之經脉也　足太陰脾經與胃經爲表
裏亦上至髀關合于足陽明胃經與胃之別穴豐隆皆
行上胃挾咽連舌本散舌中此胃與脾之爲第三合也
手太陽之正指地別于肩解入腋走心繫小腸也　手少
[illegible]正別入於淵液兩筋之間屬于心上走喉嚨出于面
合目內眥此爲四合也
此言小腸與心經爲一合也手太陽小腸經之正脉起
于手小指之端循手外側上腕出踝中直上循臂骨下
廉出肘內側兩骨之間上循臑外後廉出肩解繞肩胛
交肩上故別于肩解入缺盆絡心循咽下鬲抵胃屬小
腸故入腋走心繫小腸也其曰指地者以其脉之自上
而下行也　手少陰心經之正脉與小腸爲表裏也起
于心中出屬心系下鬲絡小腸其直者從心系却上肺
別入于腋下之淵液穴屬于心上走喉嚨出于面合目
內眥此爲四合也

手少陽之正指天別于巔入缺盆下走三焦散于胸中也
手心主之正別下淵液三寸入胸中別屬三焦出循喉
嚨出耳後合少陽完骨之下此爲五合也
此言手三焦與心包絡之爲一合也手少陽三焦經之
正脉起于手四指之端循手表腕下貫肘循臑外上肩
入缺盆下走三焦散于胸中以其脉上別于巔故曰指
天也　手厥陰心包絡經乃手心主之脉也別于腋下
之天池穴（去乳後一寸着脇直腋撅肋間乃本經穴也）入胸中歷絡三焦出
循喉嚨出耳後合于少陽完骨之下此爲五合也

手陽明之正從手循膺乳別于肩髃入柱骨下走大腸屬于肺上循喉嚨出缺盆合于陽明也　手太陰之正別入淵液少陰之前入走肺散之太陽上出缺盆循喉嚨復合陽明此六合也

此言大腸與肺經爲一合也手陽明大腸經之正脉起手次指之端出合谷兩骨之間循臂入肘循臑上肩別循髃骨之前廉上出柱骨下入缺盆絡肺下鬲屬大腸與肺爲表裏上循喉嚨出缺盆合于手陽明之經隧也手太陰肺經之正脉別下心包絡經之淵液穴少陰心經之前入走于肺相合散之本經太陽之脉上出缺盆循喉嚨復合于陽明此其爲六合也按此各經皆名曰正則正者正經也宜與經脈篇其直行者相合別者絡也宜與經脈篇其支者其別者相合今此篇之所謂正較之經脈篇甚畧且并盡出正行之經是其意之所重者在合而于經脈之行不必及其詳耳

六合之圖

經水第十二　內論十二經脉合于十二經水故名篇

黃帝問于歧伯曰經脉十二者外合于十二經水而內屬于五藏六府夫十二經水者其有大小深淺廣狹遠近各不同五藏六府之高下小大受穀之多少亦不等相應奈何夫經水者受水而行之五藏者合神氣魂魄而藏之六府者受穀而行之受氣而揚之經脉者受血而營之合而以治奈何刺之淺深灸之壯數可得聞乎歧伯荅曰善哉問也天至高不可度地至廣不可量此之謂也且夫人生于天地之間六合之內此天之高地之廣也非人力之所能度量而至也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視之其藏之堅脆府之大小穀之多少脉之長短血之清濁氣之多少十二經之多血少氣與其少血多氣與其皆多血氣與其皆少血氣皆有大數其治以鍼艾各調其經氣固其常有合乎

此言十二經合十二水而刺灸之數亦相合也帝問人與天地本相參也天地有十二經水人身有十二經脉十二經水者有大小深淺遠近廣狹之異十二經脉者有高下小大受穀多少之殊其相應者必有故也且是五藏者合神氣魂魄而藏之者也本經本藏篇云五藏者所以藏精神魂魄者也六府者受五穀而行化之又受穀所化精微之氣而

揚之于藏府者也本藏篇云六府者所以化水穀而行津液者也經脉者受血而營之營衛生會篇云中焦亦並胃中出上焦之後此所受氣者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于肺脉乃化而爲血以奉生身今以藏府經脉而合之于十二經脉以治其病刺有淺深灸有多寡無不脗合此其故又何也伯言天地難以度量人身猶可剖視藏之堅脆本藏篇有肝堅則藏安難傷肝脆則善病消癉易傷等語府之大小平人絕穀篇有胃大二尺五寸等語腸胃篇有胃長一尺五寸等語穀之多少平人絕穀篇有胃受水穀三斗五升等語脉之長短脉度篇有脉長一十六丈二尺之數血之清濁根結篇有布衣匹夫之士王公大人血食之君血氣濇滑之異十二經之氣血多少皆有大數素問血氣形志論云太陽常多血少氣少陽常少血多氣陽明多氣多血少陰常少血多氣厥陰常多血少氣太陰常多氣少血其治以鍼艾

淺深多寡宜其盡與十二經水相合也卽下文刺陽明深六分等義

黃帝曰余聞之快於耳不解于心願卒聞之岐伯答曰此人之所以參天地而應陰陽也不可不察足太陽外合于清水内屬于膀胱而通水道焉　足少陽外合于渭水内屬于膽　足陽明外合于海水内屬于胃　足太陰外合于湖水内屬于脾　足少陰外合于汝水内屬於腎　足厥陰外合于澠水内屬于肝　手太陽外合于淮水内屬于小腸而水道出焉　手少陽外合於漯水内屬于三焦　手陽明外合于江水内屬于大腸　手太陰外合于河水内屬于肺　手少陰外合于濟水内屬于心　手心主外合於漳水内屬于心包　凡此五藏六府十二經者外有源泉而内有所稟此皆内外相貫如環無端人經亦然故天爲陽地爲陰腰以上爲天腰以下爲地故海以北者爲陰湖以北者爲陰中之陰漳以南者爲陽河以北至漳者爲陽中之陰漯以南至江者爲陽中之太陽此一隅之陰陽也所以人與天地相參也澠彌善切漯通合切以俱巳同

此承上文而言十二經脉合十二經水之數也伯以人身藏府而合十二經水者蓋天位乎上爲陽地位乎下爲陰而人之腰巳上象天腰以下象地故經水以東西南北而分陰陽及陰陽中之陰陽則人之藏府亦以東西南北而合十二經水也所謂人與天地相參固如此

十二經脉外合十二經水之圖

按古今輿地圖清水遺錯無之黃河合淮饗門之清河今有清河驛叔是清水也渭水源出渭州渭源縣鳥鼠山至同州馮翊縣入河海水天地四方皆海水川涵而地在其中益無幾也又四海之外皆復有海東曰渤海南曰派海西曰青海北曰瀚海今曰海北爲陰乃瀚海也湖水凡洞庭彭澤震澤之類皆曰湖水今曰湖以北爲陰中之陰疑北彭澤也汝水源出南陽曾陽縣天息山東北至河衛梁縣東南經襄城潁川汝南至汝陽褒信縣入淮澠水在今汝南府澠池縣淮水源出南陽桐栢山圍繞徐揚之界東入于海漯水古漯受河而東入海故禹貢浮漯可以入河自漢以後河漸南徙而漯亦不復存江水源出西蜀之岷山至吳地入海其長萬里天固所以限南北也河水河有兩源一出蔥嶺一出于闐合流東注蒲昌海潛行地中南出積石爲中國河又云河出崑崙千里一曲九曲入海千年一清聖人出焉故爲四瀆之宗濟水即沇水源出河北王屋山濟河而南坂又门濟截河而流水不渾其清故又曰清濟潛流屢絶狀雖微而獨尊故居四瀆之一漳水源出西山由磁洺州南入冀州新河鎮與河盧河合其後變徙入于河

黃帝曰夫經水之應經脉也其遠近淺深水血之多少各不同合而以刺之奈何岐伯荅曰足陽明五藏六府之海也其脉大血多氣盛熱壯刺此者不深弗散不留不瀉也

足陽明刺深六分留十呼　足太陽深五分留七呼　足少陽深四分留五呼　足太陰深三分留四呼　足少陰深二分留三呼　足厥陰深一分留二呼　手之陰陽其受氣之道近其氣之來疾其刺深者皆無過二分其留皆無過一呼其少長大小肥瘦以心撩之命曰法天之常灸之亦然灸而過此者得惡火則骨枯脉濇刺而過此者則脫氣撩料

此言灸刺有多少之數也足陽明胃經多氣多血其脉大其熱壯刺之者必深六分留十呼凡瀉者必先吸入鍼又吸轉鍼候呼出鍼凡補者必先呼入鍼又呼轉鍼又吸出鍼後世令病人咳嗽以代呼口中收氣以代吸氣有出入亦與呼吸相同今曰深六分則入之至深者也曰留十呼是言瀉法有十呼之久蓋入鍼必吸轉鍼必吸至十呼出鍼但補法不言吸數以理論之其吸與呼同數也後世凡鍼灸聚英等書言吸若干者皆言補法先呼後吸呼若干者皆言瀉法先吸後呼故鍼賦有云補者先呼後吸瀉者先吸後呼正此義也　足太陽膀胱經多血少氣故刺之者深五

分較足陽明減一分也瀉之者留七呼則呼後出鍼其呼數較足陽明減三呼矣　足少陽膽經少血多氣刺之者止深四分較足太陽減一分也瀉之者留五呼則呼後出鍼其呼數較足太陽亦減二呼矣此乃足三陽經之鍼數也　足太陰脾經多氣少血止深三分較足少陽減一分也留四呼則又減一呼矣　足少陰腎經少血多氣止深二分較足太陰減一分也留三呼則又減一呼矣　足厥陰肝經多血少氣止深一分較足少陰減一分也留二呼則又減一呼矣此乃足三陰之經刺數也　凡手之陰陽六經與足經不殊而鍼法必異正

以手之六經在上近于肺故肺受胃之穀氣而行諸經諸經受肺之大氣而行各經其受氣之道近故其氣之來也甚疾所以刺之者皆無過二分其留之者皆無過一呼也凡人之少長大小肥瘦皆當以心料之命曰法天之常道也其灸數之多寡亦然若灸之而過此數者則非善火乃惡火也其骨當枯其脉當濇刺之而過此數者其氣當脫矣

黃帝曰夫經脉之小大血之多少膚之厚薄肉之堅脆及膕之大小可爲度量乎岐伯荅曰其可爲度量者取其中度也不甚脫肉而血氣不衰也若夫度之人痟瘦而形肉脫者惡可以度量刺乎審切循捫按視其寒溫盛衰而調之是謂因適而爲之真也（度量俱去声）

此言人之内不脫血氣不衰者可以度量而鍼灸之反此者則不可度量而止可調治也

經筋第十三（各經皆有筋而筋又有病又各有治法故名篇）

足太陽之筋起于足小指上結于踝邪（斜）上結于膝其下循足外側結于踵上循跟結于膕其別者結于踹外上膕中内廉與膕中并上結于臀上挾脊上項其支者別入結于舌本其直者結于枕骨上頭下顏結于鼻其支者爲目上綱下結于頄其支者從腋後外廉結于肩髃其支者入腋下上出缺盆上結于完骨其支者出缺盆邪上出于頄其病小指支跟腫痛膕攣脊反折項筋急肩不舉腋支缺盆中紐痛不可左右搖治在燔鍼劫刺以知爲數以痛爲輸名曰仲春痹也

此詳言膀胱經之筋其病爲仲春痺而刺之有法也足太陽之筋起于足小指外側之至陰穴由通谷束骨京骨金門申脉結于踵跟之僕參崑崙又上循跟出于外踝由附陽飛揚承山承筋合陽結于膕中央之委中穴其別者從飛揚絡穴與膕中相并而行委陽浮郄殷門等穴以上結于臀上會陽下中次上四髎白環俞直至大椎計二十一穴開中行一寸五分挾脊上于項之天柱玉枕等穴其直者則結于玉枕之下枕骨上由是而上于頭以至前下于顏結于鼻又其支者自睛明爲目上綱下結于目下之頄又其支者從腋後外廉結于手陽明經之肩髃又其支者入于腋下上出于缺盆上結于完骨又其支者出于缺盆斜上出于目下之頄及其爲病則足小指支跟當爲腫爲痛爲膕中筋攣爲脊中反折爲項筋急爲肩不舉爲腋支缺盆中痛不可左右搖治之者當以燔鍼劫刺之刺之而已知則准其刺之之數其所取之俞穴即痛處是也（俗云天應穴者是也）此證當發

二月之時故名之曰仲春痺也
足少陽之筋起于小指次指上結外踝上循脛外廉結于
膝外廉其支者別起外輔骨上走髀前者結于伏兔之上
後者結于尻其直者上乘䏚季脇上走腋前廉繫于膺乳
結于缺盆直者上出腋貫缺盆出太陽之前循耳後上額
角交巔上下走頷上結于頄支者結于目眥爲外維其病
小指次指支轉筋引膝外轉筋膝不可屈伸膕筋急前引
髀後引尻即上乘䏚季脇痛上引缺盆膺乳頸維筋急從
左之右右目不開上過右角並蹻脉而行左絡于右故傷
左角右足不用命曰維筋相交治在燔鍼刼刺以知爲數

以痛爲輸名曰孟春痺也
此言膽經之筋其病爲孟春痺而刺之有法也足少陽
之筋起于足小指之次指即第四指之竅陰穴由夾谿
地五會臨泣結于外踝下之坵墟上循脛外廉懸鍾陽
輔光明外丘陽交結于膝外廉之陽陵泉其支者別起
外輔骨上走于髀其在前則結于足陽明胃經伏兔之
上其在後則結于督脉經之尻尾上其直者上乘䏚之
季脇上走于腋之前廉繫于膺乳間上結于缺盆中又
其直者上出于腋貫于缺盆出太陽之前循耳後上額
角交巔上下走于頷上結于頄又其支者結于目眥爲

外維論疾診尺篇診目痛脉從外走內者少陽病及其爲病則小指之次指
當爲轉筋引于膝外轉筋其膝不可屈伸其膕中之筋
甚急前引于髀前云上走髀前者結于伏兔之上後引于尻前云後者結于尻
即上乘䏚之季脇而痛前云上乘䏚季脇上引缺盆膺乳頸維
之筋皆急從左以之于右其右目必不能開正以甲木在東也
上過右角並蹻脉而行左絡于右故傷左角皆斜左而右其
右足不能舉用爲左所傷命曰維筋相交治之者當以燔鍼
刼刺之以知病爲刺之數以痛處爲俞穴此證當發于
正月之時故名之曰孟春痺也
足陽明之筋起于中三指結于跗上邪斜外上加于輔骨

上結于膝外廉直上結于髀樞上循脇屬脊其直者上循
骭結于膝其支者結于外輔骨合少陽其直者上循伏兔
上結于髀聚于陰器上腹而布至缺盆而結上頸上挾口
合于頄下結于鼻上合于太陽太陽爲目上網陽明爲目
下網其支者從頰結于耳前其病足中指支脛轉筋脚跳
堅伏兔轉筋髀前腫㿗疝腹筋急引缺盆及頰卒口僻急
者目不合熱則筋縱目不開頰筋有寒則急引頰移口有
熱則筋弛縱緩不勝收故僻治之以馬膏膏其急者以白
酒和桂以塗其緩者以桑鉤鉤之即以生桑炭置之坎中
高下以坐等以膏熨急頰且飲美酒噉美炙食不飲酒者

自強也。為之三拊而已。治在燔鍼劫刺。以知為數。以痛為輸。名曰季春痹也。本經論疾診尺篇云。診目痛赤脈從上下者太陽病。從下上者陽明病。

此言胃經之筋。其病為季春痹。而治之有法也。足陽明之筋。起于足之中三指。即厲兌穴。起于次指。而其筋則自次指以連三指。結于足跗。上衝陽解谿等穴。斜外而上。加於輔骨。下巨虛條口。上巨虛三里。上結于膝之外廉。三里。以直上結于髀樞。上循脇屬于脊。其直行者。又上循骭。結于 其支行者。結于外輔骨。合于足之少陽其直者。上循本經之伏兎。上結于本經之髀關。而聚于陰器。又上于腹中。而布之。以上至于缺盆。復結于上頸挾于口。合于目下之頄。結頄下之鼻中。其上合于足太陽經。故彼太陽為目之上綱。此陽明為目之下綱。又其支者。從頰結于耳前。及其為病。則足之中指。支脛當為轉筋。其脚之筋跳而且堅。其伏兎亦為轉筋。其髀前為腫。為㿉疝。為腹筋急。上引缺盆及頰。為猝然口歪而僻。其目當不合而開。然熱則筋脈縱緩。當不開而合。以緩不能收。故為僻。如此寒則頰筋急。引其頰以移于口。治之者。以馬膏熬膏。其寒而急者。用白酒和桂末以塗之。其熱而緩者。用桑木為鉤。鉤而架之。即以桑炭置之地坎之中。不拘高卑。而人坐于其上。以守等之。亦以前膏

熨其急頰。且飲美酒。噉美炙肉。雖不善飲。亦自強之。又為之三拊其急頰而止。又用燔鍼以劫刺之。以知病為一刺數。以痛處為輸穴。此證當發于三月之時。故名之曰季春痹也

足太陰之筋。起于大指之端內側。上結于內踝。其直者。絡于膝內輔骨。上循陰股。結于髀。聚于陰器。上腹結于臍。循腹裏。結于肋。散于胸中。其內者。着于脊。其病足大指支內踝痛。轉筋痛。膝內輔骨痛。陰股引髀而痛。陰器紐痛。下引臍兩脇痛。引膺中脊內痛。治在燔鍼劫刺。以知為數。以痛為輸。命曰孟秋痹也

此詳言脾經之筋。其病為孟秋痹。而刺之有法也。足太陰之筋。起于大指之端內側隱白穴。上結于內踝骨下之商丘。其直行者。絡于膝內輔骨之地機陰陵泉。上循陰股。結于髀。而聚于陰器。又上腹結之于臍。循腹裏之腹結大橫腹哀等穴。以結于肋。散之于胸中。其在內者。則着之于脊。及其為病。則足大指內踝痛。其痛乃轉筋也。為膝之內輔骨痛。為陰股引髀而痛。為陰器之紐痛。為下引于臍及兩脇作痛。為引膺中及脊內痛。治之者。以燔鍼劫刺之。以知刺為刺數。以痛處為輸穴。此證當發于七月之時。故名之曰孟秋痹也

足少陰之筋。起于小指之下。並足太陰之筋。邪走內踝之下。結于踵。與太陽之筋合。而上結于內輔之下。並太陰之筋。而上循陰股。結于陰器。循脊內挾膂。上至項。結于枕骨。與足太陽之筋合。其病足下轉筋。及所過而結者皆痛。及轉筋病在此者。主癇瘛及痙。在外者不能俛。在內者不能仰。故陽病者。腰反折不能俛。陰病者。不能仰。治在燔鍼劫刺。以知為數。以痛為輸。在內者。熨引飲藥。此筋折紐。紐發數甚者。死不治。名曰仲秋痺也。

此言腎經之筋。其病為仲秋痺。而刺之有法也。足少陰之筋。起于小指之下。湧然谷出于內踝下。並足太陰脾經之筋。斜趨內踝之下。然谷太谿。而結于踵之照海。復溜水泉。又與太陽膀胱之肋合。而上結于內輔骨之下。又並太陰脾之筋。以上循陰股。結于陰器。循脊內挾膂。以上至于項。結于枕骨。又與太陽之筋合。其病當為足下轉筋。及所過之處。而凡有結者皆痛。及為轉筋之病。凡此所過之處。又主癇瘛及痙疾等證。病在于外。主不能俛。病在于內。主不能仰。蓋在外不能俛者。正以陽病之腰反折。故不能俛。其病在後也。在內不能仰者。以陰病之腹不舒。故不能仰。其病在前也。治之者。用燔鍼以劫刺之。以知病為刺數。以痛處為輸穴。且其在內有病

者。當熨之導引之。飲之以藥。若此筋折紐。而紐痛病發數數加甚者。當死不治。此證當發于八月之時。故名之曰仲秋痺也。

足厥陰之筋。起于大指之上。上結于內踝之前。上循脛。上結內輔之下。上循陰股。結于陰器。絡諸筋。其病足大指支內踝之前痛。內輔痛。陰股痛。轉筋。陰器不用。傷于內則不起。傷于寒則陰縮入。傷于熱則縱挺不收。治在行水清陰氣。其病轉筋者。治在燔鍼劫刺。以知為數。以痛為輸。命曰季秋痺也。

此詳言肝經之筋。其病為季秋痺。而刺之有法也。足厥陰之筋。起于大指之上大敦穴。上結于內踝之前中封。上循于脛。上結內輔骨之曲泉。以上循陰股之陰包等穴。結于陰器。以絡諸筋。其病當為足大指支內踝之前痛。為內輔骨痛。為陰股痛。或轉筋為陰器不用。若傷于內。則陰器不起。若傷于寒。則陰器縮入。若傷於熱。則陰器縱挺不收。治在行其水。以清陰氣。其病為轉筋者。治在用燔鍼以劫刺之。以知痛為刺數。以痛處為輸穴。此證當發于九月之時。故名之曰季秋痺也。

手太陽之筋。起于小指之上。結于腕。上循臂內廉。結于肘內銳骨之後。彈之應小指之上。入結于腋下。其支者。後走

腋後廉上繞肩胛循頸出走太陽之前結于耳後完骨其支者入耳中直者出耳上下結于頷上屬目外眥其病小指支肘内鋭骨後廉痛循臂陰入腋下腋下痛腋後廉痛繞肩胛引頸而痛應耳中鳴痛引頷目瞑良久乃得視頸筋急則爲筋瘻頸腫寒熱在頸者治在燔鍼劫刺之以知爲數以痛爲輸其爲腫者復而鋭之本支者上曲牙循耳前屬目外眥上頷結于角其痛當所過者支轉筋治在燔鍼劫刺以知爲數以痛爲輸名曰仲夏痺也

此詳言小腸經之筋其病爲仲夏痺而治之有法也手太陽之筋起于手小指之上少澤穴結于手外側之腕骨陽谷養老等穴以上循臂内廉結于肘内鋭骨後之

小海穴以手而彈之則應在手小指之上入結于腋下其支行者後走腋之後廉上繞肩胛摠由肩貞臑俞天宗秉風曲垣肩外俞以入肩中俞循頸以出走手太陽之前結于耳後之完骨又其支者入于耳中又其直行者出于耳上下結于頷上屬于目之外眥及其爲病則爲手小指支肘内鋭骨後廉痛又其筋循臂陰入腋下故爲腋下痛又爲腋後廉痛又爲繞肩胛引頸而痛其頸痛應耳中鳴而痛其頸痛又引于頷而痛且其痛時目瞑良久乃得開視其頸筋如急則爲筋瘻爲頸腫其

頸筋如有寒熱則治之者當用燔鍼以劫刺之以知痛爲刺數以痛處爲輸穴若頸腫者刺而又刺曰復用鋭鍼以刺之凡筋之爲本支者上曲牙又循耳前屬于目外眥上頷以結于耳角其痛當所過之處則爲支轉筋治之者亦用燔鍼以劫刺之以知病爲刺數以痛處爲輸穴此證當發于五月之時故名之曰仲夏痺也

手少陽之筋起于小指次指之端結于腕上循臂結于肘上繞臑外廉上肩走頸合手太陽其支者當曲頰入繫舌本其支者上曲牙循耳前屬目外眥上乘頷結于角其病當所過者即支轉筋舌卷治在燔鍼劫刺以知爲數以痛

爲輸名曰季夏痺也

此詳三焦經之筋其病爲季夏痺而刺之有法也手少陽之筋起于手小指之次指即第四指之端關衝穴由液門中渚結于手表腕上之陽池上循臂之外關支溝會宗三陽絡以結于肘之四瀆天井上繞臑之外廉即臑會穴以上于肩端之肩髎天髎走于頸之天牖以合于本經之太陽又其支者當曲頰前以入繫于舌本又其支者上于曲牙循于耳前之角孫耳門和髎以屬目外眥之絲竹空且上乘于頷結于角及其爲病則凡筋所經過者即爲支之轉筋爲舌卷治之者用燔鍼以劫

刺之以知病爲刺數以痛處爲輸穴此證當發于六月之時故名之曰季夏痹也

手陽明之筋起于大指次指之端結于腕上循臂上結于肘外上臑結于髃其支者繞肩胛挾脊直者從肩髃上頸其支者上頰結于頄直者上出手太陽之前上左角絡頭下右頷其病當所過者支痛及轉筋肩不舉頸不可左右視治在燔鍼劫刺以知爲數以痛爲輸名曰孟夏痹也

此詳言大腸經之筋其病爲孟夏痹而刺之有法也手陽明之筋起于食指之端商陽穴由二間三間合谷以結于腕上之陽谿穴循臂上結于肘外之肘髎又上臑以結于肩之髃骨其支者繞于肩胛挾脊其直者循肩髃以上頸之天鼎穴又其支者上頰結于頄又其直者上出于太陽之前上于左角以絡于頭下于右頷凡其病所過者爲支痛及爲轉筋爲肩不舉爲頸不可左右以視治之者用燔鍼以刺之以知病爲刺數以痛處爲輸穴此證當發于四月之時故名之曰孟夏痹也

手太陰之筋起于大指之上循指上行結于魚後行寸口外側上循臂結肘中上臑內廉入腋下出缺盆結肩前髃上結缺盆下結胸裏散貫賁合賁下抵季脇其病當所過者支轉筋痛甚成息賁脇急吐血治在燔鍼劫刺以知爲數以痛爲輸名曰仲冬痹也

此詳言肺經之筋其病爲仲冬痹而刺之有法也手太陰之筋起于手大指端之少商穴循指上行結魚際之後行寸口之外側上循臂以結于肘中之尺澤上臑之內廉入于液下三寸之天府以出于缺盆結于肩前之髃骨又上結于缺盆下結胸裏散貫于賁（難經四十四難有胃爲賁門楊玄操云賁者鬲也胃氣之所出胃出穀氣以傳于肺肺在鬲上故胃爲賁門）合賁下抵季脇凡其病當所經過者爲支轉筋痛甚則成爲息賁（本經邪氣藏府病形篇有肺脉滑甚爲息賁）又爲脇急爲吐血治之者用燔鍼以劫刺之以知病爲刺數以痛處爲輸穴此證當發于十一月之時故名之曰仲冬痹也

手心主之筋起于中指與太陰之筋並行結于肘內廉上臂陰結腋下下散前後挾脇其支者入腋散胸中結于臂其病當所過者支轉筋前及胸痛息賁治在燔鍼劫刺以知爲數以痛爲輸名曰孟冬痹也

此詳言心包絡之筋其病爲孟冬痹而刺之有法也手心主之筋起于手中指之中衝與手太陰之筋並行結于肘之內廉曲澤上臂陰以結于腋下之天泉天池下散于在前在後之挾脇處其支者則入于腋散于胸中結于臂及其爲病凡筋所經過者爲支轉筋其筋及于

前爲胷痛爲息賁治之者仍燔鍼以刼刺之以知病爲刺數以痛處爲輸穴此證當發于十月之時故名之曰孟冬痺也

手少陰之筋起于小指之內側結于銳骨上結肘內廉上入腋交太陰挾乳裏結于胷中循臂下繫于臍其病內急心承伏梁下爲肘網其病當所過者支轉筋筋痛治在燔鍼刼刺以知爲數以痛爲輸其成伏梁唾血膿者死不治經筋之病寒則反折筋急熱則筋弛縱不收陰痿不用陽急則反折陰急則俛不伸焠刺者刺寒急也熱則筋縱不收無用燔鍼名曰季冬痺也

此詳言心經之筋其病爲季冬痺而刺之有法也手少陰之筋起于手小指之內側少衝穴結于掌後銳骨端之神門上結肘內廉之青靈上入腋間以交于手太陰挾乳裏結于胷中循臂下繫于臍其病當爲內急及心承伏梁下爲肘網凡筋所經過者爲支轉筋而筋則痛治之者用燔鍼以刼刺之以知病爲刺數以痛處爲輸穴如其已成伏梁而吐血不止當死不治大凡經筋之病寒則反折筋急熱則筋必弛縱不收陰痿不用且寒急有陰陽之分背爲陽陽急則反折腹爲陰陰急則俛不伸故制爲焠刺者正爲寒也（焠刺卽燔鍼）彼熱則筋縱不收不得用此燔鍼此證當發于十二月之時故名曰季冬痺也

足之陽明手之太陽筋急則口目爲噼眥急不能卒視治皆如右方也（噼僻同口僻之義）

此申言胃與小腸二經之筋其有病當治法如前也足之陽明胃經手之太陽小腸經其筋若急則口與目皆爲喎噼其目眥亦急不能猝然視物治之者用燔鍼以刼刺之以知病爲刺數以痛處爲輸穴故曰治法如右方也前俱詳言而又申言之叮嚀之意也

骨度第十四（此言人身之骨皆有度數故名篇）

黄帝問于伯高曰脉度言經脉之長短何以立之伯高曰先度其骨節之大小廣狹長短而脉度定矣（脉度之度度字如字先度之度音鐸）

此言人身之脉度由骨度而定也脉度脉有度數亦本經篇名下文將言骨有度數而先以是啓之耳

黄帝曰願聞衆人之度人長七尺五寸者其骨節之大小長短各幾何伯高曰頭之大骨圍二尺六寸（度如字）

此言頭之大骨有度也

胷圍四尺五寸　腰圍四尺二寸

此言胷圍腰圍各有其度也

髮所覆者顱至項尺二寸　髮以下至頤長一尺君子終折　結喉以下至缺盆中長四寸　缺盆以下至髑骬長九寸過則肺大不滿則肺小　髑骬以下至天樞長八寸過則胃大不及則胃小　天樞以下至横骨長六寸半過則廻腸廣長不滿則狹短　横骨長六寸半　横骨上廉以下至內輔之上廉長一尺八寸　內輔之上廉以下至下廉長三寸半　內輔下廉下至內踝長一尺三寸　內踝以下至地長三寸　膝膕以下至跗屬長一尺六寸　跗屬以下至地長三寸　故骨圍大則太過小則不及（音顱）

盧髑　青結　骬音于

此言仰人之骨度蓋縱而數之也顱頭顱也顱之皮生髮髮所覆者即顱也顱至項長一尺二寸　頷下為頤髮際已下至頤長一尺君子終折言士君子之面部三停齊等可以始中終而三折之也衆人未必然耳　巨骨上陷中為缺盆亦穴名即足陽明胃經穴也結喉已下至缺盆中長四寸髑骬骨名一名尾翳一名鳩尾蔽骨之端在臆前蔽骨下五分人無蔽骨者從歧骨際下行一寸（本經本藏篇云無髑骬者心高髑骬小短舉者心下髑骬長者心下堅髑骬弱小以薄者心脆髑骬直下不舉者心端正髑骬倚一方者心偏傾也）缺盆以下至髑骬長九寸若過于九寸而始至髑骬則其肺必大若不滿九寸而即是髑骬則其肺必小　天樞在臍旁二寸足陽明胃經穴也（素問六微旨大論岐伯曰天樞之上天氣主之天樞之下地氣主之氣交之分人氣從之）髑骬以下至天樞長八寸若過于八寸而始至天樞則其胃必大若不及八寸而即是天樞則其胃必小然天樞無形以臍之高下為驗也　横骨即曲骨下葢臍下四寸為中極中極下一寸為曲骨曲骨之分為毛際毛際下乃横骨也天樞以下至横骨長六寸半若過于六寸半而始至横骨則廻腸廣濶而長若不滿六寸半而即是横骨則廻腸狹而且短且横骨之横長當有六寸半耳　內輔者膝內輔骨也横骨之上廉以下至內輔骨

之上廉長一尺八寸　內輔骨之上廉以下至內輔骨之下廉僅長三寸半　內踝者足跟前兩旁起骨為踝在外為外踝骨而在内為內踝骨也內輔骨之下廉以下至內踝骨長一尺三寸　內踝骨以下至地僅長三寸　腓腸上膝後曲處為膕膝在前膕在後因至下之長相同故并及之足面為跗跗屬者自內踝以前而統之以跗去內踝骨不遠故膝膕以下至跗屬則長一尺六寸跗屬以下至地僅長三寸　上節頭之大骨為圍此節腰骨為圍者大則以下之數皆太過小則以下之數皆不及　自髮所覆者至此皆仰人之骨度也

仰人骨度圖

角以下至柱骨長一尺。行腋中不見者長四寸　腋以下至季脇長一尺二寸　季脇以下至髀樞長六寸　髀樞以下至膝中長一尺九寸　膝以下至外踝長一尺六寸　外踝以下至京骨長三寸　京骨以下至地長一寸。

此言側人之骨度亦縱而數之也耳上之旁為角肩胛上際會處為柱骨挾項後髮際大筋外廉陷中自角以下至柱骨長一尺　肩上胛下際為腋自柱骨行于腋下之隱處長四寸　脇骨之下為季脇腋以下至季脇長一尺二寸　揵骨之下為髀樞一名髀厭股外為髀季脇以下至髀樞長六寸　髀樞以下至膝之中長一尺九寸　膝以下至外踝骨長一尺六寸　京骨足太陽膀胱經穴名在足外側大骨下赤白肉際陷中外踝骨以下至京骨長三寸　京骨已下至地長一寸　自角以下至此皆側人之骨度也

耳後當完骨者廣九寸

此言左右完骨之相去約有九寸蓋橫而言之也耳後高骨曰完骨入髮際四分蓋亦承上文側人之狀而備言之耳

側人骨度圖

耳前當耳門者。廣一尺三寸。兩顴之間。相去七寸　兩乳之間。廣九寸半。

此又言仰人之骨度。葢橫而數之也。左右耳前之耳門相去一尺三寸。　目下高骨爲顴。兩顴之間。相去七寸。兩乳之間。相去九寸半。

兩髀之間。廣六寸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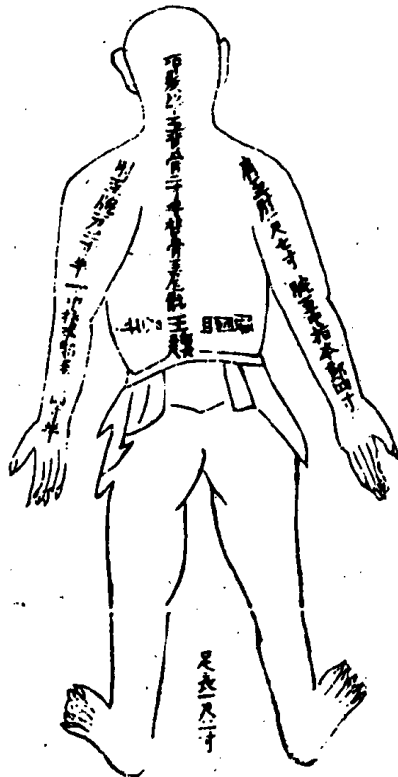
此又言側人之兩髀。其度數各廣六寸半也

足長一尺二寸。廣四寸半。　肩至肘。長一尺七寸。　肘至腕。長一尺二寸半　腕至中指本節。長四寸。本節至其末。長四寸半

此言手足之度數也。自足而言。其長一尺二寸。廣則四寸半。自手而言。肩至肘。長一尺七寸。肘至于腕。長一尺二寸半。腕至中指之本節。長四寸。本節至指之末。長四寸半。

項髮以下至背骨。長二寸半。膂骨以下至尾骶。二十一節。長三尺。　上節長一寸四分。分之一。奇分在下。故上七節至于膂骨。九寸八分分之七　骶音底

此言伏人之骨度也。項髮以下。至背骨之端。長二寸半。脊骨爲膂。書曰爲股肱心膂　膂骨以下。至尾骶。共二十一節。計長三尺　上節每節長一寸四分分之一　葢每節長一寸四分一釐也。其奇分當在下節。故膂骨以上。計有七節。乃項髮以下至膂骨之數也。每節長一寸四分一釐則七得七寸。四七二寸八分。共九寸八分。又每節一釐共計九寸八分七釐。故曰九寸八分分之七也

伏人骨度圖

此衆人骨之度也。所以立經脈之長短也。是故視其經脈之在於身也，其見浮而堅，其見明而大者，多血；細而沉者，多氣也。

此結言骨度可以定脈度之長短，而遂言視經脈血氣之法也。顯者多血，微者多氣。多則可寫，而少則可補矣。

五十營第十五（營者運也。脈之營行有五十度，故名篇。）

黃帝曰：余願聞五十營奈何？岐伯荅曰：天周二十八宿，宿三十六分，人氣行一周，千八分。日行二十八宿，人經脈上下左右前後二十八脈，周身十六丈二尺，以應二十八宿。漏水下百刻，以分晝夜。故人一呼脈再動，氣行三寸；一吸脈亦再動，氣行三寸；呼吸定息，氣行六寸。十息氣行六尺，日行三分。二百七十息，氣行十六丈二尺，氣行交通于中，一周于身，下水二刻，日行二十五分。五百四十息，氣行再周于身，下水四刻，日行四十分。二千七百息，氣行十周于身，下水二十刻，日行五宿二十分。一萬三千五百息，氣行五十營于身，水下百刻，日行二十八宿，漏水皆盡，脈終矣。所謂交通者，并行一數也。故五十營備，得盡天地之壽矣。凡行八百一十丈也。

此篇詳言經脈之行，晝夜有五十度之數也。營者，運也。五十營者，謂五十度也。經脈之行，於晝者二十五度，行

於夜者二十五度，故曰五十營。伯言人身經脈之行，上合于天星之度，下合于漏水之下者也。天周二十八宿，即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昴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也。按本經衛氣行篇云：歲有十二月，月有十二辰，子午為經，卯酉為緯，天周二十八宿，而一面四星，四七二十八宿，房昴為緯，虛張為經。是故房至畢為陽，昴至心為陰，陽主晝，陰主夜者是也。每宿析為三十六分（積而推之，十宿得三百六十分，二十宿得七百二十分，八宿三分得二百四十分，廿八分得四十八分，共得一千八分。）人之脈氣其晝夜一周，亦合此一千八分之數，而日之所行者，已周二十八宿。（義詳下文）正以人之經脈上下升降，凡左右前後共二十八脈。蓋十二經有十二脈，而左右相同，則為二十四脈，加以陽蹻陰蹻督脈任脈，共計二十八脈。其脈總計長短之數，凡手之三陰三陽，足之三陰三陽，兩蹻督任，周身共有一十六丈二尺（見後脈度篇），上應天之二十八宿，下應漏水百刻，以分為晝夜運行之度也。故人一呼脈再動，其脈氣行三寸；一吸脈亦再動，其脈氣行三寸；呼吸總為一息，則其脈氣行六寸。積至十息，則其脈氣行六尺，而天之日，其行為七釐五毫（按正文本云二分，今細推之，其所謂二分者誤也。假如日二分，則百息當行二[illegible]十息當行二百分，萬息當行二千分，而三千五百[illegible]當行七百分，原數止得一千八分，今又多得一[illegible]六百）

九十二分。愚此經向無明詮，遂致誤傳未正，今將其數當云日行七鶩半，則一萬三千五百息，正合日行一十八分之數，詳見下文。由是而悉推之，則一百三十五息，脈行八丈一尺，下水一刻，日行十分六鶩。二百七十息，脈行十六丈二尺，氣行交通于中，而一周于身。其下水計二刻，日行二十分一鶩二毫。按正文曰二十五分，皆誤寫一鶩二毫焉五分也。若據此數，則下文五百四十息水下四刻，當云五十分，不應曰四十分。且據二十五分而推之，則一萬三千五百息水下百刻，當得一千二百五十分，比原數多得二百四十二分。五百四十息，其脈氣當再周于身，下水四刻，日行四十分二鶩二毫。正文闕二鶩二毫。二千七百息，其脈氣十周于身，下水二十刻，日行五宿二十一分六鶩。正文闕一分六鶩。自此以下，當云五千四百息，氣行二十周于身，下水四十刻，日行十一宿七分二鶩。又當云八千一百息，氣行三十周于身，下水六十刻，日行十六宿二十八分八鶩。又當云一萬八百息，氣行四十周於身，下水八十刻，日行二十二宿一十四分四鶩。積至一萬三千五百息，氣行五十營于身，水下百刻，日又行五宿二十一分六鶩，則共行二十八宿，其漏水皆盡，而脈氣終矣。吾前所謂氣行交通于中，一周于身者，并五十營而皆如始時一周之數也。故五十營備者，必無病，而得以盡天地所賦之壽矣。否則如根結篇之所謂不應數者，名曰狂生也。

營氣第十六

此篇論營氣運行，故名篇。

黃帝曰：營氣之道，內穀為寶。穀入於胃，乃傳之肺，流溢於中，布散於外，精專者行于經隧，常營無已，終而復始，是謂天地之紀。故氣從太陰出，注手陽明，上行注足陽明，下行至跗上，注大指間，與太陰合，上行抵髀，從脾注心中，循手少陰，出腋下臂，注小指，合手太陽，上行乘腋，出𩓞內，注目內眥，上巔下項，合足太陽，循脊下尻，下行注小指之端，循足心，注足少陰，上行注腎，從腎注心，外散于胃中，循心主脈，出腋下臂，出兩筋之間，入掌中，出中指之端，還注小指次指之端，合手少陽，上行注膻中，散于三焦，從三焦注膽，出脇，注足少陽，下行至跗上，復從跗注大指間，合足厥陰，上行至肝，從肝上注肺，上循喉嚨，入頏顙之竅，究于畜門。其支別者，上額循巔，下項中，循脊入骶，是督脈也，絡陰器，上過毛中，入臍中，上循腹裏，入缺盆，下注肺中，復出太陰。此營氣之所行也，逆順之常也。

此言營氣之運行，一如宗氣之所行也。宗氣所行之次，盡見于邪客篇。此篇論營氣所行，與宗氣無異，故雖不同，而其次同也。宗氣者，大氣也。大氣積于胃中，出喉嚨，司呼吸，以行經隧，始于手太陰肺經，終于肝經，積至一萬三千五百息，脈行八百一十丈，如前篇五十營之所論者是也。營氣者，陰氣也，由中焦之氣陽

中有陰者。隨中焦之氣以降于下焦而生此陰氣。故謂之清者爲營。又謂之營氣出于中焦者是也。然此營氣者。必成于水穀所化精微之氣。故曰營氣之道。穀氣爲實。非穀氣不能生此營氣。非營氣不能生血也。道者。脈氣所由行之經隧也。正以穀入于胃。則精微之氣。即承之而爲宗氣者。由中焦傳肺經之中府。以上雲門而行手太陰肺經。遂行手陽明大腸經。足陽明胃經。足太陰脾經。手少陰心經。手太陽小腸經。足太陽膀胱經。足少陰腎經。手厥陰心包絡經。手少陽三焦經。足少陽膽經。足厥陰肝經。流溢于藏府之中。布散于經脈之外。此營氣者。陰性精專。必隨宗氣以運行于經隧之中。始于手太陰肺經。終于足厥陰肝經。絡而復始。是謂天地之紀。亙萬古而不易者也。試以其脈氣之行。一如宗氣所行者言之。故氣從太陰肺經出注手陽明大腸經上行注足陽明胃經下行至跗足面爲跗即衝陽陷谷內庭厲兌等處皆胃經穴上注大指閒。隱白。脾經穴與太陰合即足太陰脾經上行抵髀即陰陵泉血海箕門等穴俱在髀之內廉屬脾經穴注心中。心經循手少陽出腋下臂。即極泉青靈等處皆屬手少陰心經注小指。少澤穴屬心經合手太陽。即小指外側屬小腸經上行乘腋臑俞等處小腸經穴出頰。目下爲䪼顴髎等處小腸經穴內注目內眥睛明足太陽膀胱經穴上巔。曲差五處通天絡卻等處足太陽膀胱經穴下項天柱大杼等穴亦膀胱經穴合足

太陽膀胱經循脊自背中有闕一寸五分有大杼至八髎等穴開三寸有分至秩邊等穴皆屬足太陽膀胱經下尻。下行注足小指之端。即膀胱經至陰穴循足心。足心之湧泉穴屬足少陰腎經注足少陰腎經上行注腎。從腎注心外散于胸中。循心主脈即心包絡經出腋天池天泉等穴屬心包絡經下臂。曲澤郄門間使內關等穴屬心包經出兩筋之間大陵穴屬心包經入掌中。勞宮穴屬心包經出中指之端中衝穴亦心包經還注手小指次指之端即四指端關衝穴屬手少陽三焦經合手少陽此手少陽三焦經乃手厥陰心包絡經之脈舊云循之有與古脊爲合者上行至膻中。散于三焦足少陽散絡心包下膈循屬三焦此三焦乃前三焦非上文少陽之三焦即營衛生會篇所謂宗氣出于上焦營氣出于中焦衛氣出于下焦之三焦也從此三焦注于膽經。出脇注足少陽京門帶脈五樞等處下行至跗丘墟臨泣地五會等處皆膽經穴。復從跗上注大指閒大敦穴合足厥陰大指上行至肝。從肝上注肺肝經後行上循喉嚨。入頏顙之後。究于畜門。按素問評熱病論註畜門有頏顙之竅句其新校正以爲疑是賁門按難經四十四難有胃爲賁門揚玄操釋云賁者鬲也胃氣之所出胃出穀氣以傳于肺肺在鬲上故胃爲賁門未知的否其支別者上額循巔神庭上星顖會前頂百會後頂等處下項中。風府瘂門等處下循脊入骶由大椎長強是督脈也。又絡前之陰器。上過毛中。入臍中任脈經自會陰至關元上循腹裏。入缺盆自水分至天突皆任脈也下注肺中。復出于手太陰肺經。此營氣之所行。或逆數或順數。皆合當脈其運行之次。無相失也

脈度第十七（此言脈有度數故名篇）

黃帝曰。願聞脈度。岐伯荅曰。手之六陽。從手至頭。長五尺。五六三丈。手之六陰。從手至胸中。三尺五寸。三六一丈八尺。五六三尺。合二丈一尺。足之六陽。從足上至頭八尺。六八四丈八尺。足之六陰。從足至胸中六尺五寸。六六三丈六尺。五六三尺。合三丈九尺。蹻脈從足至目。七尺五寸。二七一丈四尺。二五一尺。合一丈五尺。督脈任脈。各四尺五寸。二四八尺。二五一尺。合九尺。凡都合一十六丈二尺。此氣之大經隧也

此言脈有度數也。夫手止有三陽。而今曰六陽者。以左右手各有三陽。故謂之六陽。（下文稱手之六陰及足之六陽六陰皆倣此篇經指為三陽三陰者以一手言也）從手至頭者。太陽自小指少澤至頭之聽宮。陽明自手次指商陽至頭迎香。少陽自手四指關衝。至頭禾髎也。各長五尺。則五六共有三丈也　手之六陰。太陰自手大指少商。至胸中中府。少陰自手小指少衝。至胸中極泉。厥陰自手中指中衝。至胸中天池。各長三尺五寸。三六計一丈八尺。五六得三尺。共有二丈一尺也　足之六陽。太陽自足小指至陰。至頭睛明。陽明自足次指厲兌。至頭頭維。少陽自足四指竅陰。至頭瞳子髎。各長八尺。六八計四丈八尺也　足之六陰。太陰自足大指隱白。至胸中大包。少陰自足心湧泉。至胸中俞府。厥陰自足大指大敦。至胸中期門。各長六尺五寸。六六計三丈六尺。五六得三尺。共有三丈九尺也。蹻脈從足至目。長七尺五寸。二七計一丈四尺。二五得一尺。共有一丈五尺也。（按蹻脈有陽蹻陰蹻陽蹻自足中脈行于目。陰蹻自足照海行于目。然陽蹻左右相同。陰蹻亦左右相同。則蹻脈宜手有四。今曰二七一丈四尺。二五一尺。則止于二脈者何也。觀本篇末云。蹻脈有陰陽。何脈當其數。岐伯荅曰。男子數其陽。女子數其陰。則知男子之所數者。左右陽蹻。女子之所數者。左右陰蹻也。）督脈在後。任脈在前。各長四尺五寸。二四得八尺。二五得一尺。共有九尺也。由上十二經及蹻脈督任。大都共有一十六丈二尺。此乃脈氣之大經隧也。

經脈為裏。支而橫者為絡。絡之別者為孫。盛而血者疾誅之。盛則寫之。虛者。飲藥以補之。（內經曰經曰絡曰孫絡三義本此）

此承上文而言經絡孫絡之義。及有用鍼用藥之法也。經脈為裏者。如手太陰肺經。自中府至少商。乃直行之經。在于裏裏者。即上文之所謂經隧也。其支而橫者。即如肺經有列缺穴。橫行手陽明大腸經者為絡也。其絡之別者為孫。猶有子而又生孫。較之正絡為尤盛也。但曰絡曰孫。而血脈盛者急責之。急責云者。正以邪氣盛者。當寫之也。若正氣虛者。則止飲藥以補之耳。

五藏常內閱于上七竅也。故肺氣通于鼻。肺和則鼻能知臭香矣。心氣通于舌。心和則舌能知五味矣。肝氣通于目。肝和則目能辨五色矣。脾氣通于口。脾和則口能知五穀矣。腎氣通于耳。腎和則耳能聞五音矣。五藏不和則七竅不通。六府不和則留爲癰。故邪在府則陽脉不和。陽脉不和則氣留之。氣留之則陽氣盛矣。陽氣太盛則陰脉不利。陰脉不利則血留之。血留之則陰氣盛矣。陰氣太盛則陽氣不能營也。故曰關。陽氣太盛則陰氣弗能營也。故曰格。陰陽俱盛。不得相營。故曰關格。關格者。不得盡期而死也。

此言五藏上通于七竅。遂即藏府不和者。以決其脉之至于關格而死也。七竅者陽竅也。陽竅在于面部（目二鼻二耳二口一舌一。若陰竅二。則前陰後陰。乃在下部者也。總名曰九竅。）五藏雖在內。而上通于七竅。故鼻爲肺之竅。必肺和而後鼻能知香臭也。舌爲心之竅。必心和而後舌能知五味也。肝爲目之竅。必肝和而後目能辨五色也。口爲脾之竅。必脾和而後口能知五穀也。（口知五穀。即舌知五味。故分之雖有八。而此共爲一竅。）腎氣通于耳。必腎和而後能聞五音也。若五藏不和。則五藏主內。不能通此七竅矣。彼六府不和。則六府主表。當留結爲癰。故邪在六府。則陽經之脉不和。而氣留于表者。陽氣太盛。陽氣太盛則陰經不能相和。而陰脉不利。陰脉不利。則血在于內者。亦已留滯。而陰氣太盛矣。此陰經之氣太盛。則足手六陰俱病。而氣口之脉。一盛二盛三盛四盛。其病正在厥陰少陰太陰也。致使六陽經之脉氣不能運而入于內矣。其名曰關。關者。關六陽在外。而使之不得入于內也。陽經之氣太盛。則足手六陽經俱病。而人迎之脉。一盛二盛三盛四盛。其病正在少陽太陽陽明也。致使六陰經之脉氣。不能運而出外矣。其名曰格。格者。拒六陰在內。而使之不得出于外也。陰脉陽脉俱盛。不得相營。其名曰關格。關格者。不得盡其壽期而死（難經三十七難。誤以六陰脉盛爲格。六陽脉盛爲關。致後世不曰脉體。而指曰兩證。尤誤之誤也。）

黃帝曰。蹻脉安起安止。何氣營水。岐伯答曰。蹻脉者。少陰之別。起于然骨之後。上內踝之上。直上循陰股入陰。上循胷裏。入缺盆。上出人迎之前。入頄屬目內眥。合于太陽陽蹻而上行。氣并相還。則爲濡目。氣不營。則目不合

此言陰蹻之起止也。帝問蹻脉起止者。陽蹻陰蹻。而伯止以陰蹻答之。未及于陽蹻也。人身氣血如水之流。帝遂以蹻脉起止。何氣營水爲問。伯言陰蹻脉者。乃足少陰腎經之別脉也。起于然骨之下照海穴。出內踝上。又直上之。循陰股。以入于陰。上循胷裏。入于缺盆。上出人迎之前。入于目下之頄。屬于目內眥睛明穴。合于足太

足膀胱經之陽蹻而上行。惟此陰陽二蹻之氣相并而周旋之，則能潤澤于目。否則目氣不營，而目不能合矣。

黃帝曰：氣獨行五藏，不營六府，何也？岐伯答曰：氣之不得無行也，如水之流，如日月之行不休。故陰脉營其藏，陽脉營其府，如環之無端，莫知其紀，終而復始。其流溢之氣，内溉五藏，外濡腠理。

此言藏府之氣流行而不息也。陰脉者，即足手六陰經之脉也，所以運之于五藏也。陽脉者，即足手六陽經之脉也，所以運之于六府也。陰出之陽，如肺經行于大腸也；陽入之陰，如胃行于脾也。如環無端，流行不已，内溉于藏府，外濡于腠理，豈曰獨行于五藏而不營于六府者哉。

黃帝曰：蹻脉有陰陽，何脉當其數？岐伯答曰：男子數其陽，女子數其陰。當數者為經，不當數者為絡也。其數之數去聲，餘上聲

此承首節而言男子數其陽蹻，女子數其陰蹻，故謂之蹻脉有二也。然男子以陽蹻為經，陰蹻為絡；女子以陰蹻為經，陽蹻為絡。其有經絡之分者如此。

營衛生會篇第十八 論營衛所由生會，故名篇。難經併篇內與營俱行之營字下多一衛字，故後世不知營在脉中，衛在脉外，又不分前後三焦，及不知清者為營，濁者為衛之義，惜哉。

黃帝問于岐伯曰：人焉受氣？陰陽焉會？何氣為營？何氣為衛？營安從生？衛于焉會？老壯不同氣，陰陽異位，願聞其會。

岐伯答曰：人受氣于穀，穀入于胃，以傳與肺，五藏六府皆以受氣。其清者為營，濁者為衛。營在脉中，衛在脉外。營周不休，五十而復大會。陰陽相貫，如環無端。衛氣行于陰二十五度，行于陽二十五度，分為晝夜。故氣至陽而起，至陰而止。故曰：日中而陽隴為重陽，夜半而陰隴為重陰。故太陰主内，太陽主外，各行二十五度，分為晝夜。夜半為陰隴，夜半後而為陰衰，平旦陰盡而陽受氣矣。日中而陽隴，日西而陽衰，日入陽盡而陰受氣矣。夜半而大會，萬民皆臥，命曰合陰。平旦陰盡而陽受氣，如是無已，與天地同紀。隴當作隆。素問生氣通天論有日中而陽隆。隆古以隆隴通用。重，俱平声

此詳言營衛之生會，與天地之行同其度也。帝問人身之氣，必有所由受，陰升陽降，必有所由會。曰營曰衛，各以何氣成之？又生于何所，而會于何所？且老壯之氣不同，男女之位必異，果何自而知其所會？伯言人身之氣受之于穀氣者也。始焉穀入于胃，而後能生精微之氣。此氣出于中焦，以傳與肺，而肺傳之五藏六府，皆得以受此精微之氣矣。其大氣積于胸中者為上焦，所謂宗氣流于海者是也。上焦即任脉經膻中穴，又名上氣海 臍上四寸曰中脘穴，為中焦。臍下一寸曰陰交穴，為下焦。此

三焦者上焦降于中焦而中焦降之下焦下焦升于中焦而中焦升之上焦循大道下濟地道上行之象也上焦爲陽中焦則上半爲陽下半爲陰下焦則爲陰然中焦之下半爲陰者由上焦之氣降于中焦而中焦之氣隨上焦之氣以降于下焦而生此營氣營氣者陰氣也故曰清者爲營言由上中二焦之清氣降而生之者也下焦之爲陰者陰極陽生升于中焦隨中焦之上半爲陽者以升于上焦而生此衛氣衛氣者陽氣也始時陽氣甚微而至此則陽氣甚盛故曰陽受氣于上焦（見素問調經論）然此衛氣者乃下焦之濁氣升而生之故曰濁者爲

衛宗氣積于胸中出喉嚨以司呼吸而行于十二經隧之中營則陰性精專隨宗氣以行于經隧之中所以營之行者在于經脉之中也衛則陽性慓悍滑利不能入于經脉之隧故不隨宗氣而行而自行于各經皮膚分肉之間所以衛之行者在于經脉之外也營氣之隨宗氣而行者一呼脉行三寸一吸脉行三寸呼吸定息則脉行六寸而一刻之中計一百三十五息脉行八丈一尺二刻之中計二百七十息脉行十六丈二尺爲一周身積至一晝一夜爲百刻則一萬三千五百息脉行八百一十丈矣是行于晝者二十五度行于夜者二十五

度始于手太陰肺經而終于足厥陰肝經至五十度而復大會于肺經也陰經行盡而陽經繼之陽經行盡而陰經繼之陰陽相貫如環之無端也（如肺經行大腸胃行脾經之類）是營氣之行者如此彼衛氣于平旦之時遂出于目之睛明穴以行于足太陽膀胱經遂行于手太陽小腸經又行于足少陽膽經手少陽三焦經足陽明胃經手陽明大腸經行于陽經者二十五度至日西而陽盡則行于足少陰腎經手少陰心經手太陰肺經足厥陰肝經足太陰脾經行于陰經者亦二十五度故衛氣自足太陽膀胱經而起至足太陰脾經而止者如此　故曰平

旦者天之陽也至日中則爲陽之陽乃陽氣之隆盛也謂之曰重陽夜者陰也至夜半則爲陰之陰乃陰氣之隆盛也謂之曰重陰故營氣隨宗氣以行于經隧之中始于手太陰而復大會于手太陰此太陰之所以主內也衛氣不隨宗氣而行而自行于各經皮膚分肉之間始于足太陽而復會于足太陽此太陽之所主外也營氣衛氣各行于晝二十五度各行于夜二十五度分爲晝夜各爲五十度也且所謂夜半而陰隆爲重陰者寧無陽以繼之須知夜半以後而爲陰衰則至平旦之時陰氣已盡而陽復受氣矣所謂日中而陽隆爲重陽者寧

無陰以經之須知日已西而爲陽衰則月入陰盡而陰
復受氣矣此乃天地運行之紀萬古不磨者也故至于
夜半之時陰氣已盡陽氣方生陰陽大會萬民正於此
而皆卧命曰合陰合陰者皆靜而卧眞陰勝之候也然
至于平旦則陰氣已盡陽復受氣營衛之行如是無已
眞與天地同其運行之紀也按平求陌此句難知集釋清者爲營二句非經旨也

黃帝曰老人之不夜瞑者何氣使然少壯之人不晝瞑者
何氣使然岐伯荅曰壯者之氣血盛其肌肉滑氣道通營
衛之行不失其常故晝精而夜瞑老者之氣血衰其肌肉
枯氣道澁五藏之氣相搏其營氣衰少而衛氣內伐故晝
不精夜不瞑按上文有萬民皆卧一語故此遂以老壯寐寤問之

上節言老壯不同氣故此復以老人之夜不瞑少壯之
晝不瞑者問之氣道通者脉氣之道也營衛之行不失
其常者如上節之論營衛是也

黃帝曰願聞營衛之所行皆何道從來岐伯荅曰營出于
中焦衛出于下焦

此言營衛之所由生也大義見上節註中

黃帝曰願聞三焦之所出岐伯荅曰上焦出于胃上口並
咽以上貫膈而布胸中走腋循太陰之分而行還至陽明
上至舌下足陽明常與營俱行于陽二十五度行于陰亦
二十五度一周也故五十度而復大會于手太陰矣

此言上焦乃宗氣之所出與營氣同行于經隧之中也
帝問三焦之所出而伯先以上焦荅之上焦者即膻中
也胷中宗氣積焉其宗氣受水穀精微之氣出于胃之上
口即上脘也並咽以上貫膈出喉嚨司呼吸一呼脉行
三寸一吸脉行三寸而布于胸中即肺經之中府雲門
也走腋之夾白尺澤下臂之孔最列缺經渠魚際又下
大指之少商此正循手太陰經之分而行還至手陽明
大腸經上至舌又下足陽明胃經又行脾行心行小腸行膀胱行腎行心包三焦行膽行肝常與營氣俱行于晝二十五度行于夜二十五
度故五十度而復大會于手太陰肺經矣難經營字下誤多一衛字

黃帝曰人有熱飲食下胃其氣未定汗則出或出于面或
出于背或出于身半其不循衛氣之道而出何也岐伯曰
此外傷于風內開腠理毛蒸理泄衛氣走之固不得循其
道此氣慓悍滑疾見開而出故不得從其道故命曰漏泄

此言人用熱飲食而汗出者以感風邪而開腠理也飲
食之熱者下于胃中氣尚未定汗遂外出或面或背或
于半身並無定所彼衛氣之行於分肉者自有所行之
路而此汗之出不循衛氣之道者正以外傷于風得熱
飲食以致內開腠理毛蒸理泄衛氣已循分肉而走之

此熱飲食之氣慓悍滑疾見腠理之開而遂出為汗不得從衛氣之道也名之曰漏泄耳按上節問三焦之所出伯所答者止以上焦未及中下二焦也而帝遂以熱飲食之汗者問之蓋承胃上口而問耳

黃帝曰願聞中焦之所出岐伯荅曰中焦亦並胃中出上焦之後此所受氣者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于肺脈乃化而為血以奉生身莫貴于此故獨得行于經隧命曰營氣泌必音

此言營氣出于中焦乃化血而行經隧者也營氣者陰氣也本屬下焦而由中焦之氣降以生之故曰營氣出于中焦是中焦之氣亦並胃之中脘出于上焦之下此乃營氣之所受也營氣泌別糟粕蒸其津液化其精微上隨宗氣以上注于肺而行于十二經之中凡心中所生之血賴此營氣而化以奉養生活之身乃至貴而無以尚焉者也但陰性精專故獨得以行于經隧耳此以衛氣之在外者而較之則營氣在內如將之守營故名之曰營氣者以此素問生氣通天論云陰在內陽之守也正謂此耳

黃帝曰夫血之與氣異名同類何謂也岐伯荅曰營衛者精氣也血者神氣也故血之與氣異名同類焉故奪血者無汗奪汗者無血故人生有兩死而無兩生

此言血與氣本為同類而人不可以兩傷之也承上文而言營氣化血則血之與氣耳名雖異而其類則同故古經有是言而帝乃援以問之此氣字似承上文單指營氣言蓋營衛雖古經所言而岐伯下文所荅則氣兼營衛言分陰陽皆出于穀氣所化之精氣也伯言營為水穀之精氣衛為水穀之悍氣此二語出素問痺論雖有陰陽之殊而均之為水穀之精氣也血則由營氣所生乃氣之神化者也有精氣然後有神氣故謂之異名同類也推其異名同類則邪在氣者可傷氣而不可傷血邪在血者可傷血而不可傷氣不可以兩傷之也試觀上文言營氣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于肺脈化而為血則血以營氣而化以液而成汗即心之液是血與汗亦一物而異名也故奪血而瀉之者無得再發其汗奪汗而發之者無得再去其血若奪血者又奪汗奪汗者又奪血則兩者受傷人必有死而無生故謂之有兩死而無兩生者此也按此節岐伯不言下焦而以血氣異名同類為言者蓋帝承上節而問則伯不得不荅之也猶第四節之意亦是第三節也

黃帝曰願聞下焦之所出岐伯荅曰下焦者別迴腸注于膀胱而滲入焉故水穀者常并居于胃中成糟粕而俱下于大腸而成下焦滲而俱下濟泌別汁循下焦而滲入膀胱焉

此言下焦之所司，見衛氣之所生也。下焦者，在臍下一寸陰交之處，由上焦在膻中，中焦在中脘較之，而此則為下焦也。胃納水穀，脾乃化之，化已入于小腸，小腸之下口，在左則膀胱相着，但膀胱無上口而有下口，在右則大腸接之。（按鍼灸聚英言迴腸即大腸，當臍右。本經腸胃篇言迴腸當臍左。以義推之，應當臍右，其左字疑誤。）此下焦之氣，渣滓則別入于迴腸，而在後以出之；水液注滲于膀胱，而在前以出之。故知水穀者，常并居于胃中，入小腸，成糟粕，以俱下于大腸。其精微之氣，由上中二焦以降于此，而成下焦。若水液則滲而俱下，濟（當作泲）泌（泲之声）別汁（別行水液之汁），循此下焦之氣而滲入膀胱焉。但此下焦之氣，陰中有陽者，升于中上二焦，以生陽氣，乃謂之衛氣也。故命之曰：衛氣出于下焦耳。

黃帝曰：人飲酒，酒亦入胃，穀未熟而小便獨先下，何也？岐伯答曰：酒者，熟穀之液也，其氣悍以清，故後穀而入，先穀而液出焉。（按上節有滲入膀胱一語，故此節遂以酒之先下者問之，猶第二五七節皆承上文之意也）

此言酒之所以先穀氣而出也。承上文有滲入膀胱之語，故遂以酒之先穀而下者問之，正以酒為熟穀之液，其氣至悍而清，故雖後穀而入，必先穀而下也。熟者，腐也。

黃帝曰：善。余聞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瀆，此之謂也。

此帝述素所聞者而證之也。宗氣積于上焦，出喉嚨以司呼吸，而行于十二經隧之中，彌淪布濩，如天之有霧也。營氣並胃中，出上焦之下，泌別糟粕，蒸為精微之氣，而心中之血賴之以生，凝聚浮沉，如水中之有漚也。胃納水穀，脾實化之，糟粕入于大腸，水液滲入膀胱，故三焦為決瀆之官，膀胱為州都之官，正以下焦如瀆之畜泄乎水也。然下焦之陰中有陽者，從是升中上二焦，而衛氣生矣。（嗟乎，此篇清者為營，濁者為衛，營在脈中，衛在脈外，一十六字乃神聖之宗旨，猶堯舜相傳道統不外人心惟危云云一十六字也。人之病否生死，從是而決；醫之用藥升降表裏陰陽補瀉，從是而分。其禍始于秦越人難經第一難，將此第四節與營俱行參營字下增一衛字，致使三焦升降三氣所生之義不明于後世，而用藥多謬，安能有起死回生之功也。嗚呼，自張仲景而下，如孫王劉張李朱輩，尚未有識此義者，況其他乎？）

宗營衛三氣所生圖

二卷終

黃帝內經靈樞註證發微卷之三

大明太醫院正文會稽庠生玄臺子馬蒔仲化註證

松江庠生門人明齋子金一龍校

四時氣第十九（篇內首節有四時之氣，故名篇）

黃帝問于岐伯曰：夫四時之氣，各不同形，百病之起，皆有所生，灸刺之道，何者為定？（一本作實）岐伯荅曰：四時之氣，各有所在，灸刺之道，得氣穴為定。故春取經血脉分肉之間，甚者深取之，間者淺刺之；夏取盛經孫絡，取分間絕皮膚；秋取經腧，邪在府，取之合；冬取井滎，必深以留之。（春取經之經，當作絡。義見素問水熱穴論。間，去声）

此言灸刺之道，順四時之氣而已。春取絡穴之血脉分肉間，如手太陰肺經列缺為絡之類，當視其病之輕重而為刺之淺深也。（水熱穴論云：春取絡脉分肉）夏取盛經孫絡處分間，盛經者，如手陽明大腸經陽谿為經之類；孫絡者，即脉度篇所謂支而橫者為絡，絡之別者為孫也。視其經穴孫絡處分之間，止於皮膚，絕而刺之，不至于深入也。（水熱穴論云：夏取盛經分腠。又曰：絕膚而病去者，邪居淺也。蓋言夏氣在表，故病在於表，止於皮膚，絕而不深入以刺之，正以邪之所居為甚淺也。又曰：所謂盛經者，陽經也。則止取手足六陽經之經穴耳）秋取各經之俞穴，如手太陰肺經太淵為俞之類。（水熱穴論云：取俞以寫陰邪，則知是太陰經之俞穴也）若在府，則取六陽經之合穴，如手陽明大腸經曲池為合之類。（水熱穴論云：取合以虛陽邪，則知是六陽經之合也）冬取井滎，冬氣入深，必當深刺以久留之。（水熱穴論云：取井以寫陰逆，則陰經當刺井穴，如手太陰肺經少商為井之類；取滎以實陽氣，則陽經當刺滎穴，如手陽明大腸經二間為滎之類）

溫瘧汗不出，為五十九痏。

此言刺溫瘧之法也。素問瘧論帝曰：先熱而後寒者，何也？岐伯曰：此先傷于風而後傷于寒，故先熱而後寒也，亦以時作，故曰溫瘧。（瘧另有先寒而後熱為寒瘧，但熱而不寒為癉瘧）然溫瘧汗不出者，當取五十九俞以刺之。（五十九俞詳後熱病篇第二十二節）

風𤸷膚脹，為五十七痏，取皮膚之血者，盡取之。（𤸷即水，以水為疾，故加以疾之首）

此言刺風水之法也。（風水見素問奇病論、水熱穴論、評熱論、本經論疾診尺篇）膚脹者，即本經水脹論之所謂膚脹也。（按膚脹者，寒氣客于皮膚之間，𪔣𪔣然不堅，腹大，身盡痛，皮厚，按其腹，窅而不起，腹色不變，此其候也）當取五十七俞以刺之。（五十七俞詳見素問水熱穴論中）

飧泄，補三陰之上，補陰陵泉，皆久留之，熱行乃止。

此言飧泄之疾，當補脾經之陰陵泉也。三陰者，足太陰脾經也。陰陵泉乃脾經之合穴，脾氣虛，故飧泄，宜補之，必久留其鍼，候鍼下熱行，乃止鍼。（一說補三陰之上者，三陰交乃足三陰脾經之所交穴，宜補之，因有二補字，及有一皆字）

轉筋于陽治其陽轉筋于陰治其陰皆卒刺之卒猝同

此言刺轉筋者當分陰陽而卒刺之也凡手足之外廉皆屬陽經若轉筋于陽則治其陽經凡手足之內廉皆屬陰經若轉筋于陰則治其陰經皆當猝然刺之而不使病人知之則刺易入而病易去也

徒㽷先取環谷下三寸以鈹鍼鍼之已刺而筩之而內之入而復之以盡其水必堅來緩則煩悶來急則安靜間日一刺之㽷盡乃止飲閉藥方刺之時徒飲之方飲無食方食無飲無食他食百三十五日㽷即水證故加疒之首鈹音皮筩音桶內納同

此言刺水腫之法也徒但也上文言風水者有風有水也此曰徒㽷則有水無風也見素問陰陽別論平人氣象論宣明五氣本經水脹論先取環谷下三寸按各經無環谷穴止足少陽膽經有環跳穴今曰下三寸言風市穴及理亦其的且鍼灸聚英不載風市治病之驗訣之以俟知者以鈹鍼鍼之本經九鍼論云五曰鈹鍼取法于劍鋒廣二分半長四寸主大癰膿兩熱相爭者也筩直也已刺而筩其鍼以納之既入而又復之必欲盡去其水水方盡時其肉必堅且水來緩則內必煩悶來急則內必安靜間日一刺之候水去盡而止鍼但水未盡之時小便必閉令水已去盡必飲通閉之藥以利其水防其再腫然服閉藥之法方刺之時即但飲之方飲之時無用食物或食物時無飲此藥且又不可食異品他食如此守之至一

百三十五日之外其病始不復矣

着痹不去久寒不已卒取其三里着着同痹必至反

此言刺寒痹之法也素問痹論云以濕勝者為着痹又曰其多汗而濡者此其逢濕甚也蓋着有沉着之意必其重而難去者也今久冷不已當猝取三里而刺之不使病人明知也三里係足陽胃經穴按久寒以冷字釋者蓋以寒氣勝者為痛痹今既曰着痹則非痛痹也故知此為冷字之義

骨為幹按前經脉篇黃帝云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腦髓生骨為幹脉為營筋為剛肉為牆皮膚堅而毛髮長等語今本篇此句與上下文不相蒙意者乃經脉篇之脫簡歟

腸中不便取三里盛瀉之虛補之

此言刺大便不通之法也腸大腸也大腸不通當取三里穴以刺之其不便者由于邪氣之盛則瀉之由于正氣之虛則補之耳

癘風者素刺其腫上已刺以銳鍼鍼其處按出其惡氣腫盡乃止常食方食無食他食癘音賴

此言刺癘風之法也按素問風論云癘者有營衛熱胕其氣不清故使鼻柱壞而色敗皮膚瘍潰風寒客于脉而不去名曰癘風骨空論長刺節論皆謂之大風也內有刺法當平日刺其腫上已刺數以鍼之銳者鍼其患處仍以手按出其惡毒之氣必腫盡乃止鍼不盡不止也凡

食品如常者。始食之。若異品他食宜無食也

腹中常鳴。氣上衝胸。喘不能久立。邪在大腸。刺肓之原。巨虛上廉三里

此言刺邪在大腸者之法也。腹中常鳴者。以水與火相激而成聲也。氣上衝于胸。發而爲喘。不能久立。乃邪在大腸。故病如是也。當刺肓之原。按本經九鍼十二原篇云。肓之原。出于脖胦者是也一名下氣海一名下肓臍下一寸半係任脈經穴鍼分得氣即寫後宜補。又取巨虛上廉及三里穴以刺之按巨虛上廉一名上巨虛在三里下三寸本經本輸篇云胃經膝下三寸三里爲合復下三里三寸爲巨虛上廉復下上廉三寸爲巨虛下廉大腸屬上廉小腸屬下廉故此篇邪在大腸宜刺巨虛上廉而下節邪在小腸宜刺巨虛下廉也

小腹控睪。引腰脊。上衝心。邪在小腸者。連睪系。屬于脊。貫肝肺。絡心系。氣盛則厥逆。上衝腸胃。燻肝。散于肓。結于臍。故取之肓原以散之。刺太陰以予之。取厥陰以下之。取巨虛下廉以去之。按其所過之經以調之睪音皐

此言刺邪在小腸者之法也。凡有小腹中。控其睪丸陰屬肝經引腰脊間。上衝于心者。邪在小腸也。蓋小腸連睪系。屬于脊。貫肝與肺。絡心之系。今邪氣盛則厥逆上衝于腸胃。熏于肝。散于任脈經肓之原即下氣海穴見上文結于臍中之神闕亦係任脈經。故當刺肓之原。以散其結。又刺手太陰肺經穴以與其補。又取足厥陰肝經穴以下其邪以小腸之邪連睪屬脊貫肝肺。又取足陽明胃經下巨虛以去其邪。又按小腸經凡脈所過之經以調其氣可也

善嘔。嘔有苦。長太息。心中憺憺。恐人將捕之。邪在膽。逆在胃。膽液泄則口苦。胃氣逆則嘔苦。故曰嘔膽。取三里以下胃氣逆。則刺少陽血絡。以閉膽逆。却調其虛實。以去其邪。憺音淡則刺之則當作側膽之經絡在脇之後旁故曰側

此言刺邪在膽者之法也。病有善嘔。嘔而出苦味。又長太息。其心中憺憺然之靜中。似恐有人將捕之。此邪在膽經也。蓋膽邪逆于胃。故膽液泄則口苦而嘔。故曰嘔膽之證。當取足陽明胃經三里以下胃氣之逆。又側刺足少陽膽經之血絡。以出其血。而止膽之逆閉者止也孟子云陳善閉邪朱註云閉止也。却又調兩經之虛實。虛則補而實則寫。以終去其邪。而不使之復也

飲食不下。膈塞不通。邪在胃脘。在上脘則刺抑而下之。在下脘則散而去之則側同此節當與上膈篇參看

此言刺邪在胃脘者之法也。凡飲食不下。而膈膜之前齊鳩尾後齊十一推者。覺塞不通。此乃邪在胃脘也胃脘上下脘之總名。如在上脘。臥鍼刺之。當抑而下之。即本經上膈篇之所謂氣爲上膈。故治之者如此。如在下脘。則刺下脘。當散而去之。即上膈篇之所謂蟲爲下膈。故治之者

如此

小腹痛腫不得小便邪在三焦約取之太陽大絡視其絡脈與厥陰小絡結而血者腫上及胃脘取三里

此言刺邪在三焦者之法也三焦者即後三焦合于右腎者也本經本藏篇云腎合三焦膀胱言右腎合三焦左腎合膀胱素問靈蘭秘典論以三焦為決瀆之官膀胱為州都之官則三焦膀胱皆司小便者也小腹痛而腹腫難以小便其邪在于三焦而三焦有邪約之也當取足太陽大絡而刺之即飛揚穴是也本經本輸篇三焦者上踝五寸光明穴別入貫腨腸出于委陽即太陽之正絡膀胱又必視其絡脈與足厥陰肝經有結血者盡取之若少腹腫及于胃脘則取胃經之三里穴以刺之

覩其色察其以知其散復者視其目色以知病之存亡也一其形聽其動靜者持氣口人迎以視其脈堅且盛且滑者病日進脈軟者病將下諸經實者病三日已氣口候陰人迎候陽也此與首篇第十節相似

此言凡候病者當盡望聞問切之法也以為也論語云視其所以凡人有病須知覩病人之氣色察病人之所為知其病氣之或散或復其要在于視其目中之色以知其病之存亡也蓋目為五藏之精華故尤以是為主耳又以一其形之肥瘦曰一者肥瘦各相等否聽其身之動靜凡身體痛逆悟點皆是其要又在于診其脈體以知其病之進退也持其右于寸部之氣口左手寸部之人迎以視之其脈且堅且盛且滑者在氣口為內傷日進在人迎為外感日進也其脈不堅不盛不滑而軟者在氣口為內傷將退在人迎為外感將退也縱或諸經尚實然氣口人迎已軟其病至三日而可已耳蓋氣口為內所以候足手六陰經之病人迎為外所以候足手六陽經之病也素問六節藏象論本經終始禁服等篇皆云氣口一盛病在足厥陰一盛而躁病在手厥陰氣口二盛病在足少陰二盛而躁病在手少陰氣口三盛病在足太陰三盛而躁病在手太陰故曰氣口候陰也人迎一盛病在足少陽一

盛而躁病在手少陽人迎二盛病在足太陽二盛而躁病在手太陽人迎三盛病在足陽明三盛而躁病在手陽明故曰人迎候陽也

五邪第二十 內論五藏之邪故名篇

邪在肺則病皮膚痛寒熱上氣喘汗出欬動肩背取之膺中外俞背三節五藏一本作五節之傍以手疾按之快然乃刺之取之缺盆中以越之

此言肺邪諸病而有刺之之法也凡邪在于肺皮為肺之合故皮膚痛發為寒熱氣上而喘汗出者以腠理疎也欬動肩背者以肺為五藏華蓋而肩乃肺經脈氣所

行也當取膺中外俞雲門中府等穴以刺之雲門巨骨下俠氣戶旁二寸陷中去任脈兩旁相去各六寸中府雲門下一寸乳上三肋間去中行亦六寸各灸五壯鍼三分又取背三節旁之肺俞。及取五椎旁之心俞穴俱係足太陽膀胱經穴去脊中各開一寸五分鍼三分留七呼但心俞禁鍼。然先以手速按其處自覺快爽乃刺之耳又必取缺盆穴使邪氣從此而上越也係足陽明胃經穴肩下橫骨陷中鍼二分留七呼不宜太深深則使人逆息

邪在肝則兩脇中痛寒中惡血在內行善掣節時脚腫取之行間以引脇下補三里以溫胃中取血脈以散惡血取耳間青脈以去其掣。掣音徹

此言肝邪諸病而有刺之之法也凡邪在于肝則兩脇中痛蓋肝之經脈貫膈布脇肋也胃中必寒木旺則土衰也惡血在內以肝氣不疏也行善掣其關節時或脚腫以肝之經脈自足大指上行內踝入陰器以上季脇及肋也當取足厥陰肝經行間穴以引出脇下之邪在足大指縫間動脈應手鍼三分灸三壯補足陽明胃經三里以溫其胃中之寒取肝經血脈外見者以散其在內之惡血取耳間青脈以去其所行之掣節。

邪在脾胃則病肌肉痛陽氣有餘陰氣不足則熱中善饑陽氣不足陰氣有餘則寒中腸鳴腹痛陰陽俱有餘若俱不足則有寒有熱皆調于三里。

此言脾胃有邪諸病而有刺之之法也凡邪在脾胃則病肌肉痛以脾主肌肉也若胃爲陽經而胃之邪氣有餘則不足者不能勝有餘也其病爲胃勝當爲熱中而善饑蓋火與陽爲類而火消穀則易饑耳反此而脾爲陰經胃之正氣不足脾之邪氣有餘其病爲脾勝當爲寒中而腸鳴腹痛也設脾胃俱邪氣有餘或正氣不足則胃當爲熱而脾當爲寒也當取足陽明胃經三里穴以調之有餘則瀉而不足則補耳

邪在腎則病骨痛陰痺陰痺者按之而不得腹脹腰痛大便難肩背頸項痛時眩取之湧泉崑崙視有血者盡取之

此節與後論次節骨痺舉節不用而痛汗注煩心取三陰之經補之其義大同

此言腎邪諸病而有刺之之法也邪在于腎則病骨痛以腎主骨而陰痺當在陰分也陰痺者痛無定所按之而不可得即痺論之所謂以寒勝者爲痛痺也後世以爲白虎歷節風又曰痛風其小腹脹以腎脉入小腹也其腰痛以腰爲腎之府也其大便難以腎通竅于二便也其肩背頸項痛此皆膀胱經脉所行以腎與膀胱爲表裏也且時時眩暈亦兼膀胱與腎邪也當取腎經之湧泉穴足心陷中屈足捲指宛宛中跪取之鍼三分留三呼灸三壯又取膀胱經之崑崙穴足外踝後跟骨上陷中細脉動應手鍼三分灸三壯妊婦忌之視有血者則一一盡取之可也。

邪在心則病心痛喜悲時眩仆視有餘不足而調之其俞也

此言心邪諸病而有刺之之法也邪在心故心必痛且善悲（本神篇云心氣虛則悲然實則亦然）時或眩仆或邪氣有餘或正氣不足皆病如是也當視其有餘不足而調之實則瀉而虛則補皆取其神門之爲俞穴者以刺之耳（神門係心經穴在掌後銳骨端陷中鍼三分留七呼灸七壯按本經邪客篇云少陰心脉也心者五藏六府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其藏堅固邪弗能容也容之則心傷心傷則神去神去則死矣故諸邪之在心者皆在心之包絡包絡者心主之脉也故獨無腧焉其外經病而內不病故獨取其經於掌後銳骨之端）

寒熱病第二十一

（篇內所論諸證不止寒熱然首節所論在寒熱故名篇但此寒熱主外感言與瘰癧之寒熱不同）

皮寒熱者不可附席毛髮焦鼻槁腊不得汗取三陽之絡以補手太陰　肌寒熱者肌痛毛髮焦而唇槁腊不得汗取三陽於下以去其血者補足太陰以出其汗　骨寒熱者病無所安汗注不休齒未槁取其少陰於陰股之絡齒已槁死不治骨厥亦然（腊思亦切）

此言寒熱不同而刺之亦異也邪之在人其始寒熱在于皮正以肺主皮毛開竅于鼻故皮痛而不可近席毛髮焦燥鼻孔枯腊腊者乾也如不得汗當取足太陽膀胱經之絡穴飛揚以瀉之蓋太陽爲三陽也又當取手太陰肺經之絡穴列缺以補之正以太陽主表故宜瀉其邪而肺主皮毛必宜補之於既瀉之後也　既而寒熱在于肌肉正以脾主肌肉又主唇故肌痛及毛髮焦而唇槁腊也如不得汗當取足太陽於下以去其血又補足太陰脾經以出其汗也（不言穴者必俱是絡穴）　其終也寒熱在于骨病既不安汗亦不休如齒未槁當取足少陰腎經之絡穴大鍾以刺之倘齒已槁則死不治矣外有骨發爲厥之證亦驗其齒以治之耳

骨痺舉節不用而痛汗注煩心取三陰之經補之（此節與前篇邪在腎則病骨痛陰痺相同但此節取三陰二義二本作三陽則治法亦與前篇相同）

此言病骨痺者而有刺之之法也骨痺已成節不能舉而痛汗注于外心煩于內正以腎主骨又其脉之支者從肺出絡心注胸中故病如是也當取足太陽膀胱之經穴崑崙以補之蓋膀胱與腎爲表裏也

身有所傷血出多及中風寒若有所墮墜四支懈惰不收名曰體惰取其小腹臍下三結交三結交者陽明太陰也臍下三寸關元也

此言病體惰者而有刺之之法也身有所傷出血已多而傷處中乎風寒（此證近于後世之所謂破傷風）或有所墮墜不必身傷出血也四支懈惰其名曰體惰當取小腹臍下三結

交之穴以刺之蓋本經爲任脈而足陽明胃足太陰脾經之脈亦結于此故謂之三結交也即臍下三寸之關元穴耳

厥痹者厥氣上及腹取陰陽之絡視主病也瀉陽補陰經也頸側之動脈人迎人迎足陽明也在嬰筋之前嬰筋之後手陽明也名曰扶突次脈足少陽也名曰天牖次脈足太陽也名曰天柱腋下動脈臂太陰也名曰天府（足少陽當作手少陽觀前本輸篇第十三節云手少陽也名曰天牖六次脈可證）

此言厥痹者而有刺之之法也痹病在內厥氣上逆以及于腹當取陰經之絡即下文手太陰肺經之天府是也刺陽經之絡即下文足陽明胃經之人迎手陽明大腸經之扶突手少陽三焦經之天牖足太陽膀胱經之天柱是也于陽經則瀉之于陰經則補之但人迎之穴乃頸側之動脈在嬰筋之前嬰筋者頸之堅筋也（頸大脈動應手夾結喉兩旁一寸五分以候五藏氣一云禁鍼又云鍼四分過則殺人）扶突之穴在嬰筋之後（一氣舍後一寸半在頸當曲頰下一寸仰而取之鍼三分灸二[illegible]）天牖之穴其脈次于扶突之後（天牖本手少陽三焦經之穴而此以爲足少陽者[illegible]以手爲足頸大筋外缺盆上天容後天柱前完骨下髮際上鍼一[illegible]五分得氣即瀉瀉盡更留三呼[illegible]）天柱之穴其脈次于天牖之後（挾項後髮際大筋外廉陷中鍼二分留三呼灸不及鍼）天府之穴乃腋下之動脈其脈行于臂故不稱曰手

太陰而曰臂太陰也（腋下三寸臂臑內廉動脈陷中以鼻取之鍼四分留七呼禁灸）

陽迎頭痛胸滿不得息取之人迎（陽迎斷作陽明因下有迎字及明迎[illegible]誤書訛傳者）

上節五穴總治厥痹之證而此下五節則分言五穴可以治諸證此節則以人迎所治之病而言之也陽明胃經邪盛頭痛胸滿不得息當取上文人迎穴耳

暴瘖氣鞕取扶突與舌本出血（鞕當作便）

此節以扶突所治之病言之也暴時瘖瘂而氣梗于喉當取上文扶突穴及舌本即風府穴係督脈經（項後入髮際一寸半宛宛中鍼三分禁灸令人失音）

暴聾氣蒙耳目不明取天牖

此節以天牖所治之病言之也（按鍼灸聚英云主暴聾氣目不明耳不聰）

暴攣癇眩足不任身取天柱

此節以天柱所治之病言之也暴攣者拘攣也暴癇者癲癇也暴眩者眩暈也合三證而足不任身皆當取上文天柱穴耳

暴癉內逆肝肺相搏血溢鼻口取天府

此節以天府所治之病言之也暴時大熱而在內氣逆乃肝肺兩經之火邪相爲搏擊以致血溢于鼻口當取上文天府穴耳

此爲大腸五部（大當作天）

此句總結上文五節，其穴爲天牖五部也。曰天牖五部者，舉一穴以統五穴耳，猶後世立湯藥之方，舉一品以槩衆品也

臂陽明有入頄徧齒者，名曰大迎，下齒齲取之，臂惡寒補之，不惡寒寫之。足太陽有入頄徧齒者，名曰角孫，上齒齲取之，在鼻與頄前。方病之時，其脈盛，盛則寫之，虛則補之。一曰取之出鼻外。足陽明有挾鼻入于面者，名曰懸顱，屬口對入繫目本，視有過者取之，損有餘，益不足，反者益甚

齲丘禹切

此言齒齲者，當即上下齒而分經以治之也。臂陽明，即手陽明大腸經也，以其脈行于臂，故不稱曰手而曰臂也。手陽明之脈，其支者從缺盆上頸，循天鼎、扶突，上貫頰，入下齒縫中，還出挾口，交人中，左之右，右之左，上挾鼻孔，循和髎、迎香，以交于足陽明，故曰臂陽明有入頄徧齒者，其名曰大迎，正以大迎係足陽明穴，而手陽明之脈則入而交之也（面顴爲頄。大迎在曲頷前一寸三分骨陷中動脈，又以口下當兩肩是穴，鍼三分，留七呼，灸三壯）。齒有痛病謂之齲，故下齒病齲者，當取此臂陽明之穴（商陽、二間、三間皆治齒痛）。如惡寒飲者虛也，宜補之；不惡寒飲者實也，宜寫之。足太陽膀胱經之脈亦入頄徧齒，其所入之脈，乃手少陽三焦經之角孫穴，其上齒齲者，正足陽明胃經之氣之所歷，取之在鼻與頄前，乃地倉、巨髎等穴也。如正痛之時，其脈必盛，盛則宜寫之，或虛則宜補之。一曰當取之出于鼻外，即本經之和髎、迎香等穴也。足陽明胃經之脈，有挾鼻孔入于面者，其脈會于足少陽膽經之懸顱穴，屬口對入以繫于目本，當視其有病之所以取之，邪氣有餘則損，正氣不足則益，益者補也。否以不足與有餘相反，故益之耳。

其足太陽有通項入于腦者，正屬目本，名曰眼系，頭目苦痛取之，在項中兩筋間，入腦乃別陰蹻陽蹻，陰陽相交，陽入陰，陰出陽，交于目銳眥，陽氣盛則瞋目，陰氣盛則瞑目。

頄音[illegible]

此言頭目痛者，當取玉枕，而又言睛明爲陰陽二蹻之所交，乃寤寐之所以分病也。足太陽膀胱經有通項入于腦者，名曰玉枕（開督脈一寸半，腦戶枕骨上入髮際二寸，鍼三分，留三呼，灸三壯）。此正屬于目之根，兩眼中之系皆繫于此，故名之曰眼系。凡苦頭痛或苦目痛者，皆取之。其脈在項中兩筋間入于腦，與陰蹻陽蹻相別，實各陰陽諸經交會之所也。又陽蹻之脈入于陰，陰蹻之脈出于陽，交于目銳眥之睛明穴，陽蹻之氣盛則目瞋而不得閉，陰蹻之氣盛則目

瞑而不得開也

熱厥取足太陰少陽皆留之寒厥取足陽明少陰于足留之少陽作少陰少陰作少陽素問有厥論本經終始篇亦有刺寒厥熱厥法

此言寒熱二厥而各有刺之之法也按素問厥論曰陽氣衰于下則為寒厥陰氣衰于下則為熱厥蓋以熱厥為足三陽氣勝則所補在陰故當取足太陰以補之其少陽當作少陰皆留其鍼也寒厥為足三陰氣勝則所補在陽故當取足陽明以補之其少陰當作少陽皆留其鍼也

舌縱涎下煩悗取足少陰

此言舌縱涎下煩悶者而有刺之之法也病有舌縱而不收其涎自下內則煩悶者皆足少陰腎經之衰也當取腎經之穴以補之按本經口問篇帝曰人之涎下者何氣使然岐伯曰飲食者皆入于胃胃中有熱則蟲動蟲動則胃緩胃緩則廉泉開故涎下補足少陰

振寒洒洒鼓頷不得汗出腹脹煩悗取手太陰

此言振寒為病者而有刺之之法也凡振寒而洒洒然鼓其頷間汗不得出內腹作脹而煩悶此乃元氣不足也當取手太陰肺經以補之

刺虛者刺其去也刺實者刺其來也

此言刺虛實者之法也凡刺虛者當乘其氣之去而隨之隨之者所以補之也凡刺實者當乘其氣之來而迎之迎之者所以寫之也九鍼十二原篇云迎而奪之惡得無虛追而濟之惡得無實迎之隨之以意和之

春取絡脈夏取分腠秋取氣口冬取經輸凡此四時各以時為齊絡脈治皮膚分腠治肌肉氣口治筋脈經輸治骨髓齊同劑

此言四時各有所刺者以其各有所治也春取絡脈而刺之者以絡脈治皮膚也如肝經蠡溝為絡之類夏取分腠而刺之者以分腠治肌肉也如夏取心與小腸分肉腠理之類秋取氣口而刺之者以氣口治筋脈也秋

屬肺經故取之冬取經輸而刺之者以經輸治骨髓也如腎經太谿為俞復溜為經之類按本經四時氣篇言春取經血脈分肉之間素問水熱穴亦云春取絡脈分肉間四時氣篇言夏取盛經孫絡取分間絕皮膚水熱穴論夏取盛經分腠四時氣篇言秋取經輸水熱穴論云秋取經輸四時氣篇言冬取井滎水熱穴論云冬取井滎已前三篇同異如此當備此以參考之

五藏身有五部伏兔一腓二腓者腨也背三五藏之腧四項五此五部有癰疽者死

此言癰疽生于五部者必死也五藏在內而關係于身者有五部其一在伏兔係足陽明胃經穴膝上六寸起肉正跪坐而取之一云膝蓋上七寸以左右各三指按捺上有肉起如兔之狀其二在腓腹腓腸者腨也其穴

名承筋。一名腨腸。一名直腸。俗云腿肚。禁鍼灸三壯。足太陽膀胱經穴其三在背。背之中。曰督脉。而背旁四行。皆足太陽膀胱經穴。其四在止藏之俞肺俞三椎旁。心俞五椎旁。肝俞九椎旁。脾俞十一椎旁。腎俞十四椎旁。各開中行一寸半其五在項。亦係督脉與足太陽經。此五部有癰疽者必死也按此節癰疽之不可治。而自下節至末皆言有可治之所。蓋出汗正所以去邪也。然當知用藥亦猶是耳

病始手臂者。先取手陽明太陰而汗出

此承上文而言病始手臂者。而有先刺之法也。手臂乃手陽明大腸經。手太陰肺經脉氣所行。故病始手臂者先取此二經刺之以出汗。則其邪可去矣

病始頭首者。先取項太陽而汗出

此承上文而言　病始于頭者。而有先刺之法也。項上于頭。乃足太陽膀胱經脉氣所行。故病始于頭者。先取此經刺之以出汗。其邪可去矣

病始足脛者。先取足陽明而汗出

此承上文而言病始足脛者。而有先刺之法也。足脛外廉乃足陽明胃經脉氣所行。故病始于足脛者。先取此經刺之以出汗。其邪可去矣

臂太陰可汗出。足陽明可汗出。故取陰而汗出甚者。止之于陽。取陽而汗出甚者。止之于陰

此承上文而言肺胃兩經皆可以發汗。若汗多者。陰取陽取之陰也。臂太陰者。即手太陰肺經也。素問刺禁論亦有臂太陰。以脉行于臂。故云然此經與足陽明胃經皆可發汗。若刺肺經而汗出太甚。則寫胃經以止之。蓋陽寫則陰勝也。刺胃經而汗出太多。則寫肺經以止之。蓋陰寫則陽勝也

凡刺之害。中而不去。則精泄。不中而去。則致氣。精泄則病甚而恇。致氣則生為癰疽也中去声　按前本輸篇云。害中而不去。則精泄。害中而去。則致氣。此少一不字。蓋此乃爲生癰疽而發。故止以寫實言之也

此承上文而言行鍼者之誤有二也。凡刺者寫實。既中其害。則當去其鍼。而久之不去。則精氣反泄。所以病益甚而恇羸也。既不中其害。則當留鍼以再寫。而遂乃去之。則邪氣仍致。所以生為癰疽也。蓋皆指寫實而言耳。

癲狂第二十二內論癲狂諸證。故名篇。但首無起語。疑是岐伯所言也

目眥外決于面者為銳眥。在內近鼻者為內眥。上為外眥。下為內眥。

此言目眥分為內外。而又各統其上下也。眥。眼角也。目眥外決于面者為銳眥。俗云外眼角在內近鼻者為內眥。俗云內眼角眼之上泡屬于外眥。眼之下泡屬于內眥也。按本篇俱論癲狂厥逆。而此首節獨以內外眥為言者。須知人身診候之神。以目為主。故先以目眥言之。亦示人以觀神之法也

癲疾始生。先不樂。頭重痛。視舉目赤。甚作極。已而煩心。候

之于顴取手太陽陽明太陰血變而止
此已下八節皆論癲疾諸證而此下三節則即其始作之證而有刺之之法也凡癲疾始生其意先不樂其頭先重而痛其所視舉目先赤三者已甚遂癲疾乃作至于作極則其心大煩當候之于顴以知之（本經五色篇庭者顏也又曰庭者首面也）乃取手太陽小腸經手陽明大腸經手太陰肺經以刺之候至血變而止鍼（按小腸經支正小海大腸經偏歷溫溜肺太淵列缺）
癲疾始作而引口啼呼喘悸者候之手陽明太陽左強者攻其右右強者攻其左血變而止（穴考同前）
此又即癲疾始作之證而有刺之之法也其口牽引或

啼或呼喘急驚悸者候之手陽明大腸經手太陽小腸經左強右強凡證候脉體俱不病也其不強者爲病次左強攻右右強攻左至血出色變而止鍼
癲疾始作先反僵因而脊痛候之足太陽陽明太陰手太陽血變而止（按膀胱經委陽飛揚僕參金門小腸見前胃經三里解谿脾經隱白公孫）
此又即癲疾先作之證而有刺之之法也癲疾始作先反僵仆隨即脊痛當取足太陽膀胱經足陽明胃經足太陰脾經手太陽小腸經以刺之候至血變而止鍼
治癲疾者常與之居察其所當取之處病至視之有過者寫之置其血于瓠壺之中至其發時血獨動矣不動灸窮骨二十壯窮骨者骶骨也
此言治癲疾之法也凡欲治癲疾者常與之居察其病在何經當取何穴及病已發時視其有病之經寫之即以所刺之血置之瓠壺之中至于此病又發其血當獨動如血不動宜灸脊盡之骶骨二十壯（穴名長強伏地取之鍼二分留七呼灸五壯）
骨癲疾者顑齒諸腧分肉皆滿而骨居汗出煩悗嘔多沃沫氣下泄不治（顑苦感切舊釋以爲饑黃起行今此篇與本經雜病篇有曰頷痛當有定所想頷與顑可通用屈原賦離騷云長顑頷亦何傷又可總稱）
此言骨癲疾之證而決其不可治也癲疾成于骨病故

曰骨癲疾其頷齒中諸穴分肉邪氣閉滿充龐太甚惟骨獨居汗出于外煩悗于內此或有可治者若至於作上作嘔沃沫出多在下氣洩則上下交病此不可治之證也
筋癲疾者身倦攣急大刺項大經之大杼脉嘔多沃沫氣下泄不治
此言筋癲疾者有可治之穴有不可治之證也筋癲疾者癲病成于筋也其身倦怠拘攣其脉急大當刺足太陽膀胱經之大杼穴若在上多嘔沃沫在下洩氣此不可治之證也（大杼項後第一推下兩旁去脊中各一寸半鍼五分灸七壯）

脉顛疾者暴作四肢之脉皆脹而縱脉滿者刺之出血不
滿灸之挾項太陽灸帶脉于腰相去三寸諸分肉本輸嘔
多沃沫氣下泄不治

此言脉癲疾者有可治之穴有不可治之證也脉癲疾
者癲疾成于脉也猝時僵仆四肢之脉皆脹消而弛縱
如其脉果滿則盡刺之以出其血如其脉不滿則灸足
太陽膀胱經挾項之天柱穴(挾項後髮際大筋外廉陷中鍼二分留六呼灸三壯)
又灸足少陽膽經之帶脉穴此穴相去于腰計三寸許
(帶脉季脇下一寸八分陷中鍼六分灸三壯)及諸經分肉之本穴蓋指四肢
之脉皆脹而縱之所也設在上嘔多沃沫在下洩氣則

不可治矣

癲疾者疾發如狂者死不治

此言癲疾太甚如狂者其證不可治也

狂始生先自悲也喜忘苦怒善恐者得之憂饑治之取手
太陰陽明血變而止及取足太陰陽明(肺大腸胃脾穴見前)

此以下六節皆論狂疾諸證而此一節則即其始生之
證有得之于憂饑者而有刺之之法也凡狂始生時悲
者肺之志忘者心之病怒者肝之志恐者腎之志今諸
證皆見皆得之于憂饑也當取寸太陰肺經手陽明大
腸經足太陰脾經足陽明胃經以刺之候其血出色變

而止鍼

狂始發少卧不饑自高賢也自辯智也自尊貴也善罵詈
日夜不休治之取手陽明太陽太陰舌下少陰視之盛者
皆取之不盛釋之也(大腸小腸肺穴見前心神門少衝穴)

此言狂有始發之證而有刺之之法也上節言始生而
此曰始發則病已成而發也凡狂始發時不欲卧不言
饑自以爲高賢辯智而尊貴其罵詈無有止時當取手
陽明大腸經手太陽小腸經手太陰肺經及舌下之廉
泉穴與手少陰心經等處又必視其血脉盛者皆取之
如不盛則釋之而不取也

狂言驚善笑好歌樂妄行不休者得之大恐治之取手陽
明太陽太陰(好去声樂入声)

此言狂有得之大恐者而有刺之之法也其證狂言又
驚又善笑又好歌樂又妄行不休此皆得之于大恐也
當取手陽明大腸經手太陽小腸經手太陰肺經以刺
之(大腸小腸肺穴見前)

狂目妄見耳妄聞善呼者少氣之所生也治之取手太陽
太陰陽明足太陰頭兩顑

此言狂有生于少氣者而有刺之之法也妄有見聞而
口則善呼乃正氣衰所致也當取手太陽小腸經手太

陰肺經足太陰脾經及頭與兩顑之穴以治之（穴俱見前）
狂者多食善見鬼神善笑而不發于外者得之有所大喜
治之取足太陰太陽陽明後取手太陰太陽陽明
此言狂有得之大喜者而有刺之之法也狂有多食善
見鬼神善笑而不發于外者此乃得之有所大喜也當
取足太陰脾經足太陽膀胱經足陽明胃經後又取手
太陰肺經手太陽小腸經手陽明大腸經以治之（穴俱見前）
狂而新發未應如此者先取曲泉左右動脈及盛者見血
有頃已不已以法取之灸骨骶二十壯（應平声）
此言狂有新發而不宜太甚者當有刺灸之法也上節

狂證俱爲太甚然狂新發未應如此當先取足厥陰肝
經左右曲泉穴以刺之及脉之盛者皆出其血有頃病
當自已如不已則灸骨骶二十壯夫曰以法取之則如
前置血于瓠壺之中而驗之也
風逆暴四肢腫身漯漯唏然時寒饑則煩飽則善變取手
太陰表裏足少陰陽明之經肉清取滎骨清取井經也
此言有風逆者當驗其證取其穴也風由外感厥氣內
逆暴時四肢作腫其身濈濈然而無所拘束唏然冷笑
貌此雖非笑而身則唏然覺寒未食而饑則甚煩既食
而飽則多變不寧當取手太陰肺經手陽明大腸經之

爲表裏者而刺之又取足少陰腎經足陽明胃經以刺
之其肉冷則取各經之滎穴若骨冷則取各經之井穴
經穴以刺之蓋亦指上四經而言耳（腎穴滎實餘穴見前）
厥逆爲病也足暴清胸將若裂腸若將以刀切之煩而不
能食脉大小皆濇煖取足少陰清取足陽明清則補之溫
則瀉之
此又言厥逆諸證而有刺之之法也有厥逆爲病者其
足暴冷上胸下腸痛如裂切之狀煩悶不能進食脉來
或大或小俱帶濇滯如身體溫煖則取足少陰腎經以
瀉之如身體清冷則取足陽明胃經以補之（穴見前）

厥逆腹脹滿腸鳴胸滿不得息取之下胸二脇欬而動手
者與背腧以手按之立快者是也
此又言厥逆諸證而有刺之之法也有厥逆者其腹脹
滿其腸則鳴胸中滿而不得息當取其胸之下左右二
脇之間蓋取足厥陰肝經之穴也如病人欬嗽而穴應
醫人手者當取背俞穴以刺之所謂欬而動手者若以
手按之其必立快也（肝穴期門章門）
內閉不得溲刺足少陰太陽與骶上以長鍼（穴見前）
此言不得溲者而有刺之之法也內閉不得小便當刺
足少陰腎經足太陽膀胱經及督脉之骶骨上其骶骨

宜用長鍼以刺之（九鍼論云八曰長鍼取法于綦鍼長七寸主取深邪遠痺者也）

氣逆則取其太陰陽明厥陰甚取少陰陽明動者之經也

此言氣逆者而有刺之之法也有氣逆者當取足太陰脾經足陽明胃經足厥陰肝經如病甚則取足少陰腎經之經穴復溜足陽明胃經之經穴解谿也（穴見前）

少氣身漯漯也言吸吸也骨痠體重懈惰不能動補足少陰

此又言少氣諸證而有刺之之法也有少氣者身漯漯然而無所拘束言吸吸然而無所接續骨痠體重懈惰不能動當取足少陰腎經以補之（穴見前）

短氣息短不屬動作氣索補足少陰去血絡也

此言短氣諸證而有刺之之法也有短氣者息短而不連屬動作而氣索然當補足少陰腎經其有血絡則去之也（已上六節仍指癲狂而言即第十八節脈上穴可推）

熱病第二十三（篇內所言諸病不一然論熱病更多故名篇）

偏枯身偏不用而痛言不變志不亂病在分腠之間巨鍼取之益其不足損其有餘乃可復也（偏枯見素問生氣通天論陰陽別論等篇）

此言偏枯之證而有刺之之法也有患偏枯者半體不能舉用而疼痛言固如常志亦不亂其病當不在內而在于分肉腠理之間宜用巨鍼取之虛則補之實則瀉之斯可復于無病也

痱之爲病也身無痛者四肢不收智亂不甚其言微知可治甚則不能言不可治也病先起于陽後入于陰者先取其陽後取其陰浮而取之（痱音肥）

此言痱病之證而有刺之之法也痱者風痱也其病身體無痛但四肢不收耳上節偏枯曰痛而此痱病曰不痛上節身偏不用而此曰四肢俱不收此其所以爲偏枯與痱病之辨也如神智雖亂而不至于甚人言雖不盡曉而亦微有所知此病尚有可治若智亂太甚自己全不能言則不可治也如病先起于陽經而後入于陰

經者必先取其陽而後取其陰當浮其鍼以取之蓋陽在表病先起于表故宜浮而取之但經文不言病先起于陰後出于陽者先取其陰後取其陽沉而取之之意須知病先起于陰者其病終不可治故不言之抑亦即病先起于陽者以反推之耶以理詳之終爲不治之證否則經文言之悉矣觀前後篇可知也

熱病三日而氣口靜人迎躁者取之諸陽五十九刺以瀉其熱而出其汗實其陰以補其不足者身熱甚陰陽皆靜者勿刺也其可刺者急取之不汗出則泄所謂勿刺者有死徵也

此已下二十節皆言熱病而此一節則言熱病證脉相應者當刺之以出汗而泄邪證脉不相應者不必刺也熱病已三日而氣口脉靜其人迎脉躁者乃病在六陽經也此正證脉相應當取之諸陽經以寫之如前終始篇所謂人迎一盛病在足少陽一盛而躁病在手少陽人迎二盛病在足太陽二盛而躁病在手太陽人迎三盛病在足陽明三盛而躁病在手陽明人迎四盛且大且數者名曰溢陽溢陽為外格此可見人迎脉躁者為病在諸陽也當取之諸陽經以寫之如上文終始篇所謂寫足少陽等語是也又行五十九刺之法如本篇下

文所謂五十九刺者是也皆所以寫其實而出其汗耳又從而實其陰經以補其不足者即終始篇所謂人迎一盛寫足少陽而補足厥陰一盛而躁寫手少陽而補手厥陰人迎二盛寫足太陽而補足少陰二盛而躁寫手太陽而補手少陰人迎三盛寫足陽明而補足太陰三盛而躁寫手陽明而補手太陰者是也若身本熱而脉口固靜人迎不躁乃陰經陽經皆靜也是謂證脉不相應刺之無益勿刺之可也但如上文所謂氣口靜人迎躁者宜急取諸陽經以寫之急取諸陰經以補之其急取諸陽者縱不汗出其邪亦從此而洩矣即所謂身

熱甚而陰陽皆靜為不必刺者以其有死徵也蓋邪盛脉宜躁今邪盛而熱甚正以正氣衰而脉不能躁不謂之死徵而何

熱病七日八日脉口動喘而短（一本作弦）者急刺之汗且自出淺刺手大指間

此言熱病而脉口之脉證俱見者當刺手太陰肺經也終始篇謂脉口三盛病在手太陰 熱病已七八日其脉口之脉甚動證則喘而短氣當急取手太陰肺經之少商則汗當自出但刺之者宜淺刺手之大指間即少商穴也

熱病七日八日脉微小病者溲血口中乾一日半而死脉代者一日死

此又言熱病脉證不相應者為必死也熱病已七八日其脉雖微小其證則甚熱下為溲血而上為口乾此邪盛而正虛也當至一日半而死若脉之微小中而兼代脉來見者止在一日間耳其死更促也

熱病已得汗出而脉尚躁喘且復熱勿刺膚喘甚者死

此又言熱病脉證不相應者為必死也熱病已得汗出則邪宜退矣其脉不宜躁而今尚躁其證不宜喘不宜熱而今乃喘且復熱夫躁與熱則邪氣盛喘則正氣虛

勿刺其膚刺之無益也若至于喘甚則必死矣

熱病七日八日脉不躁躁不散數後三日中有汗三日不汗四日死未曾汗者勿腠刺之（數音朔）

此又言熱病脉證不相應者為必死也熱病已七八日脉雖不躁然亦不散且帶數是邪尚未退當再過三日之中宜有汗出而愈若不汗出乃正氣衰而不能為汗至于四日當死也且未曾汗出勿刺其膚腠刺之無益也

熱病先膚痛窒鼻充面取之皮以第一鍼五十九苛軫鼻索皮于肺不得索之火火者心也（軫當作疹海篇有此字）

此言熱病之邪在皮者當取之皮如病不已必補心以勝肺也肺屬金其合在皮今熱病之始膚痛鼻塞面亦充然而浮乃病在于皮也當取之皮以瀉之所謂刺皮無傷肉之義也用第一鍼名鑱鍼者以刺五十九穴之皮（九鍼論云一曰鑱鍼者取法于巾鍼去末半寸卒銳之長一寸六分主熱在頭身）且身體苛重鼻上生疹皆皮病也此其求之于皮即所以求之于肺也如刺之而病不得退則當求之于火所謂火者心也補其心經以致火王則金衰肺熱自可退耳

熱病先身濇倚而熱煩悗乾唇口嗌取之脉以第一鍼五十九膚脹口乾寒汗出索脉于心不得索之水水者腎也（乾音干）

此言熱病之邪在脉者當取之脉如病不已必補骨以勝心也心屬火其合在脉今熱病之始其身濇滯倚着而熱心則煩悶唇口與嗌皆乾乃病在于脉也當取之脉以瀉之所謂刺脉無傷皮也用第一鍼名曰鑱鍼者以刺五十九穴之脉正以膚脹口乾冷汗出皆脉病也此其求之于脉即所以求之于心也如刺之而病不得退則當求之于水所謂水者腎也補其腎經致水王則火衰心熱自可退耳

熱病嗌乾多飲善驚臥不能起取之膚肉以第六鍼五十九目眥青索肉于脾不得索之木木者肝也

此言熱病之邪在肉者當取之肉如病不已必補肝以勝脾也脾屬土其合在肉今熱病而嗌乾故多飲且善驚悸四肢懈倦臥不能起乃病在于肉也當取之膚肉以瀉之所謂刺肉無傷筋也用第六鍼名曰員利鍼者以刺五十九穴之肉（九鍼論六曰員利鍼取法于氂鍼微大其末反小其身令可深內長一寸六分主取癰痺者也）正以目眥色青乃木來尅土主肉病也此其求之于肉即所以求之于脾也如刺之而病不得退則當求之于木所謂木者肝也補其肝木以致木王則土衰脾熱自可退耳

熱病面青腦痛手足躁取之筋間以第四鍼于四逆筋躄目浸索筋于肝不得索之金金者肺也

此言熱病之邪在筋者當取之筋如病不已必補肺以勝肝也肝屬木其合在筋今熱病而面青肝色見也腦痛肝邪隨督脉會于巔也手足躁者以脾主四支而肝熱有餘四支熱也且木病在于四末也乃病在于筋當取之筋以寫之所謂刺筋無傷骨也用第四鍼名曰鋒鍼者以刺四支之厥逆（九鍼論四曰鋒鍼取法于絮鍼筩其目鋒其末長一寸六分主癰熱出血）正以肝主筋今筋躄足不能行也肝主目今目浸淚出不收也皆筋病也此其求之于筋即所以求之于肝也如刺之而病不已則當求之于金所謂金者肺也補其肺金以致金王則木衰肝邪自可退耳

熱病數驚瘛瘲而狂取之脉以第四鍼急寫有餘者癲疾毛髮去索血于心不得索之水水者腎也

此言熱病之邪在血脉當取之血脉如病不已必補水以勝心也心屬火其合在血脉故上文已言熱病在脉而此又言熱病在血者又當取之血也熱病數驚心邪有餘也瘛瘲者熱極生風也狂則邪尤盛矣其病在脉當用第四鍼曰鋒鍼者以急寫心脉有餘之邪正以脉病則血病故發爲癲疾血之熱也毛髮亦去髮爲血餘也此其求之于血正所以求之于心也如刺之而病不退則當求之于水所謂水者腎也補其腎水以致水王則火衰心邪自可退耳

熱病身重骨痛耳聾而好瞑取之骨以第四鍼五十九刺骨病不食齧齒耳青索骨于腎不得索之土土者脾也

此言熱病之邪在骨者當取之骨如病不已必補脾以勝腎也腎主水其合在骨今熱病而身體重其骨痛其耳聾（腎開竅于耳）又好瞑（陰病則目瞑）乃病在于骨也當取之骨用第四鍼曰鋒鍼者以刺五十九穴之骨且其熱病而不能食又齧其齒齒爲骨餘也耳又青（腎竅在耳腎衰故耳青）此其求之于骨正所以求之于腎也如刺之而病不已則當求之于土所謂土者脾也補其脾經以致土王則水衰腎邪自可退耳

熱病不知所痛耳聾不能自收口乾陽熱甚陰頗有寒者熱在髓死不可治

此言熱病在髓者不可治也熱病而痛無定所耳中聾不能有聞四支解惰不能收持口中乾燥此其陽經熱甚而陰經頗有寒意若遷延日久陰經亦已熱甚遂至熱在于髓則死不可治矣

熱病頭痛顳顬目瘈脉痛善衄厥熱病也取之以第三鍼

視有餘不足寒熱痔。

此言熱病名厥熱者，有諸證，有治法也。熱病頭痛，其顖顳（一名腦空，屬足少陽膽經，穴在腦後玉枕骨下陷中）與目善瘛而筋脈動，脈亦作痛，鼻中善衄，此乃厥氣上逆而成熱病也。取之以第三鍼曰鍉鍼者以刺之（九鍼論三曰鍉鍼，取法于黍粟之鋭，長三寸半，主按脈取氣，令邪出），視其有餘則寫，不足則補，且厥熱之病，又必發之而為寒熱，結之而為痔疾也。

熱病體重，腸中熱，取之以第四鍼於其腧，及下諸指間，索氣于胃胳得氣也。（胳，前各釋文云腋下也。胃之經脈無腋下，疑者當作絡）

此言熱病在胃者，當取之胃，所以去其邪氣也。熱病而身體重，以胃土主肉，故體重也。及腸中必熱，當取之以第四鍼曰鋒鍼者以刺胃經之俞穴陷谷（足陽明外次指間本節後陷中，去內庭二寸，鍼五分，留七呼，灸三壯），及下諸指間，即厲兌、內庭等穴也。此其索氣于胃之經絡，則邪氣必因之而泄矣。

熱病，挾臍急痛，胷脅滿，取之湧泉與陰陵泉，取以第四鍼，鍼嗌裏。（嗌音益）

此言熱病在腎脾者，有諸證，有治法也。熱病挾臍急痛，其胷脅皆滿，乃脾腎二經之邪也。當取腎經之湧泉，脾經之陰陵泉以寫之。其所用者乃第四鍼曰鋒鍼者耳。又須鍼其嗌間之裏可也。

熱病而汗且出，及脈順可汗者，取之魚際、太淵、大都、太白，寫之則熱去，補之則汗出，汗出太甚，取內踝上橫脈以止之。

此言熱病之汗，可出則出之，可止則止之也。熱病而汗且出，但未甚出也，其脈亦順，非不可治之脈也，故法有可汗者，當取手太陰肺經之魚際、太淵，脾經之大都、太白，寫此四穴，則熱自去，補此四穴，則汗自出，若汗出太甚，則又取內踝上橫脈曰三陰交者，以寫之，則汗自止矣。

熱病已得汗，而脈尚躁盛，此陰脈之極也，死；其得汗而脈静者生。

此言熱病汗後脈躁者死，反是則生也。熱病已得汗，脈宜靜，今反躁盛者，此乃陰經之脈衰弱已極，故有陽脈而無陰脈也，其人主于死。若得汗之後而脈遂能靜，則有陰以配陽，必能以有生矣。此節所重者脈之順也。

熱病者，脈尚躁而不得汗者，此陽脈之極也，死；脈盛躁得汗靜者生。

此言熱病脈盛，而不得汗者死，反是則生也。熱病脈躁盛，宜得汗，今反不得汗者，此乃陽經之脈衰弱已極，故表虛而不能發汗也，其人主于死。若脈躁盛而汗出脈

諍者必能以有生矣此節所重者證之順也

熱病不可刺者有九一曰汗不出大顴發赤噦者死二曰泄而腹滿甚者死三曰目不明熱不已者死四曰老人嬰兒熱而腹滿者死五曰汗不出嘔下血者死六曰舌本爛熱不已者死七曰欬而衄汗不出出不至足者死八曰髓熱者死九曰熱而痙者死腰折瘈瘲齒噤齘也凡此九者不可刺也痙音敬義見後齘音解齒怒也

此言熱病不可刺者九以其必至于死也其一曰熱病汗不得出大顴骨之上發而為赤胃邪盛也穀氣與邪氣相爭發而為噦胃氣虛也此其所以死也其二曰熱

病下則為泄而腹尤甚滿不以泄減脾氣衰也此其所以死也其三曰目以熱而不明熱又甚而不已肝氣衰也此其所以死也其四曰凡老人嬰兒熱病而腹滿者脾邪盛也此其所以死也其五曰熱病而汗既不出心氣衰也血或嘔或下則邪尤盛也此其所以死也其六曰舌本已爛熱猶不已心邪盛也此其所以死也其七曰熱病欬而且衄肺邪盛也其熱已極汗猶不出心氣衰也縱汗出而不至足此即上節陽脉之衰此其所以至于死也其八曰熱病而髓甚熱熱則髓枯腎氣衰也此其所以至于死也其九曰熱病發而為痙益熱極生風而為強病也此其所以至于死也凡此九者其腰必折其病發為瘈瘲其齒必噤且齘皆死徵已見刺之無益也

所謂五十九刺者兩手外內側各三凡十二痏 指間各一凡八痏足亦如是頭入髮一寸旁三分各三凡六痏更入髮三寸邊五凡十痏耳前後口下者各一項中一凡六痏巔上一顖會一髮際一廉泉一風池二天柱二

此明上文之五十九穴也魚際在大指內側商陽在次指內側中衝在中指內廉關衝在四指外廉少衝在小指內廉少澤在小指外側或外內廉或側各三則手有

六經計六井穴左右手共十二痏也曰痏者蓋刺瘡曰痏故即痏為數也五指間各一則每指第三節盡處經間計有四處左右共八痏也其足所刺八處亦如是也頭入髮一寸旁三分此分字作去聲猶言三處也若平聲則三分旁無穴蓋督脉之上星在頭直入髮一寸今足太陽膀胱經之五處穴在上星旁一寸半其曰承光五處後一寸半曰通天承光後一寸半則又在五處之上也兩旁各三計有六穴故刺之者凡六痏也 更入髮三寸邊五謂臨泣目窗正營承靈腦空此皆足少陽膽經之穴去督脉中行各三寸左右共十穴故刺之者凡十痏也 耳前聽會穴左右共二耳

後完骨穴左右共二。俱係足少陽膽經。〇下承漿穴係任脉經。項中風府穴。係督脉經。凡所以刺之者六痏也

巔上一。謂百會穴前頂後一寸半顖會一。上星後一寸髮際一。前髮際。謂神庭入髮際五分後髮際。謂風府。係督脉經穴項後入髮際一寸廉泉一。係任脉經穴頷下結喉上四寸仰而取之風池二。係足少陽膽經穴耳後顳顬後腦空下髮際陷中天柱二。係足太陽膀胱經穴挾項後髮際大筋外陷中由前計之。共有五十九穴也按此與素問水熱穴論中五十九穴不同要知彼之五十九穴所以刺水病而此則刺熱病有不同故穴因以異成無已註傷寒論乃兩入之蓋不考諸穴所在耳既曰治傷寒則當從靈樞而不宜以治水之穴入矣

氣滿胷中。喘息。取足太陰大指之端。去爪中如韭葉。寒則留之。熱則疾之。氣下乃止

此以下七節。另言雜證與上熱病無涉。而此一節則言氣證者之有刺法也。凡氣滿于胷中。而其息喘促者呼吸喘息則病在上者。取之下。當刺足太陰脾經之隱白穴。在足大指之端。去爪甲如韭葉。如寒而有此證。則久留其鍼以補之。使至于溫。如熱而有此證。則疾去其鍼。使至于寒。候其氣下不喘。乃出其鍼也

心疝暴痛。取足太陰厥陰。盡刺去其血絡

此言心疝者之有刺法也。有患心疝而暴時作痛者。當取足太陰脾經足厥陰肝經。凡有血絡者。盡刺去其血也可也

喉痺舌卷。口中乾。煩心。心痛。臂內廉痛。不可及頭。取手小指次指爪甲下。去端如韭葉

此言喉痺者之有刺法也。素問陰陽別論云。一陰一陽結謂之喉痺。則喉痺明係于厥陰心包絡。手少陽三焦經也。其病舌卷而短。口中作乾。心煩。且痛。臂之內廉亦痛。不能舉之以上及于頭。當取手小指之次指。即第四指也。係手少陽三焦經。其穴在次指之端。名關衝。去爪甲如韭葉者是也三焦井穴鍼一分留三呼灸一壯

目中赤痛。從內眥始。取之陰蹻

此言目中赤痛者之有刺法也。目中赤痛。從內眥始者。乃足太陽膀胱經之睛明穴也。膀胱與腎為表裏。當取腎經之照海穴以補之。所謂病在上者。取之下。而補陰則陽退也。此穴乃陰蹻脉氣所發。故曰取之陰蹻也按前顛狂篇以目外眥爲銳眥而眼之上屬于外眥以內近鼻者爲內眥而眼之下屬于內眥此篇以目之赤痛從內眥始者刺腎經正以睛所屬膀胱者與腎爲表裏也又本經論疾診尺篇有云脉從上下者太陽病則眼之上似于屬之膀胱經推之與眼之下屬之內眥者相同矣以不知太陽之脉氣上行于頭故其病自上而下者如此非有彼此不同也下于下文所謂從下上者陽明病從外走內者少陽病義亦如此須知從內走外者亦太陽病也特未之明言耳

風痓身反折。先取足太陽。及膕中。及血絡出血。中有寒。取三里。按痓篇痓音熾。釋云風強病也。另痓音熾。釋云惡也。二病不同。後世不考互書者非。

此言風痓者之有刺法也。感風而體強者曰風痓。其身反折而不能伸。此乃足太陽膀胱經證也。當先取足太陽膀胱經之委中穴。其有血絡者出之。如有寒而不止于風。則取足陽明胃經之三里以刺之。

癃。取之陰蹻。及三毛上。及血絡出血。

此言癃者之有刺法也。膀胱不利爲癃。謂小便不通也。膀胱與腎爲表裏。當取腎經之照海穴以刺之。乃陰蹻脉氣所發也。及肝經之大敦穴。在足大指外側之三毛上。及二經之有血絡者。皆取之出血。李東垣曰。腎主閉藏。肝主疏洩。則取之兩經也宜矣。

男子如蠱。女子如怚。身體腰脊如解。不欲飲食。先取涌泉見血。視跗上盛者。盡見血也。怚。秦呂切。又子御切。玉篇云。驕也。但義不甚通。當作疽。

此言男女成脹鬱證者。當有刺之之法也。男子有脹病。如犯蠱毒相似。女子有鬱病。如成疽疾相似。其身體腰脊俱如解分。不相連屬。又不欲飲食。此病在上者。當取之下。宜先取腎經涌泉穴以見血。又視足面之爲跗上者。其血絡盛處盡取之以見血。蓋指足陽明胃經也。

厥病第二十四 篇內所論不止厥病。然首節有厥頭痛厥心痛等病。故名篇然。此厥之爲義乃氣逆而以此連彼之謂。實與素問之厥論不同。

厥頭痛。面若腫起而煩心。取之足陽明太陰。厥頭痛。頭脉痛。心悲。善泣。視頭動脉反盛者。刺盡去血。後調足厥陰。厥頭痛。貞貞頭重而痛。寫頭上五行。行五。先取手少陰。後取足少陰。厥頭痛。意善忘。按之不得。取頭面左右動脉。後取足太陰。厥頭痛。項先痛。腰脊爲應。先取天柱。後取足太陽。厥頭痛。頭痛甚。耳前後脉涌有熱。一本云有動脉。寫出其血。後取足少陽。真頭痛。頭痛甚。腦盡痛。手足寒至節。死不治。頭痛不可取于腧者。有所擊墮。惡血在于內。若內傷痛未已。可則側同刺。不可遠取也。頭痛不可刺者。

大痺爲惡。日作者。可令少愈。不可已。頭半寒痛。先取手少陽陽明。後取足少陽陽明。行音杭。令平声。凡各經之穴。宜按鍼灸聚英以取之。

此言頭痛有厥痛有真痛。其諸證皆有刺之之法也。厥頭痛者。邪氣逆于他經。上干于頭而痛也。氣不循經隧。而有逆行之意。故亦名之曰厥。真頭痛者。氣專入頭腦而痛。非由他經之所干也。有厥頭痛者。面腫于外。心煩于內。當取足陽明胃經。足太陰脾經以刺之。有厥頭痛者。心悲而善泣。當視其頭之動脉反盛者刺之。以盡去其血。後調足厥陰肝經以刺之。有厥頭痛者。貞貞然而不移。其頭甚重而痛。當寫頭上之五行。每

行有五共二十五穴其中行督脉經之上星顖會前頂百會後頂穴是也次兩旁即足太陽膀胱經之五處承光通天絡郤玉枕穴是也又次兩旁即足少陽膽經之臨泣目窓正營承靈腦空穴是也又先取手少陰心經後取足少陰腎經之穴以刺之　有厥頭痛者其意善忘按其痛處又無定所當取頭面左右之動脉後取足太陰脾經之穴以刺之　有厥頭痛者其項先痛而腰脊隨痛以應之當取足太陽膀胱經之天柱穴後取本經之他穴以刺之　有厥頭痛者頭痛已甚其耳前後之脉湧起而熱當寫其熱脉之血後取足少陽膽經之

穴以寫之　有真頭痛者頭痛最甚其腦盡痛如手足寒冷皆至于節當爲死不治也　有頭痛不可取腧穴以刺之者以其有所擊墮惡血在于内亦能令人頭痛所以不可取于腧穴也若擊墮之處肉有所傷而頭痛未已可用鍼以側刺其頭痛之處不必遠取諸穴以刺之也　有頭痛不可刺者以其素成大痺而爲惡患亦能令人頭痛若此痛日發者止可令其暴愈不能使之終已也　有頭之半冷痛者先取手少陽三焦經手陽明大腸經後取足少陽膽經足陽明胃經以刺之

厥心痛與背相控善瘛如從後觸其心傴僂者腎心痛也

先取京骨崑崙發鍼不已取然谷　厥心痛腹脹胸滿心尤痛甚胃心痛也取之大都太白　厥心痛痛如以錐鍼刺其心心痛甚者脾心痛也取之然谷太谿　厥心痛色蒼蒼如死狀終日不得太息肝心痛也取之行間太衝　厥心痛臥若徒居心痛間動作痛益甚色不變肺心痛也取之魚際太淵　真心痛手足青至節心痛甚旦發夕死夕發旦死　心痛不可刺者中有盛聚不可取于腧　腸中有蟲瘕及蛟蛕皆不可取以小鍼心腸痛懊作痛腫聚往來上下行痛有休止腹熱喜渴涎出者是蛟蛕也以手聚按而堅持之無令得移以大鍼刺之久持之蟲不動乃

出鍼也　恷腹憹痛形中上者（瘕音賈蛕音賄今平声恷音熱末中上之中去声此節當與後雜病篇心痛參看）

此言心痛者有厥痛有真痛其諸證皆有刺之之法也一厥心痛者邪氣入于五藏五藏氣來干心而痛如下文腎心痛之類是也真心痛者邪氣自入于心而痛非由他經之所干也　有厥心痛者心與背相控引而痛且善瘛如驚風之狀如從後背向前來觸其心而形似傴僂者正以腎經有邪而心因以痛謂之腎心痛也腎與膀胱爲表裏當先取膀胱經之京骨崑崙二穴如發鍼而痛未已又取腎經之然谷穴以刺之　有厥心痛者

腹脹胃滿心尤痛甚乃胃經有邪而心因以痛謂之胃
心痛也胃與脾為表裏當取脾經之大都太白以刺之
有厥心痛者其痛如以錐鍼刺其心心痛甚乃脾
經有邪而心因以痛謂之脾心痛也當取腎經之然谷
太谿二穴以刺之　有厥心痛者其色蒼蒼然如死狀
終日欲一太息而不可得乃肝經有邪而心因以痛謂
之肝心痛也當取肝經之行間太衝二穴以刺之　有
厥心痛者臥若獨居其心覺痛間或動作其痛益甚是
動靜皆痛也面色不變乃肺經有邪而心因以痛謂之
肺心痛也當取肺經之魚際太淵穴以刺之　有真心

痛者手足之色青至指節心痛更甚此乃邪入于心其
死在旦夕間也　有心痛不可取于腧穴者以其中有
盛聚而心因以痛與外之腧穴無涉故不可取于腧穴
也　有腸中有蟲瘕及蛟蛕而痛者皆當取以大鍼而
不可取以小鍼也然何以驗之其心與腸痛憹憹不能
自寧或時腫聚或時往來上下而行但痛有休止耳又
腹中熱口中渴且出涎是乃蛟蛕為祟也刺之之法當
以手撮聚按捺而堅持之無令得以移動遂以第九大
鍼刺之且其手宜久持之蟲不能動遂乃出鍼然欲知
有蟲不但如前病證而已甚至于腹而憹膿作痛其蟲

形中上而升者即可以蟲治也　大鍼見九鍼論
耳聾無聞取耳中　耳鳴取耳前動脈　耳痛不可刺者
耳中有膿若有乾耵聹耳無聞也　耳聾取手小指次指
爪甲上與肉交者先取手後取足　耳鳴取手中指爪甲
上左取右右取左先取手後取足　乾音干　耵都頂切　聹乃頂切　耳中垢
此言耳病諸證皆有刺之之法也　有耳聾無聞者當取
耳中聽宮穴以刺之係手太陽小腸經　聽宮名多所聞　耳中珠子大如赤小豆鍼三分灸三壯　有耳鳴者取耳中動脈即耳門穴係手
少陽三焦經　耳前起肉鍼三分留三呼灸三壯　有耳痛不可刺者以
耳中有膿故也若膿積而為乾耵聹則耳必無聞須出

此乾耵聹而痛可止矣　有耳至聾者當取手小指之
次指爪甲上與肉交者即手少陽三焦經關衝穴也先
取此後又取足少陽膽經之竅陰以刺之　關衝鍼一分留三呼灸一壯　竅陰在足四指端鍼一分留一呼灸三壯　有耳止鳴者當取手之中指
爪甲上即手厥陰心包絡經中衝穴左鳴取右右鳴取
左先取手經後取足厥陰肝經大敦穴以刺之
足髀不可舉側而取之在樞合中以員利鍼大鍼不可刺
此言足髀不能舉者有當取之穴當用之鍼也足在下
髀在股外皆不能舉者當側臥而取之在髀樞中即足
少陽膽經之環跳穴也　側臥伸下足屈上足以右手摸穴以左手搖撼取之鍼一分留

二呼灸三壯用第六員利鍼以刺之其第九火鍼不可刺[illegible]員利鍼大鍼見本經九鍼論

病注下血取曲泉。

此言下血者有當刺之穴也。凡病注下血者，以肝不能[illegible]納血也，當取肝經之曲泉以刺之。

風痺淫濼病不可已者，足如履冰，時如入湯中，股脛淫濼，煩心頭痛，時嘔時悗，眩已汗出，久則目眩，悲以喜恐，短氣不樂，不出三年死也。以已同 樂入声

此言風痺之有諸證者不出三年死也。有病名風痺者，其邪氣淫泆消爍，病難得愈。足如履冰之寒，又如入湯之熱，時煩時熱無常；下而股脛則淫濼不寧，中而心則煩[illegible]不靜，上而頭則痛不能安，時嘔時悗，眩暈厥[illegible]，久則又眩，悲哀既已則或喜或恐，或短氣，或不樂，此其陰陽不和，藏府不營，衛不交，血氣偏勝，其死當在三年之内耳。

病本第二十五此與素問標本病傳論相同然[illegible]必先治其本若中滿與大小不利[illegible]不分標本而必先治之本經以本篇論標本後病傳分為二篇素問合標本病傳論共為一篇

先病而後逆者治其本，先逆而後病者治其本。先寒而後生病者治其本，先病而後生寒者治其本。先熱而後生病者治其本，先泄而後生他病者治其本，必且調之，乃治其他病。先病而後中滿者治其標，先病而後泄者治其本。先中滿而後煩心者治其本。有客氣，有同氣。大小便不利治其標，大小便利治其本。病發而有餘，本而標之，先治其本，後治其標。病發而不足，標而本之，先治其標，後治其本。謹詳察間甚，以意調之。間者并行，甚為獨行。先小大便不利而後生他病者，治其本也。間去声

此言凡病皆當先治其本，唯中滿及大小便不利者，則不分為本為標而先治之也。夫先病曰本，後病曰標。故凡先生初病而後病勢逆者，必先治其初病之為本；若先病勢逆而後生他病者，則必以病勢逆之為本而先治之也。凡先生寒病而後生他病者，必先治寒病之為本；若先生他病而後生寒病者，則又以他病之為本而先治之也。凡先生熱病而後生他病者，必先治熱病之為本；若先生泄病而後生他病者，則亦以泄病之為本而先治之也。蓋病有不同，必且先調其本，乃治其他病耳。唯有先生他病而後中滿者，則不治其本而必先治中滿之為標。至于先生他病而後生泄病者，則亦治其他病之為本，而不治其泄病之為標也。然不唯中滿為標者之當治，雖先生中滿而後生煩心之病，則中滿為本，亦必先治中滿也。夫不分為本為標而必先治

中滿者何也正以人之病氣有二病本不相同而乃彼此相傳者謂之客氣也有二病之氣本相同類而乃彼此相傳者謂之同氣也即如先中滿而後小大便不利者乃病之同氣也正以有中滿之病者必至于大小便之不利耳此則必先治大小便不利者之為標而不治中滿之為本也若大小便利者則先治中滿之為本而不必治大小便之利者矣且百病之標本當分而虛實之大勢宜審即如病發而有餘則邪氣勝也當先治其本以寫其邪而後治其標則諸病可漸平矣所謂本而標之也此凡病先治其本之謂也病發而不足則正氣虛也當先治其標以去他病而後治其本　本體自可補矣所謂標而本之也此中滿大小不利先　其標之謂也且百病之生也有五藏相尅而病勢日甚者謂之甚如肝克脾脾尅腎之類是也有五藏間傳而病勢未甚者謂之間如肝傳心心傳脾之類是也謹當察其間甚以意調之間者病證并行而勢輕甚者病證獨行而勢重所謂中滿與小大便不利者即并行之病也故先大小便不利而後生他病者亦治大小便不利之為本而後治他病之為標也蓋以中滿對別病而言固必先治中滿若以中滿對小大便不利而言則又先治大小

便之不利也此與素問標本病傳論相同乃治病者之樞要歟

雜病第二十六（内論雜病不一故名篇）

厥挾脊而痛至頂頭沉沉然目䀮䀮然腰脊强取足太陽膕中血絡。厥胷滿面腫唇漯漯然暴言難甚則不能言取足陽明。厥氣走喉而不能言手足清大便不利取足少陰。厥而腹嚮嚮然多寒氣腹中穀穀便溲難取足太陰。（䀮音荒目不明又䀮瞞南夷國名人能夜市金穀音穀）

此言厥病諸證而各有刺之之法也厥之為義見素問厥論篇今厥逆為病挾脊而痛至于其頂頭則昏沉而不能舉目則䀮䀮然而不明腰脊皆强而不能屈伸此乃足太陽膀胱有邪也當取其膕中之穴曰委中者以去其血絡也　厥逆為病胷滿面腫其唇則漯漯然而有涎出唾下之意猝暴難言甚則全不能言此乃足陽明胃經有邪也當取胃經之穴以刺之　厥逆為病其氣上走于喉而不能言手足皆冷大便不利當取足少陰腎經之穴以刺之　厥逆為病腹中嚮嚮然而氣善走布且多有寒氣又穀穀然而有聲大便甚難當取足太陰脾經之穴以刺之

嗌乾口中熱如膠取足少陰

此言嗌乾口熱者。當有刺之之法也。嗌咽乾燥。口中甚熱。其津液如膠之稠。當取足少陰腎經之穴以補之。水王則火衰也

膝中痛。取犢鼻。以員利鍼。發而間之。鍼大如氂。刺膝無疑

此言膝痛者。有當刺之穴。當用之鍼也。膝中痛。當取足陽明胃經之犢鼻穴以刺之（膝臏下䯒骨上俠解大筋陷中形如牛鼻故名鍼三分灸三壯）其所用之鍼。則第六曰員利鍼者。必發其鍼。而又間刺之。非止一次而已也。此鍼取法于氂鍼。微大其末。反小其身。令可深納。長一寸六分。刺膝用之無疑也

喉痺。不能言。取足陽明。能言。取手陽明

此言喉痺者。當審其能言不能言。而分經以刺之也（按此與下共三節皆取之手足陽明二經）

瘧不渴。間日而作。取足陽明。渴而日作。取手陽明

此言瘧證者。當審其渴不渴。間作日作。而分經以刺之也

齒痛。不惡清飲。取足陽明。惡清飲。取手陽明（惡去聲）

此言齒痛者。當審其惡冷飲不惡冷飲。而分經以刺之也。胃經惡熱不惡寒。大腸惡寒不惡熱。故刺之者如此。

聾而不痛者。取足少陽。聾而痛者。取手陽明

此言耳聾者。當審其痛與不痛。而分經以刺之也

衄而不止。衃血流。取足太陽。衃血。取手太陽。不已。刺宛骨下。不已。刺膕中出血（宛腕同）

此言衄血者。當審其血之多寡爲之難易。而分經以刺之也。鼻中出血曰衄。血至敗惡凝聚。其色赤黑者曰衃。衃血成流。則血去多。而不止于衃血也。當取足太陽膀胱經以刺之。其膕中出血。仍是膀胱經之委中穴也。若止曰衃血。則不成流而去之似少也。當取手太陽小腸經穴以刺之。其腕骨下。即手少陰心經之通里。容正以心與小腸爲表裏也

腰痛。痛上寒。取足太陽陽明。痛上熱。取足厥陰。不可以俛仰。取足少陽

此言腰痛者。當審其痛處之冷熱。及不可以俛仰。而分經以刺之也

中熱而喘。取足少陰膕中血絡

此言熱喘者。而有刺之之法也。足少陰腎經也。膕中血絡。足太陽膀胱經委中穴也

喜怒而不欲食。言益小。取足太陰。怒而多言。刺足少陽

此言善怒者。當審其欲食不食。難言多言。而分經以刺之也

顑痛。刺手陽明與顑之盛脈出血（顑苦感切舊釋以爲饑黃起了入日顑痛必有）

其處想頤與頭同

此言顑痛者而有刺之之法也手陽明當足商陽穴頄之盛脉是月經頰車穴

項痛不可俛仰刺足太陽不可以顧刺手太陽也

此言項痛者當審其不可俛仰不可顧而分經以刺之也按俛仰屬背與腰故曰足太陽而顧則屬有與項故曰手太陽也

小腹滿大上走胃至心淅淅身時寒熱小便不利取足厥陰

腹滿大便不利腹大亦上走胸嗌喘息喝喝然取足少陰

腹滿食不化腹響響然不能大便取足太陰

此言小大腹滿者當審其諸證而分經以刺之也小腹滿者小腹也腹滿者大腹也小腹滿者小便不利大腹

滿者大便不利小腹滿者其滿大上走胃至心不及胸咽也身若淅淅然時發寒熱當取足厥陰肝經以刺之

大腹滿者其滿大亦上走胸咽不止胃與心也故喘息喝喝然此則當取足少陰腎經以刺之 又有大腹滿者其所食不化腹中響響然而有氣此則當取足太陰脾經以刺之然凡大腹滿者其大便不利則一也

心痛引腰脊欲嘔取足少陰 心痛腹脹嗇嗇然大便不利取足太陰 心痛引背不得息刺足少陰不已取手少陽 心痛引小腹滿上下無定處便溲難刺足厥陰 心痛但短氣不足以息刺手太陰 心痛當九節次之按已刺按之立已不已上下求之得之立已此節當與前厥病論心痛諸證參看

此言心痛者當審其諸證而分經以刺之也有心痛者其痛後則引至于腰脊前則欲嘔當取足少陰腎經以刺之 有心痛者其腹中脹滿嗇嗇然大便為之不利嗇者嗇便難猶是也當取足太陰脾經以刺之 有心痛者其痛引後至背前則不得喘息當取足少陰腎經以刺之如不已又取手少陽三焦經以刺之 有心痛者其痛引至小腹而滿或上或下痛無定處大小便皆難當取足厥陰肝經以刺之 有心痛者短氣不足以息當取手太陰肺經以刺之 有心痛者其痛當背第九節以刺

之乃督脉經筋縮穴之處也宜先按之按已而刺刺後按之其痛當立已如不已則上而八椎無穴下而十椎無穴又復求之其痛必立已矣

顑痛刺足陽明曲周動脉見血立已不已按人迎于經立已

此言頷痛者而有刺之之法也頷痛者當取足陽明胃經頰車穴以刺之此穴在耳下曲頰端動脉環遶一周故曰曲周也如見血其病立已如不已當按人迎穴于本經以刺之其病必已也穴在頸脉陷中非左手寸口人迎脉也故曰按人迎下經

氣逆上刺膺中陷者與下胸動脉

此言氣逆者。而有刺之之法也。凡氣逆者。上刺膺中陷者中。即足陽明胃經膺窻穴也。及下胸前之動脈。當是任脉經之膻中穴也。蓋在中謂之胸。胸之旁爲膺耳。膺窻在巨骨下五寸八分陷中。左右去中行各四寸。鍼四分。灸五壯。膻中兩乳間陷中。氣病治此。禁鍼。灸七壯。又曰鍼三分。

腹痛刺臍左右動脈。已刺按之立已。不已刺氣街。已刺按之立已。

此言腹痛者。當刺足陽明胃經之天樞穴。如不已。又刺本經之氣衝也。天樞臍中兩旁左右各開二寸。千金云。魂魄之舍不可鍼。一云鍼三分。留七呼。灸五壯。氣街即氣衝。夾臍相去四寸。鼠鼷上一寸動脈應手宛宛中。衝脉所起。灸七壯。禁鍼。一云鍼三分。留七呼。

痿厥爲四末束悗。乃疾解之。日二。不仁者。十日而知。無休病已止。歲以草刺鼻。嚏嚏而已。無息而疾迎引之立已。大驚之亦可已。歲疑作藏

此言痿厥病在四末者。當有刺之之法也。四末。四支也。凡痿病厥病。素問有痿論厥論而手足四肢攣束悗亂。當刺四支之穴。以速解之。每日解之者必二次。甚有不仁而無知者。切其肉不痛者是也。解之至于十日則二十次矣。其肉亦當有知。此法行之無休。俟病既已而止。鍼毋藏以草刺鼻。必嚏。如嚏既已。當自屏其氣。無得呼吸以成息而急以原草迎其氣以引出之。其病可立已。設以大驚之事攖之。其病亦可已也。

周痺第二十七 痺病之痛。隨脉以上下。則周身而爲痺。故名此篇。當與素問痺論參看。

黃帝問于岐伯曰。周痺之在身也。上下移徙。隨脉其上下左右相應。間不容空。願問此痛在血脉之中邪。將在分肉之間乎。何以致是。其痛之移也。間不及下鍼。其慉痛之時。不及定治。而痛已止矣。何道使然。願聞其故。岐伯荅曰。此衆痺也。非周痺也。黃帝曰。願聞衆痺。岐伯對曰。此各在其處。更發更止。更居更起。以右應左。以左應右。非能周也。更發更休也。黃帝曰。善。刺之奈何。岐伯對曰。刺此者。痛雖已止。必刺其處。勿令復起。

此因帝問周痺。而伯指之爲衆痺也。周痺者。周身上下爲痺也。衆痺者。痺在各所爲痛也。帝問周痺上下。移徙隨脉其上下左右相應。但不知痛在血脉之中。抑在分肉之間。及其痛之移而去也。不及下鍼。鍼其畜聚痛處之時。不及定治。而痛已止。其痛也何由。而其去也何路。伯言此衆痺也。非周痺也。蓋衆痺者。病在一處。則痛亦在一處。隨發隨止。隨止隨起。特以左右之脉相同。故左可應右。右可應左耳。非能周身而痛也。刺之者。痛雖已止。亦當刺其原痛之處。勿令復起可也。

帝曰願聞周痹何如岐伯曰周痹者在于血脈之中隨脈以上隨脈以下不能左右各當其所黃帝曰刺之奈何岐伯對曰痛從上下者先刺其下以過之一作遏下同後刺其上以脫之痛從下上者先刺其上以過之後刺其下以脫之

此言刺周痹之有法也周痹者在于血脈之中隨脈以上或隨脈以下非比衆痹之在于左右各當一處者之有定所也故刺之者其脈從上而下當先刺其下之痛處以過絕之後乃刺其上之痛處以脫病根而不使之後下其痛從下而上當先刺其上之痛處以遏絕之後乃刺其下之痛處以脫病根而不使之復上此則求之上下而不求之左右乃治周痹之法也

黃帝曰善此痛安生何因而有名岐伯對曰風寒濕氣客于外分肉之間迫切而為沫沫得寒則聚聚則排分肉而分裂也分裂則痛痛則神歸之神歸之則熱熱則痛解痛解則厥厥則他痹發發則如是

此言邪氣聚于分肉之間故周痹發于血脈之中也帝間周痹之病從何而生又何因而有周痹之名伯言風寒濕三氣雜至合而為痹者是也蓋以三氣始客於外分肉之間迫于分肉而為沫沫得寒則聚聚則排分肉

而各分裂之惟分裂則痛痛則心專在痛處而神亦歸之神歸即氣歸也所以痛處作熱熱則痛散而暫解然時暫解其氣尚逆而為厥厥則三氣隨血脈以上下者或痛從上而下或痛從下而上則彼之為痹發于血脈之中指周痹之人言非衆痹之發于一處者可同也故不發則已發則大略如是而已此非痛之所由生而周痹之所以有名乎然周痹所以有名之義下文乃詳言之

帝曰善余已得其意矣缺岐伯曰此內不在藏而外未發于皮獨居分肉之間真氣不能周故命曰周痹故刺痹者必先切循其下之六經視其虛實及大絡之血結而不通及虛而脈陷空者而調之熨而通之其瘛堅轉引而行之黃帝曰善余已得其意矣亦得其事也九者經巽之理十二經脈陰陽之病也

此承上文而又詳周痹所以有名之義遂及刺之之法也伯言此周痹者內不在于五藏而外不發于皮膚獨居于分肉之間所謂迫切為沫沫聚為痛神歸為熱痛解為厥厥逆而痹發也蓋由真氣不能周於身而邪氣隨脈以上下故命曰周痹刺此者必先切循其足之三陰三陽視其虛實及大絡之血結而不通及虛而脈陷空中者或補或瀉而調之又且熨而通之其有瘛且堅

者乃轉引而行之此乃治周痹之法也帝則[illegible]其意而文過其辭知九鍼為用最大故嘆九者乃至恒至順之理凡十二經之病不可不用者也

黃帝內經靈樞註證發微卷之三終

黃帝內經靈樞註證發微卷之四

大明太醫院正文會稽庠生玄臺子馬蒔仲化註證
也玄子三孫馬[illegible]存預校

口問第二十八

黃帝閒居辟左右而問於岐伯曰余已聞九鍼之經論陰陽逆順六經已畢願得口問岐伯避席再拜曰善乎哉問也此先師之所口傳也黃帝曰願聞口傳岐伯答曰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於風雨寒暑陰陽喜怒飲食居處大驚卒恐則血氣分離陰陽破散經絡厥絕脈道不通陰陽相逆衛氣稽留經脈虛空血氣不次乃失其常論不在經者請道其方（[illegible]）

此言有所當口傳者以其論之不著于經中也

黃帝曰人之欠者何氣使然岐伯答曰衛氣晝日行于陽夜半則行于陰陰者主夜夜者臥陽者主上陰者主下故陰氣積于下陽氣未盡陽引而上陰引而下陰陽相引故數欠陽氣盡陰氣盛則目瞑陰氣盡而陽氣盛則寤矣寫足少陰補足太陽（欠音牽去声江东謂之呵欠數音東）

此言人之所以欠及所以寫與補而有刺之之法也欠氣相引也（素問宣明五氣論本經九鍼論皆曰腎主欠）人之所以欠者正以衛氣晝日行于陽經（足手六陽經）夜半則行于陰經（足手六陰經）

陰氣專主于夜而行之夜之時則必臥從衛氣之爲一
者主于上行營氣之爲陰者主于下行[illegible] 茲
以陰氣積于下陽氣以夜半之時亦在于下而未得盡
上故陽氣乘夜半之後乃相引而上陰氣則相引而上
陰陽相引故數上爲欠也至人之所以寤寐者以夜半
之時萬民皆卧命曰合陰斯時衛氣已盡營氣方盛故
目瞑而寐至夜半之後則陰氣已盡陽氣方盛當從此
而寤矣然不寐而多爲欠者以足少陰腎經有邪故不
能寐宜寫其照海穴陽蹻虛故多欠宜補足太陽膀胱
經之申脈穴也

黃帝曰人之噦者何氣使然岐伯曰穀入于胃胃氣上注
于肺今有故寒氣與新穀氣俱還入于胃新故相亂真邪
相攻氣并相逆復出于胃故爲噦補手太陰寫足少陰（噦於月切）

此言人之所以噦而有刺之之法也人之一氣入于胃
胃得穀氣而化之遂成精微之氣以上注于肺而行之
五藏六府（三經脈篇之次）今有寒氣之故者在于胃中而又有
穀氣之新者以入于胃則新故相亂真與邪氣相攻
（真氣即胃氣 邪氣即寒氣）彼此之氣并而相逆所以復出于胃而爲
噦也當補手太陰肺經及寫足少陰腎經可也

黃帝曰人之唏者何氣使然岐伯曰此陰氣盛而陽氣虛
陰氣疾而陽氣徐陰氣盛而陽氣絕故爲唏補足太陽寫
足少陰（唏許几切）

此言人之所以唏而有刺之之法也釋文言哀痛不泣
曰唏人之所以唏者以陰氣友盛且疾陽氣友虛且徐
且絕故爲唏耳治之者宜補陽而寫陰當於足太陽膀
胱經陽蹻脈氣所出者補之足少陰腎經陰蹻脈氣所
出者寫之

黃帝曰人之振寒者何氣使然岐伯曰寒氣客于皮膚陰
氣盛陽氣虛故爲振寒寒慄補諸陽

此言人之所以振寒而有刺之之法也振寒者身寒而
振動也蓋以寒氣客于皮膚其陰氣盛陽氣虛故陰盛
則爲寒且寒而戰慄當補諸陽經以溫之則陽勝而陰
衰矣

黃帝曰人之噫者何氣使然岐伯曰寒氣客于胃厥逆從
下上散復出于胃故爲噫補足太陰陽明一曰補眉本也

此言人之所以噫而有刺之之法也噫不平聲也蓋以
寒氣客於胃中厥逆之氣從下而上其氣之散也復出
于胃故爲噫當補足太陰脾經足陽明胃經以溫之一
曰取足太陽膀胱經之在眉本名攢竹者以刺之

黃帝曰人之嚏者何氣使然岐伯曰陽氣和利滿於心出于鼻故爲嚏補足太陽榮眉本一曰眉上也

此言人之所以嚏而有刺之之法也嚏噴嚏也蓋以人之陽氣平和順利滿溢于心故上升于鼻而爲嚏當補足太陽膀胱經曰攢竹者以刺之一曰在眉近于上者是也（兩眉頭少陷宛宛中鍼三分留六呼灸三壯鍼灸聚英云主風眩嚏）

黃帝曰人之嚲者何氣使然岐伯曰胃不實則諸脈虛諸脈虛則筋脈懈惰筋脈懈惰則行陰用力氣不能復故爲嚲因其所在補分肉間（嚲音妥釋云下垂貌則是首身下垂而不能舉也觀本經下文有因其所在補分肉間則嚲必有定所且有分部彼以避爲釋者是乃以嚲讀之爲躲而遂釋之爲避也義甚不通）

此言人之所以嚲而有刺之之法也蓋以胃者五藏六府之海也胃虛則諸脈虛而筋脈懈惰復又強力入房所以氣不能復而爲嚲也當因其所在以補其分肉間

耳

黃帝曰人之哀而泣涕出者何氣使然岐伯曰心者五藏六府之主也目者宗脈之所聚也上液之道也口鼻者氣之門戶也故悲哀愁憂則心動心動則五藏六府皆搖搖則宗脈感宗脈感則液道開液道開故泣涕出焉液者所以灌精濡空竅者也故上液之道開則泣泣不止則液竭液竭則精不灌精不灌則目無所見矣故命曰奪精補天柱經挾頸（此節可與素問解精微論參看）

此言人之所以泣涕而有刺之之法也蓋人泣涕出于目本于心形于口鼻正以心爲五藏六府之主目爲宗脈之所聚又爲液氣上升之道路口鼻爲氣之門戶故凡悲哀愁憂者則心主動而五藏六府隨之以搖搖則宗脈動而液道開泣涕之所以出也且此液者所以灌精濡空竅者也故上液之道一開則泣不止而液竭精不灌而目盲其名曰奪精當補足太陽膀胱經之天柱穴此經乃挾於後之項頸者是也（挾項後髮際大筋外廉陷中鍼二分留六呼灸七壯）

黃帝曰人之太息者何氣使然岐伯曰憂思則心系急心系急則氣道約約則不利故太息以伸出之補手少陰心主足少陽留之也

此言人之所以太息而有刺之之法也人之心皆有系唯憂思則心系緊急而氣道斂約約則出氣不利故太息以伸出之當補手少陰心經手厥陰心包絡經及足少陽膽經皆留其鍼以補之也

黃帝曰人之涎下者何氣使然岐伯曰飲食者皆入于胃胃中有熱則蟲動蟲動則胃緩胃緩則廉泉開故涎下補足少陰

此言人之所以涎下而有刺之之法也人之涎何自而下正以飲食入胃則胃暖而蟲動胃緩氣之在上脘者勢緩而不下降所以在上之廉泉開而涎下也當取足少陰腎經以補之蓋補陰則任脈下盛而上之廉泉通廉泉通而涎下于內不下于外矣

黃帝曰人之耳中鳴者何氣使然岐伯曰耳者宗脈之所聚也故胃中空則宗脈虛虛則下溜脈有所竭者故耳鳴補客主人手大指爪甲上與肉交者也

此言人之所以耳鳴而有刺之之法也耳為宗脈之所聚胃為宗脈之所生惟胃中空則宗脈虛而下流其在

上之脈氣隨竭耳遂為之鳴也當補足少陽膽經之客主人穴耳一名上關耳前起骨上廉開口有空張口取之乃得禁深鍼鍼一分留七呼灸三壯及手大指爪甲上曰少商者乃手太陰肺經穴也大指端內側去爪甲如韭葉白肉際宛宛陷中鍼一分留三呼不宜灸

黃帝曰人之自嚙舌者何氣使然岐伯曰此厥逆走上脈氣輩至也少陰氣至則嚙舌少陽氣至則嚙頰陽明氣至則嚙脣矣視主病者則補之

此言人之所以嚙舌而遂及嚙頰嚙脣者各有刺之之法也凡人之嚙舌者皆氣逆走上所致也且各經脈氣以輩而至故手少陰心經之氣至則嚙舌以舌為心經之竅也手少陽三焦之氣至則嚙頰以頰為三焦經之脈路也手陽明大腸經之氣至則嚙脣以脣為大腸經之脈路也各視主病之經以補之耳

凡此十二邪者皆奇邪之走空竅者也故邪之所在皆為不足故上氣不足腦為之不滿耳為之苦鳴頭為之苦傾目為之眩中氣不足溲便為之變腸為之苦鳴下氣不足則乃為痿厥心悗補足外踝下留之

此承上文而言十二邪之走空竅者以正氣不足而然也由上文十二項觀之皆不正之邪走于空竅者也故邪之所在皆由正氣不足而邪得以乘之惟上氣不足

則腦空耳鳴頭傾目眩矣中氣不足則便變腸鳴矣下氣不足則為痿為厥而心為之悗矣皆當補足外踝下留之即足太陽膀胱經崑崙穴是也

黃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腎主為欠取足少陰肺主為噦取手太陰足少陰唏者陰與陽絕故補足太陽瀉足少陰振寒者補諸陽噫者補足太陰陽明嚏者補足太陽眉本嚲因其所在補分肉間泣出補天柱經俠頸俠頸者頭中分也頭之中部分之而下垂太息補手少陰心主足少陽留之涎下補足少陰耳鳴補客主人手大指爪甲上與肉交者自嚙舌視主病者則補之目眩頭傾補足外踝下留之痿厥心

悗刺足大指間上二寸留之（刑之太衝）（刑之太白）一曰足外踝下留之

上文各項所治之經既條答矣而此復因帝問治法遂重言以申之也

師傳第二十九

黃帝曰余聞先師有所心藏弗著于方余願聞而藏之則而行之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無病上下和親德澤下流子孫無憂傳于後世無有終時可得聞乎岐伯曰遠乎哉問也夫治民與自治治彼與治此治小與治大治國與治家未有逆而能治之也夫惟順而已矣順者非獨陰

陽脉論氣之逆順也百姓人民皆欲順其志也黃帝曰順之柰何岐伯曰入國問俗入家問諱上堂問禮臨病人問所便黃帝曰便病人柰何岐伯曰夫中熱消癉則便寒寒中之屬則便熱胃中熱則消穀令人懸心善飢臍以上皮熱腸中熱則出黃如糜臍以下皮寒胃中寒則腹脹腸中寒則腸鳴飧泄胃中寒腸中熱則脹而且泄胃中熱腸中寒則疾飢小腹痛脹黃帝曰胃欲寒飲腸欲熱飲兩者相逆便之柰何且夫王公大人血食之君驕恣縱欲輕人而無能禁之禁之則逆其志順之則加其病便之柰何治之何先岐伯曰人之情莫不惡（去聲）死而樂（去聲）生告之以其敗語之以其善導之以其所便開之以其所苦雖有無道之人惡（平聲）有不聽者乎黃帝曰治之柰何岐伯曰春夏先治其標後治其本秋冬先治其本後治其標黃帝曰便其相逆者柰何岐伯曰便此者飲食衣服亦欲適寒溫寒無悽愴暑無出汗食飲者熱無灼灼寒無滄滄寒溫中（去聲）適故氣將持乃不致邪僻也

此詳言便病人之法也病有中熱消癉則以寒為便中寒之屬則以熱為便　如胃中熱則消穀令人懸心而善飢其臍已上之皮當熱若腸中有熱則後出黃色如糜而臍已下之皮則冷也　如胃中寒則腹當為脹若腸中寒則腸中鳴而為飧泄也　如胃中寒而腸中熱則胃中寒者當脹而腸中熱者必泄也　如胃中熱而腸中寒則胃中熱者當速飢而腸中寒者小腹必痛且脹也此腸胃之寒熱不同似為難便帝之所以有胃欲寒飲腸欲熱飲為問則胃有寒時當飲之以熱而熱者非其性腸有熱時當飲之以寒而寒者非其性兩者相逆便之甚難況王公大人血食之君禁其欲則其志逆順其欲則其病加固難於便而治法難乎先也殊不知人情惡死而樂生凡致死之事告之以其敗開之以其所苦凡致生之事語之以其善導之以其所便則逆之

者，未有不樂從者也。且治有所先，法不容戾。春夏陽氣在外，病亦在外，故先治其後病之標，而後治其先病之本。秋冬陽氣在內，病亦在內，故先治其先病之本，而後治其後病之標。此治之者，必有所先，不得以順其志而可合法以狥之也。至于飲食衣服之類，則彼固有所便，而吾亦可以曲全之耳。故飲食衣服必欲其適乎寒溫。彼之衣服欲寒，而法不可寒，但使之寒不至于慄愴；欲熱而法不可熱，但使之熱不至于出汗可也。又彼食飲欲熱，而法不可熱，但使之熱無灼灼；欲寒而法不可寒，但使之寒無滄滄可也。寒溫中適，則正氣自持，乃不致有邪僻矣。凡此者，皆所以便病人也。否則治民與自治，治彼與治此，治小與治大，治國與治家，入國則問俗，入家則問諱，上堂則問禮，未有可以逆而治之者，而獨於臨病人之際，可不問其所便也哉。

黃帝曰：本藏以身形支節䐃肉候五藏六府之小大焉。今夫王公大人臨朝即位之君而問焉，誰可捫循之而後荅乎？岐伯曰：身形支節者，藏府之蓋也，非面部之閱也。黃帝曰：五藏之氣閱于面者，余已知之矣。以支節知而閱之奈何？岐伯曰：五藏六府者，肺為之蓋，巨肩陷咽，候見其外。黃帝曰：善。岐伯曰：五藏六府，心為之主，缺盆為之道，𩩲骨有餘，以候𩩲骬。黃帝曰：善。岐伯曰：肝者主為將，使之候外，欲知堅固，視目小大。黃帝曰：善。岐伯曰：脾者主為衛，使之迎糧，視脣舌好惡，以知吉凶。黃帝曰：善。岐伯曰：腎者主為外，使之遠聽，視耳好惡，以知其性。黃帝曰：善。骷音括𩩲音結骬音于

此言身形支節可以候五藏也。本藏，本經篇名。帝問本藏以身形支節䐃肉候五藏六府之小大，則王公大人臨朝即位之君，分至尊也，從而問之，誰敢捫循其支節䐃肉而後荅之？固難荅之無據。伯言支節為藏府之蓋，非比面部易閱，故五藏之氣閱于面，帝雖知之，然支節亦有可閱而知，不必于捫循之也。肺為藏府之蓋，

凡巨肩陷咽者，肺之小大高下堅脆偏正可候矣。大義見本藏篇，餘倣此。心為藏府之主，而氣之升降，其道在于缺盆，即其𩩲骬之骨端曰骷骨者，有餘以形于外，則可以驗𩩲骬而知其心之堅脆小大高下偏正矣。肝為將軍之官，使之候視乎外，故欲知肝之小大高下堅脆偏正，當視其目之小大耳。脾主為衛，使之在外以迎糧，故視脣舌好惡而知脾之小大高下堅脆偏正矣。腎主為外，使之遠聽，故視耳之好惡而知腎之小大高下堅脆偏正矣。

黃帝曰：善。願聞六府之候。岐伯曰：六府者，胃為之海，廣骸大頸張胷，五穀乃容。鼻隧以長，以候大腸。脣厚人中長，以

候小腸目下果大其膽乃橫鼻孔在外膀胱漏泄鼻柱中
央起三焦乃約此所以候六府者也上下三等藏安且良
矣[illegible]

此言身形可以候六府也三焦乃約三焦爲決瀆之官
者約而不漏也身形上中下三停相等則藏府在內者
安且善矣

決氣第三十 決論一氣六名之義故名篇

黃帝曰余聞人有精氣津液血脉余意以爲一氣耳今乃
辨爲六名余不知其所以然歧伯曰兩神相搏合而成形
常先身生是謂精何謂氣歧伯曰上焦開發宣五穀味熏

膚充身澤毛若霧露之溉是謂氣何謂津歧伯曰腠理發
泄汗出溱溱是謂津何謂液歧伯曰穀入氣滿淖澤注于
骨骨屬屈伸洩澤補益腦髓皮膚潤澤是謂液何謂血歧
伯曰中焦受氣取汁變化而赤是謂血何謂脉歧伯曰壅
遏營氣令無所避是謂脉

此詳言曰氣之義也精氣津液血脉分而言之則有六
總而言一則曰氣故此謂之曰一氣而下則曰六氣易
曰男女搆精萬物化生蓋當男女相搆之時兩神相合
而成所生男女之形此精常先其身而生有其精斯有
其形夫是之謂精也　宗氣即大氣積于上焦而
發于藏府而宣布于穀精微之氣味此氣薰于皮膚
其身形澤其毫毛誠若霧露之灌溉萬物也營衛生會篇云上焦
如霧夫是之謂氣也　津生于內而腠理發泄于外其汗
出似溱溱然夫是之謂津也　穀氣入于胃化爲精微
之氣充滿淖澤分注于骨骨屬屈伸洩澤其骨上通于
腦腦爲髓海從茲補益外而皮膚從茲潤澤夫是之謂
液也　營衛生會篇曰中焦亦並胃中出上焦之後此
所受氣者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于肺脉乃化
而爲血以奉生身故中焦受氣取汁變化而赤夫是之
謂血也　宗氣行于經脉之中其脉流布諸經而營氣

從之以行無所避匿夫是之謂脉也

黃帝曰六氣者有餘不足氣之多少腦髓之虛實血脉之
清濁何以知之歧伯曰精脫者耳聾氣脫者目不明津脫
者腠理開汗大泄液脫者骨屬屈伸不利色夭腦髓消脛
痠耳數鳴血脫者色白夭然不澤其脉空虛此其候也

此言六氣之脫者各有其候也

黃帝曰六氣者貴賤何如歧伯曰六氣者各有部主也其
貴賤善惡可爲常主然五穀與胃爲大海也

此言各部爲六氣之主而胃又爲之大海也帝問六氣
者可較其貴賤否伯言各部皆有六氣故六氣各有部

主知陽明多氣多血。太陽多血少氣。五精五液五注五臟之類。各部皆有之也。然本部所重者。爲貴爲舊。別部所有者。爲賤爲惡。其本部各爲常主也。但此六氣者。成于五穀精微之氣。而胃則納五穀而成之。故胃又爲六氣之大海耳

腸胃第三十一 (内言腸胃之數故名篇)

黄帝問于伯高曰。余願聞六府傳穀者。腸胃之小大長短。受穀之多少奈何。伯高曰。請盡言之。穀所從出入淺深遠近長短之度。唇至齒長九分。口廣二寸半。齒以後至會厭深三寸半。大容五合。舌重十兩。長七寸。廣二寸半。咽門重

十兩。廣二寸半。至胃長一尺六寸。胃紆曲屈伸之。長二尺六寸。大一尺五寸。徑五寸。大容三斗五升。小腸後附脊。左環迴周疊積。其注于迴腸者。外附于臍上。迴運環十六曲。大二寸半。徑八分分之少半。長三丈三尺。迴腸當臍左環。迴周葉積而下。迴運環反十六曲。大四寸。徑一寸寸之少半。長二丈一尺。廣腸傳脊。以受迴腸。左環葉脊上下辟。大八寸。徑二寸寸之大半。長二尺八寸。腸胃所入至所出。長六丈四寸四分。迴曲環反三十二曲也

此言腸胃自所入至所出之度數也　小腸上口。胃之下口。小腸後附于脊。從左環迴周疊積。其所注之物。以入于迴腸者。外附于臍上。迴運計環十六曲。大四寸。徑口八分分之少半。即六分也。其長三丈三尺　迴腸者。大腸也。大腸上口。即小腸下口也。大腸當臍左環迴周葉積而下。迴其運環反十六曲。大四寸。徑口一寸寸之少半。即五分也。長二丈一尺　廣腸者。直腸也。廣腸附脊。以受迴腸之物。左環葉在脊之上下盤辟。大八寸。徑二寸寸之大半。則是二寸七八分也。其長計二尺八寸。

平人絶穀第三十二 (内論平人絶穀七日則死故名篇)

黄帝曰。願聞人之不食七日而死何也。伯高曰。臣請言其故。胃大一尺五寸。徑五寸。長二尺六寸。橫屈受水穀三斗

五升。其中之穀常留二斗。水一斗五升而滿。上焦泄氣。出其精微慓悍滑疾。下焦下漑諸腸。小腸大二寸半。徑八分分之少半。長三丈二尺。受穀二斗四升。水六升三合合之大半。迴腸大四寸。徑一寸寸之少半。長二丈一尺。受穀一斗。水七升半。廣腸大八寸。徑二寸寸之大半。長二尺八寸。受穀九升三合八分合之一。腸胃之長。凡五丈八尺四寸。受水穀九斗二升一合合之大半。此腸胃所受水[illegible]也。平人則不然。胃滿則腸虛。腸滿則胃虛。更虛更滿。故氣得上下。五藏安定。血脈和。則精神乃居。故神者。水穀之精氣也。故腸胃之中。常留穀二斗。水一斗五升。故平人日再

穀二升半一日中五升七日五七三斗五升而留水穀

盡矣故平人不食飲七日而死者水穀精氣津液皆盡故

也

此詳言平人皆不食而死之故也平人者無病之人也

海論第三十三（內論人有四海故名篇）

黄帝問于岐伯曰余聞刺法于夫子夫子之所言不離于營衞血氣夫十二經脉者內屬于府藏外絡于肢節夫子乃合之于四海乎岐伯荅曰人亦有四海十二經水經水者皆注于海海有東西南北命曰四海黄帝曰以人應之柰何岐伯曰人有髓海有血海有氣海有水穀之海凡此四者以應四海也黄帝曰遠乎哉夫子之合人天地四海也願聞應之柰何岐伯荅曰必先明知陰陽表裏榮輸所在四海定矣黄帝曰定之柰何岐伯曰胃者水穀之海其輸上在氣衝下至三里衝脉者爲十二經之海其輸上在于大杼下出于巨虛之上下廉膻中者爲氣之海其輸上在柱骨之上下前在于人迎腦爲髓之海其輸上在于其蓋下在風府

此言人之有四海也人有四海者即下髓海血海氣海水穀之海也十二經水者即淸水渭水海水湖水汝水澠水淮水漯水江水河水濟水漳水也夫天下經常之水固有十二而此水皆注于海海有東西南北之四方故不曰十二而止曰四海也惟胃爲水穀之海其輸穴上在氣衝（即氣衝天樞下八寸腹下夾臍相去四寸在鼠鼷上一寸動脉應手宛宛中乃衝脉所起也鍼三分留七呼氣至即寫灸三壯）下至三里（膝下三寸骱骨外廉大筋內宛宛中兩筋肉分間鍼八分留十呼寫七吸灸可至百壯）惟衝脉爲十二經之血海其輸穴上在于足太陽膀胱經之大杼（項後第一椎下相去脊中各一寸半陷中鍼三分留七呼禁灸）下出于足陽明胃經之巨虛上廉與巨虛下廉（上巨虛三里下三寸舉足取之鍼三分灸七壯下巨虛上廉下三寸蹲地舉足取之鍼三分灸可至七七壯）惟膻中爲氣之海其輸穴在于督脉經天柱骨之上下前在於足陽明胃經之人迎（挾項後髮際大筋外廉陷中鍼三分留六呼灸七壯）（頸大脉應手挾喉兩旁一寸半禁鍼灸）惟腦爲髓之海其輸穴在于其蓋即督脉經之百會（前頂後一寸半中央鍼二分灸七壯）下在于督脉經之風府（一名舌本項後入髮際一寸大筋內宛宛中疾言其肉立起言休立已禁灸令人失音鍼三分）

黄帝曰凡此四海者何利何害何生何敗岐伯曰得順者生得逆者敗知調者利不知調者害

此言四海之得生且利者以其順而善調之否則敗與害至矣

黄帝曰四海之逆順柰何岐伯曰氣海有餘者氣滿胸中悗息面赤氣海不足則氣少不足以言

此言四海之逆順先舉氣海之人偏勝者以言之見其所

以爲逆反此則爲順也有餘者邪氣有餘而實也不足者正氣不足而虛也下文倣此

血海有餘則常想其身大怫然不知其所病血海不足亦常想其身小狹然不知其所病

此言血海之偏勝而病者見其所以爲逆反此則爲順也蓋承上文衝脈爲十二經之海者而言耳

水穀之海有餘則腹滿水穀之海不足則饑不受穀食

此言水穀之海偏勝則病見其所以爲逆反此則爲順也

髓海有餘則輕勁多力自過其度髓海不足則腦轉耳鳴

脛痠眩冒目無所見懈怠安臥

此言髓海之偏勝而病者見其所以爲逆反此則爲順也

黃帝曰余已聞逆順調之柰何岐伯曰審守其輸而調其虛實無犯其害順者得復逆者必敗黃帝曰善

此言善守四海之輸穴以善調之則有利無害得順而不得逆也審四海之容而善守之以行補瀉之法虛則補之實則瀉之則有利無害其順者可復否則逆而爲敗矣

五亂第三十四 內言氣有五亂故名篇

黃帝曰經脈十二者別爲五行分爲四時何失而亂何得而治岐伯曰五行有序四時有分相順則治相逆則亂黃帝曰何謂相順岐伯曰經脈十二者以應十二月十二月者分爲四時四時者春秋冬夏其氣各異營衛相隨陰陽已和清濁不相干如是則順之而治黃帝曰何謂逆而亂岐伯曰清氣在陰濁氣在陽營氣順脈衛氣逆行清濁相干亂于胷中是謂太悗故氣亂于心則煩心密嘿俛首靜伏亂于肺則俛仰喘喝接手以呼亂于腸胃則爲霍亂亂于臂脛則爲四厥亂于頭則爲厥逆頭重眩仆 悗音悶

此言人有五亂而諸證各有所見也夫脈與四時而相

合夫是之謂順也惟清氣宜升當在于陽反在于陰濁氣宜降當在于陰反在于陽營氣陰性精專固順宗氣以行于經隧之中衛氣陽性慓悍滑利宜行于分肉之間今晝未必行于陽經夜未必行于陰經其氣逆行乃清濁相干亂在胷中是之謂大悗也故氣亂于心或亂于肺或亂于腸胃或亂于臂脛或亂于頭各有其證候者如此

黃帝曰五亂者刺之有道乎岐伯曰有道以來有道以去審知其道是謂身寶黃帝曰善願聞其道岐伯曰氣在于心者取之手少陰心主之輸氣在于肺者取之手太陰滎

足少陰輸。氣在于腸胃者。取之足太陰陽明。不下者。取之三里。氣在于頭者。取之天柱大杼。不知。取足太陽滎輸。氣在于臂足。取之先去血脉。後取其陽明少陽之滎輸

此言治五亂者。而各有刺之之穴也。道者。脉路也。邪之來也。必有其道。則邪之去也。亦必有其道。審知其道。而善去之。斯謂養身之寶。此四語雖爲刺病而發。凡醫工能熟玩之。則治病必覓本。用藥必覓經絡。眞邪必審補瀉。不妄乃爲醫家切要之法也故氣亂于心者。當取之手少陰心經之輸穴神門。掌後銳骨端陷中。鍼三分。留七呼。灸七壯手心主。即厥陰心包絡經之輸穴大陵。掌後骨下兩筋間陷中。鍼五分。留七呼。灸三壯氣亂于肺者。取足太陰脾經滎穴魚際。大指本節後內側陷中。鍼一分留三呼灸三壯足少陰腎經之輸穴太谿。足內踝後跟骨上動脉陷中。人有脉則生鍼三分留七呼灸三壯氣在于腸胃者。取之足太陰脾經之輸穴大白。足大指內側內踝前核骨下陷中。鍼一分。留三呼。灸三壯足陽明胃經之輸穴陷谷。足次指外間本節後陷中。去內庭二寸。鍼五分。留七呼。灸三壯如刺之而邪氣不下。當取足陽明胃經之三里　氣在于頭者。取之足太陽膀胱經之天柱。挾項後髮際大筋外廉陷中。鍼二分。留三呼。瀉五吸。灸不及。灸日七壯。灸百壯又取于本經之大杼。如取之而病尚不知。又當取本經之滎穴通谷。輸穴束骨。通谷足小指外側本節前陷中。二分。留五呼。灸三壯。束骨足小鍼外側本節後赤白肉際陷指中。鍼三分。留三呼。灸三壯　氣在于臂足者。當先去其臂足之血脉。然後在臂則取手陽明大腸經之滎穴二間。食指本節前內側陷中。鍼三分。留六呼。灸三壯輸穴三間食指本節後內側。鍼三分。留灸三壯手少陽三焦經之滎穴液門。手四指間陷中。握拳取之。鍼二分。留三呼。灸三壯輸穴中渚。手四指本節後陷中。即液門下一寸。鍼二分。留三呼。灸三壯在足則取足陽明之滎穴內庭。足次指外間內側陷中。灸三壯。鍼三分輸穴陷谷。足次指本節後陷中。去內庭二寸。鍼五分。留七呼。灸三壯足少陽膽經之滎穴俠谿。足四指歧骨間本節前陷中。鍼三分。留三呼。灸三壯輸穴臨泣。足四指本節後間陷中。去俠谿一寸半。鍼二分。留五呼。灸三壯

黄帝曰。補瀉奈何。岐伯曰。徐入徐出。謂之導氣。補瀉無形。謂之同精。是非有餘不足也。亂氣之相逆也。黄帝曰。允乎哉道。明乎哉論。請著之玉版。命曰治亂也

此言治五亂者。惟以導氣。不與補瀉有餘不足者同法也。凡有餘者。則行瀉法。不足者。則行補法。今治五亂者則其鍼徐入徐出。導氣復故而已。不必泥定補瀉之形。以其精氣相同。非眞有餘與不足也。不過亂氣之相逆耳。何必以補瀉爲哉

脹論第三十五 內詳論藏府脹由脹形治法故名篇

黄帝曰。脉之應于寸口。如何而脹。岐伯曰。其脉大堅以濇者。脹也。黄帝曰。何以知藏府之脹也。岐伯曰。陰爲藏。陽爲府

此言據脉可以知脹。陰脉屬藏。而陽脉屬府也。脉見于寸

口其脈大者以邪氣有餘也其脈堅者以邪氣不散也其脈濇者以氣血澀滯也故爲脹然脈大而堅者爲陽脈其脹在六府脈濇而堅者爲陰脈其脹在五藏也

黄帝曰夫氣之令人脹也在于血脈之中耶藏府之内乎岐伯曰三者（一云三者）皆存焉然非脹之舍也黄帝曰願聞脹之舍岐伯曰夫脹者皆在于藏府之外排藏府而郭胸脇脹皮膚故命曰脹黄帝曰藏府之在胸脇腹裏之内也若匣匱之藏禁器也各有次舍異名而同處一域之中其氣各異願聞其故（此處必闕乃岐伯言）黄帝曰未解其意再問岐伯曰夫胸腹藏府之郭也膻中者心主之宫城也胃者太倉也

咽喉小腸者傳送也胃之五竅者閭里門戶也廉泉玉英者津液之道也故五藏六府者各有畔界其病各有形狀營氣循脈衛氣逆爲脈脹衛氣並脈循分爲膚脹三里而寫近者一下遠者三下無問虚實工在疾寫（按黄帝本紀記其民不習僞官不懐私市不預價城郭不閉則此所有宫城矣）

此明言脹之所舍而脹則成于衛氣之逆其法在于急寫三里也夫脹不在于血脈之中亦不在于藏府之内乃在于藏府之外胸脇之内排其藏府而以胸脇爲郭其皮膚亦爲之脹此則脹之所舍也且藏府在胸脇腹裏之内雖同處于一域然其病各有所異者以其各有畔界也故胸脇爲藏府之郭膻中爲心主之宫城胃爲太倉咽喉小腸爲傳送水穀之道胃有五竅爲閭里門戶廉泉玉英（即玉堂俱任脈經穴）爲津液之道所以藏府各有畔界而病亦各有形狀也然其所以脹者不在于營氣而在于衛氣蓋營氣陰性精專隨宗氣行不能爲脹唯衛氣逆行則並脈循分肉者始爲脈脹而成爲膚脹耳是以胃爲藏府之海而三里爲胃經之合當寫其三里病近者一次寫之病久者三次寫之不必拘其虚實而工在于急寫之也

黄帝曰願聞脹形岐伯曰夫心脹者煩心短氣卧不安肺

脹者虚滿而喘欬肝脹者脇下滿而痛引小腹脾脹者善噦四肢煩悗體重不能勝衣卧不安腎脹者腹滿引背央央然腰髀痛

此下二節明上節之病各有形狀而此節以五藏之脹形言之也

六府脹胃脹者腹滿胃脘痛鼻聞焦臭妨于食大便難大腸脹者腸鳴而痛濯濯冬日重感于寒則飱泄不化小腸脹者少腹䐜脹引腰而痛膀胱脹者少腹滿而氣癃三焦脹者氣滿于皮膚中輕輕然而不堅膽脹者脇下痛脹口中苦善太息

此以六府之脹形言之也（按邪氣藏府病形篇有大腸者諸證與此同）

凡此諸脹者其道在一明知逆順鍼數不失寫虛補實神去其室致邪失正真不可定粗之所敗謂之夭命補虛寫實神歸其室久塞其空謂之良工（久塞其空虛則補之其穴空皆正氣充塞）

此言治脹之法補寫有得失而暨工分高下也

黃帝曰脹者焉生何因而有歧伯曰衛氣之在身也常然並脈循分肉行有逆順陰陽相隨乃得天和五藏更始四時有序五穀乃化然後厥氣在下營衛留止寒氣逆上真邪相攻兩氣相搏乃合爲脹也

此言脹之所由生也衛氣之行于人身晝行于陽經夜行于陰經並脈循分肉而行出入之間自有逆順陰陽相隨乃得天和故五藏隨時以更始五穀自化惟厥氣從下而逆則營衛遂失其常而留止不行寒邪隨厥氣以上行真邪相攻兩氣相搏乃合而爲脹耳上文言衛氣逆爲脈脹又並脈循分肉爲膚脹者此可見矣

黃帝曰善何以解惑歧伯曰合之于真三合而得帝曰善

黃帝問于歧伯曰脹論言無問虛實工在疾寫近者一下遠者三下今有其三而不下者其過焉在歧伯對曰此言陷于肉肓而中氣穴者也不中氣穴則氣內閉鍼不陷肓則氣不行上越中肉則衛氣相亂陰陽相逐其于脹也當寫不寫氣故不下三而不下必更其道氣下乃止不下復始可以萬全烏有殆者乎其于脹也必審其胗當寫則寫當補則補如鼓應桴惡有不下者乎

此言脹之愈與不愈在于鍼之有得失也上文言脹貴于急寫近者一下遠者三下今下之者三而病有不下者正以邪之陷于肉肓而中于氣穴故鍼之者必當中于氣穴肉肓可也蓋不中氣穴則邪氣必閉于內鍼不陷肉肓則邪氣不行于外致使此邪上越所刺之肌肉間則衛氣相亂陰陽諸經相乘而逐其脹當寫不寫邪故不下三而不下必更其道務使氣下而止鍼設若不下又復始鍼庶可以萬全也且驗脹之退否胗脹則脹脹則寫之胗退則退退則補之其法有如此者

五癃津液別第三十六（別彼劣切內論五液而病爲水脹則必爲癃故名篇）

黃帝問于歧伯曰水穀入于口輸于腸胃其液別爲五天寒衣薄則爲溺與氣天熱衣厚則爲汗悲哀氣并則爲泣中熱胃緩則爲唾邪氣內逆則氣爲之閉塞而不行不行則爲水脹余知其然也不知其所由生願聞其道歧伯曰水穀皆入于口其味有五各注其海津液各走其道故三焦出氣以溫肌肉充皮膚爲其津其流而不行者爲液天暑衣厚則腠理開故汗出寒留于分肉之間聚沫則爲痛

天寒則腠理閉氣濕不行水下流于膀胱則爲溺與氣耳藏六府心爲之主耳爲之聽目爲之候肺爲之相肝爲之將脾爲之衛腎爲之主外故五藏六府之津液盡上滲于目心悲氣并則心系急心系急則肺擧肺擧則液上溢夫心系與肺不能盡擧乍上乍下故欬而泣出矣中熱則胃中消穀消穀則蟲上下作腸胃充郭故胃緩胃緩則氣逆故唾出

此言五液之所由生也伯言人之所以有津與液者正以水穀皆入于口其味有五各上注其氣于氣海之中精爲宗氣津液各走其道故三焦者上焦爲宗氣之所

出中焦爲營氣之所出下焦爲衛氣之所出其出其氣以溫外之肌肉充外之皮膚者爲津其在內之流而不行者爲液 人之所以有汗者正以天暑衣厚則人之腠理開故汗出若有寒氣留于分肉之間則沫聚而爲痛也 人之所以有溺與氣者正以天寒則腠理閉內之氣與濕俱不行其水下留于膀胱則爲前溺與後氣耳 人之所以有泣者正以五藏六府心爲之大主而耳目肺肝脾腎皆所以輔相此心者也(義見素問靈蘭秘典論十二官相使中)故五藏六府之津液盡上滲于目如心悲氣并故心系急肺葉擧液隨之而上溢此泣之所由出也蓋心系與肺不能盡擧本作上而乍下者今心系急而肺葉擧所以欬而泣出也 人之所以有唾者正以胃中熱則消穀消穀之時蟲必上下交作穀既消盡腸胃亦已充郭故胃亦寬緩胃寬則氣得上逆而升唾斯隨氣而上出也

五穀之精液和合而爲膏者內滲入于骨空補益腦髓而下流于陰股陰陽不和則使液溢而下流于陰髓液皆減而下下過度則虛虛故腰背痛而脛痠陰陽氣道不通四海閉塞三焦不寫津液不化水穀并于腸胃之中別于迴腸留于下焦不得滲膀胱則下焦脹水溢則爲水脹此津

液五別之逆順也(高當作膏上別如字下別彼劣切水脹又見本經水脹論又當與前篇參看)

此原水脹之所由成也五穀精液合而成爲膏者滲入于骨空之中及補益腦髓以下流于陰股惟陰陽各經之氣不和則液溢而下流于陰器矣其髓液皆減而下行下行過多則必虛致腰背痛而脛痠斯時也陰陽之氣道不通四海閉塞(即海論之四海)三焦不能輸寫其精液無自而化其水穀并居于腸胃之中別于迴腸(大腸)而不入留于下焦而不行不得滲入膀胱故下焦脹而水溢遂使水脹之病所由成也此乃津液五別之逆順如此

黃帝內經靈樞註證發微卷之四 終

大明太醫院正文　會稽玄臺子馬蒔仲化註證

弟舉人　姪孫馬貞同仝校

五閱五使第三十七（内有五閱以觀五氣及五氣爲五藏之使故名）

黄帝問于岐伯曰余聞刺有五官五閱以觀五氣五氣者五藏之使也五時之副也願聞其五使當安出岐伯曰五官者五藏之閱也黄帝曰願聞其所出令可爲常岐伯曰脉出于氣口色見于明堂五色更出以應五時各如其藏經氣入藏必當治裏（按本紀云帝命俞跗岐伯雷公察明堂究息脉）

此言五官爲五藏之外閱而五色尤驗于明堂也夫刺

法有五官如下文鼻爲肺之官目爲肝之官口脣爲脾之官舌爲心之官耳爲腎之官者是也此五官者可五閱以觀青黄赤白黑之五氣正以五氣者乃五藏之所使如肝青心赤脾黄肺白腎黑是也又五時之所副如春肝夏心至陰脾秋肺冬腎是也但五氣所出可以常驗五藏者正以脉雖出于氣口而五色必見于明堂其五色迭出以應五時各如其常惟外經邪氣入藏必當從裏以治之蓋由外固可以知內而病在于裏得以治外也

帝曰善五色獨決于明堂乎岐伯曰五官已辨闕庭必張乃立明堂明堂廣大蕃蔽見外方壁高基引垂居外五色乃治平博廣大壽中百歲見此者刺之必已如是之人者血氣有餘肌肉堅緻故可苦以鍼

此言五色雖決于明堂而凡諸部博大者壽必高而病易已也（按本經五色篇雷公問五色獨決于明堂乎黄帝曰明堂者鼻也闕者眉間也庭者顔也蕃者頰側也蔽者耳門也其間欲方大去之十步皆見于外如是者壽必中百歲雷公曰五官之辨奈何黄帝曰明堂骨高以起平以直五藏次于中央六府挾其兩側首面上于闕庭王宮在于下極五藏安于胸中真色以致病色不見明堂潤澤以清五官安得無辨乎）帝以五色獨決于明堂爲疑伯言五官在外曉然可辨其闕上者咽喉也闕中者肺也卽兩眉之間也庭者顔中也卽首面也顔也必開

而張乃立明堂以閱之明堂者鼻也其明堂廣大而爲蕃爲蔽者又見于外蓋頰側謂之蕃耳門謂之蔽耳四周之壁既方地角之基又高引垂向外五色又順平博廣大壽當中百歲也設有病時見此五色則刺之而病必已蓋如是之人血氣有餘肌肉堅緻故可苦之以鍼而刺之也

黄帝曰願聞五官岐伯曰鼻者肺之官也目者肝之官也口脣者脾之官也舌者心之官也耳者腎之官也

此言五官之所在也肺在內而鼻爲之竅所以司呼吸也故爲肺之官肝在內而目爲之竅所以別五色也故

爲肝之官。脾在內。而口唇爲之竅。所以納五穀也。故爲脾之官。心在內。而舌爲之竅。所以辯五味也。故爲心之官。腎在內。而耳爲之竅。所以聽五聲也。故爲腎之官

黃帝曰。以官何候。岐伯曰。以候五藏。故肺病者。喘息鼻張。肝病者。眥青。脾病者。唇黃。心病者。舌卷短。顴赤。腎病者。顴與顏黑。卷上声

此言五官可以候五藏之病也。鼻爲肺之官。故肺病者。當病喘息。其鼻乃張。目爲肝之官。故肝病者。其目眥必青。唇爲脾之官。故脾病者。其唇必黃。舌爲心之官。故心病者。其舌必卷而短。顴亦必赤。耳爲腎之官。故腎病者。顴與顏皆黑也

黃帝曰。五脉安出。五色安見。其常色殆者如何。岐伯曰。五官不辯。闕庭不張。小其明堂。蕃蔽不見。又埤其墻。墻下無基。垂角去外。如是者。雖平常殆。況加疾哉。埤音裨 卑也

此言諸部狹小者必殆也。五藏之脉。安所從出。五藏之色。安所從見。其常色見者。而又至于危。皆帝之所疑也。伯言人之五官。不可明辯。闕庭又不張。明堂又狹小。蕃蔽不可見。其墻又埤。墻下無基。垂角向外。如是者。雖無病而平常尚有殆者。況加之以有病哉

黃帝曰。五色之見于明堂。以觀五藏之氣。左右高下。各有形乎。岐伯曰。府藏之在中也。各以次舍。左右上下。各如其度也

此言面部之左右上下。各如府藏在中之次舍。所以可觀五色于明堂也。帝問五色見于明堂者。可以觀五藏之氣。然左右上下。各有形可驗。而一如其在中之度乎。伯言府藏之在中也。各有次舍。而面部之左右上下。悉如其在中之度耳。故可以觀而知也。按本經五色篇曰。庭者。首面也。闕上者。咽喉也。闕中者。肺也。下極者。心也。直下者。肝也。肝左者。膽也。下者。脾也。方上者。胃也。中央者。大腸也。挾大腸者。腎也。當腎者。臍也。面王以上者。小腸也。面王以下者。膀胱子處也。顴者。肩也。顴後者。臂也。臂下者。手也。目內眥上者。膺乳也。挾繩而上者。背也。循牙車以下者。股也。中央者。膝也。膝以下者。脛也。當脛以下者。足也。巨分者。股裏也。巨屈者。膝臏也。此五藏六府之部分也。此節當與五色篇圖形參看。

逆順肥瘦第三十八

首節有行之逆順。後分肥瘦壯幼等刺法。故名篇

黃帝問于岐伯曰。余聞鍼道于夫子。衆多畢悉矣。夫子之道。應若失。而據未有堅然者也。夫子之問學熟乎。將審察于物而心生之乎。岐伯曰。聖人之爲道者。上合于天。下合于地。中合于人事。必有明法。以起度數。法式檢押。乃後可傳焉。故匠人不能釋尺寸而意短長。廢繩墨而起平水也。工人不能置規而爲圓。去矩而爲方。知用此者。固自然之物。易用之教。逆順之常也。黃帝曰。願聞自然奈何。岐伯曰。臨深決水。不用功力。而水可竭也。循掘決衝。而經可通也

此言氣之滑澁血之清濁行之逆順也

此言鍼道一本于自然之妙也帝問鍼道畢陳若有所失而據守難堅未知由學問而熟抑亦由心而生伯言聖人之為鍼道者合于三才必有明法以起度數其法式檢押乃可傳之後世也譬之工匠必用尺寸繩墨規矩以為長短平水（萬物之平莫過于水故曰平水）方圓此乃自然之道其為教易行其行之逆順有常能循其法譬之臨深決水循掘決衝而水易竭經可通也何也正以人之氣有滑澁血有清濁行有逆順皆有自然之妙故耳

黃帝曰願聞人之白黒肥瘦小長各有數乎岐伯曰年質壯大血氣充盈膚革堅固因加以邪刺此者深而留之此肥人也廣肩腋項肉薄厚皮而黒色脣臨臨然其血黒以濁其氣濇以遲其為人也貪于取與刺此者深而留之多益其數也

此言刺肥人之有法也各有數者各有刺鍼之數也深而留之者深入其鍼而久留之也此乃刺肥人之數而下所言貪夫體色氣血其法宜同故并及之且其數文加益也

黃帝曰刺瘦人奈何岐伯曰瘦人者皮薄色少肉廉廉然薄脣輕言其血清氣滑易脫于氣易損于血刺此者淺而疾之

此言刺瘦人之有法也廉薄也疾速也言此等瘦人若深而留之則氣易脫而血易損故必淺入其鍼而速去之也

黃帝曰刺常人奈何岐伯曰視其白黒各為調之其端正敦厚者其血氣和調刺此者無失常數也

此言刺常人之有法也常人者不肥不瘦之人也視其人之白者當調以瘦人之數黒者則用肥人之數有等端正敦厚與上貪于取與者異其血氣必和調也刺之者固不如肥人之久以留之亦不如瘦人之淺以疾之但無失其常數而已

黃帝曰刺壯士真骨者奈何岐伯曰刺壯士真骨堅肉緩節監監然此人重則氣濇血濁刺此者深而留之多益其數勁則氣滑血清刺此者淺而疾之

此言刺壯士之有法也有等壯士肉少而骨粗者其肉堅其節緩監監然其勢難動此人者其體若重則氣必濇而血必濁刺此者當深其鍼而久留之如肥人之數其體若輕而勁則氣必滑而血必清刺此者當淺其鍼而疾去之如瘦人之數也

黃帝曰刺嬰兒奈何岐伯曰嬰兒者其肉脆血少氣弱刺

此者以毫鍼淺刺而疾發鍼曰再可也

此言刺嬰兒之有法也毫鍼者九鍼論七曰毫鍼取法于毫毛其鍼宜淺其發鍼宜速曰再者穿一日之內復再刺之不可久留其鍼也

黃帝曰臨深決水柰何岐伯曰血清氣濁疾寫之則氣竭焉黃帝曰循掘決衝柰何岐伯曰血濁氣澀疾寫之則經可通也 氣濁之濁當作滑

此承首節而言臨深決水循掘決衝之義也所謂臨深決水者正以比人之血清氣滑者疾寫之而邪氣遂竭猶之臨深淵以決放其水不用功力而水可竭也所謂

循掘決衝者正以比人之血濁氣澀者疾寫之而經脉可通猶之循其所掘之處仍用力以并掘之而水可通也皆指寫法而言而自然之妙寓其中矣

黃帝曰脉行之逆順柰何岐伯曰手之三陰從藏走手手之三陽從手走頭足之三陽從頭走足足之三陰從足走腹

此承首節而言脉之逆順以各經之所行者有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也手之三陰從藏走手者太陰肺經從中府而走大指之少商少陰心經從極泉而走小指之少衝厥陰心包絡經從天池而走中指之中衝也 手之三陽從手走頭者陽明大腸經從次指商陽而走頭之迎香太陽小腸經從小指少澤而走頭之聽宮少陽三焦經從四指之關衝而走頭之絲竹空也 足之三陽從頭走足者太陽膀胱經從頭睛明而走足小指之至陰陽明胃經從頭頭維而走足次指之厲兌少陽膽經從頭前關而走足四指之竅陰也 足之三陰從足走腹者太陰脾經從足大指內側隱白而走腹之大包少陰腎經從足心湧泉而走腹之俞府厥陰肝經從足大指外側大敦而走腹之期門也夫手之陰經自藏而走手為順則自手而走藏為逆手之陽經自手而走頭

為順則自頭而走手為逆足之陰經自足而走腹為順則自腹而走足為逆足之陽經自頭而走足為順則自足而走頭為逆所謂脉有逆順者如此

黃帝曰少陰之脉獨下行何也岐伯曰不然夫衝脉者五藏六府之海也五藏六府皆稟焉其上者出于頏顙滲諸陽灌諸精其下者注少陰之大絡出于氣街循陰股內廉入膕中伏行骭骨內下至內踝之後屬而別其下者並于少陰之經滲三陰其前者伏行出跗屬下循跗入大指間滲諸絡而溫肌肉故別絡結則跗上不動不動則厥厥則寒矣黃帝曰何以明之岐伯曰以言導之切而驗之其非

必動然後乃可明逆順之行也黃帝曰窘乎哉聖人之為道也明于日月微於毫釐其非夫子孰能道之也

此言腎脈之下行者以衝脈入腎之絡而與之並行也夫足之三陰從足走腹而獨有足少陰腎經之脈繞而下行與肝脾直行者別何也正以衝脈與之並行故耳蓋衝脈者起于足陽明胃經之氣衝穴為五藏六府之海而藏府之氣皆稟焉其上則出于頏顙滲諸陽經以灌諸經之精下注于少陰腎經之大絡曰大鍾者以出于氣衝又循陰踝之內廉以入于膕中伏行骭骨之內下至內踝之後凡所屬之別于下者並由少陰之經滲其脾腎肝之三經此則在後廉者然也其在前者伏行出于足面之跗上屬于下之湧泉入循跗以入大指間滲諸絡而溫肌肉故別絡有邪相結則跗上之脈不動不動則氣厥逆而足冷矣然何以知之導病者以言切病者以脈其跗上果非必動乃可以明不動之為逆動之為順而其有邪與否明矣

血絡論第三十九 內論邪在血絡及刺法異應故名篇

黃帝曰願聞其奇邪而不在經者岐伯曰血絡是也黃帝曰刺血絡而仆者何也血出而射者何也血少黑而濁者何也血出清而半為汁者何也發鍼而腫者何也血出若多若少而面色蒼蒼者何也發鍼而面色不變而煩悗者何也多出血而不動搖者何也願聞其故岐伯曰脈氣盛而血虛者刺之則脫氣脫氣則仆血氣俱盛而陰氣多者其血滑刺之則射陽氣畜積久留而不寫者其血黑以濁故不能射新飲而液滲于絡而未合和于血也故血出而汁別焉其不新飲者身中有水久則為腫陰氣積于陽其氣因于絡故刺之血未出而氣先行故腫陰陽之氣其新相得而未和合因而寫之則陰陽俱脫表裏相離故脫色而蒼蒼然刺之血出多色不變而煩悗者刺絡而虛經虛經之屬于陰者陰脫故煩悶陰陽相得而合為痺者此為內溢于經外注于絡如是者陰陽俱有餘雖多出血而弗能虛也

此詳言刺血絡而其應異者之義也奇邪不正之邪也（奇邪在各篇不一本經口問篇亦有奇邪二字但口問言奇邪走于空竅而此則奇邪走于血絡也）奇邪不在于經故在于血絡也然有刺血絡而仆者何也正以脈有氣盛而血虛者必寫其氣以補其血故刺之則脫氣脫氣則仆也　有刺血絡而血出漂射者何也正以血氣俱盛而內焉陰氣多者其血必滑故刺之則射也　有刺血絡而血出甚少且黑色而濁者何也正以陽氣畜積久留不寫其血黑以濁故不能射也　有刺

血絡而血出最汁内有半清汁者何也正以新飲之際
而液滲血絡未得合和于血故血出而半爲汁也 有
刺血絡而發鍼乃腫者何也正以不新飲者身中有水
久則爲腫陰氣積于陽分其氣聚于血絡之中故刺之
時血尚未出而氣乃先行所以發鍼而腫也 有血出
若多若少而面色蒼蒼然似有脫色者何也正以營衛
二氣暫時相得尚未和合因而瀉之則陰陽俱脫表裏
相離故其色脫而蒼蒼然也 有刺血絡而血出多色
不變然内爲煩悶者何也正以刺絡而經虛其經之屬
于陰者陰脫故煩悗也 有刺血絡出血已多而其身

不動搖者何也正以營衛相得合成痺病者此其邪氣
内溢于經外注于絡則陰陽俱以邪氣而有餘雖血多
出而弗能虛所以不至動搖也
黄帝曰相之柰何岐伯曰血脈者盛堅横以赤上下無常
處小者如鍼大者如筋則而瀉之萬全也故無失數矣失
數而反各如其度（則側同）
此言視血絡之法也相視也血絡者必盛且堅及横以
赤其上下無有常處小如鍼而大如筋必側其鍼以迎
而瀉之可以萬全故無失上文刺血絡之術數也若失
其術數而與法相反則凡或仆或尉等證各如其度以

相應矣
黄帝曰鍼入而肉著者何也岐伯曰熱氣因于鍼則鍼熱熱
則肉著于鍼故堅焉（著着同）
此言鍼入而肉之所以着也蓋以鍼入于内肉中熱氣
温之于鍼則鍼熱鍼熱則肉着于鍼故不惟熱而又堅
不可拔也

陰陽清濁第四十（陰陽者陰經陽經也陰經受清氣陽經受濁氣故名篇）

黄帝曰余聞十二經脉以應十二經水者其五色各異清
濁不同人之血氣若一應之柰何岐伯曰人之血氣苟能
若一則天下爲一矣惡有亂者乎黄帝曰余聞一人非問

天下之衆岐伯曰夫一人者亦有亂氣天下之衆亦有亂
人其合爲一耳（惡去聲夫音扶）
此言人之血氣不能爲一所以有亂氣也經水篇言人
手足各有三陰三陽合爲十二經脉以應十二經水如
足太陽外合于清水而内屬于膀胱足少陽外合于渭
水而内屬于膽之類是也所以十二經合于五行五行
别爲五色今與十二經水而相應則五色各異清濁必
不相同矣倘其間有人之氣血如一無清無濁則欲分
而應彼十二經水也柰何伯言人合之氣血必不能合
之而爲一也苟人之氣血可以爲一則推之天下皆可

以爲一矣。惡有氣血之亂者乎。此遂言余之所問，止就一人之身耳。非問天下之衆也。言自一人之身而言。必有亂氣，猶天下之衆必有亂人也。其理可合之爲一耳。故知天下必有亂人，則一人之中必有亂氣也。焉得謂氣血爲一哉。所以必與經水之清濁不同者，而相應也。

黃帝曰：願聞人氣之清濁。歧伯曰：受穀者濁，受氣者清。清者注陰，濁者注陽。濁而清者，上出于咽；清而濁者，則下行。清濁相干，命曰亂氣。

此承上文而言亂氣之義，自其清濁相干者成之也。大

凡人身之氣，始時受穀氣者，六府也。其府爲濁，繼而穀氣化爲精微之氣，從上而出，則受此精微之氣者，五藏也。其藏爲清。惟清者注之于陰經，正所謂精微之氣也。惟濁者注之于陽經，正所謂渣穢之物也。然清濁本非二物，而陰陽互相爲用，其陽經之濁中有清者，上出于咽喉。本經憂恚無言篇言咽喉者，水穀之道路也。人之後喉，通于六府，俗謂之食喉。其陰經之清中有濁者，則其氣下，憂恚無言篇言喉嚨者，氣之所以上下者也。人之前喉，通于五藏，俗謂之氣喉。此喉嚨所以出清氣，而濁者則下降也。由下節觀之，則喉嚨爲上，而十二經皆爲下耳。惟陰與陽不升降，則清

與濁始相犯，而氣之所以有亂者也。

黃帝曰：夫陰清而陽濁，濁者有清，清者有濁，清濁別之奈何？歧伯曰：氣之大別，清者上注于肺，濁者下走于胃。胃之清氣上出于口，肺之濁氣下注于經，內積于海。前別字音鱉，次別字如字。

此承上文而明陰經清而陽經濁，濁中有清，而清中有濁之義也。蓋氣之大別而分者，受氣者清，故清者上注于肺，肺爲陰，所以曰受氣者清而清者注陰也。受穀者濁，故濁者下走于胃，所以曰受穀者濁而濁者注陽也。且胃之清氣上出于口，即咽喉爲水穀之道路，所以曰濁而清者上出于咽也。肺之濁氣下注于十二經，而內積于膻中之氣海，即喉嚨爲氣之上下，所以曰清而濁者則下行也。焉得謂清濁爲無別耶。

黃帝曰：諸陽皆濁，何陽獨甚乎？歧伯曰：手太陽獨受陽之濁，手太陰獨受陰之清；其清者上走空竅，其濁者下行諸經。諸陰皆清，足太陰獨受其濁。

此言陽經受濁，而小腸爲尤濁；陰經受清，而肺經爲尤清。然陰經雖皆受清，而脾則獨受其濁也。帝問諸陽經皆受濁氣，何陽經獨受濁氣之甚？伯言手太陽小腸經者，則上承胃之所受，脾之所化，其水穀尚未及分而穢

汗俱存此所以獨受陽經之最濁者也其爲濁之濁也且諸陰經皆受清氣何陰經獨受清氣之甚唯手太陰肺經則爲五藏之華蓋獨受陰經之最清者也故肺經之清氣上走于空竅之中而其濁氣下行于十二經及內積于膻中之氣海則肺最居上所以獨受陰經之清也其爲清之清乎然諸陰皆受清氣唯足太陰脾經則胃中濁氣賴以運化所謂獨受其濁也其爲清中之濁乎

黃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清者其氣滑濁者其氣濇此氣之常也故刺陰者深而留之刺陽者淺而疾之清濁相干者以數調之也

此言刺清濁者必分陰陽諸經而刺清濁相干則以術數而調之也清氣屬陰故陰經必清其氣必滑濁氣屬陽故陽經必濁其氣必濇此乃氣之常也然陰者主裏既曰清而濁者則下行又曰肺之濁氣下行諸經故凡刺陰經者必深其鍼而久留之陽者主表既曰濁而清者上出于咽又曰胃之清氣上出于口故凡刺陽經者必淺其鍼而疾去之其或清者不升而濁者不降乃清濁相干也當以術數而調之陰經或淺而疾之陽經或深而留之不可以爲常也乃一時權變之宜耳

陰陽繫日月第四十一

日者即曆書之十日也月者即曆書之一月也天與人之

陰陽相合而足經應月手經應日故名篇

黃帝曰余聞天爲陽地爲陰日爲陽月爲陰其合之于人奈何岐伯曰腰以上爲天腰以下爲地故天爲陽地爲陰故足之十二經脈以應十二月月生于水故在下者爲陰手之十指以應十日日主火故在上者爲陽

此言人身之陰陽合于天之陰陽也積陽爲天故天爲陽積陰爲地故地爲陰日爲陽之精而曆家紀日者以之月爲陰之精而曆家紀月者以之其以人之身而合之日月者奈何伯言人身腰已上爲天腰已下爲地素問六微旨大論云天樞之上天氣主之天樞之下地氣主之天氣交之分人氣從之王註云天樞穴在臍之兩旁天樞正當身之中上分應天下分應地中分應氣交天地之氣交合之際謂之氣交唯腰巳上爲天則體在腰之上者爲天屬陽也唯腰巳下爲地則體在腰之下者爲地屬陰也故足者腰之下也足有三陽三陰左右共十二經則與十二月而相應正以十二月者十二支爲陰也蓋月生于水水與月皆爲陰宜足之在下爲陰者應之也手者腰之上也手有十指則與十日而相應蓋月之內有三旬每旬計十日正以每旬者乃十干爲陽也蓋日主于火火與日皆爲陽宜手之在上爲陽者應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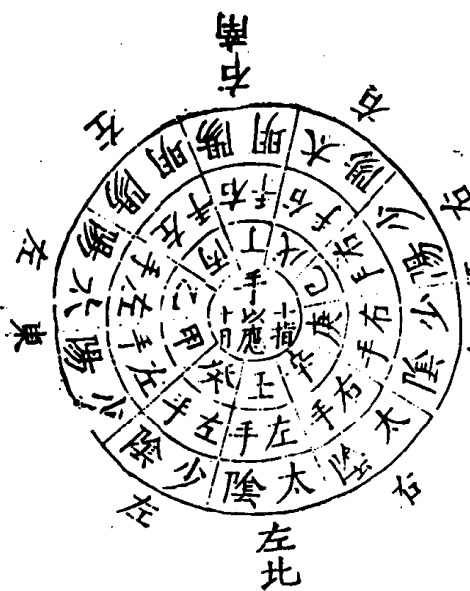
黄帝曰：合之于脉，奈何？岐伯曰：寅者，正月之生陽也，主左足之少陽。未者，六月，主右足之少陽。卯者，二月，主左足之太陽。午者，五月，主右足之太陽。辰者，三月，主左足之陽明。巳者，四月，主右足之陽明。此兩陽合于前，故曰陽明。申者，七月之生陰也，主右足之少陰。丑者，十二月，主左足之少陰。酉者，八月，主右足之太陰。子者，十一月，主左足之太陰。戌者，九月，主右足之厥陰。亥者，十月，主左足之厥陰。此兩陰交盡，故曰厥陰。

此言足之十二經，合十二月之十二支者，以其皆爲陰也。夫十二月，固以其屬十二支而爲陰矣，然自正月以至六月，爲陰中之陽；自七月以至十二月，爲陰中之陰。但前六月之正二三月，又爲陰中之少陽，故屬左足之三陽；四五六月，爲陰中之太陽，故屬右足之三陽。是以正月建寅，爲陽之生，主左足之少陽，乃膽經脉氣所屬也。六月建未，則爲右足之少陽兩足第四指上脉氣所行。二月建卯，主左足之太陽，乃膀胱經脉氣所屬也。五月建午，則爲右足之太陽兩足小指外側脉氣所行。三月建辰，主左足之陽明，乃胃經脉氣所屬也。四月建巳，則爲右足之陽明兩足次指脉氣所行。且陽明之義謂何？正以正二五六月爲少陽太陽，三四月居於其中，則彼兩陽合明于

其前，故曰陽明也。其後七月八月九月爲陰中之陰，故屬右足之三陰；十月十一二月爲陰盡陽生，故屬左足之三陰。是以七月建申，爲陰之生，主右足之少陰，乃腎經脉氣所行也。十二月建丑，則爲左足之少陰兩足心出內踝已上脉氣所行。八月建酉，主右足之太陰，乃脾經脉氣所行也。十一月建子，則爲左足之太陰兩足大指內側已上脉氣所行。九月建戌，主右足之厥陰，乃肝經脉氣所行也。十月建亥，則爲左足之厥陰兩足大指外側已上脉氣所行。且厥陰之義謂何？正以七月八月爲陰之初生，而十一十二月爲陽之初生，惟九十月則爲兩陰之盡，故曰厥陰也。厥者，盡也。

甲主左手之少陽，己主右手之少陽。乙主左手之太陽，戊主右手之太陽。丙主左手之陽明，丁主右手之陽明。此兩火并合，故爲陽明。庚主右手之少陰，癸主左手之少陰。辛主右手之太陰，壬主左手之太陰。

此言手之十指合十日之十干者，以其皆爲陽也。夫十日固以其屬十干而爲陽矣，然自甲至己爲陽中之陽，而自庚至癸爲陽中之陰。是以甲日主左手之少陽，乃三焦經脉氣所行也。而己日則屬右手之少陽兩手第四指外側已上脉氣所行。乙日主左手之太陽以[illegible]少之太乃小腸經脉氣所行也。而戊日則屬右手之太陽兩手小指外側已上脉氣所行。丙

日主左手之陽明。乃大腸經脉氣所行也。而丁日則屬右手之陽明。（手次指已上所行脉氣）所謂陽明者。以少太二陽之火并合也。庚日主右手之少陰。乃心經脉氣所行也。而癸日則屬左手之少陰。（手小指內廉已上所行脉氣）辛日主右手之太陰。乃肺經脉氣所行也。而壬日則屬左手之太陰。（手大指內側已上脉氣所行）自壬至丙。皆屬左手。自丁至辛。皆屬右手。手之十指所屬者如此

手十指以應十日之圖

足十二經以應十二月之圖

足之陽者。陰中之少陽也。足之陰者。陰中之太陰也。手之陽者。陽中之太陽也。手之陰者。陽中之少陰也。腰以上者爲陽。腰以下者爲陰。其於五藏也。心爲陽中之太陽。肺爲陽中之少陰。肝爲陰中之少陽。脾爲陰中之至陰。腎爲陰中之太陰

此結上文手足所屬之干支。左右各有陰陽少太之義。而至于五藏在人。亦有陰陽少太之義也。夫由足之十二經脉。應十二月之十二支者觀之。則正月左足少陽。二月左足太陽。三月左足陽明。四月右足陽明。五月右足太陽。六月右足少陽。則是足之屬陽經者。正以足本

爲陰而陽經屬焉乃陰中之少陽也七月右足少陰八月右足太陰九月右足厥陰十月左足厥陰十一月左足太陰十二月左足少陰則是足之屬陰經者正以足本爲陰而陰經屬焉乃陰中之太陰也　由上文手之十指應十日之十干者觀之則甲主左手之少陽己主右手之少陽乙主左手之太陽戊主右手之太陽丙主左手之陽明丁主右手之陽明則是手之屬陽經者正以手本爲陽而陽經屬焉乃陽中之太陽也庚主右手之少陰癸主左手之少陰辛主右手之太陰壬主左手之太陰則是手之屬陰經者正以手本爲陽而陰經屬

焉乃陽中之少陰也夫曰手者雖腰以上而凡腰以上者不止于手皆爲陽也夫曰足者雖腰以下而凡腰以下者不止于足皆爲陰也其在内之五藏亦然心肺居膈之上本爲陽也然心爲牡藏爲陽中之太陽肺爲牝藏爲陽中之少陰脾肝腎居膈之下本爲陰也然肝爲牝藏爲陰中之少陽脾爲牝藏爲陰中之至陰腎爲牝藏爲陰中之太陰蓋以陰陽之大義陰中有陽陽中有陰陰中有太有少陽中有太有少故分之爲陰陽者其妙有如是夫

黃帝曰以治奈何岐伯曰正月二月三月人氣在左無刺左足之陽四月五月六月人氣在右無刺右足之陽七月八月九月人氣在右無刺右足之陰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人氣在左無刺左足之陰

此言足之十二經應十二月其左右足各有陰陽所屬刺之者當知所慎也正月二月三月人氣在左足之少陽太陽陽明故用鍼者無刺左足之三陽經也四月五月六月人氣在右足之陽明太陽少陽故用鍼者無刺右足之三陽經也七月八月九月人氣在右足之少陰太陰厥陰故用鍼者無刺右足之三陰經也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人氣在左足之厥陰太陰少陰故用鍼者無

刺左足之三陰經也夫足之十二經當知愼刺于十二月者如此則甲乙丙日不可以刺左手之少陽太陽陽明丁戊己日不可以刺右手之陽明太陽少陽庚辛日不可以刺右手之少陰太陰壬癸日不可以刺左手之太陰少陰者可類推矣

黃帝曰五行以東方爲甲乙木主春春者蒼色主肝肝者足厥陰也今乃以甲爲左手之少陽不合于數何也岐伯曰此天地之陰陽也非四時五行之以次行也且夫陰陽者有名而無形故數之可十推之可百散之可千推之可萬此之謂也　按數之可十四句又見素問陰陽離合論五運行大論

此承上文而言手經之屬十干者，乃天地之陰陽，而非四時所次之陰陽。正以陰陽之義至賾而不可窮也。帝問五行以東方甲乙木主干時，則為春，其色為蒼，其藏主肝。肝者屬足厥陰也。今乃以甲日屬左手之少陽，乃三焦經，而不以屬之肝經，則是數有不合也。伯言臣之所列陰陽者，乃天地之陰陽也，非四時五行之次相列之陰陽也。由此觀之，則陰陽者，在四時五行，固甲乙屬肝，而在天地之陰陽，則又可以三焦屬甲，甲與三焦皆少陽，故陰陽各有名色所屬，而無形體可泥。數之可十者，此陰陽也，推之而倍十為百，亦不外是。散之而可千者，此陰陽也，推之而倍千為萬，亦不外是。變化無窮，真妙矣哉

病傳第四十二 篇內大氣入藏，先發于何藏，何日傳同藏，即素問病傳論之所謂病傳也。故以病傳名篇。然素問以論標本病傳為一篇，本經以病本論標本，以病傳論病之所傳，分為二篇

黃帝曰：余受九鍼于夫子，而私覽于諸方，或有導引行氣、喬摩、灸熨、刺焫、飲藥之一者，可獨守耶，將盡行之乎。岐伯曰：諸方者，衆人之方也，非一人之所盡行也。黃帝曰：此乃所謂守一勿失，萬物畢者也。喬摩同。素問移精變氣論治之極于一，得神者昌，此同旨

此言諸方可行于衆病，非行于一人，然守一可以御萬也。諸方者，或導引行氣，或蹻足，或按摩，或用灸，或用熨，或用刺，或用焫，或飲藥，為醫工者，可獨守一法而行之，抑亦盡識而行之。伯言諸方者，所以治衆人之病，病有不同，故治之亦異也。豈必于一人之病而盡用之哉。故帝悟諸方雖行于衆病，而醫工當知乎守一。守一者，合諸方而盡明之，各守其一而勿失也。庶于萬物之病，可以畢治而無誤矣。然守一之理，帝能言之，而其要在于生神，妙哉神之為一也。下文伯始及之

今余聞陰陽之要，虛實之理，傾移之過，可治之屬，願聞病之變化，淫傳絕敗而不可治者，可得聞乎。岐伯曰：要乎哉問道，昭乎其如日醒，窘乎其如夜瞑，能被而服之，神與俱成，畢將服之，神自得之，生神之理，可著于竹帛，不可傳于子孫。黃帝曰：何謂日醒。岐伯曰：明于陰陽，如惑之解，如醉之醒。黃帝曰：何謂夜瞑。岐伯曰：瘖乎其無聲，漠乎其無形，折毛發理，正氣橫傾，淫邪泮衍，血脈傳溜，大氣入藏，腹痛下淫，可以致死，不可以致生

此言守一之旨，在于守道以生神，故明瞑異狀，而大病當知也。按神之為義，有指人身之血氣言者，如素問八正神明論所謂血氣者，人之神，不可不謹養也。有指人身自有之神氣而言者，如上古天真論所謂形與神俱，積精全神，調經論所謂神有餘有不足，本經九鍼十二原所謂所言節者，神氣之所遊行出入也，本神篇所謂兩精相搏謂之神，怵惕思慮則傷神也。有指醫工之鍼法言者，如八正神明論所謂請言神，神乎神則指上工之心法自如是也。有自醫工本乎神氣言者，如修

始篇所謂專意一神。寶命全形篇所謂一曰治神皆指未鍼之時而言。又如九鍼十二原所謂神在秋毫神屬勿去。寶命全形篇鍼解篇所謂神無營于衆物皆指用鍼之時而言也。有自病人神氣言者。如九鍼十二原所謂上守神。終始篇所謂以移其神。八正神明論所謂善養神者必知形之肥瘦營衛血氣之盛衰。鍼解篇所謂正其神制其神也。有自貸揚醫工言者。如邪氣藏府病形篇所謂知其病命曰神也。又自道之神妙而言。如天元紀大論所謂陰陽不測謂之神。然亦可以指貸揚神聖而言也。若此篇所謂神與俱成。神自得之。生神之理。乃就醫工之精神心法鍼法而統言之也。神之生然後可以行諸方。故謂之曰守一也。必帝問病有陰陽虛實及傾移之過大抵內經謂病爲有過可治之屬。凡病有可治之類余皆聞之。然有變化不測。浸淫相傳。以至于絕敗而不可治者。乃余之未聞也。是帝本以大病難知爲疑。而伯乃以上文守一之旨爲荅。遂嘆道之有要。明者爲醒而暗者爲瞑。果能佩而服之。則神自生。而與道俱成。又能終身服之。則神自生而與法俱得。然此生神之理可著于竹帛以傳之天下後世。蓋上達必由心悟。可以待其人而後行也。雖子孫亦不可傳之。猶梓匠輪輿能使人規矩。不能使人巧。故父不得以私諸子也。凡明此道者。如惑之解。如醉之醒。是謂昭乎如日醒也。惟惑與醉二端可着得醒字故借言之味此道者。如病之瘠無聲難聞。如雲之漠無形可據。是謂窈乎其如夜瞑也。何也。凡病之變化淫傳杞敗而不可治者。其毫毛折。腠理開。正氣橫傾。邪氣泮衍。大邪入藏。而腹痛下傳。病不易死。難生者。非有守一之神。烏能治若病哉

黃帝曰。大氣入藏奈何。岐伯曰。病先發于心。一日而之肺。二日而之肝。五日而之脾。三日不已死。冬夜半。夏日中。按素問標本病傳論云。夫病傳者。心病先心痛。一日而欬。三日脇支痛。五日閉塞不通。身體重。三日不已死。冬夜半。夏日中

此承上文而言大氣入藏者。即五藏之相尅爲傳。遂以心之病傳者而先言之也。大氣入藏者。即素問標本病傳論之所謂病傳也。夫病傳者。病若先發于心。其證先心痛。以藏真通于心也。故火來乘金。一日即傳之于肺。其證當爲欬。以肺之變動爲欬也。又三日。則四日矣。金來乘木。傳之于肝。其證當脇支痛。以肝脉循脇肋也。又五日。則九日矣。木來乘土。傳之于脾。其證當閉塞不通身痛體重。以脾主肉而肉重也。又三日。則十二日矣。其病不已則死。但冬屬水。而冬之夜半。其水尤勝。惟水尅火。故冬死于夜半。夏屬火。而夏之日中。其火尤勝。令心火已絕。火不能持。故夏死于日中也。按素問言病。靈樞言藏。其實病即藏之病也。蓋素問承上文甚者獨行而言耳

病先發于肺。三日而之肝。一日而之脾。五日而之胃。十日不已死。冬日入。夏日出。按標本病傳論云。肺病喘欬。三日而脇支滿痛。一日身重體痛。五日而脹。十日不已死。冬日入。夏日出

此言邪氣入肺而有相傳之死期也病先發于肺其證當爲喘爲欬過三日則金來乘木傳之于肝其證當脇支滿痛又一日則四日矣木來乘土傳之于脾其證當身重體痛又五日則九日矣脾邪乘胃其證當爲脹又十日則十九日矣其病不已則死但冬之日入在申時雖屬金金衰不能扶也故冬死于日入夏之日出在寅木旺火生肺氣已絶非火盛而死故夏死于日出也

病先發于肝三日而之脾五日而之胃三日而之腎三日不已死冬日入夏蚤食標本病傳論云肝病頭目眩脇支滿三日體重身痛五日而脹三日腰脊小腹痛脛痠三日不已死冬日入夏早食蚤當從早

此言邪氣入肝而有相傳之死期也病先發于肝其證當頭目眩而脇支滿過三日則木來乘土傳之于脾其證當體重身痛又五日則八日矣脾傳于胃府其證當爲脹又三日則十一日矣則土來乘水傳之于腎其證當腰脊小腹俱痛脛中覺痠正以腎脉起于足循腨內出膕內廉貫脊屬腎絡膀胱又腰爲腎之府故病如是也又三日則十四日矣其病不已則死但冬之日入在申以金旺木衰故冬死于日入夏之早食在卯以木旺亦不能扶故夏死于早食也

病先發于脾一日而之胃二日而之腎三日而之膂膀胱十日不已死冬人定夏晏食標本病傳論云脾病身痛體重一日而脹二日少腹腰脊痛脛痠三日背䏚筋痛小便閉十日不已死冬人定夏晏食

此言邪氣入脾而有相傳之死期也病先發于脾其證當身痛體重一日而自傳于胃府其證當爲脹又二日則三日矣土來乘水乃傳于腎其證當少腹腰脊痛而䯒痠也又三日則六日矣腎自傳于伏膂之膀胱之府其證當背䏚筋痛而小便亦閉也又十日則十六日矣其病不已死但冬之人定在亥以土不勝水故冬死于人定夏之晏食在寅以木來尅土故夏死于晏食也

病先發于胃五日而之腎三日而之膂膀胱五日而上之心二日不已死冬夜半夏日昳標本病傳論云胃病脹滿五日少腹腰脊痛䯒痠三日背䏚筋痛小便閉五日身體重六日不已死冬夜半夏日昳昳徒結切

此言邪氣入胃而有相傳之死期也胃病者其證當脹滿五日則胃傳于腎其證當少腹腰脊痛而䯒痠也又三日則八日矣腎病自傳于府其證當背䏚筋痛而小便自閉也又五日則十三日矣又上而傳之于心其證當心痛也又二日則十五日矣其病不已則死但冬之半夜屬子土不勝水故冬死于夜半夏之日昳在未土氣正衰故夏死于日昳也按標本病傳論云五日身體重與此五日而上之心者不同又六日不已死與此二日不已死亦不同下節大抵皆然

病先發于腎。三日而之膂膀胱。三日而上之心。三日而之小腸。三日不已死。冬大晨。夏晏晡。（標本病傳論云。腎病少腹腰脊痛䯒痠。三日背䏶筋痛小便閉。三日腹脹。三日兩脅支痛。三日不已死。冬大晨。夏晏晡。）

此言邪氣入腎。而有相傳之死期也。腎病者。其證當少腹腰脊痛䯒痠。三日則自傳于膀胱之府。其證當背䏶筋痛。而小便亦閉也。又三日則六日矣。水來乘火。膀胱上而之心。其證當心痛也。又三日則九日矣。心自傳小腸之府。其證當小腹脹也。又二日則十一日矣。其病不已則死。但冬之大明在寅末。夏之晏晡以向昏。土能尅水。故冬死于大晨。而夏死于晏晡也。

病先發于膀胱。五日而之腎。一日而之小腸。一日而之心。二日不已死。冬鷄鳴。夏下晡。（標本病傳論云。膀胱病小便閉。五日少腹脹腰脊痛䯒痠。一日腹脹。一日身體痛。二日不已死。冬鷄鳴。夏下晡。）

此言邪入膀胱。而有相傳之死期也。膀胱病者。其證當小便閉。五日則自傳于腎。其證當少腹脹。腰脊痛。而䯒痠也。又一日則六日矣。水來乘火。腎傳之小腸。其證當小腹脹也。又一日則七日矣。又傳之于心。其證當心痛也。又二日則九日矣。其病不已死。但冬之鷄鳴在丑。土尅水。故冬死于鷄鳴。夏之下晡在申。金衰不能生水。故夏死于下晡也。

諸病以次相傳。如是者。皆有死期。不可刺也。間一藏及二三四藏者。乃可刺也。（標本病傳論同。按難經五十三難。七傳者死。間藏者生。與此篇大義同。）

此結言相傳而爲甚者。死不可刺。間藏而爲生者。可刺之也。諸經之病。皆有相尅之次。是相傳爲病之甚者獨行。故有死期。不可刺。若間傳而爲相生。則間一藏爲始。及三四藏。是乃相生之次。所謂間者幷行。乃可刺以治之也。

淫邪發夢第四十三（內有淫邪泮衍。使人卧不得安而發夢。故名篇。）

黃帝曰。願聞淫邪泮衍奈何。岐伯曰。正邪從外襲內。而未有定舍。反淫于藏。不得定處。與營衛俱行。而與魂魄飛揚。

使人卧不得安而喜夢。氣淫于府。則有餘于外。不足于內。氣淫于藏。則有餘于內。不足于外。黃帝曰。有餘不足有形乎。岐伯曰。陰氣盛。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盛。則夢大火而燔焫。陰陽俱盛。則夢相殺。上盛則夢飛。下甚（甚當作盛）則夢墮。（盛當作甚）饑則夢取。甚飽則夢予。（與同）肝氣盛。則夢怒。肺氣盛。則夢恐懼哭泣飛揚。心氣盛。則夢善笑恐畏。脾氣盛。則夢歌樂身體重不舉。腎氣盛。則夢腰脊兩解不屬。凡此十二盛者。至而瀉之。立已。（按陰氣盛至肺氣盛。又見素問脉要精微論。外方盛衰論亦有諸夢。）

此承前篇而明淫邪泮衍之義。先以藏府十二盛之發夢者言之也。淫邪者。非另有其邪。卽後篇燥濕寒暑風

雨之正邪從外襲內而未有定舍及淫于藏府即前篇之大氣入藏也與營爲陰氣衛爲陽氣者俱行而與魂魄飛揚使人卧不得安而多發爲夢此邪淫之于府則府主外其外爲有餘而內則不足此邪淫之于藏則藏主內其內當有餘而外則不足試以有餘者觀之陰氣者營氣也營氣盛則夢涉大水而有恐懼之狀蓋大水屬陰故也陽氣者衛氣也衛氣盛則夢見大火而有燔焫之勢蓋大火屬陽故也若陰陽俱盛則營衛二氣皆盛也內外有餘陰陽相爭其夢主于相殺且手部屬陽故上部邪盛則夢飛揚足部屬陰故下部邪盛則夢墮

墜如饑至太甚則夢有所取如飽至太甚則夢有所與肝之邪盛則夢多怒以肝之志爲怒也肺之邪盛則夢恐懼哭泣而飛揚以肺之聲爲哭也心之邪盛則夢善笑而恐畏以心之聲爲笑而其志主于憂也脾之邪盛則夢歌樂及體重不能舉以脾之聲爲歌而其體主肉也腎之邪盛則夢腰脊兩解不相連屬以腰爲腎之府也凡此十二盛者在府則有餘于外在藏則有餘于內凡有夢至時即知其邪之所何藏府遂用鍼以寫之其邪可立已矣 蓋府受寫府藏受寫藏也

厥氣客于心則夢見丘山煙火客于肺則夢飛揚見金鐵之物客于肝則夢山林樹木客于脾則夢見丘陵大澤壞屋風雨客于腎則夢臨淵沒居水中客于膀胱則夢遊行客于胃則夢飲食客于大腸則夢田野客于小腸則夢聚邑衝衢客于膽則夢鬬訟自刳客於陰器則夢接內客于項則夢斬首客于脛則夢行走而不能前及居深地窌苑中客于股肱則夢禮節拜起客于胞脯則夢溲便凡此十五不足者至而補之立已也 窌力交切

此舉藏府之十五不足而發之爲夢者言之也厥氣者即下篇之陰陽喜怒飲食居處凡藏府內傷之邪也其邪氣客于心則夢見山林煙火以心屬火也邪氣客於

肺則夢飛揚及金鐵之奇物以肺屬金也邪氣客于肝則夢見山林樹木以肝屬木也邪氣客于脾則夢見丘陵大澤壞屋風雨以脾屬土也邪氣客于腎則夢臨于深淵或沒居于水中以腎屬水也邪氣客于膀胱則夢出遊行以膀胱經徧行頭項脊腰脐足也邪氣客於胃則夢飲食以胃主納食也邪氣客于大腸則夢田野以大腸爲傳道之官其曲折廣大似田野也邪氣客於小腸則夢會聚之邑居或衝要之道衢以小腸爲受盛之官其物之所聚似邑衢也邪氣客於膽則夢鬬訟自刳以膽屬木脾主土與肉木能尅土而肉傷也邪氣客於

陰器則憂縮内以陰器爲作強之官也邪氣客於項則
憂斬首以項爲邪所傷也邪氣客於足脛則憂行走不
能前及居深地窌苑中以脛爲邪所傷行走不能也邪
氣客於股肱則憂禮節拜起以拜起主于股肱也邪氣
客于胞𦞙以膀胱爲胞𦞙之室而胞脂在膀胱之内故
邪客之則溲便也凡此十五不足者在府則不足于内
在藏則不足于外凡有夢至時即知其邪之在何藏府
遂用鍼以補之其邪可立已矣瀉府夾補藏藏夾補府

順氣一日分爲四時第四十四内有一日分爲四時故名篇

黃帝曰夫百病之所始生者必起于燥濕寒暑風雨陰陽

喜怒飲食居處氣合而有形得藏而有名余知其然也夫
百病者多以旦慧晝安夕加夜甚何也岐伯曰四時之氣
其然黃帝曰願聞四時之氣岐伯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
是氣之常也人亦應之以一日分爲四時朝則爲春日中
爲夏日入爲秋夜半爲冬朝則人氣始生病氣衰故旦慧
日中人氣長長則勝邪故安夕則人氣始衰邪氣始生故
加夜半人氣入藏邪氣獨居于身故甚也長上聲

此言百病皆旦慧晝安夕加夜甚之由也夫百病必始
于外感内傷故燥濕寒暑風雨者外感也陰陽喜怒飲
食居處者内傷也邪氣相合于藏而病形成得其分藏
而病名別然病雖不同大抵旦慧晝安夕加夜甚帝之
所以疑也伯言一日之間合于四時之氣朝則爲春日
中爲夏日入爲秋半夜爲冬故人氣者衛氣也衛氣爲
陽氣朝則出于目自足太陽經之睛明穴以行于足手
陽經其氣始生于朝故病氣者邪氣也邪氣不能敵人
衛氣而旦時乃爽慧焉日中則衛氣漸長而衛能勝邪
故能安夕則衛氣行于陽經者周而將入于陰經其氣
始衰彼邪氣勝衛氣而始生故病加夜半則衛氣行于
陰經全入于藏彼邪氣獨居于身故身不能支而病甚
也人氣爲衛氣之義見素問生氣通天論及本經衛氣行篇

黃帝曰其時有反者何也岐伯曰是不應四時之氣藏獨
主其病者是必以藏氣之所不勝時者甚以其所勝時者
起也黃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順天之時而病可與期順
者爲工逆者爲粗

此言病有不應旦慧晝安夕加夜甚之由而惟上工則
能順其時也帝疑病有旦甚或加或甚而夕夜或慧或
安者故伯言此乃藏氣獨主其病而不應一日分爲四
時之氣也如脾病不能勝旦之木肺病不能勝晝之火
肝病不能勝夕之金心病不能勝夜之水故爲加爲甚
也若人之藏氣能勝時之氣如肺氣能勝旦之木腎氣

能勝晝之火。心氣能勝夕之金。脾氣能勝夜之水。故至于慧且安也。治之者。能順其時。如脾病不能勝旦之木。則補脾而瀉肝。肺病不能勝晝之火。則補肺而瀉心。肝病不能勝夕之金。則補肝而瀉肺。心病不能勝夜之水。則補心而瀉腎。斯病可與期也。彼粗工者。則逆之而已。惡足以知此

黄帝曰。善。余聞刺有五變。以主五輸。願聞其數。岐伯曰。人有五藏。五藏有五變。五變有五輸。故五五二十五輸。以應五時。黄帝曰。願聞五變。岐伯曰。肝為牡藏。其色青。其時春。其音角。其味酸。其日甲乙。心為牡藏。其色赤。其時夏。其日丙丁。其音徵。其味苦。脾為牝藏。其色黄。其時長夏。其日戊己。其音宮。其味甘。肺為牝藏。其色白。其音商。其時秋。其日庚辛。其味辛。腎為牝藏。其色黑。其時冬。其日壬癸。其音羽。其味鹹。是謂五變。黄帝曰。以主五輸奈何。欲歧伯曰藏主冬。冬刺井。色主春。春刺滎。時主夏。夏刺輸。音主長夏。長夏刺經。味主秋。秋刺合。是謂五變以主五輸

此詳言刺五藏者。有五變。五變主于五輸也。法有不同之謂變。五輸者。即井滎輸經合也。刺五藏而有五變者。以五藏有不同也。肝為陰中之陽。心為陽中之陽。故皆稱曰牡藏。脾為陰中之至陰。肺為陽中之陰。腎為陰中之陰。故皆稱曰牝藏。其各藏之曰色曰時曰音曰味曰日不同如此。是之謂五變也。然五變主于五輸者何也。蓋五藏主于冬。故凡病在于藏者。必取五藏之井。如肝取大敦。心取少衝之類。色主于春。故凡病在于色者。必取五藏之滎。如肝取行間。心取少府之類。時主于夏。故凡病時間時甚者。必取五藏之輸。如肝取太衝。心取神門之類。音主于長夏。故凡病在于音者。必取五藏之經。如肝取中封。心取靈道之類。味主于秋。故凡病在于胃。及飲食不節得病者。必取五藏之合。如肝取曲泉。心取少海之類。是之謂五變以主五輸。所謂五五二十五輸。以應五時者如此

黄帝曰。諸原安合。以致六輸。岐伯曰。原獨不應五時。以經合之。以應其數。故六六三十六輸〔按後世鍼灸書言陽經之俞即為原陰經俞并于原。故治原即所以治俞。今考此節當以經穴治之可以代原則後世以俞穴代之者非經旨也〕

此言六府之原穴。不應五時。而以經合之。遂成三十六輸之數也。帝疑五藏無原穴。六府有原穴。今治之者。乃刺五俞。而不及原。則諸原與五時何合。而於以足六輸之數。伯言井滎輸經合。合于五時。惟六府之原獨不應于五時。故治病者。以經穴合之。如大腸取合谷之類。以應六輸之數。故六六三十六輸。而治府之法在是矣

黄帝曰何謂藏主冬時主夏音主長夏味主秋色主春願聞其故岐伯曰病在藏者取之井病變于色者取之滎病時間時甚者取之輸病變于音者取之經經滿而血者病在胃及以飲食不節得病者取之于合故命曰味主合是謂五變也

此申言五變治五輸之義也本節釋義已具上第三節中

外揣第四十五 內有司內揣外故名篇

黄帝曰余聞九鍼九篇余親授其調頗得其意夫九鍼者始于一而終于九然未得其要道也夫九鍼者小之則無內大之則無外深不可為下高不可為蓋恍惚無窮流溢

無極余知其合于天道人事四時之變也然余願雜之毫毛渾束為一可乎岐伯曰明乎哉問也非獨鍼道焉夫治國亦然黄帝曰余願聞鍼道非國事也岐伯曰夫治國者夫惟道焉非道何可小大深淺雜合而為一乎黄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日與月焉水與鏡焉鼓與響焉夫日月之明不失其影水鏡之察不失其形鼓響之應不後其聲動搖則應和盡得其情黄帝曰窘乎哉昭昭之明不可蔽其不可蔽不失陰陽也合而察之切而驗之見而得之若清水明鏡之不失其形也五音不彰五色不明五藏波蕩若是則內外相襲若鼓之應桴響之應聲影之似形故遠者司外揣內近者司內揣外是謂陰陽之極天地之蓋請藏之靈蘭之室弗敢使泄也刺節真言論及素問靈蘭秘典論皆藏此字

此言九鍼之要欲渾束為一者唯至明而已夫九鍼者其小無內其大無外其深不可以為下其高不可以為蓋惚惚恍恍其妙無窮泛溢漫散其流無極上合天道四時中合人事然而未得其要道茲欲雜如毫毛之繁者而渾束為一帝之所以問也伯言鍼道固然治國亦然皆有要道務使小大深淺合之而為一焉可也觀之日月之明不失其影水鏡之察不失其形鼓響之應不失其聲故一動搖之間則相應相和而盡得其情矣帝

知伯之所言不過至明以察陰陽而已乃言人身之陰陽雖昭昭小明亦不可蔽正以其不失陰陽之義也惟合陰陽而察之切陰陽而驗之見陰陽而得之若清水明鏡之不失其形則擬五音五色而五藏盡明矣設使五音不能彰五色不能明則陰陽不明而五藏在人身者如水波蕩然紊亂無紀故必知內外有相襲之妙真若桴鼓聲響形影之相合則人身之音與色是之謂遠可以言外也而即外可以揣五藏之在內者人身之五藏是之謂近可以言內也而即內可以揣音與色之在外者此乃陰陽之極天地之蓋不可以輕泄之也

五卷終

大明太醫院正文會稽庠生玄臺子馬蒔仲化註證

邑舉人古江馬英仲陽校

五變第四十六（末節有五變之說故名篇大義見末節下）

黄帝問于少俞曰余聞百疾之始期也必生於風雨寒暑循毫毛而入腠理或復還或留止或爲風腫汗出或爲消癉或爲寒熱或爲留痺或爲積聚奇邪淫溢不可勝數上聲願聞其故夫同時得病或病此或病彼意者天之爲去聲人生風乎何其異也少俞曰夫天之生風者非以私百姓也其行公平正直犯者得之避者得無殆非求人而人自犯之

此言人之感邪同而病否異者非天之有私而人有避不避之異也

黄帝曰一時遇風同時得病其病各異願聞其故少俞曰善乎哉問請論以比匠人匠人磨斧斤礪刀削斲材木之陰陽尚有堅脆堅者不入脆者皮弛至其交節而缺斤斧焉夫一木之中堅脆不同堅者則剛脆者易傷況其材木之不同皮之厚薄汁之多少而各異耶夫木之蚤花先生葉者遇春霜烈風則花落而葉萎久曝大旱則脆木薄皮者枝條汁少而葉萎久陰淫雨則薄皮多汁者皮潰而漉卒風暴起則剛脆之木枝折杌傷秋霜疾風則剛脆之木根搖而葉落凡此五者各有所傷況于人乎黄帝曰以人應木奈何少俞荅曰木之所傷也皆傷其枝枝之剛脆而堅未成傷也人之有常病也亦因其骨節皮膚腠理之不堅固者邪之所舍也故常爲病也

此總言人之感邪成病者亦以骨節皮膚腠理之不堅固也帝問一時遇風同時得病而病有各異除不病者言也少俞言人之所以感于邪者亦因其骨節皮膚腠理之不堅固耳試觀一木之中尚有堅脆故匠人斲削者有斧斤之所不能入蓋以堅者必剛也有斧斤所加而

木皮即弛者蓋以弛者必脆也不惟一木堅脆不同凡木生之皮有厚薄汁有多少者寧能同哉是以木之有花與葉而蚤發先生者不惟四時之難歷也遇春霜烈風亦花落而葉萎矣木之質脆皮薄者遇久曝大旱亦枝枯而葉萎矣木之皮薄汁多者遇久陰淫雨亦皮潰而漉矣（濕腐爲漉）時或有卒風暴起則不分剛脆之木亦枝折而杌傷矣時逢秋霜疾風則不分剛脆之木亦根搖而葉落矣凡此五者尚爲風所傷況于人乎然以人應木者正以木之所傷皆傷其枝枝有堅脆而堅者不至于有傷蓋必先傷其枝而後皮汁漸傷也人有常病於

風者亦因其骨節皮膚腠理之不堅固而後邪入于府
藏耳何以異于木之先傷其枝者哉
黃帝曰人之善病風厥漉汗者何以候之少俞荅曰肉不
堅腠理踈則善病風黃帝曰何以候肉之不堅也少俞荅
曰䐃肉不堅而無分理理者粗理粗理而皮不緻者腠理
踈此言其渾然者理者之理當作衍
此承上文而言善病風厥者以其腠理之踈也素問陰
陽別論評熱病論篇皆有風厥素問瘧論及本經逆順
篇皆言無刺漉漉之汗則風厥者其汗必漉漉然也少
俞言肉不堅則腠理必踈爲能病風然所以驗其肉之

不堅者唯腓腸之上膝後曲處爲䐃乃委中穴所在也
其肉不堅而無分理者其理必粗粗理而皮不堅緻則
一身之腠理必踈所以善病風厥也此乃言其肉之渾
然者則皮必緻理不踈尚何病風之有
黃帝曰人之善病消癉者何以候之少俞荅曰五藏皆柔
弱者善病消癉黃帝曰何以知五藏之柔弱也少俞荅曰
夫柔弱者必有剛強剛強多怒柔者易傷也黃帝曰何以
候柔弱之與剛強少俞荅曰此人薄皮膚而目堅固以深
者長衡直揚其心剛剛則多怒怒則氣上逆胷中畜積血
氣逆留髖皮充肌血脉不行轉而爲熱熱則消肌膚故爲
消癉此言其人暴剛而肌肉弱者也
此承首節而言善病消癉者以其心則剛強而五藏與
肌肉則柔弱也消癉者多饑渴而肉瘦癉則內熱也少
俞言此人者五藏柔弱心則剛強剛強多怒五藏柔弱
則易傷耳何也正以其皮膚甚薄肌肉甚弱其目堅固
以深其人甚剛有長衡直揚之勢故心剛則多怒怒則
氣上逆血爲之積素問生氣通天論云大怒則形氣絶而血菀于上氣爲之畱
皮膚肌肉爲之充塞而血脉不能通所以蒸而爲熱熱
則消肌膚而消癉之病成矣
黃帝曰人之善病寒熱者何以候之少俞荅曰小骨弱肉

者善病寒熱黃帝曰何以候骨之小大肉之堅脆色之不
一也少俞荅曰顴骨者骨之本也顴大則骨大顴小則骨
小皮膚薄而其肉無䐃其臂懦懦然其地色殆然不與其
天同色汙然獨異此其候也然後臂薄者其髓不滿故善
病寒熱也
此承首節而言善病寒熱者以其骨小肉弱色濁髓枯
也蓋欲知骨小必驗顴骨顴骨者目下高骨乃骨之本
也即顴有大小而周身之骨大小可驗則骨小者所以
易病寒熱也欲知肉弱必驗周身之肉與兩手之臂今
皮膚既薄而其肉無䐃無䐃者肉無分理也其臂懦懦

然而弱則肉弱者。所以易病寒熱也。面有天地人三部。其地色殆然。不與其天同色。汙然甚濁。獨異于上中二部。則色濁者。所以易病寒熱也。欲知髓之虛滿。又驗臂之厚薄。故臂薄者其骨必小。其髓不滿。惟髓不滿。則腦爲髓之府。凡風池風府。內通于腦。而邪易入之所以易病寒熱也

黃帝曰。何以候人之善病痺者。少俞荅曰。粗理而肉不堅者。善病痺。黃帝曰。痺之高下有處乎。少俞荅曰。欲知其高下者。各視其部。

此承首節。而言善病痺者。其人理粗肉脆。而痺之所成

其高下各視乎分部也。

黃帝曰。人之善病腸中積聚者。何以候之。少俞荅曰。皮膚薄而不澤。肉不堅而淖澤。如此則腸胃惡。惡則邪氣留止。積聚乃傷。脾胃之間。寒温不次。邪氣稍至。稸積留止。大聚乃起。

此承首節。而言善病腸中積聚者。以其腸胃之惡也。惡者猶俗云不好也。蓋欲知腸胃之惡。必驗之皮膚之薄。而不潤澤。不潤澤者。無血也。其肉不堅。而反爲淖澤。淖澤者。推之則移也。如此則其在內之腸胃必惡。惡則風寒暑濕之邪氣留止。積聚以傷腸胃。其衣食寒煖。又不以次。所以邪氣漸至。而稸積留止。至于大聚。從此而日成矣。詳見

百病始生篇第六十六

黃帝曰。余聞病形。已知之矣。願聞其時。少俞荅曰。先立其年。以知其時。時高則起。時下則殆。雖不陷下。當年有衝通。其病必起。是謂因形而生病。五變之紀也。

此承上文而言。所以成病之時。當明五變之紀也。按素問六元正紀大論曰。先立其年。以明其氣。金木水火土運行之數。寒濕燥濕風火臨御之化。則天道可見。民氣可調。即如太陽之政。乃辰戌之紀也。其年爲太陽司天太陰在泉。有勝復。民病。其初主氣自厥陰以至太陽。固

無所易。其客氣自少陽以至太陽。加于其上。民病隨時而生。故時高則病起。時下則病殆。時高者。方臨之之時也。時下者。勝者復。而復者又勝也。蓋病始爲起。病危爲殆耳。雖脉不陷下。當年有衝通。其病必起。且其因形而生病。如木形之人。而病于戊癸之年。乃五運以爲五變之紀也。即辰戌之紀。餘歲可推矣。大義詳見六元正紀大論中。

本藏第四十七

內推本藏府吉凶善惡故名篇

黃帝問于岐伯曰。人之血氣精神者。所以奉生而周于性命者也。經脉者。所以行血氣而營陰陽。濡筋骨。利關節者。

也衛氣者所以溫分肉充皮膚肥腠理司開闔者也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適寒溫和喜怒者也是故血和則經脉流行營覆陰陽筋骨勁強關節清利矣衛氣和則分肉解利皮膚調柔腠理緻密矣志意和則精神專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五藏不受邪矣寒溫和則六府化穀風痹不作經脉通利肢節得安矣此人之常平也五藏者所以藏精神血氣魂魄者也六府者所以化水穀而行津液者也此人之所以具受于天也無愚智賢不肖無以相倚也然有其獨盡天壽而無邪僻之病百年不衰雖犯風雨卒音粹寒大暑猶有弗能害也有其不離屏蔽室內無怵惕之

恐然猶不免于病何也願聞其故岐伯曰窘乎哉問也五藏者所以參天地副陰陽而連四時化五節者也五藏者固有小大高下堅脆端正偏傾者六府亦有小大長短厚薄結直緩急凡此二十五者各不同或善或惡或吉或凶請言其方

此詳言人之易感於邪者以藏府之有善惡吉凶也善惡以體言吉凶以病言下文正詳言之

心小則安邪弗能傷易傷以憂心大則憂不能傷易傷于邪心高則滿于肺中悗而善忘難開以言心下則藏外易傷于寒易恐以言心堅則藏安守固心脆則善病消癉熱中心端正則和利難傷心偏傾則操持不一無守司也

此言心有善惡吉凶也心之小者則安外邪弗之能傷但內有所憂則易傷耳蓋心小者必多憂所以憂易傷之也若心大則憂不能傷而外邪反易傷之矣　心之高者則心之上爲肺當滿于肺中肺與心相着乃多煩悶而心竅不通必爲健忘及難以善言開之也若心下則易傷于寒及易以言恐之矣　心之堅者則藏安守固凡外邪不能入內憂不能恐若心脆則善病消癉熱中多內傷之病矣　心之端正者則和利難傷凡外邪人言皆不能傷若心偏傾則其人操守不一無所守司

由此觀之則心宜不大不小不高不下堅而不脆正而不偏斯謂之善也而可以免凶病矣下文肺肝脾腎亦猶是耳

肺小則少飲不病喘喝肺大則多飲善病胸痹喉痺逆氣肺高則上氣肩息欬肺下則居賁迫肺善脅下痛肺堅則不病欬上氣肺脆則苦病消癉易傷肺端正則和利難傷肺偏傾則胸偏痛也

此言肺有善惡吉凶也肺之高者則病上氣喘有而息及爲欬嗽消癉者消渴而癉熱也

肝小則藏安無脅下之病肝大則逼胃迫咽迫咽則苦膈

中。且脇下痛。肝高。則上支賁切。脇悗爲息賁。肝下。則逼胃。脇下空。脇下空。則易受邪。肝堅。則藏安難傷。肝脆。則善病消癉易傷。肝端正。則和利難傷。肝偏傾。則脇下痛也。（悗音悶）

此言肝有善惡吉凶也。肝之高者。則其經脉所行。及所謂支別者。上奔迫切。脇下多悶。當爲息賁之證。（按素問刺禁論云。肝生于左。至眞要大論王注言肝居下左。則肝生于下。胃當在上。何爲能下過于胃。意者在左爲肝。在右爲脾。肝與脾並。故可以言下過于胃也。則王氏言肝生下左者。誤矣。）

脾小。則藏安難傷于邪也。脾大。則苦湊䏚而痛。不能疾行。脾高。則䏚引季脇而痛。脾下。則下加于大腸。下加于大腸。則藏苦受邪。脾堅。則藏安難傷。脾脆。則善病消癉易傷。脾端正。則和利難傷。脾偏傾。則善滿善脹也。（䏚音眇）

此言脾有善惡吉凶也。䏚。脇下軟肉處也。

腎小。則藏安難傷。腎大。則善病腰痛。不可以俛仰。易傷以邪。腎高。則苦背膂痛。不可以俛仰。腎下。則腰尻痛。不可以俛仰。爲狐疝。腎堅。則不病腰背痛。腎脆。則苦病消癉易傷。腎端正。則和利難傷。腎偏傾。則苦腰尻痛也。（尻音敲。腰骨。）

此言腎有善惡吉凶也。

凡此二十五變者。人之所苦常病也。

此結言五藏二十五異者。人之苦于常病也。二十五異者。曰小大。曰高下。曰堅脆。曰端正。曰偏傾也。五藏則爲二十有五矣。

黄帝曰。何以知其然也。岐伯曰。赤色小理者。心小。粗理者。心大。無𩩲骬者。心高。𩩲骬小短舉者。心下。𩩲骬長者。心下堅。𩩲骬弱小以薄者。心脆。𩩲骬直下不舉者。心端正。𩩲骬倚一方者。心偏傾也。（𩩲音結。骬音于。）

此言欲知心之善惡吉凶。當驗之色理與𩩲骬也。𩩲骬者。胷下蔽骨也。

白色小理者。肺小。粗理者。肺大。巨肩反膺陷喉者。肺高。合腋張脇者。肺下。好肩背厚者。肺堅。肩背薄者。肺脆。背膺厚者。肺端正。脇偏疏者。肺偏傾也。（疏當作竦）

此言欲知肺之善惡吉凶。當驗之色理肩背膺腋喉脇之類也。

青色小理者。肝小。粗理者。肝大。廣胷反骹者。肝高。合脇兔骹者。肝下。胷脇好者。肝堅。脇骨弱者。肝脆。膺腹好相得者。肝端正。脇骨偏舉者。肝偏傾也。（骹音敲）

此言欲知肝之善惡吉凶。當驗之色理胷骹脇腹之類也。

黄色小理者。脾小。粗理者。脾大。揭唇者。脾高。唇下縱者。脾下。唇堅者。脾堅。唇大而不堅者。脾脆。唇上下好者。脾端正。唇偏舉者。脾偏傾也。

此言欲知脾之善惡吉凶當驗之色理與唇也。

黑色小理者腎小。粗理者腎大。高耳者腎高。耳後陷者腎下。耳堅者腎堅。耳薄不堅者腎脆。耳好前居牙車者腎端正。耳偏高者腎偏傾也。好去声

此言欲知腎之善惡吉凶當驗之色理與耳也。

凡此諸變者。持則安。減則病也。

此結言上文二十五異者。善于持守則安。而持守之功減則不免于病也。

帝曰。善。然非余之所問也。願聞人之有不可病者。至盡天壽。雖有深憂大恐怵惕之志。猶不能減也。甚寒大熱不能傷也。其有不離屏蔽室內。又無怵惕之恐。然不免于病者何也。願聞其故。岐伯曰。五藏六府。邪之舍也。請言其故。五藏皆小者少病。苦燋心。大愁憂。五藏皆大者緩于事。難使以憂。五藏皆高者好高舉措。五藏皆下者好出人下。五藏皆堅者無病。五藏皆脆者不離于病。五藏皆端正者和利得人心。五藏皆偏傾者邪心而善盜。不可以爲人平。反覆言語也。

此言人有病有不病者。以五藏之有善惡吉凶也。

黃帝曰。願聞六府之應。岐伯答曰。肺合大腸。大腸者皮其應。心合小腸。小腸者脉其應。肝合膽。膽者筋其應。脾合胃。胃者肉其應。腎合三焦膀胱。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其應。

此言五藏與六府相合。而亦有知六府之法也。腎合三焦者。左腎合膀胱。右腎合三焦也。

黃帝曰。應之奈何。岐伯曰。肺應皮。皮厚者大腸厚。皮薄者大腸薄。皮緩腹裹大者大腸大而長。皮急者大腸急而短。皮滑者大腸直。皮肉不相離者大腸結。

此言欲知大腸當驗之皮也。

心應脉。皮厚者脉厚。脉厚者小腸厚。皮薄者脉薄。脉薄者小腸薄。皮緩者脉緩。脉緩者小腸大而長。皮薄而脉冲小者。小腸小而短。諸陽經脉皆多紆屈者。小腸結。

此言欲知小腸當驗之脉。而脉又當驗之于皮也。

脾應肉。肉䐃堅大者胃厚。肉䐃麽者胃薄。肉䐃小而麽者胃不堅。肉䐃不稱身者胃下。胃下者下脘約不利。肉䐃不堅者胃緩。肉䐃無小裹累者胃急。肉䐃多少裹累者胃結。胃結者。上脘約不利也。䐃音閫　脘去声

此言欲知胃者當驗之肉䐃也

肝應爪。爪厚色黃者膽厚。爪薄色紅者膽薄。爪堅色青者膽急。爪濡色赤者膽緩。爪直色白無約者膽直。爪惡色黑多紋者膽結也。

此言欲知膽者。當驗之爪也。

腎應骨。密理厚皮者，三焦膀胱厚。粗理薄皮者，三焦膀胱薄。踈腠理者，三焦膀胱緩。皮急而無毫毛者，三焦膀胱急。毫毛美而粗者，三焦膀胱直。稀毫毛者，三焦膀胱結也。

此言欲知三焦膀胱者，當驗之皮毫腠理也。三焦爲右腎之府。膀胱爲左腎之府。觀三焦有厚薄緩急直結，則分明有形者也。後世難經以爲有名無形者，蓋未考此故耳。若營衛生會篇之三焦，則居于前者，果有名而無形也。按三因方云，三焦者，有脂膜如手大，正與膀胱相對，有二白脉，自中出，夾脊而上貫于腦，有形可見。有一舉子徐遁，少嘗醫療，病有精思，曰齊嘗大饑，群丐相臠而食，有一人皮肉盡而骨脉全，見右腎之下有脂膜如手大，正與膀胱相對，有二白脉自其中出，夾脊而上貫腦，此正所謂三焦也。觀此，則三焦有形昭昭矣。

黃帝曰：厚薄美惡皆有形，願聞其所病。岐伯答曰：視其外應，以知其內藏，則知所病矣。

此言視其外之所應，而可以知內之所病也。

五藏六府總圖

禁服第四十八 服事也。詩大雅板篇有我言維服。內論脉有關格宜用灸刺藥法，故名篇。

雷公問於黃帝曰：細子得受業，通于九鍼六十篇，旦暮勤服之，近者編絕，久者簡垢，然尚諷誦弗置，未盡解于意矣。外揣言渾束爲一，未知所謂也。夫大則無外，小則無內，大小無極，高下無度，束之奈何？士之才力，或有厚薄，智慮褊淺，不能博大深奥，自強于學若細子。細子恐其散于後世，絕于子孫，敢問約之奈何？黃帝曰：善乎哉問也。此先師之所禁，坐私傳之也，割臂歃血之盟也。子若欲得之，何不齋乎？雷公再拜而起曰：請聞命于是也。乃齋宿三日而請曰：敢問今日正陽，細子願以受盟。黃帝乃與俱入齋室，割臂

歃血。黃帝親祝曰：今日正陽，歃血傳方，有敢背此言者，反受其殃。雷公再拜曰：細子受之。黃帝乃左握其手，右授之書曰：慎之慎之，吾爲子言之。凡刺之理，經脉爲始，營其所行，知其度量，內刺五藏，外刺六府，審察衛氣，爲百病母，調其虛實，虛實乃止，寫其血絡，血盡不殆矣。凡刺之理六句見前經脉篇

此言凡刺之理，當有渾束爲一之妙，不過以經脉爲始而已。不惟用鍼，用藥亦然。編者，所以貫簡，故近則編絕。孔子讀易韋編三絕。久則簡垢。古人無紙，以竹簡炙汗去青書之，書之者簡，而貫之者編。外揣，前卷篇名也。帝嘗謂九鍼者，小之則無內，大之則無外，深不可爲下，高不可爲蓋，言大小高深以理，非鍼形也。恍惚無窮，流溢無極，

而欲渾束爲一。伯乃以至明爲要進之。今雷公述而問之。亦欲得渾束爲一之方耳。帝念其齋宿之誠。遂行割臂歃血之盟。乃以書而授之曰。凡刺之理。其要道在于經脉爲始而已。經脉者。本經第十篇名。乃十二經脉氣運行之經隧也。運其所行。（如上言）分其度量。（本經有脉度篇）五藏爲裏。故內刺五藏六府爲表。故外刺六府。彼營氣者。陰氣也。既隨宗氣以運行于經隧之中。惟衛氣者。陽氣也。乃自行于皮膚分肉之間。故必審察衛氣實爲百病之母也。（衛氣爲百病之母其六義見素問生氣通天論中）其百病有虛有實。即人迎寸口脉以知之。而正氣之虛則補。邪氣之實則瀉。則虛者實。實者虛。而虛實自此矣。又血絡者。病之可見者也。（所有血絡論）從而瀉之。庶血去盡而病不殆矣。

雷公曰。此皆細子之所以通。未知其所約也。黃帝曰。夫約方者。猶約囊也。囊滿而弗約。則輸泄。方成弗約。則神與弗俱。雷公曰。願爲下材者。弗滿而約之。黃帝曰。未滿而知約之以爲工。不可以爲天下師。

此言方成宜約。而當以天下師自期也。蓋約方猶之約囊。囊滿而弗約。則輸泄于外。方成而弗約之。則法雖在而無所主持。故吾之神弗能與俱。不可以愈病也。（神之爲義詳前篇第二節之下）彼雷公雖以下材工自謙。不知帝之所以望之者。爲天下師也。所謂天下師者。唯知經脉耳。下文正詳言之。

雷公曰。願聞爲工。黃帝曰。寸口主中。人迎主外。兩者相應。俱往俱來。若引繩大小齊等。春夏人迎微大。秋冬寸口微大。如是者。名曰平人。

此言寸口人迎之脉。各有所主。而合四時者爲無病也。寸口者。居右手寸部。即太淵穴。去魚際一寸。故曰寸口。以其爲脉氣之所會。故又曰脉口。又曰氣口。寸口主中。乃足手六陰經脉所見也。人迎者。居左手寸部。蓋人迎乃足陽明胃經之穴名。而其脉則見于此。故即以人迎稱之。以胃爲六府之先也。人迎主外。故左關爲東爲春。左寸爲南爲夏。所以謂左寸爲外。凡足手六陽經之脉。必見于此。右寸爲秋爲西。右關爲中央爲長夏。其兩尺則爲北爲冬。所以謂右寸爲內。凡足手六陰經之脉。必見于此。然寸口之脉在內。而出于外。人迎之脉在外。而入于內。即如人迎一動。爲足少陽膽經。寸口一動。爲足厥陰肝經。則肝與膽相爲表裏。而一出一入。兩經本相應也。（餘經表裏可以類推。見下文。）故俱往俱來。若引繩齊等。而春夏之時。則人迎比寸口之脉爲微大。秋冬之時。則寸口比人迎之脉爲微大。乃爲平和無病之人也。蓋曰微大。則

是乎和之脉耳

人迎大一倍于寸口病在足少陽一倍而躁病在手少陽人迎二倍病在足太陽二倍而躁病在手太陽人迎三倍病在足陽明三倍而躁病在手陽明盛則爲熱虛則爲寒緊則爲痛痺代則乍甚乍間盛則寫之虛則補之緊痛則取之分肉代則取血絡且飲藥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名曰經刺人迎四倍者且大且數名曰溢陽溢陽爲外格死不治必審按其本末察其寒熱以驗其藏府之病間去声數音朔

此言人迎大于寸口之脉可以驗足手六陽經之病而有治之之法也人迎較寸口之脉大者一倍則病在足少陽膽經若一倍而躁乃手少陽三焦經有病也躁者一倍之中而有更躁之意下文二倍三倍四倍其躁可以意會較寸口之脉大者二倍則病在足太陽膀胱經若一倍而躁乃手太陽小腸經有病也較寸口之脉大者三倍則病在足陽明胃經若三倍而躁乃手陽明大腸經有病也其各陽經之脉盛則爲熱虛則爲寒脉緊則爲痛痺脉代則病爲乍甚乍間即下文之乍痛乍止也然所以治之者脉盛則分經以寫之脉虛則分經以補之脉緊爲痛痺則取其分肉之病在何經脉代則取其血絡使之出血及飲藥以調之脉陷下者則血結于中中有着血血寒故宜灸之若不盛不虛則止以本經取之如一盛寫膽以補肝二盛寫膀胱以補腎之類茲則取之于膽而不取之肝取之膀胱而不取之腎之類也或用鍼或用灸或用藥止在本經而不求之他經故名之曰經刺也夫治法固已如此及夫人迎之脉大于寸口者四倍且大且數則陽脉甚盛名曰溢陽溢陽者爲外格溢格者拒也拒六陰脉于內而使不得運于外也其證當爲死不治凡此者必宜審按其本末蓋先病爲本而後病爲末及察其寒熱以驗其藏府之病可也

寸口大于人迎一倍病在足厥陰一倍而躁病在手心主寸口二倍病在足少陰二倍而躁病在手少陰寸口三倍病在足太陰三倍而躁病在手太陰盛則脹滿寒中食不化虛則熱中出糜少氣溺色變緊則痛痺代則乍痛乍止盛則寫之虛則補之緊則先刺而後灸之代則取血絡而後調之陷下則徒灸之陷下者脉血絡于中中有着血血寒故宜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名曰經刺寸口四部者名曰內關內關者且大且數死不治必審察其本末之寒溫以驗其藏府之病

此言寸口大于人迎之脉可以驗足手六陰經之病而

有治之之法也寸口較人迎之脉大者一倍則病在足厥陰肝經若一倍而躁乃手厥陰心包絡經有病也較人迎之脉大者二倍則病在足少陰腎經若二倍而躁乃手少陰心經有病也較人迎之脉大者三倍則病在足太陰脾經若三倍而躁乃手太陰肺經有病也其各陰經之脉盛則爲脹滿其胃中必寒而食亦不化虛則其中必熱而所出之糜亦不化且氣亦少溺色亦必變也脉緊則爲痛痺脉代則爲乍痛乍止然所以治之者盛則分經以寫之虛則分經以補之緊則取其痛痺之分肉在于何經先刺而後灸之代則取其血絡使之出

血及飲藥以調之脉陷下者則徒灸之徒但也脉既陷下則血結于中中有着血血寒故宜灸之若不盛不虛則以本經取之或用藥或用鍼或用灸名之曰經刺也義見上節夫治法固已如此及夫寸口之脉大于人迎者四倍且大且數則陰經甚盛名曰内關内關者閉六陽在外而使之不得以入于内也其證當爲死不可治凡此者必宜審按其本末及察其寒熱以驗其藏府之病可也

通其營輸乃可傳于大數大數曰盛則徒寫之虛則徒補之緊則灸刺且飲藥陷下則徒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所謂經治者飲藥亦曰灸刺脉急則引脉大以弱則欲安靜用力無勞也

此承上文而申言以叮嚀之正約方之大術數也凡爲醫工者固以明經脉篇爲始然必先明本經本輸篇如井滎輸經合之義則經脉始可明也遂可傳以大數如上文盛則徒寫之等云也大數大義具本經終始篇所謂盛則徒寫之者但寫而無補也虛則徒補之者但補而無寫也緊則爲痛痺或灸或刺或飲藥三者可兼行也脉陷下則但灸之而已不盛不虛以經取之則取陽經者不取陰經取陰經者不取陽經此之謂經治其飲藥灸刺三者亦可兼行也且其脉急者可加導引之功或脉大而弱

者則當主于安靜雖有用力不至大勞也此乃大法之所在即約方之要者而外然稱渾束爲一之義盡矣庶可以爲天下師若未滿而約之則是不知經脉而欲知術數也僅足以爲工耳豈非以下材自限者哉嗚呼術割臂歃血而所言大術數者如此則醫門秘旨其在是矣雖言用鍼之法而用藥補瀉之術猶是也然則本輸經脉終始禁服等篇乃醫籍中至寶惜乎後世察而不講萬古如長夜哉

五色第四十九 篇内有五色言病之義故名

雷公問于黃帝曰五色獨决于明堂乎小子未知其所謂也黃帝曰明堂者鼻也闕者眉間也庭者顏也蕃者頰側也蔽者耳門也其間欲方大去之十步皆見于外如是者

壽必中百歲此節大義與前五閱五使篇第二節相同

此言五色雖決于明堂而諸部亦宜廣大也五色獨決于明堂五閱五使篇之言而公舉以問之也

雷公曰五官之辯奈何黄帝曰明堂骨高以起平以直五藏次于中央六府挾其兩側首面上于闕庭王宫在于下極五藏安于胷中真色以致病色不見明堂潤澤以清五官惡得無辯乎惡音烏

此承上文而言五官之有辯也五閱五使篇有五官已辯之言而公亦舉以問之也鼻爲明堂其骨貴高以起平以直五藏次于中央詳見第一節六府挾其兩側詳下第一節

眉間爲闕顔爲庭故庭即首面所以上于闕庭也下極在兩目之間係心之部故曰王者所居之宫在于下極以心爲君主之尊也惟五藏能安于胷中則其真色已致病色不見明堂之色自然清潤此五官之可辯者如此

雷公曰其不辯者可得聞乎黄帝曰五色之見也各出其色部部骨陷者必不免于病矣其色部乘襲者雖病甚不死矣

此承上文而言五官之色可以辯病之死生也公以五色有不可辯者爲疑帝言五官之色未有不可辯者也故五者之色各出其部分其何部之骨陷者必不免于病其何部之骨不至陷下而僅有五色相乘襲者雖病甚亦不至于死也

雷公曰官五色奈何黄帝曰青黒爲痛黄赤爲熱白爲寒是爲五官

此正言五官之色見于何部可以知其在中之病也

雷公曰病之益甚與其方衰如何黄帝曰外内皆在焉切其脉口滑小緊以沉者病益甚在中人迎氣大緊以浮者其病益甚在外其脉口浮滑者病日進人迎沉而滑者病日損其脉口滑以沉者病日進在内其人迎脉滑盛以浮者其病日進在外脉之浮沉及人迎與寸口氣小大等者病難已病之在藏沉而大者易已小爲逆病在府浮而大者其病易已人迎盛堅者傷于寒氣口盛堅者傷于食

此言病之間甚内外可即人迎脉口以知之也公以病之益甚方衰難知爲疑帝言人迎主外脉口主内外内皆在其病可得而知也切其脉口而滑脉兼小及緊以沉者其病當在中而爲益甚也　切其人迎而脉氣既大兼緊以浮者其病當在外而爲益甚也　然脉口不但脉滑兼小及緊以沉者爲益甚雖滑而帶浮者亦病必日進也　人迎不但脉大兼緊以浮者爲益甚若沉

而帶滑。則病可日減也。由此觀之。則脈口浮而帶滑者病固日進。雖滑而帶沉者亦然。但其病在內。所謂一盛二盛三盛乃六陰經之爲病也。義見前篇人迎必沉而帶滑者。幸得日損。若盛以浮者。必不能損而爲日進。但其病在外。所謂一盛二盛三盛乃六陽經之爲病也。義見前篇不寧唯是。醫工用指以揣之。傷寒論曰脈之者本此人迎與寸口。其脈氣或小或大相等者。則外感內傷。俱未盡藏其病爲難已也。然病在六陰謂之在五藏也。必沉而大者。其病易已。蓋沉爲在內。大則有力也。若沉而帶小則病之在藏者未已也。病在六陽謂之在六府也。必浮而大者。

其病易已。蓋浮爲在外。大爲易散也。何以知人迎之爲外感也。惟其脈之盛而且堅。是必傷于寒者所致耳。何以知脈口之爲內傷也。惟其脈亦盛而且堅。是必傷于食者所致耳。

雷公曰。以色言病之間甚奈何。黃帝曰。其色麤以明。沉夭者爲甚。其色上行者。病益甚。其色下行如雲徹散者。病方已。五色各有藏部。有外部有內部也。色從外部走內部者。其病從外走內。其色從內走外者。其病從內走外。病生于內者。先治其陰。後治其陽。反者益甚。其病生于陽者。先治其外。後治其內。反者益甚。其脈滑大以代而長者。病從外來。目有所見。志有所惡。此陽氣之并也。可變而已。

此言病之間甚內外。可即色以知之。而有治病之法也。上文言以脈知病。而此則公欲以色知病。故帝言病之益甚者。其色本粗以明。而忽然沉夭不明者是也。又其色上行于面部之上。則邪氣有升而無降。病之方爲益甚。若其色乃降于面部之下。如雲徹散。則邪氣有降而無升。病之所以方衰也。且五色各有五藏之分部。有外部有內部。其色從外部走內部者。病必從外走內。其色從內部走外部者。病必從內走外。所謂從內走外者。即病生于內也。內爲陰經。外爲陽經。當先治其陰。後

治其陽。若先治其陽。而後治其陰。則病反甚矣。所謂從外走內者。即病生于外也。外爲陽經。內爲陰經。當先治其陽。後治其陰。若先治其陰。而後治其陽。則病反甚矣。此二段與素問標本病傳論靈樞病傳篇先治其本同意除腹脹大小不利而言耳既觀其色。又觀其脈。方爲詳審。其脈滑而帶大。帶代帶長者。皆陽脈也。乃爲病從外來。其外證目有所妄見。志有所妄惡。乃陽氣之并于外也。即當先治其陽。後治其陰。使之變焉而病已矣。即此而推。則其脈濇而帶小。帶代帶短者。皆陰脈也。乃爲病從內來。其內證目有所畏見。志有所獨處。乃陰氣之并于內也。則當先治其陰。後治其陽。使之

變焉而病亦已矣

雷公曰小子聞風者百病之始也厥逆者寒濕之起也別之柰何黃帝曰常候闕中薄澤爲風沖濁爲痹在地爲厥此其常也各以其色言其病

此言病有風有厥有痹者候之面部可知其病審之五色可分其藏也公以風爲百病之始病乃上部所感厥逆爲寒濕之起病乃下部所感何以別之爲問帝言欲知風與痹者常候闕中其色薄而潤澤病之感風者也若沖濁而不清則病之爲痹者耳至于沖濁之色見于地部（面部下停）則厥之爲病也蓋厥自足經而上逆者耳此

皆其常色可驗者若夫欲知五藏之分病則又以青爲肝以赤爲心以黃爲脾以白爲肺以黑爲腎各以其色而分五藏之風痹厥也

雷公曰人不病卒死何以知之黃帝曰大氣入于藏府者不病而卒死矣雷公曰病小愈而卒死者何以知之黃帝曰赤色出兩顴大如母指者病雖小愈必卒死黑色出于庭大如母指必不病而卒死（卒猝同 毋拇同）

此言人有不病而卒死者有病雖小愈而卒死者有其由與其驗也蓋不病而卒死者以大邪之氣入于藏府也病雖小愈而卒死者以赤色出于兩顴大如母指者此其驗也（拇指足大指也）然不病而卒死者有黑色見于首面大如母指此亦其所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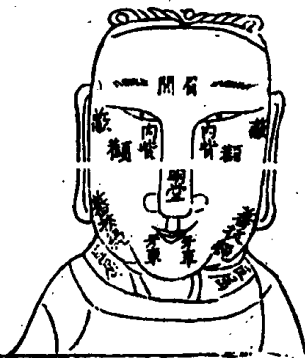
雷公再拜曰善哉其死有期乎黃帝曰察色以言其時雷公曰善乎願卒聞之黃帝曰庭者首面也闕上者咽喉也闕中者肺也下極者心也直下者肝也肝左者膽也下者脾也方上者胃也中央者大腸也挾大腸者腎也當腎者臍也面王以上者小腸也面王以下者膀胱子處也顴者肩也顴後者臂也臂下者手也目內眥上者膺乳也挾繩而上者背也循牙車以下者股也中央者膝也膝以下者脛也當脛以下者足也巨分者股裏也巨屈者膝臏也此

五藏六府肢節之部也各有部分有部分用陰和陽用陽和陰當明部分萬舉萬當能別左右是謂大道男女異位故曰陰陽

此言五藏六府肢節之各有部分也上文言庭者顏也顏爲額中而此以庭爲首面者正以顏爲最上乃面之首耳上文言闕者兩眉間也而此曰闕上者咽喉也以咽喉之部在眉間之上耳又曰闕中者肺也以闕之中卽眉之間正爲肺之部耳下極鼻柱也在兩目之間五藏肺爲最高而肺下卽心故曰下極者心也其心之直下者卽鼻柱而下也爲肝之部肝之左卽爲膽則在鼻

挾顴之間矣其肝之下爲脾方者鼻隧也面王者鼻
之端也鼻隧之上即迎香之上爲胃胃之外爲大腸乃
正顴之下大腸之外爲腎則大腸爲中央而胃與腎所
以挾大腸也當腎者臍也面王以上爲小腸面王以下
爲膀胱子處此乃五藏六府之部也至于肢節亦各有
部顴者所以應肩顴之後所以應臂臂之下所以應手
又推而上之其目內眥之上所以應膺乳也又推而
下之頰外爲繩挾繩而上者所以應背循牙車以下所
以應股其中央所以應膝膝之已下所以應脛當脛已
下爲足其巨分者所以應股之裏巨屈者所以應膝臏

此又肢節之部分也故肯綜而論之自額而下闕上屬
首咽喉之部分也自闕中循鼻而下鼻端屬肺心肝脾
腎五藏之部分也自目內眥挾鼻而下至承漿屬膽胃
大腸小腸膀胱六府之部分也自顴而下頰屬肩臂手
之部分也自牙車而斜下頰屬股膝脛足之部分也故
第二節曰五藏次于中央六府挾其兩側首面上于闕
庭王宮在于下極者此也是以見于面者各有部分惟
其有此部分則當知病在陽經陽爲之表所以宜用陰
以和陽也病在陰經陰爲之裏所以宜用陽以和陰也五
如終始篇瀉陽補陰所瀉所補陰之意明此部分斯有萬舉萬當之妙矣又

能別其左右是謂能知大道也又能分別男女是謂能
識陰陽也如下文所謂男子色在于面王者爲小腹痛
女子色見在于面王者爲膀胱子處之病者是也

五藏六府見於面部之圖

庭者首面也闕上者咽喉也闕中者肺也下極者心也直下者肝也肝左者膽也下者脾也方上者胃也中央者大腸也挾大腸者腎也當腎者臍也面王以上者小腸也面王以下者膀胱子處也

五藏次于中央六府挾其兩側首面上于闕庭王宮在于下極

男子色在于面王爲小腹痛下爲卵痛其圜直爲莖痛者女子當爲膀胱子處之病

肢節見於面部之圖

明堂者鼻也闕者眉間也庭者顏也蕃者頰側也蔽者耳門也其間欲方大去之十步如是者壽

明堂骨高以起平以直明堂潤澤以清

顴者肩也顴後者臂也臂下者手也目內眥上者膺乳也挾繩而上者背也循牙車以下者股也中央者膝也膝以下者脛也當脛以下者足也巨分者股裏也巨屈者膝臏也此五藏六府肢節之部也

審察澤夭，謂之良工。沉濁為內，浮澤為外。黃赤為風，青黑為痛，白為寒，黃而膏潤為膿，赤甚者為血，痛甚為攣，寒甚為皮不仁。五色各見其部，察其浮沉，以知淺深；察其澤夭，以觀成敗；察其散摶，以知遠近；視色上下，以知病處；積神于心，以知往今。故相氣不微，不知是非，屬意勿去，乃知新故。色明不麤，沉夭為甚；不明不澤，其病不甚。夭於同 摶團 同相去声

此承上文而言審察部分之澤夭者，可以悉知其病也。部分有潤澤者，有夭衰者，能審察之，謂之良工。其色為沉為濁，病乃在藏，故為在內；其色為浮為澤，病乃在府，故為在外。黃與赤者為有風，青與黑者為有痛，白者為有寒，黃色而如膏之澤者為有膿，赤甚者為有血。然青黑雖為痛，而痛甚者又為攣；白者雖為寒，而寒甚者又為皮膚之不仁。不仁者，不知痛痒也。此五色者，各見于部分之中，必察其色之浮，而可以知病之淺；察其色之沉，而可以知病之深；察其色之澤，而可以知功之成，若夭則衰敗矣；察其色之散，而可以知病之近，若摶聚則久矣；視其色在上，而可以知病于上，若在下則病在下矣。積神氣于己心，而病之為已往、為今病者，皆能知之。故相視氣色不能至于精微者，不知病之為是為非，惟屬意專心而無所昏奪，則凡病之為新為故者，洞然也。

且何以知病之為甚？其色貴于明，若明不能麤夭，而反見沉夭者，病之所以為甚也。何以知病之不甚？其色雖貴于明澤，然不明不澤，而不至沉夭，病之所以不甚也。若此，則沉夭者誠可慮耳。

其色散，駒駒然未有聚，其病散而氣痛，聚未成也。

此承上文而言五色之散者，其氣雖痛，而聚則未成也。駒駒然者，色散如駒馬之逸也。蓋聚之成否，可即色之散聚以為驗，故知色散而未有所聚，則其病尚散，所痛者不過氣耳，聚安得而成乎。

腎乘心，心先病，腎為應，色皆如是。

此承上文而言病有先剋之色所以受剋者亦必病也上文言下極者心也心之色主赤挾大腸者腎也腎之色主黑今下極之色黑乃腎之乘心也故心先受病以腎色來剋爲之應耳然不惟心被腎剋者爲然凡肝部見肺色脾部見肝色肺部見心色腎部見脾色及六府之相剋者皆如是法以推之耳。

男子色在于面王爲小腹痛下爲卵痛其圜直爲莖痛高爲本下爲首狐疝㿗陰之屬也女子在于面王爲膀胱子處之病散爲痛摶爲聚方圓左右各如其色形其隨而下至胝爲淫有潤如膏狀爲暴食不潔 圜圓同

此言部分之色當分男女以知其病也男子之色在于面王鼻準當爲小腹痛其色見于面王之下當爲陰卵痛其色見于面王之下圓而且直當爲莖垂痛凡色見于面部高者爲本以男子屬陽陽在上也下者爲首其色從上而之下似物之有首者向下而行故病在于內即如其色當如狐疝㿗陰之屬也女子之色在于面王當爲膀胱經及妊子處之有病即胞絡宮也其氣色散者爲痛而不至成聚若氣色摶聚不散則成聚而不止于痛然其聚之在內者或方或圓或左或右各如其外色之形耳若其色隨而下行至于尾骶則其病之在下者亦淫濁之物素問痿論謂之白淫潤澤如膏之狀者在也不然暴食閒即出不潔之物耳何也其下行之勢同然致也。

左爲左右爲右其色有邪聚散而不端面色所指者也。

此又言部分之色當分左右以知其邪也凡男女之色見于左者則病必在左見于右者則病必在右其色有邪氣或聚散而不端正一如其面色所指即可以知其病耳。

色者青黑赤白黃皆端滿有別鄉別鄉赤者其色赤大如榆莢在面王爲不日。

此又言五色各有別鄉其色粗者其病久也別者異也別鄉者即分部也所謂色者即青黑赤白黃之色皆端正盈滿各有分部假如心色主赤小腸亦赤其色如榆莢之大在于面王之部則是小腸有病非止于一日也

其色上銳首空上向下銳下向在左右如法。

此又言五色上銳則上向下銳則下向而左右亦然也色者即上節五色也銳氣色端尖銳也首空者即上文顏爲庭庭者首面也今曰首空猶云腦空也。

以五色命藏青爲肝赤爲心白爲肺黃爲脾黑爲腎肝合筋心合脈肺合皮脾合肉腎合骨也。

此又言五色屬于五藏而五藏各有所合乃爲觀色之總訣也蓋青色屬肝而肝合于筋故見其色之青者即可以知其爲筋之病也餘藏倣此

論勇第五十（內論勇怯之士忍痛不忍痛故名篇）

黃帝問于少俞曰有人于此並行並立其年之長少等也衣之厚薄均也卒然遇烈風暴雨或病或不病或皆病或皆不病其故何也少俞曰帝問何急黃帝曰願盡聞之少俞曰春青風夏陽風秋涼風冬寒風凡此四時之風者其所病各不同形黃帝曰四時之風病人如何少俞曰黃色薄皮弱肉者不勝春之虛風白色薄皮弱肉者不勝夏之

虛風青色薄皮弱肉不勝秋之虛風赤色薄皮弱肉不勝冬之虛風也黃帝曰黑色不病乎少俞曰黑色而皮厚肉堅固不傷于四時之風其皮薄而肉不堅色不一者長夏至而有虛風者病矣其皮厚而肌肉堅者長夏至而有虛風不病矣其皮厚而肌肉堅者必重感于寒外內皆然乃病黃帝曰善

此言人之受邪而有病否者以其色有不一皮有厚薄肉有堅脆也少俞言四時各有虛邪賊風在春名爲青風在夏名爲陽風在秋名爲涼風在冬名爲寒風人之色黃皮薄肉弱者主脾氣不足不能勝春之青風而爲病木來尅土也色白皮薄肉弱者主肺氣不足不能勝夏之陽風而爲病火來尅金也色青皮薄肉弱者主肝氣不足不能勝秋之涼風而爲病金來尅木也色赤皮薄肉弱者主心氣不足不能勝冬之寒風[illegible]水來尅火也其所以成病者如此至[illegible]正以色黑而皮厚肉堅者不傷于四時之[illegible]色黑而皮薄肉脆者則傷于長夏之虛風耳長[illegible]者見于六月而與陽風同也亦土能尅水之義耳彼黑色而皮厚肉堅者雖長夏之虛風亦不能傷之也豈特不傷于四時之風哉但色黑而皮厚肉堅者亦有四時而爲病必其既

感于風又重感于寒既病于內又感于外始有所病不然則未必成病也其異于他色之易病者遠矣

黃帝曰夫人之忍痛與不忍痛者非勇怯之分也夫勇士之不忍痛者見難則前見痛則止夫怯士之忍痛者聞難則恐遇痛不動夫勇士之忍痛者見難不恐遇痛不動夫怯士之不忍痛者見難與痛目轉面盻恐不能言失氣驚顏色變化乍死乍生余見其然也不知其何由願聞其故少俞曰夫忍痛與不忍痛者皮膚之薄厚肌肉之堅脆緩急之分也非勇怯之謂也（盻系去）

此言人之忍痛不忍痛者以其皮肉有不同而非由于

勇怯之故也。勇士有不忍痛者，見難雖能向前，而見痛則止。彼怯士有能忍痛，其見難雖恐，而遇痛則不動也。勇士有忍痛者，見難固不恐，而遇痛亦不動；彼怯士之不忍痛者，不分見難與痛，目轉而眄，恐懼不敢出一言，退然失氣，恍然而驚，顏色卒變，甚至乍死乍生也。殊不知忍痛者，正以皮厚肉堅且緩也；不忍痛者，正以皮薄肉脆且急也，豈關于勇怯之故哉。

黃帝曰：願聞勇怯之所由然。少俞曰：勇士者，目深以固，長衡直揚，三焦理橫，其心端直，其肝大以堅，其膽滿以傍，怒則氣盛而胸張，肝舉而膽橫，眥裂而目揚，毛起而面蒼，此

勇士之由然者也。黃帝曰：願聞怯士之所由然。少俞曰：怯士者，目大而不減，陰陽相失，其焦理縱，䯏骬短而小，肝系緩，其膽不滿而縱，腸胃挺，脇下空，雖方大怒，氣不能滿其胸，肝肺雖舉，氣衰復下，故不能久怒，此怯士之所由然者也。

此論勇怯之士所以有不同也。夫所謂勇士者，兩目至深且不轉睛，逃避而甚固，有長衝直揚之勢，內之三焦紋理橫生，心則端正而直，肝則甚大而堅，膽則汁滿而橫，（下怯士不滿而縱，則此曰滿而橫，而傍者義當爲滿而橫也）及其怒也，氣盛而胸張，肝舉而膽橫，眥裂而目揚，毛起而面蒼，此皆勇士之所以然也。夫所謂怯士者，外目雖大而不深，陰陽相失，轉睛不常也，內之三焦紋理則縱，䯏骬之骨乃短而小，（本經本藏云䯏骬短舉者心下）肝之系則緩，膽則不滿而縱，腸胃則挺然而不曲，脇下則空而不堅，雖方大怒，氣不能滿其胸中，肝葉雖舉，氣衰復下，所以不能久怒，此乃怯士之所以然也。

黃帝曰：怯士之得酒，怒不避勇士者，何藏使然？少俞曰：酒者，水穀之精，熟穀之液也，其氣慓悍，其入于胃中，則胃脹，氣上逆，滿于胸中，肝浮膽橫，當是之時，固比于勇士，氣衰則悔，與勇士同類，不知避之，名曰酒悖也。

此言怯士得酒而不避勇士之故也。蓋酒爲水穀之精，熟穀之液，（此語又見營衛生會篇）其氣則慓悍，故入于胃中，則胃脹，氣逆胸滿，肝浮膽橫，斯時方將自比于勇士，而不知避之，至于酒氣既衰，則悔，此之謂因酒而悖逆者耳。

背腧第五十一（腧，五藏之腧，在背，故名篇）

黃帝問于岐伯曰：願聞五藏之腧出于背者。岐伯曰：背中大腧在杼骨之端，肺腧在三焦之間，心腧在五焦之間，膈腧在七焦之間，肝腧在九焦之間，脾腧在十一焦之間，腎腧在十四焦之間，皆挾脊相去三寸所，則欲得而驗之，按其處，應在中而痛解，乃其腧也。灸之則可，刺之則不可。氣

盛則寫之虛則補之以火補者毋吹其火須自滅也以火寫者疾吹其火傳其艾須其火滅也焦當作顀後世作髀俞俞腧通用毋無同

此言五藏之俞可灸不可刺而有補寫之法也五藏之俞皆在于背故背中大腧在杼骨之端大腧者大杼穴也去中行督脉經大椎穴左右各開一寸半其肺俞以中行三椎爲主心俞以中行五椎爲主膈俞以中行七椎爲主肝俞以中行九椎爲主脾俞以中行十一椎爲主腎俞以中行十四椎爲主左右各開中行一寸半挾中行脊骨而計之則相去三寸所故欲得驗諸穴者乃按其處其中必應之而內痛乃解是乃五藏之各俞穴

也但灸之則可刺之則不可故邪氣盛則寫之正氣虛則補之凡以灸火而補之者毋吹其火必待其火之自滅可也以灸火而寫之者當疾吹其火即傳其艾以繼之須其火之速滅可也。

衛氣第五十二內所論不止衛氣止有其浮氣之不循經者爲衛氣一句今以名篇者揭衛氣之爲要耳

黃帝曰五藏者所以藏精神魂魄者也六府者所以受水穀而化行物者也其氣內于五藏而外絡支節其浮氣之不循經者爲衛氣其精氣之行于經者爲營氣陰陽相隨外內相貫如[illegible]之無端亭亭淳淳乎孰能窮之然其分別陰陽[illegible]有標本虛實所離之處能別陰陽十二經者知病之所生候虛實之所在者能得病之高下知六府之氣街者能知解結契紹于門戶能知虛石石當作實之堅軟者知補寫之所在能知六經標本者可以無惑于天下

此言營衛藏府標本之難窮而能窮之者可以盡病法而高天下也人有五藏精神魂魄賴之以藏人有六府水穀等物賴之以化六府爲表其氣內連于五藏而外則絡于支節人有三焦宗氣積于上焦營氣出于中焦衛氣出于下焦下焦之氣升于中焦以達于上焦而生此衛氣衛氣陽性慓悍行于皮膚分肉之間乃浮而在

外者也故曰其浮氣之不循經者爲衛氣營衛生會篇云衛在脉外中焦之氣降于下焦而生此營氣營氣陰性精專隨宗氣以行于經隧之中故曰其精氣之行于經者爲營氣營在脉中衛氣晝行于陽經夜行于陰經營氣由肺經以行于十二經陰陽相隨外內相貫如環無端運行不息亭亭乎何其理之高且虛也淳淳乎何其理之[illegible]而微也孰能窮之然所以分別陰陽諸經者皆有標本[illegible]之處故能分別手足之十二經者必能知病之所生在何經也能候諸經虛實之所在必能知病之爲高爲下也能知六府之氣往來有街[illegible]氣有街其之街見下文[illegible]足陽明胃經之氣[illegible]

知所解所結所契所紹之門戶也（契者合也紹者繼也）能知病虛
之為軟病實之謂堅者必能知刺法補瀉之所在也凡
此者皆以其能知手足六經之標本故耳真能洞察乎
此而非天下之所能惑矣前禁服篇云可以為天下師
者此也

岐伯曰博哉聖帝之論臣請盡意悉言之足太陽之本在
跟以上五寸中標在兩絡命門（命門者目也）足少陽之本在
在竅陰之間標在窗籠之前窗籠者耳也足少陰之本在
內踝下上三寸中標在背腧與舌下兩脉也足厥陰之本
在行間上五寸所標在背腧也足陽明之本在厲兌標在

人迎頰挾頏顙也足太陰之本在中封前上四寸之中標
在背腧與舌本也

此先言足六經之標本也足太陽膀胱經之本在于足
外跟以上五寸中即附陽穴（附陽本在外踝上三寸今曰跟在五寸則踝下至跟有二寸而踝上又三寸則當是附陽穴也）其標在于兩絡命門命門者目也
即睛明穴睛明左右有二故曰兩絡（按本經根結篇言太陽根于至陰結于命門命門者目也）
穴少陽膽經之本在竅陰之間（足第四指端去爪甲）
如非兼標在窗籠之前窗籠者耳也即聽宮穴也（根結篇同）
足少陰腎經之本在內踝下上三寸中即交信穴其標
在于背腎俞穴與舌下兩脉據根結篇當是廉泉穴也

（按根結篇云少陰根于湧泉結于廉泉）足厥陰肝經之本在行間上五寸
所疑是中封穴標在背之肝俞穴（根結篇云厥陰根于大敦結于玉英）
足陽明胃經之本在厲兌標在人迎頰挾頏顙也（按根結篇云陽明根于厲兌結于顙大顙大者鉗耳也）
足太陰脾經之本在中封前上
四寸之中疑是三陰交穴標在背之脾腧與舌本廉泉
穴也（根結篇云太陰根于隱白結于太倉）

手太陽之本在外踝之後標在命門之上一寸也手少陽
之本在小指次指之間上二寸標在耳後上角下外眥也
手陽明之本在肘骨中上至別陽標在顏下合鉗上也手
太陰之本在寸口之中標在腋內動也手少陰之本在銳

骨之端標在背腧也手心主之本在掌後兩筋之間二寸
中標在腋下下三寸也

此言手六經之標本也手太陽小腸經之本在手外踝
之後（疑養老穴）標在命門之上一寸（疑是督脉經命門上即十三椎懸樞）手
少陽三焦經之本在手小指之四指間上二寸（當是液門穴）
標在耳後之上角（當是絲竹空）手陽明大腸經之本在肘
骨中（當是曲池穴）上至別陽標在顏下合于鉗上（疑是胃經頭維穴）
手太陰肺經之本在寸口之中即太淵穴標在腋內動
脉即中府穴手少陰心經之本在銳骨之端即神門
穴標在背之心俞穴手心主即手厥陰心包絡經之

本在掌後兩筋之間即內關穴標在腋下三寸即天池穴

凡候此者下虛則厥下盛則熱上虛則眩上盛則熱痛故石(當作實)者絕而止之虛者引而起之

此言治前各經標本之法也凡候手足諸經者在下爲本本虛則厥盛則熱在上爲標標虛則眩盛則熱而且痛故盛者實也當寫之所謂絕其邪氣而止之者是也虛者當補之所謂引其正氣而起之者是也

請言氣街胸氣有街腹氣有街頭氣有街脛氣有街故氣在頭者止之于腦氣在胸者止之膺與背腧氣在腹者止

之背腧與衝脉于臍左右之動脉者氣在脛者止之于氣街與承山踝上以下取此者用毫鍼必先按而在久應于手乃刺而予之所治者頭痛眩仆腹痛中滿暴脹及有新積痛可移者易已也積不痛難已也

此言氣行有街其止有所而有所刺之法及所治之病也首節帝言知六府之氣街者能知解結契紹于門戶故以四街言之(本經動輸篇有四街即此是也)街者路也凡氣之行于頭者止之于腦氣之行于胸者止之膺與背腧(背之兩旁爲膺)(背腧係膀胱經凡五藏六府皆有俞)氣之行于腹者止之背俞蓋五藏六府在于腹中而其俞穴則在于背也又在前與足陽明胃經衝脉穴及臍左右之動脉則足陽明胃經之天樞穴也氣之行于足脛者止之于氣街此即足陽明胃經之氣衝穴一穴而二名者也及足太陽膀胱經之承山穴(在腨下一寸半)及外踝上下皆穴然凡取此四街[illegible]用以九鍼論第七之毫鍼必先按其處而久持既久其氣應手乃以鍼刺之其所治者在頭則主頭痛眩仆在腹則主腹痛中滿暴脹及有新積但積痛而可以移之者其病易已若有積而不痛則雖治之亦難已也

論痛第五十三(內有鍼石火焫之痛耐與不耐等義故名篇)

黃帝問於少俞曰筋骨之強弱肌肉之堅脆皮膚之厚薄

腠理之疎密各不同其于鍼石火焫之痛何如腸胃之厚薄堅脆亦不等其于毒藥何如願盡聞之少俞曰人之骨強筋弱肉緩皮膚厚者耐痛其于鍼石之痛火焫亦然黃帝曰其耐火焫者何以知之少俞荅曰加以黑色而美骨者耐火焫黃帝曰其不耐鍼石之痛者何以知之少俞曰堅肉薄皮者不耐鍼石之痛于火焫亦然

此言人于鍼石火焫有耐痛與不耐痛之異也(毒藥之勝與不勝分見末節)鍼石者古人以石爲鍼也火焫者艾火也人之骨強筋弱肉緩皮膚厚者必耐于痛凡鍼石火焫皆然也然耐火焫者又加以黑色而其骨美此人之所以尤

薄。皮不耐于痛。凡鍼石火焫皆然也。

黃帝曰。人之病。或同時而傷。或易已。或難已。其故何如。少俞曰。同時而傷。其身多熱者易已。多寒者難已。

此言人有同病而有易已難已之分也。益多熱。則邪猶在表。故易已。多寒。則邪入于裏。故難已耳。

黃帝曰。人之勝毒。何以知之。少俞曰。胃厚色黑。大骨及肥者。皆勝毒。故其瘦而薄胃者。皆不勝毒也。勝平声

此承上文而言人于毒藥有勝與不勝之異也。

天年第五十四內以百歲爲論故名篇

黃帝問于岐伯曰。願聞人之始生。何氣築爲基。何立而爲楯。何失而死。何得而生。岐伯曰。以母爲基。以父爲楯。失神者死。得神者生也。楯音盾素問移精變氣論云得神者昌失神者亡

此言人之始終。皆有所以然之故也。方其始生。賴母以爲之基。坤道成物也。賴父以爲之楯。陽氣以爲捍衛也。故失父母之神氣則死。若守神氣則生矣。

黃帝曰。何者爲神。岐伯曰。血氣已和。營衛已通。五藏已成。神氣舍心。魂魄畢具。乃成爲人。

此承上文而言人之所以得神則生也。人有血氣。皆已融和。人有營衛。皆已通利。心之志爲神。皆舍于心。肝之神爲魂。肺之神爲魄。皆已畢具。此則人之所以爲人。而得此者則生也。

黃帝曰。人之壽夭各不同。或夭壽。或卒死。或病久。願聞其道。岐伯曰。五藏堅固。血脈和調。肌肉解利。皮膚緻密。營衛之行。不失其常。呼吸微徐。氣以度行。六府化穀。津液布揚。各如其常。故能長久。卒去声

此言人有壽夭生死之殊。當觀其壽者。而可以推夭者之反是也。

黃帝曰。人之壽百歲而死。何以致之。岐伯曰。使道隧以長。基墻高以方。通調營衛。三部三里起。骨高肉滿。百歲乃得終。隧同使去声

此言人之百歲而終者之由也。使道者。水溝也。俗云人中其隧道以長。面之地部爲基。耳爲蔽爲墻。乃高以方。營衛之氣。皆已通調。而面之三里。即三部也。俗云三停皆已聳起。其骨高。其肉滿。所以百歲乃得終也。

黃帝曰。其氣之盛衰。以至其死。可得聞乎。岐伯曰。人生十歲。五藏始定。血氣已通。其氣在下。故好走。二十歲。血氣始盛。肌肉方長。故好趨。三十歲。五藏大定。肌肉堅固。血脈盛滿。故好步。四十歲。五藏六府。十二經脈。皆大盛以平定。腠理始疏。榮華頹落。髮頗班白。平盛不搖。故好坐。五十歲。肝氣始衰。肝葉始薄。膽汁始減。目始不明。六十歲。心氣始衰

善憂悲。血氣懈惰。故好臥。七十歲脾氣虛。皮膚枯。八十歲肺氣衰。魄離。故言善悮。九十歲腎氣焦。四藏經脉空虛。百歲五藏皆虛。神氣皆去。形骸獨居而終矣。

此言人之十歲至于三十。以漸而盛。四十至于百歲。以漸而衰也。其氣在下。氣盛于足之六經也。趨者。較走更疾矣。步者。較趨更緩矣。坐者。較步似倦矣。至五十歲以後。則肝生心。心生脾。脾生肺。肺生腎者。每十歲而日衰。故五十歲肝膽衰。六十歲心氣衰。七十歲脾氣衰。八十歲肺氣衰。九十歲腎氣衰。百歲五藏俱衰。善憂悲者。以心主于憂也。好臥者。衛氣不精也。魄離。故以肺藏魄者

失其故處也。言善誤。肺主言也。腎氣焦者。水竭則焦也。

黃帝曰。其不能終壽而死者何如。岐伯曰。其五藏皆不堅。使道不長。空外以張。喘息暴疾。又卑基墻。薄脉少血。其肉不石。數中風寒。血氣虛。脉不通。真邪相攻。亂而相引。故中壽而盡也。（數音朔 中去声）

此言人之中壽而盡者。以內虛而外盛也。五藏皆脆軟。之五藏堅固者異也。水溝不長。較之使道隧以長者異也。其鼻孔向外而張。鼻為肺竅。肺氣泄矣。（師傳篇云鼻孔在外膀胱漏泄）又肺主氣。今肺氣不足。故喘息而為暴疾也。基墻甚卑。較之基墻高以方者異也。脉薄血少而肉脆。較之骨高肉㬷者異也。數中風寒者。以其血氣虛。脉道不通。所以真邪相攻而相引也。真為正氣。邪為邪氣也。

黃帝內經靈樞發微卷之六 終

黃帝內經靈樞註證發微卷之七

大明太醫院正文會稽庠生玄臺子馬蒔仲化註證

山陰儒醫朔冲守子楙宗模校

逆順第五十五（內論氣有逆順用鍼者當順治不可逆治故名篇）

黃帝問于伯高曰。余聞氣有逆順。脈有盛衰。刺有大約。可得聞乎。伯高曰。氣之逆順者。所以應天地陰陽四時五行也。脈之盛衰者。所以候血氣之虛實有餘不足也。刺之大約者。必明知病之可刺。與其未可刺。與其已不可刺也。

此言氣有逆順。脈有盛衰。刺有大約也。與其已不可刺者。言病既已而不必刺也。

黃帝曰。候之奈何。伯高曰。兵法曰。無迎逢逢之氣。無擊堂堂之陣。刺法曰。無刺熇熇之熱。無刺漉漉之汗。無刺渾渾之脈。無刺病與脈相逆者。黃帝曰。候其可刺奈何。伯高曰。上工刺其未生者也。其次刺其未盛者也。其次刺其已衰者也。下工刺其方襲者也。與其形之盛者也。與其病之與脈相逆者也。故曰。方其盛也。勿敢毀傷。刺其已衰。事必大昌。故曰。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此之謂也。（按史記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又按龍魚河圖云。蚩尤兄弟八十一人。獸身人語。銅頭鐵額。食沙。威振天下。黃帝以仁不能禁止。乃仰天而嘆。天遣玄女下授黃帝兵符。山海經云。黃帝令應龍攻蚩尤。蚩尤請風伯雨師以從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以止雨。遂殺蚩尤。二書似魃然殺蚩尤則眞皆此時亦有兵法。刺法曰三句。及下方其盛也四句。又見素問瘧論。上工治未病二句。又見素問四氣調神論。逢蒲蒙切。熇音非。詩板篇多將熇熇。朱註云。熾盛也）

此承上文而言病有不可刺之義也。上文有與其未可刺一句。故此節乃詳明之。自上工以至下工。有此四等。正以見不可刺而刺者之為下工也。逢逢之氣。勢來迫而甚盛者也。堂堂之陣。陣方整而甚衆者也。故無迎者。當避其來銳耳。無擊者。當擊其惰歸耳。熇熇者。熱之甚盛也。漉漉者。汗之甚多也。渾渾者。脈之未清也。此皆邪盛之時。病勢與脈氣相逆。所以皆不可刺也。上工方病之未生而刺之。其次則雖生而未盛亦刺之。其次則雖盛而已衰亦刺之。惟邪氣方襲。或病形正盛。或病勢脈氣相逆。皆不可刺者也。不可刺而刺之。是之謂下工耳。（按此篇與瘧論皆言邪氣甚盛後為甚寒甚熱之際不可輕刺。正以病勢與脈氣相逆。然則用藥者亦當先用藥于寒熱未至之先。不分外感內傷之寒熱。皆當如此。若邪氣方盛而用藥。則寒藥反助其寒。熱藥反助其熱。不能解病而適以增病矣。醫者不可不知也。措乎東垣丹溪諸君皆未言此。所以後之醫者。止有常山止瘧等藥。則露宿早服。而其餘後時而用者。誤矣。愚用藥必于邪已衰未盛之時。務獲効為甚速云）

五味第五十六（篇內詳論五藏所用五味之義故名篇）

黃帝曰。願聞穀氣有五味。其入五藏。分別奈何。伯高曰。胃者。五藏六府之海也。水穀皆入于胃。五藏六府皆稟氣于胃。五味各走其所喜。穀味酸。先走肝。穀味苦。先走心。穀味甘。先走脾。穀味辛。先走肺。穀味鹹。先走腎。穀氣津液已行。

營衛大通。乃化糟粕。以次傳下。別彼劣切下俱同

此言五味各先走其所喜也。肝喜酸。心喜苦。脾喜甘。肺喜辛。腎喜鹹。故穀氣之五味各先走之也。其曰水穀皆入于胃。五藏六府皆禀氣于胃。即營衛生會篇所謂人受氣于穀。穀入于胃。以傳于肺。五藏六府皆以受氣也。其曰穀氣津液已行。營衛大通。乃化糟粕。以次傳下。即營衛生會篇所謂水穀者。常幷居于胃中。成糟粕而俱下于大腸而成下焦。滲而俱下。濟泌別汁。循下焦而滲入于膀胱也

黃帝曰。營衛之行柰何。伯高曰。穀始入于胃。其精微者。先出于胃之兩焦。以溉五藏。別出兩行營衛之道。其大氣之摶而不行者。積于胸中。命曰氣海。出于肺。循喉咽。故呼則出。吸則入。天地之精氣。其大數常出三入一。故穀不入半日則氣衰。一日則氣少矣。入聲 別音鱉 行音杭 摶音團 喉音侯 咽音烟 此節與本經邪客篇首節大義相同

此言穀化精微之氣者。爲營氣衛氣大氣。以主三焦。而氣乃出多入少。故穀不得不續用也。胃納穀氣。脾乃化之。其精微之氣。先出于中焦。亦則行于上焦。由肺而行五藏六府。所以灌溉五藏也。其降。則中焦行于下焦。而營氣生。其升。則下焦至于上焦。而衛氣生。別出兩行營衛之道。其大氣即宗氣之摶而不行者。積于上焦。即胸中。又名膻中。命曰氣海。上氣海 主出于肺。循咽喉而出入之。昇中出氣爲呼。則氣從是出。入氣爲吸。則氣從是入。一呼脈行三寸。一吸脈行三寸。呼吸定息脈行六寸。積至一晝一夜。計有一萬三千五百息。則脈之一十六丈二尺者。亦積行八百十丈矣。但穀化之精氣。呼則出之。天地之精氣。吸則入之。其大數穀化之精氣。出之者三分。則天地之精氣。入之者一分。惟其出多入少。故人半日不再用穀。則穀化之精氣衰。至一日。則氣少。故鼂錯曰。民生一日不再食則饑者。正此意也

黃帝曰。穀之五味。可得聞乎。伯高曰。請盡言之。五穀。秔米甘。麻酸。大豆鹹。麥苦。黃黍辛。五果。棗甘。李酸。栗鹹。杏苦。桃辛。五畜。牛甘。犬酸。猪鹹。羊苦。雞辛。五菜。葵甘。韭酸。藿鹹。薤苦。葱辛。秔粳米

此言五穀五果五畜五菜各有五味也

五色。黃色宜甘。青色宜酸。黑色宜鹹。赤色宜苦。白色宜辛。凡此五者。各有所宜。所謂五色者。脾病者。宜食秔米飯牛肉棗葵。心病者。宜食麥羊肉杏薤。腎病者。宜食大豆黃卷猪肉栗藿。肝病者。宜食麻犬肉李韭。肺病者。宜食黃黍雞肉桃葱

此言五色與五味相宜而五藏之病各有所當□□黃色屬土甘味屬土脾亦屬土故色之黃者宜甘□□病者主脾氣不足宜食穀果畜菜之甘者以益之赤色屬火苦味屬火心亦屬火故色之赤者宜苦而心病者主心氣不足宜食穀果畜菜之苦者以益之黑色屬水鹹味屬水腎亦屬水故色之黑者宜鹹而腎病者主腎氣不足宜食穀果畜菜之鹹者以益之青色屬木酸味屬木肝亦屬木故色之青者宜酸而肝病者主肝氣不足宜食穀果畜菜之酸者以益之白色屬金辛味屬金肺亦屬金故色之白者宜辛而肺病者主肺氣不足宜食

穀果畜菜之辛者以益之此即宣明五氣論之所謂五入也

五禁肝病禁辛心病禁鹹脾病禁酸腎病禁甘肺病禁苦

此言五藏之味有五禁皆五行之相尅者也金尅木故肝病禁辛水尅火故心病禁鹹木尅土故脾病禁酸土尅水故腎病禁甘火尅金故肺病禁苦此節當與素問宣明五氣論之五禁本經九鍼論之五裁參看按宣明五氣篇云辛走氣氣病無多食辛鹹走血血病無多食鹹苦走骨骨病無多食苦甘走肉肉病無多食甘酸走筋筋病無多食酸是謂五禁又按九鍼論云病在筋無食酸病在氣無食辛病在骨無食鹹病在血無食苦病在肉無食甘

肝色青宜食甘秔米飯牛肉棗葵皆甘心色赤宜食酸犬肉麻李韭皆酸脾色黃宜食鹹大豆豕肉栗藿皆鹹肺色白宜食苦麥羊肉杏薤皆苦腎色黑宜食辛黃黍雞肉桃葱皆辛

此又言五藏有宜食之味皆自其所苦者而治之也素問藏氣法時論云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心苦緩急食酸以收之脾苦濕急食苦以燥之肺苦氣上逆急食苦以泄之腎苦燥急宜辛以潤之至末又云肝色青宜食甘粳米牛肉棗葵皆甘心色赤宜食酸小豆本經作麻犬肉李韭皆酸肺色白宜食苦麥羊肉杏薤皆苦脾色黃宜

食鹹大豆豕肉栗藿皆鹹腎色黑宜食辛黃黍雞肉桃葱皆辛夫前既曰脾苦濕急食苦以燥之而後乃云脾色黃宜食鹹啓玄子云究斯宜食乃調利機關之義也腎爲胃關脾與胃合故假鹹柔軟以利其關關利而胃氣乃行胃行而穀氣方化故脾之宜味與各藏不同也

此節與素問同

水脹第五十七內有水與膚脹以字義故名篇

黃帝問于岐伯曰水與膚脹鼓脹腸覃石瘕石水何以別之

此帝欲明諸證之義而問之也□諸證病異而形相似

故宜有以別之耳

岐伯答曰。水始起也。目窠上微腫。如新臥起之狀。其頸脉動。時欬。陰股間寒。足脛腫。腹乃大。其水已成矣。以手按其腹。隨手而起。如裹水之狀。此其候也

此言水之證也。病方起時。目之下為窠（俗云臥蠶）其微有所腫。如新臥起之狀。大抵人之臥起者。其目窠上必腫也。頸脉即人迎穴也。此脉動于頸。而欬動于內。在陰股則冷。在足脛則腫。在上腹則大。以手按其腹。則隨手而起。如裹水狀。此水病已成。而可驗者也。（按素問陰陽別論云。三陰結謂之水。啓玄子云。三陰者。謂脾肺之脉俱寒結也。脾肺寒結則氣化為水。又按本經五癃津液篇有云。五穀之精液和合而為膏者。內滲入于骨空。補益腦髓。而下流于陰股。陰陽不和。則使液溢而下流于陰。髓液皆減而下。下過度則虛。虛故腰背痛而脛痠。陰陽氣道不通。四海閉塞。三焦不瀉。津液不化。水穀并于腸胃之中。別于迴腸。留于下焦。不得滲膀胱。則下焦脹。水溢則為水脹。又按論疾診尺篇言。風水膚脹。視人之目窠上微起。如新臥起狀。其頸脉動。時欬。按其手足。窅而不起者。風水膚脹也。隨手而起。為有水無風。窅而不起。為有風有水則[illegible]）

黃帝曰。膚脹何以候之。岐伯曰。膚脹者。寒氣客于皮膚之間。鼕鼕然不堅。腹大。身盡腫。皮厚。按其腹。窅而不起。腹色不變。此其候也

此言膚脹之證也。寒氣客于皮膚之間。其聲鼕鼕然而不堅。其腹大。其身盡腫。其皮厚。但按其腹。則窅而不起。其腹色亦不變。此膚脹之為候也（按論疾診尺篇之風水膚脹。當為感風而成。此膚脹者乃因寒氣所客。故宜有因寒之異。且彼言按其手足。窅而不起。此曰按其腹。窅而不起。則當知窅而不起相同。特有手足與腹之異。宜詳辨之）

鼓脹何如。岐伯曰。腹脹身皆大。大與膚脹等也。色蒼黃。腹筋起。此其候也

此言鼓脹之候也。腹脹而周身皆大。大與膚脹相等。但其色蒼黃。腹中筋起。為候耳（按鼓脹與膚脹等。不可按之。起與不起。當亦是不起者。惟其腹筋起者為辨。又按素問腹中論。黃帝曰。有病心腹滿。旦食則不能暮食。名為何病。岐伯曰。名為鼓脹。治之以雞矢醴。一劑知。二劑已。此方果有奇驗云）

腸覃何如。岐伯曰。寒氣客于腸外。與衛氣相搏。氣不得營。因有所繫。癖而內著。惡氣乃起。瘜肉乃生。其始生也。大如雞卵。稍以益大。至其成。如懷子之狀。久者離歲。按之則堅。推之則移。月事以時下。此其候也

此言腸覃之證也。寒氣客於腸之外。衛氣有時而入。寒氣與衛氣相搏。衛氣不得營運。彼此相繫。癖而內着于腸。致使惡氣從茲而起。瘜肉乃生。其始生也。大如雞卵。及其成也。如懷子之狀。久者歲以度歲。非止一歲。用手按之則堅。推之則移。附于腸外。而不在胞中。故月事以時而下。此腸覃之為候也

石瘕何如。岐伯曰。石瘕生于胞中。寒氣客于子門。子門閉塞。氣不得通。惡血當瀉不瀉。衃以留止。日以益大。狀如懷

子月事不以時下皆生于女子可導而下

此言石瘕之證也石瘕必生于胞中正以寒氣客于子門子門閉塞氣不得通於外惡血之在内者當寫不寫惡血者名爲衃血畱止于胞中日以益大其狀亦如懷子惟石瘕生于胞中而不在腸外故月事不以時下此其所以爲候也然腸覃石瘕皆生于女子治之者可導而下之按腸覃由寒氣客于腸外而始石瘕由寒氣客於子門而始元時羅謙夫著衛生寶鑑有琥露各見晛丸等法以治二病

黃帝曰膚脹鼓脹可刺耶岐伯曰先寫其脹之血絡後調其經刺去其血絡也

此言刺膚脹鼓脹之法也二脹皆有血絡須先寫之後當分經以調之其有血絡又當再刺去之可也按帝有石水之問而伯無所荅素問陰陽別論多陰少陽曰石水少腹腫與此同但本篇之所謂水則即陰陽別論之所謂三陰結謂之水與石水不同

賊風第五十八 内有賊風故名篇

黃帝曰夫子言賊風邪氣之傷人也令人病焉今有其不離屏蔽不出室穴之中卒然病者非不離賊風邪氣其故何也岐伯曰此皆嘗有所傷于濕氣藏于血脉之中分肉之間久畱而不去若有所墮墜惡血在内而不去卒然喜怒不節飲食不適寒溫不時腠理閉而不通其開而遇風寒則血氣凝結與故邪相襲則爲寒痺其有熱則汗出汗出則受風雖不遇賊風邪氣必有因加而發焉

此言人有故邪而又有新感雖不必有賊風邪氣之甚而亦足以病也賊風即上古天眞論等篇之所謂虛邪賊風也夫以賊風邪氣傷人而至于病者固其常也今有處于屏蔽室穴中而卒然有病則本離于賊風邪氣而復有此病帝之所以疑也伯言雖非賊風邪氣之甚然亦必有故邪與新感也蓋嘗有所傷于濕氣或因墮墜而有惡血在其中又猝然有喜怒飲食寒溫各失其常所以腠理閉而不通也及其腠理開而或遇風寒則

血氣凝結與濕氣惡血等之故邪相襲如春秋齊師襲莒之襲則爲寒痺即痺論之所謂寒氣勝者爲痛痺也斯時也正以有熱則汗出汗出則受風雖不遇賊風邪氣必因有所加而病由此發也

黃帝曰夫子之所言者皆病人之所自知也其毋所遇邪氣又毋怵惕之所志卒然而病者其故何也惟有因鬼神之事乎岐伯曰此亦有故邪畱而未發因而志有所惡及有所慕血氣内亂兩氣相搏其所從來者微視之不見聽而不聞故似鬼神毋無同惡去声

此言有故邪而復動于情故病似鬼神而非鬼神也帝

疑上文所言爲病皆病人之所自知有等不遇邪氣與所怵惕卒然爲病此必有因于鬼神之事伯言人有濕氣惡血等之故邪留而未發因病人素所不知因而偶有所觸或好或惡則血氣內亂故邪與新志相搏遂不爲病此其所從來者甚微非見聞之所能及故人不知其故而以鬼神爲疑乃似鬼神而非鬼神也

黃帝曰其祝而已者其故何也歧伯曰先巫者因知百病之勝先知其病之所從生者可祝而已也

此承上文而言病之所以祝由而已者非病之由于鬼神也夫病既非鬼神有等祝之而可已者正以先巫者因知百病之勝如逆氣及藏府相尅之勝氣爲病又知

此人病所從生左傳史嚚曰神聰明正直而一者也今即其病由祝之遂祐其素善鑒其誠心而病斯已矣

衛氣失常第五十九

黃帝曰衛氣之留于腹中稸積不行苑蘊不得常所使人肢脇胃中滿喘呼逆息者何以去之伯高曰其氣積于胷中者上取之積于腹中者下取之上下皆滿者傍取之黃帝曰取之奈何伯高對曰積于上寫大迎天突喉中積于下者寫三里與氣街上下皆滿者上下取之與季脇之下一寸一本云季脇之下深一寸重者雞足取之診視其脉大而弦急及絕不至者及腹皮急甚者不可刺也黃帝曰善苑音鬱

此言衛氣之積於內者有所當刺之處及有不可刺之時也素問痺論有云衛者水穀之悍氣也其氣慓悍滑利不能入于脉也故循皮膚之中分肉之間薰于肓膜散于胷腹今衛氣不能行于皮膚肓膜而乃留于腹中稸積不行鬱蘊不得常所使人在旁病于肢脇在中病于胃中則爲胷爲腹在其中矣其病膜滿發爲喘呼逆息者此皆何以去之伯高言凡衛氣之積于胷中當取之于上如足陽明胃經之大迎穴任脉經之天突廉泉穴積于在下之腹中對胷中而言故謂腹爲下當取之于下寫足陽

明胃經三里氣衝穴胷中與腹中俱滿則爲上下皆滿當取之于旁及上下皆取之即大迎天突廉泉三里氣衝皆是也與季脇下一寸即足厥肝經章門穴其積重者即横鍼以刺之如雞足之狀然又診視其脉大而弦急乃邪氣正盛宜避其來鋭若脉絕不至則正氣極衰宜防其過洩及腹皮急甚亦邪盛正衰所致皆不可輕刺之也

黃帝問于伯高曰何以知皮肉氣血筋骨之病也伯高曰色起兩眉薄澤者病在皮脣色青黃赤白黑者病在肌肉營氣濡然者病在血氣目色青黃赤白黑者病在筋耳焦

塵垢病在骨

此言皮肉氣血筋骨之病皆有可驗之處也欲知皮病當驗兩眉蓋兩眉間即闕中爲肺之部而肺合于皮故觀兩眉間色起薄澤者則知病之在皮也欲知肌肉之病當驗之唇蓋唇主于脾而脾主肌肉故觀唇色有青黃赤白黒者則知病之在肌肉也欲知血氣有病當驗之于營氣但營氣無形而濡然多汗則知病之在血氣也欲知筋之有病當驗之于目蓋肝主筋而目爲肝之竅故觀目色有青黃赤白黒者則知病之在筋也欲知骨之有病當驗之于耳蓋腎主骨而耳爲腎之竅故觀其耳之焦枯受垢者則知病之在骨也

黃帝曰病形何如取之柰何伯高曰夫百病變化不可勝數然皮有部肉有柱血氣有輸骨有屬黃帝曰願聞其故伯高曰皮之部輸于四末肉之柱在臂脛諸陽分肉之間與足少陰分間血氣之輸輸于諸絡氣血留居則盛而起筋部無陰無陽無左無右候病所在骨之屬者骨空之所以受益而益腦髓者也黃帝曰取之柰何伯高曰夫病變化浮沉深淺不可勝窮各在其處病間者淺之甚者深之間者少之甚者衆之隨變而調氣故曰上工（數上声勝平間去声）

此承上文而言皮肉氣血筋骨之病各有病所及有治法也欲知皮之有病者必有其部蓋皮之爲部輸運于四支欲知肉之有病者必有其柱蓋肉之爲柱上則爲臂下則爲脛乃手足六陽經與足少陰腎經分肉之間也欲知氣血之有病者必有其輸蓋血氣之爲輸在于諸經之絡穴若氣血留居則盛而筋起但以筋爲主不必分陰經陽經或左或右而止候其筋之爲病耳欲知骨之有病者必有其屬蓋骨之爲屬凡一身之骨空其所受益者皆是也而骨又與腦通又皆所以益其腦髓耳故取穴以刺之者亦惟于皮肉氣血筋骨各視其處病間者則淺刺之而鍼少病甚者則深刺之而鍼多隨

其變化而調之是之謂上工也

黃帝問于伯高曰人之肥瘦大小寒溫有老壯少小別之柰何（少別俱去声）

此帝即人之肥瘦寒溫老壯少小而欲分別之也大小者身之大小也寒溫者身寒暖也

伯高對曰人年五十已上爲老二十已上爲壯十八已上（當作下）爲少六歲已上（下當作）爲小

此伯高言人之老壯少小以年而別之也

黃帝曰何以度知其肥瘦伯高曰人有肥有膏有肉黃帝曰別此柰何伯高曰䐃肉堅（一本云䐃肉）皮滿者肥䐃肉不堅

䐃緩者膏皮肉不相離者肉䐃音[illegible]

此言人之有肥有膏有肉者之分也肥者猶言壯也䐃後曲處爲膕膏者油也脂者骨中髓也

黃帝曰身之寒溫何如伯高曰膏者其肉淖而粗理者身寒細理者身熱脂者其肉堅細理者熱粗理者寒

此言人身之有冷熱也凡人之多膏者其肉必淖但腠理粗則其身寒若細則身熱也人之多脂者其肉必堅但腠理粗則其身寒若細則身熱也

黃帝曰其肥瘦大小柰何伯高曰膏者多氣而皮縱緩故能縱腹垂腴肉者身體容大脂者其身收小

此言人身有肥瘦大小也夫凡人之有膏者其身必多而皮自縱緩故能縱腹垂腴此之謂肥也反是則爲瘦矣人之有肉者其身體自然容大此之爲大也人之有脂者其身必收小此之謂小也上文帝問肥瘦而伯高止以肥膏肉三義爲對其肥瘦猶未分也故帝於此并問之耳

黃帝曰三者之氣血多少何如伯高曰膏者多氣多氣者熱熱者耐寒肉者多血多血則充形充形則平脂者其血清氣滑少故不能大此別於衆人者也

此言人之有膏有肉有脂者其氣血各有多少而身之冷熱遂別也膏者其氣必多多氣則身必熱故能耐寒也肉者其血必多多血則形充而不寒不熱也脂者其血必清而氣必滑且少故其身形不大而必能耐寒也此三者必異於衆而不能多也

黃帝曰衆人柰何伯高曰衆人皮肉脂膏不能相加也血與氣不能相多故其形不小不大各自稱其身命曰衆人稱去聲

此言人之衆者其形不大不小必其皮肉脂膏血氣之不加多也

黃帝曰善治之柰何伯高曰必先別其三形血之多少氣

之清濁而後調之治無失常經是故膏人縱腹垂腴肉人者上下容大脂人者雖脂不能大也

此言治三形者必別其氣血之多少清濁也三形者即膏人肉人脂人也

玉版第六十 末有著之玉版以爲重寶故名篇素問有玉版論亦謂著之玉版也

黃帝曰余以小鍼爲細物也夫子乃言上合之于天下合之于地中合之于人余以爲過鍼之意矣願聞其故岐伯曰何物大于天乎夫大于鍼者惟五兵者焉五兵者死之備也非生之具且夫人者天地之鎮也其不可不參乎夫治民者亦惟鍼焉夫鍼之與五兵其孰小乎按管子曰蚩尤受盧山之

衡而作五兵則黃帝時即有五兵一弓二殳三矛四戈
五戟。一云東方矛南方弩中央劍西方戈北方鍛也

此言小鍼合于三才者以其較之五兵而其功用爲心大也五兵雖大乃所以備死而非平日治生之具小鍼雖小乃所以治民之生而不待備死而後用也較之五兵其功用合于三才而非可以小補言者宜矣

黃帝曰病之生時有喜怒不測飲食不節陰氣不足陽氣有餘營氣不行乃發爲癰疽陰陽不通兩熱相搏乃化爲膿小鍼能取之乎岐伯曰聖人不能使化者爲其邪不可留也故兩軍相當旗幟相望白刃陳於中野者此非一日之謀也能使其民令行禁止士卒無白刃之難去聲者非一

日之教也須臾之得也夫至使身被癰疽之病膿血之聚者不亦離道遠乎夫癰疽之生膿血之成也不從天下不從地出積微之所生也故聖人自治于未有形也愚者遭其已成也黃帝曰其已形不予遭膿已成不予見爲之柰何岐伯曰膿已成十死一生故聖人弗使已成而明爲良方著之竹帛使能者踵而傳之後世無有終時者爲其不予遭也按史記云軒轅之時神農世衰諸侯相侵伐軒轅習用干戈以征不享炎帝侵陵諸侯黃帝與戰于阪泉之野蚩尤作亂又與戰于涿鹿之野則旗幟白刃陳于中野者信有之也

此言癰疽生于積微其已成而難化者爲其失修養之道而聖人憫之故必遺之以良方也陰氣者營氣也陽氣者衛氣也惟營氣不足衛氣有餘故營氣不行癰疽乃發膿隨熱聚小鍼難取正以邪盛難化猶用兵者其謀非止于一日其遠難正在于須臾誠不可不慎也况生此癰疽之人使身被癰疽而膿血已聚惟其遠脩養之道耳詎知癰疽由微而積聖人自治于未有成形之始愚者則遭于既已成形之後所以治之失其時也然而不得與聖人相遭相見而聖人慮其膿血已成多死少生乃著爲良方以傳之彼小鍼者雖可以治民而非可以治癰疽也亦明矣

黃帝曰其已有膿血而後遭乎不道之以小鍼治乎岐伯

曰以小治小者其功小以大治大者多害故其已成膿血者其惟砭石鈹鋒之所取也

此言癰疽已成膿血者惟治之以砭石鈹鍼鋒鍼而已以小治小者其功小故不可用小鍼也以大治大者多害故鈹鋒之外不可輕用也唯砭石者以石爲鍼及鈹鍼鋒鍼皆可以取之耳本經九鍼論四曰鋒鍼取法于絮鍼筩其身鋒其末長一寸六分主癰熱出血五曰鈹鍼取法于劍鋒廣二分半長四寸主大癰膿兩熱爭者也又見本經第一篇九鍼十二原中

黃帝曰多害者其不可全乎岐伯曰其在逆順焉黃帝曰願聞逆順岐伯曰以爲傷者其白眼青黑眼小是一逆也

桀而嘔者是二逆也腹痛渴甚是三逆也肩項中不便是四逆也音嘶色脫是五逆也除此五者爲順矣

此言癰疽之難全者唯驗其病勢之五逆而五順可反推矣人之目雖爲肝之外候然又分屬于五藏其白眼屬肺今反青是肝邪侮所不勝當爲肺氣衰也其眼者即眼之睛也屬于肝今反小乃肝氣衰也後世眼科以內眥屬心眼白屬肺眼珠屬肝上下泡屬脾瞳子屬腎爲五輪非一逆而何納藥而嘔乃脾氣衰也非二逆而何腹痛者邪甚渴甚者火盛非三逆而何肩屬手之三陽項屬手足六陽及督脉經今肩項不便是陽盛陰虛也非四逆而何音嘶者肺衰也色脫者五藏衰也非五逆而何若除此五者則爲順矣

黃帝曰諸病皆有逆順可得聞乎岐伯曰腹脹身熱脉大是一逆也腹鳴而滿四肢清泄其脉大是二逆也衄而不止脉大是三逆也咳且溲血脫形其脉小勁是四逆也欬脫形身熱脉小以疾是謂五逆也如是者不過十五日而死矣其腹大脹四末清脫形泄甚是一逆也腹脹便血其脉大時絕是二逆也欬溲血形肉脫脉搏是三逆也嘔血胸滿引背脉小而疾是四逆也欬嘔腹脹且飧泄其脉絕是五逆也如是者不過一時而死矣工不察此者而刺之是謂逆治

此言諸病皆有逆順有五逆之半月而死者有五逆之一時而死者醫工不可以逆治之也腹滿身熱而其脉亦大是邪正盛也非一逆而何腹鳴而滿四肢清冷後又下泄陰證也而其脉又大是陰證得陽脉也非二逆而何衄血不止陰證也而其脉又大亦陰證得陽脉也非三逆而何在上爲咳在下溲血又且脫形正氣已衰也而其脉之小者帶勁是邪猶未衰非四逆而何其聲欬其形脫其身熱正衰火盛也而脉之小者帶疾是邪亦未衰非五逆而何此其所以半月而死也　又有腹大而脹四支則冷而其形既脫其泄又甚非一逆而何腹脹于中便血于下乃陰證也而其脉又大且時絕是大爲陽脉絕爲死脉非二逆而何在上爲欬在下溲血其形已脫火盛水虧也而脉又搏擊非三逆而何嘔血而胸滿引背脉固宜小而小中帶疾虛而火盛也非四逆而何上爲欬嘔中爲腹脹下爲飧泄病已虛也而其脉則絕非五逆而何此其所以不及一時而死也夫日一時者一周時也蓋一日之意五逆不可刺而刺之是謂逆治之耳

黃帝曰夫子之言鍼甚駿以配天地上數天文下度地紀內別五藏外次六府經脉二十八會盡有周紀能殺生人不能起死者子能反之乎岐伯曰能殺生人不能起死者

也黃帝曰余聞之則為不仁然願聞其道弗行於人岐伯曰是明道也其必然也其如刀劍之可以殺人如飲酒使人醉也雖勿診猶可知矣黃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人之所受氣者穀也穀之所注者胃也胃者水穀氣血之海也海之所行雲氣者天下也胃之所出氣血者經隧也經隧者五藏六府之大絡也迎而奪之而已矣黃帝曰上下有數乎岐伯曰迎之五里中道而止五至而已五往而藏之氣盡矣故五五二十五而竭其輸矣此所謂奪其天氣者也非能絕其命而傾其壽者也黃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闚門而刺之者死於家中入門而刺之者死於堂上黃帝曰善乎方明哉道請著之玉版以為重寶傳之後世以為刺禁令民勿敢犯也闕須問

此言鍼之能殺生人者在於奪其五里以竭經隧之氣此其所以為刺禁也二十八會者手足十二經左右相同共有二十四脈加以兩蹻督任共為二十八會也世有能於生人則殺之死人則不能起之此問之者固為不仁而聞之而弗行正所以明道也故能殺生人之繆真如刀劍之殺人如酒之醉人雖勿診視之而可以預知也何也試觀海之行雲氣者本於地氣上為雲而後雲氣行於天之下也胃之有氣血本於穀氣所化而後血氣行於十二經之隧也是經隧爲五藏六府之大脈絡耳迎其氣之來而有以奪之則能殺生人矣故究其上下各經之數上下手足也不必盡藏府之穴以刺之止即五里穴以奪其氣按五里係手陽明大腸經穴肘上三寸向裏大脈中央前本輸篇云尺動脈五五輸之禁也素問氣穴論云大禁二十五在天府下五寸約至中道而止鍼候其氣之來者五至而已鍼凡五往以奪之而此藏之氣盡矣及奪至二十五次而五藏輸穴之氣皆已竭矣此乃奪其天氣非由命之自絕壽之自傾實所以殺此生人也又何也吾窺門而見其刺其人當死於家中吾入門而見其刺其人當死於堂上死之最易又如是耶

五禁第六十一 內有五禁五奪五過五逆九宜等法然以五禁為首故名篇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聞刺有五禁何謂五禁岐伯曰禁其不可刺也黃帝曰余聞刺有五奪岐伯曰無瀉其不可奪者也黃帝曰余聞刺有五過岐伯曰補瀉無過其度黃帝曰余聞刺有五逆岐伯曰病與脈相逆命曰五逆黃帝曰余聞刺有九宜岐伯曰明知九鍼之論是謂九宜

此言刺家有五禁五奪五過五逆九宜之分也

黃帝曰何為五禁願聞其不可刺之時岐伯曰甲乙日自乘無刺頭無發矇於耳內丙丁日自乘無振埃於肩喉廉泉戊己日自乘四季無刺腹去爪瀉水庚辛日自乘無刺

關節于股膝壬癸日自乘無刺足脛是謂五禁
此詳言五禁之實也天干應于人身頭為甲乙肩喉為丙丁戊己為手足四支合辰戌丑未之四季庚辛應股膝壬癸應足脛故凡天干自乘之日皆無刺之發矇振埃俱刺法名目見本經刺節真邪篇
黄帝曰何謂五奪岐伯曰形肉已奪是一奪也大奪血之後是二奪也大汗出之後是三奪也大泄之後是四奪也新産及大血之後是五奪也此皆不可寫
此詳言五奪之實也寫者[illegible]之寫法也然用藥亦猶是矣

黄帝曰何謂五逆岐伯曰熱病脉靜汗已出脉盛躁是一逆也病泄脉洪大是二逆也著痺不移䐃肉破身熱脉偏絶是三逆也淫而奪形身熱色夭然白及後下血衃血衃篤重是謂四逆也寒熱奪形脉堅搏是謂五逆也（䐃 着）
此詳言五逆之實也凡熱病者脉宜洪今反靜是邪盛正衰也汗已出脉宜靜今反盛躁是邪氣猶盛也是一逆也凡病泄者脉宜靜今反洪大是邪氣猶盛也是二逆也著痺不能轉移其䐃肉已破其身熱脉宜洪盛今已偏絶者偏則一手全無絶則二手全無也是三逆也人有好淫而形肉已奪其身發熱其色夭然而白又乃去後復有衃血其血之凝黒者且多而篤重是四逆也人有久發寒熱而形體已奪脉軟則邪散今堅而且搏是謂五逆也

動輸第六十二（内論手太陰足少陰足陽明之俞穴獨動不休故名篇）

黄帝曰經脉十二而手太陰足少陰陽明獨動不休何也岐伯曰是明胃脉也胃為五藏六府之海其清氣上注于肺肺氣從太陰而行之其行也以息往來故人一呼脉再動一吸脉亦再動呼吸不已故動而不止黄帝曰氣之過于寸口也上十焉息下八焉伏何道從還不知其極岐伯曰氣之離藏也卒然如弓弩之發如水之下岸上于魚以（同已）反衰其餘氣衰散以（同已）逆上故其行微

此因帝問肺腎胃經之脉獨動不休而先以肺言之也手足經脉共有十二唯手太陰肺經足少陰腎經足陽明胃經其脉獨動不休即如肺之太淵腎之太谿胃之衝陽誠動之不休也他經之脉行之甚微似有所休故問耳伯乃以肺經言之蓋肺脉雖行于肺而實始之于胃是必明之于胃脉而後可以知肺脉也胃為五藏六府之海受水穀之氣以生精微之氣其積于上焦者名曰宗氣（又名大氣）其由中焦以降于下焦而生者名曰營氣所謂清者為營是也故此篇遂名之曰清氣由下焦以

升于中上二焦而生者名曰衛氣所謂濁者爲衛是也故上節名曰悍氣是清氣隨宗氣以行于經脉之中始從中焦注于肺從太陰經而行之由是而行于手陽明大腸經足陽明胃經足太陰脾經手少陰心經手太陽小腸經足太陽膀胱經足少陰腎經手少陽三焦經手厥陰心包絡經足少陽膽經足厥陰肝經又自肝經以行于肺經其行也以息往來盖一呼一吸總爲一息惟其一呼脉乃再動一吸脉亦再動一呼一吸脉乃四動閏以大息脉乃五動呼吸不已故動而不止艮由寸口者即手太陰經之太淵穴十二經脉必會于此此脉之

所動而不休也然脉之過于寸口也上之從息而行者可擬十分下之伏于藏内者可擬八分但不知其何道而來何道而還周有抵極帝之所以復問也大義見本經經脉篇本帝所言而此又問者豈明而欲復明耶抑亦此問在經脉篇前耶伯言脉氣之離于各藏也如矢之離于弓弩如水之下于岸矢發則往水下則流及其會于寸口上于魚際則會于肺經矣又從肺經而行之一晝一夜共五十度但其上魚之際十焉在息下魚之後八焉伏藏故上魚既已則氣似反衰及其餘氣衰散既已則又逆而上之于魚是以各經上魚之後行之甚微惟肺則爲百脉所朝而獨動不休者非他經之可同也

黄帝曰足之陽明何因而動岐伯曰胃氣上注于肺其悍氣上衝頭者循咽上走空竅循眼系入絡腦出顑下客主人循牙車合陽明并下人迎此胃氣別走于陽明者也故陰陽上下其動也若一故陽病而陽脉小者爲逆陰病而陰脉大者爲逆故陰陽俱靜俱動若引繩相傾者病顑玉篇海篇音坎皆釋云饑黃起行今曰出顑及本經癲狂等篇皆有顑痛此必有定所疑是顑頷通用當讀顑爲頷

此言胃脉動之不休也三焦之氣皆從胃氣而生營氣隨宗氣以上注于肺而行之其悍氣者衛氣也衛氣受氣于上焦爲純陽之氣慓悍滑利天明目張則上衝于

頭循内咽喉上走空竅循于眼系以出于足太陽膀胱經之睛明穴歷攢竹曲差五處承光通天絡郄等穴入絡于腦復出于頷下足少陽膽經之客主人一名上關耳前起骨上廉開口有空張口取之乃得循胃經之牙車一名機關一名曲牙耳下曲頰端耳前陷中開口有空今牙車當是頰車合于陽明之經隨并下胃經之人迎一名五會頸大脉動應手挾結喉兩旁一寸半仰而取之以候五藏氣此雖衛氣所行實内之胃氣出而別走于陽明之經隨者也故其晝行于陽經夜行于陰經然陰陽升降其動也若一故人有陽病脉宜洪大其胃脉反小者爲逆以陽病宜見陽脉也人有陰病脉宜沉細其胃脉反大者爲逆以陰病宜見陰脉

也故陽病而俱靜陰病而俱動若引繩以相傾者必病此胃脉所以動之不休而亦可以驗諸病也以衛氣之行即胃氣以爲之主耳

黄帝曰足少陰何因而動岐伯曰衝脉者十二經之海也與少陰之大絡起于腎下出于氣街循陰股內廉邪斜入膕中循脛骨內廉並少陰之經下入內踝之後入足下其別者邪入踝出屬跗上入大指之間注諸絡以溫足脛此脉之常動者也

此言腎脉動之不休也脉有奇經者入其衝脉者爲十二經之海與足少陰腎經之大絡起于腎下出于足陽明胃經之氣街（即氣衝歸來下二寸夾臍相去四寸鼠鼷上一寸動脉應手宛宛中）復循陰股內廉斜入膝後曲處之膕中循脛骨內廉並本經少陰之經下入內踝之後經復溜水泉照海大鍾等穴入于足下之湧泉其別支者方其斜入內踝之時出而屬于足面之跗上入大指之間注諸絡以溫足脛此腎脉之所以常動不休也由此觀之則肺脉動之不休者以營氣隨宗氣而行諸經其諸經之脉朝于肺也胃脉動之不休者以衛氣出于胃而行之不已也腎脉動之不休者以衝脉與腎脉並行而行之不已也此其所以異于諸經也歟

黄帝曰營衛之行也上下相貫如環之無端今有其卒然遇邪氣及逢大寒手足懈惰其脉陰陽之道相輸之會行相失也氣何由還岐伯曰夫四末陰陽之會者此氣之大絡也四街者氣之徑路也故絡絶則徑通四末解則氣從合相輸如環黄帝曰善此所謂如環無端莫知其紀此之謂也

此言營衛之行相輸如環非邪氣大寒之所能失也帝問營氣隨宗氣以行于經隧之中始于手太陰而終于足厥陰衛氣行于各經皮膚分肉之間始于足太陽而終于足太陰陰陽諸經相貫而行如環無端但卒然遇邪氣大寒則手足懈惰其脉氣所行陰陽之路輸運之會宜乎其相失也則營氣何由而還復欲始于手太陰以終于足厥陰衛氣亦何由而還復欲始于足太陽以終于足太陰者難矣伯言四支爲四末（如謂林枝爲末）乃陰陽諸經所會而爲營衛二氣之大絡也四街者即本經衛氣篇之所謂胷氣有街腹氣有街頭氣有街脛氣有街者是也此四街爲營衛二氣之徑路故大絡雖或阻絶而徑路則自相通彼逢邪氣大寒之時手足固皆懈惰及懈惰已畢而少解則二氣復從而合相輸如環尚何相失之有哉

五味論第六十三 内論五味各有所走故名

黃帝問於少俞曰五味入于口也各有所走各有所病酸走筋多食之令人癃鹹走血多食之令人渴辛走氣多食之令人洞心苦走骨多食之令人變嘔甘走肉多食之令人悗心余知其然也不知其何由願聞其故 悗悶同

此帝即五味各有所走而多食各有所病者問之也癃小便不通也洞心者心内空也悗心者心内悶也

少俞荅曰酸入于胃其氣澁以收上之兩焦弗能出入也不出即留于胃中胃中和溫則下注膀胱膀胱之胞薄以懦得酸則縮綣約而不通水道不行故癃陰者積筋之所

終也故酸入而走筋矣 宣明五氣篇云酸走筋筋病無多食酸

此荅言酸之多食令人癃也蓋酸之氣味澁滯而收斂既入于胃之中脘則上兩焦即上中二焦也 三焦篇内言三焦者俱營衛生會篇之三焦非後三焦 其氣味非遽能出入乃留于胃中久則胃中和溫而下注膀胱膀胱爲胞之室胞在其中其體薄其氣懦得此酸味則縮而且綣所以約而不通水道不行而爲癃也至于外而爲陰器者乃一身之筋于此而終彼肝既主筋又主于酸故酸入則走筋其陰器亦有所約而小便不利矣豈特膀胱之在内者爲然哉

黃帝曰鹹走血多食之令人渴何也少俞曰鹹入于胃其氣上走中焦注于脉則血氣走之血與鹹相得則凝凝則胃中汁注之注之則胃中竭竭則咽路焦故舌本乾而善渴血脉者中焦之道也故鹹入而走血矣 又見宣明五氣論

此言多食鹹之令人渴也蓋鹹入于胃其氣上走于中焦入之爲脉必由中焦而始今鹹走中焦則必注于脉脉行而血氣隨之以走惟血與鹹味相得則凝 世俗宰牲加鹽以凝血者爲此 凝則血燥而胃中之汁注以潤之由是胃中之汁竭竭則咽路枯焦故舌根乾而善渴也血脉爲中焦之路故鹹入而走于血耳

黃帝曰辛走氣多食之令人洞心何也少俞曰辛入于胃

其氣走于上焦上焦者受氣而營諸陽者也薑韭之氣薰之營衛之氣不時受之久留心下故洞心辛與氣俱行故辛入而與汗俱出 宣明五氣篇云辛走氣氣病無多食辛

此言多食辛者令人洞心也蓋辛入于胃其氣必走于上焦上焦者受氣而運諸陽者也故辛味既走于上焦則不得不走于氣耳即如薑韭者氣味之辛者也營氣由中焦而生必上隨宗氣以行于經隧之中衛氣由下焦而生亦必出而行于分肉之間所以不時受此辛味之氣也惟此薑韭之氣久留心下則物在心下而氣薰于上焦上焦氣轉心内似空故多食辛者必洞心也且

此辛氣與心中之氣相得而俱行。辛入則汗必出。汗之出者以氣之出也。其心安得而不洞乎

黃帝曰苦走骨。多食之令人變嘔。何也。少俞曰。苦入于胃五穀之氣皆不能勝苦。苦入下脘。三焦之道皆閉而不通故變嘔。齒者骨之所終也。故苦入而走骨。故入而復出。知其走骨也。體宣明五氣篇云苦走骨骨病無多食苦

此言多食苦者令人嘔也。蓋苦入于胃。而胃中五穀之氣皆不能勝此苦味。故苦入下脘。則上中下焦之氣皆閉而不通。遂使五穀在胃者氣味不和。所以變而為嘔也。况齒者乃骨之所終。故苦入則走骨。走骨則走齒。令

入而復出者。即從齒出也。此可以知苦之必走骨矣。

黃帝曰甘走肉。多食之令人悗心。何也。少俞曰。甘入于胃其氣弱小。不能上至于上焦。而與穀留于胃中者。令人柔潤者也。胃柔則緩。緩則蟲動。蟲動則令人悗心。其氣外通於肉。故甘走肉。蟲作蟲宣明五氣篇云甘走肉肉病無多食甘

此言多食甘者令人悗心也。蓋甘入于胃。則甘本屬土。其性主柔。故甘味之氣最弱而小。不能上至于上焦。而與五穀留于中脘。所以胃氣亦柔潤也。胃柔則氣緩。氣緩則蟲因味甘食在而動。蟲動則心自悶耳。且所謂甘走肉者。甘既屬土。土主于肉。肉在于外。甘味之氣必走

而聚之也。內與外不相通。其心安得而不悗乎

內經靈樞註證發微七卷終

黃帝內經靈樞註證發微卷之八

大明太醫院正文會稽庠生玄臺子馬蒔仲化註證

陰陽二十五人第六十四(內有陰陽二十五人之別，故名篇)

黃帝曰：余聞陰陽之人何如？伯高曰：天地之間，六合之內，不離於五，人亦應之。故五五二十五人之政，而陰陽之人不與(去聲)焉。其態又不合於衆者五，余已知之矣。願聞二十五人之形，血氣之所生，別(去聲)而以候，從外知內，何如？岐伯曰：悉乎哉問也！此先師之秘也，雖伯高猶不能明之也。黃帝避席遵循而卻曰：余聞之，得其人弗教，是謂重失；得而泄之，天將厭之。余願得而明之，金櫃藏之(素問有金匱真言論，其匱不從木義，蓋同也。書經金縢，蔡註釋金縢亦以為金縢之匱)，不敢揚之。岐伯曰：先立五形金木水火土，別(去聲)其五色，異其五形之人，而二十五人具矣。黃帝曰：願卒(如字，盡也)聞之。岐伯曰：慎之慎之，臣請言之。

此帝述伯高之言，以問五形之人，而岐伯遂舉其端以言之也。帝以天地之道曰陰與陽，而人身應之，故嘗以人之為陰為陽者問之於伯高。彼謂天地之間，太極分為陰陽，陰陽分為五行，故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所以天地人之理舉不外乎五行，而人身與之相應。五行之中各有其五，即如屬木者為主，而木分左之上下、右之上下，則為五矣。五行各五，計有二十五人之式，而彼陰陽和平之人不與也。夫凡五行各有體態，衆人不能相合，但其形之所以異，血氣之所以生，別而欲由外知內，此伯高之所未及，而帝之所以復問也。伯言先立五形有金木水火土之異，而別其五色，異其五等，則二十五等之人可知矣。

木形之人，比於上角，似於蒼帝。其為人蒼色，小頭，長面，大肩背，直身，小手足，好有才，勞心，少力，多憂，勞於事。能(音耐，下同)春夏不能秋冬，感而病生(禮禮運：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其耐讀為能，古蓋能耐通用)。足厥陰佗佗然。太角之人，比於左足少陽，少陽之上遺遺然。左角之人，比於右足少陽，少陽之下隨隨然(一曰少角)。鈦角之人，比於右足少陽，少陽之上推推然(一曰右角)。判角之人，比於左足少陽，少陽之下栝栝然(鈦音大，猶杭之俗人語大為惰。判義同半)。

此言木形人有五，有全偏之分也(自木形之人，對下四者則曰全；若較本經通天篇所謂陰陽和平之人，則是陰陽合德之聖人，此又非其所較也。觀火形之不壽暴死，水形之欺紿戮死，可知其為偏矣。下四形倣此)。木形之人，木氣之全者也，下文四股則偏矣。木主東方，其音角，其色蒼，故木形之人當比之上角，似於上天之蒼帝。色蒼者，木之色蒼也；頭小者，木之巔小也；面長者，木之體長也；肩背大者，木之枝葉繁生

其近肩之所濶狹也。身直者。木之體直也。小手足者。木之枝細。而根之分生者小也。此自其體而言耳。好有才者。木隨用而可以成材也。力少者。木必易撓也。言多憂而外勞於事者。木不能靜也。耐春夏者。木以春夏適當盛也。不耐秋冬者。木以秋冬而彫落也。此自其時而言耳。故秋冬有感于邪。則病易生。肝經屬足厥陰爲根幹故足厥陰經之分肉形體。佗佗然有安重之義（按詩經國風與偕老篇云委委佗佗朱註云雍容自得之貌）此以藏言。主也。全也。下以府言用也。偏也。蓋足少陽膽經與足厥陰肝經爲表裏。此以上文言音之全。故曰上角。下言太角少角釱角判角乃陰陽之生爲太少四象也。足少陽者。膽經之分肉府脈也。後有足少陽之上。氣血盛則通髯美長。血多氣少則通髯美短。血少氣多。則少鬚。血氣皆少。則無鬚髯髮也此足少陽之上者。正指膽經之脉。凡經脉穴道之行于上體者是也。其曰左足少陽之上者。蓋太角爲左之上耳。下文以判角爲左足少陽之下。則又以左之上下而分之也。比者。擬議之謂。蓋以人而擬角。故謂之曰比曰遺遺然者如有所遺失然。行之不驟而馴也。之少角之人者。以右比左。故謂之。必後言足少陽之下。血氣壯盛脛毛美長。外踝肥。血多氣少。則脛毛美短。外踝皮厚而強血少氣多。則胻毛少。外踝皮薄而軟。血氣皆少。則無毛。外踝瘦無肉等語。則此足少陽之下者。正指膽經之內。凡經脉穴道之行于下體者。是也。夫在上則曰鬚髯髮。在下則曰脛胻毛踝。此上下之所由辯也。隨隨然者言相隨以行。而亦有安重之義也。 釱角者。即少角之右生者也。一本謂之右角者是也。推推然者。比之隨隨然者。似有向前之義耳。 判角者。太角之下也。左足少陽之下。即膽之經脉穴道行于下體者是也。括括然者其體有度也

火形之人。比于上徵。（音支）似于赤帝。其爲人赤色廣䏶。（音引去声）脫面小頭。好肩背髀腹。小手足。行安地。疾心。行搖肩。背肉滿。有氣輕財。少信。多慮。見事明。好顏。急心。不壽暴死。能春夏不能秋冬。秋冬感而病生。手少陰核核然。 質徵之人。比于左手太陽。太陽之上。肌肌然。（一曰太徵） 少徵之人。比于右手太陽。太陽之下。慆慆然。（音滔詩經東山篇有慆慆不歸朱註以慆慆爲久意今此言之滔滔固無爲宜） 右徵之人。比于右手太陽。太陽之上。鮫鮫然（一曰熊熊然） 質判之人。比于左手太陽。太陽之下。支支頤頤然（一曰質徵）

此言火形之人有全偏之分也。火主南方。其音徵。其色赤。故火形之人似于上天之赤帝。色赤者。火之色赤也

䏢之肩脊肉也廣䏢者火之中勢盛而廣大也而銳頭小者火之炎上者必銳且小也好肩背髀腹者火之自下而上漸大而狹故謂之好也手足小者火之旁及者勢小也行安地者火必着地而起也疾心者火勢猛也行搖肩者火之勢搖也背肉滿者即廣䏢之義也有氣者火有氣勢也此自其體而言耳輕財者火性易發而不聚也少信者火性不常也多慮而見事明者火性明通而旁燭也好顏者火色光明也急心者火性急也不壽暴死者火勢不久也耐春夏者火令行于暑時也不耐秋冬者火畏水也此自其性而言耳故秋冬有感于邪則病易生手少陰心經屬火其經脉穴道之行于分部者若核核然有真實之義下文言手太陽小腸經者以心與小腸爲表裏耳 質徵之人者一本之所謂太徵之人者是也後有手太陽之上血氣盛則多鬚而多肉以平血氣皆少則面瘦惡色等語則此手太陽之上所指小腸經之脉凡經脉穴道之行于上體者是也肌肌然者此經分部有肌肉充滿之義也 少徵之人者左爲太徵而此當爲少徵也後有手太陽之下血氣盛則掌肉充滿血氣皆少則掌瘦以寒等語則此手太陽之下即小腸經之脉凡經脉穴道之行于下體者是也滔滔者條治之意也 右徵之人者以其居右之上也鮫鮫者踴躍之義也 質判之人者以其居質徵之下故曰質判判亦半之義也支支者支持之義頤頤者畨下之義也

土形之人比于上宮似于上古黃帝其爲人黃色圓面大頭美肩背大腹美股脛小手足多肉上下相稱去声行安地舉足浮安心好去声利人不喜權勢善附人也能秋冬不能春夏春夏感而病生足太陰敦敦然 太宮之人比于左足陽明陽明之上婉婉然 加宮之人比于左足陽明陽明之下坎坎然 少宮之人比于右足陽明陽明之上樞樞然 左宮之人比于右足陽明陽明之下兀兀然

此言土形之人有全備之分也中央主土其音宮其色黃故土形之人比于上宮似于上古之黃帝曰上古者以別于本帝也色黃者土之色黃也面圓者土之體圓也頭大者土之體平也肩背美者土之體厚也腹大者土之體潤大也股脛美者土之體肥也小手足者土本大亦可以小也多肉者土主肉也上下相稱者土自上而下其體如一也行安地者土體安重也舉足浮者土揚之則浮也此自其體而言耳安心者土不輕動也好利人者土以生物爲德也不喜權勢善附人者土能容

垢納汙不棄賤趨貴也耐秋冬者土喜滋潤也不耐春夏者土畏亢燥也故春夏有感于邪則病易生此自其性而言耳足太陰者脾經也其經脉穴道所行之分部皆敦敦然有敦重之義猶素問五常政大論篇之所謂敦阜也下文言足陽明胃經者以脾與胃爲表裏耳

太宮之人者居左之上當爲太宮也後有足陽明之上血氣盛則髯美長血少氣多則髯短故氣少血多則髯少血氣皆少則無髯兩吻多畫等語則此足陽明之上乃胃經之脉凡經脉穴道之行于上體者是也婉婉者有委曲之義也　加宮者居左太宮之下也後有足陽明之下血氣盛則下毛美長至胷血多氣少則下毛美短至臍血少氣多則肉而善瘃血氣皆少則無毛有則稀枯悴善痿厥足痺等語則此足陽明之下乃胃經之脉凡經脉穴道之行于下體者是也坎坎者亦持重之義也　少宮居于右故曰少樞樞者有拘守之義也

左宮之人當爲右宮之人兀兀者獨立不搖之義也

金形之人比于上商似于白帝其爲人方面白色小頭小肩背小腹小手足如骨發踵外骨輕身清廉急心靜悍善爲吏能秋冬不能春夏春夏感而病生手太陰敦敦然

釱商之人比于左手陽明陽明之上廉廉然　右商之人比于左手陽明陽明之下脫脫然　左商之人比于右手陽明陽明之上監監然　小商之人比于右手陽明陽明之下嚴嚴然

此言金形之人有金偏之分也西方主金其音商其色白故金形之人比于上商似于上天之白帝西方者金之體方也色白者金之色白也曰頭曰肩背曰腹俱小者金體沉重而不浮大也手足小如骨發踵外者金之旁生者必小而其足跟之外如另有小骨發於踵外也骨輕者金無骨故其骨則輕也身清廉者金之體冷而廉靜不染他汙也此自其體而言耳急心者金性至急

也靜悍者金之性不動則靜動之則悍也善爲吏者金主肅殺有威也耐秋冬者金令王于凉寒之候也不耐春夏者金畏火也故春夏有感于邪則病易生此自其性而言耳手太陰肺經屬金凡其經脉穴道所行之分部當敦敦然有敦重之義也（足手太陰皆曰敦敦然）下文言手陽明大腸經者以肺與大腸爲表裏耳　釱商之人上文以釱角屬右則此當云太商之人也後有手陽明之上血氣盛則髭美血少氣多則髭惡血氣皆少則無髭等語則此手陽明之上凡經脉穴道之行于上體者是也廉廉然者有稜角之義也　右商之人疑是左商之人

也。按有手陽明之下。血氣盛則腋下毛美。手魚肉以溫
氣血皆少。則手瘦以寒等語。則此手陽明之下。乃大腸
經之經脈穴道。行于下體者是也。脫脫然者。離異之義
也　左商之人當是右商之人也。監監然者。亦有所制也
嚴嚴然者。不敢肆也

水形之人。比于上羽。似于黑帝。其為人黑色面不平。大頭
廉頤。小肩。大腹。動手足。發行搖身。下尻長。背延延然。不敬
畏。善欺紿人。戮死。能秋冬不能春夏。春夏感而病生。足少
陰汗汗然　大羽之人。比于右足太陽。太陽之上頰頰然
少羽之人。比于左足太陽。太陽之下紆紆然　衆之為

人。比于右足太陽。太陽之下絜絜然　桎之為人。比于左
足太陽。太陽之上安安然

此言水形之人有全偏之分也。北方主水。其音羽。其色
黑。故水形之人。比于上羽。似于上天之黑帝。色黑者。水
之色黑也。面不平者。水上有波也。頭大者。水面不銳也
頤廉有角者。水流四達也。肩小者。水之自高而瀉下者。
其高處不大也。腹大者。水之腹大而善藏物也。手足動
及發行必搖身者。水流而達也。下尻長者。水流必長也
背延延然者。亦長意也。此自其體而言耳。不敬畏者。水
決而不可遏也。善欺紿者。水性不實也。戮死者。水藏體
消也。耐秋冬者。水以秋冬不虧也。不耐春夏者。水以火
而沸也。此自其性而言耳。故春夏有感于邪。則病易生
足少陰腎經屬水。故其經脈分部皆汗汗然。如有所依
着也。下文言足太陽膀胱經者。以腎與膀胱為表裏耳
太羽之人。比于右足太陽者。當為左足太陽也。後有
足太陽之上。血氣盛則美眉。眉有毫毛。血多氣少則惡
眉。面多少理。血少氣多則面多肉。血氣和則美色等語
則此足太陽之上者。乃膀胱經經脈穴道之行于上體
者是也。頰頰然者。其盈滿如兩頰也　小羽者。少羽也
比于左足太陽後有足太陽之下。血氣盛則跟肉滿踵

堅。氣少血多則瘦跟空。血氣皆少則善轉筋踵下痛等
語。則此足太陽之下。乃膀胱經經脈穴道之行于下體
者是也。紆紆然者。有周旋之義也　衆之為人桎之為
人未詳。意水形之人為戮死。則此曰衆者。常人也。曰桎
者。受桎梏之人也。絜絜然者。獨行之義也　安安然者
自如之義也

是故五形之人。二十五變者。衆之所以相欺者是也

此總結上文五行之人有二十五等之異者。乃衆人之
難辨而易欺者也

黃帝曰。得其形。不得其色。何如。岐伯曰。形勝色。色勝形者。

至其勝時年加感則病行失則憂矣形色相得者富貴大樂黃帝曰其形色相勝之時年加可知乎岐伯曰凡年忌下上之人大忌常加七歲十六歲二十五歲三十四歲四十三歲五十二歲六十一歲皆人之大忌不可不自安也感則病行失則憂矣當此之時無為姦事是謂年忌

此言形色貴于相得或有相勝者而復加年忌則輕者病而重者憂也上文言五行之形則已得其形也但形與色必有相得若得其形而猶未得其色帝之所以疑也伯言人有形勝色者如木形人而黃色現也有色勝形者如木形人而白色現也但此等之人不以本形之

本色相見而有他色來見至其形色相勝之時值有年忌相加則感之而病行倘有疏失則甚可憂矣如得本形本色相得者其年當富貴大樂也帝又以形色相勝之時年忌相加者為問伯言凡所謂年忌者乃各經下上之人大忌其常加也如太角之人比于左足少陽之上判角之人比于左足少陽之下是屬木之人也遇下文所值之年而其色青是謂形色相得者富貴大樂其色黃者是謂形勝色其色白者是謂色勝形而復有年忌相加此感則病行而失則可憂也年忌何如大凡人分七歲是陽之少也再加九歲乃十六歲再加九歲乃二十五歲再加九歲乃三十四歲再加九歲乃四十三歲再加九歲乃五十二歲再加九歲乃六十一歲蓋九為老陽而陽極必變故此皆為人之大忌不可不自安其分也當此各年之時毋為姦淫之事猶可自免否則形色不相得而相勝值此年忌加之斯感則病行而失則憂矣

黃帝曰夫子之言脉之上下血氣之候以知形氣奈何岐伯曰足陽明之上血氣盛則髯美長血少氣多則髯短故氣少血多則髯少血氣皆少則無髯兩吻多畫足陽明之下血氣盛則下毛美長至胸血多氣少則下毛美短至臍

行則善高舉足足指少肉足善寒血少氣多則肉而善瘃血氣皆少則無毛有則稀枯瘁善痿厥足痹瘃音觸釋文云手足中寒瘡也吻音刎悴瘁同

此言足陽明之體有上下而氣血多少必見于外形也足陽明者胃也足陽明之上凡經脉穴道之行于上體者如巨窌穴挾鼻旁地倉穴挾口吻皆謂之上而髯之所生者也上唇之所生者為髯故血氣皆盛則髯美且長如血少氣多則髯雖有而必短若氣少血多則髯雖有而必少至于血氣皆少則其髯全無止兩吻多畫耳吻者口旁也足陽明之下凡經脉穴道之行于下體者如歸來穴

在水道之下氣衝穴在鼠鼷之上。乃下毛之所生也。故血氣皆盛。則下毛必美而且長。至胸亦有之。如血多氣少。則下毛雖美而必短。僅生至于臍耳。且行則舉足必高。其足指少肉。且多冷而不温。若血少氣多。則其分肉善生寒瘡。至于血氣皆少。則下毛全無。雖或有之。亦稀少枯瘁。而善成痿厥痺之三證也

足少陽之上。氣血盛則通髯美長。血多氣少。則通髯美短。血少氣多。則少鬚。血氣皆少。則無鬚。感于寒濕。則善痺骨痛爪枯也。足少陽之下。血氣盛。則脛毛美長。外踝肥。血多氣少。則脛毛美短。外踝皮堅而厚。血少氣多。則胻毛少。外踝皮薄而軟。血氣皆少。則無毛。外踝瘦無肉(胻骭同)

此言足少陽之體有上下。而血氣多少。必見于外形也。足少陽者。膽經也。足少陽之上。凡經脉穴道之行于上者。如風池腦空正靈之類。皆行于耳後者。今曰通髯有關于膽經。則所謂通髯者。乃連鬢而生者也。其氣脉本相貫耳。故氣血盛則通髯美而且長。血多氣少。則通髯雖美而短。若血少氣多。則雖有鬚而少。至于血氣皆少。則其鬚全無。(唇所生者爲鬚但少陽所生止可言髯而此曰鬚者疑誤也)而感于寒濕。則善成痺病。其骨必痛。而爪必枯也。足少陽之下。如陽陵泉。以至下之絶骨者是也。故血氣盛。則足脛之毛

美而且長。外踝必肥。盖膽經之脉。行于外踝也。若血多氣少。則足脛之毛美。而必短。其外踝之皮。必堅而厚。若血少氣多。則足胻之毛必少。其外踝之皮薄而且軟。至于血氣皆少。則脛胻必皆無毛。其外踝亦瘦而無肉也

足太陽之上。血氣盛則美眉。眉有毫毛。血多氣少。則惡眉。面多少理。血少氣多。則面多肉。血氣和則美色。足太陽之下。血氣盛。則跟肉滿。踵堅。氣少血多。則瘦跟空。血氣皆少。則善轉筋踵下痛

此言足太陽之體有上下。而氣血多少。必見于外形也。足太陽者。膀胱經也。足太陽之上。凡經脉穴道之行于上體者。如睛明攢竹。乃眉之所生也。故血氣盛。則其眉必美。且有毫毛。若血多氣少。則其眉雖有。而必惡。其面少紋理。若血少氣多。則面肉必多。若血氣和。則面色必美也。足太陽之下。凡經脉穴道之行于下體者。如崑崙僕參。皆在于下跟者也。故血氣盛。則足跟之肉必滿。而其踵必堅。若氣少血多。則跟必瘦而無肉則空。至于血氣皆少。則常有轉筋之疾。而踵下必多痛也

手陽明之上。血氣盛則髭美。血少氣多。則髭惡。血氣皆少。則無髭。手陽明之下。血氣盛則腋下毛美。手魚肉以温。氣血皆少。則手瘦以寒

此言手陽明之體有上下而血氣多少必見于外形也
手陽明者大腸經也手陽明之上如禾髎穴在鼻孔之
旁迎香穴在水溝之旁皆穴道之行于上而髭之所生
者也承漿穴以下所生者爲鬚故血氣盛則其髭必美若血少氣多
則有髭必惡若血氣皆少則其髭全無矣手陽明之下
如有髃臂臑近于腋合谷三間二間商陽行于指故血
氣盛則腋下之毛必美其手魚際之肉必溫若氣血皆
少則其手必瘦而冷也
手少陽之上血氣盛則眉美以長耳色美血氣皆少則耳
焦惡色手少陽之下血氣盛則手捲多肉以溫血氣皆少

則寒以瘦氣少血多則瘦以多脉
此言手少陽之體有上下而氣血多少必見于外形也
手少陽者三焦經也三焦之脉行于上者如翳風瘈脉
顱顖角孫皆近于耳絲竹空則近于眉故血氣盛則其
眉必美而且長其耳之色必美若血氣皆少則其耳必
焦而色必惡也手少陽之脉行于下者如外關陽池中
渚液門皆行于手背也故血氣多則捲手而視之多肉
以溫若血氣皆少則手必冷而且瘦至于氣少血多則
筋脉雖多而亦瘦矣
手太陽之上血氣盛則有多鬚面多肉以平血氣皆少則
面瘦惡色手太陽之下血氣盛則掌肉充滿血氣皆少則
掌瘦以寒
此言手太陽之體有上下而氣血多少必見于外形也
手太陽者小腸也手太陽之上如天窓在曲頰之後顴
髎在顴骨之下故血氣盛則其鬚多面肉且多而平血
氣皆少則其面瘦而其色惡也手太陽之下如腕骨後
谿前谷少澤之類皆行于手故血氣盛則掌肉充滿而
氣皆少則掌瘦而冷也
黃帝曰二十五人者刺之有約乎岐伯曰美眉者足太陽
之脉氣血多惡眉者氣血少其肥而澤者血氣有餘肥而

不澤者氣有餘血不足瘦而無澤者氣血俱不足審察其
形氣有餘不足而調之可以知逆順矣
此卽膀胱經一部之外形以驗血氣之盛衰是乃行刺
之約法也凡太陽膀胱經之脉自頭行背以至于足周
一身之長左右共一百二十六穴故卽此一經而一身
之氣血可驗矣在上見于眉在下見于身故眉之美者
則足太陽之氣血俱多也眉之惡者則足太陽之氣血
必少也其體肥而且澤是血氣皆有餘也若肥而不澤
則氣盛而血少耳若瘦而無澤則氣血俱不足耳審察
其形氣之有餘不足而盛則瀉之虛則補之可以知當

補而補當寫而寫之爲順而反此則爲逆矣

黃帝曰刺其諸陰陽奈何岐伯曰按其寸口人迎以調陰陽切循其經絡之凝濇結而不通者此於身皆爲痛痺甚則不行故凝濇凝濇者致氣以溫之血和乃止其結絡者脉結血不行決之乃行故曰氣有餘于上者導而下之氣不足于上者推而休之其稽留不至者因而迎之必明于經隧乃能持之寒與熱爭者導而行之其宛陳血不結者則而予之必先明知二十五人則血氣之所在左右上下刺約畢也（宛陳素問湯液醪醴論有去宛陳莝指水積言本經首篇有宛陳則除之指結血言本篇此節有宛陳血不結者指積氣言　則而予之則側同予與同）

此言刺各經之有約法也上文止以膀胱一經爲言故帝以刺諸經爲問伯言按其寸口可以調陰經即經脉終始禁服等篇所謂寸口一盛病在足厥陰一盛而躁病在手厥陰寸口二盛病在足少陰二盛而躁病在手少陰寸口三盛病在足太陰三盛而躁病在手太陰按其人迎可以調陽經即諸篇所謂人迎一盛病在足少陽一盛而躁病在手少陽人迎二盛病在足太陽二盛而躁病在手太陽人迎三盛病在足陽明三盛而躁病在手陽明切循其各經絡之有凝濇否內有結而不通者此于身當爲痛痺甚則不能起而行也當留鍼以補而致其氣以溫之候至血和乃止鍼耳及有結于絡脉者惟其脉結則血不行必決之以出血則血乃行也大凡病之氣有餘于上者則病在上求之下當鍼其穴之在下者以導而下之氣不足于上者則仍刺其上穴乃推其鍼而久留以休息之候其氣至可也如鍼已稽留而氣尚未至必因而迎之隨即有以推之耳凡此者必先明于各經經脉之隧然後可持鍼以刺之其間有寒熱相爭者則導而行之有氣鬱陳而血未結者必側其鍼以刺之（側鍼即臥鍼）然又必先明于二十五人之形則血氣之多少有無病之左右上下皆能悉知無遺而後可以施鍼耳此則刺法之約所以畢也

五音五味篇第六十五（內論人身合五行五藏五果五畜等義故名）

右徵與少徵調右手太陽上（按前篇右徵之人比于右手太陽太陽之上鮫鮫然又云手太陽之上血氣盛則有多鬚面多肉以平血氣皆少則面瘦惡色故此曰右徵之人當調右手太陽上蓋言小腸經脉氣穴道之行于上者是也正以火人而調火部耳　前篇言少徵之人比于右手太陽太陽之下循循然又云手太陽之下血氣盛則掌肉充滿血氣皆少則掌瘦以寒然則少徵之人當調右手太陽之下而此亦與右徵之人同調右手太陽之上則以下爲上其上下字必有缺也）

左商與左徵調左手陽明上（前篇云左商之人比于右手陽明陽明之上監監然又云手陽明之上血氣盛則髭美血少氣多則髭惡血氣皆少則無髭故此曰左商之人當調左手陽明上蓋言大腸經脉氣穴道之行于上者是也正以金人而調金部耳前篇比于右手陽明之右字當[illegible][illegible]訛　前篇以質

徵之人。比于左手太陽上。而此以左徵調左手陽明上者。則以火人而調金部。未知其所謂也。

少徵與太宮。調左手陽明上。前篇以少徵之人。比于右手太陽。太陽之下慆慆然。而此以少徵調左手陽明上。是以火人而調金部也。上下字必訛耳。前篇太宮之人。比于左足陽明。陽明之上婉婉然。蓋以陽明胃經屬土。宜以太宮屬之也。此以太宮調左手陽明上者。以土人而調金部。未知其所謂也。

右角與太角。調右足少陽下。前篇少角之人。比于右足少陽。少陽之下隨隨然。又云足少陽之下。血氣盛則脛毛美長。外踝肥。血多氣少則脛毛美短。外踝皮堅而厚。血少氣多則胻毛少。外踝皮薄而軟。血氣皆少則無毛。外踝瘦無肉。此以右角之人。而調右足少陽之下者宜也。蓋以木之人而調木部耳。前篇太角之人。比于左足少陽。少陽之上遺遺然。而此以右代左。以下代上者。必有訛耳。

太徵與少徵。調左手太陽上。前篇云。質徵之人。比于左手太陽。太陽之上肌肌然。又云手太陽之上。血氣盛則有多鬚。面多肉以平。血氣皆少則面瘦惡色。今以太徵之人。而調左手太陽之上者是

也。蓋以火人而調火部耳。前篇以少徵之人。比于右手太陽。太陽之下慆慆然。而此以左代右。以上代下。必有誤耳。

衆羽與少羽。調右足太陽下。前篇云。衆之為人。比于右足太陽。太陽之下潔潔然。又曰足太陽之下。血氣盛則跟肉滿踵堅。氣少血多則瘦跟空。血氣皆少則喜轉筋。踵下痛。此以衆羽之人。而調右足太陽之下。蓋言膀胱經脉氣穴道之行于下者是也。是以水人而調水部耳。前篇少羽之人。比于左足太陽。太陽之下紆紆然。今以右代左者。必有訛耳。

少商與右商。調右手太陽下。前篇以小商之人。比于右手陽明。右商之人。比于左手陽明。而此乃調右手太陽之下。是以金人而調火部。未知其所謂也。

桎羽與衆羽。調右足太陽下。前篇以桎之為人。比于左足太陽。太陽之上安安然。又云足太陽之下。血氣盛則跟肉滿踵堅。氣少血多則瘦跟空。血氣皆少則善轉筋。踵下痛。此以桎羽之人。而調足太陽者是也。蓋以水形而調水部耳。其以右代左。必有訛耳。前篇衆羽之人。比于右足太陽。太陽之下潔潔然。此以衆羽之人而調右足太陽之下者是也。

少宮與太宮。調右足陽明下。前篇以少宮之人。比于右足陽明。陽明之下樞樞然。又云足陽明之下。血氣盛則下毛美長至胸。血多氣少則下毛美短至臍。行則善高舉足。足指少肉。足善寒。血少氣多則肉而善瘃。血氣皆少則無毛。有則稀枯悴。善痿厥足痺。此以少宮之人而調足陽明。是以土人而調土部者是也。但以下代上則異耳。前篇以太宮之人。比于左足陽明。陽明之上婉婉然。今乃以右代左。亦為異耳。

判角與少角。調右足少陽下。前篇以判角之人。比于左足少陽。少陽之下括括然。又云足少陽之下。血氣盛則脛毛美長。外踝肥。血多氣少則脛毛美短。外踝皮堅而厚。血少氣多則胻毛少。外踝皮薄而軟。血氣皆少則無毛。外踝瘦無肉。此以判角之人而調足少陽者是也。蓋以木人而調木部耳。但以右代左。則異耳。前篇少角之人。比于右足少陽。少陽之下隨隨然。此以少角之人而調右足少陽之下者是也。

釱商與上商。調右足陽明下。前篇云。釱商之人。比于左手陽明。陽明之上廉廉然。又云手陽明之上。血氣盛則髭美。血少氣多則髭惡。血氣皆少則無髭。此以釱商之人而調右足陽明者。是以金人而調土部也。其字當作右手陽明。前篇以少商之人。比于右手陽明。陽明之下嚴嚴然。又云手陽明之下。血氣盛則腋下毛美。手魚肉以溫。氣血皆少則手瘦以寒。此以上商而調右手陽明之下者是也。但前止有釱商。小商。右商。左商。並無上商。非此之上為誤。則釱之小為誤也。

釱商與上角。調左足太陽下。前篇以釱商之人。比于左手陽明。陽明之上廉廉然。而此以釱商之人。調左足太陽者。是以金人而調水部。未知其所謂也。

按據前所屬五音。而調各部。正承前篇末節言先明二十五人之形。然後可以明經隧。而調陰陽。故此即二十五人之屬于五音者。而指其當調之所在也。但有以判

音而互屬。則是太少左右上下陰陽等字。非前篇。則此篇。必有訛處。正以此書向無明註。而讀者不慎。故不得改正之。愚欲據五行生尅大義。悉改正之。其說自明。但此經非比尋常。不敢妄更。姑俟後之君子。

上徵與右徵同。穀麥。畜羊。果杏。手少陰。藏心。色赤。味苦。時夏。上徵右徵者。火音之人也。故五穀五畜五果之內。其麥羊杏皆屬火。宜火音之人用此以調之也。

上羽與太羽同。穀大豆。畜彘。果栗。足少陰。藏腎。色黑。味鹹。時冬。上羽太羽者。水音之人也。故五穀五畜五果之內。其大豆彘栗屬水。宜水音之人用此以調之也。

上宮與太宮同。穀稷。畜牛。果棗。足太陰。藏脾。色黃。味甘。時季夏。上宮太宮者。土音之人也。故五穀五畜五果之內。其稷牛棗皆屬土。宜土音之人用此以調之也。

上商與右商同。穀黍。畜雞。果桃。手太陰。藏肺。色白。味辛。時秋。上商右商者。金音之人也。故五穀五畜五果之內。其黍雞桃皆屬金。宜金音之人用此以調之也。

上角與大角同。穀麻。畜犬。果李。足厥陰。藏肝。色青。味酸。時春。上角大角者。木音之人也。故五穀五畜五果之內。其麻犬李皆屬木。宜木音之人用此以調之也。

前言調其六府。而此又言五音之人。合于五藏。宜有以善調之也。

大宮與上角。同右足陽明上。太宮屬土。宜調足陽明胃土。而此又以上角之人。義不可曉。

左角與太角。同左足陽明上。角乃木音。宜調木部。今足陽明屬土。而乃調之。義不可曉。

少羽與太羽。同右足太陽下。少羽太羽屬水。宜調足太陽膀胱水。

左商與右商。同左手陽明上。左商右商屬金。宜調手陽明大腸金。

加宮與太宮。同左足少陽上。加宮太宮屬土。而調足少陽之木。義不可曉。然太宮又重出矣。

質判與太宮。同左手太陽下。質判屬火。宜調手太陽小腸經火。而太宮又附之。義不可曉。且重出。

判角與太角。同左足少陽下。判角太角屬木。宜調足少陽膽經木。

太羽與太角。同右足太陽上。太羽屬水。宜調右足太陽膀胱經水。而太角屬木附之。義不可曉。

太角與太宮。同右足少陽上。太角屬木。宜調足少陽膽經木。而太宮屬土附之。義不可曉。

右按以宮調胃土。以羽調膀胱水等義。固以五行相屬。其間以別音之人。互入。必是手足左右上下陰陽字面多訛。令以此九項。而與前十二項相配。有重者。如左手陽明上。右足太陽下。右足陽明下。左手陽明上。有缺者。如右足少陽上。左足少陽下。右手陽明上。左足太陽上

右足太陽上右足陽明上此必由重者差訛故致有鈦者不全也俟後之君子正之

右徵少徵質徵上徵判徵　右角鈦角上角太角判角

右商少商鈦商上商左商　少宮上宮太宮加宮左宮

衆羽桎羽上羽太羽少羽

此總承上文而復申記之五音之各分爲五計二十有五之數也

黃帝曰婦人無鬚者無血氣乎岐伯曰衝脉任脉皆起于胞中上循背裏爲經絡之海其浮而外者循腹右上行會于咽喉別而絡唇口血氣盛則充膚熱肉血獨盛則澹滲

皮膚生毫毛今婦人之生有餘于氣不足于血以其數脫血也衝任之脉不榮口唇故鬚不生焉

此言婦人之所以無鬚也前篇言氣血盛則鬚美長今婦人無鬚豈無氣血乎伯言婦人之所以無鬚者以其數脫血也蓋婦人衝任二脉皆起于受胎之胞絡宮中上循背之裏而行爲經絡之海其浮而外行者循腹右上行會于咽喉其別而行者絡于唇口惟血氣盛則膚充而肉熱血獨盛則皮膚滲而毫毛生今婦人之生氣有餘而血不足以其月事以時下而數脫血也故衝任之脉不榮口唇鬚之所以不生也

黃帝曰士人有傷于陰陰氣絶而不起陰不用然其鬚不去其故何也宦者獨去何也願聞其故岐伯曰宦者去其宗筋傷其衝脉血瀉不復皮膚內結唇口不榮故鬚不生

此言宦者之所以無鬚也士人有傷于陰器而陰器絶而不起亦不能復有所用其鬚之生者自若惟宦者陰器既傷而鬚獨不生帝之所以疑也伯言士人雖有傷于陰器其宗筋未嘗去而衝脉未嘗傷也彼宦者不然所以血一瀉而不復其所傷之處皮膚內結衝任之脉不榮于上之口唇故鬚焉得而生也

黃帝曰其有天宦者未嘗被傷不脫于血然其鬚不生其

故何也岐伯曰此天之所不足也其任衝不盛宗筋不成有氣無血唇口不榮故鬚不生

此言天宦之所以無鬚也天宦其貌天生如宦者也天宦未嘗如宦者之被傷亦未嘗如婦人之脫血其鬚不生帝之所以疑也伯言此天之所以不足之也其任衝不盛宗筋不成止有氣而無血唇口不榮故鬚亦不生也

黃帝曰善乎哉聖人之通萬物也若日月之光影音聲鼓響聞其聲而知其形其非夫子孰能明萬物之精是故聖人視其顏色黃赤者多熱氣青白者少熱氣黑色者多血

少氣。美眉者，太陽多血。通髯極鬚者，少陽多血。美鬚者，陽明多血。此其時然也。

此帝贊伯能通萬物之精，故能驗顏色而明經絡也。夫人之常數，太陽常多血少氣，少陽常多氣少血，陽明常多血多氣，厥陰常多氣少血，少陰常多氣少血，太陰常多血少氣。此天之常數也。

此結言手足六經之氣血，各有多少，凡調之者，當視其氣血以爲主也。太陽者，手太陽小腸、足太陽膀胱也。少陽者，手少陽三焦、足少陽膽也。陽明者，手陽明大腸、足陽明胃也。太陽太陰俱多血少氣，少陽厥陰俱多氣少血，陽明氣血皆多，少陰多氣少血。知其氣血多少，則可以辯二十五人之形，而調之也。按此又見素問血氣形志論、本經九鍼論，但厥陰常多血少氣，太陰常多氣少血，不同耳。大義當以素問爲的。

百病始生第六十六 内有百病始生故名篇

黃帝問于岐伯曰：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于風雨寒暑，清濕喜怒。喜怒不節則傷藏，風雨則傷上，清濕則傷下。三部之氣，所傷異類，願聞其會。岐伯曰：三部之氣各不同，或起于陰，或起于陽，請言其方。喜怒不節則傷藏，藏傷則病起于陰也；清濕襲虛，則病起于下；風雨襲虛，則病起于上，是謂三部。至于其淫泆，不可勝數。數上声 勝平声

此言外感內傷，約爲三部，而淫泆有不可勝數也。百病始生，皆由于風雨寒暑清濕喜怒。然喜怒不節則傷藏，藏傷則病起于陰經，而名之爲內傷也。清濕襲虛，則病起于下。蓋足陽經感之，則病起於陽；足陰經感之，則病起于陰。風雨襲虛，則病起于上。此亦病起于陽，而名之爲外感也。是謂三部之氣，所傷異類。至其浸淫流泆，則病有不可勝數者矣。

黃帝曰：余固不能數，故問先師，願卒聞其道。岐伯曰：風雨寒熱，不得虛邪，不能獨傷人。卒然逢疾風暴雨而不病者，蓋無虛，故邪不能獨傷人。此必因虛邪之風，與其身形，兩虛相得，乃客其形。兩實相逢，衆人肉堅。其中于虛邪也，因于天時，與其身形，參以虛實，大病乃成。氣有定舍，因處爲名，上下中外，分爲三員。是故虛邪之中人也，始于皮膚，皮膚緩則腠理開，開則邪從毛髮入，入則抵深，深則毛髮立，毛髮立則淅然，故皮膚痛。留而不去，則傳舍于絡脉，在絡之時，痛于肌肉，其痛之時息，大經乃代。留而不去，傳舍于經，在經之時，洒淅喜驚。留而不去，傳舍于輸，在輸之時，六經不通四肢，則肢節痛，腰脊乃強。留而不去，傳舍于伏衝之脉，在伏衝之時，體重身痛。留而不去，傳舍于腸胃，在腸胃之時，賁響腹脹，多寒則腸鳴飧泄，食不化，多熱則溏出

原留而不去，傳舍于腸胃之外，募原之間，留着于脉，稽留而不去，息而成積。或着孫脉，或着絡脉，或着經脉，或着輸脉，或着于伏衝之脉，或着于膂筋，或着于腸胃之募原，上連于緩筋，邪氣淫泆，不可勝論。

此言邪氣之淫泆，始于虛以感之，而以次傳舍，則爲積也。上文言風雨寒暑清濕，而此曰風雨寒熱，又曰疾風暴雨，辭不同而均之爲外感也。然此諸外感者，不得天之虛邪，則不能傷人也（虛邪見上古天眞論、本經九宮八風等篇）。又不得之人之本虛，亦不能傷人也。此以天之虛、人身形之虛，兩虛相得，所以諸邪得以客其形耳。若天有實風（九宮八風篇以從其所居之鄉來爲實風，主長養萬物），人有實氣，則兩實相逢，衆人肉堅，必不容其形矣。此可以見人之中于虛邪，由于天時之虛與其身形之虛，故參以虛實之法，則知大病之所由成也。又由其邪氣之有定舍，而命其病體之有定名，當爲上下中外之三員，猶言三部也。蓋人身大體，自縱而言之，則以上中下爲三部；自横而言之，則以在表在裏、半表半裏爲三部，故謂之上下中外之三員也。是故虛邪之中人也，始于皮膚，皮膚緩則腠理開，開則邪從毛髮入，入則至深，深則毛髮立，立則皮膚淅然而寒，因之而爲痛。其始之于皮膚者如此。　及留而不去，

則傳舍于絡脉，如足太陽膀胱經在飛陽之謂，凡浮而易見者爲絡，深而不見者爲經，凡各部分肉之絡脉皆是也。此其肌肉盡痛，則深于皮膚矣。其痛之時，呼吸之際，大經之脉不能流通，而間有脉之代而中止，不能自還者，其繼而在絡脉者如此。　留而不去，傳舍于經，如凡各經之脉，其直行者是也。如足太陽膀胱在崑崙之謂。此則洒淅惡寒，善于多驚，其在經者如此。　留而不去，傳舍于輸穴，如足太陽膀胱經在束骨之謂。時則六經不通于四支，肢節皆痛，腰脊乃強，其在輸者又如此。　留而不去，傳舍于伏衝之脉，時則身體重而且痛也。其在于伏衝之脉者如此（按素問瘧[illegible]之脉，今曰伏衝[illegible]于伏衝之脉，或着于膂筋，則膂筋當與伏[illegible]然此處不曰留而不去傳舍于膂筋，而下文乃[illegible]着于膂筋，則膂筋與伏衝亦相近，可以爲二，亦可以爲一者也。大義又見本經歲露論篇）。　留而不去，傳舍于在上之胃，在下之腸，時在腸胃之間，其聲爲奔響，且爲腹脹。內而寒氣或多，則腸鳴而飧泄，其食不化；內而熱氣或多，則後之所去者必溏，溏者，穢之不堅而雜水者也。且所出者爲糜，糜者，穀之不化者也。其在腸胃者又如此。　留而不去，傳舍于腸胃之外，募原之間者，即皮裏膜外也。時則留着于脉，若稽留而不去，則息而成積矣。其在于腸胃之外者又如此。　由上

文觀之或著于孫脉或着絡脉或着輸脉或着于伏衝之脉或着于膂筋或着于腸胃之募原上連于緩筋此乃邪氣之所淫泆其不可勝數者有如此

黃帝曰願盡聞其所由然岐伯曰其着孫絡之脉而成積者其積往來上下臂手孫絡之居也浮而緩不能句積而止之故往來移行腸胃之間水湊滲注灌濯濯有音有寒則䐜滿雷引故時切痛其著于陽明之經則挾臍而居飽食則益大饑則益小其着于緩筋也似陽明之積飽食則痛饑則安其着于腸胃之募原也痛而外連于緩筋飽食則安饑則痛其着于伏衝之脉者揣之應手而動發手則熱氣下于兩股如湯沃之狀其着于膂筋在腸後者饑則積見飽則積不見按之不得其着于輸之脉者閉塞不通津液不下孔竅乾壅此邪氣之從外入內從上下也

此承上文而詳言積之在于各所者其狀有不同而病有所由始也夫所謂邪之在孫絡而成積者其積往來上下于臂手孫絡之居浮而不沉緩而不急不能據積而止之故往來相移其內而腸胃之間有水湊聚注灌濯濯有音且有寒氣則䐜滿如雷有聲而相引時常為切痛也　其着于陽明經者即胃經也其積當挾臍而居如飽食時則積益大饑時則積益小也　其着于緩筋也似前陽明之積飽食則痛如益大之謂饑則安則如益小之謂也　其着于腸胃之募原積痛則外連于緩筋如飽食則稍安饑則必痛矣　其着于伏衝之脉以手揣摸其積應手而動舉手則熱氣下于兩股間如有以湯沃之之狀也　其着于膂筋膂筋在腸之後故積亦在腸後方其饑時則積反見飽則積不見按之又不可得也　其着于輸之脉而為積者當閉塞不通津液不下行故孔竅皆乾壅也　凡所謂積之成者皆邪氣之從外而入內從上而之下者也

黃帝曰積之始生至其已成奈何岐伯曰積之始生得寒乃生厥乃成積也

此原積之始生者必由于寒而其所成則由于氣之逆也厥者氣逆也下文正詳言之

黃帝曰其成積奈何岐伯曰厥氣生足悗悗生脛寒脛寒則血脉凝濇血脉凝濇則寒氣上入于腸胃入于腸胃則䐜脹䐜脹則腸外之汁沫迫聚不得散日以成積卒然多食飲則腸滿起居不節用力過度則絡脉傷陽絡傷則血外溢血外溢則衄血陰絡傷則血內溢血內溢則後血腸胃之絡傷則血溢于腸外腸外有寒汁沫與血相摶則并合凝聚不得散而積成矣卒然外中于寒若內傷于憂怒

則氣上逆氣上逆則六輸不通溫氣不行凝血薀裹而不散津液濇滲着而不去而積皆成矣

此承上文而詳言積之始生至其所以成也足之六經氣有厥逆則足悗然不得清利由是而脛寒由是而血脉凝濇由是而寒氣入于腸胃內爲䐜脹外則汁沫迫聚不得散釋日漸成積又或卒多食飲則腸中益滿又或起居用力不慎則絡脉傷如陽經之絡脉受傷則血當外溢而爲衄如陰經之絡脉受傷則血當內溢而去後有血如腸胃之絡脉受傷則血當溢于腸外其腸外有寒汁沫與此血相搏所以并合凝聚不得散釋而積

已成矣又或卒然外中于寒或內傷于憂有時而怒則氣上逆以致六經之輸脉不通熱氣不行凝結薀裹而不釋散津液凝濇着而不去而積之所由成也故曰積之始生得寒乃生厥乃成積者其大義如此

黃帝曰其生于陰者柰何岐伯曰憂思傷心重寒傷肺忿怒傷肝醉以入房汗出當風傷脾用力過度若入房汗出則傷腎此內外三部之所生病者也此節大義與本經邪氣藏府病形篇第二節相同

此言積之生于陰者以五藏各有所傷也前節言積所生之處皆非生之于五藏者也故帝以生于陰經者爲問伯言五藏各有所傷故積之所由生也憂思則必傷其心重寒傷肺即本經邪氣藏府病形篇云形寒寒飲是也忿怒則傷肝方醉之時乃入于房以致汗出而復當于風則風又從而入之則傷脾用力過度乃入于房以致汗出而復往浴體則傷腎此乃或內或外或上中下三部隨各藏之經絡而積之所生者也

黃帝曰善治之柰何岐伯荅曰察其所痛以知其應有餘不足當補則補當寫則寫毋逆天時是謂至治

此言治積之法也毋逆天時如春氣在肝及月郭空滿之類皆是也

行鍼第六十七

黃帝問于岐伯曰余聞九鍼于夫子而行之于百姓百姓之氣血各不同形或神動而氣先鍼行或氣與鍼相逢或鍼已出氣獨行或數刺乃知或發鍼而氣逆或數刺病益劇凡此六者各不同形願聞其方

此帝以受鍼之人有六者之異而問之也

岐伯曰重陽之人其神易動其氣易往也黃帝曰何謂重陽之人岐伯曰重陽之人熇熇高高言語善疾舉足善高心肺之藏氣有餘陽氣滑盛而揚故神動而氣先行黃帝曰重陽之人而神不先行者何也岐伯曰此人頗有陰者

也黃帝曰何以知其頗有陰也岐伯曰多陽者多喜多陰者多怒數怒者易解故曰頗有其陰陽之離合難故其神不能先行也

此承上文而言神動而氣先鍼以行者必其爲重陽之人也夫重陽之人神易動而氣易往者何哉正以熇熇而有上炎之勢高高而無卑屈之心以言語則善急以舉足則甚高其心肺在上之藏氣更爲有餘而陽氣者衛氣也滑盛而揚故用鍼之際其神易動而氣先鍼而行也然有重陽之人而神不先行者陽中頗有陰也凡多陽之人必多喜多陰之人必多怒惟此重陽之人而

怒亦數有但此重陰之人則易解耳故曰頗有陰也蓋以陽中有陰則陽爲陰滯初雖鍼入而與陽合又因陰滯而復相離其神氣不能易動而先鍼以行也以此

黃帝曰其氣與鍼相逢奈何岐伯曰陰陽和調而血氣淖澤滑利故鍼入而氣出疾而相逢也

此承上文而言受鍼之氣有與鍼相逢者以其氣之出速而相逢也正以此人者陰陽各經相爲和調而血氣淖澤故耳

黃帝曰鍼已出而氣獨行者何氣使然岐伯曰其陰氣多而陽氣少陰氣沉而陽氣浮沉者內藏故鍼已出氣乃隨其後故獨行也

此言有鍼已出而氣獨行者正以陰氣多而內藏故鍼雖出而氣乃隨後以獨行也陰氣者營氣也陽氣者衛氣也下文同

黃帝曰數刺乃知何氣使然岐伯曰此人之多陰而少陽其氣沉而氣往難故數刺乃知也

此言人有數刺而始知者以其陰氣多而沉也蓋比上節之沉則又沉之甚矣

黃帝曰鍼入而氣逆者何氣使然岐伯曰其氣逆與其數刺病益甚者非陰陽之氣浮沉之勢也此皆粗之所敗工

之所失其形氣無過焉

此言有鍼入而氣逆者乃醫工之失其鍼法也凡鍼入而氣逆與數刺而病益甚非陰陽之氣有浮沉之勢也特以營氣主沉衛氣主浮故刺衛當淺刺營當深今鍼入而氣逆者特以宜淺而反深之宜深而反淺之所以鍼入而氣逆也故凡用鍼者皆當視其形氣而弗使過焉可也

上膈第六十八 首句有氣爲上膈故名篇

黃帝曰氣爲上膈者食飲入而還出余已知之矣蟲爲下膈下膈者食晬時乃出余未得其意願卒聞之岐伯曰喜

怒不適食飲不節寒溫不時則寒汁流于腸中流于腸中則蟲寒蟲寒則積聚守于下管則腸胃充郭衛氣不營邪氣居之人食則蟲上食蟲上食則下管虛下管虛則邪氣勝之積聚已留留則癰成癰成則下管約其癰在管內者即而痛深其癰在外者則癰外而痛浮癰上皮熱澀音旋脺音捽管後世作脘癰雍同搬後論疾診尺篇第三節可比

此言膈證有上下之分而尤詳下膈之義也膈者膈膜也前齊鳩尾後齊十一椎所以遮隔濁氣不使上薰心肺也然有爲膈上之病者乃氣使然食飲一入即時還出有爲膈下之證者乃蟲使然食飲周時始復外出但

帝明于上膈而昧于下膈伯言下膈之始由于喜怒食飲寒煖不能善調以致寒汁流于腸中則蟲因寒而聚于下脘臍上二寸爲下脘惟其聚于下脘故在上之胃在下之腸皆已充郭衛氣不得上營邪氣同居于腸胃之中及其人食則蟲上食而下脘始虛隨致邪氣入于下脘而積聚已留矣由是癰成而下脘約也其癰在下脘之內者即而按之其痛深其癰在下脘之外者即而按之其痛乃浮癰上之皮亦熱此下膈之病所以食飲晬時而還出也按百病惟膈爲難愈後世之治膈者並不能分上膈下膈有氣與蟲之異乃遵仲景東垣丹溪書以關格爲膈證按本經於終始經脉禁服篇明是脉體非膈證也豈不誤哉

黃帝曰刺之奈何岐伯曰微按其癰視氣所行先淺刺其傍稍內益深還而刺之毋過三行察其沉浮以爲深淺已刺必熨令熱入中日使熱內邪氣益衰大癰乃潰伍以參禁以除其內恬憺無爲乃能行氣後以鹹苦化穀乃下矣二內字納同毋無同伍互同憺惔同

此言刺下脘之癰者必有其法也輕按其癰視其氣之所行先淺刺其癰之旁稍納其鍼而益深之又旋而刺之至于其三則不必復刺矣察其癰之浮者淺刺之癰之深者深刺之又已刺之後必以火熨之使熱入于其中日使內之必熱則邪氣漸衰大癰乃潰又互參禁守

之法除其入內之事專一恬憺無爲乃能行氣然後用鹹苦等味以化其穀庶食飲從茲下矣

憂恚無言第六十九人有憂與怒以致無言篇有其由故名篇

黃帝問于少師曰人之卒然憂恚而言無音者何道之塞何氣出行使音不彰願聞其方少師荅曰咽喉者水穀之道也喉嚨者氣之所以上下者也會厭者音聲之戶也口脣者音聲之扇也舌者音聲之機也懸雍垂者音聲之關也頏顙者分氣之所泄也橫骨者神氣所使主發舌者也故人之鼻洞涕出不收者頏顙不開分氣失也是故厭小而疾薄則發氣疾其開闔利其出氣易其厭大而厚則開

闔難其氣出遲故重言也。人卒然無音者。寒氣客于厭。則厭不能發。發不能下。至其開闔不致。故無音。

此詳言人之憂恚而無言者。以寒氣之客于會厭也。人有二喉。其一曰咽喉。乃水穀之道也。生于後。其管通于六府。其一曰喉嚨。氣之所以上下者也。生于前。其管通于五藏。會厭者。凡人用飲食。必由會厭以掩喉嚨而後飲食可過耳。故喉嚨既爲氣之上下。則會厭爲音聲之戶。口唇爲音聲之扇。舌爲音聲之機。猶弩之有機 懸雍爲音聲之關。頏顙爲分氣之所泄。橫骨爲神氣之所使。舌之所發。故人有鼻洞涕出不收者。必其頏顙不開。分氣相

失。從鼻而誤出故耳。然人之言語。所總竅。以會厭爲主。厭小而薄。則發氣速。以其開闔利而出氣易也。若厭大而厚。則發氣遲。以其開闔難而出氣遲。所以言語最重也。令人卒然無音者。由夫寒氣客于會厭。則厭不能發。縱發亦不能下。其開闔頗難。所以至于無音也

黃帝曰。刺之柰何。岐伯曰。足之少陰。上繫于舌。絡于橫骨。終于會厭。兩寫其血脈。濁氣乃辟。會厭之脈。上絡任脈。取之天突。其厭乃發也 辟闢同

此言卽人之無音者。而有刺之之法也。足少陰腎經所行之脈。上繫于舌。復絡于橫骨。以終于會厭。必兩次寫其血脈。則濁氣乃闢除矣。然欲寫其血脈者。正以此會厭之脈。上絡于任脈天突之穴。取此穴以刺之。其厭乃可發也。天突在頸結喉下四寸宛宛中鍼五分留三呼灸三壯

寒熱第七十 凡有瘰癧者其病必發寒熱故名篇

黃帝問于岐伯曰。寒熱瘰癧在于頸腋者。皆何氣使生。岐伯曰。此皆鼠瘻寒熱之毒氣也。留于脈而不去者也

此言鼠瘻之所以發爲寒熱者。以其毒氣之留于脈也。瘰癧者。瘡名。一名鼠瘻瘡。生于頸腋兩脈間。乃陽明少陽兩經之所屬也。正以鼠瘻有寒熱之毒氣。留于其脈而不去耳 俗云鼠用飲食涎涎于其中。人誤用之。所以毒氣感。而生瘰癧。今鼠之頸腋多瘰其狀猶瘰癧然。後世有用貓製藥方者。亦所以勝其毒耳。大義又見後論疾診尺篇

黃帝曰。去之柰何。岐伯曰。鼠瘻之本。皆在于藏。其末上出于頸腋之間。其浮于脈中。而未內着于肌肉。而外爲膿血者。易去也。黃帝曰。去之柰何。岐伯曰。請從其本引其末。可使衰去而絕其寒熱。審按其道以予之。徐往徐來以去之。其小如麥者。一刺知。三刺而已 素問骨空論亦有刺寒熱法

此言刺瘰癧之有法也。鼠瘻之本。皆在五藏。其末上出于頸腋。浮于脈中。內未着于肌肉。外尚未成膿血者。斯易去也。去之之法。亦惟從其何藏之本。以引其在外之末。可使漸衰而絕其寒熱。審按其脈道。以取穴而與之

鍼徐往徐來以去其病決判內有小如麥粒者一刺則知其病之將去三刺則病自已矣

黃帝曰決其生死奈何岐伯曰反其目視之其中有赤脈上下貫瞳子見一脈一歲死見一脈半一歲半死見二脈二歲死見二脈半二歲半死見三脈三歲而死赤脈不下貫瞳子可治也 此節大義與本經論疾診尺篇相同

此言決瘰癧之生死有法也赤脈從上而下貫瞳子中凡死之遠近以脈之如綫者多少為度如無赤脈下貫瞳子者其病可治也

邪客第七十一 客者感也首節論邪之所感故名篇末節入靈義同

黃帝問于伯高曰夫邪氣之客人也或令人目不瞑不臥出者何氣使然伯高曰五穀入于胃也其糟粕津液宗氣分為三隧故宗氣積于胸中出于喉嚨以貫心脈而行呼吸焉營氣者泌其津液注之于脈化以為血以榮四末內注五藏六府以應刻數焉衛氣者出其悍氣之慓疾而先行于四末分肉皮膚之間而不休者也晝日行于陽夜行于陰常從足少陰之分間行于五藏六府今厥氣客于五藏六府則衛氣獨衛其外行于陽不得入于陰行于陽則陽氣盛陽氣盛則陽蹻陷不得入于陰陰虛故目不瞑 此節論與本經五味篇三焦之義相同

此伯高言人之目不瞑者以其陽氣獨行于外而內之陰氣亦虛也夫邪之感于人身令人目不得瞑或不臥而出于外者正以五穀入胃下焦為糟粕之隧中焦為津液之隧上焦為宗氣之隧故宗氣積于胃中者即上焦也出喉嚨以貫心脈而行呼吸一呼脈行三寸一吸脈行三寸呼吸總為一息則脈行六寸凡人一日一夜計有一萬三千五百息則脈行八百一十丈其營氣由中焦之氣降于下焦而生此陰氣者泌其津液注之于脈化以為血以榮四支內隨宗氣以行于五藏六府經脈之中而百刻之內其脈數與刻數相應也衛氣者由

下焦之氣以升于中上二焦而生此陽氣但衛氣慓悍滑疾不隨宗氣以行而先行于四末分肉皮膚之間而不休者也晝行于陽經夜行于陰經然晝行陽經之時如行足太陽經已畢則必入于足少陰腎經而又出行于陽經行足陽明已畢則亦必入于足少陰腎經而又出行于陽經諸陽皆然正以陽氣迅而陰氣弱故必一入而即出也所謂常從足少陰之分間行于五藏六府者如此 大義見衛氣行篇 今邪氣厥逆客于五藏六府則衛氣獨衛其外不得內入于陰惟其不得內入于陰則外之陽氣盛而陽蹻之脈不得入于陰致內之營氣虛而陰

蹻之脉不得通于陽陽盛而陰虚此目之所以不瞑也
黄帝曰善治之柰何伯高曰補其不足寫其有餘調其虚
實以通其道而去其邪飲以半夏湯一劑陰陽已通其臥
立至黄帝曰善此所謂决瀆壅塞經絡大通陰陽和得者
也願聞其方伯高曰其湯方以流水千里已外者八升揚
之萬遍取其清五升煑之炊以葦薪火沸置秫米一升治
半夏五合徐炊令竭爲一升半去其滓飲汁一小杯日三
稍益以知爲度故其病新發者覆杯則臥汗出則已矣久
者三飲而已也 秫音术稷之粘者

此言治目不瞑而不得臥者有調其虚實之刺法飲以
湯劑之方法也陽蹻獨盛于外則衛氣有餘也不得入
于陰而陰虚營氣不足也當補其不足而寫其有餘益
不足爲虚有餘爲實所以調其虚實以通内外往來之
道耳然又飲以半夏湯一劑則陰陽已通其臥立至其
方以流水來自千里外者八升即今之三升餘也揚之
萬遍瀝其清者五升煑之即今之二升餘也炊以葦薪
及火沸之時又置秫米一升即今之四合餘也治半夏
五合即今之二合餘也徐徐炊之令竭至一升半即今
之六合餘也去其滓飲汁一小杯一日之内服之者三
次稍有所益自有所覺則漸可瞑矣凡病新發者覆杯
則臥汗出則已病久者飲三次而已耳

黄帝問于伯高曰願聞人之肢節以應天地柰何伯高答
曰天圓地方人頭圓足方以應之天有日月人有兩目地
有九州人有九竅天有風雨人有喜怒天有雷電人有音
聲天有四時人有四肢天有五音人有五藏天有六律人
有六府天有冬夏人有寒熱天有十日人有手十指辰有
十二人有足十指莖垂以應之女子不足二節以抱人形
天有陰陽人有夫妻歳有三百六十五日人有三百六十
節地有高山人有肩膝地有深谷人有腋膕地有十二經
水人有十二經脉地有泉脉人有衛氣地有草蓂人有毫
毛天有晝夜人有臥起天有列星人有牙齒地有小山人
有小節地有山石人有高骨地有林木人有募筋地有聚
邑人有䐃肉歳有十二月人有十二節地有四時不生草
人有無子此人與天地相應者也

此伯高備言人與天地相應也女子不足二節缺莖垂
與二睪也以抱人形故耳

黄帝問于岐伯曰余願聞持鍼之數内鍼之理縱舍之意
扞皮開腠理柰何脉之屈折出入之處焉至而出焉至而
止焉至而徐焉至而疾焉至而入六府之輸于身者余願
盡聞少序别離之處離而入陰别而入陽此何道而從行

願盡聞其方岐伯曰帝之所問鍼道畢矣黃帝曰願[illegible]

之（以鍼同合捨同馬音烟）

此帝備問用鍼之義及經脈出入離合之處也鍼有所持之法所納之理或縱鍼而不必持或捨鍼而不復用扞人之皮以開其腠理此皆法之所當知也其經脈有屈折出入之處何所至而出鍼何所至而止鍼何所至而用鍼則徐何所至而用鍼則疾何所至而入鍼且六府之運于人身者有別有離何者離陽而入于陰何者別陰而入于陽此必有脈道以爲之行也故備問之

岐伯曰手太陰之脈出于大指之端內屈循白肉際至本節之後太淵留以澹外屈上于本節之下內屈與陰諸絡會于魚際數脈并注其氣滑利伏行壅骨之下外屈出于寸口而行上至于肘內廉入于大筋之下內屈上行臑陰入腋下內屈走肺此順行逆數之屈折也（屈讀爲曲數上聲）

此伯言手太陰經之脈有曲折出入順逆之數也手太陰肺經之脈出于大指之端少商穴內屈之以循白肉之際蓋白肉屬陰經赤肉屬陽經陰陽之經以赤白肉際爲界也至本指節後有太淵穴大凡脈會太淵而留止于此澹滲諸經從外而曲上于本節之下又從內而曲與陰經諸絡會于魚際但數經之脈并注于此其氣滑利伏行壅骨之下即掌後高骨也又外往少商出于寸口之太淵穴而行故曰脈會太淵也上從經渠列缺孔最又至肘內之俠白穴入于大筋之上從內少曲上行臑之陰廉入腋下之雲門天府又內曲而走于肺此則從外而走內者爲逆若自雲門中府以出少商則自內而出外者爲順此乃順行逆數之屈折也

心主之脈出于中指之端內屈循中指內廉以上留于掌中伏行兩骨之間外屈出兩筋之間骨肉之際其氣滑利上二寸外屈出行兩筋之間上至肘內廉入于小筋之下留兩骨之會上入于胸中內絡于心肺

此伯言心主之脈有曲折出入順逆之數也心主之脈即手厥陰心包絡之脈也手少陰心經本爲君主之官而此以包絡爲心主者正以其脈之所行悉代君主而遂謂之心主之脈也（大義見下文）其脈行于中指之端中衝穴從內少曲循中指之內廉以上留于掌中之勞宮穴伏行于兩骨之間外曲而行出于兩筋之間正骨肉之際大陵穴之所在也其氣滑利上于二寸之內關穴又外屈出行兩筋之間上至肘之內廉曲澤穴入于小筋之下留于兩骨之會上入于胸之天泉天池而內絡于心肺兩經此乃心主順行逆數之屈折也（大義見前本輸篇第三節）

黃帝曰。手少陰之脈獨無腧何也。岐伯曰。少陰心脈也。心者。五藏六府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其藏堅固。邪弗能容也。容之則心傷。心傷則神去。神去則死矣。故諸邪之在于心者。皆在于心之包絡。包絡者。心主之脈也。故獨無腧焉

此承上文而明手少陰心經不必有治病之腧也。輸者。穴也。前本輸篇止言心出于中衝云云而不言心經者。豈心經獨無治病之輸乎。非謂心經無輸穴也。伯言少陰者。心之脈也。心為五藏六府之大主。乃所以藏神者。故為精神之所舍也。其藏堅固而邪弗能容。若邪容之則心傷而神去。人至于死矣。故凡諸邪之在心者。皆不在于心而在于心之包絡。此包絡者。遂得以同于心主之脈。而即以心主稱之也。故治病者。亦治心包絡之穴而已。獨不取于心之輸者。有以哉

黃帝曰。少陰獨無輸者。不病乎。岐伯曰。其外經病而藏不病。故獨取其經于掌後銳骨之端。其餘脈出入屈折。其行之疾徐。皆如手少陰心主之脈行也。故本腧者。皆因其氣之虛實疾徐以取之。是謂因衝而寫。因衰而補。如是者。邪氣得去。真氣堅固。是謂因天之序

此承上文而明心經之病。在外經而不在內藏。所以止取神門之穴。而餘病則取包絡而已。夫邪之在心者。皆治心之包絡。則少陰心經獨不病乎。伯言心經之病在于外經。凡經脈之行于外者。偶病耳。其心之內藏則不容病者也。故外經有病。獨取其掌後銳骨之端神門穴耳。其餘脈之出入曲折所行之徐疾。皆如手厥陰心包絡之脈行也。故本經本輸篇。謂治手少陰者。即治心包絡經。皆調其氣之虛實疾徐以取之。是謂因邪氣所衝而寫之。真氣衰而補之。如是者。則邪去而真固。有以循天道因時之序矣

黃帝曰。持鍼縱舍奈何。岐伯曰。必先明知十二經脈之本末。皮膚之寒熱。脈之盛衰滑濇。其脈滑而盛者。病日進。虛而細者。久以持。大以濇者。為痛痺。陰陽如一者。病難治。其本末尚熱者。病尚在。其熱已衰者。其病亦去矣。持其尺。察其肉之堅脆小大滑濇寒溫燥濕。因視目之五色。以知五藏而決死生。視其血脈。察其色。以知其寒熱痛痺

此帝問持鍼縱舍之法。而伯先以視病之法言之也。第四節帝以持鍼之數。納鍼之法。縱舍之意問之。而伯尚未言。故此以持鍼縱捨為問。伯言必先明知手足十二經脈之本末。其各經何起何止也。皮膚之寒熱。[illegible]經之分肉孰寒而孰熱也。及人迎氣口之脈盛衰[illegible]脈

之滑而盛者病當日進脉之虛而小者病久以持若大而滯濇者爲痛痺如人迎氣口若一則脉爲關格病當難治大義見四時氣禁服移精等篇胃腹爲本四支爲末凡本末尚熱者其病尚在凡本末之熱已衰者其病亦去不惟是也又必持其尺部以察其肉之堅脆脉之小大滑濇寒之甚溫燥濕即本經論疾診尺篇所謂獨調其尺以言其病也又以目爲五藏六府之精此節見本經大惑論視其目之五色以知其五藏而決其死生又視其血脉之陷下與否及血脉之五色以知其寒熱痛痺大義見本經經脉篇斯可以行持鍼縱舍之法矣

黄帝曰持鍼縱舍余未得其意也岐伯曰持鍼之道欲端以正安以靜先知虛實而行疾徐左指執骨右手循之無與肉果寫欲端以正補必閉膚輔鍼導氣邪得淫泆真氣得居

此伯始以持鍼縱捨之法言之也凡持鍼之道欲端以正安以靜先知病之虛實以行疾徐之法始用左指按其病人之骨右手循穴以施其鍼方鍼入時無與肉裹欲行寫法必端以正欲行補法必閉其膚取鍼導氣斯邪氣可淫泆而散真氣得在內而居矣

黄帝曰扞皮開腠理奈何岐伯曰因其分肉左別其膚微內而徐端之適神不散邪氣得去

此同第四節扞皮開腠理之問而伯言其有法也所謂扞皮開腠理者因其分肉之在何經而扞分其皮以開其腠理而入刺之也先以左手別其皮膚然後右手微納其鍼而徐徐端正其鍼以入之斯乃扞皮開腠理之法其神氣自然不散而邪氣乃得以去矣

黄帝問于岐伯曰人有八虛各何以候岐伯荅曰以候五藏黄帝曰候之奈何岐伯曰肺心有邪其氣留于兩肘肝有邪其氣流于兩腋脾有邪其氣留于兩髀腎有邪其氣留于兩膕凡此八虛者皆機關之室真氣之所過血絡之

所遊邪氣惡血固不得住留住留則傷經絡骨節機關不得屈伸故病攣也前四留字俱當作流惟流故留故下文甘留亦當作留

此明言八虛可以候五藏也八虛者即于兩肘兩腋兩髀兩膕之間由五藏內虛以致虛邪客之而爲病也肺之經脉自胸之中府以入兩肘之俠白等穴心之經脉自肘上極泉以行于少海等穴故肺心有邪其邪氣當流于兩肘也肝之經脉自足大指之大敦以行于腋下之期門等穴故肝有邪其邪氣當流于兩腋也脾之經脉自足大指之隱白以行于髀之血海等穴故脾有邪其邪氣當流于兩髀也腎之經脉自足心湧泉以行于

膕之陰谷等穴故腎有邪其邪氣當流于兩膕也膝後曲處
凡此八者皆機關之室眞氣之所過血脈之所遊非
邪氣惡血可以住留之所若住留之則經絡傷而骨節
機關不得屈伸其病當爲拘攣矣其始也由五藏虛而
邪氣流于八所其既也即八所而可以候五藏故曰八
虛可以候五藏也

通天第七十二 内言人有五等皆禀氣于天故名篇

黃帝問于少師曰余嘗聞人有陰陽何謂陰人何謂陽人
少師曰天地之間六合之内不離于五人亦應之非徒一
陰一陽而已也而略言耳口弗能徧明也黃帝曰願略聞

其意有賢人聖人心能備而行之乎少師曰蓋有太陰之
人少陰之人太陽之人少陽之人陰陽和平之人凡五人
者其態不同其筋骨氣血各不等
此舉五等之人而槩言之非徒有陰人陽人而已也
黃帝曰其不等者可得聞乎少師曰太陰之人貪而不仁
下齊湛湛好内而惡出心和而不發不務于時動而後之
此太陰之人也 内納同 惡去声
此即太陰之人而言之也下齊湛湛者内存陰險外假
謙虛貌似下抑整齊湛然無私也好納而惡出者有所
得則喜有所費則怒也心和而不發不務于時動而後
之者心似和氣不即順應而或有舉動必色隨人後益
覘人利害以爲趨避也其深情厚貌好爲虛詐之情如
此
少陰之人小貪而賊心見人有亡常若有得好傷好害見
人有榮乃反慍怒心疾而無恩此少陰之人也 好俱去声
此即少陰之人而言之也小貪者比太陰之人則小異
耳其心以賊害爲主則同于太陰之不仁也人有所失
彼則喜之若已有得也人有所榮彼則怒之若已有失
也好傷人好害人其心忌嫉而無恩者如此
太陽之人居處于于好言大事無能而虛說志發于四野

舉措不顧是非爲事如常自用事雖敗而無常悔此太陽
之人也
此即太陽之人而言之也于于無爭之意好言大事無
能而虛說即孔子之所謂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者
是也志發于四野者事不畏人知也 左傳云裨諶謀于野則獲謀于室則否此才性之敝 爲事如常爲事止庸常也自用者即中庸之所
謂愚而好自用也
少陽之人諟諦好自貴有小小官則高自宜好爲外交而
不内附此少陽之人也
此即少陽之人而言之也諟諦者凡事自審也好自貴

[illegible]尊貴也。

陰陽和平之人，居處安靜，無爲懼懼，無爲欣欣，婉然從物，或與不爭，與時變化，尊則謙謙，譚而不治，是謂至治。

此節陰陽和平之人而言之也。無爲懼懼，無爲欣欣者，不因物感而遽有喜怒也。尊則謙謙者，位尊而愈自謙抑也。易曰謙尊而光 譚而不治，無爲而治也。曰至治者，不治之治也。

古之善用鍼灸者，視人五態乃治之，盛者寫之，虛者補之。

此結上文而言善用鍼灸者，必視其五態而治之也。五形下態之法見下第十四節至第十八節

黄帝曰：治人之五態奈何？少師曰：太陰之人，多陰而無陽，其陰血濁，其衛氣濇，陰陽不和，緩筋而厚皮，不之疾寫，不能移之。

此言治太陰之人之有法也。多陰而無陽，與少陰之人多陰而少陽者異矣。惟陰多，故陰血濁；惟無陽，故衛氣濇；惟多陰而無陽，故陰陽不和。況筋緩而皮又厚，必當疾寫以移其病也。

少陰之人，多陰少陽，小胃而大腸，六府不調，其陽明脉小，而太陽脉大，必審調之，其血易脱，其氣易敗也。

此言治少陰之人之有法也。胃小，故陽明之脉小也。腸大，故手太陽小腸之脉大也。血易脱而氣易敗，故當詳審以調之，與疾寫太陰之人者不同也。

太陽之人，多陽而少陰，必謹調之，無脱其陰，而寫其陽，陽重脱者陽狂，陰陽皆脱者，暴死不知人也。

此言治太陽之人之有法也。惟少陰，故不可脱其陰；惟多陽，故當以寫其陽。若陽氣太寫，則陽至重脱，其病爲狂。若陰陽皆脱，而至于脱，則當暴死不知人也。

少陽之人，多陽少陰，經小而絡大，血在中而氣外，實陰而虛陽，獨寫其絡脉，則強，氣脱而疾，中氣不足，病不起也。

此言治少陽之人之有法也。惟絡脉大，故獨寫其絡脉，則身強。若寫之太過，以致氣脱而出速，則中氣不足，病不能起也。

陰陽和平之人，其陰陽之氣和，血脉調，謹診其陰陽，視其邪正，安容儀，審有餘不足，盛則寫之，虛則補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此所以調陰陽，別五態之人者也。邪斜

此言治陰陽和平之人之有法也。

黄帝曰：夫五態之人者，相與毋故，卒然新會，未知其行也，何以別之？少師答曰：衆人之屬，不知五態之人者，故五五二十五人，而五態之人不與焉。五態之人，尤不合于衆者也。毋無同 卒音猝 別音鱉

此帝以難知五態之人爲癘，而少師言常人不能知也。

下文乃詳言之

黃帝曰別五態之人柰何少師曰太陰之人。其狀黮黮然黑色。念然下意臨臨然長大膕然未僂此太陰之人也

此言太陰之人之態也黮黮甚黑念然下意卽上文下齊湛湛之意也臨臨然長大之貌也其膕雖長大然直身而非傴僂之狀也

少陰之人其狀清然竊然固以陰賊。立而躁嶮行而似伏此少陰之人也

此言少陰之人之態也清然者言貌似清也竊然者。消沮閉藏之貌。雖曰清然竊然實以陰賊害爲心。卽上文所謂賊心者。而始有此[illegible]其立也躁則不靜嶮則俛望其行也。伏如傴僂。此其[illegible]沉思反側之心故耳較之太陰之人。長大其膕然未傴僂此狀可以辨耳

太陽之人其狀軒軒儲儲。反身折膕。此太陽之人也

此言太陽之人之狀也車之向前曰軒軒軒然者。猶俗云軒昂也儲儲者。挺然之意若反其身。而在後視之則其膕似折。亦不檢之態也

少陽之人其狀立則好仰。行則好搖其兩臂兩肘。則常出背此少陽之人也

此言少陽之人之態也據其態乃多動少靜。非檢身若

不及之道也。

陰陽和平之人。其狀委委然。隨隨然。顒顒然。愉愉然。暶暶然。豆豆然。衆人皆曰君子。此陰陽和平之人也。

此言陰陽和平之人之態也。委委然。安重貌。詩君子偕老章。有委委佗佗。隨隨然。不急遽也。顒顒然。尊嚴貌。詩卷阿篇顒顒卬卬。愉愉然。和說也。論語云愉愉如也。暶暶然。周旋貌。禮云周旋中規折旋中矩。豆豆然。不亂貌。君子者。自聖人以至成德之士。皆可以君子稱也。禮運云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蓋指出湯文武成王周公又詩指文王爲豈弟君子則聖人亦可以君子稱也。

黃帝內經靈樞註證發微卷之八終

黃帝內經靈樞注證發微卷之九

大明太醫院正文會稽彦生玄臺子馬蒔仲化注證

山陰婁人味水子諸葛一鳴校

官能第七十三

（官者任也。任其所能也。即本篇第七節雷公有官能之問，故名篇。）

黃帝問于岐伯曰：余聞九鍼于夫子，衆多矣，不可勝數。余推而論之，以為一紀。余司誦之，子聽其理，非則語余，請正其道，令可久傳，後世無患，得其人乃傳，非其人勿言。岐伯稽首再拜曰：請聽聖王之道。黃帝曰：用鍼之理，必知形氣之所在，左右上下，陰陽表裏，血氣多少，行之逆順，出入之合，謀伐有過。知解結，知補虛寫實，上下氣門，明通于四海，審其所在，寒熱淋露，以輸異處，審于調氣，明于經隧，左右肢絡，盡知其會。寒與熱爭，能合而調之；虛與實鄰，知決而通之；左右不調，犯而行之；明于逆順，乃知可治；陰陽不奇，故知起時；審于本末，察其寒熱，得邪所在，萬刺不殆；知官九鍼，刺道畢矣。（奇音箕。審，去聲。令，平聲。）

此帝詳刺道以問伯也。凡用鍼之道，必知人之形氣有餘不足，或形盛氣衰，或氣盛形衰，或形氣皆盛，或形氣皆衰。病之在左在右，在上在下，在陰在陽，在表在裏。或血多氣少，或血少氣多，或血氣皆多，或氣血皆少。（大義見素問血氣形志篇。）其脈之所行，有逆有順，如手太陰經自中府而出于少商者為順，自少商而至于中府者為逆。（見前刺節各篇。）有出有入，如自表而之裏為入，自裏而之表為出。然後即其犯病而為有過者，則謀伐之。知解其所結。（今經衛氣篇云：能知解結，契紹于門戶。）知虛者則補，實者則寫。又知脈之上下于氣門，即氣穴也。（素問有氣穴論，凡穴皆可以氣穴稱。）又知脈之流通於四海。（本經海論云：膻中為氣之海，衝脈為血之海，胃為水穀之海，腦為髓之海。）審其所在之有病，或為寒熱，或為淋露疑，即歲露篇之所謂遇歲露也。（大義見歲露篇。）以其輸穴，必皆異處，當審于調其形氣之往來，明于十二經脈之經隧（大義見經脈篇），及左右肢絡（即前篇所謂其支別者是也），盡知其會可也。若寒與熱爭，則能合陰陽而調之；若虛與實鄰，則知決虛實而通之。設不能調其左右（左右之義，在病人則左右穴相同，在醫人則鍼時用左右手），是謂犯而行之也。故必明于逆順，乃知可治。（凡脈之所行有逆順。）凡人身陰陽諸經，相為配合，未嘗有奇行者，能知各經之所起，審于本末寒熱（禁服篇云：審其本末，察其寒熱。又終始篇云：本末之寒溫之相守司也），得邪所在而刺之，則雖萬刺可以不殆矣。然九鍼不同，各有所宜，能任而用之，此刺道之所以畢也。

明于五輸，徐疾所在，屈伸出入，皆有條理。言陰與陽，合于五行，五藏六府，亦有所藏，四時八風，盡有陰陽，各得其位，合于明堂，各處色部，五藏六府，察其所痛，左右上下，知其

其漏何經所在。寒、皮膚之寒温滑濇，知其所苦。膈有上下，知其氣所在。先得其道，稀而疏之，稍深以留，故能徐入之。大熱在上，推而下之。從下上者，引而去之。視前痛者，常先取之。大寒在外，留而補之。入于中者，從合寫之。鍼所不爲，灸之所宜。上氣不足，推而揚之。下氣不足，積而從之。陰陽皆虛，火自當之。厥而寒甚，骨廉陷下，寒過于膝，下陵三里。陰絡所過，得之留止，寒入于中，推而行之。經陷下者，火則當之。結絡堅緊，火所治之。不知所苦，兩蹻之下，男陰女陽，良工所禁。鍼論畢矣。

此帝詳鍼論以問伯也。五藏有井滎俞經合之五俞。六

府有井滎俞原經合之六輸。然六府之原，并于俞，則皆可稱爲五輸也。徐疾者，鍼法也。（九鍼十二原、小鍼解云：徐而疾則實，疾而徐則虛。）屈伸出入者，經脈往來也。（見邪客篇。）折順逆之數。言陰與陽合于五行者，泛言陰陽分而爲五行也。五藏六府亦有所藏者，指人身有陰陽五行也。（如肺爲陰，大腸爲陽；肺爲金，肝爲木之類。）四時八風盡有陰陽者，指天道有陰陽五行也。（八風見九宮八風篇。）各得其位，合于明堂。各處色部者，言人身之面部，各得其五行之位，合于明堂。及各處之色部也。（大義見五色篇。）其面部之分爲五藏六府者，可以察其身形之所痛。（五色篇云：沉濁爲內，浮沉爲外，黃赤爲風，青黑爲痛，白爲寒，黃而膏潤爲膿，赤甚者爲血，痛甚者爲攣，寒甚爲皮不仁。）其色

[illegible]在上下者，可以知其何經之寒温。又審皮膚之寒温滑濇，斯能知其病之所苦也。膈有上下（[illegible]）。[illegible]必知其病氣之所在，先得其經脈之道，然後可以用鍼。稀者，鍼之少也。疏者，鍼之濶也。（終始篇云：[illegible]取之上。）深者，深入其鍼也。留者，久留其鍼也。即如有大熱在上，則當推鍼而使之下，所謂高者抑之也。然從下而上，則當引鍼而去其邪，所謂外者發之也。視先痛者，常先取穴以刺之，所謂凡病必先治其本也。（素問標本病傳論、本經病傳篇：除大小不利外，皆當治其本。）又如大寒在外，則留其鍼以補之。大寒入中，則從合穴以寫之。凡病有鍼所不當用者，則用灸以

治之。又如有上氣不足，則推入其鍼以揚之，而使上氣之足。下氣不足，則積其鍼以順之，而使下氣之足。若陰陽皆虛，而鍼所難用，則用火以灸之。又有厥而寒甚，或骨廉下陷，或寒過于膝，則取下陵三里以補之。（下陵[illegible]三里，見本輸篇。）又有陰絡所過，爲寒留止，或寒入于中，則必推其鍼而行以散之。又有經脈陷下者，則惟灸以當之。（經脈篇云：陷下則灸之。[illegible]云：陷下則徒灸之，但也。）又有絡脈結而堅緊者，亦灸以治之。倘不知病之所苦，及男子以陽蹻爲經，陰蹻爲絡；女子以陰蹻爲經，陽蹻爲絡。（見脈度篇。）故男子忌取陰蹻，女子忌取陽蹻，乃良工所禁。此鍼論之所以畢也。

用鍼之服必有法則上視天光下司八正以辟奇邪而觀百姓審于虛實無犯其邪是得天之露遇歲之虛救而不勝反受其殃故曰必知天忌（此節與八正神明論大義相同時當併考前篇）

此言用鍼之事必當知天忌也服事也（此二句出八正神明論又詩小雅六月篇云共武之服大雅板篇云我言維服）上視天光即八正神明論之所謂天寒無刺天溫無凝月生無寫月滿無補月郭空無治者是也下司八正即八正神明論之所謂八正者所以候八風之虛邪以時至者也蓋四立二分二至爲八節之正氣九宮八風篇有八風八正當以避八風故八正神明論謂八正之虛邪而避之勿犯也所謂得天之

露者本經歲露篇黃帝曰願聞歲之所以皆同病者何因而然少師曰此八正之候也候此者常以冬至之日太一立于叶蟄之宮其至也天必應之以風雨者矣風雨從南方來者爲虛風（即從後來者爲虛風下同方同）入客于骨而不發于外至其立春陽氣大發風從西方來萬民又皆中于虛風此兩邪相搏經氣結代者矣故諸逢其風而遇其雨者命曰遇歲露焉指天之風雨爲露也所謂遇歲之虛者本經歲露篇曰乘年之衰逢月之空失時之和因爲賊風所傷是謂三虛逢年之盛遇月之滿得時之和雖有賊風邪氣不能危之也故得天之風雨而又

[illegible]則[illegible]救之而不能勝反受其所害矣故[illegible]曰[illegible]忘不可不知者此也

[illegible]忘法于往古驗于來今觀于窈冥通于無窮粗之所不見良工之所貴莫知其形若神髣髴（此節與八正神明論大義亦相同）

此承上文而言鍼道之妙無形而至神者也八正神明論岐伯曰法往古者先知鍼經也驗于來今者先知日之寒溫月之虛盛以候氣之浮沉而調之于身觀其立有驗也觀其冥冥者言形氣營衛之不形于外而工獨知之以日之寒溫月之虛盛四時氣之浮沉參伍相合

而調之工常先見之然而不形于外故曰觀于冥冥焉通于無窮者可以傳于後世也是故工之所以異也然而不形見于外故俱不能見也視之無形嘗之無味故謂冥冥若神髣髴

邪氣之中人也灑淅動形正邪之中人也微先見于色不知于其身若有若無若亡若存有形無形莫知其情是故上工之取氣乃救其萌芽下工守其已成因敗其形（此去與八正神明論本經邪氣藏府病形篇大義俱相同據兩篇當以虛邪正邪爲是）

此言邪氣之微而上工能蚤救之也洒淅惡寒貌動形者振動其形也八正神明論曰虛邪者八正之虛邪氣

正邪者，身形若用力，汗出，腠理開，逢虛風，其中人也微，故莫知其情，莫見其形。邪氣藏府病形篇曰：虛邪之中身也，灑淅動形；正邪之中人也微，先見於色，不知於身，若有若無，若亡若存，有形無形，莫知其情。又八正神明論曰：上工救其萌芽，必先見三部九候之氣，盡調不敗而救之，故曰上工。下工救其已成者，言不知三部九候之相失，因病而敗之也。上工論氣不論形，所以預取其氣而蚤救其萌芽，彼下工則反是矣

是故工之用鍼也，知氣之所在，而守其門戶，明於調氣，補瀉所在，徐疾之意，所取之處。瀉必用圓，切而轉之，其氣乃

行，疾而徐出，邪氣乃出，伸而迎之，遥大其穴，氣出乃疾。補必用方，外引其皮，令當其門，左引其樞，右推其膚，微旋而徐推之，必端以正，安以靜，堅心無解，欲微以留，氣下而疾出之，推其皮，蓋其外門，真氣乃存。用鍼之要，無忘其神。此節與八正神明論略同，援彼我則此當以是故工之用鍼至所取之處爲一節，遥採同解。瀉同圓當作方，方當作圓

此承上文而言上工因氣以行補瀉之法，其要則在於守神也。八正神明論曰：知其所在者，知診三部九候之病脈處而治之，故曰守其門戶焉。正本節之所謂明於調氣，補瀉所在，徐疾之意，所取之處也。瀉必用圓，補必用方，八正神明論作瀉必用方，補必用圓者是也。歧伯

方者，以氣方盛也，以月方滿也，以日方溫也，
也，以息方吸而納鍼，乃復候其方吸而轉鍼，
其方呼而徐引鍼，故曰瀉必用方，其氣而行焉，
圓，圓者行也，行者移也，刺必中其榮，復以吸排
也。故圓與方，非鍼也。其言如此，此節之方即說可知
方實之時，切而轉之，其氣乃行，即所謂方吸而轉鍼者是也。疾入而徐出之，邪氣乃出，即所謂方呼而徐引鍼者是也。又必搖大其穴，則邪氣之出者自速，此瀉法也。其補之時，外引其皮，令當其門，左手則引其樞，右手則推其膚，微旋而徐推其鍼，其鍼必端正安靜，堅心無

懈，即所謂如待貴人，不知日暮，神無營於衆物，有是也。正欲微留其鍼，候氣下而疾出之，即推其皮以蓋其外門，則真氣乃得存矣。八正神明論曰：推闔其門，令神氣存。此補法也。然補瀉雖殊，而用鍼之要，當無忘人之神。八正神明論曰：養神者，必知形之肥瘦，營衛血氣之盛衰。血氣者，人之神，不可不謹養也。小鍼解云：上守神者，守人之血氣有餘不足，可補瀉也。

雷公問於黃帝曰：鍼論曰：得其人乃傳，非其人勿言。何以知其可傳？黃帝曰：各得其人，任之其能，故能明其事。雷公曰：願聞官能奈何？黃帝曰：明目者，可以視……以
意音，捷疾辭語者，可使傳論語，徐而……帝

者，使行鍼艾理血氣，而調諸逆順，察陰陽而兼諸方，緩節柔筋而心和調者，可使導引行氣。疾毒言語輕人者，可使唾癰呪病。爪苦手毒，爲事善傷人者，可使按積抑痺。各得其能，方乃可行，其名乃彰。不得其人，其功不成，其師無名。故曰：得其人乃言，非其人勿傳，此之謂也。手毒者，可使試按龜，置龜于器下，而按其上，五十日而死矣。手甘者，復生如故也

此言任人者，各因其能，而末示以驗手毒之法也。官人之能者，任人之能，猶書之所謂在官人也。蓋欲視病人之色，聽病人之聲，傳所論之語于病人，以行鍼灸，以導

引行氣，以唾癰呪病，以按積抑痺，非各得其人不可也。即如任手毒者，試以按龜之法，則其手之甘毒自別矣。蓋遇人之手，有亮有善，猶用味之甘苦，故即以甘毒名之。毒即苦也

論疾診尺第七十四 篇內詳論各疾診尺知病故名篇

黃帝問于岐伯曰：余欲無視色持脉，獨調其尺，以言其病，從外知內，爲之奈何。岐伯曰：審其尺之緩急小大滑濇，肉之堅脆，而病形定矣

此言審尺部之脉與肉，而可以知病形也。本經邪氣藏府病形篇曰：脉急者，尺之皮膚亦急；脉緩者，尺之皮膚亦緩；脉小者，尺之皮膚亦減而少氣；脉大者，尺之皮膚亦賁而起；脉滑者，尺之皮膚亦滑；脉濇者，尺之皮膚亦濇。故善調尺者，不待于寸。蓋脉在內，肉在外，內外相應，故察其脉，驗其肉，而病形自定也。愚謂診人脉時，惟質至尺澤可驗，難以周身知之，故止以尺言也

視人之目窠上微癰，如新臥起狀，其頸脉動，時欬，按其手足上，窅而不起者，風水膚脹也。癰雍同 窅窈同

此驗風水與膚脹之法也。目窠者，目下也。窅者，沉也。視人之目窠上微有壅起，如新臥起之狀。蓋凡人之臥而起者，目下必有微腫也。其頸脉動時，必有其欬。正以人

迎大迎之脉，皆在頸上，屬足陽明胃經穴，所以脉動而發之爲欬也。按其手足，窅然不起，此風水與膚脹之證候相同者也。按水脹論，岐伯曰：水始起也，目窠上微腫，如新臥起之狀，其頸脉動，時欬，陰股間寒，足脛腹乃大，其水成矣，以手按其腹，如裹水之狀，此其候也。夫脹論水證，與此節風水大同，而此節所按在手足，不按其腹。此節按手足，窅而不起，水脹論按腹[illegible]。水之狀息者水，與風水其手足腹背大而按之之[illegible]。而不起爲風水，窅而起者止爲水，數然觀下節有[illegible]。滑而沖澤，澤脂皆爲風，則水證不必然也。此二[illegible]之尺可辨也。又按水脹論言膚脹者，寒氣客于皮膚之間，[illegible]然不堅，腹大，身盡腫，皮厚，按其腹，窅而不起，腹色不[illegible]，此其候也。夫水脹論以按其腹，窅而不起[illegible]色不[illegible]。膚脹今此節按手足，不按腹，蓋言[illegible]中

尺膚滑，其淖澤者，風也。尺肉弱者，解㑊，安[illegible]不治。尺膚滑而澤脂者，風也。尺膚濇者，[illegible]也。[illegible]如

枯魚之鱗者。水泆飲也。尺膚熱甚。脈盛躁者。病溫也。其脈盛而滑者。病且出也。尺膚寒。其脈小者。泄少氣。尺膚炬然先熱後寒者。寒熱也。尺膚先寒。久大之而熱者。亦寒熱也

此承上文而言詳審尺脈尺肉。可以定諸病也。尺之皮膚滑潤而淖澤者。風也　其肉弱者。主解㑊安臥。蓋弱不弱強不強。寒不寒。熱不熱。為解㑊。不能自寧。故安臥耳。若肉不但弱。而至于脫者。當為寒熱不可治之病也

尺之皮膚滑潤而澤脂者。風也。上節言按其手足窅而不起者。為風水膚脹。而此以膚滑而澤者為風。信乎欲知有風。必其滑而潤澤如脂膏者。眞為風也　若尺

之皮膚燥濇者。乃風痺也。素問痺論曰以風氣勝者為行痺　尺之皮膚其粗。如枯魚之鱗者。不但燥濇而已。則為水泆飲之證也。本經邪氣藏府病形篇有肝脈濇甚為溢飲　尺膚熱甚。其脈盛躁。當為溫病也。其脈雖盛。不至于躁。而帶滑者。則病當自出矣　尺之皮膚寒冷。其脈小者。主下泄及正氣衰。故身寒而脈小也　尺之皮膚炬然如火。而先發其熱後乃為寒。及先發其寒。而後乃為熱者。皆為寒熱之病也

肘所獨熱者。腰以上熱。手所獨熱者。腰以下熱。肘前獨熱者。膺前熱。肘後獨熱者。肩背熱。臂中獨熱者。腰腹熱。肘後麤以下三四寸熱者。腸中有蟲。掌中熱者。腹中熱。掌中寒者。腹中寒。魚上白肉有青血脈者。胃中有寒

此即肘手臂掌諸所之冷熱。而驗其各病。皆承上文調尺言病之意而并及之也。人之手。自曲池已上為肘。自曲池已下為臂。肘在上。應腰已上。臂在下。應腰已下故肘所獨熱者。其腰已上必熱。手臂之所獨熱者。其腰已下必熱。肘之前廉。即內廉也。據大體為在前。故以內廉為肘前。肘前獨熱者。主前之膺前有熱。蓋肘之內廉與膺前皆屬陰也。肘之後廉。即外廉也。據大體為在後故以外廉為肘後。肘後獨熱者。主後之肩背有熱。蓋肘之外廉與肩背皆屬陽也　至于臂中獨熱者。其臂外

熱主腰有熱。臂內熱。主腹有熱　肘後麤大已下三四寸間。即曲池為麤。麤大處而已下。則為三里之所。其間熱者。主腸中有蟲。蓋不上不下之所。正合于腸中也　掌中熱者。為掌之內廉熱。主腹中熱。其冷則腹中亦冷也　魚際之上白肉際。屬陰經。內有青血脈來見者。亦主胃中有寒也

尺炬然熱。人迎大者。當奪血。尺堅大。脈小甚。少氣。悗有加立死。悗悶同

此又承上文診尺之未盡者。而備言之也。尺之皮膚炬然而熱。其左手寸部人迎之脈大者。當有去血之證也

逆滑尺熱則腎水不足左寸脈大則心火有餘其去血者宜矣　尺之皮膚堅而且大
而脈則小甚主正氣衰少若躁悶有加則立死也
目赤色者病在心白在肺青在肝黃在脾黑在腎黃色不
可名者病在胸中
此即人之目有五色而知其病之在何藏也
診目痛赤脈從上下者太陽病從下上者陽明病從外走
內者少陽病按本經經筋篇云太陽為目上綱陽明為目下綱
此言診目痛之法也目痛屬火必有赤脈然赤脈在目
之內今自上而下者主病在太陽經蓋足太陽膀胱經
自目內眥之睛明攢竹以上于腦之四行其經脈在目

之上故自上而下者乃太陽有邪入于目中也　又赤
脈在目之內今自下而上者主病在陽明經蓋足陽明
胃經自足次指之厲兌以至目下之四白承泣其經脈
在目之下故自下而上者乃陽明有邪入于目中也
又赤脈在目之內今從外眥走于內者主病在少陽經
蓋足少陽膽經起于足[illegible]之四指竅陰以至于外眥之瞳
子髎其經脈皆在于外眥故自外而走內者乃少陽有
邪入于目中也
診寒熱赤脈上下至瞳子見一脈一歲死見一脈半一歲
半死見二脈二歲死見二脈半二歲半死見三脈三歲死

診寒熱之有法也大義與寒熱篇第七十同
診齲齒痛按其陽之來有過者獨熱在左左熱在右右熱
在上上熱在下下熱[illegible]
此言診齒痛之有法也齒痛曰齲上齒屬手陽明大腸
經下齒屬足陽明胃經故按其陽脈之來有過者必為
獨熱其脈在左右上下則病熱亦分左右上下也
診血脈者多赤多熱多青多痛多黑為久痹多赤多黑多
青皆見者寒熱
此言診血脈之有法也凡診血脈者必自其各部之分
肉而視之

身痛而色微黃齒垢黃爪甲上黃黃疸也安臥小便黃赤
脈小而澀者不嗜食素問平人氣象論篇云溺黃赤安臥者黃疸已食如飢者胃疸
此言診黃疸之有法也
人病其寸口之脈與人迎之脈小大等及其浮沉等者病
難已也
此言診病有難已之法也素問六節藏象論本經禁服
終始四時氣等篇皆以寸口探足手六陰經之病[illegible]
傷以人迎探足手六陽經之病為外感故寸口大[illegible]為
關人迎大者為格今寸口與人迎之脈小大浮沉[illegible]等
者其內傷外感俱未能自已也

手少陰脈動甚者姙子（素問平人氣象論云婦人手少陰脈動甚者姙子也此同）

此言診女子有子之法也。手少陰者，心也，爲左手寸部。心與小腸爲表裏，而小腸爲手太陽，故少陰脈動則太陽之脈亦動也。所以女子有姙者當爲□手之脈，後世以足易手字，蓋以腎脈不止爲有姙也，不知此子字乃男子也。不然則素問、靈樞豈皆誤乎（脈訣云太陽大是男，此太陽手足太陽也）

嬰兒病其頭毛皆逆上者必死

此言診嬰兒病之有法也。頭毛逆上則血枯而不潤，如草之枯者相似，故以死擬之。然曰病則無病之時尤宜忌也。

耳間青脈起者掣痛

此言診身中掣痛之有法也。上文診血脈之多青者爲痛，以青爲寒也。今耳間有青脈起則少陽陽明諸經有寒，故爲身中牽掣而痛也。

大便赤辦飱泄，脈小者，手足寒，難已；飱泄脈小，手足溫，泄易已（辦按海篇音瓣，又蒲莧切，瓜瓣則赤辦當作辨）

此言診便泄有難易之法也。凡大便有赤□，或飱泄赤，當爲熱而下迫，亦主手少火也。今脈小而手足寒，則是證脈相背，所以爲難已也。若止于飱泄，脈體亦小，但得手足溫則泄亦易已矣。

四時之變，寒暑之勝，重陰必陽，重陽必陰，故陰主寒，陽主熱，故寒甚則熱，熱甚則寒，故曰寒生熱，熱生寒，此陰陽之變也。故曰冬傷于寒，春生癉熱；春傷于風，夏生飱泄腸澼；夏傷于暑，秋生痎瘧；秋傷于濕，冬生咳嗽。是謂四時之序也（此節與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第九節大義相同）

此言陰陽有四時之變，而即四時之病以證之也。夫四時有變，以寒暑之相勝也。重陰則必變而爲陽，故陰主寒，而寒甚則必熱，故曰寒生熱也。重陽則必變而爲陰，故陽主熱，而熱甚則必寒，故曰熱生寒也。此乃陰陽之變也。試觀冬傷于寒，而至春變爲癉熱之病；春傷于風，而至夏變爲後泄腸澼之病，則寒生熱之義可見矣。夏傷于暑，而至秋變爲痎瘧之病；秋傷于濕，而至冬變爲咳嗽之病，則熱生寒之義可見矣。此雖四時之變，亦四時之序爲之也。

刺節真邪第七十五（前論刺有五節，後論有真氣有邪氣，故名篇）

黃帝問于岐伯曰：余聞刺有五節，奈何？岐伯曰：固有五節，一曰振埃，二曰發矇，三曰去爪，四曰徹衣，五曰解惑。黃帝曰：夫子言五節，余未知其意。岐伯曰：振埃者，刺□□□□□也；發矇者，刺府輸去府病也；去爪者，刺□□□□

者盡刺諸陽之奇輸也。解惑者。盡知調陰陽。補瀉有餘不足相傾移也

此言刺有五節。而先指各經之所用也。振埃者。如振落塵埃也。其法刺其外經。以去陽氣大逆之病耳。發矇者開發矇瞶也。其法刺其府輸。以去其府病耳。去爪者。如脫去其爪也。其法刺其關節肢絡耳。徹衣者。如徹去衣服也。其法盡刺諸陽經之奇輸耳。解惑者。如解其迷惑也。其法盡知調陰陽諸經之虛實。以移其病耳

黃帝曰。刺節言振埃。夫子乃言刺外經。去陽病。余不知其所謂也。願卒聞之。岐伯曰。振埃者。陽氣大逆。上滿于胷中

憤䐜肩息。大氣逆上。喘喝坐伏。病惡埃煙。噎不得息。請言振埃。尚疾于振埃。黃帝曰。取之何如。岐伯曰。取之天容。黃帝曰。其欬上氣窮詘胷痛者。取之奈何。岐伯曰。取之廉泉。黃帝曰。取之有數乎。岐伯曰。取天容者。無過一里。取廉泉者。血變而止。帝曰。善哉 䐜充人切惡去声 噎音壹[illegible]

此承上文而詳言振埃之義也。刺法用振埃者。以其陽氣大逆。上滿于胷中。氣憤而䐜。肩而息。大氣逆于上。爲喘爲喝。坐伏不常。病勢內煩。甚惡埃煙。噎不得息。乃行振埃之法。効亦甚捷。其法當取之天容。係手太陽小腸經。如有欬而上氣窮屈胷痛。則當取之廉泉。係任脉經穴。但所取之數。在天容者。無過如人行一里許而止鍼。在廉泉者。至其血變而卽止鍼耳

黃帝曰。刺節言發矇。余不得其意。夫發矇者。耳無所聞。目無所見。夫子乃言刺府輸。去府病。何輸使然。願聞其故。岐伯曰。妙乎哉問也。此刺之大約。鍼之極也。神明之類也。口說書卷。猶不能及也。請言發矇耳。尚疾于發矇也。黃帝曰。善。願卒聞之。岐伯曰。刺此者。必于日中。刺其聽宮。中其眸子。聲聞于耳。此其輸也。黃帝曰。善。何謂聲聞于耳。岐伯曰。刺邪。以手堅按其兩鼻竅而疾偃。其聲必應于鍼也。黃帝曰。善。此所謂弗見爲之。而無目視。見而取之。神明相得者

也。禮仲尼燕居篇云。子夫子昭然若發矇。註云若目不明爲人所發而有所見也

此承上文而詳言發矇之義也。夫發矇者。其人耳無所聞。目無所見。今言刺府輸。以去府病。其輸不知何在。伯言此乃刺法之大約。卽此一府以觀之。眞足以發矇也。如耳目無所聞見者。卽于日中。刺其手太陽小腸經之聽宮穴。其氣與眸子相通。當中其眸子也。若聲則與耳自相開矣。何也。以手堅按兩鼻之竅。而急偃其聲。頃則聲必應于耳也。此所謂彼雖非見所爲。而不必以有目以爲視。吾能見而取之。眞有神明相得之妙也

黃帝曰。刺節言去爪。夫子乃言刺關節肢絡。願卒聞之。岐

伯曰腰脊者身之大關節也肢脛者人之管以趨翔也莖垂者身中之機陰精之候津液之道也故飲食不節喜怒不時津液內溢乃下留于睪血道不通日大不休俛仰不便趨翔不能此病滎然有水不上不下鈹石所取形不可匿常不得蔽故命曰去爪帝曰善 睪音皐

此詳言去爪之義也夫去爪之法所以爲刺關節肢絡者正以腰脊爲身之大關節肢脛爲人之管莖垂爲身中之機陰精之候津液之道也故飲食喜怒不調津液內溢乃下留于睪陰丸血道不通其狀日以益大俛仰甚有不便趨翔甚有不能此病滎然有水凝稸不行所以不上且不下也若用鈹石之鍼以取之則形雖大而不可復匿日常不得隱蔽其水矣

黃帝曰刺節言徹衣夫子乃言盡刺諸陽之奇輸未有常處也願卒聞之岐伯曰是陽氣有餘而陰氣不足陰氣不足則內熱陽氣有餘則外熱內熱相搏熱于懷炭外畏綿帛近不可近身又不可近席腠理閉塞則汗不出舌焦唇槁腊乾嗌燥飲食不讓美惡黃帝曰善取之奈何或之于其天府大杼三痏又刺中膂以去其熱補足手太陰以出其汗熱去汗稀疾于徹衣黃帝曰善 腊思亦切

此承上文而詳言徹衣之義也夫徹衣之法以爲盡刺陽經之奇輸者正以陽氣有餘而陰氣不足惟陰氣不足則內有熱如陽氣有餘則外有熱其內熱甚如懷炭其外熱畏綿帛而不可近身與席將則腠理閉塞汗不得出其舌焦其唇槁而腊乾其嗌燥凡口中無味美惡莫辯刺之者亦惟取其手太陰肺經之天府穴足太陽膀胱經之大杼穴各三次其刺瘡有三故爲三痏也又取足太陽膀胱經之中膂內俞以去其熱又補足太陰脾經手太陰肺經以出其汗由是熱去而汗少其速如徹衣也

黃帝曰刺節言解惑夫子乃言盡知調陰陽補瀉有餘不足相傾移也惑何以解之岐伯曰大風在身血脉偏虛虛者不足實者有餘輕重不得傾側宛伏不知東西不知南北乍上乍下乍反乍覆顛倒無常甚于迷惑黃帝曰善取之奈何岐伯曰瀉其有餘補其不足陰陽平復用鍼若此疾于解惑黃帝曰善請藏之靈蘭之室不敢妄出也

此承上文而詳言解惑之義也夫解惑以補虛瀉實爲法者正以大風在身血脉偏虛其虛者爲不足而輕其實者爲有餘而重大體當傾側宛伏雖四方上下皆已反覆顛倒其狀甚于迷惑刺之者即其有餘而瀉之不足而補之則陰陽諸經自然平復眞如解惑之速也

黄帝曰余聞刺有五邪岐伯曰病有持癰者有容大者有狹小者有熱者有寒者是謂五邪黄帝曰刺五邪奈何岐伯曰凡刺五邪之方不過五章癉熱消滅腫聚散亡寒痺益温小者益陽大者必去請道其方

此言刺分五邪當用五章之法也凡刺五邪之方不過五章而已（五章者漢史約法三章猶言五事也）故邪有熱者今行刺法則癉熱消滅邪有持癰者今行刺法則腫聚散亡邪有寒者今行刺法則寒痺益温邪有狹小者今行刺法則小者益陽蓋小者不使之大則其在外為陽者無害而有陽也邪有容大者今行刺法則大者必去此五章者所以刺五邪也下文乃析言之

凡刺癰邪無迎隴易俗移性不得膿脆道更行去其鄉不安處所乃散亡諸陰陽過癰者取之其輸瀉之（隴隆同生氣通天論有日中而陽氣隆本經營衛生會篇作隴古益隴隆互用道夫声）

此承上文而言腫聚散亡之法也凡刺癰邪無迎其氣之來隆所謂避其來銳者是也如易風俗如移性情相似須緩以待之若不得膿則採以脆之導以行之去其癰腫之鄉彼當不安處所乃自散亡矣凡諸陰陽經之有病生癰者取其本經之輸穴以瀉之如手太陰輸穴太淵之類手陽明輸穴三間之類

邪日以小泄奪其有餘乃益虛剽其通鍼其邪肌肉親視之毋有反其眞刺諸陽分肉間

此承上文而詳言大者必去之法也凡刺邪之大者日漸使之小焉可也彼大者成十有餘當泄奪之則邪益虛矣乃剽竊其通流之所鍼其大邪之移又即其分部肌肉以親視之毋使之反其眞氣可也其所取之穴當刺諸陽經之分肉間耳

凡刺小邪日以大補其不足乃無害視其所在迎之界遠近盡至其不得外侵而行之乃自費刺分肉間（費廢同）

此承上文而詳言小者益陽之法也凡刺邪之小者處

其日以益大故必補其不足則眞氣當復而無害又視其分部所在以迎其氣來之界而奪之此乃先補不足之經而後瀉其有餘之經是以遠近之眞氣盡至其邪不得外侵而行之乃自廢而無留也所謂小者益陽之義如此然刺之之法當取其有邪之分肉間耳

凡刺熱邪越而蒼出遊不歸乃無病為開辟門戶使邪得出病乃已（辟闢同）

此承上文而詳言癉熱消滅之法也凡刺熱邪其熱越則神思外越而意氣蒼茫若出遊不歸乃欲無病當開闢之以通其門戶使熱邪得出所謂瀉其有餘也則病

乃自已矣。

凡刺寒邪日以除，徐往徐來致其神，門戶已閉氣不分，虛實得調其氣存也。

此承上文而詳言寒痺益溫之法也。凡刺寒邪，一日之內即當除之，用鍼之間徐往徐來，以致其神氣，使門戶已閉，分氣不泄，則虛實得調，其真氣自存，而寒者溫矣。

黃帝曰：官鍼奈何？岐伯曰：刺癰者用鈹鍼，刺大者用鋒鍼，刺小者用圓利鍼，刺熱者用鑱鍼，刺寒者用毫鍼也。第七篇同

此承上文而言刺五邪之鍼，各有所宜用也。按本經九鍼論，五曰鈹鍼，主大癰膿兩熱爭者也，故此曰刺癰者用鈹鍼。又四曰鋒鍼，主癰熱出氣，故此曰刺大者用鋒鍼。又六曰圓利鍼，主取遠痺者也，故此曰刺小者用圓利鍼。一曰鑱鍼，主熱在頭身，故此曰刺熱者用鑱鍼。又七曰毫鍼，主寒熱痛痺在絡，故此曰刺寒者用毫鍼。

請言解論，與天地相應，與四時相副，人參天地，故可為解。下有漸洳，上生葦蒲，此所以知形氣之多少也。陰陽者，寒暑也。熱則滋雨而在上，根荄少汁。人氣在外，皮膚緩，腠理開，血氣減，汗大泄，皮淖澤。寒則地凍水冰，人氣在中，皮膚緻，腠理閉，汗不出，血氣強，肉堅濇。當是之時，善行水者，不能往冰；善穿地者，不能鑿凍；善用鍼者，亦不能取四厥。血[illegible]不往來者，亦未可即柔。故行水者，必待天[illegible][illegible]水可行，地可穿也。人脈猶是也。治厥者，必先熨調和其經，掌與腋、肘與腳、項與脊以調之，火氣已通，血脈乃行，然後視其病，脈淖澤者，刺而平之，堅緊者，破而散之，氣下乃止，此所謂以解結者也。

此詳言鍼論之義，鍼論二字見官能篇，此論字指彼來而有解結之法也。官能篇原有解結二字伯言請以言解鍼論之義，必即天地四時為應為副，而以人身參之，始可為解。是故地下有漸洳，則上生葦蒲。人稟天地之氣有厚薄，斯有形氣之多少也。天地之陰陽者，即寒暑也。暑熱則地氣上蒸而滋雨

氣在于上，所以物之氣亦不在下而在上，其根荄必汁少汁至。以人身論之，其氣當在表，以皮膚則緩，以血氣則減，以汗則大泄，而皮上淖澤。此人得天地之暑熱，故氣之在外者如此。若天地氣寒，則地凍水冰，氣尚在裏，以皮膚則緻密，以腠理則閉，以汗則不出，以血氣則強，以人[illegible]以肌肉則堅濇，當是之時，其水成冰[illegible]使水之往流，其地正凍，雖善穿地者[illegible]中；雖善用鍼者，不能取四支厥[illegible]不能往來，未可使之即能和柔[illegible]釋凍解，而水可行，地可穿也。人身之[illegible]

四肢厥逆之脉者必先用火以熨調之和其各經凡學與腋肘與脚項與脊無不熨之使火氣已通血脉乃行然後視其病脉之淖澤者則刺而平復之其脉堅緊者則破而散之候其氣下乃止鍼此乃鍼論解結之法也

用鍼之類在于調氣氣積于胃以通營衛各行其道宗氣流于海其下者注于氣街其上者走于息道故厥在于足宗氣不下脉中之血凝而留止弗之火調弗能取之

此承上節用火熨調之義而推明之也凡用鍼之類在于調病人之氣其氣由胃中而生故氣積于胃也然由中焦之氣降于下焦而生此營氣由下焦之氣升于中焦以升上焦而生此衛氣營衛生會篇所謂營氣出于中焦衛氣出于下焦又曰清者爲營濁者爲衛是也皆由胃中所積之氣通此營衛之氣以各行其道營氣則隨宗氣以行于經隧之中衛氣則行于各經皮膚分肉之間且所謂宗氣者則流于臍中爲氣之海者是也其下而爲中下二焦者則注于氣街即足陽明胃經之氣衝穴也故在上之宗氣出喉嚨司呼吸以行息道凡氣自足而上厥則上之宗氣不降脉中之血凝而留止斯時也若弗用火以熨而調之烏能取四肢之厥逆而解其結哉。

[illegible]經絡之實虛切而循之按而彈之視其[illegible]而下之

此言用鍼者有先察後取之義亦承上文先熨後行之意而推廣之也凡用鍼者必先察其經絡之或虛或實則實者當寫虛者當補穴在何經切而循之按而彈之視其氣之來應而動者然後取其穴而下鍼焉斯可也

六經調者謂之不病雖病謂之自已也一經上實下虛而不通者此必有橫絡盛加于大經令之不通視而寫之此所謂解結也。

此言六經調者爲不病而一經病者即用解結之法也手足各有三陰三陽謂之六經也六經之脉各調和者謂之不病內有一經之脉上實下虛而不通此則足經之氣厥逆而上故上實而下虛其在外必有橫絡之脉盛加于大經之中令其不通乃視之可見者也當視而寫之此亦所謂解結之法也。

上寒下熱先刺其項太陽久留之已刺則熨項與肩胛令熱下合乃止此所謂推而上之者也。

此治上冷下熱之法也凡上冷下熱者先刺其項乃足太陽膀胱經穴也久留其鍼候其氣至而熱且方已入鍼之時必熨項與肩胛中令其熱與下合乃止鍼[illegible]其

熱在于下者若或推之而上所謂推而上之之法也
上熱下寒視其虛脉而陷之于經絡者取之氣下乃止此
所謂引而下之者也
此治上熱下冷之法也凡上熱下冷者視其下脉之虛
而陷之于經絡者補之使上之氣下乃止此其熱在于
上者若引而下之所謂引而下之之法也
大熱徧身狂而妄見妄聞妄言視足陽明及大絡取之虛
者補之血而實者寫之因其偃卧居其頭前以兩手四指
挾按頸動脉久持之卷而切之下至缺盆中而復止如前
熱去乃止此所謂推而散之者也

此治大熱之法也上文上寒下熱上熱下寒其熱非徧
身者也今大熱徧身狂而聞見言語以無爲有則熱之
極也足陽明經多氣多血爲五藏六府之海故當視其
足陽明之大絡取之虛則補之血而實者則寫之又必
因病人偃卧之際醫工居其頭前以兩手各用大指食
指共四指挾其頸之動脉而按之卽人迎大迎處也又
久而持之又卷而切之下至缺盆之中而後止又如前
法行之候其熱去乃止此所謂推而散之之法也
黄帝曰有一脉生數十病者或痛或癰或熱或寒或痒或
痺或不仁變化無窮其故何也岐伯曰此皆邪氣之所生
也
此言一脉而生數十病者皆邪氣之所生也邪氣者卽
下文之虛邪也蓋虛邪賊風善行而數變故爲病之多
有如是也
黄帝曰余聞氣者有眞氣有正氣有邪氣何謂眞氣岐伯
曰眞氣者所受于天與穀氣并而充身者也正氣者正風
也從一方來非實風又非虛風也邪氣者虛風之賊傷人
也其中人也深不能自去正風者其中人也淺合而自去
其氣來柔弱不能勝眞氣故自去
此承上文而言氣分爲三唯邪氣能傷眞氣也眞氣者

與生俱生受之于天日與穀氣相并而充滿于身者也
正氣者正風也從一方來此風非實非虛如春之東風
夏之南風秋之西風冬之北風者是也其中人也淺以
其風氣之來柔弱不能勝人眞氣故耳邪氣者乃虛風
之賊傷人者也如冬居叶蟄之宫而風自後來者是也
大義見歲露篇 其中人也深不能自去也所以變化無窮而一
脉有數十病耳
虛邪之中人也灑淅動形起毫毛而發腠理其入深內摶
于骨則爲骨痺摶于筋則爲筋攣摶于脉中則爲血閉不
通則爲癰摶于肉與衛氣相搏陽勝者則爲熱陰勝者則

寒則眞氣去去則虛虛則寒搏于皮膚之間其氣外
發腠理開毫毛搖氣往來行則爲痒畱而不去爲痺衛氣
不行則爲不仁

此承上文而言虛邪入人之深有爲骨痺爲筋攣爲癰
爲熱爲寒爲痒爲不仁等病也虛邪之中人也初時灑
淅惡寒以振動其形起人毫毛發人腠理其邪既入深
內搏于骨則爲骨痺搏于筋則爲筋攣搏于脉中而血
閉不通則爲癰腫 搏于肉而與衛氣相搏當是時陽
氣勝者則爲熱乃陽經之氣勝陰經也陰氣勝者則爲
寒乃陰經之氣勝陽經也 寒則眞氣去而且虛其寒

搏于皮膚之間邪氣外發腠理開其毫毛搖氣往來而
行則爲痒 畱而不去則爲痺 衛氣不行則爲不仁
不知痛痒也

虛邪徧容于身半其入深內居營衛營衛稍衰則眞氣去
邪氣獨畱發爲偏枯其邪氣淺者脉偏痛

此承上文而言虛邪之入人深則爲偏枯淺則爲脉痛
皆變化無窮之義也

虛邪之入于身也深寒與熱相搏久畱而內著寒勝其熱
則骨疼肉枯熱勝其寒則爛肉腐肌爲膿內傷骨內傷骨
爲骨蝕有所疾前筋筋屈不能伸邪氣居其間而不反發
爲筋溜有所結氣歸之衛氣畱之不得反津液久畱合而
爲腸溜久者數歲乃成以手按之柔已有所結氣歸之津
液畱之邪氣中之凝結日以易甚連以聚居爲昔瘤以手
按之堅有所結深中骨氣因于骨骨與氣并日以益大則
爲骨疽有所結中于肉宗氣歸之邪畱而不去有熱則化
而爲膿無熱則爲肉疽凡此數氣者其發無常處而有常
名也 着同著

此承上文而悉舉虛邪中人之病亦變化無窮之義也
虛邪入于人者既深則寒與熱相搏如久畱而內着其
寒勝夫熱則爲骨疼而肉枯熱勝夫寒則爲肉爛而肌

腐且爲膿及內傷其骨也 內傷其骨則爲骨蝕骨蝕
者骨有所損也必有其所 如內傷其筋而疾在前筋
則筋自屈而不得伸邪氣居其中而不出則發爲筋溜
筋溜者筋有所流注也亦必有其所 如邪氣有所結
而歸于內衛氣亦畱于內而不得出以反于外所以津
液亦久畱于其中則合而爲腸溜腸溜者腸有所流注
也久者數歲乃成以手按之則可至于柔然亦必有其
所 如或邪氣之結者歸于內津液畱于內而又有邪
氣中之則凝結易至于日甚遂致相連而聚居于內當
爲昔瘤言非一日而成者也以手按之則堅且有其所

又或結深中骨則邪氣因于骨骨與氣并日以益大則爲骨疽亦有其所　若或結氣中之于肉上焦宗氣正行于其所被邪氣畱而不去如有熱則化而爲膿如無熱則止爲肉疽　凡此數等邪氣其發雖無一定之處而各有一定之名也

衛氣行第七十六（詳論衛氣之行故名篇）

黃帝問于歧伯曰願聞衛氣之行出入之合何如伯高曰歲有十二月日有十二辰子午爲經卯酉爲緯天周二十八宿而一面七星四七二十八星房昴爲緯虛張爲經是故房至畢爲陽昴至心爲陰陽主晝陰主夜故衛氣之行

一日一夜五十周于身晝日行于陽二十五周夜行于陰二十五周周于五歲是故平旦陰盡陽氣出于目目張則氣上行于頭循項下足太陽循背下至小指之端其散者別于目銳眥下手太陽下至手小指之間外側其散者別于目銳眥下足少陽注小指次指之間以上循手少陽之分側下至小指之間別者以上至耳前合于頷脈注足陽明以下行至跗上入五（次當作）指之間其散者從耳下下手陽明入大指之間入掌中其至于足也入足心出內踝下行陰分復合于目故爲一周

此言衛氣之行晝行于陽經夜行于陰經而一晝一夜乃五十度周于身也出入者或出陽經以入陰經或出陰經以入陽經也伯言一歲之內有十二月一日之中有十二時其夜之子時晝之午時當爲南北之經經者自縱而言之也旦之卯時夕之酉時當爲東西之緯緯者自橫而言之也繞天一周有二十八宿而一方計有七星四方各七則四七計有二十八星其房昴爲東西之緯虛張爲南北之經是故房至畢則爲星之屬陽者也昴至心則爲星之屬陰者也陽星則主于晝陰星則主于夜故人身衛氣之行一日一夜當爲五十周于身其晝日行于陽經者二十五周蓋自足太陽而至手陽

明也夜行于陰經者二十五周蓋自足少陰而至足太陰也彼六氣者自甲子以至戊辰五歲方周百刻（見素問六微旨大論帝曰願聞其歲六氣始終早晏何如岐伯言甲子之歲初之氣天氣始于水下一刻至戊辰歲初之氣又始于水下一刻周而復始）而衛氣則一晝夜而周故謂之周于五歲也何以見晝行陽經者二十五周是故自平旦之時則行于陰經者盡矣此陽氣者即衛氣也出于目之睛明穴正以目開則衛氣上行于頭乃循項下足太陽膀胱經之衆穴又循背下至足小指之端至陰穴其在頭而散者別于目之銳眥近聽宮穴下手太陽小腸經而至于手小指外側之少澤穴其在頭而又散者別于目

銳眥即足少陽之瞳子髎穴以下足少陽之經而注于足第四指間之竅陰穴又從而上循手少陽之分側以下至手小指之間關衝穴其別而散者以上至耳前合于頷脉上近足陽明經之承泣穴乃注足陽明之經而下行至足跗而之衝陽穴入次指之間厲兌穴其在頭而散者從耳下下行手陽明經之迎香等穴以入手大當作次指之間商陽穴入手掌中此則晝行于陽經者如此計二十五度至夜則行于陰經亦二十五度其至于足少陰腎經乃足心之湧泉穴出內踝下行陰分自足少陰腎經而行手少陰心經手太陰肺經足厥陰肝經

足太陰脾經其夜行于陰經者計有二十五度至明日平旦陰經已盡而陽經又受氣則復因目開而會于目又自足太陽膀胱經之睛明穴始也故謂之五十度爲一周者以此

是故日行一舍人氣行一周與十分身之八日行二舍人氣行二周于身與十分身之六日行三舍人氣行于身五周與十分身之四日行四舍人氣行于身七周與十分身之二日行五舍人氣行于身九周日行六舍人氣行于身十周與十分身之八日行七舍人氣行于身十二周在身與十分身之六日行十四舍人氣二十五周于身有奇分與十分身之四陽盡于陰陰受氣矣其始入于陰常從足少陰注于腎腎注于心心注于肺肺注于肝肝注于脾脾復注于腎爲周是故夜行一舍人氣行于陰藏一周與十分藏之八亦如陽行之二十五周而復合于目陰陽一日一夜合有奇分十分身之四與十分藏之二是故人之所以臥起之時有早晏者奇分不盡故也按伯高所言大約日行舍數衛氣所行之數俱舉成數而言也今細分其數則于晝夜各行二十五度之數無缺矣以俟後之明者而再訂之

此承上文而詳言衛氣晝夜各行二十五度之義也是故日行一舍人氣行一周與十分身之八人氣者衛氣也對天之日數而言故謂衛氣爲人氣此當言日行舍八分七釐半漏水下三刻一分二釐半人氣行一周五分六釐二毫

半日行二舍人氣行二周于身與十分身之六當云日行一舍七分半漏水下六刻二分半人氣行三周一分二釐半日行三舍人氣行于身五周與十分身之四當云日行二舍六分二釐半漏水下九刻三分七釐半人氣行四周六分八釐七毫半日行四舍人氣行于身七周與十分身之二當云日行三舍半漏水下十二刻半人氣行六周二分半日行五舍人氣行于身九周當云日行四舍三分七釐半水下十五刻六分二釐半人氣行七周八分一釐二毫半日行六舍人氣行于身十周與十分身之八當云日行五舍二分半水下十八刻七分半人氣行九周三分七釐半又當增云日行六舍一分二釐半水下二十一刻八分七釐半人氣行十周九分三釐七毫半日行七舍人氣行于身十二周在身與十分身之六當云日行七舍水下二十五刻人氣行十二周五分又當增云日行七舍八分七釐半水下二十八

刻一分二釐半。人氣行十四周六釐二毫半又當日行八舍七分半水下三十一刻二分半人氣行周六分二釐半又當增云日行九舍六分一釐半水下三十四刻三分七釐半。人氣行一十七周一分八釐七毫半又當增云。日行十舍五分。水下二十七刻半人氣行一十八周七分半又當增云。日行十一舍三分七釐半。水下四十刻六分二釐半人氣行二十周三分一釐二毫半又當增云。日行十二舍二分半水下四十三刻七分半人氣行二十一周八分七釐半又當增云。日行十三舍一分二釐半水下四十六刻八分七釐半人氣行二十三周四分三釐七毫半日行十四舍。人氣行二十五周于身有奇分。十分身之四此正當云。日行一十四舍水下五十刻人氣行于身二十五周陽盡于陰。陰受氣矣手此則行陽經者已盡而陰經當受衛氣其始入于陰。常從足少陰注于腎。腎注于手少陰心經。又注于手太陰肺經。又注于足厥陰肝經。又注于足太陰脾經。又注于足少陰腎經。此乃一晝一夜而為五十度之一周也。是故日行一舍。人氣行于陰藏一周。與十分藏之八陰藏者謂陰經也亦如陽行之二十五周。而平旦則復合于目。蓋又自睛明穴而始也。陰陽一日一夜。合有奇分十分身之四。與十分藏之二。是故人之所以卧起之時有早晏者奇分不盡故也。陰經陽經所行一日一夜之內合所餘之分。有十分身之二。身之四。人之所以卧起之時有早晏者。正以其所值之時有奇分未盡故耳

黃帝曰。衛氣之在于身也。上下往來。不以期。候氣而刺之。奈何。伯高曰。分有多少。日有長短。春秋冬夏。各有分理。然後常以平旦為紀。以夜盡為始。是故一日一夜。水下百刻。

二十五刻者。半日之度也。常如是毋已。日入而止。隨日之長短。各以為紀而刺之。謹候其時。病可與期。失時反候者。百病不治。故曰刺實者。刺其來也。刺虛者。刺其去也。此言氣存亡之時。以候虛實而刺之。是故謹候氣之所在而刺之。是謂逢時。在于三陽。必候其氣在于陽而刺之。病在于三陰。必候其氣在陰分而刺之

此言刺諸經者。必候衛氣之所在而刺之也。帝疑衛氣在于人身。上下往來。理當候其氣之在陽在陰而刺之。若不以期候其氣之所在而刺之者。奈何。伯高言正當候其氣之所在而刺之也。故雖日之所分。有多有少。春分後日長。秋分後日短。而春夏秋冬。其晝夜刻數。各有分理。然所以候衛氣者。常以平旦為紀。則知其行于陽經。以夜盡為始。則知其行于陰經。是故一日一夜。水下百刻。其二十五刻者。四分之一。半日之度也。常如是無已。日出而起。日入而止。隨日之長短。大約以半日為紀而刺之。謹候其時。則病可與期。若失時反候。則百病不治。故曰病實者當寫之。宜乘其氣之來而迎之。病虛者當補之。宜乘其氣之往而隨之。所謂氣有來去。即氣有存亡。氣有存亡。即可候病有虛實而刺之。是謂之逢時也。故晝行于三陽。太陽陽明少陽合足手而言必候其氣在于陽而

刺 夜行于三陰（太陰少陰厥陰合五藏而言以紫心包絡）必候其氣在
陰而刺之其氣三陽三陰者下文正詳言之
水下一刻人氣在太陽水下二刻人氣在少陽水下三刻
人氣在陽明水下四刻人氣在陰分水下五刻人氣在太
陽水下六刻人氣在少陽水下七刻人氣在陽明水下八
刻人氣在陰分水下九刻人氣在太陽水下十刻人氣在
少陽水下十一刻人氣在陽明水下十二刻人氣在陰分
水下十三刻人氣在太陽水下十四刻人氣在少陽水下
十五刻人氣在陽明水下十六刻人氣在陰分水下十七
刻人氣在太陽水下十八刻人氣在少陽水下十九刻人

氣在陽明水下二十刻人氣在陰分水下二十一刻人氣
在太陽水下二十二刻人氣在少陽水下二十三刻人氣
在陽明水下二十四刻人氣在陰分水下二十五刻人氣
在太陽此半日之度也從房至畢一十四舍水下五十刻
日行半度迴行一舍水下三刻與七分刻之四大要曰常
以日之加于宿上也人氣在太陽是故日行一舍人氣行
三陽行于陰分常如是無已與天地同紀紛紛盼盼終而
復始一日一夜水下百刻而盡矣（盼普巴切）

此承上文而詳衛氣有在陽在陰之時正當候其氣而
刺之也方漏水下一刻則衛氣在足手太陽經漏水下
二刻則衛氣在足手少陽經漏水下三刻則衛氣在足
手陽明經然衛氣慓悍疾利故日間雖當行于陽經而
又于漏下四刻之時則入足少陰腎經本經邪客篇云
衛氣者出其悍氣之慓疾而先行于四末分肉之
間而不休者也晝日行于陽夜行于陰常從足少陰之
分間行于五藏六府者是也故曰水下四刻衛氣在陰
分下文水下八刻十二刻十六刻二十刻二十四刻皆
曰在陰分者俱指足少陰腎經而言也然入于陰分而
日當爲晝故漏水下五刻之時則又出于陽分而在足
手太陽經漏水下六刻則衛氣在足手少陽經水下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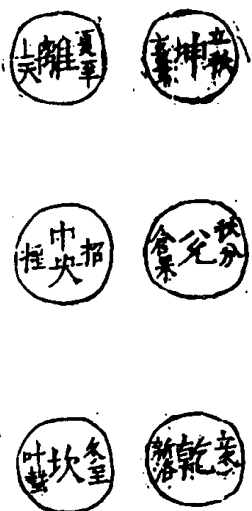
刻則衛氣在足手陽明經至于八刻則間行于足少陰
腎經水下九刻則衛氣又出而在足手太陽經水下十
刻則衛氣在足手少陽經水下十一刻則衛氣在足手
陽明經水下十二刻則衛氣又間行于足少陰腎經之
分水下十三刻則衛氣又出而在足手太陽經水下十
四刻則衛氣在足手少陽經水下十五刻則衛氣在足
手陽明經水下十六刻則衛氣又間行足少陰腎經之
分水下十七刻則衛氣又出而在足手太陽經水下十
八刻則衛氣在足手少陽經水下十九刻則衛氣在足
手陽明經水下二十刻則衛氣又間行于足少陰腎經

之分水下二十一刻則衛氣又出而在足手太陽
下二十二刻則衛氣在足手少陽經水下二十三刻
衛氣在足手陽明經水下二十四刻則衛氣又間行于
足少陰腎經之分水下二十五刻則又出而在足手太
陽經此少半日之間所行之度也至于再行半日從房
至畢行一十四舍則水下五十刻矣又日行半度轉行
一舍則水下三刻與七分刻之四（水下三刻一分二釐半）大要曰
常以日之加于宿上也人氣在太陽（之字衍大要日加于宿之上）日
是故日行一舍人氣行三陽行于陰分常如是無已
（一舍則氣行于三陽而又入于足少陰腎經之分常如是無已也）與天地同紀紛紛紛
盼盼然氣雖似亂而有章終而復始一日一夜水下百
刻而盡矣

九宮八風第七十七（內論九宮八風故名篇）

立秋 坤 玄委
夏至 離 上天
秋分 兌 倉果
中央 招搖
立冬 乾 新洛
冬至 坎 叶蟄

立夏 巽 陰洛
春分 震 倉門
立春 艮 天留

立秋二 玄委 西南方
夏至九 上天 南方
立夏四 陰洛 東南方
秋分七 倉果 西方
招搖 中央
春分三 倉門 東方
立冬六 新洛 西北方
冬至一 叶蟄 北方
立春八 天留 東北方

太一常以冬至之日居叶蟄之宮四十六日明日居天留四十六日明日居倉門四十六日明日居陰洛四十五日明日居天宮四十六日明日居玄委四十六日明日居倉果四十六日明日居新洛四十五日明日復居叶蟄之宮曰冬至矣太一日遊以冬至之日居叶蟄之宮數所在日從一處至九日復反于一常如是無已終而復始太一移日天必應之以風雨以其日風雨則吉歲美民安少病矣先之則多雨後之則多汗太一在冬至之日有變占在君太一在春分之日有變占在相太一在中宮之日有變占在吏太一在秋分之日有變占在將太一在夏至之日有變占在百姓所謂有變者太一居五宮之日病風折樹木揚沙石各以其所主占貴賤因視風所從來而占之風從其所居之鄉來為實風主生長養萬物從其衝後來為虛風傷人者也主殺主害者謹候虛風而避之故聖人日避

庇邪之道，如避矢石然，邪弗能害，此之謂也。

此言太一居九宮之日，各有所忌也。太一者，歲神也。（素問六微旨大論有太一天符為貴人，此則不止天符年。）常以冬至之日居于坎方叶蟄之宮，計有四十六日。至次日，乃第四十七日也，則為立春，而居于艮方之天留宮，亦計四十六日。連前共計九十二日。至次日，乃第九十三日也，則為春分，而居于震方之倉門宮，亦計四十六日。連前共計一百三十八日。至次日，乃一百三十九日也，則為立夏，而居于巽方之陰洛宮，亦計四十五日。連前共計一百八十三日。至次日，乃一百八十四日也，則為夏至，而居于離方之上

天宮，亦計四十六日。連前共計二百二十九日。至次日，乃二百三十日也，則為立秋，而居于坤方之玄委宮，亦計四十六日。連前共計二百七十四日。至次日，乃二百七十五日也，則為秋分，而居于兌方之倉果宮，亦計四十六日。連前共計三百二十日。至次日，乃三百二十一日也，則為立冬，而居于乾方之新洛宮，亦計四十五日。連前共計三百六十五日。至次日，乃來歲之冬至，又居坎方之叶蟄宮矣。其太一所遊之日，假如冬至居叶蟄之宮，照圖數所在之日，從一處至九，冬至為一，立秋為二，春分為三，立夏為四，中央為五，立冬為六，秋分為七，立春為八，夏至為九，復反于冬至之一，常如是輪之無已，終而復始。遇太一移日，天必應之以風雨。此日有風雨則吉，歲美民安少病。先于所移之日而有風雨，則天必多雨；後于所移之日而有風雨，則民必多汗。不唯是也，太一在冬至之日有變，當占在君；在春分之日有變，當占在相；在中宮之日有變，當占在吏；在秋分之日有變，當占在將；在夏至之日有變，當占在百姓。所謂有變者，太一居五宮之日（日五宮者，東南西北中央也），所病者（病猶惡也）有大風折木揚沙石，各以其所主之宮，占其分之貴賤，如君相吏將民之謂也。其風從所居之鄉來，如冬至來自

北方，春分來自東方之謂，是之謂實風也，主生長以養萬物者。或從其衝後而來，如冬至從南西二方而來，春分從西北二方而來，夫是之謂虛風也，主殺害以傷人者。謹宜候此虛風而避之。唯聖人避之，如矢石，所以邪弗能害也。（故本經歲露論以太一冬至居叶蟄宮而風雨從南方來者為虛風，立春之日而風雨從西方來者為虛風，則此篇所謂從後來者為虛風，法如東以西與北為後，南以北與東為後，西以東與南為後，北以南與西為後也。）

是故太一徙立于中宮，乃朝八風，以占吉凶也。風從南方來，名曰大弱風，其傷人也，內舍于心，外在于脈，氣主熱。風從西南方來，名曰謀風，其傷人也，內舍于脾，外在于肌，其

氣主爲弱風從西方來名曰剛風其傷人也內舍于肺外在于皮膚其氣主爲燥風從西北方來名曰折風其傷人也內舍于小腸外在于手太陽脉脉絶則溢脉閉則結不通善暴死風從北方來名曰大剛風其傷人也內舍于腎外在于骨與肩背之膂筋其氣主爲寒也風從東北方來名曰凶風其傷人也內舍于大腸外在于兩脇腋骨下及肢節風從東方來名曰嬰兒風其傷人也內舍于肝外在于筋紐其氣主爲身濕風從東南方來名曰弱風其傷人也內舍于胃外在肌肉其氣主體重此八風皆從其虛之鄉來乃能病人三虛相搏則爲暴病卒死兩實一虛病則爲淋露寒熱犯其雨濕之地則爲痿故聖人避風如避矢

石焉其有三虛而偏中于邪風則爲擊仆偏枯矣

此又言朝八風可以占吉凶也南方屬火主于熱人之心應之通于脉故風從南方來者名曰大弱風其傷人內舍于心而外在于脉其氣主于爲病之熱也西方屬金主于燥人之肺應之通于皮膚故風從西方來者名曰剛風其傷人內舍于肺而外在于皮膚其氣主于爲病之燥也北方屬水主于寒人之腎應之通于骨故風從北方來者名曰大剛風其傷人內舍于腎而外在于骨及肩背內之膂筋（膂筋之義詳歲露論中）其氣主于爲病之寒也東方屬木主于風濕人之肝應之通于筋紐其氣主于肝爲病之風濕也夫東方主風而曰濕病者以風爲嬰兒其氣尚柔不能勝濕故也其間西南方來者爲謀風內傷于脾而外在于肌其氣主爲弱東南方來者爲弱風以柔主于土也內傷于胃而外在肌肉其氣主體重（戌辰亦主土也）西北方來者爲折風內傷于小腸而外在手太陽之脉東北方來者爲凶風內傷于大腸而外在兩脇腋骨下及肢節以大腸與別府不同皆能受傷者也此八風者皆從其衝後來爲虛風即虛之鄉來也如立冬而風從南方西方來立春而風從北方西方來立夏

而風從北方東方來立秋而風從南方東方來者是也三虛者據素問刺法本病二篇則以人憂愁思慮傷心及汗出於心驚而奪精爲人二虛遇司天失守爲天之虛爲三虛據後歲露論以乘年之虛爲一虛即司天失守是也逢月之虛爲一虛即月郭空則海水東盛云云是也失時之和爲一虛即春應暖而反寒之盛是也據此篇其人已虛其風又虛其歲又虛是謂三虛三虛相搏則爲暴病卒死矣假如人實歲實而風虛則止爲淋露寒熱蓋人爲露所淋必發爲寒熱也或犯其雨濕之地則爲痿病故聖人避此虛邪之風如避矢石若有三

虛而爲邪風偏中之則又爲擊仆爲偏枯矣擊仆者如擊之而仆暈也偏枯者或左或右偏枯也

九鍼論第七十八 靈內第篇詳論九鍼故名篇 天忌至夫子首用鍼者之當知故并及之凡內經全書之論鍼者皆不出此九鍼耳其爲上一律也

黃帝曰余聞九鍼于夫子衆多博大矣余猶不能寤同悟敢問九鍼焉生何因而有名歧伯曰九鍼者天地之大數也始于一而終于九故曰一以法天二以法地三以法人四以法時五以法音六以法律七以法星八以法風九以法野黃帝曰以鍼應九之數奈何歧伯曰夫聖人之起天地之數也一而九之故以立九野九而九之九九八十一以起黃鍾數焉以鍼應數也一者天也天者陽也五藏之應天者肺肺者五藏六府之蓋也皮者肺之合也人之陽也故爲去声之治鍼必以大其頭而銳其末令平声下同無得深入而陽氣出二者地也人之所以應土者肉也故爲之治鍼必筩其身而圓其末令無得傷肉分傷則氣得竭三者人也人之所以成生者血脉也故爲之治鍼必大其身而圓其末令可以按脉勿陷以致其氣令邪氣獨出四者時也時者四時八風之客于經絡之中爲痼病者也故爲之治鍼必筩其身而鋒其末令可以寫熱出血而痼病竭五者音也音者冬夏之分分于子午陰與陽別寒與熱爭兩氣相搏合爲癰膿者也故爲之治鍼必令其末如劒鋒可以取大膿六者律也律者調陰陽四時而合十二經脉虛邪客于經絡而爲暴痺者也故爲之治鍼必令尖如氂同毫且圓且銳中身微大以取暴氣七者星也星者人之七竅邪之所客於經而爲痛痺舍于經絡者也故爲之治鍼令尖如蚊虻喙靜以徐往微以久留正氣因之眞邪俱往出鍼而養者也八者風也風者人之股肱八節也八正之虛風八風傷人內舍於骨解腰脊節腠理之間爲深痺也故爲之治鍼必長其身鋒其末可以取深邪遠痺九者野也野者人之節解皮膚之間也淫邪流溢于身如風水之狀而溜不能過于機關大節者也故爲之治鍼令小大如挺其鋒微圓以取大氣之不能過于關節者也黃帝曰鍼之長短有數乎歧伯曰一曰鑱鍼者取法於巾鍼去末寸半卒銳之長一寸六分主熱在頭身也二曰圓鍼取法於絮鍼筩其身而卵其鋒長一寸六分主治分肉間氣三曰鍉音低鍼取法於黍粟之銳長三寸半主按脉取氣令邪出四曰鋒鍼取法於絮鍼筩其身鋒其末長一寸六分主癰熱出血五曰鈹鍼取法于劒鋒廣二分半長四寸主大癰膿兩熱爭者也六曰圓利鍼取法於氂鍼微大其末反小其身令可深內同納也長一寸六分主取癰痺者也七曰毫鍼取

法于毫毛。長一寸六分。主寒熱痛痺在絡者也。八曰長鍼
取法于綦鍼。長七寸。主取深邪遠痺者也。九曰大鍼。取法
于鋒鍼。其鋒微圓。長四寸。主取大氣不出關節者也。鍼形
畢矣。此九鍼大小長短法也。此節當與素問鍼解篇第二節參看
此言九鍼所以應天地之數。而詳其大小長短之法也
夫九鍼者。應天地之大數。一以法天。二以法地。三以法
人。四以法四時。五以法五音。六以法六律。七以法七星
八以法八風。九以法九野。正以聖人起天地之數。一以
至九。故分天下爲九野。若九而九之。則爲八十一。乃黄
鍾之數亦然也。以鍼應數。故制之爲九鍼耳。　其鍼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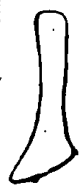
曰第一者。所以應天也。天屬陽。而五藏之應天者唯肺。
肺爲五藏之華蓋。皮則爲肺之合。乃人之陽也。故爲之
治鍼者。其頭大。象天之陽也。其末鋭。令無得深入。而使
陽氣出也。故下文一曰鑱鍼者。取法于巾鍼。其頭鋌大
其近末約寸半許。而漸鋭之。計長一寸六分。主熱在頭
身者用之。正以出陽氣也　其鍼之曰第二者。所以應
地也。地爲土。而人之應土者唯肉。故爲之治鍼者。其身
雖箭箭以竹爲之其體直故謂直爲箭其末則圓。令無得傷肉分。則邪
得竭。故下文二曰圓鍼。取法于絮鍼。箭其身而卵其鋒。
長一寸六分。主治分肉之氣也　其鍼之曰第三者。所

以應人也。人之所以成其身而得生者。唯血脉。故爲之
治鍼者。其身則大。其末必圓。令可以按脉而勿陷。以致
復其正氣。令邪氣獨出耳。故下文三曰鍉鍼。取法于黍
粟之鋭。長三寸半。主按脉取氣。令邪氣之出也　其鍼
之曰第四者。所以應四時也。四時有八風而客于經絡
之中。乃爲瘤病。瘤者。留也。痼病也。故爲之治鍼者。必筩
其身而鋒其末。令可以寫其熱。出其血。而使痼病之得
竭。故下文四曰鋒鍼。取法於絮鍼。其身則筩。其末則鋒
長一寸六分。主癰熱出血也　其鍼之曰第五者。所以
應五音也。夫五音主冬夏之分。以子午而分。所以爲癰

者。陰與陽別。寒與熱爭。兩氣相摶。合爲癰膿。故爲之治
鍼者。令其末如劍鋒。可以取大膿也。故下文五曰鈹鍼
取法於劒鋒。廣二分半。長四寸。主大癰膿。兩熱相爭者
也　其鍼之曰第六者。所以應六律也。六律所以調陰
陽四時。而合于人身之十二經脉。令虚邪客於經絡而
爲暴痺。故爲之治鍼者。必令其尖如氂。且圓且鋭。其中
身則微大。所以取此暴氣也。故下文六曰圓利鍼。取法
于氂鍼。其末微大。其身反小。令可深納其鍼。長一寸六
分。主取癰痺者也　其鍼之曰第七者。所以應七星也
天有七星。人有七竅。爲邪之所客。則舍于經絡而爲痛

癰。故爲之治鍼。必令尖如蚊虻之喙。靜以徐往。微以久留。則正氣因之。而復其眞。邪雖俱往以出鍼。而可以養其正氣。不使之外洩也。故下文七曰毫鍼取法于毫毛長一寸六分。主治寒熱痛痺在絡者也。　其鍼之曰第八者。所以應八風也。人之手足各有股肱。關節計八。令八正之虛風（二至二分四立爲八。正合于東西南北東南西南西北東北之八風）即八風以傷人則內于骨解腰脊節腠理之間。爲深痺。故爲之治鍼者。必長其身。鋒其末。而可以取深遠之痺。故下文八曰長鍼取法于綦鍼長七寸。正主于取深遠之邪痺也　其鍼之曰第九者。所以應九野也。人之節解皮膚

之間。似地之有九野。而淫邪流泆于身。如風水狀。其流不能過於機關大節。故爲之治鍼者。令其小狀而大如鋌。其鋒微圓。可以取大氣之不能過于關節。故下文九曰大鍼者。取法於鋒鍼。其鋒微圓。正以取大氣不能過關節者也（按此九鍼本經九鍼十二原官鍼及此三篇相同後世不明此九鍼而又妄于削鍼穴不分經補瀉無法夭札多矣）

九鍼之圖

一曰鑱鍼（其頭大其末銳取法于巾鍼至末寸半漸銳之長一寸六分主熱在頭身用之）

二曰員鍼（筩其身卵其鋒取法于絮鍼長一寸六分主治分肉閒氣滿者之）

三曰鍉鍼（其身大其末員取法于黍粟之銳長三寸半主按脈取氣令邪出）

四曰鋒鍼（其身鋒其末取法于絮鍼長一寸六分主癰熱出血）

五曰鈹鍼（其末如劍鋒可以取大膿廣二分半長四寸主大癰膿兩熱爭之）

六曰員利鍼（尖如氂且員且銳微大其末反小其身取法于氂鍼長一寸六分主取癰痺）

七曰毫鍼（尖如蚊虻喙取法于毫毛長一寸六分主寒熱痛痺在絡）

八曰長鍼（長其身鋒其末取法于綦鍼長七寸主取深邪遠痺）

九曰大鍼（其鋒微員取法于鋒鍼長四寸主取大氣不出關節）

黃帝曰。願聞身形應九野奈何。岐伯曰。請言身形之應九野也。左足應立春。其日戊寅己丑。左脇應春分。其日乙卯。左手應立夏。其日戊辰己巳。膺喉首頭應夏至。其日丙午。右手應立秋。其日戊申己未。右脇應秋分。其日辛酉。右足

應立冬。其日戊戌己亥。腰尻下竅應冬至。其日壬子。六腑膈下三藏應中州。其大禁。大禁太一所在之日及諸戊己。凡此九者。善候八正所在之處。所主左右上下身體有癰腫者。欲治之。無以其所直之日潰治之。是謂天忌日也。天忌見素問八正神明論前官能篇此節當參前九宮八風圖看

此言身形之應九野。而天忌乃所當知也。人之左脇應春分。而乙卯日屬木。居左。故應之。右脇應秋分。而辛酉日屬金。居右。故應之。膺喉首頭應夏至。而丙丁日屬火。居南。故應之。腰尻下竅應冬至。而壬子日屬水。居北。故應之。至于左足應立春。戊寅己丑日應之。蓋戊己主土

兼四方。而寅丑則居東北方也。右足應立冬。戊戌己亥日應之。蓋戊己主土兼四方。而戌亥則應西北方也。左手應立夏。戊辰己巳日應之。蓋戊己主土兼四方。而辰巳則應東南方也。右手應立秋。戊申己未日應之。蓋戊己主土兼四方。而申未則居西南方也。六府與膈下之脾肝腎三藏應于中州。乃大禁者也。蓋大禁在諸戊己之日。而太一所在之日。即如冬至居叶蟄。立春居天留之類是也。亦宜禁之。凡此九者。善候八正所在之處。則主左右上下身體有癰腫者。若欲治之。無以其所值之日治而潰之。是乃天忌之日。不可以輕犯也。

太乙神人身形應九野天忌歌

按後世鍼灸法。最忌九宮尻神。九部尻神。十二部人神。此固當遵。然前九宮八風篇內有太乙所在九宮。及此篇身形應九野。乃神聖所言。必合五行九宮八卦大數。今舊有太乙神人歌。凡鍼灸破癰者。切宜忌之。

立春艮上起天留。戊寅己丑左足求。春分左脇倉門震。
乙卯日見定為仇。立夏戊辰己巳巽。陰洛宮中左手愁。
夏至上天丙午日。正值膺喉離首頭。立秋玄委宮右手。
戊申己未坤上遊。秋分倉果西方兌。辛酉還從右脇謀。
立冬右足加新洛。戊戌己亥乾位收。冬至坎方臨叶蟄。
壬子腰尻下竅流。五藏六府并臍腹。招搖諸戊己中州。

形樂志苦病生于脉治之以灸刺形苦志樂病生于筋治之以熨引形樂志樂病生于肉治之以鍼石形苦志苦病生于咽喝治之以甘藥形數驚恐筋脉不通病生于不仁治之以按摩醪藥是謂形 咽喝當作嗌　按素問血氣形志篇與此節同但彼曰病生于咽嗌者爲是彼曰治之以百藥此曰甘藥者是彼末句云是謂五形志也此節之末句有缺

此言病有形志之苦樂不同而治之者亦異也形在外志在內有等外形雖樂而內志則苦故志爲于心心合于脉所以病在于脉也當灸刺隨宜以治之　有等外形雖苦而內志則樂則筋以勞而傷所以病生于筋也當以火熨導引治之　有等外形雖樂而內志亦樂則

血氣凝濇病生于肉當以鍼石治之　有等外形既苦而內志亦苦則血氣枯焦病生于咽嗌當以甘和之藥治之　有等形受勞苦數被驚恐筋與血脉皆不相通則病生爲不仁不仁者痛痒不知也當按摩酒藥兼用之是皆五形五志之受病者如此 邪氣藏府病形篇終始篇俱有調以甘藥

五藏氣心主噫肺主欬肝主語脾主呑腎主欠 此與素問宣明五志論同

此言五藏之氣爲病也按三部九候論曰心爲噫脉解篇云所謂上走心爲噫者陰盛而上走陽明陽明絡爲心故上走心爲噫也本經口問篇黄帝曰人之噫者何氣使然岐伯曰寒氣客于胃厥逆從下上散復出于胃故曰噫夫曰心爲噫又曰寒氣轉于胃正以心氣上噫而胃又有寒故從之而轉耳至于本經經脉篇論脾之爲病亦曰善噫蓋脾胃之病無以異也 王冰云噫飽出息也又曰氣轉也論語云噫斗筲之人朱註云心不平聲海篇云痛聲也理以飽出息及氣轉爲是朱註與海篇皆係書義也

素問陰陽應象大論言肺在變動爲欬故肺主于欬也又陰陽應象大論言肝在聲爲呼而此曰語者彼言聲而此言病也　呑者海篇曰食咽也然病時氣亦能呑也　欠者張口轉氣也口問篇黄帝曰人之欠者何氣使然岐伯曰衛氣晝日行于陽半夜則行于陰陰者主

夜夜者卧陽者主上陰者主下故陰氣積于下陽氣未盡陽引而上陰引而下陰陽相引故數欠

六府氣膽爲怒胃爲氣逆噦大腸小腸爲泄膀胱不約爲遺溺下焦溢爲水 宣明五氣論與此大同

此言六府之氣爲病也陰陽應象大論曰肝在志爲怒而此曰膽爲怒者以肝與膽爲表裏也　胃爲氣逆爲噦者蓋胃爲水穀之海惟胃氣不和則氣逆按靈樞口問篇岐伯曰穀入于胃胃氣上注于肺今有故寒氣與新穀氣俱還入于胃新故相亂眞邪相攻氣并相逆復出于胃故爲噦　大腸小腸爲泄者蓋大腸爲傳道之

府。小腸爲受盛之府。今受盛之氣既虛。傳道之司不禁。故爲泄利之證也。　膀胱不約爲遺溺。素問靈蘭秘典論曰。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乃能出矣。又脈要精微論曰。水泉不止者。是膀胱不藏也。今膀胱之氣不足。而不能藏。故爲遺溺如此也　下焦溢爲水。此下焦者卽營衛生會篇上中下之下焦也。下焦之氣不足。故氾溢而爲水病耳。按水之爲證見素問陰陽別論平人氣象論靈樞水脹論論疾診尺等篇

五味。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甘入脾。鹹入腎。淡入胃。是謂五味。此節與宣明五氣論五味所入亦同但此多淡入胃一句

此言五味之入五藏也

五并。精氣并肝則憂。并心則喜。并肺則悲。并腎則恐。并脾則畏。是謂五精之氣并于藏也。此與宣明五氣論亦同彼未有云虛而相并者也

此言五藏之精氣并于所虛之藏也。陰陽應象大論曰。肝在志爲怒。心在志爲喜。腎在志爲恐。今肝虛而餘藏精氣得以并之。則爲憂。夫在志爲怒。而此曰憂者。以肺氣得以乘之也　心虛而餘藏精氣得以并之。則爲喜。益喜者固其所志。而太過于喜。則爲病也　肺虛而餘藏精氣得以并之。則爲悲。夫在志爲悲。而此曰憂者。憂甚則悲也　腎虛而餘藏精氣得以并之。則爲恐　脾虛而餘藏精氣得以并之。則爲畏。夫在志爲思。而此畏以過思則畏勝也。此乃五藏之氣虛而相并者也

五惡。肝惡風。心惡熱。肺惡寒。腎惡燥。脾惡濕。此五藏氣所惡者也。此與宣明五氣論同

此言五藏所惡之邪也。肝屬厥陰木。其性與風氣相通而感風則傷筋。故惡風。心屬少陰火。其性與暑氣相通而受熱則傷脈。故惡熱。肺屬手太陰金。其性本寒。故惡寒。腎屬足少陰水。其性喜潤。故惡燥。脾屬足太陰土。其性喜燥。故惡濕

五液。心主汗。肝主泣。肺主涕。腎主唾。脾主涎。此五液所出也。此與宣明五氣論同

此言五藏各有液也

五勞。久視傷血。久卧傷氣。久坐傷肉。久立傷骨。久行傷筋。此五久勞所病也。此與宣明五氣論同

此言五藏久勞各有所傷也。久視者必勞心。故傷血。久卧者必勞肺。故傷氣。久坐者必勞脾。故傷肉。久立者必勞腎。故傷骨。久行者必勞肝。故傷筋

五走。酸走筋。辛走氣。苦走血。鹹走骨。甘走肉。是謂五走也。此卽宣明論之五味所禁歟此更詳

此言五味各有所走也。宣明五氣論曰。辛走氣。氣病無

多食辛鹹走血血病無多食鹹苦走骨骨病無多食苦
甘走肉肉病無多食甘酸走筋筋病無多食酸是謂五
禁無令多食
五裁病在筋無食酸病在氣無食辛病在骨無食鹹病在
血無食苦病在肉無食甘口嗜而欲食之不可多也必自
裁也命曰五裁（此與宣明五氣論同）
此言五味之有五裁即上節之義也
五發陰病發于骨陽病發于血陰病發于肉陽病發于冬
陰病發于夏（此與宣明五氣論同）
此言五藏之病有所發也腎為少陰主于骨脾為太陰

主于肉故陰分之病發于骨肉心為牡藏主于血故陽
分之病發于血此則以五藏所主言陽虛不能勝陰故
陽病發于冬陰虛不能勝陽故陰病發于夏此則以五
藏之時言也
五邪邪入于陽則為狂邪入于陰則為血痺邪入于陽轉
則為癲疾邪入于陰轉則為瘖陽入之于陰病靜陰出之
于陽病喜怒（癲當作巔喜當作善此與宣明五氣論同）
此言五邪之為病也邪氣不入于陰而入于陽則陽邪
有餘而為狂（生氣通天論曰陰不勝其陽則脈流薄疾并乃狂）邪氣不入于陽
而入于陰則陰邪有餘而為血痺（生氣通天論曰陽不勝其陰則五藏氣爭）九竅不通按此曰陰陽乃營氣衛氣然陰陽諸經為表為裏其義亦該之矣宣明五氣論曰
搏陽則為癲疾而此曰邪入于陽轉則為癲疾則癲當
為巔正以陽氣上升故頂巔有疾如頭痛眩暈等證也
宣明五氣論曰搏陰則為瘖而此曰邪入于陰轉則為
瘖正以陰為邪傷則營氣不足而為瘖也此曰陰陽者
亦營衛二氣也陽氣之邪入之于陰則其病也能靜陰
氣之邪出之于陽則其病也多怒是乃五邪為病也
五藏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腎藏精志也（藏于声此與宣明五氣論同但彼則腎止曰藏精不及志難經兼言腎藏精與志故言有七神之說）
此言五藏各有所藏之神也按本經本神篇黃帝曰何

謂德氣生精神魂魄心意志思智慮岐伯曰天之在我
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氣也德流氣薄而生者也故生之
來謂之精兩精相搏謂之神隨神往來謂之魂並精而
出入者謂之魄所以任物者謂之心心之所憶謂之意
意之所存謂之志因志而存變謂之思因思而遠慕謂
之慮因慮而處物謂之智又曰肝藏血血舍魂脾藏營
營舍意心藏脈脈舍神肺藏氣氣舍魄腎藏精精舍志
觀此則本節大義可識矣
五主心主脈肺主皮肝主筋脾主肌腎主骨（此與宣明五氣論同）
此言五藏之所主也按素問痿論曰肺主身之皮毛心

主身之血脈。肝主身之筋膜。脾主身之肌肉。腎主身之骨髓。是之謂五主也

陽明多血多氣。太陽多血少氣。少陽多氣少血。太陰多血少氣。厥陰多血少氣。少陰多氣少血。故曰。刺陽明出血氣。刺太陽出血惡氣。刺少陽出氣惡血。刺太陰出血惡氣。刺厥陰出血惡氣。刺少陰出氣惡血也。（此與素問血氣形志論本經五音五味篇大同小異當以素問爲的）

此言陰陽各經有血氣多少。而刺之者。必有其數也。按素問血氣形志論曰。太陽常多血少氣。少陽常少血多氣（此同）。陽明常多氣多血（此同）。少陰常少血多氣（此同）。厥陰常多血少氣（此同）。太陰常多氣少血（此異還以素問爲是）。又曰。刺陽明出血氣（此同）。刺太陽出血惡氣（此同）。刺少陽出氣惡血（此同）。刺太陰出氣惡血（此異還以素問爲是）。刺少陰出氣惡血（此同）。刺厥陰出血惡氣（此同）。　陽明者。手陽明大腸經。足陽明胃經也。太陽者。手太陽小腸經。足太陽膀胱經也。少陽者。手少陽三焦經。足少陽膽經也。太陰者。手太陰肺經。足太陰脾經也。厥陰者。手厥陰心包絡經。足厥陰肝經也。少陰者。手少陰心經。足少陰腎經也。其各經氣血。自有多少。故刺之者。凡多者則出之。少者則惡出之也

足陽明太陰爲表裏。少陽厥陰爲表裏。太陽少陰爲表裏。是爲足之陰陽也。手陽明太陰爲表裏。少陽心主爲表裏。太陽少陰爲表裏。是謂手之陰陽也（此與血氣形志論同）

此言手足各有陰陽兩經爲表裏也。胃與脾。膽與肝。膀胱與腎。各爲表裏。乃足之陰陽六經也。大腸與肺。三焦與心包絡。小腸與心。各爲表裏。乃手之陰陽六經也。曰足者。以其井榮俞經合等穴。自足而行也。曰手者。以其井榮俞經合等穴。自手而行也。血氣形志論末云。今知手足陰陽所苦。凡治病。必先去其血。乃去其所苦。伺之所欲。然後寫有餘。補不足。蓋言必先去其本經受病之血。乃去其所苦。如肝苦急。心苦緩。脾苦濕。肺苦氣上逆。腎苦燥之類。又伺其所欲。如肝欲散。心欲耎。脾欲緩。肺欲收。腎欲堅之類（所苦所欲出素問藏氣法時論）。然後分其有餘不足而補寫之也

歲露論第七十九（末以逢其風而遇其雨者爲遇歲露故名篇）

黃帝問于岐伯曰。經言夏日傷暑。秋病瘧。瘧之發以時。其故何也。岐伯對曰。邪客于風府。病循膂而下。衛氣一日一夜常大會于風府。其明日日下一節。故其日作晏。此其先客于脊背也。故每至于風府。則腠理開。腠理開則邪氣入。邪氣入則病作。此所以日作尚晏也。衛氣之行風府。日下一節。二十一日。下至尾骶（骶）。二十二日。入脊內。注于伏衝

之脉。其行九日。出于缺盆之中。其氣上行。故其病稍益。

節當與素問瘧論第三節參看

此言瘧之所發者。所以有晏有早也。所以瘧之所發。或早或晏有時爲疑。伯言風寒等邪。初時感于風府。係督脉經穴。其邪自項循脊膂而下行。行脊之兩旁爲膀胱經 衞氣一日一夜。則五十度已畢。而明旦又出于足太陽膀胱經之睛明穴。上至于頭。轉行後項。大會于督脉之風府。凡人之項骨有三椎。而三椎以下。乃自大椎又名百勞以下至尾骶骨。有二十一節。共爲二十四節。一云應二十四氣 其明日日下一節。故其作也晏矣。蓋此邪先客于脊背也。衞氣每至于風府。則腠理開。而邪氣先入。邪氣先入。而病氣遂成此作字與發作之作不同乃病之成也 此所以日作尚晏也。此作字乃發作之義 至于日作早者。何哉。正以衞氣之行于風府。始時邪氣遶腠理而入者。日下一節。二十一日。則下二十一節以至尾骶。至二十二日。則入于脊內。以注于伏衝之脉。

日下一節。二十五日。下至尾骶。二十六日。至于脊內。自風府而始連項骨三椎而言也。此篇曰日下一節。二十一日。則下二十一節。以至尾骶。二十二日。則入于脊。益除風府與項骨之三日而言也 又按本經百病始生篇言邪或着于伏衝之脉。或着于膂筋。則伏衝與膂筋爲二。下文止言其邪傳舍于伏衝之脉。而不言膂筋。則于伏衝與膂之脉。則又可爲一者也。至考瘧論言邪入脊內。注于伏膂之脉。則合伏衝膂筋而言之。至考氣穴論骨空論言衝脉所發。皆行于腎經之穴。則衝脉外行腎穴。而內行于腎脉。故腎脉與衝脉伏行于膂筋之內。遂腧穴伏膂之脉。信可以合而爲一者也。又按膂脉從脊內貫脊屬腎。其直行者從腎上貫肝鬲入肺中。以其脊而又直行。則脊之內有膂。乃衝膂之所共行者也 由是循伏膂之脉而生行。約有九日。此邪在前出于缺盆之中。係足陽明胃經穴。在前頸下橫骨陷中 其氣上行而日高。故其病稍益而早也

至其內薄于五藏。橫連募原。其道遠。其氣深。其行遲。不能日作。故次日乃稸積而作焉。按瘧論云。其間日發者。由邪氣內薄于五藏。橫連募原也。其道遠。其氣深。其行遲。不能與衞氣俱行。不得皆出。故間日乃作也。此節當以瘧論參考。宜爲間日而發。故云然。否則上下不相蒙矣

此言瘧之間日而作者之義也。上節言發有早晏。不出于一日之間所發者。蓋每日間有早晏不同也。至有不于每日發之。而次日發者。謂之間日而發也。正以邪氣內搏于五藏。橫連于募原。其道路遠。其邪氣深。其所出而行者遲。不與衞氣俱行而皆出。故不能日發。而次日乃發也

黃帝曰。衞氣每至于風府。腠理乃發。發則邪入焉。其衞氣日下一節。則不當風府奈何。岐伯曰。風府無常。衞氣之所應。必開其腠理。氣之所舍節。則其府也。節字衍

在于風府。腠理乃發。發則邪氣入。入則病作。今衞氣日下一節。其氣之發也。不當風府。其日作者奈何。岐伯曰。此邪氣客于頭項。循膂而下者也。故虛實不同。邪中異所。則不得當其風府也。故邪中于頭項者。氣至頭項而病。中于背者。氣至背而病。中于腰脊者。氣至腰脊而病。中于手足者。氣至手足而病。衞氣之所在。與邪氣相合。則病作。故風無

常府衛氣之所發必開其腠理邪氣之所合則其府也今此節不若素問之詳必與彼兼看始明

此言邪氣雖因衛氣而或入或發然邪之所感無常形則凡邪之所舍無常府也夫衛氣每至于風府則腠理乃發發則邪入其邪氣隨衛氣而日下一節因名邪之所發者必從風府而出也然有不當于風府者奈何伯言風之所府者無常上風府乃督脈經穴名此風府乃風之所舍爲府也義見下文又上瘧論如瘧論所謂衛氣之虛實不同邪中異所則不得當其風府也故邪中于頭項者邪氣至頭項而病中于背者邪氣至于背而病中于腰脊者邪氣至腰脊而病中于手足者邪氣至手足而病由是衛氣之所出與邪氣相合則必開其腠理而病發信乎邪氣之所舍則其府也豈必盡由風府而入哉

黃帝曰善夫風之與瘧也相與同類而風常在而瘧特以時依何也歧伯曰風氣留其處瘧氣隨經絡沉以內搏故衛氣應乃作也帝曰善依當作休按瘧論帝曰風之與瘧相似同類而風獨常在瘧得有時而休者何也歧伯曰風氣留其處故常在瘧氣隨經絡沉以內溥故衛氣應乃作此節不若瘧論之詳當參看

此言風證與瘧證相似然風常在而瘧則有時而休也帝問風證之所感者風也瘧證之所感者有風有寒有暑本相似同類然風證常在而瘧則有時而休此所以可疑也伯言風氣客于其處則亦常留其處所以常在而無作止惟瘧氣則隨經絡而入日沉而內薄故必因衛氣之應而瘧始作也風證之風即素問風論之風如寒熱熱中寒中癘風之類

黃帝問于少師曰余聞四時八風之中人也故有寒暑寒則皮膚急而腠理閉暑則皮膚緩而腠理開賊風邪氣因得以入乎將必須八正虛邪乃能傷人乎少師荅曰不然賊風邪氣之中人也不得以時然必因其開也其入深其內極病其病人也卒暴因其閉也其入淺以留其病也徐以遲

此言賊風之中人不必以時其感之暴而發之遲非如八正虛邪之有時也有等賊風之邪氣雖能傷人而非由于八正者彼八正虛邪如前九宮八風篇所謂太乙入徙于中宮乃朝八風占吉凶及本篇下文所謂八正之候候此者常以冬至之日太乙立于叶蟄之宮云云者是也故言賊風邪氣之中人也不得以時然必因腠理之開而入之其入深而內極病所以病人者至猝而暴及因其閉也入淺以留故病之所發者特遲以後耳

黃帝曰有寒溫和適腠理不開然有卒病者其故何也少師荅曰帝弗知邪入乎雖平居其腠理開閉緩急其故常有時也黃帝曰可得聞乎少師曰人與天地相參也與日月相應也故月滿則海水西盛人血氣積肌肉充皮膚緻

毛髮堅膲理郄煙垢着當是之時雖遇賊風其入淺不深
至月郭空則海水東盛人氣血虛其衛氣去形獨居肌肉
減皮膚縱膲理開毛髮殘膲理薄煙垢落當是之時遇賊
風則其入深其病人也卒暴

此承上文而言人之有病者其所感之邪亦有時也上
文言賊風邪氣其中人固不以時而此節則言感之者
亦必有時也是故有寒溫和適膲理不開而猝然病者
正以平居之際其膲理開閉緩急亦有時也何也人與
天地日月本相參相應天之月滿則地之海水盛于西
人之血積于身而充肌肉皮膚毛髮膲理皆充密堅郄

雖煙垢亦內着之故雖遇賊風其入則淺而不深也至
于月郭既空則海水盛于東人之氣血亦空虛凡衛氣
形體肥肉皮膚膲理膲理皆減去縱薄雖煙垢亦落故
一遇賊風其入既深而病人亦卒暴矣此雖有時遇之
然豈如八正虛風與八節相應者哉

黃帝曰其有卒然暴死暴病者何也少師答曰三虛者其
死暴疾也得三實者邪不能傷人也黃帝曰願聞三虛少
師曰乘年之衰逢月之空失時之和因為賊風所傷是謂
三虛故論不知三虛工反為粗帝曰願聞三實少師曰逢
年之盛遇月之滿得時之和雖有賊風邪氣不能危之也

命[illegible]實黃帝曰善乎哉論明乎哉道請藏之金匱然此
一夫之論也

此言人之暴病死者以其遇三虛不得三實也乘年之
衰者即素問刺法本病二篇所謂司天失守也逢月之
空者即上節月郭空則海水東盛云云也失時之和者
即春應煖而反寒之類也有此三虛而賊風傷之則暴
病而死矣三實反是然此乃一人之所病也至於衆人
同病者下文詳之

黃帝曰願聞歲之所以皆同病者何因而然少師曰此八
正之候也黃帝曰候之柰何少師曰常以冬至之日太一

立于叶蟄之宮其至也天必應之以風雨者矣風雨從南
方來者為虛風賊傷人者也其以夜半至也萬民皆卧而
弗犯也故其歲民少病其以晝至者萬民懈怠而皆中于
虛風故萬民多病虛邪入客于骨而不發于外至其立春
陽氣大發膲理開因立春之日風從西方來萬民又皆中
于虛風此兩邪相搏經氣結代者矣故諸逢其風而遇其
雨者命曰遇歲露焉因歲之和而少賊風者民少病而少
死歲多賊風邪氣寒溫不和則民多病而死矣

此詳言八正之候感于冬至而重感于立春此賊風之
所以傷人也候此者常以冬至之日太一立于叶蟄之

宮風雨從南方來。是謂從後來者爲虛風賊傷人者也
夜則可避而晝則難避。民或中之則入客于骨而不發
于外。至于立春。則陽氣大發而腠理正開又值風從西
方來。是亦從後來者爲虛風也蓋西方以南爲後東方
以西爲後耳此則兩次之虛邪相搏。人之經氣相結而
代脉自見矣然不特此也諸凡太一居于別宮如立春
遇西與北風之類皆謂之遇歲露也大抵歲之賊風有
多少則民病之多少死生係之矣
黃帝曰虛邪之風其所傷貴賤何如。候之柰何。少師答曰
正月朔日太一居天留之宮其日西北風不雨人多死矣

正月朔日。平旦北風春民多死。正月朔日。平旦北風行民
病死者十有三也正月朔日。日中北風。夏民多死正月朔
日夕時北風秋民多死終日北風大病死者十有六。正月
朔日。風從南方來命曰旱鄉從西方來命曰白骨將國有
殃人多死亡。正月朔日。風從東方來。發屋揚沙石國有大
災也正月朔日風從東南方行春有死亡正月朔日天利
溫不風糴賤民不病天寒而風糴貴民多病此所以候歲
之風𧶍傷人者也二月丑不風民多心腹病三月戌不溫
民多寒熱四月巳不暑民多癉病十月申不寒民多暴死
諸所謂風者皆發屋折樹木揚沙石起毫毛發腠理者也

此言正月朔日有所占之風而餘月亦有所占也

大惑論第八十 首二節論大惑之義故名篇

黃帝問于岐伯曰。余嘗上于清冷之臺中階而顧。匍匐而
前則惑。余私異之。竊內怪之。獨瞑獨視安心定氣久而不
解。獨博獨眩。被髮長跪俛而視之後久之不已也。卒然自
上何氣使然岐伯對曰。五藏六府之精氣皆上注于目而
爲之精。同睛精之窠爲眼骨之精爲瞳子筋之精爲黑眼血
之精爲絡其窠氣之精爲白眼肌肉之精爲約束裹擷筋
骨血氣之精而與脉并爲系上屬于腦後出于項中。故邪
中于項。因逢其身之虛其入深則隨眼系以入于腦。入于

腦。則腦轉。腦轉則引目系急目系急則目眩以轉矣。邪同斜
其精。同睛其精上同所中去声不相比去声也。則精散精散則視岐
視岐見兩物。目者。五藏六府之精也營衛魂魄之所常營
也。神氣之所生也故神勞則魂魄散志意亂是故瞳子黑
眼法于陰白眼赤脉法于陽也故陰陽合傳而精明也。目
者心使也。心者神之舍也故神精亂而不轉。卒然見非常
處精神魂魄散不相得故曰惑也
此因帝問而明惑之所由然也清冷之臺東苑之所有
也惑者。眩惑也帝之所言形容精神惑亂之義盡矣然
此氣卒然而然殆不可測伯言人之精神魂魄散不能

故以之而惑然惑本于心心主五藏六府五藏六府通于目目見非常之處而心遂以惑耳益五藏六府之精氣皆上注于目而爲之睛睛之窠爲眼腎主骨骨之精爲瞳子肝主筋筋之精爲黑眼心主血血之精爲絡所以絡其窠也肺主氣氣之精爲白眼脾主肉肉之精爲約束所以裹擷筋骨血氣之精也而與血脉相幷則爲系後世五輪之說似是而不典當以此義爲正上屬于腦後出于項中故邪中于項又因逢其身之虛則邪入深即隨眼系以入于腦由是腦因邪而轉動至于牽引目系而急惟目系急則目遂眩以轉其睛自斜不相比並精氣自散視物歧一爲二而爲惑也何也目爲五藏六府之精營衛魂魄之所常通神氣之所內生今神勞則魂魄散志意亂是以不免于惑也且此目者有陰陽之義故瞳子黑眼法于陰白眼赤脉法于陽必陰陽相合而傳撕精且明今見物歧一爲二則陰陽不相傳而不得精明矣况此目者固爲五藏六府之精而實統之于心是目與爲心之所使也惟心爲神之所舍今心之神精既亂而目自不能轉故卒然見非常之處而精神魂魄散不相得此惑之所由然也今帝上清冷之臺而惑者其見非常之處乎

黃帝曰余疑其然余每之東苑未曾不惑去之則復余唯獨爲東苑勞神乎何其異也歧伯曰不然也心有所喜神有所惡卒然相感則精氣亂視誤故惑神移乃復是故間者爲迷甚者爲惑

此承上文而明惑本于心必始迷而繼惑也伯又言惑起于心必先有喜怒而又猝然感于外物故精氣亂目視誤而遂至于惑耳俟其神氣既定乃復如初也大凡人情始有所鬨則迷而不籍繼則惑而不已矣

黃帝曰人之善忘者何氣使然歧伯曰上氣不足下氣有餘腸胃實而心肺虛虛則營衛留于下久之不以時上故善忘也

此以下至末承上文論惑而遂及善忘以下等邪此則言人之所以善忘也惟人之下氣有餘故腸胃居下者實上氣不足故心肺居上者虛心肺虛則營衛之氣留于下之腸胃而久之不以時上宜乎其心之在上者善忘也

黃帝曰人之善饑而不嗜食者何氣使然歧伯曰精氣并于脾熱氣留于胃胃熱則消穀穀消故善饑胃氣逆上則胃脘寒故不嗜食也

此言人之善饑而不嗜食也夫善饑者宜嗜食今善饑

而不嗜食者正以精氣并之于胃胃熱則消穀故善饑此然胃氣逆上于上脘則其中脘當冷故胃不飢而不嗜食也

黃帝曰病而不得卧者何氣使然岐伯曰衛氣不得入于陰常留于陽留于陽則陽氣滿陽氣滿則陽蹻盛不得入于陰則陰氣虛故目不瞑矣

此言病之所以不得卧也人有病而不得卧者正以衛氣不得入于陰分而常留于陽分則陽氣滿而陽蹻盛故不得入于陰也惟陰氣之虛所以目不得瞑耳

黃帝曰病目而不得視者何氣使然岐伯曰衛氣留于陰

不得行于陽留于陰則陰氣盛陰氣盛則陰蹻滿不得入于陽則陽氣虛故目閉也（目而二眥而當在上目當在下）

此言人之有病而目之所以不能視也言人有病而不能開目以視者正以衛氣留于陰分而不得行于陽分則陰氣盛而陰蹻滿故不得行于陽也惟陽氣之虛所以目不得開耳

黃帝曰人之多卧者何氣使然岐伯曰此人腸胃大而皮膚濕而分肉不解焉腸胃大則胃氣留久皮膚濕則分肉不解其行遲夫衛氣者晝日常行于陽夜行于陰故陽氣盡則卧陰氣盡則寤故腸胃大則衛氣行留久皮膚濕分肉不解則行遲留于陰也久其氣不精則欲瞑故多卧矣

此言人之所以多卧者正以人之腸胃大而皮膚濕分肉不解也惟腸胃大則衛氣久留而不得出皮膚濕而分肉不解則衛氣之出于身者遲夫衛氣者晝日常行于陽經陽經之氣既盡則卧夜行于陰經陰經之氣既盡則寤今腸胃大而衛氣之留于內者久皮膚濕分肉不解而衛氣之行于外者遲所以陽氣不精惟欲瞑目而多卧也

其腸胃小皮膚滑以緩分肉解利衛氣之留于陽也久故少瞑焉

此承上文而反言人之所以少瞑也

黃帝曰其非常經也卒然多卧者何氣使然岐伯曰邪氣留于上膲上膲閉而不通已食若飲湯衛氣留久于陰而不行故卒然多卧焉（膲焦同）

此言人之所以猝然多卧也十二經爲常經而陰陽二蹻爲非常經故帝云然然有等猝然多卧者必有由于二蹻之外伯言上焦者乃宗氣之所積惟邪氣客于上焦閉而不通及已食與飲之後則愈閉矣其衛氣久留于下焦而不得上升以出故衛氣不出則不精明而猝然多卧也

黃帝曰善治此諸邪柰何岐伯曰先其藏府誅其小過後調其氣盛者寫之虛者補之必先明知其形志之苦樂定乃取之

此言治前諸邪之法也自大惑論首至忘已下七項雖非外感皆內有邪氣為病也（徐然多此邪氣皆下上焦可兼內外之邪言）治之者必有其法或藏或府（腸胃膀胱陰陽皆腎亦不出于藏府）皆分之以責其小過之在何經盛凡有病皆可以稱為過而自善忘已下非重大之疾謂之小過亦可也其邪氣之盛者則寫之正氣之虛者則補之然人所以致此疾者有如九鍼論形樂志苦病生于脈等義及素問血氣形氣論亦云然則此乃其病之所在也必既定之而後取穴以刺之耳

癰疽第八十一（內經癰疽之義故名篇）

黃帝曰余聞腸胃受穀上焦出氣以溫分肉而養骨節通腠理中焦出氣如露上注谿谷而滲孫脈津液和調變化而赤為血血和則孫脈先滿溢乃注于絡脈皆盈乃注于經脈陰陽已張因息乃行行有經紀周有道理與天合同不得休止切而調之從虛去實寫則不足疾則氣減留則先後從虛去虛補則有餘血氣已調形氣乃持余已知血氣之平與不平未知癰疽之所從生成敗之時死生之期有遠近何以度之可得聞乎岐伯曰經脈流行不止與天同度與地合紀故天宿失度日月薄蝕地經失紀水道流溢草萓不成五穀不殖徑路不通民不往來巷聚邑居則別離異處血氣猶然請言其故夫血脈營衛周流不休上應星宿下應經數寒邪客于經絡之中則血泣血泣則不通不通則衛氣歸之不得復反故癰腫寒氣化為熱熱勝則腐肉肉腐則為膿膿不寫則爛筋筋爛則傷骨骨傷則髓消不當骨空不得泄寫血枯空虛則筋骨肌肉不相榮經脈敗漏薰于五藏藏傷故死矣（泣澁同）

此詳言癰疽之所由生也帝言胃受穀氣（言腸胃者其腸則帶言也）化為精微之氣其宗氣出于上焦出喉嚨司呼吸以行于十二經隧之中上外谿谷而滲孫脈內則津液和調變化而赤為血（營衛生會篇云中焦亦出上焦之後此所受氣者泌糟粕蒸精液化其精微上注于肺脈乃化而為血以奉生身莫貴于此故獨得行于經隧命曰營氣又決氣篇云言中焦受氣取汁變化而赤是為血）血和則孫脈先滿溢而後注于絡脈絡脈皆盈而後注于經脈陰陽諸經此血張之皆因呼吸而為之行一如宗氣之所行也其行有經有紀周之于身有道有理（素問六節藏象論亦有道理一句）與天同行而不得休止須知切而調之其實者則從虛之之法以去其實所以寫則不足而為虛也蓋疾去其鍼則邪氣減矣若久留其鍼

先後如一斯則從實之之法以去其虛所以補則有餘而爲實也由是血氣已調形氣乃持故凡血氣平否余已知之但癰疽之所由生其成敗死生遠近終不可以輕度也伯言經脉流行不止誠與天地同度合紀者也故天宿失度則日月爲之薄蝕地經失紀則水道爲之流溢草萓爲之不成五穀爲之不殖徑路爲之不通而民不能往來雖巷聚邑居之中似乎別離異處矣況人身之血氣乎惟寒邪客于經絡之中則血滋不通衛氣歸于內而不得復反于外故癰疽乃生試以其始終言之其始寒化爲熱熱勝則肉腐由是肉之內有筋筋之內有骨骨之內有髓皆因肉腐則爲膿而爛筋傷骨消髓相因而至矣若不得骨空以寫之所以血枯空虛筋骨肌肉不相榮澤經脉敗漏五藏俱傷而死期至矣

黄帝曰願盡聞癰疽之形與忌曰名岐伯曰癰發于嗌中名曰猛疽猛疽不治化爲膿膿不寫塞咽半日死其化爲膿者寫則合豕膏冷食三日而已

此言猛疽之勢急而有寫之之法也

發于頸名曰夭疽其癰大以赤黑不急治則熱氣下入淵腋前傷任脉內薰肝肺薰肝肺十餘日而死矣

此言夭疽之勢急當急治之而不治則死也淵腋足少陽膽經穴名也腋下三寸宛宛中舉臂得之

陽氣大發消腦留項名曰腦爍其色不樂項痛而如刺以鍼煩心者死不可治

此言腦爍之有死徵也

發于肩及臑名曰疵癰其狀赤黑急治之此令人汗出至足不害五藏癰發四五日逞焫之

此言疵癰之當急治也

發于腋下赤堅者名曰米疽治之以砭石欲細而長疏砭之塗以豕膏六日已勿裹之

此言米疽之有治法也

其癰堅而不潰者爲馬刀挾纓急治之

此言馬刀挾纓之證當急治之也此證不言其所發承上節腋下而言也

發于胸名曰井疽其狀如大豆三四日起不早治下入腹不治七日死矣

此言井疽之當早治而否則有死期也

發于膺名曰甘疽色青其狀如穀實菰蓏常苦寒熱急治之去其寒熱十歲死死後出膿

此言甘疽之當急治而死後有膿也穀木名菰蓏即栝蔞也

發于脇名曰敗疵敗疵者女子之病也灸之其病大癰膿

治之其中乃有生肉大如赤小豆剉陵翹草根各一升以
水一斗六升煑之竭爲取三升則強飲厚衣坐于釜上令
汗出至足已

此言女子有敗疵之證。而有治之之法也。陵翹。令之連
翹也。同連翹及草根各一升。共二升。煑汁以強飲之

發于股脛。名曰股脛疽其狀不甚變。而癰膿搏骨不急治
三十日死矣

此言股脛疽之當急治而否則有死期也

發于尻。名曰銳疽其狀赤堅大急治之不治三十日死矣

此言銳疽之當急治而否則有死期也

發于股陰名曰赤施不急治六十日死在兩股之內。不治
十日而當死

此言赤施之當急治。而生股內者之有死期也

發于膝。名曰疵癰其狀大癰。色不變寒熱如堅石。勿石。石
之者死須其柔。乃石之者生（勿石以下之石即第四節砭石之石）

此言疵癰之狀。堅不可砭而柔則可砭也

諸癰疽之發于節而相應者不可治也。發于陽者。百日死
發于陰者三十日死

此言癰疽之發于節者不分陰陽而皆死也節者。關節
也。其節之外廉爲陽內廉爲陰

發于脛名曰兎齧。其狀赤至骨急治之不治害人也

此言兎齧之當急治。而否則害人也

發于內踝名曰走緩其狀癰也。色不變數石其輸而止其
寒熱不死（數音朔 輸同腧 穴空）

此言走緩之狀宜砭之而可以生也

發于足上下名曰四淫其狀大癰。急治之百日死

此言四淫之當急治。而否則有死期也

發于足傍。名曰厲癰。其狀不大初如小指發急治之去其
黑者不消。輒益。不治百日死

此言厲癰之當急治而否則有死期也

發于足指名曰脫癰其狀赤黑死不治不赤黑不死不衰
急斬之不則死矣（不否同）

此言脫癰有生死之辨而病勢不衰則當斬其指否則
必至于死也

黃帝曰。夫子言癰疽何以別之岐伯曰。營衛稽留于經脉
之中則血泣（澁）而不行不行則衛氣從之而不通壅遏而
不得行故熱大熱不止。熱勝則肉腐肉腐則爲膿然不能
陷骨髓不爲焦枯五藏不爲傷故命曰癰黃帝曰。何謂疽
岐伯曰熱氣淳（純）盛。下陷肌膚筋髓枯內連五藏血氣竭。
當其癰下筋骨良肉皆無餘故命曰疽

此言癰疽之別。癰輕而疽重也。癰疽本皆熱讝然。癰雖肉腐成膿。而不內陷于骨。故髓不爲枯。五藏不爲傷。疽則筋骨良肉皆無餘。而下陷于肌膚筋髓。皆枯內連五藏。其輕重如此

疽者上之皮夭以堅。上如牛領之皮。癰者其皮上薄以澤。此其候也

此又言癰疽之別。即其皮之堅澤可驗也

黄帝內經靈樞註證發微卷之九終

鐵琴銅劍樓

素問註證發微九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馬蒔撰。蒔字仲化。會稽人。其說據漢志內經十八篇之文。以素問九卷靈樞九卷當之。復引離合真邪論中九鍼九篇因而九之之文。定爲九九八十一篇。以唐王冰分二十四卷爲誤。殊非大旨所關。其註亦無所發明。而於前人著述多所詆議。過矣

素問懸解十三卷附校餘偶識一卷

〔清〕黄元御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同治光緒間刻
黄氏遺書三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素問懸解十三卷》提要

新刻素問懸解敘

昔唐太僕王冰注素問精勤博訪歷十二年方臻理要宋光祿卿林億暨典校舊文猶或議之蓋將闡揚至道羽翼微言固若斯之難也迄今披覽遺編綜觀體要未嘗不歎其研精於經者深而爲功於世者大也然或條緒未明强爲移置或譌舛未正曲爲詮釋誠有足議未可盡從林億輩從而正之雖多所發明亦得失相半要未能躊躇而滿志也夫後人之著述每視古人而益詳觀王冰之注視全元起之訓解爲詳矣觀林億之校正視王冰之注又加詳矣豈古人之心思材力果不逮後人耶非也道經遞闡而益明理以互證而愈邃竊意後世必有探微窮奧集其大成遠勝於前人之所爲者

迺自宋元以來士大夫咸薄爲藝術置而勿講蓋斯道亦漸微矣向讀黄坤載先生素靈微藴四聖心源諸書奥析天人妙燭幽隱每謂自越人仲景而後罕有其倫繼而聞先生猶有素問靈樞難經諸解神往者久之顧世無刊本且聞其後裔珍藏甚密欲一覯卒不可得春初陳子夢陶偶遊坊肆見先生遺書鈔本若干帙舉以告余遂與訪之則素問靈樞難經諸解具在焉亟購以歸日夜披讀寢食俱忘觀其條理分明篇第昭晰其所移置則若符節之合也義意周密脈絡融貫其所詮釋則若日星之炳也然後歎窮微探奥集其大成遠勝於前人之所爲者竊幸於先生見之也難經懸解既已梓而行之今將刻素問懸解因書以冠篇首同治十一年壬

申四月陽湖馮承熙敘

素問懸解自序

黃帝諮岐伯作內經垂素問靈樞之篇醫法淵源自此而始所謂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者也秦漢而後韋絕簡亂錯落舛互譬之棼絲不可理矣玉楸子盛壯之年雍正甲寅時年三十誤服庸工毒藥幸而未死遂抱杜欽褚炤之痛憤檢漢後醫書恨其不通通者思邈真人千金一書而已上溯岐黃伏讀靈素識其梗概乃悟醫源至其紊亂錯訛未能正也乾隆甲戌客處北都成新書八部授門人畢子武齡字維新金陵人服習年餘直與扁倉並駕畢子既得先聖心傳復以箋注素靈爲請其時精力衰乏自維老矣時年五十謝曰不能乙亥春初畢子又以前言請且謂醫有四聖自今日始仲景二注已成岐黃扁鵲之書迄無解者三聖之靈未無遺恨過此以往來者詎法新書心開目明而不解先聖古義又將恨無終窮也時維二月寒消凍解律轉陽回門柳綻金庭蘭孕玉玉楸子客況蕭蕭旅懷索落歌遠遊之章誦閒居之賦幽思縷起殊非杜康所解乃箋釋素問以消菀煩十一月終書成淆亂移正條緒清分舊文按部新義煥然嗟乎僕以東海頑人遠賓上國研田爲農管城作君流連尺素愛惜分陰春雪纔收秋露忽零星斗屢易弦望幾更倏而隴陰促節急景催年冰澌長河霜結脩簷歲凜凜以愁暮心悁悁而哀離夜耿耿而永懷晝營營而遙思此亦羇客遷人騷牢悱惻之極概誠足悲憂不可說也無何稿脫書清事竣業就遂作岐伯之高弟黃帝之功臣是卽擁旄萬里之榮

南面百城之樂也貧而暴富莫加於此矣南史沈攸之有言窮達有命不如讀書掩卷愴然情百其慨武夫學劍僅敵一人醫士讀書遂宰天下痌念先聖傳經本以起死詎知下工學古反以戕生良由文義玄深加之編寫淩亂豈其終身無靈實乃白頭不解僕以爲死生大矣何必讀書也乾隆二十年十一月己亥黃元御撰

素問懸解目錄

素問懸解目錄終

素問懸解卷一

昌邑黃元御解

上古天真論

昔在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登天

初神農氏母弟封於有熊之國神農之後炎帝榆罔之代有熊國君少典之妃曰附寶感電光繞斗而有娠生帝於軒轅之邱因名軒轅國於有熊故號有熊氏出於公族故姓公孫氏長於姬水又姓姬氏神農氏衰帝與炎帝榆罔戰於阪泉之野三戰勝之諸侯尊為黃帝代神農氏以治天下在位百年崩於荊山之陽黃帝初生而有神靈方弱

而能言語幼而徇順齊整長而敦厚敏捷成而羽化登天成謂道成 黃帝鑄鼎於鼎湖之山鼎成升天西漢方士傳述此語意黃帝老子為道家之祖尚養生之術其終當必不死也

迺問於天師曰余聞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今時之人年半百而動作皆衰者時勢異耶人將失之耶

天師岐伯古人百歲不衰今人半百而衰此古今時勢之異耶抑人失調攝之法耶

岐伯對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於陰陽和於術數飲食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故能形與神俱而盡終其天年度百歲乃去

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陰陽和術數節飲食慎起居不妄作以勞形神故形神健旺終其天年百歲乃去不傷夭折也

今時之人不然也以酒為漿以妄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滿不時御神務快其心逆於生樂起居無節故半百而衰也

今時之人不知養生之法以酒醪為漿以妄作為常起居無節醉以入房醉以入房正其起居無節起居無節正其妄作為常也以淫欲竭其精液散其天真不知保盈而持滿時嘗勞思而用神務求快心於當前遂至戕生於異日是以早衰也

夫上古聖人之教下也虛邪賊風避之有時恬惔虛无真氣

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是以志閑而少欲心安而不懼形勞而不倦氣從以順各從其欲皆得所願故美其食任其服樂其俗高下不相慕其民故曰朴

風隨八節居八方自正面來謂之正風不傷人也自衝後來者謂之虛邪賊風乃傷人也如冬至後四十六日天氣在北風自北來是為正風風自南來是謂賊風義詳靈樞九宮八風篇 上古聖人知道其教下也虛邪賊風避之有時冬避南風夏避北風四時八節以類推之恬惔虛无神宇不擾真氣自然順從精神內守毫無走散病邪安所從來是以志閑而少嗜欲心安而不恐懼形勞而不倦之氣從而順各從其欲上下俱足皆得所願故美其食不擇精粗任其服

不論善惡樂其俗不爭榮辱高下不相傾慕其民故曰渾朴

是以嗜欲不能勞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愚智賢不肖不懼於物故合於道所以能年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

道合則德全故百歲不衰

帝曰人年老而無子者材力盡耶將天數然也岐伯曰女子七歲腎氣盛齒更髮長二七而天癸至任脈通太衝脈盛月事以時下故有子

腎主骨其榮髮齒者骨之餘腎氣方盛故齒更而髮長天一生水故癸水謂之天癸陰氣始凝則天癸至任脈者八

奇經之一行於身前爲諸陰脈之統領陰旺則此脈通達太衝者八奇經之一行於身前爲諸經脈之血海奇經乃十二經之絡脈血生於脾藏於肝注於經脈經脈隆盛流於絡脈歸諸太衝故血富於衝爲人身血海之一太衝脈盛月滿而泄是謂月事月事初來陰氣盛壯不後不先應時而下地道通暢故一承雨露則能有子

三七腎氣平均故真牙生而長極四七筋骨堅髮長極身體盛壯五七陽明脈衰面始焦髮始墮六七三陽脈衰於上面皆焦髮始白七七任脈虛太衝脈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壞而無子也

腎氣盛滿平均莫益故真牙皆生髮長已極陽明胃脈行身之前自面下項而走兩足其經多氣多血少年髮榮而面潤者血以濡之氣以呴之也陽明脈衰氣血消減故面焦而髮墮手之三陽自手走頭足之三陽自頭走足三陽俱衰故面焦而髮白任脈虛空衝脈衰少天癸枯竭地道不通故形容敝壞而無子也任主胞胎緣三陰以任脈爲宗血陰也而內含陽氣故溫煖而化君火任脈充盈血海溫煖則能受姙以其原於任脈故名爲姙任脈虛空血海虛寒是以無子也

丈夫八歲腎氣實髮長齒更二八腎氣盛天癸至精氣溢寫陰陽和故能有子

天癸既至精氣溢寫陰陽和敷故能有子天癸者男女腎

水之總名也

三八腎氣平均筋骨勁强故真牙生而長極四八筋骨隆盛肌肉滿壯五八腎氣衰髮墮齒槁六八陽氣衰竭於上面焦髮鬢頒白七八肝氣衰筋不能動天癸竭精少腎氣衰形體皆極八八則齒髮去

肝主筋前陰諸筋之聚肝木生於腎水水寒木枯生氣虧敗故筋力消乏而前陰痿弱也

腎者主水受五藏六府之精而藏之故五藏盛乃能寫今五藏皆衰筋骨解墮天癸盡矣故髮鬢白身體重行步不正而無子耳

五藏六府皆有精而總藏於腎故五藏之精俱盛而後腎

能寫今五藏皆衰以至筋骨懈墮則天癸盡矣故髮白身重行步傾斜而無子也腎爲水腎氣者水中之陽三陽之根也腎氣溫升化生肝木肝木主生人老而不生者腎氣之敗而非腎水之虧髮白而焦由於三陽之衰三陽之上衰者腎氣之下虛也

帝曰有其年已老而有子者何也岐伯曰此其天壽過度氣脈常通而腎氣有餘也此雖有子男不過盡八八女不過盡七七而天地之精氣皆竭矣

腎氣有餘則生意未枯老猶生子然此雖有子而人之夭凡男不過盡於八八六十四女不過盡於七七四十九而天地之精氣皆竭不能生矣懷胎生子精氣之交感也乾

爲天坤爲地男應乾女應坤乾以中爻交坤則爲坎坤以中爻交乾則爲離坎離者乾坤所生之男女也人之夫婦相交男以精感而精中有氣是卽乾卦之陽爻也女以氣應而氣中有精是卽坤卦之陰爻也男子之氣先至女子之精後來則陰包陽而爲男女子之精先來男子之氣後至則陽包陰而成女是卽坎男離陰之義也易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先至者在內後至者在外包裹不同故男女殊象也

帝曰夫道者年皆百數能有子乎岐伯曰夫道者能却老而全形身年雖壽能生子也

有道之人能延年却老形體不壞身年雖壽實與少壯無異故能生子

黃帝曰余聞上古有真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陰陽呼吸精氣獨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壽敝天地无有終時此其道生

上古真人天地在其提挈之內陰陽歸其把握之中呼水中之氣以交陽吸火中之精以交陰獨立而守陽神年高而有童顏故能壽敝天地無有盡時此其得道長生所謂却老而全形者也

中古之時有至人者湻德全道和於陰陽調於四時去世離俗積精全神游行天地之間視聽八達之外此蓋益其壽命而强者也亦歸於真人

中古至人德湻而道全和於陰陽之消長調於四時之寒

溫去塵世而離凡俗積陰精而全陽神游行天地之間形骸常存視聽八達之外（八達與八方同）聰明無蔽此蓋益其壽命而强壯者也其究亦歸於真人

其次有聖人者處天地之和從八風之理適嗜欲於世俗之間无恚嗔之心行不欲離於世舉不欲觀於俗外不勞形於事內無思想之患以恬愉爲務以自得爲功形體不敝精神不散亦可以百數

其次聖人處天地之中和順八風之道理（八風見靈樞九宮八風篇）調適嗜欲於世俗之間消除恚嗔於方寸之內和光同塵行事不欲離絕於人世抱真懷朴舉動不欲觀美於凡俗外無事務之勞形內無思想之害心以恬愉無競爲務以優

游自得爲功形體不至敝壞精神不至散失此雖未必長
生亦可享年百數也
其次有賢人者法則天地象似日月辨列星辰逆從陰陽分
别四時將從上古合同於道亦可使益壽而有極時
其次賢人法則天地之淸甯象似日月之升沈辨列星辰
之盈縮逆從陰陽之消長分别四時寒温效其開闔將從
上古真人合同至道此亦可使益其年壽而但有盡時不
能長存也

四氣調神論

春三月此謂發陳天地俱生萬物以榮夜卧早起廣步於庭
被髮緩形以使志生生而勿殺予而勿奪賞而勿罰此春氣

之應養生之道也逆之則傷肝夏爲寒變奉長者少
春屬木而主生陽氣舒布此謂發陳言其發達敷陳天地合德俱
布生氣萬物滋息以此向榮當夜卧早起廣步於庭被髮
緩形以使志生鬆活官骸以暢血氣生而勿殺予而勿奪賞而勿罰
厚施恩膏以濟生靈此春氣之應養木令發生之道也逆之則傷肝
木木枯不生心火夏爲寒變災變所以奉火令之長育者少
矣
夏三月此謂蕃秀天地氣交萬物華實夜卧早起無厭於日
使志無怒使華英成秀使氣得泄若所愛在外此夏氣之應
養長之道也逆之則傷心秋爲痎瘧奉收者少冬至重病
夏屬火而主長陽氣暢茂此謂蕃秀言其蕃衍穎秀天地合氣上
下交通萬物盛大以此華實當夜卧早起無厭倦於長日
使志無怒令華英之成秀使氣得泄若所愛之在表此夏
氣之應養火令長育之道也逆之則傷心火火鬱而感風
寒秋爲痎瘧義詳瘧論所以奉金令之收斂者少矣冬寒一至
必當重病以長氣失政秋冬之收藏皆廢也
秋三月此謂容平天氣以急地氣以明早卧早起與雞俱興
使志安甯以緩秋刑收斂神氣使秋氣平無外其志使肺氣
清此秋氣之應養收之道也逆之則傷肺冬爲飧泄奉藏者
少
秋屬金而主收陰氣凝肅此謂容平言其形容平淡天氣斂縮政
令不舒地氣消落以此清明燥旺溼收雲消霧散故也當早卧早起雞

鳴而興使志安甯以緩秋刑收斂神氣使秋氣得平無外
其志使肺氣肅清此秋氣之應養金令收斂之道也逆之
則傷肺金金病不能斂藏冬爲飧泄肺金不斂則腎水不藏相火泄露水寒土溼飲食不消肝木衝决是爲飧泄也所以奉水令之封藏者少矣
冬三月此謂閉藏水冰地拆無擾乎陽早卧晩起必待日光
使志若伏若匿若有私意若已有得去寒就温無泄皮膚使
氣亟奪此冬氣之應養藏之道也逆之則傷腎春爲痿厥奉
生者少
冬屬水而主藏陰氣蟄封此謂閉藏言其蟄閉歸藏天政嚴寒水
冰地裂保守精神無擾陽氣當早卧晩起必待日光使志
若沈伏不發若隱匿不宣若有私意暗存若有獨得秘寶

去寒就温以避殺厲無泄露皮膚使衛氣亟奪此冬氣之應養水令閉藏之道也逆之則傷腎水水衰不生肝木春為痿厥陽氣不藏則水寒不能生木所以奉木令之發生者少矣

逆春氣則少陽不生肝氣內變逆夏氣則太陽不長心氣內洞逆秋氣則太陰不收肺氣焦滿逆冬氣則少陰不藏腎氣獨沈

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四時自然之令也逆春氣則少陽不生肝氣內鬱而變作是君火失胎夏為寒變之由也逆夏氣則太陽不長心氣內虛而空洞是風寒乘襲秋為痎瘧之由也逆秋氣則太陰不收肺氣枯焦而壅滿焦即痿論肺熱葉焦之意是相火失藏冬為飧泄之由也逆冬氣則少陰不藏

腎氣寒陷而獨沈相火蟄藏則腎水溫升而化乙木少陰不藏相火外泄水寒不能生木故腎水獨沈是風木傷根春為痿厥之由也藏氣法時論肝主春足厥陰少陽主治心主夏手少陰太陽主治肺主秋手太陰陽明主治腎主冬足少陰太陽主治肝為足厥陰乙木膽為足少陽甲木心為手少陰丁火小腸為手太陽丙火肺為手太陰辛金大腸為手陽明庚金腎為足少陰癸水膀胱為足太陽壬水逆春氣病在肝木而曰少陽不生逆夏氣病在心火而曰太陽不長逆秋氣病在肺金而曰太陰不收逆冬氣病在腎水而曰少陰不藏者以春夏為陽故言少陽太陽而不言厥陰少陰秋冬為陰故言太陰少陰而不言陽明太陽也

夫陰陽四時者萬物之終始生死之根本也逆其根則伐其本壞其真矣所以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故與萬物沈浮於生長之門

萬物發榮於春夏枯悴於秋冬是陰陽四時者萬物之終始死生之根本也若違陰陽之宜而逆其根則伐其本源壞其天真出生而入死矣所以聖人於春夏陽盛之時而養其陽根陽根在陰秋冬陰盛之時而養其陰根陰根在陽蓋春夏陽旺於外而根則內虛秋冬陰旺於外而根則裏弱養陰陽以從其根者恐其標盛而本衰也根本既壯故與萬物沈浮於生長之門生長者天地之大德秋冬之收藏所以培春夏生長之原也

從陰陽則生逆之則死從之則治逆之則亂反順為逆是謂內格唯聖人從之故身無苛病萬物不失生氣不竭

從陰陽之理則生逆陰陽之性則死從之則無有不治逆之則無有不亂從者順也反順為逆是謂內與道格唯聖人從之故身康而無苛病萬物皆無所失生氣不至敗竭也

逆之則災害生從之則苛疾不起是謂得道道者聖人行之愚者佩之是故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此之謂也夫病已成而後藥之亂已成而後治之譬猶渴而穿井鬬而鑄兵不亦晚乎

陰陽之理逆之則災害生焉唯從之則苛疾不起是謂得

道道即上文養生長收藏之道也道者聖人行之愚者背之佩與背同是故聖人不治已病而治未病不治已亂而治未亂正此謂也蓋病有本亂有源道者拔本塞源之法也故病不作而亂不生若已病已亂而後治之則已晚矣

金匱真言論

黃帝問曰天有八風經有五風何謂岐伯對曰八風發邪以為經風觸五藏邪氣發病

天隨八節而居八方所居之處正面為實衝後為虛衝後對面八方之風自正面來者為正風不傷人也自衝後來者謂虛邪賊風乃傷人也義詳靈樞九宮八風篇邪風有八而經止五風論風肝風心風脾風肺風腎風是為五風即下文東西南北中央之五風也緣八方各自衝後發為邪風是其常也經常也而風客五藏藏傷病發止有五邪故曰五風

東風生於春病在肝俞在頸項南風生於夏病在心俞在胸脇西風生於秋病在肺俞在肩背北風生於冬病在腎俞在腰股中央為土病在脾俞在脊

五風各兼五方之氣同類相感而傷五藏肝木應春春風在東心火應夏夏風在南肺金應秋秋風在西腎水應冬冬風在北脾土應中風在四維其傷人也悉自本經俞穴而入風自正面來者其傷人淺是謂正風自衝後來者其傷人深是謂賊風如春之西風秋之東風也此皆言正風者舉正風以概邪風也

故春氣者病在頭夏氣者病在胸脇秋氣者病在肩背冬氣者病在四支故春善病鼽衄仲夏善病胸脇長夏善病洞泄寒中秋善病風瘧冬善病痺厥

春病在頭以肝俞在頸項夏病在胸脇以心俞在胸脇秋病在肩背以肺俞在肩背冬病在四支以腎俞在腰股鼽衄者頭病也鼽傷寒鼻塞衄血自鼻流長夏土溼益以飲食寒冷傷其脾陽水穀不化脾陷肝鬱風木下衝故生洞泄史倉公傳謂之迵風迵與洞同即此病也秋風斂束閉其經脈寒邪則病風瘧義詳瘧論痺厥者腰股以下之病也

故冬不按蹻春不鼽衄春不病頸項仲夏不病胸脇長夏不病洞泄寒中秋不病風瘧冬不病痺厥飧泄而汗出也蹻音矯又音腳

按蹻按摩搖動導引血氣之法也四時之氣以冬藏為本冬令閉藏順而不擾故春木發生金之收氣不廢而無鼽衄之病是不病頸項也春既不病則生長收藏皆得其政四時之病俱絕矣

帝曰五藏應四時各有收受乎岐伯曰有東方青色入通於肝開竅於目藏精於肝故病在頭其類木其味酸其臭燥其音角其數八其畜雞其穀麥其應四時上為歲星是以知病之在筋也

收受謂同氣相投也肝主筋故病在筋

南方赤色入通於心開竅於舌藏精於心故病在胸脇其類

火其味苦其臭焦其音徵其數七其畜羊其穀黍其應四時上爲熒惑星是以知病之在脈也

心主脈故病在脈

中央黃色入通於脾開竅於口藏精於脾故病在舌本其類土其味甘其臭香其音宮其數五其畜牛其穀稷其應四時上爲鎮星是以知病之在肉也

脾主肉故病在肉

西方白色入通於肺開竅於鼻藏精於肺故病在背其類金其味辛其臭腥其音商其數九其畜馬其穀稻其應四時上爲太白星是以知病之在皮毛也

肺主皮毛故病在皮毛

北方黑色入通於腎開竅於耳藏精於腎故病在谿其類水其味鹹其臭腐其音羽其數六其畜彘其穀豆其應四時上爲辰星是以知病之在骨也

谿謂關節腎主骨故病在骨

夫精者身之本也故藏於精者春不病溫夏暑汗不出者秋成風瘧

五藏之精一身之根本也藏於精者四時皆可無病獨言春不病溫者以五藏雖皆藏精而藏精之權究歸於腎所謂腎者主水受五藏六府之精而藏之也（上古天真論語）水旺於冬冬水蟄藏陽根下祕相火莫泄內熱不生是以春無溫病然有宜藏者有宜泄者若夏暑發開寒隨竅入而汗不出者是宜泄而反藏也皮毛閉斂寒氣莫泄則秋成風瘧矣

故曰陰中有陰陽中有陽平旦至日中天之陽陽中之陽也日中至黃昏天之陽陽中之陰也合夜至雞鳴天之陰陰中之陰也雞鳴至平旦天之陰陰中之陽也

天之陰陽分於晝夜

故人亦應之夫言人之陰陽則外爲陽內爲陰言人身之陰陽則背爲陽腹爲陰言人身藏府之陰陽則府者爲陽藏者爲陰肝心脾肺腎五藏皆爲陰膽胃大腸小腸三焦膀胱六府皆爲陽

人之陰陽分於內外腹背五藏六府

故背爲陽陽中之陽心也背爲陽陽中之陰肺也腹爲陰陰中之陰腎也腹爲陰陰中之陽肝也腹爲陰陰中之至陰脾也此皆陰陽表裏內外雌雄相輸應也故以應天之陰陽也

陽中有陽亦有陰陰中有陰亦有陽所以應天之陰陽也所以欲知陰中之陰陽中之陽者何也爲冬病在陰夏病在陽春病在陰秋病在陽皆視其所在爲施鍼石也此平人脈法也

陰盛於冬故病在陰陽盛於夏故病在陽春陽未盛故病在陰秋陰未盛故病在陽

故善爲脈者謹察五藏六府一逆一從陰陽表裏雌雄之應藏之心意合心於精非其人勿教非其真勿授是謂得道

察五藏六府從逆之殊陰陽表裏雌雄之應所以視其所在爲施鍼石也

生氣通天論

黄帝曰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於陰陽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其九州九竅五藏十二節皆通乎天氣

人物之生原通於天自古及今人物錯出所以通於天者以其生育之本本乎陰陽陰陽之在人物則爲人物之氣而原其本初實爲天氣天人一氣共此陰陽而已故天地之間六合之內 四方上下爲六合 其凡九州 冀兗青徐揚荊梁豫雍爲九州 九竅 上竅七下竅二 五藏 肝心脾肺腎 十二節 四肢十二節 無不皆通乎天氣

天氣清靜光明者也藏德不止故不下也天明則日月不明

陽氣者閉塞地氣者冒明則上應雲霧不精白露不下交通不表萬物命故不施不施則名木多死

天氣清靜而光明者也以其渾淪淵穆藏德不止清靜常存故光明不敗也 不止即不竭意 若使天德不藏 天明即不藏德 則煙霧昏蒙日月無輝清靜既失光明亦廢矣日月之所以明者清氣升而濁氣降也天德泄露濁氣上逆陽氣閉塞而不顯達地氣迷漫而障天光則雲霧陰晦淑清無時天氣鬱濁白露不下 天晴則露下一陰則不下 乾坤交泰天施地承而露降洒霄澤下霑故萬物生長草木暢茂乾坤濁亂交泰無期天德不施地道莫承則物命殞傷名木多死也 名木秉天地精華故先應之

惡氣不發則風雨不節白露不下則菀槀不榮賊風數至暴雨數起天地四時不相保與道相失則未央絕滅數犯此者則邪氣傷人此壽命之本也

濁氣不散雲霧時作則風雨飄驟而不節 承雲霧不精句 白露不下天地常陰則草木菀槀而不榮 菀與鬱同承白露不下句 賊風數至暴雨數起 承風雨不節句 天地四時乖其常候是爲與道相失則萬物之生長未央而絕滅人若起居不謹數犯乎此者則邪氣傷人 賊風暴雨之邪 此壽命夭折之原也 以上二段舊誤在四氣調神論中

蒼天之氣清靜則志意治順之則陽氣固雖有賊邪弗能害也此因時之序故聖人傳精神服天氣而通神明失之則內閉九竅外壅肌肉衞氣散解此謂自傷氣之削也

人秉蒼天之氣清靜不擾則志意平治 承天氣清靜光明者也 內無受邪之根從順莫違則陽氣密固外無中邪之隙雖有賊風虛邪弗能害也此善因四時之序順其開闔而莫違者故聖人傳此精神佩服天氣而通神明以人之精神本乎天地陰陽清靜順從佩服不失自能通神明之德避賊邪之害也若其失之反清靜順從之常則衞氣散解邪害孔竅風寒裹束氣血不行藏府鬱塞九竅內閉經絡阻滯肌肉外壅此雖緣氣之傷實以擾亂衞陽不能保護皮毛而致是謂自傷人氣之所以削伐壽命之所以夭折也 此謂自傷承上邪氣傷人句

陽氣者若天與日天運常以日光明是故陽因而上衞外者

也失其所則折壽而不彰

人之陽氣若天之與日天運常以日爲光明人運當以陽爲壽命此定理也天之陽日日人之陽日衛日行三百六十五度而天運一周衛氣一日五十度七日有奇衛行三百六十五度而人運一周（所謂七日來復者此也）日夜沈地下晝升天上衛氣夜入陰藏晝出陽經下則同下上則同上是故陽因而上衛於身外者也若失其所不能衛護皮毛則賊邪感傷壽命夭折不能與日同其彰明矣（人生於陽死於陰純陽爲仙純陰爲鬼人居鬼仙之中陰陽各半其半陽可仙半陰可鬼）

陽氣者一日而主外平旦人氣生日中而陽氣隆日西而陽氣已虛氣門乃閉是故暮而收拒無擾筋骨無見霧露反此

三時形乃困薄

衛氣夜行陰藏二十五周平旦寅初自足少陰經出於足太陽之睛明（穴名在目內眥）目開則行於頭分行手足六陽二十五周日入陽衰復歸五藏夜行於裏日行於表是一日之中全主在外也人氣即衛氣氣門汗孔也人於衛陽出入氣門開闔之際順而莫逆乃可無病是故日暮陽藏氣門闔閉當收斂皮膚杜拒外邪不可擾動筋骨以開孔竅披冒霧露以召虛邪若其反此三時（平旦日中日西）開闔失節以致感傷外邪形乃困迫衰削此夭折之由來也

因於寒欲如運樞起居如驚神氣乃浮因於暑汗煩則喘喝靜則多言體若燔炭汗出而散

虛邪乘襲形氣困薄之因是不一致如因於冬寒表斂竅閉是衛氣沈潛之候欲如戶樞運轉戶有開闔而樞則不移若起居躁率驚動衛陽則神氣浮散表虛邪客此寒邪之傷衛陽者也如因於夏暑毛蒸理泄是衛氣浮散之候感冒風邪閉其經熱煩則喘喝而不安靜則多言而不慧體如燔炭不可彌週一得汗出霍然而散此暑邪之傷衛陽者也

因於溼首如裹溼熱不攘大筋緛短小筋弛長緛短爲拘弛長爲痿因於氣爲腫四維相代陽氣乃竭

如因於溼溼衛鬱不運頭悶如裹溼蒸爲熱不得驅除浸淫經絡傷其筋膜大筋則緛短不舒小筋則弛長失約緛

短則爲拘攣弛長則爲痿痺此溼邪之傷衛陽者也如因於氣阻衛過不行皮肉腫脹四支更代而皆病則經陽堙塞乃至敗竭此氣滯之傷衛陽者也

陽氣者煩勞則張精絕辟積於夏使人煎厥大怒則形氣絕而血菀於上使人薄厥目盲不可以視耳閉不可以聽潰潰乎若壞都汩汩乎不可止（汩音骨）

人之陽氣宜清靜不宜煩勞煩勞則擾其衛陽泄而不斂陽根失祕君相升炎是以有張而無弛也壯火熏蒸陰精消槁日月積累至於夏暑火旺之候使人病熱厥燔灼如煎邪熱衝逼有升無降一當大怒則形氣暴絕血菀（同鬱）於上使人卒然昏厥迷亂無知目盲不視耳閉不聞陽氣升

泄奔騰莫禦潰潰乎若大河之壞隄防都隄防也汩汩乎如洪流不可止息此煩勞之傷衛陽者也脈解少陰所謂少氣善怒者陽氣不治肝氣當治而未得故善怒善怒者名曰煎厥厥論厥或令人暴不知人何也岐伯曰陽氣盛於上則邪氣逆逆則陽氣亂陽氣亂則不知人薄與暴義同目盲耳閉者昏潰不知人也大奇論脈至如喘名曰暴厥暴厥者不知與人言暴厥即薄厥也史扁鵲傳號太子病尸厥即此證也

陽氣者精則養神柔則養筋風客淫氣精乃亡邪傷肝也因而飽食筋脈橫解腸澼爲痔因而大飲則氣逆因而強力腎氣乃傷高骨乃壞魄汗未盡形弱而氣爍穴俞以閉發爲風瘧俞氣化薄傳爲善畏及爲驚駭

人之陽氣精專則養神明柔和則養筋膜神者陽氣清明所化精而不擾陽氣淑清則神旺也物之潤澤莫過於氣

氣清則露化所謂熏膚充身澤毛若霧露之溉是謂氣也靈樞決氣語專氣致柔老子語順其自然之性血濡而氣呴之故筋膜和暢也若風邪感襲客於皮毛淫泆不已精液乃亡此以同氣相感邪傷肝藏也肝爲厥陰風木肝主筋心主脈因而飽食不消則肝氣鬱陷筋脈橫解腸澼之後必生痔病蓋金主降斂木主疏泄水化氣升穀消滓降大腸以陽明燥金之氣收固魄門是以不泄過飽脾傷不能化水爲氣則水穀順下並趨二腸脾失升磨陷遏肝氣肝木抑鬱違其發舒之性既不上達自當下尋出路以泄積鬱魄門衝決水穀齊行催以風木之力故奔注而下燥金失斂是謂腸澼言其闢而不闔也疏泄之久筋脈下菀三焦之火亦隨肝陷是以肛門熱腫而成痔瘡瘡潰皮破經脈穿漏營血不升故隨糞下肛腫血下全以筋脈橫解之故也因而大飲以酒性之辛烈益其肝膽以酒性之濡溼助其脾胃肝脾溼熱則下陷膽胃溼熱則上逆而膽從相火化氣得酒更烈故氣遂常逆也因而強力筋骨疲乏子病累母肝腎俱傷高骨乃壞凡機關之處必有高骨如膝踝肘腕皆是腎傷髓敗不能充灌谿谷故高骨枯槁也若暑月汗流熱蒸疏泄壯火侵食形氣消敗忽而感襲風寒穴俞斂閉則邪鬱經中發爲風瘧也腎主恐肝主驚若寒邪深入及於經脈穴俞俞與腧同傳輸之義以從容輸泄之氣化爲壅迫不舒經鬱藏應則傳爲善畏及爲驚駭緣五藏俞穴皆在於背出

於太陽寒水之經水瘀寒作腎志感發則生恐懼水寒木孤肝膽虛怯則生驚駭也

有傷於筋縱其若不容開闔不得寒氣從之乃生大僂汗出偏沮使人偏枯汗出見溼乃生痤疿勞汗當風寒薄爲皶鬱乃痤陷脈爲瘻留連肉腠營氣不從逆於肉理乃生癰腫高粱之變足生大丁受如持虛

筋者所以束骨而利機關也若有傷於筋則縱緩痿廢官骸失職若不能爲容倘汗孔開闔失宜寒氣從而襲之筋脈短縮乃生大僂駝背弓腰不能直也肝藏血肺藏氣氣盛於右血盛於左氣阻而血凝則右病偏枯血瘀而氣梗則左病偏枯總以經絡閉塞營衛不行也經絡閉塞營衛不行輕則爲麻

重則爲大木之極則偏枯無用矣若汗出偏沮則是經絡偏閉其無汗之處必病偏枯若汗出竅開而見溼氣浸淫孔穴阻礙氣道衛氣鬱遏發於氣門衝突皮膚則生痤疿痱之小者爲痤更小爲疿若勞煩汗出當風感寒寒氣外薄薄迫也汗液內凝則結爲粉皶皶粉刺也若鬱於皮肉之間肉腐膿生乃成痤證若寒邪閉束筋膜結鬱衛阻熱發肉腐膿生瘡病如瘰癧而表寒不解衛氣內陷腐敗益深經脈穿漏膿血常流是謂瘻證如鼠瘻痔瘻病此其留連肉腠之中久而不愈者也若寒邪迫束營氣瘀澀不得頓達逆於肌肉腠理之間阻梗衛氣衛鬱則生表寒營鬱則生經熱久而營衛壅塞肌肉腫硬經熱蒸腐血肉潰爛則成癰疽癰者氣血之淺壅於經絡疽者氣血之

深阻於肌肉者也若膏粱之人飲食肥甘肌肉豐盈脈絡壅塞鬱熱蒸爍多生大丁如持虛器而受外物得之最易也以上諸證皆衛氣失所不能保護皮毛而外傷於風邪者也

故風者百病之始也清靜則腠理閉拒雖有大風苛毒弗之能害此因時之序也

凡諸病證皆由經藏虧損皮毛失護外感風邪鬱其裏氣而成故風者百病感傷之始也惟營衛清靜則肉腠斂閉拒格外邪雖有大風苛毒弗之能害此所謂因時之序也

上文清靜則志意治雖有賊邪弗能害也此因時之序此收應其義

岐伯曰陰者藏精而起亟也陽者衛外而爲固也陰不勝其陽則脈留薄疾并乃狂陰之所生其本曰和淖則剛柔不和經氣乃絕是故剛與剛陽氣破散陰氣乃消亡陽不勝其陰則五藏氣爭九竅不通陰爭於內陽擾於外魄汗未藏四逆而起起則熏肺使人喘鳴陰之所生七句陰爭於內六句舊誤在陰陽別論

陰在內培植陽根所以藏精而起亟也亟與極同相火在水陰氣封藏乃三陽之根如天之斗極也陽在外守護皮毛所以衛外而爲固也固封陰陽不偏彼此環抱則表裏和平百病不起陰不勝其陽則經脈留薄迫促不暢疏五過論留薄歸陽留聚也薄迫也陰虛陽盛則陽氣留聚而迫促也及其日久病深陽氣相并乃病狂易狂易漢書語雜經重陽者狂亟即并也陰之所生其本曰和陽不亢則陰生淖則剛柔不和熱多則淖澤淖則陽剛勝其陰柔故不和經氣乃絕絡爲陽經爲陰是故剛與剛并而無柔亢陽失

根終於破散陽氣破散陰氣乃至消亡也陽不勝其陰則陰氣痞塞五藏逼處彼此格爭愈生脹滿隧路阻梗九竅皆閉陰爭於內壅滯不通則陽擾於外浮散無著陽泄竅開魄汗未藏而手足寒冷四逆而起起則水土溼寒胃氣不降君相二火拔根上炎逼蒸肺部使人喘鳴也

凡陰陽之要陽密乃固陽強不能密陰氣乃絕故曰陰在內陽之守也陽在外陰之使也兩者不和若春無秋若冬無夏因而和之是謂聖度陰平陽密精神乃治陰陽離決陰氣乃絕因於露風乃生寒熱

陰根在上陽根在下陰氣封藏陽根下祕則精神氣血保固不失此乃陰陽之要也陽強不祕相火炎升精血消亡

陰氣乃絕故曰陰在內陽之守也陽在外陰之使也衛陽護陰以護陰陰以抱陽兩者互根宜相和也兩者不和則若有春而無秋有冬而無夏獨陽孤陰不能生長因而和之調濟無偏是謂聖度先聖法度陰不可絕亦不可盛但取其收藏陽根而已唯陰平而陽祕精神乃交泰而治安也精根於氣本自上生氣根於精本自下化陰陽離決水火不交則癸水下流不能溫升而化陽氣丁火上炎不能清降而化陰精精乃絕根於上氣乃絕根於下一因風露侵淩閉其皮毛裹氣鬱發乃生寒熱以衛秉金氣其性清涼感則外鬱而生表寒營秉木氣其性溫煖感則內鬱而生裏熱此經絡之寒熱也而陰陽離決上下分居陽盛則生其上熱陰盛則生其下寒此藏府之寒熱也陰在內陽之守也四句舊誤在陰陽應象論

是以春傷於風邪氣留連乃為洞泄夏傷於暑秋為痎瘧秋傷於溼上逆而欬發為痿厥冬傷於寒春必溫病四時之氣更傷五藏

四時之氣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順之則治逆之則亂春木發生之際傷於風邪閉其皮毛鬱乙木升揚之氣遏陷而賊脾土一變夏令木陷不生君火火敗土傷水穀不化催以風木開其魄門乃為洞泄所謂長夏善病洞泄寒中者金匱真言論語溼旺而木鬱也陰陽應象論溼盛則濡泄夏火長養之候傷於暑熱開其皮毛寒邪內入客於經中一得秋風斂閉衛與

邪爭則為痎瘧義詳瘧論秋金收斂之時傷於溼氣溼旺胃逆肺氣不降壅遏衝逆則生欬嗽肺以辛金化氣溼土足太陰溼土主令肺以手太陰同經共氣而不能主令故從溼化也當長夏溼盛脾陰素旺之人多被溼傷雖交秋令而燥不勝溼土溼胃逆肺無下行之路偶感清風閉其皮毛肺氣鬱衝則生欬嗽溼氣不除久而流注關節侵傷筋膜則發為痿厥髖膝不用也冬水蟄藏之會傷於寒氣寒束皮毛表氣莫泄鬱其相火積為內熱春陽升布相火發泄上熱愈隆一傷風露衛氣愈斂內熱鬱發遂成溫病四時之氣更傷五藏緣陽強不密精氣皆竭故感襲風露發為諸病也

是以聖人陳闕字陰陽筋脈和同骨髓堅固氣血皆從如是則內外調和邪不能害耳目聰明氣立如故

聖人陳布陰陽均平不偏使筋脈和同骨髓堅固氣血皆從如是則內外調和邪不能害清升濁降耳目聰明年壽雖高氣立如故此得陰陽之要者也

陰陽應象論舊名大論按大論俱在五運六氣此無其例

黃帝曰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積陽為天積陰為地陽生陰長陽殺陰藏治病必求於本

陰陽天地之大道也萬物之主變化之原生殺之本神明之府也五語與天元紀論同積陽則為天積陰則為地陽升陰降則能生能長陽降陰升則能殺能藏天元紀論天以陽生陰長地以陽殺陰藏生

殺之本始在是是以治病必求於本
故清陽爲天濁陰爲地地氣上爲雲天氣下爲雨雨出地氣
雲出天氣清陽上天濁陰歸地故清陽出上竅濁陰出下竅
清陽發腠理濁陰走五藏清陽實四支濁陰歸六府
清陽爲天濁陰爲地地氣上騰則爲雲天氣下降則爲雨
雨降於天而實出地氣地氣不升則天無雨也雲升於地
而實出天氣天氣不降則地無雲也地氣上爲雲以濁陰
而化清陽是清陽上天也天氣下爲雨以清陽而化濁陰
是濁陰歸地也人亦如之故清陽則出上竅而走五官濁
陰則出下竅而走二便清陽則發腠理而營琳泄濁陰則
走五藏而司封藏（五藏別論五藏者藏精氣而不寫也）清陽則實四支而化

營衛（陽明脈解四支者諸陽之本也陽盛則四支實）濁陰則歸六府而成糞溺得
乎天者親上得乎地者親下自然之性也
重陽必陰重陰必陽寒極生熱熱極生寒寒氣生濁熱氣生
清清氣在下則生飧泄濁氣在上則爲䐜脹此陰陽反作病
之逆從也
重陽之下化而爲陰陽極生陰也重陰之下化而爲陽陰
極陽生也是以寒極則生熱熱極則生寒一定之數也寒
氣則生濁寒則凝沍也熱氣則生清熱則散揚也清氣宜
升清氣在下則生飧泄肝脾下陷而不升也濁氣宜降濁
氣在上則生䐜脹肺胃上逆而不降也此陰陽反作升降
倒置病之逆從也（逆順失常）

陰靜陽躁水爲陰火爲陽陽爲氣陰爲味味歸形形歸氣氣
歸精精歸化化生精氣生形精食氣形食味形不足者溫之
以氣精不足者補之以味味傷形氣傷精精化爲氣氣傷於
味
陰靜陽躁其性然也故水靜則爲陰火躁則爲陽陽化爲
氣陰化爲味味厚則形充故味歸形形充則氣旺故形歸
氣氣降精生故氣歸精精由氣化故精歸化精化於氣故
化生精形生於氣故氣生形精根於氣故精食氣形成於
味故形食味氣旺則形充故形不足者溫之以氣味厚則
精盈故精不足者補之以味味過則形傷故味傷形氣盛
則精耗故氣傷精（精化爲氣則精傷也）精溫而氣化故精化爲氣氣味

厚而氣滯故氣傷於味也
氣味辛甘發散爲陽酸苦涌泄爲陰陰味出下竅陽氣出上
竅味厚者爲陰薄爲陰之陽氣厚者爲陽薄爲陽之陰味厚
則泄薄則通氣薄則發泄厚則發熱壯火之氣衰少火之氣
壯壯火食氣氣食少火壯火散氣少火生氣
氣味辛甘發散之氣爲陽酸苦涌泄之氣爲陰陰味重濁
而走下竅陽味輕清而走上竅味厚者爲陰薄者爲陰中
之陽氣厚者爲陽薄者爲陽中之陰味厚則走泄薄則流
通氣薄則發泄（發泄皮毛）厚則發熱熱盛則爲壯火壯火之氣
衰少火之氣壯以壯火食氣火盛則氣耗也氣食少火火
微則氣生也壯火散氣故氣敗於壯火少火生氣故氣益

於少火也

陽化氣陰成形陰勝則陽病陽勝則陰病陽勝則熱陰勝則寒重熱則寒重寒則熱寒傷形熱傷氣氣傷痛形傷腫故先痛而後腫者氣傷形也先腫而後痛者形傷氣也

陽化爲氣陰成其形陰勝則陽敗而病生陽勝則爲熱陰勝則生寒重熱則寒作重寒則熱生寒閉其表則傷形熱蒸其裏則傷氣氣傷則內鬱而爲痛形傷則外發而爲腫故先痛而後腫者氣病而傷形也先腫而後痛者形病而傷氣也

風勝則動熱勝則腫燥勝則乾寒勝則浮溼勝則濡寫天有四時五行生長化收藏以應寒暑燥溼風人有五藏化五氣

以生喜怒悲憂恐故喜怒傷氣寒暑傷形喜怒不節寒暑過度生乃不固故曰冬傷於寒春必病温春傷於風夏生飧泄夏傷於暑秋必痎瘧秋傷於溼冬生欬嗽

風勝則動搖熱勝則胕腫燥勝則乾枯寒勝則虛浮溼勝則濡寫五藏之化五氣偏勝則然也天有四時分應五行木生火長土化金收水藏生則生風長則生暑化則生溼收則生燥藏則生寒是生長化收藏以生寒暑燥溼風也人有五藏化爲五氣肝風心暑脾溼肺燥腎寒風則生怒暑則生喜溼則生憂燥則生悲寒則生恐是寒暑燥溼風以生喜怒憂悲恐也故喜怒則內傷乎氣寒暑則外傷其形喜怒不節寒暑過度形氣傷損生乃不固故曰冬傷於寒相火失藏內熱蓄積春必病温春傷於風生氣不達陷而克土夏生飧泄夏傷於暑寒隨竅入風閉皮毛秋必痎瘧秋傷於溼肺胃不降寒氣外斂冬生欬嗽此緣五情六氣表裏皆傷之故也（冬傷於寒春必病温諸義詳見生氣通天論中）

岐伯曰在天爲玄在人爲道在地爲化化生五味道生智玄生神

此段同天元紀論（五運行論亦有此段）在天爲玄玄妙不測也在人爲道道理皆備也在地爲化化生無窮也地有此化則生五味人懷此道則生智慧天具此玄則生神靈

東方生風風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肝主目神在天爲風在地爲木在體爲筋在藏爲肝在竅爲目在味爲

酸在色爲蒼在音爲角在聲爲呼在變動爲握在志爲怒怒傷肝悲勝怒風傷筋燥勝風酸傷筋辛勝酸

在天爲風在地爲木在人爲肝肝者人之風木也肝生心木生火也握筋縮手卷也悲勝怒金剋木也燥勝風辛勝酸亦同

南方生熱熱生火火生苦苦生心心生血血生脾心主舌其在天爲熱在地爲火在體爲脈在藏爲心在竅爲舌在味爲苦在色爲赤在音爲徵在聲爲笑在變動爲憂在志爲喜喜傷心恐勝喜熱傷氣寒勝熱苦傷氣鹹勝苦

在天爲熱在地爲火在人爲心心者人之君火也血生脾火生土也恐勝喜水剋火也寒勝熱鹹勝苦亦同

中央生溼溼生土土生甘甘生脾脾生肉肉生肺脾主口其在天爲溼在地爲土在體爲肉在藏爲脾在竅爲口在味爲甘在色爲黄在音爲宫在聲爲歌在變動爲噦在志爲思思傷脾怒勝思溼傷肉風勝溼甘傷肉酸勝甘

在天爲溼在地爲土在人爲脾脾者人之溼土也肉生肺土生金也怒勝思木剋土也風勝溼酸勝甘亦同

西方生燥燥生金金生辛辛生肺肺生皮毛皮毛生腎肺主鼻其在天爲燥在地爲金在體爲皮毛在藏爲肺在竅爲鼻在味爲辛在色爲白在音爲商在聲爲哭在變動爲欬在志爲悲悲傷肺喜勝悲熱傷皮毛熱勝燥辛傷皮毛苦勝辛

在天爲燥在地爲金在人爲肺肺者人之燥金也皮毛生

腎金生水也喜勝悲火剋金也熱勝燥苦勝辛亦同

北方生寒寒生水水生鹹鹹生腎腎生骨髓髓生肝腎主耳其在天爲寒在地爲水在體爲骨在藏爲腎在竅爲耳在味爲鹹在色爲黑在音爲羽在聲爲呻在變動爲慄在志爲恐恐傷腎思勝恐寒傷骨溼勝寒鹹傷骨甘勝鹹

在天爲寒在地爲水在人爲腎腎者人之寒水也髓生肝水生木也思勝恐土剋水也溼勝寒甘勝鹹亦同

故曰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也陰陽者萬物之能始也水火者陰陽之徵兆也左右者陰陽之道路也陰陽者血氣之男女也

天在上地在下萬物在中是萬物之上下也物秉陰陽而化形神是萬物之能始也才能所始陽盛則化火陰盛則化水是水火爲陰陽之徵兆也陽升於左陰降於右是左右爲陰陽之道路也男子爲陽女子爲陰是陰陽即血氣之男女也蓋天之六氣在上地之五行在下人居天地之中稟天氣而生六府稟地氣而生五藏其陽上陰下火降水升亦與天地同體是天地之陰陽即血氣之男女無有二也

帝曰法陰陽奈何岐伯曰天不足西北故西北方陰也而人右耳目不如左明也地不滿東南故東南方陽也而人左手足不如右强也帝曰何以然岐伯曰東方陽也陽者其精并於上并於上則上明而下虚故使耳目聰明而手足不便也西方陰也陰者其精并於下并於下則下盛而上虚故其耳

目不聰明而手足便也俱感於邪其在上則右甚在下則左甚此天地陰陽所以不能全也故邪居之

東南在左西北在右陽氣左升而上盛故右耳目不如左耳目之明陰氣右降而下盛故左手足不如右手足之强上下俱感於邪上則右甚下則左甚耳目爲陽手足爲陰左耳目之陽盛右手足之陰盛右耳目之陽虚左手足之陰虚此天地陰陽所偏缺而不能俱全也故邪偏居之

天有精地有形天有八紀地有五里天地之動静神明爲之綱紀故能以生長收藏終而復始爲萬物之父母惟賢人上配天以養頭下象地以養足中傍人事以養五藏天氣通於肺地氣通於嗌風氣通於肝雷氣通於心谷氣通於脾雨氣

通於腎六經爲川腸胃爲海九竅爲水注之氣以天地爲之陰陽陽之汗以天地之雨名之陽之氣以天地之疾風名之暴氣象雷逆氣象陽故治不法天之紀不用地之理則災害至矣

天有精地有形精者形之魂也形者精之魄也天有八紀八方之紀度也地有五里五方之道理也（里與理同）天地之動靜有神明以爲紀綱故能以生長收藏四時變化終而復始爲萬物之父母以其陰陽不偏也惟賢人上配天以養頭下象地以養足中傍人事以養五藏緣在人經之維道生智故能法天地之陰陽焉蓋天地人同氣天氣輕淸而通於肺地氣重濁而通於嗌（咽通六府濁陰歸六府也）風氣爲木而通

於肝雷氣爲火而通於心谷氣爲溼而通於脾雨氣爲水而通於腎六經爲川腸胃爲海九竅出入津液流通爲衆水灌注之氣因人以天地爲之陰陽而稟天地陰陽之氣故與天地相參陽分之汗以天地之雨名之陽分之氣以天地之疾風名之暴烈之氣象雷逆之氣象陽陰陽皆備何可不法故人之治身而不法天之紀不用地之理與天地相乖則災害至矣

陽勝則腠理閉汗不出身熱齒乾喘麤爲之俛仰以煩冤腹滿死能冬不能夏陰勝則汗出身常淸數慄而寒寒則厥厥則腹滿死能夏不能冬此陰陽更勝之變病之形能也（能冬能夏之能音耐）

災害至則陰陽偏勝大病作矣陽勝則表閉無汗身熱齒乾喘麤氣逆爲之俛仰（氣閉不通故身俛仰）裏氣壅悶以煩冤腹滿死（煩冤鬱煩悗懣之意）能冬寒不能夏熱陰勝表泄汗出戰慄身寒寒則氣逆身厥厥則腹滿死（陰凝氣脹）能夏熱不能冬寒此陰陽更勝之災變病之形能如是也

帝曰調此二者奈何岐伯曰能知七損八益則二者可調不知用此則早衰之節也年四十而陰氣自半也起居衰矣年五十體重耳目不聰明矣年六十陰痿陽大衰九竅不利下虛上實涕泣俱出矣故曰知之則强不知則老故同出而異名耳智者察同愚者察異愚者不足智者有餘有餘則耳目聰明身體輕强老者復壯壯者益治是以聖人爲無爲之事

樂恬憺之能從欲快志於虛無之守故壽命無窮與天地終此聖人之治身也

上古天眞論女子二七天癸至七七天癸竭男子二八天癸至八八天癸竭七爲陰數故當損八爲陽數故當益能知七損八益則陰不偏勝陽不偏衰故二者可調不知用此則早衰之節也人年四十而陰氣自居一半起居始衰年五十陽氣漸虛陰氣漸盛身體沈重耳目不聰明矣年六十陰氣痿弱陽氣大衰七竅不利濁陰逆升下虛上實涕泣俱出矣故曰知七損八益之法則强不知則老人同此理而老壯絕異總出知與不知故同出而異名耳智者察其同出之原愚者察其異名之殊不知爲人事之差而

以爲天命之常故愚者常不足智者常有餘有餘則耳目聰明身體輕强老者復壯壯者益治（治安）是以聖人未嘗無事而所爲者無爲之事未嘗無能而所能者恬憺之能從欲快志於虛無之守故壽命無窮與天地終此聖人之治身也

素問懸解卷一終

陽湖馮光元校字

素問懸解卷二

昌邑黃元御解

十二藏相使論

（舊名靈蘭秘典以篇末誤重氣交變論結文有藏之靈蘭之室一語王氷因改此名新校正引全元起本原名十二藏相使義取篇首原問十二藏之相使名篇奇病論治在陰陽十二官相使中卽謂此篇今故改從原名）

黃帝問曰願聞十二藏之相使貴賤何如岐伯對曰悉乎哉問也請遂言之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肺者相傅之官治節出焉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腎者作强之官伎巧出焉膻中者臣使之官喜樂出焉脾胃者倉廩之官五味出焉小腸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大腸者傳道之官變化出焉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

十二藏之相使貴賤謂五藏六府有君有臣臣爲君使君貴而臣賤也膻中卽心主心之包絡也亦名心包絡靈樞脹論膻中者心主之宮城也衛護心君故爲臣使之官靈樞行鍼膻中爲二陽藏所居故喜樂出焉心主喜心主與心同居膻中故亦主喜樂也三焦少陽相火隨太陽膀胱之經下行而溫水藏水旺於下故下焦如瀆（靈樞營衛生會論語）川瀆之決全賴相火之力以泄水雖屬風木而風木之溫卽水中相火所左升而變化者也故爲決瀆之官水道出焉膀胱水府一身津液歸藏於此是一貯水之州都也水主

藏不主出其所以出者肺氣之化水也蓋膀胱之水悉由
氣化飲入於胃化氣升騰上歸於肺肺氣淸降化爲雨露
而歸膀胱則成小便肺氣善化則水善出緣水之所以化
氣與氣之所以化水原於相火之蟄藏脾土之温燥也足
太陰以溼土主令溼氣不盛二火生之也相火泄於腎而
陷於膀胱則膀胱熱而腎水寒癸水上泛脾土寒溼不能
蒸水化氣上歸肺部水與穀滓並注二腸矣肺從脾土化
溼淸氣堙塞鬱生痰涎亦不能降氣化水下歸膀胱水貯
二腸不入膀胱而溼土左陷風木抑遏又失疏泄之政木
鬱欲達衝決不已未能前通水府則必後開穀道是以大
便不收而小便不利靈樞本輸三焦者入絡膀胱約下焦

實則閉癃虛則遺溺所謂實者相火陷於膀胱生其熱澀
並非相火之旺也若相火祕藏腎水和暖則脾土温燥既
能化水爲氣而歸肺部肺金淸燥亦能化氣爲水而歸膀
胱癸水温升乙木條達膀胱淸利疏泄無停此水道所以
通調也

故主明則下安以此養生則壽歿世不殆以爲天下則大昌
主不明則十二官危以此養生則殃使道閉塞而不通形乃
大傷以爲天下者其宗大危戒之戒之

君主明則以下皆安以此養生則享壽考歿世而不危殆
以此爲天下則君明臣良朝野大昌主不明則以下皆危
以此養生則遭禍殃臣使之道閉塞氣血梗阻形乃大傷
以爲天下則君蔽臣奸宗族大危

五藏別論

黃帝問曰余聞方士或以腦髓爲藏或以腸胃爲藏或以爲
府敢問更相反皆自謂是不知其道願聞其說

或以腦髓腸胃爲藏或又以爲府

岐伯對曰腦髓骨脈膽女子胞此六者地氣之所生也皆藏
於陰而象於地故藏而不寫名曰奇恆之府

奇恆者異於尋常也

夫胃大腸小腸三焦膀胱此五者天氣之所生也其氣象天
故寫而不藏名曰傳化之府此受五藏濁氣不能久留輸寫
者也魄門亦爲五藏使水穀不得久藏

使使道也十二藏相使論使道閉塞而不通即此

所謂五藏者藏精氣而不寫也故滿而不能實六府者傳化
物而不藏故實而不能滿也所以然者水穀入口則胃實而
腸虛食下則腸實而胃虛故曰實而不滿滿而不實也

五藏主藏精氣精氣常在故滿而不實六府主受水穀水
穀常消故實而不滿

五藏生成論

心之合脈也其榮色也其主腎也肺之合皮也其榮毛也其
主心也肝之合筋也其榮爪也其主肺也脾之合肉也其榮
脣也其主肝也腎之合骨也其榮髮也其主脾也

心主脈血行脈中色者血之外華故合脈而榮色心火制

於腎水其不至上炎者腎制之也故所主在腎肺主皮氣行皮裏毛者氣之外發故合皮而榮毛肺金制於心火其不甚肅殺者心制之也故所主在心肝主筋爪者筋之餘故合筋而榮爪肝木制於肺金其不過發生者肺制之也故所主在肺脾主肉脣者肌肉之本故合肉而榮脣脾土制於肝木其不至溼陷者木制之也故所主在肝腎主骨腦爲髓海髮者腦之外華故合骨而榮髮腎水制於脾土其不至下流者脾制之也故所主在脾

色味當五藏赤當脈白當皮青當筋黃當肉黑當骨生於心如以縞裹朱生於肺如以縞裹紅生於肝如以縞裹紺生於脾如以縞裹苦蔞實生於腎如以縞裹紫此五藏所生之外榮也

縞素絹也史高紀爲義帝發喪兵皆縞素五藏之色不甚外顯皆如以素絹裹之者此平人也脈要精微論赤欲如白裹朱黃欲如羅裹雄黃即此義也

故色見青如翠羽者生赤如雞冠者生黃如蟹腹者生白如豕膏者生黑如烏羽者生此五色之見生也

五色鮮明則生

青如草茲者死黃如枳實者死黑如炲者死赤如衃血者死白如枯骨者死此五色之見死也

五色晦黯則死茲與滋同炲煙煤也衃血瘀血成塊也

赤當心苦白當肺辛青當肝酸黃當脾甘黑當腎鹹故心欲苦肺欲辛肝欲酸脾欲甘腎欲鹹此五味之所合也

由五色而及五味其於五藏配合相當亦以類從故五藏之各欲其本味者此五味之所合也

多食鹹則脈凝泣而變色多食苦則皮槁而毛拔多食辛則筋急而爪枯多食酸則肉胝䐢而脣揭多食甘則骨痛而髮落此五味之所傷也泣與澀通胝音支䐢音皺

多食鹹脈凝澀而變色者水勝火也多食苦皮槁而毛拔者火勝金也多食辛筋急而爪枯者金勝木也多食酸肉胝䐢而脣揭者木勝土也胝皮肉生繭淮南子申包胥重胝䐢皮肉卷縮揭皮折裂也

多食甘骨痛而髮落者土勝水也此五味之所傷

諸血者皆屬於心諸脈者皆屬於目諸筋者皆屬於節諸髓者皆屬於腦諸氣者皆屬於肺此四支八谿之朝夕也

心主脈血行脈中故諸血皆屬於心目者宗脈之所聚也靈樞口問語故諸脈皆屬於目筋者所以束骨而利機關也痿論語故諸筋皆屬於節腦爲髓海靈樞海論語故諸髓皆屬於腦膻中爲氣海海論語故諸氣皆屬於肺此四支八谿之朝夕也朝夕與潮汐同四支八節謂之八谿血氣髓朝潮夕汐灌注於此

藏氣法時論

黃帝問曰合人形以法四時五行而治何如而從何如而逆得失之意願聞其事岐伯對曰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也更貴更賤以知死生以決成敗而定五藏之氣間甚之時死生之期也

合人形者統藏府經絡一切形體而言法四時五行而治者法四時之分屬五行者以治人形也貴者主令賤者不主令因五行貴賤知藏氣衰旺以此斷其死生成敗定有消長存亡之期也義詳下文

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肝主春足厥陰少陽主治其日甲乙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心主夏手少陰太陽主治其日丙丁心苦緩急食酸以收之脾主長夏足太陰陽明主治其日戊已脾苦溼急食苦以燥之肺主秋手太陰陽明主治其日庚辛肺苦氣上逆急食苦以泄之腎主冬足少陰太陽主治其日壬癸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

春屬木肝木主之足厥陰肝經乙木少陽膽經甲木主治其在

一歲則爲春其在一日則爲甲乙皆肝氣主令下文倣此夏屬火心火主之手少陰心經丁火太陽小腸經丙火主治長夏屬土脾土主之足太陰脾經已土陽明胃經戊土主治秋屬金肺金主之手太陰肺經辛金陽明大腸經庚金主治冬屬水腎水主之足少陰腎經癸水太陽膀胱經壬水主治

病在肝愈於夏夏不愈甚於秋秋不死持於冬起於春禁當風肝病者愈在丙丁丙丁不愈加於庚辛庚辛不死持於壬癸起於甲乙肝病者平旦慧下晡甚夜半靜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補之酸寫之

肝病遇火則愈火其子也故愈於夏遇金則甚剋我者也故甚於秋遇水則持水其母也故持於冬遇木則起助我者也故起於春肝爲風木故禁當風十干之中丙丁爲火庚辛爲金壬癸爲水甲乙爲木戊已爲土一日之中平旦爲木日中爲火下晡爲金夜半爲水日昳與四季爲土日昳日昃四季辰戌丑未四時亦與一歲相同下文倣此肝欲升散故以辛味散之辛散則爲補酸收則爲寫故用辛補之酸寫之凡本味爲寫對宮之味爲補下文皆然

病在心愈在長夏長夏不愈甚於冬冬不死持於春起於夏禁溫食熱衣心病者愈在戊已戊已不愈加於壬癸壬癸不死持於甲乙起於丙丁心病者日中慧夜半甚平旦靜心欲耎急食鹹以耎之用鹹補之甘寫之

心爲君火故禁溫食熱衣心欲和耎故以鹹味耎之餘義

倣首段類推

病在脾愈在秋秋不愈甚於春春不死持於夏起於長夏禁溫食飽食溼地濡衣脾病者愈在庚辛庚辛不愈加於甲乙甲乙不死持於丙丁起於戊已脾病者日昳慧日出甚下晡靜脾欲緩急食甘以緩之用苦寫之甘補之

脾爲溼土故禁溼地濡衣溫食助其溼熱飽食助其脹滿故皆禁之脾欲鬆緩故以甘味緩之餘義倣首段類推

病在肺愈在冬冬不愈甚於夏夏不死持於長夏起於秋禁寒飲食寒衣肺病者愈在壬癸壬癸不愈加於丙丁丙丁不死持於戊已起於庚辛肺病者下晡慧日中甚夜半靜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用酸補之辛寫之

肺為燥金其性清涼故禁寒飲食寒衣肺欲降收故以酸
味收之餘義倣首段類推
病在腎愈在春春不愈甚於長夏長夏不死持於秋起於冬
禁犯焠烪熱食溫炙衣腎病者愈在甲乙甲乙不愈甚於戊
已戊已不死持於庚辛起於壬癸腎病者夜半慧四季甚下
晡靜腎欲堅急食苦以堅之用苦補之鹹寫之焠音翠烪音哀
腎以癸水從君火化氣故禁焠烪熱食溫炙衣焠烪煎焙
燒燎之物腎欲堅凝故以苦味堅之餘義倣首段類推
夫邪氣之客於身也以勝相加至其所生而愈至其所不勝
而甚至其所生而持自得其位而起必先定五藏之脈乃可
言間甚之時死生之期也

以勝相加者以所勝加所不勝也其所生者已所生也其
所不勝者剋已者也於所生者生已者也自得其位者同
氣者也先定五藏之脈知其生剋衰旺乃可言其間甚死
生之期也
肝病者兩脇下痛引少腹令人善怒虛則目䀮䀮無所見耳
無所聞善恐如人將捕之氣逆則頭痛頰腫耳聾不聰取其
經厥陰與少陽血者䀮音荒
肝脈自足走胸行於兩脇病則風木鬱陷故脇下痛引少
腹生氣不遂故善怒肝竅於目故虛則目無所見肝與膽
同氣肝木陷則膽木逆膽脈循耳後下行膽木上逆濁氣
衝塞故耳無所聞腎主恐膽木拔根相火升泄腎水沈寒
故善恐懼氣逆者膽木上逆也少陽膽脈自頭走足循頰
車下頸膽脈上逆故頭痛頰腫耳聾不聰取厥陰少陽血
者實則泄之虛則補之也
心病者胸中痛脇支滿脇下痛膺背肩甲間痛兩臂內痛虛
則胸腹大脇下與腰相引而痛取其經少陰太陽舌下血者
其變病刺郄中血者郄與隙同
心脈自胸走手下膈上肺循臂內後廉下行病則君火上
逆故胸脇滿痛兩臂內後廉痛君火刑肺肺氣逆衝故膺
背肩甲間痛小腸脈繞肩甲交肩上此肺與小腸交病也心在膈上小腸在腹
中虛則心與小腸皆鬱故胸腹大肝位在脇腎位在腰腎
水淩火火衰木陷故脇下與腰相引而痛心竅於舌故取

少陰太陽之經與舌下之血者其變異殊常之病則刺郄
中之血郄中手少陰之郄即陰郄穴也
脾病者身重善飢肉痿足不收行善瘈腳下痛虛則腹滿腸
鳴飧泄食不化取其經太陰陽明少陰血者
脾主肌肉其經自足走胸病則溼盛脾鬱經脈下陷故身
重肉痿足輭不收溼傷筋脈緛短拘縮故行則善瘈腳下
作痛足心虛則不能消磨水穀故腹滿腸鳴飧泄飲食不化
取太陰陽明之經兼取少陰之血者水泛則土溼泄腎水
以泄土溼也
肺病者喘欬逆氣汗出肩背痛尻陰股膝髀腨胻足皆痛虛
則少氣不能報息耳聾嗌乾取其經太陰陽明足太陽之外

厥陰之內血者（尻音考髀音皮腨音篆胻音杭）

肺主氣其性降斂病則降斂失政故喘欬逆氣汗出前行無路逆衝肩背故肩背痛尻陰股膝髀腨胻足皆痛者肝經之病也厥陰肝脈起足大指循足跗上膕內循股陰過陰器木被金刑經脈鬱陷是以痛生虛則肺氣微弱不能布息甲木刑之是以耳聾（甲木化氣相火脈循耳後下行）乙木侮之是以嗌乾（乙木胎生君火風火皆作故病嗌乾靈樞經脈肝足厥陰之脈甚則嗌乾）足太陽經行於股外足厥陰經行於股內取太陰陽明之經兼取太陽之外厥陰之內血者實則肺金刑木故補壬水以生肝氣虛則肝木侮金故寫寒水以弱風木也

腎病者脛腫腹大身重喘欬寢汗出憎風虛則胸中痛大腹

小腹痛清厥意不樂取其經少陰太陽血者

腎脈自足走胸循腨內入少腹絡膀胱貫胸膈入肺中病則水旺土溼故脛腫腹大身重水泛胸膈肺氣格阻故生喘欬腎水主藏藏氣失政故寢睡汗出表泄陽虛是以憎風虛則腎氣衰弱陽根升泄甲木下拔逆衝胸膈故胸中痛溼土下陷風木抑遏怒而賊脾故大腹小腹皆痛溼旺脾鬱四支失秉故手足厥冷陽根既敗君火失歸故意不歡樂（心主喜君火失根則驚怯恐懼是以不樂）取少陰太陽經血實寫而虛補之也

肝色青宜食辛黃黍雞肉桃蔥皆辛心色赤宜食鹹大豆豕肉栗藿皆鹹脾色黃宜食甘粳米牛肉棗葵皆甘肺色白宜食酸小豆犬肉李韭皆酸腎色黑宜食苦麥羊肉杏薤皆苦

五藏各有所發之色各有所宜之味

辛散酸收甘緩苦堅鹹耎毒藥攻邪五穀爲養五畜爲益五果爲助五菜爲充氣味合而服之以補精益氣此五者辛酸甘苦鹹各有所利或散或收或緩或急或堅或耎四時五藏病隨五藏所宜也

順四時按五藏以隨五味所宜五味之用得矣

陰之所生本在五味陰之五宮傷在五味是故味過於酸肝氣以津脾氣乃絕味過於苦脾氣不濡胃氣乃厚味過於甘心氣喘滿色黑腎氣不衡味過於辛筋脈沮弛精神乃央味過於鹹大骨氣勞短肌心氣抑謹和五味骨正筋柔氣血以

流湊理以密如是則骨氣以精謹道如法長有天命（沮與阻同湊與腠通）

氣爲陽味爲陰人身陰之所生本在五味而一味過偏則一宮受傷陰之五宮亦傷在五味是故味過於酸肝氣斂縮津液鬱生生氣不遂怒而賊土脾氣乃絕味過於苦燥其脾精脾土失滋中脘不運胃氣乃厚（厚鬱滿也）味過於甘中焦壅滯心氣莫降因生喘滿腎氣莫升因而不衡（衡平也腎氣下陷故不平）色黑者水鬱之所發也味過於辛肝氣發散津液消耗筋脈沮弛精神乃央（肝主筋心主脈肝者腎之子心之母腎藏精心藏神精神之交路由筋脈筋脈沮弛則精神交濟之路格矣故精神乃央央者盡也）味過於鹹腎水伐泄大骨氣勞（大骨無力）肌肉短縮（卽卷肉縮筋意）陽根既敗心氣遂抑（鹹寒泄水中陽）

氣君火絕根故心氣抑鬱調和五味使之不偏則筋骨血氣皆得其養不至偏傷矣此段舊誤在生氣通天論

宣明五氣

五味所入酸入肝苦入心甘入脾辛入肺鹹入腎是謂五入

五味各有所入之藏

五味所禁酸走筋筋病無多食酸鹹走血血病無多食鹹甘走肉肉病無多食甘辛走氣氣病無多食辛苦走骨骨病無多食苦是謂五禁無令多食

五藏各有所禁之味

五藏所主肝主筋心主脈脾主肉肺主皮腎主骨是謂五主

五藏各有所主之形

五藏所藏肝藏魂心藏神脾藏意肺藏魄腎藏精是謂五藏所藏

五藏各有所藏之神

五藏化液肝爲淚心爲汗脾爲涎肺爲涕腎爲唾是謂五液

五藏各有所化之液

五藏所惡肝惡風心惡熱脾惡溼肺惡燥腎惡寒是謂五惡

五藏各有所惡之氣本氣無制則反自傷是以惡之

五脈應象肝脈弦心脈鉤脾脈代肺脈毛腎脈石是謂五藏之脈

五脈各有所應之象

五邪所見春得秋脈夏得冬脈長夏得春脈秋得夏脈冬得長夏脈是謂五邪

五脈各有所見之邪賊邪刑剋

五邪所亂邪入於陽則狂邪入於陰則痺搏陽則爲巔疾搏陰則爲瘖陽入之陰則靜陰出之陽則怒是謂五亂

五邪各有所亂之部邪入於陽分則狂擾其神也邪入於陰分則痺阻其血也邪搏陽經則爲巔疾手足六陽皆會於頭也邪搏陰經則爲瘖瘂手足六陰皆連於舌也陽邪入之陰經則靜藏氣得政也陰邪出之陽經則怒長氣不遂也是謂五邪所亂

五精所并精氣并於肝則怒并於心則喜并於脾則憂并於肺則悲并於腎則恐是謂五并虛而相并者也

五精各有所并之藏乘其虛而相并者也

五氣所病肝爲語心爲噫脾爲吞肺爲欬爲嚏腎爲欠爲恐膽爲怒胃爲氣逆爲噦大腸小腸爲泄下焦溢爲水膀胱不利爲癃不約爲遺溺是謂五病

五氣各有所見之病

五病所發陰病發於骨陽病發於血陰病發於肉陽病發於冬陰病發於夏是謂五發

五病各有所發之處所發之時

五勞所傷久行傷筋久視傷血久坐傷肉久臥傷氣久立傷骨是謂五勞所傷

五勞各有所傷之體

經脈別論

黃帝問曰余聞氣合而有形因變以正名天地之運陰陽之化其於萬物孰少孰多可得聞乎岐伯對曰悉乎哉問也天至廣不可度地至大不可量大神靈問請陳其方

百族之生二氣相合而有其形因彼萬變以正其名天地之氣運陰陽之化生其於萬物之中何者最少何者最多此亦當有自然之數也天至廣不可度地至大不可量者言天地廣大生物無窮難可以數目計也請陳其方者請言其概舉之法也

草生五色五色之變不可勝視草生五味五味之美不可勝極天食人以五氣地食人以五味嗜欲不同各有所通

萬物雖繁五色五味概之氣爲陽本之天味爲陰本之地天食人以五氣地食人以五味人之嗜好不同而於五氣五味各有所通是人人之所不外者也

五氣入鼻藏於心肺上使五色修明聲音能彰故心肺有病而鼻爲之不利也五味入口藏於腸胃味有所藏以養五氣氣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

五藏陰也而上化淸陽氣通於天通天氣者爲鼻故五氣入鼻藏於心肺心主五色（五藏生成論心合脈其榮色）肺主五聲（難經語）故上使五色鮮明聲音響振心肺有病則火金上逆胸膈鬱塞故鼻竅不利（心肺有病二語舊誤在五藏別論中）六府陽也而下化濁陰氣通於地通地氣者爲口故五味入口藏於腸胃味有所藏以養五藏之氣藏氣沖和則生津液津液相成神乃自生蓋水穀入胃化氣生津津者五藏之精也精氣之淸靈者發而爲神所謂神者水穀之精氣也（靈樞平人絕穀語）心藏脈脈舍神（靈樞本神語）神旺則脈氣流通傳於氣口以成尺寸盈虛消長之機悉現於此靈樞營衛生會血者神氣也以其行於脈中而得心神之運化故也（以上三段舊誤在六節藏象論）

帝曰氣口何以獨爲五藏主岐伯曰胃者水穀之海六府之大源也五味入口藏於胃以養五藏氣氣口亦太陰也是以五藏六府之氣味皆出於胃變現於氣口

氣口者（即寸口）脈之大會手太陰之動脈也（難經語）水穀入胃傳輸六府是胃者水穀之海六府之大源也五味入口藏

於胃府充灌四維以養五藏之氣而其消磨水穀化生精氣分輸藏府散布經絡之權全在於脾脾以太陰而含陽氣左旋而善動故也肺爲手太陰氣口者肺經動脈亦太陰也是與足太陰同氣故五藏六府之氣味皆出於胃自胃而輸脾自脾而輸肺自肺而注本經變見於氣口氣口爲藏府諸氣所朝宗故獨爲五藏之主也（此段舊誤在五藏別論中）

食氣入胃散精於肝淫氣於筋食氣入胃濁氣歸心精淫於脈脈氣流經經氣歸於肺肺朝百脈輸精於皮毛毛脈合精行氣於府府精神明留於四藏氣歸於權衡權衡以平氣口成寸以決死生

食穀入胃脾土消磨化生精氣上歸肺金肺氣宣布傳諸

皮毛藏府必由筋脈而行故食氣入胃散精於肝淫氣於筋筋者脈之輔也次則濁氣歸心淫精於脈脈者血之府也脈要精微論語脈氣流於十二經中而十二經氣總歸於肺以氣統於肺十二經之氣皆肺氣也肺朝百脈如天子朝會諸侯然輸精於皮毛以肺主皮毛也皮毛與經脈合精行氣於府府精通乎神明留於肺肝心腎四藏脾爲四藏中氣故不言也傳輸均勻則氣歸於權衡權衡所以稱物者權衡以平四藏無偏注於經脈歸諸氣口氣口成寸以決死生此氣口尺寸之原委也

飲入於胃游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並行合於四時五藏陰陽揆度以爲常也

飲入於胃化爲精氣游溢升騰上輸於脾脾氣散此水精上歸於肺肺氣降洒化爲雨露通調水道下輸膀胱以成小便此水滓之下傳者至其水精則周流宣布並行於五經之中五藏之經合於四時五藏之氣陰陽調適揆度均平以爲常也是氣口尺寸之由來也

三部九候論

黃帝問曰余聞九鍼於夫子衆多博大不可勝數余願聞要道以屬子孫傳之後世著之骨髓藏之肝肺歃血而受不敢妄泄令合天道必有終始上應天光星辰歷紀下副四時五行貴賤更互冬陰夏陽以人應之奈何願聞其方

四時五行貴賤更互當令爲貴退度爲賤五行更代於四時互爲貴賤也

岐伯對曰妙乎哉問也此天地之至數帝曰願聞天地之至數合於人形血氣通決死生爲之奈何岐伯曰天地之至數始於一終於九焉一者天二者地三者人因而三之三三者九以應九野故人有三部部有三候以決死生以處百病以調虛實而除邪疾

九野八方與中央也

帝曰何謂三部岐伯曰有下部有中部有上部部各有三候三候者有天有地有人也必指而導之乃以爲真

指而導之指其處而開導之也

上部天兩額之動脈上部地兩頰之動脈上部人耳前之動

脈中部天手太陰也中部地手陽明也中部人手少陰也下部天足厥陰也下部地足少陰也下部人足太陰也

兩額之動脈足少陽之頷厭也兩頰之動脈足陽明之地倉大迎也耳前之動脈手少陽之和髎也手太陰太陰之魚際太淵經渠也即寸口脈手陽明陽明之合谷也在手大指次指岐骨間手少陰少陰之神門也在掌後高骨內足厥陰厥陰之五里也在氣衝下三寸足少陰少陰之太谿也在內踝後足太陰太陰之箕門也在衝門下胃氣則候足跗上陽明之衝陽

故下部之天以候肝地以候腎人以候脾胃之氣帝曰中部之候奈何岐伯曰亦有天亦有地亦有人天以候肺地以候胸中之氣人以候心帝曰上部以何候之岐伯曰亦有天亦

有地亦有人天以候頭角之氣地以候口齒之氣人以候耳目之氣

手陽明大腸與手太陰肺爲表裏肺位在胸手陽明經自手走頭入缺盆絡肺下膈而屬大腸亦自胸膈下行故陽明之合谷可以候胸中之氣

三部者各有天各有地各有人三而成天三而成地三而成人三而三之合則爲九九分爲九野九野爲九藏故神藏五形藏四合爲九藏

地之九分則爲九野人應九野則爲九藏故神藏五肝心脾肺腎（肝藏魂心藏神脾藏意肺藏魄腎藏精） 形藏四腦髓骨脈膽（義詳五藏別論） 合爲九藏（三而成天至合爲九藏十句與六節藏象論同）

帝曰何以知病之所在岐伯曰察九候獨小者病獨大者病獨疾者病獨遲者病獨熱者病獨寒者病獨陷下者病必審問其所始病與今之所方病而後各切循其脈視其經絡浮沈以上下逆從循之其脈疾者病其脈遲者病其脈代而鉤者病在絡脈脈不往來者死皮膚著者死

獨小獨大獨疾獨遲獨熱獨寒獨陷下所謂七診也九候之中有一候獨異如七診之條者則病在此經矣必審問其往日之所始病與今日之所方病而後於九候之中各切循其脈視其經絡浮沈以上下逆順而循之其脈或疾或遲者病在經脈（仲景脈法數爲在府遲爲在藏疾者六府之經遲者五藏之經） 其脈代而鉤者病在絡脈（鉤爲夏脈絡脈屬陽應乎夏氣代止也） 是病脈也其脈不往來者經絕而死皮膚枯著者衛敗而死是死脈也按其所候以分部次則病之所在無逃矣

帝曰決死生奈何岐伯曰九候之相應也上下若一不得相失一候後則病二候後則病甚三候後則病危所謂後者應不俱也察其藏府以知死生之期必先知經脈然後知病脈

應不俱者後動不能俱應也察其府藏以知死生之期者府脈浮數藏脈沈遲浮數晝死沈遲夜死也（難經浮大晝死沈細夜死） 先知經脈然後知病脈者經脈相應病脈不相應知經脈則知病脈知病脈則知死脈矣

帝曰以候奈何岐伯曰以左手足上去踝五寸按之右手當踝而彈之其應過五寸以上蠕蠕然者不病其應疾中手渾渾然者病其應遲中手徐徐然者病其應上不能至五寸彈之不應者死（蠕音潤）

以候者候經脈病脈以決死生也以左手足上去踝五寸按之按手足少陰動脈之旁相去五寸之遠右手當踝而彈之以觀神門太谿二脈之動其脈應過五寸以上蠕蠕然如蟲動者不病（蠕蠕蟲動貌） 是經脈也其應疾中手渾渾然大動者病（太過） 其應遲中手徐徐然微動者病（不及） 是病脈也其應上不能至五寸彈之不應者死是死脈也此三部九候之總法一候可以概九候也蓋心藏神腎藏精人以精神爲本故獨取心腎之脈於左手足者探其本也肺氣右行若取手太陰則應於右手候之矣

三部九候皆相失者死上下左右之脈相應如參春者病甚上下左右相失不可數者死中部之候相減者死中部之候雖獨調與衆藏相失者死參伍不調者病形氣相得者生形盛脈細少氣不足以息者危形瘦脈大胸中多氣者死脫肉身不去者死目內陷者死形肉已脫九候雖調猶死

九候相應上下如一不得相失一候後則病二候後則病甚三候後則病危三部九候皆相失則九候皆後是以死也上下左右之脈相應如參春者如數人並舂杵聲參舉參差不齊乃候雜亂是以病甚亦即相失之漸也上下左右相失不可數者死是相失之極者也中部乍疏乍數者死神氣俱敗遲疾無準也中部手太陰脈肺主藏氣中部手少陰心心主藏神也中部之候相減者死神氣之虧敗也中部之候雖獨調與衆藏相失者死神氣無依亦難久駐也參伍不調者病未至相失之劇也形氣相得者生脾肺無虧也脾主肉肺主氣形盛脈細少氣不足以息者危形充而氣敗也形瘦脈大胸中多氣者死氣充而形敗也脫肉身不去者死肉脫而身體不能動移形氣俱敗也目內陷者死陽敗而神脫也形肉已脫九候雖調猶死形敗而氣無所附亦將散亡也

七診雖見九候皆從者不死所言不死者風氣之病及經月之病似七診之病而非也故言不死若有七診之病其脈候亦敗者死矣必發噦噫

七診雖見九候皆從順者不死所言不死者是外感風氣之病及女子經月之病脈絡閉澀故相應不一藏府未嘗虧損雖似七診之病而實非也若果有七診之病兼之其脈候亦敗者則人死矣土敗胃逆必發噦噫也

真藏脈見者勝死肝見庚辛死心見壬癸死脾見甲乙死肺見丙丁死腎見戊已死是謂真藏見皆死

所謂脈候亦敗者真藏脈也真藏脈見者至其勝已之時則死肝見庚辛金剋木也心見壬癸水剋火也脾見甲乙木剋土也肺見丙丁火剋金也腎見戊已土剋水也肝見庚辛六句舊誤在平人氣象論中

帝曰冬陰夏陽奈何岐伯曰九候之脈皆沈細懸絕者為陰主冬故以夜半死躁盛喘數者為陽主夏故以日中死是故寒熱病者以平旦死熱中及熱病者以日中死病風者以日夕死病水者以夜半死其脈乍疏乍數乍遲乍疾者日乘四季死

寒熱病者肝膽二木之鬱平旦屬木故以平旦死熱中熱病君相二火之亢日中屬火故以日中死病風者風旺木枯日夕屬金肝木被剋故以日夕死病水者夜半水旺故以夜半死其脈乍疏乍數乍遲乍疾土敗失其和平四季屬土故日乘四季死是皆冬陰夏陽之分析者也

帝曰其可治者奈何岐伯曰經病者治其經孫絡病者治其孫絡血病身有痛者治其經絡其病在奇邪奇邪之脈則繆

刺之留瘦不移節而刺之上實下虛切而從之索其結絡脈刺出其血以通其氣必先去其血脈而後調之度其形之肥瘦以調其氣之虛實實則寫之虛則補之無問其病以平爲期

留瘦不移者病氣淹留形容瘦抓而證無改移也節而刺之者樽節而刺之也

平人氣象論

黃帝問曰平人何如岐伯對曰人一呼脈再動一吸脈亦再動呼吸定息脈五動閏以太息命曰平人平人者不病也常以不病調病人醫不病故爲病人平息以調之爲法

平人之脈一呼再動一吸再動呼吸定息五動閏以太息

六動（太息衆息中一息極長者）一息六動是謂平人一動脈行一寸六動六寸每刻一百三十五息脈行八丈一尺兩刻二百七十息脈行十六丈二尺左右二十四經以及任督兩蹻二十八脈一周於身一日百刻經脈五十周此平人營衛運行之大數也（義詳靈樞）

人一呼脈一動一吸脈一動曰少氣人一呼脈三動一吸脈三動而躁尺熱曰病溫尺不熱脈滑曰病風脈濇曰痺

一呼一動一吸一動曰少氣是陽虛而脈遲者一呼三動一吸三動而躁尺膚熱曰病溫尺膚不熱而脈滑曰風脈濇曰痺是陰虛而脈數者遲數不平所謂病人之脈也

人一呼脈四動以上曰死脈絕不至曰死乍疏乍數曰死平人之常氣稟於胃胃者平人之常氣也人無胃氣曰逆逆者死

一呼四動以上是數之極者絕不至是遲之極者乍疏乍數是非遲非數營衛散亂而無準故皆主死其所以死者無胃氣也

春胃微弦曰平弦多胃少曰肝病但弦無胃曰死弦而有毛曰秋病毛甚曰今病藏真散於肝肝藏筋膜之氣也

春脈弦春脈微弦曰平者春有胃氣而微見弦象曰平也下倣此弦而有毛金剋木也肝旺於春故藏真俱散於肝肝藏筋膜之氣者肝主筋也

夏胃微鉤曰平鉤多胃少曰心病但鉤無胃曰死鉤而有石

曰冬病石甚曰今病藏真通於心心藏血脈之氣也

夏脈鉤鉤而有石水剋火也心旺於夏故藏真俱通於心心藏血脈之氣者心主脈也

長夏胃微耎弱曰平弱多胃少曰脾病但代無胃曰死耎弱有石曰冬病石甚曰今病藏真濡於脾脾藏肌肉之氣也

長夏脈耎弱代者土不主時隨四時代更雖具四時之脈而耎弱猶存耎弱卽胃氣也但代無胃者更換四時之脈而無耎弱也（此統四季之月言）耎弱有石水侮土也脾旺於長夏故藏真濡於脾脾藏肌肉之氣者脾主肌肉也

秋胃微毛曰平毛多胃少曰肺病但毛無胃曰死毛而有弦曰春病弦甚曰今病藏真高於肺以行營衛陰陽也

秋脈毛毛而有弦木侮金也肺旺於秋故藏眞俱高於肺

肺居五藏之上以行營衞陰陽者肺主衞也

冬胃微石曰平石多胃少曰腎病但石無胃曰死石而有鉤曰夏病鉤甚曰今病藏眞下於腎腎藏骨髓之氣也

冬脈石石而有鉤火侮水也腎旺於冬故藏眞俱下於腎

腎居五藏之下腎藏骨髓之氣者腎主骨髓也

夫平心脈來累累如連珠如循琅玕曰心平夏以胃氣爲本病心脈來喘喘連屬其中微曲曰心病死心脈來前曲後居如操帶鉤曰心死

琅玕珠類

平肺脈來厭厭聶聶如落榆莢曰肺平秋以胃氣爲本病肺

脈來不上不下如循雞羽曰肺病死肺脈來如物之浮如風吹毛曰肺死

不上不下不升不降也

平肝脈來耎弱招招如揭長竿末梢曰肝平春以胃氣爲本病肝脈來盈實而滑如循長竿曰肝病死肝脈來急益勁如新張弓弦曰肝死

如揭長竿末梢者耎弱之象也如循長竿者勁而多節也

平脾脈來和柔相離如雞踐地曰脾平長夏以胃氣爲本病脾脈來實而盈數如雞舉足曰脾病死脾脈來銳堅如烏之喙如烏之距如屋之漏如水之流曰脾死

如雞舉足舉而下遲也烏喙爲距銳而堅也屋漏者滴而不聯也水流者往而不反也

平腎脈來喘喘累累如鉤按之而堅曰腎平冬以胃氣爲本病腎脈來如引葛按之益堅曰腎病死腎脈來發如奪索辟辟如彈石曰腎死

如引葛言其硬也發如奪索言其緊也

凡治病察其形氣色澤脈之盛衰病之新故乃治之無後其時形氣相得謂之可治色澤以浮謂之易已脈從四時謂之可治脈弱以滑是有胃氣命曰易治取之以時形氣相失謂之難治色夭不澤謂之難已脈實以堅謂之益甚脈逆四時爲不可治必察四難而明告之

脈實以堅無胃氣也

所謂逆四時者春得肺脈夏得腎脈秋得心脈冬得脾脈其至皆懸絕沈濇者命曰逆四時未有藏形於春夏而脈沈濇秋冬而脈浮大名曰逆四時也

未有藏形未有眞藏之形也二段舊誤在玉機眞藏論

脈從陰陽病易已脈逆陰陽病難已脈得四時之順曰病無他脈反四時及不閒藏曰難已

閒藏傳也難經七傳者死閒藏者生

反四時者有餘爲精不足爲消應太過不足爲精應不足有餘爲消陰陽不相應病名曰關格

有餘爲精正氣旺也不足爲消正氣衰也應太過而不足爲精邪不勝正也應不及而有餘爲消正不勝邪也陰陽

不相應失其常度也關格義詳下文此段舊誤在脈要精微論

人迎一盛病在少陽二盛病在太陽三盛病在陽明四盛以上爲格陽寸口一盛病在厥陰二盛病在少陰三盛病在太陰四盛以上爲關陰人迎與寸口俱盛四倍已上爲關格關格之脈羸不能極於天地之精氣則死矣此段舊誤在六節藏象論

人迎足陽明之脈動在喉旁陽明行氣於三陽故人迎盛則病在三陽寸口手太陰之脈動在掌後太陰行氣於三陰故寸口盛則病在三陰格陽者陰盛而不交於陽故陽爲陰格而盛於人迎關陰者陽盛而不交於陰故陰爲陽關而盛於寸口人迎與寸口俱盛四倍以上爲關格義詳終始禁服二篇關格之脈陰陽皆羸羸有此羸則彼絀不能極於

天地之精氣則死矣不能盡其所受於天地精氣之數也極盡也

病熱而脈靜泄而脈大脫血而脈實病在中脈實堅病在外脈不實堅者皆難治此段舊誤在玉機眞藏論

病熱而脈靜火泄而陽敗也泄而脈大血脫而脈實木陷而土敗也七逕木陷疏泄失藏病在中脈實堅邪盛於裏也病在外脈不實堅正虛於表也

帝曰有故病五藏發動因傷脈色各何以知其久暴至之病乎岐伯曰悉乎哉問也脈滑浮而疾者謂之新病脈小弱以濇謂之久病徵其脈小色不奪者新病也徵其脈不奪其色奪者此久病也徵其脈與五色俱不奪者新病也徵其脈與五色俱奪者此久病也此段舊誤在脈要精微論

有故病五藏發動因傷脈色有故病埋根數經五藏發動因以傷其色脈也此因病之新故一語而問及之

脈要精微論

黃帝問曰診法何如岐伯對曰診法常以平旦陰氣未動陽氣未散飮食未進經脈未盛絡脈調勻氣血未亂故乃可診有過之脈

平旦經絡調勻氣血安靜故可診有過之脈

切脈動靜而視精明察五色觀五藏有餘不足六府强弱形之盛衰以此參伍決死生之分

視精明察五色觀目中五色也餘義詳下文

夫脈者血之府也長則氣治短則氣病代則氣衰細則氣少上盛則氣高下盛則氣脹數則煩心濇則心痛大則病進渾渾革革至如涌泉病進而危弊弊綿綿其去如弦絕者死

長者氣舒暢也短者氣迫促也代者動而中止也細者虛而不充也上盛則氣高肺胃之逆下盛則氣脹肝脾之下陷也數則心煩君火之升炎也濇則心痛寒水之上犯也大則病進正虛而邪旺也渾渾盛也革革鞕也渾渾革革至如涌泉病進而危大則病進也弊弊虛浮也綿綿輭弱也去如弦絕者氣不續也此明切脈動靜之義

夫精明五色者氣之華也赤欲如白裹朱不欲如赭白欲如鵝羽不欲如鹽靑欲如蒼璧之澤不欲如藍黃欲如羅裹雄

黄不欲如黄土黑欲如重漆色不欲如地蒼五色精微象見
矣其壽不久也
精明者氣之華也言目乃五氣之光華也(精華發越而生光明故曰精明)
其中五色欲鮮明不欲晦黯若五色微見晦黯之象(精微徵也)
則光華外減神氣乃敗其壽不得久也
夫精明者所以視萬物別黑白審短長以長爲短以白爲黑
如是則精衰矣
目所以辨白黑短長若長短黑白淆亂則精華已衰所以
年壽不永也此明視精明察五色之義
五藏者中之守也中盛藏滿氣勝傷恐者聲如從室中言是
中氣之溼也言而微終日乃復言者此奪氣也衣被不斂言

語善惡不避親疏者此神明之亂也倉廩不藏者是門戶不
要也水泉不止者是膀胱不藏也得守者生失守者死
五藏者中之守也言五藏主藏精氣中之守護也中氣堙
滿語音不徹聲如從土窖中言是脾土之溼也言而微弱
終日乃復言者此肺氣之奪也衣被不掩言語善惡不避
親疏者此心神之亂也水穀泄利倉廩不藏者是門戶失
約也小便遺失水泉不止者是膀胱不藏也如此則失其
守矣得守者生失守者死此明觀五藏有餘不足之義
六府者身之强也頭者精明之府頭傾視深精神將奪矣背
者胸中之府背曲肩隨府將壞矣腰者腎之府轉搖不能腎
將憊矣膝者筋之府屈伸不能行則僂俯筋將憊矣骨者髓
之府不能久立行則振掉骨將憊矣得强則生失强則死
身之强也言身之所以爲强壯也頭傾視下(深下也)陽氣陷
也背曲肩垂(隨垂也)宗氣衰也頭背腰膝骨髓皆見頽敗如
此則失其强矣得强則生失强則死此明六府强弱形之
盛衰之義
帝曰脈其四時動奈何知病之所在奈何知病乍在內奈何
知病乍在外奈何知病之所變奈何請問此五者可得聞乎
義詳下文
岐伯曰請言其與天運轉大也萬物之外六合之內天地之
變陰陽之應彼春之暖爲夏之暑彼秋之忿爲冬之怒四變
之動脈與之上下以春應中規夏應中矩秋應中衡冬應中

權
與天運轉大言與天運轉移同其廣大也凡萬物之外六
合之內一切天地之變莫非陰陽之應彼春之暖化而爲
夏之暑彼秋之忿化而爲冬之怒四變之動見於天時脈
亦與之上下以春應中規之圓夏應中矩之方秋應中衡
之浮冬應中權之沈天人合氣也
持脈有道虛靜爲保春日浮如魚之游在波夏日在膚泛泛
乎萬物有餘秋日下膚蟄蟲將去冬日在骨蟄蟲周密君子
居室
持脈有道以清虛寧靜爲保(保與寶同)春日浮如魚之遊在水
波之下半沈半浮也夏日在膚泛泛乎(盛也)如萬物之有餘

則全浮矣秋日下膚如蟄蟲之將去半浮半沈也冬日在骨如蟄蟲之周密君子之居室則全沈矣

是故冬至四十五日陽氣微上陰氣微下夏至四十五日陰氣微上陽氣微下陰陽有時與脈爲期期而相失知脈所分分之有期故知死時

水藏於冬陽在下而陰在上及冬至四十五日則陽氣微上陰氣微下火長於夏陰在下而陽在上及夏至四十五日則陰氣微上陽氣微下陰陽之上下有時悉皆與脈爲期期而相失是何部不應則知何脈所分分之有其日期故知人死之時節也

微妙在脈不可不察察之有紀從陰陽始始之有經從五行

生生之有度四時爲宜補寫無失與天地如一得一之情以知死生是故聲合五音色合五行脈合陰陽

陰陽者脈之綱紀故察之有紀從陰陽始陰陽分而爲五行故始之有經從五行生五行生五行運而爲四時故生之有度四時爲宜法陰陽五行四時以治百病則補寫無失與天地如一得此一之情以知死生是故聽五聲合乎五音察五色合乎五行診脈合乎陰陽神聖工巧之妙盡矣此答帝問脈其四時動之義

心脈搏堅而長當病舌卷不能言其耎而散者當消環自已

心竅於舌其脈搏堅而長是心火之上炎也當病舌卷不能言其耎而散者則心火退矣當消環自已消盡也盡一經之環周其病自已也

肺脈搏堅而長當病唾血其耎而散者當病灌汗至令不復散發也

肺脈搏堅而長是肺氣之上逆也當病唾血其耎而散者則肺氣發達泄於皮毛當病灌汗汗如澆灌至令不復發散而愈也

肝脈搏堅而長色不青當病墜若搏因血在脇下令人喘逆其耎而散色澤者當病溢飲溢飲者渴暴多飲而溢入肌皮腸胃之外也

肝脈搏堅而長是肝氣之鬱陷也色青者爲肝藏內傷色不青當病損墜與搏擊因而瘀血在脇下阻甲木下行之

路逆衝胸膈令人喘逆其耎而散色光澤者是水氣之泛溢當病溢飲溢飲者渴而卒暴多飲水未及消而溢入於皮膚腸胃之外也皮膚之內腸胃之外

脾脈搏堅而長其色黃當病少氣其耎而散色不澤者當病足胻腫若水狀也

脾脈搏堅而長是脾氣之鬱其色黃者溼盛陽虛脾土困乏當病少氣其耎而散色不澤者則溼不上侵而下流膝踝當病足胻腫若水狀也

胃脈搏堅而長其色赤當病折髀其耎而散者當病食痺

胃脈搏堅而長是胃氣之鬱色不赤爲胃府內傷色赤者當病折髀胃脈從氣衝下髀抵伏兔經血瘀阻故髀骨如

折而色赤也其耎而散者則胃氣虛弱當病食痺食痺者
食下而氣滯如塞也
腎脈搏堅而長其色黃而赤者當病折腰其耎而散者當病
少血至令不復也
腎脈搏堅而長是腎氣之鬱其色黃而赤者土邪克水溼
蒸爲熱當病折腰腎位於腰其耎而散者腎氣微弱當病少血
至令不能復舊也
肝與腎脈並至其色蒼赤當病毀傷不見血已見血溼若中
水也
肝主筋其脈弦腎主骨其脈沈肝與腎脈並至而其色蒼
赤蒼爲肝色赤爲心色心主脈脈舍血靈樞本神語脈色如此

是筋骨血脈皆病當病形體毀傷無論不見血與已見血
其身應溼若中水也中水者水入於經其身必溼寒水侮
土脾溼內動外溢經絡故溼如中水中水與中風中溼之中同義
帝曰診得心脈而急此爲何病病形何如岐伯曰病名心疝
少腹當有形也帝曰何以言之岐伯曰心爲牡藏小腸爲之
使故曰少腹當有形也
心與小腸爲表裏故小腸爲心之使道凡心內瘀濁必傳
小腸心脈緊急病名心疝小腸受之是以少腹當有形也
帝曰診得胃脈病形何如岐伯曰胃脈實則脹虛則泄
胃主受盛實則藏而不泄故脹虛則泄而不藏故泄也此皆
甲木刑胃之證非但胃土自病

欲知寸口太過與不及寸口之脈中手短者曰頭痛寸口脈
中手長者曰足脛痛寸口脈中手促上擊者曰肩背痛寸口
脈沈而橫曰脇下有積腹中有橫積痛寸口脈沈而喘曰寒
熱寸口脈沈而弱曰寒熱及疝瘕少腹痛脈急者曰疝瘕少
腹痛
中手動應於手也寸口脈中手而短者足三陽之不降也
其病在上曰頭痛足三陽自頭走足經氣不降則寸浮故脈短中手而長者足
三陰之不升也其病在下曰足脛痛足三陰自足走胸經氣不升則尺浮故脈
長中手短促而上擊者手三陽之不升也病在升路之半
曰肩背痛手三陽自手走頭皆由肩升脈沈而橫者足厥陰之不升也
病在升路之半曰脇下有積腹中有橫積痛足厥陰由小腹上行脇肋

脈沈而喘動應手者曰寒熱少陽膽經外閉於風寒也足少陽化氣相火風寒外束則生寒相火內鬱則生熱也脈沈而輭弱不達者曰寒熱及
疝瘕少腹痛厥陰肝經外閉於風寒也厥陰陰極陽生陰極則生寒陽復則發熱
木弱由於水寒水寒木鬱結而不行則生疝瘕衝擊不
寧則少腹疼痛脈緊急者曰疝瘕少腹痛以其水寒之深
而木鬱之極也
脈滑曰風脈濇曰痺緩而滑曰熱中盛而緊曰脹尺脈緩濇
謂之解㑊安臥脈盛謂之脫血尺濇脈滑謂之多汗尺寒脈
細謂之後泄尺脈麤長熱者謂之熱中解與懈同㑊與跡同
風病脈滑衛氣閉斂而營血鬱動也痺病脈濇營血凝瘀
而衛氣阻滯也緩而滑曰熱中熱氣之外達也盛而緊曰

脈寒氣之外束也尺脈緩濇謂之解㑊邪熱消爍陰精耗損而形迹懈怠也安臥脈盛謂之脫血身未動搖而脈不甯靜是血亡而氣不守也尺膚濇而脈滑謂之多汗是營血化汗而外泄也血亡則皮濇藏氣不行則脈滑尺膚寒而脈細謂之後泄是水寒木陷而下衝也尺膚麤而常熱謂之熱中是邪熱爍陰而皮膚失其潤澤也此上二段舊誤在平人氣象中

麤大者陰不足陽有餘爲熱中也來疾去徐上實下虛爲厥巔疾來徐去疾上虛下實爲惡風也故中惡風者陽氣受也

皮麤而脈大者統尺寸言陰不足陽有餘此爲熱中也承上尺麤常熱者謂之熱中而申明之來疾而去徐是上實而下虛上實者此爲厥巔之疾三陽不降其病在頭來徐去疾是上虛而下實上虛者此爲

惡風也仲景脈法風則浮虛惡風邪風也故中惡風者陽氣受之陽氣在上是以上虛也

有脈俱沉細數者少陰厥也沉細數散者寒熱也浮而散者爲眴仆諸浮不躁者皆在陽則爲熱其有躁者在手諸細而沉者皆在陰則爲骨痛其有靜者在足數動一代者病在陽之脈也洩及便膿也

有脈俱沉細數者此少陰之厥也足少陰自足走胸上行爲順下行爲逆腎氣虛寒不能上化木火故脈沉細數者乙木沉陷而鬱動於水中也此緣少陰逆行肝木失生故脈象如是沉細數散者此爲寒熱也沉細則水旺而生寒數散則木鬱而生熱沉細者少陰之陰勝而陽敗也數散者厥陰之陰極而陽復也浮而散者此爲眴仆浮則相火上逆散則甲木拔根甲木失根陽氣浮散旋轉不甯故頭目眴運而昏迷顛仆也諸浮而不躁者皆在陽經則爲熱其有躁者則在手三陽手三陽者陽中之陽也諸細而沉者皆在陰經則爲骨痛其有靜者則在足三陰足三陰者陰中之陰也陽性浮故浮則皆在陽經浮而躁則陽盛極矣是以在手陰性沉故沉則皆在陰經沉而靜則陰盛極矣是以在足也數動而一代者此病在陽之脈也主大便洩利及便膿血蓋陽明胃府主受盛水穀胃土上逆壅礙少陽下行之路甲木不舒侵逼胃府水穀莫容故生洩利少陽相火傳於胃府自胃府而傳大腸瘀蒸腐爛故便膿血其數動而一止者少陽陽明之經鬱塞而不通暢也

諸過者切之濇者陽氣有餘也滑者陰氣有餘也陽氣有餘爲身熱無汗陰氣有餘爲多汗身寒陰陽有餘則無汗而寒

衛性收斂斂則脈濇營性疏洩洩則脈滑諸脈有過者切之濇者是陽氣有餘也滑者是陰氣有餘也陽氣有餘爲身熱無汗淸氣之外斂也陰氣有餘爲多汗身寒溫氣之外泄也陰陽俱有餘則無汗而寒營衛皆閉表寒而裏熱也

臂多青脈曰脫血頸脈動喘疾欬曰水目裏微腫如臥蠶起之狀曰水溺黃赤安臥者黃疸目黃者曰黃疸已食如饑者胃疸面腫曰風足脛腫曰水婦人手少陰脈動甚者姙子也

肝藏血其色青臂多青脈者風木疏泄而肝血脫亡也頸

脈者足陽明之大迎（結喉旁之動脈）頸脈動喘疾欬者水邪上逆而肺胃之氣阻也目裹者足陽明之承泣（穴名）目裹微腫如臥蠶起狀者水邪侮土直犯陽位也溺黃赤者脾土溼陷肝木抑過鬱生下熱傳於膀胱膀胱溼熱故溺黃赤水道梗澀風木不能疏泄溼熱淫蒸傳於周身則爲黃疸脾氣困乏故安臥不欲動轉目黃者亦曰黃疸溼氣浸淫於頭目也已食如饑者胃疸胃府溼熱水穀消化之速也（疸與癉同熱也）面腫曰風風動則面浮也足脛腫曰水水旺土溼陽氣不能下達也婦人手少陰脈動甚者姙子也手少陰脈動神門（在掌後下廉高骨內）胎生土位孩水火交濟之路君火上炎故神門動甚其於氣口則應在左寸也（此段舊誤在平人氣象中）此答黃

帝問知病所在之義

寸口脈沈而堅者曰病在中寸口脈浮而盛者曰病在外脈盛滑堅者曰病在外脈小實而堅者病在內

沈堅爲中浮盛爲外盛滑爲外小實爲內此表陽裏陰之形體也（此段舊誤在平人氣象中）

尺內兩傍則季脇也尺外以候腎尺裏以候腹中附上左外以候肝內以候鬲右外以候胃內以候脾上附上右外以候肺內以候胸中左外以候心內以候亶中前以候前後以候後上竟上者胸喉中事也下竟下者少腹腰股膝脛足中事也

尺內兩傍則季脇以下之部也尺之外側以候腎尺之內側以候腹此診下焦之法也中附上兩關脈也左之外以候肝內以候鬲右之外以候胃內以候脾此診中焦之法也上附上兩寸部也右之外以候肺內以候胸中左之外以候心內以候亶中（手心主也）此診上焦之法也前部之脈以候前半後部之脈以候後半上竟上者（竟盡也）胸膈咽喉中事也下竟下者少腹腰股膝脛足中事也

推而外之內而不外有心腹積也推而內之外而不內身有熱也推而上之上而不下腰足清也推而下之下而不上頭項痛也按之至骨脈氣少者腰脊痛而身有痺也故曰知內者按而紀之知外者終而始之此六者持脈之大法

知內者按其處而經紀之言不差也知外者終其事而如

始之言不亂也此六者持脈之大法謂兩寸兩關兩尺診法之大要也此答帝問知病乍在內知病乍在外之義

帝曰病成而變何謂岐伯曰風成爲寒熱久風爲飧泄脈風成爲癘癉成爲消中厥成爲巔疾病之變化不可勝數

病成而變者病成而變生諸證也此因上文知病之所變而重問之風成爲寒熱者風閉皮毛則生寒熱久風爲飧泄者風木鬱陷則生飧泄脈風成爲癘者風傷衛氣衛閉而遏營血血熱不得透發經脈腐敗則生痂癩也癉成爲消中者胃府溼熱故善食而善消也厥成爲巔疾者足之三陽厥逆不降故生巔頂之疾也此皆病成之所變化諸如此類不可勝數也

帝曰諸癰腫筋攣骨痛此皆安生岐伯曰此寒氣之腫八風之變也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此四時之病以其勝治之愈也

癰疽腫硬筋攣骨痛此因風寒閉其經脈營衛阻梗而成乃八風感襲之所變化也按其四時之病以其所勝治之則愈如以寒治熱以風治溼之類

帝曰人之居處動靜勇怯脈亦爲之變乎岐伯曰凡人之驚恐恚勞動靜皆爲變也是以夜行則喘出於心淫氣病肺有所驚恐喘出於肺淫氣傷肝有所墜恐喘出於肝淫氣害脾度水跌仆喘出於腎與骨淫氣傷心當是之時勇者氣行則已怯者則著而爲病也故曰診病之道觀人勇怯骨肉皮膚

能知其情以爲診法也

夜行勞力汗出君火失藏汗爲心液則喘出於心心火淫泆而刑肺金是以病肺有所驚恐膽火升炎膽主驚肺金受傷則喘出於肺肝木被刑是以傷肝有所墮恐風木下陷則喘出於肝墮墜亦生驚恐肝膽皆主驚膽病則上逆肝病則下陷故墮墜驚恐肝偏受之脾土被刑是以害脾度水跌仆而生恐懼腎水受病腎屬水而主恐心火被刑是以傷心勇者氣盛故流行而不病怯者氣虛故留著而爲病也

夫飲食飽甚汗出於胃驚而奪精汗出於心持重遠行汗出於腎疾走恐懼汗出於肝搖體勞苦汗出於脾故春秋冬夏四時陰陽生病起於過用此爲常也

汗出則氣泄而陽亡是以病生故春秋冬夏四時之中或陰或陽春夏爲陽秋冬爲陰其一切生病皆起於過用其精氣而得此爲常事也二段舊誤在經脈別論

素問懸解卷二終　　武進劉康來校字

昌邑黃元御解

玉機眞藏論

黃帝問曰春脈如弦何如而弦岐伯對曰春脈者肝也東方木也萬物之所以始生也故其氣來耎弱輕虛而滑端直以長故曰弦反此者病帝曰何如而反岐伯曰其氣來實而強此謂太過病在外其氣來不實而微此謂不及病在中帝曰春脈太過與不及其病皆何如岐伯曰太過則令人善怒忽忽眩冒而巔疾不及則令人胸痛引背下則兩脇胠滿

眩冒巔疾足少陽之上逆也胸痛引背膽火之刑肺也兩脇胠滿足厥陰之下陷也

帝曰善夏脈如鉤何如而鉤岐伯曰夏脈者心也南方火也萬物之所以盛長也故其氣來盛去衰故曰鉤反此者病帝曰何如而反岐伯曰其氣來盛去亦盛此謂太過病在外其氣來不盛去反盛此謂不及病在中帝曰夏脈太過與不及其病皆何如岐伯曰太過則令人身熱而膚痛爲浸淫其不及則令人煩心上見欬唾下爲氣泄

身熱膚痛君火之上炎也肺主皮膚君火刑肺是以痛生浸淫者皮肉生瘡黃水流溢到處溼爛浸淫不已也煩心欬唾火逆而尅肺金也下爲氣泄小腸陷也

帝曰善秋脈如浮何如而浮岐伯曰秋脈者肺也西方金也萬物之所以收成也故其氣來輕虛以浮來急去散故曰浮反此者病帝曰何如而反岐伯曰其氣來毛而中央堅兩傍虛此謂太過病在外其氣來毛而微此謂不及病在中帝曰秋脈太過與不及其病皆何如岐伯曰太過則令人逆氣而背痛慍慍然其不及則令人喘呼吸少氣而欬上氣見血下聞病音

逆氣而背痛肺氣之上逆也慍慍不快也上氣見血下聞病音者氣道壅阻上行則血見下行則呻吟也

帝曰善冬脈如營何如而營岐伯曰冬脈者腎也北方水也萬物之所以合藏也故其氣來沈以搏故曰營反此者病帝曰何如而反岐伯曰其氣來如彈石者此謂太過病在外其去如數者此謂不及病在中帝曰冬脈太過與不及其病皆

何如岐伯曰太過則令人解㑊脊脈痛而少氣不欲言其不及則令人心懸如病饑䏚中清脊中痛少腹滿小便變

如彈石者水旺而堅凝也如數者火旺而陰消也解㑊者水旺火虧形跡懈怠也脊脈痛者水寒而筋急也少氣不欲言者陽虛而神憊也心懸如病饑者君火失根心內虛餒也䏚中清者季脇以下寒也少腹滿小便變水寒土溼木鬱不能疏泄也

帝曰善四時之序逆從之變異也然脾脈獨何主岐伯曰脾脈者土也孤藏以灌四傍者也帝曰然則脾善惡可得見之乎岐伯曰善者不可得見惡者可見帝曰惡者何如可見岐伯曰其來如水之流者此謂太過病在外如鳥之喙者此謂

不及病在中帝曰夫子言脾爲孤藏中央土以灌四傍其太過與不及其病皆何如岐伯曰太過則令人四支不舉其不及則令人九竅不通名曰重强

帝問四時之序心腎肝肺四藏應之從則氣和逆則變生逆從之變相異如此皆四藏之所主者而脾脈獨何主也如水之流者土勝水也如鳥之喙者木尅土也四支不舉者中氣不得四達也九竅不通者胃逆則七竅上塞脾陷則二竅下閉也

胃之大絡名曰虛里貫鬲絡肺出於左乳下脈宗氣也乳之下其動應衣宗氣泄也盛喘數絶者則病在中結而横有積矣絶不至曰死

胃之大絡名曰虛里穴名貫胸鬲絡肺藏出於左乳下乃諸脈之宗氣也諸脈皆稟氣於胃乳之下其動應衣是宗氣之外泄也蓋胃以下行爲順下行則濁氣全降虛里不甚跳動陽衰溼旺胃土上逆濁氣不降蓄積莫容故其動應衣此宗氣升泄不能下蟄也虛勞驚悸之家多有此證若盛喘數絶者數絶數之極也緣甲木尅賊戊土二氣壅迫之故則病在中若氣結而横阻是少陽之經痞塞不開應有積矣此太過者也若經脈不至則胃敗而曰死此不及者也此因脾脈而及胃脈人以水穀爲本故人絶水穀則死脈無胃氣亦死所謂無胃氣者但得眞藏脈不得胃氣也所謂脈不得胃氣者肝不弦腎不石也以上二段舊誤在平人氣象中

胃氣即水穀之氣也故人絶水穀則死脈無胃氣亦死無胃氣者但得眞藏脈不得胃氣也不得胃氣者太過則肝脈但弦腎脈但石不及則肝並不弦腎並不石第見勝已之邪而本氣全無也

眞肝脈至中外急如循刀刃責責然如按琴瑟絃色青白不澤毛折乃死眞心脈至堅而搏如循薏苡子累累然色赤黑不澤毛折乃死眞脾脈至弱而乍數乍疏色黃青不澤毛折乃死眞肺脈至大而虛如以毛羽中人膚色白赤不澤毛折乃死眞腎脈至搏而絶如指彈石辟辟然色黑黃不澤毛折乃死諸眞藏脈見者皆死不治也五藏已敗其色必夭夭必死矣

青白金尅木也赤黑水尅火也黃青木尅土也白赤火尅金也黑黃土尅水也肺主皮毛毛折肺氣敗也色夭即不澤也五藏已敗三句舊誤在三部九候論中

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肩髓内消動作益衰眞藏未見期一歲死見其眞藏乃與之期日

眞藏見計其勝尅乃與之期日

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胸中氣滿喘息不便其氣動形期六月死眞藏脈見乃與之期日

其氣動形喘息而身動也

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胸中氣滿喘息不便内痛引肩項期一月死眞藏見乃與之期日

內痛胸腹脇肋諸處也

大骨枯槀大肉陷下胸中氣滿喘息不便內痛引肩項身熱脫肉破䐃眞藏見十日之內死

身熱陽根外脫也脫肉破䐃脾敗也

大骨枯槀大肉陷下胸中氣滿心中不便腹內痛引肩項身熱破䐃脫肉目匡陷眞藏見目不見人立死其見人者至其所不勝之時則死

目不見人神敗也不勝之時遇剋賊也

急虛身中卒至五藏絕閉脈道不通氣不往來譬於墮溺不可為期其脈絕不來若人一呼五六至其形肉不脫眞藏雖不見猶死也

急虛極虛身中卒至邪中於身卒然而至也五藏絕閉五藏內閉之甚也脈道不通經脈外塞也內外皆阻故氣不往來如此則譬於隕墮重淵之內傾刻死亡不可為期如其脈絕不來與人一呼五六至則其形肉不脫眞藏雖不見猶必死也

帝曰見眞藏曰死何也岐伯曰五藏者皆稟氣於胃胃者五藏之本也藏氣者不能自致於手太陰必因於胃氣乃致於手太陰也故五藏各以其時自胃而致於手太陰邪氣勝精氣衰也病甚者胃氣不能與之俱致於手太陰故眞藏氣獨見獨見者病勝藏也故曰死

五藏各以其時自胃而至於手太陰者故春弦夏鉤秋毛冬石之中皆有胃氣也精氣正氣也病勝藏者邪勝正也

帝瞿然而起再拜而稽首曰善吾得脈之大要天下至數五色脈變揆度奇恆道在於一神轉不迴迴則不轉乃失其機至數之要迫近以微著之玉版藏之藏府每旦讀之名曰玉機

天下至數至名曰玉機與玉版論要相重

通評虛實論

黃帝問曰何謂虛實岐伯對曰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帝曰虛實何如岐伯曰氣實者熱也氣虛者寒也氣虛者肺虛也氣逆者足寒也非其時則生當其時則死餘藏皆如此（氣實者熱二語舊誤在刺志論中）

邪氣盛滿則實精氣刲奪則虛氣實者陽鬱而生熱氣虛者陰鬱而生寒所謂氣虛則寒者肺主氣氣虛者肺虛也肺氣虛則上逆氣逆者陽不歸根腎氣虛是以足寒也非其司令之時則生當其司令之時則死餘藏皆如此也（當其時則死令氣敗故也）

帝曰何謂重實岐伯曰所謂重實者言熱病氣熱脈滿是謂重實

熱病陽氣實矣益以氣熱而脈滿是重實也

帝曰何謂重虛岐伯曰脈氣上虛尺虛是謂重虛帝曰重虛何如岐伯曰所謂氣虛者言無常也尺虛者行步恇然脈虛者不象陰也如此者滑則生濇則死也

上寸也脈氣寸虛是上虛也益以尺虛則下亦虛是重虛也所謂脈氣上虛者言無平人之常氣也平人氣象論胃者平人之常氣也尺虛者足膝無力行步恇然恇虛怯也脈之上下俱虛者不象太陰之候也難經寸口者脈之大會手太陰之動脈也如此者滑則生滑爲陽也濇則死濇爲陰也仲景脈法

帝曰絡脈不足經氣有餘何如岐伯曰絡脈不足經氣有餘者脈口熱而尺寒也秋冬爲逆春夏爲從

絡爲陽經爲陰絡氣不足經氣有餘者陽升火泄脈口熱而尺中寒也秋冬陽氣收藏則爲逆春夏陽氣生長則爲從也

帝曰經虛絡滿何如岐伯曰經虛絡滿者尺熱滑脈口寒濇

也此春夏死秋冬生也帝曰治此者奈何岐伯曰絡滿經虛灸陰刺陽經滿絡虛刺陰灸陽

經虛絡滿則陽乘陰位陰乘陽位尺膚熱滑而脈口寒濇也春夏陽不生長故死秋冬陽氣收藏故生絡滿經虛灸以補陰刺以寫陽經滿絡虛刺以寫陰灸以補陽也

帝曰經絡俱實何如何以治之岐伯曰經絡皆實是寸脈急而尺緩也皆當治之滑則從濇則逆夫虛實者皆從其物類始故五藏骨肉滑利可以長久也

絡實則寸急經實則尺緩皆當寫之治寫也滑則爲從濇則爲逆夫虛實之象各從其物類始物生則滑利死則枯濇其大凡也故五藏骨肉之滑利者可以長久也

帝曰寒氣暴上脈滿而實何如岐伯曰實而滑則生實而濇則死帝曰脈實滿手足寒頭熱何如岐伯曰春秋則生冬夏則死帝曰其形盡滿何如岐伯曰脈急大堅尺濇而不應也如是者從則生逆則死帝曰何謂從則生逆則死岐伯曰所謂從者手足溫也所謂逆者手足寒也

寒氣自下焦暴上陽爲陰格則脈滿而實實而滑者生氣猶存則生實而濇者陽根已斷則死肝脈滑肺脈濇實而滑者肝木之生氣未亡也實而濇者肺金之收氣絕根也陽不歸根則脈實滿中氣不能四達則手足寒陽氣鬱升則頭熱此水火不交陽盛於上而陰盛於下者左右者陰陽之道路也陽升於左則爲春升於上則爲夏春陽半升未至極盛故生夏則陽盛之極故死其

死者上焦陽亢而無陰也陰降於右則爲秋降於下則爲冬秋陰半降未至極盛故生冬則陰盛之極故死其死者下焦陰孤而無陽也其形盡滿者陰內而陽外陽盛於經而不行也陽鬱於表則脈急大堅陰凝於裏則尺濇而不應也四支稟氣於脾胃手足溫者中氣未敗是謂從從則生手足寒者裏陽絕根是謂逆逆則死也

帝曰乳子而病熱脈懸小者何如岐伯曰手足溫則生寒則死帝曰乳子中風熱喘鳴肩息者脈何如岐伯曰喘鳴肩息者脈實大也緩則生急則死

病熱而脈懸小陽虛而外浮也病脈相反此非嬰兒所宜手足溫者中氣未絕則生寒則土敗而死也中風發熱喘

鳴肩息者脈必實大表閉而陽鬱也緩則經氣鬆和故生
急則經氣束迫表陽內陷故死也
帝曰腸澼便血何如岐伯曰身熱則死寒則生帝曰腸澼下
白沫何如岐伯曰脈沈則生脈浮則死脈浮而濇而身有熱
者死帝曰腸澼下膿血何如岐伯曰脈懸絶則死滑大則生
帝曰腸澼之屬身不熱脈不懸絶何如岐伯曰滑大者曰生
懸濇者曰死以藏期之
腸澼便血者泄利之後繼以下血血藏於肝是風木下陷
疏泄而不藏也身熱者温氣陷亡陽根已斷浮散而無歸
也故死寒則陽根未斷故生腸澼下白沫者大腸下陷而
不收也白爲金也庚金失斂故下白沫脈沈者中氣未敗

陽隨土蟄故生脈浮者中氣敗竭微陽散越故死脈浮而
濇濇而身有熱者微陽外鬱升越無歸必死無疑也腸澼
下膿血者肝腸俱陷脂血凝滯溼氣淤蒸故成腐敗脈懸
絶者金木逼迫胃氣全無故死滑大者陽氣未亡結滯將
開故生腸澼之屬身不熱脈不懸絶者滑大則陽氣未斷
故生懸濇則陽氣欲絶故死其將死也以藏期之肝見庚
辛心見壬癸脾見甲乙肺見丙丁腎見戊己則不可活矣
帝曰癲疾何如岐伯曰脈搏大滑久自已脈小堅急死不治
帝曰癲疾之脈虛實何如岐伯曰虛則可治實則死帝曰消
癉虛實何如岐伯曰脈實大病久可治脈懸小堅病久不可
治
陰盛則癲癲者有悲恐而無喜怒肺腎旺而心肝衰也脈
搏大滑者陽氣未敗故久而自已脈小堅急者純陰無陽
故死不可治脈虛者正氣不足故可治實則邪旺正虧是
以死也消癉者風木疏泄相火升炎脈實大則陽根下盛
故病久可治脈懸小堅則孤陰下旺微陽失居故病久不
可治也
帝曰余聞虛實以決死生願聞其情岐伯曰五實死五虛死
帝曰願聞五實五虛岐伯曰脈盛皮熱腹脹前後不通悶瞀
此謂五實脈細皮寒氣少泄利前後飲食不入此謂五虛帝
曰其時有生者何也岐伯曰漿粥入胃泄注止則虛者活身
汗得後利則實者活此其候也此段舊誤在玉機眞藏論

五實者所謂邪氣盛則實者也五虛者所謂精氣奪則虛
者也實而不虛虛而不實則死粥入泄止是虛不終虛汗
出利下是實不終實故生也
帝曰願聞虛實之要岐伯曰氣實形實氣虛形虛此其常也
反此者病脈實血實脈虛血虛此其常也反此者病穀盛氣
盛穀虛氣虛此其常也反此者病帝曰如何而反岐伯曰氣
盛身寒此謂反也氣虛身熱此謂反也脈盛血少此謂反也
脈少血多此謂反也穀入多而氣少此謂反也穀不入而氣
多此謂反也
虛實之要虛實之大要也
氣盛身寒得之傷寒氣虛身熱得之傷暑脈小血多者飲中

熱也脈大血少者脈有風氣水漿不入也穀入多而氣少者得之有所脫血溼居下也穀入少而氣多者邪在胃及於肺也夫實者氣入也虛者氣出也入實者右手開鍼空也入虛者左手閉鍼空也

氣盛身寒得之傷寒寒束而氣閉也氣虛身熱得之傷暑熱爍而氣泄也脈小血多飲中熱也酒入經絡而血沸也脈大血少脈有風氣水漿不入也風動血耗水漿不能入經脈而潤其枯燥也穀入多而氣少得之有所脫血溼居下也血脫亡其溫氣陰旺溼生穀入雖多溫氣難復故氣少也穀入少而氣多邪在胃及於肺也肺胃上逆濁氣不降下愈虛而上愈盛也夫實者氣入而內閉也虛者氣出而外泄也入實者右手開其鍼空以泄內閉也入虛者左手閉其鍼空以防外泄也右手出鍼故左手閉鍼空虛實之大要如此

二段舊誤作刺志論今移正之

診要經終論

黃帝問曰診要何如岐伯對曰診病之始五決爲紀欲知其始先建其母所謂五決者五脈也

診病之始以決斷五氣之盛衰爲綱紀欲知此氣盛衰之所始先建其母知其母氣之虛實則知子氣盛衰之所始矣所謂五決者決斷五脈也

夫脈之大小滑濇浮沈可以指別五藏之象可以類推五藏之音可以意識五色微診可以目察能合脈色可以萬全

脈之大小滑濇浮沈可以指下別之寸脈大尺脈小肝脈滑肺脈濇心脈浮腎脈沈也五藏之象可以其類推之肝脈弦心脈鉤脾脈代肺脈毛腎脈石也五藏之音可以意識肝音呼心音笑脾音歌肺音哭腎音呻也五色微診可以目察肝色青心色赤脾色黃肺色白腎色黑也

赤脈之至也喘而堅診曰有積氣在膈中時害於食名曰心痺得之外積思慮而心虛故邪從之

心屬火其色赤赤脈之至喘而堅平人氣象論病心脈來喘喘連屬其中微曲曰心病死心脈來前曲後居如操帶鉤曰心死是心氣之結滯也診曰有積氣在膈中堵塞胃脘時害於食名曰心痺得之思慮勞神而心氣虛餒故邪氣從而客之

白脈之至也喘而浮有積氣在胸中下虛上實喘而虛驚寒熱名曰肺痺得之醉而使內也

肺屬金其色白白脈之至喘而浮是肺氣之結滯也診曰有積氣在胸中下虛而上實肺氣不降痞塞胸中故也喘促而虛乏心膽驚怯肺病不能收斂君相二火故也皮毛寒熱肺主皮毛皮毛失斂感冒風寒故生寒熱名曰肺痺得之醉後入房縱欲傷精肺氣不得歸宿也肺金生水而水中之氣秉之於肺是爲母隱子胎縱欲傷精亡泄水中陽氣肺氣無根故逆而上結

青脈之至也長而左右彈有積氣在心下支胠頭痛腰痛足清名曰肝痺得之寒溼與疝同法

肝屬木其色青青脈之至長而左右彈彈動搖也此肝氣之結滯也診曰有積氣在心下偏支左胠頭痛腰痛足清甲木上逆

則頭痛乙木下陷則腰痛火根於水火泄水寒則足清冷名曰肝痺得之寒溼傷其脾腎乙木不能生長也腎水寒則肝木不生脾土溼則肝木不長此與疝氣同法

黃脈之至也大而虛有積氣在腹中有厥氣名曰厥疝得之疾使四支汗出當風女子同法

脾屬土其色黃黃脈之至大而虛此脾氣之結滯也診曰有積氣在腹中有厥逆之氣名曰厥疝土病則木剋之厥疝者肝氣之寒溼凝結者也得之疾使四支汗出當風風閉皮毛中氣不得四達也脾主四支疾使四支勞傷中氣汗出當風又加外感中氣更病也女子亦同此法

黑脈之至也上堅而大有積氣在小腹與陰名曰腎痺得之沐浴清水而臥

腎屬水其色黑黑脈之至上堅而大此腎氣之結滯也診

曰有積氣在小腹與陰器名曰腎痺得之沐浴清水而臥寒氣入於孔竅隨衞氣而內沉人臥則衞氣內沉傷及腎藏也

是以頭痛巔疾下虛上實過在足少陰巨陽甚則入腎

足太陽經上額交巔下項行身之後自頭走足頭痛巔疾下虛上實太陽不降濁氣上逆也太陽與少陰為表裏故過在足少陰巨陽甚則自少陰之經而入腎藏也

徇蒙招尤目瞑耳聾下實上虛過在足少陽厥陰甚則入肝

徇蒙招尤昏蒙擾亂之意招尤掉搖也尤與繇同音繇與搖相似因作尤古文多如此足少陽經起目銳眥循耳後下項行身之側自頭走足徇蒙招尤目瞑耳聾者少陽不降相火上逆也相火拔根升浮搖蕩故神氣飛揚耳目眩暈此上虛也少陽與厥陰為表裏少陽上逆則厥陰下陷二竅堵塞二陰疏泄不行此下實也甚則自厥陰之經而入肝藏也

腹滿䐜脹支鬲胠脇下厥上冒過在足太陰陽明甚則入脾

足陽明經下膈抵臍行身之前自頭走足腹滿䐜脹支鬲胠脇者陽明不降濁氣上逆也戊土上逆礙甲木降路故胸膈胠脇偏支宛塞甲木升搖則神氣昏暈此上冒也陽明與太陰為表裏陽明上逆則太陰下陷清氣不升故股足厥冷此下厥也甚則自太陰之經而入脾藏也甚則入脾句補下二段亦同

欬逆上氣厥在胸中過在手陽明太陰甚則入肺

手太陰經上鬲屬肺自胸走手欬逆上氣厥在胸中厥氣逆也

此太陰不降濁氣上逆也太陰與陽明為表裏手陽明經自手走頭下缺盆絡肺亦當俱病故過在兩經甚則自太陰之經而入肺藏也

心煩頭痛病在鬲中過在手巨陽少陰甚則入心

少陰經起於心中上繫目系自胸走手心煩頭痛病在鬲中此少陰不降君火上逆也少陰與巨陽為表裏手太陽經自手走項入缺盆絡心循頸上頰至目銳眥亦當俱病故過在兩經甚則自少陰之經而入心藏也以上十二段舊誤在五藏生成論中

帝曰願聞十二經脈之終奈何岐伯曰太陽之脈其終也戴眼反折瘛瘲其色白絕汗乃出出則死矣

足太陽經起目內眥上頭下項行身之背經氣絕則筋脈短縮故戴眼反折戴眼者黑珠全上但見白睛也瘈筋急瘲筋緩也色白者肺氣敗也肺金爲寒水之母其色白寒水主藏絕汗出者寒水不藏也難經六陽氣俱絕卽腠理泄絕汗乃出大如貫珠轉出不流

足太陽氣絕者其足不可屈伸死必戴眼瞳子高者太陽不足戴眼者太陽已絕此決死生之要不可不察也此段舊誤在三部九候論

太陽之經自頭走足其足不可屈伸者筋脈瘈瘲也急則伸緩則不可屈瞳子高者戴眼之漸也

少陽終者耳聾百節皆縱目睘絕系絕系一日半死其死也色先青白乃死矣

足少陽經起目銳眥循耳後下項經氣絕則少陽上逆濁氣填塞故耳聾肝膽主筋靈樞本藏肝合膽膽者筋其應諸筋者皆會於節筋敗不能聯屬關節故百節皆縱目睘絕系睘驚視也義見說文膽木拔根目系又絕故瞻視驚惶眴轉不定木色青金色白青白者金剋木也

陽明終者口目動作善驚妄言色黃其上下之經盛而不行則終矣

足陽明經起於目下環口入齒經氣絕則戊土上逆甲木失根升浮搖蕩故口目動作善驚妄言妄言者君相皆逆神明攪亂也色黃者土敗也上下之經盛而不行者經氣之鬱滿也

少陰終者面黑齒長而垢腹脹閉上下不通而終矣

少陰腎水其色黑腎主骨齒者骨之餘也經氣絕則面黑齒長而垢水敗而骨枯也寒水侮土土陷木鬱故腹脹氣閉上下不通所謂腎氣實則脹也少陰終者腎氣之敗非腎水之枯也

太陰終者腹脹閉不得息善噫善嘔嘔則逆逆則面赤不逆則上下不通不通則面黑皮毛焦而終矣

太陰溼土其位在腹經氣絕則溼土鬱滿故腹脹氣閉胃逆肺壅不得喘息濁氣填塞胃脘莫容故善噫善嘔嘔則氣愈衝逆逆則收斂失政二火上炎故面赤不逆則中氣脹滿上下不通不通則水侮金敗面黑者水侮土也皮毛焦者肺氣敗也

厥陰終者中熱嗌乾善溺心煩甚則舌卷卵上縮而終矣此十二經之所敗也

厥陰風木胎君火而主疏泄經氣絕則火胎升泄中熱心煩風木疏泄則小便頻數而實梗澀不利風動津耗故咽嗌乾燥而實不能飲肝主筋其脈下過陰器上入頏顙舌卷卵縮者筋脈短急也兩經同氣故言一經以概兩經此六者皆十二經之所敗也

凡相五色之奇脈面黃目青面黃目赤面黃目白面黃目黑者皆不死也

黃爲土色是有胃氣故皆不死

面青目赤面赤目白面青目黑面黑目白面赤目青皆死也

二段舊誤在五藏生成論

無黃色則胃氣絶故皆死

玉版論要

黃帝問曰余欲臨病人觀死生決嫌疑欲知其要如日月光可得聞乎願聞要道岐伯對曰治之要極無失色脈用之不惑治之大則色脈者上帝之所貴也先師之所傳也

色脈無失是治病之極要者先師僦貸季也

上古使僦貸季理色脈而通神明合之金木水火土四時八風六合不離其常變化相移以觀其妙以知其要欲知其要則色脈是矣

上古天帝使僦貸季傳色脈之法而通神明之德合之五

行四時八風六合不離其平常一定之理而於其變化移異之中以觀其綜錯之妙以知其診候之要欲知其要則所謂色脈是矣答欲知其要語

色以應日脈以應月常求其要則其要也夫色之變化以應四時之脈此上帝之所貴以合於神明也所以遠死而近生生道以常命曰聖王

色以應日光之顯晦脈以應月魄之虧盈常求其診候之要則此乃其要也色之變化以應四時之脈象此上帝之所以貴重上帝天帝以合於神明也此所以遠死而近生生道以之增長命曰聖王

帝曰余欲聞其要於夫子矣夫子言不離色脈此余之所知也岐伯曰治之極於一帝曰何謂一岐伯曰一者因得之帝曰奈何岐伯曰凡治病必察其上下適其脈候觀其志意與其病能也閉戶塞牖繫之病者數問其情以從其意得神者昌失神者亡

一者病之主宰必有因而後得之閉戶塞牖繫之病者數問其情以順其意察其志意之閒得神者昌失神者亡此得一之因也以上四段舊誤在移精變氣論凡治病四語舊誤在五藏別論

帝曰善余聞揆度奇恆所指不同用之奈何岐伯曰揆度者度病之淺深也奇恆者言奇病也請言道之至數五色脈變揆度奇恆道在乎一神轉不回回則不轉乃失其機至數之要迫近以微著之玉版命曰玉機

恆常也揆度奇恆者於色脈之中揆度奇病之異於尋常者也五色脈變者五色五脈之變化也道在於一者道之至數原不紊亂也得其一者察脈望色全以神遇神明運轉無所回撓也倘有回惑之意則神不運轉失其玄機矣至數之要迫近而不遠微渺而不著著之玉版命曰玉機甚爲玄妙也

至道在微變化無窮孰知其原窘乎哉消者瞿瞿孰知其要閔閔之當孰者爲良恍惚之數生於毫釐毫釐之數起於度量千之萬之可以益大推之大之其形乃制

窘難也言至道難知也瞿瞿勤勤也檀兮瞿瞿如有求而弗得也閔閔深遠也謂至道深微往者瞿瞿求之孰知其

要（消者前人之既往者）來者閔閔求之孰者爲良（當者後人之現在者閔依爾雅作黽勉訓亦通）由恍惚而生毫氂由毫氂而起度量以至千之萬之可以益大推而大之至於無外其義乃備所謂變化無窮也（此段舊誤在十二藏相使論中）

容色見上下左右各在其要上爲逆下爲從女子右爲逆左爲從男子左爲逆右爲從其色見淺者湯液主治十日已其見深者必齊主治二十一日已其見大深者醪酒主治百日已色夭面脫不治百日盡已

容色面部之色色見上下左右各在其要地自下而上爲逆陰加陽也自上而下爲從陽加陰也女子有餘於血不足於氣右屬氣分爲逆左屬血分爲從男子有餘於氣不

足於血左屬血分爲逆右屬氣分爲從其色見淺者湯液主治十日已其見深者必藥劑主治二十一日已其見大深者醪酒主治百日已已者愈也色夭面脫者不治百日盡已已者死也（此及下文皆言色脈變化）

陰陽反作易重陽死重陰死脈短氣絕死病溫虛甚死搏脈痺躄寒熱之交脈孤爲消氣虛泄爲奪血孤爲逆虛爲從

陰陽反作互易其位以陽加陽重陽則死以陰加陰重陰則死脈短氣絕者衞陽亡脫均死病溫虛甚者壯火食氣則死鼓搏不寧之脈經脈閉塞營衞不通也其病在股足痺躄皮毛寒熱之交脈孤爲消氣正氣消敗而邪氣獨見也虛泄爲奪血營血被奪而經絡虛脫也孤者邪旺爲逆虛者正衰爲從

治在權衡相奪奇恆事也揆度事也行奇恆之法以太陰始行所不勝曰逆逆則死行所勝曰從從則活八風四時之勝終而復始逆行一過不復可數論要畢矣

治法在權衡輕重以相商奪權衡相奪即揆度奇恆是也奇恆人事也揆度己事也行奇恆之法以手太陰寸口爲始太陰之脈行所不勝曰逆逆則死如火尅金是也行所勝曰從從則活如金尅木是也（手太陰肺爲辛金）八風四時之氣迭相勝尅終而復始逆行一過則災變叢生不復可數此皆色脈之要不可不知論要畢於此矣

陰陽別論

黃帝問曰人有四經十二從何謂岐伯對曰四經應四時十二從應十二月十二月應十二脈

四經應四時肝心肺腎之經分應四時肝木應春心火應夏肺金應秋腎水應冬從順也十二脈手足十二經也

脈有陰陽知陽者知陰知陰者知陽三陽在頭三陰在手所謂一也

脈有陰陽知陽脈之體象者而後知陰知陰脈之體象者而後知陽陽明行氣於三陽其脈在頭足陽明之人迎動於結喉之旁是三陽之長也故曰三陽在頭太陰行氣於三陰其脈在手手太陰之氣口動於魚際之下是三陰之長也故曰三陰在手（太陰行氣於三陰是脾脈非肺脈而脾肺同經故經脈別論氣口亦太陰）

也陰陽雖自異位然而彼此相通所謂一也

所謂陰陽者去者爲陰至者爲陽靜者爲陰動者爲陽遲者爲陰數者爲陽鼓一陽曰鉤鼓一陰曰毛鼓陽盛極曰弦鼓陽至而絕曰石陰陽相過曰溜

鼓一陽曰鉤心脈也鼓一陰曰毛肺脈也鼓陽盛極曰弦肝脈也鼓陽至而絕曰石腎脈也陰陽相過曰溜脾脈也玉機真藏論其來如水之流者此謂太過病在外是陰陽相過曰溜之義也鼓有力也一陽陽之微也一陰陰之微也鼓陽盛極直而長也鼓陽至而絕沈以搏也

凡陽有五五五二十五陽所謂陽者胃脘之陽也所謂陰者真藏也見則爲敗敗必死矣

陽者陽明胃氣也五藏之中皆有胃氣故凡陽有五而一藏之中遇五藏相乘則兼見五脈故有五五二十五陽凡此所謂陽者即胃脘之陽也所謂陰者真藏脈也見之則爲胃陽之敗敗必死矣

凡持真藏之脈者肝至懸絕急十八日死肺至懸絕十二日死心至懸絕九日死腎至懸絕七日死脾至懸絕四日死

懸絕者無胃氣也藏氣五日一周肝至懸絕急十八日死藏氣三周過肺而死也肺至懸絕十二日死藏氣二周過心而死也心至懸絕九日死藏氣不及二周過腎而死也腎至懸絕七日死藏氣一周過脾而死也脾至懸絕四日死藏氣不及一周過肝而死也

死陰之屬不過三日而死生陽之屬不過四日而死所謂生陽死陰者肝之心謂之生陽心之肺謂之死陰肺之腎謂之重陰腎之脾謂之辟陰死不治

死陰之屬不過三日而死遇其所剋也生陽之屬不過四日而死遇其所生也所謂生陽死陰者肝之心傳其所生謂之生陽自肺之腎之肝之心四日過勝己之藏故四日而死心之肺傳其所剋謂之死陰自心之脾之肺三日過勝己之藏故三日而死肝心爲陽肺脾腎爲陰肺之腎以金傳水謂之重陰腎之脾以水值土謂之辟陰辟偏也皆死不治也

謹熟陰陽無與衆謀別於陽者知病處也別於陰者知死生之期善診者察色按脈先別陰陽審清濁而知部分視喘息

聽音聲而知所苦觀權衡規矩而知病所主按尺寸觀浮沈滑濇而知病所生以治無過以診則不失矣善診者至末舊誤在陰陽應象論中

別於陽者知病處也熟於二十五陽故知病處別於陰者知死生之期熟於真藏之脈故知死生之期善診者察色按脈先別陰陽審顏色之淸濁而知部分視喘息聽音聲而知所苦觀脈之權衡規矩而知病之所主按尺寸觀浮沈滑濇而知病之所生以治則無過以診則不失矣

曰三陽爲病發寒熱下爲癰腫及爲痿厥腨痟其傳爲索澤其傳爲頹疝痟音淵

三陽太陽也太陽爲病發寒熱傷寒太陽病發熱惡寒是也下則寒水

泛濫而為癰腫及為痿厥腨痟痿厥者足膝不健腨痟者
股肚作疼也水寒木枯其傳為索澤木主五色木枯則水無光澤索盡也
寒筋縮其傳為癩疝癩囊腫而偏墜也

曰二陽之病發心脾有不得隱曲女子不月其傳為風消其
傳為息賁者死不治

二陽陽明也陽明以燥金主令胃土從燥金化氣二陽之
病陽旺土燥子母相傳則發於心表裏相傳則發於脾脾
藏營是為生血之原心藏脈是為血行之路心脾枯槁前
後失榮則不得隱曲隱曲不利經脈閉濇則女子不月月事不行其
下傳肝木而為風消仲景傷寒金匱厥陰之為病消渴肝為厥陰風木故曰風消其上
傳肺金而為息賁者息賁喘息奔衝義與奔通金木枯焦死不治也

曰一陽發病少氣善欬善泄其傳為心掣其傳為膈

一陽少陽也少陽以相火主令甲木從相火化氣一陽發
病相火上炎肺金受刑則少氣善欬胃土被逼水穀莫容
則善泄君相同氣則其傳為心掣膽火衝心則脇肋牽心而痛掣引也膽胃
俱逆則其傳為膈膽胃俱逆上脘填塞飲食不下則為噎膈

二陽一陰發病主驚駭背痛善噫善欠名曰風厥

一陰厥陰也陽明厥陰發病厥陰則主驚駭肝主驚也陽
明則主背痛背者胸之府也胃土上逆肺金不降則後衝
脊背而生疼痛噫者胃土上逆而濁氣不下行也欠者陰
陽之相引也日暮陽衰陰引而下陽引而上則為欠肺氣
欲降而未降也開口呵氣為欠義詳靈樞口問肺氣降斂隨陽明而下行
故屬之陽明名曰風厥厥陰風木之氣逆也

二陰一陽發病善脹心滿善氣

二陰少陰也少陰少陽發病少陰水泛而土溼少陽木鬱
而土困則善作䐜脹甲木上衝土敗胃逆而水勝火負心
君莫降故心滿而善氣也濁氣上填

三陽三陰發病為偏枯痿易四支不舉

三陰太陰也太陽太陰發病水旺土溼則為偏枯痿易四
支不舉土溼胃逆肺金不布則右半偏枯土溼脾陷肝木
不達則左半偏枯痿易者溼旺而筋弛不能聯屬關節也
四支稟氣脾胃脾胃寒溼四支失稟故手足不舉也

三陽結謂之膈二陽結謂之消三陰結謂之水一陰一陽結

謂之喉痺結陽者腫四支結陰者便血一升再結二升三結
三升陰陽結斜多陰少陽曰石水少腹腫

三陽結謂之膈小腸手太陽結則大便乾膀胱足太陽結
則小便濇下竅不能出則上竅不能入緣陽衰土溼中脘
不運肝脾下陷則二便堵塞糞溺不利肺胃上逆則胸膈
壅阻飲食莫下也二陽結謂之消大腸手陽明結則燥金
司令胃足陽明結則戊土化燥傳於厥陰血燥風生則為
消渴也三陰結謂之水足太陰結則溼土司令手太陰結
則辛金化溼土溼不能尅水癸水泛濫則為水脹也一陰
一陽結謂之喉痺足厥陰結則乙木下陷足少陽結則甲
木上逆清道堵塞則為喉痺也結陽者腫四支四支稟氣

於胃陽明爲三陽之長陽明鬱結中氣不達則四支擁腫也結陰者便血一升再結二升三結三升太陰爲三陰之長太陰滯結土溼木陷則血從便下愈結則愈脫也陰陽結斜多陰少陽曰石水少腹腫陽結於上陰結於下陰盛陽衰則爲石水少腹腫脹石水者水邪堅凝而不散也

陽加於陰謂之汗陰虛陽搏謂之崩陰搏陽別謂之有子陰陽虛腸澼死三陰俱搏二十日夜半死二陰俱搏十三日夕時死一陰俱搏十日平旦死三陽俱搏且鼓三日死二陽俱搏其病溫死不治不過十日死三陰三陽俱搏心腹滿發盡不得隱曲五日死

陽加於陰謂之汗陽氣鬱發於陰中則表開而汗泄也陰

虛陽搏謂之崩太陰脾虛風木下陷溫氣抑遏不能升達則鼓搏弗寧血海衝決而爲崩證也陰搏陽別謂之有子胎妊凝結中氣壅阻陰搏於下而不升陽別於上而不降陰陽不交而人則無病謂之有子也陰陽虛腸澼死陰陽俱虛而腸澼不斂陽氣脫泄則人死也三陰俱搏二十日夜半死手足太陰俱搏脾肺陰旺藏氣四周死於夜半陰旺之時也二陰俱搏十三日夕時死手足少陰俱搏水勝火負藏氣不及三周夕時火衰而死也一陰俱搏十日平旦死手足厥陰俱搏藏氣二周平旦木旺而死也木賊土敗故三陽俱搏且鼓三日死手足太陽俱搏且鼓不及一周三日而死二陽俱搏其病溫死不治不過十日死手足陽明俱搏其病溫熱金土枯燥死不可治不過藏氣二周十日而死也三陰三陽俱搏心腹滿發盡不得隱曲五日死太陰太陽俱搏水寒土溼心腹滿脹發作既盡不得隱曲藏氣一周五日而死也不得隱曲下部不得屈伸脹滿之極故也

大奇論

肝滿腎滿肺滿皆實卽爲腫肺壅喘而兩胠滿肝雍兩胠滿臥則驚不得小便腎雍胠下至少腹滿脛有大小髀骱大跛易偏枯雍與壅通胠音區

滿脹滿也肝滿腎滿肺滿皆實卽爲腫脹實者藏氣鬱塞而不通也腫者經氣阻梗而不行也肺壅則喘而兩胠滿肺位於右而脈行兩脇也肝壅則兩胠滿肝位於左而脈

行兩脇也臥則肝氣愈壅膽氣不得下降是以驚生風木不升疏泄莫遂故不得小便腎壅胠下至少腹滿腎位於腰壅則肝木失生而下陷也肝脈自少腹行兩胠腎脈出然谷循內踝上腨內出膕中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經脈鬱塞故脛有大小髀骱腫大跛易偏枯也易變也變輕捷而爲跛蹇故曰跛易陰陽別論三陽三陰發病爲偏枯痿易亦此義也三藏之滿皆由壅塞而致壅者滿之原也

心脈滿大癇瘛筋攣肝脈小急癇瘛筋攣肝脈騖暴有所驚駭脈不至若瘖不治自已

心脈滿大君火不降也主癇瘛筋攣癇驚也瘛筋急也肝脈小急風木不升也主癇瘛筋攣緣肝藏魂其主筋心藏神其主

脈木火之升降失政則神魂不安而病驚癇筋脈失榮而攣瘈也肝脈馳騖暴急則風木疏泄而膽火弗藏壬有所驚駭肝脈不至若其瘖瘂失聲此緣經絡之結塞氣通則愈不治自已（肝脈循喉嚨入頏顙故脈不至有瘖瘂者）

腎脈小急肝脈小急心脈小急不鼓皆爲瘕腎脈大急沈肝脈大急沈皆爲疝心脈搏滑急爲心疝肺脈沈搏爲肺疝三陽急爲瘕三陰急爲疝二陰急爲癇厥二陽急爲驚

腎肝心脈小急而不鼓皆爲瘕聚陽衰而陰凝也腎脈大急沈肝脈大急沈皆爲寒疝水寒木鬱欲發而不能也心脈搏滑急爲心疝肺脈沈搏爲肺疝火令而金寒也三陽急爲瘕三陰急爲疝寒水凝沍而瘕生溼土鬱陷而疝作也（三陽太陽三陰太陰）水寒土溼腎肝凝瘀陰氣搏結故生瘕疝二陰急爲癇厥二陽急爲驚癸水寒而戊土溼胃氣逆而膽火升也（二陰少陰二陽陽明）水寒土溼陽明不降膽木拔根故生驚癇驚者陽神升泄而不根於陰是以惶駭不安癇者陰精沈陷而內無微陽是以怯懼莫寧厥者升降顛倒而氣逆也

腎肝並沈爲石水並浮爲風水並小弦欲驚並虛爲死

腎肝並沈爲石水水凝於下而不散也並浮爲風水水瘀於表而莫泄也（風閉皮毛水凝於經）並小弦欲驚乙木不達而甲木失根也並虛爲死陽根斷絕而生氣敗亡也

脾脈外鼓沈爲腸澼久自已肝脈小緩爲腸澼易治腎脈小

搏沈爲腸澼下血血溫身熱者死心肝澼亦下血其脈小沈濇爲腸澼二藏同病者可治其身熱者死熱見七日死脈至而搏血衄身熱者死

脾脈外鼓沈是脾土溼陷欲升而不能也（陷而欲升故外鼓欲升不能故內沈）陷過肝氣風木下衝則爲腸澼久而溼去脾升其病自已肝脈小緩是乙木頹弱而不升也肝氣下衝亦爲腸澼而脈見小緩則肝邪非旺其病易治腎脈小搏沈是癸水寒沍而不能升也水寒木鬱陷衝下竅亦爲腸澼肝藏血肝木失生（水寒則木不生）風氣疏泄（木鬱不達則風生）腸澼不已必病下血血溫而身熱者溫氣下亡而相火上泄陽根敗竭則人死也心肝合邪而腸澼者亦主下血以肝藏血心藏脈脈者血之所由行也木陷風生則脈不藏血而下流穀道故病下血若其小沈濇者則但爲腸澼而已以濇則氣梗沈則木陷小則沈陷未極故第主腸澼其心肝二藏同病者可治以肝病則陷心病則逆君火上逆風木不能全泄陽根於下竅是以可治若其身熱者亦死溫氣下脫而君火上亡微陽絕根是以死也熱見七日火之成數既滿則不可活矣通評虛實論腸澼下白沫脈浮而濇濇而身有熱者死正此義也若脈至而鼓搏有力血衄而身熱者亦死溫氣上脫而陽根外亡也

胃脈沈鼓濇胃外鼓大心脈小堅急皆鬲偏枯男子發左女子發右不瘖舌轉可治三十日起其從者瘖三歲起年不滿

二十者三歲死
胃脈沈鼓濇（沈取鼓濇）陽明之陽虛而氣滯也胃外鼓大（浮取鼓大）陽明之逕旺而氣逆也心脈小堅急陽明不降君火升泄而失根也此皆中脘阻隔（鬲與隔通）窒其金木升降之路必病偏枯肝藏血而位於左肺藏氣而位於右男子有餘於氣不足於血病則左爲逆右爲從女子有餘於血不足於氣病則右爲逆左爲從偏枯之病男子發左女子發右是逆也若不瘖而舌轉者則邪在經絡而未入藏府（仲景金匱邪入於藏舌即難言）逆而病輕則猶可治三十日起其男子發右女子發左是爲從者若聲音瘖瘂則從而病重亦當三歲乃起若年不滿二十者以少壯而得衰老之病則三歲死不能起

也蓋木火相交是爲既濟水交於火則金清而右降火交於水則木溫而左升而金木升降之機全在脾胃脾土不升則水木下陷而生寒胃土不降則火金上逆而生熱水木陷則左病火金逆則右病此偏枯之由來也胃脈沈鼓濇胃外鼓大心脈小堅急是胃逆而火升也舉此則脾陷而水沈之義不言可知矣

脈來懸鉤浮爲常脈脈至如喘名曰暴厥暴厥者不知與人言脈至如數使人暴驚三四日自己

脈來懸鉤浮是爲常脈以陰主降陽主升懸鉤浮者陽氣之升也關尹子升陽爲貴降陰爲賤陽氣能升平人之常未爲病也若脈至而如喘則陽升之過而衝逆無根名曰暴厥暴厥者神迷志亂不知與人言也人之經氣升降迴環則遲數平均若脈至如數非數浮宕無歸此緣君相二火升泄失藏法當使人暴驚三四日後君相下蟄則病自已所以然者脈非眞數陽根未拔也

脈至浮合浮合如數一息十至以上是經氣予不足也微見九十日死

脈至浮合浮合者浮而常合不分散也此與數脈無異若一息十至以上是經氣予不足也以其浮數而不沈數故但責經氣之虛微見此象者法主九十日死九十日者一歲四分之一經氣虧敗不過三月而死也

脈至如涌泉浮鼓肌中是太陽氣予不足也少氣味韭英而

死

脈至如涌泉浮鼓肌肉之中但有出而無入是太陽寒水之氣不足無以封藏陽氣也法主少氣冬末春初韭英始發寒水方衰則人死矣

脈至如懸雍懸雍者浮揣切之益大是十二俞之予不足也水凝而死

懸雍喉間垂肉靈樞憂恚無言懸雍者聲音之關也脈至如喉間之懸雍懸雍者浮揣切之而益大是十二俞之不足藏府之氣輸泄無餘也法主水凝而死六藏六府之俞皆在背上太陽寒水之經是爲十二俞太陽經衰不能蟄藏陽氣藏府之氣泄於背俞是爲十二俞之不足俟至寒

旺水凝而陽氣升泄全失蟄藏之政是以死也

脈至如頹土之狀按之不得是肌氣予不足也五色先見黑白壘發死

脈至如頹土之狀虛大無力按之不得是肌肉之氣不足五色之中先見黑色法主白壘發死脾主肌肉土敗而水侮之故先見黑色壘與藟同即蓬藟也白壘發於春中木勝土敗是以死也

脈至如交漆交漆者左右傍至是脾氣予不足也微見三十日死

脈至如交漆交漆者中流已斷而左右旁至點滴不屬非久欲絕是脾氣之不足中氣頹敗微見三十日晦朔一更

而死矣平人氣象論如屋之漏如水之流曰脾死水流爲太過（玉機眞藏論其來如水之流者此謂太過病在外）屋漏爲不及（滴漏不連也）屋漏即交漆左右旁至之象也

脈至如火薪然是心精之予奪也草乾而死

脈至如火薪之然（然灼也）但見其上炎而不見其下交是心精之被奪也（心之精液被奪）秋暮草乾寒水方交微陽愈敗則死矣如薪火之然者心火虛浮而失根也

脈至如散葉是肝氣予虛也木葉落而死

脈至如樹葉之散是肝氣之虛金旺秋深木葉脫落則人死矣肝木被賊故也

脈至如省客省客者脈濇而鼓是腎氣予不足也懸去棗華而死

脈至如省客省客者脈象閉塞而中有鼓動之意其至無常譬如省客去來莫定是腎氣之不足水寒木陷懸去棗華而人死矣懸遠也棗華開於夏初至遠不過去棗華之時木終火代腎氣絕根則人死也

脈至如偃刀偃刀者浮之小急按之堅大急五藏菀熱寒熱獨并於腎也如此其人不得坐立春而死

脈至如偃刀偃刀者浮之而小急按之而堅大急此緣五藏菀熱而發爲寒熱陽鬱則先寒陽發則後熱熱劇陰亡病勢獨并於腎如此陽氣鬱蒸其人不得安坐俟至立春水枯木發則人死矣

脈至如丸泥是胃精予不足也榆莢落而死

脈至如丸泥不能充灌四旁是胃精之不足中脘虛敗而四維失養也榆莢一落木旺土奔則人死矣

脈至如橫格是膽氣予不足也禾熟而死

脈至如橫木之格阻是膽氣之不足甲木上逆秋深禾熟金勝木敗則人死矣膽脈自胃口行兩脇膽氣逆升橫塞心下痞鞕不通故曰橫格

脈至如弦縷是胞精予不足也病善言下霜而死不言可治

脈至如弦縷緊急微細是胞精之不足寒水失藏而微陽欲敗也病善言則君火絕根霜落陰凝而人死不可言治如弦急也如縷細也胞膀胱也心主言善言者君火絕根

而失藏也火泄神敗故死於霜落之時易初六履霜陰始凝也

脈至如丸滑不直手不直手者按之不可得也是大腸氣予不足也棗葉生而死

脈直如丸滑不直手（直當也）不直手者按之則去不可得也是大腸之氣不足庚金失斂初夏棗葉方生火令甫交金氣傷敗而人死矣

脈至如華者令人善恐行立常聽不欲坐臥是小腸氣予不足也季秋而死

脈至如草木之華者虛浮輭弱令人善恐行立常聽不欲坐臥瘨病初發多如此是小腸氣之不足丁火衰而癸水

旺是以恐生（腎主恐）季秋金謝水衰則人死矣

所謂深之細者摩之切之其中手如鍼也堅者聚也搏者大也

凡脈所謂深之而愈細者摩之切之其中手如鍼芒也此解上文沈小之義堅者氣聚而不散搏者脈大而不收也

此解上文堅搏之義（此段舊誤在病能論）

素問懸解卷之三終

陽湖錢增祺校字

素問懸解卷四

昌邑黃元御解

陰陽離合論

黃帝問曰余聞天爲陽地爲陰日爲陽月爲陰大小月三百六十日成一歲人亦應之今三陰三陽不應陰陽其故何也

岐伯對曰陰陽者數之可十推之可百數之可千推之可萬萬之大不可勝數然其要一也

三陰三陽手三陰足三陰手三陽足三陽也陰陽之數數之則少推之則多至於十百千萬萬之大不可勝數矣然其要歸則一也

天覆地載萬物方生未出地者命曰陰中之陰則出地者命

曰陰中之陽陽予之正陰爲之主故生因春長因夏收因秋藏因冬失常則天地四塞陰陽之數其在人者亦數之可數

天覆地載萬物方生地下曰陰地上曰陽未出地者命曰陰中之陰則出地者命曰陰中之陽天以陽予之正（天以生爲正正與政同）地以陰爲之主（地以成爲主）故生因於春長因於夏收因於秋藏因於冬此天地之常也失常則天地四塞天地不失其常則天地之陰陽可數人稟天地之氣陰陽之變其在人者亦有數之可數也

帝曰願聞三陰三陽之離合也岐伯曰聖人南面而立前曰廣明後曰太衝太衝之地名曰少陰少陰之上名曰太陽太陽根起於至陰名曰陰中之陽

聖人南面而立前向南面後背北方前曰廣明廣大光明後爲
太衝太衝之地名曰少陰水熱穴論踝上各一行行六者此腎脈之下行也名曰太衝
少陰之上名曰太陽少陰自足上行太陽自頭下行太陽根起於至陰穴名在足大指名曰陰中之陽
中身而上名曰廣明廣明之下名曰太陰太陰之前名曰陽
明陽明根起於厲兌名曰陰中之陽
中身而上名曰廣明陽在上廣明之下名曰太陰陰在下太陰
之前名曰陽明前即上也太陰自足上行陽明自頭下行陽明根起於厲兌穴名在足大指之次指名曰陰中之陽
厥陰之表名曰少陽少陽根起於竅陰名曰陰中之少陽
厥陰與少陽表裏故少陽爲厥陰之表少陽根起於竅陰穴名在足小指之次指名曰陰中之少陽

是故三陽之離合也太陽爲開陽明爲闔少陽爲樞三經者
不得相失也搏而勿浮命曰一陽
太陽陽之將衰故爲開陽明陽之極盛故爲闔少陽陽之
未盛亦未衰故爲樞三經者不得參差相失也陽性浮搏
而勿浮鼓搏而不至太浮命曰一陽一陽者三陽不失而合爲一
也
帝曰願聞三陰岐伯曰外者爲陽內者爲陰然則中爲陰其
衝在下名曰太陰太陰根起於隱白名曰陰中之陰
陽在外陰在內是中爲陰也其衝在下名曰太陰毛際兩
旁足太陰之衝門也衝者經氣之街衢也太陰根起於隱白穴名在足大指

名曰陰中之陰
太陰之後名曰少陰少陰根起於湧泉名曰陰中之少陰
太陰在前少陰在後少陰根起於湧泉穴名在足心名曰陰中
之少陰
少陰之前名曰厥陰厥陰根起於大敦陰之絕陽名曰陰中
之絕陰
厥陰行身之側亦在少陰之前厥陰根起於大敦穴名在足大指純
陰之極陰而絕陽名曰陰之絕陰純陰也
是故三陰之離合也太陰爲開厥陰爲闔少陰爲樞三經者
不得相失也搏而勿沉命曰一陰陰陽衝衝積傳爲一周氣
裏形表而爲相成也

太陰陰之將衰爲開厥陰陰之極盛爲闔少陰陰之未盛
亦未衰故爲樞三經者不得參差相失也陰性沉搏而勿
沉搏而不至太沉命曰一陰一陰者三陰不失而合爲一也陰
陽運行衝衝流注積至傳遍六經而爲一周一日一夜周
身五十氣布於裏形固於表而爲相成也

血氣形志

夫人之常數太陽常多血少氣少陽常少血多氣陽明常多
氣多血少陰常少血少氣厥陰常多血少氣太陰常多氣少
血此天之常數
六經氣血多少常數如此
刺太陽出血惡氣刺少陽出氣惡血刺陽明出血惡氣刺少

陰出氣惡血刺厥陰出血惡氣刺太陰出氣惡血也

六經氣血多少既殊故刺法不同

足太陽與少陰爲表裏少陽與厥陰爲表裏陽明與太陰爲表裏是爲足之陰陽也手太陽與少陰爲表裏少陽與心主爲表裏陽明與太陰爲表裏是爲手之陰陽也凡治病必先去其血令知手足陰陽所苦乃去其所苦伺之所欲然後寫有餘補不足

手足陰陽有所苦欲刺者宜順其所苦欲而補寫之

形樂志苦病生於脈治之以灸刺形樂志樂病生於肉治之以鍼石形苦志樂病生於筋治之以熨引形苦志苦病生於咽嗌治之以甘藥形數驚恐經絡不通病生於不仁治之以

按摩醪藥是謂五形志也

形志苦樂有五等故有五治

太陰陽明論

黄帝問曰太陰陽明爲表裏脾胃脈也生病而異者何也岐伯對曰陰陽異位更虚更實更逆更從或從內或從外所從不同故病異名也

帝問太陰陽明相爲表裏此脾胃之脈也生病而異者何也蓋脾胃雖皆屬土而陰陽既異其位則陽實而陰必虚陽虚而陰必實陽從而陰必逆陽逆而陰必從更實更虚更逆更從是其常也陽主外陰主內其藏府之虚實逆從原無一定則病邪之從外從內實有不同所從不同故病異名也

帝曰願聞其異狀也岐伯曰陽者天氣也主外陰者地氣也主內陽道實陰道虚故犯賊風虚邪者陽受之飲食不節起居不時者陰受之陽受之則入六府陰受之則入五藏入六府則身熱不時卧上爲喘呼入五藏則䐜滿閉塞下爲飧泄久爲腸澼

願聞其異狀者願聞其所以異之狀也陽爲天氣主外陰爲地氣主內陽道實故能格拒風寒陰道虚故能容納水穀賊風虚邪外傷其表故陽受之飲食起居內傷其裏故陰受之陽受之則入六府六府陽也陰受之則入五藏五藏陰也入六府則胃土上逆心肺不降身熱不能時卧上

爲喘呼入五藏則脾土下陷肝木抑遏少腹䐜滿閉塞風木後衝下爲飧泄久爲腸澼不斂也

喉主天氣咽主地氣故陽受風氣陰受溼氣傷於風者上先受之傷於溼者下先受之陰氣從足上行至頭而下行循臂至指端陽氣從手上行至頭而下行至足故曰陽病者上行極而下陰病者下行極而上

喉主天氣而通於五藏咽主地氣而通於六府六氣通於喉而傷在六府五味通於咽而傷在五藏者陰陽各從其類也故陽受天之風氣陰受地之溼氣傷於風者上先受之傷於溼者下先受之同氣相感也人之陰氣從足上行至頭而下行循臂至指端足之三陰自足走胸足太陰上膈挾咽連

舌本足少陰上膈循喉嚨挾舌本足厥陰上膈循喉嚨連目系與督脈會於巔足三陰皆上行至頭手之三陰自胸走手也陽氣從手上行至頭而下行至足手之三陽自手走頭足之三陽自頭走足也陽病者上行極而下陽經升於手而降於足也陰病者下行極而上陰經降於手而升於足也

帝曰脾不主時何也岐伯曰脾者土也治中央常以四時長四藏各十八日寄治不得獨主於時也脾藏者常著於胃土之精也土者生萬物而法天地故上下至頭足不得主時也

脾土主治中央常以四時之季長於四藏各十八日寄治於四維不得獨主於時也脾胃相爲表裏脾藏者常附著於胃是土之精也土者生萬物而法天地頭象天足象地

故上下至頭足胃土自頭至足脾土自足至頭不得主時也

帝曰脾病而四支不用何也岐伯曰四支皆秉氣於胃而不得至經必因於脾乃得稟也今脾病不能爲胃行其津液四支不得稟水穀氣氣日以衰脈道不利筋骨肌肉皆無氣以生故不用焉

土無專宮寄旺於四維四支者脾土之四維也故脾主四支脾病而四支不用者以四支所稟水穀之氣胃者水穀之海是四支皆稟氣於胃也而水穀消化權在脾土故水穀入胃脾土消之化生精氣注於四支然後知手足之經胃府但主受盛不主消化水穀不消則泄利而下不能化生精氣至於手足經絡必因脾土之消磨四支乃得稟水穀之氣也今脾病不能消磨水穀爲胃府行其津液四支不得稟水穀之氣氣日以衰則脈道不利筋骨肌肉皆無氣以生之故手足不用也

帝曰脾與胃以膜相連耳而能爲之行其津液何也岐伯曰足太陰者三陰也其脈貫胃屬脾絡嗌故太陰爲之行氣於三陰陽明者表也五藏六府之海也亦爲之行氣於三陽藏府各因其經而受氣于陽明故爲胃行其津液也

足太陰爲三陰其脈貫胃屬脾絡嗌是手足三陰之長也故太陰爲之行氣于三陰行氣於手足三陰陽明者太陰之表五藏六府之海也水穀入胃得脾土之消磨化生精氣傳於陽明之經亦爲之行氣於三陽行氣於手足三陽藏府各因其經

絡而受氣於陽明實即太陰之力故爲胃行其津液者以其善消也

脈解

太陽所謂腫腰脽痛者正月寅寅太陽也正月陽氣出在上而陰氣盛陽未得自次也故腫腰脽痛也所謂病偏虛爲跛者正月陽氣東解地氣而出冬寒頗有不足者故偏虛爲跛也所謂强上引背者陽氣大上而爭故强上也所謂甚則狂癲疾者陽盡在上而陰氣從下下虛上實故狂癲疾也所謂耳鳴者陽氣盛上而躍故耳鳴也所謂浮爲聾者皆在氣也所謂入中爲瘖者陽盛已衰故爲瘖也內奪而厥則爲瘖痱少陰不至者厥也脽音誰

此篇解靈樞經脈之義靈樞經脈膀胱足太陽之脈是動則病脊痛腰似折項背腰尻膕踹腳皆痛是所謂腫腰脽痛也（腫字訛按經脈當作脊作背脽尻骨漢書東方朔傳連脽尻師古曰臀也）以正月屬寅寅爲太陽正月陽氣自地下出在地上而陰氣猶盛陽未得遽然自次於地上也木氣鬱衝故腫腰脽痛也經脈髀不可以曲膕如結踹如裂是謂踝厥是所謂病偏虛爲跛也正月陽氣東解地氣而出而冬寒未盡閉蟄初開陽氣頗有生發不足之處有所不足之處故偏虛爲跛也經脈病衝頭痛項背腰尻皆痛是所謂強上引背也以陽氣大上而相爭故強上引背也經脈痔瘧狂癲疾是所謂甚則狂癲疾也以陽盛在上而陰氣從下下虛上實故狂癲疾也

經脈小腸手太陽之脈耳聾目黃頰腫是所謂耳鳴所謂浮爲聾也耳聾即耳鳴之重者以陽氣盛上而躍動衝於聽宮之內鬱勃鼓盪故耳鳴也甚則孔竅閉塞遂成聾病皆在乎陽氣之上浮也所謂入中爲瘖者（經脈闕此條）以聲爲陽氣所發太陽入中而交少陰則陽盛已衰少陰之脈貫膈入肺循喉嚨挾舌本陰氣充塞故爲瘖瘂也腎氣內奪而厥逆下陷則爲瘖瘂而股足痿痱此腎氣之虛也（腎氣水中之氣）厥者陽根微弱少陰之動氣（腎間動氣）不能上升而下陷也（至者腎氣上升也）

少陽所謂心脇痛者言少陽盛也盛者心之所表也九月陽氣盡而陰氣盛故心脇痛也所謂不可反側者陰氣藏物也物藏則不動故不可反側也所謂甚則躍者九月萬物盡衰草木畢落而墮則氣去陽而之陰氣盛而陽之下長故爲躍

經脈膽足少陽之脈是動則病心脇痛是所謂心脇痛也此以少陽之逆行而上盛也足少陽以甲木而化相火與少陰君火相爲表裏故盛者心之所表也九月陽衰陰旺相火不蟄甲木逆衝故痛生心脇緣少陽之脈自心下而行兩脇脇痛者甲木之自傷心痛者相火之累君火君相同氣也（心下胃之上口膽木刑胃上口作痛心君被逼故也）經脈不能轉側是所謂不可反側也心脇痛甚不可反側以陰主蟄藏物藏則不動故不可反側也經脈手少陽三焦之脈是動則病耳聾渾渾焞焞是所謂甚則躍也以陽氣盛上而踊躍衝動聽

宮則耳竅喧鳴聾即濁氣上逆而閉塞者緣九月萬物皆衰草木墮落則二火蟄藏去陽之陰（之往也）是其常也今甲木逆行氣盛而上自下長生躍動不已收藏失政故爲躍也

陽明所謂洒洒振寒者陽明者午也五月盛陽之陰也陽盛而陰氣加之故洒洒振寒也所謂脛腫而股不收者是五月盛陽之陰也陽者衰於五月而一陰氣上與陽始爭故脛腫而股不收也所謂上喘而爲水者陰氣下而復上上則邪客於藏府間故爲水也所謂胸痛少氣者水氣在藏府也水者陰氣也陰氣在中故胸痛少氣也所謂甚則厥惡人與火聞木音則惕然而驚者陽氣與陰氣相薄水火相惡故惕然而

驚也所謂欲獨閉戶牖而處者陰陽相薄也陽盡而陰盛故欲獨閉戶牖而居也所謂病至則欲乘高而歌棄衣而走者陰陽相爭而外并於陽故使之棄衣而走也所謂客孫脈則頭痛鼻鼽腹腫者陽明并於上上者則其孫絡太陰也故頭痛鼻鼽腹腫也

經脈胃足陽明之脈是動則病洒洒振寒是所謂洒洒振寒也以陽明者午也午半陰生是五月陽盛之極而漸之於陰也（之往也）一陰既生陽盛而陰氣加之陽鬱不達故洒洒振寒也經脈大腹水腫膝臏腫痛循膺乳氣街股伏兔皆痛是所謂蹷腫而股不收也以五月陽盛而生一陰陽氣衰於五月而一陰氣上與陽始爭衛氣阻格鬱為腫脹

故蹷腫而股不收斂也（不收謂腫脹也）經脈大腹水腫是所謂上喘而為水也以陽明陽體而含陰精有陰則降陰降則戊土化燥而不溼陰氣下降而復上上則陰邪客居於肺胃之間故為水也水阻氣道是以上喘也經脈膺乳氣街皆痛氣不足則身以前皆寒是所謂胸痛少氣也以水在肺胃之間水者陰氣也陰氣在中陽氣阻礙不得下行故胸痛少氣也經脈病至則惡人與火聞木音則惕然而驚賁響腹脹是謂骭厥是所謂甚則厥惡人與火聞木音則惕然而驚也以一陰逆上與陽氣相薄水火相惡而君火居其敗地故惕然而驚也經脈心欲動獨閉戶牖而處是所謂欲獨閉戶牖而處也以陰陽相薄陽敗而陰盛君相皆怯故欲獨閉戶牖而居也甚則欲上高而歌棄衣而走是所謂病至則欲乘高而歌棄衣而走也以陰陽相薄始而陽敗陰勝則驚惕而安靜繼而陽復再與陰爭而一陰外并於二陽則狂歌而奔走故使之棄衣而走也經脈汗出鼽衄大腹水腫是所謂客孫脈則頭痛鼻鼽腹腫也以陽明之氣為太陰所并濁陰上填上者太陰之孫絡也太陰之脈上膈挾咽行於頭上陰氣衝塞故頭痛鼻鼽脾鬱溼動故腹腫也（餘義見陽明脈解中）

太陰所謂病脹者太陰子也十一月萬物氣皆藏於中故病脹也所謂上走心為噫者陽明絡屬心故曰上走心為噫也所謂食則嘔者物盛滿而上溢故嘔也所謂得後與氣則快

然如衰者十一月陰氣下衰而陽氣且出故曰得後與氣則快然如衰也

經脈脾足太陰之脈是動則病腹脹是所謂病脹也以太陰子也十一月三陽蟄閉萬物之氣皆藏於中藏而不寫故病脹也經脈腹脹善噫是所謂上走心為噫也以陽明之絡屬心太陰之溼傳之陽明溼旺胃逆濁氣不降鬱塞心宮則噫而出之故上走心為噫也經脈舌本強食則嘔是所謂食則嘔也以溼盛胃逆水穀不下胃口盛滿莫容因而上溢故嘔也經脈腹脹善噫得後與氣則快然如衰是所謂得後與氣則快然如衰也以溼旺脾鬱中氣不運得後泄失氣則滿脹消滅緣十一月子半陽生陰氣不衰

而陽氣且出陽出則滯氣運轉泄於魄門故曰得後與氣
則快然如衰也
少陰所謂腰痛者少陰者腎也十月萬物陽氣皆傷故腰痛
也所謂嘔欬上氣喘者陰氣在下陽氣在上諸陽氣浮無所
依從故嘔欬上氣喘也所謂邑邑不能久立久坐起則目䀮
䀮無所見者萬物陰陽不定未有主也秋氣始至微霜始下
而方殺萬物陰陽內奪故目䀮䀮無所見也所謂少氣善怒
者陽氣不治陽氣不治則陽氣不得出肝氣當治而未得故
善怒善怒者名曰煎厥所謂恐如人將捕之者秋氣萬物未
有畢去陰氣少陽氣入陰陽相薄故恐也所謂惡聞食臭者
胃無氣故惡聞食臭也所謂面黑如地色者秋氣內奪故變

於色也所謂欬則有血者陽脈傷也陽氣未盛於上而脈滿
滿則欬故血見於鼻也
經脈腎足少陰之脈是動則病脊股內後廉痛是所謂腰
痛也以少陰者腎也十月萬物之陽氣皆傷木枯不能上
發下陷水中腎水之位在腰故腰痛也經脈欬唾則有血
喝喝而喘咽腫上氣是所謂嘔欬上氣喘也以水主蟄藏
陽氣升泄蟄藏失政陰氣在下陽氣在上諸陽氣浮不得
歸根逆行而上無所依然故嘔欬上氣喘也經脈喝喝而
喘坐而欲起目䀮䀮如無所見是所謂邑邑不能久立久
坐起則目䀮䀮無所見也以萬物當陰長陽藏之時而陰
陽不定未有主也蓋秋氣始至微霜始下而方殺萬物陽

降陰升是其常也而陰陽內奪升降反作陽氣升浮飄蕩
無根故目䀮䀮無所見也經脈心如懸若饑狀煩心心痛
是所謂少氣善怒也以少陰水勝火負陽氣不治所以不
治者陽氣虛浮蟄藏失位也水中之氣是謂陽根陽失蟄
藏之位則陽根寒陷不能溫生乙木肝氣當代子布治而
生氣虧虛發達不遂是以善怒善怒者木鬱生熱陷而不
升名曰煎厥經脈氣不足則善恐心惕惕如人將捕之是
所謂恐如人將捕之也以秋氣方終萬物未能遽謝陰氣
猶少而陽氣已入陷於重淵之下陰陽相薄故恐也經脈
饑不欲食是所謂惡聞食臭也以寒水侮土溼盛胃逆上
脘痞塞胃無容納之權故惡聞食臭也經脈面如漆柴是

所謂面黑如地色也以木主五色入腎為黑秋氣內奪水
寒木枯故黑變於色也經脈欬唾則有血是所謂欬則有
血也以水旺陽蟄之日而陽泄不藏則陽脈傷矣陽氣未
應上盛而蟄藏失政陽脈鬱滿滿則氣逆欬生故血見於
鼻也
厥陰所謂㿗疝婦人少腹腫者厥陰者辰也三月陽中之陰
邪在中故曰㿗疝少腹腫也所謂腰脊痛不可以俛仰者三
月一振榮華萬物一俛而不仰也所謂㿗癃疝膚脹者曰陰
亦盛而脈脹不通故曰㿗癃疝也所謂甚則嗌乾熱中者陰
陽相薄而熱故嗌乾也
經脈肝足厥陰之脈是動則病丈夫㿗疝婦人少腹腫是

所謂㿗疝婦人少腹腫也以厥陰者辰也三月三陽方升三陰方降是爲陽中之陰陰邪在中木鬱不達故曰丈夫㿗疝婦人少腹腫也經脈腰痛不可以俛仰是所謂腰脊痛不可以俛仰也以三月陽氣一振萬物榮華乃風木發達之日而生氣不足木陷水中腎水位在腰脊仰則痛甚故一俛而不能仰也經脈胸滿嘔逆飧泄狐疝遺溺閉癃是所謂㿗癃疝膚脹也以陰盛陽微木氣失榮疏泄弗遂脈脹不通故腎囊㿗腫小便閉癃而瘕疝凝結也經脈甚則嗌乾是所謂甚則嗌乾熱中也以厥陰處水火之中陰陽相薄彼此交爭陰勝則寒陽復則熱陽復熱多故嗌乾也

陽明脈解

黃帝問曰足陽明之脈病惡人與火聞木音則惕然而驚鐘鼓不爲動聞木音而驚何也願聞其故岐伯對曰陽明者胃脈也胃者土也故聞木音而驚者土惡木也

此篇解靈樞經脈足陽明脈一段經脈原文詳引於脈解中

帝曰善其惡火何也岐伯曰陽明主肉其脈血氣盛邪客之則熱熱甚則惡火帝曰其惡人何也岐伯曰陽明厥則喘而悗悗則惡人帝曰或喘而死者或喘而生者何也岐伯曰厥逆連藏則死連經則生

三陽以陽明爲長其血氣最盛風寒客之閉其皮毛則陽鬱而發熱熱甚則惡火以其助熱也陽明以下行爲順陽明厥逆胃口填塞肺氣壅阻則喘促煩亂是以惡人以其助煩也悗悗懣煩亂也厥逆連藏則氣閉而死連經則經閉而藏通是以生也

帝曰善病甚則棄衣而走登高而歌或至不食數日踰垣上屋所上之處皆非其素所能也病反能者何也岐伯曰四支者諸陽之本也陽盛則四支實實則能登高也帝曰其棄衣而走者何也岐伯曰熱盛於身故棄衣欲走也

陽升於手而降於足故四支爲諸陽之本

帝曰其妄言罵詈不避親疏而歌者何也岐伯曰陽盛則使人妄言罵詈不避親疏而不欲食不欲食故妄走也

少陽膽木隨陽明胃土下行陽明不降則少陽不得下行陽明與少陽皆逆則陽盛於上相火上炎君火不清煩怒時作故使人妄言罵詈不避親疏甲木逆衝胃口填塞故不欲食君主煩懣神宇不甯是以妄走也

皮部論

黃帝問曰余聞皮有分部脈有經紀筋有結絡骨有度量其所生病各異別其分部左右上下陰陽所在病之終始願聞其道岐伯對曰欲知皮部以經脈爲紀諸經皆然

分分地部部位經大經紀小紀結搏結絡聯絡度尺度量寸量皮脈筋骨處所不同其所生病各異總於皮部別之別其皮之分部定上下左右之位以辨陰陽所在而詳病之終始所以考究一身之分野而知百病之起止也欲知

皮部必以經脈爲紀諸經皆有經紀之方按經脈分之則
皮部明矣

陽明之陽名曰害蜚上下同法視其部中有浮絡者皆陽明
之絡也絡盛則入客於經陽主外陰主內

陽明之陽絡名曰害蜚上謂手陽明下謂足陽明同法主
病之法皆同也視其部中有浮絡者是皆陽明之絡也絡
脈盛滿則入客於經陽絡主外陰絡主內

少陽之陽名曰樞持上下同法視其部中有浮絡者皆少陽
之絡也絡盛則入客於經故在陽者主外在陰者主出以滲
於內諸經皆然

義如上文在陽絡者主外在陰經者出於經絡而滲於內

亦主內之變文也諸經皆同

太陽之陽名曰關樞上下同法視其部中有浮絡者皆太陽
之絡也絡盛則入客於經

義如上文

少陰之陰名曰樞儒上下同法視其部中有浮絡者皆少陰
之絡也絡盛則入客於經其入經也從陽部入於經其出者
從陰內注於骨

少陰之陰絡名曰樞儒義如上文絡盛則入客於經其入
經也從陽絡之部注於經在陰經者主出以滲於內故從
陰經內注於骨也

心主之陰名曰害肩上下同法視其部中有浮絡者皆心主
之絡也絡盛則入客於經

心主手厥陰上謂手厥陰下謂足厥陰義如上文

太陰之陰名曰關蟄上下同法視其部中有浮絡者皆太陰
之絡也絡盛則入客於經

義如上文

凡十二經絡脈者皮之部也邪客於皮則腠理開開則邪入
客於絡脈絡脈滿則注於經脈經脈滿則入舍於府藏也故
皮有分部不與而生大病也與與豫同

經脈附骨絡脈附皮凡十二經之絡脈是爲皮之部也邪
自皮而入絡脈自絡脈而入經脈自經脈而入府藏則大
病成矣而其先則自皮始故皮有分部不知豫爲防護此

大病所由生也

是故百病之始生也必先於皮毛邪中之則腠理開開則入
客於絡脈留而不去傳入於經留而不去傳入於府廩於腸
胃

此言百病始生由淺入深之原

帝曰夫子言皮之十二部其生病皆何如岐伯曰皮者脈之
部也邪之始入於皮也泝然起毫毛開腠理其入於絡也則
絡脈盛色變其色多青則痛多黑則痺黃赤則熱多白則寒
五色皆見則寒熱也其入客於經也則感虛乃陷下其留於
筋骨之間寒多則筋攣骨痛熱多則筋弛骨消肉爍䐃破毛
直而敗

皮之十二部者十二絡脈之部也皮者脈之部卽絡脈之部也邪之始入於皮也泝然猶洒然意起毫毛開腠理而入於絡脈其入於絡也隧路梗阻衛氣不行則絡脈盛滿色因邪變多青則痛多黑則痺黃赤則熱多白則寒五色皆見則陰陽交爭寒熱互作也其入客於經也則乘虛內入脈乃陷下其留於筋骨之間寒多則筋攣骨痛熱多則筋弛骨消肉爍䐃破毛直而敗其所生病雖異其始不過此條

其終乃淫泆傳變耳

帝曰善夫絡脈之見也其五色各異青黃赤白黑不同其故何也岐伯對曰經有常色而絡無常變也帝曰經之常色何如岐伯曰心赤肺白肝青脾黃腎黑皆亦應其經脈之色也

此皆常色謂之無病帝曰絡之陰陽亦應其經乎岐伯曰陰絡之色應其經陽絡之色變無常隨四時而行也寒多則凝泣凝泣則青黑熱多則淖澤淖澤則黃赤五色具見者謂之寒熱帝曰善

隨四時而行者秋冬寒盛則營血凝泣泣與澀通其色青黑春夏熱盛則營血淖澤其色黃赤也此段王冰分之爲經絡論今正之

經絡論

督脈者起於少腹以下骨中央女子入繫挺孔其孔溺孔之端也其絡循陰器合簒間其男子循莖下至簒與女子等繞簒後別繞臀至少陰與巨陽中絡者合少陰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

督脈者起於少腹以下橫骨之中央女子則入繫於挺孔其孔當溺孔之端也其絡循陰器合於簒間督脈自尾骶以上在脊背者方是經脈此乃其絡脈也前後二陰之間卽任脈之會陰也其男子則循莖下至簒間與女子等繞簒後別繞臀至足少陰經與足巨陽之中絡者合少陰經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足太陽經挾脊貫臀入膕中日中絡者是其挾脊之裏行非外行也足少陰經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合於太陽少陰二經併行自尾骶以上方是督脈之經此督脈之下行前通於任脈者橫骨中央任脈之分也簒間會陰督任衝三脈之所起也

其少腹直上者貫臍中央上貫心入喉上頤環脣上繫兩目之下中央與太陽起於目內眥上額交巔上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髆內挾脊抵腰中入循膂絡腎

督脈起於少腹以下骨中央繞簒後而後行其少腹直上者貫臍中央上貫於心入喉上頤還脣上繫兩目之中央是任脈也任督本一脈以前後而異名耳自兩目中央交於督脈與足太陽經起於目內眥上額顱交巔上入絡於腦還出腦外別行下項循肩髆之內挾脊骨抵腰中入循背膂絡於腎此督脈之自頭項而下行者也

督脈爲病脊强反折督脈生病治督脈

督脈行於身後其爲病脊强而反折督脈生病治督脈治其本經二十八穴詳氣府論

任脈者起於中極之下以上毛際循腹裏上關元至咽喉上頤循面入目

任脈者起於中極之下中極任脈穴名在臍下四寸中極之下謂會陰也在前後二陰間自會陰以上毛際循腹裏上關元任脈穴名在中極上至咽喉上頤循面入目此任脈之經中行而上者也自上文之少腹直上者

脈滿起斜出尻脈絡胸脇支心貫鬲上肩加天突斜下肩交十椎下背胸邪繫陰陽左右如此此段舊誤在氣穴論

任脈之經滿溢而浮起者是任脈之絡也斜出尻脈即督脈前行而上旁絡胸脇支心心旁偏支貫鬲上肩加於天突任脈穴在缺盆骨中斜下肩後行脊背交於十椎之下督脈之中樞也督爲諸陽之綱行於背後任爲諸陰之長行於胸前而任脈之絡左右上行而絡胸脇自肩斜下而交脊背其背胸邪

繫陰陽左右如此不但經脈中行自腹上頭而已此任脈之絡旁行而上者也

任脈爲病男子內結七疝女子帶下瘕聚此生病從少腹上衝心而痛不得前後爲衝疝其女子不孕癃痔遺溺嗌乾其病前後痛濇胸脇痛而不得息不得臥上氣短氣滿痛其病前後痛濇至末舊誤在氣穴論中

任爲諸陰之長陰凝氣滯肝腎寒鬱其爲病男子內結七疝女子帶下瘕聚腎主蟄藏肝主疏泄寒水旺則結爲疝瘕風木旺則流爲帶下無二理也此脈生病從少腹而上衝心而痛不得前後便溺名曰衝疝其女子則不孕女子胎姙以任脈能孕也癃痔遺溺嗌乾木鬱莫泄則爲癃木鬱後陷則爲痔風木陷泄則爲遺溺風木升揚則爲嗌乾總緣任脈之陰盛水寒而木鬱也若男若女其病前後痛澀胸脇疼痛而不得喘息不得匽臥上氣短氣胸滿而痛也

治在骨上甚者在臍下營其上氣有音者治其喉中央在缺盆中者背與心相控而痛所治天突與十椎及上紀上紀者胃脘也下紀者關元也

治在骨上謂毛際中間任脈之曲骨穴也甚者在臍下營臍下之陰交穴也任脈穴其上氣有音者治其喉中央在缺盆骨中者天突穴也任脈穴背與心相控牽也而痛所治天突與十椎及上紀十椎督脈之筋束也以其脈斜下肩交十椎下上紀者胃脘也任脈之中脘也下紀者任脈之關元也背與心相控至末舊

誤在氣穴論

衝脈者起於氣街並少陰之經挾齊上行至胸中而散

衝脈者起於氣街足陽明之動脈也在毛際旁並足少陰之經挾齊兩旁上行至胸中而散

衝脈爲病逆氣裏急其病上衝喉者治其漸漸者上挾頤也

衝脈爲病經氣上衝逆氣而裏急其病氣逆之極上衝咽喉者則治其漸漸者上挾頤也足陽明之大迎也舊本經絡論是皮部論後文王冰分爲兩篇此篇誤在骨空論中詳皮部論十二正經此篇奇經三脈徵之氣府論亦前論十二正經後論奇經三脈則此是經絡論無疑取此篇以補之

氣穴論

黃帝問曰余聞上古聖人論理人形列別藏府端絡經脈會

通六合各從其經氣穴所發各有處名谿谷屬骨皆有所起分部逆從各有條理四時陰陽盡有經紀內外之應皆有表裏其信然乎氣穴三百六十五以應一歲未知其所願卒聞之其信然乎以上舊誤在陰陽應象論

六合十二經脈之合太陰陽明爲一合少陰太陽爲一合厥陰少陽爲一合手足十二經表裏相合是謂六合氣穴脈氣之孔穴屬骨骨節之連屬分部分野之部位外內之應皆有表裏陽外陰內表裏相應也

岐伯稽首再拜對曰窘乎哉問也其非聖帝孰能窮其道焉因請溢意盡言其處帝捧手逡巡而卻曰夫子之開余道也目未見其處耳未聞其數而目以明耳以聰矣岐伯曰此所

謂聖人易語良馬易御也帝曰余非聖人之易語也世言真數開人意今余所訪問者真數發蒙解惑未足以論也然余願夫子溢志盡言其處令解其意請藏之金匱不敢復出

真數至數也

岐伯再拜而起曰臣請言之藏俞五十穴府俞七十二穴水俞五十七穴熱俞五十九穴俞與腧同

藏俞五十穴五藏之脈各有井滎俞經合五穴五五二十五左右各五十穴府俞七十二穴六府之脈各有井滎俞原經合六穴六六三十六左右共七十二穴詳見靈樞本輸水俞五十七穴熱俞五十九穴詳見水熱穴論

項中央一穴瘖門一穴耳中多所聞二穴天窗二穴肩貞二穴眉本二穴天柱二穴大椎上兩傍各一凡二穴背俞二穴中䏚兩傍各五凡十穴委陽二穴

項中央風府一穴瘖門即瘂門一穴皆督脈穴也耳中多所聞即聽宮左右二穴天窗左右二穴肩貞左右二穴皆手太陽經穴也眉本攢竹左右二穴天柱左右二穴大椎上兩傍各一凡二穴王冰注甲乙經孔穴圖經並不載未詳何俞林億新校正大椎上傍無穴大椎下傍穴名大杼背俞王冰注即大杼左右二穴中䏚兩旁各五肺俞心俞肝俞脾俞腎俞左右凡十穴委陽左右二穴皆足太陽經穴也

天突一穴齊一穴關元一穴扶突二穴下關二穴曲牙二穴大迎二穴犢鼻二穴巨虛上下廉四穴

天突一穴齊中神闕一穴關元一穴皆任脈穴也扶突左右二穴手陽明經穴也下關左右二穴曲牙即頰車左右二穴大迎左右二穴犢鼻左右二穴巨虛上下廉上巨虛下巨虛左右四穴皆足陽明經穴也

天牖二穴上關二穴目瞳子浮白二穴枕骨二穴完骨二穴肩解二穴兩髀厭分中二穴分肉二穴

天牖左右二穴手少陽經穴也上關即客主人左右二穴目瞳子髎浮白左右四穴枕骨上竅陰左右二穴完骨左右二穴肩解即肩井左右二穴兩髀厭分中髀樞骨分縫中環跳右右二穴分肉新校正按甲乙經無分肉穴詳處所疑是陽輔在足外踝上左右二穴皆足少陽經穴也

天府二穴膺俞十二穴胸俞十二穴踝上横二穴陰陽蹻四穴

天府左右二穴手太陰經穴也膺俞十二穴雲門中府左右四穴手太陰經穴也周榮胸鄉天谿食竇左右八穴足太陰經穴也胸俞十二穴俞府或中神藏靈墟神封步廊左右十二穴足少陰經穴也踝上横二穴内踝上交信左右二穴足少陰經穴也外踝上跗陽左右二穴足太陽經穴也陰陽蹻四穴陰蹻即照海左右二穴足少陰經穴也陽蹻即申脈左右二穴足太陽經穴也

水俞在諸分熱俞在氣分寒熱俞在兩骸厭中二穴大禁二十五在天府下五寸凡三百六十五穴鍼之所遊行也

水俞在諸陰絡聚水之分水熱穴論凡五十七穴皆藏之陰絡水之所客外側骨厭中陽關左右二穴足少陽經穴也大禁二十五在天府下五寸五里左右二穴手陽明經穴也大禁謂禁刺之穴靈樞玉版篇迎之五里五往而藏之氣盡矣故五五二十五而竭其輸矣傳之後世以爲刺禁故曰大禁二十五凡此三百六十五穴皆鍼之所遊行也舊本頭上五行行五五五二十五穴即熱俞五十九內之穴係水熱穴論文誤衍於此今刪之止得三百三十九穴意者大禁二十五是五藏禁刺之穴各五五五二十五穴非但五里一穴也

帝曰余已知氣穴之處遊鍼之居願聞孫絡谿谷亦有所應乎岐伯曰孫絡三百六十五穴會亦以應一歲以溢奇邪以通營衛營衛稽留氣竭血著衛散營溢外爲發熱內爲少氣疾寫無怠以通營衛見而寫之無問所會內解寫於中者十脈孫絡之脈別經其血盛而當寫者亦三百六十五脈並注於絡傳注十二絡脈非獨十四絡脈也

孫絡絡脈之支分者孫絡三百六十五穴會穴與別經會通故曰穴會經深絡淺悉共此穴非經穴之外又有絡穴也亦以應一歲與三百六十五穴之應歲相同以遊溢外感之奇邪奇邪自此遊溢傳衍以通達本經之營衛若奇邪外感營衛稽留氣竭血著衛散營溢奇邪外客營盈衛阻衛氣不通則上下斷竭鬱發而散越營血不流則經脈痺著瘀蓄而滿溢血著營溢則外爲發熱氣竭衛散則內爲少氣此宜疾寫無怠以通營衛之阻一見奇邪留著而即寫之無問其穴俞之所會在於何經奇邪內解寫於在中之大經者十脈五藏之經左右十脈而孫絡

之脈別經而行其血盛而當寫者與穴數相同亦三百六十五脈孫絡滿則注於大絡傳注十二絡脈之中十二經之大絡絡脈之多以至三百六十五非獨奇經之十四絡脈而已也奇經八脈經脈之絡也任督各一衝帶陽維陰維陽蹻陰蹻左右各二合爲十四絡脈也

帝曰善願聞谿谷之會也岐伯曰谿谷三百六十五穴會亦以應一歲肉之大會爲谷肉之小會爲谿肉分之間谿谷之會以行營衛以會大氣邪溢氣壅營衛不行脈熱肉敗必將爲膿內銷骨髓外破大膕留於節腠必將爲敗積寒留舍營衛不居卷肉縮筋肋肘不得伸內爲骨痺外爲不仁命曰不足大寒留於谿谷也其小痺淫溢循脈往來微鍼所及與法相同

谿谷三百六十五穴會亦以應一歲與三百六十五絡之應歲相同肉之大會爲谷(聚會)肉之小會爲谿肉分之閒(肉䐃分理)谿谷之會以行營衞以會大氣奇邪淫溢經氣壅阻以至營衞閉溋不行蓄積鬱蒸脈熱肉敗必將爲膿內銷骨髓外破大膕若留於節腠之閒必將爲廢敗之證以積寒留舍弗去則營衞格破不居久而肉卷筋縮肋肘不得直伸內爲骨痺外爲不仁(肌肉麻痺)命曰正氣不足此以大寒留於谿谷也其小痺淫溢循脈往來而不深入者則微鍼所及與大痺之法相同也

人有大谷十二分小谿三百五十四名少十二俞此皆衞氣之所留止邪氣之所客也鍼石緣而去之

大谷十二分四支之十二節也(此肉之所大會亦經脈之所大會故曰大谷)小谿三百五十四名十二經之氣穴也少十二俞者除十二經之俞穴也除十二俞外大谷十二小谿三百五十四是谿谷三百六十五穴會以應一歲也(計三百六十六穴中多一穴王冰注四當作三字之訛也)此皆衞氣之所留止邪氣之所客也法用鍼石因而去之去其邪而復其正也(此段舊誤在五藏生成論)

氣府論

足太陽脈氣所發者七十八穴兩眉頭各一入髮至項三寸半傍五相去三寸其浮氣在皮中者凡五行行五五五二十五項中大筋兩傍各一風府兩傍各一挾背以下至尻尾二十一節十五閒各一五藏之俞各五六府之俞各六委中以下至足小指傍各六俞

足太陽自頭走足行身之後其脈氣所發者七十八穴兩眉頭攢竹左右各一入髮(曲差穴)至項三寸半(三乃五之訛此其長不止三寸)兩傍五行相去三寸其浮氣在皮中者凡五行每行五穴其中行爲督脈顖會前頂百會後頂强閒五穴次挾督脈傍行兩行足太陽經五處承光通天絡郤玉枕左右各五穴次挾太陽兩傍二行足少陽經臨泣目窻正營承靈腦空左右各五穴五五共二十五(强閒玉枕腦空穴在項上新校正疑項爲頂字之訛非)項中大筋兩傍天柱二穴風府(督脈穴)兩傍風池二穴(足少陽經穴)挾背以下自大指至尻尾二十一節脊骨十五節閒兩傍各一是太陽之外行也附分魄戶神堂譩譆鬲關

魂門陽綱意舍胃倉肓門志室胞肓秩邊十三穴此中誥孔穴圖經所載者合大椎旁大杼一穴近代銅人圖膏肓一穴共十五穴左右三十穴其太陽之裏行五藏之俞各五肺俞心俞肝俞脾俞腎俞左右十穴六府之俞各六膽俞胃俞三焦俞大腸俞小腸俞膀胱俞左右十二穴委中以下至足小指傍各六俞委中崑崙京骨束骨通谷至陰左右十二穴內除督脈五穴足少陽十二穴共計七十八穴其兼督脈少陽之穴言者以皆太陽之脈氣所會通也

足陽明脈氣所發者六十八穴額顱髮際傍各三面鼽骨空各一大迎之骨空各一人迎各一缺盆外骨空各一膺中骨閒各一挾鳩尾之外當乳下三寸挾胃脘各五挾齊廣三寸

各三下齊二寸挾之各三氣街動脈各一伏菟上各一三里以下分之所在穴空至中指各八俞鼽音求與頄同

足陽明自頭走足行身之前其脈氣所發者六十八穴額顱髮際兩傍各三懸顱陽白足少陽經二穴頭維左右六穴面鼽骨空各一四白左右二穴大迎之骨空各一左右二穴人迎各一左右二穴缺盆外骨空各一天髎左右二穴手少陽經穴膺中骨間各一氣戶庫房屋翳膺窗乳中乳根左右十二穴挾鳩尾之外蔽心骨當乳下三寸挾胃脘各五不容承滿梁門關門太乙左右十穴挾齊旁廣三寸各三滑肉門天樞外陵左右六穴下齊二寸兩傍挾之各三大巨水道歸來左右六穴氣街動脈各一左右二穴伏菟上各一髀

關左右二穴三里以下分之所在穴空至足中指各八俞三里解谿衝陽陷谷內庭厲兌此井滎俞原經合六俞合巨虛上廉巨虛下廉左右十六穴三里以下分之陽明正脈自三里下足跗入中指內間其支者自三里下廉三寸而別入中指外間共六十八穴

足少陽脈氣所發者六十二穴客主人各一兩角上各二耳前角下各一耳前角上各一直目上髮際內各五銳髮下各一耳後陷中各一下關各一耳下牙車之後各一缺盆各一腋下三寸脇下至胠八間各一髀樞中傍各一膝以下至足小指次指各六俞

足少陽自頭走足行身之側其脈氣所發者六十二穴客主人各一左右二穴兩角上各二前角上曲鬢後角上天衝左右四穴耳前角下各一懸釐左右二穴耳前角上各一頷厭左右二穴直目上髮際內各五臨泣目窗正營承靈腦空左右十穴銳髮下各一和髎左右二穴手少陽經穴手足少陽之會耳後陷中各一翳風左右二穴手少陽經穴手足少陽之會下關各一左右二穴足少陽經穴足少陽陽明之會耳下牙車之後各一頰車左右二穴足陽明經穴足少陽陽明之會缺盆各一左右二穴足陽明經穴手足六陽之會腋下三寸脇下至胠八條肋骨之間各一淵腋輒筋天池三穴在腋下三寸天池手厥陰經穴日月章門章門足厥陰經穴天池章門皆足少陽厥陰之會帶脈五樞維道居髎六穴在脇下至胠共左右十八穴髀樞中傍各一環跳左右二穴膝以下至足小指次指各六俞陽陵泉陽輔邱墟臨泣俠谿竅陰左右十二穴共六十二穴

手太陽脈氣所發者三十六穴目內眥各一目外各一鼽骨下各一耳中各一耳郭上各一上天窗四寸各一柱骨上陷者各一巨骨穴各一肩解各一肩解下三寸各一曲掖上骨穴各一肘以下至手小指本各六俞

手太陽自手走頭行於臂外之後其脈氣所發者三十六穴目內眥各一睛明左右二穴足太陽經穴手太陽之會目外各一瞳子髎左右二穴足少陽經穴手太陽之會鼽骨下各一顴髎左右二穴耳中各一聽宮左右二穴耳郭上各一角孫左右二穴手少陽經穴手太陽之會上天窗四寸各一竅陰足少陽經穴在天窗上四寸天窗左右四穴柱骨上陷者各一肩井左右二穴足少陽經穴巨骨穴各一左右二穴手陽明經穴肩解各一秉風左右二穴肩解下

三寸各一天宗左右二穴曲掖上骨穴各一臑俞左右二穴肘以下至手小指本各六俞小海陽谷腕骨後谿前谷少澤左右十二穴共三十六穴

手陽明脈氣所發者二十二穴大迎骨空各一鼻孔外廉項上各二柱骨之會各一髃骨之會各一肘以下至手大指次指本各六俞

手陽明自手走頭行於臂外之前其脈氣所發者二十二穴大迎骨空各一左右二穴足陽明經穴鼻孔外廉項上各二迎香在鼻孔外廉扶突在項上左右四穴柱骨之會各一天鼎左右二穴髃骨之會各一肩髃左右二穴肘以下至手大指次指本各六俞三里陽谿合谷三間二間商陽左右十二穴共二十二穴

手少陽脈氣所發者三十二穴鼽骨下各一角上各一下完骨後各一項中足太陽之前各一挾扶突各一肩貞各一肩貞三寸分間各一肘以下至手小指次指本各六俞

手少陽自手走頭行於臂外之中其脈氣所發者三十二穴鼽骨下各一顴髎左右二穴手太陽經穴手少陽之會眉後各一絲竹空左右二穴角上各一頷厭左右二穴足少陽經穴手少陽之會項中足太陽之前各一風池左右二穴足少陽經穴手少陽之會下完骨後各一天牖左右二穴完骨足少陽經穴挾扶突各一天窻左右二穴手太陽經穴肩貞各一左右二穴手太陽經穴肩貞下三寸分間各一肩髎臑會消濼左右六穴肘以下至手小指次指本小指次指之各六俞天井支溝陽池中渚液門關衝左右十二穴共三十二穴

督脈氣所發者二十八穴面中三髮際後中八項中央二大椎以下凡二十一節至尻尾及傍十五穴脊椎法也

督脈自頭下脊行身之後其脈氣所發者二十八穴面中三穴兌端水溝素髎髮際後中八穴神庭上星顖會前頂百會後頂强間腦戶項中央二穴風府瘂門大椎以下凡二十一節至尻尾及兩傍十五穴陶道身柱神道靈臺至陽筋縮中俞脊中懸樞命門陽關腰俞長强會陽足太陽經穴在尻尾兩旁左右二穴故云尻尾及旁共二十八穴此脊脈之法也

任脈氣所發者二十八穴目下各一齗交一下脣一喉中央二膺中骨陷中各一鳩尾下三寸胃脘五寸胃脘以下至橫骨六寸半一下陰別一腹脈法也

任脈自腹上頭行身之前其脈氣所發者二十八穴目下各一承泣二穴足陽明經穴任脈之會齗交一空穴督脈穴任脈之會下脣一穴承漿喉中央二穴廉泉天突膺中骨陷中各一穴璇璣華蓋紫宮玉堂膻中中庭共六穴鳩尾下三寸胃脘五寸胃脘以下至橫骨六寸半共長十四寸半每寸各一穴鳩尾蔽心骨間巨闕上脘中脘建里下脘水分神闕陰交氣海石門關元中極曲骨共十四穴下陰別一穴會陰督任衝之脈皆起於此穴共二十七穴少一穴此腹脈之法也

衝脈氣所發者三十二穴手少陰各一足少陰舌下各一挾鳩尾外各半寸至齊寸一挾齊下傍各五分至横骨寸一厥陰毛中急脈各一陰陽蹻各一腹脈法也

衝脈挾腹直上行身之前其脈氣所發者三十二穴手少陰陰郄各一左右二穴足少陰舌下廉泉各一左右二穴廉泉任脈穴足少陰之會衝脈並少陰上行故廉泉屬衝脈挾鳩尾外廣各半寸至齊每寸一穴幽門通谷陰都石關商曲肓俞左右十二穴挾齊下傍廣各五分至横骨每寸一穴中注四滿氣穴大赫横骨左右十穴皆足少陰經穴也衝脈並足少陰經上行厥陰毛中急脈各一左右二穴陰陽蹻各一陰蹻足少陰之交信左右二穴陽蹻足太陽之跗陽左右二穴共三十二穴其中手少

陰足厥陰陰陽蹻諸穴皆衝脈之所會也此腹脈之法也

手足諸魚際脈氣所發者凡三百六十五穴也

魚際手太陰寸口穴名手足掌根豐肉皆謂之魚此統言手足諸經也

水熱穴論

黃帝問曰少陰何以主腎腎何以主水岐伯對曰腎者至陰也至陰者盛水也肺者太陰也少陰者冬脈也故其本在腎其末在肺皆積水也

腎為足少陰於五行為癸水少陰何以主腎腎何以主水蓋火為陽水為陰腎者至陰也陰旺則水盛是以至陰者盛水也肺者手太陰秋脈也腎者足少陰冬脈也冬水生於秋金故其本在腎其末在肺皆積水也緣肺金下降而生腎水腎脈貫胸膈入肺中腎水泛濫則自其經脈而浸肺藏皆為積水之區也

帝曰腎何以能聚水而生病岐伯曰腎者胃之關也關門不利故聚水而從其類也上下溢於皮膚故為胕腫胕腫者聚水而生病也

腎所以聚水而生病者以腎者胃之關也蓋水穀入胃脾陽消磨化為霧氣上歸於肺肺主氣肺金清降則化精水精藏於腎水滲於膀胱膀胱通利川瀆注泄則胃無積水而土不傷溼而水之所以下行者肝氣泄之也肝為風木其性疏泄水滿膀胱泄以風木之力故水道流暢而不癃而

風木之生全由水中之陽陽根左旋温升而化乙木故也是胃關之開闔悉憑腎氣腎者胃之關也關門不利故聚水而從其類流於肺部同氣相投也皮膚者肺之所司水自腎藏以類相從上下溢於皮膚經絡壅阻則為胕腫胕腫者聚水泛濫而生病也

帝曰諸水皆生於腎乎岐伯曰腎者牝藏也地氣上者屬於腎而生水液也故曰至陰勇而勞甚則腎汗出腎汗出逢於風內不得入於藏府外不得越於皮膚客於玄府行於皮裏傳為胕腫本之於腎名曰風水所謂玄府者汗空也

牝陰也腎為牝藏位在土下土之溼者水氣之浸潤也故地氣之上騰而生水液者如雲升雨降之義悉屬於腎難經腎主五液自入

爲唾入肝爲淚入心爲汗入脾爲涎入肺爲涕故曰至陰勇而勞甚則腎汗出腎
汗出而逢於風閉其皮毛內不得入於藏府外不得越於
皮膚於是客於玄府行於皮裏浸淫經絡傳爲胕腫其原
本之於腎因爲風邪所閉是以名曰風水所謂玄府者即
汗空也

故水病下爲胕腫大腹上爲喘呼不得臥者標本俱病肺爲
喘呼氣逆不得臥腎爲水腫分爲相輸俱受者水氣之所留
也

腎水泛濫則下爲胕腫大腹肺氣衝逆則上爲喘呼不得
偃臥是標本俱病也喘呼氣逆不得臥者肺之所爲也水
腫者腎之所爲也分爲彼此相輸而上下俱受者總皆水

氣之所留畜也

帝曰水俞五十七處者是何主也岐伯曰腎俞五十七穴積
陰之所聚也水所從出入也尻上五行行五者此腎俞也伏
菟上兩行行五者此腎之街也左右各一行行五者三陰之
所交結於腳也踝上各一行行六者此腎脈之下行也名曰
太衝凡五十七穴者皆藏之陰絡水之所客也

水俞五十七處者是何所主也腎主水故水俞謂之腎俞
腎俞五十七穴乃積陰之所聚水之所從出入也尻上尾骶骨上五行每行五穴中行督脈長強腰俞命門懸樞脊中五
穴次挾督脈兩旁足太陽經之裏行也白環俞中膂俞膀
胱俞小腸俞大腸俞五穴左右同又次挾裏行兩旁足太
陽經之外行也秩邊胞肓志室肓門胃俞五穴左右同此
二十五穴者皆腎氣之所輸泄也伏菟足陽明經穴伏菟
上兩行挾齊上行足少陰經脈也橫骨大赫氣穴四滿中
注五穴左右同此十穴者腎氣之街衢也次外左右二行
足陽明經脈也氣衝歸來水道大巨五陵五穴左右同此
十穴者三陰之所交會而結於腳者也太鍾照海復溜交
信築賓陰谷六穴左右同此十二穴者腎脈之下行者也
名曰太衝以與衝脈同行是衝脈之原故曰太衝非厥陰之太衝也凡此五十七穴者
皆藏脈之陰絡所通水之所客也

帝曰夫子言治熱病五十九俞余論其意未能領別其處願
聞其處因聞其意岐伯曰頭上五行行五者以越諸陽之熱

逆也大杼膺俞缺盆背俞此八者以寫胸中之熱也氣街三
里巨虛上下廉此八者以寫胃中之熱也雲門髃骨委中髓
空此八者以寫四支之熱也五藏俞旁五此十者以寫五藏
之熱也凡此五十九穴皆熱之左右也

領別領會而分別也頭上五行每行五穴中行督脈上星
顖會前頂百會後頂五穴次挾督脈兩旁足太陽經脈也
五處承光通天絡卻玉枕五穴左右同次挾太陽兩旁足
少陽經脈也臨泣目窗正營承靈腦空五穴左右同此二
十五穴者以散越諸陽熱氣之上逆也足之三陽自頭走足熱病表閉經鬱則三陽上逆頭上發熱大杼足太陽經穴膺俞手太陰經穴王冰注名中府
缺盆足陽明經穴背俞足太陽經穴王冰注即風門熱府俞孔穴圖經雖不名

之既曰風門熱府即治熱之背俞也按王冰刺瘧及氣穴論注並以背俞爲大杼此云即風門熱府其說殊無定準
左右各一 此八穴者以寫胸中之熱也 八穴皆在胸背之間 氣街三
里巨虛上下廉皆足陽明經穴左右各一 此八穴者以寫
胃中之熱也雲門手太陰經穴髃骨手陽明經穴 即肩髃 委
中足太陽經穴髓空督脈穴 即腰俞 左右各一 此八穴者以
寫四支之熱也 王冰注引中誥孔穴圖經云腰俞一名髓空按腰俞是中行督脈內之一穴不在左右如此止有七穴其說似未確也 五藏俞旁五足太陽經穴藏俞在挾脊
第一行藏俞旁五穴在挾脊第二行魄戸神堂魂門意舍
志室五穴左右同此十穴者以寫五藏之熱也凡此五十
九穴者皆熱病左右所輸泄之處也 此謂熱病五十九刺
所謂三里者下膝三寸也巨虛者蹻足䯒獨陷者下廉者陷

下者也所謂跗上者舉膝分易見也 此段舊誤在鍼解篇
三里者下膝三寸是其穴也三里之下是謂巨虛巨虛者
蹻上 陽蹻發於太陽之申脈循外踝上行 足䯒獨陷者䯒外兩筋之間也此
巨虛之上廉是謂上巨虛巨虛下廉爲下巨虛下廉者上
巨虛之下爲條口條口之下陷下者也 以上皆足陽明經穴 所謂跗
上者 長刺節論足陽明跗上動脈灸之 與膝分以下鼓動應手甚易見也
即足陽明之衝陽穴

骨空論

黃帝問曰余聞風者百病之始也以鍼治之奈何岐伯對曰
風從外入令人振寒汗出頭痛身重惡寒治在風府調其陰
陽不足則補有餘則寫
風性疏泄皮毛不斂是以汗出汗出則表疏而惡寒也
大風頸項痛刺風府風府在上椎
風府督脈穴在項後大椎上入髮際一寸上椎者大椎上
項骨三節也
大風汗出灸譩譆譩譆在背下挾脊傍三寸所厭之令病者
呼譩譆譩譆應手 厭與壓同
譩譆足太陽經穴挾脊傍橫廣三寸所神堂之下以手厭
之令病者自呼譩譆則譩譆之穴應手而動也
從風憎風刺眉頭失枕在肩上橫骨間折使揄臂齊肘正灸
脊中
從風憎風病從風起是以憎風眉頭足太陽攢竹穴也肩

上橫骨足陽明缺盆穴也橫骨與頸骨相連故刺缺盆項
骨與脊骨相連又折使舒臂 折折衷也揄舒也 齊其肘所正灸脊
中其處當十六椎下督脈之陽關也
眇絡季脇引少腹而痛脹刺譩譆腰痛不可以轉搖急引陰
卵刺八髎與痛上八髎在腰骨分間 眇音秒
眇肋骨下白眇中 眇末也脇骨盡處也 肝脈循脇眇絡季脇引少腹
而痛脹風木鬱陷也八髎上髎次髎中髎下髎足太陽左
右八穴在腰下尻上骨肉分際之間肝木生於腎水脈循
陰器而入少腹上行兩脇腰痛不可以轉搖急引陰卵者
木陷於水 腎主水位在腰 筋急而囊縮也刺八髎與痛上泄寒水
以達風木也

鼠瘻寒熱還刺寒府寒府在附膝外解營取膝上外者使之拜取足心者使之跪

寒府寒氣聚會之所膝解見下文骨節斷解之處也營窟也其地當足少陽之陽關足少陽之脈自頭走足下頸入缺盆由胸脇而行膝外膝膕者機關之室寒溼流注之壅寒阻經絡少陽上逆頭脈擁腫結爲瘰癧瘰癧潰爛經脈穿漏是謂鼠瘻少陽甲木化氣相火外爲風寒閉束內絕下行之道經脈鬱遏故生寒熱陰閉則寒陽發則熱刺膝外寒府內泄寒邪外散風淫少陽下達則鼠瘻平矣凡取膝上以外諸穴則使之拜拜卽穴開也取足心以內諸穴則使之跪跪卽穴露也

蹇膝伸不屈治其楗坐而膝痛治其機坐而膝痛如物隱者治其關立而膝解治其骸關膝痛痛及拇指治其膕膝痛不可屈伸治其背內連䯒若折治陽明中俞髎若別治巨陽少陰滎淫濼脛痠不能久立治少陽之維在外踝上五寸濼音鹿

蹇膝伸不屈膝痛屈伸蹇難也楗關楗也穴當足陽明髀關諸穴坐而膝痛筋脈短也機機關也穴當少陽之環跳坐而膝痛如物隱者如有物隱於其中也關機關也地當膝外骨解之間立而膝解關節斷解也骸關穴當足少陽之陽關膝痛痛及拇指筋脈縮急而相引也拇指大指膕膝後也穴當足太陽之委中足太陰厥陰皆起大指刺膝委中以泄肝脾之寒溼也痛不可屈伸治其背內穴當足太陽之大杼膝痛緣寒溼下傷刺大杼者泄寒水以去寒溼也膝痛連䯒骨若折治陽明中俞髎足陽明之三里也若別治則鍼巨陽少陰之滎穴巨陽之滎通谷也少陰之滎然谷也淫濼精滿淫溢也脛痠脛骨痠軟也淫濼脛痠不能久立靈樞本神所謂精傷則骨痠痿軟厥精時自下也治少陽之維在外踝上五寸足少陽之光明也靈樞經脈足少陽之別名曰光明下絡足跗是少陽之絡脈也

頭橫骨爲枕輔骨上橫骨下爲楗挾髖爲機膝解爲骸關挾膝之骨爲連骸骸下爲輔輔上爲膕膕上爲關

頭後橫骨爲枕骨輔膝骨之上毛際橫骨之下股中大骨爲楗股上之關楗也尻臀大骨曰髖挾髖骨兩旁下接楗骨之骨爲機股足運轉之樞機也膝骨節解之處爲骸關

骸骨之關節也挾膝之骨爲連骸連接骸關之骨也骸下爲輔輔膝骨也輔上爲膕膝後曲折之中也膕上爲關股脛之關節也

髓空在腦後五分顱際銳骨之下一在齗基下一在項後中復骨下數髓空在面挾鼻或骨空在口下當兩肩兩髆骨空在髆中之陽臂骨空在臂陽去踝四寸兩骨空之間脊骨上空在風府上脊骨下空在尻骨下尻骨空在髀骨之後相去四寸股際骨空在毛中動下股骨上空在股陽出上膝四寸䯒骨空在輔骨之上端扁骨有滲理湊無髓空易髓無孔

髓空骨髓之空穴也腦後五分顱際銳骨之下督脈之風府也齗基下中誥圖經名下頤任督交會之所也項後中

復伏同骨下督脈之瘂門也數髓空在面挾鼻骨空數處手陽明之迎香足陽明之承泣手太陽之顴髎其穴不一皆在面上而挾鼻旁也在口下當兩肩足陽明之大迎也髆肩髆髆中之陽手陽明之肩髃也臂陽臂外去踝四寸兩骨空之間手少陽之三陽絡也風府上督脈之腦戶也尻骨下督脈之長强也髀骨之上相去四寸尻骨兩旁足太陽之八髎也毛中動下足太陰之衝門也股陽股外出上膝四寸足陽明之伏菟也輔骨之上端足陽明之犢鼻也扁骨骨之扁者如肋骨之類有津液滲灌之湊理也而無髓空以其內無髓也易其骨髓易變也言易有爲無是以無孔也

素問懸解卷四終

陽湖錢增祺校字

素問懸解卷五

昌邑黃元御解

風論

黃帝問曰風之傷人也或爲寒熱或爲熱中或爲寒中或爲癘風或爲偏枯或爲風也其病各異其名不同或內至五藏六府不知其解願聞其說

問義詳下文

岐伯對曰風氣藏於皮膚之閒內不得通外不得泄風者善行而數變腠理開則洒然寒閉則熱而悶其寒也則衰飲食其熱也則消肌肉使人怢慄而不能食名曰寒熱

風氣藏於皮膚之閒泄其衛氣衛氣愈泄而愈斂故內不得通外不得泄風以疏泄爲性善行而數變有時風強而衛不能斂腠理開則洒然寒有時衛強而風不能泄皮毛閉則熱而悶其寒也則飲食衰減其熱也則肌肉消爍使人怢慄戰搖而不能食名曰寒熱此或爲寒熱之義也

風氣與陽明入胃循脈而上至目內眥其人肥則風氣不得外泄爲熱中而目黃人瘦則外泄而寒爲寒中而泣出

陽明行身之前起於承泣穴在目下風氣與陽明之經俱入循脈而上至目內眥陽明胃脈入胃者入胃之經非入胃府故循脈上行其人肥則腠理緻密風氣不得外泄鬱其經府之陽爲熱中而目黃木主五色入土爲黃陽明戊土爲風邪所閉風木鬱遏於溼土之中肝竅於目是以目黃人瘦則皮毛疏豁風氣外泄亡其經府之陽爲寒中而泣出腎主五液入肝爲淚風木

升泄是以泣出此或爲熱中或爲寒中之義也

風氣與太陽俱入行諸脈俞散於分肉之間與衛氣相干其道不利故使肌肉膹䐜而有瘍衛氣有所凝而不行故其肉有不仁也風寒客於脈而不去名曰癘風或名曰寒熱癘者由營氣熱胕其氣不清故使其鼻柱壞而色敗皮膚瘍潰胕與腐同

太陽行身之後起於睛明穴在目內眥風氣與太陽俱入行諸脈俞藏府諸俞散於分肉之間與衛氣干䂶其道路不通利衛氣梗阻故使肌肉膹鬱䐜脹而發瘡瘍衛氣有所凝滯而不行無以充養肌肉故其肉有不仁也麻木不知痛癢風寒客於經脈而不去瘡癘叢生名曰癘風或名曰寒熱癘者

由衛氣壅阻營血熱腐其脈氣不清故使其鼻柱壞而顏色敗皮膚瘍潰肺主衛氣開竅於鼻衛阻肺病故鼻柱壞血主華色營血熱腐故色敗也仲景脈法風氣相搏必成隱疹身體爲癢癢者名泄風久久爲痂癩即此理此或爲癘風之義也

風中五藏六府之俞亦爲藏府之風各入其門戶所中則爲偏風

五藏六府之俞皆在太陽之經風與太陽俱入中於五藏六府之俞隨俞穴而入藏府亦爲藏府之風此或內至五藏六府之義也不入藏府隨穴俞而各入其左右經脈之門戶所中則筋膜卷縮而爲偏風此或爲偏枯之義也

風氣循風府而上則爲腦風風入係頭則爲目風眼寒新沐中風則爲首風入房汗出中風則爲內風飲酒中風則爲漏風久風入中則爲腸風飧泄外在腠理則爲泄風

風府督脈之穴在項後風氣隨風府而上入於腦內則爲腦風風入係戀頭目則爲目風眼寒眼流冷淚新沐沐髮中風則爲首風入房汗出中風裏氣方虛則爲內風飲酒中風汗液漏泄則爲漏風久風入中耗其肝血風木陷衝則爲腸風飧泄若不入中而外在腠理肌表疏泄則爲泄風此或爲風也之義也或爲風也爲諸風也指腦風以下言

首風之狀頭面多汗惡風當先風一日則病甚頭痛不可以出內至其風日則病少愈

首風之狀風泄於上頭面多汗惡風風在頭上遏其陽氣

當先其風發之一日則病甚頭痛不可以出內室至其風發之日表氣疏泄則病少愈也

漏風之狀或多汗常不可單衣食則汗出甚則身汗喘息惡風衣常濡口乾善渴不能勞事

漏風之狀皮毛蒸泄常不可單衣身體煩熱故也食則汗出甚則身汗喘息表泄惡風衣服常濡口乾善渴不能勞事也

泄風之狀上漬多汗汗出泄衣上口中乾身體盡痛則寒其風不能勞事

泄風之狀上焦漬溼多汗汗出泄於衣上口中乾燥身體盡痛汗多陽亡則寒其風不能勞事也

故風者百病之長也至其變化乃爲他病也無常方然致有

風氣也
內外感傷皆由風閉皮毛鬱其裏氣而成故風者百病之長也其先不過感冒而人之本氣百變不同至其變化乃各因人之本氣損傷而爲他病也無有常方然致有諸色
風氣也
帝曰五藏風之形狀不同者何願聞其診及其病能岐伯曰以春甲乙傷於風者爲肝風以夏丙丁傷於風者爲心風以季夏戊己傷於邪者爲脾風以秋庚辛中於邪者爲肺風以冬壬癸中於邪者爲腎風
五藏各以自王之日傷於風邪者藏氣虛而皮毛疏也
肝風之狀多汗惡風善悲色微蒼嗌乾善怒時憎女子診在

目下其色青
肝以風木而主疏泄故多汗惡風肺主悲木病而金刑之肺氣旺故善悲蒼木色也肝脈循喉嚨入頏顙風動津耗故嗌乾肝氣不舒則善怒肝主筋宗筋痿廢故時憎女子肝竅於目故診在目下肝病者皆青（靈樞五閱五使語）故其色青也
心風之狀多汗惡風焦絕善怒嚇赤色病甚則言不可快診在口其色赤
心爲君火性亦疏泄故多汗惡風心主喜病則心神不暢故焦絕而善怒嚇赤火色也難經心色赤其聲言故病甚則言不可快心竅於舌故診在口其色赤也

脾風之狀多汗惡風身體怠墮四支不欲動色薄微黃不嗜食診在鼻上其色黃
脾爲溼土溼蒸竅泄故多汗惡風土氣困乏故身體怠墮脾主四支故四支不欲動黃土色也脾主五味故病則不嗜食鼻在面部之中其位應土故診在鼻上其色黃也
肺風之狀多汗惡風色皏然白短氣時欬晝日則差暮則甚診在眉上其色白
肺主收斂收斂失政故多汗惡風白金色也（皏白色）肺氣上逆故短氣時欬日暮肺金不降氣道愈阻故晝差暮甚眉上闕庭之部外司肺候故診在眉上其色白也
腎風之狀多汗惡風面痝然浮腫脊痛不能正立其色炲隱

曲不利診在肌上其色黑
腎主蟄藏蟄藏失政故多汗惡風水浸頭面故痝然浮腫（腹中論病腎風者面胕痝然）腎脈貫脊經鬱故脊痛不能正立炲水色也腎開竅於二陰隱曲前陰也不利不通利也脾主肌肉水邪侮土故診在肌上其色黑也
胃風之狀頸多汗惡風鬲塞不通食飲不下腹善滿失衣則䐜脹食寒則泄診形瘦而腹大
胃脈下人迎入缺盆胃氣上逆溼熱鬱蒸故頸上多汗惡風藏府諸風皆多汗惡風者風性疏泄竅開而表虛也胃土上逆濁氣升塡故胸膈閉塞飲食不下也胃府瘀濁故善脹滿失衣則風乘表虛侵襲皮毛鬱其府氣故作䐜脹

食寒不消故生泄利胃主肌肉濁氣堙塞飲食不化莫能
生長肌肉故其診形瘦而腹大也

帝曰勞風爲病何如岐伯曰勞風法在肺下其爲病也使人强上冥視唾出若涕惡風而振寒此爲勞風之病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以救俛仰巨陽引精者三日中年者五日不精者七日欬出青黄涕其狀如膿大如彈丸從口中若鼻中出不出則傷肺肺傷則死也帝曰善此段舊誤在評熱病論

勞風者勞傷而感風邪者也勞風法在肺下肺主皮毛感則皮毛閉束鬱其肺氣肺氣壅阻故生嚏噴欬喘之證而勞風之原則法在肺下肺下者胃也緣勞傷中氣胃土上逆肺無降路而再感風邪閉其皮毛又復不得外泄鬱遏

衝逆是以病也其爲病也使人項背强上雙目冥視唾出於口膠粘若涕惡風而振寒此爲勞風之病治法以救其俛仰爲主以其氣逆而不降則其身仰而莫俛調其氣道升降復舊則俛仰如常矣蓋肺金清降霧氣化水注於膀胱水道通利則肺氣不鬱法在膀胱通利巨陽引精而已而巨陽引精之權全在陽明胃土下行肺有降路則氣化水生下注水府而川瀆流通肺鬱清徹矣陽明右降巨陽引精者三日而病已中年胃弱降令稍遲者五日末年胃衰降令再遲者七日肺鬱悉下氣道清通欬出青黃濁涕其狀如膿大如彈丸從口中若鼻中出則升降復而俛仰平其病全瘳不出則肺鬱不下痞塞蒸腐而傷肺藏肺傷則死也化生肺癰之類

痺論

黄帝問曰痺之安生岐伯對曰風寒溼三氣雜至合而爲痺也其風氣勝者爲行痺寒氣勝者爲痛痺溼氣勝者爲著痺也

風寒溼三氣雜至合爲痺證痺者閉塞不通也風性動宕故風氣勝者爲行痺寒性凝濇故寒氣勝者爲痛痺溼性粘滯故溼氣勝者爲著痺著者留而不去也

帝曰其有五者何也岐伯曰以春遇此者爲筋痺以夏遇此者爲脈痺以至陰遇此者爲肌痺以秋遇此者爲皮痺以冬遇此者爲骨痺

長夏爲至陰此五痺之由來也

帝曰內舍五藏六府何氣使然岐伯曰五藏各有合病久而不去者內舍於其合也故筋痺不已復感於邪內舍於肝脈痺不已復感於邪內舍於心肌痺不已復感於邪內舍於脾皮痺不已復感於邪內舍於肺骨痺不已復感於邪內舍於腎所謂痺者各以其時重感於風寒溼之氣也

五藏各有所合肝合筋心合脈脾合肉肺合皮腎合骨病久而不去者重感於邪鬱其藏氣則內舍於其所合而入五藏也

陰氣者靜則神藏躁則消亡淫氣乏竭痺聚在肝淫氣憂思痺聚在心淫氣肌絕痺聚在脾淫氣喘息痺聚在肺淫氣遺

溺痺聚在腎諸痺不已亦益內也
五藏陰也陰氣者靜則五神內藏躁則消亡而不藏痺在皮脈肉筋骨久而不去復感於邪鬱其藏氣則從其所合而入五藏而邪之所湊其氣必虛非內傷五藏裏氣虛損先有受邪之隙邪不遽入也是以淫氣乏竭筋力疲極則痺聚於肝淫氣憂思神明勞悴則痺聚在心淫氣肌絕肌肉消減則痺聚在脾淫氣喘息宗氣虧損則痺聚在肺淫氣遺溺腎精亡泄則痺聚在腎諸痺之在皮脈肉筋骨者久而不已乘其淫氣內傷亦益內入五藏也淫氣者氣之過用而至淫泆者也

凡痺之客五藏者肝痺者夜臥則驚多飲數小便上爲引如

懷
肝主筋夜臥則血歸於肝血舍魂肝病而魂不守舍故夜臥則驚肝爲風木風動津耗則爲消渴仲景傷寒金匱厥陰之爲病消渴是以多飲木主疏泄水道故數小便肝脈抵小腹挾胃上貫鬲布脇肋肝病剋脾脾氣脹滿上引脇肋如懷胎娠也

心痺者脈不通煩則心下鼓暴上氣而喘嗌乾善噫厥氣上則恐
心主脈心痺故脈不通心氣不降則煩生煩則濁氣上逆心下鼓鬱火炎金傷肺失收降之令暴上氣而喘火炎津枯則嗌乾濁氣不降則善噫火上熱而水下寒腎主恐寒水上淩火負水勝則恐生也

脾痺者四支解墮發欬嘔汁上爲大塞
脾主四支脾痺則土氣困乏四支解墮脾爲溼土溼旺胃逆肺氣不降故發欬嘔汁上爲大塞也

肺痺者煩滿喘而嘔
肺主宗氣而性降斂胃逆肺阻故胸膈煩滿喘促而嘔吐也

腎痺者善脹尻以代踵脊以代頭尻邱刀切考平聲
水寒土溼木氣不達則生脹滿故腎痺者善脹腎脈入跟中上踹內貫脊入肺腎痺則筋脈攣縮足卷而不伸故尻以代踵尻尾骶骨身傴而不仰故脊以代頭也

腸痺者數飲而出不得中氣喘急時發飧泄

大腸爲燥金小腸爲丙火二腸痺塞燥熱鬱發故數飲而不得下行積水阻礙中氣脹滿鳴喘鬭爭莫有去路鬱極而發下衝魄門則時爲飧泄也

胞痺者少腹膀胱按之內痛若沃以湯澀於小便上爲清涕
胞即膀胱也胞痺則膀胱不通乙木失其疏泄之令鬱陷而生下熱故按之內痛若沃以熱湯澀於小便水道不通則肺氣莫降淫泆而化清涕逆流鼻竅也

帝曰其客於六府者何也岐伯曰此亦其飲食居處爲其病本也飲食自倍腸胃乃傷六府亦各有俞風寒溼氣中其俞而食飲應之循俞而入各舍其府也
腸痺胞痺是六府之痺也其舍於六府者此亦其食飲居

處調攝不謹爲其病本也飲食自倍不能消腐脹滿泄利腸胃乃傷六府亦各有俞穴風寒溼氣中其俞穴而飲食所傷應之於內則風寒溼循俞而入各舍其府也

帝曰以鍼治之奈何岐伯曰五藏有俞六府有合循脈之分各有所發各隨其過則病瘳也

手足經脈所起五藏有俞六府有合（五藏之脈五俞井滎俞經合也六府之脈六俞井滎腧原經合也）循脈之分部各有氣穴所發各隨其過而刺之泄其經邪則病瘳也

帝曰營衛之氣亦令人痺乎岐伯曰營者水穀之精氣也和調於五藏灑陳於六府乃能入於脈也故循脈上下貫五藏絡六府也

營者水穀之精氣所化也精氣游溢和調於五藏之中灑陳於六府之內乃能入於經脈而化營血也營行脈中故循脈上下貫五藏而絡六府也

故人臥血歸於肝肝受血而能視足受血而能步掌受血而能握指受血而能攝臥出而風吹之血凝於膚者爲痺凝於脈者爲泣凝於足者爲厥此三者血行而不得反其空故爲痺厥也（此段舊誤在五藏生成論）

營行於脈而統於肝故人臥血歸於肝肝藏血血舍魂魂化神魂神者陽氣之虛靈者也而總皆血中溫氣所化魂神發露則生光明是以肝受血而能視推之足行手持悉由神氣所發故使足受血而能步履掌受血而能卷握指受血而能攝取人於夜臥衣被溫煖營血淖澤出於臥內而清風吹之則營血凝瘀血凝於膚者爲痺凝於脈者爲泣（泣與澀通此即脈痺也）凝於足者爲厥此三者營血正行爲風所閉壅阻結滯而不得反其經絡（空脈道也）故爲痺厥也

衛者水穀之悍氣也其氣慓疾滑利不能入於脈也故循皮膚之中分肉之間熏於肓膜散於胸腹逆其氣則病從其氣則愈不與風寒溼氣合故不爲痺

衛者水穀之悍氣所化也其氣慓疾滑利不能入於經脈之中也故行於脈外循乎皮膚之中分肉之間熏於肓膜（肓者膜理空隙之處也刺禁論鬲肓之上中有父母是鬲上之肓也病能論其氣溢於大腸而著於肓肓之原在臍下是鬲下之肓也靈樞脹論陷於肉肓而中氣穴是諸經隧之肓也膜者肓以外之筋膜也）散於胸腹

（肺主衛宗氣在胸衛之根本胸腹者宗氣之所降即衛氣偏盛之所也）逆其氣則病生從其氣則人愈不與風寒溼氣相合故不爲痺也

帝曰痺其時有死者或疼久者或易已者其故何也岐伯曰其入藏者死其留連筋骨間者疼久其留皮膚間者易已其風氣勝者其人易已也

入藏者神氣消亡故死留連筋骨間者氣血凝澀故疼久留於皮膚間者經藏無傷故易已風氣勝者行而不著驅之則去故其人易已也

帝曰善痺或痛或不痛或不仁或寒或熱或燥或溼其故何也岐伯曰痛者寒氣多也有寒故痛也其不痛不仁者病久入深營衛之行澀經絡時疏故不痛皮膚不營故爲不仁其

寒者陽氣少陰氣多與病相益故寒也其熱者陽氣多陰氣
少病氣勝陽遭陰故爲熱其多汗而濡者此其逢溼甚也陽
氣少陰氣盛兩氣相感故汗出而濡也

痛者寒氣偏多血脈凝澀故衛阻而痛生也其不痛不仁
者病久入深經脈不利營衛之行濇經絡時常空疏故不
痛皮膚不得營養故不仁其寒者素稟陽氣少陰氣多陰
氣與病邪相益故寒也其熱者素稟陽氣多陰氣少而病
氣外勝陽遭陰束愈鬱愈旺故熱也其多汗而濡者此其
逢外溼偏甚也素稟陽氣少陰氣盛原有內溼而再逢外
溼兩氣相感故汗出而濡也

帝曰夫痺之爲病不痛何也岐伯曰痺在於骨則重在於筋

則屈不伸在於脈則血凝而不流在於肉則不仁在於皮則
寒故具此五者則不痛也凡痺之類逢寒則急逢熱則縱帝
曰善

痺之爲病應當痛也而不痛者以其在於骨則骨重在於
筋則筋屈在於脈則血凝泣於肉則肉苛在於皮則皮寒
具此五者故不痛也凡痺之類逢寒則急急則痛逢熱則
縱縱則不痛其不痛者筋脈鬆和而舒緩也

痿論

黃帝問曰五藏使人痿何也岐伯對曰肺主身之皮毛心主
身之血脈肝主身之筋膜脾主身之肌肉腎主身之骨髓故
肺熱葉焦則皮毛虛弱急薄著則生痿躄也

肺主氣而化津皮毛血脈筋膜肌肉骨髓分主於五藏而
皆肺氣肺津之所充灌也故肺熱葉焦不能滋潤皮毛則
皮毛虛弱急薄由皮毛而內推之筋脈骨肉皆失榮養著
於何處則生痿躄之疾也

心氣熱則下脈厥而上上則下脈虛虛則生脈痿樞折脛縱
而不任地也

心氣熱則君火上炎下脈厥逆而上上則下脈陽虛虛則
生脈痿之疾脈痿則樞紐斷折足脛縱緩而不能任地也

肝氣熱則膽泄口苦筋膜乾筋膜乾則筋急而攣發爲筋痿

肝膽表裏肝氣熱則相火上炎膽泄口苦筋膜枯乾乾則
筋膜急攣發爲筋痿也

脾氣熱則胃乾而渴肌肉不仁發爲肉痿

脾胃表裏脾氣熱則金土枯燥胃乾而渴（胃從陽明燥金化氣）肌肉
不仁發爲肉痿也

腎氣熱則腰脊不舉骨枯而髓減發爲骨痿

腎脈貫脊腰者腎之府也腎氣熱則腰脊不舉骨枯而髓
減發爲骨痿

帝曰何以得之岐伯曰肺者藏之長也心之蓋也有所失亡
所求不得則發肺鳴鳴則肺熱葉焦故曰五藏因肺熱葉焦
發爲痿躄此之謂也

五藏皆受氣於肺肺者五藏之長心之華蓋也有所失亡
而不存或有所營求而不得則心急火炎氣喘而肺鳴鳴

則肺熱葉焦故曰五藏因肺熱葉焦發爲痿躄此之謂也

緣肺金枯燥不能化氣生津灌漑五藏是以成痿耳

悲哀太甚則胞絡絶胞絡絶則陽氣內動發則心下崩數溲血也故本病曰大經空虛發爲肌痺傳爲脈痿

心爲丁火膀胱爲壬水本相合也合則膀胱之胞爰有絡脈通於心中是謂胞絡心主喜悲哀太甚傷其心神丁壬不交則胞絡絶矣心主脈脈舍血血藏於肝火之熱者木之温氣所化故心火生於肝木而肝木實生於壬水水生而化木是陰升而化陽也陰升而化陽故血隨木升行於脈中而不下泄胞絡既絶丁壬不交則木鬱而陽陷故陽氣內動鬱動不已陷衝前竅在女子則爲血崩在男子則

爲溺血是以病發則心下崩決數溲血也蓋脈者血之隄防木陷血積泄於溺孔是卽河水衝決隄防崩潰之義也而崩潰之原則在心下以心主脈也故謂之心下崩本病古書營血陷亡故大經空虛血亡則肌肉失養麻痺不仁經絡壅阻傳爲脈痿也

思想無窮所願不得意淫於外入房太甚宗筋弛縱發爲筋痿及爲白淫故下經曰筋痿者生於肝使內也

思想無窮而所願不得意思淫泆於外則相火升泄陽根不密加以入房太甚泄其腎氣水寒木萎宗筋弛縱發爲筋痿及爲白淫白淫者白物淫衍流溢而下卽男女帶濁之疾也下經古書肝使內者色過而肝傷也

有漸於溼以水爲事若有所留居處相溼肌肉濡漬痺而不仁發爲肉痿故下經曰肉痿者得之溼地也

漸習染也有漸於溼以水爲事若水有所留居處溼潤人感其氣傳染於身則肌肉濡漬痺而不仁發爲肉痿肉痿者得之溼地之外淫也

有所遠行勞倦逢大熱而渴渴則陽氣內伐內伐則熱舍於腎腎者水藏也今水不勝火則骨枯而髓虛故足不任身發爲骨痿故下經曰骨痿者生於大熱也

有所遠行勞倦逢大熱而燥渴渴則陽氣燔蒸而內伐內伐則熱氣舍於腎部腎者水藏也其主骨髓今水不勝火則骨枯而髓虛故足輭不能任身發爲骨痿骨痿者生於

大熱之內爍也

帝曰何以別之岐伯曰肺熱者色白而毛敗心熱者色赤而絡脈溢肝熱者色蒼而爪枯脾熱者色黃而肉蠕動腎熱者色黑而齒槁

肺主皮毛其色白肺熱者色白而毛敗心主脈其色赤心熱者色赤而絡脈溢絡脈經脈之浮者也肝主筋其色蒼肝熱者色蒼而爪枯爪者筋之餘也脾主肉其色黃脾熱者色黃而肉蠕動蠕動蟲動貌也腎主骨其色黑腎熱者色黑而齒槁齒者骨之餘也

帝曰如夫子言可矣論言治痿者獨取陽明何也岐伯曰陽明者五藏六府之海主潤宗筋宗筋主束骨而利機關也衝

脈者經脈之海也主滲灌谿谷與陽明合於宗筋陰陽總宗
筋之會會於氣街而陽明爲之長皆屬於帶脈而絡於督脈
陽明虛則宗筋縱帶脈不引故足痿不用也
陽明者藏府之海主滋潤宗筋宗筋諸筋之總也諸筋者
皆屬於節(五藏生成論語)骨節聯屬則機關便捷故宗筋主束骨
而利機關也衝脈者經脈之海主滲灌谿谷(氣穴論肉之大會爲谷肉之小會爲谿)與陽明合於宗筋陰陽之脈總宗筋之會(足陽明少陽太陰少陰厥陰衝任督蹻九脈皆會於前陰)會於陽明之氣街(陽明動脈在股腹之交)而陽
明爲之長皆屬於帶脈(帶脈環腰如帶總屬諸脈者)而絡於督脈(督脈在背諸脈之綱)陽明虛則宗筋縱緩帶脈不能收引諸筋鬆懈故足
痿不用也

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各補其榮而通其俞調其虛實和其
逆順筋脈骨肉各以其時受氣則病已矣帝曰善
五藏之脈五俞曰井滎俞經合六府之脈六俞曰井滎腧
原經合諸經之所溜爲滎所注爲俞治痿雖獨取陽明而
脈肉筋骨各有所主如脈痿則兼治手少陰肉痿則兼治
足太陰筋痿則兼治足厥陰骨痿則兼治足少陰各補其
滎穴以滋經陰通其俞穴以泄經熱調其虛實使陽不偏
實陰不偏虛和其逆順使陽氣順降陰氣逆升筋脈骨肉
各以其自王之時受氣則病已矣

厥論

黃帝問曰厥之寒熱者何也岐伯對曰陽氣衰於下則爲寒
厥陰氣衰於下則爲熱厥
陽氣衰於下則陰盛而生寒故爲寒厥陰氣衰於下則陽
盛而生熱故爲熱厥
帝曰熱厥之爲熱也必起於足下者何也岐伯曰陽氣起於
足五指之表陰脈者集於足下而聚於足心故陽氣勝則足
下熱也
陽氣起於足五指之表陰脈集於足下而聚於足心陰敗
陽勝則陽侵陰位而足下熱也
帝曰寒厥之爲寒也必從五指而上於膝者何也岐伯曰陰
氣起於足五指之裏陽脈者集於膝下而聚於膝上故陰氣
勝則從五指至膝上寒其寒也不從外皆從內也

陰氣起於足五指之裏陽脈集於膝下而聚於膝上陽敗
陰勝則陰奪陽位從五指而至膝上寒也其寒也不從外
來皆從內生也
帝曰寒厥何失而然也岐伯曰前陰者宗筋之所聚太陰陽
明之所合也春夏則陽氣多而陰氣少秋冬則陰氣盛而陽
氣衰此人者質壯以秋冬奪於所用精氣溢下下氣上爭不
能復邪氣因從之而上也氣因於中陽氣衰不能滲營其經
絡陽氣日損陰氣獨在故手足爲之寒也
太陰陽明同主四支前陰者宗筋之所聚太陰陽明之所
會合也春夏則陽氣多而陰氣少太陰不及陽明之多者
陽升而陰降也秋冬則陰氣盛而陽氣衰陽明不及太陰

之盛者陰長而陽藏也寒厥之原以此人者氣質盛壯當
秋冬陽藏之時而入房不節奪於所用精氣溢下泄其陽
根下焦腎氣紛爭於上不能歸復寒水之邪氣因從之而
上寒氣在中水邪侮土太陰溼盛陽明氣衰不能充養四
支而滲溼其經絡久而陽氣日損陰氣獨在四支禀之故
手足爲之寒也

帝曰熱厥何如而然也岐伯曰酒入於胃則絡脈滿而經脈
虛陰氣虛則陽氣入陽氣入則胃不和脾主爲胃行其精液
者也胃不和則精氣竭精氣竭則不營其四支也此人必數
醉若飽以入房氣聚於脾中不得散酒氣與穀氣相薄熱盛
於中故內熱而溺赤也夫酒氣盛而慓悍腎氣日衰陽氣獨

勝熱徧於身故手足爲之熱也

酒性辛熱升散酒入於胃外走絡脈則絡脈滿而經脈虛
絡脈爲陽經脈爲陰陰氣虛則陽氣入陽氣入則同氣相
投傳於陽明之府胃土燥熱而不和脾主爲胃行其津液
者也胃府燥熱不和則精氣竭精氣竭則脾無津液可行
不能營滲其四支故成熱厥此人必數醉若飽以入房酒
食未化中氣壅阻此正水火分離精神不交之會(中氣不運則水火不交)而腎精溢瀉陽根愈騰相火上至中宮堙阻土位熱
氣聚於脾中不得散布加之酒氣與穀氣相薄(迫也)熱盛於
中故內熱而溺赤也夫酒氣既盛而慓悍之性煎熬腎陰
腎氣日衰陽氣獨勝府藏支節一派邪熱熏蒸熱徧於身
故手足爲之熱也

帝曰厥或令人腹滿或令人暴不知人或至半日遠至一日
乃知人者何也岐伯曰陽氣盛於上則下虛下虛則腹脹滿
陽氣盛於上則下氣重上而邪氣逆逆則陽氣亂陽氣亂則
不知人也

陽降陰升是其常也陽氣盛於上是陽氣之上逆則陽不
歸根而下虛陽氣下虛寒溼必動肝脾鬱陷則腹脹滿陽
氣上升則下焦陰氣重上而邪氣於是上逆逆則升逼淸
道而陽氣散亂陽氣散亂神明紛擾則不知人也

帝曰善願聞六經之厥狀病能也岐伯曰巨陽之厥則首腫
頭重足不能行發爲眴仆

足太陽經行身之背起目內眥自頭走足巨陽之厥經氣
上逆則首腫頭重足不能行上實下虛發爲眩暈而顚仆
也

陽明之厥則腹滿不得卧面赤而熱癲疾欲走呼妄見而妄
言

足陽明經行身之前起鼻交頞自頭走足陽明之厥經氣
上逆則腹滿不得卧面赤而熱癲疾欲走呼妄見而妄言
陽明脈解所謂病甚則棄衣而走登高而歌妄言罵詈不
避親疏是也

少陽之厥則暴聾頰腫而熱脇痛䯒不可以運

足少陽經行身之側起目銳眥自頭走足少陽之厥經氣

上逆則暴聾頰腫而熱脈循耳後下加頰車下行而化相火故也脇痛髓痠不可以運動也脈循脇裏下輔骨也

太陰之厥則腹滿䐜脹後不利不欲食食則嘔不得臥

足太陰經行身之前自足走胸太陰之厥則經氣下陷脾陷肝遏腹滿䐜脹疏泄失政後竅不利脾溼傳胃胃氣上逆則不欲食食則嘔不得臥也

少陰之厥則口乾溺赤腹滿心痛

足少陰經行身之後自足走胸少陰之厥則經氣下陷脣舌失滋是以口乾風木遏鬱是以溺赤溼鬱爲熱水泛土溼是以腹滿寒水淩火是以心痛也

厥陰之厥則少腹腫痛腹脹涇溲不利陰縮腫䯒內熱好臥屈膝

足厥陰經行身之側自足走胸厥陰之厥則經氣下陷少腹痛脹涇溲不利風木鬱陷而賊脾土不能疏泄水道也陰器縮腫䯒骨內熱脈循䯒骨過陰器也好臥而屈膝也肝木尅土土困則好臥肝主筋肝陷筋縮則屈膝也

盛則寫之虛則補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

不盛不虛則以尋常疏通經絡之法取之此總言諸厥之治法也

太陽厥逆僵仆嘔血善衄治主病者

太陽厥逆頭重足輕故僵仆寒水上行藏氣失政故嘔血善衄治主病者治其主病之經穴也下同

陽明厥逆喘欬身熱善驚衄嘔血治主病者

陽明厥逆胃氣上壅肺金莫降故發喘欬膽木拔根故生驚怯陽明不降收斂失政故作嘔衄也

少陽厥逆機關不利機關不利者腰不可以行項不可以顧發腸癰不可治驚者死

少陽厥逆筋膜攣縮機關不利行則腰痛故不可行顧則項痛故不可顧相火內鬱而發腸癰則不可治膽木拔根而生驚者戊土被賊是以死也

太陰厥逆䯒急攣心痛引腹治主病者

太陰厥逆土陷木遏筋膜短縮故䯒骨急攣肝木陷而膽木逆上衝胃口故心痛引腹也

少陰厥逆虛滿嘔變下泄清水治主病者

少陰厥逆水旺土溼胃逆脾陷故上爲虛滿嘔變也變災下爲泄利清水也

厥陰厥逆足攣腰痛虛滿前閉譫言治主病者

厥陰厥逆肝陷筋縮故足攣腰痛乙木賊土故腹脇虛滿木鬱不能疏泄水道故前竅閉澀風動血撓神魂不謐是以譫言也

三陰俱逆不得前後使人手足寒三日死

三陰俱逆溼土風木癸水齊陷下竅堵塞不得前後二便不通中脘陽虛四支失稟使人手足寒冷不過三日則死陽氣全敗也

手太陽厥逆耳聾泣出項不可以顧腰不可以俛仰治主病

者

手太陽厥逆其脈自目背入耳中故耳聾泣出循頭上項故項不可以顧脈連足太陽足太陽挾脊抵腰故腰不可以俛仰也

手陽明少陽厥逆發喉痹嗌腫痓治主病者

手陽明少陽厥逆其脈皆循喉嚨入缺盆故發喉痹嗌腫頭項強直而爲痓也

手太陰厥逆虛滿而欬善嘔沫治主病者

手太陰厥逆肺氣上衝故虛滿而欬善嘔涎沫也

手少陰心主厥逆心痛引喉身熱死不可治

手少陰心主厥逆其脈皆上挾咽喉故心痛引喉君相二

火上炎故身熱心主爲相火火泄神亡故死也

欬論

黃帝問曰肺之令人欬何也岐伯對曰五藏六府皆令人欬非獨肺也帝曰願聞其狀岐伯曰皮毛者肺之合也皮毛先受邪氣邪氣以從其合也其寒飲食入胃從肺脈上至於肺則肺寒肺寒則外內合邪因而客之則爲肺欬

肺主氣肺氣清降呼吸靜順故不欬嗽肺金不降胸膈壅阻逆氣衝激則欬嗽生焉欬生於肺而其原不一五藏六府之病傳之於肺皆令人欬非獨肺藏之自病也且以肺欬言之肺主皮毛皮毛者肺之合也皮毛被感先受風寒之邪氣邪氣在表外束皮毛皮毛閉斂則肺氣壅阻緣肺合皮毛表裏同氣從其合也其再加以寒飲食入胃寒氣從肺脈上至於肺則肺寒肺寒則飲食之寒與風露之寒外內合邪因而客居肺部不散寒閉氣阻則爲肺欬是肺欬之故也

五藏各以其時受病非其時各傳以與之乘秋則肺先受邪乘春則肝先受之乘冬則腎先受之乘夏則心先受之乘至陰則脾先受之人與天地相參故五藏各以治時感於寒則受病微則爲欬甚則爲泄爲痛

欬生於肺而受病之原則傳自五藏不可第責之肺也五藏各以其主治之時受病非其主治之時各於其所勝之藏傳以與之肺應秋乘秋則肺先受邪肝應春乘春則肝

先受之腎應冬乘冬則腎先受之心應夏乘夏則心先受之脾應至陰長夏乘至陰則脾先受之蓋人與天地相參故五藏各以治其司令之時當其主治之時感於寒則主治之藏受其病微則傳之肺肺氣上逆而爲欬甚則傳之大腸大腸下陷爲泄爲痛也

帝曰何以異之岐伯曰肺欬之狀欬而喘息有音甚則唾血

肺欬之狀欬而喘息有音肺氣上逆也甚則唾血肺金失斂也

心欬之狀欬則心痛喉中介介如梗狀甚則咽腫喉痹

心欬者火剋金也欬則心痛者君火逆衝也心脈上挾咽心氣衝塞故喉中介介如梗狀甚則君火升炎故咽腫喉

痺也

腎欬之狀欬則腰背相引而痛甚則欬涎

腎欬者水乘金也水漬肺藏則氣阻爲欬腎脈貫脊故腰背相引而痛腎主五液入脾爲涎脾溼胃逆則涎出於口故甚則欬涎

脾欬之狀欬則右脇下痛陰陰引肩背甚則不可以動動則欬劇

脾欬者土累金也脾以溼土主令肺從脾土化溼溼旺胃逆肺金不降清氣鬱阻則生痰嗽脾從左升左升則右降右脇下痛陰陰引肩背者肺氣不能右降也甚則身動而氣愈逆是以欬劇也

肝欬之狀欬則兩脇下痛甚則不可以轉轉則兩胠下滿

肝欬者木侮金也肝爲風木內胎君火衰則肺金固剋風木盛則風木亦侮肺金火胎鬱發肺金受傷則生欬嗽肝脈行於兩脇故脇痛不可以轉轉則肝氣鬱遏兩胠下滿胠卽脇也

帝曰六府之欬奈何安所受病岐伯曰五藏之久欬乃移於六府

藏病移府表裏相傳也

脾欬不已則胃受之胃欬之狀欬而嘔嘔甚則長蟲出

脾欬不已傳之於胃胃逆則嘔嘔甚則吐蚘蟲蓋脾爲太陰溼土肺以手太陰不司令氣從土化溼燥敵溼奪則陽明戊土不化庚金之燥而化己土之溼溼盛則脾陷而胃逆胃逆則肺無降路溼氣堙塞而生痰嗽故肺欬之原雖緣五藏六府之相傳而胃土上逆則爲欬嗽之根甚則爲泄爲痛由於脾陷微則爲欬由於胃逆胃欬者戊土之阻辛金也

肝欬不已則膽受之膽欬之狀欬嘔膽汁

肝欬不已傳之於膽膽木上逆而剋胃土則欬嘔膽汁膽汁色黃而味苦膽欬者甲木之傷辛金也（甲木化氣相火能刑辛金）

肺欬不已則大腸受之大腸欬狀欬而遺矢

肺欬不已傳之大腸大腸下陷魄門不收故欬而遺矢大腸欬者庚金之干辛金也

心欬不已則小腸受之小腸欬狀欬而失氣氣與欬俱失

心欬不已傳之小腸小腸下陷故欬而肛門失氣氣與欬俱失小腸欬者丙火之剋辛金也

腎欬不已則膀胱受之膀胱欬狀欬而遺溺

腎欬不已傳之膀胱膀胱失藏故欬而遺溺膀胱欬者壬水之乘辛金也

久欬不已則三焦受之三焦欬狀欬而腹滿不欲飲食

久欬不已上中下三焦俱病則傳之三焦三焦火陷不能生土故欬而腹滿不欲飲食三焦欬者相火之刑辛金也

此皆聚於胃關於肺使人久涕唾而面浮腫氣逆也

聚於胃者胃土上逆濁氣填塞聚於胃口也關於肺者胃

逆則肺阻也肺逆則多涕胃逆則多唾濁氣鬱塞是以淫
泆而化涕唾肺胃鬱升則面浮腫總因濁氣之上逆也
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治藏者治其俞治府者治其合浮腫
者治其經

藏之俞在脈之所起第三穴府之合在脈之所起第六穴
藏之經在脈之所起第四穴府之經在脈之所起第五穴
五藏五腧曰井滎腧經合六府六俞曰井滎腧原經合詳
見靈樞本腧 俞與腧輸俱通

瘧論

黃帝問曰夫痎瘧皆生於風其蓄作有時者何也岐伯對曰
瘧之始發也先起於毫毛伸欠乃作寒慄鼓頷腰脊俱痛寒

去則內外皆熱頭痛如破渴欲冷飲

痎與痎通瘧病不一該而言之故曰痎瘧其類雖多總之
皆生於風也伸者舒臂折腰欠者開口呵氣陰氣下旺召
引陽氣陽氣欲陷而未陷故伸欠乃作此瘧邪將發之象
也發則寒慄鼓頷腰脊俱痛寒去則內外皆熱頭痛如破
渴欲冷飲 痎音皆

帝曰何氣使然願聞其道岐伯曰陰陽上下交爭虛實更作
陰陽相移也陽并於陰則陰實而陽虛陽明虛則寒慄鼓頷
也巨陽虛則腰背頭項痛三陽俱虛則陰氣勝陰氣勝則骨
寒而痛寒生於內故中外皆寒陽盛則外熱陰虛則內熱外
內皆熱則喘而渴故欲冷飲也

瘧之寒往而熱來者此陰陽之上下交爭虛實更作陰陽
相移也以陰氣發作衰束陽氣陽爲陰并則陰實而陽虛
陽明行身之前陽明虛則寒慄鼓頷太陽行身之後巨陽
虛則腰背頭項痛三陽俱虛則陰氣全勝陰氣勝則骨寒
而痛寒生於內直達皮毛故中外皆寒及其陽氣來復蓄
極而發則陽實而陰虛陽盛而透出重圍則外熱陰虛而
涸及窮泉則內熱外內皆熱則喘促而渴燥故欲冷飲也
此皆得之夏傷於暑熱氣盛藏於皮膚之內腸胃之外營氣
之所舍也此令人汗孔疏腠理開及得之以浴因得秋氣汗
出遇風水氣舍於皮膚之內與衞氣并居衞氣者晝行於陽
夜行於陰此氣得陽而外出得陰而內薄內外相薄是以日

作

痎瘧寒熱之由此皆得之夏傷於暑熱氣隆盛藏於皮膚
之內腸胃之外是營氣之所舍也此熱內蒸令人汗孔疏
而腠理開暑盛竅泄沐浴寒水因得涼秋之氣正當汗出
而遇淸風水隨竅入皮毛外斂於是水氣淫泆舍於皮膚
之內與衞氣并居衞氣晝行於陽經夜行於陰藏此氣 水氣
晝得陽氣而外出夜得陰氣而內入舍深則暮與衞遇而
夜作舍淺則旦與衞遇而晝作晝夜出入內外相薄是以
日作此蓄作有時之原也

帝曰善夫風之與瘧也相似同類而風獨常在瘧得有時而
休者何也岐伯曰風氣留其處故常在瘧氣隨經絡沈以內

薄故衛氣應乃作

痎瘧皆生於風是風之與瘧相似同類而風獨常在瘧得有時而休者以風氣留其所客之處故邪常在瘧氣隨經絡沈以內薄故與衛氣相應乃作衛氣不應則有時而休也

帝曰其間日而作者何也岐伯曰其氣之舍深內薄於陰陽氣獨發陰邪內著陰與陽爭不得出是以間日而作也

間日而作者以其氣水氣之舍深內薄於陰分之中衛氣獨發不與邪遇陰邪內著不與衛交陰與陽爭而不得出是以間日而作也蓋瘧邪之發邪與衛遇裹束衛陽衛陽內陷鬱勃振動極力外發而陰邪外閉不得突圍而出是以

寒慄戰搖及其蓄積盛大陰不能閉則透出重圍熱來寒往水邪深入不得日與衛會故間日乃作也

帝曰時有間二日或至數日發或渴或不渴其故何也岐伯曰其間日發者由邪氣內薄於五藏橫連募原也其道遠其氣深其行遲不能與衛氣俱行不得皆出故間日乃作也其間日者邪氣與衛氣客於六府而有時相失不能相得故休數日乃作也瘧者陰陽更勝也或甚或不甚故或渴或不渴

其間日發者由邪氣內薄於五藏橫連於募原也募謂藏府之募原謂膈肓之原其道遠其氣深其行遲不能與氣俱行不得與衛氣皆出故間日乃作也其間日作者邪氣與衛氣客於六府道遠而氣深而又有時相失不能相得間日而不會故休數日乃作也瘧之寒熱互作者陰陽之更勝也其陽氣之盛或甚或不甚故或渴或不渴也衛氣一日一夜周身五十度晝行六經二十五周夜行五藏二十五周邪在六經則晝與衛遇邪在五藏則夜與衛遇無與衛氣相失之時本當一日一作其間日至數日者陽氣之衰也蓋衛與邪遇不得逕行極力相爭陷墜而入衛氣內鬱寒邪外束鼓動振搖重陰莫透蓄極而發熱蒸寒散陽氣透泄寒邪退除非陽氣極盛不能日日如是陽虛者熱退力衰未即遽振衛與邪遇雖陷重陰陽弱不能外發則寒熱不作間日之後蓄積盛大然後鼓發而生寒熱再虛則數日乃發陽虛之分量不一故有間日數日之差也

帝曰其作日晏與其日早者何氣使然岐伯曰邪氣客於風府循膂而下衛氣一日一夜大會於風府其明日日下一節故其作也晏此先客於脊背也每至於風府則腠理開腠理開則邪氣入邪氣入則病作其出於風府日下一節二十五日下至骶骨以此日作稍益晏也二十六日入於脊內注於伏膂之脈其氣上行九日出於缺盆之中其氣日高故作日益早也

其作日晏與日早者邪氣客於風府循背膂而下脊骨兩旁曰膂衛氣一日一夜周身五十度大會於風府而與邪遇遇則瘧發其至明日邪氣日下一節與衛氣之相遇漸晚故其作也晏此緣邪氣先客於脊背也衛氣每至於邪客之風

府阻而不行則鼓動鬱發開其腠理腠理開則邪氣入邪氣入則裹束衛氣而病作其出於風府日下一節二十五日下至骶骨（骶骨尾骨）以此日作稍益晏也二十六日入於脊內注於伏膂之脈（伏膂之脈即衝脈之後行於脊背者）前入衝任其氣上行九日出於缺盆之中其氣日高故作日益早也瘧發之早晏雖由邪氣之上下實因陽氣之虛盛陽虛者閉於重陰之中不能遽發故其作日晏陽盛者遏於重陰之內一鬱即發故其作日早陽盛於上而虛於下自背而下陽氣漸虛是以作晏自腹而上陽氣漸盛是以發早也

帝曰夫子言衛氣每至於風府腠理乃發發則邪氣入入則病作今衛氣日下一節其氣之發也不當風府其日作者奈

何岐伯曰此邪氣客於頭項循膂而下者也虛實不同邪中異所則不得當其風府也故邪中於頭項者氣至頭項而病中於背者氣至背而病中於腰脊者氣至腰脊而病中於手足者氣至手足而病衛氣之所在與邪氣相合則病作故風無常府衛氣之所發必開其腠理邪氣之所合則其府也

邪氣客於風府衛氣每至於風府與邪氣相遇腠理開發則邪入而病作今衛氣日下一節而與邪遇其氣之發也不當風府（風府督脈之穴在項後）其日作者何也此蓋邪氣客於頭項循膂而下者也故恰當督脈之風府人之虛實不同邪中異所則不得盡當其風府也故邪中於頭項者衛氣至頭項而病中於背膂者衛氣至背膂而病中於腰脊者衛氣至腰脊而病中於手足者衛氣至手足而病衛氣之所在與邪氣相合則病作故風無常府衛氣之所鬱發開其腠理而與邪氣之所合則其府也

帝曰瘧先寒而後熱者何也岐伯曰夏傷於大暑其汗大出腠理開發因遇夏氣淒滄之水寒藏於腠理皮膚之中秋傷於風則病成矣夫寒者陰氣也風者陽氣也先傷於寒而後傷於風故先寒而後熱也病以時作名曰寒瘧

先寒而後熱者夏傷大暑其汗大出腠理開發因夏氣炎熱浴於寒水一遇淒滄之水寒入於汗孔藏於腠理皮膚之中忽而秋傷於風閉其皮毛寒氣在經不得出路則病成矣夫寒者陰氣也內傷營血風者陽氣也外傷衛氣營

為寒傷則裹束衛外而生表寒衛為風傷則鼓發營中而生裏熱先傷於寒而後傷於風則營氣先閉而衛氣後發故先寒而後熱也病以時作名曰寒瘧

帝曰先熱而後寒者何也岐伯曰此先傷於風而後傷於寒故先熱而後寒也亦以時作名曰温瘧其但熱而不寒者陰氣先絕陽氣獨發則少氣煩寃手足熱而欲嘔名曰癉瘧

先熱而後寒者此先傷於風而後傷於寒故先熱而後寒也以風性疏泄寒性閉藏先傷於風開其皮毛後傷於寒入於汗孔衛以收斂為性風氣泄之而衛愈欲斂其性然也始而風力疏泄衛未遽斂故寒隨斂入羅而衛斂表固風不能泄衛鬱熱發是以先熱陽衰陰復裏寒內作是以

後寒亦以時作名曰温瘧其但熱而不寒者二火上炎陽氣素旺外爲風邪所閉鬱其內熱陰氣先絕陽氣獨發則少氣煩冤手足熱盛而欲作嘔吐名曰癉瘧癉熱也

帝曰夫病温瘧與癉瘧而皆安舍舍於何藏岐伯曰温瘧者得之冬中於風寒氣藏於骨髓之中至春則陽氣大發邪氣不能自出因遇大暑腦髓爍肌肉消䐃理發泄或有所用力邪氣與汗皆出此病藏於腎其氣先從內出之於外也如是者陰虛而陽盛陽盛則熱矣衰則氣反入入則陽虛陽虛則寒矣故先熱而後寒名曰温瘧

温瘧者得之冬中於風閉其皮毛寒氣內入藏於骨髓之中阻格二火不得下蟄蘊隆經絡鬱熱常生至春則陽氣

大發邪應出矣而皮毛斂閉不能自出因遇大暑炎蒸腦髓爍肌肉消減䐃理發泄汗孔大開邪應出矣卽不必大暑或有所用力煩勞毛理蒸泄邪亦出矣邪氣與汗皆出此病邪藏於腎藏腎主骨髓先從重陰之內出之於外也寒邪外出遏其經絡之陽鬱蒸鼓發如是者陰虛而陽盛陽盛則熱矣盛極而衰則氣復反入入則陽虛陽虛則寒矣蓋陰陽之理有勝必復陰旺而遏陽氣則陽鬱而爲熱熱勝而陰衰陽旺而遏陰邪則陰鬱而爲寒寒勝而陽衰故先熱而後寒名曰温瘧

帝曰癉瘧何如岐伯曰癉瘧者肺素有熱氣盛於身厥逆上衝中氣實而不外泄因有所用力䐃理開風寒舍於皮膚之內分肉之閒而發發則陽氣盛陽氣盛而不衰則病矣其氣不及於陰故但熱而不寒氣內藏於心而外舍於分肉之閒令人消爍肌肉命曰癉瘧

癉瘧者二火刑金肺素有熱肺主宗氣而司皮毛金被火刑失其降下之令氣盛於身厥逆上衝而皮毛閉斂中氣盛實而不外泄因有所用力煩勞䐃理開泄風寒舍於皮膚之內分肉之閒鬱其陽氣而發發則陽盛而內熱作陽氣盛而不衰則病矣其氣不及於陰故但熱而不寒陽氣內藏於心而外舍於分肉之閒壯火燔蒸令人消爍肌肉命曰癉瘧

帝曰善論言夏傷於暑秋必病瘧今瘧不必應者何也岐伯

曰此應四時者也其病異形者反四時也其以春病者惡風以夏病者多汗以秋病者寒甚以冬病者寒不甚

論言夏傷於暑秋必病瘧生氣通天論 今温瘧因冬中於風是瘧不必應此言也蓋夏傷於暑秋必病瘧先寒後熱萬人皆同此應四時者也其病不必先寒後熱而別有異形者反四時也其以春病者風泄表疏而惡風以夏病者溼蒸竅開而汗出以秋病者陰氣收斂而寒甚以冬病者陽氣格鬱而寒不甚温瘧因冬中於風寒藏骨髓格閡陽氣不得蟄藏故寒不甚 此其大較也

帝曰經言有餘者寫之不足者補之今熱爲有餘寒爲不足夫瘧者之寒湯火不能温也及其熱冰水不能寒也此皆有

餘不足之類當此之時良工不能止必須其自衰乃刺之其故何也願聞其說

熱爲有餘陽有餘也寒爲不足陽不足也

岐伯曰經言無刺熇熇之熱無刺渾渾之脉無刺漉漉之汗故爲其病逆未可治也夫瘧之始發也陽氣并於陰當是之時陽虛而陰盛外無氣故先寒慄也陰氣逆極則復出之陽陽與陰復并於外則陰虛而陽實故發熱而渴夫瘧氣者并於陰則陰勝并於陽則陽勝陰勝則寒陽勝則熱瘧者風寒之氣不常也病極則復至病之發也如火之熱如風雨不可當也故經言曰方其盛時必毀因其衰也事必大昌此之謂也夫瘧之未發也陰未并陽陽未并陰因而調之眞氣得安邪氣乃亡故工不能治其已發爲其氣逆也

經言靈樞逆順篇熇熇熱盛也渾渾脉大也漉漉汗多也無刺者爲其病氣方逆未可治也夫瘧之始發也陽氣吞并於陰中當是之時陽虛而陰盛外無陽氣故先寒慄也陰氣極盛陽氣來復發於重陰之內則復出之陽陰復爲陽吞并於外則陰虛而陽實故發熱而渴夫瘧氣者陽并於陰則陰勝陰并於陽則陽勝陰勝則寒陽勝則熱陰勝者寒氣所翕聚陽勝者風氣所閉束瘧者風寒之氣不常勝也病極則復陽氣來復至其病之發也如火之熱如風雨飄驟不可當也陽盛極矣何可刺乎然盛極必衰故經言曰方其盛時必將毀傷因其衰也事必大昌此之謂也是以須其自衰乃刺之耳夫瘧之未發也陰未并於陽陽未并於陰因而調之真氣乃安邪氣乃亡故工不能治其已發爲其病氣方逆也

帝曰瘧不發其應何如岐伯曰瘧氣者必更盛更虛當氣之所在也病在陰則寒而脉靜在陽則熱而脉躁極則陰陽俱衰衛氣相離故病得休衛氣集則復病也

瘧不發者瘧之未發也瘧氣者發必更盛而更虛當其邪氣之所在也病在陰則身寒而脉靜病在陽則身熱而脉躁盛之極則陰陽俱衰衛氣相離故病得休衛氣再集與邪相集則復病也瘧邪不發之應當在邪衰正復衛離病休之時身無寒熱而脉無靜躁也

帝曰善攻之奈何早晏何如岐伯曰瘧之且發也陰陽之且移也必從四末始也陽已傷陰從之故先其時堅束其處令邪氣不得入陰氣不得出審候見之在孫絡盛堅而血者皆取之此真往而未得并者也

瘧之且發也必將陰陽相移更盛更虛陰陽相移者陰乘陽位陽乘陰位彼此交易也陽受氣於四末陰陽之且移也必從四末始也陰勝而陽已傷陽復則陰亦從之報施不偏也故先其未發之時堅束其四末相移之處令邪氣不得入於陽分陰氣不得出於陽位以致束閉其衛陽審候而察之見其孫絡盛堅而血鬱者皆取之此眞氣之方往而未得兼并者也

熱論

黃帝問曰今夫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或愈或死其死皆以六七日之閒其愈皆以十日以上者何也不知其解願聞其故

熱病者春夏之月感冒風邪之病也風秉木氣其性疏泄衛秉金氣其氣收斂春夏中風開其皮毛衛氣愈泄而愈斂皮毛斂閉營鬱熱發是爲熱病其營熱之所以盛發者以其冬水蟄封之日相火失藏升陽泄越蘊隆於經脈之中營熱蓄積已成素秉而冬時不病者寒水司令木火未交也一交春氣寒去溫來經陽鬱發營熱漸劇襲以風露表閉熱隆則成溫病所謂冬傷於寒春必溫病也（生氣通天論語）

發於春則爲溫病發於夏則爲暑病因時而異名總皆熱病也熱病感春夏之風非傷冬令之寒故曰傷寒之類實非傷寒也

岐伯對曰人之傷於寒也則爲病熱熱雖甚不死其兩感於寒而病者必不免於死

外感之病統曰傷寒難經傷寒有五有中風有傷寒有溼溫有熱病有溫病是也溫熱之病本非傷寒曰傷寒者感病之總名如是人之春夏感傷風泄其衛衛閉而遏營血則爲病熱熱雖至甚而經盡熱泄不至於死其陽盛陰微外被邪束而表裏雙傳一日兩經是謂兩感陰精枯槁必不免於死也

帝曰願聞其狀岐伯曰傷寒一日巨陽受之巨陽者諸陽之屬也故爲諸陽主氣也其脈連於風府故頭項痛腰脊强二日陽明受之陽明主肉其脈挾鼻絡於目故身熱目痛而鼻乾不得臥也三日少陽受之少陽主膽其脈循脅絡於耳故胸脅痛而耳聾三陽經絡皆受其病而未入於藏者故可汗而已

傷寒一日巨陽受之巨陽者經居三陽之表最先受邪是諸陽之所屬也故爲諸陽之主氣也病傳三陽之經總以太陽爲主以其爲諸陽之主氣故也督居脊背總督諸陽太陽行身之後其脈連於督脈之風府（穴在頭後）風府者招風之府其竅常開風襲此穴傳之太陽太陽之脈自頭下項

挾脊抵腰風閉皮毛鬱其經脈經氣不舒故頭項痛腰脊强陽明居太陽之次行身之前風邪在表日傳一經二日則陽明受之陽明主肉其脈挾鼻絡於目陽莫盛於陽明陽明不降胃氣上逆肌肉熏蒸燥火升逼故身熱目痛而鼻乾不得臥也少陽居陽明之次行身之側三日少陽受之少陽主膽膽木化氣相火其脈循耳下頸貫膈而循脅裏膽火逆升經氣痞塞故胸脅痛而耳聾三陽經絡皆受其病而未入於三陰之藏經鬱熱發汗之泄其經熱則病已矣

四日太陰受之太陰脈布胃中絡於嗌故腹滿而嗌乾五日少陰受之少陰脈貫腎絡於肺繫舌本故口燥舌乾而渴六

日厥陰受之厥陰脈循陰器而絡於肝故煩滿而囊縮

太陰居少陽之次行身之前四日太陰受之其脈入腹絡胃上膈挾咽脾精枯燥故腹滿而嗌乾少陰居太陰之次行身之後五日少陰受之其脈貫脊屬腎入肺而挾舌本腎水焦涸故口燥舌乾而渴厥陰居少陰之次行身之側六日厥陰受之其脈過陰器抵小腹屬肝絡膽肝血消爍故煩滿而囊縮太陰曰脈布胃中少陰曰脈貫腎厥陰曰脈絡於肝是則三陰之病皆入於藏也

其不兩感於寒者七日巨陽病衰頭痛少愈八日陽明病衰身熱少愈九日少陽病衰耳聾微聞十日太陰病衰腹減如故則思飲食十一日少陰病衰渴止不滿舌乾已而嚏十二

日厥陰病衰囊縱少腹微下大氣皆去病日已矣

六日而六經俱盡藏陰弗衰邪熱不能內傳則經陽外發汗出邪退六日而六經俱解共十二日而病全瘳所謂其愈皆以十日以上也

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治之各通其藏脈病日衰已矣其未滿三日者可汗而已其滿三日者可泄而已

府亦稱藏十二藏相使論十二藏之貴賤相使是也各通其藏脈是何藏之經病即鍼瀉其何藏之經脈也其未滿三日者所謂三陽經絡皆受其病而未入於藏者故可汗而已其已滿三日者已入於藏故可泄而已熱病一傳三陰之經即入於藏經傳三陰營熱深劇則藏熱鬱發故也

汗泄俱是刺法詳見刺熱篇靈樞熱病熱病三日而氣口靜人迎躁者取之諸陽五十九刺以寫其熱而出其汗寫之則熱去補之則汗出熱病陽有餘而陰不足故寫其陽而補其陰其在三陽之經而未入於藏者熱邪尚淺補其經中之陰則汗自出其在三陰之經而已入於藏者熱邪已深非寫其藏中之陽則熱不去溫熱之病所以不能死者藏陰之未亡也已入於藏而不寫則藏陰亡矣故用寫法

帝曰其病兩感於寒者其脈應與其病形何如岐伯曰兩感於寒者病一日巨陽與少陰俱病則頭痛口乾而煩滿二日陽明與太陰俱病則腹滿身熱不欲食譫言三日少陽與厥

陰俱病則耳聾囊縮而厥不知人不知人六日死三陰三陽五藏六府皆受病營衛不行五藏不通則死矣

兩感者陽亢陰枯其太陽之寒隨少陰而化熱太陰之溼隨陽明而化燥厥陰之風隨少陽而化火表裏同氣故一日之內兩經俱病三日六經俱遍精液消亡是以死也

帝曰五藏已傷六府不通營衛不行如是之後三日乃死何也岐伯曰陽明者十二經脈之長也其血氣盛故不知人三日其氣乃盡故死矣

陽明多氣多血三日之後經絡藏府俱病又復不知人三日陽明之氣血全消然後死也

評熱病論

黃帝問曰人傷於寒而傳爲熱何也岐伯對曰夫寒盛則生熱也（此段舊誤在水熱穴論）

寒盛於外束閉皮毛營血鬱遏則生內熱也

帝曰病熱而有所痛者何也岐伯曰病熱者陽脉也以三陽之動也人迎一盛少陽二盛太陽三盛陽明入陰也夫陽入於陰故病在頭與腹乃䐜脹而頭痛也（此段舊誤在腹中論內）

病熱者風邪在表鬱其陽脉也病熱而有所痛者以三陽之鬱勁而衝突也太陰行氣於三陰脉動寸口陽明行氣於三陽脉動人迎人迎一盛是少陽之鬱發二盛（倍二）是太陽之鬱發三盛（倍三）是陽明之鬱發三陽以陽明爲長病及陽明陽旺極矣由是自陽分而入陰分也夫陽入於陰則經氣盛滿脉絡弗容故在上之經逆衝頭上在下之經陷遏腹裏乃腹脹而頭痛也

帝曰善熱病已愈時有所遺者何也岐伯曰諸遺者熱甚而强食之故有所遺也若此者皆病已衰而熱有所藏因其穀氣相薄兩熱相合故有所遺也帝曰病熱當何禁之岐伯曰病熱少愈食肉則復多食則遺此其禁也帝曰善治遺奈何岐伯曰視其虛實調其逆從可使必已矣

熱病已愈時有所遺者餘熱逗留纏綿未去也諸遺者以其熱邪猶甚而遽强食之脾土虛弱未能消剋水穀不消中氣脹滿熱邪鬱發故有所遺也若此者皆病勢已衰而餘熱有所伏藏因其飲食新下與穀氣相薄兩熱相合（內熱與飲食之熱相合）故有所遺也大凡病熱少愈而餘熱未淸食肉而不消則病復多食而難化則病遺此其禁也治遺之法視其藏府之虛實補寫無差調其經絡之逆從升降如故可使其病必已矣

凡病傷寒而成温者先夏至日爲病温後夏至日爲病暑暑當與汗皆出勿止（二段舊誤在熱論中）

凡病傷寒而成温者夏至以前謂之病温夏至以後謂之病暑以其時令而異名也温暑之病皆由風閉皮毛鬱其內熱而成當泄其皮毛令經熱與汗皆出勿止也熱病之遺者熱未透泄耳汗之旣徹經熱全清則無所遺留矣

帝曰有病温者汗出輒復熱而脉躁疾不爲汗衰狂言不能食病名爲何岐伯曰病名陰陽交交者死也

陰陽交者陰陽交并獨陽無陰也

帝曰願聞其說岐伯曰人所以汗出者皆生於穀穀生於精汗者精氣也今邪氣交爭於骨肉而得汗者是邪卻而精勝也精勝則當能食而不復熱復熱者邪氣也汗出而輒復熱者是邪勝也不能食者精無俾也病而留者其壽可立而傾也且夫熱論曰汗出而脉尙躁盛者死今脉不與汗相應此不勝其病也其死明矣狂言者是失志失志者死今見三死不見一生雖愈必死也

人所以汗出者皆生於穀氣穀氣即胃氣也（衛氣之本）穀氣蒸發泄而爲汗而氣化之原實生於精水穀消磨脾氣散精

上歸於肺而後氣化也是汗乃精氣相合而醞釀者今病溫熱發邪氣不致內蒸藏府爍其陰精乃致交蒸於骨肉而得汗者是邪熱外御而陰精襄勝也精勝邪負則當能食而不復熱復熱者邪氣所爲也汗出而輒復熱者是邪勝而精負也邪勝而不能食者精無餘也無俾猶言無噍類也病勢如此而人尚存留者其壽可立待而傾殞也且夫熱論曰汗出而脈尚躁盛者死靈樞熱病語汗後脈宜安靜今脈不與汗後相應此正氣不勝其病邪也其死明矣狂言者是失志失志者死緣腎藏精精舍志靈樞本神語精亡則志亂也今見三死脈躁疾一狂言二不能食三不見一生雖汗出暫愈亦必死也

素問懸解卷五終

陽湖錢增祺校字

素問懸解卷六

昌邑黃元御解

舉痛論統舉諸痛而言故曰舉痛

黃帝問曰余聞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善言古者必有合於今善言人者必有厭於已如此則道不惑而要數極所謂明也今余問於夫子令言而可知視而可見捫而可得令驗於已而發蒙解惑可得而聞乎岐伯再拜稽首對曰何道之問也帝曰願聞人之五藏卒痛何氣使然岐伯對曰經脈流行不止環周不休寒氣入經而稽遲泣而不行客於脈外則血少客於脈中則氣不通故卒然而痛泣與澀通

要數至數也極盡也發蒙發其蒙蔽也解惑解其疑惑也

經脈一日一夜五十周原自流行不止環周不休也皮毛偶泄寒氣入經經脈稽遲泣而不行客於脈外則血少而不流衛行脈外氣阻而血凝也客於脈中則氣閉而不通營行脈中血凝而氣阻也營衛壅迫故卒然而痛也

帝曰其痛或卒然而止者或痛甚不休者或痛甚不可按者或按之而痛止者或按之無益者或喘動應手者或心與背相引而痛者或脇肋與少腹相引而痛者或腹痛引陰股者或痛宿昔而成積者或卒然痛死不知人少閒復生者或痛而嘔者或腹痛而後泄者或痛而閉不通者凡此諸痛各不同形別之奈何

義詳下文

岐伯曰寒氣客於脈外則脈寒脈寒則縮踡縮踡則脈絀急
絀急則外引小絡故卒然而痛得炅則痛立止因重中於寒
則痛久矣
寒氣客於脈外阻其衛氣營血失其呴養則脈寒脈寒則
縮踡不舒縮踡則絀急不伸絀急則外引小絡牽掣短促
故卒然而痛得熱氣溫之也炅熱寒消脈暢則痛立止此所
以卒然而止也因重中於寒寒深脈閉則痛久矣此所以
痛甚不休也
寒氣客於經脈之中與炅氣相薄則脈滿滿則痛而不可按
也寒氣稽留炅氣從上則脈充大而血氣亂故痛甚不可按
也

寒氣客於經脈之中與血中溫氣相薄迫也營血壅阻則脈
滿滿則痛而不可按也緣寒氣稽留阻其營血營血欲行
而不能因度越寒邪而出其上溫氣從寒上而行離其本
位營行脈中是其本位而浸及衛分則脈充大而氣亂營衛易位按之則
益痛故痛甚不可按也
寒氣客於腸胃之間膜原之下血不得散小絡急引故痛按
之則血氣散故按之痛止寒氣客於挾脊之脈則深按之不
能及故按之無益也膜與募通
寒氣客於腸胃之間膜原之下膜原腸胃之募原肓之原也病能論其氣溢於大腸而
著於肓肓之原在臍下過其經血血不得散經脈踡縮小絡急引故
痛而膜原空虛非如經脈充盈按之則血氣散於空虛之

處隧路通暢故按之痛止寒氣客於挾脊之脈太陽之經
入於伏膂之中伏膂衝脈之伏行於膂者卽伏衝也瘧論作伏膂靈樞歲露論亦載此段作伏衝
則其地深按之不能及故按之無益也
寒氣客於衝脈衝脈起於關元隨腹直上寒氣客則脈不通
脈不通則氣因之故喘動應手矣
寒氣客於衝脈衝脈起於關元任脈穴名在臍下隨腹直上挾臍上行至胸中而散寒氣客之則脈道不通脈道不通則經氣因之而
生阻格故其痛處喘動應手矣
寒氣客於背俞之脈則血脈澀脈澀則血虛血虛則痛其俞
注於心故相引而痛按之則熱氣至熱氣至則痛止矣
寒氣客於背俞之脈足太陽經行身之背藏府俞穴皆出於此是謂背俞之脈入於心

俞則血脈凝澀脈澀則血不流行而營氣虛血虛則痛經氣壅阻故也其俞內注於心故背心相引而痛按之則君火鬱閉
而熱氣至熱氣至則痛止矣
寒氣客於厥陰之脈厥陰之脈者絡陰器繫於肝寒氣客於
脈中則血澀脈急故脇肋與少腹相引痛矣
寒氣客於厥陰之脈厥陰之脈絡陰器抵小腹屬肝布脇
肋寒氣客於脈中則血澀脈急故脇肋與少腹相引痛矣
寒氣客於陰股厥氣上及少腹血澀在下相引故腹痛引陰
股矣
寒氣客於股陰傷及厥陰太陰之經二經皆自少腹而上
胸膈寒閉血澀在下相引筋脈短急故腹痛引陰股矣

寒氣客於小腸膜原之間絡血之中血澀不得注於大經血氣稽留不行故宿昔而成積矣

寒氣客於小腸膜原之間絡血之中絡血凝澀不得流注於大經血氣稽留於膜原空虛之處結而不行故宿昔而成積聚矣

寒氣客於五藏厥逆上泄陰氣竭陽氣未入故卒然痛死不知人氣復反則生矣

寒氣客於五藏五藏陰也而內藏陽氣是謂陽根藏寒則陽不藏厥逆而上泄藏中全是陰氣陰氣已勢極而力竭陽氣猶升泄而未歸故卒然痛死不知人以陽主生陰主死人之所以生而有覺者陽氣之虛靈也陽氣升泄故人

死無知此氣復反陽根下蟄則生矣（陰氣竭者陰氣盛極而將衰也）

寒氣客於腸胃厥逆上出故痛而嘔也寒氣客於小腸小腸不得成聚故後泄腹痛矣

寒氣客於腸胃腸陷則泄胃逆則嘔胃氣壅迫水穀莫容大腸以燥金之府魄門斂固下竅不開中氣盛滿逆衝上竅故腹痛嘔吐也寒氣客於小腸小腸者傳化物而不藏不得成聚腸寒脾濕風木陷衝故後泄而腹痛矣

熱氣留於小腸腸中痺熱焦渴則堅乾不得出故痛而閉不通矣

熱氣留於小腸小腸以丙火之府其中痺熱焦渴則糞粒堅乾而不得出故痛而閉塞不通矣

帝曰所謂言而可知者也視而可見奈何岐伯曰五藏六府固盡有部視其五色黃赤爲熱青黑爲痛白爲寒此所謂視而可見者也帝曰捫而可得奈何岐伯曰視其主病之脈堅而血及陷下者皆可捫而得也帝曰善

五藏六府之經行於周身固盡有其部視其各部絡脈之五色黃赤則爲熱青黑則爲痛白則爲寒此所謂視而可見者也視其主病之脈堅牢而血聚及邪深而陷下者皆捫而可得也

氣厥論

黃帝問曰余知百病生於氣也怒則氣上喜則氣緩思則氣結悲則氣消恐則氣下驚則氣亂勞則氣耗寒則氣收炅則

氣泄九氣不同何病之生

義詳下文

岐伯對曰怒則氣逆甚則嘔血及飧泄故氣上矣

肝膽主怒怒則肝氣下陷膽氣上逆甚則肝木賊脾而爲泄利膽木刑胃而爲嘔吐血藏於肝其上行而不吐衄者肺金斂之也大怒傷肝不能藏血而甲木上衝雙刑肺胃（甲木化氣相火甲木刑胃相火刑金）肺胃上逆收斂失政是以嘔血膽木逆升故氣上矣

喜則氣和志達營衛通利故氣緩矣

心主脈其志爲喜喜則心氣和調志意暢達經脈流行營衛通利故氣緩矣

思則心有所存神有所歸正氣留而不行故氣結矣

脾主思思則心有存注神有所歸著正氣停留而不行故氣結矣

悲則心系急肺布葉舉上焦不通營衛不散熱氣在中故氣消矣

肺主悲悲則心系迫急肺布葉舉氣道壅阻上焦不通營衛不散熱氣在中故氣消矣以胸中宗氣衛氣之本所以布呼吸而行營血者也肺布葉舉上焦不通宗氣壅遏不能四達則營衛不散熱氣在中是以肺氣消爍也

恐則精却却則上焦閉閉則氣還還則下焦脹故氣不行矣

腎主恐恐則精不交神後却而陷流却則神氣離根奔逆

阻格而上焦不通上焦閉塞則下無升路而氣還於下還則下焦脹滿故氣不行矣

驚則心無所依神無所歸慮無所定故氣亂矣

膽主驚驚則膽木上逆累及心君（膽爲相火心爲君火君相同氣）心無所依神無所歸慮無所定故氣亂矣

勞則喘息汗出外內皆越故氣耗矣

勞傷氣血則喘息汗出皮毛洞開外內皆越故氣耗矣

寒則腠理閉氣不行故氣收矣

寒束皮毛則腠理閉斂衛氣不行故氣收矣

炅則腠理開營衛通汗大泄故氣泄矣

炅則腠理豁開（炅熱也）營衛通達汗液大泄故氣泄矣（以上十段）

（舊誤在舉痛論）

帝曰五藏六府寒熱相移者何岐伯曰腎移寒於脾癰腫少氣

腎移寒於脾則溼土不運肌肉凝滯癰腫而少氣也

脾移寒於肝癰腫筋攣

脾移寒於肝土陷木鬱脾被肝刑則肌肉癰腫肝被脾遏則筋膜攣縮也

肝移寒於心狂隔中

肝移寒於心木不生火喜怒乖常則爲狂易（肝主怒心主喜狂易西漢書語）寒阻君火則爲隔中（寒塞在中陰陽阻隔）

心移寒於肺肺消肺消者飲一溲二死不治

心移寒於肺火不溫金則爲肺消肺消者收斂失政精溺溢泄飲一溲二死不可治也

肺移寒於腎則爲涌水涌水者按腹不堅水氣客於大腸疾行則鳴濯濯如囊裹漿水之狀也

肺移寒於腎金冷水聚則爲涌水涌水者按其腹不堅鞕水氣客於大腸（大腸與肺表裏）疾行則其鳴濯濯如囊裹漿水之狀動即有聲也

脾移熱於肝則爲驚衄

脾移熱於肝肝藏血血舍魂魂不甯謐則爲驚血失斂藏則爲衄肝膽同氣此膽木上逆之證也

肝移熱於心則死

肝移熱於心陽根全泄則死也肝木生於水中之陽風木疏泄腎氣無餘則死

心移熱於肺傳爲鬲消

心移熱於肺君火刑金傳爲鬲消鬲消者鬲上燥熱水至鬲間而已消也

肺移熱於腎傳爲柔痓痓與痙同

肺移熱於腎金燥水枯傳爲柔痓柔痓者筋骨痿輭而踡縮也

腎移熱於脾傳爲虛腸澼死不可治

腎移熱於脾溼土鬱蒸遏抑風木中氣被賊虛敗難復風木陷衝腸澼不歛陽根脫泄死不可治也

脾移熱於膀胱則癃溺血

脾移熱於膀胱溼土賊水水府溼熱前竅閉癃風木陷衝肝血失藏泄於溺孔也

膀胱移熱於小腸鬲腸不便上爲口糜

膀胱移熱於小腸小腸與心爲表裏其脈絡心下鬲而屬小腸故鬲腸不便而心火上炎則口舌糜爛也

小腸移熱於大腸爲虙瘕爲沈痔虙與伏通

小腸移熱於大腸以丙火而刑庚金大腸下陷爲伏結而生瘕聚爲沈痳而生痔瘡也

大腸移熱於胃善食而瘦又謂之食亦

大腸移熱於胃以庚金而傳戊土溼化爲燥善食而瘦水穀消磨而肌肉不生此燥氣大旺而溼氣全虧也又謂之食亦食亦者食而亦若不食也大腸以陽明燥金主令胃以戊土而化氣於燥金故大腸移熱善食而瘦也

胃移熱於膽亦曰食亦

胃移熱於膽以燥土而傳相火燥熱隆盛故善食而瘦亦曰食亦也

膽移熱於腦則辛頞鼻淵鼻淵者濁涕下不止也傳爲衄衊瞑目皆得之氣厥也

膽熱移於腦以相火逆衝腦髓蒸淫液流鼻竅則辛頞鼻痠鼻淵者濁涕下流不止也熱邪淫泆傳爲衄衊鼻孔流血汗孔流血瞑目目光昏黯之證也此上諸條皆得之氣厥也厥逆反常升降失職

逆調論

黃帝問曰有病身熱汗出煩滿煩滿不爲汗解此爲何病岐伯曰汗出而身熱者風也汗出而煩滿不解者厥也病名曰風厥

汗出而身熱者風氣之疏泄也汗出而煩滿不解者陽氣之厥逆也故其病名曰風厥

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巨陽主氣故先受邪少陰與其爲表裏也得熱則上從之從之則厥也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表裏刺之飲之服湯

巨陽爲三陽之綱領總統營衛是爲主氣熱論巨陽者諸陽之屬也故爲諸陽主氣也經在皮毛故先受邪邪閉皮毛則陽鬱而熱發少

陰與巨陽爲表裏得熱則上從之從之則陽氣厥逆而不降也蓋足太陽以寒水主令手太陽以丙火而化寒水丙火之不上逆者寒水降之也陽盛陰虛之人丙火不化寒水多生上熱而經居三陽之表一感風寒則先受其邪邪束表閉是以發熱少陰君火與手太陽相爲表裏本以下行爲順而同氣相感得手太陽之熱則上從之從之則二火上炎厥逆不降是陽氣逆上之原也厥陰風木君火之母火炎血熱木燥風生開其皮毛泄而爲汗而經熱鬱隆不爲汗解是以煩滿莫除也治法表裏刺之雙泄太陽少陰之熱飲以涼營清熱之湯則火退煩消矣（二段舊誤在評熱病論）

帝曰人身非常溫也非常熱也爲之熱而煩滿者何也岐伯

曰陰氣少而陽氣盛故熱而煩滿也

陰氣少而陽氣盛者水不足而火有餘也汗亡津液煩熱彌增故不爲汗解

帝曰善有病身熱解墮汗出如浴惡風少氣此爲何病岐伯曰病名曰酒風帝曰治之柰何岐伯曰以澤瀉朮各十分麋銜五分合以三指撮爲後飯

飲酒中風謂之酒風風性疏泄而酒家溼熱鬱蒸皮毛不斂益以風力疏泄孔竅常開故身熱而汗出風論飲酒中風則爲漏風以其汗孔漏泄也熱爍汗泄肺氣耗傷故解墮而少氣表疏衛弱不能防護皮毛是以惡風以澤瀉朮燥土而泄溼熱則汗收而氣復矣三指撮者撮以寬長三指之器也爲後飯者先藥而後飯也（此段舊誤在病能論中）

帝曰人有四支熱逢風寒如炙如火者何也岐伯曰是人者陰氣虛陽氣盛四支者陽也兩陽相得而陰氣虛少少水不能滅盛火而陽獨治獨治者不能生長也獨勝而止耳逢風而如炙如火者是人當肉爍也

四支者諸陽之本也（陽明脈解語）陰虛陽盛之人四支處陽旺之所是兩陽相得也而陰氣虛少少水不能滅盛火則陽氣獨治故四支常熱孤陽獨治者不能生長也不過獨勝而止耳陽氣愈勝則陰氣愈消逢風而如炙如火者風寒閉其經熱是人當肌肉消爍也（所謂不能生長也）

帝曰人有身寒湯火不能熱厚衣不能溫然不凍慄是爲何

病岐伯曰是人者素腎氣盛以水爲事太陽氣衰腎脂枯不長腎者水也而生於骨腎不生則髓不能滿故寒甚至骨也所以不能凍慄者膽一陽也心二陽也腎孤藏也一水不能勝二火故不能凍慄病名曰骨痺是人當攣節也

以水爲事者腎水用事也腎爲癸水水中之氣是爲陽根生木化火全賴乎此陽根者手足少陽之相火蟄藏於癸水也相火下祕故水溫而髓滿而相火蟄藏太陽寒水之力也太陽氣衰不能蟄藏相火腎水失溫則脂枯不長緣腎者水也而生於骨骨髓者腎精之所凝結也腎氣不生則髓不能滿骨髓虛寒故寒甚至骨也所以不能凍慄者水寒於下火泄於上膽爲相火是一陽也心爲君火是二

陽也一水雖是下寒不能勝二火之上熱故不能凍慄寒水下凝其病在骨病名曰骨痺是人當關節拘攣也

帝曰人身非衣寒也中非有寒氣也寒從中生者何岐伯曰是人多痺氣也陽氣少陰氣多故身寒如從水中出

陽氣少陰氣多陰氣痺塞不能溫養皮肉故身寒如從水中出也

帝曰人之肉苛者雖近衣絮猶尚苛也是為何疾岐伯曰營氣虛衛氣實也營氣虛則不仁衛氣虛則不用營衛俱虛則不仁且不用肉如故也人身與志不相有曰死

肉苛頑木無覺也營行脈中衛行脈外氣以呴之血以濡之難經語故肌肉靈覺痛癢皆知營氣虛則痛癢無覺而不

仁衛氣虛則動轉莫遂而不用營衛俱虛則不仁而且不用肌肉如故與人之神志了不相關也人身與人志兩不相有曰死是其枯槁無知與死者無異也衛氣實者痞塞不行亦是虛也

腹中論

黃帝問曰人有重身九月而瘖此為何也岐伯對曰胞之絡脈絕也帝曰何以言之岐伯曰胞絡者繫於腎少陰之脈貫腎繫舌本故不能言

重身懷子也胞之絡脈繫於腎足少陰之脈貫腎而繫舌本胎在胞中壓其絡脈絡脈不通連及少陰之脈牽引舌本舌本強直故不能言

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無治也當十月復刺法曰無損不足益有餘以成其疹然後調之所謂無損不足者身羸瘦無用鑱石也無益有餘者腹中有形而泄之泄之則精出而病獨擅中故曰疹成也

當十月復十月胎生則胞絡鬆緩而言語復舊矣疹病也腹中有胎而泄之欲以去其痼病泄之徒傷正氣而痼病獨留其勢彌大本以泄之適以益其有餘反成大病故曰疹成也二段舊誤在奇病論中篇名腹中論義取腹中有形語也

帝曰善何以知懷子之且生也岐伯曰身有病而無邪脈也

懷子將生則身有病而脈無邪是以知之

帝曰人生而有病癲疾者病名曰何安所得之岐伯曰病名為胎病此得之在母腹中時其母有所大驚氣上而不下精

氣并居故令子發為癲疾也

在母腹中時其母有所大驚膽氣上逆而不下精氣離根并居上位神氣迷亂故令子感之發為癲疾也此段舊誤在奇病論

帝曰有病胸脇支滿者妨於食病至則先聞腥臊臭出清液先唾血四支清目眩時時前後血病名為何何以得之岐伯曰病名血枯此得之年少時有所大脫血若醉入房中氣竭肝傷故月事衰少不來也

胸脇支滿膽胃之上逆也腥臊肺氣臊肝氣臭腎氣年少時有所大脫血血枯則肝燥若夫醉入房中恣淫縱慾泄其腎氣以致氣竭而肝傷風動血耗肝木亦燥故月事衰少不來木以升達為性腎氣亡泄則水寒脾溼己土陷遏乙

木不達既不上達則必下衝風木衝決疏泄失藏故前後
血下肝脾既陷膽胃必逆中氣不治則升降皆反相因之
事也胃位於中膽位於左胃逆則胸滿膽逆則胃口及左
脇支滿膽脈自胃口行兩脇上脘填塞故妨於食足少陽之脈起目
銳眥經陽升浮故目眩轉膽胃逆則肺金亦升故腥氣先
聞臊臭者肝腎下鬱氣隨心膽而上發心腎表裏肝膽表裏故肝腎之氣隨心膽上發出清液者胃逆而涎湧也唾血者肺氣逆衝也四支
清者水寒土溼胃逆脾陷不能行氣於四支也此病清濁
易位升降反常而發由中氣中氣一鬱則諸病皆至矣
帝曰治之奈何復以何術岐伯曰以四烏鰂骨一藘茹二物
并合之丸以雀卵大如小豆以五丸爲後飯飲以鮑魚汁利

腸中及傷肝也
烏鰂骨消磨固澀行經血枯閉止經脈崩漏藘茹行血通
經止崩收漏雀卵温精暖血補腎益肝鮑魚汗通利腸胃
行血疏肝皆血枯肝燥之良藥也
帝曰有病痝然如有水狀切其脈大緊身無痛形不瘦不能
食食少名爲何病岐伯曰病生在腎名爲腎風腎風而不能
食善驚驚已心氣痿者死
腎風者風傷腎藏水泛土溼膽胃逆升故善驚而不食驚
已而心氣痿者膽木拔根心火傷敗水邪橫逆是以死也
此段舊誤在奇病論
帝曰病腎風者面胕痝然壅害於言可刺不岐伯曰虛不當

刺不當刺而刺後五日其氣必至帝曰其至何如岐伯曰至
必少氣時熱時熱從胸背上至頭汗出手熱口乾苦渴目下
腫小便黃腹中鳴身重難以行月事不來煩而不能食不能
正偃正偃則欬病名曰風水論在刺法中
面胕痝然面貌腫脹痝然浮大也腎脈循喉嚨挾舌本腎
病則脈絡壅阻害於言語也刺法古書
帝曰願聞其說岐伯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陰虛者陽必湊
之故少氣時熱而汗出也小便黃者少腹中有熱也諸有水
者微腫先見於目下也帝曰何以言之岐伯曰水者陰也目
下者亦陰也腹者至陰之所居故水在腹者必使目下腫也
真氣上逆故口苦舌乾臥不得正偃正偃則欬出清水不能

正偃者胃中不和正偃則欬甚上迫肺也諸水病者故不得
臥臥則驚驚則欬甚也腹中鳴者病本於胃也薄脾則煩不
能食食不下者胃脘隔也身重難以行者胃脈在足也月事
不來者胞脈閉也胞脈者屬心而絡於胞中今氣上迫肺心
氣不得下通故月事不來也
邪之所湊其正氣必虛陰盛於裏則虛於表陽弱不能與
裏陰相抗則外乘陰虛之所而浮散於表陰虛者陽必湊
之故少氣時熱而汗出也小便黃者脾溼肝陷溫氣下鬱
少腹中有熱也目下腫者諸有水人微腫先見於目下也
以水者陰物也目下亦陰地也腹者至陰之所居同氣相
感故水在腹者必使目下腫也水旺土溼胃氣不降則二

火失根真氣上逆故口苦舌乾臥不得正偃正偃則欬出
淸水所以不能正偃者因胃中不和正偃則氣阻欬甚上
迫於肺也諸水病者水泛氣阻故不得臥臥則中氣壅塞
膽逆鬱生驚則膽火上炎而刑肺金於是欬甚也腹中鳴
者病本於胃土之溼木鬱而不暢也氣薄於脾則煩不能
食以脾主消化胃主受盛飮食不化則中脘脹滿胃失受
盛之職不能再納新穀濁氣上填君火莫降故心煩不能
食食不下者胃脘阻隔不開也身重難以行者水泛胃土
胃脈在足溼勝陽虧筋骨不健也月事不來者胞脈閉塞
阻其經血下行之路也心主脈胞脈者屬心而絡於胞中
血溫則行寒則凝血溫之行心火之力今逆氣上迫肺部

心氣不得下通血脈凝濇故月事不來也二段舊誤在評熱病論
帝曰人之不得偃臥者何也岐伯曰肺者藏之蓋也肺氣盛
則脈大脈大則不得偃臥論在奇恆陰陽中
肺者五藏之華蓋也肺氣盛者胃土上逆肺金莫降壅滿
於胸中也肺氣上盛則脈浮大脈浮大者肺胃上逆故不
得偃臥奇恆陰陽古書
帝曰人臥而有所不安者何也岐伯曰藏有所傷及精有所
寄則臥不安故人不能懸其病也
藏有所偏傷及精有所偏寄則臥不安故人不能懸度其
病也二段舊誤在病能論
帝曰人有逆氣不得臥而息有音者有不得臥而息無音者
有起居如故而息有音者有得臥行而喘者有不得臥不能
行而喘者有不得臥臥而喘者皆何藏使然願聞其故
息有音喘息有聲音也得臥行而喘者能臥能行而喘也
岐伯曰不得臥而息有音者是陽明之逆也足三陽者下行
今逆而上行故息有音也陽明者胃脈也胃者六府之海其
氣亦下行陽明逆不得從其道故不得臥也下經曰胃不和
則臥不安此之謂也夫起居如故而息有音者此肺之絡脈
逆也絡脈不得隨經上下故留經而不行絡脈之病人也微
故起居如故而息有音也夫不得臥臥則喘者是水氣之客
也夫水者循津液而流也腎者水藏主津液主臥與喘也帝
曰善

不得臥而息有音者是足陽明之上逆也足之三陽自頭
走足氣本下行今逆而上行故息有音也以陽明者胃之
脈也胃者六府之長其氣亦下行經府相同下行則濁氣
降攝倉廩開而水穀入胃氣不降則經氣上逆不得從其
故道而下經府皆逆濁氣上填故不得臥也下經曰古書胃
府不和則臥寐不安正此謂也夫起居如故而息有音者
此肺之絡脈逆也絡脈壅礙不得隨經脈上下則留滯而
不行絡脈之病人也微非如經脈之病能改起居之常故
起居如故而息有音也夫不得臥臥則喘者是水氣之上
客也水者隨津液而流行也腎者水藏職主津液水位在
下而循津液逆行客居肺部氣被水阻故不得偃臥臥則

氣閉而喘作也（二段舊誤在逆調論）

病能論

黃帝問曰有病心腹滿旦食則不能暮食此爲何病岐伯對曰名爲鼓脹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治之以鷄矢醴一劑知二劑已帝曰其時有復發者何也岐伯曰此飲食不節故時有病也雖然其病且已時固當病氣聚於腹也（此段舊誤在腹中論）

心腹痞滿旦食則不能暮食此水旺土溼中氣不運脾陷不能消胃逆不能納也病名鼓脹雞矢醴（仲景鷄矢白散即此）利水泄溼疏通小便溼去則滿消食下鼓消脹平故一劑其效可知二劑其病全已病已而時有復發者此愈後飲食不節傷其脾胃故有時病發也雖綠愈後調攝不善而其先

病且已時固當病氣聚於腹中舊根未絕是以一傷卽發也

帝曰有病脇下滿氣逆二三歲不已是爲何病岐伯曰病名曰息積此不妨於食不可灸刺積爲導引服藥藥不能獨治也（此段舊誤在奇病論）

肺主氣自右脇下行脇下滿氣上逆此肺金不降呼吸爲息息積者肺氣之結積也（難經肺之積名曰息賁卽此）積在右脇不礙胃口故不妨於食此不可灸刺宜積爲導引行氣之法兼以服藥藥不能獨治也

帝曰人有身體髀股䯒皆腫環齊而痛是爲何病岐伯曰病名伏梁此風根也其氣溢於大腸而著於肓肓之原在齊下故環齊而痛也不可動之動之爲水溺濇之病也

難經心之積名曰伏梁起臍上大如臂上至心下身體髀股䯒皆腫環臍而痛病名伏梁緣肝木剋賊脾土中氣痞塞心火莫降故成伏梁積聚此風木不能上達根蟠於土位故也其積聚之位在於臍上心下之閒而其氣則溢於大腸而著於肓心下鬲上曰肓（足少陰之肓俞也）肓之原在臍下一氣相通故環臍而痛也此不可動之若輕施攻下而妄動之則脾愈傷而肝愈陷不能疏泄水道必爲水溺淋濇之病也

帝曰病有少腹盛上下左右皆有根此爲何病可治不岐伯曰病名曰伏梁帝曰伏梁何因而得之岐伯曰裹大膿血居

腸胃之外不可治治之每切按之致死帝曰何以然岐伯曰此下則因陰必下膿血上則迫胃脘生鬲挾胃脘內癰此久病也難治居齊上爲逆居齊下爲從勿動亟奪論在刺法中

少腹盛滿上下左右皆有根此亦脾陷肝遏風木賊土之病病亦名伏梁肝脾鬱迫溼熱蒸腐化生膿血居於腸胃之外不可治之治之則愈劇也（切甚）按之則致死此其下則連於後門必下膿血上則迫於胃脘生鬲挾胃脘之內癰此非旦夕所成乃久病也最爲難治其居臍上在心脾之閒爲逆恐其腐敗熏心也其居臍下在肝脾之閒爲從不可輕易動之使其正氣亟奪也刺法古書（二段舊誤在腹中論）

帝曰人病胃脘癰者診當何如岐伯曰診此者當候胃脈其

脈當沈細沈細者氣逆逆者人迎甚盛甚盛則熱人迎者胃脈也逆而盛則熱聚於胃口而不行故胃脘爲癰也

診胃脘癰者當候胃脈癰疽之病緣風寒閉其經脈營衛壅阻而成風寒閉束其在下之脈如衝陽氣街必當沈細以其經脈不得下達也沈細者必氣逆以其不得下達必上衝也逆者其在上之脈如人迎必甚盛甚盛則陽鬱而發熱人迎者胃脈也上逆而甚盛則熱聚於胃口而不下行溼熱蒸腐故胃脘爲癰也

帝曰善有病頸癰者或石治之或鍼灸治之而皆已其眞安在岐伯曰此同名異等者也夫癰氣之息者宜以鍼開除去之氣盛血聚者宜石而瀉之此所謂同病異治也

石砭石也癰氣之息者癰之氣平而生瘜肉者也(瘜死肉也)故宜以鍼開除去之去其死肉與膿血也氣盛血聚者癰之氣盛血聚而未成膿者也故宜以石瀉之瀉其聚血以散其積氣也同病而異治者名同而等異也

帝曰人有尺脈數甚筋急而見此爲何病岐伯曰此所謂疹筋是人腹必急白色黑色見則病甚

尺脈數甚者木陷於水也肝木生於腎水水寒土溼乙木不能升達陷於水中鬱動不已故尺脈數甚肝主筋肝陷則筋不榮舒故筋急而見(青筋外露)此所謂疹筋疹筋者病在筋也肝木下陷是人少腹必當拘急若白色黑色見則病甚黑爲痛白爲寒也(靈樞五色語皮部論多黑則痺多白則寒)難經肝主色自入爲靑入心爲赤入脾爲黃入肺爲白入腎爲黑凡五色外見者皆肝病也(此段舊誤在奇病論中)

奇病論

黃帝問曰人有病頭痛以數歲不已此安得之名爲何病岐伯曰當有所犯大寒內至骨髓髓者以腦爲主腦逆故令頭痛齒亦痛病名曰厥逆

腎主骨髓骨髓者水之精液也水位於下而其源在上腦者髓之海也(靈樞海論語)故骨髓以腦爲主衝犯大寒內至骨髓骨髓之寒上通於腦則腦爲之逆腦逆則濁氣莫降鬱衝頭上是以頭痛齒者骨之餘也濁氣塡塞故齒牙亦痛其病名曰厥逆厥逆者濁氣之上逆也(足之三陽自頭走足厥逆者寒邪升

發足三陽之上逆也)

帝曰有病厥者診右脈沈而緊左脈浮而遲不知病主安在岐伯曰冬診之右脈固當沈緊此應四時左脈浮而遲此逆四時在左當主病在腎頗關在肺當腰痛也帝曰何以言之岐伯曰少陰脈貫腎絡肺今得肺脈腎爲之病故腰痛也

冬月陽氣右降右脈沈緊者陽氣之右降也此爲應四時氣宜右降不宜左降冬月陽氣在右固當降也而其在左則未嘗降以左非降位也蓋左脈浮而遲是乙木順陷矣此爲逆四時其在右者不病也其在左者當主病在腎頗關通在肺家是當腰痛也以足少陰脈貫腎而絡肺腎宜溫升肺宜淸降今右脈沈緊是得肺家之平脈左脈浮遲

是不得腎家之平脈則癸水沈寒腎爲之病矣水寒不能生木風木下陷於腎水腎位在腰木氣鬱衝故腰痛也厥逆也凡宜降而反升者謂之逆宜升而反降者亦謂之逆厥逆者反順爲逆也（此段舊誤在病能論中）

帝曰善有病膺腫頸痛胸滿腹脹此爲何病何以得之岐伯曰名厥逆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灸之則瘖石之則狂須其氣并乃可治也帝曰何以然岐伯曰陽氣重上有餘於上灸之則陽氣入陰入則瘖石之則陽氣虛虛則狂須其氣并而治之可使全也

足之三陽自頭走足以下行爲順足陽明行身之前由缺盆下胸膈而走腹足少陽行身之側由缺盆貫胸膈而循

脇膺腫頸痛胸滿腹脹者陽明少陽之上逆也名爲厥逆灸之則瘖瘂不言石之則淸狂不慧（漢書語）須其陰陽之氣兩相交并乃可治也以其陽氣重有餘於上灸之則助其上焦之陽陽盛而侵占陰位筋脈焦縮故舌强而言拙石之則寫其下焦之陽陽虛而逆升陰位膽火沸騰故心迷而神亂須其陽降陰升氣并而治之可使全也（此段舊誤在腹中論）

帝曰有病怒狂者此病安生岐伯曰生於陽也帝曰陽何以使人狂岐伯曰陽氣者因暴折而難決故善怒也病名曰陽厥帝曰何以知之岐伯曰陽明者常動巨陽少陽不動不動而動大疾此其候也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奪其食卽已夫食入於陰長氣於陽故奪其食卽已使之服以生鐵落爲飲夫生鐵落者下氣疾也

陽氣發生因暴被摧折鬱其肝膽之氣不得暢達是以善怒難決者鬱氣莫泄未經斷決也怒狂者怒不中節性情狂悖也其病名曰陽厥陽厥者足少陽之上逆也以足之三陽惟陽明者常動頸脈之人迎是也（地倉大迎皆動不及人迎之大）巨陽少陽則不動不動其常也而動忽大疾此其候也巨陽之動應在天柱頭旁少陽之動應在聽會（耳上）而肝膽主怒則動在少陽之聽會然足三陽自頭走足降則皆降未有少陽上逆而巨陽獨降者皆逆則皆動故連巨陽言之飲食入腹脾氣散精上歸於肺以穀精而化穀氣藏於胃府以養五藏（經脈別論語）是爲胃氣脾爲太陰胃爲陽明是食入於

陰而長氣於陽也陽明脈解所謂病甚則棄衣而走登高而歌妄言罵詈不避親疏者乃陽明胃氣之盛滿而不降也胃土不降則膽無下行之路膽鬱怒發故病怒狂奪其食則胃氣衰減陽明淸降是以病已使之服餌但以生鐵落爲飲生鐵落重墜之性下氣最疾以金制木甲木下行則怒狂止矣（此段舊誤在病能論中）

帝曰有病口苦取陽陵泉口苦者病名爲何何以得之岐伯曰病名曰膽癉夫肝者中之將也取決於膽咽爲之使此人者數謀慮不決故膽氣上溢而口爲之苦治之以膽募俞論在十二官相使中

陽陵泉足少陽之經穴（穴在膝外）難經筋會陽陵泉是也火曰

炎上炎上作苦足少陽以甲木而化相火膽火上逆是以口苦取陽陵泉者通足少陽之經脈降逆氣而泄相火也其病名曰膽癉癉熱也十二藏相使論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故肝者中之將軍也雖謀慮出焉而實取決於膽（六節藏象論凡十一藏皆取決於膽也）肝脈循喉嚨入頏顙肝膽表裏是咽者肝膽之使道也此人者數謀慮而不決是肝能謀慮而膽不決斷則膽氣虛矣膽虛根拔火氣上溢故口爲之苦治之以膽經之募俞膽募在腸少陽之日月也膽俞在背太陽之膽俞也與陽陵泉穴皆可治也十二官相使即十二藏相使論也

帝曰有病口甘者病名爲何何以得之岐伯曰此五氣之溢

也名曰脾癉夫五味入口藏於胃脾爲之行其精氣津液在脾故令人口甘也此肥美之所發也此人必數食甘美而多肥也肥者令人內熱甘者令人中滿故其氣上溢轉爲消渴治之以蘭除陳氣也

五味入口藏於胃府脾爲之行其精氣故五氣散歸於五藏今津液在脾不歸五藏則五氣上溢令人口甘此飲食肥美之所發也此人必數食甘美而多肥者肥者令人氣滯而生內熱甘者令人氣阻而生中滿中氣鬱滿內熱熏蒸故其氣上溢久而轉爲消渴消渴者膽火上逆而爍肺津也治之以蘭辛香開散之力除其菀陳之氣鬱消熱退則上溢者順行而下矣（津液在脾則治以蘭及成熱中消中則蘭爲芳草不可用矣）

帝曰夫子數言熱中消中不可服高粱芳草石藥石藥發癲芳草發狂夫熱中消中者皆富貴人也今禁高粱是不合其心禁芳草石藥是病不愈願聞其說岐伯曰夫芳草之氣美石藥之氣悍二者其氣急疾堅勁故非緩心和人不可以服此二者帝曰不可以服此二者何以然岐伯曰夫熱氣慓悍藥氣亦然二者相遇恐內傷脾脾者土也而惡木服此藥者至甲乙日更論

肥者令人內熱甘者令人中滿其氣上溢轉爲消渴是熱中消中乃高粱所生而石藥燥烈發癲芳草香竄發狂故皆不可服以久食高粱致成熱中消中之病而芳草之氣美石藥之氣悍二者之氣急疾堅勁更益其疾故非緩心

和氣之人不可服也蓋熱中消中之家熱氣慓悍原不和平而芳草石藥之氣與之正同二者相遇燥熱倍增恐內傷脾中沖和之氣脾者土也而惡風木之相賊脾精枯槁不敵風木一當木旺之時脾病必劇服此慓悍之藥者脾精消爍至甲乙日木旺之期當更論之甲乙不困乃可治也不然則木賊土敗不可救挽未可與常日並言也（此段舊誤在腹中論）

帝曰有癃者一日數十溲此不足也身熱如炭頸膺如格人迎躁盛喘息氣逆此有餘也太陰脈微細如髮此不足也其病安在名爲何病岐伯曰病在太陰其盛在胃頗在肺病名曰厥死不治此所謂得五有餘二不足也帝曰何謂五有餘

二不足岐伯曰所謂五有餘者五病之氣有餘也二不足者
亦病氣之不足也今外得五有餘內得二不足此其身不表
不裏亦正死明矣

頸膺如格如有物阻格不通也人迎陽明胃之動脈在結
喉兩旁太陰脈太陰肺之寸口也此病在太陰脾土其盛
在於胃次則頗在於肺以陽衰溼旺脾陷肝鬱不能疏泄
水道故小便閉癃此脾氣之不足也溼旺胃逆濁氣上填
故頸膺阻格人迎躁盛胃逆則膽肺莫降膽火升泄故身
熱如炭肺金上壅故喘息氣逆此胃家之有餘也肺氣壅
阻不得暢達故太陰脈細如髮此肺氣之不足也本以太
陰溼土之旺是病在太陰因溼旺而胃逆是其盛在胃因

胃逆而肺壅是亦頗在肺陽氣拔根升浮渫越陰氣失位
沈陷鬱遏升降倒置皆緣中氣虧敗病名曰厥死不可治升降倒行皆曰厥逆此所謂得五有餘二不足也五有餘者陽明之
外盛如身熱如炭頸膺如格人迎躁盛喘息氣逆是也二
不足者太陰之裏虛如小便閉癃寸口脈細是也外得五
有餘內得二不足則表非真盛是陽氣之外脫也裏非真
虛是陰氣之內㽷也此其身不表不裏亦正死明矣

凡消癉痿厥仆擊偏枯氣逆發滿肥貴人高梁之疾也鬲塞
閉絕上下不通暴憂之病也暴厥而聾偏塞閉不通內氣暴
薄也不從內外中風之病故疾留著也蹠跛寒風溼之病也
黃癉暴痛癲疾厥狂久逆之所生也五藏不平六府閉塞脾
肺之所生也頭痛耳鳴九竅不利腸胃之所生也此段舊誤在通評虛實論

凡消癉痿厥仆擊偏枯氣逆胸滿是肥胰貴人高粱厚味
溼熱鬱生之疾也胸腹隔塞閉絕上下不通是暴憂傷脾
溼旺土鬱之病也暴厥而聾兩耳偏有閉塞不通是少陽
甲木之氣逆從內升暴相薄迫也不從內外中風之病木鬱風動是內中風入風感襲是外中風而支節卷縮是故疾留著痼疾留聚痺著阻其
經脈也胺足蹠跛是寒風溼之邪傷其關節經絡之病也
黃癉暴痛癲疾厥狂是膽胃不降久逆之所生也五藏不
平六府閉塞是脾肺溼旺升降倒置之所生也頭痛耳鳴
九竅不利是胃逆腸陷濁氣堵塞之所生也

標本病傳論

黃帝問曰病有標本刺有逆從奈何岐伯對曰凡刺之方必
別陰陽前後相應標本相移逆從得施故曰有其在標而求
之於標有其在本而求之於本有其在本而求之於標有其
在標而求之於本故治有取標而得者有取本而得者有逆
取而得者有從取而得者

凡刺之法必別陰陽陰陽之氣前後相應標本相移審其
鍼刺之宜忌而後逆從得施而無誤下文逆取從取是也病有標本
求而取之各有所得是分逆從逆取者取之於標也從取
者取之於本也

知逆與從正行無問知標與本萬舉萬當不知標本是謂妄

行夫陰陽逆從標本之爲道也少而多淺而博小而大可以言一而知百病之害以淺而知深察近而知遠言標與本易而勿損

言標本逆從之道不可不知也

治反爲逆治得爲從先病而後逆者治其本先逆而後病者治其本先寒而後生病者治其本先病而後生寒者治其本先病而後泄者治其本先泄而後生他病者治其本必且調之乃治其他病先熱而後生病者治其本先熱而後生中滿者治其標先中滿而後生煩心者治其本先病而後生中滿者治其標小大利治其本小大不利治其標先小大不利而後生病者治其本

治與病反爲逆治與病得爲從先病而後逆者逆由病生則治其本先逆而後病者病由逆生則治其本先寒而後生病者寒爲本也則治其本先病而後生寒者病爲本也則治其本先病而後泄者病爲本也則治其本先泄而後生他病者泄爲本也則治其本凡此必且調之令其本愈乃治其他病若先熱而後生病者熱爲重則治其本先熱而後生中滿者中滿爲重則治其標先中滿而後煩心者中滿爲重仍治其本先病而後生中滿者中滿爲重則治其標小大利(小便大便)則他病爲重但治其本小大不利則他病爲輕必治其標以小大不利諸病之標而所關甚巨不得不先也小大不利而後生他病者則小大爲重必治其本以小大不利諸病之本雖雜證叢生皆在所緩也

人有客氣有主氣病發而有餘本而標之先治其本後治其標病發而不足標而本之先治其標後治其本謹察間甚以意調之間者并行甚者獨行

人有客氣有主氣主爲本客爲標本宜急而標宜緩也但有虛實之分不可拘也病發而有餘則先本而後標病發而不足則先標而後本謹察間甚以意調之間者標本并行以其病輕也甚者標本單行以其病重也

夫病傳者心病先心痛一日而欬三日脇支滿五日閉塞不通身痛體重三日不已死冬夜半夏日中

凡病必傳其所勝心病先心痛腎水尅心火也一日而欬

心火尅肺金也三日脇支滿痛肺金尅肝木也(肝位在脇偏支滿痛)五日閉塞不通身痛體重肝木尅脾土也(膽木尅胃則上竅不通肝木尅脾則下竅不通)三日不已死冬夜半水滅火也夏日中火太亢也

肺病喘欬三日脇支滿痛一日身重體痛五日而脹十日不已死冬日入夏日出

肺病喘欬心火尅肺金也三日脇支滿痛肺金尅肝木也一日身重體痛肝木尅脾土也五日而脹膽木尅胃土也十日不已死冬日入金既衰也夏日出木將旺也

肝病頭目眩脇支滿三日體重身痛五日而脹三日腰脊少腹痛脛痠三日不已死冬日入夏早食

肝病頭目眩脇支滿肺金尅肝木也三日體重身痛肝木

尅脾土也五日而脹膽木尅胃土也三日腰脊少腹痛脛痠脾土尅腎水也三日不已死冬日入金已衰也木無制故夏早食木將敗也

脾病身痛體重一日而脹二日少腹腰脊痛脛痠三日背䐈筋痛小便閉十日不已死冬人定夏晏食

脾病身痛體重肝木尅脾土也一日而脹膽木尅胃土也二日少腹腰脊痛脛痠脾土尅腎水也三日背䐈筋痛小便閉胃土尅膀胱也十日不已死冬人定水將旺也水旺則滅火而侮土夏晏食土已衰也

腎病少腹腰脊痛䯒痠三日背䐈筋痛小便閉三日腹脹三日脇支滿痛三日不已死冬大晨夏晏晡

腎病少腹腰脊痛脛痠脾土尅腎水也溼土遏陷肝木不升淪於腎水則腰腹痛膝脛痠三日背䐈筋痛小便閉胃土尅膀胱也三日腹脹膀胱侮胃土也三日脇支滿痛胃土侮膽木也三日不已死冬大晨水已衰也夏晏晡土正旺也

胃病脹滿五日少腹腰脊痛䯒痠三日背䐈筋痛小便閉五日身痛體重六日不已死冬夜半後夏日昳

胃病脹滿膽木尅胃土也五日少腹腰脊痛脛痠脾土尅腎水也三日背䐈筋痛小便閉胃土尅膀胱也五日身痛體重腎水侮脾土也六日不已死冬夜半後木將旺也夏日昳土正盛也日昳午後日昃土盛之時

膀胱病小便閉五日少腹脹腰脊痛䯒痠一日腹脹一日身重體痛二日不已死冬雞鳴夏下晡

膀胱病小便閉胃土尅膀胱也五日少腹脹腰脊痛䯒痠一日腹脹膀胱侮胃土也一日身重體痛脾土尅腎水也二日不已死冬雞鳴水已衰也夏下晡土正旺也病傳之義與靈樞病傳相同

諸病以次是相傳如是者皆有死期不可刺間一藏止及至三四藏者乃可刺也

間一藏止隔藏相傳而止也及至三四藏者隔藏相傳至三四藏而止也難經七傳者死間藏者生七傳者傳其所勝也間藏者傳其所生也一藏不再傳故言七傳者死也子母相傳故言生也

本病論

黃帝曰五藏相通移皆有次五藏有病則各傳其所勝不治法三月若六月若三日若六日傳五藏而當死是順傳所勝之次

五藏相通其彼此移轉皆有次第緣五藏有病則各傳其所勝不治法三月若六月若三日若六日傳遍五藏而當死遞相尅賊以至殞命是順傳所勝之次第也

五藏受氣於其所生傳之於其所勝氣舍於其所生死於其所不勝病之且死必先傳行至其所不勝病乃死此言氣之逆行也故死

五藏受氣於其所生已所生也傳之於其所勝已所尅也

氣舍於其所生生已者也死於其所不勝剋已者也病之
且死必先傳行至其所不勝病乃死遇剋賊也此言氣之
逆行也故死在五藏相移爲順傳在此藏被剋者爲逆行
也

肝受氣於心傳之於脾氣舍於腎至肺而死心受氣於脾傳
之於肺氣舍於肝至腎而死脾受氣於肺傳之於腎氣舍於
心至肝而死肺受氣於腎傳之於肝氣舍於脾至心而死腎
受氣於肝傳之於心氣舍於肺至脾而死此皆逆死也一日
一夜五分之此所以占死生之早暮也故曰別於陽者知病
從來別於陰者知死生之期言知至其所困而死

此詳次上文之義一日一夜五分之以配五藏寅卯爲木

巳午爲火申酉爲金亥子爲水辰戌丑未爲土此所以占
死生之早暮也言知至其所困而死知其死於所不勝也
別於陽者四語與陰陽別論重

是故風者百病之長也今風寒客於人使人毫毛畢直皮膚
閉而爲熱當是之時可汗而發也或痺不仁腫痛當是之時
可湯熨及火灸刺而去之弗治病入舍於肺名曰肺痺發欬
上氣

百病皆緣風閉皮毛鬱其裏氣而成是故風者百病之長
也今風寒初客於人使人洒然振悚毫毛畢直孔竅收斂
皮膚閉而爲熱當是之時風則傷其衛氣寒則傷其營血
病在營衛可汗而發也仲景傷寒傷寒用麻黃湯中風用桂枝湯義本諸此或皮膚

癖痺不仁則成風痺之證肌肉擁腫作痛則成瘡瘍之證
所謂病成而變也脈要精微論語當是之時可以湯熨藥湯熏洗藥袋熏烙
及火灸刺而去之燔鍼灸艾皮毛者肺之合也肺主皮毛弗治則病
自皮毛入舍於肺名曰肺痺肺氣閉塞肺金壅阻發欬上氣此
表邪內傳侵傷五藏之始也皮毛外閉裏氣鬱遏則藏病發作非風寒之內入五藏也

弗治肺卽傳而行之肝病名曰肝痺一名曰厥脇痛出食當
是之時可按若刺耳

五藏有病則各傳其所勝在肺弗治肺卽傳而行之於肝
金剋木也病名曰肝痺肝氣閉塞一名曰厥脇痛出食以肝膽
同氣脈行脇肋肝氣痺著經脈不行故氣阻而脇痛肝病
則陷膽病則逆膽木上逆而刑胃土容納失職故嘔吐出

食升降倒行是以名曰厥逆也當是之時可按摩鍼刺而
愈之耳猶未爲晚也

弗治肝傳之脾病名曰脾風發癉腹中熱煩心出黃當此之
時可按可藥可浴

在肝弗治肝傳之脾木剋土也病名曰脾風脾爲風木所傷發癉
腹中熱煩心出黃以脾爲溼土溼傳於胃戊土上逆君相
二火不得下根火鬱熱發故腹中癉熱心內鬱煩風木隨
脾土左升脾土溼陷風木抑遏故發黃色緣木主五色入
土化黃也當此之時可按可藥可浴而已猶未爲晚也

弗治脾傳之腎病名曰疝瘕少腹寃熱而痛出白一名曰蠱
當此之時可按可藥

在脾弗治脾傳之腎土剋水也病名曰疝瘕少腹寃熱而痛出白一名曰蠱以溼土剋水寒凝氣聚則成疝瘕風木不達溫氣鬱遏故少腹寃熱而痛寃鬱也木鬱下泄腎水失職故白液淫泆出於溺孔一名曰蠱蠱者物腐蟲生日見剝蝕也當此之時可按可藥猶未為晚也

弗治腎傳之心筋脈相引而急病名曰瘛當此之時可灸可藥弗治滿十日法當死瘛音熾

在腎弗治腎傳之心水剋火也筋脈相引而急病名曰瘛以心主脈火被水賊筋脈不暢也當此之時可灸可藥猶未為晚也此而弗治滿十日法當死緣藏氣皆周不過十日之內五藏氣盡不可活矣

腎因傳之心心即復反傳而行之肺發寒熱法當三日死此病之次也故病久則傳化上下不并良醫弗為病久則傳化三句舊誤在生氣通天論

腎因傳之於心心即復反傳而行之肺火剋金也肺氣鬱蒸外發寒熱一藏再傷法當三日死矣難經一藏不再傷七傳者死此五藏相傳之次也故病久則必相傳化及其五藏皆敗上下不交并交也則精神離散氣血崩亡良醫於此弗能為也然其卒發者不必治於傳或其傳化有不以次不以次入者憂恐悲喜怒令不得以其次故令人有大病矣因而喜大虛則腎氣乘矣怒則肺氣乘矣恐則脾氣乘矣悲則心氣乘矣憂則肝氣乘矣此其道也故病有五五五二十五變及其傳化傳乘之名也卒音猝

五藏各傳其所勝故治於其所傳然其卒發者則不必治於其所傳以其卒發未及內傳或其傳化有不次者也不以次入者五情內傷憂恐悲喜怒令不得以其次也傳不以次必緣傷深故令人有大病矣蓋病本以次傳也因而喜傷心火心火大虛則腎氣乘之矣怒傷肝木則肺氣乘之矣恐傷腎水則脾氣乘之矣悲傷肺氣則心氣乘之矣憂傷脾土則肝氣乘之矣此其相乘之道也故五藏相乘每藏有五病五五二十五病難經一脈十變義與此同及其傳化遷變無常總皆傳其所乘之謂也舊本此篇誤在玉機眞藏論詳其文理與標本病傳論義同而非一篇本病論原亡取此篇補之

故地之溼氣感則害皮肉筋脈水穀之寒熱感則害於六府天之邪氣感則害人五藏邪風之至疾如風雨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膚其次治筋脈其次治六府其次治五藏治五藏者半死半生也此段舊誤在陰陽應象論

地之溼氣感則害於皮肉筋脈而已水穀之寒熱感則害於六府而已天之邪氣感則自皮毛而內傳害人五藏由表達裏凡肌膚筋脈六府之屬無所遺漏也邪風之至疾如風雨內傳至速也善治者治皮毛不俟其入肌膚也其次治肌膚不俟其入筋脈也其次治筋脈不俟其入六府也其次治六府不俟其入五藏也其次治五藏則根本損傷已太晚矣治五藏者難保十全半死半生也

湯液醪醴論

黃帝問曰爲五穀湯液及醪醴奈何岐伯對曰必以稻米炊以稻薪稻米者完稻薪者堅帝曰何以然岐伯曰此得天地之和高下之宜故能至完伐取得時故能至堅也

稻米得天地之和高下之宜故氣味完足稻薪至草木蒼乾之候伐取得時故莖葉堅實

帝曰上古聖人作湯液醪醴爲而不用何也岐伯曰自古聖人之作湯液醪醴者以爲備耳故爲而弗服也中古之世道德稍衰邪氣時至服之萬全

湯液醪醴行經發表之物上古之人道德純備邪氣不傷故爲而弗服中古之世道德稍衰邪氣有時而至故服之萬全

帝曰今之世不必已何也岐伯曰當今之世必齊毒藥攻其中鑱石鍼艾治其外也

服湯液醪醴而病不必已者以風氣不古道德全衰裏邪傷其藏府必齊(齊與劑同)毒藥攻其中表邪傷其經絡必用鑱石鍼艾治其外也

帝曰形弊血盡而功不立者何也岐伯曰神不使也帝曰何謂神不使岐伯曰鍼石道也精神不進志意不治故病不可愈今精壞神去營衛不可復收何者嗜欲無窮而憂患不止精氣弛壞營泣衛除故神去之而病不愈也

形弊者毒藥所傷血盡者鍼石所泄也神不使者神不爲之用也蓋營衛氣血之行神使之也鍼石之道疏通營衛而氣血之行全憑神運若精神不進志意不治雖用鍼石而病不可愈今其精壞神去營衛不可復收是何故也以其嗜欲無窮憂患不止經絡藏府損傷虧敗以致精氣弛壞營泣(泣與澀同)衛除故神去之而病不愈也

帝曰夫病之始生也極微極精必先入結於皮膚今良工皆稱曰病成名曰逆則鍼石不能治良藥不能及也今良工皆得其法守其數親戚兄弟遠近音聲日聞於耳五色日見於目而病不愈者亦何謂不早乎

神不使者病久邪深而正氣已敗也若夫病之始生極微極精(精微言其小也)必先入結於皮膚未及經絡藏府也今使良

工見此新病皆稱之曰病成名之曰證逆則鍼石不能治良藥不能及也病之不愈無足爲怪以其爲病久而治晚也如此則其法數皆誤矣今良工皆得其法守其數而且親戚兄弟之屬地親而情切論其處所遠近則音聲日聞於耳五色日見於目是其證之新久逆順知之甚悉而病不愈者亦何得謂病期久遠治之不早乎此又何說也

岐伯曰病爲本工爲標標本不得邪氣不服此之謂也

此非關病久而治晚也病爲本工爲標標本不得邪氣不服正此謂也

中古之治病至而治之湯液十日以去八風五痺之病十日不已治以草蘇草荄之枝本末爲助標本已得邪氣乃服

中古治病未能先事豫防病至而後治之用湯液十日以去八風五痺之病（八風義見靈樞九宮八風五痺義見痺論）服之可以萬全矣若十日不愈是病深也乃治以草蘇草荄之劑（蘇葉也荄根也）本標彼此爲助標本已得邪氣乃服也（本末即本標標本已得醫病相投也）暮世之治病也則不然治不本四時不知日月不審逆從病形已成乃欲微鍼治其外湯液治其內逆從倒行標本不得邪氣淫泆亡神失國粗工兇兇以爲可攻故病未已新病復起去故就新乃得眞人帝曰善（二段舊誤在移精變氣論）

色以應日脈以應月色之變化以應四時之脈（玉版論要語）不知色脈是不本四時不知日月也容色見上下左右上爲逆下爲從女子右爲逆左爲從男子左爲逆右爲從（玉版論要

語）不知容色是不審逆從也病形已成是當鍼石治其外毒藥治其內乃欲以微鍼治其外湯液治其內逆從倒行則標本不得邪氣不服淫泆而害正氣以至亡神而失國（呂氏春秋以氣爲民以身爲國）粗工兇兇見微鍼湯液不能勝任以爲邪旺可攻正氣愈敗於是故病未已新病復起則事愈壞矣是必去其故而復其新乃得成其爲眞人不然則竟登鬼籙矣

移精變氣論

黃帝問曰余聞古之治病惟其移精變氣可祝由而已今世治病毒藥治其內鍼石治其外或愈或不愈何也

移精變氣可祝由而已謂移變其精氣可祝告病由以符呪療之而已也

岐伯對曰往古人居禽獸之間動作以避寒陰居以避暑內無眷慕之累外無伸宦之形此恬憺之世邪不能深入也毒藥不能治其內鍼石不能治其外故可移精變氣祝由而已

伸宦求伸於宦場也

當今之世不然憂患緣其內苦形傷其外又失四時之從逆寒暑之宜賊風數至虛邪朝夕外傷空竅肌膚內至五藏骨髓小病必甚大病必死故祝由不能已也

虛邪即賊風也

拘於鬼神者不可與言至德惡於鍼石者不可與言至巧病不許治者治之無功矣帝曰善

今世之病宜鍼石不宜祝由若欲以上古之祝由而治今世之大病是拘於鬼神而惡於鍼石也不可與言至德之大至巧之微矣惡於鍼石是病不許治也既不許治則病必不治雖强治之亦無功矣（此段舊誤在五藏別論）

異法方宜論

黃帝問曰醫之治病也一病而治各不同皆愈何也岐伯曰地勢使然也東方者天地之所始生也魚鹽之地海濱傍水其民食魚而嗜鹹黑色而疏理皆安其處美其食魚者使人熱中鹹者勝血其病皆爲癰瘍其治宜砭石故砭石者亦從東方來（砭音邊）

血熱蒸發汗孔常開故其理疏感冒風寒閉其營衛格阻

不行則生擁瘇瘀熱蒸腐則成癰瘍砭石石鍼也山海經高氏之山有石如玉可以爲鍼

西方者金玉之域沙石之處天地之所收引也陵居而多風水土剛强其民不衣而褐薦華食而脂肥邪不能傷其形體其病生於內其治宜毒藥故毒藥者亦從西方來

風氣清涼皮毛斂閉不病外感而病內傷故宜毒藥

北方者天地所閉藏之域也其地高陵居風寒氷冽其民樂野處而乳食藏寒生滿病其治宜灸焫故灸焫者亦從北方來

乳酪寒滑助溼易生脹滿之病經絡凝澀故宜灸焫

南方者天地所長養陽之所盛處也其地下水土弱霧露之

所聚也其民嗜酸而食胕緻理而赤色其病攣痺其治宜微鍼故九鍼者亦從南方來

溼熱熏蒸多病胺足攣痺之證故宜微鍼通其經絡以泄溼熱

中央者其地平以溼天地所以生萬物也衆其民食雜而不勞其病多痿厥寒熱其治宜導引按蹻故導引按蹻者亦從中央出也

溼傷經絡營衛不運易生痿厥寒熱之證故宜導引按摩以通氣血

聖人雜合以治各得其所宜故治所以異而病皆愈者得病之情知治之大體也

聖人雜合諸法以治萬民各得其方土之所宜治之所以不同而病皆愈者得病情而知治要也

素問懸解第六卷終　　大倉陸寶忠校字

素問懸解卷七

昌邑黃元御解

寶命全形論

黃帝問曰天覆地載萬物悉備莫貴於人人以天地之氣生四時之法成君王衆庶盡欲全形形之疾病莫知其情留淫日深著於骨髓心私慮之余欲鍼除其疾病爲之奈何

四時之法生長收藏之令也

岐伯對曰夫人生於地懸命於天天地合氣命之曰人天有陰陽人有十二節天有寒暑人有虛實能經天地陰陽之化者不失四時人能應四時者天地爲之父母知萬物者謂之天子能存八動之變者五勝更立能達虛實之數者獨出獨

入知十二節之理者聖智不能欺也呿吟至微秋毫在目

人之形生於地而命懸於天天地合氣命之曰人天有陰陽陰陽推遷四時變化爰有十二節氣人有十二支節以應之天有寒暑寒暑往來五行消長爰有衰旺人有虛實以應之天地與人同氣貴能崇效卑法耳能經緯天地陰陽之化者順生長收藏之令自不失四時之序人能上應四時者行與天地無違天地爲之父母能應四時則知萬物知萬物者代天宣化謂之天子能應四時則順八風能存八方風動之變者五行之勝相代更立不爲一邪所中風在八方有虛有實自正面來者爲實風自衝後來者爲虛風人之令氣有衰旺藏府有虛實兩實相逢則人不傷兩虛相逢則人傷焉能存八風之變是達虛實之數也能達虛實之數者獨出獨入不與衆人同中於虛邪達虛實之數是知十二節之理也知十二節之理者隱顯悉照聖智不能欺也是則呿吟至微（呿開口出氣吟閉口吸氣）亦當秋毫在目況於形之疾病色脈顯然何爲不知其情則以微鍼除之非難事矣

帝曰人生有形不離陰陽天地合氣別爲九野分爲四時月有大小日有短長萬物並至不可勝量虛實呿吟敢問其方

人生有形不離陰陽陰陽者天地之氣也天地合氣地則別爲九野天則分爲四時四時之中月有小大之殊日有短長之差不相同也則夫萬物並至不可勝量盈虧消長

紛紜錯出虛實呿吟之數何以辨之敢問其方也

岐伯曰夫鹽之味鹹者其氣令器津泄弦絕者其音嘶敗木敷者其葉發病深者其聲噦人有此三者是謂壞府此皆絕皮傷肉氣爭血黑毒藥無治短鍼無取

虛實呿吟之數不難辨也凡有諸內必形諸外夫鹽之味鹹者鹵氣浸淫令氣津泄是以弦急而欲絕者其音嘶敗木鬱而欲敷者其葉反側（木欲敷舒而不能故葉發動而反側）病深而氣敗者其聲噦噫人有三等之象者是謂毀壞之宮府此皆絕皮傷肉氣爭血黑形體頹敗殞亡非久毒藥無治短鍼無取也

帝曰余念其痛心爲之亂惑反甚其病不可更代百姓聞之

以爲殘賊爲之奈何岐伯曰木得金而伐火得水而滅土得木而達金得火而缺水得土而絶萬物盡然不可勝竭故鍼有懸布天下者五黔首共飮食莫知之也一曰治神二曰知養身三曰知毒藥爲真四曰制砭石小大五曰知府藏血氣之診五法俱立各有所先

五行之理尅其所勝萬物盡然不勝其數故鍼法五行有懸布天下者五黔首黔黑也秦謂百姓爲黔首言其黑頭無知也其語始此共飮食而已莫知之也一曰治神治其神明以存鍼也義見下文二曰知養身知去邪扶正以養人身也三曰知毒藥爲真知毒藥攻邪以爲真也四曰知制砭石小大制砭石小大之度以適病也五曰知府藏血氣之診知府藏血氣陰陽虛實

之分補寫無差也五者之法俱立因病制宜各有所先也

今末世之刺也虛者實之滿者寫之此皆衆工所共知也若夫法天則地隨應而動和之者若響隨之者若影道無鬼神獨來獨往

末世之刺虛補實寫衆工皆知非其至也若夫法天則地隨應而動隨宜而動氣血之變若影響之逐形聲道無鬼神而獨來獨往此則衆工所不解矣

帝曰願聞其道岐伯曰凡刺之真必先治神五藏已定九候已備後乃存鍼衆脈不見衆凶弗聞外內相得無以形先可玩往來乃施於人人有虛實五虛勿近五實勿遠至其當發間不容瞚伏如橫弩起如發機手動若務鍼耀而勻靜意視義觀適之變是謂冥冥莫知其形見其烏烏見其稷稷從見其飛不知其誰

凡刺之真必先治神我以神往人之五藏已定九候已備後乃存意於鍼鍼貴得要衆脈不必盡見衆凶弗容盡聞法在外內相得無以形先待其可玩往來可以玩索而得獨往獨來之意乃施於人人有虛實五虛勿近不可補也五實勿寫易於泄也至其當發之時間不容瞚轉瞬而已晚也瞚轉瞬也伏如橫弩不動起如發機之速手動若務務與鶩同勢至捷也鍼耀而勻耀與躍同力至均也靜意視義觀其虛實所適之變是謂冥冥無象莫知其形見其烏烏見其稷稷烏烏鳴聲漢明帝起居注帝東巡過亭障有烏飛鳴聖輿上亭長祝曰烏烏啞啞又歌聲史李斯傳歌呼烏烏稷稷疾也詩小雅既齊既稷注

齊整稷疾烏烏稷稷喻鍼之妙捷若飛鳥也從見其飛行絶迹而已不知其誰所使之也

帝曰何如而虛何如而實岐伯曰刺虛者須其實刺實者須其虛經氣已至愼守勿失深淺在志遠近若一如臨深淵手如握虎神無營於衆物義無邪下必正其神

此因上文五虛勿近五實勿遠問實者何如而使之虛虛者何如而使之實刺虛者須其實俟其陽氣已至而後去鍼也刺實者須其虛俟其陰氣已至而後去鍼也經氣已至是虛者變實實者變虛之候愼守之而無失義詳鍼解深淺之間在志遠近之際若一如臨深淵恐其將墮手如握虎欲其力壯而神靜志衆物皆損義無邪下必正其神義詳鍼解

後二語依鍼解補此刺法之真訣也

鍼解

黃帝問曰願聞九鍼之解虛實之道岐伯對曰刺虛則實之者鍼下熱也氣實乃熱也滿而泄之者鍼下寒也氣虛乃寒也菀陳則除之者出惡血也邪勝則虛之者出鍼勿按徐而疾則實者徐出鍼而疾按之疾而徐則虛者疾出鍼而徐按之言實與虛者寒溫氣多少也若無若有者疾不可知也察後與先者知病先後也爲虛與實者工勿失其法若得若失者離其法也虛實之要九鍼最妙者爲其各有所宜也補寫之時者與氣開闔相合也九鍼之名各不同形者鍼窮其所當補寫也

此解靈樞九鍼十二原凡用鍼者虛則實之滿則寫之菀菀同鬱陳則除之邪勝則虛之徐而疾則實疾而徐則虛言實與虛若有若無察後與前若存若亡爲虛與實若得若失虛實之要九鍼最妙補寫之時以鍼爲之九鍼之名各不同形九鍼十二原文刺法虛則實之者鍼下熱至則實氣實乃熱也滿而泄之者鍼下寒則泄氣虛乃寒也菀陳則除之者出其惡血也邪勝則虛之者出鍼勿按使其邪去而經虛也徐而疾則實者徐出鍼而疾按之令裏氣之莫泄也疾而徐則虛者疾出鍼而徐按之令裏氣之得出也言實與虛者寒溫二氣之多少也若無若有者疾之有無虛實不可知也察後與先者察知病氣之先後也爲虛與實者工於補寫勿失其法也若得若失者似若離其法也虛實之要九鍼最妙者爲其或補或寫各有所宜也補寫之時者與經氣開闔之宜適相合也九鍼之名各不同形者鍼之長短大小各異其制窮盡其所當補寫之法也鍼形詳見靈樞

刺實須其虛者留鍼陰氣隆至鍼下寒乃去鍼也刺虛須其實者陽氣隆至鍼下熱乃去鍼也經氣已至愼守勿失者勿變更也深淺在志者知病之內外也近遠如一者深淺其候等也如臨深淵者不敢墮也手如握虎者欲其壯也神無營於眾物者靜志觀病人無左右視也義無邪下者欲端以正也必正其神者欲瞻病人目制其神令氣易行也

此解寶命全形論刺虛者須其實刺實者須其虛經氣已

至愼守勿失深淺在志遠近如一如臨深淵手如握虎神無營於眾物義無邪下必正其神寶命全形論文刺實須其虛者留鍼候之陰氣隆至盛至也鍼下寒生乃去鍼也刺虛須其實者留鍼候之陽氣隆至鍼下熱生乃去鍼也經氣已至愼守勿失者勿變更而失守也深淺在志知病之內外鍼之淺深皆宜也近遠如一者病之淺深不同而測候之法皆以氣至爲準適相等也如臨深淵者不敢怠墮也手如握虎者欲其力壯也神無營於眾物者靜志而觀病人無左右旁視也義無邪下者鍼入孔穴欲其端以正也必正其神者欲瞻病人之目以制其神令其氣之易行也

帝曰余聞九鍼上應天地四時陰陽願聞其方令可傳於後

世以為常也岐伯曰夫一天二地三人四時五音六律七星八風九野身形亦應之鍼各有所宜故曰九鍼

義詳下文

人皮應天人肉應地人脈應人人筋應時人聲應音人陰陽合氣應律人口齒面目應星人出入氣應風人九竅三百六十五絡應野故一鍼皮二鍼肉三鍼脈四鍼筋五鍼骨六鍼調陰陽七鍼益精八鍼除風九鍼通九竅除三百六十五節氣此之謂各有所主也

人皮在外應天人肉在內應地人脈在皮肉之中應人筋聚四肢（諸筋皆屬於節）應四時聲發五藏應五音陰陽合為六氣應六律口齒面目七竅應七星出入之氣周於四正四維

以應八風上下九竅通於三百六十五絡以應九野人有九應故刺備九鍼其用不同此之謂各有所主也（此下經文一百二十三字文義殘闕錯訛今不具載）

八正神明論

黃帝問曰用鍼之服必有法則焉今何法何則岐伯對曰法天則地合以天光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凡刺之法必候日月星辰四時八正之氣氣定乃刺之

天光日月星辰也

天溫日明則人血淖液而衛氣浮故血易寫氣易行天寒日陰則人血凝泣而衛氣沈月始生則血氣始精衛氣始行月郭滿則血氣實肌肉堅月郭空則肌肉減經絡虛衛氣去形獨居是以因天時而調血氣也

人之血氣隨日浮沈與月消長故因天時而調血氣

天寒無刺天溫無疑月生無寫月滿無補月郭空無治盛虛之時因天之序移光定位正立而待之是謂得時而調之

移光定位俟日月之光移以定歲時之位天氣環周正立而待之順天序以施補寫是謂得時而調之也

故月生而寫是謂藏虛月滿而補血氣揚溢絡有留血命曰重實月郭空而治陰陽相錯真邪不別沈以留止是謂亂經外虛內亂淫邪乃起

月生（始生）而寫血氣未盛而遽加伐削是謂藏虛藏虛者虛其藏氣也月滿而補值血氣揚溢而益以充盈絡有留血

命曰重實重實者以實益實也月郭空而治（寫也）氣血正虛而加之疏泄陰陽相錯真邪不別邪氣沈留是謂亂經外因正泄而虛內以邪留致氣邪氣淫溢於是大病起矣

帝曰星辰八正何候岐伯曰星辰者所以制日月之行也八正者所以候八風之虛邪以時至者也四時者所以分春秋冬夏之氣所在以時調之八正之虛邪而避之勿犯也以身之虛而逢天之虛兩虛相感其氣至骨入則傷五藏工候救之弗能傷也故曰天忌不可不知也

星辰者所以制日月之行也陰陽消長觀乎日月日月盈昃察之星辰知星辰之宿度則知日月之盈虧矣八正者所以候八風之虛邪以時至者也太乙隨八節居八方自

正面來者爲正風自對面來者爲虛邪知八風之正對則
知八風之虛實矣四時者所以分春秋冬夏之氣所在以
時調之八正之虛邪而避之勿犯也春氣在經夏氣在絡
秋氣在皮冬氣在骨順乎氣候以時調之知四時之正氣
則能避八方之虛邪矣若不知避以人身之虛而逢天氣
之虛兩虛相感其氣至骨入於腠裏則傷五藏上工候而
救之去其虛邪弗能傷也故曰天忌不可不知也靈樞官鍼必知天忌乃言鍼意
帝曰善其法星辰者余聞之矣願聞法往古者岐伯曰法乎
往古者先知鍼經也驗乎來今者先知日之寒溫月之虛盛
以候氣之浮沉而調之於身觀其立有驗也觀其冥冥者言

形氣營衛之不形於外而工獨知之以日之寒溫月之虛盛
四時氣之浮沉參伍相合而調之然而不形於外俱不能見
也工常先見之故曰觀於冥冥焉通於無窮者可以傳於後
世也
　靈樞官鍼法於往古驗於來今觀於冥冥通於無窮此下
俱解官鍼之義鍼經即靈樞九鍼十二原先立鍼經是也
是故工之所以異也視之無形嘗之無味著神髣髴故謂冥
冥虛邪者八正之虛邪氣也正邪者身形若用力汗出腠理
開逢虛風其中人也微故莫知其情莫見其形上工救其萌
芽必先見三部九候之氣盡調不敗而救之故曰上工下工
救其已成救其已敗救其已成者言不知三部九候之相失

因病而敗之也知其所在者知診三部九候病脈之處而治
之故曰守其門戶焉三部九候爲之原九鍼之論不必存也
　官鍼粗工所不見良工之所貴莫知其形若神髣髴虛邪
之中人也洒淅動形正邪之中人也微先見於色不知於
其身若有若無若亡若存有形無形莫知其情是故上工
之取氣乃救其萌芽下工守其已成因敗其形故工之用
鍼也知氣之所在而守其門戶上工之所以異於粗工者
能於正邪初傷有形無形之際先見三部九候之氣救之
於早不事病成而事敗以能知其氣之所在是以守其門
戶而無失也此即觀於冥冥之義
帝曰余聞補寫未得其意岐伯曰寫必用方方者以氣方盛

也以月方滿也以日方溫也以身方定也以息方吸而內鍼
乃復候其方吸而轉鍼乃復候其方呼而徐引鍼故曰寫必
用方其氣易行焉補必用員員者行也行者移也刺必中其
營復以吸排鍼也員與方非鍼也故養神者必知形之肥瘦
營衞血氣之盛衰血氣者人之神不可不謹養
　官鍼寫必用員補必用方此曰寫必用方補必用員文異
而義通也寫者以吸內鍼以呼出鍼鍼出而氣寫矣員與
方乃鍼法耳非鍼也在藏府曰血氣在經絡曰營衞肝藏
血血舍魂肺藏氣氣舍魄魂升而神化神降而魄生神居
血氣之中形包血氣之外養其血氣即所以養其神而養
其血氣即所以養其形也故養神者必知形體之肥瘦養

形者必知氣血之盛衰血氣者卽人之神所攸賴而弗離
者不可不謹養也
帝曰妙乎哉論也合人形於陰陽四時虛實之應冥冥之期
其非夫子孰能通之然夫子數言形與神何謂形何謂神願
卒聞之岐伯曰請言形形乎形目冥冥問其所病索之於經
慧然在前按之不得不知其情故曰形帝曰何謂神岐伯曰
請言神神乎神耳不聞目明心開而志先慧然獨悟口弗能
言俱視獨見適若昏昭然獨明若風吹雲故曰神
索之於經索之於經絡也慧明也慧然在前似有形矣乃
按之不得實不知其情終無形之可索也目明心開而志
先心目了然志先覺之慧然獨悟矣而口弗能言實俱視

而獨見適若昏蒙又復昭然獨明若風吹雲聚散無定言
神之所在可以意悟而不可以言傳也

離合真邪論

黃帝問曰余聞九鍼九篇夫子乃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篇
余盡通其意矣經言氣之盛衰左右傾移以上調下以左調
右有餘不足補寫於榮輸余知之矣此皆營衛之傾移虛實
之所生非邪氣從外入於經也余願聞邪氣之在經也其病
人如何取之奈何
九鍼九篇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篇靈樞經也榮脈之榮
穴輸腧穴也輸與腧同
岐伯曰夫聖人之起度數必應於天地故天有宿度地有經
水人有經脈天溫地和則經水安靜天寒地凍則經水凝泣
天暑地熱則經水沸溢卒風暴起則經水波涌而隴起夫邪
之入於脈也寒則血凝泣暑則血淖澤虛邪因而入客亦如
經水之得風也經之動脈其至也亦時隴起其行於脈中循
循然其至寸口中手也時大時小大則邪至小則平其行無
常處在陰與陽不可爲度從而察之三部九候卒然逢之早
遏其路泣與澀同
聖人之起度數必應於天地故天有宿度二十八宿三百六十五度
分於十二辰次地有十二經水淸渭海湖汝澠淮漯江河濟漳以應十二
辰次人有十二經脈手三陽足三陽手三陰足三陰以應十二經水天地
溫和則經水安靜天寒地凍則經水凝泣天暑地熱則經

水沸溢卒風暴至則經水波涌而隴起隴高也水性如此人
脈亦然夫邪之入於脈也寒則血凝泣暑則血淖澤熱蒸
表泄虛邪因而入客亦如經水之得風也經中之動脈其
至也亦時隴起其行於脈中循循然往來不住其至寸口
而中於手也時大時小大則邪至小則氣平其行無常處
在陰與陽難爲豫度從而察之於三部九候之中卒然逢
之早遏其路不使之他往也
帝曰候氣奈何岐伯曰夫邪去絡入於經也舍於血脈之中
其寒溫未相得如涌波之起也時來時去故不常在方其來
也必按而止之止而取之無逢其衝而寫之故曰其來不可
逢此之謂也候邪不審大氣已過寫之則真氣脫真氣者經

氣也脫則不復經氣太虛邪氣復至而病益蓄故曰其往不可追此之謂也

邪之去絡而入於經也舍於血脈之中與經氣相薄寒溫異性營衛鬱阻如涌波之起也邪氣時來時去故不常在一方方其來也必手按而止之遏其他往之路止而不動而後取之無逢其衝氣方來而遽寫之以致邪盛難伏故曰其來不可逢靈樞九鍼十二原語此之謂也若候邪不審令其大氣已過寫之則真氣亡脫真氣者經氣也脫則不能復舊經氣太虛邪氣復至而病益蓄積故曰其往不可追靈樞九鍼十二原語此之謂也

知其可取如發機不知其取如扣椎故曰知機道者不可掛以髮不知機者扣之不發此之謂也不可掛以髮者待邪之至時而發鍼寫矣扣之不發者血氣已盡其病不可下也

邪之方來止而取之遲疾之間非上工不知知其可取如發弩機不知其取如扣鐵椎故曰知機道者不可掛以髮不知機者扣之不發九鍼十二原語此之謂也所謂不可掛以髮者言邪方來時其去甚速待邪之至時而即發鍼寫之無絲髮之遲延也所謂扣之不發者言邪氣已去而脫其真氣血氣已盡則邪復來而病益蓄其病不可下也靈樞小鍼解不可掛以髮者言氣易失也扣之不發者言不知補寫之意血氣已盡而氣不下也

帝曰善然真邪以合波隴不起候之奈何岐伯曰審捫循三部九候之盛衰而調之察其左右上下相失及相減者審其病藏以期之地以候地天以候天人以候人調之中府以定三部不知三部者陰陽不別天地不分故曰刺不知三部九候病脈之處雖有大過且至工不能禁也

地以候地天以候天人以候人義見三部九候論中府中脘也調之胃府中脘之氣以定上中下三部則九候皆得矣大過大病也刺不知三部九候病脈之處釋邪攻正泄其真氣雖有大病且至工亦不能禁止也

用鍼無義反爲氣賊誅罰無過命曰大惑奪人正氣以從爲逆反亂大經真不可復用實爲虛以邪爲真營衛散亂真氣已失邪獨內著絕人長命予人天殃不知三部九候故不能久長

三部九候所以候真邪以施補寫也不知三部九候釋邪攻正則人死矣真亡邪盛不可長久也

帝曰補寫奈何岐伯曰此邪新客溶溶未有定處也推之則前引之則止逆而刺之此攻邪也疾出以去盛血而復其真氣刺出其血其病立已

邪之新客去來溶溶水流貌未有定處推之則前引之則止當是時也迎而刺之此攻其邪非寫其真也疾出其鍼以去盛血而復其真氣刺出其血其病立已邪去而真復故也

吸則內鍼無令氣忤靜以久留無令邪布吸則轉鍼以得氣爲故候呼引鍼呼盡乃去大氣皆出故命曰寫

吸則內鍼無令經氣之外忤靜以久留無令邪氣之散布吸則轉鍼以必得邪氣爲故候呼引鍼呼盡乃去邪之大氣皆出故命曰寫上曰疾出已得氣也此曰久留未得氣也鍼法原以得氣爲故吸則轉鍼必得其氣氣得則鍼隨呼出不可留矣

帝曰不足者補之柰何岐伯曰必先捫而循之切而散之推而按之彈而怒之抓而下之通而取之外引其門以閉其神呼盡內鍼靜以久留以氣至爲故如待所貴不知日暮其氣已至適而自護候吸引鍼氣不得出各在其處推闔其門令神氣存大氣留止故命曰補

經氣虛弱則瘀塞不行必先捫而循之以行其經切而散

之以開其滯推而按之以蓄其力彈而怒之以致其氣抓而下之以決其瘀俟其既通而後取之以復其虛經氣已通乃外引其門以閉其神待其呼盡而後內鍼靜以久留以氣至爲故經氣未至停鍼候之如待所尊貴之人不知日暮其氣已至以與己通調適而保護之候其吸而引鍼則氣不得出各在其原舊之處鍼出則推闔其門令神氣內存大氣留止而不泄故命曰補寫曰得氣邪氣得也補曰氣至真氣至也

四時刺逆從論

厥陰有餘病陰痺不足病熱痺滑則病狐風疝濇則病少腹積氣

厥陰心主有餘病陰痺陰盛而火衰也不足病熱痺陰衰而火盛也滑則病狐風疝手足厥陰同經風木鬱遏而衝突也狐風疝如狐之出沒無常濇則病少腹積氣肝氣槃結而不舒也

少陽有餘病筋痺脅滿不足病肝痺滑則病肝風疝濇則病積時筋急目痛

肝主筋脈行脅肋與少陽膽爲表裏少陽有餘病筋痺脅滿經絡瘀遏而不行也不足病肝痺藏氣阻滯而不達也滑則病肝風疝風木之鬱動也濇則病積肝氣之痞塞也時筋急目痛者乙木下陷則筋急甲木上逆則目痛肝竅於目而目痛之原則由於膽相火上炎是以熱作也甲木鬱衝是以痛生也

少陰有餘病脈痺身時熱不足病心痺滑則病心風疝濇則病積時善驚

心屬火其主脈少陰有餘病脈痺身時熱脈阻而火旺也不足病心痺火衰而氣痞也滑則病心風疝心氣鬱塞而振動也濇則病積心氣閉結而不通也時善驚者神不根精也

太陰有餘病肉痺寒中不足病脾痺滑則病脾風疝濇則病積心腹時滿

脾主肉太陰有餘病肉痺寒中寒水上泛而侮土也不足病脾痺溼土中鬱而不運也滑則病脾風疝脾氣鬱遏而鼓動也濇則病積脾氣堙塞而不行也心腹時滿溼旺胃

逆濁氣不降也
陽明有餘病皮痺隱疹不足病肺痺滑則病肺風疝濇則病積時溲血
肺主皮與陽明大腸爲表裏陽明有餘病皮痺隱疹表閉而邪鬱也疹見皮裏不能透發謂之隱疹不足病肺痺氣梗而不降也滑則病肺風疝肺氣壅阻而激宕也濇則病積肺氣凝滯而不通也時溲血者肺失收斂之政也
太陽有餘病骨痺身重不足病腎痺滑則病腎風疝濇則病積時善巔疾
腎主骨與太陽膀胱爲表裏太陽有餘病骨痺身重水冷髓寒而土溼也不足病腎痺腎氣寒冱而凝瘀也滑則病

腎風疝腎氣結滯而鬱衝也濇則病積腎氣堅凝而不散也時善巔疾者太陽之脈上額交巔而後行也
是故春氣在經脈夏氣在孫絡長夏氣在肌肉秋氣在皮膚冬氣在骨髓中帝曰余願聞其故岐伯曰春者天氣始開地氣始泄凍解冰釋水行經通故人氣在經脈夏者經滿氣溢入孫絡受血皮膚充實故人氣在孫絡長夏者經絡皆盛內溢肌中故人氣在肌肉秋者天氣始收腠理閉塞皮膚引急故人氣在皮膚冬者蓋藏血氣在中內著骨髓通於五藏故人氣在骨髓是故邪氣者常隨四時之氣血而入客也至其變化不可爲度必從其經氣辟除其邪除其邪則亂氣不生
皮膚引急收斂而不發也

帝曰逆四時而生亂氣柰何岐伯曰春刺絡脈血氣外溢令人少氣春刺肌肉血氣環逆令人上氣春刺筋骨血氣內著令人腹脹
春刺絡脈則泄心氣血氣外溢令人少氣春刺肌肉則泄脾氣血氣環逆環逆四維俱逆土居五行之中土病則四旁俱逆也令人上氣胃逆而肺阻也春刺筋骨則泄腎氣血氣內著令人腹脹水寒而土溼也
夏刺經脈血氣乃弱令人解㑊夏刺肌肉血氣內却令人善恐夏刺筋骨血氣上逆令人善怒
夏刺經脈則泄肝氣血氣衰竭令人解㑊㑊與跡同形㑊跡懈怠也夏刺肌肉則泄脾氣血氣內却令人善恐土陷而水侮也腎主

恐故夏刺筋骨則泄腎氣血氣上逆令人善怒水不能生木甲木逆而乙木陷肝陷則怒生升氣不遂也
秋刺經脈血氣上逆令人善忘秋刺絡脈氣不外行令人臥不欲動秋刺筋骨血氣內散令人寒慄
秋刺經脈則泄肝氣血氣上逆令人善忘甲木逆而乙木陷木鬱風生疏泄太過不能藏往也秋刺絡脈則泄心氣氣不外行令人臥不欲動火敗而陽虛也秋刺筋骨則泄腎氣血氣內散令人寒慄陽根失藏而寒水下動也
冬刺經脈血氣皆脫令人目不明冬刺絡脈內氣外泄留爲大痺冬刺肌肉陽氣竭絕令人善忘
冬刺經脈則泄肝氣血氣皆脫令人目不明魂傷而神敗

不能外光也冬刺絡脈則泄心氣內氣外泄留爲大痺火泄而陰凝也冬刺肌肉則泄脾氣陽氣竭絶令人善忘脾陷胃逆戊土不能降蟄陽氣升泄而失藏也四段與刺法論略同

凡此四時刺者六經之病不可不從也反之則生亂氣相淫病焉故刺不知四時之經病之所生以從爲逆正氣內亂與精相薄必審九候正氣不亂精氣不轉

相淫病者亂氣相淫而生病也正氣內亂與精相薄正氣亂常與未亂之精氣彼此薄迫也正氣不亂精氣不轉正氣不至內亂則精氣自不回轉而爲邪淫也正氣經氣也精氣藏氣也

刺五藏中心一日死其動爲噫中肝五日死其動爲語中腎六日死其動爲嚏欠中肺三日死其動爲欬中脾十日死其動爲吞刺傷人五藏必死其動則依其藏之所變候知其死也

刺五藏中心至其動爲吞一段與刺禁論同動即變也五藏之變動有近遠依其藏之所變而候其動則知其死期矣

刺法論此篇舊誤在診要經終論

正月二月天氣始方地氣始發人氣在肝三月四月天氣正方地氣定發人氣在心五月六月天氣盛地氣高人氣在脾七月八月陰氣始殺人氣在胃九月十月陰氣始冰地氣始閉人氣在肺十一月十二月冰復地氣合人氣在腎

刺禁論藏有要害不可不察肝生於左肺藏於右心部於表腎治於裏脾爲之使胃爲之市正月二月風木發生故人氣在肝三月四月君火長育故人氣在心土居五行之中五月六月巳土溼動故人氣在脾脾土左升則地氣乃高也七月八月戊土燥動故人氣在胃胃土右降則陰氣始殺也九月十月燥金收斂故人氣在肺十一月十二月寒水封藏故人氣在腎此皆刺禁之所也舊本三月四月人氣在脾五月六月人氣在頭七月八月人氣在肺九月十月人氣在心與藏氣發時全乖今正之

故春刺散俞及於分理血出而止甚者傳氣間者環也夏刺絡俞見血而止盡氣閉環痛病必下秋刺皮膚循理神變而止上下同法冬刺俞竅及於分理甚者直下間者散下春夏秋冬各有所刺法其所在

四時刺逆從論春氣在經脈夏氣在孫絡長夏氣在肌肉秋氣在皮膚冬氣在骨髓春刺散俞經脈之俞也及於分理及於經脈之分理不可過也血出而止宜出鍼也甚者傳氣病甚者停鍼以待氣之流傳也間者環也病輕者鍼出而氣環周不必停鍼也夏刺絡俞孫絡之俞也盡氣閉環盡去其邪氣也閉環出鍼閉穴令其氣之環周也痛病必下氣周則痛止也秋刺皮膚循其分理而止不可過也神變而止宜出鍼也上謂手經下謂足經冬刺俞竅骨髓之俞竅也甚者直下泄其邪也間者散下通其閉也春夏秋冬各有所刺法其所在不可違四時之宜也

春刺夏分脈亂氣微入淫骨髓病不能愈令人不嗜食又且
少氣春刺秋分筋攣氣逆環爲欬嗽病不愈令人時驚又且
哭春刺冬分邪氣著藏病不愈令人脹又且欲言語
春刺夏分（夏之分部）泄其心火心主脈故脈亂氣微君火上逆
則相火下陷入淫骨髓火泄土敗故令人不嗜飲食又且
少氣春刺秋分泄其肺金金刑木敗則筋膜攣縮（燥氣盛也）肺
氣上逆故環爲欬嗽（環旋也）肺金失斂膽木升泄故令人時
驚（膽木失根故也）又且善哭（肺燥則欲哭也）春刺冬分泄其腎水則水邪
泛濫著於脾藏令人脹滿肺主聲入心爲言（難經語）中焦脹
滿肺氣莫降鬱於心宮故時欲言語也
夏刺春分病不愈令人解㑊夏刺秋分病不愈令人心中欲

無言惕惕如人將捕之夏刺冬分病不愈令人少氣時欲怒
夏刺春分泄其肝木筋力衰減故令人解㑊夏刺秋分泄
其肺金肺氣耗傷故令人心中欲無言肺金不能收斂膽
火膽怯驚生腎寒恐作故惕惕如人將捕之夏刺冬分泄
其腎水陽根虧乏不能生木故令人少氣時欲怒發
秋刺春分病不已令人惕然欲有所爲起而忘之秋刺夏分
病不已令人益嗜臥又且善夢秋刺冬分病不已令人洒洒
時寒
秋刺春分泄其肝木肝氣虛怯而疏泄太過不能藏往（肝主魂肺主魄魂知來魄藏往）故令人惕然欲有所爲起而忘之秋刺夏分
泄其心火相火應之甲木刑剋戊土土氣困乏故令人嗜
臥神魂飛揚是以善夢秋刺冬分泄其腎水寒水外溢故
令人洒洒時寒
冬刺春分病不已令人欲臥不能眠眠而有見冬刺夏分病
不愈令人氣上發爲諸痺冬刺秋分病不已令人善渴
冬刺春分泄其肝木風木疏泄蟄藏失政故令人欲臥不
能眠肝竅於目肝氣失守故眠而有所妄見冬刺夏分泄
其心火火敗氣阻故令人氣上發爲諸痺冬刺秋分泄其
肺金津亡燥動故令人善渴
凡刺胸腹者必避五藏中心者環死中肝者五日死中腎者
六日死中肺者三日死中脾者十日死
刺中五藏死期並見於刺禁論四時刺逆從論中

刺胸腹者必以布憿著之乃從單布上刺刺之不愈復刺刺
避五藏者知逆從也所謂從者鬲與脾腎之處不知者反之
中鬲者皆爲傷中其病雖愈不過一歲必死刺鍼必肅刺腫
搖鍼經刺勿搖此刺之道也
憿布幔也刺胸腹者必以布憿著之乃從單布上刺恐鍼
孔開路而感風邪也刺避五藏者知刺法之逆從也所謂
宜從而不宜逆者鬲與脾腎之處鬲居上焦脾居中焦腎
居下焦是皆五藏之位不可忽也不知者反之則五藏傷
矣而鬲居心肺之下三處之中尤爲至要中鬲者泄其神
氣其病雖愈不過一歲必死切宜慎之凡刺鍼一下神氣
必肅刺腫則搖鍼以泄滯氣經刺勿搖恐泄正氣此鍼刺

之道也（舊本刺法篇亡實誤載於診要經中論內未嘗亡也今取彼文以補此篇）

刺志論

黃帝問曰春取絡脈分肉何也岐伯曰春者木始治肝氣始生肝氣急其風疾經脈常深其氣少不能深入故取絡脈分肉間

春取絡脈分肉者以春者木始治事肝氣始生肝氣迫急其風疾速宜爲虛邪所傷而經脈常深其邪氣常少不能深入所傷甚淺故取絡脈分肉間也

帝曰夏取盛經分腠何也岐伯曰夏者火始治心氣始長脈瘦氣弱陽氣流溢熱熏分腠內至於經故取盛經分腠所謂盛經者陽脈也絕膚而病去者邪居淺也

夏取盛經分腠者以夏者火始治事心氣始長脈瘦氣弱不勝暑邪之侵而夏令方旺陽氣流溢熱熏分腠內至於經所傷極深故取盛經分腠所謂盛經者手足六陽之脈也其有鍼方絕膚而病已去者暑邪之所居淺也

帝曰秋取經俞何也岐伯曰秋者金始治肺氣收殺金將勝火陽氣在合溫氣及體陰氣初盛未能深入故取俞以寫陰邪取合以虛陽邪陽氣始衰故取於合

秋取經俞者以秋者金始治事肺氣收斂肅殺金將勝火邪宜深入矣而陽氣在合溫氣猶及在體陰氣初盛未能深入其傷頗淺故取俞穴以寫陰邪取合穴以寫陽邪陽氣始衰故取於合穴也

帝曰冬取井滎何也岐伯曰冬者水始治腎方閉陽氣衰少陰氣堅盛巨陽伏沈陽脈乃去故取井以下陰逆取滎以實陽氣故曰冬取井滎春不鼽衄此之謂也

冬取井滎者以冬者水始治事腎方閉蟄陽氣衰少陰氣堅盛巨陽沈伏陽脈乃去其傷最淺故取井穴以下陰逆取滎穴以實陽氣故曰冬取井滎春不鼽衄正是此義鼽衄者（鼽鼻塞也）表邪外束肺氣衝逆也冬刺井滎表寒解散來春風木發達皮毛通暢肺金無衝逆之證故不病鼽衄五藏之經五俞（穴也）井滎俞經合也六府之經六俞井滎俞原經合也其穴皆在手足此與刺法論四時刺逆從論四時所刺不同別是一法也（四段舊誤在水熱穴論）

黃帝曰春亟治經絡夏亟治經俞秋亟治六府冬則閉塞閉塞者用藥而少鍼石也

冬令閉塞宜用藥不宜用鍼故少鍼石

所謂少鍼石者非癰疽之謂也癰疽不得頃時回癰不知所按之不應手乍來乍已刺手太陰傍三痏與纓脈各二

所謂冬月少鍼石者非癰疽之謂也癰疽膿成不泄腐骨爛筋敗經傷藏性命攸關急當泄之不得頃時回護若癰生不知其所按之腫痛不應於手其痛乍來乍已而無定候刺手太陰中府之傍足陽明氣戶庫房之所三痏（痏刺瘢也）與結纓兩傍之脈（纓冠帶也）足陽明水突氣舍之穴各二痏

掖癰大熱刺足少陽五刺而熱不止刺手心主三刺手太陰

經絡者大骨之會各三

掖下生癰大熱地迎足少陽經足少陽脈下胸貫膈循脇刺足少陽淵腋輒筋之穴五寫其相火刺而熱不止刺手太陰經絡於手太陽者大骨之會肩貞之穴各三

胞氣不足䐔汗不盡暴癰筋緛隨分而痛治在經俞

太陽寒水之氣主封閉皮毛膀胱之胞氣不足皮毛弗固熱蒸竅泄䐔汗不盡感冒風寒以致營衛鬱阻暴發癰腫筋脈緛短隨其本經部分而生疼痛治在本經俞穴寫其壅閉也凡諸瘡痈癰疽皆緣風寒感襲中其孔竅營衞阻梗鬱發於穴俞之內故作腫痛熱蒸肌腠肉腐膿化膿泄經通而後病愈當其腫痛之時可刺而平可汗而消也

腹暴滿按之不下取手太陽經絡者胃之募也刺少陰俞去脊椎三寸傍五用員利鍼霍亂刺俞傍五足陽明刺上傍三

腹暴脹滿按之不下土鬱而胃逆也取手太陽經之所絡者任脈之中脘胃之募也少陰腎者胃之關也刺少陰腎俞去脊椎三寸兩傍各五用員利鍼第六鍼見靈樞霍亂腹滿之甚而吐泄者也刺少陰俞傍五足陽明之胃俞及胃俞上之脾俞傍三所以泄其寒溼也

刺癇驚脈五鍼手太陰各五刺手少陰經絡傍者一手指及手外踝上五指留鍼刺足太陽五足陽明一上踝五寸刺三鍼手指及手外踝句舊誤在三部九候論中

刺癇驚之脈五處鍼手太陰之魚際各五刺少陰經之所絡傍者手太陽之支正一其穴在手小指及手外踝後五指同身寸之五寸也中指中節爲同身寸之一寸留鍼以致其氣刺足太陽之承山五足陽明之解谿一上外踝五寸足少陽之光明刺三鍼此癇驚所刺之五脈也六段舊誤在通評虛實論與前四段乃一篇刺志論係通評虛實論後文簡錯傳誤今移正之

刺禁論

黃帝問曰願聞禁數岐伯對曰藏有要害不可不察肝生於左肺藏於右心部於表腎治於裏脾爲之使胃爲之市鬲肓之上中有父母七節之傍中有小心從之有福逆之有咎

五藏之位肝在於左肺在於右心處於表腎處於裏脾散精氣以灌四旁是爲之使也胃受水穀以養五藏是爲之

市也肆市心下鬲上日肓鬲肓之上中有父母肺爲父心爲母也腎居脊骨七節之傍七節之傍中有小心腎間動氣心火之根也自尾骶骨以上七節兩旁爲腎俞穴其中則命門外俞是腎之位也此皆五藏之要害從之則有福逆之則有咎也

刺中心一日死其動爲噫刺中肝五日死其動爲語刺中腎六日死其動爲嚏刺中肺三日死其動爲欬刺中脾十日死其動爲吞刺中胃一日半死其動爲嘔

脾陷則爲吞胃逆則爲嘔升降反也

刺頭中腦戶入腦立死刺臂太陰脈出血多立死刺陰股中大脈血出不止死刺跗上中大脈血出不止死

腦戶督脈之穴在枕骨上臂太陰肺脈也陰股大脈足大

陰之箕門血海也跗上大脈足陽明之衝陽也
刺面中溜脈不幸爲盲刺匡上陷骨中脈爲漏爲盲刺客主人內陷中脈爲內漏爲聾刺舌下中脈太過血出不止爲瘖刺足少陰脈重虛出血爲舌難以言刺缺盆中內陷氣泄令人喘欬逆刺膺中陷中脈爲喘逆仰息刺腋下脇間內陷令人欬刺脊間中髓爲傴刺乳上中乳房爲腫根蝕刺少腹中膀胱溺出令人少腹滿刺氣街中脈血不出爲腫鼠僕刺陰股下三寸內陷令人遺溺刺肘中內陷氣歸之爲不屈伸刺關節中液出不得屈伸刺膝髕出液爲跛刺郄中大脈令人仆脫色刺腨腸內陷爲腫刺足下布絡中脈血不出爲腫刺手魚腹內陷爲腫

目者宗脈之所聚也靈樞口問語 五藏六府之精氣皆上注於目而爲之精靈樞大惑論語 溜注也面中溜脈者藏府精氣所溜注也刺之泄其精氣故不幸爲盲匡目匡也刺匡上陷骨中脈宗脈穿漏故流淚不止精氣脫泄故失明不見客主人足少陽經穴刺其內陷中脈經氣損傷故膿水流溢閉塞不聞舌下脈者任脈之廉泉足少陰之標也中脈太過血出不止傷其腎氣故令人瘖足少陰上繫於舌絡於橫骨終於會厭靈樞憂恚無言語 脈解內奪而厥則爲瘖俳此腎虛也正是此義刺足少陰脈重虛出血爲舌難以言亦緣此故足少陰脈循喉嚨繫舌本 缺盆中內陷大腸手陽明胃足陽明之脈也手足陽明皆入缺盆下胸膈刺傷陽明之氣胃氣上逆則肺金莫降故喘促欬逆膺中陷中脈肺脈也腋下脇間內陷亦肺脈也刺脊間中髓髓傷骨敗屈而不伸故爲傴僂乳上足陽明之脈也乳房陽明氣血所聚中之傷其經氣故擁腫腐敗連根俱蝕也刺少腹誤中膀胱溺出鍼孔而下斂閉癃故少腹脹滿氣街足陽明之動脈刺之血不出阻礙氣道則鼠鼷作腫鼠僕亦作鼠鼷在氣街下一寸王冰注氣府熱穴刺禁骨空兩用其名 陰股下三寸內陷足厥陰之五里也木主疏泄水道刺之太深疏泄失藏故遺溺也肘中內陷手太陰之尺澤手厥陰之曲澤也泄其節中津液邪氣歸之故筋骨枯槁不能屈伸刺關節中液出不得屈伸刺膝髕出液爲跛皆此義也郄中大脈足太陽之委中也穴在膝後外側 腨腸內陷足太陰之經也陽明在股外之前行太陰在股內之前行內陷在脛骨腨腸之交 足下布絡當內踝前散布之絡足少陰然谷之間手魚腹內陷手太陰之經也

無刺大醉令人氣散無刺大怒令人氣逆無刺新飽人無刺大饑人無刺大渴人無刺大驚人無刺大勞人

皆刺禁也

刺要論

黃帝問曰願聞刺要岐伯對曰病有浮沈刺有淺深各至其理無過其道過之則內傷不及則生外壅壅則邪從之淺深不得反爲大賊內動五藏後生大病

病有浮沈之別刺有淺深之異各至其一定之理無過其

自然之道過之則內傷正氣不及則裹鬱未泄反生外壅
氣血壅阻則同氣感召邪俱從之淺深不得反爲大害內
動五藏以致後生大病也
故曰病有在毫毛腠理者有在皮膚者有在肌肉者有在脈
者有在筋者有在骨者有在髓者
此病有浮沈也
是故刺毫毛腠理無傷皮皮傷則內動肺肺動則秋病溫瘧
泝泝然寒慄
肺主皮皮傷則肺動肺動則孔竅閉斂秋病溫瘧洒然寒
慄
刺皮無傷肉肉傷則內動脾脾動則四季之月七十二日病

腹脹滿煩不嗜食
脾主肉肉傷則脾動脾動則消化失職四季之月七十二
日土寄旺於四季之月各十八日共計七十二日病腹脹心煩不嗜飲食
刺肉無傷脈脈傷則內動心心動則夏病心痛
心主脈脈傷則心動心動則君火衰微夏爲寒變四氣調神論語
而病心痛
刺脈無傷筋筋傷則內動肝肝動則春病熱而筋弛
肝主筋筋傷則肝動肝動則溫氣鬱遏春病熱發而筋膜
弛長
刺筋無傷骨骨傷則內動腎腎動則冬病脹腰痛
腎主骨骨傷則腎動腎動則寒水泛濫冬病土溼木遏腹
脹腰痛以上所謂內動五藏後生大病也
刺骨無傷髓髓傷則消鑠胻酸體解㑊然不去矣
髓者腎之精所以養骨髓傷則精液消鑠胻骨胻骨酸輭者水衰而木陷也身體解㑊不欲動轉也㑊與跡通解㑊形跡懈怠也

刺齊論

黃帝問曰願聞刺淺深之分岐伯對曰刺骨者無傷筋刺筋
者無傷肉刺肉者無傷脈刺脈者無傷皮刺皮者無傷脈刺
脈者無傷肉刺肉者無傷筋刺筋者無傷骨
此刺要論刺有淺深之法刺骨者無傷筋四語謂宜深者
不可淺淺則不及刺皮者無傷脈四語謂宜淺者不可深
深則太過也
帝曰余未知其所謂願聞其解岐伯曰刺骨無傷筋者鍼至

筋而去不及骨也刺筋無傷肉者至肉而去不及筋也刺肉
無傷脈者至脈而去不及肉也刺脈無傷皮者至皮而去不
及脈也
刺骨無傷筋者謂刺骨不宜刺筋若鍼至筋而去不及於
骨是刺骨而傷筋也刺筋無傷肉者謂刺筋不宜刺肉若
至肉而去不及於筋是刺筋而傷肉也刺肉無傷脈者謂
刺肉不宜刺脈若至脈而去不及於肉是刺肉而傷脈也
刺脈無傷皮者謂刺脈不宜傷皮若至皮而去不及於脈
是刺脈而傷皮也宜深而淺此謂不及
所謂刺皮無傷脈者病在皮中鍼入皮中無傷脈也刺脈無

傷肉者過脈中肉也刺肉無傷筋者過肉中筋也刺筋無傷骨者過筋中骨也此之謂反也

宜淺而深此謂太過

長刺節論

刺家不診聽病者言在頭頭疾痛爲鍼之刺至骨病已止無傷骨肉及皮皮者道也

刺家不診聽病者言而用鍼在頭頭疾痛爲鍼之刺至骨病已止無傷骨肉及於皮毛皮毛者營衞輸泄之道也

陽刺入一傍四處治寒熱深專者刺大藏迫藏刺背背俞也迫藏刺之藏會與刺之要發鍼而淺出血腹中寒熱去而止

靈樞官鍼五曰陽刺陽刺者正內一傍內四而浮之以治寒氣之博大者也陽刺入一正內一也傍四處傍內四也正入一鍼傍內四鍼以治寒熱也寒熱之深專者刺其大藏所通之處大藏脾藏也寒熱深專迫近五藏則刺背俞寒熱迫藏又或刺之藏會藏會季脇難經語脾之募在季脇之端是厥陰之章門也五藏之俞在背募在腹獨刺脾募者脾爲五藏之長所謂大藏也與刺募俞之要發鍼而淺出其血令其腹中寒熱去而止也

治腐腫者刺腐上視癰小大深淺刺刺大者多血小者淺之必端內鍼爲故止

治癰瘍腐腫者刺其腐上視癰之小大淺深刺之刺大者深之多出其血小者淺之少出其血必端正內鍼以中病爲故而止

病在少腹有積刺皮髓以下至少腹而止刺挾脊兩傍四椎間刺兩髂髎季脇肋間導腹中氣熱已下

病在少腹有積聚刺皮髓以下至少腹而止字書無髓字新校正謂爲骺字之訛骺骨端也皮骺以下至於少腹謂自肋骨之端下當少腹正直足厥陰之急脈也刺挾脊兩傍四椎間足太陽之厥陰俞脈要精微論心爲牡藏小腸爲之使故曰少腹當有形心主與心同氣是以少腹有積厥陰俞亦主之也刺兩髂髎季脇肋間腰骨曰髂兩髂髎謂足少陽之居髎季脇肋間謂足少陽之京門並刺二穴導引腹中熱氣下行而已

病在少腹腹痛不得大小便病名曰疝得之寒刺少腹兩股間刺腰髁骨間刺而多之盡炅病已

病在少腹腹痛不得大小便病名曰疝得之水寒而木鬱木鬱賊土不能疏泄水道故腹痛不得大小便刺少腹寫少陰厥陰之寒刺兩股間寫太陰陽明之溼刺腰髁骨間寫太陽寒水之寒刺而多之令其少腹盡炅而病已也

病在肌膚肌膚盡痛名曰肌痺傷於寒溼刺大分小分多發鍼而深之以熱爲故諸分盡熱病已止無傷筋骨傷筋骨癰發若變

病在肌膚肌膚盡痛名曰肌痺此緣傷於寒溼刺肉之大分小分多發鍼而深刺之以熱至爲故俟其諸分盡熱則

病已止無傷其筋骨傷筋骨則癰瘍發作或若變生他病也

病在筋筋攣節痛不可以行名曰筋痺刺分肉間筋上爲故不可中骨也病起筋炅病已止

病在筋筋攣節痛不可以行名曰筋痺刺分肉之間筋上受痺之處爲故不可中骨也病起則筋炅病已則止鍼

病在骨骨重不可舉骨髓酸痛寒氣至名曰骨痺其道大分小分深者刺無傷脈肉爲故骨熱病已止

病在骨骨重不可舉骨髓酸痛寒氣常至名曰骨痺其內鍼之道在肉之大分小分深者刺無傷脈肉爲故骨熱病已而止

病在諸陽脈且寒且熱諸分且寒且熱名曰狂刺之虛脈視諸分盡熱病已止

病在諸陽脈表閉陽鬱令人且寒且熱諸分（分部）且寒且熱名曰狂刺之陽虛之脈以致其氣視諸分盡熱陽氣外達而病已乃止

病初歲一發不治月一發不治月四五發名曰癲疾刺諸分諸脈其無寒者以鍼調之病已止

病初歲一發不治月一發不治月四五發名曰癲病刺諸分部諸脈以泄其寒（癲病因於水寒）其無寒者以刺調之病已而止

病風且寒且熱炅汗出一日數過先刺諸分理絡脈三日一刺汗出且寒且熱百日而已

病風且寒且熱炅汗常出一日數過先刺諸分理之絡脈三日一刺其汗出且寒且熱百日而已

病大風骨節重鬚眉墮名曰大風刺肌肉爲故汗出百日刺骨髓汗出百日凡二百日鬚眉生而止鍼

病大風骨節重鬚眉墮名曰大風（即癘風）刺其肌肉汗出百日刺其骨髓汗出百日凡二百日鬚眉已生而止鍼風傷衛氣閉其營血鬱生內熱營熱外發則爲疹點營熱不達隱見皮裏乃生癘風汗出熱泄則病愈矣

灸寒熱之法先灸項大椎以年爲壯數次灸橛骨以年爲壯數巔上一灸之視背俞陷者灸之舉臂肩上陷者灸之兩季

脇之間灸之腨下陷脈灸之外踝上絕骨之端灸之外踝後灸之足小指次指間灸之

大椎督脈穴在項後以年爲壯數年幾歲則用幾壯橛骨尾骶骨也巔上一督脈之百會也背俞陷者足太陽之背俞下陷者也舉臂肩上陷者手陽明之肩髃也兩季脇之間足少陽之京門也腨下陷脈足太陽之承筋也外踝上絕骨之端足少陽之陽輔也外踝後足太陽之崑崙也足小指次指間足少陽之俠谿也

缺盆骨上切之堅痛如筋者灸之膺中陷骨間灸之掌束骨下灸之齊下三寸關元灸之毛際動脈灸之膝下三寸分間灸之足陽明跗上動脈灸之犬所嚙之處即以犬傷法灸之

灸之三壯傷食灸之凡當灸二十九處不已必視其經之過於陽者數刺其俞而藥之

缺盆骨上切之堅痛如筋者此足少陽之上逆欲作瘰癧故生寒熱灸之經瘀散布則寒熱去矣膺中陷骨間任脈之天突也掌束骨下手少陽之陽池也齊下三寸關元任脈穴也毛際動脈足陽明之氣街也膝下三寸分間足陽明之三里也足陽明跗上動脈衝陽穴也犬噬傷食皆發寒熱是以灸之犬傷即灸犬傷之處傷食則灸陽明之經穴凡當灸者二十九處不已必視其經之過於陽盛者數刺其俞隨其所宜而藥之也 此二段舊誤在骨空論

故曰病之始起也可刺而已其盛可待衰而已故因其輕而

揚之因其重而減之因其衰而彰之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其慓悍者按而收之其實者散而寫之中滿者寫之於內其有邪者漬形以爲汗其在皮者汗而發之血實宜決之氣虛宜掣引之陽病治陰陰病治陽審其陰陽以別柔剛定其血氣各守其鄉 此段舊誤在陰陽應象論中

因其輕而揚之泄之於表也因其重而減之寫之於裏也因其衰而彰之補其虛也高者因而越之散之於上也下者引而竭之驅之於下也慓悍者按而收之使之內斂也實者散而寫之使之外寫也中滿者寫之於內云其鬱也其有外邪者漬其形以爲汗通其經也其在皮者汗而發之寫其表也血實宜疏決之行其瘀也氣虛宜掣引之致其氣也陽病治陰陰病治陽繆刺也審其陰陽以別柔剛定其血氣各守其鄉則刺有紀度而不亂矣

素問懸解卷七終　江陰陳名侃校字

素問懸解卷八

昌邑黃元御解

調經論

黃帝問曰余聞刺法言有餘寫之不足補之何謂有餘何謂不足岐伯對曰有餘有五不足亦有五帝欲何問帝曰願盡聞之岐伯曰神有餘有不足氣有餘有不足血有餘有不足形有餘有不足志有餘有不足凡此十者其氣不等也

神屬心氣屬肺血屬肝形屬脾志屬腎

帝曰人有四支九竅五藏十六部三百六十五節乃生百病百病之生精氣津液皆有虛實今夫子乃言有餘有五不足亦有五何以生之乎

十六部謂手足十二經督任兩蹻四奇經皆營氣之所行也人有四支九竅五藏十六部三百六十五節之數乃生百病百病之生若精若氣若津若液皆有虛實今言有餘不足各五何以生此百病之多乎

岐伯曰皆生於五藏也夫心藏神肺藏氣肝藏血脾藏肉腎藏志志意通內連骨髓而成身形五藏之道皆出於經隧以行血氣血氣不和百病乃變化而生是故守經隧焉

百病雖多皆生於五藏也夫心藏神肺藏氣肝藏血脾藏肉腎藏志此五神之生於五藏也五神既具則化五形故志意一通則外自皮肉筋脈內連骨髓而成身形此五神之化五形也既結此形五藏之道皆出於經隧之中以行血氣血氣不和百病乃變化而生是故百病之多但守五藏之經隧焉

帝曰神有餘不足何如岐伯曰神有餘則笑不休神不足則悲血氣未并五藏安定邪客於形洒淅起於毫毛未入於經絡也故命曰神之微病帝曰補寫奈何岐伯曰神有餘則寫其小絡出血勿之深斥無中其大經神氣乃平神不足者視其虛絡按而致之刺而利之無出其血無泄其氣以通其經神氣乃平帝曰刺微奈何岐伯曰按摩勿釋著鍼勿斥移氣於不足神氣乃得復

心主喜肺主悲神有餘則笑不休神不足則悲火衰而金無制也血氣未至相并五藏尚在安定邪客於形洒淅振慄起於毫毛未入於經絡也命曰神之微病神有餘則寫其小絡出血勿之深斥無中其大經神氣乃平神不足則視其虛絡按而致之使其氣致刺而利之使其氣通無出其血無泄其氣以通其經神氣乃平若刺神之微病則按摩勿釋著鍼勿斥移氣於不足之處神氣乃得平復也

帝曰善氣有餘不足奈何岐伯曰氣有餘則喘欬上氣不足則短息少氣血氣未并五藏安定皮膚微病命曰白氣微泄帝曰補寫奈何岐伯曰氣有餘則寫其經隧無傷其經無出其血無寫其氣不足則補其經隧無出其氣帝曰刺微奈何岐伯曰按摩勿釋出鍼視之曰我將深之適人必革精氣自伏邪氣散亂無所休息氣寫腠理真氣乃相得

肺藏氣氣有餘則肺部壅塞喘欬上氣不足則肺氣虛乏
息短少氣肺主皮毛其色白血氣未并五藏安定皮膚微
病命曰白氣微泄氣有餘則寫其經隧無出其血無寫其
氣不足則補其經隧無傷其經無出其氣刺皮膚之微病
按摩勿失出鍼視之也視示曰我將深之及其鍼之適人必
革而勿深也革改 精氣自伏藏莫寫邪氣自散亂而無所休
息邪氣寫於腠理真氣乃相得也

帝曰善血有餘不足奈何岐伯曰血有餘則怒不足則恐血
氣未并五藏安定孫絡水溢則經有留血帝曰補寫奈何岐
伯曰血有餘則寫其盛經出血不足則視其虛經內鍼其脈
中久留而視脈大疾出其鍼無令血泄帝曰刺留血奈何岐

伯曰視其血絡刺出其血無令惡血得入於經以成其疾
肝主怒腎主恐血有餘則怒不足則恐寒水旺而風木衰
也血氣未并五藏安定孫絡如水之溢則經中必有留血
血有餘則寫其盛經出血不足則視其血虛之經內鍼於
其脈中久留而視之俟其脈大疾出其鍼無令血泄刺經
之留血視其留血之絡刺出其血無令絡之惡血得入於
經以成其疾也

帝曰善形有餘不足奈何岐伯曰形有餘則腹脹溼溲不利
不足則四支不用血氣未并五藏安定肌肉蠕動命曰微風
帝曰補寫奈何岐伯曰形有餘則寫其陽經不足則補其陽
絡帝曰刺微奈何岐伯曰取分肉閒無中其經無傷其絡衛
氣得復邪氣乃索
脾主肉形有餘則脾溼肝鬱腹脹溼溲不利脾主四支不
足則四支不用血氣未并五藏安定肌內蠕動蠕蟲動貌音淵命
曰形受微風形有餘則寫其陽明之經不足則補其陽明
之絡刺形之微風但取分肉之間無中其經無傷其絡衛
氣得復邪氣索然而盡也

帝曰善志有餘不足奈何岐伯曰志有餘則腹脹飧泄不足
則厥血氣未并五藏安定骨節有動帝曰補寫奈何岐伯曰
志有餘則寫然谷血者不足則補其復溜帝曰刺未并奈何
岐伯曰即取之無中其經邪所乃能立虛
腎藏志志有餘則水寒土溼風木陷衝腹脹飧泄不足則

厥逆而下陷靈樞本神腎藏精精舍志腎氣虛則厥實則
脹解精微論厥則陽氣并於上陰氣并於下陽并於上則
火獨光也陰并於下則足寒所謂有餘者腎水有餘不足
者腎氣不足楊根下虧故水陷而足寒也腎主骨血氣未
并五藏安定骨節有變動之意是爲腎之微邪志有餘則
寫然谷之血足少陰之滎穴也不足則補復溜足少陰之
經穴也刺血氣之未并宜乘其邪微而即取之無中其經
邪所乃能立虛也

帝曰善余已聞虛實之形不知其何以生岐伯曰氣血已并
陰陽相傾氣亂於衛血逆於經血氣離居一實一虛血并于
陰氣并於陽故爲驚狂血并於陽氣并於陰乃爲炅中血并

於上氣并於下心煩惋善怒血并於下氣并於上亂而喜忘

氣血以并陰陽相傾於是氣亂於衞血逆於經氣血本相交也若血氣離居氣與氣并不交於血兩相傾奪必將一實一虛物莫能兩大自然之理也如血并於陰氣并於陽陽不根陰故爲驚狂如血并於陽氣并於陰血鬱熱發乃爲炅中如血并於上氣并於下温氣逆升清氣順陷則心煩惋而善怒如血并於下氣并於上陽氣逆升陰氣順陷則神亂而喜忘也

帝曰血并於陰氣并於陽如是血氣離居何者爲實何者爲虛岐伯曰血氣者喜温而惡寒寒則泣不能流温則消而去之是故氣之所并爲血虛血之所并爲氣虛

血并於陰氣并於陽如是則血氣離居必有一虛一實者矣何者爲實何者爲虛血氣者喜温而惡寒寒則濇不能流血氣梗阻因而成實温則消而去之血氣渙散因而成虛氣血相并其理亦然是故氣之所并則爲血虛血之所并則爲氣虛也

帝曰人之所有者血與氣耳今夫子乃言血并爲虛氣并爲虛是無實乎岐伯曰有者爲實無者爲虛故氣并則無血血并則無氣今血與氣相失故爲虛焉絡之與孫脈俱輸於經血與氣并則爲實焉血之與氣并走於上則爲大厥厥則暴死氣復反則生不反則死

有者爲實無者爲虛故氣并則其中無血血并則其中無氣今血與氣相失不得并居故以其無者爲虛焉凡絡脈之與孫脈俱輸於經大經之內血與氣一有相并則爲實焉血之與氣凡其并走於上不拘氣并血并則爲大厥厥則暴死氣反則生逆而不反則真死矣

帝曰實者何道從來虛者何道從去虛實之要願聞其故岐伯曰夫陰與陽皆有俞會陽注於陰陰滿之外陰陽匀平以充其形九候若一命曰平人夫邪之生也或生於陰或生於陽其生於陽者得之風雨寒暑其生於陰者得之飲食居處陰陽喜怒帝曰風雨之傷人奈何岐伯曰風雨之傷人也先客於皮膚傳入於孫脈孫脈滿則傳入於絡脈絡脈滿則輸於大經脈血氣與邪并客於分腠之間其脈堅大故曰實實

者外堅充滿不可按之按之則痛帝曰寒溼之傷人奈何岐伯曰寒溼之中人也皮膚不收肌肉堅緊營血泣衞氣去故曰虛虛者聶辟氣不足按之則氣足以温之故快然而不痛

陰與陽皆有穴俞相會陽注於陰陰滿之外陰陽匀平以充其形九候若一命曰平人以其陰陽灌注彼此無偏也夫邪之生也或生於陰分府藏或生於陽分經絡其生於陽者得之風雨寒暑其生於陰者得之飲食居處陰陽喜怒風雨之傷人也先客於皮膚傳入於孫脈孫脈滿則傳入於絡脈絡脈滿則輸之於經脈血氣與邪並客於分腠之間鬱其經脈而見堅大故曰實實者外實大而內充滿不可按之按之則痛寒溼之中人也滁其皮膚不收外溼內傳

肌肉堅緊營濇衛去故曰虛虛者聶辟氣不足聶辟虛損之象按之則氣足以溫之故快然而不痛也

帝曰善陰之生實奈何岐伯曰喜怒不節則陰氣上逆上逆則下虛下虛則陽氣走之故曰實矣帝曰陰之生虛奈何岐伯曰喜則氣下悲則氣消消則脈虛空因寒飲食寒氣熏滿則血泣氣去故曰虛矣

生於陰者得之飲食居處陰陽喜怒其中亦有虛實也陰之生實因於喜怒不節則陰氣上逆少陰心氣厥陰肝氣上逆上逆則下虛陰氣下虛則陽氣走之故曰實矣陰之生虛因於悲哀則氣消之氣消則脈道虛空因寒飲食入胃寒氣熏滿於經之中則血濇氣去故曰虛也

帝曰經言陽虛則外寒陰虛則內熱陽盛則外熱陰盛則內寒余已聞之矣不知其所由然也岐伯曰陽受氣於上焦以溫皮膚分肉之間今寒氣在外則上焦不通上焦不通則寒氣獨留於外故寒慄帝曰陰虛生內熱奈何岐伯曰有所勞倦形氣衰少穀氣不盛上焦不行下脘不通胃氣熱熱氣熏胸中故內熱帝曰陽盛生外熱奈何岐伯曰上焦不通利則皮膚緻密腠理閉塞玄府不通衛氣不得泄越故外熱帝曰陰盛生內寒奈何岐伯曰厥氣上逆寒氣積於胸中而不寫不寫則溫氣去寒獨留則血凝泣凝則脈不通其脈盛大以濇故中寒

陽虛生外寒者陽受氣於上焦以溫於皮膚分肉之間今陽虛於表寒氣客之寒氣在外閉其皮毛則上焦衛氣不得外通寒氣獨留於外故生寒慄陰虛生內熱者因有所勞倦形氣消乏以致穀氣不盛不盛則上下皆鬱上焦不行下焦不通衛氣瘀遏而爲熱熱氣熏於胸中故生內熱陽盛生外熱者因寒氣在表上焦不得通利則皮膚緻密腠理閉塞玄府不通玄府汗孔衛氣不得泄越故生外熱陰盛生內寒者因下焦厥氣上逆寒侵陽位寒氣積於胸中而不寫則溫氣去而寒獨留血凝濇而脈不通經絡壅塞其脈盛大以濇故生中寒

帝曰陰與陽并血氣以并病形以成刺之奈何岐伯曰刺此者取之經隧取血於營取氣於衛用形哉因四時多少高下

陰與陽并氣血以并病形以成刺此者取之於經隧之中取血於營分取氣於衛分用人之形度其豐減因天之時酌其寒溫以定鍼刺多少之數高下之宜也

帝曰血氣以并病形以成陰陽相傾補寫奈何岐伯曰寫實者氣盛乃內鍼鍼與氣俱內以開其門如利其戶搖大其道如利其路鍼與氣俱出精氣不傷邪氣乃下外門不閉以出其疾必切而出大氣乃屈是謂大寫

寫實者乘其氣實內鍼鍼與氣俱內以開其門如利其戶搖大其道如利其路門路通利鍼與邪氣俱出精氣不傷邪氣乃下外門不閉以出其疾必切循而出之邪之大氣乃屈是謂大寫

帝曰補虛柰何岐伯曰持鍼勿置以定其意候呼內鍼氣出鍼入鍼空四塞精無從去方實而疾出鍼熱不得還氣入鍼出閉塞其門邪氣布散精氣乃得存近氣不失遠氣乃來動氣候時是謂追之

補虛者持鍼勿置以定其意候呼以內鍼氣出而鍼入使鍼空四塞而精無從去氣方實而疾出鍼則鍼下之熱不得還於別處氣入而鍼出閉塞其外門邪氣皆布散真氣乃得存近氣既不失遠氣乃當來動氣候時而不失是謂追之靈樞九鍼十二原追而濟之惡得無實是也

帝曰夫子言虛實者有十生於五藏夫十二經脈皆生其病今夫子獨言五藏五藏五脈耳夫十二經脈者皆絡三百六

十五節節有病必被經脈經脈之病皆有虛實何以合之岐伯曰五藏者固得六府與爲表裏經絡支節各生虛實其病所居隨而調之病在血調之絡病在氣調之衛病在肉調之分肉病在筋調之筋病在脈調之血病在骨調之骨病在筋燔鍼劫刺其下及於急者病在骨焠鍼藥熨病不知所痛兩蹻爲上身形有痛九候莫病則繆刺之痛在於左而右脈病者則巨刺之必謹察其九候鍼道備矣

前言不足有五有餘有五虛實有十生於五藏夫十二經脈皆能生病今獨言五藏五藏止五脈耳夫十二經脈者皆絡於三百六十五節每節有病必被之經脈經脈之病又皆有虛實其爲虛實如是之多而於五藏五脈何以合之蓋五藏者固得六府與爲表裏爰有十二經脈絡於四支諸節經絡支節各生虛實虛實雖多總屬五藏審其病之所居隨而調之如心主脈病在脈則調之血肝主血病在血則調之絡肺主氣病在氣則調之衛脾主肉病在肉則調之分肉肝主筋病在筋則調之筋腎主骨病在骨則調之骨病在筋燔鍼（燒鍼）劫刺其下及於急縮不伸者病在骨焠鍼（即燔鍼也）藥熨（藥熨溫熨）溫其內寒病不知所痛鍼其兩蹻爲上陽蹻出於足太陽之申脈陰蹻出於足少陰之照海身形有痛九候莫病則繆刺之繆刺者左取右右取左刺其絡脈也痛在於左而右脈病者則巨刺之巨刺者亦左取右右取左刺其經脈也（義詳繆刺論）必謹察其九候而調之

鍼道備矣

帝曰其有不從毫毛而生五藏陽已竭也精孤於內氣耗於外津液充郭其魄獨居形不可與衣相保此四極急而動中是氣拒於內而形弛於外治之柰何岐伯曰平治於權衡溫衣繆刺其處開䰟門潔淨府去菀莝陳疏滌五藏微動四極五陽已布精以時服以服其形故精自生形自盛骨肉相保巨氣乃平

其有不自毫毛而生（言非外感）而五藏內傷陽已竭也陰精孤於內陽氣耗於外津液充郭（汜濫充周）唯其陰魄獨居形體衰羸不可與衣相保（不勝衣也）此其四極（四支）脹急而致動中氣壅閉喘促（中氣不達於四支也）是氣拒於內而形弛於外水脹之病也

法宜平治於權衡均調其偏温衣厚覆繆刺其處開其鬼門（汗孔）使汗液外流潔其淨府（膀胱）使溲溺下泄去菀濁而埜陳宿（鍼解菀陳則除之者去惡血也）疏滌五藏之垢污微揺動四極俟五陽已布（五藏之陽）精以時服（反其初服）以復其形故精自能生（精正氣也）形自然盛骨肉均平而相保邪之巨氣乃自平也（此段舊誤在湯液醪醴論中）

繆刺論

黃帝問曰余聞繆刺未得其意何謂繆刺岐伯對曰夫邪之客於形也必先舍於皮毛留而不去入舍於孫脈留而不去入舍於絡脈留而不去入舍於經脈內連五藏散於腸胃陰陽俱感五藏乃傷此邪之從皮毛而入極於五藏之次也如

此則治其經焉

邪客於形先舍皮毛留而不去自皮毛而入孫脈自孫脈而入絡脈自絡脈而入經脈自經脈而內連五藏散於腸胃表爲陽裏爲陰陰陽俱感五藏乃傷此邪之自皮毛而入經隧極於五藏之次第也如此則治其經脈焉是巨刺之法也

今邪客於皮毛入舍於孫絡留而不去閉塞不通流溢於大絡而生奇病夫邪客大絡者左注右右注左上下左右與經相干不入於經俞而布於四末其氣無常處命曰繆刺

邪客皮毛入舍孫絡留而不去皮毛閉塞不通流溢於大絡而生奇病夫邪客大絡者左注於右右注於左上下左右與經相干不入於經脈俞穴而散布於四末（四支）其氣無有常處是以命曰繆刺

帝曰願聞謬刺以左取右以右取左奈何其與巨刺何以別之岐伯曰邪客於經左盛則右病右盛則左病亦有移易者左痛未已而右脈先病如此者必巨刺之以中其經非絡脈也絡病者其痛與經脈繆處故命曰繆刺

邪客於經脈左盛則右病右盛則左病左病刺左右病刺右是其常也亦有移易而不拘者左痛未已而右脈先病右脈旣病則右半亦將痛矣如此者必巨刺之以中其經脈非絡脈也若絡病者其痛與經脈繆處故命曰繆刺繆刺卽巨刺之淺者也

帝曰願聞繆刺奈何取之何如岐伯曰邪客於足太陽之絡令人拘攣背急引脇而痛刺之從項始數脊椎挾脊疾按之應手如痛刺之旁三痏立已左取右右取左

足太陽經自頭下項挾脊抵腰邪客於足太陽之絡令人拘攣背急引脇而痛肝主筋脈行脇肋水寒而筋急也刺之從項始數其脊椎挾脊兩旁疾按之應手如痛是卽邪客之處刺之旁其處三痏立已左取右右取左

邪客於足陽明之絡令人鼽衄上齒寒刺足中指爪甲上與肉交者各一痏左取右右取左

足陽明經循鼻外入上齒下足跗入中指邪客其絡令人鼻鼽衄血上齒寒生陽明上逆濁氣不降也刺足中指爪

甲上與肉交者各一痏厲兌穴也

邪客於足少陽之絡令人留於樞中痛髀不可舉刺樞中以毫鍼寒則久留鍼以月死生爲數立已左取右右取左

足少陽經出氣街繞毛際橫入髀厭中邪客其絡令人邪氣留於髀樞之中痛不可舉刺樞中以毫鍼寒則多留其鍼以致氣使鍼下熱生以月死生爲痏數詳注後文立已

邪客於足太陰之絡令人腰痛引少腹控眇不可以仰息刺腰尻之解兩胂之上是腰俞以月死生爲痏數發鍼立已左取右右取左

足太陰經入腹屬脾邪客其絡令人腰痛引少腹控牽眇季脇不可以仰息以脾土溼陷肝木抑遏淪於腎水之中升氣不遂故也腎位在腰肝木生于腎水脈自少腹行於脇肋木陷於水衝擊不甯故腰痛引少腹控眇不可以仰息也刺腰尻之解兩胂之上足太陽之下髎穴也解骨解骨縫胂腰下堅肉刺腰痛論與此段同義詳彼篇

邪客於足少陰之絡令人卒心痛暴脹胸脇支滿無積者刺然骨之前出血如食頃而已不已左取右右取左病新發者取五日已

足少陰經上股屬腎貫胸膈入肺中從肺出絡心邪客其絡令人卒心痛暴發瞋脹胸脇偏支作滿寒水淩心火敗而木鬱也肝木位於左脇無積者刺然骨之前出血然谷穴也

邪客於足厥陰之絡令人卒疝暴痛刺足大指爪甲上與肉交者各一痏男子立已女子有頃已左取右右取左

足厥陰經起於大指循股陰入毛中過陰氣抵小腹邪客其絡令人卒疝暴痛水寒而木鬱也刺足大指爪甲上與肉交者各一痏大敦穴也女子有頃已血盛而邪旺也

邪客於手太陽之絡令人頭項肩痛刺手小指爪甲上與肉交者各一痏立已不已刺外踝下三痏左取右右取左如食頃已

手太陽經起於小指循臑外交肩上循頸上頰邪客其絡令人頭項肩痛刺小指爪甲上與肉交者各一痏少澤穴也

邪客於手陽明之絡令人喉痺舌卷口乾心煩臂外廉痛手不及頭刺手大指次指爪甲上去端如韭葉各一痏壯者立

已老者有頃已左取右右取左新病數日已

手陽明經起於大指之次指上肩入缺盆絡肺上頸貫頰邪客于絡令人喉痺舌卷口乾心煩臂外廉痛手不及頭燥旺而筋縮也手陽明爲燥金刺手大指次指爪甲上去端如韭葉各一痏商陽穴也

邪客於手少陽之絡令人耳聾時不聞音刺手小指次指爪甲上去端如韭葉各一痏立聞不已刺中指爪甲上與肉交者立聞其不時聞者不可刺也耳中生風者亦刺之如此數左取右右取左

手少陽經起於小指之次指上項繫耳後入耳中邪客其絡令人耳聾時不聞音刺手小指次指爪甲上去端如韭

葉各一痏關衝穴也刺手中指爪甲上與肉交者手厥陰之中衝也手少陽與手厥陰爲表裏故并刺之其不時聞者經閉竅塞故不可刺耳中生風者聾之漸也經阻氣滯故風動耳鳴

邪客於手太陰之絡令人氣滿胸中喘息而支胠胸中熱刺手大指爪甲上去端如韭葉各一痏如食頃已左取右右取左

手太陰經起於中焦上膈屬肺循臂內入寸口出大指邪客其絡令人氣滿胸中喘息支胠（胠脇偏支塞滿）胸中熱發刺手大指爪甲上去端如韭葉各一痏少商穴也

邪客於手少陰之絡令人嗌痛不可納食無故善怒氣上走

賁上刺足中央之脈各三痏凡六刺立已左刺右右刺左嗌中痛不能內唾時不能出唾者刺然骨之前出血立已

手少陰經起於心中上挾咽繫目系邪客其絡令人嗌痛不可內食無故善怒氣上走賁上心主喜肝主怒無故生怒者心火抑鬱而不暢也難經胃爲賁門氣上走賁門者氣逆於上脘之上也刺足下中央之脈各三痏足少陰之涌泉也手足少陰同經刺涌泉以泄心火之上炎也刺然骨之前出血卽足少陰之然谷也

邪客於手厥陰之絡令人脇痛不得息欬而汗出刺手小指次指爪甲上與肉交者各一痏不得息立已汗出立止欬者温衣飲食一日已左取右右取左不已復如法

手厥陰經起於胸中循胸出脇下腋出中指其支者出小指之次指邪客於絡令人脇痛不得喘息欬而汗出相火之刑肺金也刺手小指次指爪甲上與肉交者手少陽之關衝也手厥陰與手少陽爲表裏故刺之

邪客於手足少陰太陰足陽明之絡此五絡皆會於耳中上絡左角五絡俱竭令人身脈皆動而形無知也其狀若尸或曰尸厥刺其足大指內側爪甲上去端如韭葉後刺足心後刺足中指爪甲上後刺手大指內側去端如韭葉後刺手心主後刺少陰銳骨之端各一痏立已不已以竹管吹其兩耳鬄其左角之髮方一寸燔治飲以美酒一杯不能飲者灌之立已

邪客於手少陰足少陰手太陰足太陰足陽明之絡此五絡皆會於耳中上絡於左角五絡之氣俱竭（邪束而經閉也）令人一身之脈俱動而形體無知覺也其狀若尸或曰尸厥史扁鵲傳虢太子病尸厥卽此刺其足大指內側爪甲上去端如韭葉足太陰之隱白也後刺足心足少陰之涌泉也後刺足中指爪甲上足陽明之厲兌也後刺手大指內側去端如韭葉手太陰之少商也後刺手心主手厥陰之中衝也後刺少陰銳骨之端手少陰之神門也以竹管吹其兩耳令五絡之氣通也鬄其左角之髮方一寸治以燔鍼飲以美酒以五絡上絡左角所以温行五絡之寒澀也（鬄與剃同）

耳聾刺手少陽不已刺其通脈出耳前者齒齲刺手陽明不已刺其脈入齒中者立已繆傳引上齒齒脣寒痛視其手背脈血者去之手大指次指爪甲上各一痏足陽明中指爪甲上各一痏立已左取右右取左

手少陽從耳後入耳中出走耳前通於足少陽之聽宮耳聾刺手少陽之關衝不已刺其通脈出耳前者足少陽之聽宮也靈樞經脈三焦手少陽之脈是動則病耳聾是也手陽明脈貫頰入下齒齒齲刺手陽明之商陽不已刺其脈之入下齒中者足陽明循鼻外入上齒若繆傳足陽明而引上齒齒脣寒痛視其手背手陽明之脈有瘀血者去之手大指次指爪甲上各一痏手陽明之商陽也足陽明

中指爪甲上各一痏足陽明之厲兌也

邪客於足陽蹻之脈令人目痛從內眥始刺外踝之下半寸所各二痏左取右右取左如行十里頃而已

陽蹻之脈足太陽之別起於太陽之申脈止於太陽之睛明邪客其脈令人目痛從內眥始睛明在目內眥也刺外踝之下半寸所各二痏申脈穴也

邪客於臂掌之閒不可得屈刺其踝後先以指按之痛乃刺之以月死生爲數月生一日一痏二日二痏十五日十五痏十六日十四痏凡痺往來行無常處者在分肉閒痛而刺之以月死生爲數一日一痏二日二痏漸多之十五日十五痏十六日十四痏漸少之用鍼者隨氣盛衰以爲痏數鍼過其日數則脫氣不及日數則氣不寫左刺右右刺左病已止不已復刺之如法

邪客臂掌之閒不可得屈即痺邪也刺其踝後內踝之後手太陰之經渠也外踝之後手少陰之通里也凡痺之往來行無常處在分肉閒痛者刺之亦如此法

人有所墮墜惡血留內腹中滿脹不得前後此上傷厥陰之脈下傷少陰之絡先飲利藥刺足內踝之下然骨之前血脈出血刺足跗上動脈不已刺三毛上各一痏見血立已左刺右右刺左善悲驚不樂刺如右法

有所墮墜惡血留結以致中氣壅阻腹中滿脹不得前後此上傷厥陰之脈肝主筋其志驚也下傷少陰之絡腎主

骨其志恐也先飲通利惡血之藥後刺足內踝之下然骨之前血脈出血足少陰之然骨也刺足跗上之動脈足厥陰之太衝也不已刺三毛上各一痏足厥陰之大敦也善悲驚不樂手少陰足厥陰之病故刺如前法

邪客於五藏之閒其病也脈引而痛時來時止視其病繆刺之於手足爪甲上視其脈出其血閒日一刺一刺不已五刺已

手足爪甲統言藏脈之井穴也

凡刺之數先視其經脈切而從之審其虛實而調之不調者經刺之有痛而經不病者繆刺之因視其皮部有血絡者盡取之此繆刺之數也

經刺刺其經脈即巨刺也

故善用鍼者從陰引陽從陽引陰以右治左以左治右以我知彼以表知裏以觀過與不及之理見微得過用之不殆此段舊誤在陰陽應象論

見微得過見於隱微而得其過差也

刺瘧

足太陽之瘧令人腰痛頭重寒從背起先寒後熱熇熇暍暍然熱止汗出其病難已刺足太陽郄中出血

足太陽寒水之經自頭下項行身之背故腰痛頭重寒從背起熇熇暍暍熱盛也熱止則汗出其病難已郄中即太陽之委中在膕外廉微動應手

足陽明之瘧令人先寒洒淅洒淅寒甚久乃熱熱去汗出喜見日月光火氣乃快然刺足陽明跗上

洒淅寒慄之貌足陽明以戊土而化氣於燥金金氣收斂故寒慄極甚久之乃熱熱去汗出表泄陽虛故喜見日月光火氣乃快然刺足陽明跗上衝陽穴也動脈應手

足少陽之瘧令人身體解㑊寒不甚熱不甚惡見人見人心惕惕然熱多汗出甚刺足少陽㑊與跡同

解㑊形跡懈怠也足少陽甲木化氣相火相火上炎故身體解㑊寒不甚陰邪輕也熱不甚相火虛也惡見人見人惕惕恐懼甲木拔根而膽怯也此相火之虛者熱多汗出甚相火鬱重而透發也此相火之旺者刺足少陽俠谿也

足太陰之瘧令人不樂好太息不嗜食病至則善嘔嘔已乃衰多寒熱汗出刺足太陰即取之

脾主憂故令人不樂好太息脾病傳胃故不嗜飲食而善嘔吐脾爲太陰溼土水泛土溼則多寒溼鬱熱發則多熱刺足太陰公孫也即取之急泄其溼熱也

足少陰之瘧令人嘔吐甚多寒熱熱多寒少欲閉戶牖而處其病難已刺足少陰

嘔吐甚水泛土溼而胃逆也熱多寒少足少陰癸水化氣於君火也欲閉戶牖而處水性幽靜也太陽少陰病俱難已水主蟄藏熱發火升陽根上泄寒水下旺陰陽不交是以難已刺足少陰太谿也

足厥陰之瘧令人腰痛少腹滿小便不利數便如癃狀非癃也意恐懼氣不足腹中悒悒刺足厥陰

腎爲水位在腰木陷於水故腰痛木主疏泄陷而不達不能疏泄水道故少腹脹滿小便不利數數便溲而短赤如癃狀實非癃也腎主恐木陷於水則意常恐懼是其肝氣不足靈樞本神肝氣虛則恐實則怒也鬱而賊脾憂思內動腹中悒悒不樂刺足厥陰太衝也以上六經之瘧

肝瘧者令人色蒼蒼然善太息其狀若死者刺足厥陰見血

蒼蒼木色肝主怒脾主憂脾陷肝鬱憂愁不樂則善太息肝木主生生氣不遂故其狀若死刺足厥陰中封也

心瘧者令人煩心甚欲得清水反寒多不甚熱刺手少陰

煩心甚欲得淸水者君火上炎也反寒多不甚熱者手足少陰同經癸水上升而化丁火心病則丁火不敵癸水也

刺手少陰神門也

脾瘧者令人寒腹中痛熱則腸中鳴鳴已汗出刺足太陰

寒邪閉束鬱其脾氣脾陷木遏怒而賊土故腹中痛熱則脾鬱發達木氣通暢疏泄之令行故腸鳴而汗出刺足太陰商邱也

肺瘧者令人心寒寒甚則熱熱間善驚如有所見者刺手太陰

肺金不生腎水寒來水旺直淩心火故令人心寒寒甚則火復而熱作肺病不能收斂膽火下歸癸水膽木拔根故

上熱稍間善生驚怯神魂失斂故如有所見刺手太陰列缺也

腎瘧者令人洒洒然手足寒腰脊痛宛轉大便難目眴眴然刺足少陰

脾主四支水泛土溼四支失稟故手足寒腎位於腰水寒木陷鬱衝不已故腰脊痛腎主二陰水寒木陷不能疏泄穀道故大便難肝竅於目木陷風生故目眴眴刺足少陰大鐘也 以上五藏之瘧

胃瘧者令人善饑而不能食食而支滿腹大刺足陽明太陰橫脈出血

胃土上逆故善饑而不能食食則中脘壅塞甲木莫降則左脇支滿辛金莫降則右脇支滿腹大者胃氣脹滿也刺足陽明解谿也足太陰橫脈商邱也 王氷注足陽明厲兌解谿三里三穴主之 以上胃府之瘧

十二瘧者其發各不同時察其病形以知其何脈之病也先其發時如食頃而刺之一刺則衰二刺則知三刺則已不已刺舌下兩脈出血舌下兩脈者廉泉也不已刺郄中盛經出血又刺項以下挾脊者必已

十二瘧者總上六經五藏及胃瘧而言其發各不同時察其病形以知其何脈之病先其發時如食頃而刺之一刺則病衰二刺則效覺三刺則病已不已刺舌下兩脈出血舌下兩脈者任脈之廉泉也不已刺足太陽之郄中盛經出血 郄中即委中 又刺項以下足太陽之挾脊者大杼風門必

已也

刺瘧者必先問其病之所先發者先刺之先頭痛及重者先刺頭上及兩額兩眉間出血先項背痛者先刺之先腰脊痛者先刺郄中出血先手臂痛者先刺手少陰陽明十指間出血先足脛痠痛者先刺足陽明十指間出血

刺瘧者先問其病所先發之處先刺之而後刺其本經先頭痛及頭重者先刺頭上督脈之上星百會及兩額取足少陽之懸顱兩眉間取足太陽之攢竹出血先項背痛者先刺項後督脈之風府足少陽之風池背後督脈之神道足太陽之大杼出血先腰脊痛者先刺足太陽之郄中出

血先手臂痛者先刺手少陰陽明經手十指閒出血先足
脛痠痛者先刺足陽明經於十指閒出血也
骱痠痛甚按之不可名曰胕髓病以鑱鍼鍼絕骨出血立已
身體小痛刺至陰諸陰之井無出血閒日一刺
骱骨痠痛甚（即脛骨）按之不可（痛不可按）名曰胕髓病（胕腫也謂腫及骨髓）以鑱鍼（九鍼之第一鍼）鍼足少陽之絕骨出血立已絕骨本名懸鐘難經髓會絕骨故出其血則立已髓中之瘀泄也身體小痛則刺足太陽之至陰至陰太陽之井也諸陰經之井則無出血但可閒日一刺而已

瘧不渴閒日而作刺足太陽渴而閒日作刺足少陽溫瘧汗不出爲五十九刺風瘧則汗出惡風刺三陽經背俞之血者

（俞與腧同音輸）

瘧不渴寒水旺也故刺足太陽泄其寒水渴者相火旺也故刺足少陽泄其相火溫瘧汗不出鬱熱內蒸當按熱病五十九俞用五十九刺之法使之汗泄而熱退（詳見水熱穴論）風性疏泄風瘧發則汗出惡風刺三陽經背俞之血謂足少陽之膽俞胃俞膀胱俞三焦俞大腸俞小腸俞也（六府之俞是手足三陽經之氣通於背而出於足太陽之經者故曰三陽經背俞之血也）

瘧脈滿大急刺背俞用中鍼傍五胠俞各一適肥瘦出其血也瘧脈小實急灸足少陰刺指井諸瘧而脈不見刺十指閒出血血去必已先視身之赤如小豆者盡取之

瘧脈滿大急陽盛而表閉也宜刺足太陽之背俞以泄其陽用中鍼取其傍五胠之俞各一謂肺俞心俞肝俞脾俞腎俞五穴水熱穴論五藏俞傍五以泄五藏之熱即謂此也胠脇也其俞旁通脇肋故曰傍五胠俞即傍胠五俞也適肥瘦出其血肥者多出瘦者少出也瘧脈小實急陰旺而表閉也灸足少陰之復溜以溫腎氣刺足太陽之指井至陰以泄寒水也諸瘧而脈不見寒邪外束而陽陷也刺十指閒出血寫其寒邪血去必已先視身之赤如小豆者盡取之然後刺其本經也

欲知背俞先度其兩乳閒中折之更以他草度去半已即以兩隅相拄也乃舉以度其背令其一隅居上齊背大椎兩隅在下當其下隅者肺之俞也復下一度心之俞也復下一度

左角肝之俞也右角脾之俞也復下一度腎之俞也是爲五藏之俞灸刺之度也

欲知背俞先以物度其兩乳而中折之更以他草度如其中折之半即以中折之兩隅支拄於此草之兩端令其三角均平乃舉以度其背俞一隅居上齊脊骨之大椎（第一節）兩隅在下當其下一隅者肺之俞也遞下而取之則背俞皆得矣（此段舊誤在血氣形志中）

凡治瘧先發如食頃乃可以治過之則失時也瘧方欲寒刺手陽明太陰足陽明太陰瘧發身方熱刺跗上動脈開其孔出其血立寒瘧脈緩大虛便宜用藥不宜用鍼

先其發如食頃病邪未作乃可以治過之則邪旺難伏失

其時也如先寒而後熱者瘧方欲寒刺手陽明太陰足陽明太陰四經之井俞刺手足陽明者泄其陽氣之內陷刺手足太陰者泄其陰邪之外束也如先熱而後寒者瘧發身方熱刺足陽明跗上之動脈（衝陽）開其孔出其血泄其經熱立刻身寒此先發而早治也若瘧脈緩大虛則正氣虧敗便宜用藥不宜用鍼靈樞邪氣藏府病形所謂陰陽形氣俱不足勿取以鍼而調以甘藥也

刺熱

肝熱病者小便先黃腹痛多臥身熱熱爭則狂言及驚脇滿痛手足躁不得安臥其逆則頭痛員員脈引衝頭也庚辛甚甲乙大汗氣逆則庚辛死刺足厥陰少陽出血如大豆立已

肝木主疏泄水道肝熱病者鬱陷而生下熱故小便先黃木鬱賊土則腹痛土氣困乏則多臥溫氣化火則身熱熱入血室邪正相爭則狂言及驚（血舍魂魂化神血室神魂之宅故熱爭則狂言及驚肝膽主驚也）肝脈行於兩脇經氣鬱衝故脇肋滿痛脾主四支四支諸陽之本肝熱傳脾四支煩亂故手足躁擾不得安臥肝脈與督脈會於巔病則下陷肝木陷則膽木逆其膽木逆升則頭痛員員（員員頭目旋運之貌）脈引衝頭也庚辛甚金剋木也甲乙大汗木旺而邪退也氣逆則庚辛死木敗而金賊也刺足厥陰少陽出血如豆大以泄其熱故病立已也

肝膽同氣相應其逆則頭痛員員者甲木之逆故並刺足少陽泄其相火

心熱病者先不樂數日乃熱熱爭則卒心痛煩悶善嘔頭痛面赤無汗壬癸甚丙丁大汗氣逆則壬癸死刺手少陰太陽

心主喜心熱病者神傷故先不樂心腎同經病則水動火鬱鬱極乃發故數日乃熱熱傷心液正與邪爭則卒然心痛君火鬱蒸故生煩悶君相同氣甲木刑胃胃土上逆是以善嘔君相逆衝故頭痛面赤表閉火鬱是以無汗壬癸甚水剋火也丙丁大汗火旺而邪退也氣逆則壬癸死火敗而水賊也刺手少陰太陽以泄其熱則病立已也

刺足太陰陽明

脾熱病者先頭重頰痛顏青身熱煩心欲嘔熱爭則腰痛不可用俛仰腹滿泄兩頷痛甲乙甚戊已大汗氣逆則甲乙死

脾陷則胃逆胃脈從鼻外循頰車上耳前脾熱病者胃經上逆故先頭重頰痛土困木賊故顏青溼土鬱蒸故身熱溼熱傳胃胃氣上逆故煩心欲嘔熱爍脾陰正與邪爭土鬱木陷衝動于腎水之內則腰痛不可以俯仰風木賊土氣痞脹生肝氣鬱遏下決魄門則腹脹而泄兩頷痛者陽明之逆也甲乙甚木剋土也戊已大汗土旺而邪退也氣逆則甲乙死土敗而木賊也刺足太陰陽明以泄其熱則病立已也

肺熱病者先淅然厥起毫毛惡風寒舌上黃身熱熱爭則喘欬痛走胸膺背不得太息頭痛不堪汗出而寒丙丁甚庚辛大汗氣逆則丙丁死刺手太陰陽明

肺主皮毛肺熱病者皮毛乍斂故先淅然厥起毫毛而惡

風寒心發於舌心火刑金肺從已土化溼溼熱淫蒸故舌上發黃而身熱熱燔肺津正與邪爭則喘促欬嗽肺氣上逆故痛走胸膺脊背不得太息肺氣逆衝故頭痛不堪熱蒸竅泄故汗出而寒丙丁甚火剋金也庚辛大汗金旺而邪退也氣逆則丙丁死金敗而火賊也刺手太陰陽明以泄其熱則病立已也

腎熱病者先腰痛䯒痠苦渴數飲身熱熱爭則頭痛而强䯒寒且痠足下熱不欲言其逆則項痛員員澹澹然戊已甚壬癸大汗氣逆則戊已死刺足少陰太陽諸汗者至其所勝日汗出也

腎脈上踹內出膕中貫脊屬腎腎熱病者經氣鬱陷故先腰痛䯒痠䯒歷骨腎水從君火化氣火旺水衰故苦渴數飲身熱熱耗肺津正與邪爭熱隨足太陽逆升則頭痛而强火泄髓寒肝木下陷則䯒寒且痠足下發熱不欲言語太陽之經自頭下項癸水陷則壬水逆其太陽上逆則項痛員員澹澹然不定戊已甚土剋水也壬癸大汗水旺而邪退也氣逆則戊已死水敗而土賊也刺足少陰太陽以泄其熱其病立已也諸所謂大汗者皆至其所勝之日則汗出也

肝熱病者左頰先赤心熱病者顏先赤脾熱病者鼻先赤肺熱病者右頰先赤腎熱病者頤先赤病雖未發見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熱病從部所起者至期而已其刺之反者三周而已重逆則死

五藏現於面部肝在左頰肺在右頰心在顏上額腎在頤脾在鼻熱病欲發赤色先見病雖未發見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熱病從其面之部所起者至其當汗之期而已刺法不失也其刺之反者其期三周而已重逆則死矣

太陽之脈色榮顴骨熱病也榮未交曰今且得汗待時而已與厥陰脈爭見者死期不過三日其熱病內連腎

太陽之脈色榮顴太陽之筋結於頰也頰前筋腎主骨與太陽表裏是骨熱病也榮於部所而未交他部此當至期而瘳曰今且得汗待時而已自王之時與厥陰脈爭見者死榮交他部也期不過三日風木盜泄癸水消亡其熱病當內連腎藏不可醫矣

少陽之脈色榮頰筋熱病也榮未交曰今且得汗待時而已與少陰脈爭見者死

少陽之脈色榮頰少陽之脈下加頰車也肝主筋與少陽表裏是筋熱病也榮於部所而未交他部此當至期而瘳曰今且得汗待時而已與少陰脈爭見者死榮交他部也緣與足少陰爭見相火旺而癸水枯也

熱病先胸脇痛手足躁刺足少陽補足太陰病甚者爲五十九刺熱病先眩冒而熱胸脇滿刺足少陰少陽熱病先身重骨痛耳聾好瞑刺足少陰病甚者爲五十九刺

熱病先胸脇痛手足躁者甲木之剋戊土也以少陽膽脈

自胸下脇化氣於相火甲木逆行而尅戊土故胸脇痛四支稟氣脾胃膽以相火傳之胃府胃熱故手足煩躁刺足少陽泄其相火補足太陰滋其脾精脾陰旺則胃熱消病甚者按熱病五十九俞爲五十九刺詳見水熱穴論熱病先眩冒而熱胸脇滿者膽木刑胃而相火上逆也相火上逆升浮旋轉故先眩冒而熱膽木逆衝與胃土相逼濁氣不降故胸脇滿也此緣火旺而水虧刺足少陰以泄癸水之熱刺足少陽以泄甲木之火也熱病先見身重骨痛耳聾好瞑癸水枯而膽火旺也太陰主肉少陰主骨已土尅水溼熱鬱蒸故先身重骨痛腎竅於耳癸水枯而甲木逆堵塞聽宮故耳聾甲木刑胃土困則多眠仲景傷寒少陰病但欲寐是腎水之旺者三陽合病但欲眠睡是膽火之旺者此之好瞑緣膽火之旺也此亦緣火旺而水虧刺足少陰泄腎熱以救癸水也

熱病始於頭首者刺足太陽而汗出止熱病始於手臂者刺手陽明太陰而汗出止熱病始於足脛者刺足陽明而汗出止

始於頭首者刺足太陽之天柱穴在項後始於手臂者刺手陽明之商陽穴在食指手太陰之列缺穴在寸口下始於足脛者刺足陽明之衝陽穴在足跗

熱病氣穴項上三椎陷者中也三椎下閒主胸中熱四椎下閒主鬲中熱五椎下閒主肝熱六椎下閒主脾熱七椎下閒主腎熱榮在骶也

項上三椎之下陷者之中當督脈之大椎是脊骨之第一節也熱病氣穴自大椎數起足太陽經在督之兩旁挾脊下行三椎下閒主胸中熱指太陽之肺俞也肺俞在三椎下閒第四椎連項上三椎爲第七椎而曰三椎下閒是皆肺俞所主之地也下皆倣此四椎下閒主鬲中熱指太陽之心俞也五椎下閒主肝熱指太陽之肝俞也六椎下閒主脾熱指太陽之脾俞也七椎下閒主腎熱指太陽之腎俞也骶尾骶脊骨之末節榮在骶者言自腎俞以下以至尾骶皆腎氣之所榮也此卽背俞之法也

頰下逆顴爲大瘕下牙車爲腸滿顴後爲脇痛頰上者鬲上也

此由椎骨而及面部以候腹中之病瘕聚也

治諸熱病以飲之寒水乃刺之必寒衣之舉止寒處身熱而止也

以寒勝其熱也

刺腰痛

足太陽脈令人腰痛引項脊尻背如重狀刺足太陽正經於郄中出血春無見血

足太陽脈自頭下項挾脊抵腰貫臀過髀樞下合膕中故令人腰痛引項脊尻背如重狀刺太陽正經於郄中出血卽委中也春無見血水衰於春也

少陽令人腰痛如以鍼刺其皮中循循然不可以俛仰不可

以顧刺少陽成骨之端出血成骨在膝外廉之骨獨起者夏無見血

足少陽脈自頭下頸出胸脇循脇裏下髀厭出膝外廉下抵絕骨之端故令人腰痛不可以俛仰不可以顧如鍼刺皮中循循然者經氣之鬱衝也刺少陽成骨之端出血陽關穴也成骨在膝外廉之骨獨起者卽骭骨之上節別名成骨夏無見血木衰於夏也

陽明令人腰痛不可以顧顧如有見者善悲刺陽明於骭前三痏上下和之出血秋無見血

足陽明脈循喉嚨入缺盆下膈挾臍下氣街循脛外廉下足跗故令人腰痛不可以顧顧則如有所見者陽敗而神

虛也善悲者戊土衰而庚金旺也（金燥則善悲）刺陽明於骭骨之前三痏三里穴也上下和之而出其血謂上下巨虛也秋無見血土衰於秋也

少陰令人腰痛痛引脊內廉刺少陰於內踝上二痏春無見血出血太多不可復也

足少陰脈循內踝之後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故令人腰痛痛引脊內廉刺少陰於內踝上二痏復溜穴也春無見血水衰於春也

厥陰令人腰痛腰中如張弓弩弦其病令人言默默然不慧刺厥陰在腨踵魚腹之外三痏循之累累然乃刺之

足厥陰脈循足跗上膕內廉過陰器抵小腹貫膈布脇肋

故令人腰痛腰中如張弓弩弦肝主筋筋急而腰直也其病令人言默默然不慧肝藏魂魂神惑亂而不明也刺厥陰在腨踵魚腹之外三痏蠡溝穴也（腨足肚也腨下踵上魚腹之外足肚之形如魚腹也）循之累累然經脈行動之象也

同陰之脈令人腰痛痛如小錘居其中怫然腫刺同陰之脈在外踝上絕骨之端爲三痏

同陰之脈足少陽之別絡也並少陽上行足外踝上別走厥陰並經下絡足跗故曰同陰（王冰注）此脈令人腰痛如有小錘居其腰中怫然腫起（怫然腫貌）刺同陰之脈在外踝上絕骨之端爲三痏足少陽之陽輔穴也

陽維之脈令人腰痛痛上怫然腫刺陽維之脈脈與太陽合

腨下間去地一寸所

陽維之脈八奇經之一也發於足太陽之金門穴循外踝而上行其脈令人腰痛痛上怫然作腫刺陽維之脈脈與太陽合腨下間去地一寸所足太陽之承山穴也陽維脈別於金門上行與足太陽合於腨腸下間正當承山之穴也

衡絡之脈令人腰痛不可以俛仰仰則恐仆得之舉重傷腰衡絡絕惡血歸之刺之在郄陽筋之間上郄數寸衡居爲二痏出血

衡絡之脈足太陽之外絡也衡橫也自腰中橫入髀外後廉而下合於膕中此脈令人腰痛不可以俛仰仰則恐仆

得之舉重傷腰衡絡斷絕惡血歸之刺之在郄陽兩筋之
間上郄數寸衡居爲二痏出血足太陽之委陽殷門也（郄陽卽委陽與殷門相並故曰衡居）
會陰之脈令人腰痛痛上漯漯然汗出汗乾令人欲飲飲已
欲走刺直陽之脈上三痏在蹻上郄下五寸橫居視其盛者
出血
會陰之脈督任衝三脈之會故曰會陰（穴名在大便小二中）督脈行
脊背而會此穴其脈令人腰痛痛上漯漯然汗出陽鬱而
表泄也（督爲諸陽之綱）汗乾令人欲飲津亡而肺燥也飲已欲走
淫旺而脾鬱也刺直陽之脈上三痏足太陽之承筋也太
陽之脈挾脊貫臀下至膕中循腨腸而入外踝其脈直行
故曰直陽（王冰注）蹻陽蹻卽申脈也郄委中也在蹻之上郄
之下相去五寸橫居其間正承筋所在視其經脈之盛者
出其血也
飛陽之脈令人腰痛腰上怫怫然甚則悲以恐刺飛陽之脈
在內踝上五寸少陰之前與陰維之會
飛陽之脈足太陽之別絡也（穴名靈樞經別足太陽之別名曰飛陽去踝七寸別走少陰）其脈令人腰痛痛上怫怫然氣鬱而不行也甚則悲以
恐氣連於肺腎也（其脈別走少陰恐者少陰腎之志也刺腎脈貫膈入肺悲者太陰肺之志也）
飛陽之脈在內踝上五寸少陰之前與陰維之會足少陰
之築賓穴也
昌陽之脈令人腰痛痛引膺甚則反折目𥆧𥆧然舌卷不能

言刺內筋爲二痏在內踝上大筋前太陰後上踝二寸所
昌陽之脈足少陰之別絡卽陰蹻之脈也起於然谷之後
上內踝之上循股陰而行腹上胸膈而入缺盆此脈令人
腰痛痛引胸膺甚則脊背反折目𥆧𥆧然舌卷不能言火
虛而光散水寒而筋急也刺內筋爲二痏卽陰蹻之郄足
少陰之交信穴也在內踝之上大筋之前太陰之後上踝
二寸所卽其處也
肉里之脈令人腰痛不可以欬欬則筋縮急刺肉里之脈爲
二痏在太陽之外少陽絕骨之後
肉里之脈卽足少陽之陽輔（穴名）陽維之所發也此脈令人
腰痛不可以欬欬則筋縮急少陽膽木主筋筋脈攣拘欬
則氣升而筋急也刺肉里之脈爲二痏足少陽之分肉穴
也（卽陽輔）在太陽之外少陽絕骨之後卽其處也
散脈令人腰痛而熱熱甚生煩腰下如有橫木居其中甚則
遺溲刺散脈在膝前骨肉分間絡外廉束脈爲三痏
散脈足太陰之別散行而上故名循股內入腹中與少陰
少陽結於腰下骨空中（王冰注）其脈令人腰痛而熱熱甚生
煩少陽相火之鬱也腰下如有橫木居其中少陽甲木之
鬱也甚則遺溺甲木逆而乙木陷也刺散脈在膝前內側
輔骨之下腨肉之上骨肉分間太陰之絡色青而見其絡
之外廉有大筋擷束膝衚之骨令其連屬取此大筋聚束
之脈爲三痏卽是太陰之地機穴也（王冰注）

解脈令人腰痛而引肩目䀮䀮然時遺溲刺解脈在膝筋肉分間郄外廉之横脈出血血變而止

解脈足太陽之别散行而下故名循肩髆而下脊背下屬膀胱從髀後而合膕中其脈令人腰痛而引肩目䀮䀮然時遺溲溺筋脈緊急而膀胱不藏也刺解脈在膝後筋分肉間膕中横文胬肉高起之處是太陽之郄也即委中於郄之外廉血絡横見紫黑而盛滿者刺出其血候其血已黑變而赤然後止鍼也王冰注

解脈令人腰痛痛如引帶常如折腰狀善恐刺解脈在郄中結絡如黍米刺之血射以黑見赤血而已

解脈之病其狀不同故復述此證其脈令人腰痛痛如引

帶束腰其身常如折腰之狀善生恐懼水寒而筋急也刺解脈在郄中即委中結絡大如黍米者刺之黑血遠射而出黑血盡去候見赤血而已

腰痛挾脊而痛至頭几几然目䀮䀮欲僵仆刺足太陽郄中出血

几几强直之意足太陽自頭走足挾脊下行經氣不舒故挾脊而痛至於頭上几几不柔脈起目內眥故目視䀮䀮身欲僵仆

腰痛上寒刺足太陽陽明上寒不可顧刺足陽明上熱刺足太陰厥陰不可以俛仰刺足少陽中熱而喘刺足少陰郄中出血大便難刺足少陰少腹滿刺足厥陰

腰痛上寒此足太陽寒水之上逆陽明胃土之不降刺足太陽之郄中足陽明之陰市上寒而不可回顧此陽明上逆經脈壅塞頸項失柔也刺足陽明之三里上熱此脾土溼而胃土逆肝木陷而膽火升也刺足太陰之地機足厥陰之太衝若不可以俛仰此相火升炎而筋膜强直也刺足少陽之陽關中熱而喘此心火之刑肺金也刺足少陰之郄中出血手足少陰同經刺足少陰之湧泉太鐘以泄心火之上炎也若大便難此火旺而水衰也刺足少陰若少腹滿此土鬱而木陷也刺足厥陰法如上

腰痛如折不可以俛仰不可以舉刺足太陽引脊內廉刺足少陰腰痛引少腹控眇不可以俛仰刺腰股交者兩髁胂上

左取右右取左以月死生爲痏數發鍼立已

腰痛如折不可以俛仰不可以舉太陽之筋急而不舒也如折刺足太陽之東骨不可以俛仰刺足太陽之京骨崑崙不可以舉刺足太陽之申脈僕參腰痛引少腹控眇不可以俛仰此邪客於足太陰之絡也繆刺論邪客於足太陰之絡令人腰痛引少腹控眇不可以仰息即此義也以厥陰肝脈自少腹而行脇肋土陷木鬱故腰痛前引少腹而旁控眇肋也控牽也眇肋季脇也眇與杪同脇盡處也刺腰股交者兩髁胂上足太陽之下髎穴也腰股相交之處乃足太陰厥陰少陽三脈左右之所交結兩髁胂上謂腰髁骨下堅肉也髁骨即腰脊兩旁起骨挾脊兩旁腰髁之下各有胂肉隴起

斜趨髁後故曰兩髁胂上非胂之上巔也腰髁胂下尻骨兩旁各有四骨空曰上髎次髎中髎下髎左右八穴謂之八髎八穴悉主腰痛惟下髎一穴正當太陰厥陰少陽三脈交結之所故但刺此穴左取右右取左繆刺之法也以月死生爲痏數繆刺論月生一日一痏二日二痏漸多之十五日十五痏十六日十四痏漸少之是其法也王冰注

素問懸解卷八終

太倉陸寶忠校字

素問懸解卷九

昌邑黃元御解

小宇書庫藏

陰陽類論

孟春始至黃帝燕坐臨觀八極正八風之氣而問雷公曰陰陽之類經脈之道五中所主何藏最貴雷公對曰春甲乙青中主肝治七十二日是脈之主時臣以其藏最貴帝曰卻念上下經陰陽從容子所言貴最其下也

孟春始至立春之日也八極八方五中五藏肝屬木其日甲乙其色青其主春春甲乙木王青色之中是肝氣主事司令七十二日治司令也此是肝脈所主之時也上經下經陰陽從容皆古書也

雷公致齋七日旦復侍坐帝曰三陽爲經二陽爲維一陽爲游部三陰爲表二陰爲裏一陰至絕作晦朔卻具合以正其理此知五藏終始

三陽太陽二陽陽明一陽少陽三陰太陰二陰少陰一陰厥陰太陽在後爲經陽明在前爲維少陽在側爲游部所謂少陽爲樞也太陰在前爲表少陰在後爲裏厥陰在側爲晦朔月終爲晦月初爲朔厥陰陰極陽生譬如月之晦朔至絕者極盡之意至真要論所謂兩陰交盡曰厥陰也三陽三陰是謂六經卻具合之以正其理則知五藏之終始知其終始則知其貴賤矣

雷公曰受業未能明帝曰所謂三陽者太陽也三陽脈至手

太陰弦浮而不沉所謂二陽者陽明也至手太陰弦而沉急不鼓炅至以病皆死一陽者少陽也至手太陰上連人迎弦急懸不絕此少陽之病也專陰則死三陰者六經之所主也交於太陰伏鼓不浮上空志心二陰至其氣歸膀胱外連脾胃一陰獨至經絕氣浮不鼓鉤而滑此六脈者乍陰乍陽交屬相并繆通五藏先至爲主後至爲客決以度察以心合之陰陽之論

太陽爲三陽三陽脈至手太陰弦浮而不沉太陽主身之皮毛也陽明爲二陽陽明脈至弦而沉急不鼓陽明主身之肌肉也陽莫盛於陽明陽鬱熱至因而致病火土合邪燥熱亡陰則死（仲景傷寒陽明大承氣證急下諸條是也炅熱也）少陽爲一陽少陽脈至手太陰上連陽明之人迎（脈動喉旁）弦而急懸不絕（不止）此少陽上逆之病也緣少陽膽木自頭走足隨陽明胃土而下行胃土不降則膽木必逆故脈至於手太陰之寸口而氣連於足陽明之人迎若使專見於太陰而不連於陽明則火敗陽絕而人死矣（足少陽化氣於相火）太陰爲三陰三陰者六經之所主也以太陰脾脈脾者土也孤藏以灌四旁（玉機真藏論語）故爲六經之主三陰至交於手太陰伏鼓而不浮則脾陽不升法主上空志心四氣調神論所謂心氣內洞也以木火之化神魂由於已土左旋脾陽不升火虛神敗而脾陷胃逆君火失根故懸虛空洞而無著也少陰爲二陰二陰脈至其氣歸於膀胱外連脾胃以少陰與太陽膀胱

爲表裏故氣歸于膀胱（仲景脈法沉爲在藏浮爲在府氣歸膀胱者相火泄于膀胱脈浮而不沉也）土勝則剋水土敗則水侮之故外連於脾胃也厥陰爲一陰一陰獨至經絕氣浮不鼓鉤而滑以厥陰之經兩陰交盡是爲經絕風木發生以此氣浮未能茂長故不鼓鉤（鉤心脈也心火主長）生氣鬱動是以脈滑也此六脈者乍陰乍陽其至無常彼此交屬而相并合左右繆注而通五藏（繆通者左注右右注左也義如繆刺論）先至者爲主後至者爲客於其至也決以度察以心合之陰陽之論審其先後以定主客則貴賤明矣

雷公曰臣悉盡意受傳經脈頌得從容之道以合從容不知陰陽不知雌雄帝曰三陽爲父二陽爲衛一陽爲紀三陰爲母二陰爲雌一陰爲獨使

三陽爲父陽之綱也二陽爲衛父之佐也一陽爲紀佐之次也三陰爲母陰之主也二陰爲雌母之副也一陰爲獨使雌之次也六經之陰陽雌雄如此

二陽一陰陽明主病不勝一陰脈耎而動九候皆沉

二陽一陰失調則陽明主病以陽明戊土不勝厥陰風木也法當脈耎而動九候皆沉以其木賊而脾陷也

三陽一陰太陽脈勝一陰不能止內亂五藏外爲驚駭

三陽一陰失調則太陽脈勝以水爲木母寒水泛濫一陰不能止肝陷膽逆則內亂五藏而外爲驚駭也

二陰二陽病在肺少陰脈沉勝肺傷脾外傷四支

二陰二陽失調則病在肺以少陰脈沈則腎水寒陷而腎水泛濫大腸燥金之府不至受害肺以辛金而化氣於溼土是以病也脾肺同經（俱爲太陰）肺病則脾傷脾主四支法當外傷於四支也

二陰二陽皆交至病在腎罵詈妄行癲疾爲狂

二陰二陽皆交至則病在腎以金爲水母母病則傳子也水鬱則癲火鬱則狂腎水寒陷必生癲疾而足陽明化氣于燥金燥金上逆君火不降則罵詈妄行癲疾變爲狂病也

二陰一陽病出于腎陰氣客游于心下脘空竅閉塞不通四支別離

二陰一陽失調則病出于腎以火不勝水水旺則腎病也腎水淩火故陰客游于心下水泛土溼脾陷肝遏下脘空竅閉塞不通脾敗則四支失稟如與身體別離而不用也

一陰一陽代絶此陰氣至心上下無常出入不知咽喉乾燥病在脾土

一陰一陽代絶不屬（代絶歇止斷絶）此當陰氣至心以心主脈脈之代絶陽敗而火衰也少陽以下行爲順病則上逆厥陰以上行爲順病則下陷上逆則爲出下陷則爲入陰陽有勝復則肝膽有衰旺其上下本無常其出入則不知而厥陰以風木主令少陽從相火化氣（足少陽）風火一動則咽喉乾燥病在脾土太陰溼土之精液不勝風火之消亡故也

二陽三陰至陰皆在陰不過陽陽氣不能止陰陰陽並絶浮爲血瘕沈爲膿胕陰陽皆壯下至陰陽上合昭昭下合冥冥決死生之期遂合歲首

二陽三陰失調則至陰皆在以足太陰主令於溼土足陽明化氣於燥金胃土不司氣化陽旺則從庚金而化燥陽衰則從已土而化溼脾土獨主令氣故至陰皆在脾爲至陰燥易衰而溼易盛也二土不交太陰不能過陽明之燥陽明不能止太陰之溼陰陽並盛俱臻其絶（絶盛）則經絡壅塞氣滯而凝脈浮者陽明燥旺而爲血瘕脈沈者太陰溼旺而爲膿胕（胕與腐通）若陰陽皆壯則下至陰陽二器之所皆當病矣得此法以候六脈則上合昭昭下合冥冥幽顯皆

徵舉無遁形決死生之期遂合歲首以歷推之自正月一日爲始排次一年節氣豫刻修短之數也

雷公曰請問短期帝曰冬三月之病病合於陽者至春正月脈有死徵皆歸出春在理已盡草與柳葉皆殺陰陽皆絶期在孟春

、冬三月之病病舍於陽經者陽氣失藏至春正月風木發泄之時其脈當有死徵而其期則皆歸出春在理推其已盡之日應至秋深草與柳葉皆殺而死不及冬也若陰陽皆絶則期孟春而已

春三月之病曰陽殺陰陽皆絶期在草乾

春三月之病風木發生陽氣疏泄是曰陽殺陰陽應象論

陽殺陰藏是也若陰陽皆絕則期在草乾秋金肅殺春木刑傷故也

夏三月之病至陰不過十日陰陽交期在溓水溓音廉

夏三月之病火土司氣脾爲至陰位居五藏之中不過十日則五藏再周若陰陽交者期在七月溓水評熱病論病温汗出輙復熱而脈躁疾狂言不能食病名陰陽交交者死也溓水七月水初清也

秋三月之病三陽俱起不治自已陰陽交合者立不能坐坐不能起三陽獨至期在石水二陰獨至期在盛水

秋三月之病陰氣始凝而三陽俱起則不治自已陽脈不衰也其陰陽交合者陽氣上逆當立不能坐陰氣下陷當

坐不能起所謂三陽俱起者起於三陰之中也若三陽獨至而三陰不至者則期在石水之時寒水當治而不治則人亡矣石水者水冰如石也水結冰凘而三陰不至有陽而無陰也著至教論三陽獨至者是三陽並至非太陽獨至之謂也若二陰獨至者則期在盛水以少陰腎水獨旺而三陽不至亥子水盛之月則人亡矣有陰而無陽也

著至教論

黄帝坐明堂召雷公而問之曰子知醫之道乎雷公對曰誦而頗能解解而未能別別而未能明明而未能彰足以治羣僚不足治侯王願得受天之度四時陰陽合之星辰與日月光以彰經術後世益明上通神農著至教擬於二皇

四時陰陽星辰日月天地之度也雷公願受天之度法其四時陰陽合之星辰日月以彰經術使後世益明上通神農著爲至教擬于二皇之法也二皇羲農

帝曰子不聞陰陽傳乎曰不知曰三陽爲業上下無常合而并至偏害陰陽雷公曰三陽莫當請聞其解帝曰三陽獨至者是三陽并至太陽脈至洪大以長陽明脈至浮大而短少陽脈至乍數乍疏乍短乍長并至如風雨上爲巔疾下爲漏病而陽氣當隔隔者當寫不亟正治粗乃敗之故陽畜積病死太陽脈至乍短乍長七句舊誤在平人氣象論陽氣當隔至畜積病死五句舊誤在生氣通天論

陰陽傳古書三陽爲性業性也南史慧業文人言慧性也上下無常手之三陽自手走頭平則上升病則下陷足之三陽自頭走足

平則下降病則上逆三氣相合而并至勢必偏害陰陽上逆則害陽下陷則害陰也三陽莫當升降倒置不當其位也陰陽類論三陽獨至期在石水三陽獨至者是三陽并至也但有三陽而無三陰是謂獨至太陽脈至洪大以長陽之終氣也陽明脈至浮大而短陽之中氣也少陽脈至乍數乍疏乍短乍長陽之初氣也三陽并至勢如風雨上逆則爲巔頂之疾下陷則爲漏泄之病是陽氣之上下阻隔而不旋轉也而陽氣當阻隔之時其隔硋不通者當寫而通之不亟按法正治粗工乃反扶邪助虐而益敗之故陽氣畜積而病死也

雷公曰請受道諷誦用解帝曰三陽者至陽也上下無常病

起疾風至如霹靂并於陽則爲驚陽氣滂溢嗌乾喉塞并於陰則薄爲腸澼此謂三陽直心坐不得起卧者便身全三陽之病病傷五藏筋骨以消腎且絶惋惋日暮從容不出人事不殷外無期內無正不中經紀診無上下以書別何以別陰陽應四時合之五行不知合之四時五行因加相勝釋邪攻正絶人長命（不知合之四時五行至末舊誤在離合真邪論）

三陽者至陽也（至極）上下無常病起捷若疾風病至勢如霹靂所謂并至如風雨也并於陽分則魂神失根而爲驚悸陽氣滂溢嗌乾喉塞是上爲巔疾之由也并於陰分則薄迫衝決而爲腸澼是下爲漏病之原也此謂三陽之直心（直心猶言直性）以至但能危坐而不能起卧者（上逆則不得卧下陷則不得起）

便身全三陽之病病傷五藏陰精筋骨以之消爍腎陰且絶惋惋日暮勢不久存而從容既不出（脈法不精）人事又不殷（殷篤至也）外無刻期內無證據（正與證通）其法不中經紀則診無上下以志分別（三陽之上下不能診別之）何以別其陰陽應乎四時合之五行不知合之四時五行因加相勝以伐正氣釋邪攻正適以絶人長命耳

雷公曰臣治疏愚說意而已陽言不別陰言不理請起受解以爲至道帝曰善無失之此皆陰陽表裏上下雌雄相輸應也子言不明不別不知合至道以惑師教是世之學盡矣夫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語子至道之要子若受傳且以知天下以教衆庶亦不疑殆醫道論篇可以爲寶可傳後世可以長久

陽不言別陰不言理陰陽之微言不能辨別而分理也至道之要陰陽分表裏配上下殊雌雄別彼此相輸應也子言不明不別（解而未能別別而未能明）不知合至道以惑師教是妙理不傳世之醫學自此盡矣夫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語子至道之要子若受傳且以遍知天下之奧何止醫也醫理既精以教衆庶亦不疑殆醫道之論篇可以爲寶並可傳之後世長久不泯也

示從容論

黃帝燕坐召雷公而問之曰汝受術誦書若能覽觀雜學及於比類通合道理爲余言子所長五藏六府膽胃大小腸脾

胞膀胱此皆人之所生治之過失子務明之可以十全即不能知爲世所怨

及於比類通合道理援引比類而通合于道理也五藏六府之中膽胃大腸小腸脾胞（女子胞）膀胱此皆人之所生治之多致過失唯務明之可以十全即不能知必將爲世所怨也

雷公曰臣請誦脈經上下篇甚衆多矣別異比類猶未能以十全又安足以明之帝曰子別試通五藏之過六府之所不和鍼石之敗毒藥所宜湯液滋味具言其狀悉意以對請問不知

別異別其異也比類比其類也通窮究也

雷公曰肝虛腎虛脾虛皆令人體重煩寃當投毒藥刺灸砭石湯液或已或不已願聞其解帝曰公何年之長而問之少余真問以自謬也吾問子窈冥子言上下篇以對何也夫脾虛浮似肺腎小浮似脾肝急沉散似腎此皆工之所時亂也然從容得之若夫三藏土木水參居此童子之所知問之何也

肺脈浮而脾之虛浮似肺脾脈亦浮而腎之小浮似脾腎脈已沉而肝之急沉散似腎此皆工之所時淆亂也然從容之法得之從容脈法也

雷公曰於此有人頭痛筋攣骨重怯然少氣噦噫腹滿時驚不嗜臥此何藏之發也脈浮而弦切之石堅不知其解復問

所以三藏者以知其比類也帝曰夫年長則求之於府年少則求之於經年壯則求之於藏夫從容之謂也今子所言皆失八風菀熱五藏消爍傳邪相受夫浮而弦者是腎不足也沉而石者是腎氣內著也怯然少氣者是水道不行形氣消索也欬嗽煩寃者是腎氣之逆也一人之氣病在一藏也若言三藏俱行不在法也

年長者腸胃日弱容納少而傳化遲府病爲多故求之於府年少者起居不謹風寒襲而營衛閉經病爲多故求之於經年壯者情欲不節勞傷積而氣血敗藏病爲多故求之於藏此之求法夫乃從容之謂也雷公所言頭痛筋攣諸證皆失之八風侵淩經絡菀（菀與鬱同）熱以致津液枯乾五藏消爍是由外邪內傳裏氣受傷而成則年少求之於經者也夫所謂浮之而弦者是腎精不足風木失滋也（水枯木槁鬱動不已故脈弦浮）沉之而石者（切之石堅沉取也）是腎氣內著陽根失居也（火升陽泄孤陰下陷）怯然少氣者是水道不行形氣消索也（火炎水敗形消氣乏）欬嗽煩寃者是腎氣之逆相火上泄也（膽火升泄不根腎水）蓋腎者主水受五藏六府之精而藏之（上古天真論語）熱盛陰亡雖五藏皆傷而腎居其重故病歸腎家由此言之是一人之氣（年少之人）病在一藏也（腎藏）若言三藏俱行（肝腎脾三藏俱虛）不在診法也

雷公曰於此有人四支解墮喘欬血泄而愚診之以爲傷肺切脈浮大而緊愚不敢治粗工下砭石多出血血止身輕病

愈此何物也帝曰子所能知治亦衆多與此病失矣譬以鴻飛亦沖於天夫聖人之治病循法守度援物比類化之冥冥循上及下何必守經今夫脈浮虛者是脾氣之外絕去胃外歸陽明也夫二火不勝三水是以脈絕亂而無常也四支解墮此脾精之不行也喘欬者是氣并陽明也血泄者脈急血無所行也若夫以爲傷肺者由失以狂也不引比類是知不明也

子所能知治亦衆多獨與此病失矣譬以鴻飛亦沖於天何其遠也是緣守經而不化耳夫聖人之治病循法守度援物比類雖順其常不遺其變及其化之冥冥則循上及下因時制宜何必守經拘而不化也今夫脈浮大而虛者

是脾氣之外絶去離胃府而外歸陽明之經也蓋陽衰溼旺脾氣不能上達去胃府而病下陷故外絶本經而見虛象脾陷則胃逆陽明之經不降故見浮大其浮大而上逆者太陰之溼歸於陽明也陽明上逆則君相二火不歸以其三水在裏也水起于腎泛于胃溢於肺是謂三水夫二火不勝三水則陽不根陰而浮蕩無歸是以脈亂而無常也四支稟氣脾胃四支懈墮此水泛土溼脾精之不行也肺隨胃土右降喘欬者是水氣并于陽明胃土上逆而肺無降路也心主脈脈藏血血泄者是心火上炎經脈緊而血無所行也火炎脈緊血不得從容流布故從便泄以水寒土溼風木鬱陷故也若夫以為傷肺者由失以狂惑也不引比類以考證之是知不精明也

夫傷肺者脾氣不守胃氣不清經氣不爲使真藏壞決經脈傍絶五藏漏泄不衄則嘔此二者不相類也譬如天之無形地之無理白與黑相去遠矣

夫傷肺者脾氣陷而不守胃氣逆而不清藏府倒置則經氣不爲所使真藏壞決於內經脈傍絶於外五藏漏泄不衄則嘔由肺金失斂是以上溢此二者一爲上逆一爲下陷不相類也天有文地有理以不類爲類譬如上窮九天以至無形下窮九地以至無理幽明異象白與黑相去遠矣

疏五過論

黃帝曰嗚呼遠哉閔閔乎若視深淵若迎浮雲視深淵尚可測迎浮雲莫知其際聖人之術爲萬民式論裁志意必有法則循經守數按尋醫事爲萬民副故事有五過四德汝知之乎雷公避席再拜曰臣年幼小蒙愚以惑不聞五過與四德比類形名虛引其經心無所對

比類形名以求其義虛引經文絶無此說故無所對若視深淵

六語與六微旨論重

帝曰凡未診病者必問嘗貴後賤雖不中邪病從內生名曰脫營嘗富後貧名曰失精五氣留連病有所并醫工診之不在藏府不變軀形診之而疑不知病名身體日減氣虛無精病深無氣洒洒然時驚病深者以其外耗於衛內奪於營良工所失不知病情此亦治之一過也

嘗貴後賤抑鬱傷心火動血耗名曰脫營嘗富後貧憂悴傷脾燥動精亡名曰失精五藏之氣留連而病有所并醫工診之不在藏府不變軀形診之而疑不知病名身體日減氣虛無精病深而無氣洒洒然驚病之深者以其外耗於衛內奪於營良工之所失不知其病情此亦治之一過也

凡欲診病者必問飲食居處暴樂暴苦始樂後苦皆傷精氣精氣竭絶形體毀沮暴怒傷陰暴喜傷陽厥氣上行滿脈去形愚醫治之不知補寫不知病情精華日脫邪氣乃并此亦治之二過也

苦樂榮心皆傷精氣精氣竭絶則形體毀沮暴怒則傷陰木鬱風動故精耗也暴喜則傷陽火泄根拔故神散也木火升逆則厥氣上行氣滿於經脉而神去於形骸肝膽皆主怒怒則肝陷而膽逆厥氣上行者膽木也愚醫治之不知補寫不知病情久而精華日脫邪氣乃并此亦治之二過也

診有三常必問貴賤封君敗傷及欲侯王故貴脫勢雖不中邪精神內傷身必敗亡始富後貧雖不傷邪皮焦筋屈痿躄爲攣醫不能嚴不能動神外爲柔弱亂至失常病不能移則醫事不行此治之三過也

診有三常經常之法必問貴賤之等差或是昔日之封君而至敗傷或是今日之朝官而欲侯王其故貴而脫勢者雖不

中邪而精神內傷身必敗亡其始富而後貧者雖不傷邪而皮焦筋屈痿躄爲攣醫不能嚴詞危論以開導之則不能動其神思以致改悔外爲柔弱以事將順久而血氣撓亂至于失常其病不能移則醫事不行此治之三過也

凡診者必知終始又知餘緒切脉問名當合男女離絶菀結憂恐喜怒血氣離守五藏空虛工不能知何術之語嘗富大傷斬筋絶脉身體復行令澤不息故傷敗結留薄歸陽膿積寒炅粗工治之亟刺陰陽身體解散四支轉筋死日有期醫不能明不問所發唯言死日亦爲粗工此治之四過也

診病必知其終始又知其餘緒切脉問名當合男女難經男脉在關上女脉在關下其或情意離絶以致心緒鬱結菀與鬱同久而血氣離守五藏空虛工於此不能知何醫術之足語或嘗富而大傷至斬筋而絶脉身體雖復行走而令膏澤不得滋息故傷敗結留連薄迫而歸陽經陽氣鬱蒸血肉腐爛膿積而生寒熱粗工治之亟刺其陰陽之脉漸而身體解散四支轉筋死有日期不可挽矣醫不能明不問所發唯言死日亦爲粗工此治之四過也

善爲脉者必以比類奇恆從容知之明引比類從容是以名曰診經是謂至道也爲工而不知道此診之不足貴此治之五過也明引比類三句舊誤在示從容論

善爲脉者必以比類奇恆奇異也恆常也從容審度而知之明引比類出以從容是以名曰診經是謂至道也爲工而不知

道則診不足貴此治之五過也

凡此五者皆受術不通人事不明也故曰聖人之治病也必知天地陰陽四時經紀五藏六府雌雄表裏刺灸砭石毒藥所主從容人事以明經道貴賤貧富各異品理問年少長勇怯之理審乎分部知病本始八正九候診必副矣

八正八方之正風九候三部九候副符也

治病之道氣內爲寶循求其理求之不得過在表裏守數據治無失俞理能行此術終身不殆不知俞理五藏菀熱癰發六府

俞穴俞理腠理不知俞理以寫經邪經邪內逼故五藏菀熱而癰發於六府也

診病不審是謂失常謹守此治與經相明上經下經揆度陰陽奇恆五中決以明堂審於終始可以橫行

五中五藏方盛衰論章五中之情是也靈樞五色五色獨決於明堂明堂者鼻也故既察五中之情又復決以明堂

上經者言氣之通天也下經者言病之變化也金匱者決死生也揆度者切度之也所謂揆者切求之也言切求其脈理也度者得其病處以四時度之也奇恆者言奇病也所謂奇者使奇病不得以四時死也恆者得以四時死也此段舊誤在病能論

上經下經金匱皆古書也

徵四失論

黃帝坐明堂雷公侍坐黃帝曰夫子所通書受事衆多矣試言得失之意所以得之所以失之雷公對曰循經受業皆言十全其時有過失者願聞其事解也帝曰子年少智未及耶將言以雜合耶夫經脈十二絡脈三百六十五此皆人之所明知工之所循用也所以不十全者精神不專志意不理外內相失故時疑殆診不知陰陽逆從之理此治之一失矣

言以雜合言以雜合而滑亂也

受師不卒妄作雜術謬言爲道更名自功妄用砭石後遺身咎此治之二失也

受師不卒受於師者不能卒業也卒終也

不適貧富貴賤之居坐之薄厚形之寒溫不適飲食之宜不別人之勇怯不知比類足以自亂不足以自明此治之三失也

適合也

診病不問其始憂患飲食之失節起居之過度或傷於毒不先言此卒持寸口病何能中妄言作名爲粗所窮此治之四失也卒音猝

毒毒藥妄言作名妄立名目粗粗工也

是以世人之語者馳千里之外不明尺寸之論診無人事治數之道從容之葆妄治時愈愚心自得坐持寸口診不中五脈百病所起始以自怨遺師其咎是故治不能循理棄術於市

世人之語者論醫者也診無人事治數之道從容之葆

至教論所謂從容不出人事不殷也疏五過論從容人事以明經道葆珍藏也

嗚呼窈窈冥冥孰知其道道之大者擬於天地配於四海汝不知道之論受以明爲晦是失吾過矣以子知之故不告子

是失吾過三句舊誤在示從容論

論誨論受受業汝不知道之諭受以明爲晦是其失四失由吾之過矣平日以子知之故不告子也

方盛衰論

雷公請問氣之多少何者爲逆何者爲從皇帝荅曰陽從左陰從右老從上少從下是以陽歸春夏爲生歸秋冬爲死反之則歸秋冬爲生氣有多少逆皆爲厥

陽從左升春夏之令也陰從右降秋冬之令也老者如秋
冬則陰從上降少者如春夏則陽從下升是以陽歸春夏
爲生歸秋冬爲死陽生於春夏而死於秋冬少者之氣候
也若反之則歸秋冬爲生陰生於秋冬而死於春夏老者
之氣候也老者陰氣多而陽氣少少者陽氣多而陰氣少
氣有多少逆皆爲厥厥者升降倒行而手足寒冷也
問曰有餘者厥也耶答曰一上不下寒厥到膝少者秋冬死
老者秋冬生氣上不下頭痛巔疾求陽不得求陰不審五部
隔無徵若居曠野若伏空室綿綿乎屬不滿日三陽絕三陰
微是爲少氣
有餘氣多者也陰氣降斂陽蟄九地則下燰厥家陽氣一

上不下寒厥到膝少者秋冬則死年少而陽下衰是爲逆
也老者秋冬則生年老而陽下衰是爲順也方其氣上不
下頭痛巔疾也巔頂以爲陽多而求陽不得其下無陽也以
爲陰多而求陰不審其上無陰也五藏之部懸隔無徵不
知是陽是陰若居曠野之中若伏空室之內綿綿乎氣息
僅屬似不滿日似不終日此其陰陽離絕氣血紛亂莫可名言
其證狀也若居曠野若伏空室言其神魂飛蕩無依著也夫求陽不得是三陽絕
也求陰不審是三陰微也陽絕陰微是爲少氣何謂有餘
耶
是以少氣之厥令人妄夢其極至迷肺氣虛則使人夢見白
物見人斬血籍籍得其時則夢見兵戰腎氣虛則使人夢見

舟船溺人得其時則夢伏水中若有畏恐肝氣虛則夢見菌
香生草得其時則夢伏樹下不敢起心氣虛則夢救火陽物
得其時則夢燔灼脾氣虛則夢飲食不足得其時則夢築垣
蓋屋是知陰盛則夢涉大水恐懼陽盛則夢大火燔灼陰陽
俱盛則夢相殺上盛則夢飛下盛則夢墮甚飽則夢予甚饑
則夢取肝盛則夢怒肺盛則夢哭短蟲多則夢聚衆長蟲多
則夢相擊毀傷此皆五藏氣虛陽氣有餘陰氣不足是知陰盛至相
擊毀傷一段舊誤在脈要精微論
少氣者陰陽俱虧二氣不交最易發厥少氣之厥微者神
魂飛蕩令人妄夢其極則陰陽逆亂至於昏迷厥逆無知
者氣亂而神迷也蓋精魄陰也其性斂藏神魂陽也其性

發越神魂發越則人寤陰魄斂藏則人寐平人寐後神魂
斂藏於精魄之中動變爲靜是以夢少少氣之家陰虛不
能抱陽陽弱不能根陰身雖臥寐而神魂失藏浮蕩無歸
是以多夢人之陰陽水火雖虛實不同而醒時不覺氣血
動而精神擾也寐後血氣宵靜獨能覺之於是心隨氣變
想逐心移境自心生形從想化隨其藏府虛實結爲夢幻
喜怒悲懼生殺予奪飛沈榮悴聲色飲食萬狀紛紜不可
殫述皆其藏氣使之也人身有寐人心常醒醒則思思則
夢夢者身寐而心不寐也思有繁簡夢有少多雖緣心君
之靜躁不一而實關中氣中氣者陰陽升降之原精神交
濟之樞也中氣虛敗水火失交土鬱思動脾主思多夢所由

來也此皆五藏氣虛陽氣有餘陰氣不足之故五藏氣虛
者水虛則不上濟火虛則不下根金虛則不左交木虛則
不右升土虛則不能媒合四象攢聚五行也陽氣有餘者
陽泄而不歸也陰氣不足者陰馳而不守也陽有餘於上
而下則不足陰不足於上而下則有餘總之陰陽離決均
是虛也

起所有餘知所不足度事上下脈事因格是以形弱氣虛死
形氣有餘脈氣不足死脈氣有餘形氣不足生

起於其所有餘而知其所不足合其上下而揆度之脈事
乃至（格至也）蓋上有餘者下必不足下有餘者上必不足人
之常也上下皆有餘皆不足者十中之一耳未可概論也

於其有餘之中而得不足之象是謂上工是以形弱氣虛
死內外皆不足也形氣有餘脈氣不足死外有餘而內不
足也脈氣有餘形氣不足生內有餘而外不足也

診有五度度人脈度藏度肉度筋度俞度合之五診調之陰
陽以在經脈陰陽氣盡人病自具至陰虛天氣絕至陽盛地
氣不足陰陽並交至人之所行陰陽並交者陽氣先至陰氣
後至

診有五度以度人身脈度診其脈象也藏度候其藏度也
肉度相其肌肉也筋度量其筋膜也俞度測其俞穴也是
爲五診合之五診調之陰陽則以在經脈經脈者藏俞筋
肉之所會通陰陽盛衰悉現於此則脈度其最要者也陰
陽氣盡人病自具形影相應無所逃也人之陰陽上下相
交陽降而化濁陰是爲地氣陰升而化清陽是爲天氣至
陰虛則陽根下敗天氣絕至陽盛則陰根上亡地氣不足
偏盛偏虛而不交皆非平氣也惟陰陽並至則上下調和
乃是至人之所行陰陽並交者陽氣先至陰氣後至陽倡
陰隨治安之象也

是以聖人持診之道先後陰陽而持之奇恆之勢乃六十首
診合微之事追陰陽之變章五中之情取虛實之要定五度
之事知此其中之論乃足以診是以切陰不得陽診消亡得
陽不得陰守學不湛知右不知左知左不知右知上不知下
知先不知後故治不久知病知不病知醜知善知高知下知
坐知起知行知止用之有紀診道乃具萬世不殆（湛音沈）

陰陽之至有先有後是以聖人持診之道先後陰陽而持
之奇恆之勢（奇異也恆常也上古診法）乃六十首（首篇也）診合微之事（合於微妙）
追陰陽之變（陰陽變化）章五中之情（五藏性情）取虛實之要（虛實節要）
定五度之事（五度度人）五者六十首中之大綱也必能知此其
中之論乃足以診也是以切陰不得其陽則診法消亡得
陽不得乎陰是守學不湛也（湛深）知右不知左知左不知右
知上不知下知先不知後得半而止故治不久知病知不
病知醜知善知高知下知坐知起知行知止用之有紀（紀律）
診道乃具（具全備）傳之將來萬世不殆

診有大方坐起有常出入有行以轉神明診必上下度民君

卿脈動無常散陰頗陽脈脫不具診無常行受師不卒使術不明不察逆從是爲妄行妄行無徵示畏侯王持雌失雄棄陰附陽不知并合診故不明傳之後世反亂自章妄行無徵示畏侯王二句舊誤在氣交變論

診有大法方法也坐起有常出入有行節度動止不亂所以轉運一身之神明使之察微而通幽也診必上下審諦度其爲民爲君爲卿居養不同治療亦異也人之脈動無常有散陰頗陽之殊散陰陰氣耗散也頗陽陽氣偏頗也脈法脫不全具也脫或則無常行也行法度也受業於師不能卒業使術不明不察逆從是爲妄行妄行而無徵驗將示畏於王侯王侯畏懼不用祿其持雌而失雄棄陰而附陽不知并合而參觀診故不明傳之

後世反亂自章也

必清必靜上觀下觀司八正邪別五中部按脈動靜循尺滑濇寒溫之意視其大小合之病能逆從以得復知病名診可十全不失人情故診之或視息視意不失條理道甚明察故能長久不知此道失經絕理此謂失道妄言無期

必清必靜上觀下觀司察八正之邪八方虛邪辨別五中之部按脈動靜循尺膚滑濇寒溫之意視其脈之大小合之病之形能逆從以得復加病名診可十全不失人情故診之或視其息或視其意不失條理道甚明察故能長久不知此道失經而絕理此謂失道妄言而無期也無驗期也

解精微論

黃帝坐明堂雷公請曰臣受業傳之行教以經論從容形法陰陽刺灸湯藥所茲行治人之形體有賢不肖所從羣下通使臨事以適道術未必能十全若先言悲哀喜怒燥溼寒暑陰陽婦女卑賤富貴謹聞命矣請問其所以然者有毚愚朴陋之問不在經者欲聞其狀

臣受業傳之行教於世以經論從容形法陰陽刺灸湯藥之屬所茲行治但以人之形體秉賦不同有賢與不肖之分若以所從羣下諸輩通使臨事以適道術恐未必能十全緣天資不肖不解其所以然也若先時所言悲哀喜怒燥溼寒暑陰陽婦女卑賤富貴如疏五過徵四失諸篇之論謹聞命矣請問其所以然者有毚愚朴陋之問不在經

者欲聞其狀

帝曰大矣公請問哭泣而淚不出者若出而少涕其故何也帝曰在經有也復問不知水所從生涕所從出也帝曰若問此者無益於治也工之所知道之所生也

大矣大其問也在經有者靈樞口問也

夫心者五藏之專精也目者其竅也華色者其榮也是以人有得也則氣和於目有亡憂知於色悲哀則泣下泣下水所由生水宗者積水也積水者至陰也至陰者腎之精也水之所以不出者是精持之也輔之裹之故水不行也

心者君主之官是五藏之專精也心神升露上開孔竅以爲出入游行之門目者是其竅也目中之華色者是其榮

光也蓋心屬火火淸則上光竅開而光露故無幽不照肝竅於目者肝木乃心火之母肝藏魂心藏神魂猶半暗神則全明魂者神之初氣明之根原而非光所發露也神通于目光華爲色是以人有所得其和氣達於目有所亡其憂象知於色心動而神移神移而色變心藏之而目泄焉此非人力所掩飾也人之悲哀則泣從目下泣下是水所由生水有宗原水之宗者積水也積水者至陰也至陰者腎之精也精主蟄藏水之所以不出者是精持之也輔之裹之藏而不泄故水不行也

夫水之精爲志火之精爲神水火相感神志俱悲是以目之水生也故諺言曰心悲名曰志悲志與心共湊於目也是以俱悲則神氣傳於心而志獨悲故泣出也

水之精爲志火之精爲神腎藏志心藏神神以至陽而根發於腎志者陽神之祖氣也神與志本是一氣水火相感神志俱悲是以目之生水也故諺云心悲名曰志悲以志與心共湊於目也是心志俱悲則神氣傳於心精上傳於志志與心共湊於目故泣出也蓋腎主五液入肝爲淚肝木上生心火開竅於目腎液之得至於目者由肝木而上達也

涕者腦也腦者陰也髓者骨之充也腦髓涕唾哭泣悲哀水所由行故腦滲爲涕志者骨之主也水流而涕從之者其行類也夫涕之與泣者譬如人之兄弟急則俱死生則俱生其志以神悲是以涕泣俱出而橫行也夫人涕泣俱出而相從者所屬之類也

涕者肺氣熏蒸腦液之所流溢也腦者腎陰所凝髓之海也腎主骨髓髓者骨之充也腦髓爲涕唾之源哭泣悲哀是水所由行故腦滲爲涕自鼻而下志者骨之主也志主宰悲水流而涕從之者其行類也夫涕之與泣者同屬於腎譬如人之兄弟急則俱死生則俱生其志以神悲爲神所使是以涕泣俱出而橫行也夫人涕泣俱出而相從者所屬之類同故也腦髓涕唾三句舊誤在示從容論

雷公曰大矣請問人哭泣而淚不出者若出而少涕不從之何也帝曰夫泣不出者哭不悲也不泣者神不慈也神不慈則志不悲陰陽相持氣安能獨來夫志悲者惋惋則沖陰沖陰則志去目志去則神不守精精神去目涕泣出也且子獨不念夫經言乎厥則目無所見夫人厥則陽氣并於上陰氣并於下陽并於上則火獨光也陰并於下則足寒足寒則脹也夫一水不勝五火故目視盲是以衝風泣下而不止夫風之中目也陽氣內守於精是火氣燔目故見風則泣下也有以比之夫疾風生乃能雨此之類也

泣不出者是其哭不悲也其不泣者是其神不慈也神不慈則志不悲神志無慈悲之念則陰陽相持水液不得上溢泣安能獨來夫志者痛切哀惋哀惋之極則衝其陰液泛衍而上衝陰則志去於目失其封藏之令志去則神不

守精亦去於目精神皆去於目陰陽不復相持液道開張於是涕泣出也且子獨不念夫經言乎經言有曰厥則目無所見生氣通天論大怒則形氣絶而血菀於上使人薄厥目盲不可以視耳閉不可以聽夫人厥則陽氣并於上陰氣并於下陽并於上則無微陰以濟之而火獨光也陰并於下則無微陽以濟之而足寒足寒則水泛土溼乙木鬱遏而生脹滿也夫一水不勝五火五火上炎而無水精之內凝則光散而明失矣故目視盲人之傷心痛哭而昏迷厥冷者正此義也是以衝風泣下而不止者以夫風之中於目也皮毛斂閉鬱其經陽陽氣內守於精而生襄熱是火氣內燔於目中亦陽并於上五火獨光之例也熱蒸淚流故見風則泣下也有以比之夫疾風

先生乃能雨下此之類也

素問懸解卷九終

陽湖馮光元校字

素問懸解卷十

昌邑黃元御解

六節藏象論

黃帝問曰余聞天以六六之節以成一歲人以九九制會計人亦有三百六十五節以爲天地久矣不知其所謂也

問義詳下文

岐伯對曰昭乎哉問也請遂言之夫六六之節九九制會者所以正天之度氣之數也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歲六六三百六十日是爲六六之節其法原於黃鐘之管黃鐘之管九寸一寸九分九九八十一分三分損益上下相生律度衡量莫不由之是爲九九制會以九九之數推六六之節所以正周

天之度測四季之數也

天度者所以制日月之行也氣數者所以紀化生之用也

日月運行不離宿度故以天度制日月之行陰陽化生不離氣數故以氣數紀化生之用

天爲陽地爲陰日爲陽月爲陰行有分紀周有道理

天圓在外動而不息是爲陽地方居中靜而不遷是爲陰陽氣外光則爲日陰精內明則爲月日月旋運循環不息其行則有分紀其周則有道理蓋地居天中天象渾圓圓包地外半在地上半在地下周迴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子午爲經卯酉爲緯朝則東升暮則西降日一小周

歲一大周遍歷十二辰次終而復始天象杳茫無迹可尋而斗綱所指每月一辰是即天氣之所在也正月指寅(北極七星其一日魁其五日衡其七日杓三星謂之斗綱正月建寅黃昏杓指寅夜半衡指寅平旦魁指寅餘月皆如此)二月指卯三月指辰四月指巳五月指午六月指未七月指申八月指酉九月指戌十月指亥十一月指子十二月指丑天氣在卯則爲春在午則爲夏在酉則爲秋在子則爲冬四時八節於此分焉日月隨天升降亦是同行但天行速日一周天而過日一度日行遲日一周天而少天一度則天日日益進日日益退自冬至子半積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二十五刻)日退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與天會於子位月行尤遲日一周而少天十三度有奇少日

十二度有奇則日日益進月日益退自上月所會辰次積二十九日有奇月退一周天而與日會於下月辰次故仲冬斗建在子日月會於星紀(斗宿丑宮)季冬斗建在丑日月會於玄枵(女宿子宮)孟春斗建在寅日月會於娵訾(室宿亥宮)仲春斗建在卯日月會於降婁(奎宿戌宮)季春斗建在辰日月會於大梁(胃宿酉宮)孟夏斗建在巳日月會於實沈(畢宿申宮)仲夏斗建在午日月會於鶉首(井宿未宮)季夏斗建在未日月會於鶉火(柳宿午宮)孟秋斗建在申日月會於鶉尾(翼宿巳宮)仲秋斗建在酉日月會於壽星(角宿辰宮)季秋斗建在戌日月會於大火(房宿卯宮)孟冬斗建在亥日月會於析木(尾宿寅宮)仲冬斗建又臨子位復交冬至是一年周天之度也冬至以後天氣自北而東會

夏至以後天氣自南而西行日月自南而東會是以星家以天爲順行日月爲逆行不知乃進退遲速之不同非有逆順之殊也周天二十八宿宿三十六分共計一千零八分房至畢十四宿爲陽昴至心十四宿爲陰陽主晝陰主夜一日十二時漏水下百刻以分晝夜春秋二分日晝行地上五十刻計五百零四分夜行地下五十刻計五百零四分自春分以後晝漸長夜漸短至夏至午半晝五十九刻計五百九十四分有奇夜四十一刻計四百一十三分有奇自秋分以後晝漸短夜漸長至冬至子半晝四十一刻計四百一十三分有奇夜五十九刻計五百九十四分有奇是行有分紀也天周一百八萬里人一息天行八十

里晝夜百刻一萬三千五百息日行一千零八分天周一百八萬里日行不及天歲退一周月行不及日月退一周是周有道理也

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而有奇焉故大小月三百六十五日而成歲積氣餘而盈閏矣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不及天日退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五刻乃退一周而與天會一歲三百六十日天氣常盈五日二十五刻之度月行又不及日一日較天退十三度有奇較日退十二度有奇積二十九日五十三刻零乃退一周而與日會一歲三百六十日月行又縮五日六十三刻之度則一歲止得三百五十四日

三十七刻一歲十二月一月三十日分之不足是六大六小天氣所盈一年十日零八十八刻是以三年一閏以三歲計之合得三十二日六十四刻一閏而不盡以五歲計之合得五十四日四十刻再閏而未足積十九年合得二百六日又七十二刻二十九日五十三刻爲一月共計七月七閏時刻不差是謂一章也

立端於始表正於中推餘於終而天度畢矣

天氣始於甲地氣始於子自上古甲子推至本年冬至子半一歲節氣皆自此始立端於此以次推之是歷法之原也周禮大司空之職立土圭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

多陰周公營洛置五表潁川陽城置中表中表東西南北各千里置四表即其法也蓋子午卯酉爲天地四方南北二極正當子午之綫是謂天樞北極出天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兩極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有奇赤道居其中去兩極各九十一度有奇冬至日行赤道之南二十四度去北極一十五度有奇其景最長其時晝行地上一百四十六度餘夜行地下二百一十九度餘故夜長而晝短夏至日行赤道之北二十四度去北極六十七度餘有奇其景最短其時晝行地上二百一十九度餘夜行地下一百四十六度餘故夜短而晝長春秋二分日行於赤道之中度在兩極遠近之介景居二至長短之交故晝夜平

土圭測景之法表長八尺圭長一尺五寸立表於四方之中冬至之日表景長一丈三尺夏至之日表景長一尺五寸夏至爲一年之中嵩山爲四方之中立表於此以土圭量其日景正長一尺五寸與度相合所以準四時之節序正八方之氣候也自此以南則景短而多暑南方去日近故景短而偏熱自此以北則景長而多寒北方去日遠故景長而偏寒自此以東則景夕而多風東方日在其西故雖午而景如日夕之東偏自此以西則景朝而多陰西方日在其東故雖午而景如日朝之西斜皆非中也惟表正於中則節序均而氣候得矣一歲之內天氣盈餘推之於終以置閏月即上文氣餘盈閏之法也始中終皆得其法則歷數明而天度畢矣

帝曰余已聞天度矣願聞氣數何以合之岐伯曰天以六六爲節地以九九制會天有十日日六竟而周甲甲六復而終歲三百六十日法也

天有十日謂天干也天干紀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凡十日干支相錯凡六十日天干六竟正六十日而六甲之數周六甲六復正六六三百六十日而一歲之數終是一歲之日法也

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於陰陽其在九州九竅皆通乎天氣其生五其氣三三而成天三而成地三而成人

自古人物之生悉通於天以其生之本本於陰陽陰陽者天氣也其在地則有九州在人則有九竅皆本此陰陽則

皆逼乎天氣陰陽以升降而化五行以太少而化三氣（太陽陽明少陽爲三陽太陰少陰厥陰爲三陰）是其生以五其氣爲三以此三氣而成天三氣而成地三氣而成人天地人雖殊不過此三陰三陽而已

三而三之合則爲九九分爲九野九野爲九藏故形藏四神藏五合爲九藏以應之也

三三爲九地以此分而爲九野（即九州也）人以此分爲九藏故人有形藏四腦髓骨脈膽（義詳五藏別論）神藏五肝心脾肺腎（肝藏魂心藏神脾藏意肺藏魄腎藏精是謂五神）合爲九藏以應之是天地人氣數相合之妙也（上文帝問氣數何以合之此答其義）

帝曰余已聞六六九九之會也夫子言積氣盈閏願聞何謂

氣請夫子發蒙解惑焉岐伯曰此上帝所祕先師傳之也帝曰請遂聞之

上帝天帝先師僦貸季

岐伯曰五日謂之候三候謂之氣六氣謂之時四時謂之歲而各從其主治焉

一年節序五日而候變故五日謂之候三候而氣改故三候謂之氣六氣而時更故六氣謂之時四時而歲成故四時謂之歲五行相代各從其主治之時以爲氣令寒暑溫涼所以殊也（春夏秋冬五氣主治義詳藏氣法時論中）

五運相襲而皆治之終朞之日周而復始時立氣布如環無端候亦同法

春爲木夏爲火長夏爲土秋爲金冬爲水五運迭相承襲而皆治其主令之時終其朞歲之日周而復始四時既立則二十四氣流布於中如環無端而七十二候亦旋運於內同此法度也

故曰不知年之所加氣之盛衰虛實之所起不可以爲工矣

年歲有陰陽氣運有盛衰此虛實所由起也醫家推步一年氣候欲知天人虛實之原耳不知此則不足爲工矣

帝曰有不襲乎岐伯曰蒼天之氣不得無常也氣之不襲是謂非常非常則變矣

五運相襲天氣之常蒼天之氣不得無常若其不襲木已去而火未來金既退而水不進是謂非常非常則爲變矣

帝曰非常而變奈何岐伯曰變至則病所勝則微所不勝則甚因而重感於邪則死矣故非其時則微當其時則甚也

病至則人物感之而爲病是其所勝之邪則病微其所不勝之邪則病甚若因而重感於邪正氣再傷不止甚也則人死矣故感非其時是爲所勝則病微（如春受土邪夏受金邪秋受木邪冬受火邪）感當其時是所不勝則病甚矣

帝曰何謂所勝岐伯曰春勝長夏長夏勝冬冬勝夏夏勝秋秋勝春所謂得四時（舊誤作五行時令依金匱真言論改正）之勝各以其氣命其藏

春木勝長夏土土勝冬水水勝夏火火勝秋金金勝春木是謂得四時之勝者各以五行之氣命其五藏如春得風

邪則傷在脾夏得火邪則傷在肺長夏得溼邪則傷在腎秋得燥邪則傷在肝冬得寒邪則傷在心得一時之勝氣其所被剋之藏必當受病知其何氣爲邪則知何藏受病矣

帝曰何以知其勝岐伯曰求其至也皆歸始春未至而至此爲太過則薄所不勝而乘所勝也命曰氣淫至而不至此謂不及則所勝妄行而所生受病所不勝薄之也命曰氣迫

一年氣候始於立春欲知何氣之勝先於立春候之未應至而至此謂太過則薄所不勝木反侮金乘其所勝木邪賊土命曰本氣過盛而爲淫也已應至而不至此謂不及則所勝妄行土邪無畏所生受病火敗莫炎所不勝薄之

金邪肆虐命曰他氣乘虛而相迫也得一氣則餘氣可知矣

所謂求其至者氣至之時也謹候其時氣可與期失時反候五治不分邪僻內生工不能禁也

求其至者必於此氣應至之時謹候其時則氣可與之相期失其時而反其候則五邪相感五治不分邪僻內生傳變諸病工亦不能禁之也

帝曰其有至而至有至而不至有至而太過何也岐伯曰至而至者和至而不至來氣不及也未至而至來氣有餘也

應至而至是爲來氣平和應至而不至是爲來氣不及未應至而至是爲來氣有餘

帝曰至而不至未至而至如何岐伯曰應則順否則逆逆則變生變生則病帝曰善請言其應岐伯曰物生其應也氣脈其應也以上二段舊誤在六微旨論中今移正也

來氣愆時人物必應之應之則爲順不應則爲逆逆則變生而病作矣天地人物同氣相應欲知其應觀之萬物之發生人身之氣脈則知之矣

帝曰五運之始如環無端其太過不及何如岐伯曰五氣更立各有所勝盛虛之變此其常也

五運循環氣化更改何忽有此太過不及緣五氣更立各有所勝勝者爲盛不勝者爲虛盛虛之變此其常理盛則太過虛則不及無足爲怪也

帝曰太過不及奈何岐伯曰在經有也帝曰平氣何如岐伯曰無過者也

太過不及之法詳見氣交變五常政論中故曰在經有也平氣無過卽至而至者和也

帝曰藏象何如岐伯曰肝者罷極之本魂之居也其華在爪其充在筋此爲陽中之少陽通於春氣罷音疲

肝藏魂而主筋罷極則傷筋力故肝爲罷極之本魂之居也爪者筋之餘故其華在爪其充在筋肝爲乙木木旺於春春時三陰方降三陽方升故爲陽中之少陽通於春氣

心者生之本神之處也其華在面其充在血脈爲陽中之太陽通於夏氣

心藏神而主脈其德生長故心爲生之本神之處也面者宗脈所聚故其華在面其充在血脈心爲丁火火旺於夏夏時六陰全降六陽全升故爲陽中之太陽通於夏氣

肺者氣之本魄之處也其華在毛其充在皮爲陰中之少陰通於秋氣

肺藏魄而統氣故肺爲氣之本魄之處也肺主皮而榮毛故其華在毛其充在皮肺爲辛金金旺於秋秋時三陽方降三陰方升故爲陰中之少陰通於秋氣

腎者主蟄封藏之本精之處也其華在髮其充在骨爲陰中之太陰通於冬氣

腎藏精而主藏故腎者主蟄爲封藏之本精之處也腎主

骨而榮髮故其華在髮其充在骨腎爲癸水水旺於冬冬時六陽全降六陰全升故爲陰中之太陰通於冬氣

脾胃大腸小腸三焦膀胱者倉廩之本營之居也名曰器能化糟粕轉味而入出者也其華在脣四白其充在肌此至陰之類通於土氣凡十一藏取決於膽也

脾藏營而主消磨水穀故脾爲倉廩之本營之居也胃者脾之府主盛受水穀水穀消化穀滓由大腸小腸而下水滓由三焦膀胱而下是皆名曰器能消化水穀糟粕運轉五味入於上口而出於下竅者也脾主肌肉開竅於口脣者肌肉之本故其華在脣四白其充在肌脾爲己土土無專位故不主時其寄宮在長夏而旺於四季之月各十

八日此與胃腸三焦膀胱諸府同爲至陰之類通於土氣一歲土旺之時則應之也精神魂魄意是爲五神上文所謂神藏五者即此此言營不言意者靈樞本神脾藏營營舍意營者意之所在也上文春勝長夏長夏勝冬冬勝夏夏勝秋秋勝春各以其氣命其藏是人之五藏本應四時故帝問五藏應四時之象岐伯以五藏之通於四時者答之膽主決斷諸藏府所取決言十一藏者連膽言也

天元紀大論

黃帝問曰天有五行御五位以生寒暑燥溼風人有五藏化五氣以生喜怒悲憂恐論言五運相襲而皆治之終朞之日周而復始余已知之矣願聞其與三陰三陽之候奈何合之

天有五行御南北東西中之五位以生寒暑燥溼風人有五藏化寒暑燥溼風之五氣以生喜怒悲憂恐寒爲太陽北方水也在人爲腎其志恐暑爲少陰南方火也在人爲心其志喜燥爲陽明西方金也在人爲肺其志悲溼爲太陰中央土也在人爲脾其志憂風爲厥陰東方木也在人爲肝其志怒人之五氣悉本天之三陰三陽也論言五運相襲而皆治之終朞之日周而復始六節藏象論語五運承襲分治一年其與天三陰三陽之候何以合之耶

鬼臾區稽首再拜對曰昭乎哉問也夫五運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可不通乎

五運之與三陰三陽乃天地之道也萬物之主變化之原生殺之根神明之府不可不通也

故物生謂之化物極謂之變陰陽不測謂之神神用無方謂之聖

物之始生謂之化物之終極謂之變陰陽在天變化不測謂之神神用在人變化無方謂之聖

夫變化之爲用也在天爲玄在人爲道在地爲化化生五味道生智玄生神

變化爲用在天則爲玄在人則爲道在地則爲化地有此化則生五味人懷此道則生智慧天具此玄則生神靈

神在天爲風在地爲木在天爲熱在地爲火在天爲溼在地

爲土在天爲燥在地爲金在天爲寒在地爲水故在天爲氣在地成形形氣相感而化生萬物矣

神之在天爲風在地爲木東方之氣化也在天爲熱在地爲火南方之氣化也在天爲溼在地爲土中央之氣化也在天爲燥在地爲金西方之氣化也在天爲寒在地爲水北方之氣化也以天之五氣而化地之五行行者形也故在天只爲氣在地乃成形天地交合形氣相感而萬物化生矣五運卽五行五行卽五氣五氣卽三陰三陽也以春應木而合於風以夏應火而合於熱以長夏應土而合於溼以秋應金而合於燥以冬應水而合於寒五運之與三陰三陽無有不合者也

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也左右者陰陽之道路也水火者陰陽之徵兆也金木者生成之終始也氣有多少形有盛衰上下相召而損益彰矣

天地者萬物覆載之上下也左右者陰陽升降之道路也水火者陰陽發現之徵兆也金木者萬物生成之終始也在天之氣有多少在地之形有盛衰上下形氣兩相感召而爲損爲益於是彰矣

帝曰善何謂氣有多少形有盛衰鬼臾區曰陰陽之氣各有多少故曰三陰三陽也形有盛衰謂五行之治各有太過不及也

陰陽之氣各有多少如厥陰爲一陰少陰爲二陰太陰爲

三陰少陽爲一陽陽明爲二陽太陽爲三陽以其多少不齊故曰三陰三陽五行之治各有太過不及如木有太角少角火有太徵少徵土有太宮少宮金有太商少商水有太羽少羽以其太少不同故形有盛衰

故其始也有餘而往不足隨之不足而往有餘從之知迎知隨氣可與期

五運相襲以甲之有餘而往則乙木之不足隨之以乙之不足而往則丙之有餘從之知迎其未來而察之隨其已去而驗之則氣可與期矣

帝曰上下相召奈何鬼臾區曰寒暑燥溼風火天之陰陽也三陰三陽上奉之木火土金水地之陰陽也生長化收藏下

應之

寒暑燥溼風火天之六氣爲三陰三陽之本故三陰三陽上奉之謂厥陰奉其風氣少陰奉其火氣太陰奉其溼氣少陽奉其暑氣陽明奉其燥氣太陽奉其寒氣也木火土金水地之五行爲生長收藏之原故生長收藏下應之謂春應木爲生夏應火爲長長夏應土爲化秋應金爲收冬應水爲藏也天之五氣熱分暑火則爲六地之五行火分君相亦爲六文異而理同也

天以陽生陰長地以陽殺陰藏天有陰陽地亦有陰陽故陽中有陰陰中有陽君火以明相火以位

歲半以前天氣主之陽生陰降故能生能長歲半以後地氣主之陽降陰升故能殺能藏天有陰陽地亦有陰陽故天爲陽而陽中有陰有陰則降地爲陰而陰中有陽有陽則升升則上天降則下地君火以此而明相火以此而位蓋君火在天而居離宮離卦之偶爻陽中之陰也相火在地而居坎府坎卦之奇爻陰中之陽也坎陽升天而化木火則能生長離陰降地而化金水則能收藏陰陽本自互根君相原爲同氣也

所以欲知天地之陰陽者應天之氣動而不息故五歲而右遷應地之氣靜而守位故六朞而環會動靜相召上下相臨陰陽相錯而變由生也

所以欲知天地之陰陽者天干爲陽主動五運應天動而不息故五歲而右遷以五運隨干轉甲已之年爲土運甲已遷而交乙庚乙庚之年交金運乙庚遷而交丙辛丙辛之年爲水運丙辛遷而交丁壬丁壬之年爲木運丁壬遷而交戊癸戊癸之年爲火運戊癸遷而交甲已也地支爲陰主靜六氣應地靜而守位故六朞而環會以六氣隨支旋子午之年上見少陰少陰去而太陰會丑未之年上見太陰太陰去而少陽會寅申之年上見少陽少陽去而陽明會卯酉之年上見陽明陽明去而太陽會辰戌之年上見太陽太陽去而厥陰會巳亥之年上見厥陰厥陰去而少陰會也陽動而上陰靜而下動靜相召上下相臨天之陰陽與地之陰陽往來錯綜而變由此生矣

帝曰上下周紀其有數乎鬼臾區曰天以六爲節地以五爲制周天氣者六朞爲一備終地紀者五歲爲一周

天數五地數六天以地之六爲節故有六氣地以天之五爲制故有五行周天氣者六朞爲一備從地節也終地紀者五歲爲一周從天制也上下周流之紀其數如此（天數五故有十干地數六故有十二支五運隨干轉六氣隨支旋故天氣六朞一備地紀五歲一周也）

五六相合而七百二十氣爲一紀凡三十歲千四百四十氣凡六十歲而爲一周不及太過斯皆見矣

五六相合其數三十凡三十歲七百二十氣爲一紀三十重之則爲六十凡六十歲千四百四十氣爲一周合一紀一周而觀之其不及太過之數皆見之矣

帝曰願聞五運之主時也何如鬼臾區曰五氣運行各終朞日非獨主時也

五氣運行各主一年非獨主一時主一時者一年之小運主一年者五年之大運也

帝曰願聞其所謂也鬼臾區曰臣積考太始天元册文曰太虛寥廓肇基化元萬物資始五運終天布氣真靈總統乾元九星懸朗七曜周旋曰陰曰陽曰柔曰剛幽顯既位寒暑弛張生生化化品物咸章臣斯十世此之謂也

太始天元册文上古之書太虛之中寥廓無際而萬化之元于此肇基萬物資始發育攸賴五運終天循環不窮布氣真靈實衆妙之門總統乾元乃大地之主九星懸朗於

上九星蓬芮衝輔禽心任柱英七曜周旋其間七曜日月五星曰陰曰陽天道也曰柔曰剛地道也易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陰陽分布幽顯以此異象水火殊宮寒暑以此迭遷生生化化不息百品庶物咸章臣斯十世守之即此五運終朞之謂也

帝曰夫子之言上終天氣下畢地紀可謂悉矣余願聞而藏之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昭著上下和親德澤下流子孫無憂傳之後世無有終時可得聞乎

帝欲明運氣之理傳之天下後世

鬼臾區曰至數之機迫迮以微其來可見其往可追敬之者昌慢之者亡無道行私必得天殃謹奉天道請言真要迮音謫

迫迮以微切近而幽微也真要至真之要也

帝曰善言始者必會於終善言近者必知其遠是則至數極而道不惑所謂明矣願夫子推而次之令有條理簡而不匱久而不絕易用難忘爲之綱紀至數之要願盡聞之

帝欲運氣之理昭明無惑令鬼臾區推次其義盡聞至數之要

鬼臾區曰昭乎哉問明乎哉道如鼓之應桴響之應聲也臣聞之甲己之歲土運統之乙庚之歲金運統之丙辛之歲水運統之丁壬之歲木運統之戊癸之歲火運統之

帝問五運主時鬼臾區言五運終朞之義究竟未明此方明言之

帝曰其於三陰三陽合之奈何鬼臾區曰子午之歲上見少

陰丑未之歲上見太陰寅申之歲上見少陽卯酉之歲上見陽明辰戌之歲上見太陽巳亥之歲上見厥陰少陰所謂標也厥陰所謂終也

甲丙戊庚壬爲陽干乙丁己辛癸爲陰干陽干遇子午則上見少陰遇寅申則上見少陽遇辰戌則上見太陽陰干遇丑未則上見太陰遇卯酉則上見陽明遇巳亥則上見厥陰此五運之合於三陰三陽者也帝首問此義鬼臾區究未明言此方明言之六氣以少陰爲首厥陰爲終標即首也六十花甲起于子午終于巳亥故少陰爲標厥陰爲終

厥陰之上風氣主之少陰之上熱氣主之太陰之上溼氣主之少陽之上相火主之陽明之上燥氣主之太陽之上寒氣

主之所謂本也是謂六元

六氣爲三陰三陽之本是謂六元元卽本也

帝曰光乎哉道明乎哉論請著之玉版藏之金匱署曰天元紀

五運行大論

黃帝坐明堂始正天綱臨觀八極考建五常請天師而問之曰論言天地之動靜神明爲之紀陰陽之升降寒暑彰其兆

明堂王者布政之堂天綱北斗正斗綱所建以占天時也八極卽八方觀八方分野以察地理也五常五行之常考五行常道以測氣運也論言氣交變論之言天地之動靜以神明爲之紀綱陰陽之升降以寒暑彰其徵兆神明者

天地之妙用如九星懸朗七曜周旋是也寒暑者陰陽之氣候所以生長收藏全在乎此

余聞五運之數於夫子夫子之所言正五氣之各主歲爾首甲定運余因論之鬼臾區曰土主甲已金主乙庚水主丙辛木主丁壬火主戊癸

此述天元紀甲已之歲土運統之一段

子午之上少陰主之丑未之上太陰主之寅申之上少陽主之卯酉之上陽明主之辰戌之上太陽主之巳亥之上厥陰主之不合陰陽其故何也

此述天元紀子午之歲上見少陰一段帝問五運之合於三陰三陽如何而鬼臾區答以子午之歲上見少陰等語究竟五運不合三陰三陽故復問之

岐伯曰是明道也此天地之陰陽也夫數之可數者人中之陰陽也其所合數之可得者也夫陰陽者數之可十推之可百數之可千推之可萬天地陰陽者不以數推以象之謂也

天地陰陽變化無窮可以象取不可以數推非如人中之陰陽可以數盡何詎不合於五運耶

帝曰願聞其所始也岐伯曰昭乎哉問也臣覽太始天元冊文丹天之氣經於牛女戊分黅天之氣經於心尾已分蒼天之氣經於危室柳鬼素天之氣經於亢氐昴畢玄天之氣經於張翼婁胃所謂戊已分者奎壁角軫則天地之門戶也夫候之所始道之所生不可不通也黅音今

牛女在癸分戊在乾分丹氣經此故戊癸化火心尾在甲分已在巽分黅氣經此故甲已化土危室在壬分柳鬼在丁分蒼氣經此故丁壬化木亢氐在乙分昴畢在庚分素氣經此故乙庚化金張翼在丙分婁胃在辛分玄氣經此故丙辛化水此緣上古乾坤初闢五氣經此故太始天元冊文據之以立十干化氣之論此五運之所始也天不足西北西北戊分正當奎壁之宿是謂天門地不滿東南東南已分正當角軫之宿是謂地戶天地有門戶則氣候有終始夫候之所始卽道之所生於此而測運氣之原不可不通也

帝曰善論言天地者萬物之上下左右者陰陽之道路未知

其所謂也

論言天元紀論之言

岐伯曰所論上下者歲上下見陰陽之所在也左右者諸上見厥陰左少陰右太陽見少陰左太陰右厥陰見太陰左少陽右少陰見少陽左陽明右太陰見陽明左太陽右少陽見太陽左厥陰右陽明所謂面北而命其位言其見也

歲上下見陰陽所在謂子午之歲上見少陰六氣隨地支迭遷挨年上見上謂司天下謂在泉下見之法詳下文左右謂司天左右面北而命其位則左在西右在東六氣之序厥陰少陰太陰少陽陽明太陽厥陰司天則左少陰右太陽少陰司天則太陰升於左厥陰降於右以次轉輪遷

爲左右也

帝曰何謂下岐伯曰厥陰在上則少陽在下左陽明右太陰少陰在上則陽明在下左太陽右少陽太陰在上則太陽在下左厥陰右陽明少陽在上則厥陰在下左少陰右太陽陽明在上則少陰在下左太陰右厥陰太陽在上則太陰在下左少陽右少陰所謂面南而命其位言其見也

岐伯已答左右上見之義帝復問左右下見之法厥陰司天則少陽在泉左陽明右太陰少陰司天則陽明在泉太陽降於左少陽升於右亦以次輪轉遷爲左右也面南而命其位則左在東右在西

上下相遘寒暑相臨氣相得則和不相得則病帝曰氣相得而病者何也岐伯曰以下臨上不當位也

司天在上在泉在下上下相遇寒暑相臨生則相得而氣和剋則不相得而人病氣雖相得而以下臨上不當其位亦不免於病所謂君位臣則順臣位君則逆(六微旨論語)以下臨上者臣位君也(火有君火相火)

帝曰動靜何如岐伯曰上者右行下者左行左右周天餘而復會也

司天者右行在泉者左行左右周天餘而復會所謂六朞而環會也(天元紀論語)

帝曰余聞鬼臾區曰應地者靜今夫子乃言下者左行不知其所謂也願聞何以生之乎岐伯曰天地動靜五行遷復雖

鬼臾區其上候而已猶不能徧明

天元紀論應地之氣靜而守位是應地者靜也岐伯言應下者左行是言地者亦不靜故帝問之然鬼臾區謂應天者動應地者靜言干動而支靜非謂在泉者不行也此不過借以生論耳天地之動靜五行之遷復其理微妙雖鬼臾區其位止上候而已猶不能徧明古者官人以德德大者其官尊上候非極位故不能盡知也

夫變化之用天垂象地成形七曜緯虛五行麗地地者所以載生成之形類也虛者所以列應天之精氣也形精之動猶根本之與枝葉也仰觀其象雖遠可知也

天垂象故七曜緯虛虛者所以列地下應天之精氣也地

成形故五行麗地地者所以載天上生成之形類也形爲根之枝葉精爲形之根本一氣相連動則俱動仰觀其象雖遠可知言天之七曜乃五行之精地之五形乃七曜之形七曜固動於上五行亦動於下無有不動者也

帝曰地之爲下否乎岐伯曰地爲人之下太虛之中者也帝曰馮乎岐伯曰大氣舉之也

下者左行以地爲下也上動下靜此爲常理地旣爲下則理應靜矣不知地爲人之下耳其實乃在太虛之中者也蓋地爲天之中氣天包其外地上地下皆天也此非有所憑倚乃天以大氣包舉其間是以不至淪墜也

燥以乾之暑以蒸之風以動之溼以潤之寒以堅之火以溫之

之風寒在下燥熱在上溼氣居中火遊行其間寒暑六入故令虛而化生也

寒水在北風木在東自下而上故曰風寒在下是卽下者左行也熱火在南燥金在西自上而下故曰燥熱在上是卽上者右行也上熱下寒兩氣逼蒸則生溼氣故土之化溼其位在中五行各一惟火有君相之分天上之熱君火也地下之溫相火也君火爲相火之標相火爲君火之本相火升則君火顯明於天上君火降則相火封藏於地下君相二火遊行於上下之間寒來暑往四時更代則六氣迭入地道周備故萬物化生地體雖實而六氣內化則沖虛而通暢也

燥勝則地乾暑勝則地熱風勝則地動溼勝則地泥寒勝則地裂火勝則地固矣

地在天中六氣迭入其體不動而氣則無時不動矣

帝曰寒暑燥溼風火在人合之奈何其於萬物何以生化

天有六氣人秉天氣而生亦當有此六氣何以合之而六氣之於萬物其初生化之理又如何

岐伯曰在天爲玄在人爲道在地爲化化生五味道生智玄生神

此段與天元紀論同言地之五行卽天之五神所化也

東方生風風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神在天爲風在地爲木在體爲筋在藏爲肝在氣爲柔其性爲暄其德

爲和其用爲動其化爲榮其政爲散其令宣發其變摧拉其眚爲隕其蟲毛其色爲蒼其味爲酸其志爲怒怒傷肝悲勝怒風傷肝燥勝風酸傷筋辛勝酸

在天爲風玄生神也在地爲木其味爲酸化生五味也在藏爲肝人之合於風木也風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是其於萬物之生化也悲者肺之志燥者肺之氣辛者肺之味悲勝怒燥勝風辛勝酸肺金剋肝木也

南方生熱熱生火火生苦苦生心心生血血生脾其在天爲熱在地爲火在體爲脈在藏爲心在氣爲息其性爲暑其德爲顯其用爲躁其化爲茂其政爲明其令鬱蒸其變炎爍其眚燔焫其蟲羽其色爲赤其味爲苦其志爲喜喜傷心恐勝

喜熱傷氣寒勝熱苦傷氣酸勝苦

人之合於熱火熱火之生化如此餘同上文類推之

中央生溼溼生土土生甘甘生脾脾生肉肉生肺其在天爲溼在地爲土在體爲肉在藏爲脾在氣爲充其性靜兼其德爲濡其用爲化其化爲盈其政爲謐其令雲雨其變動注其眚淫潰其蟲倮其色爲黃其味爲甘其志爲思思傷脾怒勝思溼傷肉風勝溼甘傷脾酸勝甘

人之合於溼土溼土之生化如此餘同上文類推之

西方生燥燥生金金生辛辛生肺肺生皮毛皮毛生腎其在天爲燥在地爲金在體爲皮毛在藏爲肺在氣爲成其性爲涼其德爲清其用爲固其化爲斂其政爲勁其令霧露其變

肅殺其眚蒼落其蟲介其色爲白其味爲辛其志爲憂憂傷肺喜勝憂熱傷皮毛寒勝熱辛傷皮毛苦勝辛

人之合於燥金燥金之生化如此餘同上文類推之

北方生寒寒生水水生鹹鹹生腎腎生骨髓髓生肝其在天爲寒在地爲水在體爲骨在藏爲腎在氣爲堅其性爲凜其德爲寒其用爲藏其化爲肅其政爲靜其令閉塞其變凝冽其眚冰雹其蟲鱗其色爲黑其味爲鹹其志爲恐恐傷腎思勝恐寒傷血燥勝寒鹹傷血甘勝鹹

人之合於寒水寒水之生化如此餘同上文類推之

五氣更立各有所先非其位則邪當其位則正帝曰病之生變何如岐伯曰氣相得則微不相得則甚

五氣更立各有政令所先非位則邪如春行金令當位則正如春行木令也相得謂生不相得謂剋也

帝曰主歲何如岐伯曰氣有餘則制已所勝而侮所不勝其不及則已所不勝侮而乘之已所勝輕而侮之侮反受邪侮而受邪寡於畏也

五氣各有所主之歲氣有餘則制已所勝而侮已所不勝如木制土而侮金也氣不及則已所不勝侮而乘之已所勝輕而侮之如木被金剋而土亦侮木也五行之理有勝有復侮人者已反受邪侮人而受邪者以其肆無忌畏爲人所復也

帝曰天地之氣何以候之岐伯曰天地之氣勝復之作不形

於診也脈法曰天地之變無以脈診此之謂也

天人同氣脈本相應但應常不應卒勝復者天地之變故不形於脈

帝曰間氣何如岐伯曰隨氣所在期於左右帝曰期之奈何岐伯曰從其氣則和違其氣則病不當其位者病迭移其位者病失守其位者危尺寸反者死陰陽交者死先立其年以知其氣左右應見然後乃可以言死生之逆順

間氣謂司天在泉左右之間氣隨其氣之左右所在而期於人脈之左右以天地人同氣相應也從其氣者脈與氣應不從其氣者則謂之違也不當其位謂位不相得左右錯亂迭移其位謂左右更換失守其位謂本部衰弱反見

剋賊尺寸反謂上下倒置陰陽交謂左右貿遷子午之年少陰司天卯酉之年少陰在泉則有尺寸反脈寅申巳亥辰戌丑未之年少陰在上下之左右則有陰陽交脈義詳至真要論
先立其年之南政北政知其氣之左右應見然後可以言
其死生之逆順也

六微旨大論

黃帝問曰嗚呼遠哉天之道也如迎浮雲若視深淵視深淵
尚可測迎浮雲莫知其極夫子數言謹奉天道余聞而藏之
心私異之不知其所謂也願夫子溢志盡言其事令終不滅
久而不絕天之道可得聞乎

帝欲盡聞運氣之理以垂久遠

岐伯稽首再拜對曰明乎哉問天之道也此因天之序盛衰

之時也

因天運自然之序而推其盛衰之時以測常變也

帝曰願聞天道六六之節盛衰何也岐伯曰上下有位左右
有紀少陽之右陽明治之陽明之右太陽治之太陽之右厥
陰治之厥陰之右少陰治之少陰之右太陰治之太陰之右
少陽治之此所謂氣之標蓋南面而待之也故曰因天之序
盛衰之時移光定位正立而待之此之謂也

三陰三陽六氣之標南面觀之其序如此六氣迭運天序
代更盛衰之時自見將來者進成功者退以時光遷移定
其位次南面正立而待之天氣循環了然在目也

少陽之上火氣治之中見厥陰陽明之上燥氣治之中見太
陰太陽之上寒氣治之中見少陰厥陰之上風氣治之中見
少陽少陰之上熱氣治之中見太陽太陰之上溼氣治之中
見陽明所謂本也本之下中之見也見之下氣之標也本標
不同氣應異象

寒暑燥溼風火六氣三陰三陽之本故三陰三陽之上六
氣治之少陽與厥陰爲表裏陽明與太陰爲表裏太陽與
少陰爲表裏三陰三陽之上六氣之下各見其所相表裏
之氣是謂中氣中氣之上六氣爲本中氣之下三陰三陽
爲標本標不同故人氣之應其象亦異也

帝曰六氣標本所從不同奈何岐伯曰氣有從本者有從標
本者有不從標本者也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少陽太陰從

本少陰太陽從本從標陽明厥陰不從標本從乎中也

少陽之本火太陰之本溼本末同故從本少陰之本熱其
標陰太陽之本寒其標陽本末異故從本從標陽明之中
太陰厥陰之中少陽本末與中不同故不從標本從中王冰舊注

故從本者化生於本從標本者有標本之化從中者以中氣
爲化也

從本者氣化生於本從標從本者標本皆司氣化從中者
以中氣爲化標本皆不用事也

帝曰善病生於本余知之矣生於標者治之奈何岐伯曰病
反其本得標之病治反其本得標之方

病與本反故得標病治與本反故得標方

是故百病之起有生於本者有生於標者有生於中氣者有取本而得者有取標而得者有取中氣而得者有取標本而得者有逆取而得者有從取而得者逆正順也若順逆也以上四段舊誤在至真要論中今移正也

病生不同從其所生而所取之者則病得故取有逆從之殊善取者雖逆乎正其實順也不善取者若順乎正其實逆也

帝曰善願聞地理之應六節氣位何如岐伯曰顯明之右君火之位也君火之右退行一步相火治之復行一步土氣治之復行一步金氣治之復行一步水氣治之復行一步木氣治之復行一步君火治之

地理應六節靜而守位各有專官君火位於東南治在春分後六十日相火位於正南治在小滿後六十日壓土位於西南治在大暑後六十日燥金位於西北治在秋分後六十日寒水位於正北治在小雪後六十日風木位於東北治在大寒後六十日一年六氣之在位如此

相火之下水氣承之水位之下土氣承之土位之下風氣承之風位之下金氣承之金位之下火氣承之君火之下陰精承之

承者承其太過而剋之也仲景承氣湯義取於此陰精水也

帝曰何也岐伯曰亢則害承迺制制則生化外列盛衰害則敗亂生化大病

五行之理亢則害生以勝之者承而剋之其氣乃制制者有所節制而得其平也制則六氣生化循其盛衰之常不至於過害則六氣敗亂生化之機大病失其常矣

帝曰盛衰何如岐伯曰非其位則邪當其位則正邪則變甚正則微帝曰何謂當位岐伯曰木運臨卯火運臨午土運臨四季金運臨酉水運臨子所謂歲會氣之平也帝曰非位何如岐伯曰歲不與會也

天氣爲客地氣爲主主氣之盛衰值歲會之年是爲當位當位則爲正不當位則爲邪邪則其變甚正則其變微歲會者木運臨卯丁卯歲火運臨午戊午歲土運臨四季甲辰甲戌己丑己未金運臨酉乙酉歲水運臨子丙子歲干支同氣氣之平也

帝曰土運之歲上見太陰火運之歲上見少陽少陰金運之歲上見陽明木運之歲上見厥陰水運之歲上見太陽奈何岐伯曰天之與會也故天元册曰天符天符歲會何如岐伯曰太乙天符之會也應天爲天符承歲爲歲直三合爲治應天爲天符三句舊誤在天元紀論中今正之

運與司天合氣曰天符天符而兼歲會曰太乙天符此以應天而爲天符又以承歲而爲歲直是司天與中運年支三氣相合而爲治也

帝曰其貴賤何如岐伯曰天符爲執法歲會爲行令太乙天符爲貴人帝曰邪之中也奈何岐伯曰中執法者其病速而

危中行令者其病徐而持中貴人其病暴而死
位愈貴則禍人愈劇
帝曰位之易也何如岐伯曰君位臣則順臣位君則逆逆則其病進其害速順則其病遠其害微所謂二火也
客氣加於主氣遷易無定君上臣下則順臣上君下則逆逆則病進而害速順則病遠而害微所謂君臣之順逆者君相二火也
帝曰五運行同天化者命曰天符余知之矣願聞同地化者何謂也岐伯曰太過而同天化者三不及而同天化者亦三太過而同地化者三不及而同地化者亦三此凡二十四歲也

甲丙戊庚壬五陽年為太過乙丁己辛癸五陰年為不及
帝曰願聞其所謂也岐伯曰甲辰甲戌太宮下加太陰壬寅壬申太角下加厥陰庚子庚午太商下加陽明如是者三癸巳癸亥少徵下加少陽辛丑辛未少羽下加太陽癸卯癸酉少徵下加少陰如是者三
太過而同地化者三不及而同地化者亦三
戊子戊午太徵上臨少陰戊寅戊申太徵上臨少陽丙辰丙戌太羽上臨太陽如是者三丁巳丁亥少角上臨厥陰乙卯乙酉少商上臨陽明己丑己未少宮上臨太陰如是者三除此二十四歲則不加不臨也
太過而同天化者三不及而同天化者亦三

帝曰加者何謂岐伯曰太過而加同天符不及而加同歲會也帝曰臨者何謂岐伯曰太過不及皆曰天符而變行有多少病形有微甚生死有早晏耳
太過而加在泉為同天符不及而加在泉為同歲會太過不及而臨司天皆曰天符其變行有多少則中之者病形有微甚死生有早晏也以上四段舊誤在六元正紀中今移正之
帝曰善願聞其步何如岐伯曰所謂步者六十度有奇故二十四步積盈百刻而成日也
上文復行一步所謂步者六十度而有奇分天行一日一度六十度者六十日也一歲六步三百六十日也四年二十四步積盈百刻而成一日蓋一歲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五刻故四年之內積盈百刻

帝曰六氣應五行之變何如岐伯曰位有終始氣有初中上下不同求之亦異也
天之六氣與地之五行其相應有常有變以地之六位有終始天之六氣有初中主客加臨錯綜變化其上下之動靜不同則人之求之其法亦異也
帝曰求之奈何岐伯曰天氣始於甲地氣始於子子甲相合命曰歲立謹候其時氣可與期
甲為天干之首故天氣始於甲子為地支之首故地支始於子子甲相合以紀年歲六十年之歲氣於此立焉於年歲之中謹候其時節之代更則天地之氣皆可與期蓋氣

隨時交侯其時至而氣之太過不及俱見矣

帝曰願聞其歲六氣始終早晏何如岐伯曰明乎哉問也甲子之歲初之氣天數始於水下一刻終於八十七刻半二之氣始於八十七刻六分終於七十五刻三之氣始於七十六刻終於六十二刻半四之氣始於六十二刻六分終於五十刻五之氣始於五十一刻終於三十七刻半六之氣始於三十七刻六分終於二十五刻所謂初六天之數也

甲子歲六十年之始天氣始於甲地氣始於子故推衍六十年歲氣以甲子爲始一年六步一步六十日零八十七刻半是謂一氣初之一氣始於漏水下一刻大寒寅初初刻終於六十日零八十七刻半二之氣始於八十七刻六分春分子正初刻終於七十五刻亦六十日零八十七刻半以後六氣俱同三之氣始於七十六刻小滿亥初初刻終於六十二刻半四之氣始於六十二刻六分大暑酉正初刻終於五十刻五之氣始於五十一刻秋分申初初刻終於三十七刻半六之氣始於三十七刻六分小雪午正初刻終於二十五刻一歲六氣始終早晏如此所謂初年之六氣天數然也

乙丑歲初之氣天數始於二十六刻終於一十二刻半二之氣始於一十二刻六分終於水下百刻三之氣始於一刻終於八十七刻半四之氣始於八十七刻六分終於七十五刻五之氣始於七十六刻終於六十二刻半六之氣始於六十二刻六分終於五十刻所謂六二天之數也

乙丑歲初之氣天數始於二十六刻大寒巳初初刻終於一十二刻半二之氣始於十二刻六分春分卯正初刻終於水下百刻三之氣始於一刻小滿寅初初刻終於八十七刻半四之氣始於八十七刻六分大暑子初初刻終於七十五刻五之氣始於七十六刻秋分亥初初刻終於六十二刻半六之氣始於六十二刻六分小雪酉正初刻終於五十刻一歲六氣始終早晏又如此所謂二年之六氣天數然也

丙寅歲初之氣天數始於五十一刻終於三十七刻半二之氣始於三十七刻六分終於二十五刻三之氣始於二十六刻終於一十二刻半四之氣始於一十二刻六分終於水下百刻五之氣始於一刻終於八十七刻半六之氣始於八十七刻六分終於七十五刻所謂六三天之數也

丙寅歲初之氣天數始於五十一刻大寒申初初刻終於三十七刻半二之氣始於三十七刻六分春分午正初刻終於二十五刻三之氣始於二十六刻小滿巳初初刻終於一十二刻半四之氣始於一十二刻六分大暑子正初刻終於水下百刻五之氣始於一刻秋分寅初初刻終於八十七刻半六之氣始於八十七刻六分小雪子正初刻終於七十五刻一歲六氣始終早晏又如此所謂三年之六氣天數然也

丁卯歲初之氣天數始於七十六刻終於六十二刻半二之氣始於六十二刻六分終於五十刻三之氣始於五十一刻終於三十七刻半四之氣始於三十七刻六分終於二十五

刻五之氣始於二十六刻終於一十二刻半六之氣始於一十二刻六分終於水下百刻所謂六四天之數也次戊辰歲初之氣復始於一刻常如是無已周而復始

丁卯歲初之氣天數始於七十六刻（大寒亥初初刻）終於六十二刻半二之氣始於六十二刻六分（春分酉正初刻）終於五十刻三之氣始于五十一刻（小滿申初初刻）終於三十七刻半四之氣始於三十七刻六分（大暑午正初刻）終於二十五刻五之氣始於二十六刻（秋分巳初初刻）終於一十二刻半六之氣始於一十二刻六分（小雪卯正初刻）終於水下百刻一歲六氣始終早晏又如此所謂四年之六氣天數然也（六二六三六四猶言六氣二周六氣三周六氣四周）次戊辰歲初之氣復始於一刻與甲子年同當如是循環無

已四年一周周而復始

帝曰願聞其歲候何如岐伯曰悉乎哉問也日行一周天氣始於一刻日行再周天氣始於二十六刻日行三周天氣始於五十一刻日行四周天氣始於七十六刻日行五周天氣復始於一刻所謂一紀也是故寅午戌歲氣會同卯未亥歲氣會同辰申子歲氣會同已酉丑歲氣會同終而復始

歲候一歲之大候日行一周謂一年也甲子年日行一周天氣始於一刻終於二十五刻乙丑年日行再周天氣始於二十六刻終於五十刻丙寅年日行三周天氣始於五十一刻終於七十五刻丁卯年日行四周天氣始於七十六刻終於百刻戊辰年日行五周天氣復始於一刻天數

四年一周所謂一紀也四年之後又復會同始初是故寅午戌三年歲氣會同亥卯未三年歲氣會同申子辰三年歲氣會同巳酉丑三年歲氣會同（會同者六氣始終刻數皆同也）終而復始（子丑寅卯一終辰巳午未一終申酉戌亥一終如環無端陰陽家以此爲三合因其會同故也）

帝曰何謂初中岐伯曰初凡三十度而有奇中氣同法帝曰初中何也岐伯曰所以分天地也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初者地氣也中者天氣也

上文氣有初中此復問初中之義一日一度一步六十度有奇計六十日零八十七刻半初凡三十度有奇謂前半步計三十日零四十三刻四分刻之一中氣謂後半步亦與此同法初者地氣地主升升則化陽故謂升者爲地中者天氣天主降降則化陰故謂降者爲天曰初中者所以分天地之氣也

帝曰其升降何如岐伯曰氣之升者天地之更用也帝曰願聞其用也岐伯曰言天者求之本言地者求之位言人者求之氣交

地氣上升天氣下降氣之升降天地之更相爲用也六六之六氣爲三陰三陽之本六氣之降天之用也故言天者求之本地之六步爲五行之位六步之升地之用也故言地者求之位天地以升降爲用則一氣之升降上下相交人在其間故言人者求之氣交以氣交則變生人受何氣之變則生何病是以求之於此

帝曰何謂氣交岐伯曰上下之位氣交之中人之居也故曰天樞之上天氣主之天樞之下地氣主之氣交之分人氣從之萬物由之此之謂也

氣交者上下之位二氣相交之中人之居也氣交之分是謂天樞故曰天樞之上天氣主之天樞之下地氣主之氣交之分人氣從之萬物由之以爲生化正此謂也至真要論身半以上天之分也天氣主之身半以下地之分也地氣主之半所謂天樞也臍爲天樞居人上下之中一身氣交之分此借以喻天地氣交之中也

帝曰善寒溼相遘燥熱相臨風火相值其有間乎岐伯曰氣有勝復勝復之作有德有化有用有變變則邪氣居之

寒溼燥熱風火六氣相交正淫不同以氣交不無勝負有

勝則必有復勝復一作則有德有化有用有變變則邪氣居之人居氣交之中受其邪氣所以病也

帝曰願聞其用何如岐伯曰升已而降降者謂天降已而升升者謂地天氣下降氣流於地地氣上升氣騰於天故高下相召升降相因而變作矣

所謂有用有變升降者天地之用也地主升升已而降自上降者謂天天主降降已而升自下升者謂地天氣下降則氣流於地地氣上升則氣騰於天上下相召升降相因錯綜加臨而變由此作是有用有變之義

帝曰何謂邪乎岐伯曰夫物之生從於化物之極由乎變變化之相薄成敗之所由也故氣有往復用有遲速四者之有而化而變風之來也

物之初生從於化物之終極由乎變天元紀論物生謂之化物極謂之變化之相薄迫成敗之所由也故氣有往復之殊用有遲速之差有此四者錯綜相臨變化不已一遇勝復乖常厲氣淫生此風邪所從來也是變則邪氣居之之義也

帝曰遲速往復風所由生而化而變故因盛衰之變也成敗倚伏遊乎中何也岐伯曰成敗倚伏生乎動動而不已則變作矣

遲速往復風所由生是固然矣而變化之相薄不過因其盛衰之異耳變異也物生而化是其盛時也物極而變是其衰期也變化不同故盛衰亦異此何關於成敗之數而成敗倚伏遂遊乎中是何故也蓋成敗

倚伏生乎動變化相薄益以遲速往復錯綜加臨是動也動而不已則變作變作則成敗倚伏於其中矣變微則不失爲成變甚則必至於敗一有變作則成敗之機倚伏於此老子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是也

帝曰有期乎岐伯曰不生不化靜之期也帝曰不生化乎岐伯曰出入廢則神機化滅升降息則氣立孤危故非出入則無以生長壯老已非升降則無以生長化收藏

帝問變作於動亦有靜期乎生化則動不生不化則靜唯至不生不化乃是靜之期也帝問亦能不生化乎此何能不生化也天地人物不外神氣人物之神機化滅天地之氣立賴陰陽之升降升降息則氣立孤危五常政論根於中者命曰神機神去則機息根於外者命曰氣立氣止則化絕亦同此義也故人物非出入則無以生

長壯老已天地非升降則無以生長化收藏天地無不升降之時是無不生化之時人物無不出入之時亦無不生化之期矣

是以升降出入無器不有器者生化之宇器散則分之生化息矣故無不出入無不升降化有小大期有近遠四者之有而貴常守反常則災害至矣故曰無形無患此之謂也

天地不能無升降人物不能無出入是以升降出入無器不有器即物也天地人皆物也即皆器也物旣有升降出入則必有生化是器者生化之宇也除是器散則升降出入分離生化之機乃息矣散者敗壞而破散也散則升者不降降者不升出者不入入者不出故曰分故非器散則無不升降無不出入無不升降出入是無不生化也有

此生化之日則有此極變之時變化相薄則有此成敗倚伏之期但其生化有大小則此期有近遠耳小大近遠四者之有不能無也而貴守其常不逐其變靜則常動則變反常則災害至而禍敗作矣然則物生而化以至物極而變天地人物所不能免也變化相薄則成敗倚伏于此生焉以其有形也故曰無形無患此之謂也老子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即此義

帝曰善有不生不化乎岐伯曰悉乎哉問也與道合同惟真人也帝曰善

帝問人不能無形也亦有有形而不生不化者乎有形而不生不化者虛無清靜與道合同此惟真人乃能也

素問懸解卷十終

陽湖錢增祺校字

素問懸解卷十一

昌邑黃元御解

氣交變大論

六微旨論言人者求之氣交氣有勝復勝復之作有用有變此論專言氣交之變故取名如此

黃帝問曰五運更治上應天朞陰陽往復寒暑迎隨眞邪相薄內外分離六經波蕩五氣傾移太過不及專勝兼幷願言其始而有常名可得聞乎

五運代治上應天干逐年輪轉各終朞日其間陰陽往復寒暑迎隨變化相乘衰伏失正因而眞邪薄迫內外相離六經波蕩五氣傾移則人受其災矣而其氣運循環盛衰不同太過則專勝乎已不及則兼幷於人願言其乖違之

始而令有一定之名使天道昭著人得遵守也

岐伯稽首再拜對曰昭乎哉問也是明道也此上帝所貴先師傳之臣雖不敏往聞其旨

上帝天帝先師僦貸季也

帝曰余聞得其人不教是謂失道傳非其人慢泄天寶余誠菲德未足以受至道然而衆子哀其不終願夫子保於無窮流於無極余司其事則而行之奈何

衆子百姓也不終不得終其天年也帝欲岐伯傳運氣之法保赤子於無窮流恩澤於無極帝主司其事則而行之以惠萬民也

岐伯曰請遂言之也上經曰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長久此之謂也

道者有道者也

帝曰何謂也岐伯曰本氣位也位天者天文也位地者地理也通乎人氣之變化者人事也故太過者先天不及者後天所謂治化而人應之也

位於天者謂之天文位於地者謂之地理天降地升人在其中通於人氣之變化者人事也五運之治化居天地上下之間與人同位故其太過者先天不及者後天而人應之也運氣即人氣也

帝曰五運之化太過何如岐伯曰歲木太過風氣流行脾土受邪民病飧泄食減體重煩冤腸鳴腹支滿上應歲星甚則

忽忽善怒眩冒巔疾衝陽絕者死不治化氣不政生氣獨治雲物飛動草木不甯甚而搖落反脅痛而吐甚上應太白星

風木太過則剋脾土脾敗不能消化水穀故飧泄腸鳴肝位在左土被木賊脾氣不運故左脅支滿歲星木星也肝主怒故忽忽善怒厥陰之脈會於巔故眩冒巔疾衝陽足陽明胃經動脈在足跗上仲景謂之趺陽木賊土敗故死不治土主化木主生化氣失政生氣獨治雲物飛動草木不甯風木太過淫土被賊則燥金來復故草木搖落反脅痛而吐甚肝脈循脅肋上行脅痛者肺金剋肝木也太白金星也

歲火太過炎暑流行肺金受邪民病瘧少氣欬喘血溢血泄注下嗌燥耳聾中熱肩背熱上應熒惑星甚則胸中痛脅支

滿脇痛膺背肩胛間痛兩臂內痛身熱骨痛而爲浸淫太淵
絕者死不治收氣不行長氣獨明雨水霜寒病反譫妄狂越
欬喘息鳴下甚血溢寫不已上應辰星
熱火太過則剋肺金肺病不能下降收斂失政故少氣欬
喘血溢大腸不斂故血泄注下足少陽從相火化氣其脈
下耳循頸入缺盆相火上炎故嗌燥耳聾肺氣逆行上衝
肩背故肩背熱熒惑火星也肺居胸中自右脇下行故胸
中痛右脇支滿而痛胸前曰膺肩後曰胛肺脈從臂內下
行肺經逆衝故膺背肩胛臂內皆痛熱淫瘡生皮內淫爛
黃水流溢隨處浸漬則曰浸淫太淵手太陰肺經動脈即
寸口之關部也金主收火主長收氣不行長氣獨明熱火

太過燥金被賊則寒水來復故雨水霜寒水勝火奔拔根
上炎故譫妄狂越欬喘息鳴水旺土敗升降倒行金逆則
血溢於上木陷則血寫於下辰星水星也
歲土太過雨溼流行腎水受邪民病腹痛清厥意不樂體重
煩冤上應鎮星甚則肌肉萎足痿不收行善瘈脚下痛飲發
中滿食減四支不舉太谿絕者死不治變生得位藏氣伏化
氣獨治泉湧河衍涸澤生魚鱗見於陸風雨大至土崩潰病
腹滿溏泄腸鳴反下甚上應歲星
溼土太過則剋腎水土鬱脾滯故腹痛脾主四支四支諸
陽之本脾氣四達故手足溫脾病不能行氣於四支故手
足清厥脾主憂故不樂鎮星土星也脾主肌肉溼旺脾鬱

故肉萎瘛筋脈急縮也溼盛則水停氣阻故飲發中滿太
谿足少陰腎經動脈(在內踝後陷中)土無專宮寄旺四季之月各
十八日是即其位也土主化水主藏變生而得土旺之位
藏氣伏化氣獨治泉湧河衍涸澤生魚鱗見於陸溼土太
過寒水被賊則風木來復故風雨至土崩潰肝木剋脾土
故腹滿溏泄腸鳴反下甚也
歲金太過燥氣流行肝木受邪民病胸痛引背兩脇下滿痛
引少腹目赤眥瘍耳無所聞上應太白星甚則喘欬逆氣肩
背痛尻陰股膝髀腨䯒足皆痛太衝絕者死不治收氣峻生
氣下草木斂蒼乾凋隕病反胠脇暴痛不可反側欬逆甚而
血溢上應熒惑星

燥氣太過則剋肝木胸痛引背肺自病也兩脇下滿痛引
少腹木受金刑肝木鬱陷也肝竅於目肝病則火胎抑鬱
溫化爲熱故目赤眥瘍膽脈循耳與肝爲表裏肝陷膽逆
濁氣升塞故耳聾喘欬逆氣肩背痛肺金上逆也尻尾骶
骨髀股骨䯒足脛骨尻陰股膝髀腨䯒足皆痛肝氣下陷
也太衝足厥陰肝經動脈(在足跗上大指後高骨)收氣峻生氣下草
木斂蒼乾凋隕燥金太過風木被賊則熱火來復故胠脇
(脈行右脇)暴痛不可反側金受火刑故欬逆甚則收氣全失故
血上溢而爲衄也
歲水太過寒氣流行心火受邪民病身熱煩心躁悸陰厥上
下中寒譫妄心痛寒氣早至上應辰星甚則腹大脛腫喘欬

寢汗出憎風神門絕者死不治大雨至埃霧朦鬱溼氣變物病反腹滿腸鳴溏泄食不化渴而妄冒上應鎭星

寒水太過則尅心火水旺火奔故身熱煩心躁悸水寒陰盛故上下厥冷(上謂手下謂足)水泛土溼故腹大脛腫土溼胃逆肺失降斂故喘欬盜汗汗泄表疏故憎風神門手少陰心經動脈(在掌後銳骨之端)寒水太過熱火被賊則溼土來復故大雨至埃霧朦鬱溼氣變物水受土刑溼旺脾鬱故腹滿腸鳴溏泄而食不化也溼勝水敗藏氣失政心火上炎則渴神不根精故譫妄昏冒也

帝曰善其不及何如岐伯曰悉乎哉問也歲木不及燥迺大行生氣失應涼雨時至草木晚榮肅殺而甚則剛木辟著柔

萎蒼乾上應太白星民病中清胠脅痛少腹痛腸鳴溏泄上臨陽明生氣失政化氣乃急白露早降收殺氣行寒雨害物其穀白堅其主蒼早復則炎暑流行柔脆草木焦槁下體再生華實齊化病寒熱瘡瘍疿疹癰痤心氣晚治上勝肺金欬而鼽白氣迺屈素穀不成上應熒惑太白星

風木不及則燥金乘之故生氣失應草木晚榮金刑木敗故剛木雖凋則辟著而枯槁柔木易萎故蒼乾而隕落金氣清涼故病中清肝經被傷故胠脅痛肝氣下陷鬱衝脾土故少腹痛生腸鳴溏泄上臨陽明燥金司天合邪刑木故生氣失政化氣迺急(金性收斂勁急故土從金化也)金色白而性堅故其穀白堅木色蒼木敗故蒼穀早凋金勝木賊則熱火來復草木焦槁下體再生根荫重發也火勝金負則熒惑光芒太白暗淡後文倣此

歲火不及寒迺大行長政不用物榮而下凝慘而甚則陽氣不化迺折榮美上應辰星民病寒中胸中痛脅支滿兩脅痛膺背肩胛間及兩臂內痛鬱冒朦昧心痛暴瘖胸腹大脅下與腰背相引而痛屈不能伸髖髀如裂上臨太陽則雨雪冰霜不時降大寒數舉蟄蟲早藏地積堅冰則陽光不治其穀秬復則埃鬱大雨且至病鶩溏腹滿飲食不下寒中腸鳴注泄腹痛暴攣痿痺足不任身黑氣迺辱玄穀不成上應鎭星辰星

熱火不及則寒水乘之故長政不用物榮而下(下謂零落)水刑

火敗故陽光不治乃折榮美寒水淩心心藏受傷上衝胸背故胸背肩胛皆痛心脈從臂內後廉走手小指故臂內痛足少陽化氣相火其經循脅下行故兩脅滿痛足太陽寒水之經行身之背挾脊抵腰寒水勝火故脅下與腰背相引而痛足太陽經貫臀循髀外入膕中足少陽循髀外出膝外廉故髖髀如裂上臨太陽寒水司天合邪刑火故雨雪冰霜時降大寒數舉蟄蟲早藏水色黑秬黑穀也水勝火賊則溼土來復埃鬱昏朦大雨且至鶩溏大便泄利溏如鴨糞也

歲土不及風迺大行化氣不令草木茂榮飄揚而甚則秀而不實上應歲星蟲食甘黃脾土受邪民病食少失味飧泄霍

亂體重腹痛筋骨繇復肌肉瞤酸上臨厥陰流水不冰蟄蟲來見草木再榮藏氣不用其穀蒼復則收政嚴峻名木蒼凋

病胸脇暴痛下引少腹善太息蒼穀乃隕上應太白歲星

溼土不及則風木乘之故化氣失令草木茂榮木刑土敗故秀而不實蟲因木化甘爲土味黃爲土色風木賊土故蟲食甘黃土病不能消納水穀故食少失味脾主五味飱泄霍亂脾土溼陷不能升運故體重下遏肝氣爲乙木衝擊故腹痛風木飄揚故筋骨繇復肌肉瞤酸繇與搖同復者動搖不已也瞤動也肝主筋脾主肉風木剋土故筋搖肉動木鬱于土故作酸上臨厥陰風木司天合邪刑土故流水不冰蟄蟲來見春木發生則冰泮蟄啟故也木勝土賊則燥金來復收政嚴峻名木蒼凋也

歲金不及炎火迺行生氣迺用長氣專勝庶物以茂燥爍以行上應熒惑星民病肩背瞀重鼽嚏便血注下上臨少陰少陽火燔焫水泉涸物焦槁收氣乃後其穀丹復則寒雨暴至迺零冰雹霜雪殺物藏氣舉事蟄蟲早附陰厥且格陽反上行病寒中口瘡甚則心痛頭腦戶痛延及腦頂發熱赤氣後化丹穀不成上應熒惑辰星

歲金不及則熱火乘之故生氣迺用長氣專勝火刑金敗故庶物以茂燥爍以行肺氣上逆故肩背瞀重瞀悶也肺氣鬱遏上出鼻竅故鼽嚏作鼽鼻塞流涕也嚏鼻鳴涕噴也肺與大腸表裏大腸失斂故便血注下上臨少陰君火少陽相火司天合邪刑金故火燔水涸草木焦槁火勝金賊則寒水來復寒雨暴至冰雪飄零寒水下凝陽格火升故生口瘡頭痛上熱之證也

歲水不及溼乃大行長氣反用化氣迺速暑雨數至上應鎮星民病腹滿身重濡泄寒瘍流水腰股痛發膕腨股膝不便煩冤足痿清厥腳下痛甚則胕腫上臨太陰藏氣不收腎氣不衡其穀黅復則大風暴發草偃木零生長不鮮面色時變筋骨併辟肉瞤瘛目視䀮䀮物疏璺肌肉胗發氣并鬲中痛於心腹黃氣迺損黅穀不登上應歲星鎮星瞤如雲切瘛音熾䀮音荒璺音問

歲水不及則溼土乘之故長氣反用化氣迺速土刑水敗故暑雨數至溼旺脾鬱故腹滿身重濡泄溼淫肌膚皮肉

潰爛故寒瘍流水溼流關節故腰膝膕腨足跗痛痿痺腫上臨太陰溼土司天合邪刑水故藏氣失政腎氣不平土勝水賊則風木來復飄風暴發草偃木零肝主五色故面色時變風動燥發故筋骨併辟併攣縮也辟偏斜也肝竅於目故目視䀮䀮䀮䀮目不明也風木催裂故物疏璺璺裂也風傷衛氣衛閉營鬱故肌肉生胗胗與疹同營熱泄于汗孔則發疹點也肝膽雙刑脾胃故心腹俱痛黅黃色也

帝曰善願聞其時也岐伯曰悉乎哉問也木不及春有鳴條暢律之化則秋有霧露清涼之政春有慘悽殘賊之勝則夏有炎暑燔爍之復其眚東其藏肝其病內舍胠脇外在關節胠音區

帝問五行不及各有勝復願聞其勝復之時木旺於春木不及春有鳴條暢律之化是金不刑木而木得其政也則秋有霧露清涼之政是火不刑金而金得其政也春有慘悽殘賊之勝是金勝木也則夏有炎暑燔爍之復是火勝金也五行之理不勝則不復有勝則有復自然之數如是下文倣此木位於東故其眚東在藏為肝故其藏肝肝脈上循脇肋故其病內舍胠脇腋下脇上為胠肝主筋諸筋者皆屬於節五藏生成語故外在關節

火不及夏有炳明光顯之化則冬有嚴肅霜寒之政夏有慘悽凝裂之勝則不時有埃昏大雨之復其眚南其藏心其病內舍膺脇外在經絡

火旺於夏火不及夏無水勝則冬無土復夏有水勝則不時有土復土不主時寄旺四季故復無定時火位於南在藏為心心脈從心系上肺下出腋下故其病內舍膺脇心主脈故外在經絡

土不及四維有埃塵潤澤之化則春有鳴條鼓拆之政四維發振拉飄騰之變則秋有肅殺霖霪之復其眚四維其藏脾其病內舍心腹外在肌肉四支

土寄旺於四季土不及四維無木勝則春無金復四維有木勝則秋有金復土位於四維在藏為脾脾脈入腹上膈注胸中故其病內舍心腹脾主肌肉行氣於四支故外在肌肉四支

金不及夏有光顯鬱蒸之令則冬有嚴凝整肅之應夏有炎爍燔燎之變則秋有冰雹霜雪之復其眚西其藏肺其病內舍膺脇肩背外在皮毛

金旺於秋金不及夏無火勝則冬無水復夏有火勝則秋有水復金位於西在藏為肺肺脈上膈橫出腋下故其病內舍膺脇肩背肺位在胸脈要精微論背者胸中之府背曲肩隨府將壞矣故其病內舍膺脇肩背肺主皮毛故外在皮毛

水不及四維有湍潤埃雲之化則不時有和風生發之應四維發埃昏驟注之變則不時有飄蕩振拉之復其眚北其藏腎其病內舍腰脊骨髓外在谿谷踹膝踹通官切踹與腨同音篆

水旺於冬水不及四維無土勝則不時無木復四維有土勝則不時有木復水位於北在藏為腎腎脈上腨內腨腿肚也出膕中膝後為膕上股貫脊腎主骨髓故其病內舍腰脊骨髓外在谿谷踹膝谿谷者膝踝關節之處腎水所注也

夫五運之政猶權衡也高者抑之下者舉之化者應之變者復之此生長化成收藏之理氣之常也失常則天地四塞矣

權稱錘也衡稱杆也衡以稱物物有輕重則衡有高低權得其宜則衡平矣五運之政猶權衡之平高者抑之使低下者舉之使上抑其太過扶其不及化者應之以祥和變者復之以刑威此生長化成收藏之理氣之常也失常則天地四塞造化不靈矣

故曰天地之動靜神明為之紀陰陽之往復寒暑彰其兆此

之謂也

四句是五運行論

帝曰夫子之言五氣之變四時之應可謂悉矣夫氣之動亂觸遇而作發無常會卒然災合何以期之岐伯曰夫氣之動變固不常在而德化政令災變不同其候也

五氣之變謂歲木太過以下十段四時之應謂木不及春有鳴條暢律之化以下五段帝問五氣之動亂其常理隨遇而作發無定時卒然災合何以期之夫氣之動作變亂固不常在但雖卒然而合而其爲德爲化爲政爲令爲災爲變亦自不同其候未始難期也

帝曰何謂也岐伯曰東方生風風生木其德敷和其化生榮

其政舒啟其令風其變振發其災散落

木氣之德化政令災變不同其候如此

南方生熱熱生火其德彰顯其化蕃茂其政明曜其令熱其變銷爍其災燔焫

火氣之德化政令災變不同其候如此

中央生溼溼生土其德溽蒸其化豐備其政安靜其令溼其變驟注其災霖潰

土氣之德化政令災變不同其候如此

西方生燥燥生金其德清潔其化緊斂其政勁切其令燥其變肅殺其災蒼隕

金氣之德化政令災變不同其候如此

北方生寒寒生水其德淒滄其化清謐其政凝肅其令寒其變溧冽其災冰雪霜雹

水氣之德化政令災變不同其候如此

是以察其動也有德有化有政有令有變有災而物由之而人應之也

察五氣之動既有德化政令災變之不同則物必由之人必應之雖卒然災合發無常會無不可期也

帝曰夫子之言歲候不及太過上應五星今夫德化政令災眚變易非常而有也卒然而動其亦爲之變乎岐伯曰承天而行之故無妄動無不應也卒然而動者氣之交變也其不應焉故曰應常不應卒此之謂也

帝問歲候之太過不及上應五星（謂歲木太過歲木不及十段）而德化政令災變不有常也卒然而動五星亦爲之變乎蓋五運承天而行之故無妄動五星無不應也至於卒然而動者是乃二氣相交偶然之變也則五星不應焉故曰應常不應卒此之謂也

帝曰其應奈何岐伯曰各從其氣化也帝曰其行之疾徐逆順何如岐伯曰以道留久逆守而小是謂省下以道而去去而速來曲而過之是謂省遺過也久留而環或離或附是謂議災與其德也

各從其氣化者五行之星各從五行之氣化也五星之行有疾徐逆順之異以其所行之道遲留延久逆守本度而

光芒甚小是謂省其下之分野君臣有過與有德也以道
而去去而速來委曲而過之是謂省察其所遺漏之過失
也久留而環遶或違離或附合迴旋不去是謂議其災殃
與其福德也
應近則小應遠則大芒而大倍常之一其化甚大常之二其
眚卽也小常之一其化減小常之二是謂臨視省下之過與
其德也德者福之過者伐之是亦象之見也高而遠則小下
而近則大大則喜怒邇小則禍福遠
應近則星小 近謂微也 應遠則星大 遠謂甚也 光芒而大倍常之一
則其化甚大常之二則其眚卽 其眚在卽 小常之一則其化減
小常之二則其眚遝是謂臨視分野省下之過與其德也

有德者福之有過者伐之是以星象之見高而遠則小下
而近則大大則天之喜怒邇小則天之禍福遠也
歲運太過則運星北越運氣相得則各行以道故歲運太過
畏星失色而兼其母不及則色兼其所不勝
運星主運之星歲運太過則運星不守本度而北犯紫微
太乙之座運氣相得則運星各行以道不越位也運星盛
衰視乎歲運故歲運太過則畏星失其本色而兼其母色
畏星所畏之星如運星屬木則土爲畏星失其黃色而兼母之赤色也 歲運不及則運星之
色兼其所不勝 如木不及則兼金色
帝曰其災應何如岐伯曰亦各從其化也故時至有盛衰淩
犯有逆順留守有多少刑見有善惡宿屬有勝負徵應有吉
凶矣
其災變之應亦各從其五行之化其時至則有盛衰 當時則盛非時則衰 淩犯則有逆順 金淩木爲順金犯火爲逆 留守則有多少 久留爲多暫守爲少 形見有善惡 喜澤爲善怒燥爲惡 宿屬有勝負 二十八宿分屬十二辰次五星所臨有勝地有敗地 合而論之徵應乃有吉凶之殊矣
帝曰其善惡何謂也岐伯曰有喜有怒有憂有喪有澤有燥
此象之常也必謹察之
星有喜怒憂喪燥澤之異喜澤爲善憂喪怒燥爲惡此星
象形見之常謹宜察之也
帝曰六者高下異乎岐伯曰象見高下其應一也故人亦應
之

帝問喜怒憂喪燥澤六者設星之高下不同其應亦當異
乎蓋星象雖見高下其應則一也故人亦應之無有殊也
帝曰善其德化政令之動靜損益皆何如岐伯曰夫德化政
令災變不能相加也勝負盛衰不能相多也往來大小不能
相過也用之升降不能相無也各從其動而復之耳
德化政令災變視乎五氣之動靜既有動靜不同自應有
損益輕重之差似乎不得一例而不然也德化政令災變
報施均平一毫不能相加也勝復盛衰之數循環有宅一
毫不能相多也往來大小之分 往來進退消長也 張弛有常一毫
不能相過也上下升降之用氣化有準一毫不能相無也
各從其動之微甚而報復之耳

帝曰其病生何如岐伯曰德化者氣之祥政令者氣之章變易者氣之紀災眚者傷之始氣相勝者和不相勝者病重感於邪則甚也

德化者氣之祥和政令者氣之章顯變易者招復之紀災眚者感傷之始勝復之氣勢力均平足以相敵者和不相敵者病重感於邪則病甚也

帝曰善所謂精光之論大聖之業宣明大道通於無窮究於無極也余聞之善言天者必應於人善言古者必驗於今善言氣者必彰於物善言應者同天地之化善言化言變者通神明之理非夫子孰能言至道歟迺擇吉日良兆而藏之靈蘭之室每旦讀之命曰氣交變非齋戒不敢發慎傳也

五常政大論

黃帝問曰太虛寥廓五運迴薄衰盛不同損益相從願聞平氣何如而名何如而紀也岐伯對曰昭乎哉問也木曰敷和火曰升明土曰備化金曰審平水曰靜順

迴薄者迴旋而薄迫也以其衰盛不同故有損益相殊衰則不及盛則太過其非盛非衰是謂平氣平氣者木曰敷和敷宣和氣木之德也火曰升明升達明顯火之德也土曰備化化成豐備土之德也金曰審平刑殺平審金之德也水曰靜順安靜柔順水之德也

帝曰其不及奈何岐伯曰木曰委和火曰伏明土曰卑監金曰從革水曰涸流

陽和委廢故曰委和光明曲伏故曰伏明卑微監制故曰卑監土氣過陷下爲木氣所刑是謂卑監如唐人命將以閹官監軍動則牽制將卑權輕也從順變革是曰從革金性順降不降革而源流涸竭是曰涸流

帝曰太過何謂岐伯曰木曰發生火曰赫曦土曰敦阜金曰堅成水曰流衍

生氣暢茂是曰發生陽光炎烈是曰赫曦氣化豐厚是曰敦阜收成堅實是曰堅成源流浩衍是曰流衍

帝曰三氣之紀願聞其候岐伯曰悉乎哉問也敷和之紀木德周行陽舒陰布五化宣平其氣端其性隨其應春其類木其用曲直其化生榮其候溫和其政發散其令風其藏肝肝其畏清其主目其養筋其病裏急支滿其蟲毛其畜犬其穀麻其果李其實核其物中堅其色蒼其味酸其音角其數八

肝其畏清木不勝金也裏急者肝氣不舒支滿者肝脈循脇也八者木之成數也河圖數天三生木地八成之

升明之紀正陽而治德施周布五化均衡其氣高其性達其應夏其類火其用燔灼其化蕃茂其候炎暑其政明曜其令熱其藏心心其畏寒其主舌其養血其病瞤瘛其蟲羽其畜馬其穀麥其果杏其實絡其物脈其色赤其味苦其音徵其數七

心其畏寒火不勝水也瞤者肌肉動惕瘛者筋脈急攣七者火之成數也地二生火天七成之

備化之紀氣協天休德流四政五化齊修其氣平其性順其應長夏其類土其用高下其化豐滿其候溽蒸其政安靜其

原缺第十七葉

委和之紀是謂勝生生氣不政化氣迺揚長氣自平收令迺早涼雨時降風雲并興草木晚榮蒼乾凋落物秀而實膚肉內充其氣斂其用聚其主霧露悽愴其藏肝其發驚駭其動緛戾拘緩其病搖動注恐其蟲毛介其畜雞犬其穀稷稻其果棗李其實核殼其色白蒼其味酸辛其聲角商從金化也少角與判商同上角與正角同上商與正商同上宮與正宮同其病支廢癰腫瘡瘍邪傷肝也肅颷肅殺則炎赫沸騰眚於三所謂復也其主飛蠹蛆雉迺爲雷霆

勝生金刑木也 木主生 木衰不能制土故生氣不政化氣迺揚 土主化 木衰不能生火刑金故長氣自平 火主長 收令迺早 金主收 燥金司權則涼雨時降溼土無制則風雲并興肅殺

兼化則草木晚榮蒼乾凋落金主收成故物秀而實膚肉內充土氣旺也緛戾拘緩筋病也 肝主筋緛弱戾强拘攣緩鬆也 搖動注恐風飄而神怯也 肝病則風生而動搖肝主怒腎主恐肝氣盛則怒虛則下陷於水而恐生注者木鬱賊土而爲泄利也 木不及則曰少角金氣乘之半與金化相同 判半也 故少角與判商同 少商化同 厥陰司天則曰上角 丁巳丁亥年 木不及而得司天同氣之助則以少角而同正角故曰少角與正角同陽明司天則曰上商 丁卯丁酉年 木不及而遇司天勝己之剋則以上商而同正商故曰上商與正商同太陰司天則曰上宮 丁丑丁未年 木不制土而值溼土司天之時則以上宮而同正宮故曰上宮與正宮同凡此或燥或溼皆傷肝氣其病支節殘廢癰腫瘡瘍 筋攣則支廢關節壅阻則生癰腫瘡瘍

金勝之極肅颷肅殺則火來復之炎赫沸騰眚於三者金火勝復皆緣木弱故災歸震宮飛蠹蛆雉悉稟火氣而生雷霆者陽氣之鬱發亦伏火之鼓宕也 春陽升動爲重陰所閉衝激而出則爲雷霆雷生於震木者以中有火胎故也

伏明之紀是謂勝長長氣不宣藏氣迺布收氣自政化令迺衡寒清數舉暑令迺薄承化物生生而不長成實而稚遇化已老陽氣屈伏蟄蟲早藏其氣鬱其用暴其至冰雪霜寒其藏心其發痛其動彰伏變易其病昏惑悲忘其蟲羽鱗其畜馬彘其穀豆稻其果栗桃其實絡濡其色玄丹其味苦鹹其聲徵羽從水化也少徵與少羽同上商與正商同邪傷心也凝慘慄冽則暴雨霖霪眚於九其主慘注雷霆震驚沈黔淫

雨

勝長水刑火也 火主長 火敗水勝故長氣不宣藏氣反布火敗不能制金生土故收氣自政化令迺平衡平也火不敵水故寒清數舉暑令迺薄火衰土弱則承化物生生而不長 物承土化而生長者雖生不長 長氣失政則成實而稚遇化己老 金能成而火不能長故成實而稚土欲化之而其氣非旺易就衰竭是遇化己老也 其發痛者寒水淩火則痛作矣顯明爲彰屈抑爲伏變易者火衰不能顯達明暗無常也昏惑者火虛而神迷也火衰金旺則悲生 金主悲 神不蟄藏則善忘也火不及則曰少徵水氣乘之則與少羽同化故少徵與少羽同火不制金而值燥金司天之時 癸卯癸酉年 則以上商而同正商故曰上商與正商同水勝之

極凝慘慄冽則土來復之暴雨霖霪眚於九者炎歸離宮
也驟注沈黔淫雨者土溼旺也雷霆震驚者雷復於土中
也
卑監之紀是謂減化化氣不令生政獨彰長氣整雨迺愆收
氣平風寒並興草木榮美秀而不實成而粃也其氣散其用
靜定其主飄怒振發其藏脾其發濡滯其動瘍涌分潰癰腫
其病留滿否塞其蟲倮毛其畜牛犬其穀豆麻其果李栗其
實濡核其色蒼黃其味酸甘其聲宮角從木化也少宮與少
角同上宮與正宮同上角與正角同其病飧泄邪傷脾也振
拉飄揚則蒼乾散落其眚四維其主敗折虎狼清氣迺用生
政乃辱粃音比

減化木勝土也土主化 土敗木勝故化氣不令生政獨彰木
能生火故長氣整土衰故雨愆土不生金故收氣平土受
木制不能剋水故風寒並興草木榮美土主成實土虛故
秀而不實成而粃也粃糠粃也穀得秋金收成堅老而其顆粒豐滿全由於土 土主肌
肉肌肉壅腫則生瘍癰潰涌脾土不運爲木所迫則病留
滯脹滿否塞不通土不及則曰少宮木氣乘之則與少角
同化故少宮與少角同土不敵木而遇溼土司天之助乙丑乙未年
則以上宮而同正宮故曰上宮與正宮同若值風木
司天之剋己巳己亥年 則以上角而同正角故曰上角與正角
同脾土刑於肝木水穀不消故病飧泄木勝之極振拉飄
揚則金來復之蒼乾散落眚於四維者炎歸土位也敗折

者燥金之刑殺虎狼秉金氣而生者也
從革之紀是謂折收收氣迺後生氣迺揚長化合德火政迺
宣庶類以蕃其氣揚其用躁切其主明曜炎爍其藏肺其發
欬喘其動鏗禁瞀厥其病嚏欬鼽衄其蟲介羽其畜雞羊其穀
麻麥其果李杏其實殼絡其色白丹其味苦辛其聲商徵從
火化也少商與少徵同上商與正商同上角與正角同邪傷
肺也炎光赫烈則冰雪霜雹眚於七其主鱗伏彘鼠歲氣早
至迺生大寒鏗音坑瞀音茂
折收火刑金也火能刑金金不制木故收氣迺後生氣迺
揚火旺土生故長化合德火政乃宣庶類以蕃肺主聲鏗
者其聲鏗然禁者禁慄寒戰肺主氣瞀厥者氣逆而昏冒

也金不及則曰少商火氣乘之則與少徵同化故少商與
少徵同金不敵火而遇燥金司天之助乙卯乙酉年 則以少商
而同正商故曰少商與正商同金不制木而值厥陰風木
司天之時乙巳乙亥年 則以上角而同正角故曰上角與正角
同火勝之極炎光赫烈則冰雪霜雹來復之冰雪霜雹眚
於七者災歸兌宮也鱗伏彘鼠皆秉水氣而生者也
涸流之紀是謂反陽藏令不舉化氣迺昌長氣宣布蟄蟲不
藏土潤水泉減草木條茂榮秀滿盛其氣滯其用滲泄其主
埃鬱昏翳其藏腎其發燥槁其動堅止其病痿厥注下其蟲
鱗倮其畜彘牛其穀黍稷其果棗杏其實濡肉其色黅玄其
味甘鹹其聲羽宮從土化也少羽與少宮同上宮與正宮同

其病癃閟邪傷腎也埃昏驟雨則振拉摧拔眚於一其主毛
顯狐狢變化不藏
反陽土刑水也（水為陰水敗則陰反為陽）水敗土勝故藏令不舉化氣
迺昌水敗不能制火故長氣宣布蟄蟲不藏土邪賊水故
土潤水減藏氣失職冬行夏令故草木條茂榮秀滿盛堅
止者土氣痞塞而堅鞕也痿厥者溼傷筋骨股足不用也
注下者溼盛而濡泄也水不及則曰少羽土氣乘之則與
少宮同化故少羽與少宮同水不敵土而遇溼土司天之
時（辛丑辛未年）則以上宮而同正宮故曰上宮與正宮同溼旺
木鬱疏泄不行則便癃閟（小便不通）土溼之極埃昏驟雨則木
來復之振拉摧拔眚於一者災歸坎宮也木盛則毛蟲顯

著狐狢變化不藏狐狢秉木氣而生者也
故乘危而行不速而至暴虐無德災反及之微者復微甚者
復甚氣之常也
五運不及相勝者乘其孤危而行不待召延而至暴虐無
德至於其子來復災反及之勝微者復微勝甚者復甚氣
化循環之常也
發生之紀是謂啟敕土疏泄蒼氣達陽和布化陰氣迺隨生
氣淳化萬物以榮其化生其象春其氣美其政散其令條舒
其德鳴靡啟坼其變振拉摧拔其藏肝脾其經足厥陰少陽
其動掉眩巔疾其病怒其蟲毛介其畜雞犬其穀麻稻其果
李桃其物中堅外堅其色青黃白其味酸甘辛上徵則其氣

逆其病吐利不務其德則收氣復秋氣勁切甚則肅殺清氣
大至草木凋零邪傷肝也（敕古陳字）
啟敕啟發陳布也（四氣調神論春三月此謂發陳與此同義）土疏泄蒼氣達者
木氣升達則土氣疏泄也陽和布化則陰氣消退故後隨
也生氣之化淳故萬物以榮其物中堅者木也外堅者金
也（木之心堅金之殼堅木齊金化則中外皆堅也）少陰君火少陽相火司天是謂
上徵火為木子子居母上則其氣逆其病為吐利（壬子壬午壬寅壬申）
木不務德而剋土則金來復之故勁切肅殺草木凋零
清邪傷肝也
赫曦之紀是謂蕃茂陰氣內化陽氣外榮炎暑施化物得以
昌其化長其象夏其氣高其政動其令鳴顯其德暄暑鬱蒸

其變炎烈沸騰其藏心肺其經手少陰太陽手厥陰少陽其
動炎灼妄擾其病笑瘧瘡瘍血流狂妄目赤其蟲羽鱗其畜
羊彘其穀麥豆其果杏栗其物脈濡其色赤白玄其味苦辛
鹹上羽與正徵同其收齊其病痓上徵而收氣後也暴烈其
政藏氣迺復時見凝慘甚則雨水霜雹切寒邪傷心也
陰氣內化陰退於內陽氣外榮者陽暢於外也鳴顯者陽
氣之外光也（鳴顯當作明顯）炎灼妄擾者火炎熱盛譫妄擾亂也
心主笑笑瘧瘡瘍血流狂妄目赤皆火證也火運太過得
寒水司天以制之則與正徵同化故上羽與正徵同（戊辰戊戌）
火既有制則金不受刑收令自齊（齊備也）若感冒風寒鬱其
火令則為痓病（痓音熾義與痙同）痓者頭搖口噤脊背反折之病

也若遇二火司天運臨上徵火旺金衰則收氣乃後火政暴烈而剋金則水來復之故凝慘寒沍雨水霜雹寒邪傷心也

敦阜之紀是謂廣化厚德清靜順長以盈至陰內實物化充成煙埃朦鬱見於厚德大雨時行溼氣迺用燥政迺辟其化圓其象長夏其氣豐其政靜其令周備其德柔潤重淖其變震驚飄驟崩潰其藏脾腎其經足太陰陽明其動濡積并稸其病腹滿四支不舉其蟲倮毛其畜牛犬其穀稷麻其果棗李其物肌核其色黅玄蒼其味甘鹹酸（此下闕數語）大風迅至邪傷脾也

廣化土化廣大也土旺故厚德清靜順長氣而豐盈土爲至陰（六節藏象論此至陰之類通於土氣）至陰內實故物化充滿而成就土氣蒸騰則化雲霧故煙埃朦鬱見於厚土（厚土高山也）燥氣乃辟者溼勝燥也震驚飄驟者溼勝木鬱烈風雷雨并作也崩潰者堤崩水決溼勝則土自傷也濡積并稸者溼旺脾瘀稸積壅塞也腹滿四支不舉土溼脾傷中氣不運臍腹脹滿四支失秉也土不務德而剋水則木來復之故大風迅至風邪傷脾也

堅成之紀是謂收引天氣潔地氣明陽氣隨陰治化燥行其政物以司成收氣繁布化洽不終其化成其象秋其氣削其政肅其令銳切其德霧露蕭飋其變肅殺凋零其藏肺肝其經手太陰陽明其動暴折瘍疰其病喘喝胸憑仰息其蟲介羽其畜雞馬其穀稻麥其果桃杏其物殼絡其色白青丹其味辛酸苦上徵與正商同其生齊其病欬政暴變則名木不榮柔脆焦首長氣斯救大火流炎爍且至蔓將槁邪傷肺也

收引者金氣收斂引陽氣於地下也陰氣司權而主治化則陽氣隨之歸於水中燥行其政故萬物告成收氣既盛故土之化洽不終其氣削者收斂而隕落也暴折者金之刑傷瘍疰者皮膚之疾也喘喝者肺氣之逆胸憑仰息者胸膈壅滿憑物仰身而布息也金運太過得二火司天以制之則與正商同化故上徵與正商同（庚子庚午庚寅庚申）金既有制則木不受刑生政自齊若感冒風寒鬱其金氣則病欬（肺金制於二火故病欬嗽也）金政暴變而剋木則火來復之故火流

蔓槁熱邪傷肺也

流衍之紀是謂封藏寒司物化天地嚴凝藏政以布長令不揚其化凜其氣堅其政謐其令流注其德凝慘寒雰其變冰雪霜雹其藏腎心其經足少陰太陽其動漂泄沃涌其病脹其蟲鱗倮其畜彘牛其穀豆稷其果栗棗其物濡肉其色黑丹黅其味鹹甘苦上羽而長氣不化也政過則化氣大舉而埃昏氣交大雨時降邪傷腎也

水勝火敗故藏政以布長令不揚謐靜也雰雨飛雪飛揚之象漂泄沃涌下泄利而上涌吐也脹者水旺土溼脾氣不運也水運太過若遇寒水司天運臨上羽水旺火衰則長氣不化水政過暴而剋火則土來復之故埃昏大雨溼

邪傷腎也

故曰不恆其德則所勝來復政恆其理則所勝同化此之謂也

恆常也太過之運暴虐失常則勝已者必來復之政不失常則勝已者亦同其化不相剋也

帝曰善其歲有不病而藏氣不應者何也岐伯曰天氣制之氣有所從也

歲運當病而不病藏氣當應而不應者司天之氣制之則從乎天氣而不從乎歲氣也

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少陽司天火氣下臨肺氣上從白起金用革木乃眚火見燔焫大暑以行欬嚏鼽衄鼻窒口瘍寒

熱胕腫風行於地塵沙飛揚心痛胃脘痛厥逆膈不通其主暴速

少陽相火司天火氣下臨而剋肺金肺氣上從白色應之金用變革金敗於火則剋其所勝木乃被眚火見燔焫大暑以行肺金受傷則欬嚏鼽衄鼻窒瘡瘍寒熱胕腫肺竅於鼻而外司皮毛故爲病如是少陽司天則厥陰在泉風行於地塵沙飛揚足少陽與足厥陰爲表裏足厥陰下陷則足少陽上逆以甲木而剋戊土故胃脘當心而痛心下者胃之上脘戊土刑於甲木胃氣逆衝心下逼迫故心與胃脘皆痛也胃氣上逆土木塡塞故胸膈不通少陽相火與厥陰風木其性皆迅速故二氣司天在泉皆主速也

陽明司天燥氣下臨肝氣上從蒼起木用革土迺眚淒滄數至木伐草萎脇痛目赤掉振鼓慄筋痿不能久立火行於地暴熱至土迺暑流水不冰蟄蟲迺見陽氣鬱發小便變寒熱加瘧甚則心痛

陽明燥金司天燥氣下臨而剋肝木肝氣上從蒼色應之木用廢革木敗於金則剋其所勝土乃被眚燥金得政淒滄數至木伐草萎肝氣受傷則脇痛目赤掉振鼓慄筋脈痿輭不能久立掉振鼓慄風木戰搖之象陽明司天則少陰在泉火行於地則暴熱忽至土氣乃暑流水不冰蟄蟲迺見陽氣鬱發於溼土之中小便變常黃赤不利陽鬱不達寒熱加瘧甚則心痛也

太陽司天寒氣下臨心氣上從丹起火用革金迺眚寒清時

舉勝則水冰火氣高明心熱煩嗌乾善渴鼽嚏喜悲數欠熱氣妄行寒乃復霜不時降善忘甚則心痛土乃潤水豐衍寒客至沈陰化溼氣變物水飲內穡中滿不食皮瘴肉苛筋脈不利甚則胕腫身後癰

太陽寒水司天寒氣下臨而剋心火心氣上從丹色應之火用斥革火敗於水則剋其所勝金乃被眚水旺故寒清時舉寒甚則水爲之冰火爲水刑逆而上炎心熱煩生嗌乾善渴火逆肺傷則鼽嚏喜悲肺主悲陰盛於下召引陽氣則數爲呵欠義詳靈樞口問熱氣妄行剋傷肺藏寒水乃復霜不時降寒水淩火神失蟄藏故心痛而善忘也太陽司天則太陰在泉溼旺土潤水氣豐衍客寒至此司天爲客在泉爲主太陽司天

故寒爲客氣 爲沈陰所化沈陰溼土也 不能司令則太陰當權溼氣變物水飲內稸中滿不食水停則土溼脾鬱故中滿不食 溼氣鬱阻皮癄肉苛筋脈不利甚則皮膚浮腫身後癰生也水性流溼身後太陽寒水之經寒水得溼則生癰疽

厥陰司天風氣下臨脾氣上從黃起土用革水迺眚風行太虛雲物搖動目轉耳鳴體重肌肉萎食減口爽火縱其暴地乃暑蟄蟲數見流水不冰大熱消爍赤沃下其發機速

厥陰風木司天風氣下臨而剋脾土脾氣上從黃色應之土用改革土敗於木則剋其所勝水乃被眚木旺則風行太虛雲物搖動目轉耳鳴土爲木刑則體重肉萎食減口爽口不知味曰爽 厥陰司天則少陽在泉相火縱暴地氣乃暑蟄

蟲數見流水不冰人感其氣大熱消爍赤沃泄下赤沃者溼熱所瘀蒸也 其病機發作甚速也

少陰司天熱氣下臨肺氣上從白起金用革木迺眚大暑流行金爍石流喘嘔寒熱嚏衄鼻窒甚則瘡瘍燔灼地乃燥淒滄數至肅殺行草木變脇痛善太息

少陰君火司天熱氣下臨而剋肺金肺氣上從白色應之金用更革金敗於火則剋其所勝木乃被眚火旺則大暑流行金爍石流肺氣受傷喘嘔寒熱嚏噴衄鼻窒甚則皮膚被災瘡瘍燔灼少陰司天則陽明在泉金旺地燥淒滄數至肅殺以行草木胥變木爲金刑肝氣受害脇肋疼痛而善太息肺主悲脾主憂悲憂鬱結中氣不舒故太息以出之 太息者金旺而木衰也

太陰司天溼氣下臨腎氣上從黑起水變革火迺眚埃昏雲雨胸中不利陰痿氣大衰而不起不用當其時反腰脽痛厥逆轉動不便也地迺藏陰大寒且至蟄蟲早附地裂冰堅心下痞痛少腹痛時害於食乘金則止水增味乃鹹行水減也

太陰溼土司天溼氣下臨而剋腎水腎氣上從黑色應之水用變革水敗於土則剋其所勝火乃被眚土旺溼蒸則埃昏雲雨溼盛胃逆胸中不利土溼木鬱陰痿氣衰不起不用若當土旺之時長夏四季 腎水受傷風木下陷反腰脽疼痛手足厥逆動轉不便太陰司天則太陽在泉寒水封蟄地迺藏陰大寒且至蟄蟲早附地裂冰堅寒水淩心則心

下痞滿水寒木陷則少腹疼痛寒水侮土則時害於食若乘金運相生乙丑乙未 寒水有助則止水增加味迺作鹹止水海水海水味鹹 行水消減也行水百川也水曰潤下潤下作鹹潤下之水莫過於海故海水作鹹此以太陽在泉應在潤下之水故止水獨增味乃作鹹也

帝曰善氣始而生化氣散而有形氣布而蕃育氣終而象變其致一也然而五味所資生化有薄厚成熟有多少始終不同其故何也岐伯曰地氣制之也非天不生而地不長也

萬物榮枯皆由於氣氣始而有生化氣散而有形質散謂發散 氣布而物蕃育布謂舒布 氣終而象變易終謂氣盡 萬物秉賦其致一也然而五行滋息而生五味百族之繁五味盡之 五味所資生化則有薄厚成熟則有多少散布非一始終不同其故何也

此緣在泉之氣制之非天之不生而地之不長也天地之生長一也而在泉之氣六者不同故物有薄厚多少之殊也

帝曰願聞其道岐伯曰寒熱燥溼不同其化也

在泉之氣寒熱燥溼其化不同故生化成熟亦殊

故少陽在泉寒毒不生其味辛其治苦酸其穀蒼丹

少陽相火在泉熱甚故寒毒不生性之極寒者則有毒下文倣此金受火刑則作辛味故其味辛少陽在下則厥陰在上相火味苦而色丹風木味酸而色蒼故其治苦酸治者秉權而主治也其穀蒼丹與木火同氣是以獨旺也

陽明在泉溼毒不生其味酸其治辛苦甘其穀丹素

陽明燥金在泉燥盛故溼毒不生木受金刑則作酸味故

其味酸陽明在下則少陰在上燥金味辛而色素君火味苦而色丹故其治辛苦其穀丹素土味甘土者火之子金之母位居火金之閒故兼甘味

太陽在泉熱毒不生其味苦其治淡鹹其穀黅秬

太陽寒水在泉寒盛故熱毒不生火受水刑則作苦味故其味苦太陽在下則太陰在上寒水味鹹而色秬秬黑黍也溼土味淡而色黅故其治淡鹹其穀黅秬

厥陰在泉清毒不生其味甘其治酸苦其穀蒼赤

厥陰風木在泉風盛故清毒不生土受木刑則作甘味故其味甘厥陰在下則少陽在上故其治鹹苦其穀蒼赤

少陰在泉寒毒不生其味辛其治辛苦甘其穀白丹

少陰君火在泉熱盛故寒毒不生金受火刑則作辛味故其味辛少陰在下則陽明在上故其治辛苦其義見前其穀白丹

太陰在泉燥毒不生其味鹹其治甘鹹其穀黅秬

太陰溼土在泉溼盛故燥毒不生水受土刑則作鹹味故其味鹹太陰在下則太陽在上故其治甘鹹其穀黅秬

其氣專其味正化淯則鹹守氣專則辛化而俱治

六氣惟太陰溼土在泉則爲得位以土歸土故也其氣最專其味最正土主五味其味爲甘甘得五味之中土主化化生五味自得爲甘化淯則水不侮土鹹得其守氣專則金有所生與辛化俱治也

帝曰歲有胎孕不育治之不全何氣使然岐伯曰六氣五類

有相勝制也同者盛之異者衰之此天地之道生化之常也

六氣化生動物有五毛蟲之類麟爲之長羽蟲之類鳳爲之長倮蟲之類人爲之長介蟲之類龜爲之長鱗蟲之類龍爲之長毛蟲屬木羽蟲屬火倮蟲屬土介蟲屬金鱗蟲屬水其於六氣各有勝制生化之殊同其氣則盛異其氣則衰此天地之道生化之常也

故厥陰司天毛蟲靜羽蟲育介蟲不成在泉毛蟲育倮蟲不育

風木司天與毛蟲同氣故靜相火在下與羽蟲同氣故育金受火刑故介蟲不成風木在泉故毛蟲育土受木刑故倮蟲不育歲半之前天氣主之歲半之後地氣主之司天

主上半年在泉主下半年

少陰司天羽蟲靜介蟲育毛蟲不成在泉羽蟲育介蟲不育

君火司天故羽蟲靜燥金在下故介蟲育木受金刑故毛蟲不成君火在泉故羽蟲育金受火刑故介蟲不育

太陰司天倮蟲靜鱗蟲育羽蟲不成在泉倮蟲育鱗蟲不成

溼土司天故倮蟲靜寒水在下故鱗蟲育火受水刑故羽蟲不成溼土在泉故倮蟲育水受土刑故鱗蟲不成

少陽司天羽蟲靜毛蟲育倮蟲不成在泉羽蟲育介蟲不育

相火司天故羽蟲靜風木在下故毛蟲育土受木刑故倮蟲不成相火在泉故羽蟲育金受火刑故介蟲不育

陽明司天介蟲靜羽蟲育在泉介蟲育毛蟲不成

燥金司天故介蟲靜君火在下故羽蟲育燥金在泉故介蟲育木受金刑故毛蟲不成

太陽司天鱗蟲靜倮蟲育在泉鱗蟲育羽蟲不育

寒水司天故鱗蟲靜溼土在下故倮蟲育寒水在泉故鱗蟲育火受水刑故羽蟲不育

諸乘所不勝之運則甚也故氣主有所制歲立有所生地氣制已勝天氣制勝已天制色地制形各有制各有勝各有生各有成五類盛衰各隨其氣之所宜也

五類爲天地之氣所制再乘所不成之運則更甚也如風木主令司天在泉再乘木運則倮蟲不成二火主令再乘火運則介蟲不成溼土主令再乘土運則鱗蟲不成燥金主令再乘金運則毛蟲不成寒水主令再乘水運則羽蟲不成以六氣而合五運其制勝尤甚也六氣分主有所制歲運中立有所生歲立六微旨論子甲相合命曰歲立是也地氣制乎已勝天氣制乎勝已六氣司天乘權秉令故不但制己勝兼制勝己在天成象故天制五色色即象也在地成形故地制五形有生則盛有制則衰五類之盛衰各隨其氣之所宜也五類與六氣相宜則盛如青色毛形與木氣相宜是也五藏之從革天氣制之五味之始終地氣制之五類之盛衰天氣地氣皆制之也

故有胎孕不育治之不全此氣之常也所謂中根也根於外者亦五故生化之別有五氣五味五色五類五宜也

六氣有制勝五類有同異氣同則盛氣異則衰故有胎孕

不育緣爲天地所制治化不全此六氣之常也所謂根於中也動物根於中以神機爲主根於外者亦有五等植物根於外以氣立爲主故生化之殊則有五氣臊焦香腥腐五味酸苦甘辛鹹五色青赤黃白黑五類五宜之不同與六氣錯綜必有盛衰也

帝曰何謂也岐伯曰根於中者命曰神機神去則機息根於外者命曰氣立氣止則化絕故曰不知年之所加氣之同異不足以言生化此之謂也

根於中者以神爲機故有知覺神去則機息根於外者由氣而化故有枝幹氣止則化絕所以然者以年運有加臨六氣有同異則萬物有盛衰也若不知年之加臨氣之同異則不足以言生化之妙也

帝曰天不足西北左寒而右涼地不滿東南右熱而左溫其故何也岐伯曰陰陽之氣高下之理太少之異也

天不足西北故乾爲天門此天氣之所缺也地不滿東南故巽爲地戶此地氣之所缺也背乾面巽而觀之北在左西在右是左寒而右涼也南在右東在左是右熱而左溫也此以陰陽之氣各有分位東南爲陽西北爲陰高下之理西北高東南下太少之異也南爲太陽東爲少陽北爲太陰西爲少陰

東南方陽也陽者其精降於下故右熱而左溫西北方陰也陰者其精奉於上故左寒而右涼是以地有高下氣有溫涼高者氣寒下者氣熱

陽自上而下降東南方下故右熱而左溫陰自下而上奉

西北方高故左寒而右涼以地有高下氣有溫涼高者氣寒下者氣熱一定之數也

故適寒涼者脹溫熱者瘡下之則脹已汗之則瘡已此腠理開閉之常太少之異耳

感冒寒涼則腠理閉而內生脹滿感傷溫熱則腠理開而外生瘡瘍下之則脹內已汗之則瘡外已此腠理開閉隨乎地勢之常陰陽太少之異耳陰主閉陽主開

帝曰其於壽夭何如岐伯曰陰精所奉其人壽陽精所降其人夭

陰精所奉表固陽密故其人壽陽精所降表疏陽泄故其人夭

帝曰善一州之氣生化壽夭不同其故何也岐伯曰高下之理地勢使然也崇高則陰氣治之污下則陽氣治之陽盛者先天陰盛者後天此地理之常生化之道也

一州地勢亦有高下其生化壽夭之不同者此方域高下之理地勢使之然也蓋崇高之處常寒則陰氣治之污下之處常熱則陽氣治之陽盛者氣化先天而至陰盛者氣化後天而至此地理之常生化之道也

帝曰其有壽夭乎岐伯曰高者其氣壽下者其氣夭地之小大異也小者小異大者大異

大凡高者則其氣壽下者則其氣夭一州與天下皆然但地之小大異也小如一州則壽夭小異大如天下則壽夭

大異

帝曰善其病也治之奈何岐伯曰西北之氣散而寒之東南之氣收而溫之所謂同病異治也

西北氣寒表閉而內熱治宜發散而寒中東南氣熱表泄而內寒治宜斂表而溫裏所謂同病而異治也

氣寒氣涼治以寒涼行水漬之氣溫氣熱治以溫熱強其內守必同其氣可使平也假者反之

地氣寒涼人多內熱治以寒涼行水漬之熱湯熏漬取汗以泄其表地氣溫熱人多內寒治以溫熱強其內守使其氣不外走以固其裏必同其地氣之寒熱乃可使平也若東南而有假熱西北而有假寒則宜反之不拘此例也

治熱以寒温而行之治寒以熱涼而行之治温以清冷而行之治清以温熱而行之故消之削之吐之下之補之寫之久新同法氣反者病在上取之下病在下取之上病在中傍取之

以寒治熱温而行之同其内熱也以熱治寒涼而行之同其内寒也以清治温冷而行之異其裏温也以温治清熱而行之異其裏清也滿者消之堅者削之高者吐之低者下之虛者補之實者寫之病有新久其法則同也氣之反者病在上而取之下病在下而取之上病在中而傍取之所謂假者反之也

故曰補上下者從之治上下者異之以所在寒暑盛衰而調之上取下取内取外取以求其過能毒者以厚藥不勝毒者以薄藥此之謂也能音耐

虛則宜補補上下者從之順其外之寒温以熱療寒以寒療熱也寒藥温行熱藥涼行亦從治之法也實則宜攻攻上下者異之治即攻也反其外之寒温以熱治寒以寒治熱也清藥冷行温藥熱行亦反治之法也以其所在之寒熱盛衰而調之因地制宜上取下取或取之上或取之下或病在上取之下或病在下取之上内取外取或病在表固其裏或病在裏泄其表或病在中旁取之或病在旁中取之以求其過求其有過之處能毒者治之以氣厚之藥西北人多能毒不勝毒者治以氣薄之藥東南人多不勝毒此其大槩也隨其腸胃之堅脆不同也

故治病者必明天道地理陰陽更勝氣之先後人之壽夭生化之期乃可以知人之形氣矣

治病者必明天地之道理陰陽之更勝西北陰盛東南陽盛氣化之先後陽盛者先天陰盛者後天人命之壽夭高者其氣壽下者其氣夭生化之期候土地有寒温生化有遲早乃可以知人氣之虛實矣東南之形氣虛西北之形氣實

帝曰病在中而不實不堅且聚且散奈何岐伯曰悉乎哉問也無積者求其藏虛則補之藥以祛之食以隨之行水漬之和其中外可使畢已

病在中不堅不實且聚且散未成積聚也無積者求其藏氣虛則補之無積則非實證不可泄也用藥以祛之用食以隨之行水以漬之表裏兼醫令其中外調和可使盡愈也承病在中旁取之二句

帝曰有毒無毒服有約乎岐伯曰病有新久方有大小有毒無毒固有常制矣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無毒治病十去其九穀肉果菜食養盡之無使過之傷其正也不盡行復如法

約制也病有新久不同方有大小不一有毒無毒之藥服之固有常制大毒治病十去其六而止常毒治病十去其七而止小毒治病十去其八而止無毒治病十去其九而止其未去者以穀肉果菜飲食調養盡之無使毒藥過劑傷其正氣也若其不盡則行復如法用藥以祛之用食以隨之承能毒者以厚藥不勝毒者以薄藥二句

必先歲氣無伐天和無盛盛無虛虛而遺人夭殃無致邪無

失政絕人長命

用藥之法必以歲氣爲先法運氣之盈虛順陰陽之消長無伐天和天和者天運自然之氣數也逆歲氣則伐傷天和矣無盛其所盛無虛其所虛而遺人天殃無助其邪無損其正而絕人長命盛盛虛虛助邪損正所謂逆歲氣而伐天和者也

帝曰婦人重身毒之何如岐伯曰有故無殞亦無殞也帝曰願聞其故何謂也岐伯曰大積大聚其可犯也衰其大半而止過者死此段舊誤在六元正紀大論

婦人重身懷子也病宜毒藥毒之恐其胎殞若有病則病受之不至殞傷有故而胎不殞故即病也則用藥而胎亦不殞也蓋大積大聚雖在重身之人亦可犯也但須衰其大半而止過劑則死耳

帝曰其久病者有氣從不康病去而瘠奈何岐伯曰昭乎哉聖人之問也化不可代時不可違夫經絡以通血氣以從復其不足與衆齊同養之和之靜以待時謹守其氣無使傾移其形迺彰生氣以長命曰聖王故大要曰無代化無違時必養必和待其來復此之謂也帝曰善

久病傷損氣從不康病去而形體羸瘦此非醫藥所能遽復也蓋造化之理盈虛消長自有定時化不可代時不可違夫經絡既通血氣既順復其不足與衆相同此須養之和之靜以待時謹守其氣無使傾移其形體已彰其生化自長如此命曰聖王之定法故大要曰大要古書無代化無違時必養必和待其精神血肉之來復正此義也承病有久新句推之

素問懸解卷十一終

歸安徐巽言校字

素問懸解卷十二

昌邑黃元御解

至眞要大論

黃帝問曰五氣交合盈虛更作余知之矣六氣分治司天地者其化何如願聞上合昭昭下合冥冥奈何岐伯再拜對曰明乎哉問也此天地之大紀人神之通應道之所生工之所疑也

上合昭昭謂司天下合冥冥謂在泉

帝曰願聞其道也岐伯曰厥陰司天其化以風少陰司天其化以熱太陰司天其化以濕少陽司天其化以火陽明司天其化以燥太陽司天其化以寒

六氣司天之化

帝曰地化奈何岐伯曰司天同候間氣皆然帝曰間氣何謂岐伯曰司左右者是謂間氣也帝曰何以異之岐伯曰主歲者紀歲間氣者紀步也

司地之化與天同候在司天司地之左右者謂之間氣地之間氣亦與天之間氣相同間氣之異於司天司地者司天司地是主歲者統紀一歲間氣是主歲者但紀一步也司天主前半歲司地主後半歲是謂主歲者紀歲間氣主一步六十日是謂間氣者紀步

帝曰主歲奈何岐伯曰厥陰司天爲風化在泉爲酸化司氣爲蒼化間氣爲動化少陰司天爲熱化在泉爲苦化不司氣化居氣爲灼化太陰司天爲濕化在泉爲甘化司氣爲黅化

間氣爲柔化少陽司天爲火化在泉爲苦化司氣爲丹化間氣爲明化陽明司天爲燥化在泉爲辛化司氣爲素化間氣爲淸化太陽司天爲寒化在泉爲鹹化司氣爲玄化間氣爲藏化

司天主前半歲在泉主後半歲所謂主歲也而一歲六氣司天主三之氣在泉主終之氣所謂司氣也其主初氣二氣四氣五氣者是間氣也少陰君火六氣之主君主無爲宰相代行其令故少陰不司氣化如北政之歲少陰在泉則寸口不應南政之歲少陰司天則寸口不應是不司氣化之證據也舊注氣有六運有五不司氣化者不主運也夫主運者五行非六氣也六氣皆不主運何但少陰耶

故治病者必明六化分治五味五色所生五藏所宜迺可以言盈虛之作病生之緒也

治病者必明六化之分治五味五色之所由生五藏之所宜迺可以言六氣盈虛之更作病生衰旺之條緒也相生者氣盈被剋者氣虛盛而生病盛衰不同此條緒所由分也

帝曰厥陰在泉而酸化先余知之矣風化之行也何如岐伯曰風行於地所謂本也餘氣同法本乎天者天之氣也本乎地者地之氣也天地合氣六節分而萬物化生矣

天之六氣化生地之五行如厥陰之風行於地而化木所謂木之本也餘氣與此同法五行本乎天本乎天者天之氣也六氣本乎地本乎地者地之氣也天數五地數六天之六氣應乎十二

支原爲地數也天地合氣則六節分五行列而萬物由此化生矣
帝曰主歲害藏何謂岐伯曰以所不勝命之則其要也帝曰
其主病何如岐伯曰以所臨藏位命其病者也故曰謹候氣
宜無失病機此之謂也司歲備物則無遺主矣
人之藏氣與天地相通藏氣不勝主歲之氣則藏氣受害
所謂主歲害藏也觀其主歲之氣以所不勝之歲命之則
知主歲之所害爲何藏矣百病之生悉由於此欲知所主
何病但以主歲所臨之藏位命之何藏不勝則何病生焉
故曰謹候氣宜六氣之宜無失病機此之謂也病機解在篇末治法備
諸司歲之物則主歲所主之病無有所遺矣
帝曰先歲物何也岐伯曰天地之專精也帝曰非司歲物何
謂也岐伯曰散也故質同而異等也
主歲所生者謂之歲物所以先用之者以其得天地之專
精也非司歲所生之物則氣散矣故物質雖同而其等則
異也
帝曰司氣者何也岐伯曰司氣者主歲同然有餘不足也故
氣味有厚薄性用有躁靜治保有多少力化有淺深此之謂
也
司天主前半歲在泉主後半歲所謂主歲也而司天又司
三氣在泉又司終氣所謂司氣也司氣者即主歲之氣故
其生物皆同然但秉一氣之力不得主歲全氣故大同之
中則有有餘不足之殊主歲者有餘司氣者不足其間氣味有厚薄性

用有躁靜治保有多少力化有淺深其品不齊也舊注以司氣爲主運運有太過有不及何得較之歲物概屬不足此最不通之論也
帝曰善天氣之變何如岐伯曰厥陰司天風淫所勝則太虛
埃昏雲物以擾寒消春氣流水不冰熱蟲不去民病胃脘當
心而痛上支兩脇鬲咽不通飲食不下舌本強食則嘔腹脹
水閉冷瘕溏泄病本於脾衝陽絕死不治
厥陰司天風淫所勝則濕土受害故民生木刑土敗之病
心痛支脇鬲咽不通飲食不下舌強食嘔者膈胃之上逆
腹脹水閉冷瘕溏泄者肝脾之下陷衝陽足陽明胃脈在
足趺上其動應手絕則胃氣敗竭故死也
少陰司天熱淫所勝怫熱至火行其政民病胸中煩熱嗌乾
右胠滿皮膚痛寒熱欬喘鼽衄嚏嘔唾血泄血溺色變甚則
瘡瘍胕腫肩背臂臑及缺盆中痛心痛肺䐜腹大滿膨膨而
喘欬病本於肺尺澤絕死不治
少陰司天熱淫所勝則燥金受害故民生火刑金敗之病
肺行右脇司皮毛故右胠滿皮膚痛溺色變者肺熱則溺
黃赤也肩背臂臑缺盆者肺經所行也手足太陰兩經同
氣肺脾氣鬱故肺䐜腹滿大也尺澤手太陰肺脈在肘內
廉橫文中其動應手
太陰司天溼淫所勝則沈陰且布雨變枯槁胕腫骨痛陰痺
陰痺者按之不得腰脊頭項痛大便難陰器不用饑不欲食
欬唾則有血心如懸時眩病本於腎太谿絕死不治

太陰司天溼淫所勝則寒水受害故民生土刑水敗之病時雨霑潤故枯槁變易腰脊頭項骨痛者腎主骨也大便難陰器不用者腎竅於二陰也土濕木鬱不能疏泄穀道故大便難肝主筋木鬱筋痿故陰器不用饑不欲食欬唾則有血者土溼胃逆肺金不降也肺胃上逆則收斂失政君相浮升故心懸頭眩太谿少陰腎脈在足內踝後陷中其動應手

少陽司天火淫所勝則温氣流行金政不平民病頭痛發熱惡寒而瘧皮膚痛色變黃赤傳而爲水身面胕腫腹滿仰息泄注赤白瘡瘍欬唾血煩心胸中熱甚則鼽衄病本於肺天府絶死不治

少陽司天火淫所勝則燥金受害故民生火刑金敗之病

天府太陰肺脈在臂臑內廉腋下三寸其動應手

陽明司天燥淫所勝則大凉革候木迺晚榮草迺晚生生菀于下名木斂草焦上首蟄蟲來見民病寒瘧於中筋骨內變左胠痛心脇暴痛不可反側腹中鳴注泄鶩溏丈夫癩疝婦人少腹痛感而瘧欬嗌乾面塵目昧眥瘍瘡痤癰腫病本于肝太衝絶死不治

陽明司天燥淫所勝則風木受害故民生金刑木敗之病肝主筋行于左脇故筋骨變左脇痛木陷于水故腰痛腎位在腰君火失生故心痛木陷而風生下泄後竅故腹鳴注泄肝氣寒凝故成癩疝木主色故面塵肝竅於目故目昧眥瘍太衝厥陰肝脈在足大指本節後二寸其動應手

太陽司天寒淫所勝則寒氣反至水且冰運火炎烈雨暴迺雹民病厥心痛心澹澹大動胸腹滿胸脇胃脘不安鼽衄善悲時眩仆嘔血泄血血變於中發爲癰瘍手熱肘攣腋腫面赤目黃甚則色炲嗌乾善噫渴而欲飲病本于心神門絶死不治所謂動氣知其藏也

太陽司天寒淫所勝則君火受害故民生水刑火敗之病火不勝水若遇運火炎烈而爲寒氣所迫則化爲冰雹火被水尅故心痛不甯火衰水旺寒溼壅阻濁陰上填故胸腹脹滿甲木鬱衝故胸脇胃脘不安肺無降路堙塞失斂故鼽衄善悲君相失根神氣飄摇故時眩仆溼盛土痿胃逆脾陷故嘔血泄血血不經嘔泄則積血腐敗發爲癰瘍手

熱肘攣腋腫者心脈所經擁遏不運也面赤者火上炎也目黃者土溼旺也色炲者黑黯如煤水勝火也火上炎故嗌乾善渴胸腹滿故噫氣不除神門少陰心脈在掌後鋭骨之端其動應手以上諸脈所謂經絡動氣切其動氣有無則知藏氣存亡矣

帝曰善治之奈何岐伯曰司天之氣風淫所勝平以辛凉佐以苦甘以甘緩之以酸寫之熱淫所勝平以鹹寒佐以苦甘以酸收之溼淫所勝平以苦熱佐以酸辛以苦燥之以淡泄之溼上甚而熱治以苦温佐以甘辛以汗爲故而止火淫所勝平以酸冷佐以苦甘以酸收之以苦發之以酸復之熱淫同燥淫所勝平以苦溼佐以酸辛以苦下之寒淫所勝平以

辛熱佐以苦甘以鹹寫之

溼淫所勝以淡滲溼溼氣上逆侵犯陽位得君相二火蒸而爲熱以表藥發之泄其溼熱火淫所勝解表泄熱恐脫經陽故以酸收之（仲景桂枝湯之芍藥是也）熱去營泄故以酸復之（仲景新加湯之芍藥是也）

帝曰善司地之氣內淫而病何如岐伯曰歲厥陰在泉風淫所勝則地氣不明平野昧草迺早秀民病洒洒惡寒善伸數欠身體皆重心痛支滿兩脇裏急鬲咽不通飲食不下食則嘔腹脹善噫得後與氣則快然如衰

厥陰在泉風淫所勝則脾土被尅故民生土敗之病伸謂舉手撮空欠謂開口呵氣後謂大便氣謂肛門泄氣

歲少陰在泉熱淫所勝則焰浮川澤蟄蟲不藏陰處反明民病少腹痛腹大腹中常鳴氣上衝胸喘不能久立惡寒發熱如瘖皮膚痛頔腫目瞑齒痛

少陰在泉熱淫所勝則肺金被尅故民生金敗之病脾肺同氣溼盛脾鬱木氣不達故腹大常鳴木氣遏陷衝擊脾土故少腹痛目下曰頔足陽明脈起承泣（穴在目下即頔也）入上齒手陽明脈起迎香（在鼻旁）入下齒陽明燥金受刑故頔腫目瞑齒痛也

歲太陰在泉溼淫所勝則埃昏巖谷黃反見黑至陰之交民病飲積陰病血見少腹痛腫不得小便病衝頭痛心痛渾渾焞焞耳聾嗌腫喉痺目似脫項似拔腰似折髀不可以回膕如結腨如裂（焞音屯）

太陰在泉溼淫所勝則腎水被尅故民生水敗之病腎開竅於二陰土溼脾陷肝血不升故二陰下血頭痛心痛耳聾嗌腫喉痺目脫項拔皆甲木上衝之證腰折髀強膕結腨裂皆太陽經脈所行溼土尅水之證

歲少陽在泉火淫所勝則焰明郊野寒熱更至民病少腹痛注泄赤白溺赤甚則便血少陰同候

少陽在泉火淫所勝則肺金被尅故民生金敗之病少腹痛注泄赤白溺赤便血皆相火刑金陽明大腸失斂之證也

歲陽明在泉燥淫所勝則霧霧清瞑民病喜嘔嘔有苦善太

息心脇痛不能反側甚則嗌乾面塵身無膏澤足外反熱

陽明在泉燥淫所勝則肝木被尅故民生木敗之病嘔苦大息心脇痛皆甲木受刑之證嗌乾面塵身無膏澤皆乙木受刑之證足外反熱者膽脈行於足外也

歲太陽在泉寒淫所勝則凝肅慘慄民病少腹控睾引腰脊上衝心痛血見嗌痛頷腫

太陽在泉寒淫所勝則心火受尅故民生火敗之病少腹控牽睾丸（陰囊也）後引腰脊此腎與膀胱經證上衝心痛欬唾血見嗌痛頷腫此心與小腸經證膀胱脈從腰挾脊貫臀腎脈貫脊絡心心脈挾咽繫目小腸脈循咽上頰水勝火負則病如此

帝曰善治之奈何岐伯曰諸氣在泉風淫於內治以辛涼佐以苦甘以甘緩之以辛散之熱淫於內治以鹹寒佐以苦甘以酸收之以苦發之溼淫於內治以苦熱佐以酸淡以苦燥之以淡泄之火淫於內治以鹹冷佐以苦辛以酸收之以苦發之燥淫於內治以苦溫佐以甘辛以苦下之以辛潤之寒淫於內治以甘熱佐以苦辛以鹹寫之以苦堅之

司地之氣淫勝而病治法如此

帝曰其司天邪勝何如岐伯曰風化於天清反勝之治以酸溫佐以苦甘熱化於天寒反勝之治以甘溫佐以苦辛溼化於天風反勝之治以苦甘佐以辛酸火化於天寒反勝之治以甘熱佐以苦辛燥化於天熱反勝之治以辛寒佐以苦甘

寒化於天溼反勝之治以苦熱佐以酸淡

司天之氣爲邪所勝治法如此

帝曰善司地邪氣反勝治之奈何岐伯曰風司於地清反勝之治以酸溫佐以苦甘以辛平之熱司於地寒反勝之治以甘熱佐以苦辛以鹹平之溼司於地風反勝之治以苦寒佐以鹹甘以酸平之火司於地寒反勝之治以甘熱佐以苦辛以鹹平之燥司於地熱反勝之治以鹹寒佐以酸甘以苦平之寒司於地溼反勝之治以苦熱佐以甘辛以苦平之以和爲利

司地之氣爲邪所勝治法如此總以和調爲利也

帝曰善六氣相勝奈何岐伯曰厥陰之勝大風數舉倮蟲不滋少腹痛腸鳴飧泄注下赤白小便黃赤胃脘當心而痛上支兩脇肱脇氣并化而爲熱胃脘如塞鬲咽不通耳鳴頭眩憒憒欲吐甚則嘔吐

厥陰木勝則土敗腹痛腸鳴泄注赤白小便黃赤者肝脾下陷之病心痛支脇膈咽不通耳鳴頭眩嘔吐者膽胃上逆之病也

少陰之勝炎暑至木迺津草迺萎介蟲乃屈心下熱善饑氣逆三焦齊下反痛腹滿溏泄傳爲赤沃

少陰火勝則金敗心下發熱嘔逆躁煩者君相上逆肺金被剋之病臍痛腹滿溏泄赤沃者相火下陷大腸被剋之病手少陽三焦以相火主令病則下陷足少陽膽從相火化氣病則上逆赤沃紅痢也

太陰之勝雨數至鱗蟲迺屈火氣內鬱病在胠脇瘡瘍于中流散於外甚則心痛熱格喉痺項强頭痛痛留巔頂互引眉間獨勝則溼氣內鬱胃滿飲發於中胕腫於上寒迫下焦腰脽重强少腹滿內不便善注泄

太陰溼勝則水敗溼盛胃逆則火氣內鬱病在胠脇者膽木化爲相火君相合邪病在左脇肺金刑於二火君相交侵病在右脇溼熱鬱蒸肌肉腐爛故中外瘡瘍甚則君火不降痛生熱格咽喉腫痺項强頭痛留連巔頂牽引眉間者太陽膀胱經絡上逆也足太陽脈起目內眥上額交巔下項行身之背此陽旺火盛者若陽虛火衰太陰獨勝則但有溼氣內鬱胃府脹滿痰飲內發胕腫外生寒水下凝腰脽重强少腹䐜滿肝

木抑遏下衝後竅注泄必生也

少陽之勝暴熱消爍草萎水涸介蟲迺屈熱客於胃譫妄善驚煩心欲嘔嘔酸善饑目赤耳痛心痛少腹痛溺赤下沃赤白

少陽火勝則金敗足少陽化氣相火相火上逆熱客於胃神擾膽怯故譫妄善驚甲木刑胃故煩心欲嘔木鬱土欺故嘔酸善饑足少陽起目銳眥循耳後下行故目赤耳痛膽木乘胃上脘填塞君火不降故心痛肝木下陷鬱遏不達故腹痛溺赤下沃赤白（木鬱膀胱溫化爲熱則溺赤木鬱於大小二腸脂血陷泄則便赤白）驚煩嘔饑目赤心痛皆膽經上逆肺胃受刑之證腹痛溺赤下沃赤白皆三焦下陷大腸受刑之證也

陽明之勝大涼肅殺華英改容毛蟲迺殃清發於中左胠脇痛胸中不便嗌塞而欬內爲溏泄外發㿗疝

陽明金勝則木敗左胠脇痛胸悶嗌塞欬嗽者肺胃上逆甲木被剋之證溏泄㿗疝者大腸下陷乙木受刑之證也（肝腎寒溼內結少腹堅鞕不消則爲疝外發腎囊擁腫不收則爲㿗）

太陽之勝凝慄且至非時水冰羽迺後化寒厥入胃則內生心痛腹滿食減血脈凝泣絡滿色變皮膚否腫筋肉拘苛熱反上行胸項頭頂腦戶中痛目如脫寒入下焦傳爲濡寫或爲血泄痔陰中迺瘍隱曲不利互引陰股（泣與澀同）

太陽水勝則火敗寒入上焦侵淩君火則內生心痛水泛土溼腹滿食減血脈凝澀（心主脈）絡滿色變（經絡論寒多則凝泣凝泣則青黑）皮膚否腫筋肉拘苛（皮膚筋肉寒溼凝結故鞕腫拘攣）火被水逼熱反上行胸項頭腦皆痛目脹如脫痎瘧發動（甲木上衝則目脹足少陽爲寒水所閉則痎瘧發作也）此皆寒水上逆心膽受刑之證（君相二火被剋）寒入下焦侵淩相火（三焦）則土陷木鬱傳爲濡瀉或爲血泄肛門生痔陰中迺瘍隱曲不利（二陰不便）互引陰股此皆寒水下流三焦受刑之證也

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厥陰之勝治以甘清佐以苦辛以酸寫之少陰之勝治以辛寒佐以苦鹹以甘寫之太陰之勝治以鹹熱佐以辛甘以苦寫之少陽之勝治以辛寒佐以甘鹹以甘寫之陽明之勝治以酸溫佐以辛甘以苦寫之太陽之勝治以甘熱佐以辛酸以鹹寫之

六氣相勝治法如此

帝曰六氣之復何如岐伯曰悉乎哉問也厥陰之復偃木飛砂倮蟲不榮少腹堅滿裏急暴痛厥心痛飲食不入入而復出筋骨掉眩清厥汗發甚則入脾食痺而吐衝陽絕死不治

厥陰復則木刑土敗肝木賊脾故少腹堅滿裏急暴痛肝氣衝心故厥心痛脾陷胃逆故飲食不入入而復出風木動搖故筋骨掉眩陰勝則四支清厥（土敗陽虛不能行氣四支）陽復則皮毛汗發（汗爲心液肝木生心火風氣疏泄則汗發）甚則土敗脾傷食道痺塞而作嘔吐也

少陰之復火見燔焫熱氣大行赤氣後化流水不冰介蟲不復燠熱內作煩躁鼽嚏心痛嗌燥膈腸不便少腹絞痛分注

時止氣動於左上行於右欬衄嚏暴瘖鬱冒不知人迺洒洒惡寒振慄譫妄寒已而熱渴而欲飲少氣骨痿外爲浮腫皮膚痛病疿疹瘡瘍癰疽痤痔甚則入肺欬而鼻淵天府絕死不治

少陰復則火刑金敗膈腸不便少腹絞痛者肺與大腸俱傷也二便分注時而俱止氣動於左上行於右者君火生於風木自東而升自西而降相火不陷下而刑大腸故分注時止君火必逆上而刑肺金故欬嗽衄嚏忽而瘖啞鬱冒昏憒無知徐而洒洒惡寒振慄譫妄寒退熱作渴而欲飲肺腎消爍少氣骨痿外則皮膚腫痛疿疹瘡瘍癰疽痤痔俱發甚則熱蒸肺敗欬而鼻淵鼻淵者肺氣熏蒸濁涕

淫泆不止也

太陰之復溼變迺舉大雨時行鱗見於陸體重中滿食飲不化陰氣上厥胸中不便飲發於中欬喘有聲嘔而密默唾吐清液頭項痛重掉瘛尤甚甚則入腎竅瀉無度太谿絕死不治

太陰復則土刑水敗溼盛飲發中氣脹滿肺胃上逆故欬喘嘔吐濁氣衝突上凌清道故頭項痛重陽氣阻格不得下降升浮旋轉故掉眩瘛瘲甚則水傷腎敗封藏失職後竅泄利前竅遺精不止也土爲水火中氣升降陰陽全賴乎此溼旺氣阻中脘不運故腎氣陷泄也

少陽之復大熱將至枯燥燔爇介蟲迺耗火氣內發心熱煩躁驚瘛欬衄上爲口糜嘔逆血溢厥氣上行面如浮埃目乃瞤瘛發而爲瘧惡寒鼓慄寒極反熱嗌絡焦槁渴飲水漿少氣脈萎色變黃赤化而爲水傳爲胕腫便數憎風甚則入肺欬而泄血尺澤絕死不治

少陽復則火刑金敗足少陽化氣相火逆而上行膽木拔根則生驚恐相火刑肺金不降斂則生欬衄甲木刑胃容納失職則生嘔逆木主五色甲木上逆濁氣摶結則面如浮埃甲木飄揚則目乃瞤瘛瞤動也瘛急也相火上逆癸水失溫而生下寒寒邪上凌束閉少陽相火鬱勃振盪不得透越則發爲痎瘧寒戰鼓慄及其陽氣蓄積透出重圍寒退熱來壯火熏蒸則嗌絡焦槁渴引水漿盛熱消爍氣耗血敗

則少氣脈萎色變黃赤經絡論陰絡之色應其經陽絡之色應其常熱多則淖澤淖澤則黃赤血少脈空則水漿泛濫流溢經絡傳爲胕腫水泛土溼木鬱不能疏泄則小便頻數不利水溢經絡不得化汗外泄者風客皮毛閉其孔竅也是以憎風甚則熱蒸肺敗欬而泄血泄血者大腸不斂也

陽明之復清氣大舉森木蒼乾毛蟲迺厲病生胠脅氣歸於左病在鬲中心痛痞滿嘔吐欬噦煩心頭痛善太息䐜脹而泄甚則入肝驚駭筋攣太衝絕死不治

陽明復則金刑木敗肺位於右肝位於左金承木負故病生右脅而氣歸左脅肝膽同氣肝氣下陷則膽氣上逆膽木刑胃濁氣上填則胸膈壅塞膽胃交迫摶結心下則心

痛否滿肺胃衝逆則嘔吐欬嗽頭痛心煩金盛木衰則善太息肝木鬱陷衝突排決下開後竅則腹脹而泄甚則木枯肝敗驚駭筋攣驚者肝氣之怯攣者筋膜之燥也

太陽之復水凝而氷陽光不治地裂氷堅羽蟲迺死心胃生寒腰脽反痛屈伸不便少腹控睾引腰脊上衝心厥氣上行心痛否滿胸膈不利吐出清水及爲噦噫食減頭痛時眩仆甚則入心善忘善悲神門絶死不治

太陽復則水刑火敗足太陽之脈挾脊抵腰足少陰之脈貫脊上膈腎位於腰睾丸者腎氣所結水邪上泛則自少腹而起前控睾丸後引腰脊上衝心中厥氣上行凌犯君火則心痛否滿胸膈不利火澌土敗胃氣上逆則嘔出清水及爲噦噫濁氣上塡故食減頭痛陽氣浮越故時時眩

仆甚則火寒心敗善忘善悲善忘者心神之失藏善悲者肺氣之無制也肺主悲

帝曰善治之柰何岐伯曰厥陰之復治以酸寒佐以甘辛以甘緩之以酸寫之少陰之復治以鹹寒佐以苦辛以鹹耎之以酸收之辛苦發之太陰之復治以苦熱佐以酸辛以辛燥之以苦寫之少陽之復治以鹹冷佐以苦辛以鹹耎之以酸收之辛苦發之發不遠熱無犯温涼少陰同法陽明之復治以辛温佐以苦甘以酸補之以辛寫之太陽之復治以鹹熱佐以甘辛以苦堅之以鹹寫之

六氣之復治法如此

帝曰善客主之勝復奈何岐伯曰客主之氣勝而無復也帝曰其逆從何如岐伯曰主勝逆客勝從天之道也

天爲客地爲主客主之氣有勝無負主勝客爲逆客勝主爲從此天之道也

帝曰其生病何如岐伯曰厥陰司天客勝則耳鳴掉眩甚則欬主勝則心脇痛舌難以言

厥陰司天則風木旺耳鳴掉眩者肝木升揚也欬者膽火刑肺也胸脇痛者甲木刑胃也舌難言者風燥筋攣也甲乙同氣故病如此

少陰司天客勝則發熱頭痛少氣頸項强肩背瞀熱耳鳴目瞑鼽嚏欬喘甚則胕腫瘡瘍血溢主勝則心熱煩躁甚則脇痛支滿

少陰司天則君火旺鼽嚏欬喘者火刑金也脇痛支滿者肺行於右脇也

太陰司天客勝則首面胕腫呼吸氣喘主勝則胸腹滿食已而瞀

太陰司天則溼土旺首面胕腫呼吸氣喘者肺胃上逆濁氣不降也胸腹脹滿食已而瞀者脾胃壅阻水穀不化也

少陽司天客勝則頭痛耳聾嗌腫喉痺嘔逆血溢內爲瘈瘲外發丹疹及爲丹熛瘡瘍主勝則胸滿仰息欬甚而有血手熱

少陽司天則相火旺頭痛耳聾嗌腫喉痺嘔逆血溢膽火

上逆雙刑肺胃也胃爲甲木所剋肺爲相火所刑逆而不降則嘔逆血溢瘛瘲者血燥筋燥也丹疹丹熛瘡瘍者肺主皮毛也胸滿仰息欬而有血者肺熱而氣逆也手熱者肺脈自胸走手也

陽明司天清復內餘則心鬲中熱嗌塞欬衄欬不止而白血出者死

陽明司天則燥金旺司天主三之氣三之主氣爲相火以燥金而加相火之上客不勝主故客主之氣有勝無復惟陽明有復無勝淸燥來復而終居敗地則火邪內餘剋傷肺金故心鬲中熱嗌塞欬衄欬逆不止白血出者必死白血者熱蒸肺敗血腐如膿也

太陽司天客勝則胸中不利咸寒則欬出清涕主勝則喉嗌中鳴

太陽司天則寒水旺胸中不利者水寒土溼胃逆肺壅也咸寒則皮毛斂閉肺氣愈阻逆行上竅衝激而生欬嗽熏蒸而化淸涕也喉嗌中鳴者氣阻而喉閉也

厥陰在泉客勝則大關節不利內爲痙強拘瘛外爲不便主勝則筋骨繇併腰腹時痛

厥陰在泉則風木旺肝主筋諸筋者皆會於節風動血耗筋膜攣縮故關節不利痙強拘急風木振撼則筋骨繇併木陷於水則腰痛木鬱剋土則腹痛也關節拘急者肝木之陷筋骨繇併者膽木之逆

少陰在泉客勝則腰痛尻股膝髀腨胻足病胕腫不能久立溲便變主勝則厥氣上行心痛發熱鬲中衆痺皆作發於胠脇魄汗不藏四逆而起

少陰在泉則君火旺火鬱於下則腰尻股足腫痛酸熱不能久立溲便黃赤火逆於上則心痛發熱胸痺氣阻肺金受剋發於右脇肺主氣而藏魄魄者腎精之初凝者也火炎肺熱收斂不行精魄鬱蒸化爲汗液四面升騰泄而不藏也火鬱於下者相火之陷火氣上行者君火之逆

太陰在泉客勝則溼客下焦足痿下重便溲不時發而濡泄及爲胕腫隱曲之疾主勝則寒氣逆滿食飲不下甚則爲疝

太陰在泉則溼土旺溼氣下侵故足痿下重溲便不時濡泄胕腫隱曲不利隱曲謂下部幽隱曲折之處不利者溼傷關節也溼邪上逆故

寒水之氣侮土淩心胸鬲壅滿飲食不下疝者腎肝寒溼之所結也溼氣下浸者脾土之陷溼邪上行者胃土之逆

少陽在泉客勝則腰腹痛而反惡寒甚則下白溺白主勝則熱反上行而客於心心痛發熱格中而嘔少陰同候

少陽在泉則相火旺火氣下侵陷於重陰之內故腰腹痛而反惡寒甚則熱傷大腸而下白物熱傷腎藏而溺白濁熱氣上行客於宮城之中故心痛發熱濁氣阻格而生嘔吐也火氣下侵者三焦之陷熱氣上行者甲木之逆

陽明在泉客勝則清氣動下少腹堅滿而數便瀉主勝則少腹生寒腰重腹痛下爲鶩溏寒厥於腸上衝胸中甚則喘不能久立

陽明在泉則燥金旺清氣下侵乙木被剋肝氣鬱衝少腹堅滿而數便寫金旺水生則少腹生寒肝氣鬱陷上下衝決故腰重腹痛而爲鶩溏寒在大腸上衝胸中肺氣阻逆故生喘促也清氣下侵大腸之陷寒氣上衝肺氣之逆

太陽在泉寒復內餘則腰尻痛屈伸不利股脛足膝中痛

太陽在泉則寒水旺在泉主終之氣終之主氣亦爲寒水以寒水而加寒水二氣相合客主皆無勝負太陽在泉則太陰司天雖處剋賊之地而寒水旣旺力能報復故太陽在泉無勝而有復復後餘寒在內筋骨被傷則腰尻骸足疼痛拘強屈伸不利也身半以上天氣主之身半以下地氣主之諸氣司天皆病在身半以上諸氣在泉皆病在身

半以下而司天客氣病又居上半之上司天主氣病又居上半之下在泉客氣病又自上而下在泉主氣病又自下而上其大凡也

帝曰善治之奈何岐伯曰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折之不足補之佐以所利和以所宜必安其主客適其寒溫同者逆之異者從之

高者抑之上逆者使其降也下者舉之下陷者使其升也同者逆之客主同氣者逆其氣而治之治寒以熱治熱以寒也異者從之客主異氣者從其氣而治之客異而勝主則從其主氣主異而勝客則從其客氣也

帝曰善氣之上下何謂也岐伯曰身半以上其氣三矣天之分也天氣主之身半以下其氣三矣地之分也地氣主之以名命氣以氣命處而言其病半所謂天樞也

帝問客主之氣所以或上或下者何故承客主之勝復一段身半以上其氣有三是天之分也天氣主之三陽是也身半以下其氣有三是地之分也地氣主之三陰是也以名命氣則曰厥陰少陰太陰少陽陽明太陽以氣命處則三陽升於手而降於足三陰升於足而降於手處所旣明而後上下攸分病有定位可言矣身半者所謂天樞也天之極樞曰斗極臍居身半亦人之天樞也臍名天樞

故上勝而下俱病者以地名之下勝而上俱病者以天名之所謂勝至報氣屈伏而未發也復至則不以天地異名皆如

復氣爲法也

天降地升自然之性降則在下升則在上故上勝則天氣下降剋所不勝其下必病此則以地名之緣地氣之不足也下勝則地氣上升剋所不勝其上必病此則以天名之緣天氣之不足也六元正紀天氣不足地氣隨之地氣不足天氣從之正是此義所以客主勝復之病有在上在下之別所謂勝至者報復之氣屈伏而未發也若其復至則不以天地而異其名皆如復氣爲法也以勝居其常復居其變變則不可以天地之常理論矣

帝曰勝復之動時有常乎氣有必乎岐伯曰時有常位而氣無必也帝曰願聞其道也岐伯曰初氣終三氣天氣主之勝

之常也四氣盡終氣地氣主之復之常也有勝則復無勝則
否
時有常者謂常在何時氣有必者謂必屬何氣蓋勝復之
氣時有常位而氣無必至大概初氣至三氣天氣主之勝
之常也四氣至終氣地氣主之復之常也此時有常位也
有何氣之勝則有何氣之復無勝則無復勝復之氣無定
難可豫指此氣無必至也
帝曰善復已而勝何如岐伯曰勝至則復無常數也衰迺止
耳復已而勝不復則害此傷生也
勝至而復來復已而勝又至勝又至則又復無有常數也
蓋復方已而勝又至若不又復之則有勝無復必成大害

此傷生殞命之由也
帝曰復而反病者何也岐伯曰居非其位不相得也大復其
勝則主勝之故反病也所謂火燥熱也
勝則病復則差此其常也復而反病者居非其位不相得
也居非其位而大復其勝已之氣則力衰之後主氣必勝
之故反病也如此者所謂火燥熱之三氣也火謂相火燥
謂燥金熱謂君火蓋以熱火之客氣而居寒水之主位（少陽少陰在泉則有之）以燥金之客氣而居二火之主位（陽明大陽司天則有之）
身臨敗地客主不合客氣乘虛而肆凌虐勢所不免也人
以神氣爲主君火相火燥金三氣神氣所在敗則病生與
餘氣不同也

帝曰治之何如岐伯曰治諸勝復寒者熱之熱者寒之温者
清之清者温之散者抑之抑者散之燥者潤之急者緩之堅
者耎之脆者堅之衰者補之强者瀉之各安其氣必淸必靜
則病氣衰去歸其所宗此治之大體也
各安其氣必淸必靜者安其勝復之氣平而無偏必使之
復其淸和寧靜之常也歸其所宗者還其本原也
夫氣之勝也微者隨之甚者制之氣之復也和者平之暴者
奪之皆隨勝氣安其屈伏無問其數以平爲期此其道也
治勝復之法扶其不足抑其太過皆隨其勝氣而治之安
其屈伏而不勝無問其數總之以平爲期此其道也
帝曰勝復之變早晏何如岐伯曰夫所勝者勝至已病病已

慍慍而復已萌也夫所復者勝盡而起得位而甚勝有微甚
復有少多勝和而和勝虛而虛天之常也
此因上文歲半以前勝之常也歲半以後復之常也而問
勝復之早晏夫所勝者勝至而病病已慍慍不快而復已
萌也夫所復者勝方盡而復即起得其位而氣愈甚勝有
微甚之不同則復有少多之不同勝和而復亦和勝虛而
復亦虛此天道之常似無有早晏也
帝曰勝復之作動不當位或後時而至其故何也岐伯曰夫
氣之生與其化衰盛異也寒暑温涼盛衰之用其在四維故
陽之動始於温盛於暑陰之動始於淸盛於寒春夏秋冬各
差其分故大要曰彼春之暖爲夏之暑彼秋之忿爲冬之怒

謹按四維斥候皆歸其終可見其始可知此之謂也帝曰差有數乎岐伯曰凡三十度也

勝復之位有動不當位非時而來來又後時而至者是至之晏也此爲何故此因氣之生化衰盛不同也蓋寒暑溫涼盛衰之用全在四季（四季爲土四氣盛衰之原也）故陽之動始於春之溫盛於夏之暑陰之動始於秋之清盛於冬之寒春夏秋冬四氣之交早晏不同各差其分大要有言（古書）彼春之暖蓄而積之爲夏之暑彼秋之忿蓄而積之爲冬之怒謹按四維之月察四氣之交一年斥候皆可歸準於此（漢書李廣傳遠斥候註斥度也候望也）其終氣之盈縮無不可見其始氣之盛衰無不可知其言正是此義盛則至早衰則至晏至有早晏則有差分差分有數不過三十度也（一度一日節氣早不過十五日晚不過十五日合爲三十度也）

帝曰其脈應皆何如岐伯曰差正同法待時而去也脈要曰春不沈夏不弦秋不數冬不濇是謂四塞沈甚曰病弦甚曰病數甚曰病濇甚曰病參見曰病復見曰病未去而去曰病去而不去曰病反者死故曰氣之相守司也如權衡之不得相失也夫陰陽之氣清靜則生化治動則苛疾起此之謂也

氣至有差分則脈應亦有差分差與正同法正者去來無差差則未來者待時而來未去者待時而去也脈要古書春脈弦夏脈數秋脈濇冬脈沈氣之常也而春自冬來必帶沈意夏自春來必帶弦意秋自夏來必帶數意冬自秋來必帶濇意若春不沈夏不弦秋不數冬不濇則退氣既絕根本已傷是謂四塞（四季不相通也）若春見冬脈沈甚曰病夏見春脈弦甚曰病秋見夏脈數甚曰病冬見秋脈濇甚曰病諸脈參見曰病氣退復見曰病未應去而遽去曰病已應去而不去曰病脈與時反者死此皆脈應之差分者故六氣之守位而司權也隨時代更如權衡之不得相失乃能輕重合宜也夫陰陽之氣清靜順適進退無差則生化平治盛衰不作動而偏盛偏衰則氣差脈亂苛疾乃起也

帝曰善火熱復惡寒發熱有如瘧狀或一日發或間數日發其故何也岐伯曰勝復之氣會遇之時有多少也陰氣多而陽氣少則其發日遠陽氣多而陰氣少則其發日近此勝復

相薄盛衰之節瘧亦同法

寒熱之證陰勝而外閉則惡寒陽復而內發則發熱其發之早晏者勝復相薄盛衰不同瘧亦然也

帝曰善願聞陰陽之三也何謂岐伯曰氣有多少異用也帝曰陽明何謂也岐伯曰兩陽合明也帝曰厥陰何也岐伯曰兩陰交盡也

此因上文身半以上其氣三矣身半以下其氣三矣而問陰陽何以有三等之殊此緣氣有多少故有太少之異也陽盛於陽明故曰兩陽合明（手足陽明）陰盡於厥陰故曰兩陰交盡（手足厥陰）

帝曰幽明何如岐伯曰兩陰交盡故曰幽兩陽合明故曰明

幽明之配寒暑之異也

陰盛而寒是天地之幽陽盛而暑是天地之明幽明之配合即天地寒暑之異也

帝曰分至何如岐伯曰氣至之謂至氣分之謂分至則氣同分則氣異所謂天地之正紀也

分謂春分秋分至謂夏至冬至至者陰陽二氣之極至分者陰陽二氣之平分夏至則三陽在上三陰在下冬至則三陰在上三陽在下多少俱同春分則三陽半升三陰半降秋分則三陰半升三陽半降多少俱異（異者二氣平分也）此所謂天地之正紀也分至者四時之大節寒暑氣至之差正全準於此

帝曰善六氣之勝何以候之岐伯曰乘其至也清風大來燥之勝也風木受邪肝病生焉寒氣大來水之勝也熱火受邪心病生焉風氣大來木之勝也溼土受邪脾病生焉熱氣大來火之勝也燥金受邪肺病生焉溼氣大來土之勝也寒水受邪腎病生焉所謂感邪而生病也乘年之虛則邪甚也失時之和亦邪甚也遇月之空亦邪甚也重感於邪則病危矣有勝之氣其必來復也

六氣之勝候之有法乘其至也是何氣之來則知何氣之勝其所受剋之藏必病所謂感於六氣之淫邪而生病也遇歲運不及是乘年之虛則邪甚也值客主不諧是失時之和亦邪甚也當晦朔之際是遇月之空亦邪甚也此謂三虛於此三虛被感之後又復重感於邪則病危矣六氣相勝之病如此有勝之氣則必有復之氣候復氣之法可類推也

帝曰其脈至何如岐伯曰厥陰之至其脈弦少陰之至其脈鉤太陰之至其脈沉少陽之至大而浮陽明之至短而濇太陽之至大而長至而和則平至而甚則病至而不至者病未至而至者病至而反者病陰陽易者危

至而反者脈與時反陰陽易者時陰而脈陽時陽而脈陰也

帝曰脈從而病反者其診何如岐伯曰脈至而從按之不鼓諸陽皆然帝曰諸陰之反其脈何如岐伯曰脈至而從按之鼓甚而盛也

脈從而病反者如春夏而得陽脈是脈從四時而人得陰病是病反也其脈雖從當按之不鼓諸陽脈之反病而從時者皆然諸陰脈之反者如秋冬而得陰脈是脈從四時而人得陽病是病反也其脈雖從當按之鼓甚而盛也

帝曰治之柰何岐伯曰上淫於下所勝平之外淫於內所勝治之謹察陰陽所在而調之以平爲期正者正治反者反治

上下內外之淫皆以所勝制之謹察六氣陰陽所在而調之（所在謂在寸在尺）以平爲期正者正治（正謂至而甚者）反者反治（反謂至而反者）此大法也

帝曰夫子言察陰陽所在而調之論言人迎與寸口相應若

引繩小大齊等命曰平陰之所在寸口何如岐伯曰視歲南北可知之矣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北政之歲少陰在泉則寸口不應厥陰在泉則右不應太陰在泉則左不應南政之歲少陰司天則寸口不應厥陰司天則右不應太陰司天則左不應諸不應者反其診則見矣

人迎在頸足陽明胃脈主候三陽寸口在手手太陰肺脈主候三陰論言人迎與寸口相應若引繩小大齊等命曰平(靈樞禁服語)是平人陰陽之均齊也岐伯言謹察陰陽所在而調之則陰陽之所在不同人氣之盈虛不一矣故帝問陰之所在(少陰)寸口之脈應何如此視歲之南政北政可知之矣北政之歲天氣上行尺應在泉寸應司天六氣以少

陰爲君少陰在泉則寸口不應(兩手寸口)厥陰在泉則右寸不應(少陰在右)太陰在泉則左寸不應(少陰在左)南政之歲天氣下行寸應在泉尺應司天少陰司天則寸口不應厥陰司天則右寸不應太陰司天則左寸不應諸不應者反其診而察之則見矣寸應在尺尺應在寸也南政北政經無明訓舊注荒唐以甲己爲南政其餘八干爲北政天地之氣南北平分何其北政之多而南政之少也此真無稽之談矣以理推之一日之中天氣晝南而夜北是一日之南北政也一歲之中天氣夏南而冬北是一歲之南北政也天氣十二年一周則三年在北(亥子丑)三年在東(寅卯辰)三年在南(巳午未)三年在西(申酉戌)在北則南面而布北方之政是謂北政天氣自北而南升故尺主在泉而寸主司天在南則北面而布南方之政是謂南政天氣自南而北降故寸主在泉而尺主司天六氣以少陰爲君尺主在泉故少陰在泉則寸不應寸主司天故少陰司天則尺不應寸主在泉故少陰司天則寸不應尺主司天故少陰在泉則尺不應此南政北政之義也天氣在東亦自東而西行天氣在西亦自西而東行不曰東政西政者以純陰在九泉之下其位爲北純陽在九天之上其位爲南故六氣司天則在南六氣在泉則居北司天在泉可以言政東西者南北之間氣非天地之正位不可以言政也則自卯而後天氣漸南總以南政統之自酉而後天氣漸北總以北政統之矣

帝曰尺候何如岐伯曰北政之歲三陰在下則寸不應三陰在上則尺不應南政之歲三陰在天則寸不應三陰在泉則尺不應左右同故曰知其要者一言而終不知其要流散無窮此之謂也

尺候與寸候同法均之反診則見矣反其診者與正者相反所謂反而正也尺寸反者與反者相反所謂正而反也

帝曰夫子言春秋氣始於前冬夏氣始於後余已知之矣然六氣往復主歲不常也其補寫奈何岐伯曰上下所主隨其攸利正其五味則其要也左右同法大要曰厥陰之主先酸後辛少陰之主先甘後鹹太陰之主先苦後甘少陽之主先甘後鹹陽明之主先辛後酸太陽之主先鹹後苦佐以所利

資以所生是謂得氣

春在夏前秋在冬前故曰春秋氣始於前夏在春後冬在秋後故曰冬夏氣始於後承上文陽之動始於溫盛於暑陰之動始於淸盛於寒彼春之暖爲夏之暑彼秋之忿爲冬之怒一段來六氣往復主歲不常補瀉之法隨其上下所主之攸利者而正其五味之所宜則其要也其主左右四間與主上下二政同法佐以所利資以所生補寫當可是謂得氣司天主前半歲在泉主後半歲是謂主歲

帝曰善五味陰陽之用何如岐伯曰辛甘發散爲陽酸苦涌泄爲陰鹹味涌泄爲陰淡味滲泄爲陽六者或收或散或緩或急或燥或潤或耎或堅以所利而行之調其氣使其平也

利用何味則行何味以調之使其平也

帝曰非調氣而得者治之奈何有毒無毒何先何後願聞其道岐伯曰有毒無毒所治爲主適大小爲制也

非調氣而得者氣不調而得者也有毒無毒以所治之病爲主隨病所宜適其大小以爲制也

帝曰請言其制岐伯曰君一臣二制之小也君一臣三佐五制之中也君一臣三佐九制之大也寒者熱之熱者寒之微者逆之甚者從之堅者削之留者攻之結者散之散者收之燥者濡之急者緩之勞者溫之逸者行之損者益之驚者平之客者除之上之下之摩之浴之薄之劫之開之發之適事爲故

邪微者逆而治之藥能勝邪無有不受邪甚者藥不勝邪必不受也故從治之勞者溫之勞傷虛寒故用溫補逸者行之要道凝塞故用行散客者除之謂非本有或風寒外感或飲食內傷故除之也摩謂按摩浴謂洗浴薄之逼迫之也劫之劫奪之也開之泄其表也發之發其汗也要以適事爲故不可太過不及也

帝曰何謂逆從岐伯曰逆者正治從者反治從少從多觀其事也帝曰反治何謂岐伯曰熱因寒用寒因熱用塞因塞用通因通用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其始則同其終則異可使破積可使潰堅可使氣和可使必已

逆者逆其病氣卻是正治從者從其病氣實是反治正治者以熱治寒以寒治熱反治者寒不受熱則熱因寒用熱不受寒則寒因熱用塞不受通則塞因塞用通不受通則通因通用必伏其所主之品而先其所因之味所因在前

其始則同同則病無不受也所主在後其終則異異則病無不瘳也如此則無積不破無堅不潰可使正氣和平而邪氣必消也

帝曰善氣調而得者何如岐伯曰逆之從之逆而從之從而逆之疏氣令調則其道也

其有氣調而得者則全是六氣之外疾亦用逆治從治之法疏通其氣令之調和也

帝曰善病之中外何如岐伯曰從內之外者調其內從外之內者治其外從內之外而盛於外者先調其內而復治其外

從外之內而盛於內者先治其外而復調其內中外不相及則治主病

病中外不相及者以其在外而不由內來在內而不由外來故但治主病不復兼治別處也

調氣之方必別陰陽定其中外各守其鄉內者內治外者外治微者調之其次平之盛者奪之汗者發之寒熱溫涼衰之以屬隨其攸利謹道如法萬舉萬全氣血正平長有天命

衰之以屬衰之以其屬也

帝曰論言治寒以熱治熱以寒而方士不能廢繩墨而更其道也有病熱者寒之而熱有病寒者熱之而寒二者皆在新病復起奈何治岐伯曰諸寒之而熱者取之陰熱之而寒者

取之陽所謂求其屬也

寒之而愈熱者陰根上虛也當取之陰熱之而愈寒者陽根下虛也當取之陽所謂求其屬也求其屬者審屬何病則用何藥以治之也

帝曰善服寒而反熱服熱而反寒其故何也岐伯曰治其王氣是以反也帝曰不治王而然者何也岐伯曰悉乎哉問也不治五味屬也夫五味入胃各歸所喜故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鹹先入腎久而增氣物化之常也氣增而久夭之由也

不治其本而治其標愈治愈盛是謂治其王氣不治五味屬者不審五味的屬何證之所宜也五味入胃各歸所喜不審其宜偏服此味久而此氣偏增物化之常也此氣偏增而久之不已是年壽夭折所由來也

帝曰治寒以熱治熱以寒氣相得者逆之不相得者從之余已知之矣其於正味何如岐伯曰木位之主其寫以酸其補以辛火位之主其寫以甘其補以鹹土位之主其寫以苦其補以甘金位之主其寫以辛其補以酸水位之主其寫以鹹其補以苦

氣相得者逆之不相得者從之即微者逆之甚者從之也微者得藥而安則逆治之甚者得藥而劇故從治之正味上文所謂正其五味也此因不治五味屬而詳求之

厥陰之客以辛補之以酸寫之以甘緩之少陰之客以鹹補

之以甘寫之以酸收之太陰之客以甘補之以苦寫之以甘緩之少陽之客以鹹補之以甘寫之以鹹耎之陽明之客以酸補之以辛寫之以苦泄之太陽之客以苦補之以鹹寫之以苦堅之以辛潤之開發腠理致津液通氣也

以苦泄之即以苦下之也六氣病人皆外感皮毛鬱其裏氣而成悉宜發表出汗以通裏氣之鬱開發腠理謂發表致津液謂出汗也

帝曰氣有多少病有盛衰治有緩急方有大小願聞其約奈何岐伯曰氣有高下病有遠近證有中外治有輕重適其至所謂故也大要曰君一臣二奇之制也君二臣四偶之制也君二臣三奇之制也君三臣六偶之制也

約即制也適其至所爲故謂節適其宜取其至於病所而
止也

故曰近者奇之遠者偶之汗者不以偶下者不以奇補上治
上制以緩補下治下制以急急則氣味厚緩則氣味薄適其
至所此之謂也

近者易至故用奇遠者難至故用偶
病所遠而中道氣味乏者食而過之無越其制度也是故平
氣之道近而奇偶制小其服也遠而奇偶制大其服也大則
數少小則數多多則九之少則二之奇之不去則偶之是謂
重方偶之不去則反佐以取之所謂寒熱温涼反從其病也
病所甚遠藥至中道而氣味消乏者空腹餌之催之以食

令其速過中焦也反佐以取之者以寒治熱以熱治寒恐
病藥捍格不得下達故用反佐之法寒熱温涼反從其病
使之同類相投而易下也

帝曰善方制君臣何謂也岐伯曰主病之謂君佐君之謂臣
應臣之謂使非上下三品之謂也帝曰三品何謂岐伯曰所
以明善惡之殊貫也

應臣謂與臣藥相應者

帝曰善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於風寒暑溼燥火以之化之
變也經言盛者寫之虛者補之余錫以方士而方士用之尙
未能十全余欲令要道必行桴鼓相應猶拔刺雪汙工巧神
聖可得聞乎

桴鼓超也拔刺雪汙謂拔鍼刺洗汙染至易之事也

岐伯曰審察病機無失氣宜此之謂也帝曰願聞病機何如
岐伯曰諸風掉眩皆屬於肝諸痛癢瘡皆屬於心諸溼腫滿
皆屬於脾諸熱瞀瘛皆屬於火諸氣膹鬱皆屬於肺諸寒收
引皆屬於腎諸暴強直皆屬於風諸脹腹大皆屬於熱諸病
有聲鼓之如鼓皆屬於熱諸嘔吐酸暴注下迫皆屬於熱諸
轉反戾水液渾濁皆屬於熱諸痙項強皆屬於溼諸躁狂越
皆屬於火諸逆衝上皆屬於火諸病胕腫疼酸驚駭皆屬於
火諸禁鼓慄如喪神守皆屬於火諸痿喘嘔皆屬於上諸厥
固泄皆屬於下諸病水液澄澈清冷皆屬於寒故大要曰謹
守病機各司其屬有者求之無者求之盛者責之虛者責之

必先五勝疏其地氣令其調達而致和平此之謂也帝曰善

肝爲風木故諸風掉眩皆屬於肝心爲君火其主脈諸痛
瘡瘍皆經絡營衞之鬱故屬於心脾爲溼土故諸溼腫
滿皆屬於脾三焦爲相火膽與三焦同經化氣相火膽火
上逆則神氣昏瞀故諸熱瞀瘛皆屬於火大腸爲燥金肺
與大腸表裏其主氣故諸氣膹鬱皆屬於肺膀胱爲寒水
腎與膀胱表裏故諸寒收引皆屬於腎肝主筋諸暴強直
筋脈不柔皆厥陰風木之證也溼土生於君火火敗溼滋
臍腹脹大皆少陰君火之證也腹脹氣阻捫之如鼓亦少
陰君火之證也陽虛陰旺土溼木鬱上爲吐酸下爲注泄
亦少陰君火之證也寒侵髂足轉側反戾諸轉筋病溼入膀胱

水液渾濁亦少陰君火之證也（以上皆君火之虛者）筋脈寒盭身痙項强皆太陰溼土之證也甲木化氣相火諸煩躁狂越皆少陽相火之證也甲木隨胃土下降諸逆氣上衝皆少陽相火之證也土溼胃逆甲木不降濁氣壅阻肌肉胕腫經絡鬱迫而生疼酸膽木拔根而生驚駭皆少陽相火之證也甲木爲陰邪所閉陽氣振動不得透發則生寒戰諸寒禁鼓慄如喪神守皆少陽相火之證也肺隨胃土下降肺逆則喘胃逆則嘔諸痿厥喘嘔皆屬於上上者肺胃之證也脾主四肢大腸主收斂魄門諸四肢厥冷瘕塊堅固而生溏泄皆屬於下下者脾與大腸之證也是皆陽明燥金之病也諸病二便水液澄澈清冷皆太陽寒水之證也大

凡病機之分屬六氣者如此大要古書各司其屬謂六氣各主司其所屬之病有者求之即上文所謂求其屬也必先五勝所以制伏五邪也疏其地氣疏通脾胃之鬱也病機分屬六氣而其寒熱燥溼則視乎六氣之虛實所謂熱者少陰君火所謂火者少陽相火言其屬二氣所生之病非言此病之是熱是火以二火有虛實也諸氣皆然後世庸愚乃引此以定百病之寒熱無知妄作遂開殺運最可痛恨也（劉河間病機十九條）

素問懸解卷十二終

陽湖錢增祺校字

素問懸解卷十三

昌邑黃元御

[seal]

六元正紀大論

黃帝問曰六化六變勝復淫治甘苦辛鹹酸淡先後余知之矣夫五運之化或從天氣或逆天氣或從天氣而逆地氣或從地氣而逆天氣或相得或不相得余未能明其事欲通天之紀從地之理和其運調其化使上下合德無相奪倫天地升降不失其宜五運宣行勿乖其政調之正味從逆奈何

六化六氣之正化六變六氣之災變勝復淫治五味補寫先後之宜詳至眞要論中五運之化或從司天之氣或逆司天之氣或從司天之氣而逆司地之氣或從司地之氣

而逆司天之氣或與六氣相得或不相得言運氣之錯綜不一也通天之紀從地之理（陰陽應象論天有八紀地有五理治不法天之紀不用地之理則災害至矣）明天紀而順地理也謂之正味適其從逆即下文所謂藥食之宜也

岐伯稽首再拜對曰昭乎哉問也此天地之綱紀變化之淵源非聖帝孰能窮其至理歟臣雖不敏請陳其道令終不滅久而不易

六氣升降五運往來此天地之綱紀變化之淵源德化政令勝復淫治所由生也

帝曰願夫子推而次之從其類序分其部主別其宗司昭其氣數明其正化可得聞乎

類序者六氣以類相序如辰戌之年上見太陽是也部主者六氣上下各有分部以主時令也宗司者總統爲宗分主爲司也氣數者六氣迭用各有其數也正化者非位爲邪氣當位爲正化也

岐伯曰先立其年以明其氣金木水火土運行之數寒暑燥溼風火臨御之化則天道可見民氣可調陰陽卷舒近而無惑數之可數者請遂言之帝曰太陽之政奈何岐伯曰辰戌之紀也

先立其年者先立其年歲之干支也干支立則知五運運行之數六氣臨御之化天道可見民氣可調陰陽之卷舒近在目前而無惑此數之可數者也

太陽 太角 太陰

壬辰 壬戌

太角初正 少徵 太宮 少商 太羽終

其運風其化鳴條啟坼其變振拉摧拔其病眩掉目瞑

壬爲陽木故曰太角壬辰壬戌太陽寒水司天太陰溼土在泉中爲太角木運後文倣此中運統主一歲一歲之中又分五運應地者靜是爲主運主運則初運起角陽年爲太陰年爲少二運爲徵三運爲宮四運爲商五運爲羽歲歲相同應天者動是爲客運客運則壬年陽木起太角丁年陰木起少角戊年陽火起太徵癸年陰火起少徵歲歲不同從初終者記主運也丁壬木運之年主客皆起於角氣得四時之正故曰初正也

太陽 太徵 太陰

戊辰 戊戌 同正徵五常政大論赫曦之紀上羽與正徵同

太徵 少宮 太商 少羽終 少角初

其運熱其化暄暑鬱燠其變炎烈沸騰其病熱鬱

太陽 太宮 太陰

甲辰歲會同天符 甲戌歲會同天符

太宮 少商 太羽終 太角初 少徵

其運陰埃其化柔潤重澤其變振驚飄驟其病溼下重

太陽 太商 太陰

庚戌 庚辰

其運涼其化霧露蕭飋其變肅殺凋零其病燥背瞀胸滿

太商 少羽終 少角初 太徵 少宮

太陽 太羽 太陰

丙辰天符 丙戌天符

太羽終 太角初 少徵 太宮 少商

其運寒其化凝慘慄冽其變冰雪霜雹其病大寒流於谿谷

凡此太陽司天之政氣化運行先天天氣肅地氣靜寒臨太虛陽氣不令寒政大舉澤無陽燄則火發待時少陽中治時雨迺涯止極雨散還於太陰雲朝北極溼化迺布水土合德上應辰星鎮星其政肅其令徐其穀玄黅寒敷於上雷動於下寒溼之氣持於氣交民病寒溼發肌肉萎足痿

不收濡寫血溢

太陽寒水司天故天氣肅太陰溼土在泉故地氣靜寒水勝火故火發待時至三之主氣相火當令故時雨迺涯（涯盡也水岸曰涯）止極雨散四氣以後太陰溼土司權故雲朝北極溼流萬物溼化迺布其穀玄黅玄水色黅土色也雷動者陽鬱於溼土也

初之氣地氣遷氣迺大溫草迺早榮民迺厲溫病迺作身熱頭痛嘔吐肌腠瘡瘍

初之氣少陽相火司令上年在泉之地氣至此而遷氣大溫草早榮民生溫熱之病

二之氣大涼反至寒迺始火氣遂抑草迺遇寒民迺慘民病氣鬱中滿

二之氣陽明燥金司令寒水將生故寒始火抑

三之氣天政布寒氣行雨迺降民病寒反熱中心熱瞀悶癰疽注下不治者死

三之氣司天太陽寒水用事故天政布寒氣行寒閉皮毛鬱其內熱反生熱中之病

四之氣風溼交爭風化爲雨迺長迺化迺成民病大熱少氣肌肉萎足痿注下赤白

四之氣厥陰風木司令不勝主氣之太陰溼土故病如此

五之氣陽復化草迺長迺化迺成民迺舒

五之氣少陰君火司令故草長民舒

終之氣地氣正溼令行陰凝太虛埃昏郊野民迺慘悽寒風以至反者孕迺死

終之氣太陰溼土司令故溼令行反者土被木賊故孕死（民慘悽寒風至者終之主氣也）

故歲宜苦以燥之溫之必折其鬱氣先資其化源抑其運氣扶其不勝無使暴過而生其疾適氣同異多少制之同寒溼者燥熱化異寒溼者燥溼化故同者多之異者少之用寒遠寒用涼遠涼用溫遠溫用熱遠熱食宜同法食歲穀以全其眞避虛邪以安其正有假者反常反是者病所謂時也帝曰善陽明之政奈何岐伯曰卯酉之紀也

太陽寒水司天寒則宜溫太陰溼土在泉溼則宜燥折其

鬱氣抑寒水之太過也（折其鬱氣解見篇末）資其化源扶二火之不及也（木爲火之化源）適其司天在泉之氣同異多少而節制之運同天地之寒溼者（如太角太徵太商）則酌其燥溼所宜而用之同者多用以勝之異者少用以調之有假者則反其常用之法若反是者則益其病所謂因時而制宜也

陽明　少角　少陰

丁卯歲會　丁酉　同正商（委和之紀上商與正商同）

其運風淸熱

少角（初正）　太徵　少宮　太商　少羽（終）

丁年歲木不及爲司天燥金所勝則金兼木化以少角而同正商所謂委和之紀上商與正商同也凡不及之年皆

兼勝復之氣風者運氣也清者勝氣也熱者復氣也餘少
運倣此
陽明　少徵　少陰
癸卯同歲會　癸酉同歲會　同正商伏明之紀上商與正商同
其運熱寒雨
少徵　太宮　少商　太羽終　太角初
陽明　少宮　少陰
己卯　己酉
其運雨風涼
少宮　太商　少羽終　少角初　太徵
陽明　少商　少陰

乙卯天符　乙酉歲會太一天符　同正商從革之紀上商與正商同
其運涼熱寒
少商　太羽終　太角初　少徵　太宮
陽明　少羽　少陰
辛酉　辛卯
其運寒雨風
少羽終　少角初　太徵　少宮　太商
凡此陽明司天之政氣化運行後天天氣急地氣明陽專其令炎暑大行物燥以堅淳風迺治風燥横逆流於氣交多陽少陰燥極而澤雲趨雨府溼化迺敷金火合德上應太白熒惑其政切其令暴其發躁其穀白丹閒穀命太者其耗白甲品羽清先而勁毛蟲迺死熱後而暴介蟲迺殃勝復之作擾而大亂清熱之氣持於氣交蟄蟲迺見流水不冰民病欬嗌塞瘧悶寒熱發暴振慄

陽明燥金司天故天氣急少陰君火在泉故地氣明燥金爲君火所制故陽專其令炎暑大行金爲火制故物燥以堅木無所畏故淳風迺治金木兼見故風燥横逆流於氣交陽多陰少火旺溼生故燥極而澤溼化迺敷雨府溼盛之所故雲趨之其穀白丹者白爲金色丹爲火色化於天地之正氣所謂歲穀也閒穀命太者左右四閒之氣太者氣厚故能生成也白甲屬金金爲火勝故色白而有甲者耗減品羽屬火火勝水復故上品之羽亦耗歲半以前天

氣主之燥金在前故清先而勁木受金刑毛蟲迺死歲半以後地氣主之君火在後故熱後而暴金受火刑介蟲迺殃火既勝金水又復火故勝復之作擾而大亂清熱之氣持於氣交君火司地故蟄蟲迺見流水不冰金被火刑故欬逆嗌塞君火在泉故瘧悶火被金斂故寒熱振慄

初之氣地氣遷陰始凝氣始肅水迺冰寒雨化其病中熱脹嘔鼽衄嚏欠面目浮腫善眠小便黃赤甚則淋

初之氣太陰溼土司令溼旺木鬱生氣不達故陰凝氣肅水冰雨寒不改去冬寒水之化溼盛胃逆甲木不降戊土被剋故中熱而生脹嘔相火刑金故鼽衄嚏欠甲木化氣相火肺金上逆故面目浮腫膽熱故善眠土溼木鬱不能泄水故

小便黃赤淋瀝也
二之氣陽迺布物迺生榮民迺舒厲大至民善暴死
二之氣少陽相火司令故陽布物榮民舒厲至
三之氣天政布涼迺行燥熱交合燥極而澤民病寒熱
三之氣司天陽明燥金主令故涼迺行三氣以後在泉之
君火司氣故燥熱交合四之客氣爲太陽寒水主氣爲太
陰溼土故燥極而澤三之主氣以相火當令爲三之客氣
清涼所閉故民病寒熱
四之氣寒雨降病暴仆振慄譫妄少氣嗌乾引飲骨痿便血
癰腫瘡瘍及爲心痛瘧寒之疾
四之氣太陽寒水司令四氣以後在泉之君火司氣寒閉
皮毛鬱其內熱故爲病如此

五之氣春令反行草迺生榮民氣和
五之氣厥陰風木司令合在泉君火之化勝主氣之燥金
故草榮民和秋行春令
終之氣陽氣布候反溫蟄蟲來見流水不冰民迺康平其病
溫
終之氣少陰君火司令又合君火在泉之化主不勝客終之
主氣太陽寒水故氣候如此
歲宜以鹹以苦以辛汗之清之散之折其鬱氣資其化源安
其運氣無使受邪以寒熱輕重少多其制同熱者多天化同
清者多地化用涼遠涼用熱遠熱用寒遠寒用溫遠溫食宜

同法食歲穀以安其氣食間穀以去其邪有假者反之此其
道也反是者亂天地之經擾陰陽之紀也帝曰善少陽之政
奈何岐伯曰寅申之紀也
陽明燥金司天天氣收斂故宜辛苦汗散少陰君火在泉
地氣溢熱故宜鹹苦清泄歲運不及故安其運氣無使受
邪是年上清下溫以寒熱之輕重而少多其制寒重則多
用溫熱熱重則多其清涼輕者則少之運同在泉之熱者
則多用司天清涼之化徵如少運同司天之清者則多用在
泉溫熱之化商如少有假者則反其法也
少陽 太角 厥陰
壬寅同天符 壬申同天符

其運風鼓其化鳴條啟坼其變振拉摧拔其病掉眩支脇驚
駭
太角初正 少徵 太宮 少商 太羽終
少陽 太徵 厥陰
戊寅天符 戊申天符
其運暑其化宣暑鬱燠其變炎烈沸騰其病上熱鬱血溢血
泄心痛
太徵 少宮 太商 少羽終 少角初
少陽 太宮 厥陰
甲寅 甲申
其運陰雨其化柔潤重澤其變振驚飄驟其病體重胕腫痞

飲
太宮　少商　太羽終　太角初　少徵
少陽　太商　厥陰
庚寅　庚申　同正商堅成之紀上徵與正商同
其運涼其化霧露淸涼其變肅殺凋零其病肩背胸中
太商　少羽終　少角初　太徵　少宮
少陽　太羽　厥陰
丙寅　丙申
其運寒肅其化凝慘慄冽其變冰雪霜雹其病寒浮腫
太羽終　太角初　少徵　太宮　少商
凡此少陽司天之政氣化運行先天天氣正地氣擾炎火迺

流陰行陽化太陰橫流雨迺時應風迺暴舉木偃沙飛木火
同德上應熒惑歲星其政嚴其令擾其穀丹蒼風熱參布雲
物沸騰寒迺時至涼雨並起往復之作民病寒熱瘧泄聾瞑
嘔吐上怫腫色變外發瘡瘍內爲泄滿故聖人遇之和而不
爭
少陽相火司天故天氣正厥陰風木在泉故地氣擾少陽
當令故炎火迺流陰行陽化二之客氣與四之主氣爲太
陰溼土火旺土生熱蒸溼作故太陰橫流雨迺時應以太陰而得相火溼熱鬱蒸降爲雨水是謂陰行陽化也四氣以後厥陰司權故風迺暴舉
木偃沙飛其穀丹蒼丹火色蒼木色也上下相交木火同
德風熱參布雲物沸騰火勝則水復故寒迺時至木勝則
金復故涼雨並起勝復不已風閉皮毛相火內鬱則病寒
熱甲木鬱發則病痎瘧乙木鬱衝則病泄利甲木上逆則
病聾瞑甲木刑胃則病嘔吐足少陽化氣相火其經起目銳眥循耳後下頸項甲木上逆相火不降濁氣衝塞則耳聾目瞑甲木刑胃胃氣鬱遏不能容納水穀故作嘔吐皮毛閉斂鬱熱
在經則外發瘡瘍肝膽俱病脾胃被刑則內生脹滿也
初之氣地氣遷風勝迺搖寒迺去候迺大溫草木迺榮寒來
不殺溫病迺起其病氣怫於上血溢目赤欬逆頭痛血崩脇
滿膚腠中瘡
初之氣少陰君火司令故寒去溫來草木早榮溫病迺起
金受火刑故血溢目赤欬嗽頭痛木火合邪疏泄失職故
血崩乙木鬱塞故脇滿火炎血熱皮毛蒸腐故膚腠生瘡

二之氣火反鬱白埃四起雲趨雨府風不勝溼雨迺零民迺
康其病熱鬱於上欬逆嘔吐瘡發於中胸嗌不利頭痛身熱
昏憒膿瘡
二之氣太陰溼土司令故白埃四起雲趨雨府風木不勝
溼土雨迺下零溼盛胃逆甲木不降甲木化氣相火逆而
上炎故上病熱鬱相火刑肺則生欬逆甲木刑胃則生嘔
吐溼熱蒸腐故瘡發於中胸嗌不利頭痛身熱昏憒膿瘡
三之氣天政布炎暑至少陽臨上雨迺涯民病熱中聾瞑血
溢膿瘡欬嘔鼽衄渴嚏欠喉痺目赤善暴死
三之氣司天少陽相火主令故天政布炎暑至少陽司氣
又復上司天政溼氣消故雨乃涯涯止也足少陽甲木化氣

相火逆而上行雙尅肺胃故熱中聾瞑血溢膿瘡欬嘔鼽
衄燥渴嚏欠喉痺目赤諸病生焉相火性烈故主暴死
四之氣涼迺至炎暑間化白露降民氣和平其病腹滿身重
四之氣陽明燥金司令故涼乃至炎暑間化言相火之化
得金氣之清涼而少間也太陰溼土爲四之主氣以燥金
客氣而當溼旺之時客不勝主故腹滿身重
五之氣陽迺去寒迺來雨迺降氣門迺閉剛木早凋民避寒
邪君子周密
五之氣太陽寒水司令故寒來雨降氣門汗孔閉剛木凋民
避寒邪君子周密不出也
終之氣地氣正風迺至萬物反生霿霧以行其病關閉不禁
心痛陽氣不藏而欬霿音蒙茂
終之氣在泉厥陰風木司令故地氣正風迺至萬物反生
風木鼓動地氣升發故霿霧以行也霿晦 風木疏泄下竅失
斂故病關閉不禁風木衝擊故心痛肝膽同氣乙木疏泄
則甲木動揺相火失藏上刑肺金是以欬也
歲宜鹹宜辛宜酸滲之泄之漬之發之折其鬱氣先取化源
抑其運氣贊所不勝暴過不生苛疾不起觀氣寒温以調其
過同風熱者多寒化異風熱者少寒化用熱遠熱用温遠温
用寒遠寒用涼遠涼食宜同法此其道也有假者反之反是
者病之階也帝曰善太陰之政奈何岐伯曰丑未之紀也
抑其運氣者損其太過贊所不勝者助其被尅者也暴過

不生苛疾不起觀運氣之寒温以調其過運同天地之
風熱者多用寒化之品如太徵太角運異天地之風熱者少用
寒化之品如太商太羽餘義如前
太陰 少角 太陽
丁丑 丁未 同正宮委和之紀上宮與正宮同
其運風清熱
少角初正 太徵 少宮 太商 少羽終
太陰 少徵 太陽
癸丑 癸未
其運熱寒雨
少徵 太宮 少商 太羽終 太角初

太陰 少宮 太陽
己丑太一天符 己未太一天符 同正宮卑監之紀上宮與正宮同
其運雨風清
少宮 太商 少羽終 少角初 太徵
太陰 少商 太陽
乙丑 乙未
其運涼熱寒
少商 太羽終 太角初 少徵 太宮
太陰 少羽 太陽
辛丑同歲會 辛未同歲會
其運寒雨風

少羽終 少角初 太徵 少宮 太商

凡此太陰司天之政氣化運行後天陰專其政陽氣退辟大風時起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原野昏霿白埃四起雲奔南極寒雨數至上應鎮星辰星其政肅其令寂其穀黅玄間穀命其太也陰凝於上寒積於下寒水勝火則爲冰雹陽光不治殺氣迺行有餘宜高不及宜下有餘宜晚不及宜早土之利氣之化也溼寒合德黃黑埃昏流行氣交物成於差夏民氣亦從之民病寒溼腹滿身䐜憤胕腫痞逆寒厥拘急

太陰溼土司天太陽寒水在泉故陰專其政陽氣退辟土不及則木勝故大風時起天之溼氣下降地之寒氣上騰故原野昏霿白埃四起雲奔南極者司天之化寒雨數至

者在泉之令也太陰之陰凝於下太陽之寒積於上寒水勝火則爲冰雹火敗而陽光不治水勝則殺氣迺行故穀之有餘者宜高不及者宜下高涼而下熱也有餘者宜晚不及者宜早晚寒而早暖也此雖地利不同而實氣化使之然也差夏謂夏盡秋初之候正溼寒交會之間（溼盛於夏寒盛於冬秋在溼寒之間）人物同在氣交之中故物成於此民亦從之而生溼寒之病也

初之氣地氣遷寒迺去春氣至風迺來生氣布萬物以榮民氣條舒風溼相薄雨迺後民病血溢經絡拘強關節不利身重筋痿

初之氣客主皆厥陰風木司令故風來而物榮初氣之風與司天之溼二氣相薄溼不勝風故雨迺後風木疏泄故民病血溢風燥筋攣故拘強不利土病溼作故身重筋痿

二之氣大火正物承化民迺和其病溫厲大行遠近咸若溼蒸相薄雨迺時降

二之氣客主皆少陰君火司令故大火正物承火化民迺和舒火烈災生故民病溫厲大行遠近咸若（遠近皆然）二氣之火與司天之溼兩氣相薄溼熱鬱蒸雨迺時降也

三之氣天政布溼氣降地氣騰雨迺時降寒迺隨之感於寒溼則民病身重胕腫胸腹滿

三之氣太陰溼土司令天之溼氣下降地之火氣上騰故雨迺時降三氣以後太陽在泉故寒迺隨之感於天地之

寒溼則民病身重胕腫胸腹脹滿也

四之氣畏火臨溽蒸化地氣騰天氣否隔寒風曉暮蒸熱相薄草木凝煙溼化不流則白露陰布以成秋令民病腠理熱血暴溢瘧心腹滿熱臚脹甚則胕腫

四之氣少陽相火司令其氣暴烈故曰畏火客氣之相火主氣之溼土兩氣相薄故溽蒸化太陽在泉地氣上騰寒水勝火故天氣否隔寒風曉暮而其溼熱相臨火旺溼消故草木凝煙溼化不流白露夜降以成秋令民感溼熱之氣故腠理鬱熱火旺金燔收氣失政故血病暴溢外爲寒氣所束故發爲痎瘧心腹滿熱臚脹也（臚皮）甚則胕腫也

五之氣慘令已行寒露下霜迺早降草木黃落寒氣及體君

子周密民病皮腠
五之氣客主皆陽明燥金司令合於在泉之寒故慘令已
行寒露下霜早降草木黃落寒氣及體君子周密不出民
病寒傷皮腠也
終之氣寒大舉溼大化霜迺積陰迺凝水堅冰陽光不治感
於寒則病人關節禁固腰脽痛寒溼持於氣交而爲疾也
終之氣客主皆太陽寒水司令故寒大舉上合司天之氣
故溼大化寒甚故霜冰堅陰凝陽退感於寒則關節禁固
腰脽腫痛寒溼之氣持於氣交故爲病如是
歲宜以苦燥之溫之甚者發之泄之不發不泄則溼氣外溢
肉潰皮拆而水血交流必贊其陽火令禦甚寒折其鬱氣而

取化源益其歲氣無使邪勝從氣異同少多其制同溼者以
燥化同寒者以熱化異者少之同者多之用涼遠涼用寒遠
寒用溫遠溫用熱遠熱食宜同法食歲穀以全其眞食閒穀
以保其精假者反之此其道也反是者病也帝曰善少陰之
政奈何岐伯曰子午之紀也
太陰溼土司天故宜苦燥太陽寒水在泉故宜苦溫溼甚
者發之泄之以去其溼不發不泄則溼氣外溢皮肉潰爛
水血交流寒甚者助其陽火以禦其寒歲運不及故益其
歲氣無使邪勝從運氣之異同少多其制運同司天之溼
者則以燥化之物治之如少宮歲運同在泉之寒者則以熱化
之物治之如少羽歲

少陰 太角 陽明
壬子 壬午
其運風鼓其化鳴條啟拆其變振拉摧拔其病支滿
太角初正 少徵 太宮 少商 太羽終
少陰 太徵 陽明
戊子天符 戊午太乙天符
其運炎暑其化暄曜鬱燠其變炎烈沸騰其病上熱血溢
太徵 少宮 太商 少羽終 少角初
少陰 太宮 陽明
甲子 甲午
其運陰雨其化柔潤時雨其變震驚飄驟其病中滿身重

太宮 少商 太羽終 太角初 少徵
少陰 太商 陽明
庚子同天符 庚午同天符 同正商堅成之紀上徵與正商同
其運涼勁其化霧露蕭飋其變肅殺凋零其病下淸
太商 少羽終 少角初 太徵 少宮
少陰 太羽 陽明
丙子歲會 丙午
其運寒其化凝慘慄冽其變冰雪霜雹其病寒下
太羽終 太角初 少徵 太宮 少商
凡此少陰司天之政氣化運行先天地氣肅天氣明寒交暑
熱加燥雲馳雨府溼化迺行時雨迺降金火合德上應熒惑

太白其政明其令切其穀丹白水火寒熱持於氣交而爲病始也熱病生於上清病生於下寒熱淩犯而爭於中民病欬喘鼽嚏血溢血泄目赤眥瘍寒厥入胃心痛腰痛腹大嗌乾腫上

少陰君火司天故天氣明陽明燥金在泉故地氣肅寒交暑者以地氣而交天氣熱加燥者以天氣而加地氣也土生於火金生於土土者火金之中氣故溼化行而雲雨作也金之氣涼涼者寒之初氣燥金在泉寒水必旺故水火寒熱持於氣交而爲諸病之始也君火在天故熱病生於上燥金在泉故清病生於下水火寒熱持於氣交故寒熱淩犯而爭於中心火刑傷肺金故病欬喘鼽嚏血溢血泄

目赤眥瘍寒厥入胃者火勝而水復也水刑火傷故心痛水鬱土溼水陷而賊脾故腰痛腹大君火不降故嗌乾上腫

初之氣地氣遷熱將去寒迺始蟄復藏水迺冰霜復降風迺至陽氣鬱民反周密關節禁固腰脽痛炎暑將起中外瘡瘍

初之氣太陽寒水司令上年己亥終氣之少陽已盡故熱去寒來蟄藏水冰霜降風至寒閉於外故陽鬱不達民當春令而反周密關節禁固腰脽疼痛時臨二氣君火當權二之主氣上合司天之氣盛熱將作而爲寒氣所束瘀蒸腐爛故中外發爲瘡瘍也

二之氣陽氣布風迺行民迺和春氣以正萬物應榮寒氣時至其病淋目瞑目赤氣鬱於上而熱

二之氣厥陰風木司令陽布風行民和物榮二之主氣君火當權上合司天之政雖三氣未交而火令已旺若寒氣時至束閉皮毛風木遏陷不能疏泄水道則生淋澀之病君火漸逆刑傷肺金則目瞑目赤氣鬱於上而爲熱也

三之氣天政布大火行庶類蕃鮮寒氣時至民病氣厥心痛寒熱更作欬喘目赤

三之氣司天少陰君火司令故天政布大火行庶類蕃鮮若寒氣時至束閉君火不得外達則氣厥心痛寒熱更作火逆傷肺故欬喘目赤

四之氣溽暑至大雨時行寒熱互至民病寒熱嗌乾黃癉鼽

衄飲發

四之氣客主皆太陰溼土司令故溽暑至大雨零若熱氣盛作而寒氣忽至熱蒸竅泄而寒來襲之溼熱鬱發則民病寒熱嗌乾鼻塞血衄黃癉飲發也

五之氣畏火臨暑反至陽迺化萬物迺生迺長迺榮民迺康其病溫

五之氣少陽相火司令故火臨暑至物榮民康其病溫熱

終之氣燥令行寒氣數舉則霿霧昏翳病生皮腠餘火內格腫於上欬喘甚則血溢內舍於脇下連少腹而作寒中地將易也

終之氣陽明燥金司令故燥令行主氣爲太陽寒水故寒

氣數舉霿霧昏翳寒閉竅合故病生皮膚寒氣外束君相之餘火內格擁腫於上火鬱金刑欬喘并作甚則血溢而生吐衄金火上逆而生熱則水木下陷而生寒其病內舍脇下連少腹而作寒中（肝脈自少腹行脇肋）時臨終氣故在泉之氣將易也

歲宜以鹹耎之而調其上甚則以苦發之以酸收之而安其下甚則以苦泄之折其鬱氣先取化源抑其運氣資其歲勝無使暴過而生其病也適氣同異而多少之同天氣者以寒清化同地氣者以溫熱化用熱遠熱用涼遠涼用溫遠溫用寒遠寒食宜同法食歲穀以全眞氣食間穀以辟虛邪有假則反此其道也反是者病作矣帝曰善厥陰之政奈何岐伯

曰已亥之紀也

少陰君火司天故宜以鹹耎之而調其上甚則以苦發之陽明燥金在泉故宜以酸收之而安其下甚則以苦泄之資其歲勝者助其歲運之所尅也（少陰司天皆太過之運也）

厥陰　少角　少陽

丁巳天符　丁亥天符　同正角（委和之紀上角與正角同）

其運風清熱

少角（初正）　太徵　少宮　太商　少羽（終）

厥陰　少徵　少陽

癸巳（同歲會）　癸亥（同歲會）

其運熱寒雨

少徵　太宮　少商　太羽（終）　太角（初）

厥陰　少宮　少陽

己巳　己亥　同正角（卑監之紀上角與正角同）

其運雨風清

少宮　太商　少羽（終）　少角（初）　太徵

厥陰　少商　少陽

乙巳　乙亥　同正角（從革之紀上角與正角同）

其運涼熱寒

少商　太羽（終）　太角（初）　少徵　太宮

厥陰　少羽　少陽

辛巳　辛亥

其運寒雨風

少羽（終）　少角（初）　太徵　少宮　太商

凡此厥陰司天之政氣化運行後天諸同正歲氣化運行同天天氣擾地氣正風生高遠炎熱從之雲趨雨府溼化迺行風火同德上應歲星熒惑其政撓其令速其穀蒼丹閒穀言太者其耗文角品羽風燥火熱勝復更作蟄蟲來見流水不冰熱病行於下風病行於上風熱勝復行於中

諸同正歲氣化運行同天如委和之紀卑監之紀從革之紀皆上角與正角同是也此雖丁巳丁亥己巳己亥乙巳乙亥六年如此而六十歲中莫不皆然厥陰風木司天故天氣擾少陽相火在泉故地氣正（土得火生故也）風生高遠者司

天之氣也炎熱從之者司地之氣也熱則化溼所謂火生土也少陽司地水土温暖故雲趨雨府溼化迺行風飄於上故其政撓火炎於下故其令速肝主筋而屬木角者肝之所結木主五色故曰文角品羽者羽毛之美麗者也其品貴重故曰品羽羽蟲屬火厥陰司天少陽在泉之政氣化運行後天歲運皆不及也木火不及故文角品羽屬火屬木之美者悉爲耗減也風木剋土則燥勝之燥勝則火復而生熱寒水淩火則溼勝之溼勝則風復而生燥故風燥火熱勝復更作其應爲蟄蟲來見流水不冰相火在地故熱病行於下風木在天故風病行於上風火之氣持於氣交故風熱勝復行於中也

初之氣寒始肅殺氣方至民病寒於右之下

初之氣陽明燥金司令故肅殺之政行金位西方自右下降故民病寒於右之下

二之氣寒不去殺氣施化霜迺降名草上焦寒雨數至華雪水冰陽復化民病熱於中

二之氣太陽寒水司令當君火主氣之時而寒不去殺氣施化霜降草焦雨雪飄零客寒外襲閉其君火主氣故陽氣復化病熱於中陽復化者陽化在內不得外達也

三之氣天政布風迺時舉民病泣出耳鳴掉眩

三之氣司天厥陰風木司令故天政布風迺時舉肾主五液入肝爲淚泣出耳鳴掉眩者皆風木之病也

四之氣溽暑至溼熱相薄爭於左之上民病黃癉而爲胕腫

四之氣少陰君火司令四之主氣爲太陰溼土故溽暑至火位南方自左上升故溼熱相薄爭於左之上溼土亦自左升溼熱鬱蒸故病黃癉胕腫

五之氣燥溼更勝沈陰迺布寒氣及體風雨迺行

五之氣太陰溼土司令五之主氣爲陽明燥金故燥溼更勝客主更相勝也溼勝則沈陰迺布燥勝則寒氣及體金旺則生水也風雨迺行者溼旺而木復也

終之氣畏火司令陽迺大化蟄蟲出見流水不冰地氣大發草迺生人迺舒其病温厲

終之氣少陽相火司令故蟲見水流草生人舒其病温厲

歲宜以辛調上以鹹調下畏火之氣無妄犯之折其鬱氣資其化源贊其運氣無使邪勝用温遠温用熱遠熱用涼遠涼用寒遠寒食宜同法有假反常此其道也反是者病帝曰善

五運氣行主歲之紀其有常數乎岐伯曰臣請次之

甲子　甲午歲

上少陰火　中太宮土運　下陽明金

熱化二少陰君火司天雨化五中運太宮溼土燥化四陽明燥金在泉所謂正化日也正氣所化也　其化上鹹寒治君火司天　中苦熱治中運溼土　下酸熱治燥金在泉　所謂藥食宜也藥食稱灌之宜

乙丑　乙未歲

上太陰土　中少商金運　下太陽水

熱化寒水勝復同所謂邪氣化日也乙年少商金運不及故有火勝之熱化火勝則有水復之寒化此非本年正化故曰邪氣化日同謂未丑二年相同陰年不及乃有勝復邪化陽年則無後皆倣此災七宮兌金數七金運不及故熱勝而災及之溼化五司天清化四中運寒化六在泉所謂正化日也河圖數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後文太過者其數成不及者其數生土常以生也生數少成數多太過故其數多不及故其數少溼化五清化四是土金生數寒化六是水之成數以水得金生土不能剋則寒水必勝故言成數此亦太過之例也其化上苦熱治司天中酸和治中運下甘熱治在泉所謂藥食宜也藥食之宜義詳至真要論

丙寅　丙申歲

上少陽火　中太羽水運　下厥陰木

火化二水勝火故熱化減寒化六風化三寒水勝火陽根亦敗木失所生故風化亦減

所謂正化日也其化上鹹寒中鹹溫下辛溫所謂藥食宜也

丁卯歲會丁酉歲

上陽明金　中少角木運　下少陰火

清化熱化勝復同所謂邪氣化日也災三宮震木數三燥化九木不及則金勝故燥化多風化三熱化七火得木生故熱化多所謂正化日也其化上苦溫中辛和下鹹寒所謂藥食宜也

戊辰　戊戌歲

上太陽水　中太徵火運　下太陰土

寒化六熱化七溼化五所謂正化日也其化上苦溫中甘寒下甘溫所謂藥食宜也

己巳　己亥歲

上厥陰木　中少宮土運　下少陽火

風化清化勝復同所謂邪氣化日也災五宮土數五風化三溼化五火化七火得木生故熱化多所謂正化日也其化上辛涼中甘和下鹹寒所謂藥食宜也

庚午同天符庚子歲同天符

上少陰火　中太商金運　下陽明金

熱化七清化九燥化九所謂正化日也其化上鹹寒中辛溫下酸溫所謂藥食宜也

辛未同歲會辛丑歲同歲會

上太陰土　中少羽水運　下太陽水

雨化風化勝復同所謂邪氣化日也災一宮坎水數一雨化五寒化一所謂正化日也其化上苦熱中苦和下苦熱所謂藥食宜也

壬申同天符壬寅歲同天符

上少陽火　中太角木運　下厥陰木

火化二風化八中運在泉二木相合故風化多所謂正化日也其化上鹹寒中酸和下辛涼所謂藥食宜也

癸酉同歲會癸卯同歲會

上陽明金　中少徵火運　下少陰火

寒化雨化勝復同所謂邪氣化日也災九宮離火數九燥化九火不及則金無制故燥化多熱化二所謂正化日也其化上苦溫中鹹

温下鹹寒所謂藥食宜也

甲戌歲（會同天符）　甲辰歲（歲會同天符）

上太陽水　中太宮土運　下太陰土

寒化六溼化五正化日也其化上苦熱中苦温下苦温藥
食宜也

乙亥　乙巳歲

上厥陰木　中少商金運　下少陽火

熱化寒化勝復同邪氣化日也災七宮風化八（金運不及又被火剋故風木無制故風化多）清化四火化二正化度也（度即日也）其化上辛涼中
酸和下鹹寒藥食宜也

丙子（歲會）丙午歲

上少陰火　中太羽水運　下陽明金

熱化二（火被水剋故熱火減）寒化六清化四（金被火剋故清化減）正化度也其
化上鹹寒中鹹熱下酸温藥食宜也

丁丑　丁未歲

上太陰土　中少角木運　下太陽水

清化熱化勝復同邪氣化度也災三宮雨化五風化三寒
化一正化度也其化上苦温中辛温下甘熱藥食宜也

戊寅　戊申歲（天符）

上少陽火　中太徵火運　下厥陰木

火化七風化三（子氣盛則母氣衰故風化減）正化度也其化上鹹寒中
甘和下辛涼藥食宜也

己卯　己酉歲

上陽明金　中少宮土運　下少陰火

風化清化勝復同邪氣化度也災五宮清化九（金得土生故清化多）
雨化五熱化七（土能勝水火無剋制故熱化多）正化度也其化上苦温中
甘和下鹹寒藥食宜也

庚辰　庚戌歲

上太陽水　中太商金運　下太陰土

寒化一（水被土刑故寒化減）清化九雨化五正化度也其化上苦熱
中辛温下甘熱藥食宜也

辛巳　辛亥歲

上厥陰木　中少羽水運　下少陽火

雨化風化勝復同邪氣化度也災一宮風化三寒化一火
化七（火得木生水又不及故火化多）正化度也其化上辛涼中苦和下鹹
寒藥食宜也

壬午　壬子歲

上少陰火　中太角木運　下陽明金

熱化二風化八清化四（中運盛則司天在泉之氣皆減）正化度也其化上
鹹寒中酸涼下酸温藥食宜也

癸未　癸丑歲

上太陰土　中少徵火運　下太陽水

寒化雨化勝復同邪氣化度也災九宮雨化五火化二寒
化一正化度也其化上苦温中鹹温下甘熱藥食宜也

甲申　甲寅歲

上少陽火　中太宮土運　下厥陰木

火化二雨化五風化八（土爲火子木爲火母子母俱盛故火化減）正化度也其化上鹹寒中鹹和下辛涼藥食宜也

乙酉（太一天符）乙卯歲（天符）

上陽明金　中少商金運　下少陰火

熱化寒化勝復同邪氣化度也災七宮燥化四清化四熱化二正化度也其化上苦温中苦和下鹹寒藥食宜也

丙戌（天符）丙辰歲（天符）

上太陽水　中太羽水運　下太陰土

寒化六雨化五正化度也其化上苦熱中鹹温下甘熱藥

食宜也

丁亥（天符）丁巳歲（天符）

上厥陰木　中少角木運　下少陽火

清化熱化勝復同邪氣化度也災三宮風化三火化七（火得乙木相生火旺則木虛故風化少火化多）正化度也其化上辛涼中辛和下鹹寒藥食宜也

戊子（天符）戊午歲（太乙天符）

上少陰火　中太徵火運　下陽明金

熱化七清化九正化度也其化上鹹寒中甘寒下酸温藥食宜也

己丑（太乙天符）己未歲（太乙天符）

上太陰土　中少宮土運　下太陽水

風化清化勝復同邪氣化度也災五宮雨化五寒化一正化度也其化上苦熱中甘和下甘熱藥食宜也

庚寅　庚申歲

上少陽火　中太商金運　下厥陰木

火化七清化九風化三（木被金刑故風化減）正化度也其化上鹹寒中辛温下辛涼藥食宜也

辛卯　辛酉歲

上陽明金　中少羽水運　下少陰火

雨化風化勝復同邪氣化度也災一宮清化九寒化一熱化七（水運不及故熱化多金得水則火不能剋故清化亦多）正化度也其化上苦温

中苦和下鹹寒藥食宜也

壬辰　壬戌歲

上太陽水　中太角木運　下太陰土

寒化六風化八雨化五正化度也其化上苦温中酸和下甘温藥食宜也

癸巳（同歲會）癸亥歲（同歲會）

上厥陰木　中少徵火運　下少陽火

寒化雨化勝復同邪氣化度也災九宮風化八火化二（火運不及木氣未泄故風化多）正化度也其化上辛涼中鹹和下鹹寒藥食宜也

凡此定期之紀勝復正化皆有常數不可不察故知其要者

一言而終不知其要流散無窮此之謂也

五運不及則有勝復是謂邪化五運太過則無勝復邪化

但有正化是皆有一定之常數也

黃帝問曰六氣之應見六化之正六變之紀何如岐伯對曰夫六氣正紀有化有變有勝有復有用有病不同其候帝欲何問乎帝曰願盡聞之岐伯曰請遂言之

化謂正化變謂變異

夫氣之所至也厥陰所至爲和平少陰所至爲暄太陰所至爲埃溽少陽所至爲炎暑陽明所至爲清勁太陽所至爲寒雰時化之常也

此六氣分主四時之正化

厥陰所至爲風府爲璺啟少陰所至爲火府爲舒榮太陰所至爲雨府爲員盈少陽所至爲熱府爲行出陽明所至爲司殺府爲庚蒼太陽所至爲寒府爲歸藏司化之常也璺音問

璺裂也啟開也員與圓同員盈者土化豐備也行出火力長育而物形充足也行當作形庚更也庚與更同檀弓季子皋葬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曰請庚之蒼老也金氣肅殺萬物更變而蒼老也歸藏歸宿而蟄藏也

厥陰所至爲生爲風摇少陰所至爲榮爲形見太陰所至爲化爲雲雨少陽所至爲長爲蕃鮮陽明所至爲收爲霧露太陽所至爲藏爲周密氣化之常也

形見即形出之變文也周密蟄封而不泄也

厥陰所至爲風生終爲肅少陰所至爲熱生中爲寒太陰所至爲溼生終爲注雨少陽所至爲火生終爲蒸溽陽明所至爲燥生終爲涼太陽所至爲寒生中爲溫德化之常也

六微旨論風位之下金氣承之故厥陰風生終爲肅土位之下風氣承之故太陰溼生終爲注雨注雨之得風而飄驟者相火之下水氣承之故少陽火生終爲蒸溽燥金生寒水故陽明燥生終爲涼水火同宮丁火癸水統於少陰丙火壬水統於太陽六微旨論少陰之上熱氣治之中見太陽太陽之上寒氣治之中見少陰故少陰熱生中爲寒太陽寒生中爲溫也

厥陰所至爲毛化少陰所至爲羽化太陰所至爲倮化少陽

所至爲羽化陽明所至爲介化太陽所至爲鱗化德化之常也

厥陰所至爲生化少陰所至爲榮化太陰所至爲濡化少陽所至爲茂化陽明所至爲堅化太陽所至爲藏化布政之常也

五蟲秉六氣而化也

厥陰所至爲飄怒大涼少陰所至爲大暄寒太陰所至爲雷霆驟注烈風少陽所至爲飄風燔燎霜凝陽明所至爲散落溫太陽所至爲寒雪冰雹白埃氣變之常也

六氣司令五化行焉是謂之政

勝極則復木勝而飄怒則金復而爲涼火勝而大暄則水

復而爲寒土勝而驟注則木復而爲風火勝而燔燎則水
復而爲霜金勝而散落則火復而爲温水勝而冰雪則土
復而爲澤此氣變之常也
厥陰所至爲撓動爲迎隨少陰所至爲高明焰爲曛太陰所
至爲沉陰爲白埃爲晦暝少陽所至爲光顯爲彤雲爲曛陽
明所至爲煙埃爲霜爲勁切爲悽鳴太陽所至爲剛固爲堅
芒爲立令行之常也
氣至而物從之是謂之令
厥陰所至爲裏急少陰所至爲瘍疹身熱太陰所至爲積飲
痞隔少陽所至爲嚏嘔爲瘡瘍陽明所至爲浮虛太陽所至
爲屈伸不利病之常也

裏急風盛之病瘍疹身熱熱盛之病積飲痞隔溼盛之病
嚏嘔瘡瘍火盛之病浮虛燥盛之病肺主皮毛肺氣外鬱則皮毛浮虛屈
伸不利寒盛之病
厥陰所至爲支痛少陰所至爲驚惑譫妄戰慄惡寒太陰所
至爲稸滿少陽所至爲驚躁瞀昧暴病陽明所至爲鼽尻陰
股膝髀腨䯒足病太陽所至爲腰痛病之常也瞀音茂
肝脈行於兩脇故爲支痛心藏神其屬火驚惑譫妄者神
明亂也戰慄惡寒者水勝火也脾爲溼土溼勝氣阻故稸
積壅滿膽主驚膽木上逆相火失根故驚躁瞀昧而生暴
病膽木化氣相火此言足少陽病陽明大腸與肺爲表裏鼽者手陽明之
病陽明胃自頭走足尻陰股膝髀腨䯒足者足陽明之病
也足太陽之脈挾脊抵腰腰痛者水寒而木陷也
厥陰所至爲緛戾少陰所至爲悲妄衄衊太陰所至爲中滿
霍亂吐下少陽所至爲喉痺耳鳴嘔湧陽明所至爲脇痛皴
揭太陽所至爲寢汗痙病之常也衊音滅皴取鈞切
肝主筋緛戾者筋脈攣緛而乖戾也緛與輭同肺燥則悲神亂
則妄肺氣上逆收斂失政則血升而爲衄衊此君火刑肺
之病也中滿者土溼而不運霍亂吐下者飲食寒冷水穀
不消風寒外束胃不能容也足少陽之脈行耳後循頸而
下胸膈相火上逆則喉痺甲木上衝則耳鳴甲木刑胃胃
土不降則嘔湧也燥金刑木則脇痛皮膚不榮則皴揭太
陽不藏則寢汗出水寒筋縮則爲痙也

厥陰所至爲脇痛嘔泄少陰所至爲笑語太陰所至爲身重
胕腫少陽所至爲暴注瞤瘛暴死陽明所至爲鼽嚏太陽所
至爲流泄禁止病之常也瞤音純瘛音熾
木鬱賊土故脇痛而嘔泄心主喜其聲笑心神亂則笑語
土溼不運則身重胕腫甲木刑胃水穀莫容則暴生注泄
瞤肉動也瘛筋急也肺氣上逆則生鼽嚏寒水侮土則爲
流泄水道不通則爲禁止流泄卽下利禁止卽閉癃也
凡此十二變者報德以德報化以化報政以政報令以令氣
高則高氣下則下氣後則後氣前則前氣中則中氣外則外
位之常也
凡此十二變者因六氣之所至不一而爲之報故有化有

變有勝有復有用有病其候不同氣至有德化政令之殊則有高下前後中外之報氣至有高下前後中外之殊則有高下前後中外之報人秉天之六氣而生六經手之六經其氣高足之六經其氣下足太陽行身之後足陽明行身之前三陰在中三陽在外此高下前後中外之位也

故風勝則動熱勝則腫燥勝則乾寒勝則浮溼勝則濡泄甚則水閉胕腫隨氣所在以言其變耳

六氣偏勝則有偏勝之病隨其氣之上下前後中外所在以言其變凡偏勝之所在則變生而病來矣

帝曰願聞其用也岐伯曰夫六氣之用各歸不勝而爲化故太陰雨化施於太陽太陽寒化施於少陰少陰熱化施於陽明陽明燥化施於厥陰厥陰風化施於太陰各命其所在以徵之也

六氣有用有病上言其病矣此復問其用六氣之用各歸其不勝我者而爲之化如此氣偏勝則此氣所尅者必病其所尅者在於何方各命其所在之處以徵之也

帝曰自得其位何如岐伯曰自得其位常化也帝曰願聞所在也岐伯曰命其位而方月可知也

六氣各有其位自得其位者自安其本位而無淩犯他氣之變也此爲氣化之常欲知其氣化之所在但命其六氣之位而化行之方月自可知也（客氣有客氣之方客氣之月主氣有主氣之方主氣之月）

帝曰六位之氣盈虛何如岐伯曰太少異也太者之至徐而常少者暴而亡

太氣盈少氣虛盈則徐而常虛則暴而亡（亡無常也）

帝曰天地之氣盈虛何如岐伯曰天氣不足地氣隨之地氣不足天氣從之運居其中而常先也惡所不勝歸所同和隨運歸從而生其病也

司天之氣不足則地氣隨之而升司地之氣不足則天氣從之而降運居天地之中常先天地而爲升降惡其所不勝歸其所同和（如木不勝金則惡之而與水木火相同和則歸之）隨運歸從助所同和（以成偏勝而生其病也）

故上勝則天氣降而下下勝則地氣遷而上勝多少而差其分微者小差甚者大差甚則位易氣交易則大變生而病作矣大要曰甚紀五分微紀七分其差可見此之謂也

上勝則司天之氣降而下下勝則司地之氣遷而上以勝之多少而差其分勝微者小差勝甚者大差甚則位移易而氣交互位易則大變生而病作矣大要曰（古書）甚者紀五分微者紀七分（五分者勝居十之五七分者勝居十之三）而其差可見即此之謂也

帝曰天地之數終始奈何岐伯曰悉乎哉問也是明道也數之始起於上而終於下歲半之前天氣主之歲半之後地氣主之上下交互氣交主之歲紀畢矣故曰位明氣月可知所謂氣也

司天在上司地在下天地一年之數起於上而終於下歲半之前天氣主之歲半之後地氣主之上下交互之中氣交主之氣交者三氣四氣交際之間也一歲之紀畢於此矣六氣之位既明則氣月可知（三候一氣兩氣一月一年六氣一氣兩月）所謂天地之氣數也

帝曰余司其事則而行之不合其數何也岐伯曰氣用有多少化洽有盛衰盛衰多少同其化也

六氣有主客主氣者初氣風木二氣君火三氣相火四氣溼土五氣燥金六氣寒水一氣兩月萬古不易客氣則逐年遷變恆與四時相反歲半之前天氣主之歲半之後地氣主之是司天之客氣也其間燥金在春風木在秋寒水

在夏二火在冬應與主氣相反而往往與主氣不反與客氣不符較之天地終始之數未盡相合此以氣之爲用有多少化之相洽有盛衰盛衰多少同其化也蓋六氣與五運相值有生有剋生則其用多剋則其用少多則其化盛少則其化衰以多遇多則愈盛以少遇少則愈衰衰盛多少氣化合同盛則應衰則不應是以其數不合也

帝曰願聞同化何如岐伯曰風温春化同熱曛昏火夏化同雲雨昏暝埃長夏化同燥清煙露秋化同寒氣霜雪冰冬化同勝與復同此天地五運六氣之化更用盛衰之常也

凡四時之內一見風温是爲木氣故與春化相同一見熱曛昏火是爲火氣故與夏化相同一見雲雨昏暝埃是爲土氣故與長夏相同一見燥清煙露是爲金氣故與秋化相同一見寒氣霜雪冰是爲水氣故與冬化相同初氣終三氣勝之常也四氣盡終氣復之常也其於勝復之中而見五行之氣亦與此同此天地五運六氣之化更相盛衰之常也遇盛氣之同化則其數合遇衰氣之同化則其數不合矣

帝曰善夫子之言可謂悉矣然何以明其應乎岐伯曰昭乎哉問也夫六氣者行有次止有位故常以正月朔日平旦視之覩其位而知其所在矣運有餘其至先運不足其至後此天之道氣之常也運非有餘非不足是謂正歲其至當其時也

六氣之行有恆次止有定位常以正月朔日平旦視之初氣方交（初氣以上年十二月大寒日交）月令更變自此六氣遞遷六位迭易覩其所止之位而知其各氣之所在矣運有餘其至先（六氣至先）其位未交而其氣已在運不及其至後其位已交而其氣未在運非有餘非不足是謂正歲其至當其時不後不先也

帝曰善五運之氣亦復歲乎岐伯曰鬱極迺發待時而作也

帝曰請問其所謂也岐伯曰五常之氣太過不及其發異也

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太過者暴不及者徐暴者爲病甚徐者爲病持帝曰太過不及其數何如岐伯曰太過者其數成不及者其數生土常以生也

帝問六氣既有勝復五運之氣亦有報復於歲中者否也
凡五行之理有勝必復鬱極迺發待時而作也蓋五常之
氣各有太過不及其勝復之發因而不同太過者發之暴
不及者發之徐暴者爲病甚徐者爲病持（持，遲延也）太過者
其化多得五行之成數不及者其化少得五行之生數（義見前文）

帝曰其發也何如岐伯曰土鬱之發埃昏黃黑化爲白氣雷
殷氣交巖谷振驚擊石飛空飄驟高深洪水迺從川流漫衍
田牧土駒化氣迺數善爲時雨始生始長始化始成故民病
心腹脹腸鳴而爲數後甚則心痛脇䐜嘔吐霍亂飲發注下
胕腫身重雲奔雨府霞擁朝陽山澤埃昏而迺發也其氣四

雲橫天山浮游生滅怫之先兆也

水勝火敗不能生土則土鬱發作發則溼氣熏蒸化爲雲
霧陽遏溼內激爲雷霆鼓宕衝裂殷于氣交山谷震動擊
石飛空風雨飄驟自高及深洪水從生川流漫衍淤汎壘
起田野之閒如羣駒散牧化氣敷布善爲時雨萬物得之
生長化成之力於是始旺溼氣淫泆傳之於人民病心腹
脹滿腸鳴數後甚則心痛脇䐜嘔吐霍亂飲發注下胕腫
身重土鬱將發溼氣先動雲奔雨府霞擁朝陽山澤埃昏
而乃發也土王四氣凡三氣之後雲橫天山浮游生滅（蜉蝣朝生暮死溼氣所化）便是溼土怫鬱之先兆也

金鬱之發天潔地明風清氣勁大凉迺舉草樹浮煙燥氣以
行霿霧數起殺氣來至草木蒼乾金迺有聲故民病欬逆心
脇痛引少腹善暴痛不可反側嗌乾面塵色惡山澤焦枯土
凝霜鹵而迺發也其氣五夜零白露林莽聲悽怫之先兆也

木勝土敗不能生金則金鬱發作發則天地淨明風氣清
切大凉變序草樹浮煙燥氣以行霿霧數起（霿霧即煙霧也）殺氣
來至草木蒼乾收令當權秋聲迺作燥氣淫泆傳之於人
肺氣受傷民病欬嗽氣逆心脇脹滿下引少腹善於暴痛
不可反側（肺與大腸表裏肺氣上逆則心脇滿大腸下陷則少腹滿肺氣右降逆而不降則右脇暴痛不可反側也）咽喉乾燥面色塵惡（肺脘通於喉外主皮毛故）金鬱將發燥氣先
動山澤焦枯土凝霜鹵（露凝爲霜鹵凝爲硝）而迺發也金王五氣凡
三氣之候夜零白露林莽聲悽便是燥金怫鬱之先兆也

水鬱之發陽氣迺辟陰氣暴舉大寒迺至川澤嚴凝寒雰結
爲霜雪甚則黃黑昏翳流行氣交霜迺爲殺水迺見祥故民
病寒客心痛腰脽痛大關節不利屈伸不便善厥逆腹滿痞
堅陽光不治空積沈陰白埃昏瞑而迺發也其氣二火前後
太虛深玄氣猶麻散微見而隱色黑微黃怫之先兆也

火勝金敗不能生水則水鬱發作發則陽氣退辟陰氣暴
舉大寒迺至川澤凍合寒雰凝肅結爲霜雪（寒雰白氣如霧結爲霜雪降於晴天）甚則水土合氣黃黑昏翳流行氣交之際霜迺爲之
刑殺水迺見其妖祥（水災見兆）寒氣淫泆傳之於人水邪滅火
民病寒客心痛腰脽疼痛關節不利屈伸不便善手足厥
冷腹滿痞堅水鬱將發寒氣先動陽光不治空積沈陰白

埃昏瞑而迺發也其氣在君相二火前後火勝則水復凡
二火前後太虛玄深氣猶麻散天象深黑氣若亂麻若見而隱色黑
微黃便是寒水怫鬱之先兆也
木鬱之發太虛埃昏雲物以擾大風迺至發屋折木木有變
故民病胃脘當心而痛上支兩脇鬲咽不通食飲不下甚則
耳鳴眩轉目不識人善暴僵仆太虛蒼埃天山一色或爲濁
色黃黑鬱若橫雲不雨而迺發也其氣無常長川草偃柔葉
呈陰松吟高山虎嘯巖岫怫之先兆也
土勝水敗不能生木則木鬱發作發則太虛塵揚雲物擾
動大風迺至發屋折木木有災變搖蕩不甯風氣淫泆傳
之於人甲木刑胃民病胃脘當心而痛上支兩脇胸膈咽

喉壅塞不通飲食難下甚則耳鳴目眩昏憒無識善暴僵
仆甲乙同氣此皆甲木上逆之病木鬱將發風氣先動太虛蒼埃天山一
色塵氣蒼茫迷漫天山或爲濁色黃黑鬱若橫雲不雨天際黃黑若雲不雨此大
風將來也土無專位木氣之鬱發無常凡四時之內長川草偃
柔葉呈陰樹木遇風蒼葉搖落柔葉翻騰裏面在上是謂呈陰松吟高山虎嘯巖岫
虎嘯風生便是風木怫鬱之先兆也
火鬱之發太虛昏翳大明不彰炎火行大暑至山澤燔燎材
木流津廣廈騰煙土浮霜鹵止水迺減蔓草焦黃風行惑言
溼化迺後動復則靜陽極反陰溼令迺化迺成故民病少氣
脇腹胸背面首四支䐜憤臚脹瘡瘍癰腫瘍痱流注瘈瘲骨
痛節迺有動腹中暴痛嘔逆注下溫瘧血溢精液迺少目赤

心熱甚則瞀悶懊憹善暴死刻終大溫汗濡玄府而迺發也
其氣四華發水凝山川冰雪焰陽午澤怫之先兆也
金勝木敗不能生火則火鬱發作發則天地曛赫三光不
明炎火盛行大暑來至山澤燔燎材木流津廣廈騰煙土
浮霜鹵地經日曬色白如霜乃鹵氣所結如海水曬爲鹽也止水迺減止水無源故乾涸也蔓
草焦黃蔓草延芊津液不能灌注故焦黃也炎風災物訛言大起地乾土燥
溼化迺後動極生靜陽衰陰長溼令續起迺化迺成火生土也
熱氣淫泆傳之於人壯火刑金民病少氣脇腹胸背面首
四支鬱熱搏結䐜憤臚脹瘡瘍癰腫瘍痱流注筋攣骨痛
筋急爲瘈筋緩爲瘲關節動搖熱極風生腹中暴痛嘔逆注泄溫瘧發生
經血流溢精液枯槁目赤心熱甚則瞀悶懊憹善於暴死

火鬱將發熱氣先動百刻既終大溫不減汗孔夜開皮毛
不闔玄府汗孔而迺發也君火主二氣相火主三氣鬱極而發
後時而動故在四氣凡二三氣時草木華發而水猶凝冱
山川之陰冰雪未消大澤之南焰陽已動便是二火怫鬱
之先兆也
有怫之應而後報也皆觀其極而迺發也木發無時水隨火
也謹候其時病可與期失時反歲五氣不行生化收藏政無
恆也
有怫鬱之徵應而後能報復物極則反皆至其極而迺發
也鬱極而發迺能報復土無專位木發無時其氣無常水隨火發陽亢則
動其氣二火前後土金火之鬱發各有其時謹候其時病可與期

失其時而反其歲則五氣紊亂生長化收藏之政皆昧其恆不知何氣之來安知何病之作也

帝曰水發而雹雪土發而飄驟木發而毀折金發而淸明火發而曛昧何氣使然岐伯曰氣有多少發有微甚微者當其氣甚者兼其下徵其下氣而見可知也

水發而雹雪是兼土氣陰氣上際陽氣下降天地氤氳則爲雲雨是全由溼動非土不能而陽爲陰閉寒氣斯凝則雨變而爲雹雪緣溼旺陰盛故也土發而飄驟是兼木氣木發而毀折是兼金氣金發而淸明是兼火氣火發而曛昧是兼水氣此何氣使然因氣有多少發有微甚多謂太過少謂不及不及發微太過發甚微者僅當其氣止於本氣自見甚者則兼其下氣水位之下土氣承之土位之下木氣承之木位之下金氣承之金

位之下火氣承之火位之下水氣承之是五行之下氣也徵其下氣爲何而本氣之所兼見者可知矣

帝曰善五氣之發不當位者何也岐伯曰命其差帝曰差有數乎岐伯曰後皆三十度而有奇也

發不當位者不應其時也此緣氣有盛衰至有遲早是以差錯不準也一日一度三十度者一月之數奇謂四十三刻零七分半其至之先期後期不過三十度有奇如一年節氣或早至於前十五日之先或晚至於後十五日之餘合而計之亦止三十度而有奇也

帝曰氣至而先後者何岐伯曰運太過則其至先運不及則其至後此候之常也

帝問氣至而先後相差者何故蓋運太過則其至先運不及則其至後此氣候之常也

帝曰當時而至者何也岐伯曰非太過非不及則至當時非是者眚也

當時而至是謂平運非是者則爲災眚也

帝曰勝復之氣其常在也災眚時至候也奈何岐伯曰非氣化者是謂災也

勝復之氣常在不差其偶然差錯而災眚時至候之奈何蓋非氣化之正者是卽爲災也

帝曰善氣有非時而化者何也岐伯曰太過者當其時不及者歸其已勝也

氣有非時而至不失爲正化者以太過者當其有制之時不及者歸於已勝之候也太過而人制己不及而己勝人則亦爲平氣也

帝曰四時之氣至有早晏高下左右其候何如岐伯曰行有逆順至有遲速故太過者化先天不及者化後天

四時之候至有早晏若夫高下左右地勢不同其氣至之候亦當有殊蓋氣行有逆順氣至有遲速故太過者化常先天不及者化常後天此其大凡也至行於高下左右之閒則不能無異矣義詳下文

帝曰願聞其行何謂也岐伯曰春氣西行夏氣北行秋氣東行冬氣南行故春氣始於下秋氣始於上夏氣始於中冬氣始於標春氣始於左秋氣始於右冬氣始於後夏氣始於前

此四時政化之常故至高之地冬氣常在至下之地春氣常在必謹察之

帝以行有逆順願聞其行何謂蓋春氣自東而西行夏氣自南而北行秋氣自西而東行冬氣自北而南行故春木自北而東升是始於下也秋金自南而西降是始於上也夏當午正是始於中也冬居亥末是始於標也春自東來是始於左也秋自西往是始於右也夏自南來是始於前也冬自北往是始於後也天地之位左東右西南前北後陽有餘於東南其地常下是以溫暖陰有餘於西北其地常高是以清涼故至高之地冬氣常在陰有餘也至下之地春氣常在陽有餘也然則地高而在右者陰來為順其至恆早陽來為逆其至恆晏地下而在左者陰來為逆其至恆晏陽來為順其至恆早設以太過而值逆行則先天者亦當來遲不及而遭順行則後天者亦當來速高下左右之勢固自不侔也

帝曰善夫子言用寒遠寒用熱遠熱余未知其然也願聞何謂遠岐伯曰熱無犯熱寒無犯寒從者和逆者病不可不敬畏而遠之所謂時與六位也

火盛為熱則無以藥食犯其熱水盛為寒則無以藥食犯其寒從之者和逆之者病不可不敬畏而遠之所謂四時之主氣與六位之客氣皆當順其自然之候也

帝曰溫涼何如岐伯曰司氣以熱用熱無犯司氣以寒用寒無犯司氣以涼用涼無犯司氣以溫用溫無犯間氣同其主無犯異其主則小犯之是謂四畏必謹察之

司天司地之氣寒熱溫涼皆不可犯是謂四畏故當遠之左右四間之氣同其主令者亦無犯焉異其主令者則小犯之不在四畏之例也

帝曰善其犯者何如岐伯曰天氣反時則可依時及勝其主則可犯以平為期而不可過是謂邪氣反勝者故曰無失天信無逆氣宜無翼其勝無贊其復是謂至治

其可犯者天之客氣與主氣之時令相反則可依四時之主氣及客氣之勝其主氣者則扶其主氣抑其客氣以犯之如夏熱冬寒時令也而客寒夏至客熱冬來則用熱於夏是以熱而犯熱用寒於冬是以寒而犯寒也客不勝主未可犯也客勝其主則可犯矣但雖犯之要當以平為期而不可太過是謂邪氣非時而反勝者故法當如是非謂凡治皆然也故曰無失天時之信無逆氣候之宜無翼其得勝之會無贊其來復之期是謂治法之至者也

帝曰善論言熱無犯熱寒無犯寒余欲不遠寒不遠熱奈何岐伯曰悉乎哉問也發表不遠熱攻裏不遠寒

論言熱無犯熱寒無犯寒是用熱遠熱用寒遠寒也今欲不遠熱不遠寒則當何如惟發表則不遠熱攻裏則不遠寒也

帝曰不發不攻而犯寒犯熱者何如岐伯曰寒熱內賊其病

益甚帝曰願聞無病者何如岐伯曰無者生之有者甚之

發表者時熱而不遠熱以其表解而熱泄攻裏者時寒而不遠寒以其裏清而寒去也若不發不攻而犯寒犯熱則寒者愈寒熱者愈熱寒熱內賊其病益甚無病者當之則新病生有病者當之則舊病甚也

帝曰生者何如岐伯曰不遠熱則熱至不遠寒則寒至寒至則腹滿否堅痛急下利之病生矣熱至則身熱頭痛昏鬱鼽衄瞤瘈腫脹骨節變肉痛癰疽瘡瘍霍亂嘔吐泛下血溢血泄淋閟之病生矣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時必順之犯者治以勝也

無則生之者熱不遠熱則熱至寒不遠寒則寒至寒至則

生諸寒病熱至則生諸熱病治法時令必當順之按其所犯者治以相勝之物也熱至以寒寒至以熱

帝曰善鬱之甚者治之奈何岐伯曰木鬱達之火鬱發之土鬱奪之金鬱泄之水鬱折之然調其氣過者折之以其畏也所謂寫之

木喜升散鬱則達之火喜宣揚鬱則發之土喜沖虛鬱則奪之金喜清肅鬱則泄之水喜靜順鬱則折之治五鬱之法如此然皆以調氣爲主氣調則鬱自開鬱緣於不及而發則太過過者折之以其所畏皆所謂寫之無補法也釋前折其鬱氣之義

帝曰假者何如岐伯曰有假其氣則無禁也所謂主氣不足客氣勝也

假者則用藥可犯不在禁例所謂假者皆緣主氣不足客氣反勝盛夏而寒生隆冬而熱至假則反之無用疑也

帝曰至哉聖人之道天地大化運行之節臨御之紀陰陽之政寒暑之令非夫子孰能通之請藏之靈蘭之室署曰六元正紀非齋戒不敢示愼傳也

素問懸解卷十三終　陽湖錢增祺校字

校餘偶識

陽湖馮承熙廣廷著

素問懸解第一卷 養生

素問 林億新校正云按王冰不解所以名素問之義及
素問之名起於何代按隋書經籍志始有素問之
名甲乙經序晉皇甫謐之文己云素問論病精辯王叔
和西晉人撰脈經云出素問鍼經漢張仲景撰傷寒卒
病論集云撰用素問是則素問之名著於隋志上見於
漢代也自仲景以前無文可見莫得而知據今世所有
之書則素問之名起漢世也所以名素問之義全元起
有說云素者本也問者黃帝問岐伯也方陳性情之源
五行之本故曰素問元起雖有此解義未甚明按乾鑿
度云夫有形者生於無形故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
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
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痾瘵由是萌生故
黃帝問此太素質之始
也素問之名義或由此

上古天真論

食飲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注
本云飲食有常節起居
有常度不妄不作太素同楊上善云以理而取聲
色芳味不妄視聽也循理而動不為分外之事 視聽

八達之外 宋本八達作八遠王冰注云雖遠際八荒之
外近在眉睫之內來于我者吾必盡知之

四氣調神論

故身無苛病 苛宋本
作奇

金匱真言論

入通於心開竅於舌 宋本及他本皆作開竅於耳王冰
注云舌為心之官當言於舌舌用
非竅故云耳也謬刺論曰手少陰之絡會於耳中義取
此也按靈樞脈度五藏常內閱於上七竅也下云心氣
通於舌心和則舌能知
五味矣則正當作舌

生氣通天論

陰者藏精而起亟也 王冰注云
亟數也

陰陽應象論

燥傷皮毛熱勝燥 宋本及他本皆作熱傷皮毛寒勝熱
新校正云按太素作燥傷皮毛熱勝
燥黃氏
本此

素問懸解第二卷 十二藏相使論至宣明五氣論
藏象經脈別論以下論脈法

藏氣法時論

氣味合而服之以補益精氣 新校正云按孫思邈云精
以食氣氣養精以榮色形
以食味味養形以生力精順五氣以為靈也若食氣相
惡則傷精也形受五味以成也若食味不調則損形也
是以聖人先用食禁以存性後制藥以防命氣味溫
補以存精形此之謂氣味合而服之以補精益氣也

宣明五氣

下焦溢為水 黃氏作下焦為盈為水宋本作下焦溢為
水王冰注云下焦為分注之所氣窒不瀉
則溢而為水按說文溢器滿也盈咽也為盈與下焦不
合溢為水猶言滿而為水也與下文膀胱不利為癃不

約為遺溺文義亦正相屬此必傳寫時因上文為嚥為
泄者連疊成文遂誤多為字而又譌溢為嗌也今依宋
本改
之

三部九候論

下部天足厥陰也 王冰注云謂肝脈也在毛際外羊矢
下一寸半陷中五里之分臥而取之
女子取太衝在大指本節後
二寸陷中是視黃注為詳

脈要精微論

渾渾革革至如涌泉弊弊綿綿其去如弦絕者死 此蓋
從甲
乙經而正之舊本皆作渾渾革至如涌泉病進而色弊
綿綿其去如弦絕死又如三部九候論以通其氣舊作
以見通之亦從甲
乙經而正之也

素問懸解第三卷 脈法

玉機真藏論

太過則令人善怒（怒舊本皆作忘新校正云按氣交變大論云木太過甚則忽忽善怒眩冒巔疾則忘當作怒）如鳥之喙者（新校正云平人氣象論云如鳥之喙又別本喙作啄）十日之內死（舊本皆作月王冰注云期三百日內死按日當作月）眞藏來見（舊本皆作來見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及甲乙經眞藏未見來字當作未字之誤也）若人一呼五六至（呼舊本皆作息新校正云按人一息脈五六至何得爲死必息字誤息當作呼）

通評虛實論

脈氣上虛尺虛是謂重虛（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作脈虛氣虛尺虛是謂重虛此少一氣字多一上字王注言尺寸脈俱虛則不兼氣虛也詳前熱病氣熱脈滿爲重實此脈虛氣虛爲重虛是脈與氣俱實爲重實俱虛爲重虛不但尺寸俱虛爲重虛也）實而濇則死（濇舊本皆作逆王冰注云逆謂濇也）手足溫則生寒則死（新校正云按太素無手字楊上善云足溫氣下故生脈寒氣不下者逆而致死）

診要經終論

足太陽氣絕一段（舊誤在三部九候論新校正云按診要經終論載三陽三陰脈終之證此獨犯足太陽氣絕一證餘應闕文也）

玉版論要

陰陽反作（舊本作陰陽反他新校正云按陰陽應象大論云陰陽反作王冰注云反謂反覆作謂作務反覆作務則病如是）

陰陽別論

生陽之屬不過四日而死（林億以別本作四日而生全元起作四日而已疑原本作死爲非按下文云死不治是統舉上文而言林誤）爲偏枯痿易（王冰注云三陰不足則爲偏枯三陽有餘則爲痿易易謂變易常用而痿弱無力也）二陽俱搏其病溫（按宋本作其氣滥）

大奇論

肺雍肝雍腎雍（新校正云詳肺雍肝雍腎雍甲乙經皆作癰按癰作雍古假借字也）腎雍胠下至少腹滿（胠下舊本作脚下按甲乙經脚下作胠下脚當作胠不得言脚下至少腹也）脈至如懸雍（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懸雍作懸離元起注云懸離者言脈與肉不相得也）脈至如頽土之狀（新校正云按甲乙經頽土作委土）脈濇而鼓（林億本濇作塞脈塞而鼓謂幾見不行旋復去也）行立常聽（王冰注云小腸之脈上入耳中故常聽也）

素問懸解第四卷（陰陽離合論至經絡論論經絡氣穴論以下論孔穴）

陰陽離合論

太陽根起於至陰（王冰注云至陰穴名在足小指黃注謂足大指考至陰之穴實在足小指外側黃注當是傳寫之譌）太陽爲開陽明爲闔少陽爲樞（新校正云按九墟太陽爲關陽明爲闔少陽爲樞故關折則肉節潰緩而暴病起矣故候暴病者取之太陽闔折則氣無所止息悸病起故悸者皆取之陽明樞折則骨搖而不能安於地故骨搖者取之少陽甲乙經同）太陽爲開

厥陰爲闔少陰爲樞（新校正云按九墟關折則倉廩無所輸膈洞者取之太陰闔折則氣施而善悲悲者取之厥陰樞折則脈有所結而不通不通者取之少陰甲乙經同）

血氣形志

病生於咽嗌治之以甘藥（舊本甘作百新校正云按甲乙經咽嗌作困竭百藥作甘藥）

太陰陽明論

脾與胃以膜相連耳（新校正云按太素作以募相逆楊上善云脾陰胃陽脾內胃外其性各異故相逆也）

脈解

所謂甚則狂癲疾者（癲舊本作巔王冰注云以其脈上額交巔上入絡腦還出其支別者從巔至耳上角故狂巔疾也按下文陽盡在上則巔疾之說較長黃氏蓋因靈樞經脈文而改之亦確有所據）

陽明脈解

其脈血氣盛新校正云按甲乙經脈作肌

皮部論

陽明之陽名曰害蜚王冰注云蜚生化也害殺氣也殺氣行則生化弭故曰害蜚少陽之陽名曰樞持王冰注云樞謂樞要持謂執持太陽之陽名曰關樞王冰注云關司外動以靜鎭爲事如樞之運則氣和平也少陰之陰名曰樞儒王冰注云儒順也守要而順陰陽開闔之用也新校正云甲乙經儒作𤗈心主之陰名曰害肩王冰注云心主脈入掖下氣不和則妨害肩掖之動運太陰之陰名曰關蟄王冰注云關閉蟄類使順行藏新校正云按甲乙經蟄作執

氣府論

胃脘以下至橫骨六寸半一黃注神闕氣海二穴王冰注神闕作齊中氣海作脖

胦按神闕一名氣舍當齊中氣海一名脖胦挾齊下傍各五分至橫骨寸一黃注中注四滿氣穴大赫橫骨五穴王冰注中注同下四穴作髓府胞門陰關下極按四滿一名髓府氣穴一名胞門大赫一名陰關橫骨一名下極

水熱穴論

腎街十穴黃注作氣衝歸來水道大巨五陵王冰注氣衝作氣街五陵作外陵按氣街亦名氣衝外陵作五陵未詳

素問懸解第五卷 病論

風論

使人怢慄而不能食新校正云詳怢慄全元起本作失味甲乙經作解㑊

痺論

陽遭陰故爲熱林本作故爲痺熱新校正云遭甲乙經作乘寒則急舊本急皆作蟲王冰注云謂皮中如蟲行新校正云按甲乙經蟲作急

痿論

各以其時受氣舊本作各以其時受月王冰注云謂受氣時月也如肝王甲乙心王丙丁脾王戊己肺王庚辛腎王壬癸皆王氣法也時受月則正謂五常受氣月也

厥論

前陰者宗筋之所聚王冰注云宗筋挾齊下合於陰器故云前陰者宗筋之所聚也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作厥陰者衆筋之所聚全元起云前陰者厥陰也與王注義異亦是一說

瘧論

夫痎瘧皆生於風按說文痎二日一發瘧也顏之推云兩日一發之瘧今北方猶呼痎瘧

二十五日下至骶骨二十六日入於脊內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二十五日作二十一日二十六日作二十二日甲乙經太素並同按王冰注云項以下至尾骶凡二十四節故曰

日下一節二十五日下至骶骨二十六日入於脊內注於伏膂之脈也與全元起本及甲乙經太素不同當從王注本爲是按靈樞歲露作二十一日下至尾骶二十二日入脊內全楊皇甫諸家其說本此然王說爲長

素問懸解第六卷舉痛論至本病論皆病論湯藥醪醴論以下皆治論

氣厥論

寒則腠理閉氣不行新校正云按甲乙經氣不行作營衛不行驚則心無所依依宋本及他本皆作倚腎移寒於脾癰腫少氣脾舊本作肝王冰注云肝藏血然寒入則陽氣不散陽氣不散則血聚氣澀故爲癰腫又爲少氣也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云腎移寒於脾元起注云腎傷於寒而傳於脾脾主肉寒生於肉則結爲堅堅化爲膿故爲癰也血傷氣少故曰少氣甲乙經亦作移寒於脾王因誤本遂解爲肝亦智者之一失也水之狀也宋本狀作病新校正云按甲乙經水之病也作治主肺者脾移熱於膀胱則癃溺血宋本作胞移熱於膀胱王注云膀胱爲津液之府胞爲受納之司故熱入膀胱胞中外熱陰絡內溢故不得小便而溺血也正理論曰熱在下焦則

溺血此之謂也

腹中論

無治也當十月復刺法曰無損不足益有餘以成其疹然後調之新校正云按甲乙經及太素無然後調之四字按全元起注云所謂不治者其身九月而瘖身重不得爲治須十月滿生後復如常也然後調之則此四字本全元起注文誤書於此當刪去之

藏有所傷及精有所寄則臥不安舊本作精有所之寄則安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作精有所倚則臥不安太素作精有所倚則不安 按精當作情於義方協

病能論

—

名爲鼓脹新校正云按太素鼓作穀字

奇病論

使之服以生鐵落爲飲鐵落爲飲宋本作鐵洛新校正云按甲乙經鐵洛作鐵落爲飲作後飲

石藥發瘨宋本癲作瘨按說文瘨病也一曰腹脹蓋瘨瘨古或假借通用石性重墜而慓悍熱中消中之人脾胃先傷更投以石藥而重傷之亦能致瘨脹之疾也

本病論

法當三日死三日宋本作三歲王注云三歲者肺至腎一歲腎至肝一歲肝至心一歲火又乘肺故云三歲死也按上文腎傳之心弗治滿十日法當死今腎傳之心心卽反傳而行之肺一藏再傷其死極速固當作三日也

素問懸解第七卷 刺法

寶命全形論

木敷者其葉發按太素作木陳者其葉落楊上善云葉落者知陳木之已盡以比衰壞之徵於義較協

一日治神二日養身三日知毒藥爲眞四日制砭石大小五曰知府藏血氣之診此楊上善云存身之道知此五者以爲攝養可得長生也魂神意魄志以神爲主故皆名神欲爲鍼者先須治神故人無悲哀動中則魂不傷肝得無病秋無難也無怵惕思慮則神不傷心得無病冬無難也無憂愁不解則意不傷脾得無病春無難也無喜樂不極則魄不傷肺得無病夏無難也無盛怒者則志不傷腎得無病季夏無難也是以五過不起於心則神清性明五神各安其藏則壽延遐算也養身太素作養形楊上善云飲食男女節之以限風寒暑溼攝之以時有異單豹外淍之害卽內養形也實慈恕以愛人和塵勞而不述有殊張毅高門之傷則外養形也內外之養兼備則不求生而久生無期壽而長壽此則鍼布養形之極也治神養身不專主用鍼而言其說甚精

長刺節論

—

氣虛宜掣引之王注掣宜讀爲導導引則氣行條暢新校正云按甲乙經掣作導

素問懸解第八卷 刺法

調經論

皮膚不收按全元起云不收不仁也甲乙經及太素云皮膚收無不字

腠理閉塞玄府不通新校正云按甲乙經及太素無玄府二字凝則脈不通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作腠理不通

繆刺論

韭葉原本皆作韮葉今依宋本改正以竹管吹其兩耳新校正云按陶隱居云吹其左耳三度復吹其右耳三度也

刺瘧

熱止汗出其病難已宋本作熱止汗出難已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并甲乙經太素巢元方竝作先寒後熱渴渴止汗出

素問懸解第九卷 雷公問

疏五過論

凡欲診病者必問飲食居處王冰注云飲食居處其有不同故問之也異法方宜論曰東方之域天地之所始生魚鹽之地海濱傍水其民食魚而嗜鹹皆安其處美其食西方者金玉之域沙石之處天地之所收引其民陵居而多風水土剛强其民不衣而褐薦華食而脂肥北方者天地所閉藏之域其地高陵居風寒氷列其民樂野處而乳食南方者天地所長養陽之所盛處其地下水土弱霧露之所聚其民嗜酸而食胕中央者其地平以溼天地所以生萬物也衆其民食雜而不勞由此則診病之道當先問焉故聖人雜合以法各得其所宜此之謂矣

離絕菀結憂恐喜怒五藏空虛血氣離守工不能知何術之有王冰注云離謂離間親愛絕謂絕念所懷菀謂菀積思慮結謂結固餘怨夫間親疏者魂遊絕所懷者意喪積所慮者神勞結餘怨者志苦憂愁者閉塞而不行恐懼者憚蕩而失守盛忿者迷惑而不治喜樂者嘽散而不藏由是入者故五藏空虛血氣離守工不思曉又何言哉

徵四失論

精神不專志意不理外內相失故時疑殆王冰注云外謂色內謂脈然精神不專於循用志意不從於條理所謂粗略揆度失常故色脈相失而時自疑殆也

解精微論

夫疾風生乃能雨此之謂也舊本作夫火疾風生新校正云按甲乙經無火字此蓋本甲乙經而正之也

素問懸解第十卷　運氣

天元紀大論

林億曰詳素問第七卷亡已久矣皇甫士安晉人也序甲乙經云亦有亡失隋書經籍志載梁七錄亦云止存八卷全元起隋人所注本乃無第七王冰唐寶應中人上至晉皇甫謐甘露中已六百餘年而冰自謂得舊藏之卷今竊疑之仍觀天元紀大論五運行論六微旨論氣交變論五常政論六元正紀論至眞要論七篇居今素問四卷篇卷浩大不與素問前後篇卷等又且所載之事與素問餘篇略不相通竊疑此七篇乃陰陽大論之文王氏取以補所亡之卷猶周官無冬官以攷工記補之之類也又按漢張仲景傷寒論序云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經陰陽大論是素問與陰陽大論兩書甚明乃王氏并陰陽大論於素問中也要之陰陽大論亦古醫經終非素問第七矣

人有五藏化五氣以生喜怒悲憂恐舊本作喜怒思憂恐按思與憂皆脾之志也與五氣未合新校正謂四藏皆受成於脾亦屬曲爲之解不若卽據陰陽應象大論作喜怒悲憂恐爲得也

五運行大論

帝曰地之爲下否乎岐伯曰地爲人之下太虛之中也

帝曰馮乎岐伯曰大氣舉之也王冰注云大氣造化之氣任持太虛者也所以太虛不息地久天長者蓋由造化之氣任持之也氣化而變不任持之則太虛之氣亦敗壞矣夫落葉飛空不疾而下爲其任氣故勢不得速焉凡諸有形處地之上者皆有生化之氣任持之也然器有大小不同壞有遲速之異及至氣不任持則大小之壞一也

東方生風王云東者日之初風者教之始天之始也所以發號施令故生自東方也景霽山昏蒼埃際合崖谷若一巖岫之風也黃白昏埃晚空如堵獨見天垂川澤之風也加以黃黑白埃承下山巔之猛風也

南方生熱王云陽盛所生相火君火之政也太虛昏翳其若輕臨山川悉然熱之氣也大明不彰其色如丹鬱熱之氣也若行雲暴升從然葉積乍盈乍縮崖谷之熱也

中央生溼王云中央土也高山土溼泉出地中水源山隈雲生巖谷則其象也夫溼性內蘊動而爲用則雨降雲騰中央生溼不遠信矣故物候記土潤溽暑於六月謂是也

西方生燥王云陽氣已降陰氣復升氣爽風勁故生燥也夫巖谷青埃川源蒼翠煙浮草木遠望氤氳此金氣所生燥之化也夜起白朦輕如微霧遐邇一色星月皎如此萬物陰成亦金氣所生白露之氣也太虛埃昏氣鬱黃黑視不見遠無風自行從陰之陽如雲如霧此殺氣也亦金之所生霜之氣也山谷川澤濁昏如霧氣鬱蓬勃慘然戚然咫尺不分此殺氣將用亦金氣所生溼之氣也天雨大霖和氣西起雲卷陽曬太虛廓清燥生西方義可敵也若西風大起木偃雲騰是爲燥與溼爭氣不勝也故當復雨然西風雨晴天之常氣假有東風雨止必有西風復雨而乃自晴觀是之爲則氣有往復動有燥溼變化之象不同其用矣由此則天地之氣以和爲勝暴發奔驟氣所不

勝則多爲復也北方生寒王云陽氣伏陰氣升政布而大行故寒生也太虛澄淨黑氣浮空天色黯然高空之寒氣也若氣似散麻木末皆黑遐邇微見川澤之寒氣也太虛清白空猶雪映遐邇一色山谷之寒氣也太虛白昏大明不翳如霧雨氣遐邇肅然北望色玄凝霧夜落此水氣所生寒之化也太虛凝陰白埃昏翳天地一色遠視不分此寒氣凝結雪之將至也地裂水冰河渠乾涸枯澤浮鹹水斂土堅是土之勝水水不得自清氣所生寒之用也

六微旨大論

出入廢則神機化滅升降息則氣立孤危王冰注云出入謂喘息升降謂化氣夫毛羽倮鱗介及飛走蚑行皆生氣根於身中以神爲動靜之主故曰神機也然金玉土石鎔埏草木皆生氣根於外假氣以成立主持故曰氣立也五常政大論曰根於中者命曰神機神去則機息根於外者命曰氣立氣止則化絕此之謂也故無是四者則神機氣立者生死皆絕新校正云按易云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周禮太宗伯有天產地產大司徒云動物植物卽此神機氣立之謂也

素問懸解第十一卷 運氣

氣交變大論

甚則忽忽善怒眩冒巔疾王冰注云淩犯太甚則過於金故目病新校正云按玉機眞藏論云肝木太過則令人善怒忽忽眩冒巔疾爲肝實而然則此病不獨木太過遇金而病肝實亦自病也

歲火太過炎暑流行肺金受邪民病瘧新校正云火盛而剋金寒熱交爭故爲瘧身熱骨痛而爲浸淫新校正云按玉機眞藏論云心脈太過則令人身熱而膚痛爲浸淫此云骨痛者誤也上臨太陽則雨雪冰霜不時降原本在歲水太過段內今黃氏列於歲火不及之中按太陽寒水司天火運二歲爲戊辰戊戌中運皆太徵實非歲火不及之年而太陽寒水司天水運二歲中運爲太羽實歲水太過之年以太少而言過與不及則此二句自當列於歲水太過之下惟火不及則水自淩之與亢害承制之理仍不相背耳上臨少陰少陽火燔焫水泉涸物焦槁原本在歲火太過段內今黃氏列於歲金不及之中按少陰心火司天金運二歲爲庚子庚午少陽相火司天金運二歲爲庚寅庚申中運皆太商實非歲金不及之年而少陰心火司天火運二歲爲戊子戊午少陽相火司天火運二歲爲戊寅戊申中運皆太徵實歲火太過之年以太少而言過與不及則此四句自當列於歲火太過之下惟金不及則火自犯之與亢害承制之理亦仍不相背耳帝曰其災應何如岐伯曰亦各從其化也故時至有盛衰淩犯有逆順留守有多少形見有善惡宿屬有勝負徵應有吉凶矣王注云五星之至相王爲順囚死爲衰東行淩犯爲順災輕西行淩犯爲逆災重留守日多則災深留守日少則災淺星喜潤則爲見善星怒燥憂傷則爲見惡宿屬謂所生月之屬二十八宿及十二辰相分所屬之位也命勝星不災不害不勝星爲災小重命與星相得雖災無害災者獄訟疾病之謂也雖五星凌犯之事遇星之四死時月雖災不成然火犯留守逆臨則有誣譖獄訟之憂金犯則有刑殺氣鬱之憂木犯則有震驚風鼓之憂土犯則有中滿下利跗腫之憂水犯則有寒氣衝稸之憂故曰徵應有吉凶也帝曰其善惡何謂也岐伯曰有喜有怒有憂有喪有澤

有燥此象之常也王注云夫五星之見也從深夜見之人見之喜星之喜也見之畏星之怒也光色微曜乍明乍暗星之憂也光色迥然不彰不瑩不與衆同星之喪也光色圓明不盈不縮怡然瑩然星之喜也光色勃然臨人芒彩滿溢其象懍然星之怒也澤洪潤也燥乾枯也

素問懸解第十二卷 運氣

至眞要大論

盛者奪之汗者發之舊本作汗之下之蓋皆王盛者而言今作汗者發之於義無取當是傳寫之譌燥淫所勝平以苦溼新校正云溼當作溫補上治下制以緩補下治下制以急急則氣味厚緩則氣味薄王冰注云治上補上方迅急則止不任而迫下治下補下方緩慢則滋道路而力又微制急方而氣味薄則力與緩等制緩方而氣味厚則勢與急同

素問懸解第十三卷 運氣

六元正紀大論

太陽所至爲寢汗王冰注云寢汗謂歷中汗發於胸嗌頸腋之間也俗誤呼爲盜汗時必順之治以勝也王云春宜涼夏宜寒秋宜溫冬宜熱此時之宜不可不順然犯熱治以寒犯寒治以熱犯春宜用涼犯秋宜用溫是以勝也犯熱治以鹹涼犯寒治以甘熱犯涼治以苦溫犯溫治以辛涼亦勝之道也木鬱達之火鬱發之土鬱奪之金鬱泄之水鬱折之然調其氣王云達謂吐之令其條達也發謂汗之令其疏散也奪謂下之令無擁礙也泄謂滲泄之解表利小便也折謂抑之制其衝逆也通是五法乃氣可平調後乃觀其虛盛而調理之也

右所識各條有與本書相發明者有詳本書所自出者有補本書所未及者有證本書之譌誤者故悉錄之以備參考

校餘偶識終

陽湖錢增祺校字

素問懸解十三卷編修周永年家藏本

國朝黃元御撰元御有周易懸象已著錄是書謂素問八十一篇秦漢以後始著竹帛傳寫屢更不無錯亂因爲參互校正如本病論刺志論刺法論舊本皆謂已亡元御則謂本病論在玉機真藏論中刺志論則誤入診要經中論刺法論則誤入通評虛實論未嘗亡也又謂經絡論乃脾部論之後半篇脾部論乃十二正經經絡論之正文如此則三奇經與氣府論之前論正經後論奇經三脈無異故取以補闕仍復八十一篇之舊考言經文錯簡者起於劉向之校尚書見漢書藝文志猶有古文可據也疑經文脫簡者始於鄭元之註玉藻見禮記註然猶不敢移其次第至北宋以後始各以已意改古書有所不通輒言錯簡六經遂幾無完本餘波所漸劉夢鵬以此法說楚詞迨元御此註併以此法說醫經而漢以來之舊帙無能免於點竄者矣揆諸古義殆恐不然其注則間有發明如五運六氣之南政北政舊注以甲己爲南政其餘八千爲北政元御則謂天地之氣東西對待南北平分何南政之少而北政之多也一日之中天氣晝南而夜北一歲之中天氣夏南而冬北則十二年中三年在北

三年在東三年在南三年在西在北則南面而布北方之政是謂北政天氣自北而南升在南則北面而布南方之政是謂南政天氣自南而北升則自卯而後天氣漸南總以南政統之自酉而後天氣漸北總以北政統之東西者左右之間氣故不可以言政此南北二極之義其論爲前人所未及然運氣之說特約舉天道之大凡不能執爲定譜以施治療則亦有如太極無極之爭耳

靈樞懸解九卷

〔清〕黃元御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同治光緒間刻黃氏遺書三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靈樞懸解九卷》提要

靈樞懸解自序

昔黃帝傳醫欲不用毒藥砭石先立鍼經而欲以微鍼除百姓之病故諮岐伯而作靈樞靈樞即鍼經也靈樞乃素問之原凡刺法腧穴經絡藏象皆自靈樞發之而錯亂舛互亦與素問相同既解素問靈樞不可不解矣丙子二月方欲作之滑明居士請先解道德道德既成於二月二十五日乃擲此草正其錯亂發其幽杳五月二日書竣丈夫當删詩書定禮樂鷃鴡人言不足爲也維時青陽初謝朱夏方來上臨赫日下拂炎風益以披裘帶索食玉炊桂鼻頭出火心下如痗申以粱生適越陸子入洛旅懷鬱陶撫事彌深風景河山之淚又復淫淫欲下也顧憂能傷人悲可隕性前乎吾者非泰山

治鬼則地下修文而僕以沉菀偃蹇之身巋然獨在賴此尺籍以消長日悉此寸穎以遣煩冤岐黃之德普矣而嘉惠藐躬功亦不細長生久視之法即此而在不必遠訪崆峒遥羨蓬萊也逌乎論成注畢則已變泣成歌破愁爲笑人之情已富者不美已貴者不榮朱紱無攖綠蘿常親攤卷朗吟其樂靡窮吾今而知莫富於山林之士莫貴乎煙霞之人此中眞意正自可悅耳慨自龍胡已去聖藻猶存而遺文顛倒亂於俗士之手遂使經傳而義晦自兹以還玄珠永墜赤水迷津詎意斯文未喪千載重明日月光天山河麗地古聖心傳昭然如揭向使身都通顯則今段奇功淹没於晏安豫樂之中矣何以有此然則窮愁著書是乃岐黃之靈抑亦彼蒼之心

也又何怨焉昔漢武愛司馬長卿文僕文未必如長卿而濟明最好之書成十八九時連索序草遂冥海上之天筆上君子亦有此癖序畢呈焉恐未足發凌雲之意爾

靈樞懸解目錄

卷一

卷二

黃元御解

[library seal]

九鍼十二原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子萬民養百姓而收其租稅余哀其不給而屬有疾病余欲勿使被毒藥無用砭石欲以微鍼通其經脈調其血氣營其逆順出入之會令可傳於後世必明爲之法令終而不滅久而不絕易用難忘爲之經紀異其章別其表裏爲之終始令各有形先立鍼經願聞其情岐伯答曰臣請推而次之令有綱紀始於一終於九焉

鍼經即靈樞經帝欲不用毒藥砭石而以微鍼除百姓之病先立鍼經故諮岐伯而作靈樞

九鍼之名各不同形一曰鑱鍼長一寸六分二曰員鍼長一寸六分三曰鍉鍼長三寸半四曰鋒鍼長一寸六分五曰鈹鍼長四寸廣二分半六曰員利鍼長一寸六分七曰毫鍼長三寸六分八曰長鍼長七寸九曰大鍼長四寸鑱音讒 鍉音低

此九鍼長短之度

鑱鍼者頭大末銳去寫陽氣員鍼者鍼如卵形揩摩分間不得傷肌肉以寫分氣鍉鍼者鋒如黍粟之銳主按脈勿陷以致其氣鋒鍼者刃三隅以發痼疾鈹鍼者末如劍鋒以取大膿員利鍼者大如氂且員且銳中身微大以取暴氣毫鍼者尖如蚊虻喙靜以徐往微以久留之而養以取痛痺長鍼者鋒利身薄可以取遠痺大鍼尖如挺其鋒微員以寫機關之水也九鍼畢矣請言其道氂犛同 喙音誨

此九鍼之形狀功能

小鍼之要易陳而難入粗守形上守神神乎神客在門未覩其疾惡知其原刺之微在速遲粗守關上守機機之動不離其空空中之機清靜而微其來不可逢其往不可追知機之道者不可掛以髮不知機道扣之不發知其往來要與之期粗之闇乎妙哉上獨有之往者爲逆來者爲順明知逆順正行無問迎而奪之惡得無虛追而濟之惡得無實迎之隨之以意和之鍼道畢矣

義見小鍼解

凡用鍼者虛則實之滿則泄之宛陳則除之邪勝則虛之大要曰徐而疾則實疾而徐則虛言實與虛若有若無察後與

先若存若亡爲虛與實若得若失虛實之要九鍼最妙補寫之時以鍼爲之寫曰必持內之放而出之排陽得鍼邪氣得泄按而引鍼是謂內溫血不得散氣不得出也補曰隨之隨之意若妄之若行若按如蚊虻止如留如還去如弦絕令左屬右其氣故止外門以閉中氣乃實必無留血急取誅之

義見小鍼解放而出之出其惡血也血不得散氣不得出者眞血眞氣也去如弦絕者出鍼之疾所謂徐而疾則實也以左屬右者繆刺之法從右引左令從右左注之邪仍屬於右也

持鍼之道堅者爲寶正指直刺無鍼左右神在秋毫屬意病

者審視血脈刺之無殆方刺之時必在懸陽及與兩衛神屬勿去知病存亡血脈者在腧橫居視之獨澄切之獨堅夫氣之在脈也邪氣在上濁氣在中清氣在下故鍼陷脈則邪氣出鍼中脈則濁氣出鍼太深則邪氣反沉病益甚故曰皮肉筋脈各有所處病各有所宜各不同形各以任其所宜無實無虛損不足而益有餘是謂甚病病益甚取五脈者死取三脈者恇奪陰者死奪陽者狂鍼害畢矣

懸陽陽絡之外浮者兩衛左右之衛氣也方刺之時必在懸浮之陽絡與兩邊之衛氣神屬於此而勿去乃知病邪之存亡素問皮部論陰絡之色應其經陽絡之色變無常寒多則凝泣(泣同澀)凝泣則青黑熱多則淖澤淖澤則黃赤是

也血脈者在腧橫居邪在穴腧之內橫居而不流行視之則獨澄(澄清也)切之則獨堅不與真氣真血相同也以下義見小鍼解

觀其色察其目知其散復一其形聽其動靜知其邪正右主推之左持而禦之氣至而去之刺之而氣不至無問其數刺之而氣至乃去之勿復鍼刺之害不中而去則致氣中而不去則精泄精泄則病益甚而恇致氣則生爲癰瘍鍼各有所宜各不同形各任其所爲知其要者一言而終不知其要流散無窮刺知要氣至而有效效之信若風之吹雲明乎若見蒼天刺之道畢矣

義見小鍼解

凡將用鍼必先診脈視氣之劇易乃可以治也五藏之氣已絕於內而用鍼者反實其外是謂重竭重竭必死其死也靜治之者輒反其氣取腋與膺五藏之氣已絕於外而用鍼者反實其內是謂逆厥逆厥必死其死也躁治之者反取其四末

義見小鍼解

黃帝曰願聞五藏六府所出之處岐伯曰五藏五腧五五二十五腧六府六腧六六三十六腧經脈十二絡脈十五凡二十七氣以上下所出爲井所溜爲滎所注爲腧所行爲經所入爲合二十七氣所行皆在腧也節之交三百六十五會所言節者神氣之所游行出入也非皮肉筋骨也五藏有六府

六府有十二原十二原出於四關四關主治五藏五藏有疾當取之十二原十二原者五藏之所以稟三百六十五節氣味也五藏有疾也應出十二原十二原各有所出明知其原覩其應而知五藏之害矣

五藏六府所出之處藏府之氣所出通於經絡之處也五藏之腧各五曰井滎腧經合五五二十五腧六府之腧各六曰井滎腧原經合六六三十六腧經脈十二絡脈十五(見經別)凡二十七氣以相上下脈之所出爲井所溜爲滎所注爲腧所行爲經所入爲合(詳見本腧)二十七氣之所行皆在此五腧五腧者經絡之源也節之交三百六十五穴會所言節者神氣之所游行出入也是言經脈之孔穴非皮肉

筋骨也五藏之表有六府六府之經有十二原十二原出於四關（關節）四關主治五藏五藏有疾當取之十二原十二原者五藏之所以禀三百六十五節之氣味也五藏有疾其應出於十二原十二原各有所出（義詳本論）明知其原各覩其應而知五藏之害矣

陽中之少陰肺也其原出於太淵太淵二陽中之太陽心也其原出於大陵大陵二陰中之少陽肝也其原出於太衝太衝二陰中之至陰脾也其原出於太白太白二陰中之太陰腎也其原出於太谿太谿二膏之原出於鳩尾鳩尾一肓之原出於脖胦脖胦一凡此十二原者主治五藏六府之有疾者也（脖音孛 胦音英）

二者左右二穴也鳩尾蔽心骨上穴脖胦即氣海在臍下半寸皆任脉穴

今夫五藏之有疾也譬猶刺也猶污也猶結也猶閉也刺雖久猶可拔也污雖久猶可雪也結雖久猶可解也閉雖久猶可決也或言久疾之不可取者非其說也夫善用鍼者取其疾也猶拔刺也猶雪污也猶解結也猶決閉也疾雖久猶可畢也言不可治者未得其術也

言刺法治病之易

小鍼解

所謂易陳者易言也難入者難著於人也粗守形者守刺法也上守神者守人之血氣有餘不足可補寫也神客者正邪共會也神者正氣也客者邪氣也在門者邪循正氣之所出入也未覩其疾者先知邪正何經之疾也惡知其原者先知何經之病所取之處也刺之微在遲速者徐疾之意也粗守關者守四肢而不知血氣正邪之往來也上守機者知守氣也機之動不離其空中者知氣之虛實用鍼之徐疾也空中之機清靜以微者鍼以得氣密意守氣勿失也其來不可逢者氣盛不可補也其往不可追者氣虛不可寫也不可掛以髮者言氣易失也扣之不發者言不知補寫之意血氣已盡而氣不下也知其往來者知氣之逆順盛虛也要與之期者知氣之可取之時也粗之闇者冥冥不知氣之微密也妙哉上獨有之者盡知鍼意也往者為逆者言氣之虛而小小者逆也來者為順者言形氣之平平者順也明知逆順正行無問者言知所取之處也迎而奪之者寫也追而濟之者補也

此解九鍼十二原小鍼之要易陳說而難深入以其難入是以難著於人也神乎神客在門神之所在客亦隨之言正邪之共會也以神者正氣也客者邪氣也在門者邪循正氣之所出入也未覩其疾者未能先知邪正何經之疾也惡知其原者未能先知何經之病所取之處也粗守關者守四肢之關節而不知血氣正邪之往來也上守機者知守氣機之動靜也機之動不離其空中者知孔穴之中經氣之虛實用鍼之徐疾也空中之氣清靜以微者氣機之動難得易失鍼以得氣密意守氣而勿失也扣之不發

者言不知補寫之意血氣已盡而邪氣猶不下也下去也往者爲逆者言氣虛而小往多於來小者逆也來者爲順者言形氣之平來如其往平者順也

所謂虛則實之者氣口虛而當補之也滿則泄之者氣口盛而當寫之也宛陳則除之者去血脈也邪盛則虛之者言諸經有盛者皆寫其邪也徐而疾則實者言徐內而疾出也疾而徐則虛者言疾內而徐出也言實與虛若有若無者言實者有氣虛者無氣也察後與先若亡若存者言氣之虛實補寫之先後也察其氣之已下與常存也爲虛與實若得若失者言補者佖然若有得也寫則怳然若有失也宛菀同音鬱佖音必

素問鍼解刺虛則實之者鍼下熱也氣實乃熱也滿而寫

之者鍼下寒也宛陳則除之者去惡血也邪盛則虛之者出鍼勿按徐而疾則實者徐出鍼而疾按之疾而徐則虛者疾出鍼而徐按之言實與虛者寒溫氣多少也若無若有者疾不可知也察後與先者知病先後也爲虛與實者工勿失其法若得若失者離其法也佖滿也楊子校獵賦駢衍佖路佖然有得得意之貌也

夫氣之在脈也邪氣在上者言邪氣之中人也高故邪氣在上也濁氣在中者言水穀皆入於胃其精氣上注於肺濁溜於腸胃言寒溫不適飲食不絕而病生於腸胃故曰濁氣在中也清氣在下者言清溼地氣之中人也必從足始故曰清氣在下也鍼陷脈則邪氣出者取之上鍼中脈則濁氣出者取之陽明合也鍼太深則邪氣反沈者言淺浮之病不欲深刺也深之則邪氣從之入故曰反沈也皮肉筋脈各有所處者言經絡各有所主也取五脈者死言病在中氣不足但用鍼盡大寫其諸陰之脈也取三脈者恇言盡寫三陽之氣令病人恇然不復也奪陰者死言取尺之五里五往者也奪陽者狂正言也

氣之在脈也邪氣在上者言傷於風者上先受之邪氣之中人也高故邪氣在上也濁氣在中者言水穀入胃其精氣上注於肺其濁氣溜於腸胃寒溫不適宜飲食不節俗病生腸胃鬱滿不運故曰濁氣在中也清氣在下者言清溼地氣之中人也必從足始故曰清氣在下也諸經孔穴

多在陷中鍼陷脈則邪氣出者取之上焦諸穴鍼中脈則濁氣出者取之陽明之合穴也三里刺其合穴以寫陽明胃氣之鬱故濁氣出鍼太深則邪氣反沈者言邪客皮毛淺浮之病不欲深刺則邪氣從之內入故曰反沈也皮肉筋脈各有所處者言經絡淺深各有所主也淺則及皮肉深則及筋骨五脈五藏之五腧取五脈者死言病屬中氣不足又以鍼大寫其諸陰之脈寫五藏五腧也重傷其中氣也三陽手足三陽經取三脈者恇言盡寫三陽之氣令病人恇然怯弱不能復舊也五里尺澤後之五里奪陰者死言取尺之五里五往而氣盡者也玉版迎之五里中道而止五至而已五往而藏之氣盡矣故五五二十五而竭其腧矣此所謂奪其天氣者也五里手陽明經穴禁刺者也奪陽者狂正言也狂者恇怯不

甯即傷寒汗多陽亡而生驚狂者也取三脈者恇正此謂
也故曰正言
覩其色察其目知其散復者視其目色以知病之存亡也所
以察其目者五藏使五色修明修明則聲章聲章則言聲與
平生異也一其形聽其動靜者言上工知相五色於目又知
調尺寸大小緩急滑濇以言所病也持寸口人迎以視其脈
堅且盛且滑者病日進脈輭者病將下諸經實者病三日已
氣口候陰人迎候陽也知其邪正者知論虛邪與正邪之風
也右主推之左持而御之者言持鍼而出入也氣至而去之
者言補瀉氣調而去之也調氣在於終始一者持心也視其目色
二句舊誤在四時氣持氣口人迎六句亦誤在四時氣

右主推之左持而御之言持鍼而出入也鍼入則以右手
推之鍼出則以左手持而御之按其鍼孔以御之恐正氣泄而邪氣入也終始
本經篇名一其形聽其動靜所以調其氣也所謂一者持
其心而不亂也
所謂五藏之氣已絕於內者脈口氣內絕不至反取其外之
病處與陽經之合又留鍼以致陽氣陽氣至則內重竭重竭
則死矣其死也無氣以動故靜所謂五藏之氣已絕於外者
脈口氣外絕不至反取其四末之輸又留鍼以致其陰氣陰
氣至則陽氣反入入則逆逆則死矣其死也陰氣有餘故躁
輸與腧通
陽氣反入陽氣內陷也

節之交三百六十五會者絡脈之滲灌諸節者也
九鍼十二原所言節者神氣之所游行出入也非皮肉筋
骨也謂氣穴三百六十五也

九鍼論

黃帝曰余聞九鍼於夫子衆多博大矣余猶不能寤敢問九
鍼焉生何因而有名岐伯曰九鍼者天地之大數也始於一
而終於九故曰一以法天二以法地三以法人四以法時五
以法音六以法律七以法星八以法風九以法野黃帝曰以
鍼應九之數奈何岐伯曰夫聖人之起天地之數也一而九
之故以立九野九而九之九九八十一以起黃鍾數焉以鍼
應數也一者天也天者陽也五藏之應天者肺肺者五藏六

府之蓋也皮者肺之合也人之陽也故爲之治鍼必以大其
頭而銳其末令無得深入而陽氣出二者地也人之所以應
土者肉也故爲之治鍼必筩其身而員其末令無得傷肉分
傷則氣得竭三者人也人之所以成生者血脈也故爲之治
鍼必大其身而員其末令可以按脈勿陷以致其氣令邪氣
獨出四者時也時者四時八風之客於經絡之中爲痼病者
也故爲之治鍼必筩其身而鋒其末令可以寫熱出血而痼
病竭五者音也音者冬夏之分分於子午陰與陽別寒與熱
爭兩氣相搏合爲癰膿者也故爲之治鍼必令其末如劍鋒
可以取大膿六者律也律者調陰陽四時而合十二經脈虛
邪客於經絡而爲暴痹者也故爲之治鍼必令尖如氂且員

且銳中身微大以取暴氣七者星也星者人之七竅邪之所客於經而爲痛痺舍於經絡者也故爲之治鍼令尖如蚊虻喙靜以徐往微以久留正氣因之真邪俱往出鍼而養者也八者風也風者人之股肱八節也八正之虛風八風傷人內舍於骨解腰脊關節腠理之間爲深痺也故爲之治鍼必長其身鋒其末可以取深邪遠痺九者野也野者人之節解皮膚之間也淫邪流溢於身如風水之狀而溜不能過於機關大節者也故爲之治鍼令尖如挺其鋒微員以取大氣之不能過於關節者也

骨解骨節也

黃帝曰鍼之長短有數乎岐伯曰一曰鑱鍼者取法於巾鍼去末寸半卒銳之長一寸六分主熱在頭身也二曰員鍼取法於絮鍼筩其身而卵其鋒長一寸六分主治分間氣三曰鍉鍼取法於黍粟之銳長三寸半主按脈取氣令邪出四曰鋒鍼取法於絮鍼筩其身鋒其末長一寸六分主癰熱出血五曰鈹鍼取法於劍鋒廣二寸半長四寸主大癰膿兩熱爭者也六曰員利鍼取法於氂鍼微大其末反小其身令可深入內也長一寸六分主取癰痺者也七曰毫鍼取法於毫毛長一寸六分主寒熱痛在絡者也八曰長鍼取法於綦鍼長七寸主取深邪遠痺者也九曰大鍼取法於鋒鍼其鋒微員長四寸主取大氣不出關節者也鍼形畢矣此九鍼大小長短法也九者經巽之理十二經脈陰陽之病也

巾鍼絮鍼氂鍼綦鍼鋒鍼皆古鍼名巽順也九鍼者經常巽順之理具在於此所治者十二經脈陰陽之病也九者經巽之理二句舊誤在周痺

官鍼

凡刺之要官鍼最妙九鍼之宜各有所爲長短大小各有所施也不得其用病弗能移疾淺鍼深內傷良肉皮膚爲癰病深鍼淺病氣不寫支爲大膿病小鍼大氣寫太甚疾必爲害病大鍼小氣不寫泄亦復爲敗失鍼之宜大者寫小者不移已言其過請言其所施

大者寫小者不移害之大者寫其正氣小者其病仍不移易也

病在皮膚無常處者取以鑱鍼於病所膚白勿取病在分肉間取以員鍼於病所病在經絡痼痺者取以鋒鍼病在脈氣少當補之者取之鍉鍼於井滎分腧病爲大膿者取以鈹鍼病痺氣暴發者取以員利鍼病痺氣痛而不去者取以毫鍼病在中者取以長鍼病水腫而不能通關節者取以大鍼病在五藏固居者取以鋒鍼寫於井滎分輸取以四府

九鍼名義見九鍼十二原

凡刺有九以應九變一曰輸刺輸刺者刺諸經滎輸藏腧也二曰遠道刺遠道刺者病在上取之下刺府腧也三曰經刺經刺者刺大經之結絡經分也四曰絡刺絡刺者刺小絡之血脈也五曰分刺分刺者刺分肉之間也六曰大寫刺大寫

刺者刺大膿以鈹鍼也七日毛刺毛刺者刺浮痺皮膚也八日巨刺巨刺者左取右右取左九日焠刺焠刺者燔鍼取痺也

巨刺義詳素問繆刺論

凡刺有十二節以應十二經一日偶刺偶刺者以手直心若背直痛所一刺前一刺後以治心痺刺此者傍鍼之也二日報刺報刺者刺痛無常處也上下行者直內無拔鍼以左手隨病所按之乃出鍼復刺之也三日恢刺恢刺者直刺傍之舉之前後恢筋急以治筋痺也四日齊刺齊刺者直入一傍入二以治寒氣小深者或日三刺三刺者治痺氣小深者也五日揚刺揚刺者正內一傍內四而浮之以治寒氣之博大

者也六日直鍼刺直鍼刺者引皮乃刺之以治寒氣之淺者也七日輸刺輸刺者直入直出稀發鍼而深之以治氣盛而熱者也八日短刺短刺者刺骨痺稍搖而深之致鍼骨所以上下摩骨也九日浮刺浮刺者傍入而浮之以治肌急而寒者也十日陰刺陰刺者左右卒刺之以治寒厥中寒厥足踝後少陰也十一日傍鍼刺傍鍼刺者直刺傍刺各一以治留痺久居者也十二日贊刺贊刺者直入直出數發鍼而淺之出血是謂治癰腫也

恢擴也前後恢筋急者恢擴其筋以舒其筋也

凡刺有五以應五藏一日半刺半刺者淺內而疾發鍼無鍼傷肉如拔毛狀以取皮氣此肺之應也二日豹文刺豹文刺者左右前後鍼之中脈為故以取經絡之血者此心之應也三日關刺關刺者直刺左右盡筋上以取筋痺慎無出血此肝之應也或日淵刺一日豈刺四日合谷刺合谷刺者左右雞足鍼於分肉之間以取肌痺此脾之應也五日輸刺輸刺者直入直出深內之至骨以取骨痺此腎之應也

合谷者肉之大會為谷（素問氣穴論語）鍼於分肉之間合於肉之大會也

黃帝問於岐伯日余聞九鍼於夫子衆多矣不可勝數余推而論之以為一紀余司誦之子聽其理非則語余請正其道令可久傳後世無患得其人乃傳非其人勿言岐伯稽首再拜日請聽聖王之道黃帝日用鍼之理必知形氣之所在左

右上下陰陽表裏血氣多少行之逆順出入之合謀伐有過知解結知補虛寫實上下氣門明通於四海審其所在寒熱淋露以輸異處審於調氣明於經隧左右肢絡盡知其會寒與熱爭能合而調之虛與實鄰知決而通之左右不調把而行之明於逆順乃知可治陰陽不奇故知起府審於本末察其寒熱得邪所在萬刺不殆知官九鍼刺道畢矣

淋小便淋澀露崩漏帶下之類

明於五輸徐疾所在屈伸出入皆有條理言陰與陽合於五行五藏六府亦有所藏四時八風盡有陰陽各得其位合於明堂各處色部五藏六府察其所痛左右上下知其寒溫何經所在審皮膚之寒溫滑澀知其所苦膈有上下知其氣所

在先得其道稀而疏之稍深以留故能徐入之大熱在上推而下之從下上者引而去之視前痛者常先取之大寒在外留而補之入於中者從合寫之鍼所不爲灸之所宜上氣不足推而揚之下氣不足積而從之陰陽皆虛火自當之厥而寒甚骨廉陷下寒過於膝下陵三里陰絡所過得之留止寒入於中推而行之經陷下者火則當之結絡堅緊火所治之不知所苦兩蹻之下男陰女陽良工所禁鍼論畢矣

五輸井滎俞經合也徐疾所在屈伸出入即逆順肥瘦出入屈折行之疾徐之義明堂鼻也面上五色各處其部以察藏府之所痛經絡之寒溫也膈有上下清濁所分也下陵即陽明之三里也兩蹻之下即足太陽之申脈足少陰

之照海也然蹻脈者男子數其陽女子數其陰（脈度語）則男宜灸陽女宜灸陰若男陰女陽則爲良工之所禁也

用鍼之服必有法則上視天光下司八正以辟奇邪而觀百姓審於虛實無犯其邪是得天之露遇歲之虛救而不勝反受其殃故曰必知天忌乃言鍼意法於往古驗於來今觀於冥冥通於無窮粗之所不見良工之所貴莫知其形若神髣髴虛邪之中人也洒淅惡寒正邪之中人也微先見於色不知於其身若有若無若存若亡有形無形莫知其情是故上工之取氣乃救其萌芽下工守其已成因敗其形是故工之用鍼也知氣之所在而守其門戶明於調氣補寫所在徐疾之意所取之處寫必用員切而轉之其氣乃行疾而徐出邪氣乃出伸而迎之搖大其穴氣出乃疾補必用方外引其皮令當其門左引其樞右推其膚微旋而徐推之必端以正安以靜堅心無解欲微以留氣下而疾出之推其皮蓋其外門眞氣乃存用鍼之要無忘其神（以上三段舊誤在官能）

上視天光下司八正素問八正神明論合以天光必合日月星辰四時八正之氣也（合天光者月生無寫月滿無補也司八正者所以候八風之虛邪也）得天之露遇歲之虛義見歲露論法於往古驗於來今至守其門戶解見八正神明論寫必用員補必用方八正神明論作寫必用方補必用員文異而義通

終始

凡刺之道畢於終始明知終始五藏爲紀陰陽定矣陰者主

藏陽者主府陽受氣於四末陰受氣於五藏故寫者迎之補者隨之知迎知隨氣可令和和氣之方必通陰陽五藏爲陰六府爲陽傳之後世以血爲盟敬之者昌慢之者亡無道行私必得天殃謹奉天道請言終始

四末手足之端也

終始者經脈爲紀持其脈口人迎以知陰陽有餘不足平與不平天道畢矣所謂平人者不病不病者脈口人迎應四時也上下相應而俱往來也六經之脈不結動也本末寒溫相守司也形肉血氣必相稱也是謂平人少氣者脈口人迎俱少而不稱尺寸也如是者則陰陽俱不足補陽則陰竭寫陰則陽脫如是者可將以甘藥不可飲以至劑如此者弗灸不

已者因而寫之則五藏氣壞矣
經脈爲紀經脈爲綱紀也
人迎一盛病在足少陽一盛而躁在手少陽人迎二盛病在足太陽二盛而躁在手太陽人迎三盛病在足陽明三盛而躁在手陽明人迎四盛且大且數名曰溢陽溢陽爲外格外格不通死不治
外格陰盛而格陽陽盛於外而絶於內也
脈口一盛病在足厥陰一盛而躁在手心主脈口二盛病在足少陰二盛而躁在手少陰脈口三盛病在足太陰三盛而躁在手太陰脈口四盛且大且數名曰溢陰溢陰爲內關內關不通死不治

內關陽盛而關陰陰盛於外而絶於內也
人迎與太陰脈口俱盛四倍以上命曰關格關格者與之短期
必死不治也
人迎一盛寫足少陽而補足厥陰二寫一補日一取之必切而驗之疏而取之上氣和乃止人迎二盛寫足太陽而補足少陰二寫一補二日一取之必切而驗之疏而取之上氣和乃止人迎三盛寫足陽明而補足太陰二寫一補日二取之必切而驗之疏而取之上氣和乃止
上氣和者手經之氣和也此寫陽補陰之法也
脈口一盛寫足厥陰而補足少陽二補一寫日一取之必切而驗之疏而取之上氣和乃止脈口二盛寫足少陰而補足太陽二補一寫二日一取之必切而驗之疏而取之上氣和乃止脈口三盛寫足太陰而補足陽明二補一寫日二取之必切而驗之疏而取之上氣和乃止
此寫陰補陽之法也
所以日二取之者太陰主脾陽明主胃大富於穀氣故可日二取之也人迎與脈口俱盛三倍以上命曰陰陽俱溢如是者不開則血脈閉塞氣無所行流淫於中五藏內傷如此者因而灸之則變易而爲他病矣
人迎脈口俱盛三倍以上命曰陰陽俱溢不俟已至四倍也此不開寫則氣血閉塞淫傷五藏再以灸助其邪則他

病叢生矣
凡刺之道氣調而止補陰寫陽音氣益彰耳目聰明反此者血氣不行所謂氣致而有效者寫則益虛虛則脈大如其故而不堅也堅如其故者適雖言效病未去也補則益實實者脈大如其故而益堅也如其故而不堅者適雖言快病未去也故補則實寫則虛痛雖不隨鍼病必衰去故陰陽不相移虛實不相傾取之其經必先通十二經脈之所生病而後可得傳於終始矣
補陰寫陽裏氣而寫表氣也實者寫之則益虛故脈不堅堅者病未去也虛者補之則益實故脈堅不堅者病未去也故補則實寫則虛痛雖不隨鍼減而病必衰去矣陰

陽不相移者有一定補寫之陰陽也虛實不相傾者有一定補寫之虛實也取之其經者取之其經之陰陽之虛實也故必先通夫十二經脈之所生病陰陽虛實之不同而後可得傳於終始矣

凡刺之屬三刺至穀氣邪僻妄合陰陽易居逆順相反浮沈異處四時不得稽留淫泆須鍼而去故一刺則陽邪出再刺則陰邪出三刺則穀氣至穀氣至而止所謂穀氣至者已補而實已寫而虛故以知穀氣至也邪氣獨去者陰與陽未能調而病知愈也故曰補則實寫則虛痛雖不隨鍼病必衰去矣

凡刺之屬三刺則至穀氣病之邪僻妄合陰陽異居逆順

相反浮沈異處四時不得稽留淫泆此等顚倒悖亂失政乖常無不須鍼而去故一刺則陽分之邪出再刺則陰分之邪出三刺則穀氣至穀氣者正氣也穀氣至而止所謂穀氣至者已補而成實已寫而爲虛故以知穀氣至也穀氣既至邪氣必去邪氣獨去者雖陰與陽未即能調而病可知愈也故曰補則實寫則虛痛雖不隨鍼病必衰去矣

陰盛而陽虛先補其陽後寫其陰而和之陰虛而陽盛先補其陰後寫其陽而和之三脈動於足大指之間其動也陽明在上厥陰在中太陰在下必審其實虛虛而寫之是謂重虛重虛病益甚凡刺此者以指按之脈動而實且疾者疾寫之虛而徐者則補之反此者病益甚

和之令其均平也三脈動於足大指之間其動也陽明在上衝陽也厥陰在中太衝也太陰在下大都也

寫須一方實深取之稀按其痏以極出其邪氣補須一方虛淺刺之以養其脈疾按其痏無使邪氣得入邪氣來也緊而疾穀氣來也徐而和脈實者深刺之以泄其氣脈虛者淺刺之使精氣無得出以養其脈獨出其邪氣

痏鍼孔也

脈之所居深不見者刺之微內鍼而久留之以致其空脈氣也脈淺者勿刺按絶其脈乃刺之無令精出獨出其邪氣耳所謂三刺則穀氣至者先淺刺絶皮以出陽邪再刺少益深絶皮致肌肉則陰邪出未入分肉間也已入分肉之間則穀

氣出故刺法曰始刺淺之以逐邪氣而來血氣後刺深之以致陰氣之邪最後刺極深之以下穀氣此之謂也（此段舊誤在官鍼）

致其空脈氣致其空中之脈氣也（空與孔同鍼孔也）無令精出無令精氣出也（精氣即正氣）以逐邪氣陽邪也

刺諸痛者其脈皆實痛者陰也深刺之癢者陽也淺刺之痛而以手按之不得者陰也病在上者陽也病在下者陰也病先起陽者先治其陽而後治其陰病先起陰者先治其陰而後治其陽故曰從腰以上者手太陰陽明皆主之從腰以下者足太陰陽明皆主之病在上者下取之病在下者高取之病在頭者取之足病在腰者取之膕病生於頭者頭重生於手者臂重生於足者足重手屈而不伸者其病在筋伸而不

屈者其病在骨在骨守骨在筋守筋膺腧中膺背腧中背肩膊虛者取之上重舌刺舌柱以鈹鍼治病者先刺其病所從生者也

痛者氣阻而不行也故深在陰分癢者氣行而不暢也故淺在陽分

刺熱厥者留鍼反爲寒刺寒厥者留鍼反爲熱刺熱厥者二陰一陽刺寒厥者二陽一陰所謂二陰者二刺陰也一陽者一刺陽也久病者邪氣入深刺此病者深內而久留之間日而復刺之必先調其左右去其血脈刺道畢矣

厥病陰陽偏盛故生寒熱此非旦夕所成故宜留鍼以去其偏凡諸久病根深皆宜久留其鍼去其病根也

凡刺之法必察其形氣形肉未脫少氣而脈又躁躁厥者必爲繆刺之散氣可收聚氣可布深居靜處占神往來閉戸塞牖魂魄不散專意一神精氣之分毋聞人聲以收其精必一其神令志在鍼淺而留之微而浮之以移其神氣至乃休男內女外堅拒勿出謹守勿內是謂得氣

男子不足於內故堅拒勿出女子不足於外故謹守勿內

音納

凡刺之禁新內勿刺新刺勿內已醉勿刺已刺勿醉新怒勿刺已刺勿怒新勞勿刺已刺勿勞已飽勿刺已刺勿飽已飢勿刺已刺勿飢已渴勿刺已刺勿渴大驚大恐必定其氣乃刺之乘車來者臥而休之如食頃乃刺之出行來者坐而休之如行十里頃乃刺之凡此十二禁者其脈亂氣散逆其營衛經脈不次因而刺之則陽病入於陰陰病出爲陽邪氣復生粗工勿察是謂伐身形體淫泆乃消腦髓津液不化脫其五味是謂失氣也

腦髓津液化於五味脫其五味脫其化生精液之源也

太陽之脈其終也戴眼反折瘈瘲其色白絶汗乃出出則終矣少陽終者耳聾百節盡縱目系絶目系絶一日半則死矣其死也色先青白乃死陽明終者口目動作喜驚妄言色黃其上下之經盛而不行則終矣少陰終者面黑齒長而垢腹脹閉塞上下不通而終矣厥陰終者中熱嗌乾喜溺心煩甚則舌卷卵上縮而終矣太陰終者腹脹閉不得息氣噫善嘔

嘔則逆逆則面赤不逆則上下不通上下不通則面黑皮毛焦而終矣

此段與素問診要經終論同難經終始者脈之紀也寸口人迎陰陽之氣通於朝使如環無端故曰始也終者三陰三陽之脈絶絶則死死各有形故曰終也

官能

雷公問於黃帝曰鍼論曰得其人乃傳非其人勿言何以知其可傳黃帝曰各得其人任之其能故能明其事雷公曰願聞官能奈何黃帝曰明目者可使視色聰耳者可使聽音捷疾辭語者可使傳論語徐而安靜手巧而心審諦者可使行鍼艾理血氣而調諸逆順察陰陽而兼諸方緩節柔筋而心

和調者可使導引行氣疾毒言語輕人者可使唾癰呪病爪苦手毒爲事善傷者可使按積抑痺手毒者可使試按龜置龜於器下而按其上五十日而死矣手甘者復生如故也各得其能方乃可行其名乃彰不得其人其功不成其師無名故曰得其人乃言非其人勿傳此之謂也

靈樞懸解卷一終

靈樞懸解卷二

昌邑黃元御解

刺節真邪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聞刺有五節奈何岐伯曰固有五節一曰振埃二曰發矇三曰去爪四曰徹衣五曰解惑黃帝曰夫子言五節余未知其意岐伯曰振埃者刺外經去陽病也發矇者刺府輸去府病也去爪者刺關節肢絡也徹衣者盡刺諸陽之奇輸也解惑者盡知調陰陽補瀉有餘不足相傾移也

義詳下文

黃帝曰刺節言振埃夫子乃言刺外經去陽病余不知其所

謂也願卒聞之岐伯曰振埃者陽氣大逆上滿於胸中憤䐜肩息大氣逆上喘喝坐伏病惡埃煙䏚不得息請言振埃尚疾於振埃帝曰善取之何如岐伯曰取之天容黃帝曰其欬上氣窮詘胸痛者取之奈何岐伯曰取之廉泉黃帝曰取之有數乎岐伯曰取天容者無過一里取廉泉者血變而止䏚與嗌同

憤䐜肩息胸滿氣阻喘氣肩搖也病惡埃煙惡見煙塵也䏚不得息咽喉䏚塞不得布息也天容手太陽穴一里鍼

刺之數

黃帝曰善哉刺節言發矇余不得其意夫發矇者耳無所聞目無所見夫子乃言刺府輸去府病何輸使然願聞其故岐

伯日妙乎哉問也此刺之大約鍼之極也神明之類也口說書卷猶不能及也請言發矇尙疾於發矇也黃帝日善願卒聞之岐伯日刺此者必於日中刺其聽宮中其眸子聲聞於耳此其輸也黃帝日善何謂聲聞於耳岐伯日刺邪以手堅按其兩鼻竅而疾偃其聲必應於鍼也

夫發矇者耳無所聞目無所見是以發其蒙蔽使之見聞也乃言刺府輸去府病此何府之輸使之聾瞶如此也聽宮手太陽穴眸子當是足少陽之童子髎也童與瞳通邪氣在經刺之以手堅按其兩鼻之竅而疾偃臥氣不下逼而鼓動於鍼孔之內靜而聽之其聲必應於鍼下也

黃帝日善此所謂弗見爲之而無目視見而取之神明相得

者也刺節言去爪夫子乃言刺關節肢絡願卒聞之岐伯日腰脊者身之大關節也肢脛者人之管以趨翔也莖垂者身中之機陰精之候津液之道也故飲食不節喜怒不時津液內溢乃下留於睾血道不通日大不休俛仰不便趨翔不能此病滎然有水不上不下鈹石所取形不可匿常不得蔽故命日去爪

腰脊者一身之大關節也四肢膝脛者人之管以趨翔也管主也莖垂者宗筋之聚身中之機宗筋所以束骨而利機關陰精輸泄之候津液流注之道也故飲食不節喜怒不時傷其脾肝疏泄失政津液內溢乃下流於睾丸經絡堙瘀血道不通睾丸日大不休以致腰脊俛仰不便肢脛趨翔不能此病滎然內有積水不上不下停佇陰囊鈹石所取形不可匿常不得蔽取之則去易如去爪故命日去爪

黃帝日善刺節言徹衣夫子乃言盡刺諸陽之奇輸未有常處也願卒聞之岐伯日是陽氣有餘而陰氣不足陰氣不足則內熱陽氣有餘則外熱內外相搏熱如懷炭外畏綿帛近不可近身又不可近席腠理閉塞則汗不出舌焦脣槁腊乾嗌燥飲食不讓美惡黃帝日善取之奈何岐伯日取之於其天府大杼三痏又刺中膂以去其熱補足手太陰以出其汗熱去汗稀疾於徹衣腊音昔

腊乾胸乾之訛乾肉日腊於義無當飲食不讓美惡不識美惡也天府手太陰穴大杼中膂足太陽也

黃帝日善刺節言解惑夫子乃言盡知調陰陽補寫有餘不足相傾移也惑何以解之岐伯日大風在身血脈偏虛虛者不足實者有餘輕重不得傾側宛伏不知東西不知南北乍上乍下乍反乍覆顛倒無常甚於迷惑黃帝日善取之奈何岐伯日寫其有餘補其不足陰陽平復用鍼若此疾於解惑宛菀同

大風在身閉其營衛營衛鬱過則血脈偏實其風所未閉之經則血脈偏虛虛者不足實乃有餘輕重不相得是以傾側宛伏不知東西南北自覺上下反覆顛倒無常此眞甚於迷惑也

黃帝日余聞刺有五邪何謂五邪岐伯日病有持癰者有容

大者有狹小者有熱者有寒者是謂五邪黃帝曰刺五邪柰何岐伯曰凡刺五邪之方不過五章癉熱消滅腫聚散亡寒痺益溫小者益陽大者必去請道其方凡刺癰邪無迎隴易俗移性不得膿詭道更行去其鄉不安處所乃散亡諸陰陽過癰者取之其輸寫之凡刺大邪日以小泄奪其有餘乃益虛剽其通鍼其邪肌肉親視之毋有反其真刺諸陽分肉間凡刺小邪日以大補其不足乃無害視其所在迎之界遠近盡至其不得外侵而行之乃自費刺分肉間凡刺熱邪越而蒼出遊不歸乃無病為開通辟門戶使邪得出病乃已凡刺寒邪日以溫徐往徐來致其神門戶已閉氣不分虛實得調其氣存也辟闢同

持癰蓄積癰膿也容大寬容廣大也狹小窄狹微小也熱癉熱也寒寒痺也五章五條也癉熱消滅熱腫聚散亡持癰寒痺益溫寒小者益陽小狹大者必去大容此刺五邪之五章也凡刺癰邪無迎其隴盛之勢隴與隆同若易俗移性違其自然之宜必不得膿宜詭道更行使腫聚去其鄉而不安處所乃能散亡諸陰陽經絡之有過而成癰者取之其輸而寫之此刺持癰之方也凡刺大邪日以漸小泄奪其有餘乃始益虛剽其通達之路剽即刺也以鍼其邪肌肉親視之毋有反其真刺諸陽分肉之間此刺容大之方也凡刺小邪日以漸大補其不足乃可無害視其所在而迎之於界遠近之氣盡至其不得外侵而行之乃自費侵當作浸浸漸也費大也宜刺分肉之間此刺狹小之方也凡刺邪越而蒼越渫越也蒼當作滄熱氣渫越則變為滄涼出遊不歸乃無病熱氣遊散為開通辟門戶使邪得出病乃已此刺熱邪之方也凡刺寒邪日以溫日以漸溫徐往徐來致其神門戶已閉氣不分氣不分散虛實得調其氣存此刺寒邪之方也

黃帝曰官鍼柰何岐伯曰刺癰者用鈹鍼刺大者用鋒鍼刺小者用員利鍼刺熱者用鑱鍼刺寒者用毫鍼也請言解論與天地相應與四時相副人參天地故可為解下有漸洳上生葦蒲此所以知形氣之多少也陰陽者寒暑也熱則滋濡而在上恨荄少汁人氣在外皮膚緻腠理閉汗不出血氣强肉堅濇當是之時善行水者不能往冰善穿地者不能鑿凍

善用鍼者亦不能取四厥血脈凝結堅搏不往來者亦未可卽柔故行水者必待天溫冰釋凍解而水可行地可穿也人脈猶是也治厥者必先熨調和其經掌與腋肘與腳項與脊以調之火氣已通血脈乃行然後視其病脈淖澤者刺而平之堅緊者破而散之氣下乃止此所謂解結也

官鍼柰何於九鍼中當用何鍼也解論解結之論也下有漸洳之水則上生葦蒲形氣多少必有外驗亦如是也

用鍼之類在於調氣氣積於胃以通營衞各行其道宗氣留於海其下者注於氣街其上者走於息道故厥在於足宗氣不下脈中之血凝而留止弗之火調不能取之用鍼者必先察其經絡之實虛切而循之按而彈之視其應動者乃後取

而下之六經調者謂之不病雖病謂之自已也一經上實下
虛而不通者此必有橫絡盛加於大經令之不通視而寫之
此所謂解結也
宗氣肺中之大氣一身諸氣之宗也
上寒下熱先刺其項太陽久留之已刺則熨項與肩胛令熱
下合乃止此所謂推而上之者也上熱下寒視其虛脈而陷
之於經絡者取之氣下乃止此所謂引而下之者也大熱徧
身狂而妄見妄聞妄言視足陽明及大絡取之虛者補之血
而實者寫之因其偃臥居其頭前以兩手四指挾按頸動脈
久持之卷而切推下至缺盆中而復止如前熱去乃止此所
謂推而散之者也

刺項太陽足太陽之天柱大杼也令熱下合乃止令上熱
與下相合也居其頭前醫居病者之頭前也按頸動脈足
陽明之人迎也按之卷手而切推之下至缺盆中而復止
如前所以推其經熱而使之下也熱去乃止而不推此推
而散之之法也
黃帝曰有一脈生數十病者或痛或癰或熱或寒或癢或痺
或不仁變化無窮其故何也岐伯曰此皆邪氣之所生也黃
帝曰余聞氣者有真氣有正氣有邪氣何謂真氣岐伯曰真
氣者所受於天與穀氣并而充身者也正氣者正風也從一
方來非實風又非虛風也邪氣者虛風之賊傷人者也其中
人也深不能自去正風者其中人也淺合而自去其氣來柔

弱不能勝真氣故自去虛邪之中人也洒淅動形起毫毛而
發腠理其入深內搏於骨則爲骨痺搏於筋則爲筋攣搏於
脈中則爲血閉不通則爲癰搏於肉與衛氣相搏陽勝者則
爲熱陰勝者則爲寒寒則真氣去去則虛虛則寒搏於皮膚
之間其氣外發腠理開毫毛搖氣往來行則爲癢留而不去
則爲痺衛氣不行則爲不仁
此答帝問痛癰寒熱癢痺不仁之義
虛邪偏客於身半其入深內居營衛營衛稍衰則真氣去邪
氣獨留發爲偏枯其邪氣淺者脈偏痛虛邪之入於身也深
寒與熱相搏久留而內著寒勝其熱則骨痛肉枯熱勝其寒
則爛肉腐肌爲膿內傷骨內傷骨爲骨蝕有所疾前筋筋屈

不伸邪氣居其間而不反發爲筋溜有所結氣歸之衛氣留
之不得反津液久留合而爲腸溜久者數歲乃成以手按之
柔已有所結氣歸之津液留之邪氣中之凝結日以益甚連
以聚居爲昔瘤以手按之堅有所結深中骨氣因於骨骨與
氣并日以益大則爲骨疽有所結中於肉宗氣歸之邪留而
不去有熱則化而爲膿無熱則爲肉疽凡此數氣者其發無
常處而有常名也黃帝曰善請藏之靈蘭之室不敢妄出也
此推明黃帝未問之義溜與瘤通昔瘤成於夙昔非旦
暮所結者骨疽氣鬱於骨中而突起者肉疽氣鬱於肉中
無熱化膿堅鞕而突起者
逆順

黃帝問於伯高曰余聞氣有逆順脈有盛衰刺有大約可得聞乎伯高曰氣之逆順者所以應天地陰陽四時五行也脈之盛衰者所以候血氣之虛實有餘不足也刺之大約者必明知病之可刺與其未可刺與其已不可刺也黃帝曰候之奈何伯高曰無迎逢逢之氣無擊堂堂之陣刺法曰無刺熇熇之熱無刺漉漉之汗無刺渾渾之脈無刺病與脈相逆者黃帝曰候其可刺奈何伯高曰上工刺其未生者也其次刺其未盛者也其次刺其已衰者也下工刺其方襲者也與其形之盛者也與其病之與脈相逆者也故曰方其盛也勿敢毀傷刺其已衰事必大昌故曰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此之謂也逢音蓬熇音蒿漉音鹿

逢逢盛也熇熇熱旺也漉漉汗多也渾渾脈大也方襲邪方感襲也言已非未生時矣

行鍼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聞九鍼於夫子而行之於百姓百姓之血氣各不同形或神動而氣先鍼行或氣與鍼相逢或鍼已出氣獨行或數刺乃知或發鍼而氣逆或數刺病益劇凡此六者各不同形願聞其方岐伯曰重陽之人其神易動其氣易往也黃帝曰何謂重陽之人岐伯曰重陽之人熇熇高高言語善疾舉足善高心肺之藏氣有餘陽氣滑盛而揚故神動而氣先行黃帝曰重陽之人而神不先行者何也岐伯曰此人頗有陰者也黃帝曰何以知其頗有陰也岐伯曰多陽者多喜多陰者多怒數怒而易解故曰頗有陰其陰陽之離合難故其神不能先行也黃帝曰其氣與鍼相逢奈何岐伯曰陰陽和調而血氣淖澤滑利故鍼入而氣出疾而相逢也黃帝曰鍼已出而氣獨行者何氣使然岐伯曰其陰氣多而陽氣少陰氣沈而陽氣浮者內藏鍼已出氣乃隨其後故獨行也黃帝曰數刺乃知何氣使然岐伯曰此人之多陰而少陽其氣沈而氣往難故數刺乃知也黃帝曰刺入而氣逆者何氣使然岐伯曰其氣逆與其數刺病益甚者非陰陽之氣浮沈之勢也此皆粗之所敗上之所失其形氣無過焉熇音枵

熇熇高高氣高而揚也數怒而易解數怒而易消也易解是其陽多數怒是其有陰故曰頗有陰也粗之所敗上之所失粗工之所敗上工之所失也

血絡論

黃帝曰願聞其奇邪而不在經者岐伯曰血絡是也黃帝曰刺血絡而仆者何也血出而射者何也血少黑而濁者何也血出清而半為汁者何也發鍼而腫者何也血出若多若少而面色蒼蒼者何也發鍼而面色不變而煩悗者何也多出血而不動搖者何也願聞其故

血絡邪中於絡氣阻而血壅者也

岐伯曰脈氣盛而血虛者刺之則脫氣脫氣則仆血氣俱盛而陰氣多者其血滑刺之則射陽氣蓄積久留而不寫者其血黑以濁故不能射新飲而液滲於絡而未合和於血也故

血出而汁別焉其不新飲者身中有水久則為腫陰氣積於陽其氣因於絡刺之血未出而氣先行故腫陰陽之氣其新相得而未合和因而寫之則陰陽俱脫表裏相離故脫色而蒼蒼然刺之血出多色不變而煩悗者刺絡而虛經虛經之屬於陰者陰脫故煩悶陰陽相得而合為痺者此為內溢於經外注於絡如是者陰陽俱有餘雖多出血而弗能虛也

脈之氣盛而血虛者刺之則脫其氣脫氣則身仆血氣俱盛而陰氣多者陰氣遏束其血滑利刺之則射見衰而奔也陽氣蓄積經血久留而不寫者壅瘀腐敗其血黑以濁膠而莫流故不能射新飲水而液滲於絡未經和合於血故血出而清汁別焉其不新飲者身中宿有積水久則流

溢經絡而為腫脹水中陰氣積於陽分其氣因於絡脈已將作腫刺之血未出而陰氣先行充塞絡中故發腫滿不俟日久而四溢也陰陽之氣其新相得而未和合彼此裹抱不堅因而寫之則陰陽俱脫無以榮華皮膚故脫色而面蒼蒼然刺之血出多色不變而煩悗者刺其絡而虛其經經為陰虛其經之屬於陰者陰脫故生煩悗陰陽相合而為痺者隧道壅阻此為氣血內溢於經外注於絡如是者陰陽俱有餘雖多出血而弗能虛也故不動搖

黃帝曰相之奈何岐伯曰血脈者盛堅橫以赤上下無常處小者如鍼大者如筯則而寫之萬全也故無失數矣失數而反各如其度黃帝曰鍼入而肉著者何也岐伯曰熱氣因於鍼則鍼熱熱則肉著於鍼故堅焉

失數而反各如其度苟失其數則反其道而各如其度也

論勇

黃帝問於少俞曰夫人之忍痛與不忍痛者非勇怯之分也夫勇士之不忍痛者見難則前見痛則止夫怯士之忍痛者聞難則恐遇痛則動夫勇士之忍痛者見難不恐遇痛不動夫怯士之不忍痛者見難與痛面轉目盻恐不能言失氣驚悸顏色變化乍死乍生余見其然也不知其何由願聞其故少俞曰夫忍痛與不忍痛者皮膚之薄厚肌肉之堅脆緩急之分也非勇怯之謂也黃帝曰願聞勇怯之所由然少俞曰勇士者目深以固長衡直揚三焦理橫其心端直其肝大以

堅其膽滿以傍怒則氣盛而胸張肝舉而膽橫眥裂而目揚毛起而面蒼此勇士之由然者也

長衡直揚五變則作長衡直揚言其目突而眥直也

黃帝曰願聞怯士之所由然少俞曰怯士者目大而不減陰陽相失三焦理縱䯏骬短而小肝系緩其膽不滿而縱腸胃挺脅下空雖方大怒氣不能滿其胸肝肺雖舉氣衰復下故不能久怒此怯士之所由然者也䯏音揭骬音於

減與緘通收也䯏骬蔽心骨也挺長也縱長不收

黃帝曰怯士之得酒怒不避勇士者何藏使然少俞曰酒者水穀之精熟穀之液也其氣慓悍其入於胃中則胃脹氣上逆滿於胸中肝浮膽橫當是之時故比於勇士與勇士同類

不知避之氣衰則悔名曰酒悖也

悖亂也

論痛

黃帝問於少俞曰筋骨之強弱肌肉之堅脆皮膚之厚薄腠理之疏密各不同其於鍼石火焫之痛何如腸胃之厚薄堅脆亦不等其於毒藥何如願盡聞之少俞曰人之骨強筋弱肉緩皮膚厚者耐痛其於鍼石之痛火焫亦然黃帝曰其耐火焫者何以知之少俞曰加以黑色而美骨者耐火焫黃帝曰其不耐鍼石之痛者何以知之少俞曰堅肉薄皮者不耐鍼石之痛於火焫亦然黃帝曰人之勝毒何以知之少俞曰胃厚色黑大骨及肥者皆勝毒其瘦而薄胃者皆不勝毒也

黃帝曰人之病或同時而傷或易已或難已其故何如少俞曰同時而傷其身多熱者易已多寒者難已

其身多熱者陽盛而氣通故易已多寒者陰盛而氣滯故難已

五邪

邪在肺則病皮膚痛寒熱上氣喘汗出欬動肩背取之膺中外腧背三節五節之傍以手疾按之快然乃刺之取之缺盆中以越之

肺藏氣而主皮毛故邪在肺則皮膚痛寒熱汗出上氣喘欬膺中外輸手太陰之雲門中府也背三節之傍肺腧也五節之傍心腧也皆足太陽經穴按之快然即是其穴乃刺之缺盆足陽明經穴經脈肺手太陰之脈是動則病肺脹滿膨膨而喘欬缺盆中痛故取之缺盆中以越之越散也

邪在肝則兩脇中痛寒中惡血在內行善掣節時腳腫取之行間以引脇下補三里以溫胃中取血脈以散惡血取耳間青脈以去其掣

肝藏血而主筋筋聚關節脈行兩脇故兩脇中痛惡血在內行善掣節掣牽也脾主四支木刑土敗脾氣不能下達關節壅阻故時腳腫寒中者土被木賊則寒水侮土也取之厥陰之行間穴名以引脇下之痛補陽明之三里以溫胃中之寒取血脈之結瘀以散惡血取耳中之青脈以去其牽掣足少陽之脈循耳間厥陰與少陽爲表裏也

邪在脾胃則病肌肉痛陽氣有餘陰氣不足則熱中善飢陽氣不足陰氣有餘則寒中腸鳴腹痛陰陽俱有餘若俱不足則有寒有熱皆調於三里

脾胃同主肌肉故邪在脾胃則病肌肉痛陽盛陰虛則熱中善飢陽虛陰盛則寒中腸鳴腹痛陰陽俱盛若俱虛則有寒有熱陰盛則下寒陰虛則下熱陽盛則上熱陽虛則下寒也皆調於足陽明之三里以均其寒熱

邪在腎則病骨痛陰痺陰痺者按之而不得腹脹腰痛大便難肩背頸項痛時眩取之湧泉崑崙視有血者盡取之

腎主骨故邪在腎則病骨痛腎爲陰陰旺則凝澀不行故病陰痺陰分痺者陰痺者病在隱微故按之而不得水旺則土

涇木陷疏泄不行故腹脹腰痛大便難少陰不升則太陽不降太陽行身之背濁氣上逆故肩背頸項痛寒水主藏時眩者寒水失藏而膽火升浮也（膽火化氣相火涌泉足少陰穴）崑崙足太陽穴

邪在心則病心痛喜悲時眩仆視有餘不足而調之其腧也

心痛水賊火也心主喜肺主悲喜悲金侮火也時眩仆君火失根而升浮也調之其輸手厥陰心主之輸也（少陰無腧）

五亂

黃帝曰經脈十二者別爲五行分爲四時何失而亂何得而治岐伯曰五行有序四時有分相順則治相逆則亂黃帝曰何謂相順岐伯曰經脈十二者以應十二月十二月者分爲

四時四時者春秋冬夏其氣各異營衛相隨陰陽已和清濁不相干如是則順而治黃帝曰何謂逆而亂岐伯曰清氣在陰濁氣在陽營氣順脈衛氣逆行清濁相干亂於胸中是謂大悗故氣亂於心則煩心密嘿俛首靜伏亂於肺則俛仰喘喝接手以呼亂於腸胃則爲霍亂亂於臂脛則爲四厥亂於頭則爲厥逆頭重眩仆（悗音悶）

清氣在陰陷而不升也濁氣在陽逆而不降也悗者氣亂而不清也接手以呼以手捫心也四厥四支厥逆也（四支寒冷謂之厥逆）厥逆頭痛眩仆濁氣逆升而不降也

黃帝曰五亂者刺之有道乎岐伯曰有道以來有道以去審知其道是謂身寶黃帝曰善願聞其道岐伯曰氣在於心者取之手少陰心主之輸氣在於肺者取之手太陰滎足少陰輸氣在於腸胃者取之足太陰陽明不下者取之三里氣在於頭者取之天柱大杼不知取太陽滎輸氣在於臂足取之先去血脈後取其陽明少陽之滎輸黃帝曰補寫奈何岐伯曰徐入徐出謂之導氣補寫無形謂之同精是非有餘不足也亂氣之相逆也黃帝曰允乎哉道明乎哉論請著之玉版命曰治亂也

有道以來有由以來也有道以去有法以去也手少陰之輸神門也心主之輸大陵也手太陰滎魚際也足少陰輸太谿也足太陰陽明太陰之輸太白也陽明之輸陷谷也三里足陽明穴也天柱大杼足太陽穴也太陽之滎通谷

也太陽之輸束骨也手陽明之滎輸二間三間也手少陽之滎輸液門中渚也足陽明之滎輸內庭陷谷也足少陽之滎輸俠谿臨泣也徐入徐出謂之導氣導其亂氣使之復治也補寫無形謂之同精同其精氣之本原未嘗增損也（精正氣也）是非以其有餘不足而用補寫也爲其亂氣之相逆調之使其順而治耳

五禁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聞刺有五禁何謂五禁岐伯曰禁其不可刺也黃帝曰余聞刺有五奪岐伯曰無寫其不可奪者也黃帝曰余聞刺有五過岐伯曰補寫無過其度黃帝曰余聞刺有五逆岐伯曰病與脈相逆故命曰五逆黃帝曰余聞刺

有九宜岐伯曰明知九鍼之論是謂九宜
義詳下文
黃帝曰何謂五禁願聞其不可刺之時岐伯曰甲乙日自乘無刺頭無發矇於耳內丙丁日自乘無振埃於肩喉廉泉戊己日自乘四季無刺腹去爪寫水庚辛日自乘無刺關節於股膝壬癸日自乘無刺足脛是謂五禁
自乘者日之乘時當令也發矇發其蒙蔽也振埃振其塵埃也
黃帝曰何謂五奪岐伯曰形肉已奪是一奪也大奪血之後是二奪也大汗出之後是三奪也大泄之後是四奪也新產及大血之後是五奪也此皆不可寫

五奪皆大虛證故不可寫
黃帝曰何謂五逆岐伯曰熱病脈靜汗已出脈盛躁是一逆也病泄脈洪大是二逆也著痺不移䐃肉破身熱脈偏絕是三逆也淫而奪形身熱色夭然白及後下血衃血衃篤重是謂四逆也寒熱奪形脈堅搏是謂五逆也
著痺不移䐃肉破氣偏痺塞不移身難反側臀肉磨傷也淫而奪形病氣浸淫不已漸至形脫也
玉版
黃帝曰余以小鍼爲細物也夫子乃言上合之於天下合之於地中合之於人余以爲過鍼之意矣願聞其故岐伯曰何物大於天乎夫大於鍼者唯五兵者焉五兵者死之備也非生之具且夫人者天地之鎮也其不可不參乎夫治民者亦唯鍼焉夫鍼之與五兵其孰小乎
宇宙之中無大於天者天之所以大者生也（天地之大德曰生）小鍼雖細而亦能生人故與天並大五兵雖大但能殺人不能生人何以爲大且夫人者天地之鎮也（與天地並重）其不可不參焉（與天地參）佐天地以生人也夫生人者亦唯鍼耳則鍼之與五兵其孰大而孰小乎
黃帝曰病之生時有喜怒不測飲食不節陰氣不足陽氣有餘營氣不行乃發爲癰疽陰陽不通兩熱相搏乃化爲膿小鍼能取之乎岐伯曰聖人不能使化者爲之邪不可留也故兩軍相當旗幟相望白刃陳於中野者此非一日之謀也能

使其民令行禁止士卒無白刃之難者非一日之教也須臾之得也夫至使身被癰疽之病膿血之聚者不亦離道遠乎夫癰疽之生膿血之成也不從天下不從地出積微之所生也故聖人自治於未有形也愚者遭其已成也
聖人不能使天地自然之化以人力而爲之然而邪之在身則不可留也癰疽膿血者邪氣伏留積微成大之所生也
黃帝曰其已形不予遭膿已成不予見爲之奈何岐伯曰膿已成十死一生故聖人弗使已成而明爲良方著之竹帛使能者踵而傳之後世無有終時者爲其不予遭也黃帝曰其已有膿血而後遭者不導之以小鍼治乎岐伯曰以小治小

者其功小以大治大者多害故其已成膿血者其唯砭石鈹鋒之所取也

砭石鍼鈹鋒鈹鍼也

黃帝曰多害者其不可全乎岐伯曰其在逆順焉黃帝曰願聞逆順岐伯曰以爲傷者其白眼青黑眼小是一逆也內藥而嘔者是二逆也腹痛渴甚是三逆也肩項中不便是四逆也音嘶色脫是五逆也除此五者爲順矣

多害者全與不全其在逆順順則可全逆則不可全也以爲傷者害之成傷者也白眼青木侮金也黑眼小火侮水也內藥而嘔胃敗而氣逆也腹脹痛渴甚風木之賊土也肩項不便肺氣逆衝也音嘶色脫肺肝俱敗也肺主音肝主色

黃帝曰諸病皆有逆順可得聞乎岐伯曰腹脹身熱脈大是一逆也腹鳴而滿四肢清泄其脈大是二逆也衄而不止脈大是三逆也欬且溲血脫形其脈小勁是四逆也欬脫形身熱脈小以疾是謂五逆也如是者不過十五日而死矣

腹脹身熱脈大裏溼盛而表陽格也腹鳴而滿四肢清泄而脈大肝脾鬱陷而敗泄也衄而不止脈大肺胃阻逆而上脫也欬且溲血脫形其脈小勁中氣虧敗肝陷而肺逆也欬而脫形身熱脈小以疾脾敗胃逆肺臟不降也

其腹大脹四末清脫形泄甚是一逆也腹脹便血其脈大時絶是二逆也欬溲血形肉脫脈搏是三逆也嘔血胸滿引背脈小而疾是四逆也欬嘔腹脹且飧泄其脈絶是五逆也如是者不及一時而死矣工不察此者而刺之是謂逆治

此之五逆較上之五逆更劇是死在須刻之間者也

黃帝曰夫子之言鍼甚駿以配天地上數天文下度地紀內别五藏外次六府經脈二十八會盡有周紀能殺生人不能起死者子能反之乎岐伯曰能殺生人不能起死者也黃帝曰余聞之則爲不仁然願聞其道弗行於人岐伯曰是明道也其必然也其如刀劍之可以殺人如飲酒使人醉也雖勿診猶可知矣黃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人之所以受氣者穀也穀之所注者胃也胃者水穀氣血之海也海之所行雲氣者天下也胃之所出氣血者經隧也經隧者五藏六府之大絡也迎而奪之而已矣黃帝曰上下有數乎岐伯曰迎之五

里中道而止五至而已五往而藏之氣盡矣故五五二十五而竭其輸矣此所謂奪其天氣者也非能絶其命而傾其壽也黃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闚門而刺之者死於家中入門而刺之者死於堂上黃帝曰善乎方明哉道請著之玉版以爲重寶傳之後世以爲刺禁令民勿敢犯也

駿與峻同高大也能殺生人不能起死者也言不能反也迎而奪之奪其胃氣也五里手陽明穴此藏府之大絡經隧之要害迎之於此而奪其氣則經隧之氣中道而止不過五至而已鍼五下而藏氣絶故五五二十五下而竭其五藏之輸矣此所謂奪其天氣使之夭年非能立絶其命而卽傾其壽者也門氣門生氣通天論氣門乃閉卽孔穴也闚門而

刺之者刺入淺也入門而刺之者刺入深也死於家中死之稍遲也死於堂上死之至速也本輸陰尺動脈在五里五輸之禁也素問氣穴論大禁二十五在天府下五寸即此迎之五里之義也

師傳

黃帝曰余聞先師有所心藏弗著於方余願聞而藏之則而行之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無病上下和親德澤下流子孫無憂傳於後世無有終時可得聞乎岐伯曰遠乎哉問也夫治民與自治治彼與治此治小與治大治國與治家未有逆而能治之也夫惟順而已矣順者非獨陰陽脈論氣之逆順也百姓人民皆欲順其志也黃帝曰順之奈何岐伯曰

入國問俗入家問諱上堂問禮臨病人問所便黃帝曰便病人奈何岐伯曰夫中熱消癉則便寒寒中之屬則便熱胃中熱則消穀令人懸心善飢臍以上皮熱腸中熱則出黃如糜臍以下皮熱胃中寒則腹脹腸中寒則腸鳴飧泄胃中寒腸中熱則脹而且泄胃中熱腸中寒則疾飢小腹痛脹黃帝曰胃欲寒飲腸欲熱飲兩者相逆便之奈何且夫王公大人血食之君驕恣縱慾輕人而無能禁之禁之則逆其志順之則加其病便之奈何治之何先岐伯曰人之情莫不惡死而樂生告之以其敗語之以其善導之以其所便開之以其所苦雖有無道之人惡有不聽者乎黃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春夏先治其標後治其本秋冬先治其本後治其標黃帝曰便其相逆者奈何岐伯曰便此者飲食衣服亦欲適寒溫衣服者寒無悽愴暑無出汗飲食者熱無灼灼寒無滄滄寒溫中適故氣將持乃不至邪僻也

中熱消癉則便寒得寒而便也寒中之屬則便熱得熱而便也腸中熱則出黃如糜糞黃而膠粘也胃中寒腸中熱則脹而且泄泄即出黃如糜也春夏先治其標後治其本陽氣發泄之時多外熱而內寒也秋冬先治其本後治其標陽氣收藏之時多內熱而外寒也

外揣

黃帝曰余聞九鍼九篇余親受其調頗得其意夫九鍼者始於一而終於九然未得其要道也夫九鍼者小之則無內大之則無外深不可為下高不可為蓋恍惚無窮流溢無極余知其合於天道人事四時之變也然余願雜之毫毛渾束為一可乎

調調度也深不可為下無有下之者也高不可為蓋無有蓋之者也雜之毫毛渾束為一者合之大小高深而歸於簡要也

岐伯曰明乎哉問也非獨鍼道也夫治國亦然黃帝曰余願聞鍼道非國事也岐伯曰夫治國者夫惟道焉非道何可小大深淺雜合而為一乎黃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日與月焉水與鏡焉鼓與響焉夫日月之明不失其影水鏡之察不失其形鼓響之應不失其聲動搖則應和盡得其情

鍼法之要不雜色脈得其法者如日月之明不失其影水鏡之察不失其形鼓響之應不失其聲凡有動搖則應和之捷纖毫不失盡得其情也

黃帝曰窘乎哉昭昭之明不可蔽其不可蔽不失陰陽也合而察之切而驗之見而得之若清水明鏡之不失其形也五音不彰五色不明五藏波蕩若是則外內相襲若鼓之應桴響之應聲影之似形故遠者司外揣內近者司內揣外是謂陰陽之極天地之蓋請藏之靈蘭之室弗敢使泄也

明不可蔽以善察色脈不失陰陽也合而察之切而驗之見而得之直若清水明鏡之不失其形也設其五音不彰五色不明則五藏波蕩必生大病若是則外內相襲若鼓

之應桴響之應聲影之似形無不符也故遠者司外以揣內近者司內以揣外是謂陰陽之極天地之蓋也（蓋者大於天地）也

禁服

雷公問於黃帝曰細子得受業通於九鍼六十篇旦暮勤服之近者編絕久者簡垢然尚諷誦弗置未盡解於意矣外揣言渾束爲一未知所謂也夫大則無外小則無內大小無極高下無度束之奈何士之才力或有厚薄智慮褊淺不能博大深奧自强於學若細子細子恐其散於後世絕於子孫敢問約之奈何

外揣夫九鍼者小之則無內大之則無外深不可爲下高不可爲蓋頋雜之毫毛渾束爲一、可乎約之即渾束爲一令其簡約也

黃帝曰善乎哉問也此先師之所禁坐私傳之也割臂歃血之盟也子若欲得之何不齋乎雷公再拜而起曰請聞命於是乃齋宿三日而請曰敢問今日正陽細子願以受盟黃帝乃與俱入齋室割臂歃血黃帝親祝曰今日正陽歃血傳方有敢背此言者反受其殃雷公再拜曰細子受之黃帝乃左握其手右授之書曰慎之慎之吾爲子言之

先師傲貸季（帝曰先師之所禁雷公曰旦暮勤服之此禁服所由名也）

凡刺之理經脈爲始營其所行制其度量內次五藏外別六府審察衞氣爲百病母調諸虛實虛實乃止寫其血絡血盡

不殆矣

風者百病之始先傷衞氣乃生百病故審察衞氣爲百病母調諸虛實之偏虛實乃止止者不偏虛不偏實也寫其血絡血盡邪除故人不殆也

雷公曰此皆細子之所以通未知其所約也黃帝曰夫約方者猶約囊也囊滿而弗約則輸泄方成而弗約則神與弗俱雷公曰願爲下材者弗滿而約之黃帝曰未滿而知約之以爲工不可以爲天下師雷公曰願聞爲工

下材下士之材也

黃帝曰寸口主中人迎主外兩者相應俱往俱來若引繩大小齊等春夏人迎微大秋冬寸口微大如是者名曰平人人

迎大一倍於寸口病在足少陽一倍而躁在手少陽人迎二倍病在足太陽二倍而躁在手太陽人迎三倍病在足陽明三倍而躁在手陽明盛則爲熱虛則爲寒緊則爲痛痺代則乍甚乍間盛則寫之虛則補之緊痛則取之分肉代則取血絡且飲藥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名曰經刺人迎四倍且大且數名曰溢陽溢陽爲外格死不治必審按其本末察其寒熱以驗其藏府之病

溢陽陽氣之滿溢溢陽爲外格陰盛於內陽氣絕根而格陰於外也故死不治

寸口大一倍於人迎病在足厥陰一倍而躁在手心主寸口二倍病在足少陰二倍而躁在手少陰寸口三倍病在足太陰三倍而躁在手太陰盛則脹滿寒中食不化虛則熱中出糜少氣溺色變緊則痛痺代則乍痛乍止盛則寫之虛則補之緊則先刺而後灸之代則取血絡而後調之陷下則徒灸之陷下者脈血結於中中有著血血寒故宜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寸口四倍且大且數名曰溢陰溢陰爲內關死不治必審察其本末之寒溫以驗其藏府之病通其營輸乃可傳於大數大數曰盛則徒寫之虛則徒補之緊則灸刺且飲藥陷下則徒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所謂經治者飲藥亦日灸刺脈急則引脈大以弱則欲安靜用力無勞也

溢陰爲內關陽盛於內陰氣絕根而關閉於外也故死不治以經取之以經常之法取之謂之經治脈急則引以導引之法通達而鬆緩之也脈大以弱則欲安靜用力無勞苦也

靈樞懸解卷二終

經脈

昌邑黃元御解

雷公問於黃帝曰禁服之言凡刺之理經脈爲始營其所行制其度量內次五藏外別六府願盡聞其道黃帝曰經脈者所以能決死生處百病調虛實不可不通

凡刺之理經脈爲始營其所行(營其所行之道路)制其度量(制其度量之長短)內次五藏(內次五藏之部)外別六府(外別六府之分)六語禁服之言

肺手太陰之脈起於中焦下絡大腸還循胃口上膈屬肺從肺系橫出腋下下循臑內行少陰心主之前下肘中循臂內上骨下廉入寸口上魚循魚際出大指之端其支者從腕後直出次指內廉出其端是動則病肺脹滿膨膨而喘欬缺盆

中痛甚則交兩手而瞀此爲臂厥是主肺所生病者欬上氣喘渴煩心胸滿臑臂內前廉痛厥掌中熱氣有餘則肩背痛風寒汗出中風小便數而欠氣虛則肩背痛寒少氣不足以息溺色變爲此諸病盛則寫之虛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之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盛者寸口大三倍於人迎虛者則寸口反小於人迎也

手之三陰自胸走手肺手太陰之脈起於中焦下絡大腸太陰陽明爲表裏也還循胃口上膈屬肺從肺系橫出腋下中府之分也下循臑內(臂內嫩肉曰臑)行少陰厥陰二經之前(手三陰行於臂內太陰在前)下肘中循臂內上骨下廉(掌後高骨)入寸口而成尺寸上魚(大指根肥肉曰魚)循魚際(穴名即寸口脈)出大指之端手太陰之少商也其支者從腕後直出次指內廉出其端而交於手陽明經人迎足陽明之動脈在喉旁

大腸手陽明之脈起於大指次指之端循指上廉出合谷兩骨之間上入兩筋之中循臂上廉入肘外廉上臑外前廉上肩出髃骨之前廉上出於柱骨之會上下入缺盆絡肺下膈屬大腸其支者從缺盆上頸貫頰入下齒中還出挾口交人中左之右右之左上挾鼻孔是動則病齒痛頸腫是主津液所生病者目黃口乾鼽衄喉痺肩前臑痛大指次指痛不用氣有餘則當脈所過者熱腫虛則寒慄不復爲此諸病盛則

寫之虛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之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盛者人迎大三倍於寸口虛則人迎反小於寸口也

手之三陽自手走頭大腸手陽明之脈起於大指次指之端(大指之次指)手陽明之商陽也循指上廉出合谷(穴名在大指次指兩岐手陽明動脈)兩骨之間(大指次指兩岐骨間)上入兩筋之中循臂上廉(手三陽行於臂外陽明在前)入肘外廉上臑外前廉上肩出髃骨之前廉(髃骨肩上巨骨)上出於柱骨之會上(柱骨項後大柱骨即督脈之大椎六陽所會)下入缺盆絡肺陽明太陰爲表裏也下膈屬大腸其支者從缺盆上頸貫頰入下齒中還出挾口交人中左之右右之左也(之至)上挾鼻孔手陽明之迎香也自迎香而交於足陽明經熱則疾之疾出其鍼也寒則留之久留其鍼也

胃足陽明之脉起於鼻之交頞中旁納太陽之脉下循鼻外入上齒中還出挾口環脣下交承漿却循頤後下廉出大迎循頰車上耳前過客主人循髮際至額顱其支者從大迎前下人迎循喉嚨入缺盆下膈屬胃絡脾其直者從缺盆下乳內廉下挾臍入氣街中其支者起於胃口下循腹裏下至氣街中而合以下髀關抵伏兎下膝臏中下循脛外廉下足跗入中指內間其支者下廉三寸而別下入中指外間其支者別跗上入大指間出其端是動則病洒洒振寒善呻數欠顏黑病至則惡人與火聞木音則惕然而驚獨閉戶塞牖而處甚則欲上高而歌棄衣而走賁響腹脹是謂骭厥是主血所生病者狂瘧溫淫汗出鼽衄口喎脣胗頸腫喉痺大腹水腫

膝臏腫痛循膺乳氣街股伏兎骭外廉足跗上皆痛中指不用氣盛則以前皆熱其有餘於胃則消穀善飢溺色黃氣不足則身以前皆寒慄胃中寒則脹滿爲此諸病盛則寫之虛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之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盛者人迎大三倍於寸口虛者人迎反小於寸口也

足之三陽自頭走足胃足陽明之脉起於鼻之交頞中頞鼻莖節山根旁納太陽之脉足太陽脉起目內眥足陽明脉由此下行下循鼻外足陽明之承泣也穴在目下入上齒中還出挾口環脣下交承漿任脉穴名却循頤後下廉出大迎陽明穴名循頰車陽明穴名上耳前過客主人足少陽穴名循髮際至額顱其支者從大迎前下人迎陽明穴名喉旁動脉循喉嚨入缺盆陽明穴名下膈屬胃絡脾陽明與太陰爲表裏也其直者從缺盆下乳內廉下挾臍入氣街中陽明穴名毛際兩旁動脉其支者起於胃口下循腹裏下至氣街中而合以下髀關穴名抵伏兎穴名下膝臏中膝蓋曰臏下循脛外廉骭骨曰脛足三陽行於股外陽明在前下足跗足背入中指內間大指之次指足陽明之厲兌也其支者下廉三寸而別下入中指外間其支者別跗上入大指間出其端而交於足太陰經惡人與火聞木音惕然而驚獨閉戶塞牖而處上高而歌棄衣而走義詳素問脉解陽明脉解骭脛骨也足陽明自膝臏而下脛外故病骭厥中指不用卽大指之次指也

脾足太陰之脉起於大指之端循指內側白肉際過核骨後上內踝前廉上踹內循脛骨後交出厥陰之前上膝股內前

廉入腹屬脾絡胃上膈挾咽連舌本散舌下其支者復從胃別上膈注心中是動則病舌本強食則嘔胃脘痛腹脹善噫得後與氣則快然如衰身體皆重是主脾所生病者舌本痛體不能動搖食不下煩心心下急痛溏瘕泄水閉黃疸不能臥強立股膝內腫厥足大指不用爲此諸病盛則寫之虛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之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盛者寸口大三倍於人迎虛者寸口反小於人迎也

足之三陰自足走胸脾足太陰之脉起於大指之端踹音篆足太陰之隱白也循指內側白肉際過核骨後大指後圓骨上內踝前廉足三陰行於股內太陰在前上踹內腨肚循脛骨後交出厥陰之前足太陰厥陰同起大指其於踹下厥陰在太陰之前厥陰自中都上行方出太陰之後太陰自漏谷上行方出厥陰

之前上膝股內前廉入腹屬脾絡胃太陰與陽明爲表裏也上膈挾咽連舌本散舌下其支者復從胃別上膈注心中而交於手少陰經得後與氣則快然如衰義見素問脈解

心手少陰之脈起於心中出屬心系下膈絡小腸其支者從心系上挾咽繫目系其直者復從心系却上肺下出腋下下循臑內後廉行太陰心主之後下肘內循臂內後廉抵掌後銳骨之端入掌內後廉循小指之內出其端是動則病嗌乾心痛渴而欲飲是爲臂厥是主心所生病者目黃脅痛臑臂內後廉痛厥掌中熱痛爲此諸病盛則寫之虛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之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盛者寸口大再倍於人迎虛者寸口反小於人迎也

心手少陰之脈起於心中出屬心系下膈絡小腸少陰與太陽爲表裏也其支者從心系上挾咽繫目系其直者復從心系却上肺下出腋下手少陰之極泉也下循臑內後廉少陰在後行太陰心主二脈之後下肘內循臂內後廉抵掌後銳骨之端少陰神門手外踝上動脈入掌內後廉循小指之內出其端手少陰之少衝也

小腸手太陽之脈起於小指之端循手外側上腕出踝中直上循臂骨下廉出肘內側兩筋之間上循臑外後廉出肩解繞肩胛交肩上入缺盆絡心循咽下膈挾胃屬小腸其支者從缺盆循頸上頰至目銳眥却入耳中其支者別頰上䪼抵鼻至目內眥斜絡於顴是動則病嗌痛頷腫不可以顧肩似拔臑似折是主液所生病者耳聾目黃頰腫頸頷肩臑肘臂外後廉痛爲此諸病盛則寫之虛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之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盛者人迎大再倍於寸口虛者人迎反小於寸口也

小腸手太陽之脈起於小指之端手太陽之少澤也循手外側上腕出踝中直上循臂骨下廉太陽在後出肘內側兩筋之間上循臑外後廉出肩解肩後骨縫繞肩胛肩髆交肩上會於督脈之大椎入缺盆絡心太陽與少陰爲表裏也循咽下膈抵胃屬小腸其支者從缺盆循頸上頰至目銳眥却入耳中手太陽之聽宮也其支者別頰上䪼抵鼻至目內眥而交於足太陽經斜絡於顴

膀胱足太陽之脈起於目內眥上額交巔其支者從巔至耳上角其直者從巔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髆內挾脊抵腰中入循膂絡腎屬膀胱其支者從腰中下挾脊貫臀入膕中其支者從髆內左右別下貫胛挾脊內過髀樞循髀外從後廉下合膕中以下貫踹內出外踝之後循京骨至小指外側是動則病衝頭痛目似脫項似拔脊痛腰似折髀不可以曲膕如結踹如裂是爲踝厥是主筋所生病者痔瘧狂癲疾頭顖項痛目黃淚出鼽衄項背腰尻膕踹腳皆痛小指不用爲此諸病盛則寫之虛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之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盛者人迎大再倍於寸口虛者人迎反小於寸口也顖音信

膀胱足太陽之脈起於目內眥足太陽之睛明也上額交巔其支者從巔至耳上角其直者從巔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髆內挾脊抵腰中入循膂(脊兩旁內)絡腎太陽與少陰爲表裏也屬膀胱其支者從腰中下挾脊貫臀(尻旁大肉)入膕中(膝後曲處)其支者從髆內左右別下貫胛(此太陽經挾脊之外行)挾脊內過髀樞(髀骨樞機)循髀外從後廉下合膕中(太陽在後)以下貫踹內出外踝之後循京骨(穴名)至小指外側足太陽之至陰也

腎足少陰之脈起於小指之下邪走足心出於然谷之下循內踝之後別入跟中以上踹內出膕內廉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絡膀胱其直者從腎上貫肝膈入肺中循喉嚨挾舌本其支者從肺出絡心注胸中是動則病饑不欲食面如漆柴

欬唾則有血喝喝而喘坐而欲起目䀮䀮如無所見心如懸若飢狀氣不足則善恐心惕惕如人將捕之是爲骨厥是主腎所生病者口熱舌乾咽腫上氣嗌乾及痛煩心心痛黃疸腸澼脊股內後廉痛痿厥嗜臥足下熱而痛爲此諸病盛則寫之虛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之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灸則強食生肉緩帶被髮大杖重履而步盛者寸口大再倍於人迎虛者寸口反小於人迎也

腎足少陰之脈起於小指之下邪走足心足少陰之湧泉也出於然谷之下(穴名)循內踝之後(太谿少陰動脈)別入跟中(跗跟)以上踹內出膕內廉上股內後廉(少陰在後)貫脊屬腎絡膀胱少陰與太陽爲表裏也其直者從腎上貫肝膈入肺中循喉嚨挾舌本其支者從肺出絡心注胸中足少陰之俞府也陷下腎氣虛也虛故灸之灸則強食生肉令其雞消緩帶被髮大杖重履而步令其用力所以使脾土困乏不至刑傷腎水也

心主手厥陰心包絡之脈起於胸中出屬心包絡下膈歷絡三焦其支者循胸出脇下腋三寸上抵腋下循臑內行太陰少陰之間入肘中下臂行兩筋之間入掌中循中指出其端其支者別掌中循小指次指出其端是動則病手心熱臂肘攣急腋腫甚則胸脇支滿心中憺憺大動面赤目黃喜笑不休是主脈所生病者煩心心痛掌中熱爲此諸病盛則寫之虛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之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

取之盛則寸口大一倍於人迎虛則寸口反小於人迎也

心主手厥陰心包絡之脈起於胸中出屬心包絡下膈歷絡三焦(三焦有上中下三部故曰歷絡)厥陰與少陽爲表裏也其支者循胸出脇下腋三寸手厥陰之天池也上抵腋下循臑內行太陰少陰之間(厥陰在中)入肘中下臂行兩筋之間入掌中循小指次指出其端(小指之次指)而交於手少陽經

三焦手少陽之脈起於小指次指之端上出兩指之間循手表腕出臂外兩骨之間上貫肘循臑外上肩而交出足少陽之後入缺盆布膻中散絡心包下膈循屬三焦其支者從膻中上出缺盆上項繫耳後直上出耳上角以屈下頰至䪼其支者從耳後入耳中出走耳前過客主人前交頰至目銳眥

是動則病耳聾渾渾焞焞嗌腫喉痺是主氣所生病者汗出目鋭眥痛頰痛耳後肩臑肘臂外皆痛小指次指不用爲此諸病盛則寫之虛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之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盛者人迎大一倍於寸口虛者人迎反小於寸口也

三焦手少陽之脈起於小指次指之端(小指之次指)手少陽之關衝也上出兩指之間(小指次指之間)循手表腕出臂外兩骨之間上貫肘(少陽在中)循臑外上肩而交出足少陽之後(自天髎出足少陽)入缺盆布膻中(膻中者心主之宮城也)散絡心包少陽與厥陰爲表裏也下膈循屬三焦(三焦部大循其部而屬之)其支者從膻中上出缺盆上項繫耳後直上出耳上角以屈下頰至䪼(目下)其支者從耳後入耳中出走耳前過客主人(足少陽穴)前交頰至目鋭眥而交於足少陽經

膽足少陽之脈起於目鋭眥上抵頭角下耳後循頸行手少陽之前至肩上却交出手少陽之後入缺盆其支者從耳後入耳中出走耳前至目鋭眥後其支者別鋭眥下大迎合於手少陽抵於䪼下加頰車下頸合缺盆以下胸中貫膈絡肝屬膽循脇裏出氣街繞毛際橫入髀厭中其直者從缺盆下腋循胸過季脇下合髀厭中以下循髀陽出膝外廉下外輔骨之前直下抵絶骨之端下出外踝之前循足跗上入小指次指之間其支者別跗上入大指之間循大指岐骨內出其端還貫爪甲出三毛是動則病口苦善太息心脇痛不能轉

側甚則面微有塵體無膏澤足外反熱是爲陽厥是主骨所生病者頭痛頷痛目鋭眥痛缺盆中腫痛腋下痛馬刀挾癭汗出振寒瘧胸脇肋髀膝外至脛絶骨外踝前及諸節皆痛小指次指不用爲此諸病盛則寫之虛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之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盛者人迎大一倍於寸口虛者人迎反小於寸口也

膽足少陽之脈起於目鋭眥足少陽之瞳子髎也上抵頭角下耳後循頸行手少陽之前至肩上却交出手少陽之後入缺盆其支者從耳後入耳中出走耳前至目鋭眥後其支者別鋭眥下大迎(足陽明穴)合於手少陽抵於䪼下加頰車(足陽明穴)下頸合缺盆以下胸中貫膈絡肝少陽與厥陰爲表裏也屬膽循脇裏(足三陽自頭走足陽明行身之前太陽行身之後少陽行身之側)出氣街(足陽明穴)繞毛際橫入髀厭中(髀樞)其直者從缺盆下腋循胸過季脇下合髀厭中以下循髀陽出膝外廉下外輔骨之前(少陽在中外輔骨膝外高骨)直下抵絶骨之端(外踝上骨際)下出外踝之前循足跗上入小指次指之間足少陽之竅陰也其支者別跗上入大指之間循大指岐骨內出其端還貫爪甲出三毛而交於足厥陰經馬刀挾癭瘰癧腫硬如瘻瘡歷絡累生旁或胸脇彎如馬刀少陽上逆之病也經氣壅塞故生此證

肝足厥陰之脈起於大指叢毛之際上循足跗上廉去內踝一寸上踝八寸交出太陰之後上膕內廉循股陰入毛中過

陰器抵小腹挾胃屬肝絡膽上貫膈布脇肋循喉嚨之後上入頏顙連目系上出額與督脈會於巔其支者從目系下頰裏環脣內其支者復從肝別貫膈上注肺是動則病腰痛不可以俛仰丈夫㿗疝婦人少腹腫甚則嗌乾面塵脫色是主肝所生病者胸滿嘔逆飧泄狐疝遺溺閉癃爲此諸病盛則寫之虛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之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盛者寸口大一倍於人迎虛者寸口反小於人迎也

肝足厥陰之脈起於大指叢毛之際（叢毛卽三毛） 足厥陰之大敦也上循足跗上廉去內踝一寸上踝八寸（中都之上）交出太陰之後（厥陰在中）上膕內廉循股陰入毛中過陰器抵小腹挾

胃屬肝絡膽厥陰與少陽爲表裏也上貫膈布脇肋（足三陰自足走腹太陰行身之前少陰行身之後厥陰行身之側） 循喉嚨之後上入頏顙連目系上出額與督脈會於巔其支者從目系下頰裏環脣內其支者復從肝別貫膈上注肺而交於手太陰經此十二經之一周也是卽營氣所行之次十二經孔穴詳見素問氣穴氣府諸篇

經脈十二者伏行分肉之間深不可見其可見者手太陰過於外踝之上無所隱故也諸脈之浮而常見者皆絡脈也經脈爲裏支而橫者爲絡絡之別者爲孫盛而血者疾誅之盛者寫之虛者飲藥以補之

手太陰過於外踝之上卽寸口也（經脈爲裏手末舊誤在脈度）

雷公曰何以知經脈之與絡脈異也黃帝曰經脈者常不可見也其虛實也以氣口知之脈之見者皆絡脈也諸絡脈皆不能經大節之間必行絕道而出入復合於皮中其會皆見於外雷公曰細子無以明其然也黃帝曰六經絡手陽明少陽之大絡起於五指間上合肘中飲酒者衛氣先行皮膚先充絡脈絡脈先盛故衛氣已平營氣乃滿而經脈大盛脈之卒然動者皆邪氣居之留於本末不動則熱不堅則陷且空不與衆同是以知其何脈之動也故諸刺絡脈者必刺其結上甚血者雖無結急取之以寫其邪而出其血留之發爲痹也

大節大關節也經脈必由大節而行絡脈不能經大節之

間必行絕道而出入（絕道經脈不行之處）周絡一身復合於皮膚之中其所會合皆見於外也六經絡脈手陽明少陽之大絡起於五指間上合於肘中（手陽明之絡名偏歷分絡於大指食指出合谷之次別走太陰手少陽之絡名外關散絡於中指名指小指出陽池之次別走厥陰是起於五指間也卽手背之青筋外露也二脈上行總於肘中厥陰經曲澤之次相合） 飲酒者酒氣慓悍直走衛氣衛氣先行皮膚先充絡脈絡脈先盛故衛氣已平（盛極而平）然後內灌於經營氣乃滿而經脈大盛凡脈之卒然動者皆邪氣居之留於經絡之本末不動則熱不堅則陷且空不與衆同是以知其何脈之動也故諸刺絡脈者必刺其結上盛血者雖無結亦急取之以寫其邪而出其血留之則發爲痹病也

凡診絡脈脈色青則寒且痛赤則有熱胃中寒手魚之絡多青矣胃中有熱魚際絡赤其暴黑者留久痺也其有赤有黑有青者寒熱氣也其青短者少氣也凡刺寒熱者皆多血絡必間日而一取之血盡而止乃調其虛實其小而短者少氣甚者寫之則悶悶甚則仆不得言悶則急坐之也

皆多血絡皆多蓄血之絡也

雷公曰願卒聞經脈之始生黃帝曰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腦髓生骨爲幹脈爲榮筋爲剛肉爲墻皮膚堅而毛髮長穀入於胃脈道乃通血氣乃行

人之初生爰有祖氣祖氣一分精神皆化而形質初兆則先成其精精者官骸之始基也腎藏精而主骨腦髓者腎

精所結故精成而腦髓生腦髓生則骨立骨爲之幹脈爲之營筋爲之剛肉爲之墻皮膚以生而毛髮續長形完胎落穀入於胃脈道乃通血氣乃行此經脈所由生也

經別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聞人之合於天道也內有五藏以應五音五色五時五味五位也外有六府以應六律六律建陰陽諸經而合之十二月十二辰十二節十二經水十二時十二經脈者此五藏六府之所以應天道夫十二經脈者人之所以生病之所以成人之所以治病之所以起學之所始工之所止也粗之所易上之所難也請問其離合出入奈何岐伯稽首再拜曰明乎哉問也此粗之所過上之所息也請卒言之

六律建陰陽諸經以六律建立陰陽十二經也上上工過忽而過之息謂止而究之也

足太陽之正別入於膕中其一道下尻五寸別入於肛屬於膀胱散之腎循膂當心入散直者從膂上出於項復屬於太陽此爲一經也

此足太陽之經別入者

足少陰之正至膕中別走太陽而合上至腎當十四椎出屬帶脈直者繫舌本復出於項合於太陽此爲一合成以諸陰之別皆爲正也

足少陰與足太陽爲表裏足少陰之正至膕中而合太陽

此爲一合也諸陽經之正成以諸陰之別道相合皆爲正脈非支絡也

足少陽之正繞髀入毛際合於厥陰別者入季脇之間循胸裏屬膽散之上肝貫心以上挾咽出頤頷中散於面繫目系合少陽於外眥也

此足少陽之經別入者

足厥陰之正別跗上上至毛際合於少陽與別俱行此爲二合也

足厥陰與足少陽爲表裏足厥陰之正至毛際而合少陽此爲二合也

足陽明之正上至髀入於腹裏屬胃散之脾上通於心上循

咽出於口上頞顕還繫目系合於陽明也
此陽明之經別入者
足太陰之正上至髀合於陽明與別俱行上結於咽貫舌中
此爲三合也
足太陰與足陽明爲表裏至髀上而合陽明此爲三合也
手太陽之正指地別於肩解入腋走心繫小腸也
此手太陽之經別入者指地者在外而內行也
手少陰之正別入於淵腋兩筋之間屬於心上走喉嚨出於
面合目內眥此爲四合也
手少陰與手太陽爲表裏至內眥而合太陽此爲四合也
淵腋穴名

手少陽之正指天別於巔入缺盆下走三焦散於胸中也
此手少陽之經別入者指天在內而外行也
手心主之正別下淵腋三寸入胸中別屬三焦出循喉嚨出
耳後合少陽完骨之下此爲五合也
手心主與手少陽爲表裏至完骨而合少陽此爲五合也
完骨耳後骨
手陽明之正從手循膺乳別於肩髃入柱骨下走大腸屬於
肺上循喉嚨出缺盆合於陽明也
此手陽明之經別入者
手太陰之正別入淵腋少陰之前入走肺散之大腸上出缺
盆循喉嚨復合於陽明此爲六合也

手太陰與手陽明爲表裏至喉嚨而合陽明此爲六合也
淵腋足少陽穴少陰手少陰經
手太陰之別名曰列缺起於腕上分間並太陰之經直入掌
中散入於魚際其病實則手銳掌熱虛則欠故小便遺數取
之去腕半寸別走陽明也
列缺穴名在經渠後手太陰自此別走於陽明並太陰之
經太陰之正經也手陽明起於手指故實則手銳掌熱銳掌掌之盡處欠故伸腰開口以舒鬱悶也取之去腕半寸別走陽
明之穴即列缺也
手少陰之別名曰通里去腕一寸半別而上行循經入於心
中繫舌本屬目系其實則支膈虛則不能言取之掌後一寸

別走太陽也
通里穴名在陰郄後手少陰自此別走手太陽支膈膈上
偏支作滿金被火刑肺氣不降也不能言心主言也難經肺主聲入心爲言掌後一寸別走太陽即通里也
手心主之別名曰內關去腕二寸出於兩筋之間循經以上
繫於心包絡心系實則心痛虛則爲頭強取之兩筋間也
內關穴名手心主自此別走手少陽取之兩筋間即內關
也
手陽明之別名曰偏歷去腕三寸別入太陰其別者上循臂
乘肩髃上曲頰偏齒其別者入耳合於宗脈實則齲聾虛則
齒寒痺隔取之所別也

偏歷穴名手陽明自此別走手太陰偏齒半邊之齒也合
於宗脈耳者宗脈之所聚也齲齒病也痺隔經絡痺塞不
通也取之所別即偏歷也後倣此
手太陽之別名曰支正上腕五寸內注少陰其別者上走肘
絡肩髃實則節弛肘廢虛則生肬小者如指痂疥取之所別
也 肬音尤
支正穴名手太陽自此別走手少陰肬贅瘤也小者如指
痂疥如指上所生之疥粒也
手少陽之別名曰外關去腕二寸外遶臂注胸中合心主病
實則肘攣虛則不收取之所別也
外關穴名手少陽自此別走手心主

足陽明之別名曰豐隆去踝八寸別走太陰其別者循脛骨
外廉上絡頭項合諸經之氣下絡喉嗌其病氣逆則喉痺瘁
瘖實則狂巔虛則足不收脛枯取之所別也
豐隆穴名足陽明自此別走足太陰瘁憔瘁也
足太陽之別名曰飛陽去踝七寸別走少陰實則鼽窒頭背
痛虛則鼽衄取之所別也
飛陽穴名足太陽自此別走足少陰
足少陽之別名曰光明去踝五寸別走厥陰下絡足跗實則
厥虛則痿躄坐不能起取之所別也
光明穴名足少陽自此別走足厥陰
足太陰之別名曰公孫去本節之後一寸別走陽明其別者

入絡腸胃厥陰上逆則霍亂實則腸中切痛虛則鼓脹取之
所別也
公孫穴名足太陰自此別走足陽明
足少陰之別名曰大鐘當踝後繞跟別走太陽其別者並經
上走於心包下外貫腰脊其病氣逆則煩悶實則閉癃虛則
腰痛取之所別也
大鐘穴名足少陰自此別走足太陽
足厥陰之別名曰蠡溝去內踝五寸別走少陽其別者循脛
上睾結於莖其病氣逆則睾腫卒疝實則挺長虛則暴癢取
之所別也 睾音高
蠡溝穴名足厥陰自此別走足少陽睾丸陰囊也

任脈之別名曰尾翳下鳩尾散於腹實則腹皮痛虛則癢搔
取之所別也
尾翳穴名任脈自此別走衝督鳩尾蔽心骨穴名詳尾翳
當是中庭別名中庭在鳩尾之上故曰下鳩尾散於腹舊
注謂為會陰非
督脈之別名曰長强挾膂上項散頭上下當肩胛左右別走
太陽入貫膂實則脊强虛則頭重高搖之挾脊之有過者取
之所別也
長强穴名督脈自此別走任衝下當肩胛左右又別走太
陽高搖之頭之高也
脾之大絡名曰大包出淵腋下三寸布胸脇實則身盡痛虛

則百節盡皆縱此脈若羅絡之血者皆取之脾之大絡脈也

大包穴名脾爲五藏之長故另有大絡羅列也此脈所部若有絡血羅列可見者皆取之大包素問玉機眞藏論胃之大絡名曰虛里脾胃皆有大絡也

凡此十五絡者實則必見虛則必下視之不見求之上下人經不同絡脈異所別也自手太陰之別以下十六段舊誤在經脈

諸經之別皆絡脈也共十五絡實則必見於外虛則必下不可下也視之而不見當求之上下之間蓋以人經虛實不同絡脈異於其所別走之處故也

經筋

足少陽之筋起於小指次指上結外踝上循脛外廉結於膝

外廉其支者別走外輔骨上走髀前者結於伏兔之上後者結於尻其直者上乘䏚季脅上走腋前廉繫於膺乳結於缺盆直者上出腋貫缺盆出太陽之前循耳後上額角交巔上下走頷上結於頄支者結於目眥爲外維其病小指次指支轉筋引膝外轉筋不可屈伸膕筋急前引髀後引尻即上乘䏚季脅痛上引缺盆膺乳頸維筋急從左之右右目不開上過右角並蹻脈而行左絡於右故傷左角右足不用命曰維經相交治在燔鍼刦刺以知爲數以痛爲輸名曰孟春痺也

伏兔膝上六寸股外高肉尻尾尾骶骨䏚肋季脅盡處頄肋骨頄顴頰間骨維筋維絡頭項胸膺之筋少陽甲木從左右行故右目不開右足不用以其維筋自左而右交也故命曰維筋相交以知爲數知覺也以痛爲輸痛者是其輸穴也孟春痺者足少陽應正月之氣也義見手足陰陽繫日月中

足太陽之筋起於足小指上結於踝邪上結於膝其下循足外踝結於踵上循跟結於膕其別者結於踹外上膕中內廉與膕中并上結於臀上挾脊上項其支者別入結於舌本其直者結於枕骨上頭下顏結於鼻其支者爲目上網下結於頄其支者從腋後外廉結於肩髃其支者入腋下上出缺盆上結於完骨其支者出缺盆邪上出於頄其病小指支跟踵痛膕攣脊反折項筋急肩不舉腋支缺盆中紐痛不可左右搖治在燔鍼刦刺以知爲數以痛爲輸名曰仲春痺也

頄顴上也完骨耳後骨小指支跟踵痛痛連腳跟也腋支缺盆中紐痛紐折作痛如物支拄也仲春痺足太陽應二月之氣也

足陽明之筋起於中三指結於跗上邪外上加於輔骨上結於膝外廉直上結於髀樞上循脇屬脊其直者上循骭結於膝其支者結於外輔骨合少陽其直者上循伏兔上結於髀聚於陰器上腹而布至缺盆而結上頸上挾口合於頄下結於鼻上合於太陽太陽爲目上網陽明爲目下網其支者從頰結於耳前其病足中指支脛轉筋腳跳堅伏兔轉筋髀前腫㿉疝腹筋急引缺盆及頰卒口僻急者目不合熱則筋縱目不開頰筋有寒則急引頰移口有熱則筋弛縱緩不勝收

故僻治之以馬膏膏其急者以白酒和桂以塗其緩者以桑鉤鉤之即以生桑灰置之坎中高下以坐等以膏熨急頰且飲美酒噉美炙肉不飲酒者自强也為之三拊而已治在燔鍼劫刺以知為數以痛為輸名曰季春痺也

骭脛骨也伏兔股外豐肉足陽明經脈所行故穴名伏兔聚於陰器陰陽總宗筋之會會於氣街而陽明為之長也素問痿論語腳跳堅腳筋跳動而堅鞕也桑鉤鉤之使口正而不僻也高下以坐等令坎中高下與人坐相等也三拊而已熨後拊摩病上三次而愈也季春痺足陽明應三月之氣也

手陽明之筋起於大指次指之端結於腕上循臂上結於肘外上臑結於髃其支者繞肩胛挾脊直者從肩髃上頸其支者上頰結於頄直者上出手太陽之前上左角絡頭下右頷其病當所過者支痛及轉筋肩不舉頸不可左右視治在燔鍼劫刺以知為數以痛為輸名曰孟夏痺也

上左角絡頭下右頷左手之筋也右手之筋上右角絡頭下左頷陽明之脈左之右右之左筋亦如是孟夏痺手陽明應四月之氣也

手太陽之筋起於小指之上結於腕上循臂內廉結於肘內銳骨之後彈之應小指之上入結於腋下其支者後走腋後廉上繞肩胛循頸出走太陽之前結於耳後完骨其支者入耳中直者出耳上下結於頷上屬目外眥其病小指支肘內銳骨後廉痛循臂陰入腋下腋下痛腋後廉痛繞肩胛引頸而痛應耳中鳴痛引頷目瞑良久乃得視頸筋急則為筋瘻頸腫寒熱在頸其為腫者復而銳之本支者上曲牙循耳前屬目外眥上頷結於角其痛當所過者支轉筋治在燔鍼劫刺以知為數以痛為輸名曰仲夏痺也

彈之應小指之上彈之痠麻應於小指之上也頸筋急則為筋瘻頸腫瘰癧病也復而銳之復刺而用銳鍼即小鍼也仲夏痺手太陽應五月之氣也

手少陽之筋起於小指次指之端結於腕上循臂結於肘上繞臑外廉上肩走頸合手太陽其支者當曲頰入繫舌本其支者上曲牙循耳前屬目外眥上乘頷結於角其病當所過者即支轉筋舌卷治在燔鍼劫刺以知為數以痛為輸名曰季夏痺也

季夏痺手少陽應六月之氣也

足太陰之筋起於大指之端內側上結於內踝其直者絡於膝內輔骨上循陰股結於髀聚於陰器上腹結於臍循腹裏結於肋散於胸中其內者著於脊其病足大指支內踝痛轉筋痛膝內輔骨痛陰股引髀而痛陰器紐痛下引臍兩脇痛引膺中脊內痛治在燔鍼劫刺以知為數以痛為輸名曰孟秋痺也

孟秋痺足太陰應七月之氣也

足少陰之筋起於小指之下並足太陰之筋邪走內踝之下

結於踵與太陽之筋合而上結於內輔之下並太陰之筋而上循陰股結於陰器循脊內挾膂上至項結於枕骨與足太陽之筋合其病足下轉筋及所過而結者皆痛及轉筋病在此者主癇瘛及痙在外者不能俛在內者不能仰故陽病者腰反折不能俛陰病者不能仰治在燔鍼劫刺以知為數以痛為輸在內者熨引飲藥此筋折紐紐發數甚者死不治名曰仲秋痺也

癇驚也瘛筋急而抽引也痙筋短而身勁也筋脈短急其在外者即不能俛(外身後也)其在內者即不能仰故太陽病者腰反折不能俛其經行身之後也少陰病者身傴僂不能仰其經行身之前也(少陰自前而行於後)此筋折紐折其樞紐也紐

發數甚折紐數發而數甚也仲秋痺足少陰應八月之氣也

足厥陰之筋起於大指之上上結於內踝之前上循脛上結內輔之下上循陰股結於陰器絡諸筋其病足大指支內踝之前痛內輔痛陰股痛轉筋陰器不用傷於內則不起傷於寒則陰縮入傷於熱則縱挺不收治在行水清陰氣其病轉筋者治在燔鍼劫刺以知為數以痛為輸名曰季秋痺也

結於陰器肝主筋前陰者宗筋之所聚也絡諸筋前陰皆聯絡於諸筋也傷於內則不起縱欲傷精則陰痿也傷於寒則陰縮入寒則筋急也傷於熱則縱挺不收熱則筋鬆也治在行水清陰氣熱則補腎水以清陰分之熱也季秋痺足厥陰應九月之氣也

手厥陰之筋起於中指與太陰之筋並行結於肘內廉上臂陰結腋下下散前後挾脇其支者入腋散胸中結於脇其病當所過者支轉筋前及胸痛息賁治在燔鍼劫刺以知為數以痛為輸名曰孟冬痺也

息賁喘息賁逆孟冬痺手厥陰應十月之氣也

手少陰之筋起於小指之內側結於銳骨上結肘內廉上入腋交太陰挾乳裏結於胸中循胸下繫於臍其病內急心承伏梁下為肘網當所過者支轉筋筋痛治在燔鍼劫刺以知為數以痛為輸其成伏梁唾膿血者死不治名曰仲冬痺也

銳骨掌後銳骨肘網肘如網羅牽引仲冬痺手少陰應十

一月之氣也

手太陰之筋起於大指之上循指上行結於魚後行寸口外側上循臂結肘中上臑內廉入腋下出缺盆結肩前髃上結缺盆下結胸裏散貫賁合賁下抵季脇其病當所過者支轉筋痛甚成息賁脇急吐血治在燔鍼劫刺以知為數以痛為輸名曰季冬痺也

賁賁門難經胃為賁門(胃之上口)季冬痺手太陰應十二月之氣也

經筋之病寒則反折筋急熱則筋弛縱不收陰痿不用陽急則反折陰急則俛不伸焠刺者刺寒急也熱則筋弛不收無用燔鍼足之陽明手之太陽筋急則口目為僻眥急不能卒

覩治皆如右方也

焠鍼即燔鍼以火燒其鍼也燔鍼治寒而筋急者熱而筋縱者不可用也

經水

黃帝問於岐伯曰經脈十二者外合於十二經水而內屬於五藏六府夫十二經水者其有大小深淺廣狹遠近各不同五藏六府之高下大小受穀之多少亦不等相應柰何夫經水者受水而行之五藏者合神氣魂魄而藏之六府者受穀而行之受氣而揚之經脈者受血而營之合而以治柰何刺之深淺灸之壯數可得聞乎

義詳下文

岐伯答曰善哉問也天至高不可度地至廣不可量此之謂也且夫人生於天地之間六合之內此天之高地之廣也非人力之所度量而至也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視之其藏之堅脆府之大小穀之多少脈之長短血之清濁氣之多少十二經之多血少氣與其少血多氣與其皆多血氣與其皆少血氣皆有大數其治以鍼艾各調其經氣固其常有合乎黃帝曰余聞之快於耳不解於心願卒聞之岐伯答曰此人之所以參天地而應陰陽也不可不察

人之十二經脈合於十二經水其理玄遠天之至高不可度地之至廣不可量何由而知天地與人相合也且夫人生於天地之間六合之內渺焉中處而天地之高廣亦非人力之所度量而至也若夫人則無不可度量而知外可切循內可解剖其藏府之形象氣血之多少皆有大數即其小者以測大者則經脈之與經水固其常有合也

足太陽外合於淸水內屬於膀胱而通水道焉足少陽外合於渭水內屬於膽足陽明外合於海水內屬於胃足太陰外合於湖水內屬於脾足少陰外合於汝水內屬於腎足厥陰外合於澠水內屬於肝手太陽外合於淮水內屬於小腸而水道出焉手少陽外合於漯水內屬於三焦手陽明外合於江水內屬於大腸手太陰外合於河水內屬於肺手少陰外合於濟水內屬於心手心主外合於漳水內屬於心包

手足太陽皆主水道足太陽以寒水主令手太陽以丙火而化寒水也

凡此五藏六府十二經水者外有源泉而內有所稟此皆內外相貫如環無端人經亦然故天爲陽地爲陰腰以上爲天腰以下爲地故海以北者爲陰湖以北者爲陰中之陰漳以南者爲陽河以北至漳者爲陽中之陰漯以南至江者爲陽中之太陽此一隅之陰陽也所以人與天地相參也

經脈之陰陽配於經水之陰陽故人與天地相參

黃帝曰夫經水之應經脈也其遠近淺深水血之多少各不同合而以刺之柰何岐伯答曰足陽明五藏六府之海也其脈大血多氣盛熱壯刺此者不深弗散不留不寫也足陽明

刺深六分留十呼足太陽深五分留七呼足少陽深四分留五呼足太陰深三分留四呼足少陰深二分留三呼足厥陰深一分留二呼手之陰陽其受氣之道近其氣之來疾其刺深者皆無過二分其留皆無過一呼其少長大小肥瘦以意科之命曰法天之常灸之亦然灸而過此者得惡火則骨枯脈濇刺而過者則脫氣

此言刺法深淺之度留鍼遲速之候

黃帝曰夫經脈之小大血之多少膚之薄厚肉之堅脆及䐃之小大可爲量度乎岐伯答曰其可爲度量者取其中度也不甚脫肉而血氣不衰也若夫度之人痟瘦而形肉脫者惡可以度量刺乎審切循捫按視其寒溫盛衰而調之是爲因適而爲之眞也（痟與消同）

可爲度量者取其人之中度也此不甚脫肉而血氣不衰者也若夫所度之人痟瘦而形肉脫者則不可以度量刺宜審切循捫按視其寒溫盛衰而調之是謂因其所適而爲之眞也（眞切當也）

陰陽清濁

黃帝曰余聞十二經脈以應十二經水者其五色各異清濁不同人之血氣若一應之奈何岐伯曰人之血氣苟能若一則天下爲一矣惡有亂者乎黃帝曰余問一人非問天下之衆岐伯曰夫一人者亦有亂氣天下之衆亦有亂人其合爲一耳黃帝曰願聞人氣之清濁岐伯曰受穀者濁受氣者清清者注陰濁者注陽濁而清者上出於咽清而濁者則下行清濁相干命曰亂氣

干犯也

黃帝曰夫陰清而陽濁濁者有清清者有濁清濁別之奈何岐伯曰氣之大別清者上注於肺濁者下走於胃胃之清氣上出於口肺之濁氣下注於經內積於海

胃之清氣上出於口所謂濁而清者上出於咽也肺之濁氣下注於經內積於海所謂清而濁者則下行也海胃也

黃帝曰諸陽皆濁何陽獨甚乎岐伯曰手太陽獨受陽之濁手太陰獨受陰之清其清者上走空竅其濁者下行諸經諸陰皆清足太陰獨受其濁

空竅上焦諸官竅也

黃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清者其氣滑濁者其氣濇此氣之常也故刺陰者深而留之刺陽者淺而疾之清濁相干者以數調之也

數法也

靈樞懸解卷之三終

靈樞懸解卷四

昌邑黃元御解

本輸

黃帝問於岐伯曰凡刺之道必通十二經絡之所終始絡脈之所別處五輸之所留六府之所與合四時之所出入五藏之所溜處闊狹之度淺深之狀高下所至願聞其解岐伯曰請言其次也

十二經絡之所終始十二經之起止也絡脈之所別處經別之十五絡脈也五輸之所留井滎輸經合五穴之所在也六府之所與合六府與五藏表裏相配合也四時之所出入四時陰陽之出入也五藏之所溜處五藏之滎穴經

氣之所溜也(所溜爲滎)闊狹之度言其遠近淺深之狀言其浮沈高下所至言其上下也

肺出於少商少商者手大指端內側也爲井木溜於魚際魚際者手魚也爲滎注於太淵太淵魚後一寸陷者中也爲輸行於經渠經渠寸口中也動而不居爲經入於尺澤尺澤肘中之動脈也爲合手太陰經也(滎音營)

此手太陰肺經之五腧手魚手大指根豐肉其形如魚際邊也動而不居停止也

心出於中衝中衝手中指之端也爲井木溜於勞宮勞宮掌中中指本節之內間也爲滎注於大陵大陵掌後兩骨之間方下者也爲腧行於間使間使之道兩筋之間三寸之中也有過則至無過則止爲經入於曲澤曲澤肘內廉下陷者之中也屈而得之爲合手少陰經也

此手少陰心經之五腧五腧皆手厥陰之穴逆順肥瘦手少陰之脈獨無腧諸邪之在於心者皆在於心之包絡是也

肝出於大敦大敦者足大指之端及三毛之中也爲井木溜於行間行間足大指間也爲滎注於太衝太衝行間上二寸陷者之中也爲腧行於中封中封內踝之前一寸半陷者之中使逆則宛使和則通搖足而得之爲經入於曲泉曲泉輔骨之下大筋之上也屈膝而得之爲合足厥陰經也

此足厥陰肝經之五腧使使道也(素問十二藏相使使道閉塞而不通)使逆

則宛使道逆則宛塞肝木下陷則經脈阻閉也

脾出於隱白隱白者足大指之端內側也爲井木溜於大都大都本節之後下陷者之中也爲滎注於太白太白腕骨之下也爲輸行於商丘商丘內踝之下陷者之中也爲經入於陰之陵泉陰之陵泉輔骨之下陷者之中也伸而得之爲合足太陰經也

此足太陰脾經之五腧

腎出於湧泉湧泉者足心也爲井木溜於然谷然谷然骨之下者也爲滎注於太谿太谿內踝跟骨之上陷者中也爲腧行於復留復留上內踝二寸動而不休爲經入於陰谷陰谷輔骨之後大筋之下小筋之上也按之應手屈膝而得之爲

合足少陰經也

此足少陰腎經之五腧

膀胱出於至陰至陰者足小指之端也爲井金溜於通谷通谷本節之前外側也爲滎注於束骨束骨本節之後陷者中也爲腧過於京骨京骨足外側大骨之下也爲原行於崑崙崑崙外踝之後跟骨之上也爲經入於委中委中膕中央也爲合委而取之足太陽經也

此足太陽膀胱經之六腧

膽出於竅陰竅陰者足小指次指之端也爲井金溜於俠谿俠谿足小指次指之間也爲滎注於臨泣臨泣上行一寸半陷者中也爲腧過於邱墟邱墟外踝之前下陷者中也爲原行於陽輔陽輔外踝之上輔骨之前及絕骨之端也爲經入

於陽之陵泉陽之陵泉膝外陷者中也爲合伸而得之足少陽經也

此足少陽膽經之六腧

胃出於厲兌厲兌者足大指次指之端也爲井金溜於內庭內庭次指外間也爲滎注於陷谷陷谷上中指內間上行二寸陷者中也爲腧過於衝陽衝陽足跗上五寸陷者中也爲原搖足而得之行於解谿解谿上衝陽一寸半陷者中也爲經入於下陵下陵膝下三寸䯒骨外三里也爲合復下三里三寸爲巨虛上廉復下上廉三寸爲巨虛下廉大腸屬上小腸屬下足明陽胃脈也大腸小腸皆屬於胃足陽明經也

此足陽明胃經之六腧大腸屬上巨虛上廉也小腸屬下巨虛下廉也此總是足陽明胃脈以胃爲六府之長故大腸小腸皆屬於胃

大腸者上合手陽明出於商陽商陽大指次指之端也爲井金溜於本節之前二間爲滎注於本節之後三間爲腧過於合谷合谷在大指岐骨之間爲原行於陽谿陽谿在兩筋間陷者中也爲經入於曲池曲池在肘外輔骨陷者中也爲合屈臂而得之手陽明經也

此手陽明大腸經之六腧

小腸者上合手太陽出於少澤少澤小指之端也爲井金溜於前谷前谷在手外踝本節前陷者中也爲滎注於後谿後

谿在手外側本節之後也爲腧過於腕骨腕骨在手外側腕骨之前也爲原行於陽谷陽谷在銳骨之下陷者中也爲經入於小海小海在肘內大骨之外去端半寸陷者中也爲合伸臂而得之手太陽經也

此手太陽小腸經之六腧

三焦者上合於手少陽出於關衝關衝手小指次指之端也爲井金溜於腋門腋門小指次指之間也爲滎注於中渚中渚本節之後陷者中也爲腧過於陽池陽池在腕上陷者之中也爲原行於支溝支溝上腕上三寸兩骨之間陷者中也爲經入於天井天井在肘外大骨之上陷者中也爲合屈肘乃得之三焦下腧在於足太陽之前少陽之後出於膕中外

廉名曰委陽是太陽絡也手少陽經也

此手少陽三焦經之六腧委陽足太陽穴

是謂五藏六府之腧五五二十五腧六六三十六腧也六府皆出足之三陽上合於手者也

藏府之脈雖分手足其實本是同經以六陰之經升於足而降於手六陽之經升於手而降於足故六府之經皆出足之三陽而上合於手手之三陽即足三陽之上半也五藏五腧井木榮火腧土經金合水六府六腧井金榮水腧木經火合土義詳六十四難六府多一原穴當與腧穴俱屬木也

三焦者足太陽少陰之所將太陽之別也上踝五寸別入貫

腨腸出於委陽並太陽之正入絡膀胱約下焦實則閉癃虛則遺溺遺溺則補之閉癃則寫之

三焦者足太陽少陰之所將領是太陽之別也上外踝五寸別太陽而入貫腨腸（腨肚）出於太陽之委陽並太陽之正經入絡膀胱約束下焦相火實則膀胱閉癃相火虛則小便遺溺（三焦爲少陽相火）遺溺則補之益其相火閉癃則寫之泄其相火也

肺合大腸大腸者傳道之府心合小腸小腸者受盛之府肝合膽膽者中正之府脾合胃胃者五穀之府腎合膀胱膀胱者津液之府少陽屬腎腎上連肺故將兩藏三焦者中瀆之府也水道出焉屬膀胱是孤之府也是六府之所與合者

素問十二藏相使大腸者傳道之官變化出焉小腸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少陽三焦屬腎腎上連肺以辛金而生癸水故兼將兩藏緣三焦者中瀆之府也水道出焉屬於膀胱是以並將於腎蓋水善藏火善泄膀胱以州都之官津液藏焉不能出也得三焦之經並太陽之正入絡膀胱泄以相火之力則州都衝決水道出矣故曰決瀆之官此曰決瀆之府以其下行於川瀆之中也其所以決瀆而出水者相火在腎溫生風木以疏泄之也心主者心之包絡非藏也三焦雖與心主表裏而心主無藏是三焦爲孤之府也藏府相合是六府之所與

合者（答帝問六府之所與合語）

缺盆之中任脈也名曰天突一次任脈側之動脈足陽明也名曰人迎二次脈手陽明也名曰扶突三次脈手太陽也名曰天窻四次脈足少陽也名曰天容五次脈手少陽也名曰天牖六次脈足太陽也名曰天柱七次脈頸中央之脈督脈也名曰風府腋內動脈手太陰也名曰天府腋下三寸手心主也名曰天池

手足六陽皆行於頸其位次如此手之三陰自胸走手脈在腋內與腋下

足陽明挾喉之動脈其腧在膺中手陽明次在其腧外不至曲頰一寸手太陽當曲頰足少陽在耳下曲頰之後手少

陽出耳後上加完骨之上足太陽挾項大筋之中髮際陰尺動脈在五里五腧之禁也

足陽明挾喉之動脈即人迎也其腧在膺中氣戶庫房之穴也手陽明次在其腧外不至曲頰一寸即扶突也手太陽當曲頰即天窻也足少陽在耳下曲頰之後即天容也（足少陽頸中無穴天容是手太陽經穴）手少陽出耳後上加完骨之上即天牖也足太陽挾項大筋之中髮際即天柱也陰尺動脈在五里手太陰尺澤之後手陽明之五里也小鍼解奪陰者死言取尺之五里五往者也玉版迎之五里五往而藏之氣盡矣以上諸穴是五腧之禁也（禁不可刺）

刺上關者呿不能欠刺下關者欠不能呿刺犢鼻者屈不能伸刺兩關者伸不能屈

上關足少陽之客主人開口取之刺之則呿不能欠（呿開口也）（莊子公孫龍口呿不合欠開口而即合也）下關足陽明經穴閉而取之刺之則欠不能呿犢鼻足陽明經穴却足取之刺之則屈不能伸兩關手厥陰之內關手少陽之外關伸手取之刺之則伸不能屈此皆禁刺之穴也

春取絡脈諸滎大經分肉之間甚者深取之間者淺取之夏取孫絡諸腧肌肉皮膚之上秋取諸合餘如春法冬取諸井諸腧之分欲深而留之此四時之序氣之所處病之所舍藏之所宜

根結

岐伯曰天地相感寒暑相移陰陽之道孰少孰多陰道偶陽道奇發於春夏陰氣少陽氣多陰陽不調何補何寫發於秋冬陽氣少陰氣多陰氣盛而陽氣衰故莖葉枯槁溼雨下歸陰陽相移何寫何補奇邪離經不可勝數不知根結五藏六府折關敗樞開闔而走陰陽大失不可復取九鍼之玄要在終始故能知終始一言而畢不知終始鍼道咸絕

天地相感寒暑相移陰陽之道孰少孰多陰道偶（雙數爲偶如二四六八十）陽道奇（單數爲奇如一三五七九）春夏陽旺發於春夏陰氣少陽氣多此當何補何寫秋冬陰旺發於秋冬陽氣少陰氣多陰氣盛而陽氣衰故莖葉枯槁不沾天地之澤溼雨下歸其根（溼生於地雨降於天）陰陽相移（前盛今衰前衰今盛）此當何補何寫陰陽變化奇邪離經（離常）淫泆流衍不可勝數然病機雖繁悉有根結（根始結終）不知根結五藏六府折關敗樞開闔而走陰陽大失不可復取九鍼之玄其要全在終始終始即根結也故能知終始一言而畢得其要也不知終始鍼道咸絕失其要也

太陽根於至陰結於命門命門者目也陽明根於厲兌結於顙大顙大者鉗耳也少陽根於竅陰結於窻籠窻籠者耳中也太陽爲開陽明爲闔少陽爲樞開折則皮肉節瀆而暴病起矣故暴病者取之太陽視有餘不足瀆者皮肉宛焦而弱也闔折則氣無所止息而痿疾起矣故痿疾者取之陽明視有餘不足無所止息者眞氣稽留邪氣居之也樞折則骨繇

而不安於地故骨繇者取之少陽視有餘不足骨繇者節緩
而不收也所謂骨繇者搖故也當窮其本也
太陽根於至陰太陽井穴在足小指結於命門命門者目內眥之睛
明也穴名陽明根於厲兌陽名井穴在足次指結於顙大人迎在顛顙之上故曰顙
大顙大者鉗耳下之大迎也穴名鉗耳猶言挾耳也少陽根於竅陰
少陽井穴在足名指結於窻籠窻籠者耳中之聽宮也穴名聽宮在耳前手太陽
穴足少陽之所會也太陽陽之將衰在表爲開陽明陽之正盛在裏
爲闔少陽未盛未衰在中爲樞表裏之半故開折則表陽不固
皮肉節瀆而暴病起矣風寒外感故暴病者取之太陽仲景傷寒太陽
經病是也視其有餘不足以爲補寫節瀆者皮肉宛焦而輭弱
也難經手太陰氣絕則津液去皮節傷節瀆節節傷敗也宛菀同闔折則裏陽不運中氣

無所止息而痿疾起矣故痿疾者取之陽明義詳素問痿論視其
有餘不足以爲補寫無所止息者眞氣稽留不布中氣堙阻不能
四達是無所歸宿也而邪氣居之也樞折卽骨繇而不安於地故骨
繇者取之少陽視其有餘不足以爲補寫骨繇者節緩而
不收也所謂骨繇者搖故也以肝主筋而諸筋皆聚於節
肝膽同氣筋膜鬆懈則節緩而不收故骨繇而不健所謂
骨繇者骨節搖動不堅故也故當窮其根本也太陽之病
在皮毛陽明之病在肌肉少陽之病在筋膜各有其部也
太陰根於隱白結於太倉少陰根於湧泉結於廉泉厥陰根
於大敦結於玉英絡於膻中太陰爲開厥陰爲闔少陰爲樞
開折則倉廩無所輸膈洞膈洞者取之太陰視有餘不足開

折者氣不足而生病也闔折卽氣絕而喜悲悲者取之厥陰
視有餘不足樞折則脈有所結而不通不通者取之少陰視
有餘不足有結者皆取之不足
太陰根於隱白太陰井穴在足大指結於太倉太倉任脈之中脘也
穴名少陰根於湧泉少陰井穴在足心結於廉泉廉泉任脈之穴也
厥陰根於大敦厥陰井穴在足大指結於玉英玉英任脈之玉堂也
絡於膻中膻中心主之宮城也脹論語太陰陰之將衰在外
爲開厥陰陰之交盡在內爲闔少陰未衰未盡在中爲樞
內外之交開折則倉廩無所輸納而胸膈空洞膈洞者取之太
陰視其有餘不足開折者脾氣不足而生病也脾虛不能化穀闔
折卽氣絕而喜悲木虛金旺肝爲肺刑燥勝則悲悲者取之厥陰視其有

餘不足樞折則脈有所結而不通心主脈水勝火負則脈不通不通者
取之少陰視其有餘不足凡有結者皆取之不足以其陰
中之陽虧也
足太陽根於至陰溜於京骨注於崑崙入於天柱飛揚也
天柱在項飛揚在足
足陽明根於厲兌溜於衝陽注於下陵入於人迎豐隆也
人迎在頸豐隆在足
足少陽根於竅陰溜於丘墟注於陽輔入於天容光明也
天衝在頭天容手太陽穴當是天衝光明在足
手太陽根於少澤溜於陽谷注於少海入於天窻支正也
天窻在頸支正在手

手陽明根於商陽溜於合谷注於陽谿入於扶突偏歷也

扶突在頸偏歷在手

手少陽根於關衝溜於陽池注於支溝入於天牖外關也

天牖在頸外關在手餘腧具詳本輸

此所謂十二經之盛絡皆當取之

手足六陽左右十二經諸腧是其盛絡乃經脈盛大之處鍼刺者皆當取之

標本舊本誤名衞氣按經文正之

黄帝曰五藏者所以藏精神魂魄者也六府者所以受水穀而行化物者也其氣內干五藏而外絡肢節其浮氣之不循經者爲衞氣其精氣之行於內者爲營氣陰陽相隨外內相貫如環之無端亭亭淯淯乎孰能窮之然其分別陰陽皆有標本虛實所離之處能別陰陽十二經者知病之所生候虛實之所在者能得病之高下知六府之氣街者能知解結契紹於門戶能知虛石之堅輭者知補寫之所在能知六經之標本者可以無惑於天下

亭亭淯淯渾淪無迹之意氣街氣之道路也紹續也解結契紹解其槃結而契合其斷續也石即實也

岐伯曰博哉聖帝之論臣請盡意悉言之足太陽之本在跟以上五寸中標在兩絡命門命門者目也足少陽之本在竅陰之間標在窻籠之前窻籠者耳也足陽明之本在厲兌標在人迎頰挾頏顙也足少陰之本在內踝下上三寸中標在

背腧與舌下兩脈也足厥陰之本在行間上五寸所標在背腧也足太陰之本在中封前上四寸之中標在背腧與舌本也手太陽之本在外踝之後標在命門之上一寸也手少陽之本在小指次指之間上二寸標在耳後上角下外眥也手陽明之本在肘骨中上至別陽標在顏下合鉗上也手少陰之本在銳骨之端標在背腧也手心主之本在掌後兩筋之間二寸中標在腋下三寸也手太陰之本在寸口之中標在腋內動也

足太陽之本在跟以上五寸中附陽也標在兩絡命門命門者目睛明也睛明左右兩穴故曰兩絡足少陽之本在竅陰之間穴名標在窻籠之前窻籠者耳聽宮也足陽明之本在厲兌穴名標在人迎頰挾頏顙之旁也足少陰之本在內踝下上三寸中太谿也標在背腧腎腧也舌下兩脈廉泉也任脈穴足厥陰之本在行間上五寸所中封也標在背腧肝腧也足太陰之本在中封前四寸之中三陰交也標在背腧脾腧也舌本舌根也手太陽之本在外跟之後支正也標在命門之上一寸足太陽之攢竹也手足太陽之會手少陽之本在小指次指之間上二寸液門也標在耳後上角下外眥絲竹空也手陽明之本在肘骨中曲池也上至別陽疑是肘髎別名標在顏下庭下合鉗上即根結鉗耳足陽明之頰車也手少陰之本在銳骨之端神門也標在背腧心腧也手心主之本在掌後兩筋之間二寸中內關也標在腋下三寸天池

也手太陰之本在寸口之中太淵也標在腋內動脈天府也

凡候此者下虛則厥下盛則熱上虛則眩上盛則熱痛故石者絕而止之虛者引而起之請言氣街胸氣有街腹氣有街頭氣有街脛氣有街故氣在頭者止之於腦氣在胸者止之膺與背腧氣在腹者止之背腧與衝脈於臍左右之動脈者氣在脛者止之於氣街與承山踝上以下取此者用毫鍼必先按而在久應於手乃刺而予之所治者頭痛眩仆腹痛中滿暴脹及有新積痛可移者易已也積不痛難已也

石卽實也氣街氣之通衢也胸旁曰膺背腧足太陽經諸藏府之腧也臍左右之動脈肓腧天樞諸穴也(肓腧足少陰穴天樞足陽明穴)

氣在脛者止之於氣街足陽明經穴承山足太陽經穴取此者用毫鍼取此四街也刺而予之予之以鍼也所治者四街之所治者也

動腧

黃帝曰經脈十二而手太陰足少陰陽明獨動不休何也岐伯曰是陽明胃脈也胃爲五藏六府之海其清氣上注於肺肺氣從太陰而行之其行也以息往來故人一呼脈再動一吸脈亦再動呼吸不已故動而不止也

經脈十二而手太陰之太淵(在關上)足少陰之太谿(在足內踝後)足陽明之人迎(在喉旁)衝陽(在足跗上)獨動而不休是陽明胃脈之力也胃爲五藏六府之海其清氣上注於肺肺氣從太陰之經而行之其行也以息往來故人一呼脈再動一吸脈亦再動呼吸不已氣行經中上下環周故動而不止蓋經之動氣送之也氣統於肺而胃爲化氣之原故悉屬陽明胃脈之力也

黃帝曰氣之過於寸口也上十焉息下八焉伏何道從還不知其極岐伯曰氣之離藏也卒然如弓弩之發如水之下岸上於魚以反衰其餘氣衰散以逆上故其行微

寸口手太陰之動脈也雖經從關至尺是尺內陰之所治也從關至魚際是寸口內陽之所治也陰得尺中一寸陽得寸內九分氣之過於寸口也上十焉息下八焉伏上謂尺中下謂寸口以手之三陰自胸走手其氣先至尺中故

尺中爲上後至寸口故寸口爲下尺得一寸是上十也(十分爲寸)寸得九分是下九也曰下八者以脈有覆溢溢則上魚而寸反十分覆則下尺而寸至八分帝問覆脈之寸短而尺長故曰下八上而尺中脈動十分十分之外氣從焉息下而寸口脈動八分八分之外氣從焉伏是從何道而還不知其極蓋氣之離藏而走手也卒然如弓弩之發如水之自高而下岸也氣力壯大是以鼓動應指及其上於魚際氣力反以衰之其餘氣衰散以逆上故其行微而不見鼓動也將上魚際而脈力已衰故寸口不及一分但得八分也(寸口正在魚際之分)

黃帝曰足之陽明何因而動岐伯曰胃氣上注於肺其悍氣

上衝頭者循咽上走空竅循眼系入絡腦出顑下客主人循牙車合陽明幷下人迎此胃氣別走於陽明者也故陰陽上下其動也若一故陽病而陽脈小者爲逆陰病而陰脈大者爲逆陰陽俱靜俱動若引繩相傾者病

胃氣上注於肺而其悍氣之上衝於頭者循咽管而上走空竅循眼系而入絡於腦出顑(鬢骨之上)而下客主人(足少陽穴)循牙車(即頰車)而合陽明之本經幷下喉旁人迎之動脈此胃氣之別走於陽明者也故陽明行氣於三陽脈動於人迎太陰行氣於三陰脈動於寸口陰陽上下(人迎在上爲陽寸口在下爲陰)其動也若一　陽明何故不動也故陽病而陽脈小者爲逆陽不及陰也陰病而陰脈大者爲逆陰過於陽也陰陽俱靜俱動若引繩相傾者病反其陰靜陽動之常也

黃帝曰足少陰何因而動岐伯曰衝脈者十二經之海也與少陰之大絡起於腎下出於氣街循陰股內廉邪入膕中循脛骨內廉並少陰之經下入內踝之後入足下其別者邪入踝出屬跗上入大指之間注諸絡以溫足脛此脈之常動者也

衝脈者十二經之海也與少陰之大絡俱起於腎下出於陽明之氣街循陰股內廉(內之下廉)邪入膕中循脛骨內廉(膝下股骨)並少陰之經下入內踝之後入足下其別者邪入內踝出屬跗上入大指之間(交厥陰肝經)灌注諸絡以溫足脛(血富於衝)衝爲八奇經之一(八奇經皆脈絡也)少陰與衝脈並行此亦脈之常動者也

背腧

黃帝問於岐伯曰願聞五藏之腧出於背者岐伯曰胸中大腧在杼骨之端肺腧在三椎之間心腧在五椎之間膈腧在七椎之間肝腧在九椎之間脾腧在十一椎之間腎腧在十四椎之間皆挾脊相去三寸所則欲得而驗之按其處應在中而痛解乃其腧也

背者胸之府也(素問脈要精微論語)故胸中大腧在背上杼骨之端足太陽之大杼穴也自大杼而下肺腧在三椎之間(脊骨一節爲一椎俗本皆作焦非)心腧在五椎之間膈腧在七椎之間肝腧在九椎之間脾腧在十一椎之間腎腧在十四椎之間皆挾脊骨兩旁相去三寸所在足太陽經之裏行則欲得而驗之

試按其處應在於中而痛解(解鬆懈也)乃其腧也

灸之則可刺之則不可氣盛則寫之虛則補之以火補者毋吹其火須自滅也以火寫者疾吹其火傳其艾須其火滅也

背腧可灸不可刺氣盛則以火寫之虛則以火補之以火補者毋吹其火須自滅也以火寫者疾吹其火乃傳其艾須其火之自滅而後易艾也

四時氣

黃帝問於岐伯曰夫四時之氣各不同形百病之起皆有所生灸刺之道何者爲定岐伯答曰四時之氣各有所在灸刺之道得氣穴而定故春取經血脈分肉之間甚者深刺之間者淺刺之夏取盛經孫絡取分間絕皮膚秋取經腧邪在府

取之合冬取井滎必深以留之

春取經血脈分肉之間甚者深刺之間者淺刺之本腧春取絡脈諸滎大經分肉之間甚者深取之間者淺取之素問刺志春取絡脈分肉間春者經脈長深其氣少不能深入故取絡脈分肉間夏取盛經孫絡取分肉間絕皮膚本輸夏取諸腧孫絡肌肉皮膚之上刺志夏取盛經分腠所謂盛經者陽脈也絕膚而病去者邪居淺也秋取經腧邪在府取之合本輸秋取諸合刺志秋取經腧陽氣在合陰氣初盛故取俞以寫陰邪取合以虛陽邪冬取井滎必深以留之本輸冬取諸井諸腧之分欲深而留之刺志冬取井滎陽氣衰少陰氣盛堅故取井以下陰逆取滎以實陽氣

黃帝曰余聞刺有五變以主五輸願聞其故岐伯曰人有五藏五藏有五變五變有五輸故五五二十五輸以應五時黃帝曰願聞五變岐伯曰肝爲牡藏其色青其時春其日甲乙其音角其味酸心爲牡藏其色赤其時夏其日丙丁其音徵其味苦脾爲牡藏其色黃其時長夏其日戊己其音宮其味甘肺爲牝藏其色白其時秋其日庚辛其音商其味辛腎爲牝藏其色黑其時冬其日壬癸其音羽其味鹹是爲五變黃帝曰以主五輸奈何岐伯曰藏主冬冬刺井色主春春刺滎時主夏夏刺腧音主長夏長夏刺經味主秋秋刺合是謂五變以主五輸黃帝曰諸原安合以致六輸岐伯曰原獨不應五時以經合之以應其數故六六三十六輸黃帝曰何謂藏主冬時主夏音主長夏味主秋色主春願聞其故岐伯曰病

在藏者取之井病變於色者取之滎病時閒時甚者取之輸病變於陰者取之經經滿而血者病在胃及以飲食不節得病者取之於合故命曰味主合是謂五變也

五藏五輸井滎腧經合故命曰味主合是謂五變也原獨不應五時以經合之並主長夏以應其數故六府之六六三十六輸合於五藏之五五二十五輸也長夏爲至陰故病變於陰者取之經此段舊誤在順氣一日分爲四時

黃帝曰余聞五藏六府之氣滎輸所入爲合合何道從入入安連過願聞其故岐伯答曰此陽脈之別入於內屬於府者也黃帝曰滎輸與合各有名乎岐伯答曰滎輸治外經合治內府黃帝曰治內府奈何岐伯答曰取之於合黃帝曰合各有名乎岐伯答曰胃合入於三里大腸合入於巨虛上廉小腸合入於巨虛下廉三焦合入於委陽膀胱合入於委中央膽合入於陽陵泉黃帝曰取之奈何岐伯答曰取之三里者低跗取之巨虛者舉足取之委陽者屈伸而取之委中者屈而取之陽陵泉者正竪膝予之齊下至委中之陽取之取諸外經者揄伸而從之

藏府之腧所出爲井所溜爲滎所注爲腧所行爲經所入爲合五藏六府之氣滎腧所入爲合是合何道從入入而安所連屬安所過往此陽脈之別入於內屬於府者是從別道而入連屬於府過往於其本府之所合者也故滎輸治外經合治內府者取之於合以其入屬於府也

胃合入於三里足陽明之穴也大腸之合在曲池巨虛上廉足陽明穴手三陽下合足三陽小腸之合在小海巨虛下廉足陽明穴三焦之合在天井委陽足太陽穴膀胱合於委中央足太陽穴膽合於陽陵泉足少陽穴正竪膝予之齊正竪兩膝使與之齊也下至委中之陽謂委中之前陽閼之下即陽陵泉之分也取諸外經謂取滎腧諸穴揄申而取之舒展申布而取之也

黃帝曰願聞六府之病岐伯荅曰胃病者腹䐜脹胃脘當心而痛上支兩脇膈咽不通飲食不下面熱兩跗之上脈竪陷者足陽明病此胃脈也取之三里

陽明行身之前下於面而行足跗故面熱及跗上脈陷爲足陽明病此胃之脈也

大腸病者腸中切痛而鳴濯濯冬月重感於寒即泄當臍而痛不能久立與胃同候魚絡血者手陽明病取之巨虛上廉

魚絡魚際之絡手陽明脈起大指傍魚際也

小腸病者小腹痛腰脊控睾而痛時窘之後當耳前熱若寒甚若獨肩上熱甚及手小指次指之間熱若脈陷者手太陽病此其候也取之巨虛下廉

手太陽起小指繞肩胛交肩上循頸上頰却入耳中故耳前肩上及手小指熱爲手太陽病

三焦病者腹氣滿小腹尤堅不得小便窘急溢則水留即爲脹候在足太陽之外大絡大絡在太陽少陽之間亦見於脈取委陽

不得小便窘急溢則水留即爲脹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水道不通故小便窘急水留爲脹也小腹病時窘急在後三焦病則窘急在前其候在足太陽之外大絡大絡在太陽少陽之間是其位也故亦見於大絡之脈見於脈手少陽經病也

膀胱病者小腹偏腫而痛以手按之即欲小便而不得肩上熱若脈陷及足小指外廉及脛踝後皆熱取委中央

足太陽脈循肩髆貫腨內出踝外至小指外側故肩上脛踝及小指外廉皆熱此亦足太陽經病也

膽病者善太息口苦嘔宿汁心下澹澹恐人將捕之嗌中吤吤然數唾候在足少陽之本末亦視其脈之陷下者灸之其寒熱者取陽陵泉

足少陽之本末其本在頭其末在足其經之本末有陷下者亦少陽經之病也

黃帝曰刺之有道乎岐伯荅曰刺此者必中氣穴毋中肉節中氣穴則鍼遊於巷中肉節即皮膚痛補寫反則病益篤中筋則筋緩邪氣不出與其眞氣相搏亂而不去反還內著用鍼不審以順爲逆也

必中氣穴所謂得氣穴爲定也巷隧道也反還內著反還於內著而不去也以上八段舊誤在邪氣藏府病形

逆順肥瘦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聞鍼道於夫子衆多畢悉矣夫子之道

應若失而據未有堅然者也夫子之問學孰乎將審察於物而心生之乎岐伯曰聖人之爲道者上合於天下合於地中合於人事必有明法以起度數法式檢押乃後可傳焉故匠人不能釋尺寸而意短長廢繩墨而起平水也工人不能置規而爲員去矩而爲方知用此者固自然之物易用之教逆順之常也

衆多畢悉諸法皆盡也應若失而據未有堅然者言應手而病若失雖痼疾槃據未有堅然不消者也法式檢押有法式以爲之檢押也

黃帝曰願聞自然奈何岐伯曰臨深決水不用功力而水可竭也循掘決衝而經可通也此言氣之滑濇血之清濁行之逆順也黃帝曰臨深決水奈何岐伯曰血清氣濁疾寫之則氣竭焉黃帝曰循掘決衝奈何岐伯曰血濁氣濇疾寫之則經可通也

自然者如臨深決水不用功力而水可竭也如循掘決衝開其瘀塞而經可通也此言氣之滑濇血之清濁氣之逆順因其自然而不違也循掘決衝循其開掘之道決其衝要使之流通也

黃帝曰願聞人之黑白肥瘦小長各有數乎岐伯曰年質壯大血氣充盈膚革堅固此肥人也廣肩腋項肉薄皮厚而黑色脣臨臨然其血黑以濁其氣濇以遲其爲人也貪於取與因加以邪刺此者深而留之多益其數也黃帝曰刺瘦人奈何岐伯曰瘦人者皮薄色少肉廉廉然薄脣輕言其血清氣滑易脫於氣易損於血刺此者淺而疾之

肉廉廉然減削之意

黃帝曰刺常人奈何岐伯曰視其黑白各爲調之其端正敦厚者其氣血和調刺此者毋失常數也黃帝曰刺壯士眞骨者奈何岐伯曰刺壯士眞骨堅肉緩節監監然此人重則氣濇血濁刺此者深而留之多益其數輕則氣滑血清刺此者淺而疾之黃帝曰刺嬰兒奈何岐伯曰嬰兒者其肉脆血少氣弱刺此者以毫鍼淺刺而疾發鍼日再可也

壯士眞骨其骨堅實也監監堅固之意人重者體重也輕者身輕也

黃帝曰逆順五體者言人骨節之小大肉之堅脆皮之厚薄血之清濁氣之滑濇脈之長短血之多少經絡之數余已知之矣此皆布衣匹夫之士也夫王公大人血食之君身體柔脆肌肉軟弱血氣慓悍滑利其刺之徐疾淺深多少可得同之乎岐伯答曰膏粱菽藿之味何可同也氣滑則出疾氣濇則出遲氣悍則鍼小而入淺氣濇則鍼大而入深深則欲留淺則欲疾以此觀之刺布衣者深以留之刺大人者微以徐之此皆因氣之慓悍滑利也

逆順五體謂肥人瘦人常人壯士嬰兒五等也

黃帝曰形氣之逆順奈何岐伯曰形氣不足病氣有餘是邪勝也急寫之形氣有餘病氣不足急補之形氣不足病氣不

足此陰陽氣俱不足也不可刺之刺之則重不足重不足則陰陽俱竭氣血皆盡五藏空虛筋骨髓枯老者絕滅壯者不復矣形氣有餘病氣有餘此謂陰陽俱有餘也急寫其邪調其虛實故曰有餘者寫之不足者補之此之謂也刺不知逆順眞邪相搏滿而補之則陰四溢腸胃充郭肝肺內䐜陰陽相錯虛而寫之則經脈空虛血氣枯竭腸胃㒤辟皮膚薄著毛腠夭焦予之死期故曰用鍼之要在於知調陰與陽調陰與陽精氣乃光合形與氣使神內藏故曰上工平氣中工亂脈下工絕氣危生下工不可不愼也必審五藏變化之病五脈之應經絡之實虛皮之柔粗而後取之也㒤音聶辟同僻

腸胃㒤辟㒤畏怯也辟邪僻也二段舊誤在根結

黃帝曰脈行之逆順奈何岐伯曰手之三陰從藏走手手之三陽從手走頭足之三陽自頭走足足之三陰自足走腹黃帝曰少陰之脈獨下行何也岐伯曰不然夫衝脈者五藏六府之海也五藏六府皆稟焉其上者出於頏顙滲諸陽灌諸經其下者注少陰之大絡出於氣街循陰股內廉入膕中伏行骭骨內下至內踝之後屬而別其下者並於少陰之經滲三陰其前者行出跗屬下循跗入大指間滲諸絡而溫肌肉故別絡結則跗上不動不動則厥厥則寒矣黃帝曰何以明之岐伯曰以言導之切而驗之其非必動後乃可明逆順之行也黃帝曰窘乎哉聖人之為道也明於日月微於毫釐其非夫子孰能道之也

手之三陰從藏走手順也手之三陽從手走頭逆也足之三陽自頭走足順也足之三陰自足走腹逆也義詳經脈衝脈者五藏六府十二經脈之海故五藏六府皆稟焉其上行者輸在於足太陽之大杼出於頏顙滲諸陽絡而灌諸陰經其下行者注足少陰之大絡出於陽明之氣街循陰股內廉而入膕中伏行骭骨之內骭骨脛骨下至內踝之後屬於少陰而別行其再下者並於少陰之經滲於三陰其前行者伏行出跗屬下循足跗入大指間滲諸絡而溫肌肉故別絡結濇則跗上不動不動則厥厥則寒矣跗上不動陽明之衝陽不動也何以明其為衝脈之厥逆也先以言導之後切而驗之其原非必動之脈此不為逆若必動而或不動跗上動脈若太陰太衝陽明衝陽因知其逆如此然後可明逆順之行也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願聞持鍼之數內鍼之理縱舍之意扞皮開腠理奈何脈之曲折出入之處焉至而出焉至而止焉至而徐焉至而疾焉至而入六府之輸於身者余願盡聞少序別離之處離而入陰別而入陽此何道而從行願盡聞其方岐伯曰帝之所問鍼道畢矣黃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手太陰之脈出於大指之端內屈循白肉際至本節之後太淵留以澹外屈上於本節下內屈於陰絡會於魚際數脈並注其氣滑利伏行壅骨之下外屈出於寸口而行上至於肘內廉入於大筋之下內屈上行臑陰入腋下內屈走肺此順行

逆數之曲折也心主之脈出於中指之端內屈循中指內廉以上留於掌中伏行兩骨之間外屈出兩筋之間骨肉之際其氣滑利上二寸外屈出兩筋之間至肘內廉入於小筋之下留兩骨之會上入於胸中內絡於心脈

焉至而出脈之所出也所出為井焉至而止脈之所結也詳見根結焉至而徐脈之所行也所行為經焉至而疾脈之所溜也所溜為滎焉至而入脈之所入也所入為合大指之端少商井也內屈循白肉際至本節之後太淵腧也留以澹氣停留而澹蕩如水波之動搖也外屈上於本節下內屈與諸絡會於魚際滎也諸陰皆會於此數脈並注其氣滑利伏行掌後高骨之下壅骨即高骨也外屈出於寸口而行經渠經也上至肘內廉

入於大筋之下尺澤合也由此上行臑陰臂內嫩肉曰臑入腋下而走肺手之三陰從胸走手為順此則從手逆數而至於胸此順行逆數之屈折也中指之端中衝井也掌中勞宮滎也兩骨兩筋骨肉之際大陵腧也兩筋之間間使經也肘內廉小指之下兩骨之會曲澤合也由此上入於胸內絡於心脈此亦手心主順行逆數之曲折也

黃帝曰手少陰之脈獨無腧何也岐伯曰少陰心脈也心者五藏六府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其藏堅固邪弗能容也容之則心傷心傷則神去神去則死矣故諸邪之在於心者皆在於心之包絡包絡者心主之脈也故獨無腧焉黃帝曰少陰獨無腧者不病乎岐伯曰其外經病而藏不病故獨取其經於掌後銳骨之端其餘脈出入曲折行之徐疾皆如手厥陰心主之脈行也故本腧者皆因其氣之虛實徐疾以取之是為因衝而寫因衰而補如是者邪氣得去眞氣堅固是謂因天之序

掌後銳骨之端神門腧也少陰經病而藏不病故獨取其經於掌後銳骨之端神門一腧所以治經病也其餘脈之出入曲折行之徐疾皆如手厥陰心主之脈行故本腧一篇心之五腧取於心主者皆因其氣之虛實徐疾相同是以取之也衝盛滿也本腧所載少陰之腧皆心主之腧是少陰無腧也而此有掌後銳骨之一腧以治經病然則藏病無腧經病則有腧也甲乙經少衝為井少府為滎神門

為腧靈道為經少海為合義本於此

黃帝曰持鍼縱舍奈何岐伯曰必先明知十二經脈之本末皮膚之寒熱脈之盛衰滑澀其脈滑而盛者病日進虛而細者久以持大以澀者為痛痺陰陽如一者病難治其本末尚熱者病尚在其熱以衰者其病亦去矣持其尺察其肉之堅脆小大滑澀寒溫燥溼因視目之五色以知五藏而決生死視其血脈察其色以知其寒熱痛痺黃帝曰持鍼縱舍余未得其意也岐伯曰持鍼之道欲端以正安以靜先知虛實而行疾徐左手執骨右手循之無以肉果寫欲端以正補必閉膚輔鍼導氣邪氣淫泆眞氣得居

縱縱鍼以取之也舍舍鍼而去之也陰陽如一即寸口人

迎相等也持其尺察其肉視目之五色視血脈察其色義

詳論疾診尺

黃帝曰扞皮開腠理奈何岐伯曰因其分肉左別其膚微內

而徐端之適神不散邪氣得去

左別其膚左手分別其皮部也以上四段舊誤在邪客

靈樞懸解卷五

昌邑黃元御解

小宮山圖書館藏

脈度

黃帝曰願聞脈度岐伯答曰手之六陽從手至頭長五尺五六三丈手之六陰從手至胸長三尺五寸三六一丈八尺五六三尺合二丈一尺足之六陽從足上至頭八尺六八四丈八尺足之六陰從足至胸中六尺五寸六六三丈六尺五六三尺合三丈九尺蹻脈從足至目七尺五寸二七一丈四尺二五一尺合一丈五尺督脈任脈各四尺五寸二四八尺二五一尺合九尺凡都合一十六丈二尺此氣之大經隧也

隧道也

五藏常內閱於上七竅也故肺氣通於鼻肺和則鼻能知香臭矣心氣通於舌心和則舌能知五味矣肝氣通於目肝和則目能辨五色矣脾氣通於口脾和則口能知五穀矣腎氣通於耳腎和則耳能聞五音矣五藏不和則七竅不通六府不和則留結為癰故邪在府則陽脈不和陽脈不和則氣留之氣留之則陽氣盛矣陽氣太盛則陰脈不和陰脈不和則血留之血留之則陰氣盛矣陰氣太盛則陽氣不能榮也故曰關陽氣太盛則陰氣弗能榮也故曰格陰陽俱盛不得相榮故曰關格關格者不得盡期而死也

此與終始禁服關格義同

黃帝曰氣獨行五藏不榮六府何也岐伯曰氣之不得無行

也如水之流如日月之行不休故陰脈榮其藏陽脈榮其府如環之無端莫知其紀終而復始其流溢之氣內溉藏府外濡腠理

帝因五藏開竅五官而疑經脈獨榮五藏不榮六府其實陰脈榮其藏陽脈榮其府兩不偏也

黃帝曰蹻脈安起安止何氣榮水岐伯答曰蹻脈者少陰之別起於然骨之後上內踝之上直上循陰股入陰上循胸裏入缺盆上出人迎之前入頄屬目內眥合於太陽陽蹻而上行氣并相還則爲濡目氣不榮則目不合

陰蹻者足少陰之別起於少陰之照海別少陰而上行交足太陽之睛明陽蹻者足太陽之別起於太陽之申脈別太陽而上行亦交於足太陽之睛明

黃帝曰蹻脈有陰陽何脈當其數岐伯答曰男子數其陽女子數其陰當數者爲經其不當數者爲絡也

蹻脈有陰陽左右四脈而脈度中止有二蹻此以何脈當其數蓋男子數其陽蹻女子數其陰蹻其當數者經脈不當數者爲絡脈也

五十營

黃帝曰余願聞五十營柰何岐伯答曰天周二十八宿宿三十六分天氣行一周千八分日行二十八宿人經脈上下左右前後二十八脈周身十六丈二尺以應二十八宿漏水下百刻以分晝夜人一呼脈再動氣行三寸一吸脈亦再動氣行三寸呼吸定息氣行六寸十息氣行六尺日行二分二百七十息氣行十六丈二尺氣行交通於中一周於身下水二刻日行二十五分所謂交通者並行一數也

二十八脈十二經脈左右二十四脈合任督二蹻共二十八脈周身十六丈二尺數詳脈度經脈二刻一周氣行交通於中所謂交通者諸經並行一周之數也

五百四十息氣行再動周於身下水四刻日行四十分二千七百息氣行十周於身下水二十刻日行五宿二十分一萬三千五百息氣行五十營於身水下百刻日行二十八宿漏水皆盡脈終矣凡行八百一十丈也故五十營備得盡天地之壽矣

五十營備與天度符合故得盡天地之壽

一日一夜五十營以營五藏之精不應數者名曰狂生所謂五十營者五藏皆受氣持其脈口數其至也五十動而不一代者五藏皆受氣四十動一代者一藏無氣三十動一代者二藏無氣二十動一代者三藏無氣十動一代者四藏無氣不滿十動一代者五藏無氣予之短期要在終始所謂五十動而不一代者以爲常也以知五藏之期予之短期者乍數乍疏也此段舊誤在根結

狂生其生不長也終始本經篇名

營氣

黃帝曰營氣之道內穀爲寶穀入於胃乃傳之肺流溢於中

布散於外精專者行於經隧常營無已終而復始是謂天地之紀

營衛者經絡之氣血氣行脉外曰衛血行脉中曰營營衛二氣皆水穀所化故營氣之道以內穀爲寶營氣血脉中之氣也穀入於胃消化於脾脾氣散精乃傳之於肺肺主氣氣化津津則流溢於中氣則布散於外慓悍者行於脉外是爲衛氣精專者行於經隧是謂營氣地道曰隧左傳曰晉侯請隧註隧爲地道以葬也經隧經中之道也常營無已營行也詩營營靑蠅註營營往來貌終而復始是謂天地之紀也

故氣從手太陰出注手陽明上行注足陽明下行至跗上注大指間與足太陰合上行抵脾

營氣從手太陰肺經出注手陽明大腸經上行注足陽明胃經下行至跗上與足太陰脾經相合上行抵脾手之三陰自胸走手交手三陽手之三陽自手走頭交足三陽足之三陽自頭走足交足三陰足之三陰自足走胸交手三陰營氣之行度如此手太陰傳於手陽明足陽明傳於足太陰是太陰陽明之行度也

從脾注心中循手少陰出腋下臂注小指合手太陽上行乘腋出䪼內注目內眥上巔下項合足太陽循脊下尻下行注小指之端循足心注足少陰上行注腎

從脾注心中循手少陰心經出腋下臂注於小指合於手太陽小腸經上行乘腋出䪼內目下曰䪼注目內眥足太陽之睛明上巔下項合於足太陽膀胱經循脊下尻尾骶下行注小指之端循足心注足少陰腎經上行注腎手少陰傳於手太陽足太陽傳於足少陰是少陰太陽之行度也

從腎注心外散於胸中循心主脉出腋下臂出兩筋之間入掌中出中指之端還注小指次指之端合手少陽上行注膻中散於三焦從三焦注膽出脇注足少陽下行至跗上復從跗注大指間合足厥陰上行至肝

從腎注心外散於胸中循手厥陰心主脉出腋下臂出於兩筋之間入掌中出中指之端還注小指次指之端合於手少陽三焦經上行注膻中散於三焦從三焦至於膽出脇注於足少陽膽經下行至跗上復從跗上注大指間合於足厥陰肝經上行至肝手厥陰傳於手太陽足少陽傳

於足厥陰此厥陰少陽之行度也

從肝上注肺上循喉嚨入頏顙之竅究於畜門其支別者上額循巔下項中循脊入骶是督脉也絡陰器上過毛中入臍中上循腹裏入缺盆下注肺中復出手太陰此營氣之所行也逆順之常也

從肝上注肺上循喉嚨入頏顙之竅究於畜門究竟也畜門喉上通鼻之門也其支別者上額循巔下項中循脊骨入尾骶是督脉也由尾骶入前行絡陰器上過毛中入臍中上循腹裏入於缺盆是任脉也自缺盆下注肺中復出於手太陰此營氣之所行也是經脉逆順之常也

衛氣行

黃帝問於伯高曰願聞衛氣之行出入之合何如伯高曰歲十有二月日十有二辰子午爲經卯酉爲緯天周二十八宿而一面七星四七二十八星房昴爲緯虛張爲經房至畢爲陽昴至心爲陰陽主晝陰主夜衛氣之行一日一夜五十周於身日行於陽二十五周夜行於陰二十五周周於五藏

十二辰十二支也定而不移者爲經動而不居者爲緯子午南北二極不動爲經日月五星自卯而升自酉而降往來如織是以爲緯天周二十八宿而一面七星角亢氐房心尾箕七星在東斗牛女虛危室壁七星在北奎婁胃昴畢觜參七星在西井鬼柳星張翼軫七星在南四七共二

十八星房昴東西爲緯虛張南北爲經房至畢十四宿位在卯辰巳午未申爲陽昴至心十四宿位在酉戌亥子丑寅爲陰陽主晝陰主夜衛氣之行一日一夜五十周於身日行於陽二十五周周於六經（六陽之經）夜行於陰二十五周周於五藏

是故平旦陰盡陽氣出於目目張則氣上行於頭循項下足太陽循背下至小指之端

平旦陰盡陽氣出於目內眥之睛明人醒目張則陽氣上行於頭循項下足太陽經循背下至小指之端此衛氣之行於足太陽也

其散者別於目內眥下手太陽下至手小指之間外側

此衛氣之行於手太陽也

其散者至於目銳眥下足少陽注小指次指之間

此衛氣之行於足少陽也

以上循手少陽之分側下至小指次指之間

此衛氣之行於手少陽也

別者以上至耳前合於頷脈注足陽明以下行至跗上入中指之間

頷脈足陽明脈之行於面者此衛氣之行於足陽明也

其散者從耳下下手陽明入大指次指之間入掌中

此衛氣之行於手陽明也

其至於足也入足心出內踝下行陰分復合於目爲一周

其至於足也入足心出內踝下行陰分復合於目自足少陰之湧泉而循少陰之經交足太陽之睛明也是爲一周（衛氣至足入足心由足少陰而交足太陽至手入掌中亦當由手少陰而交手太陽也）

是故日行一舍人氣一周與十分身之八日行二舍人氣行三周於身與十分身之六日行三舍人氣行於身五周與十分身之四日行四舍人氣行於身七周與十分身之二日行五舍人氣行於身九周日行六舍人氣行於身十周與十分身之八日行七舍人氣行於身十二周與十分身之六日行十四舍人氣二十五周於身有奇分與十分身之二陽盡於陰陰受氣矣

一宿爲一舍二十八宿晝夜周天二十八舍（舍者日月五星之所舍也）

衛氣晝夜周天五十度日行晝夜周天二十八舍計日行一舍衛氣當行一周與十分身之七分八釐五毫有奇日十分身之八者舉其大數也日行七舍人身當行十二周與十分身之四分九釐有奇日十分身之六者亦舉其大數也日行十四舍自房至畢爲一晝人氣當行二十五周與十分身之二二者其奇分也

其始入於陰常從足少陰入於腎腎注於心心注於肺肺注於肝肝注於脾脾復注於腎爲一周是故夜行一舍人氣行於陰藏一周與十分藏之八亦如陽行二十五周而復合於目陰陽一日一夜合有奇分十分身之四與十分藏之二人之所以臥起之時有早晏者奇分不盡故也

其入於陰常從足少陰之經而注於腎腎注於心心注於肺肺注於肝肝注於脾脾復注於腎是爲一周以傳其所勝爲次序是故夜行一舍人氣行於陰藏一周與十分藏之八夜行十四舍人氣行於陰藏二十五周與十分藏之二亦如陽行之二十五周而復合於目交於足太陽之睛明陰陽一日一夜合有奇分十分身之二與十分藏之二總而計之是十分身之四也所以人之臥起之時有早晏之不同者奇分之零數不盡故也

黄帝曰衛氣之在於身也上下往來不以期候氣而刺之奈何伯高曰分有多少日有長短春秋冬夏各有分理常以平旦爲紀以夜盡爲始是故一日一夜水下百刻二十五刻者半日之度也常如是而毋已日入而止隨日之長短各以爲紀而刺之謹候其時病可與期失時反候百病不治故曰刺實者刺其來也刺虛者刺其去也此言氣存亡之時以候虛實而刺之是故謹候氣之所在而刺之是謂逢時病在於三陽必候其氣在陽分而刺之病在於三陰必候其氣在陰分而刺之

春分以後晝多夜少晝長夜短秋分以後晝少夜多晝短夜長是分有多少日有長短也由二分以合二至春秋冬夏各有一定之分理常以平旦爲一日之綱紀以夜盡爲平旦之始初一日一夜水下百刻二十五刻者半日之度也漏水續下常如是毋已以至日入而止隨其日之長短

各以爲紀測其在何經絡而刺之謹候其時病可與之相齊失時反候則百病不治故曰刺實者刺其來也迎其氣至而泄之也刺虛者刺其去也隨其氣往而補之也此言經氣存亡之時以候其虛實而刺之也是故謹候氣之所在而刺之是謂逢時大凡病在於三陽必候其氣在陽分而刺之病在於三陰必候其氣在陰而分刺之此定法也

水下一刻人氣在太陽水下二刻人氣在少陽水下三刻人氣在陽明水下四刻人氣在陰分

衛氣一周

水下五刻人氣在太陽水下六刻人氣在少陽水下七刻人氣在陽明水下八刻人氣在陰分

衛氣二周

水下九刻人氣在太陽水下十刻人氣在少陽水下十一刻人氣在陽明水下十二刻人氣在陰分

衛氣三周

水下十三刻人氣在太陽水下十四刻人氣在少陽水下十五刻人氣在陽明水下十六刻人氣在陰分

衛氣四周

水下十七刻人氣在太陽水下十八刻人氣在少陽水下十九刻人氣在陽明水下二十刻人氣在陰分

衛氣五周

水下二十一刻人氣在太陽水下二十二刻人氣在少陽水

下二十三刻人氣在陽明水下二十四刻人氣在陰分

衛氣六周

水下二十五刻人氣在太陽此半日之度也

衛氣二刻一周半日二十五度應行十二周半此僅六周一周四刻於數未合

從房至畢一十四舍水下五十刻日行半度迴行一舍水下三刻與七分刻之四大要曰常以日之加於宿上也人氣在太陽是故日行一舍人氣行三陽與陰分常如是毋已天與地同紀紛紛盼盼終而復始一日一夜水下百刻而終矣（盼字訛舊註音葩古本原作芸）

迴運迴也日行一舍計水下三刻與七分刻之四大要曰常以日之加於宿上也（以日行之數加於宿度之上）分而推之因知人氣之在太陽是故日行一舍人氣行三陽與陰分一周於身而零十分之八常如是毋已天與地同此紀度紛紛盼盼終而復始日夜一周水下百刻而五十度之數盡矣

衛氣失常

黃帝曰余聞刺有三變何謂三變伯高曰有刺營者有刺衛者有刺寒痺之留經者黃帝曰刺三變者奈何伯高曰刺營者出血刺衛者出氣刺寒痺者內熱黃帝曰營衛寒痺之爲病奈何伯高答曰營之生病也寒熱少氣血上下行衛之生病也氣痛時來時去怫愾賁響風寒客於腸胃之中寒痺之爲病也留而不去時痛而皮不仁（此段舊誤在壽夭剛柔）

怫愾氣鬱而不暢也賁響奔衝而鳴轉也

黃帝曰衛氣之留於腹中蓄積不行苑蘊不得常所使人支脇胃中滿喘呼逆息者何以去之伯高曰其氣積於胸中者上取之積於腹中者下取之上下皆滿者傍取之黃帝曰取之奈何伯高答曰積於上者寫人迎天突喉中積於下者寫三里與氣街上下皆滿者上下取之與季脇之下一寸重者雞足取之診視其脈大而弦急及絕不至者及腹皮急甚者不可刺也

衛氣之留於腹者蓄積不行苑蘊不得常所支脇胃滿喘呼逆息卽衛之生病氣痛時來時去怫愾賁響風寒客於腸胃之中也帝複述其義而辭不同耳人迎足陽明穴天

突喉中任脈穴(喉中即廉泉也)三里氣街足陽明穴季脇之下一寸足厥陰之章門也雞足取之揣刺其處參布如雞足也

黃帝曰刺寒痺內熱奈何伯高答曰刺布衣者以藥熨火焠之刺大人者以藥熨之黃帝曰藥熨奈何伯高答曰用淳酒二十觔蜀椒一升乾薑一觔桂心一觔凡四種皆㕮咀漬酒中用綿絮一觔細白布四丈並入酒內置酒馬矢熅中蓋封塗勿使泄五日五夜出布綿絮曝乾之乾復漬以盡其汁每漬必晬其日乃出乾乾並用滓與綿絮複布為複巾長六七尺為六七巾用生桑炭炙巾以熨寒痺所刺之處令熱入至於病所寒復炙巾以熨之三十遍而止汗出以巾拭身亦三十遍止起步內中無見風每刺必熨如此病已矣此所謂內

熱也(此段舊誤在壽夭剛柔)

馬矢熅中馬糞火中煨之也晬日周日也生桑炭炙巾者桑炭能去風寒溼痺也令熱入至於病所汗出寒消則痺通矣內熱內寒化而為內熱也

營衛生會

黃帝問於岐伯曰人焉受氣陰陽焉會何氣為營何氣為衛營安從生衛於焉會老壯不同氣陰陽異位願聞其會岐伯答曰人受氣於穀穀入於胃以傳於肺五藏六府皆以受氣其清者為營濁者為衛營在脈中衛在脈外營周不休五十而復大會陰陽相貫如環無端衛氣行於陰二十五度行於陽二十五度分為晝夜氣至陽而起至陰而止故日日中為陽隴為重陽夜半為陰隴為重陰太陰主內太陽主外各行二十五度分為晝夜夜半為陰隴夜半後而陰衰平旦陰盡而陽受氣矣日中為陽隴日西而陽衰日入陽盡而陰受氣矣夜半而大會萬民皆臥命曰合陰平旦陰盡而陽受氣如是無已與天地同紀

隴盛也與隆同太陰三陰之長故主內太陽三陽之長故主外夜半而大會萬民皆臥衛氣大會於五藏陽入之陰則靜故萬民皆臥純陰主事故命曰合陰

黃帝曰營衛之行也上下相貫如環之無端今有其卒然遇邪氣及逢大寒手足懈惰其脈陰陽之道相輸之會行相失也氣何由還岐伯曰夫四末陰陽之會者此氣之大絡也四

街者氣之徑路也故絡絕則徑通四末解則氣從合相輸如環黃帝曰善此所謂如環無端莫知其紀終而復始此之謂也

四末陰陽之會者此氣之大絡也大絡十五皆自本經而走其所合(表裏相合)是陰陽之所會也(義詳經別)街衢也四街者氣之徑路是四肢經氣之所通達也四末解則氣從合合者諸經之所合如十二經之合穴也(此段舊誤在動輸)

黃帝曰老人之不夜瞑者何氣使然少壯之不晝瞑者何氣使然岐伯答曰壯者之氣血盛其肌肉滑氣道通營衛之行不失其常故晝精而夜瞑老者之氣血衰其肌肉枯氣道澀五藏之氣相搏其營氣衰少而衛氣內伐故晝不精夜不瞑

五藏之氣相搏藏氣失常彼此相爭鼓搏不甯也衛氣內伐陽根伐削衛氣夜失收藏而晝不生長是以寤寐反常也

黃帝曰願聞營衛之所行皆何道從來岐伯曰營出於中焦衛出於下焦黃帝曰願聞三焦之所出岐伯答曰上焦出於胃上口並咽以上貫膈而布胸中走腋循太陰之分而行還至陽明上至舌下足陽明常與營俱行於陽二十五度行於陰亦二十五度一周也故五十度而復大會於手太陰矣

營出於中焦中焦受氣取汁變化而赤是謂血也（決氣語）衛出於下焦陽根於下也衛出下焦而中焦受穀泌糟粕蒸津液出其精微上注於肺化而爲血以奉生身則營亦出

於上焦也其實營衛皆出於中焦無非水穀之所化也上焦出於胃之上口並咽喉以上貫胸膈而布胸中此上焦之部宗氣之所在也其旁行者外走兩腋循手太陰肺經之分而行還至手陽明經上至於舌下交足陽明經常與營氣俱行於陽二十五度行於陰亦二十五度此晝夜之一周也故五十度畢明旦寅時而復大會於手太陰矣以營氣者宗氣之行於經脈者也宗氣位居上焦故與營氣俱行也

黃帝曰願聞中焦之所出岐伯答曰中焦亦並胃中出上焦之後此所受氣者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於肺脈乃化而爲血以奉生身莫貴乎此故獨得行於經隧命曰營氣

中焦亦並胃中出於上焦之後（後下也）此中焦之部中脘之分也此所受於中宮之氣者泌其糟粕（泌分也泌糟粕者猶酒既釀熟與糟粕分別之也）蒸爲津液出其精微上注於肺脈化而爲血以奉生身莫貴乎此所謂中焦受氣取汁變化而赤是謂血也故獨得行於經隧之中命曰營氣

黃帝曰夫血之與氣異名同類何謂也岐伯答曰營衛者精氣也血者神氣也血之與氣異名同類焉故奪血者無汗奪汗者無血人生有兩死而無兩生

營化於穀精衛化於穀氣營衛者人之精氣也血藏魂魂生神神者血中溫氣所化也溫氣西行肺金收之溫變爲涼化成肺氣氣盛於肺而究其根本實源於血是血者人

之神氣所由來也故血溫而升則化氣氣清而降則化血血之與氣其名雖異其類本同汗者衛氣之蒸泄而亦營氣所醞釀是以奪血者無發其汗奪汗者無出其血汗脫亦死血脫亦死人生有兩死而無兩生也

黃帝曰願聞下焦之所出岐伯答曰下焦者別迴腸注於膀胱而滲入焉故水穀者常並居於胃中成糟粕而俱下於小腸而成下焦滲而俱下濟泌別汁循下焦而入滲於膀胱焉

下焦者州都之會水別迴腸注於膀胱而滲入焉此下焦之部州都之會所也故水穀者常並居於胃中既成糟粕俱下於小腸而成下焦水穀齊下穀滓傳於大腸水滓別於大腸滲而俱下濟泌別汁（濟齊泌分也言水穀自此齊分而別汁也）循下焦

而滲入膀胱焉

黃帝曰人飲酒酒亦入胃穀未熟而小便獨先下何也岐伯荅曰酒者熟穀之液也其氣悍以清故後穀而入先穀而液出也

酒者熟穀之津液也其氣悍以清較之穀尤爲易化故後穀而入先穀而出也

黃帝曰人有熱飲食下胃其氣未定汗則出或出於面或出於背或出於身半其不循衛氣之道而出何也岐伯曰此外傷於風內開腠理毛蒸理泄衛氣走之此氣慓悍滑疾見開而出故不得從其道命曰漏泄

風性疏泄外傷於風內開腠理毛蒸理泄衛氣因而走之此氣慓悍滑疾見其竅開順流而出故不得從其隧道命曰漏泄

黃帝曰善余聞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瀆此之謂也

上焦如霧氣盛於上也下焦如瀆水盛於下也中焦如漚氣水之交水欲化氣氣欲化水泡波起滅象如水漚也

本神

黃帝問於岐伯曰凡刺之法必先本於神血脈營氣精神此五藏之所藏也至其淫泆離藏則精神散失魂魄飛揚志意恍亂智慮去身者何因而然乎天之罪與人之過乎何謂德氣生精神魂魄心意志思智慮請問其故

精神魂魄意是謂五神本於神者本於五神也

岐伯荅曰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氣也德流氣薄而生者也故生之來謂之精兩精相搏謂之神隨神往來者謂之魂並精出入者謂之魄所以任物者謂之心心有所憶謂之意意之所存謂之志因志而存變謂之思因思而遠謀謂之慮因慮而處物謂之智

人秉天地之中氣而生天之在我者五行之德也地之在我者五行之氣也五神者德流於上氣薄於下而生者也精者生化之始基也故生之方來謂之精人身形象之根源神氣之室宅也而陰陽之理本自互生其所以化精者以其中有神也此神之來不在精後當其男女交時兩精相搏凝此一段祖氣清虛靈妙是謂之神神者陽氣之靈

者也而究其由來實化於魂魂以半陽而化純陽則神發焉故隨神往來者謂之魂精者陰液之粹者也而究其根本實生於魄魄以半陰而生純陰則精盈焉故並精出入者謂之魄神藏於心眾理皆備所以載任萬物者謂之心心有所憶念謂之意意之所存注謂之志因志而存其變化謂之思因思而加以遠謀謂之慮因慮而善於處物謂之智也

肝藏血血舍魂肝氣虛則恐實則怒心藏脈脈舍神心氣虛則悲實則笑不休脾藏營營舍意脾氣虛則四肢不用五藏不安實則腹脹涇溲不利肺藏氣氣舍魄肺氣虛則鼻塞不利少氣實則喘喝胸盈仰息腎藏精精舍志腎氣虛則厥實

則脹五藏不安必審五藏之病形以知其氣之虛實謹而調之也

肝藏血血舍魂（魂以血為宅舍也）魂者血中之溫氣所化神之母也肝木主怒生於腎水腎水主恐肝氣虛則生意不遂陷於腎水而為恐實則生氣勃發而為怒怒者生氣雖旺而未能茂長也心藏脈脈舍神神者脈中之陽靈魂之子也肺金主悲剋於心火心火主笑心氣虛則長令不遂侮於肺金而為悲實則長令暢茂而笑不休笑者陽氣升達而心神酣適也脾藏營營舍意營血雖藏於肝而實化於脾腎水溫升則生肝血而非脾土左旋則水不溫升故脾主藏營（營者脈中之血）神藏於心志藏於腎意者神志之中氣也以

水火交濟全賴二土水升火降會於中宮神志相感則化而為意脾主四肢四肢之動轉者意使之也脾氣虛則中氣不運四肢失秉故廢而不用土者四維之母母病子餒故五藏不安脾為太陰溼土實則溼旺土鬱而腹脹肝為風木主疏泄水道土溼木遏升氣不達則疏泄失政故溼溲不利（小便淋澀）肺藏氣氣舍魄魄者氣中之清汁所結精之父也肺竅於鼻宗氣統焉肺氣虛則鼻塞不利而少氣實則宗氣鬱滿喘喝不甯胸盈而仰息腎藏精精舍志志者精中之陰靈魄之子也腎主蟄藏腎氣虛則陽根升泄寒水上逆而為厥（四支寒冷昏憒無知）實則水旺土溼腹滿作脹寒水侮土四維皆病故五藏不安五藏虛實化生諸病必審五藏之病形以知其氣之虛實謹而調劑之也

故智者之養生也必順四時而適寒暑和喜怒而安居處節陰陽而調剛柔如是則邪僻不至長生久視

智者養生五神和平不實不虛故病去而年永

是故怵惕思慮者則傷神神傷則恐懼流淫而不止因悲哀動中者竭絕而失生盛怒者迷惑而不治喜樂者神憚散而不藏恐懼者神蕩憚而不收憂愁者氣閉塞而不行

悲哀傷肺肺金刑剋肝木故木氣竭絕而失生盛怒傷肝肝膽同氣甲木刑剋戊土胃氣上逆神魂失歸故心君迷惑而不治肺金主斂腎水主藏喜樂傷心君火升泄故神明憚散而不藏恐懼傷腎水陷金浮肺氣失根收斂不行

故神志蕩憚而不收愁憂傷脾中氣不運故土氣閉塞而不行脾為四藏之母病則不能行氣於四旁故也

心怵惕思慮則傷神神傷則恐懼自失破䐃脫肉毛悴色夭死於冬

恐懼自失水勝火也脾主肉破䐃脫肉火死土敗也肺主皮毛毛悴肺金敗也肝主色色夭肝木敗也死於冬水滅火也

肺喜樂無極則傷魄魄傷則狂狂者意不存人皮革焦毛悴色夭死於夏

死於夏火刑金也

肝悲傷動中則傷魂魂傷則狂妄不精不精則不正當人陰

縮而筋攣兩脇骨不舉毛悴色夭死於秋

肝主筋前陰宗筋之聚脈循陰器而行兩脇故陰縮而筋攣兩脇骨不舉死於秋金尅木也

脾盛怒而不解則傷意意傷則悗亂四肢不舉毛悴色夭死於春悗音悶

死於春木賊土也

腎憂愁而不止則傷志志傷則喜忘其前言腰脊不可以俛仰屈伸毛悴色夭死於季夏恐懼而不解則傷精精傷則骨痠痿厥精時自下

腎水失藏故喜忘其位在腰其脈貫脊故腰脊不可俛仰屈伸死於季夏土刑水也精傷髓敗故不能養骨而生乙木骨枯木陷故痠輭而痿厥蟄藏失政風木陷泄故精時自下

是故五藏主藏精者也不可傷傷則失守而陰虛陰虛則無氣無氣則死矣是故用鍼者察觀病人之態以知精神魂魄之存亡得失之意五者以傷鍼不可治之也

陽氣根於陰精陰虛則陽根散亂而無氣無氣則人死矣

決氣

黃帝曰余聞人有精神津液血脈余意以爲一氣耳今乃辨爲六名余不知其所以然岐伯曰兩神相搏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謂精

男女交感兩神相搏合而成形化生一滴神水常先此身而生以立官骸之基是謂精陰者陽之宅也胎之初生先結祖氣祖氣在中含抱陰陽陽升則化火陰降則化水火旺則神發水旺則精凝神根於精故精暖而不馳走精根於神故神清而不飛揚精神俱先身生實陽倡而陰隨非陰先而陽後也

何謂氣岐伯曰上焦開發宣五穀味熏膚充身澤毛若霧露之溉是謂氣

脾肺同經而共氣脾肺皆爲太陰是謂同經肺以辛金而化溼土是謂同氣水穀消化脾氣散精上歸於肺肺居上焦宗氣統之上焦開發宣五穀之味熏於皮膚充於周身澤於毛髮若霧露之滋溉是謂氣脾主五味肺主五氣五氣者五味之所化所謂土生

金也物之潤澤莫過於氣氣如霧露氤氳洒揚化而爲水故熏澤皮肉充灌筋骨不病枯槁所謂上焦如霧者是下焦如瀆之下源也

何謂津岐伯曰腠理發泄汗出溱溱是謂津

溱溱渙然流灕之象

何謂液岐伯曰穀入氣滿淖澤注於骨骨屬屈伸滑澤補益腦髓皮膚潤澤是謂液

氣降則生水穀入氣滿化爲淖澤注於骨節骨節聯屬之處屈伸滑澤因以補益腦髓潤澤皮膚是謂液津屬陽在外者液屬陰在內者也

何謂血岐伯曰中焦受氣取汁變化而赤是謂血

中焦脾土受穀氣而化陰汁是謂脾精取此陰汁輸之於肝經木中火胎溫養薰蒸變化而赤是謂血也

何謂脈岐伯曰壅遏營氣令無所避是謂脈

血行脈中故不流溢

黃帝曰六氣者有餘不足精氣之多少腦髓之虛實血脈之清濁何以知之岐伯曰精脫者耳聾氣脫者目不明津脫者腠理開汗大泄液脫者骨屬屈伸不利色夭腦髓消脛痠耳數鳴血脫者色白夭然不澤脈脫者其脈空虛此其候也（痠音酸）

腎竅於耳精脫則陽根下拔濁氣升塞是以耳聾氣化於金其性收斂氣脫則收斂失政陽光散亂故目不明

黃帝曰六氣者貴賤何如岐伯曰六氣者各有部主也其貴賤善惡可為常主然五穀與胃為大海也

當令為貴退氣為賤守正則善化邪則惡雖有貴賤善惡實皆可為常主（經常之主氣）各當其部不可少也然六氣皆化於土五穀與胃為其大海六氣者大海之支流耳

津液五別（舊本訛作五癃津液別取本篇此津液五別語正之）

黃帝問於岐伯曰水穀入於口輸於腸胃其液別為五天寒衣薄則為溺與氣天熱衣厚則為汗悲哀氣并則為泣中熱胃緩則為唾邪氣內逆則氣為之閉塞而不行不行則為水脹余知其然也不知其何由生願聞其道岐伯曰水穀皆入於口其味有五各注其海津液各走其道故三焦出氣以溫肌肉充皮膚為津其留而不行者為液天暑衣厚則腠理開故汗出寒留於分肉之間聚沫則為痛天寒則腠理閉氣溼不行水下流於膀胱則為溺與氣五藏六府心為之主耳為之聽目為之候肺為之相肝為之將脾為之衛腎為之主外故五藏六府之津液盡上滲於目心悲氣并則心系急心系急則肺舉肺舉則液上溢夫心系與肺不能常舉乍上乍下故欬而泣出矣中熱則胃中消穀消穀則蟲上下作腸胃充郭故胃緩胃緩則氣逆故唾出五穀之津液和合而為膏者內滲入於骨空補益腦髓而下流於陰股陰陽不和則使液溢而下流於陰髓液皆減而下下過度則虛虛故腰背痛而脛痠陰陽氣道不通四海閉塞三焦不寫津液不化水穀并

行腸胃之中別於迴腸留於下焦不得滲膀胱則下焦脹水溢則為水脹此津液五別之逆順也

溺汗泣唾水是為五液三焦出氣以溫肌肉充皮膚隨氣化而流行者則為津其留而不行者則為液天暑衣厚則腠理開故液泄而為汗寒閉皮毛液不得泄留於分肉之間聚而為沫則為痛天寒表閉氣溼不得外行水下流於膀胱則為溺心悲氣并系急肺舉液上溢於目則為泣中熱消穀胃緩氣逆則為唾水之下行有精有粗精者化而為精液粗者化而為溲溺精液宜藏而水溺宜泄精液者滲骨空而益腦髓下流陰股以注膝脛陰陽不和精液溢泄下流陰竅髓液皆減下甚則虛以故腰背痛而膝脛痠

此精液之不藏者也洩溺者滲膀胱以成川瀆下流溺孔以泄水溼陰陽不通四海閉塞三焦不寫精液不化水流下焦而不滲膀胱則爲鼓脹水溢經絡則爲水脹此水溺之不泄者也此精液五別之或逆或順也脾爲之衛脾主肌肉以爲護衛也腎爲之主外腎主骨骼以爲外堅也

靈樞懸解卷五終

靈樞懸解卷六

海論

昌邑黃元御解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聞刺法於夫子夫子之所言不離於營衛血氣夫十二經脈者內屬於府藏外絡於肢節夫子乃合之於四海乎岐伯答曰人亦有四海十二經水經水者皆注於海海有東西南北命曰四海黃帝曰以人應之奈何岐伯曰人有髓海有血海有氣海有水穀之海凡此四者以應四海也黃帝曰遠乎哉夫子之合人於天地四海也願聞應之奈何岐伯曰必先明知陰陽表裏滎輸所在四海定矣黃帝曰定之奈何岐伯曰胃者水穀之海其輸上在氣街下至三里衝脈者爲十二經之海其輸上在於大杼下出於巨虛之上下廉膻中者爲氣之海其輸上在於柱骨之上下前在於人迎腦爲髓之海其輸上在於其蓋下在風府

氣街即氣衝三里足陽明經穴大杼足太陽經穴巨虛上下廉足陽明經穴膻中者心主之宮城宗氣之所在也柱骨項後天柱骨柱骨上下即督脈之瘖門大椎也人迎足陽明經穴蓋腦蓋骨督脈之顖會風府督脈穴

黃帝曰凡此四海者何利何害何生何敗岐伯曰得順者生得逆者敗知調者利不知調者害黃帝曰四海之逆順奈何岐伯曰氣海有餘者氣滿胸中悗息面赤氣海不足則氣少不足以言血海有餘則常想其身大怫然不知其所病血海

不足亦常想其身小狹然不知其所病水穀之海有餘則腹滿水穀之海不足則飢不受穀食髓海有餘則輕勁多力自過其度髓海不足則腦轉耳鳴脛痠眩冒目無所見懈怠安臥黃帝曰余已聞逆順調之柰何岐伯曰審守其腧而調其虛實無犯其害順者得復逆者必敗黃帝曰善

怫然大貌狹然小貌

腸胃

黃帝問於伯高曰余願聞六府傳穀者腸胃之大小長短受穀之多少柰何伯高曰請盡言之穀所從出入淺深遠近長短之度脣至齒長九分口廣二寸半齒以後至會厭深三寸半大容五合舌重十兩長七寸廣二寸半咽門重十兩廣一

寸半至胃長一尺六寸胃紆曲屈伸之長二尺六寸大一尺五寸徑五寸大容三斗五升小腸後附脊左環迴周疊積迴運環反十六曲大二寸半徑八分分之少半長三丈三尺其注於迴腸者外附於臍上迴腸當臍左環迴周葉積而下迴運環反十六曲大四寸徑一寸寸之少半長二丈一尺廣腸傳脊以受迴腸左環葉積上下辟大八寸徑二寸寸之大半長二尺八寸腸胃所入至所出長六丈四寸四分迴曲環反三十二曲也

會厭在咽喉上分別氣食二管之開闔者也迴腸大腸廣腸直腸葉積即疊積也辟大寬大也（辟與闢同）

平人絕穀

黃帝曰願聞人之不食七日而死何也伯高曰臣請言其故胃大一尺五寸徑五寸長二尺六寸橫屈受水穀三斗五升其中之穀長留二斗水一斗五升而滿小腸大二寸半徑八分分之少半長三丈二尺受穀二斗四升水六升三合合之大半迴腸大四寸徑一寸寸之少半長二丈一尺受穀一斗水七升半廣腸大八寸徑二寸寸之大半長二尺八寸受穀九升三合八分合之一腸胃之長凡五丈八尺四寸受水穀九斗二升一合合之大半此腸胃所受水穀之數也

通計腸胃受穀之數如此

平人胃滿則腸虛腸滿則胃虛更虛更滿故氣得上下五藏安定血脈和利精神乃居神者水穀之精氣也腸胃之中長

留穀二斗水一斗五升上焦泄氣出其精微慓悍滑疾下焦下溉諸腸平人日再後後二升半一日中五升七日五七三斗五升而留水穀盡矣故平人不食飲七日而死者水穀精氣津液皆盡故也

平人胃滿則腸虛腸滿則胃虛更虛更滿無所壅阨故氣得上下升降莫阻清濁當位則五藏安定血脈和利然後精神乃居不至飛走神者水穀精氣之所化也腸胃之中常留穀二斗水一斗五升水穀之氣歸於上焦上焦輸泄此氣出其精微慓悍滑疾傳之下焦以溉諸腸（六府皆曰腸義見難經）腸胃得此精氣充養所以不死平人一日再後（大便二行）一後二升半一日中共去五升七日五七三斗五升而所留

之水穀盡去矣故平人不食飲七日而死者水穀之精氣津液皆盡故也

五味

黃帝曰願聞穀有五味其入五藏分別奈何伯高曰胃者五藏六府之海也水穀皆入於胃五藏六府皆稟氣於胃五味各走其所喜穀味酸先走肝穀味苦先走心穀味甘先走脾穀味辛先走肺穀味鹹先走腎穀氣津液以行營衛大通乃化糟粕以次傳下

穀氣化津津液以行灌注營衛營衛大通淸者已化精氣濁者乃化糟粕以次傳下

黃帝曰營衛之行奈何伯高曰穀始入於胃其精微者先出

於胃之兩焦以溉五藏別出兩行營衛之道其大氣之摶而不行者積於胸中命曰氣海出於肺循咽喉故呼則出吸則入天地之精氣其大數常出三入一故穀不入半日則氣衰一日則氣少矣

穀入於胃消化之後其精微者先糟粕而出於胃府之於上下兩焦以溉五藏之至也然後分別而出兩行營衛之道精專者行於脈中慓悍者行於脈外異道別出此營衛之所以行也其大氣之摶而不行者不行於經絡積於胸中命曰氣海出於肺部循喉咽而行呼吸故呼則氣出吸則氣入此氣雖積於胸中不行經絡而經絡之氣實與此通呼則無經而不升吸則無經而不降即下降之經呼亦小升上升之經吸亦小降經脈之動全因於此不動則不行也天地之精氣其大數常出多而入少出者三分伐泄之途隨處皆是入者一分惟賴水穀滋養而已故穀不入半日則氣衰一日則氣少矣

黃帝曰穀之五味可得聞乎伯高曰請盡言之五穀秔米甘麻酸大豆鹹麥苦黃黍辛五果棗甘李酸栗鹹杏苦桃辛五畜牛甘犬酸豬鹹羊苦雞辛五菜葵甘韭酸藿鹹薤苦蔥辛五色黃色宜甘青色宜酸黑色宜鹹赤色宜苦白色宜辛凡此五者各有所宜五宜所言五色者脾病者宜食秔米飯牛肉棗葵心病者宜食麥羊肉杏薤腎病者宜食大豆黃卷豬肉栗藿肝病者宜食麻犬肉李韭肺病者宜食黃黍雞肉桃

蔥肝色青宜食甘秔米飯牛肉棗葵皆甘心色赤宜食酸犬肉麻李韭皆酸脾色黃宜食鹹大豆豕肉栗藿皆鹹肺色白宜食苦麥羊肉杏薤皆苦腎色黑宜食辛黃黍雞肉桃蔥皆辛五禁肝病禁辛心病禁鹹脾病禁酸腎病禁甘肺病禁苦

秔音庚

五宜者合其所宜也五禁者犯其所禁也大豆黃卷大豆芽也芽生一寸乾爲黃卷

五味論

黃帝問於少俞曰五味入於口也各有所走各有所病酸走筋多食之令人癃鹹走血多食之令人渴辛走氣多食之令人洞心苦走骨多食之令人變嘔甘走肉多食之令人悗心

余知其然也不知其何由願聞其故
洞心心中空洞也悗心心中鬱悗也
少俞答曰酸入於胃其氣澀以收上之兩焦弗能出入也不出卽留於胃中胃中和温則下注膀胱膀胱之脆薄以儒得酸則縮綣約而不通水道不行故癃陰者積筋之所終也故酸入而走筋矣
酸入於胃其氣收澀故上之二焦（上中二焦）弗能出入不出卽留於胃中胃中陽氣得此酸收生其和温鬱滿莫容則傳其所勝下注膀胱膀胱之脆薄以儒弱最易收斂一得酸氣縮綣不伸上下之竅皆閉約結不通水道不利故小便癃前陰者積筋之所終也肝木主筋而味酸故酸入而走

筋矣木主疏泄喜辛散而惡酸收癃者木氣酸收疏泄之令不行也
黃帝曰鹹走血多食之令人渴何也少俞曰鹹入於胃其氣上走中焦注於脈則血氣走之血與鹹相得則凝凝則胃中汁注之注之則胃中竭竭則咽路焦故舌本乾而善渴血脈者中焦之道也故鹹入而走血矣
鹹入於胃其氣上走中焦而注於脈以腎味鹹心主脈水性剋火傳其所勝也脈者血之府也鹹注於脈則血氣走之得鹹而凝血凝則胃汁注之注之則胃中汁竭汁竭則咽路焦涸故舌本乾燥而善渴血脈者中焦之隧道也（中焦受氣取汁變化而赤是謂血行於脈中以爲道路）鹹入於脈與血相逢故鹹入而走血矣
黃帝曰辛走氣多食之令人洞心何也少俞曰辛入於胃其氣走於上焦上焦者受氣而營諸陽者也薑韭之氣熏之營衛之氣不時受之久留心下故洞心辛與氣俱行故辛入而與汗俱出
辛入於胃其氣走於上焦以辛性升散也上焦者受穀氣而營於諸陽之經者也薑韭辛烈之氣熏之營衛之氣不時受之發泄不藏心者宗脈之所聚也氣泄脈空心宮虛豁故久留心下而成洞心辛與氣俱行氣得辛散而發泄故辛入而與汗俱出是辛入而走氣也
黃帝曰苦走骨多食之令人變嘔何也少俞曰苦入於胃五

穀之氣皆不能勝苦苦入下脘三焦之道皆閉而不通故變嘔齒者骨之所終也入而復出知其走骨也故苦入而走骨矣
苦入於胃五穀之氣皆不能勝之直入下脘三焦之道得此苦味皆閉而不通不得下泄則逆而上湧故變嘔吐齒居上部骨之所終也入而復出經歷齒牙知其走骨故苦入而走骨矣
黃帝曰甘走肉多食之令人悗心何也少俞曰甘入於胃其氣弱小不能上至於上焦而與穀留於胃中令人柔潤者也胃柔則緩緩則蟲動蟲動則令人悗心其氣外通於肉故甘走肉

甘入於胃其氣弱小以得土氣之沖和其性不烈也弱小故不能上至於上焦而與穀氣留於胃中氣滯津凝令人柔潤胃柔則緩緩則蟲動（蟲生於木土鬱木遏蟲不舒暢是以動也）蟲動氣阻故令人悗心其氣外通於肉故甘走肉也

骨度

黃帝問於伯高曰脈度言經脈之長短何以立之伯高曰先度其骨節之大小廣狹長短而脈度定矣黃帝曰願聞衆人之度人長七尺五寸者其骨節之大小長短各幾何

何以立之何以立此度數也

伯高曰頭之大骨圍二尺六寸胸圍四尺五寸腰圍四尺二寸髮所覆者顱至項尺二寸髮以下至頤長一尺君子中折

結喉以下至缺盆中長四寸缺盆以下至髑骬長九寸過則肺大不滿則肺小髑骬以下至天樞長八寸過則胃大不及則胃小天樞以下至橫骨長六寸半過則迴腸廣長不滿則狹短橫骨長六寸半橫骨上廉以下至內輔之上廉長一尺八寸內輔之上廉以下至下廉長三寸半內輔下廉下至內踝長一尺三寸內踝以下至地長三寸膝膕以下至跗屬長一尺六寸跗屬以下至地長三寸故骨圍大則太過小則不及

頭之大骨圍二尺六寸髑髏骨也（男子頭骨共八片舊註蔡州人多一片共九片腦後有二縫一橫一直女子頭骨共六片腦後有橫縫無直縫）胸圍四尺五寸兩乳之周圍也（胸前橫骨三條左右肋骨共十二條女子多肇夫骨二條左右共十四條）腰圍四尺二寸七節之周圍也（素問刺禁論七節之旁中有小心）此取頭胸腰骨之圍數即其橫廣以推其縱長也髮所覆者顱至項尺二寸前髮際以下曰顱後髮際以下曰項此前後髮際之度也髮以下至頤長一尺此以下言其縱長之度人有短長其度不一君子中而折之取其中數以定準則結喉以下至缺盆中長四寸缺盆項下橫骨中陷中也缺盆以下至髑骬長九寸髑骬蔽心骨也（即鳩尾骨）此當肺之所居故過則肺大不滿則肺小髑骬以下至天樞長八寸天樞足陽明穴在臍旁二寸（素問至眞要論身半以上天氣主之身半以下地氣主之半者所謂天樞是也）此當胃之所居故過則胃大不及則胃小天樞以下至橫骨長六寸半橫骨陰毛中曲骨也此當迴腸所居故過則迴腸廣長

不滿則狹短橫骨長六寸半橫骨上廉以下至內輔之上廉長一尺八寸內輔膝內輔骨也內輔之上廉以下至下廉長三寸半內輔下廉下至內踝長一尺三寸內踝以下至地長三寸膝膕以下至跗屬長一尺六寸膕膝後曲處也跗足背跗屬足跗所屬之部也跗屬以下至地長三寸此人身前面縱長之度也其長短之度視其頭胸腰骨之圍數骨圍大則太過小則不及折中數以推之則得其大凡矣

角以下至柱骨長一尺行腋中不見者長四寸腋以下至季脇長一尺二寸季脇以下至髀樞長六寸髀樞以下至膝中長一尺九寸膝以外至外踝長一尺六寸外踝以下至京骨

長三寸京骨以下至地長一寸
角以下至柱骨長一尺角耳上高骨柱骨肩上豎骨頸骨行
腋中不見者長四寸腋以下至季脇長一尺二寸季脇脇
下盡處也季脇以下至髀樞長六寸股骨曰髀髀骨縫曰
樞髀樞以下至膝中長一尺九寸京骨足太陽穴在小指
後京骨以下至地長一寸此側面縱長之度也
項髮以下至背骨長二寸半膂骨以下至尾骶二十一節長
三尺上節長一寸四分分之一故上七節至於膂骨九寸八
分分之七奇分在下
項髮以下至背骨長二寸半背骨脊骨之大椎也膂骨以
下至尾骶二十一節長三尺膂骨卽脊骨脊骨二十四節

除項上三椎自大椎以下計二十一節尾骶脊骨之末節
卽尻骨也脊骨上粗下細其上之節每長一寸四分分之
一卽一寸四分一釐也故上七節至於膂骨長九寸八分
分之七卽九寸八分七釐也下節漸短其奇分不盡之數
在下節勻之以合三尺之數此後面縱長之度也
肩至肘長一尺七寸肘至腕長一尺二寸半腕至中指本節
長四寸本節至其末長四寸半
此臂手縱長之度也
耳後當完骨者廣九寸耳前當耳門者廣一尺三寸兩顴之
間相去七寸兩乳之間廣九寸半兩髀之間廣六寸半足長
一尺二寸廣四寸半

耳後當完骨者廣九寸完骨足少陽穴左右相去廣九寸
耳前當耳門者廣一尺三寸耳門手太陽聽宮之分左右
相去一尺三寸頭圍二尺六寸之半也此上下橫廣之度
也
此衆人之骨度也所以立經脈之長短也是故視其經脈之
在於身也其見浮而堅其見明而大者多血細而沉者多氣
也
此衆人之骨度也折衷其數所以立經脈之長短也

本藏

黃帝問於岐伯曰人之血氣精神者所以奉生而周於性命
者也經脈者所以行血氣而營陰陽濡筋骨利關節者也衛

氣者所以溫分肉充皮膚肥腠理司開闔者也志意者所以
御精神收魂魄適寒溫和喜怒者也是故血和則經脈流行
營覆陰陽筋骨勁強關節清利矣衛氣和則分肉解利皮膚
調柔腠理緻密矣志意和則精神專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
五藏不受邪矣寒溫和則六府化穀風痺不作經脈通利肢
節得安矣此人之平常也五藏者所以藏精神血氣魂魄者
也六府者所以化穀而行津液者也此人之所以具受於天
也無智愚賢不肖無以相倚也然有其獨盡天壽而無邪僻
之病百年不衰雖犯風雨卒寒大暑猶弗能害也有其不離
屏蔽室內無怵惕之恐然猶不免於病者何也願聞其故
倚偏也

岐伯曰窘乎哉問也五藏者所以參天地副陰陽而運四時化五節者也五藏者固有大小高下堅脆端正偏傾者六府亦有小大長短厚薄結直緩急凡此二十五者各不同或善或惡或吉或凶請言其方

二十五者一藏五變五五二十五變

心小則安邪弗能傷易傷以憂心大則憂不能傷易傷於邪心高則滿於胸中悗而善忘難開以言心下則藏外易傷於寒易恐以言心堅則藏安守固心脆則善病消癉熱中心端正則和利難傷心偏傾則操持不一無守司也

悗悶也

肺小則少飲不病喘喝肺大則多飲善病胸痺喉痺逆氣肺

高則上氣肩息欬肺下則居賁迫肺善脇下痛肺堅則不病欬上氣肺脆則善病消癉易傷肺端正則和利難傷肺偏傾則胸偏痛也賁同奔

居賁迫肺謂居處逼窄不能順降宗氣賁逆迫於肺藏也

肝小則藏安無脇下之病肝大則逼胃迫咽苦膈中且脇下痛肝高則上支賁切脇悗爲息賁肝下則逼胃脇下空脇下空則易受邪肝堅則藏安難傷肝脆則善病消癉易傷肝端正則和利難傷肝偏傾則脇下痛也

息賁喘息賁逆也難經肺之積曰息賁

脾小則藏安難傷於邪脾大則苦湊䏚而痛不能疾行脾高則䏚引季脇而痛脾下則下加於大腸下加於大腸則藏苦受邪脾堅則藏安難傷脾脆則善病消癉易傷脾端正則和利難傷脾偏傾則善滿善脹也

䏚胠盡輭處季脇小肋骨也

腎小則藏安難傷腎大則善病腰痛不可以俛仰易傷於邪腎高則苦背膂痛不可以俛仰腎下則腰尻痛不可以俛仰爲狐疝腎堅則不病腰背痛腎脆則善病消癉易傷腎端正則和利難傷腎偏傾則苦腰尻痛也凡此二十五變者人之所苦常病

腎位在腰故多腰病

黃帝曰何以知其然也岐伯曰赤色小理者心小粗理者心大無髑骬者心高髑骬小短舉者心下髑骬長者心下堅髑骬

弱小以薄者心脆髑骬直下不舉者心端正髑骬倚一方者心偏傾也髑骬音結于

髑骬蔽心骨也

白色小理者肺小粗理者肺大巨肩反膺陷喉者肺高合腋張脇者肺下好肩背厚者肺堅背肩薄者肺脆背膺厚者肺端正脇偏疏者肺偏傾也

巨肩反膺陷喉肩大胸高而喉縮也合腋張脇腋合而脇張也

青色小理者肝小粗理者肝大廣胸反骹者肝高合脇兔骹者肝下胸脇好者肝堅脇骨弱者肝脆膺腹好相得者肝端正脇骨偏舉者肝偏傾也骹音敲

反骹脇骨外張也兔骹脇骨低下如伏兔也

黃色小理者脾小粗理者脾大揭脣者脾高脣下縱者脾下脣堅者脾堅脣大而不堅者脾脆脣上下好者脾端正脣偏舉者脾偏傾也

揭脣脣上反也

黑色小理者腎小粗理者腎大高耳者腎高耳後陷者腎下耳堅者腎堅耳薄不堅者腎脆耳好前居牙車者腎端正耳偏高者腎偏傾也凡此諸變者持則安減則病也

持平也

帝曰善然非余之所問也願聞人之有不可病者至盡天壽雖有深憂大恐怵惕之志猶不能減也甚寒大熱不能傷也

其有不離屏蔽室內又無怵惕之恐然不免於病者何也願聞其故岐伯曰五藏六府邪之舍也請言其故五藏皆小者少病苦焦心大憂愁五藏皆大者緩於事難使以憂五藏皆高者好高舉措五藏皆下者好出人下五藏皆堅者無病五藏皆脆者不離於病五藏皆端正者和利得人心五藏皆偏傾者邪心而善盜不可以爲人平反覆言語也

不可以爲人平平準也

黃帝曰願聞六府之應岐伯答曰肺合大腸大腸者皮其應心合小腸小腸者脈其應肝合膽膽者筋其應脾合胃胃者肉其應腎合三焦膀胱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其應

六府合於五藏其應亦同也

黃帝曰應之奈何岐伯曰肺應皮皮厚者大腸厚皮薄者大腸薄皮緩腹裏大者大腸大而長皮急者大腸急而短皮滑者大腸直皮肉不相離者大腸結

肺應皮皮即大腸之應也

心應脈皮厚者脈厚脈厚者小腸厚皮薄者脈薄脈薄者小腸薄皮緩者脈緩脈緩者小腸大而長皮薄而脈沖小者小腸小而短諸陽經脈皆多紆屈者小腸結

心應脈脈即小腸之應也沖虛也

脾應肉肉䐃堅大者胃厚肉䐃麼者胃薄肉䐃小而麼者胃不堅肉䐃不稱身者胃下胃下者下管約不利肉䐃不堅者胃緩肉䐃無少裹累者胃急肉䐃多少裹累者胃結胃結者

上管約不利也

脾應肉肉即胃之應也䐃大肉麼薄也

肝應爪爪厚色黃者膽厚爪薄色紅者膽薄爪堅色青者膽急爪濡色赤者膽緩爪直色白無約者膽直爪惡色黑多紋者膽結也

肝應爪爪即膽之應也

腎應骨密理厚皮者三焦膀胱厚粗理薄皮者三焦膀胱薄疏腠理者三焦膀胱緩皮急而無毫毛者三焦膀胱急毫毛美而粗者三焦膀胱直稀毫毛者三焦膀胱結也

腎應骨骨即三焦膀胱之應也

黃帝曰厚薄美惡皆有形願聞其所病岐伯曰視其外應以

知其內藏則知所病矣

外有何應則病在何藏也

五閱五使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聞刺有五官五閱以觀五氣五氣者五藏之使也五時之副也願聞其五使當安出岐伯曰五官者五藏之閱也黃帝曰五脈安出五色安見願聞其所出令可爲常岐伯曰脈出於氣口色見於明堂五色更出以應五時各如其常經氣入藏必當治裏帝曰善五色獨決於明堂乎岐伯曰五官以辨闕庭必張乃立明堂明堂廣大蕃蔽見外方壁高基引垂居外五色乃治平博廣大壽中百歲見此者刺之必已如是之人血氣有餘肌肉堅緻故可苦以鍼

閱觀也五官者五藏之閱也五官乃五藏之開竅故可以觀五藏也脈出於氣口氣口者手太陰之動脈也色見於明堂明堂鼻也五色更出以應五時各如其常儒經氣入藏則必當治裏以其爲五藏之使五時之副配也故外應四時而內候五藏所以色決於明堂者明堂面部之中五官之綱紀也凡五官以辨分明闕庭必張闕者眉間也庭者顏也張開張也乃立明堂明堂廣大蕃蔽見外蕃頰側也蔽耳門也方壁高基壁牆壁也肉爲之牆基骨骼也引垂居外垂邊垂也五色乃治平治平博廣大壽中百歲此血氣有餘之人肌肉堅緻故可以鍼苦之刺之必愈也

黃帝曰願聞五官岐伯曰鼻者肺之官也目者肝之官也口脣者脾之官也舌者心之官也耳者腎之官也黃帝曰以官何候岐伯曰以候五藏故肺病者喘息鼻張肝病者眥青脾病者脣黃心病者舌卷短顴赤腎病者顴與顏黑

以五官之五色而候五藏也

黃帝曰其色殆者何如岐伯曰五官不辨闕庭不張小其明堂蕃蔽不見又卑其牆牆下無基垂角去外如是者雖平常殆況加病哉

垂角去外外無邊角也雖平常殆況加病哉雖平常亦常危殆況加疾病而見惡色哉

黃帝曰五色之見於明堂以觀五藏之氣左右高下各有形乎岐伯曰府藏之在中也各以次舍左右上下各如其度也

藏府在腹中各有左右上下之次舍其見於面部之左右上下亦各如其度也

黃帝曰本藏以身形支節䐃肉候五藏六府之小大焉今夫王公大人臨朝卽位之君而問焉誰可捫循之而後答乎岐伯曰身形支節者藏府之蓋也非面部之閱也黃帝曰五藏之氣閱於面者余已知之矣以支節知而閱之奈何岐伯曰五藏六府肺爲之蓋巨肩陷喉候見其外黃帝曰善岐伯曰五藏六府心爲之主缺盆爲之道骷骨有餘以候髑骬黃帝曰善岐伯曰肝者主爲將使之候外欲知堅固視目大小黃帝曰善岐伯曰脾者主爲衞使之迎糧視脣舌好惡以知吉凶黃帝曰善岐伯曰腎者主爲外使之遠聽視耳好惡以知其性黃帝曰善願聞六府之候岐伯曰六府者胃爲之海廣

骸大頸張胸五穀乃容鼻隧以長以候大腸脣厚人中長以
候小腸目下果大其膽乃横鼻孔在外膀胱漏泄鼻柱中央
起三焦乃約此所以候六府者也上下三等藏安且良矣

身形支節者藏府之蓋也蓋華蓋也骷骨卽膝骨也髑骬
蔽心骨也脾者主爲衛五藏六府之護衛也骸頣骨也上
下相等上中下三部相等也（此段舊誤在師傳）

五色

雷公問於黃帝曰五色獨決於明堂乎小子未知其所謂也
黃帝曰明堂者鼻也闕者眉間也庭者顏也蕃者頰側也蔽
者耳門也其間欲方大去之十步皆見於外如是者壽必中
百歲

此解上篇五官以辨闕庭必張一段所謂色見於明堂者
鼻爲五官之長其實五官皆不可略也

雷公曰五官之辨奈何黃帝曰明堂骨高以起平以直五藏
次於中央六府挾其兩側首面上於闕庭王宮在於下極五
藏安於胸中眞色以致病色不見明堂潤澤以淸五官惡得
無辨乎雷公曰其不辨者可得聞乎黃帝曰五色之見也各
出其色部部骨陷者必不免於病矣其色部乘襲者雖病甚
不死矣雷公曰官五色奈何黃帝曰青黑爲痛黃赤爲熱白
爲寒是謂五官

此申明上篇五官以辨之義明堂骨高以起平以直此面
部之最要者然後以次察其餘官則綱舉而目張矣五藏
之色次於中央六府之色挾其兩側首面之色見於闕庭
王宮之色（心爲君主心之所在是謂王宮）在於下極（下極山根）若五藏皆安於
胸腹之中則眞色以致病色不見明堂必潤澤以淸此五
官之辨也其不辨者五色之見各出其部部骨陷者必不
免於病而色見剋賊則死其色部生旺乘襲而不見剋賊
者雖病甚不死矣官五色者相五官之色也是謂五官是
謂官五色之法也

雷公曰病之益甚與其方衰如何黃帝曰外內皆在焉切其
脈口滑小緊以沈者病益甚在中人迎氣大緊以浮者病日
甚在外其脈口浮滑者病日進人迎沈滑者病日損其脈口
滑以沈者病日進在內其人迎滑盛以浮者病日進在外脈

之浮沈及人迎與寸口氣小大等者病難已病之在藏沈而
大者易已小爲逆病在府浮而大者其病易已人迎盛堅者
傷於寒寸口盛堅者傷於食

外內皆在者寸口主中人迎主外皆當察之也人迎主表
故盛堅則傷於寒寸口主裏故盛堅則傷於食

雷公曰以色言病之間甚奈何黃帝曰其色麤以明沈夭者
爲甚其色上行者病日甚其色下行如雲徹散者病方已五
色各有藏部有外部有內部也色從外部走內部者其病從
外走內其色從內走外者其病從內走外病生於內者先治
其陰後治其陽反者益甚其病生於陽者先治其外後治其
內反者益甚其脈滑大以代而長者病從外來目有所見志

有所惡此陽氣之并也可變而已

色麤以明沈夭者爲甚言色之麤明及沈夭者皆爲甚也

五色各有藏部各有五藏發現之部也目有所見志有所惡神志之異常也并合也

雷公曰小子聞風者百病之始也厥逆者寒溼之起也別之奈何黃帝曰常候闕中薄澤爲風沖濁爲痺在地爲厥此其常也各以其色言其病雷公曰人不病卒死何以知之黃帝曰大氣入於藏府者不病而卒死矣雷公曰病小愈而卒死者何以知之黃帝曰赤色出兩顴大如母指者病雖小愈必卒死黑色出於庭大如拇指必不病而卒死

地面之下部也大氣邪氣之大者也

雷公再拜曰善哉其死有期乎黃帝曰察色以言其時雷公曰善乎願卒聞之黃帝曰庭者首面也闕上者咽喉也闕中者肺也下極者心也直下者肝也肝左者膽也下者脾也方上者胃也中央者大腸也挾大腸者腎也當腎者臍也面王以上者小腸也面王以下者膀胱子處也

此五藏六府所見之部所謂五藏次於中央六府挾其兩側也庭者顏也所以候首面也闕中者眉間闕上者咽喉也闕中者肺也下極者山根心也直下者鼻柱肝也肝左者鼻柱之左膽也下者鼻準是爲面王脾也方上者鼻準兩傍胃也中央者側面之中顴骨之下大腸也挾大腸者頰上腎也當腎之下者臍也面王以上者顴骨之上小腸也面王以下者人中膀胱子處也子處子宮

顴者肩也顴後者臂也臂下者手也目內眥上者膺乳也挾繩而上者背也循牙車以下者股也中央者膝也膝以下者脛也當脛以下者足也巨分者股裏也巨屈者膝臏也此五藏六府支節之部也

顴者肩也顴後者臂也臂下者手也目內眥上者闕下兩旁膺乳也挾繩而上者頰外頰外曰繩背也循牙車以上者牙床股也中央者兩牙車之中央膝下也膝下者脛也當脛以下者足也巨分者口旁大紋股裏也巨屈者頰下曲骨膝臏也此五藏六府支節之部也上段藏府之部此段支節之部

各有部分用陰和陽用陽和陰當明部分萬舉萬當能別左

右是謂大道男女異位故曰陰陽審察澤夭謂之良工沈濁爲內浮澤爲外黃赤爲風青黑爲痛白爲寒黃爲膏潤爲膿赤甚者爲血痛甚爲攣寒甚爲皮不仁五色各見其部察其浮沈以知淺深察其澤夭以觀成敗察其散搏以知遠近視色上下以知病處積神於心以知往今故相氣不微不知是非屬意勿去乃知新故

男女異位男左女右也

色明不麤沈夭爲甚不明不澤其病不甚其色散駒駒然未有聚其病散而氣痛聚未成也男子色在於面王爲小腹痛下爲卵痛其圜直爲莖痛高爲本下爲首狐疝㿗陰之屬也女子在於面王爲膀胱子處之病散爲痛搏爲聚方員左右

各如其色形其隨而下至骶為淫有潤如膏狀為暴食不潔左為左右為右其色有邪聚散而不端面色所指者也色者青黑赤白黃皆端滿有別鄉別鄉赤者其色赤大於榆莢在面王為不月其色上銳首空上向下銳下向在左右如法以五色命藏青為肝赤為心黃為脾白為肺黑為腎肝合筋心合脈脾合肉肺合皮腎合骨腎乘心心先病腎為應色皆如是

駒駒散貌（如馬駒散亂）方員左右各如其色形其聚之之方員左右各如其色之形也其隨而下至骶為淫色隨面王而下當應至尾骶而為淫泆帶濁之證也有潤如膏狀為暴食不潔暴食不消泄利不潔也左為左右為右其色有邪

聚散而不端面色所指者也色之左右所在卽病之左右所在其色有邪或聚或散而不端正皆隨其面色所指之方左右求之也端滿有別鄉本部端滿而必有別走之鄉假如別鄉赤者其色亦大如榆莢若在面王則女子為不月其色上銳則首空而上向（首空者乘虛而至也）下銳則首空而下向在左在右皆如此法此卽其別走之鄉也

天年

黃帝問於岐伯曰願聞人之始生何氣築為基何立而為楯何失而死何得而生岐伯曰以母為基以父為楯失神者死得神者生也黃帝曰何者為神岐伯曰血氣已和營衛已通五藏已成神氣舍心魂魄畢具乃成為人黃帝曰人之壽夭各不同或壽夭或卒死或病久願聞其道岐伯曰五藏堅固血脈和調肌肉解利皮膚緻密營衛之行不失其常呼吸微徐氣以度行六府化穀津液布揚各如其常故能長久

基址也楯幹也

黃帝曰人之壽百歲而死何以致之岐伯曰使道隧以長基牆高以方通調營衛三部三里起骨高肉滿百歲乃得終

使道七竅也隧地道也隧以長言孔竅之深長也基牆面部之骨肉也（骨骼為基蕃蔽為牆）三部人上中下三部三里穴名手陽明三里在肘下足陽明三里在膝下起豐起也（肘膝臂脛之間關節之大者故欲其豐起也）

黃帝曰其氣之盛衰以至其死可得聞乎岐伯曰人生十歲

五藏始定血氣已通其氣在下故好走二十歲血氣始盛肌膚方長故好趨三十歲五藏大定肌肉堅固血脈盛滿故好步四十歲五藏六府十二經脈皆大盛以平定腠理始疏榮華頹落髮頗班白平盛不搖故好坐五十歲肝氣始衰肝葉始薄膽汁始減目始不明六十歲心氣始衰苦憂悲血氣懈惰故好臥七十歲脾氣虛皮膚枯八十歲肺氣衰魂離故言善誤九十歲腎氣焦四藏經脈空虛百歲五藏皆虛神氣皆去形骸獨居而終矣

其氣在下陽盛於下也

黃帝曰其不能終壽而死者何如岐伯曰其五藏皆不堅使道不長空外以張喘息暴疾又卑基牆薄脈少血其肉不石

數中風寒血氣虛脈不通眞邪相攻亂而相引故中壽而盡
也
空外以張空竅外露也其肉不石不堅也亂而相引邪氣
逆亂而相牽引也
壽夭剛柔
黃帝問於少師曰余聞人之生也有剛有柔有弱有強有長
有短有陰有陽願聞其方少師答曰陰中有陰陽中有陽審
知陰陽刺之有方得病所始刺之有理謹度病端與時相應
內合於五藏六府外合於筋骨皮膚是故內有陰陽外亦有
陰陽在內者五藏爲陰六府爲陽在外者筋骨爲陰皮膚爲
陽故曰病在陰之陰者刺陰之滎輸病在陽之陽者刺陽之

合病在陽之陰者刺陰之經病在陰之陽者刺絡脈故曰病
在陽者命曰風病在陰者命曰痹陰陽俱病命曰風痹病有
形而不痛者陽之類也無形而痛者陰之類也無形而痛者
其陽完而陰傷之也急治其陰無攻其陽有形而不痛者其
陰完而陽傷之也急治其陽無攻其陰陰陽俱動乍有形乍
無形加以煩心命曰陰勝其陽此謂不表不裏其形不久
不表不裏陰陽俱敗難分表裏也故其形不久
黃帝問於伯高曰余聞形氣病之先後外內之應奈何伯高
答曰風寒傷形憂恐忿怒傷氣氣傷藏乃病藏寒傷形乃病
形風傷筋脈筋脈乃應此形氣外內之相應也黃帝曰刺之
奈何伯高答曰病九日者三刺而已病一月者十刺而已多

少遠近以此衰之久痹不去身者視其血絡盡出其血黃帝
曰外內之應難易之治奈何伯高答曰形先病而未入藏者
刺之半其日藏先病而形乃應者刺之倍其日此外內難易
之應也
形病易治故刺之半其日藏病難治故刺之倍其日
黃帝問於伯高曰余聞形有緩急氣有盛衰骨有大小肉有
堅脆皮有厚薄其以立壽夭奈何伯高曰形與氣相任則壽
不相任則夭皮與肉相果則壽不相果則夭血氣經絡勝形
則壽不勝形則夭黃帝曰何謂形之緩急伯高曰形充而皮
膚緩者則壽形充而皮膚急者則夭形充而脈堅大者順也
形充而脈小以弱者氣衰衰則危矣若形充而顴不起者骨

小骨小則夭矣形充而大肉䐃堅而有分者肉堅肉堅則壽
矣形充而大肉無分理不堅者肉脆肉脆則夭矣此天之生
命所以立形定氣而視壽夭者必明乎此立形定氣而後以
臨病人決生死黃帝曰余聞壽夭無以度之伯高曰牆基卑
高不及其地者不及三十而死其有因加疾者不及二十而
死也黃帝曰形氣之相勝以立壽夭奈何伯高曰平人而氣
勝形者壽病而形肉脫氣勝形者死形勝氣者危矣
任者形氣相敵也果者皮肉堅固也顴者骨之本也故顴
小則骨小大肉臀肉䐃者肉所結聚之處也堅而有分者
有分理也牆基面部之骨也地者面部之肉也病而形肉
脫氣勝形者喘息肩搖而身動也

黃帝問於伯高曰何以知皮肉血氣筋骨之病也伯高曰色起兩眉薄澤者病在皮脣色靑黃赤白黑者病在肌肉營氣濡然者病在血氣目色靑黃赤白黑者病在筋耳焦枯受塵垢病在骨黃帝曰病形何如取之奈何伯高曰夫百病變化不可勝數然皮有部肉有柱血氣有輸骨有屬黃帝曰願聞其故伯高曰皮之部輸於四末肉之柱在臂脛諸陽分肉之間與足少陰分間血氣之輸輸於諸絡氣血留居則盛而起筋部無陰無陽無左無右候病所在骨之屬者骨空之所以受益而益腦髓者也黃帝曰取之奈何伯高曰夫病變化浮沈深淺不可勝窮各在其處病間者淺之甚者深之間者少之甚者衆之隨變而調氣故曰上工

兩眉閼中其應在肺肺主皮故應在皮脾竅於口其主肌肉口脣者肌肉之本故脣見五色病在肌肉營氣濡然者竅開汗泄此緣血氣鬱蒸故病在血氣肝竅於目其主筋故目見五色病在筋腎竅於耳其主骨故耳焦枯受塵垢病在骨皮之部在陽分陽受氣於四末故皮之部輸於四末肉之柱肉䐃之堅厚者皆在手足三陽分肉之間與足少陰之分間如肘膝上下肌肉豐滿之處脾主肌肉又主四肢故大肉皆在臂脛而股上肉䐃如腨如股如臂皆足少陰之所經歷分間者其分部血氣之傳輸輸於諸絡氣血留居不行則諸絡盛滿而起也筋部無陰陽左右候其病之所在而調之以十二筋經無處不在也骨之屬者穀入氣滿而化津液淖澤注於骨空骨空之所以受益而補益腦髓者也骨之屬者骨節連屬之處也

黃帝問於伯高曰人之肥瘦大小寒溫有老壯少小別之奈何伯高對曰人年五十以上爲老三十以上爲壯十八以上爲少六歲以上爲小黃帝曰何以度知肥瘦伯高曰人有肥有膏有肉黃帝曰別此奈何伯高曰䐃肉堅皮滿者肥䐃肉不堅皮緩者膏皮肉不相離者肉黃帝曰身之寒溫奈何伯高曰膏者其肉淖而粗理者身寒細理者身熱脂者其肉堅細理者熱粗理者寒黃帝曰其肥瘦大小奈何伯高曰膏者多氣而皮縱緩故能縱腹垂腴肉者身體容大脂者其身收小黃帝曰三者之氣血多少何如伯高曰膏者多氣多氣者

熱熱者耐寒肉者多血則充形充形則平脂者其血淸氣滑少故不能大此別於衆人者也黃帝曰衆人奈何伯高曰衆人皮肉脂膏不相加也血與氣不能相多故其形不小不大各自稱其形命曰衆人黃帝曰善治之奈何伯高曰必先別其三形血之多少氣之淸濁而後調之治無失常經是故膏人者縱腹垂腴肉人者上下容大脂人者雖脂不能大也以上二段舊誤在衛氣失常

人之肥瘦大小寒溫有老壯少小其肥瘦大小寒溫有老壯少小之殊也縱腹垂腴其腹皮豐腴縱緩而下垂也身體容大容者從容舒泰之象也

靈樞懸解卷六終

靈樞懸解卷七

昌邑黃元御解

五變

黃帝問於少俞曰余聞百疾之始期也必生於風雨寒暑循毫毛而入腠理或復還或留止或為風厥汗出或為消癉或為寒熱或為留痺或為積聚奇邪淫泆不可勝數願聞其故夫同時得病或病此或病彼意者天之為人生風乎何其異也少俞曰夫天之生風者非以私百姓也其行公平正直犯者得之避者得無殆非求人而人自犯之黃帝曰一時遇風同時得病其病各異願聞其故少俞曰善乎哉問請論以比匠人匠人磨斧斤礪刀削斲材木木之陰陽尚有堅脆堅者

不入脆者皮弛及其交節而缺斤斧焉夫一木之中堅脆不同堅者則剛脆者易傷況其材木之不同皮之厚薄汁之多少而各異耶夫木之蚤花先生葉者遇春霜烈風則花落而葉萎久曝大旱則脆木薄皮者枝條汁少而葉萎久陰淫雨則薄皮多汁者皮潰而漉卒風暴起則剛脆之木枝折杌傷秋霜疾風則剛脆之木根搖而葉落凡此五者各有所傷況於人乎黃帝曰以人應木奈何少俞答曰木之所傷也皆傷其枝枝之剛而堅未成傷也人之有常病也亦因其骨節皮膚腠理之不堅固者邪之所舍也故常為病也杌音兀

風厥汗出消癉留痺積聚是為風邪五變斧斤刀削皆匠人之利器也檀弓宋之斤魯之削枝折杌傷木無枝曰杌

黃帝曰人之善病風厥漉汗者何以候之少俞答曰肉不堅腠理疏則善病風黃帝曰何以候肉之不堅也少俞答曰膕肉不堅而無分理者粗理粗理而皮不緻者腠理疏此言其渾然者

肉之聚處曰膕即臀肉也此肌肉之本膕肉不堅則其餘肉必不堅也此言其渾然者渾舉其大概而言之也

黃帝曰人之善病消癉者何以候之少俞答曰五藏皆弱柔者善病消癉黃帝曰何以知五藏之柔弱也少俞答曰夫柔弱者必有剛強剛強多怒柔者易傷也黃帝曰何以候柔弱之與剛強少俞答曰此人薄皮膚而目堅固以深者長衝直揚其心剛剛則多怒怒則氣上逆胸中蓄積血氣逆留臗肉

充肌血脈不行轉而為熱熱則消肌膚故為消癉此言其人暴剛而肌肉弱者也臗同寬

消癉即消渴也癉熱仲景傷寒金匱厥陰之為病消渴肝為風木風燥亡津是以病渴柔弱者必有剛強柔弱者肺剛強者肝也肝氣剛強則怒肺氣柔弱則易傷消癉也長衝直揚論語作長衡直揚長衝目珠突露也直揚直眉也詩揚且之晳也註眉上橫也臗皮充肌血氣壅阻而皮肉充塞也

黃帝曰人之善病寒熱者何以候之少俞答曰小骨弱肉者善病寒熱黃帝曰何以候骨之小大肉之堅脆色之不一也少俞答曰顴骨者骨之本也顴大則骨大顴小則骨小皮膚薄而其肉無䐃其臂懦懦然其地色殆然不與其天同色污

然獨異此其候也臂薄者其髓不滿故善病寒熱也

慴慴弱貌地者面之下部天者面之上部也殆然污然晦而不明也

黃帝曰何以候人之善病痺者少俞答曰粗理而肉不堅者善病痺黃帝曰痺之高下有處乎少俞答曰欲知其高下者各視其部

各視其部視其肉所不堅之部也

黃帝曰人之善病腸中積聚者何以候之少俞答曰皮膚薄而不澤肉不堅而淖澤如此腸胃惡惡則邪氣留止積聚乃傷脾胃之間寒溫不次邪氣稍至蓄積留止大聚乃起（淖音鬧）

淖澤溼氣濡滯也

黃帝曰夫病形余已知之矣願聞其時少俞答曰先立其年以知其時時高則起時下則殆雖不陷下當年有衝通其病必起是謂因形而生病五變之紀也故用鍼者不知年之所加氣之盛衰虛實之所起不可以爲工也（故用鍼者至末誤在官鍼）

願聞其時病起之時也先立其年立其主運之年也以知其時知其時令之生剋也時高則起得生旺而病愈也時下則殆遇衰剋而病危也雖不陷下當年有衝通其病必起雖非衰剋之時而當其年有所衝犯而感通其病亦所必起（起病作也）是謂因形而生病五變之紀也因其形虛而生病五變之綱紀也

黃帝曰有人於此並行並立其年之長少等也衣之厚薄均也卒然遇烈風暴雨或病或不病或皆病或皆不病其故何也少俞曰帝問何急黃帝曰願盡聞之少俞曰春青風夏陽風秋涼風冬寒風凡此四時之風者其所病各不同形黃帝曰四時之風病人如何少俞曰黃色薄皮弱肉者不勝春之虛風白色薄皮弱肉者不勝夏之虛風青色薄皮弱肉者不勝秋之虛風赤色薄皮弱肉者不勝冬之虛風也黃帝曰黑色不病乎少俞曰黑色而皮厚肉堅固不傷於四時之風其皮薄而肉不堅色不一者長夏至而有虛風者病矣其皮厚而肌肉堅者長夏至而有虛風不病矣其皮厚而肌肉堅者必重感於寒外內皆然乃病黃帝曰善（此段舊誤在論勇）

黃色不勝春木剋土也白色不勝夏火剋金也青色不勝

秋金剋木也赤色不勝冬水剋火也黑色不勝長夏土剋水也

論疾診尺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欲無視色持脈獨調其尺以言其病從外知內爲之奈何岐伯曰審其尺之緩急小大滑濇肉之堅脆而病形定矣視人之目窠上微壅如新臥起狀其頸脈動時欬按其手足上窅而不起者風水膚脹也尺膚滑而淖澤者風也尺肉弱者解㑊安臥脫肉者寒熱不治尺膚滑而澤脂者風也尺膚濇者風痺也尺膚麤如枯魚之鱗者水泆飲也尺膚熱甚脈盛躁者病溫也其脈盛而滑者病且出也尺膚寒其脈小者泄少氣尺膚炬然先熱後寒者寒熱也尺膚

先寒久大之而熱者亦寒熱也（佅與跡同）

目窠上微壅如新臥起狀頸脈動時欬段與水脹篇同義

詳彼篇解佅形跡懈怠也病且出者病將外退也炬然熱

蒸之象

肘所獨熱者腰以上熱手所獨熱者腰以下熱肘前獨熱者

膺前熱肘後獨熱者肩背熱臂中獨熱者腰腹熱肘後麤以

下三四寸熱者腸中有蟲掌中熱者腹中熱掌中寒者腹中

寒魚上白肉有青血脈者胃中有寒尺炬然熱人迎大者當

奪血尺堅大脈小甚少氣悗有加立死

掌後手大指根白肉豐起者爲魚炬然熱盛之象人迎足

陽明動脈在喉旁

診血脈者多赤多熱多青多痛多黑爲久痺多赤多黑多青

皆見者寒熱診寒熱者赤脈上下至瞳子見一脈一歲死見

一脈半一歲半死見二脈二歲死見二脈半二歲半死見三

脈三歲死診目痛赤脈從上下者太陽病從下上者陽明病

從外走內者少陽病目赤色者病在心白在肺青在肝黃在

脾黑在腎黃色不可名者病在胸中診齲齒痛按其陽之來

有過者獨熱在左左熱在右右熱在上上熱在下下熱身痛

而色微黃齒垢黃爪甲上黃黃疸也安臥小便黃赤脈小而

澀者不嗜食女子手少陰脈動甚者妊子嬰兒病其頭毛皆

逆上者必死耳閒青脈起者掣痛大便赤瓣飧泄脈小者手

足寒難已飧泄脈小手足溫易已人病其寸口之脈與人迎

之脈小大等及其浮沈等者病難已也

診寒熱赤脈上下至瞳子與寒熱篇同太陽爲目上綱陽

明爲目下綱少陽行於目銳眥故目痛赤脈從上下者太

陽病從下上者陽明病從外走內者少陽病手陽明脈入

下齒足陽明脈入上齒按其陽之來手足陽明之來也手

少陰脈手少陰之神門也動在掌後銳骨之端胎結中宮

阻其君火降蟄之路故神門動甚頭毛逆上者皮毛焦也

故必死耳閒青脈起者足少陽循耳下行膽木上逆故掣

痛大便赤瓣紅紫成塊也手足寒脾陽敗也寸口候陰人

迎候陽秋冬寸口微大春夏人迎微大是其常也小大浮

沈相等其在秋冬則陽盛而陰衰春夏則陰盛而陽衰偏

而不平故病難已也

陰陽繫日月

黃帝曰余聞天爲陽地爲陰日爲陽月爲陰其合之於人奈

何岐伯曰腰以上爲天腰以下爲地故天爲陽地爲陰足之

十二經脈以應十二月月生於水故在下者爲陰手之十指

以應十日日生於火故在上者爲陽黃帝曰合之於脈奈何

岐伯曰寅者正月之生陽也主左足之少陽未者六月主右

足之少陽卯者二月主左足之太陽午者五月主右足之太

陽辰者三月主左足之陽明巳者四月主右足之陽明此兩

陽合於前故曰陽明申者七月之生陰也主右足之少陰丑

者十二月主左足之少陰酉者八月主右足之太陰子者十

一月主左足之太陰戌者九月主右足之厥陰亥者十月主左足之厥陰此兩陰交盡故曰厥陰甲主左手之少陽已主右手之少陽乙主左手之太陽戊主右手之太陽丙主左手之陽明丁主右手之陽明此兩火幷合故爲陽明庚主右手之少陰癸主左手之少陰辛主右手之太陰壬主左手之太陰故足之陽者陰中之少陽也足之陰者陰中之太陰也手之陽者陽中之太陽也手之陰者陽中之少陰也腰以上者爲陽腰以下者爲陰其於五藏也心爲陽中之太陽肺爲陽中之少陰肝爲陰中之少陽脾爲陰中之至陰腎爲陰中之太陰黃帝曰以治奈何岐伯曰正月二月三月人氣在左無剌左足之陽四月五月六月人氣在右無剌右足之陽七月

八月九月人氣在右無剌右足之陰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人氣在左無剌左足之陰黃帝曰五行以東方爲甲乙木王春春色蒼主肝肝者足厥陰也今乃以甲爲左手之少陽不合於數何也岐伯曰此天地之陰陽也非四時五行之以次行也且夫陰陽者有名而無形故數之可十離之可百散之可千推之可萬此之謂也

天地之陰陽無定者四時五行之陰陽以次運行有定者也故曰此天地之陰陽非四時五行之以次行也離之可十離折也散之可千散分也

黃帝曰願聞身形之應九野奈何岐伯曰請言身形之應九野也左足應立春其日戊寅己丑左脇應春分其日乙卯左手應立夏其日戊辰已巳膺喉首頭應夏至其日丙午右手應立秋其日戊申己未右脇應秋分其日辛酉右足應立冬其日戊戌己亥腰尻下竅應冬至其日壬子六府膈下三藏應中州其大禁大禁太乙所在之日及諸戊己凡此九者善候八正所在之處所主上下左右身體癰腫者欲治之無以其所直之日潰治之是謂天忌日也此段舊誤在九鍼論

膈下三藏脾肝腎也太乙隨八節而居八方詳見九宮八風八正所在卽太乙所在太乙八節移居主人上下左右八處其所直之日是謂天忌日勿以其日破癰腫而取膿血也

通天

黃帝問於少師曰余嘗聞人有陰陽何謂陰人何謂陽人少師曰天地之間六合之內不離於五人亦應之非徒一陰一陽而已也而略言耳口弗能徧明也黃帝曰願略聞其意有賢人聖人心能備而行之乎少師曰蓋有太陰之人少陰之人太陽之人少陽之人陰陽和平之人凡五人者其態不同其筋骨氣血各不等

五行有五人亦應之非徒一陰一陽而已曰陰人陽人者此略言其槪耳若推廣其義則五五又分二十五人口弗能徧明也

黃帝曰其不等者可得聞乎少師曰太陰之人貪而不仁下齊湛湛好內而惡出心和而不發不務於時動而後之此太

陰之人也（湛音沉 內音納）

湛湛深沉之意不務於時動而後之不躁動也

少陰之人小貪而賊心見人有亡常若有得見人有榮乃反慍怒好傷好害心疾而無恩此少陰之人也

心疾心媢疾也

太陽之人居處于于好言大事無能而虛說志發於四野舉措不顧是非為事如常自用事雖敗而常無悔此太陽之人也

于于舒泰之象志發於四野志大而無當也

少陽之人諟諦好自貴有小小官則高自宜好為外交而不內附此少陽之人也

諟諦好自貴小有精明審諦而出因以自負也有小小官則高自宜高自位置也

陰陽和平之人居處安靜無為懼懼無為欣欣婉然從物或與不爭與時變化尊則謙謙譚而不治是謂至治

譚而不治但譚其理而不治其事無為而治是謂至治

古之善用針艾者視人五態乃治之盛者寫之虛者補之黃帝曰治人之五態奈何少師曰太陰之人多陰而無陽其陰血濁其衛氣濇陰陽不和緩筋而厚皮不之疾寫不能移之少陰之人多陰而少陽小胃而大腸六府不調其陽明脈小而太陽脈大必審調之其血易脫其氣易敗也太陽之人多陽而少陰必謹調之無脫其陰而寫其陽陽重脫者易狂陰重脫者暴死不知人也少陽之人多陽而少陰經小而絡大血中而氣外實陰而虛陽獨寫其絡脈則強氣脫而疾中氣不足病不起也陰陽和平之人其陰陽之氣和血脈調謹診其陰陽視其邪正安容儀審有餘不足盛則寫之虛則補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此所以調陰陽別五態之人者也

實陰而虛陽宜實其陰而虛其陽獨寫其絡脈即虛其陽是以強也安容儀者安詳其容儀以審之也

黃帝曰夫五態之人者相與無故卒然新會未知其行也何以別之少師答曰衆人之屬不如五態之人者故五五二十五人而五態之人不與焉五態之人尤不合於衆者也黃帝曰別五態之人奈何少師曰太陰之人其狀黮黮然黑色念

然下意臨臨然長大膕然未僂此太陰之人也少陰之人其狀清然竊然固以陰賊立而躁嶮行而似伏此少陰之人也太陽之人其狀軒軒儲儲反身折膕此太陽之人也少陽之人其狀立則好仰行則好搖兩臂兩肘常出於背此少陽之人也陰陽和平之人其狀委委然隨隨然顒顒然愉愉然暶暶然豆豆然衆皆曰君子此乃陰陽和平之人也（顒音雍 黮音譚 暶音旋）

黮黮色黑而不明也念然下意意下而心深也膕然未僂膝屈而非僂委委隨隨顒顒愉愉暶暶豆豆皆從容和適之象也

黃帝問於伯高曰願聞人之支節以應天地奈何伯高答曰

天圓地方人頭圓足方以應之天有日月人有兩目天有風雨人有喜怒天有雷電人有聲音天有冬夏人有寒熱天有晝夜人有臥起天有列星人有牙齒天有陰陽人有夫妻天有四時人有四肢天有五音人有五藏天有六律人有六府天有十日人有手十指辰有十二人有足十指莖垂以應之女子不足二節以抱人形歲有十二月人有十二節歲有三百六十五日人有三百六十節地有高山人有肩膝地有山石人有高骨地有小山人有小節地有深谷人有腋膕地有聚邑人有䐃肉地有泉脈人有衛氣地有林木人有募筋地有草蓂人有毫毛地有四時不生草人有無子地有九州人有九竅地有十二經水人有十二經脈此人與天地相應者也此段舊誤在邪客

陰陽二十五人

黃帝曰余聞陰陽之人何如伯高曰天地之間六合之內不離於五人亦應之故五五二十五人之政而陰陽之人不與焉黃帝曰其態又不合於衆者五余已知之矣願聞二十五人之形血氣之所生別而以候從外知內何如岐伯曰悉乎哉問也此先師之秘也伯高猶不能明之也黃帝避席遵循而却曰余聞之得其人弗教是謂重失得而泄之天將厭之余願得而明之金匱藏之不敢揚之岐伯曰先立五形金木水火土別其五色異其五形之人而二十五人具矣黃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慎之慎之臣請言之

伯高答辭在通天篇遵循與逡巡同

木形之人比於上角似於蒼帝其爲人蒼色小頭長面大肩背直身小手足好有才勞心少力多憂勞於事能春夏不能秋冬秋冬感而病生足厥陰佗佗然太角之人比於左足少陽少陽之上遺遺然左角之人比於右足少陽少陽之下隨隨然鈦角之人比於右足少陽少陽之上推推然判角之人比於左足少陽少陽之下括括然能音耐下同佗音駝鈦音代

足厥陰肝經屬木佗佗筋力鬆懈足膝遲重之意上角木形之全者左之上爲太角右之下爲左角右之上爲鈦角左之下爲判角也判半於上角而分左右於左右而分上下是木形之五人也比於足少陽者少陽與厥陰爲表裏皆

屬木也遺遺隨隨推推括括形容其象也下四段皆做此

火形之人比於上徵似於赤帝其爲人赤色廣䏘銳面小頭好肩背髀腹小手足行安地疾心行搖肩背肉滿有氣輕財少信多慮見事明好顏急心不壽暴死能春夏不能秋冬秋冬感而病生手少陰核核然質徵之人比於左手太陽太陽之上肌肌然少徵之人比於右手太陽太陽之下慆慆然右徵之人比於右手太陽太陽之上鮫鮫然質判之人比於左手太陽太陽之下支支頤頤然䏘音引

䏘脊肉也此火形之五人質徵亦作太徵質判太徵之半也

土形之人比於上宮似於上古黃帝其爲人黃色圓面大頭

美肩背大腹美股脛小手足多肉上下相稱行安地舉足浮安心好利人不喜權勢善附人也能秋冬不能春夏春夏感而病生足太陰敦敦然太宮之人比於左足陽明陽明之上婉婉然加宮之人比於左足陽明陽明之下坎坎然少宮之人比於右足陽明陽明之上樞樞然左宮之人比於右足陽明陽明之下兀兀然

此土形之五人

金形之人比於上商似於白帝其爲人方面白色小頭小肩背小腹小手足如骨發踵外骨輕身淸廉急心靜悍善爲吏能秋冬不能春夏春夏感而病生手太陰敦敦然欽商之人比於左手陽明陽明之上廉廉然右商之人比於左手陽明

陽明之下脫脫然太商之人比於右手陽明陽明之上監監然少商之人比於右手陽明陽明之下嚴嚴然

此金形之五人

水形之人比於上羽似於黑帝其爲人黑色面不平大頭廉頤小肩大腹動手足發行搖身下尻長背延延然不敬畏善欺紿人戮死能秋冬不能春夏春夏感而病生足少陰汗汗然大羽之人比於右足太陽太陽之上頰頰然少羽之人比於左足太陽太陽之下紆紆然衆之爲人比於右足太陽太陽之下絜絜然桎之爲人比於左足太陽太陽之上安安然

此水形之五人衆衆羽桎桎羽

是故五形之人二十五變者衆之所以相欺者是也黃帝曰得其形不得其色何如岐伯曰形勝色色勝形者至其勝時年加感則病行失則憂矣形色相得者富貴大樂黃帝曰其形色相勝之時年加可知乎岐伯曰凡年忌下上之人大忌常加七歲十六歲二十五歲三十四歲四十三歲五十二歲六十一歲皆人之大忌不可不自安也感則病行失則憂矣當此之時無爲姦事是謂年忌

衆之所以相欺者衆人疑惑而不能辨也形勝色者如木形而黃色色勝形者如白色而木形也失則憂者旣病而又有所失也加可知乎加以感傷可推而知也

黃帝曰夫子之言脈之上下氣血之候以知形氣奈何岐伯曰足陽明之上血氣盛則髯美長血少氣多則髯短氣少血

多則髯少氣血皆少則無髯兩吻多畫足陽明之下血氣盛則下毛美長至胸血多氣少則下毛美短至臍行則善高舉足足指少肉足善寒血少氣多則肉而善瘃血氣皆少則無毛有則稀枯悴善痿厥足痺 瘃音竹

足陽明之上者挾口環脣而爲髯口旁鬚 足陽明之下者會於氣街而爲下毛瘃足寒裂也

足少陽之上氣血盛則通髯美長血多氣少則通髯美短血少氣多則少鬚氣血皆少則無鬚感於寒濕則善痺骨痛爪枯也足少陽之下血氣盛則脛毛美長外踝肥血多氣少則脛毛美短外踝皮堅而厚血少氣多則胻毛少外踝皮薄而軟血氣皆少則無毛外踝瘦無肉

足少陽之上者下大迎加頰車而爲鬚髯（在頤曰鬚在頰曰髯）足少陽之下者出膝外抵絕骨而爲脛毛

足太陽之上血氣盛則美眉眉有毫毛血多氣少則惡眉面多少理血少氣多則面多肉血氣和則美色足太陽之下血氣盛則跟肉滿踵堅氣少血多則瘦跟空血氣皆少則喜轉筋踵下痛

足太陽之上者起目眥上額顱而爲眉足太陽之下者貫腨腸出外踝而爲循踵

手陽明之上血氣盛則髭美血少氣多則髭惡血氣皆少則無髭手陽明之下血氣盛則腋下毛美手魚肉以溫血氣皆少則手瘦以寒

手陽明之上者挾口交人中而爲髭（口上曰髭口下曰鬚）手陽明之下者從臑外上肩而爲腋毛

手少陽之上血氣盛則眉美以長耳色美血氣皆少則耳焦惡色手少陽之下血氣盛則手捲多肉以溫血氣皆少則寒以瘦氣少血多則瘦以多脈

手少陽之上者出耳前交銳眥而爲眉手少陽之下者起名指循手表而走腕

手太陽之上血氣盛則有多鬚面多肉以平血氣皆少則面瘦惡色手太陽之下血氣盛則掌肉充滿血氣皆少則掌瘦以寒

手太陽之上者循頸上頰而爲鬚手太陽之下者起小指循外踝而上臂

黃帝曰二十五人者刺之有約乎岐伯曰美眉者足太陽之脈氣血多惡眉者氣血少其肥而澤者血氣有餘肥而不澤者氣有餘血不足瘦而不澤者氣血俱不足審察其形氣有餘不足而調之可以知逆順矣黃帝曰刺陰陽逆順奈何岐伯曰按其寸口人迎以調陰陽切循其經絡之凝濇結而不通者此於身皆爲痛痺甚則不行故凝濇凝濇者致氣以溫之血和乃止其結絡者脈結血不和決之乃行故曰氣有餘於上者導而下之氣不足於上者推而休之其稽留不至者因而迎之寒與熱爭者導而行之其宛陳血不結者則而與之必明於經隧乃能持之必先明知二十五人則血氣之所

在左右上下刺約畢矣

必明於經隧乃能持之明於經隧之滑濇行止乃能維持之而得其平也

黃帝曰婦人無鬚者無氣無血乎岐伯曰衝脈任脈皆起於胞中上循背裏爲經絡之海其浮而外者循腹右上行會於咽喉別而絡脣口血氣盛則充膚熱肉血獨盛則澹滲皮膚生毫毛今婦人之生有餘於氣不足於血以其數脫血也衝任之脈不榮口脣故鬚不生焉黃帝曰士人有傷於陰陰氣絕而不起陰不用然其鬚不去其故何也宦者獨去何也願聞其故岐伯曰宦者去其宗筋傷其衝脈血寫不復皮膚內結脣口不榮故鬚不生黃帝曰其天宦者未嘗被傷不脫於

血然其鬚不生其故何也岐伯曰此天之所不足也其任衝不盛宗筋不成有氣無血脣口不榮故鬚不生

天宦生而宦者也

黃帝曰善乎哉聖人之通萬物也若日月之光影音聲鼓響聞其聲而知其形其非夫子孰能明萬物之精是故聖人視其顏色黃赤者多熱氣青白者少熱氣黑色者多血少氣美眉者太陽多血通髯極鬚者少陽多血美鬚者陽明多血此其時然也夫人之常數太陽常多血少氣少陽常多氣少血陽明常多氣多血厥陰常多血少氣少陰常少血多氣太陰常多血少氣此天之常數也以上二段舊誤在五音五味

通髯極鬚其髯上下相通而至於鬚也

五音五味

右徵與少徵調右手太陽上左商與左徵調左手陽明上少徵與太宮調左手陽明上右角與太角調右足少陽下太徵與少徵調左手太陽上衆羽與少羽調右足太陽下少商與右商調右手太陽下桎羽與衆羽調右足太陽下少宮與太宮調右足陽明下判角與少角調右足少陽下釱商與上商調右足陽明下釱商與上角調左足太陽下太宮與上角同右足陽明上左角與太角同左足陽明上少羽與太羽同右足太陽下左商與右商同左足陽明上加宮與太宮同左足少陽上質判與太宮同左手太陽下判角與太角同左足少陽下太羽與太角同右足太陽上太角與太宮同右足少陽上右徵質徵少徵上徵判徵右角釱角上角太角判角右商少商釱商上商左商少宮上宮太宮加宮左宮衆羽桎羽上羽太羽少羽上徵與右徵同穀麥畜羊果杏手少陰藏心色赤味苦時夏上羽與太羽同穀大豆畜彘果栗足少陰藏腎色黑味鹹時冬上宮與太宮同穀稷畜牛果棗足太陰藏脾色黃味甘時季夏上商與右商同穀黍畜雞果桃手太陰藏肺色白味辛時秋上角與太角同穀麻畜犬果李足厥陰藏肝色青味酸時春

此明陰陽二十五人之義文多錯誤難可强解

口問

黃帝閒居辟左右而問於岐伯曰余已聞九鍼之經論陰陽逆順六經已畢願得口問岐伯避席再拜曰善乎哉問也此先師之所口傳也黃帝曰願聞口傳岐伯答曰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於風雨寒暑陰陽喜怒飲食居處大驚卒恐則血氣分離陰陽破散經絡厥絕脈道不通陰陽相逆衛氣稽留經脈虛空血氣不次乃失其常論不在經者請道其方

血氣不次錯亂不循次序也

黃帝曰人之欠者何氣使然岐伯答曰衛氣晝日行於陽夜半則行於陰陰者主夜夜者臥陽者主上陰者主下陰氣積於下陽氣未盡陽引而上陰引而下陰陽相引故數欠陽氣盡陰氣盛則目瞑陰氣盡而陽氣盛則寤矣寫足少陰補足太陽

欠者張口呵氣也衛氣晝行於陽夜行於陰陽動則寤陰靜則寐日暮陽衰而未至遽盡陰引而下陽引而上陰陽相引故數欠伸陽盡陰盛蟄藏得政則目瞑陰盡陽盛生發當令則人寤寫足少陰補足太陽陽旺而陰不能引則欠止矣

黃帝曰人之噦者何氣使然岐伯曰穀入於胃胃氣上注於肺今有故寒氣與新穀氣俱還入於胃新故相亂眞邪相攻氣幷相逆復出於胃故爲噦補手太陽寫足少陰

故寒新穀入於胃中新故相亂正邪相攻氣幷相逆復出於胃故爲噦也補手太陰寫足少陰肺氣下行則噦止矣水寫土燥胃降則肺收矣

黃帝曰人之唏者何氣使然岐伯曰此陰氣盛而陽氣虛陰氣疾而陽氣徐陰氣盛而陽氣絕故爲唏補足太陽寫足少陰

唏歔欷也悲歎歔欷陰慘之象故爲陰盛陽虛

黃帝曰人之噫者何氣使然岐伯曰寒氣客於胃厥氣從下上散復出於胃故爲噫補足太陰陽明一曰補眉本也

寒氣在胃胃氣上逆故爲噫噫者食停而噯氣也此脾胃之虛故補足太陰陽明眉本足太陽之攢竹也

黃帝曰人之嚏者何氣使然岐伯曰陽氣和利滿於心出於鼻故爲嚏補足太陽榮眉本一曰眉上也

肺竅於鼻陽氣和利滿於心部不及下行逆行而上出於鼻竅故爲嚏此陽氣不降補足太陽而榮其眉本使藏氣得政而陽降於下也眉上足太陽之曲差也亦與攢竹同治

黃帝曰人之太息者何氣使然岐伯曰憂思則心系急心系急則氣道約約則不利故太息以伸出之補手少陰心主足少陽留之也

憂思鬱結心系急而氣道約約則氣息不利故太息以伸出之補手少陰心主足少陽留之雙益君相之火使之下根陰退溼消肺胃下行氣道自開矣

黃帝曰人之哀而泣涕出者何氣使然岐伯曰心者五藏六府之主也目者宗脈之所聚也上液之道也口鼻者氣之門

戶也悲哀愁憂則心動心動則五藏六府皆搖搖則宗脈感宗脈感則液道開液道開故泣涕出焉液者所以灌精濡空竅者也故上液之道開則泣泣不止則液竭液竭則精不灌精不灌則目無所見矣故命曰奪精補天柱經挾頸

心爲藏府之主目爲宗脈所聚上液之道口鼻爲氣之門戶悲哀愁憂動其心君心動則藏府搖而宗脈感液道開而門戶闢故泣涕出焉泣出於目涕出於鼻液者所以灌精而濡空竅者也液道開而泣不止則液竭而精不灌精不灌則目無所見故命曰奪精補太陽之天柱以益其水其經挾頸項之後其穴在柱骨之旁也

黃帝曰人之涎下者何氣使然岐伯曰飲食者皆入於胃胃

中有熱則蟲動蟲動則胃緩胃緩則廉泉開故涎下補足少
陰

廉泉任脈穴補足少陰以清胃氣也

黃帝曰人之嚲者何氣使然岐伯曰胃不實則諸脈虛諸脈
虛則筋脈懈惰筋脈懈惰則行陰用力氣不能復故爲嚲因
其所在補分肉間（嚲音朶）

嚲戰搖也胃弱脈虛筋脈懈惰益以行陰用力（入房）氣不能
復故爲嚲因其所在之處補分肉之間以助其胃也

黃帝曰人之振寒者何氣使然岐伯曰寒氣客於皮膚陰氣
盛陽氣虛故爲振寒寒慄補諸陽

寒客皮毛陰盛陽虛鼓動於中不能外發故爲振寒寒慄

補諸陽者手足六經之陽也

黃帝曰人之耳中鳴者何氣使然岐伯曰耳者宗脈之所聚
也胃中空則宗脈虛虛則下溜脈有所竭故耳鳴補客主人
手大指爪甲上與肉交者也

胃氣空乏宗脈虛弱清氣下溜濁氣上逆脈有所竭故耳
鳴竭者濁陰盛而清陽竭也足少陽脈循兩耳自頭走足
補足少陽之客主人使之降也手大指爪甲上與肉交者
手太陰之少商補之使其收斂濁氣而下行也

黃帝曰人之自齧舌者何氣使然岐伯曰此厥逆走上脈氣
輩至也少陰氣至則齧舌少陽氣至則齧頰陽明氣至則齧
脣矣視主病者則補之

厥逆走上脈氣輩至厥逆之氣走於上焦脈氣羣輩而至
也少陰之脈連舌本故氣至則齧舌少陽之脈循耳頰故
氣至則齧頰陽明之脈環脣口故氣至則齧脣氣至者氣
壅而不行也視主病者補之何經主病則補何經也

凡此十二邪者皆奇邪之走空竅者也故邪之所在皆爲不
足上氣不足腦爲之不滿耳爲之苦鳴頭爲之苦傾目爲之
眩中氣不足溲便爲之變腸爲之苦鳴下氣不足則爲痿厥
心悗

上氣不足清陷濁逆故腦虛耳鳴頭傾目眩中氣不足脾
鬱肝陷故溲便變色氣滯腸鳴下氣不足陽逆陰陷故股

足痿厥心宮痞悗

黃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腎主爲欠取足少陰肺主爲噦取
手太陰足少陰唏者陰與陽絕補足太陽寫足少陰噫者補
足太陰陽明嚏者補足太陽眉本太息補手少陰心主足少
陽留之泣出補天柱經挾頸挾頸者頭中分也涎下補足少
陰嚲因其所在補分肉間振寒者補諸陽耳鳴補客主人手
大指爪甲上與肉交者自齧舌視主病者則補之目眩頭傾
補足外踝下留之痿厥心悗刺足大指間上二寸留之一曰
足外踝下留之

足外踝下足太陽之崑崙也足大指間上二寸足厥陰之
太衝也留之留鍼也

五藏氣肝主語心主噫脾主吞肺主欬腎主欠六府氣膽爲

怒胃爲氣逆爲噦大腸小腸爲泄膀胱不約爲遺溺下焦溢爲水是謂五氣所病也五并精氣并肝則怒并心則喜并脾則憂并肺則悲并腎則恐是謂五精之氣并於藏也五藏肝藏魂心藏神脾藏意肺藏魄腎藏精此五藏所藏也五主肝主筋心主脈脾主肉肺主皮腎主骨此五藏所主也五液肝主淚心主汗脾主涎肺主涕腎主唾此五液所出也五惡肝惡風心惡熱脾惡溼肺惡燥腎惡寒此五藏所惡也五勞久行傷筋久視傷血久坐傷肉久臥傷氣久立傷骨此五勞所病也五味酸入肝苦入心甘入脾淡入胃辛入肺鹹入腎是謂五味五走酸走筋苦走血甘走肉辛走氣鹹走骨是謂五走也五裁病在筋無食酸病在血無食苦病在肉無食甘病

在氣無食辛病在骨無食鹹口嗜而欲食之不可多矣必自裁也命曰五裁五發陰病發於骨陽病發於血陰病發於肉陽病發於冬陰病發於夏是謂五發五邪邪入於陽則爲狂邪入於陰則爲痺邪入於陽摶則爲巔疾邪入於陰摶則爲瘖陽入之於陰則靜陰出之於陽則怒是謂五邪

此與素問宣明五氣篇同

陽明多血多氣太陽多血少氣少陽多氣少血太陰多血少氣厥陰多血少氣少陰多氣少血故曰刺陽明出血氣刺太陽出血惡氣刺少陽出氣惡血刺太陰出血惡氣刺厥陰出血惡氣刺少陰出氣惡血也足陽明太陰爲表裏少陽厥陰爲表裏太陽少陰爲表裏是謂足之陰陽也手陽明太陰爲表裏少陽心主爲表裏太陽少陰爲表裏是謂手之陰陽也形樂志苦病生於脈治之以灸刺形苦志樂病生於筋治之以熨引形樂志樂病生於肉治之以鍼石形苦志苦病生於咽嗌治之以甘藥形數驚恐筋脈不通病生於不仁治之以按摩醪藥是謂五形志也二段舊誤在九鍼論

此與素問血氣形志相同

大惑論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嘗上於清冷之臺中階而顧匍匐而前則惑余私異之竊內怪之獨瞑獨視安心定氣久而不解獨摶獨眩披髮長跪俛而視之復久之不已也卒然自上何氣使然岐伯對曰五藏六府之精氣皆上注於目而爲之精精

之窠爲眼骨之精爲瞳子筋之精爲黑眼血之精爲絡其窠氣之精爲白眼肌肉之精爲約束裹擷筋骨血氣之精而與脈并爲系上屬於腦後出於項中故邪中於項因逢其身之虛其入深則隨眼系以入於腦入於腦則腦轉腦轉則引目系急目系急則目眩以轉矣邪中其精其精所中不相比也則精散精散則視岐視岐故見兩物

精之窠爲眼精之窠穴開兩竅而爲眼也骨之精爲瞳子腎主骨而藏精瞳子者陽中之陰根也筋之精爲黑眼肝主筋黑眼者瞳子外之黑睛也血之精爲絡心主脈而藏血絡者白睛之紅絲也其窠氣之精爲白眼肺主氣而色白黑睛外之白睛也肌肉之精爲約束脾主肌肉目之上

下綱也約束目外裹擷筋骨氣血之精而與宗脈幷爲目系上屬腦後出於項中故邪中於項因逢其身之虛而其入深則隨眼系以入於腦腦轉系急則目眩以轉矣邪中其精其精所中之處不相比合精散視岐故見兩物

瞳子黑眼法於陰白眼赤脈法於陽故陰陽合傳而精明也目者五藏六府之精也營衛魂魄之所常營也神氣之所生也目者心使也心者神之舍也神勞則魂魄散志意亂神精亂而不轉卒然見非常處精神魂魄散不相得故曰惑也

目者心使也心者神之舍也心藏神神明則見故目之視物心所使也

黃帝曰余疑其然余每之東苑未嘗不惑去之則復余唯獨

爲東苑勞神乎何其異也岐伯曰不然也心有所喜神有所惡卒然相惑則精氣亂視誤故惑神移乃復是故閒者爲迷甚者爲惑

唯思也間差也

黃帝曰人之善忘者何氣使然岐伯曰上氣不足下氣有餘腸胃實而心肺虛虛則營衛留於下久之不以時上故善忘也

上氣不足失根於下下氣有餘孤陰獨旺陽泄不藏腸胃下實而心肺上虛虛則營衛俱陷留於下焦久之不以時上精不藏神故善忘也

黃帝曰人之善飢而不嗜食者何氣使然岐伯曰精氣幷於脾熱氣留於胃胃熱則消穀消穀故善飢胃氣逆上則胃脘塞故不嗜食也

胃氣逆上上脘堙塞故不嗜食也

黃帝曰病而不得臥者何氣使然岐伯曰衛氣不得入於陰常留於陽留於陽則陽氣滿陽氣滿則陽蹻盛不得入於陰則陰氣虛故目不瞑矣

衛氣夜不入陰故不得臥

黃帝曰病目而不得視者何氣使然岐伯曰衛氣留於陰不得行於陽留於陰則陰氣盛陰氣盛則陰蹻滿不得入於陽則陽氣虛故目閉也

衛氣出於目則目開而能視衛不入陽故目閉也

黃帝曰人之多臥者何氣使然岐伯曰此人腸胃大而皮膚溼而分肉不解焉腸胃大則衛氣留久皮膚溼而分肉不解則其行遲夫衛氣者晝日常行於陽夜行於陰陽氣盡則臥陰氣盡則寤故腸胃大則衛氣行留久皮膚溼分肉不解則行遲留於陰也久其氣不精則欲瞑故多臥矣其腸胃小皮膚滑以緩分肉解利衛氣之留於陽也久故少瞑焉

分肉不解不解利也

黃帝曰其非常經也卒然多臥者何氣使然岐伯曰邪氣留於上焦上焦閉而不通已食若飲湯衛氣久留於陰而不行故卒然多臥焉

非常經者平常不然也邪留上焦上焦閉塞益以食飲中

氣愈阻故衛氣久留陰分而不上行故卒然多臥

黃帝曰善治此諸邪奈何岐伯曰先其藏府誅其小過後調其氣盛者寫之虛者補之必先明知其形志之苦樂定乃取之

定者已經審定也

靈樞懸解卷七終

昌邑黃元御解

九宮八風

太乙常以冬至之日居叶蟄之宮四十六日明日居天留四十六日明日居倉門四十六日明日居陰洛四十五日明日居天宮四十六日明日居玄委四十六日明日居倉果四十六日明日居新洛四十五日明日復居叶蟄之宮曰冬至矣太乙日游以冬至之日居叶蟄之宮數所在日從一處至九日復反於一常如是無已終而復始

太乙即北極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乙之所居也北極居中不動而斗之七星環運於外北極天之樞也論語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自一至四爲魁自五至七爲杓斗杓旋指十二辰以立月建正月指寅二月卯三月辰四月巳五月午六月未七月申八月酉九月戌十月亥十一月子十二月丑一歲八節太乙移居八宮周歲三百六十六日分屬八宮每宮得四十六日冬至之日居叶蟄之宮四十六日即坎宮也明日四十六日之明日自立春日始居天留四十六日即艮宮也明日春分居倉門四十六日即震宮也明日立夏居陰洛四十五日即巽宮也明日夏至居天宮四十六日即離宮也明日立秋居玄委四十六日即坤宮也明日秋分居倉果四十六日即兌宮也明日立冬居新洛四十五日即乾宮也乾爲天門巽爲地戶天不足西北地不足東南故兩宮止四十五日合之中央招搖是爲九宮太

乙按節移居周而復始

太乙移日天必應之以風雨以其日風雨則吉歲美民安少病矣先之則多雨後之則多旱太乙在冬至之日有變占在君太乙在春分之日有變占在相太乙在中宮之日有變占在吏太乙在秋分之日有變占在將太乙在夏至之日有變占在百姓所謂有變者太乙居五宮之日病風折樹木揚沙石各以其所主占貴賤因視風所來而占之風從其所居之鄉來爲實風主生長養萬物從其衝後來爲虛風傷人者也主殺主害謹候虛風而避之故聖人日避邪虛之道如避石矢然邪弗能害此之謂也

冬至夏至春分秋分四正之宮合之中宮是謂五宮風自其所居之鄉來如冬至之北風夏至之南風春分之東風秋分之西風是也從其衝後來謂從其對而來如冬之南風夏之北風是也

是故太乙入從立於中宮以朝八風以占吉凶也風從南方來名曰大弱風其傷人也內舍於心外在於脈其氣主爲熱風從西南方來名曰謀風其傷人也內舍於脾外在於肌其氣主爲弱風從西方來名曰剛風其傷人也內舍於肺外在於皮膚其氣主爲燥風從西北方來名曰折風其傷人也內舍於小腸外在於手太陽脈脈絕則溢脈閉則結不通善暴死風從北方來名曰大剛風其傷人也內舍於腎外在於骨與肩背之膂筋其氣主爲寒風從東北方來名曰凶風其傷人也內舍於大腸外在於兩脇腋骨下及肢節風從東方來名曰嬰兒風其傷人也內舍於肝外在於筋紐其氣主爲身溼風從東南方來名曰弱風其傷人也內舍於胃外在於肌肉其氣主體重此八風皆從其虛之鄉來乃能病人三虛相搏則爲暴病卒死兩實一虛病則爲淋露寒熱犯其雨溼之地則爲痿故聖人避風如避石矢焉其有三虛而偏中於風邪則爲擊仆偏枯矣

風從南方來謂冬至四十六日八風皆然故曰從其虛之鄉來三虛義詳歲露論乘年之衰逢月之空失時之和也搏聚也謂三虛相合也淋露淋帶之證也

歲露論

黃帝問於少師曰余聞四時八風之中人也故有寒暑寒則皮膚急而腠理閉暑則皮膚緩而腠理開賊風邪氣因得以入乎將必須八正虛邪乃能傷人乎少師答曰不然賊風邪氣之中人也不得以時然必因其開也其入深其內極病其病人也卒暴因其閉也其入淺以留其病人也徐以遲黃帝曰有寒溫和適腠理不開然有卒病者其故何也少師答曰帝弗知邪入乎雖平居其腠理開閉緩急其故常有時也黃帝曰可得聞乎少師曰人與天地相參也與日月相應也故月滿則海水西盛人血氣積肌肉充皮膚緻毛髮堅腠理郄煙垢著當是之時雖遇賊風其入淺不深至其月郭空則海水東盛人氣血虛其衛氣去形獨居肌肉減皮膚縱腠理開

毛髮殘㷱垢落當是之時遇賊風則其入深其病人也卒暴
黃帝曰其有卒然暴病暴死者何也少師答曰三虛者其死
暴疾也得三實者邪不能傷人也黃帝曰願聞三虛少師曰
乘年之衰逢月之空失時之和因爲賊風所傷是謂三虛故
論不知三虛工反爲粗黃帝曰願聞三實少師曰逢年之盛
遇月之滿得時之和雖有賊風邪氣不能危之也黃帝曰善
乎哉論明乎哉道請藏之金匱命曰三實然此一夫之論也
願聞歲之所以皆同病者何因而然少師曰此八風之候也
黃帝曰候之奈何少師曰候此者常以冬至之日太乙立於
叶蟄之宮其至也天必應之以風雨者矣風雨從南方來者
爲虛風賊傷人者也其以夜半至也萬民皆臥而弗犯也故

其歲民少病其以晝至者萬民懈惰而皆中於虛風故萬民
多病虛邪入客於骨而不發於外至其立春陽氣大發腠理
開因立春之日風從西方來萬民又皆中於虛風此兩邪相
搏經氣結代者矣故諸逢其風而遇其雨者命曰遇歲露焉
因歲之和而少賊風者民少病而少死歲多賊風邪氣寒溫
不和則民多病而死矣黃帝曰虛邪之風其所傷貴賤何如
候之奈何少師曰正月朔日太乙居天留之宮其日西北風
不雨人多死矣正月朔日平旦北風春民多死正月朔日平
旦北風行民病多者十有三也正月朔日日中北風夏民多
死正月朔日夕時北風秋民多死終日北風大病死者十有
六正月朔日風從南方來命曰旱鄉從西方來命曰白骨將

國有殃人多死亡正月朔日風從東方來發屋揚沙石國有
大災也正月朔日風從東南方行春有死亡正月朔日天溫
和不風糴賤民不病天寒而風糴貴民多病此所謂候歲之
風䞈傷人者也二月丑不風民多心腹病三月戌不溫民多
寒熱四月巳不暑民多癉病十月申不寒民多暴死諸所謂
風者皆發屋折樹木揚沙石起毫毛發腠理者也郄隙同䞈殘同

乘年之衰如五運陰年歲氣不及又遇六氣之邪剋之是
也逢日之空即月郭空也失時之和春不溫夏不熱秋不
涼冬不寒也經氣結代即脈結代兩邪相合外束皮毛經
脈壅遏故病結代結代者動而中止也旱鄉南方火位火旺則旱也
白骨將西方金位金主殺如好殺之將白骨成邱也

賊風

黃帝問於岐伯曰人有八虛各何以候岐伯答曰以候五藏
黃帝曰候之奈何岐伯曰肺心有邪其氣留於兩肘肝有邪
其氣留於兩腋脾有邪其氣留於兩髀腎有邪其氣留於兩
膕凡此八虛者皆機關之室眞氣之所過血絡之所遊邪氣
惡血固不得住留住留則傷筋絡骨節機關不得屈伸故病
攣也

八虛皆身之大關節邪氣伏留之所也此段舊誤在邪客

黃帝曰夫子言賊風邪氣之傷人也令人病焉今有其不離
屏蔽不出室穴之中卒然病者非不離賊風邪氣其故何也
岐伯曰此皆嘗有所傷於溼氣藏於血脈之中分肉之間久

留而不去若有所墮墜惡血在內而不去卒然喜怒不節飲食不適寒温不時腠理閉而不通其開而遇風寒血氣凝結與故邪相襲則爲寒痺其有熱則汗出汗出則受風雖不遇賊風邪氣必有因加而發焉黄帝曰今夫子之所言者皆病人之所自知也其毋所遇邪氣又毋怵惕之所志卒然而病者其故何也唯有因鬼神之事乎岐伯曰此亦有故邪留而未發因而志有所惡及有所慕血氣內亂兩氣相搏其所從來者微視之不見聽而不聞故似鬼神黄帝曰其祝而已者其故何也岐伯曰先巫者因知百病之勝先知其病之所從生者可祝而已也

舊有溼氣或有惡血阻其經脈梗而不流偶因喜怒飲食

乖常失度傷其藏府遇時適逢寒温不時感其皮毛寒則腠理閉而不通温則孔竅開而遇風寒風寒閉束血氣凝結與故邪相襲溼氣惡血則爲寒痺其開而遇風寒以其有熱則汗出汗出則受風也此雖不遇賊風邪氣亦必有所因加而發焉所以病也

黄帝問於岐伯曰經言夏日傷暑秋病瘧瘧之發以時其故何也岐伯對曰邪客於風府病循膂而下衛氣一日一夜大會於風府其明日日下一節故其日作晏此其先客於脊背也故每至於風府則腠理開腠理開則邪氣入邪氣入則病作此以日作益晏也衛氣之行於風府日下一節二十一日下至尾骶二十二日入脊內注於伏衝之脈其行九日出於缺盆之中其氣上行故其作稍益早其內搏於五藏橫連募原其道遠其氣深其行遲不能日作故次日乃蓄積而作焉黄帝曰衛氣每至於風府腠理乃發發則邪入焉其衛氣日下一節則不當風府奈何岐伯曰風府無常衛氣之所應必開其腠理氣之所舍則其府也黄帝曰善夫風之與瘧也相與同類而風常在而瘧特以時休何也岐伯曰風氣留其處瘧氣隨經絡沈以內搏故衛氣應乃作也黄帝曰善

此與素問瘧論同此段舊誤在歲露論

邪客

黄帝問於伯高曰夫邪氣之客人也或令人目不瞑不臥出者何氣使然伯高曰五穀入於胃也其糟粕津液宗氣分爲

三隧故宗氣積於胸中出於喉嚨以貫心脈而行呼吸焉營氣者泌其津液注之於脈以化爲血以營四末內注五藏六府以應刻數焉衛氣者出其悍氣之慓疾而先行於四末分肉皮膚之間而不休者也晝日行於陽夜行於陰常從足少陰之分間行於五藏六府今厥氣客於五藏六府則衛氣獨衛其外行於陽不得入於陰行於陽則陽氣盛陽氣盛則陽蹻滿不得入於陰則陰虛故目不瞑

衛氣晝行於陽夜行於陰詳見衛氣行篇其行於陰也常從足少陰之分間經脈分部之間行於五藏六府衛氣入陰陽藏不泄故靜而能寐今厥氣客於五藏六府下焦陰氣厥逆上行陰凝寒旺陽根虛敗則衛氣獨衛其外但行於陽不得入於陰行於陽

則陽氣盛陽氣盛則陽蹻之脈滿不得入於陰則陰中之
陽虛陽氣失藏故目不瞑也

黃帝曰善治之奈何伯高曰補其不足寫其有餘調其虛實以通其道而去其邪飲以半夏湯一劑陰陽已通其臥立致黃帝曰善此所謂決瀆壅塞經絡大通陰陽和得者也願聞其方伯高曰其湯方以流水千里以外者八升揚之萬遍取其清五升煮之炊以葦薪火沸置秫米一升治半夏五合徐炊令竭爲一升半去其滓飲汁一小杯日三稍益以知其度其病新發者覆杯則臥汗出則已矣久者三飲而已也

治法先以鍼補其不足寫其有餘調其陰陽虛實以通其道路而去其裏邪乃飲以半夏湯一劑陰陽已通其臥立

致蓋不臥之原因於裏陰內凝胃氣不降衛泄而陽浮也流水秫米利水泄溼半夏降胃逆以蟄陽氣胃土降蟄陽氣下根則臥寐立致矣決瀆壅塞決通其壅塞也秫米高粱米赤色大粒大如菉豆稍高丈餘北方皆有之

百病始生

黃帝問於岐伯曰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於風雨寒暑清溼喜怒喜怒不節則傷藏風雨則傷上清溼則傷下三部之氣所傷異類願聞其會岐伯曰三部之氣各不同或起於陰或起於陽請言其方喜怒不節則傷藏藏傷則病起於陰也清溼襲虛則病起於下風雨襲虛則病起於上是謂三部至於其淫泆不可勝數黃帝曰余固不能數故問先師願卒聞其道岐伯曰風雨寒熱不得虛邪不能獨傷人卒然逢疾風暴雨而不病者蓋無虛故邪不能獨傷人此必因虛邪之風與其身形兩虛相得乃客其形兩實相逢衆人肉堅不中於虛邪也因於天時與其身形參以虛實大病乃成氣有定舍因處爲名上下中外分爲三員

三員即三部也

是故虛邪之中人也始於皮膚皮膚緩則腠理開開則邪從毛髮入入則抵深深則毛髮立毛髮立則淅然故皮膚痛留而不去則傳舍於絡脈在絡之時痛於肌肉其痛之時息大經乃代留而不去傳舍於經在經之時洒淅喜驚留而不去傳舍於輸在輸之時六經不通四肢則肢節痛腰脊乃強留

而不去傳舍於伏衝之脈在伏衝之時體重身痛留而不去傳舍於腸胃在腸胃之時賁響腹脹多寒則腸鳴飧泄食不化多熱則溏出麋留而不去傳舍於腸胃之外募原之間留著於脈稽留而不去息而成積或著孫脈或著絡脈或著經脈或著輸脈或著於伏衝之脈或著於膂筋或著於腸胃之募原上連於緩筋邪氣淫泆不可勝論

痛之時息大經乃代痛止則內傳大經代絡脈而受病也輸十二經之輸穴地在四肢關節之間邪客輸穴格阻經脈故六經不通肢節痛而腰脊強伏衝之脈即衝脈之在脊者督之伏行者曰伏衝亦曰伏膂前行即爲衝脈實一脈也溏出麋便溏而膠粘也募腸胃之募穴原肓之原也

素問病能論肓之原在臍下肓足少陰之肓俞是也腸胃之外募原之間其地空虛

邪氣稽留故止而成積

黃帝曰願盡聞其所由然岐伯曰其著孫絡之脈而成積者其積往來上下臂手孫絡之居也浮而緩不能句積而止之故往來移行腸胃之間水湊滲注灌濯濯有音有寒則䐜滿雷引故時切痛其著於陽明之經則挾臍而居飽食則益大飢則益小其著於緩筋也似陽明之積飽食則痛飢則安其著於腸胃之募原也痛而外連於緩筋飽食則安飢則痛其著於伏衝之脈者揣之應手而動發手則熱氣下於兩股如湯沃之狀其著於膂筋在腸後者飢則積見飽則積不見按之不得其著於輸之脈者閉塞不通津液不下孔竅乾壅此邪氣之從外入內從上下也句音鉤

此言感外邪而成內積者其著於孫絡之脈而成積者其積往來上下於臂手是孫絡之所居也絡脈浮緩不能句積而留止之故往來移行於腸胃之閒周身之水湊滲注灌濯濯有音若再有氣凝鬱則腹滿雷引故時切痛其著於陽明之經而成積者則挾臍而居陽明經挾臍下行飽食則益大飢則益小其著於緩筋而成積者緩筋大筋之支者亦似陽明之積飽食則痛飢則安其著於腸胃之募原而成積者病連於緩筋飽食則安飢則痛飽食胃氣壯故安飢則胃虛故痛也其著於伏衝之脈而成積者衝脈之下行者注少陰之大絡出於氣衝循陰股內廉而入膕中揣之則氣衝應手而動氣衝足陽明經

穴亦名曰氣街毛際兩旁之動脈也發手則熱氣下於兩股如熱湯澆沃之狀其著於膂脈在腸後脊前者飢則積見飽則積不見按之不得其著於輸脈者經脈閉塞不通津液格而不下孔竅乾澀壅阻此皆邪氣之從外入內從上而下也此上下二部之病起於陽者

黃帝曰積之始生至其已成奈何岐伯曰積之始生得寒乃生厥乃成積也黃帝曰其成積奈何岐伯曰厥氣生足悗悗生脛寒脛寒則血脈凝濇血脈凝濇則寒氣上入於腸胃入於腸胃則䐜脹䐜脹則腸外之汁沫迫聚不得散日以成積卒然多食飲則腸滿起居不節用力過度則絡脈傷陽絡傷則血外溢血外溢則衄血陰絡傷則血內溢血內溢則後血

腸胃之絡傷則血溢於腸外腸外有寒汁沫與血相搏則并合凝聚不得散而成積矣卒然外中於寒若內傷於憂怒則氣上逆氣上逆則六輸不通溫氣不行凝血蘊裹而不散津液濇滲著而不去而積皆成矣

厥逆也厥乃成積即下文氣上逆則六輸不通溫氣不行凝血蘊裹津液濇滲而積成也氣厥則生足悗悗生脛寒脛寒則血脈凝濇血脈凝濇則寒氣上入於腸胃而生䐜脹䐜脹則腸外之汁沫迫聚不散日以成積此時但是汁沫凝結而已再當飲食過度腸胃充滿之時而起居不節用力過度傷其絡脈陽絡傷則血外溢於鼻孔陰絡傷則血內溢於大便腸胃之絡傷則血溢於腸外其衄泄所不

蓋者與腸外之寒汁沫兩相搏結則并合凝聚而積成矣

再當外中風寒或因內傷憂怒經藏壅迫則氣必上逆氣逆則六輸不通六經輸穴不能旁通溫氣不行血中溫氣不得運行凝血蘊裹而不散腸外津液澀滲於此著而不去而積皆成矣此以汁沫而得凝血凝血而得津液皆積聚所由成也

黃帝曰其生於陰者奈何岐伯曰憂思傷心重寒傷肺忿怒傷肝醉以入房汗出當風傷脾用力過度若入房汗出浴則傷腎此內外三部之所生病者也黃帝曰善治之奈何岐伯曰察其所痛以知其應有餘不足當補則補當寫則寫毋逆天時是謂至治

內外三部見上文察其所痛以知其應察其何部之所苦

以知其何部之應也毋逆天時順時令之陰陽也

春氣在毛夏氣在皮膚秋氣在分肉冬氣在筋骨刺此病者各以其時爲齊刺肥人者以秋冬爲之齊刺瘦人者以春夏爲之齊此段舊誤在終始

齊準也

邪氣藏府病形

黃帝問於岐伯曰邪氣之中人也奈何岐伯答曰邪氣之中人高也黃帝曰高下有度乎岐伯曰身半以上者邪中之也身半以下者溼中之也故曰邪之中人也無常中於陰則溜於府中於陽則溜於經

身半以上風邪中之故曰邪中人高

黃帝曰陰之與陽也異名同類上下相會經絡之相貫如環無端邪之中人或中於陽或中於陰上下左右無有恆常其故何也岐伯曰諸陽之會皆在於面其中人也方乘虛時及新用力若飲食汗出腠理開而中於邪中於面則下陽明中於項則下太陽中於頰則下少陽其中於膺背兩脅亦下其經

手之三陽自手走頭足之三陽自頭走足故諸陽之會皆在於面面者頭也陽明行身之前故中於面則下陽明太陽行身之後故中於項則下太陽少陽行身之側故中於頰則下少陽此邪中於頸項以上者陽明行於膺前太陽行於背後少陽行於兩脅亦各下其本經此邪中於頸項

以下者也

黃帝曰其中於陰奈何岐伯曰中於陰者常從臂胻始夫臂與胻其陰皮薄其肉淖澤故俱受於風獨傷其陰黃帝曰此固傷其藏乎岐伯答曰身之中於風也不必動藏故邪入於陰經則藏氣實邪氣入而不能容還之於府故中陽則溜於經中陰則溜於府

胻足脛也手三陰行於臂裏足三陰行於胻裏故中於陰經者常從臂胻始其裏面皮薄其肌肉淖澤孔竅常開邪氣易入故俱受於風獨傷其陰經

黃帝曰邪之中人藏奈何岐伯曰愁憂恐懼則傷心形寒寒飲則傷肺以其兩寒相感中外皆傷故氣逆而上行有所墮

墜惡血留內若有所大怒氣上而不下積於脇下則傷肝有所擊仆若醉入房汗出當風則傷脾有所用力舉重若入房過度汗出浴水則傷腎黃帝曰五藏之中風柰何岐伯曰陰陽俱感邪乃得往

邪之中人藏者五情之邪傷其五藏也五藏之中風者內傷而加外傷陰陽俱感邪乃得往也

黃帝曰善哉邪之中人其病形何如岐伯曰虛邪之中人也洒淅動形正邪之中人也微先見於色不知於身若有若無若亡若存有形無形莫知其情

洒淅動形皮毛振悚之義

黃帝曰善哉余聞之見其色知其病命曰明按其脈知其病

命曰神問其病知其處命曰工余願聞見而知之按而得之問而極之為之柰何岐伯答曰夫色脈與尺之相應也如桴鼓影響之相應也不得相失也此亦本末根葉之候也故根死則葉枯矣色脈形肉不得相失也故知一則為工知二則為神知三則神且明矣黃帝曰願卒聞之岐伯答曰色青者其脈弦也赤者其脈鉤也黃者其脈代也白者其脈毛黑者其脈石見其色而不得其脈反得其相勝之脈則死得其相生之脈則病已矣

尺為根色脈為葉肝木色青其脈弦心火色赤其脈鉤脾土色黃其脈代肺金色白其脈毛腎水色黑其脈石

黃帝曰五藏之所生變化之病形何如岐伯答曰先定其五色五脈之應其病乃可別也黃帝曰色脈已定別之柰何岐伯曰調其脈之緩急小大滑濇而病變定矣黃帝曰調之柰何岐伯答曰脈急者尺之皮膚亦急脈緩者尺之皮膚亦緩脈小者尺之皮膚亦減而少氣脈大者尺之皮膚亦賁而起脈滑者尺之皮膚亦滑脈濇者尺之皮膚亦濇凡此六變者有微有甚故善調尺者不待於寸善調脈者不待於色能參合而行之者可以為上工上工十全九行二者為中工中工十全七行一者為下工下工十全六

參合而行之三者相合而行之也賁與墳同

黃帝曰請問脈之緩急小大滑濇之病形何如岐伯曰臣請言五藏之病變也心脈急甚者為瘛瘲微急為心痛引背食

不下緩甚者為狂笑微緩為伏梁在心下上下行時唾血大甚為喉吤微大為心痺引背善淚出小甚為善噦微小為消癉滑甚為善渴微滑為心疝引臍小腹鳴濇甚為瘖微濇為血溢維厥耳鳴癲疾

難經心脈急甚者肝邪干心也微急者膽邪干小腸也心脈大甚者心邪自干心也微大者小腸邪自干小腸也心脈緩甚者脾邪干心也微緩者胃邪干小腸也心脈濇甚者肺邪干心也微濇者大腸邪干小腸也心脈沈甚者腎邪干心也微沈者膀胱邪干小腸也此即其義小腎脈也滑肝脈也瘛筋急也瘲筋緩也喉吤喉中氣塞也瘖瘂也維厥四維厥逆也即四支

肺脈急甚爲癲疾微急爲肺寒熱怠惰欬唾血引腰背胸若鼻息肉不通緩甚爲多汗微緩爲痿瘻偏風頭以下汗出不可止大甚爲脛腫微大爲肺痺引胸背起惡日光小甚爲泄微小爲消癉滑甚爲息賁上氣微滑爲上下出血濇甚爲嘔血微濇爲鼠瘻在頸支腋之閒下不勝其上其應善痠

鼠瘻在頸支腋之閒在頸上而連腋下也鼠瘻膽木上逆之病膽木逆則肝木必陷下陷不勝其上逆故其應善痠痠者木鬱之所生也

肝脈急甚者爲惡言微急爲肥氣在脇下若覆杯緩甚爲善嘔微緩爲水瘕痺大甚爲內癰善嘔衄微大爲肝痺陰縮欬引小腹小甚爲多飲微小爲消癉滑甚爲㿗疝微滑爲遺溺

濇甚爲溢飲微濇爲瘈瘲筋痺

難經肝之積曰肥氣在左脇下如覆杯

脾脈急甚爲瘈瘲微急爲膈中食飲入而還出後沃沫緩甚爲痿厥微緩爲風痿四支不用心慧然若無病大甚爲擊仆微大爲疝氣腹裏大膿血在腸胃之外小甚爲寒熱微小爲消癉滑甚爲㿗癃微滑爲蟲毒蛕蝎腹熱濇甚爲腸㿗微濇爲內㿗多下膿血

膈中卽饐膈也後沃沫飲食吐後多吐涎沫也擊仆中風昏迷若被擊而顛仆也蟲毒蛕蝎蚘蟯之屬也腸㿗腸聚也內㿗內積也

腎脈急甚爲骨癲疾微甚爲沈厥奔豘足不收不得前後緩甚爲折脊微緩爲洞洞者食不化下嗌還出大甚爲陰痿微大爲石水起臍以下至小腹腄腄然上至胃脘死不治小甚爲洞泄微小爲消癉滑甚爲癃㿗微滑爲骨痿坐不能起起則目無所見濇甚爲大癰微濇爲不月沈痔

骨癲疾者腎主骨水旺而木陷故脈急而病癲也沈厥腎水寒陷而四支厥冷也奔豘風木奔衝若驚豚也腎脈貫脊緩甚爲折脊土剋水也腄腄積水下垂貌洞泄泄之甚者嘔泄之極皆謂之洞空也沈痔木陷而肛腫也

黃帝曰病之六變者刺之奈何岐伯答曰諸急者多寒緩者多熱大者多氣少血小者氣血皆少滑者陽氣盛微有熱濇者多血少氣微有寒是故刺急者深內而久留之刺緩者淺

內而疾發鍼以去其熱刺大者微寫其氣無出其血刺滑者疾發鍼而淺內之以寫其陽氣而去其熱刺濇者必中其脈隨其逆順而久留之必先按而循之已發鍼疾按其痏無令其血出以和其脈諸小者陰陽形氣俱不足勿取以鍼而調以甘藥也

濇爲少血曰刺濇者無令其血出血少可知此曰多血字誤也

黃帝問於岐伯曰首面與身形也屬骨連筋同血合氣耳天寒則裂地凌冰其卒寒或手足懈惰然而其面不衣何也岐伯答曰十二經脈三百六十五絡其血氣皆上於面而走空竅其精氣上走於目而爲睛其別氣走於耳而爲聽其宗氣

上出於鼻而爲息其濁氣出於胃走脣舌而爲味其氣之津液皆上熏於面而皮又厚其肉堅故天氣甚寒不能勝之也

空竅七竅也

病本

先病而後逆者治其本先逆而後病者治其本先寒而後生病者治其本先病而後生寒者治其本先病而後泄者治其本先泄而後生他病者治其本必且調之乃治其他病先熱而後生病者治其本先病而後生中滿者治其標先中滿而後煩心者治其本大小便利治其本大小便不利治其標先大小便不利而後生他病者治其本人有客氣有同氣病發而有餘本而標之先治其本後治其標病發而不足標而本

之先治其標後治其本謹察間甚以意調之間者并行甚者獨行

此與素問標本病傳論同

病傳

黃帝曰余受九鍼於夫子而私覽於諸方或有導引行氣喬摩灸熨刺焫飲藥之一者可獨守耶將盡行之乎岐伯曰諸方者衆人之方也非一人之所盡行也黃帝曰此乃所謂守一勿失萬物畢者也今余已聞陰陽之要虛實之理傾移之過可治之屬願聞病之變化淫傳絕敗而不可治者可得聞乎 喬蹻同 焫音銳

衆人之方非一人之所盡行言衆人各有所長非一人之所能盡用也守一勿失則殊途同歸故萬物畢

岐伯曰要乎哉問道昭乎其如日醒窘乎其如夜瞑能被而服之神與俱成畢將服之神自得之生神之理可著於竹帛不可傳於子孫黃帝曰何謂日醒岐伯曰明於陰陽如惑之解如醉之醒黃帝曰何謂夜瞑岐伯曰瘖乎其無聲漠乎其無形折毛發理正氣橫傾淫邪泮衍血脈傳溜大氣入藏腹痛下淫可以致死不可以致生

道之光明昭乎其如日醒道之幽微窘乎其如夜瞑畢終也服習也服習之久故神自得之生神之理可著於竹帛不可傳於子孫言淫傳絕敗之義至顯而至晦也日醒者哲人明於陰陽如惑之解如醉之醒也夜瞑者不知陰陽

失於保護邪之中人瘖而無聲漠而無形折毫毛而發腠理正氣橫傾傾敗也淫邪泮溢游衍血脈傳溜不停大氣入藏腹痛下淫淫泆可以致死不可致生也

黃帝曰大氣入藏奈何岐伯曰病先發於心一日而之肺三日而之肝五日而之脾三日不已死冬夜半夏日中

冬夜半水旺火敗也夏日中火勝無制也

病先發於肺三日而之肝一日而之脾五日而之胃十日不已死冬日入夏日出

冬日入金旺水生也夏日出木旺火生也

病先發於肝三日而之脾五日而至胃三日而至腎三日不已死冬日入夏蚤食

冬日入金旺木刑也夏蚤食火旺木虛也

病先發於脾一日而之胃二日而之腎三日而之膂膀胱十日不已死冬人定夏晏食

夾脊之肉曰膂膀胱之經所行也冬人定水旺侮土也夏晏食金旺土虛也

病先發於胃五日而之腎三日而之膂膀胱五日而上之心二日不已死冬夜半夏日昳（昳音迭）

冬夜半水旺侮土也夏日昳土旺溼生也（日昃日昳）

病先發於腎三日而之膂膀胱三日而上之心三日而之小腸三日不已死冬大晨夏晏晡

冬大晨火生水死也夏晏晡土旺水刑也（申時日晡）

病先發於膀胱五日而之腎一日而之小腸一日而之心二日不已死冬鷄鳴夏下晡

冬鷄鳴水旺無制也夏下晡土旺水刑也（下晡申後）

諸病以次相傳如是者皆有死期不可刺也間一藏及二三四藏者乃可刺也

此與素問標本病傳論大略相同

手太陰氣絕則皮毛焦太陰者行氣溫於皮毛者也故氣不榮則皮毛焦皮毛焦則津液去皮節津液去皮節者則爪枯毛折毛折者則毛先死丙篤丁死火勝金也

肺主皮毛肺氣絕則毛先死皮節難經作皮節傷肺藏氣氣化津津枯皮槁故焦卷如竹節也

足厥陰氣絕則筋絕厥陰者肝脈也肝者筋之合也筋者聚於陰器而脈絡於舌本故脈弗榮則筋急筋急則引舌與卵故脣青舌卷卵縮則筋先死庚篤辛死金勝木也

肝主筋肝氣絕則筋先死

足太陰氣絕則脈不榮其脣舌脣舌者肌肉之本也脈不榮則肌肉輭肌肉輭則舌萎人中滿人中滿則脣反脣反者肉先死甲篤乙死木勝土也

脾主肉脾氣絕則肉先死

足少陰氣絕則骨枯少陰者冬脈也伏行而濡骨髓者也故骨不濡則肉不能著也骨肉不相親則肉輭卻肉輭卻故齒長而垢髮無澤髮無澤者骨先死戊篤己死土勝水也

腎主骨腎氣絕則骨先死

手少陰氣絕則脈不通脈不通則血不流血不流則髮色不澤故其面黑如漆柴者血先死壬篤癸死水勝火也

心主脈心氣絕則血先死

五陰氣俱絕則目系轉轉則目運目運者為志先死志先死者則遠一日半死矣

五陰五藏也

六陽氣俱絕則陰與陽相離離則腠理發泄絕汗乃出故旦占夕死夕占旦死（以上七段舊誤在經脈）

六陽六府也絕汗難經大如貫珠轉出不流是也

淫邪發夢

黃帝曰願聞淫邪泮衍奈何岐伯曰正邪從外襲內而未有定舍反淫於藏不得定處與營衛俱行而魂魄飛揚使人臥不得安而善夢氣淫於府則有餘於外不足於內氣淫於藏則有餘於內不足於外黃帝曰有餘不足有形乎岐伯曰陰氣盛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盛則夢大火而燔焫陰陽俱盛則夢相殺上盛則夢飛下盛則夢墮甚飢則夢取甚飽則夢予肝氣盛則夢怒肺氣盛則夢恐懼哭泣飛揚心氣盛則夢善笑恐畏脾氣盛則夢歌樂身體重不舉腎氣盛則夢腰脊兩解不屬凡此十二盛者至而寫之立已厥氣客於心則夢見邱山煙火客於肺則夢飛揚見金鐵之奇物客於肝則夢山林樹木客於脾則夢邱陵大澤壞屋風雨客於腎則夢

臨淵沒居水中客於膀胱則夢遊行客於胃則夢飲食客於大腸則夢田野客於小腸則夢聚邑衝衢客於膽則夢鬬訟自刳客於陰器則夢接內客於項則夢斬首客於脛則夢行走而不能前及居深地窌苑中客於股肱則夢禮節拜起客於胞䐈則夢溲便凡此十五不足者至而補之立已也

本氣盛則自能爲夢本氣虛則厥氣客之而後爲夢總由外邪之內襲也

順氣一日分爲四時

黃帝曰夫百病之所始生也必起於燥溼寒暑風雨陰陽喜怒飲食居處氣合而有形得藏而有名余知其然也夫百病者多以旦慧晝安夕加夜甚何也岐伯曰四時之氣使然黃帝曰願聞四時之氣岐伯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是氣之常也人亦應之以一日分爲四時朝則爲春日中爲夏日入爲秋夜半爲冬朝則人氣始生病氣衰故旦慧日中人氣長長則勝邪故安夕則人氣始衰邪氣始生故加夜半人氣入藏邪氣獨加於身故甚也黃帝曰其時有反者何也岐伯曰是不應四時之氣藏獨主其病者是必以藏氣之所不勝時者甚以其所勝時者起也黃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順天之時而病可與期順者爲工逆者爲粗黃帝曰善

人氣陽氣也即衛氣也

雜病

厥挾脊而痛者至頂頭沈沈然目䀮䀮然腰脊強取足太陽

膕中血絡厥胸滿面腫脣漯漯然暴言難甚則不能言取足陽明厥氣走喉而不能言手足清大便不利取足少陰厥而腹嚮嚮然多寒氣腹中穀穀便溲難取足太陰䀮音荒穀音斛

足太陽膕中血絡委中穴也脣漯漯然縱緩不收也腹嚮嚮然多寒氣腹中穀穀中寒土溼水穀不消滯氣鬱勃也

嗌乾口中熱如膠取足少陰喉痺不能言取足陽明能言取手陽明齒痛不惡清飲取足陽明惡清飲取手陽明聾而不痛取足少陽聾而痛者取手少陽衄而不止衃血流取足太陽衃血取手太陽不已刺宛骨下不已刺膕中出血

清飲冷飲也衃血血塊也宛骨耳後高骨也

瘧不渴間日而作取足陽明渴而日作取手陽明中熱而喘

取足少陰膕中血絡氣逆上刺膺中陷者與胸下動脈喘以
草刺鼻嚏嚏而已無息而疾迎引之立已大驚之亦可已喜
怒而不欲食言益少刺足太陰怒而多言刺足少陽
足少陰膕中血絡陰谷穴也胸下動脈手太陰之中府也
無息而疾迎引之閉口無息而疾迎引之於鼻竅使之嚏
出也
顑痛刺手陽明與顑之盛脈出血顑痛刺足陽明曲周動脈
見血立已不已按人迎於經立已項痛不可俛仰刺足太陽
不可以顧刺手太陽
足陽明曲周動脈即頰車也以其周繞曲頰而名人迎足陽明動脈
心痛引腰脊欲嘔取足少陰心痛引背不得息刺足少陰不

已取手少陽心痛當九節刺之已刺按之立已不已上下求
之得之立已心痛但短氣不足以息刺手太陰心痛腹脹嗇
嗇然大便不利取足太陰心痛引小腹滿上下無常處便溲
難刺足厥陰
足少陰脈貫腰脊心痛引腰脊背者水剋火也刺足少陰
以寫水取手少陽以益火當九節刺之督脈之懸樞也上
下求之上求之脊中下求之命門也心痛腹脹嗇嗇然大
便不利脾土溼陷也心痛引小腹滿上下無常處便溲難
肝木遏陷也
腹滿食不化腹嚮嚮然不能大便取足太陰腹滿大便不利
腹大亦上走胸嗌喘息喝喝然取足少陰小腹滿大上走胃
至心淅淅身時寒熱小便不利取足厥陰
腹滿食不化腹嚮嚮然嚮嚮氣不調也不能大便土溼脾鬱也腹
滿大便不利上走胸嗌喘息喝喝者水泛土溼邪衝肺部
也小腹滿大上走胃至心淅淅身時寒熱小便不利肝氣
鬱陷膽氣鬱升乙木不能疏泄水道也
腹痛刺臍左右動脈已刺按之立已不已刺氣街已刺按之
立已腰痛痛上寒取足太陽陽明痛上熱取足厥陰不可以
俛仰取足少陽
臍左右動脈足少陰之肓俞足陽明之天樞也氣街足陽
明穴毛際兩旁動脈也腰痛痛上寒至末與素問刺腰痛
同義詳彼篇

膝中痛取犢鼻以員利鍼發而間之鍼大如氂刺膝無疑痿
厥爲四末束悗乃疾解之日二不仁者十日而知無休病已
止
犢鼻足陽明穴發而間之發鍼而少停也痿厥爲四末束
束其四末令其經氣蓄積而盛大也悗乃疾解之氣鬱生
悗疾解其縛則積氣衝決隧路皆通一日二次不仁者十
日而知爲之無休病已而止也
溫瘧汗不出爲五十九痏風㽷膚脹爲五十七痏取皮膚之
血者盡取之徒㽷先取環谷下三寸以鈹鍼鍼之已刺而筩
之而內之入而復之以盡其㽷必堅來緩則煩悗來急則安
靜間日一刺之㽷盡乃止飲閉藥方刺之時徒飲之方飲無

食方食無飲百三十五日癘風者素刺其腫上已刺以銳鍼
鍼其處按出其惡血腫盡乃止常食方食無食他食著痺不
去久寒不已卒取其三里骨爲幹轉筋於陽治其陽轉筋於
陰治其陰皆焠刺之疢音水

溫瘧汗不出爲五十九痏風疢膚脹爲五十七痏卽素問
水熱穴論熱俞五十九穴水俞五十七穴也疢水病也環
谷意卽足少陽之環跳也已刺而筩之而內之入而復之
以盡其疢刺後以細筩內入頻復吸取以盡其水也飲閉
藥收斂封閉之藥恐寫其氣也三里足陽明穴轉筋於陽
股外也治其陽經也轉筋於陰股裏也治其陰陰經也
焠刺燒鍼也

飧泄補三里之上補陰陵泉皆久留之熱行乃止腸中不便
取三里盛寫之虛補之腹中常鳴氣上衝胸喘不能久立邪
在大腸刺肓之原巨虛上廉三里小腹控睾引腰脊上衝心
邪在小腹者連睾系屬於脊貫肝肺絡心系氣盛則厥逆上
衝腸胃熏肝散於肓結於臍故取之肓原以散之刺太陰以
予之取厥陰以下之取巨虛下廉以去之按其所過之經以
調之善嘔嘔有苦長太息心中澹澹恐人將捕之邪在膽逆
在胃膽液泄則口苦胃氣逆則善嘔故曰嘔膽取三里以下
胃氣逆刺少陽血絡以閉膽逆却調其虛實以去其邪飲食
不下膈塞不通邪在胃脘在上脘則抑而下之在下脘則散
而去之小腹痛腫不得小便邪在三焦約取之太陽大絡視

其絡脈與厥陰小絡結而血者腫上及胃脘取三里以上二段舊誤在四時氣

三陰之上意卽足太陰之三陰交也陰陵泉亦足太陰穴
皆久留之陽回則熱行而泄止矣腸中不便氣不舒也大
腸與肺爲表裏腹中常鳴大腸陷而肝氣鬱也腸陷則肺
逆故氣上衝胸喘不能久立其根緣邪在大腸也九鍼十
二原肓之原出於脖胦卽任脉之下氣海也巨虛上廉足
陽明穴本輸大腸屬上謂上廉也若小腹前控睾丸後引
腰脊上衝於心是邪在小腸者其脈連睾系屬於脊貫肝
肺絡心系其氣盛則厥逆而升上衝腸胃熏肝肺下散於
肓而結於臍小腸病則下陷其散於肓結於臍者小腸之邪其厥逆而上者是心肺之邪以其脈貫肺

而絡心也故取之肓原以散之與大腸同法刺太陰以予之其脈貫肺故補手太陰取厥陰以下之其脈貫肝故取足厥陰以下膽逆取巨虛下廉以去
之本輸小腸屬下謂下廉也按其所過之經以調之謂睾
脊肝肺心系諸處也善嘔而有苦味長太息心中憺憺虛
怯恐人將捕之是邪在膽而逆在胃也膽木化氣於相火
膽液泄則口苦上炎作苦胃以戊土而主降胃氣逆則善嘔嘔
者胃氣上逆阻膽經下行之路甲木鬱升而賊戊土受盛
失職則生嘔吐故曰嘔膽嘔膽者嘔緣於膽木也取三里
以下胃氣刺足少陽之血絡以閉膽逆卻調其虛實以去
其邪也若飲食不下膈中閉塞不通是陽明上逆邪在胃
脘也其在上脘則抑而下之其在下脘則散而去之在下脘者

根原寒水逕土若小腹痛腫不得小便是邪在三焦約而不閉也本輸三焦者入絡膀胱約下焦實則閉癃取之足太陽之大絡飛揚穴也與足厥陰之小絡結而血者亦取之肝主疏泄也若其腫上及胃脘則取三里兼泄陽明也

氣滿胸中喘息取足太陰大指之端去爪甲如韭葉寒則留之熱則疾之氣下乃止心疝暴痛取足太陰厥陰盡刺去其血絡喉痺舌卷口中乾煩心心痛臂內廉痛不可及頭取手小指次指爪甲下去端如韭葉風痙身反折取太陽膕中血絡出血中有寒刺三里癃取之陰蹻及三毛上血絡出血男子如蠱女子如怚身體腰脊如解不欲飲食先取涌泉出血視跗上盛者盡見血也此段舊誤在熱病

足太陰大指之端隱白也手小指次指手少陽之關衝也太陽膕中委中也陰蹻足少陰之照海也三毛上足厥陰之大敦也蠱惑也怚疑也跗上盛者足陽明之衝陽也

偏枯身偏不用而痛言不變志不亂病在分腠之間巨鍼取之益其不足損其有餘乃可復也痱之爲病也身無痛者四肢不收智亂不甚其言微知可治甚則不能言不可治也此段舊誤在熱病

痱者四肢痿廢不止偏枯也

頸側之動脈人迎人迎足陽明也在嬰筋之前嬰筋之後手陽明也名曰扶突次脈手少陽也名曰天牖次脈足太陽也名曰天柱腋下動脈臂太陰也名曰天府陽逆頭痛胸滿不得息取之人迎暴瘖氣梗取扶突與舌本出血暴聾氣蒙耳目不明取天牖暴攣癇眩足不任身取天柱暴癉內逆肝肺相搏血溢鼻口取天府此爲天牖五部此段舊誤在寒熱病

嬰筋頸筋也

臂陽明有入頄徧齒者名曰大迎下齒齲取之臂惡寒補之不惡寒寫之足陽明有入頄徧齒者名曰角孫在鼻與頄前上齒齲取之方病之時其脈盛則寫之虛則補之刺虛者刺其去也刺實者刺其來也一日取之出鼻外足陽明有挾鼻入於面者名曰懸顱屬口對入繫目本是有過者取之損有餘益不足反者益甚足太陽有通項入於腦者正屬目本名曰眼系在項中兩筋間入腦乃別頭目苦痛取之此段舊誤在寒熱病

頄顴也手陽明脈有入頄徧齒者出於足陽明之大迎脈入下齒故下齒齲取之足陽明脈有入頄徧齒者出於手少陽之角孫在鼻與頄前脈入上齒故上齒齲取之一曰取之出鼻外手陽明之禾髎迎香也足陽明脈有挾鼻入於面者出於足少陽之懸顱屬口對入而繫目本上下口目之閒視其有過者取之足太陽有通於項而入於腦者正屬目本名曰眼系其脈在項中兩筋之閒入於腦而乃別頭目苦痛者取之

陰蹻陽蹻陰陽相交陽入陰陰出陽交於目內眥陽氣盛則瞋目陰氣盛則瞑目目中赤痛從內眥始取之陰蹻目眥外決於面者爲銳眥在內近鼻者爲內眥上爲外眥下爲內眥

陽蹻起足太陽之申脈陰蹻足少陰之照海皆交於目內眥而合於足太陽之睛明脈度陰蹻屬目內眥合於太陽陽蹻而上行陽蹻氣盛則瞋目而不合陰蹻氣盛則瞑目而不開大惑論陽蹻盛則目不瞑陰蹻盛則目閉目赤痛從內眥始者陽蹻盛也取之陰蹻寫陽而補陰也外決於面者眼外角也上目上綱也下目下綱也舊本陰蹻陽蹻七句誤在寒熱病目中赤痛二句誤在熱病目眥外決四句誤在癲狂

靈樞懸解卷八終

靈樞懸解卷九

脹論

昌邑黃元御解

黃帝曰脈之應於寸口如何而脹岐伯曰其脈大堅以濇者脹也黃帝曰何以知藏府之脹也岐伯曰陰為藏陽為府黃帝曰夫氣之令人脹也在於血脈之中耶藏府之內乎岐伯曰三者皆在焉然非脹之舍也黃帝曰願聞脹之舍岐伯曰夫脹者皆在於藏府之外排藏府而郭胸脇脹皮膚故命曰脹

陰為藏脹在內也陽為府脹在外也郭充滿也廓同排藏府而郭胸脇脹皮膚言氣在藏府之外胸脇之間皮膚之內也

黃帝曰藏府之在胸脇腹裏之內也若匣匱之藏禁器也各有次舍異名而同處一域之中其氣各異願聞其故岐伯曰夫胸腹者藏府之郭也膻中者心主之宮城也胃者大倉也咽喉小腸者傳送也胃之五竅者閭里門戸也廉泉玉英者津液之道也故五藏六府各有畔界其病各有形狀營氣循脈衛氣逆為脈脹衛氣並脈循分為膚脹三里而寫近者一下遠者三下無問虛實工在疾寫

一域之中其氣各異言五藏六府同處一域而其病各異也胃之五竅咽門賁門幽門闌門魄門也是皆水穀出入之道故曰胃之五竅閭里門戸閭里之門戸也廉泉玉英

郎玉堂任脈二穴適當咽喉之外是津液之道路也故五藏六府各有畔界其病各有形狀不相同也營氣循脈而行不得逆也衛行脈外旁無界限逆而妄行阻其脈道營氣壅遏則爲脈脹衛氣並脈而行循其所行之分而生壅滿則爲膚脹膚脹者不及於脈也胃爲五藏六府之海鍼其三里而寫之病近者一下（一次）病遠者三下無論虛實工在寫之於早也

黃帝曰願聞脹形岐伯曰夫心脹者煩心短氣臥不安肺脹者虛滿而喘欬肝脹者脇下滿而痛引小腹脾脹者善噦四肢煩悗體重不能勝衣臥不安腎脹者腹滿引背央央然腰髀痛六府脹胃脹者腹滿胃脘痛鼻聞焦臭妨於食大便難

大腸脹者腸鳴而痛濯濯冬日重感於寒則飧泄不化小腸脹者少腹䐜脹引腰而痛膀胱脹者小腹滿而氣癃三焦脹者氣滿於皮膚中輕輕然而不堅膽脹者脇下痛脹口中苦善太息凡此諸脹者其道在一明知逆順鍼數不失寫虛補實神去其室致邪失正眞不可定粗之所敗謂之夭命補虛寫實神歸其室久塞其空謂之良工

央央不快之意心主五臭自入爲焦臭（難經語）鼻聞焦臭胃土不降心火上炎也輕輕虛浮之意凡此諸脹其道在一總因衛氣之逆也眞不可定宗任也

黃帝曰脹者焉生何因而有岐伯曰衛氣之在身也常然並脈循分肉行有逆順陰陽相隨乃得天和五藏更始四時循序五穀乃化厥氣在下營衛留止寒氣逆上眞邪相攻兩氣相搏乃合爲脹也黃帝曰善何以解惑岐伯曰合之於眞三合而得黃帝曰善

衛氣之在身也雖行脈外常然並脈而行循其分肉行有逆順（有順營氣者有逆營氣者以營氣原有逆順也）陽陰相隨（營陰衛陽相隨而行）乃得天和營衛不亂則五藏更始（更迭司令周而復始）四時循序（四時代更循序不亂）而後五穀乃化此衛氣之順者若厥氣在下逆而上行阻格氣道以致營衛留止此皆中氣之敗也土敗水侮寒氣逆上眞邪相攻兩氣相搏結而不散乃合爲脹此衛氣之逆者也解惑解其病之所在而不惑也合之於眞合諸病證於其本氣也三合而得合之血脈藏府三者而得其所

在也

水脹

黃帝問於岐伯曰水與膚脹鼓脹腸覃石瘕石水何以別之岐伯答曰水始起也目窠上微腫如新臥蠶起之狀其頸脈動時欬陰股間寒足脛腫腹乃大其水已成矣以手按其腹隨手而起如水裹之狀此其候也（窠音科）

目窠目下也頸脈足陽明之人迎寒水侮土胃氣上逆故頸脈動甚望而知之也肺氣莫降故時欬足三陰行於股內陰盛於下故陰股間寒（股內爲陰）胃氣不能下行故足脛腫水泛土溼中氣不運故腹乃大也

黃帝曰膚脹何以候之岐伯曰膚脹者寒水客於皮膚之間

藝藝然不堅腹大身盡腫皮厚按其腹窅而不起腹色不變此其候也藝音空窅音夭

藝藝空洞如鼓聲也窅深也

鼓脹如何岐伯曰腹脹身皆大大與膚脹等也色蒼黃腹筋起此其候也

色蒼黃腹筋起青筋肝木剋脾土也木主五色入土爲黃自入爲青蒼青也

腸覃何如岐伯曰寒氣客於腸外與衛氣相搏氣不得營因有所繫癖而內著惡氣乃起瘜肉乃生其始生也大如雞卵稍以益大至其成如懷子之狀久者離歲按之則堅推之則移月事以時行此其候也

氣不得營營行也因有所繫繫戀不消也癖而內著痞結而留著也惡氣乃起滯氣因阻而成積也瘜肉瘀肉也離

歲逾歲也

石瘕何如岐伯曰石瘕生於胞中寒氣客於子門子門閉塞氣不得通惡血當寫不寫衃以留止日以益大狀如懷子月事不以時下皆生於女子可導而下

衃血塊也

黃帝曰膚脹鼓脹可刺耶岐伯曰先寫其脹之血絡刺去其血絡後調其經也

寫其血絡工在疾寫也後調其經虛補而實寫也

黃帝曰脹論言無問虛實工在疾寫近者一下遠者三下今有其三而不下者其過焉在岐伯對曰此言陷於肉肓而中氣穴者也不中氣穴則氣內閉鍼不陷肓則氣不行上越中肉則衛氣相亂陰陽相逐其於脹也當寫不寫氣故不下三而不下必更其道氣下乃止不下復始可以萬全烏有殆者乎其於脹也必審其脈當寫則寫當補則補如鼓應桴惡有不下者乎

一下三下而病去者此言陷於肉肓而中氣穴者也分肉空隙之處謂之肉肓不中氣穴則氣反內閉不陷肉肓則氣不得行上起而中分肉則衛氣相亂陰陽相逐反以益病其於脹也當寫而不寫氣故不下無論虛實工在疾寫者寫其血絡也必審其脈當寫則寫當補則補調其經也此段舊誤在脹論

周痺

黃帝問於岐伯曰周痺之在身也上下移徙隨脈其上下左右相應閒不容空願聞此痛在血脈之間耶將在分肉之間乎何以致是其痛之移也閒不及下鍼其慉痛之時不及定治而痛已止矣何道使然願聞其故岐伯答曰此衆痺也非周痺也黃帝曰願聞衆痺岐伯對曰此各在其處更發更止更居更起以右應左以左應右非能周也更發更休也黃帝曰善刺之奈何岐伯對曰刺此者痛雖已止必刺其處勿令復起慉音觸

慉痛也

黃帝曰善願聞周痺何如岐伯對曰周痺者在於血脈之中隨脈以上隨脈以下不能左右各當其所黃帝曰刺之奈何

岐伯對曰痛從上下者先刺其下以遏之後刺其上以脫之痛從下上者先刺其上以遏之後刺其下以脫之

遏止其流也脫拔其本也

黃帝曰善此痛安生何因而有名岐伯對曰風寒溼氣客於外分肉之間迫切而爲沫沫得寒則聚聚則排分肉而分裂也分裂則痛痛則神歸之神歸之則熱熱則痛解痛解則厥厥則他痺發發則如是此內不在藏而外未發於皮獨居分肉之間眞氣不能周故命曰周痺故刺痺者必先切循其下之六經視其虛實及大絡之血結而不通及虛而脈陷空者而調之熨而通之其瘈堅轉引而行之黃帝曰善余已得其意矣亦得其事矣

瘈筋急也堅筋鞕也

上膈

黃帝曰氣爲上膈者飲食入而還出余已知之矣蟲爲下膈下膈者日晬時乃出余未得其意願卒聞之岐伯曰喜怒不適飲食不節寒溫不時則寒汁流於腸中流於腸中則蟲寒蟲寒則積聚守於下管腸胃充郭衛氣不營邪氣居之人食則蟲上食蟲上食則下管虛下管虛則邪氣勝之積聚已留留則癰成癰成則下管約其癰在管內者卽爲痛深其癰在外者則癰外而痛浮癰上皮熱黃帝曰刺之奈何岐伯曰微按其癰視氣所行先淺刺其旁稍內益深還而刺之無過三行察其沈浮以爲深淺已刺必熨令熱入中日使熱內邪氣益衰大癰乃潰伍以參禁以除其內恬憺無爲乃能行氣後以鹹苦化穀乃下矣 晬音醉管脘同郭廓同憺音淡

上膈卽噎膈下膈卽反胃也晬時周時反胃之家胷寒脾溼飲食不化下竅約結無入二腸之路旣不下行故久之而上吐也蟲生於木土溼木鬱是以蟲化蟲溫則動寒則靜飲食寒冷寒汁下流蟲寒不動則積聚之寒溼守於下管充廓腸胃之中衛氣不得營運於內但有邪氣居之卽寒溼積聚人食下則蟲得溫氣而上食下管空虛邪氣愈勝積聚留結因而癰成癰成則下管閉塞是以食不下行而上吐也淺刺其旁寫其標也還而刺之拔其本也伍以參禁飲食起居之際參伍爲禁以爲調攝也後以鹹苦之味化其下焦之凝寒穀乃下行嘔吐不作也

憂恚無言

黃帝問於少師曰人之卒然憂恚而言無音者何道之塞何氣出行使音不彰願聞其方少師答曰咽喉者水穀之道也喉嚨者氣之所以上下者也會厭者音聲之戶也口脣者音聲之扇也舌者音聲之機也懸雍垂者音聲之關也頏顙者分氣之所泄也橫骨者神氣所使主發舌者也故人之鼻洞涕出不收者頏顙不開分氣失也是故厭小而薄則發氣疾其開闔利其出氣易其厭大而厚則開闔難其出氣遲故重言也人卒然無音者寒氣客於厭則厭不能發發不能下至則開闔不致故無音黃帝曰刺之奈何少師曰足之少陰上

繫於舌絡於橫骨終於會厭兩寫其血脈濁氣乃辟會厭之脈上絡任脈取之天突其厭乃發也

咽在後是謂咽喉水穀之道也喉在前是謂喉嚨氣之所以上下者也會厭在喉嚨之間主司開闔分別食氣發揚音聲是音聲之戶也口脣者啟閉攸賴是音聲之扇也舌者動止所存是音聲之機也懸雍下垂者喉上重舌是音聲之關也頏顙者喉之上管通乎鼻竅是分氣之所泄也橫骨者喉上軟骨是神氣所使主發舌者也故人之鼻竅空洞涕出不收者是其頏顙不開分氣失也咽喉之氣分別於此是謂分氣風閉皮毛肺鬱莫泄分氣衝逆淫蒸鼻竅而爲清涕則曰鼻洞頏顙不開者旁無透竅是以分氣

失其升降之恆也有升無降音聲發揚全在會厭厭小而薄則開闔利而出氣易厭大而厚則開闔難而出氣遲故重言也重言者語言蹇澀而重複也卒然無音者寒氣客於會厭則會厭不能發聲發而不能下至舊所則開闔失職故無聲音刺法足少陰上繫於舌絡於橫骨終於會厭左右兩寫其血脈濁氣乃辟辟者開也會厭之脈上絡任脈取之任脈之天突其厭乃發發則聲出矣

癲狂

癲疾始生先不樂頭重痛視舉目赤甚作極已而煩心候之於顏取手太陽陽明太陰血變而止

陰盛則癲病在肺腎金水旺也陽盛則狂病在肝心木火旺也而皆緣土溼土氣燥運則四維不病也心主喜肝主怒腎主恐肺主悲先不樂水勝火也頭重痛濁氣上逆也視舉瞳子高也目赤火刑肺也甚者發作之極已而煩心君火失根而上逆也顏庭也天庭取手太陽支正小海手陽明偏歷溫溜手太陰太淵列缺寫其血中之邪血色變而止

癲疾始作而引口啼呼喘悸者候之手陽明太陽左強者攻其右右強者攻其左血變而止

啼者肺之聲也呼者肝之聲也喘者肺氣逆也悸者心下動也癲狂之病皆生驚悸膽木失根驚悸乃作實則爲狂虛則爲癲也左強攻右右強攻左所謂繆刺也

癲疾始作先反僵因而脊痛候之足太陽陽明太陰手太陽血變而止

反僵脊痛足太陽行身之背其脈急也取足太陽之委陽飛陽僕參金門太陽寒水泛濫脾胃二土必溼取足陽明之三里解谿足太陰之隱白公孫泄其溼也取手太陽者丙火化氣於寒水足太陽之上源也

治癲疾者常與之居察其所當取之處病至視之有過者寫之置其血於瓠壺之中至其發時血獨動矣不動灸窮骨二十壯窮骨者骶骨也

瓠瓠盧壺酒器也以瓠盧爲壺也骶骨尾骶骨督脈之長強也

骨癲疾者顑齒諸腧分肉皆滿而骨居汗出煩悗嘔多沃沫

氣下泄不治顑音坎

鬢旁曰顑顑齒諸腧分肉皆滿邪氣充塞也骨居形肉脫骨獨居也嘔多沃沫胃敗而氣逆也氣下泄脾敗而氣陷也是以不治

筋癲疾者身卷攣急大刺項大經之大杼脈嘔多沃沫氣下泄不治

身卷攣筋縮急也急大脈弦浮也項大經之大杼脈足太陽穴也

脈癲疾者暴仆四肢之脈皆脹而縱脈滿盡刺之出血不滿灸之挾項太陽灸帶脈於腰相去三寸諸分肉本輸嘔多沃沫氣下泄不治癲疾疾發如狂者死不治

脈滿者邪盛故刺之不滿者正虛故灸之挾項太陽足太陽之天柱大杼帶脈足少陽穴少陽行於兩脇其穴與腰相去三寸是皆宜灸之穴及諸分肉本輸之不滿者悉宜灸之癲疾發作如狂者陽根盡脫升泄無歸故死不治

狂始生先自悲也喜忘苦怒善恐者得之憂飢治之取手太陰陽明及取足太陰陽明血變而止

取手足太陰陽明泄其淫也

狂始發少臥不飢自高賢也自辯智也自尊貴也善罵詈日夜不休治之取手陽明太陽太陰舌下少陰視之盛者皆取之不盛者釋之也

舌下任脈之廉泉也少陰手少陰之神門少衝也

狂言驚善笑好歌樂妄行不休者得之大恐治之取手陽明太陽太陰

恐傷腎氣君相失根故病驚狂笑歌

狂目妄見耳妄聞善呼者少氣之所生也治之取手太陽太陰陽明足太陰頭兩顑

肝主呼驚呼不寧者肝氣怯少也

狂者多食善見鬼神善笑而不發於外者得之有所大喜治之取足太陰太陽陽明後取手太陰太陽陽明

大喜傷心君相升泄則善笑

狂而新發未應如此者先取曲泉左右動脈及盛者見血有頃已不已以法治之灸骶骨二十壯

曲泉足厥陰穴

厥病

厥頭痛面若腫起而煩心取之足陽明太陰厥頭痛貞貞頭重而痛寫頭上五行行五先取手少陰後取足少陰厥頭痛頭脈痛心悲喜泣視頭動脈反盛者盡刺去血後調足厥陰厥頭痛意善忘按之不得取頭面左右動脈後取足太陰厥頭痛頭痛甚耳前後脈湧有熱寫出其血後取足少陽厥頭痛項先痛腰脊爲應先取天柱後取足太陽頭半寒痛先取手少陽陽明後取足少陽陽明眞頭痛頭痛甚腦盡痛手足寒至節死不治頭痛不可取於腧者有所擊墮惡血在於內若內傷痛未已可則刺不可遠取也頭痛不可刺者大痺爲

惡日作者可令少愈不可已

氣逆曰厥平人清升濁降頭上淸虛故痛不作頭痛濁氣之上逆也故名曰厥取足陽明太陰者寫脾溼而降胃逆也員員頭運之象頭上五行行五者熱病五十九俞之穴義詳素問水熱穴論先取手少陰後取足少陰交濟水火使之淸升而濁降也肺主悲心悲善泣肺金侮心火也頭上動脈兩頷兩頰耳前諸動脈也義見素問三部九候論後調足厥陰肝藏血其脈會於巔也意善忘君火上逆而失藏也耳前後脈湧有熱足少陽脈循耳前後下行相火上逆故其脈上湧而有熱也眞頭痛腦痛節寒水凌土敗（脾主四肢脾敗故手足寒至節）陰邪上塡於陽位也則刺則而刺之破其

惡血也不可刺者不可刺愈以其大痺爲惡日日發作者但可令其少愈不能全已也

耳鳴取耳前動脈耳聾無聞取耳中耳鳴取手中指爪甲上左取右右取左先取手後取足耳聾取手小指次指爪甲上與肉交者先取手後取足耳痛不可刺者耳中有膿若有乾耵聹耳無聞也

耳前動脈手少陽之耳門也耳中手太陽之聽宮也手中指爪甲上手厥陰之中衝也手小指次指爪甲上與肉交者手少陽之關衝也耵聹耳垢也垢塞耳竅以致無聞當以法去之未可以刺愈也耳病亦緣濁氣上逆故謂之厥病（耵聹音丁甯）

厥心痛與背相控善瘛如從後觸其心傴僂者腎心痛也先取京骨崑崙發鍼不已取然骨厥心痛腹脹胸滿心尤痛甚胃心痛也取之大都太白厥心痛痛如以錐鍼刺其心心痛甚者脾心痛也取之然谷太谿厥心痛色蒼蒼如死狀終日不得太息肝心痛也取之行間太衝厥心痛臥若徒居心間痛動作痛益甚色不變肺心痛也取之魚際太淵眞心痛心痛甚手足淸至節旦發夕死夕發旦死心痛不可刺者中有盛聚不可取於腧腸中有蟲瘕及蛟蛕皆不可取以小鍼心腸懊憹作痛腫聚往來上下行痛有休止腹熱喜渴涎出者是蛟蛕也悉腹憹痛形中上者以手聚按而堅持之無令得移以大鍼刺之久持之蟲不動乃出鍼也

控牽引也瘛筋急也傴僂身俛不能仰也京骨崑崙足太陽穴然谷足少陰穴腹脹胸滿胃氣逆也大都太白足太陰穴太谿足少陰穴行間太衝足厥陰穴臥若徒居身無倚著也魚際太淵手太陰穴眞心痛心痛節淸水滅火也中有盛聚積聚盛也悉腹腹脝脹也憹痛懊憹作痛形中上者形自中焦而上衝也言其痛或往來上下而行或自中焦而上行也心痛亦緣濁氣逆上故謂之厥病

足髀不可舉側而取之在樞合中以員利鍼大鍼不可刺轉筋者立而取之可令遂已痿厥者張而取之可令立快也（轉筋者四語舊誤在本輸）

足髀股上骨也側側臥也在樞合中髀樞中也轉筋者必

股屈故立而取之痿厥者必足卷故張而取之

風痺病不可已者足如履冰時如入湯中煩心頭痛時嘔時悗久則目眩眩已汗出股脛淫濼悲以喜恐短氣不樂不出三年死也濼音鹿又音洛

股脛淫濼汗常出也

寒熱

黃帝問於岐伯曰寒熱瘰癧在於頸腋者皆何氣使生岐伯曰此皆鼠瘻寒熱之毒氣留於脈而不去者也黃帝曰去之奈何岐伯曰鼠瘻之本皆在於藏其末上出於頸腋之間其浮於脈中而內未著於肌肉而外爲膿血者易去也黃帝曰去之奈何岐伯曰請從其本引其末可使衰去而絕其寒熱

審按其道以予之徐往徐來以去之其小如麥者一刺知三刺而已黃帝曰決其死生奈何岐伯曰反其目視之其中有赤脈上下貫瞳子見一脈一歲死見一脈半一歲半死見二脈二歲死見二脈半二歲半死見三脈三歲死見赤脈不下貫瞳子可治也

足少陽膽經下缺盆貫胸膈而行脇肋甲木化氣相火經氣上逆相火鬱閉則生寒熱筋脈壅腫則生瘰癧瘰癧穿漏久而不瘳則爲鼠瘻少陽與厥陰同氣少陽之上逆者厥陰必病下陷女子經遲血瘀多生此證是雖肝膽之證而根原脾胃陽虛溼旺脾陷胃逆是其得病之由來也皆在於藏在肝脾也肝脾爲本膽胃爲標其末上出於頸腋之間足少陽之經病之標也請從其本引其末者從厥陰以引少陽也

寒熱病

皮寒熱者不可附席毛髮焦鼻槁腊不得汗取三陽之絡以補手太陰肌寒熱者肌痛毛髮焦而脣槁腊不得汗取三陽於下以去其血補足太陰以出其汗骨寒熱者病無所安汗注不休齒未槁取其少陰於陰股之絡齒已槁死不治骨厥亦然

肺主皮皮寒熱者肺病也乾肉曰腊脾主肉肌寒熱者脾病也腎主骨骨寒熱者腎病也取少陰於陰股之絡足少陰行於股內之後廉也齒骨之餘齒槁則骨枯而腎絕故死不治

骨痺舉節不用而痛汗注煩心取三陰之經補之厥痺厥氣上及腹取陰陽之絡視主病者寫陽補陰經也熱厥取足太陰少陽皆留之寒厥取足陽明少陰於足皆留之振寒洒洒鼓頷不得汗出腹脹煩悗取手太陰舌縱涎下煩悗取足少陰

視主病者主病之絡也素問厥論厥之寒熱者何也故寒熱諸病多厥證

風逆暴四肢腫身漯漯唏然時寒飢則寒飽則善變取手太陰表裏足少陰陽明之經肉清取榮骨清取井經也厥逆爲病足暴清胸若將裂腸若將以刀切之煩而不能食脈大小

皆濇煖取足少陰濇取足陽明濇則補之温則寫之厥逆腹脹滿腸鳴胸滿不得息取之下胸二脇欬而動手者與背腧以手按之立快者是也內閉不得溲刺足少陰太陽與骶上以長鍼氣逆則取其太陰陽明厥陰甚取少陰陽明動者之經也少氣身漯漯也言吸吸也骨痠體重懈惰不能動補足少陰短氣息短不屬動作氣索補足少陰去血絡也漯音累唏音希

風逆厥風而病厥逆也身漯漯懈倦不收也唏然時寒時而抽息寒噤也飽則善變生他證也取手太陰表裏手太陰與手陽明為表裏也肉濇肉寒也煖熱也煖取足少陰寫火而補水也濇取足陽明寫陰而補陽也濇則補之温則寫之補陽而寫火也取之下胸二脇欬而動手者胸下

兩脇之間欬嗽而脈動於手者足厥陰之章門期門也與背腧足太陽之背腧以手按之立快者是其腧穴也內閉不得溲刺足少陰湧泉築賓也足太陽委陽飛陽僕參金門也骶上尾骶骨上督脈之長强也氣逆則取太陰隱白公孫也陽明三里解谿也厥陰章門期門也甚則取少陰陽明動者之經少陰之肓腧陰谷太谿陽明之大迎人迎氣街衝陽皆動脈也言吸吸聲音不續也動作氣索氣力虛乏索然無餘也此段舊誤在癲狂

身有所傷血出多及中風寒若有所墮墜四肢懈惰不收名曰體惰取其小腹臍下三結交三結交者陽明太陰臍下三寸關元也病注下血取曲泉

關元任脈穴在臍下三寸三結交者任脈與陽明太陰同結於臍下三寸關元之穴是三氣之所交會也病注下血風木陷泄也曲泉足厥陰穴病注下血句舊誤在厥論

刺諸熱者如以手探湯刺寒清者如人不欲行脹取三陽飧泄取三陰陰有陽疾者取之下陵三里正往無殆氣下乃止不下復始也病高而內者取之陰之陵泉疾高而外者取之陽之陵泉也

熱氣慓悍易得故鍼欲疾發如以手探湯者出之疾也寒氣凝澀難致故鍼欲遲留如人不欲行者留之遲也脹取三陽陽氣虛也飧泄取三陰陰氣旺也陰有陽疾陰分而有陽疾也下熱下陵三里足陽明穴氣下氣退也陰陵泉足

太陰穴陽陵泉足少陽穴此段舊誤在九鍼十二原

四時之變寒暑之勝重陰必陽重陽必陰故陰主寒陽主熱寒甚則熱熱甚則寒故曰寒生熱熱生寒此陰陽之變也故曰冬傷於寒春生癉熱春傷於風夏生後泄腸澼夏傷於暑秋生痎瘧秋傷於溼冬生欬嗽是謂四時之序也

癉熱即温病也冬傷於寒春必温病諸義詳見素問陰陽應象諸論此段舊誤在論疾診尺

春取絡脈夏取分腠秋取氣口冬取經腧凡此四時各以時為齊絡脈治皮膚分腠治肌肉氣口治筋脈經腧治骨髓

熱病

熱病先膚痛窒鼻充面取之皮以第一鍼五十九苛軫鼻索

皮於肺不得索之火火者心也

肺主皮開竅於鼻膚痛窒鼻充面此肺病也故取之皮以第一鍼五十九刺若苛惹見於軫鼻之間（軫枕同卽頭後枕骨）則索皮於肺不得宜索之火此必是心火上炎而刑肺金也

熱病先身濇倚而熱煩悗脣口嗌乾取之脈以第一鍼五十九刺膚脹口乾寒汗出索脈於心不得索之水水者腎也

身體燥濇傾倚無力熱而煩悗脣口嗌乾此脈病也故取之脈以第一鍼五十九刺若膚脹口乾身寒汗出則索脈於心不得宜索之水此必是腎水泛濫而刑心火也

熱病身重骨痛耳聾而好瞑取之骨以第四鍼五十九刺骨病不食齧齒耳淸索骨於腎不得索之土土者脾也

身重骨痛耳聾而好瞑是骨病也故取之骨以第四鍼五十九刺骨若病不食齧齒耳靑則索骨於腎不得宜索之土此必是脾土堙鬱而刑腎水也

熱病嗌乾多飮善驚臥不能起取之膚肉以第六鍼五十九目眥靑索肉於脾不得索之木木者肝也

嗌乾多飮善驚臥不能起此肉病也故取之膚肉以第六鍼五十九若目眥靑則索肉於脾不得宜索之木此必是肝木抑遏而刑脾土也

熱病面靑腦痛手足躁取之筋間以第四鍼於四逆筋躄目浸索筋於肝不得索之金金者肺也

面靑腦痛手足躁此筋病也故取之筋間以第四鍼於四逆（四肢厥逆）若筋躄目浸（眼淚浸淫）則索筋於肝不得宜索之金此必是肺金橫塞而刑肝木也

熱病數驚瘈瘲而狂取之脈以第四鍼急寫有餘者癲疾毛髮去索血於心不得索之水水者腎也

瘈筋急瘲筋緩餘義同上文（瘈音熾瘲音縱）

熱病頭痛顳顬目瘳脈痛善衄厥熱病也取之以第三鍼視有餘不足熱病體重腸中熱取之以第四鍼於其腧及下諸指間索氣於胃絡得氣也熱病挾臍急痛胸脇滿取之湧泉與陰陵泉以第四鍼鍼嗌裏

顳顬卽鬢骨位當足少陽之腦空目瘳脈痛目系急縮抽掣作痛也厥熱病者邪熱上逆之病也於其腧者體重取

脾腧之太白腸熱取腸腧之三間也及下諸指間謂足經諸指之穴也索氣於胃絡得氣者陽明之絡曰豐隆別走太陰故索之於此而得脾氣也足少陰太陰之脈自足走胸挾臍上行故挾臍急痛胸脇滿取足少陰之湧泉與足太陰之陰陵泉足少陰太陰之脈皆上絡咽喉故鍼嗌裏嗌裏者任脈之廉泉也

熱病三日而氣口靜人迎躁者取之諸陽五十九刺以寫其熱而出其汗實其陰以補其不足者身熱甚陰陽皆靜者勿刺也所謂勿刺者有死徵也其可刺者急取之不汗出則泄

氣口靜人迎躁者陰虛而陽盛也故寫其熱而出其汗實其陰以補其虛身熱甚陰陽皆靜者所謂病熱而身脈靜

也素問陰陽應象論語勿刺者以其有死徵也其可刺者而不得汗
出則泄其熱以出其汗

熱病七日八日脈口動喘而短者急刺之汗且自出淺刺手
大指間熱病而汗且出及脈順可汗者取之魚際太淵大都
太白寫之則熱去補之汗出汗出太甚取內踝上橫脈以止
之

七日八日經盡表解之期脈口動喘而短者陰氣非衰熱
欲泄而未能是其汗且自出但須待時耳故急刺之以寫
其熱而出其汗手大指間手太陰之少商也魚際太淵手
太陰穴大都太白足太陰穴寫之則熱去寫其陽也補之
則汗出補其陰也內踝上陷脈足太陰之三陰交也

熱病已得汗出而脈尚躁喘且復熱喘甚者死勿膚刺熱病
七日八日脈不躁躁不散數後三日中有汗三日不汗四日
死未曾汗者勿腠刺之

勿膚腠刺者亦以其有死徵也

熱病已得汗而脈尚躁盛此陰脈之極也死其得汗而脈靜
者生熱病脈尚盛躁而不得汗者此陽脈之極也死脈盛躁
得汗靜者生

陰脈之極陰氣絕也陽脈之極陽氣亢也

熱病七日八日脈微小病者溲血口中乾一日半而死脈代
者一日死熱病不知所痛耳聾不能自收口乾陽熱甚陰頗
有寒者熱在髓死不可治

陽亢陰枯則死

熱病不可刺者有九一日汗不出大顴發赤噦者死二日泄
而腹滿甚者死三日目不明熱不已者死四日老人嬰兒熱
而腹滿者死五日汗不出嘔下血者死六日舌本爛熱不已
者死七日欬而衄汗不出出不至足者死八日髓熱者死九
日熱而痙者死腰折瘛瘲齒噤齘也凡此九者不可刺也齘音介

腰折瘛瘲齒噤齘痙之證也牙閉曰噤切齒曰齘

所謂五十九刺者兩手外內側各三凡十二痏五指間各一
凡八痏足亦如是頭入髮一寸傍三分各三凡六痏更入髮
三寸傍五凡十痏耳前後口下各一項中一凡六痏巔上一

顖會一髮際二廉泉一風池二天柱二

兩手外內側各三外側太陽之少澤少陽之關沖陽明之
商陽內側太陰之少商厥陰之中沖少陰之少衝左右共
十二穴五指間各一太陽之後谿少陽之中渚陽明之三
間少陰之少府手太陰厥陰本節後無穴四經左右共計
八穴足亦如是太陽之束骨少陽之臨泣陽明之陷谷太
陰之太白足厥陰本節後無穴少陰入足心不行於指四
經左右共計八穴頭入髮一寸傍三足太陽之五處承光
通天也左右共六穴更入髮三寸傍五足少陽之臨泣目
窻正營承靈腦空也左右共十穴耳前後口下各一耳前
足少陽之聽會耳後足少陽之完骨口下任脈之承漿項

中一督脈之瘂門左右前後共六穴巔上一督脈之百會也顖會一督脈穴髮際二前髮際督脈之神庭後髮際督脈之風府前後共二穴廉泉一任脈穴風池二足少陽穴天柱二足太陽穴共計五十九穴（此與素問水熱穴論熱病五十九俞穴多不同另是一法）

病始手臂者先取手陽明太陰而汗出病始頭首者先取項太陽而汗出病始足脛者先取足陽明而汗出臂太陰可汗出足陽明可汗出病先起於陽後入於陰者先取其陽後取其陰浮而取之故取陰而汗出甚者止之於陽取陽而汗出甚者止之於陰

首六句與素問刺熱同（此段舊誤在寒熱病先起於陽五句在本篇中）

癰疽

黃帝曰余聞腸胃受穀上焦出氣以溫分肉而養骨節通腠理中焦出氣如露上注谿谷而滲孫脈津液和調變化而赤爲血血和則孫脈先滿溢乃注於絡脈皆盈乃注於經脈陰陽已張因息乃行行有經紀周有道理與天合同不得休止切而調之從虛去實寫則不足疾則氣減留則先後從實去虛補則有餘血氣已調形氣乃持余已知血氣之平與不平未知癰疽之所從生成敗之時死生之期有遠近何以度之可得聞乎

陰陽已張因息乃行經脈爲陰絡脈爲陽陰陽已盛以息往來也其行則有經紀（營行陰陽相間衛行夜陰晝陽）其周則有道理（經脈周身十六丈二尺一日一夜五十周）與天度合同不得休止（一日百刻兩刻一周）疾則氣減疾出鍼也留則氣後久留鍼也形氣乃持得其平也

岐伯曰經脈流行不止與天同度與地合紀故天宿失度日月薄蝕地經失紀水道流溢草萱不成五穀不殖徑路不通民不往來巷聚邑居則別離異處血氣猶然請言其故夫血脈營衛周流不休上應星宿下應經數寒邪客於經絡之中則血泣血泣則不流不流則衛氣歸之不得復反故癰腫寒氣化爲熱熱勝則肉腐肉腐則爲膿膿不寫則爛筋筋爛則傷骨骨傷則髓消不當骨空不得泄寫血枯空虛則筋骨肌肉不相榮經脈敗漏熏於五藏藏傷故死矣（泣澀同）

下應經數應於經水之數也寒邪客於經絡之中阻其營血血澀不通衛氣歸之不得復反（前行遇阻不能後退）故生癰腫（癰壅也壅阻不散故作腫）寒邪外束內鬱爲熱肉腐膿化爛筋傷骨骨傷髓消而不當骨空不得泄寫血枯而空虛則筋骨肌肉不相榮養經脈敗漏熏於五藏藏傷故死矣

黃帝曰願盡聞癰疽之形與忌日名岐伯曰癰發於嗌中名曰猛疽猛疽不治化爲膿膿不寫塞咽半日死其化爲膿者寫則合豕膏冷食三日而已

寫則合豕膏冷食寫法如是也

發於頸名曰天疽其癰大以赤黑不急治則熱氣下入淵腋前傷任脈內熏肝肺熏肝肺十餘日而死矣

淵腋足少陽穴

陽氣大發消腦留項名曰腦爍其色不樂項痛而如刺以鍼
煩心者死不可治
　煩心者死神敗故也
發於肩及臑名曰疵癰其狀赤黑急治之此令人汗出至足
不害五藏癰發四五日逞焫之
　臂肉嫩肉曰臑汗出至足者地在肺肝兩經之介膽火刑
　肺收斂失政也此在經絡故不害五藏逞焫之者逞時早
　灸之也
發於腋下赤堅者名曰米疽治之以砭石欲細而長疏砭之
塗以豕膏六日已勿裹之其癰堅而不潰者爲馬刀挾癭急
治之

　馬刀挾纓即瘰癧也彎如馬刀挾於纓旁故名纓冠纓也即帶結於頸者
發於胸名曰井疽其狀如大豆三四日起不早治下入腹不
治七日死矣
　下入腹不治五藏皆敗也
發於膺名曰甘疽色青其狀如穀實菰𦿆常苦寒熱急治之
去其寒熱十歲死死後出膿
　穀實穀粒也
發於脇名曰敗疵敗疵者女子之病也灸之其病大癰膿治
之其中乃有生肉大如赤小豆剉陵翹草根各一升以水一
斗六升煮之竭爲取三升則强飲厚衣坐於釜上令汗出至

足已
　陵翹草即陵角連翹二草也
發於股脛名曰股脛疽其狀不甚變而癰膿搏骨不急治三
十日死矣
　其狀不甚變而癰膿搏骨外不甚變而膿浸於骨也
發於尻名曰銳疽其狀赤堅大急治之不治三十日死矣
　尻尾骶也
發於股陰名曰赤施不急治六十日死在兩股之內不治十
日而當死
　在兩股之內雙股俱病也
發於膝名曰疵癰其狀大癰色不變寒甚如堅石勿石石之

者死須其柔乃石之者生諸癰疽之發於節而相應者不可
治也發於陽者百日死發於陰者三十日死
　勿石勿用砭石也須其柔乃石之膿成而肉軟也發於筋
　節而相應者左右相應也陽者在外陰者在內也
發於脛名曰兔齧其狀赤至骨急治之不治害人也
　脛膝下大骨也
發於內踝名曰走緩其狀癰色不變數石其輸而止其寒熱
不死
　石其輸砭石刺其輸穴也
發於足上下名曰四淫其狀大癰急治之百日死
　發於足上下地居四肢之末邪氣淫泆故曰四淫

發於足傍名曰厲癰其狀不大初如小指發急治之去其黑者不消輒益不治百日死

不消輒益不消減即增益也

發於足指名曰脫癰其狀赤黑死不治不赤黑不死不衰急斬之不則死矣（不否同）

不衰急斬之勢不衰減急斬其指也

五藏身有五部伏兎一腓二腓者腨也背三五藏之腧四項五此五部有癰疽者死（此段舊誤在寒熱病）

伏兎足陽明穴

黃帝曰夫子言癰疽何以別之岐伯曰營衛稽留於經脈之中則血泣而不行不行則衛氣從之而不通壅遏而不得行

故熱大熱不止熱勝則肉腐肉腐則為膿然不能陷骨髓不為焦枯五藏不為傷故命曰癰黃帝曰何謂疽岐伯曰熱氣淳盛下陷肌膚筋髓枯內連五藏血氣竭當其癰下筋骨良肉皆無餘故命曰疽疽者上之皮夭以堅上如牛領之皮癰者其皮上薄以澤此其候也

癰者氣血淺壅於外疽者氣血深阻於內也

靈樞懸解卷九終

靈樞懸解九卷（編修周永年家藏本）

國朝黃元御撰是書亦以錯簡為說謂經別前十三段為正經後十五段為別經乃經別之所以命名而後十五段却誤在經脈中標本而誤名衛氣四時氣大半誤入邪氣藏府病形論津液五別誤名五癃津液別此類甚多乃研究素問比櫛其辭使之脈絡環通案靈樞晚出又非素問之比說者謂唐人剽取甲乙經為之不應與古書一例錯簡也

圖註八十一難經八卷

〔明〕張世賢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圖註難經八卷》提要

圖註八十一難經序

醫乃九流之一醫書至難經醫者至秦越人並皆佳妙者也秦越人有所養者也其著難經有所本者也秦越人世不常有而難經世所共傳八十一難既設則榮衛度數尺寸部位陰陽王相藏府虛實脉法病症槩夫經絡流注鍼刺有穴歷歷如覩于以發內經之未發備內經之未備大有功於醫道者也厥後吳之呂廣宋之丁德用紀天錫金之張元素元之滑伯壽之儔俱爲之解矛盾抵牾未有歸一之論其間明處固有晦處不無併雖云多失亦不少依稀彷彿真妄錯雜業醫者往往難之迨夫

國朝四明張君世賢客天成者稟賦高用意密醫有世傳學無涯涘而自得於

心領神會者寔深患夫難經之解未悉而圖未全也於是析衷羣言侑以已意每節為之註每難為之圖精微曲折如指諸掌然後八十一難荅以發明而八十一圖始見詳備纂集成書計若干卷藏於篋笥以備自覽一日扁舟過揚訪余適余老母病危請以診視用藥如神得效最速僉謂今之秦越人也余知其

亦有所養必有所述詢之再四因出圖註難經一帙以示予〻亟讀亟羡方將手録偶兩淮都運呂公邦佑訪迎天成療治壹相宿病有驗珎重其人話及所述呂亟求閲遂為鋟梓以傳而徵文以弁諸首予惟儒道與醫道相為流通者也通乎儒不通乎醫者容有已未有通乎醫而不本乎儒者也徒通乎醫者庸

人也兼通乎儒者明醫也世之以醫為業者皆資難經昔難今易昔晦今明一披閲天成之所圖註則思過半矣然則儒醫兼通者歟圖註難經其醫家之指南歟誠能由圖注而知難經由難經而知内經其精醫世之功不為小補況天成之妙齡勤學將来之造詣著之功業其可量乎余於天成舊有一日之長是

用不辭而為之敘小寓期望之意云

正德庚午仲春之吉維揚徐昂識

吳門沈氏碧梧亭校梓

圖註八十一難經目錄

四明張世賢具圖

第七卷

第八卷

圖註八十一難經目錄終

圖註八十一難經卷之一

盧國　秦越人　述
四明靜齋張世賢圖註

一難曰十二經中皆有動脉獨取寸口以決五藏六府死生吉凶之法何謂也然寸口者脉之大會手太陰之脉動也經者直路也十二經者手足三陰三陽也手足三陽手走頭而頭走足手足三陰足走腹而胷走手經乃脉所由之直路也法者診法也脉者資始於腎間動氣資生於胃中穀氣貫串於十二經中皆有動脉至於手之太陰足之少陰陽明俱動而不休獨取手太陰之寸口以決夫五藏六府死生吉凶之法者蓋由胃爲五藏六府之海其清氣上注於肺肺氣從太陰而行之也太陰注手陽明陽明注足陽明太陰以次相傳餘經晝夜循行如環無端以成其度會於寸口變見於脉故可以決人吉而生凶而死也內經曰脉會太淵太淵穴名即寸口也人一呼脉行三寸一吸脉行三寸呼吸定息脉行六寸人一日一夜凡一萬三千五百息脉行五十度周於身漏水下百刻榮衛行陽二十五度行陰亦二十五度爲一周也故五十度復會於手太陰寸口寸口者五藏六府之所終始故法取於寸口也人平人也人身之脉貫串於經中呼行三寸吸行三寸呼吸畢而謂之定息也一息之間脉行六寸人身脉度手足三陰三陽兩蹻脉并督任脉共計一十六丈二尺黃帝曰蹻脉有陰陽何脉當其數岐伯曰男子數其陽女子數其陰水下一刻計一百三十五息脉[illegible]一尺二刻計二百七十息脉行一十[illegible]

爲一周二時八刻有奇脉行四周有奇也自寅時法肺初行一時呼吸氣計一千一百二十五息脉行計六十七丈五尺至卯時計二千二百五十息脉行一百四十四丈以次相傳至丑時計一萬三千五百息脉行八百一十丈已畢自平旦寅時起於手太陰肺經水初下漏至丑時終於厥陰肝經滿下百刻盡矣二刻一周共五十度周身榮者血也衛者氣也血爲氣之配氣升血亦升氣降血亦降二者不得相離但晝則行陽氣得令于血夜則行陰血得令于氣內經曰平旦陰盡陽氣出於目目張則氣上行于頭循項下足太陽循背下至小指之端其散者別於目銳眥下手太陽下至手小指之間外側其散者別於目銳眥下足少陽注小指次指之間以上循手少陽之分側下至小指之間別者以上至耳前合於頷脉注足陽明以下至跗上入五指之間其散者從耳下下手陽明入大指之間入掌中其至於足也入足心出內踝下行陰分復合於目故爲一周晝則行陽二十五度至此陽盡於陰陰受氣矣其始入於陰常從足少

陰注腎腎注於心心注於肺肺注於肝肝注於脾脾復注於腎爲一周行陰亦二十五度而復合於日營周不休分爲晝夜日中而陽隴爲重陽夜半而陰隴爲重陰夜後而陰衰平旦陰盡而陽受氣矣日西而陽衰日入陽盡而陰受氣矣目動則行陽目合則行陰即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之理也行陽從寅而至申行陰從申而至寅也行陽行陰度數亦二刻而一周氣血流通俱可謂脉久更言榮衛而不言脉者蓋因榮衛行陽止行周於諸府行陰止行周於諸藏陰陽各二十五度行陽而行陰陰盡而復陽始爲一周身脉則出入藏府循環無已者出脉之度數度周於身故去五十度周於身脉與於衛俱始會於寅終於丑也其始會於則從太陰傳注餘終榮衛則從太陰上日復行陽下抵陰肺朝百脉寸口肺終也故百脉變見於上口診脉決斷之法舍乎此其何以取之哉

一難經脉榮衛度數圖

呼吸氣二百七十息脉行三十六丈二尺爲一周五十度周身計一萬三千五百息脉行八百一十丈從寅復起

二難曰脉有尺寸何謂也然尺寸者脉之大要會也從關至尺是尺內陰之所治也從關至魚際是寸口內陽之所治也故分寸爲尺分尺爲寸關關隔也脉有寸關尺今止云尺寸者蓋因關爲尺寸之間隔否則混爲一宗夫何尺寸之有尺寸者五藏六府之所終始故曰脉之大要會也治猶屬也從關至尺澤穴得一尺屬尺內之陰從關至魚際穴得一寸屬寸口內之陽從魚際穴至關尺澤穴共一尺九分今云尺寸者分寸中尺之一分而爲尺分尺中之一分而爲寸其實一尺九分故曰分寸爲尺分尺爲寸或曰從關中尺澤穴至魚際共一尺內分寸但與骨度差遠故陰得尺中一寸陽得寸內九分尺寸終始一寸九分故曰尺寸也分寸爲尺一尺實數少一分也陰脉欲得陰寸而居十分者陰之數故陰得尺中之一寸

分尺爲寸一寸實數亦少一分也陽脈欲得陽位而居九分者陽之數故陽得寸內之九分終始者即起止也雖有一尺一寸之名其起止實一寸九分而已矣

二難脈有尺寸之圖

始九分 一寸 終（若以寸關尺三部分之每部得六分去一寸八分）

九分　分尺爲寸陽得寸內

從關至尺是尺內陰之所治也

魚際　寸　從關至魚際是寸內陽之所治也

關　掌後高骨爲關

尺

分寸爲尺陰得尺中一寸

尺澤

陽　寸部

尺部　陰（餘一分在左人迎之位在右氣口之位共一寸九分）

三難曰脈有太過有不及有陰陽相乘有覆有溢有關有格何謂也然關之前者陽之動也脈當九分而浮過者法曰太過減者法曰不及遂上魚爲溢爲外關內格此陰乘之脈也關以後者陰之動也脈當一寸而沉過者法曰太過減者法曰不及遂入尺爲覆爲內關外格此陽乘之脈也（太過不及者脈見本位而言陰陽相乘者脈越本位而言九分者陽之位一寸者陰之位浮者陽脈也沉者陰脈也法者診法也遂者徑行也關前爲陽脈當見九分而浮關後爲陰脈當見一寸而沉若太過不及則陰陽偏勝矣甚則覆溢關格見焉覆者自上之下溢者自下之上關則無出之由格則無入之理脈度篇曰關者陰氣太盛陽氣不能營也格者陽氣太盛陰氣不能營也陽氣不得營於陰陰遂上出而溢於魚際爲外關內格也外關內格者乃陰脈乘陽陽外閉而不下陰內出以格拒之也其爲病外熱而液汗不通內寒而胃滿吐食陰氣不得營於陽陽遂下陷而覆於尺部爲內關外格也內關外格者乃陽脈乘陰陰內閉而不上陽從外入以格拒之也其爲病內熱而大小便閉外寒而手足厥令）故曰覆溢是其眞藏之脈人不病而死也（覆則內關外格如物從上之下溢則外關內格如水由內溢外診而得此此係孤陰獨陽乃眞藏之脈無胃氣以和者也人雖不病其死也豈能逃哉）

三難關格覆溢之圖

病	平	死
過曰太過 減曰不及	之前陽之動也 脉見九分而浮	遂上魚爲溢 爲外關內格
寸部	關	尺部
遂入尺爲覆 爲內關外格	以後陰之動也 脉見一寸而沉	過曰太過 減曰不及
死	平	病

四難曰脉有陰陽之法何謂也然呼出心與肺吸入腎與肝呼吸之閒脾受穀味也其脉在中

氣有呼吸脉有陰陽夫人有氣而後有脉也故言脉之陰陽者先言氣之呼吸心肺浮而在上浮者主出故呼出心與肺焉肝腎沉而在下沉者主入故吸入腎與肝焉脾位居中寄王四季不專主呼吸受納穀味溉灌各藏[illegible]在於呼吸之中故素問曰人一呼脉再動一吸脉亦再動呼吸定息脉五動五動者心肝脾肺腎也

浮者陽也沉者陰也故曰陰陽也心肺俱浮何以別之然浮而大散者心也浮而短濇者肺也腎肝俱沉何以別之然牢而長者肝也按之濡舉指來實者腎也脾主中州故其脉在中是陰陽之法也

浮者按之不足舉之有餘浮在上而爲陽也沉者輕手不見重手乃得沉在下而爲陰也故脉有陰陽心肺之脉俱浮也何以別其爲心別其爲肺乎然心脉浮而大散浮爲陽而大散亦陽心脉得陽中之陽肺脉浮而短濇浮固陽而短濇則陰肺得陽中之陰腎肝脉俱沉也腎肝何以別乎然肝脉牢而長牢爲陰長爲陽則脉爲陰中之陽腎脉按之濡舉指來實按之濡爲陰舉指來實亦陰腎脉爲陰中之陰夫脾也者心肺居其上腎肝居其下屬土位中而灌溉各藏循爲中州其脉浮沉過中五藏之脉不一如此此其所以陰陽之法不越乎浮與沉也

脉有一陰一陽一陰二陽一陰三陽有一陽一陰一陽二陰一陽三陰如此之言寸口有六脉俱動耶然此言者非有六脉俱動也謂浮沉長短滑濇也浮者陽也滑者陽也長者陽也沉者陰也短者陰也濇者陰也所謂一陰一陽者謂脉來沉而滑也一陰二陽者謂脉來沉滑而長也一陰三陽者謂脉來浮滑而長時一沉也所謂一陽一陰者謂脉來浮而濇也一陽二陰者謂脉來長而沉濇也一陽三陰者謂脉來沉濇而短時一浮也各以其經所在名病逆順也

此言陰陽之變見有是六者非六脉俱動於寸口[illegible]經文下有一陰一陽等句字樣即非俱動之說矣越人誠恐後人不明此意故爲問答其用心之仁也如此浮滑長皆陽脉也沉短濇皆陰脉也浮沉者以舉按輕重言浮脉輕高而易得沉脉須重手按之長短者以部位太過不及言長則過於本位短則不及本位滑濇者以體性言滑脉累累相連而不絕濇若輕刀刮竹往來難也經者上二經之經也假如一

陰一陽之脈沉而滑也見於左尺腎與膀胱二經爲順見於左寸心與小腸二經則爲逆矣餘逆順倣此

五難曰脈有輕重何謂也然初持脈如三菽之重與皮毛相得者肺部也如六菽之重與血脈相得者心部也如九菽之重與肌肉相得者脾部也如十二菽之重與筋平者肝部也按之至骨舉指來疾者腎部也故曰輕重也此言脈有六部輕重不同菽者荳也荳之多寡因舉按有輕重也凡持脈者下手當引舉按之次先輕手取浮而後重手取沉肺脈甚浮而先得故經文下初持脈三字以下心脾肝腎脈一菽重於一菽肺主皮毛心主血脈脾主肌肉肝主筋腎主骨因得者得其所主之分而即得其本部之脈也腎部不言十五菽而言至骨者因至骨明於十五菽也

五難脈有輕重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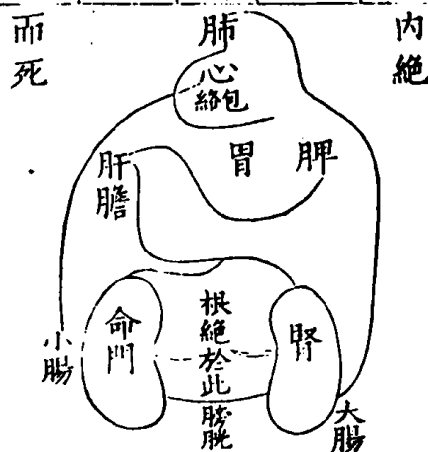
脈	主	重
肺脈	主皮毛	重三菽
心脈	主血脈	重六菽
脾脈	主肌肉	重九菽
肝脈	主筋	重十二菽
腎脈	主骨	重十五菽

前三十日足少陽王後三十日手少陽王……經倣此此係陰陽一定之法……明於此陰陽五行了然于胸中……脉之際當其時日而得此脉則知不係病脉而皆王脉也

七難王脉之圖

正二月陽氣漸盛其候始暄三四月陽氣太盛其候已熱五六月陰氣初王時候濕暑七八月陰氣漸盛其候清涼九十月陰氣極盛其候寒凝十一月十二月陽氣尚微時候尚寒故脉不同也

八難曰寸口脉平而死者何謂也然諸十二經脉者皆係於生氣之原所謂生氣之原者謂十二經之根本也謂腎間動氣也此五藏六府之本十二經之根本呼吸之門三焦之原一名守邪之神故氣者人之根本也根絕則莖葉枯矣寸口脉平而死者生氣獨絕於內也

圖其根伐下者必枯其上十二經脉者兩手六部脉也原猶根本也本根也門者出入之處也五藏六府位於內十二經脉見於外出入之處氣皆從此生故曰根本呼則陰出於外吸則陽入於斯故曰呼吸之門腎屬水命門屬火氣出於水火之中三焦之氣始於是故曰三焦之原守邪之神者言其能建中立本育氣固衛使諸邪不能傷其身守其內而衛其外也是氣也非人根本而何豈有絕其根而莖葉茂者哉是知腎間動氣一絕寸口之脉雖平其死也必矣此言脉之變也一脉可以決死生吉凶乃其常理萬一有寸口脉平而死是生氣獨絕於內哉云此言寸平而尺絕思而得之也如此之言已發於十四難終寸口同一則難之寸口也兼關尺而言玩味經文其義自見

九難曰何以別知藏府之病然數者府也遲者藏也數則爲熱遲則爲寒諸陽爲熱諸陰爲寒故以別知藏府之病也此言藏府之病脉也藏府不病其脉平和六部不遲不數五至而已府病則加多藏病則減少數者陽脉有餘而六至也遲者陰脉不足而三至也脉數病在府脉遲病在藏脉數陽有餘而府病熱脉遲陰不足而藏病寒諸陽脉皆有餘而爲熱諸陰脉皆不足而爲寒一數而熱一遲而寒一病在藏一病在府彰然矣豈有難別者哉

十難曰一脉十變者何謂也然五邪剛柔相逢之意也假令心脉急甚者肝邪干心也心脉微急者膽邪干小腸也心脉大甚者心邪自干心也心脉微大者小腸邪自干小腸也心脉緩甚者脾邪干心也心脉微緩者胃邪干小腸也心脉濇甚者肺邪干心也心脉微濇者大腸邪干小腸也心脉沉甚者腎邪干心也心脉微沉者膀胱邪干小腸也五藏各有剛柔邪故令一脉輒變爲十也五邪者虛實微賊正也相逢者互相乘也潔古云甲丙戊庚壬謂之五陽剛也乙丁巳辛癸謂之五陰柔也陰乘陽二十五陽乘陰亦二十五內經云六位通命門

三焦合成六十首熊宗立註以甚者爲剛以微者爲柔與潔古相反誠所謂倒行逆施今止以心部爲例餘部皆可類推之

十難一脈十變之圖

舉心一部而爲例則餘部皆可以類而推矣

卷之一 終

圖註八十一難經卷之二

盧國 秦越人 述
四明 靜齋張世賢 圖註

十一難曰經言脈不滿五十動而一止一藏無氣者何藏也然人吸者隨陰入呼者因陽出今吸不能至腎至肝而還故知一藏無氣者腎氣先盡也

動者脈至也五十動者合大衍之數也內經曰人一呼脈再動一吸脈再動呼吸定息脈五動也五動者一肺二心三脾四肝五腎也一息五動則遍周五藏矣一之十乃天地生成之數十息則五藏猶環十文五十動而不見止脈足五義皆平息數與脈數相應何病之有否則止脈雖不見而亦病矣不滿五十動而見止者盖因吸者陽隨陰入呼者陰因陽出陽不能榮於下僅至肝而還不至於腎不至於腎則腎氣先絶此其所以未五十動而見止也歟

十一難五藏止脉圖

一藏無氣

一	二	三	四	息
九	十	十一	十二	一息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一息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一息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一息
肺	心	脾	肝	動數
五	六	七	八	一息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一息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一息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一息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一息

五十動無止五藏受氣之圖

天生地成

一	二	三	四	五	息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一息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一息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一息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一息
肺	心	脾	肝	腎	動數
六	七	八	九	十	一息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一息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一息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一息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一息

十二難曰經言五藏脉巳絶於内用鍼者反實其外五藏脉巳絶於外用鍼者反實其内内外之絶何以别之然五藏脉巳絶於内者腎肝脉絶於内也而醫反補其心肺五藏脉巳絶於外者心肺脉絶於外也而醫反補其腎肝陽絶補陰陰絶補陽是謂實實虛虛損不足而益有餘如此死者醫殺之耳內經曰肺主皮心主脉肝主筋腎主骨皮脉在外者也筋骨在内者也腎肝脉巳絶於内者是陽虛不能榮於下而陰絶也反補其心肺者陰絶補陽也心肺脉巳絶於外者是陰虛不能榮於上而陽絶也反補其腎肝者陽絶補陰也噫正世所謂直醫不知醫而亂醫者也殊不知用針之道以平爲期虛者補之實者瀉之有餘則損之不足則益之今虛其虛而損其不足實其實而益其有餘不能起死人而反殺生人如此死者非自病而命絶也醫殺之耳用藥同此潔古云用寒涼藥實外也用温燥藥實内也此謂桂枝下咽陽盛則斃承氣入胃陰盛乃亡一針一藥人命所係爲醫者可不愼諸

十二難脉絶反實之圖

虛虛損不足
腎肝
脉巳絶於内
醫反補其外
内病
陰絶補陽
肺心脾
實實益有餘

實實益有餘
腎肝
陽絶補陰
醫反補其内
外病
脉巳絶於外
肺心
虛虛損不足

十三難曰經言見其色而不得其脈反得相勝之脈者即死得相生之脈者病即自已

（此言診視之法也假如肝病面見青色其脈當弦而急苟或反得浮濇之脈乃是金來尅木其病必死若得沉濡而滑是水來生木其病勿藥自愈餘藏倣此）

色之與脈當參相應爲之柰何然五藏有五色皆見於面亦當與寸口尺內相應假令色青其脈當弦而急色赤其脈浮大而散色黃其脈中緩而大色白其脈浮濇而短色黑其脈沉濡而滑此所謂五色之與脈當參相應也

（此言見其色而得其脈也藏位於內色見於面脈見於寸口尺內欲知病源莫善診視視其色也診其脈也二者當參相應苟或色如彼而脈如此則有相生相勝之說矣其脈字下俱該有一當字一藏有而四藏無者省文也）

脈數尺之皮膚亦數脈急尺之皮膚亦急脈緩尺之皮膚亦緩脈濇尺之皮膚亦濇脈滑尺之皮膚亦滑

（此言脈與尺之皮膚當參相應也脈乃寸口尺內之脈也尺之皮膚乃從關至尺澤之皮膚也數者屬心急者屬肝緩者屬脾濇者屬肺滑者屬腎脈在皮膚之內皮膚在脈之外內如斯而外亦如斯此謂內外相應否則相勝相生見焉內經曰三相應者上合色中合脈下合皮膚）

五藏各有聲色臭味當與寸口尺內相應其不相應者病也

（聲呼而色青臭臊而味酸者肝也聲笑而色赤臭焦而味苦者心也聲歌而色黃臭香而味甘者脾也聲哭而色白臭腥而味辛者肺也聲呻而色黑臭腐而味鹹者腎也有是症則當有是脈是謂脈症相應假令脈弦而急色白多哭好辛喜腥是肝脈而肺症脈症不相應故曰病也聲色臭味解見三十四難）

假令色青其脈浮濇而短若大而緩爲相勝浮大而散若小而滑爲相生也

（青者肝色也浮濇而短者肺之脈也大而緩者脾之脈也浮大而散者心之脈也小而滑者腎之脈也假令肝之色而得肺之脈脈勝色矣得脾之脈色勝脈矣得心之脈色生脈矣得腎之脈生色矣一藏之色其相勝相生有如是夫各藏倣此）

經言知一爲下工知二爲中工知三爲上工上工者十全九中工者十全八下工者十全六此之謂也

（色之與脈當參相應否則不相生即相勝矣尺之皮膚與脈當參相應否則不相生即相勝矣聲色臭味之與脈亦當參而相應不亦相生相勝見焉三者之中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謂之下工知其二而不知其三謂之中工上工知下中之所不知而三者俱勝至於治病全生有多寡之不同焉悉皆所謂下工者令亦罕見）

十三難五行相生相勝之圖

毎一藏俱有兩勝兩生色之與脉尺之皮膚與脉聲色臭味與脉皆見本藏謂之相應否則不相生即相勝矣下工知一中工知二上工則知斯三者矣

十四難曰脉有損至何謂也然至之脉一呼再至曰平三至曰離經四至曰奪精五至曰死六至曰命絶此死之脉也何謂損一呼一至曰離經二呼一至曰奪精三呼一至曰死四呼一至曰命絶此損之脉也至脉從下上損脉從上下也一呼再至脉之常也謂之平脉損則減之而屬陰至則加之而屬陽至脉呼少而至多診至脉皆定其至數損脉呼多而至少診損脉者定其呼數一呼三至即一息六至陽初勝陰一呼一至即一息二至陰始勝陽故皆曰離經離經者離其常經也一呼四至即一息八至陽勝於陰二呼一至即一息一至陰勝於陽故皆曰奪精奪精者奪去其精華也一呼五至即一息十至至此則陽勝陰亢三呼一至即二呼五吸始得一至至此則陰勝陽亢故皆曰死一呼六至即一息十二至也陽亢極矣四呼一至即兩息一至也陰亢極矣故皆曰命絶自離經而爲病奪精而病甚精亡而死其命則絶從下上者先病腎也從上下者先病肺也其損至之脉不同也有如是夫損脉之爲病奈何然一損損於皮毛皮聚而毛落二損損於血脉血脉虚少不能榮於五藏六府也三損損於肌肉肌肉消瘦飲食不能爲肌膚四損損於筋筋緩不能自收持五損損於骨骨痿不能起於床反此者至於收病也從上下者骨痿不能起於床者死從下上者皮聚而毛落者死肺主皮毛心主血脉脾主肌肉肝主筋腎主骨皮聚毛落損於肺矣血脉虛少損於心矣肌肉消瘦損於脾矣筋緩損於肝骨痿損於腎人身五藏肺居上而心次之其次脾其次肝其次腎也從上下者肺先病而後至腎謂之損從下上者腎先病而後至肺謂之至五損之極五至至之極故皆死也然治損之法奈何然損其肺者益其氣損其心者調其榮衛損其脾者調其飲食適其寒温損其肝者緩其中損其腎者益其精此治損之法也損即傷也榮者血也衛者氣也肺主氣肺損故益其氣心主血脉脉爲氣血之充心損故調其榮衛脾主穀味損則調其所飲所食而寒温各得其所肝主怒怒傷肝肝傷則緩其中經曰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緩和也腎藏精骨痿則益其精氣五者受傷俱爲不足治之之法故當隨其所傷而治之脉有一呼再至一吸再至有一呼三至一吸三至有一呼四至一吸四至有一呼五至一吸五至有一呼

六至一吸六至有一呼一至一吸一至有再呼一至再吸一至有呼吸再至脉來如此何以别知其病也此一節重言損至之脉以起下文然脉來一呼再至一吸再至不大不小曰平此言一息四至脉也不大不小者至數調勻也五藏六府平和其見如此故曰平平者無過與不及之謂也一呼三至一吸三至爲適得病前大後小即頭痛目眩前小後大即胷滿短氣自此以下至浮大晝死共四節皆至脉爲病一節甚於一節也此一節言一息六至脉也適初也適得病初染病也因脉始加平脉一至得病故爲未久大小者不均也大者陽脉而爲熱小者陰脉而爲寒前者謂寸後者謂尺寸大尺小乃升而不降寸小尺大乃降而不升故爲病如此一呼四至一吸四至病欲甚脉洪大者苦煩滿沉細者腹中痛滑者傷熱濇者中霧露此一節言一息八至脉較之適得病脉加二至矣故曰病欲甚浮大屬陽沉細屬陰八至之脉則陽甚必熱加之洪大陽邪愈甚故苦煩滿煩乃不安滿乃飽脹八至之脉而見沉細此乃陰盛抑陽陽主作疼痛腹屬陰故曰腹中痛滑者陽脉也爲痾爲渴八至而滑則爲傷熱濇者陰脉也八至而濇因於陰濕與寒作熱所以知其中霧露也一呼五至一吸五至其人當困沉細夜加浮大晝加不大不小雖困可治其有大小者爲難治此一節言一息九至脉也因者危也十至之脉若見沉細此乃陽盡而見陰陰旺於夜故夜加十至之脉若見浮大陽上加陽陽旺於晝故晝加脉至十至名曰歸墓病危困矣不大不小陰陽齊等雖見十至而困猶爲可治十至而見大小則有晝加夜加之説故爲難治一呼六至

一吸六至爲死脉也沉細夜死浮大晝死此一節言一息十二至脉也十二至脉爲絶魂故曰死脉沉細爲陰脉夜乃陰盛之時浮大爲陽脉晝乃陽旺之時死各因其脉而隨其時也一呼一至一吸一至名曰損人雖能行猶當着床所以然者血氣皆不足故也此言損脉也乃一息二至之脉一息二至脉訣曰脉名謂之損損脉從上下能行者損之主及腎也猶當着床者必及於腎也診而得此人雖步走如常舊當因而不起肺主氣心主血氣血不足心肺與損矣所以知其將來之漸必至於此易曰履霜堅冰至即此意也再呼一至再吸一至名曰無魂無魂者當死也人雖能行名曰行屍承上文損脉而言此乃一息一至之脉也魂屬陽魄屬陰一息一至陽已敗絶陽敗絶則魂去魄存故曰無魂當死也人雖能行但遊氣未散屍魄動而已矣所以謂之行屍上部有脉下部無脉其人當吐不吐者死上部無脉下部有脉雖困無能爲害所以然者譬如人之有尺樹之有根枝葉雖枯槁根本將自生脉有根本人有元氣故知不死上部爲寸下部爲尺凡人之脉上部有而下部無乃邪實在上生氣不得通達故當吐其邪而升其氣否則源塞故知必死脉若上無下有雖病困重沉沉垂死及當更治故不爲害人猶樹也尺猶根本也人無寸而有尺猶樹無枝葉而有根本也根本尚存枝葉可以復生下部有脉上部可以復長元氣者腎間動氣也爲人根本人有是氣豈有衰生之理哉

十四難損至脉之圖

損脉		至脉
四呼一至 四吸一至	命絕	一息十二至 一呼六至一吸六至
三呼一至 三吸一至	死	一息十至 一呼五至一吸五至
二呼一至 二吸一至	奪精	一息八至 一呼四至一吸四至
一呼一至 一吸一至	離經	一息六至 一呼三至一吸三至
一呼再至	平	一息四至

寸脉無 尺脉有 無能爲害	損脉從肺而至腎	肺 心 脾 肝 腎	至脉從腎而至肺	寸脉有 尺脉無 其人當吐

十五難曰經言春脉弦夏脉鈎秋脉毛冬脉石是王脉耶將病脉也然弦鈎毛石者四時之脉也春脉弦者肝東方木也萬物始生未有枝葉故其脉之來濡弱而長故曰弦夏脉鈎者心南方火也萬物之所茂垂枝布葉皆下曲如鈎故其脉之來疾去遲故曰鈎秋脉毛者肺西方金也萬物之所終草木華葉皆秋而落其枝獨在若毫毛也故其脉之來輕虛以浮故曰毛冬脉石者腎北方水也萬物之所藏也極冬之時水凝如石故其脉之來沉濡而滑故曰石此四時之脉也經文說之詳矣四時陽生陰長陽殺陰藏人身之脉莫不因其時而見焉[illegible]而長鈎則來疾去遲毛則脉來輕虛以浮石則脉來沉濡而滑如有變奈何問四時之脉[illegible]變也然春脉弦反者爲病何謂反然其氣來實強是謂太過病在外氣來虛微是謂不及病在內氣厭厭聶聶如循榆葉曰平益實而滑如循長竿曰病急而勁益強如張弓弦曰死春脉微弦曰平弦多胃氣少曰病但弦無胃氣曰死春以胃氣爲本言[illegible]當微弦其來濡弱而長反是者則爲[illegible]病微弦者弦之無過不及而有胃氣也脉氣之來弦而實強謂之太過其病在外令人善忘忽忽眩冒而巓疾氣來弦而虛微謂之不及其病在內令人胸痛引背下則兩脇胠滿氣來厭厭聶聶如循榆葉乃微弦而謂平益實而滑如循長竿乃弦多胃少而謂病急而勁益強如新張弓弦乃但弦無胃氣而謂死弦脉有無胃氣有是三者故曰平曰病曰死豈非一以胃氣爲本乎實強者邪自外入虛微者虛由中出夏秋冬倣此夏脉鈎反者爲病何謂反然氣來實強是謂太過病在外氣來虛微是謂不及病在內脉來累累如環如循琅玕曰平來而益數如雞舉足者曰病前曲後居如操帶鈎曰死夏脉微鈎曰平鈎多胃氣少曰病但鈎無胃氣曰死夏以胃氣爲本夏三月脉當微鈎來疾而去遲反是者則爲心病微鈎者鈎之無過不及而有胃者也脉氣之來鈎而實強則太過矣爲病在外令人煩心上見欬唾下爲氣泄脉來累累如環如循琅玕乃微鈎而曰平來而益數如雞舉

足乃鈎多胃氣少而曰病前曲後居如帶鈎乃但鈎無胃氣而曰死胃也者夏之本熱秋脉毛反者爲病何謂反然其氣來實強是謂太過病在外氣來虛微是謂不及病在內其脉來藹藹如車蓋按之益大曰平不上不下如循雞羽曰病按之蕭索如風吹毛曰死秋脉微毛曰平毛多胃氣少曰病但毛無胃氣曰死秋以胃氣爲本秋三月脉當微毛其來輕虛以浮反者則爲病焉微毛者有胃氣而毛之得中也氣來實強者毛而中央堅兩傍虛也氣來虛微者毛甚而虛微也實強則太過而病在外令人逆氣而背痛慍慍然虛微則不及而病在內令人喘呼吸少氣而欬上氣見血下聞病音之蓋上小下大故曰按之益大風吹毛者飄飄然無歸者也兩日平病死者後以羽前當以胃氣爲本冬脉石反者爲病何謂反然氣來實強是謂太過病在外氣來虛微是謂不及病在內脉來上大下兑濡滑如雀之喙曰平啄啄連屬其中微曲曰病來如解索去如彈石曰死冬脉微石曰平石多胃氣少曰病但石無胃氣曰死冬以胃氣爲本冬三月脉當微石其來沉濡而滑反是則爲病矣微石者有胃氣而石得其中也其氣之來也石而實強謂之太過病在乎外其氣之來也石而虛微謂之不及病在乎內在外則令人解㑊脊脉痛而少氣不欲言在內則令人心懸如病肌眇中清脊中痛少腹滿小便變上大下兑濡滑如雀之啄者乃按之濡舉指來疾也啄啄連屬不如雀之啄也其中微曲者見鈎也石脉之見有胃曰平胃少曰病無胃曰死非冬以胃氣爲本而何胃者

水穀之海主稟四時皆以胃氣爲本是謂四時之變病死生之要會也胃盛水穀三斗五升故謂水穀之海春夏秋冬晝穎胃氣而得平故皆以胃氣爲之根本本氣一少則爲病矣是知胃氣少者病胃氣絕者死是氣也非要會而何脾者中州也其平和不可得見衰乃見耳來如雀之啄如水之下漏是脾衰之見也脾屬土而居四藏之中主行水穀之精氣通灌于四季故曰中州不正主時寄旺四季故善不可得見而惡可見也如雀之啄是謂不及令人九竅不通如水之漏下是謂太過令人四肢不舉其見如此則脾衰可知矣

十六難曰脉有三部九候有陰陽有輕重有六十首一脉變為四時離聖久遠各自是其法何以別之然是其病有內外証三部九候詳見十八難中陰陽輕重六十首俱解見前矣一脉者胃氣也變為四時有遇春夏秋冬而變見弦鉤乇石也診法有是數者超人自謂其時離上古軒岐之聖盖有年矣其後歷代名醫輩出各執巳見立為成法雜聖愈久而愈失其真果何以別其孰是而孰非乎曁診法固有不同病証猶有可驗有是病有是証而更得是脉則庶乎其不錯矣其病為之柰何承上文內外証以與下文也

然假令得肝脉其外證善潔面青善怒其內證臍左有動氣按之牢若痛其病四肢滿閉淋溲便難轉筋有是者肝也無是者非也此言診得肝之病脉也肝脉見於肝部而和平此乃平脉不必謂得肝脉也或太過或不及謂之得肝脉也內証見於內外証見於外而可驗者也肝藏清淨故善潔面青肝之色也善怒肝之志也其治在左故臍左有動氣牢堅硬也肝病則肝氣不行故四肢滿閉淋淋瀝也溲不得小便也便難大便不通也轉筋筋急也有肝之脉有肝之証有肝之病是肝之病也否則不係是藏病矣

假令得心脉其外証面赤口乾喜笑其內證臍上有動氣按之牢若痛其病煩心心痛掌中熱而啘有是者心也無是者非也此言診得心之病脉也面赤者心火之色見也口乾心火旺也喜笑心之志與聲也心位在上故臍上有動氣掌中心之經也啘者有發而無恊心中熱故發啘得心之脉得心之証得心之病是心病也得其脉而不得其病症非心病也喜字當作善字因喜亦屬心經姑從而解之

假令脾脉其外證面黃善噫善思善味其內證當臍上有動氣按之牢若痛其病腹脹滿食不消體重節痛怠惰嗜卧四肢不收有是者脾也無是者非也此言診得脾之病脉也黃乃脾之色噫有脾氣不順也靈樞曰寒氣客于胃厥逆從上散復出于胃故為噫此與靈樞之言脾胃不同然胃乃脾之府也故混言之耳善思者其志也脾受穀味故曰善味脾不足思味以助之脾位居中動氣所以當臍脾病而不為運用故腹作脹滿不能腐化水穀脾主四肢病則體重節痛怠惰嗜卧四肢手足也不收少力氣也得脾之脉得脾之症得脾之病也否則非脾病矣

假令得肺脉其外證面白善嚏悲愁不樂欲哭其內證臍右有動氣按之牢若痛其為喘咳洒淅寒熱有是者肺也無是者非也此言診得肺之病脉也白者肺之色其志悲其聲哭志若悲愁而不樂故其聲欲哭也其治在右故動氣在臍右肺主氣邪居肺則氣不順而作喘咳肺主皮毛風寒所傷則洒淅而寒熱得肺脉而有此病症肺病也無此則非肺病矣

假令得腎脉其外證面黑善恐欠其內證臍下有動氣按之牢若痛其病逆氣小腹急痛泄如下重足脛寒而逆有是者腎也無是者非也此言診得腎之病脉也面黑腎之色也恐腎之志也欠氣相引也腎居下故臍下有動氣生氣根於腎病則氣道濇而不便上行故逆氣腎居近於小腹故小腹急痛泄如下重腰下沉也腎主骨腎病則足脛寒而逆得腎脉而更得腎之病証斯為腎病苟或不然豈可謂腎之病共

十六難五藏脉證病圖

外證	得	內證
面青善潔善怒	肝脉	臍左有動氣按之牢若痛
其病四肢滿閉淋溲便難轉筋		
面赤口乾喜笑	心脉	臍上有動氣按之牢若痛
其病煩心心痛掌中熱而啘		
面黃善噫善思善味	脾脉	當臍有動氣按之牢若痛
其病腹脹滿食不消體重節痛怠惰嗜臥四肢不收		
面白善嚏悲愁不樂欲哭	肺脉	臍右有動氣按之牢若痛
其病喘咳洒淅惡寒		
面黑善恐欠	腎脉	臍下有動氣按之牢若痛
其病逆氣小腹急痛泄如下重足脛寒而逆		

圖註八十一難經卷之二

圖註八十一難經卷之三

盧國　秦越人　譔
四明靜齋張世賢圖註

十七難曰經言病或有死或有不治自愈或連年月不已其死生存亡可切脉而知之耶然可盡知也死者不可治也不治自愈不待醫藥而病自愈也連年月不已久病也人之受病有是三者其生而死存而亡診其脉可以知其明也詳見下文診病若閉目不欲見人者脉當得肝脉強急而長而反得肺脉浮短而濇者死也素問曰目乃肝之竅又曰目受血而能視閉目不欲見人肝藏病矣強急而長肝之病脉也脉病欲相應故曰當得苟肝之病而反得肺之脉是知肝屬木而肺屬金金脉木其病死也若弦急而長更帶子助病不治自愈若帶抑故連年月不已餘倣此病若開目而渴心下牢者脉當得緊實而數而反得沉濡而微者死也開目而渴者張其目而欲飲也心下牢者是邪實也此乃心肝二經之病緊屬肝木數屬心火沉濡屬水水來勝火故知死也病若吐血復鼽衄血者脉當沉細而反浮大而牢者死也肺主氣血爲氣配凡血病者多起於氣脫血則脉虛故當沉細脉大而實者火脉也火勝則肺金愈衰而血病愈甚矣故知其死病若譫言妄語身當有熱脉當洪大而反手足厥冷脉沉細而微者死也譫言妄語症也身有熱病也洪大脉屬火也此脉與病症相應今反手足厥冷脉沉細而微水勝火矣是陽病見陰脉其死也明矣病若大腹而洩者

脉當微細而濇反緊大而滑者死也大腹而泄脾土病也

脾受穀味以灌四旁病則脾虛脉當微細而濇反緊大而滑是相勝也脉不應病所以死也

十七難有當得反得之圖

得 當 脉 病 反 得 死

弦長 脉而 肝急 閉目不欲見 反肺 而脉 浮濇

實數 緊而 開目而渴心下牢 而沉 微濇

强 沉 吐血復鼽衄 而浮 牢大

熱大 有洪 身脉 譫言妄語 沉手足 而細 微弦

濇 微而 大腹泄 而緊 滑大

十八難曰脉有三部部有四經手有太陰陽明足有太陽少陰為上下部何謂也三部者合兩手寸關尺而言也每部之中俱有四經且如寸部左則心與小腸右則肺與大腸三部共十二經也上寸部也下尺部也

然手太陰陽明金也足少陰太陽水也金生水水流下行而不能上故在下部也足厥陰少陽木也生手太陽少陰火火炎上行而不能下故為上部手心主少陽火生足太陰陽明土土主中宮故在中部也此皆五行子母更相生養者也手太陰肺經也手陽明大腸經也大腸肺之府二者屬金足少陰腎經也足太陽膀胱經也膀胱乃腎之府二者屬水金生水水之性下而不上故流下行而不能上親於肺金水生於金而性不同於金故金居右上部而水居左下部也水生木木者足厥陰肝經也足少陽膽經也木得水而生絕水而死故水木之部相連而木部居於左關木生火火者手太陽小腸經也手少陰心也心火性炎上而不下故為左手之上部手之心主包絡少陽三焦相火也俱有名而無實寄位於右尺火生土土者足太陰脾經也足陽明胃經也土主中宮故在中部而居於右關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復生金此皆五行母生子子為母而復生子子母更相主養者也

脉有三部九候各何所主之然三部者寸關尺也九候者浮中沉也上部法天主胷已上至頭之有疾也中部法人主膈下至臍之有疾也尺為下部法而應乎地主臍下至足之有疾也審而刺之者也浮者陽也沉者陰也中者陰陽之間也寸

關尺之三部俱有浮中沉之三候三而三之合成九也此與素問三部九候篇大同小異素問三部人身上中下三停也九候分九處以候九藏也此則総括三停九處於兩手寸關尺也寸爲上部而法天主胷已上至頭之有疾關爲中部而法人主膈下至臍之有疾尺爲下部而法地主臍下至足之有疾本經言每部三候浮中沉之三等也素問言每部三候天地人之三處也越人之見得於素問中來其所候郵有不同其主病則一而已矣審而刺之者審其脈而刺其病勿令上中下諸經之有錯也潔古云隨其上下審其部令而刺之手之經瀉陽補陰足之經瀉陰補陽中部法人調陰陽臨時致宜紀氏曰審而刺之者此篇上下不說用針刀潑楊玄操高承德以刺解針且素問本意專說用針以刺解針借爲得理大抵針藥一理離云用針醫藥亦同

人病有沉滯久積聚可切脈而知之耶然診病在右脅有積氣得肺脈結脈結甚則積甚結微則氣微診不得肺脈而右脅有積氣者何也然肺脈雖不見右手脈沉伏其外痼疾同法耶將異也然結者脈來去時一止無常數名曰結也伏者脈行筋下也浮者脈在肉上行也左右表裏法皆如此假令脈結伏者內無積聚脈浮結者外無痼疾有積聚脈不結伏有痼疾脈不浮結爲脈不應病病不應脈是爲死病也積者藏病也聚者府病也肺居右而其病亦在右也

十八難三部九候圖

九處之候	三部	九等之候
天 頭角 人 耳目 地 口齒	上部法天 寸主胷已上至頭有疾	浮 心肺 中 脾胃 沉 肝腎
天 肺 人 心 地 胷中	中部法人 關主膈下至臍之有疾	浮 心肺 中 脾胃 沉 肝腎
天 肝 人 脾胃 地 腎	下部法地 尺主臍已下至足有疾	浮 心肺 中 脾胃 沉 肝腎

十九難曰脈有逆順男女有恒而反者何謂也然男子生於寅寅爲木陽也女子生於申申爲金陰也故男脈在關上女脈在關下是以男子尺脈恒弱女子尺脈恒盛是其常也反者男得女脈女得男脈也逆者反也順者從也男女即陰陽也男子生於寅寅爲木而屬陽木能生火火乃陽木之子故曰男子女子生於申申爲金而屬陰金能生水水乃陰金之子故曰女子木生火而火性炎上陽脈所以見於關上金生水而水性流下陰脈所以見於關下從寅至午其時春夏水生木也男子寸常盛而尺常弱從申至子其時秋冬金生水也女子尺常盛而寸常弱大如是陰陽升降不失其宜是常道也反則男得女脈秋冬者見於春夏女得男脈春夏者見於秋冬其爲病何如然男得女脈爲不

足病在内左得之病在左右得之病在右隨脈言之也女得男脈爲太過病在四肢左得之病在左右得之病在右隨脈言之此之謂也男得女脈爲不足春夏得秋冬脈也春夏萬物生長理該寸盛而尺弱今反尺盛而寸弱是腎水邪勝心火陽氣不足不能生長病在内也女得男脈秋冬得春夏脈也秋冬萬物收藏理應尺盛而寸弱今反寸盛而尺弱是虛火盛而腎水衰陽邪大過不能收藏病在外也隨其脈之在於左右手而言病之在於左右側也

男子以陰用事今陰脈不見於寸口而寸口又得女子陰弱之脈是爲不足陰主内故病在内左手得之病在内之左右手得之病在内之右也女子以陽用事寸口脈當沉弱今又得男子陰盛之脈爲太过陰主外故病在四支病在左右亦隨脈在左右手而言也

十九難男女有相反圖

二十難曰經言脈有伏匿伏匿於何藏而言伏匿耶然謂陰陽更相乘更相伏也脈居陰部而反陽脈見者爲陽乘陰也脈雖時沉濇而短此謂陽中伏陰也脈居陽部而反陰脈見者爲陰乘陽也脈雖時浮滑而長此謂陰中伏陽也更相乘者陰勝乘陽陽勝乘陰陰反相乘也更相伏者陰勝陽伏陽勝陰伏陰陽互相伏也陰部尺部也陽脈浮滑而長之類也尺部而見陽脈乃陽乘於陰陽脈之中雖時沉濇而短此乃陽中伏陰陽部寸部也陰脈沉濇而短之類也寸部而見陰脈乃陰乘於陽也陰脈之中雖時滑而長此乃陰中伏陽也

重陽者狂重陰者癲脫陽者見鬼脫陰者目盲尺寸皆陽謂之重陽尺寸皆陰謂之重陰狂者陽病也癲者陰病也尺寸皆陽甚之脈而不分浮沉是陽極而無陰陰先絕陽不可得而獨留陽所以脫也鬼者陰之類也陽脫則見之矣尺寸皆陰甚之脈而不分浮沉是陰極而無陽陽已去陰不可得而獨留陰所以脫也目者陰之精也陰脫則盲矣

二十難脉有伏匿圖

二十一難曰經言人形病脉不病曰生脉病形不病曰死何謂也然人形病脉不病非有不病者也謂息數不應脉數也此大法人以脉爲本故脉乎則生脉病則死脉之與形若合符節脉病而形不病乃脉失常度及見代脉之類也故知其死形病脉不病非脉不病息數不應脉數而謂不病也其脉損病而已矣夫人呼吸息數不分男女一日一夜俱得一萬三千五百息脉行八百一十丈病則息脉之數有大過不及之殊矣故常以不病調病人息數不應脉數者謂醫者以自已息數診病人脉每息五至而得八百一十丈數而病者息數不合一萬三千五百也醫者但知其脉數與已息合而謂之不病而不知其息數之不合已也

脉病形不病者曰行尸謂人雖能行其已死矣人形病脉不病者是謂不病者於脉病形已具而脉又浮和復平之病形既羸瘦血氣不足呼吸遲緩則脉不聚亦遲緩不能如平人一日一夜計一萬三千五百息之數是謂息數不能與脉數相應也此難各文何當有脫誤

二十一難形脉相反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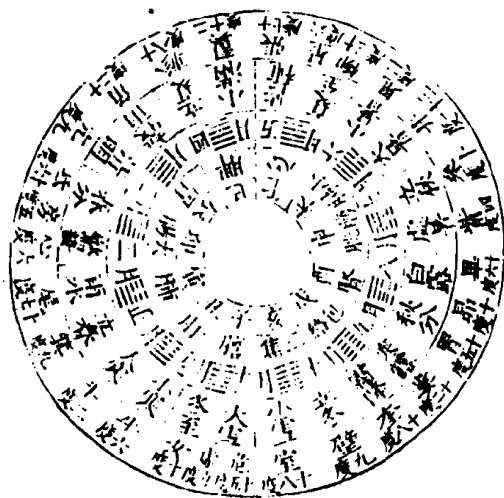
二十二難曰經言脉有是動有所生病一脉輙變爲二病者何也然經言是動者氣也所生病者血也邪在氣氣爲是動邪在血血爲所生病一脉者一經之脉也二病者氣血之病也脉係一經而變病有二人之一身血爲榮氣爲衛榮行脉中衛行脉外邪由外入先氣而後血血爲氣配血之升降依氣之升降也氣受邪必傳之於血血之病由氣所生焉氣主呴之血主濡之氣留而不行者爲氣先病也血滯而不濡者謂血後病也故先爲是動後所生也呴薰蒸也人身經絡氣呴之而不得血濡之而不枯始得周流而不息氣被邪侵則留止而不行氣之病所以先見焉血行假乎氣也氣脱不行血不得以自行則壅滯而不濡亦從而病焉故先病爲是動後病爲所生也診法浮濇者氣病

濇者血病二者為病
氣留則寒血滯則熱

一脈變為二病之圖

二十三難曰手足三陰三陽脈之度
不然手三陽之脈從手至頭長五尺五
丈手三陰之脈從手至胷中長三尺五寸三六
一丈八尺五六三尺合二丈一尺足三陽之脈
從足至頭長八尺六八四丈八尺也足三陰之
脈從足至胷長六尺五寸六六三丈六尺五六
三尺合三丈九尺人兩足蹻脈從足至目長七
尺五寸二七一丈四尺二五一尺合一丈五尺
督脈任脈各長四尺五寸二四八尺二五一尺
合九尺凡脈長一十六丈二尺此所謂經脈長
短之數也（三陰三陽經脈足長于手而陰短于陽并蹻與任督積而數之共得一十六丈二尺新足蹻脈男數其陽而女數其陰也）經脈十二絡脈十五何
始何窮也然經脈者行血氣通陰陽以榮於身
者也其始從中焦注手太陰陽明陽明注足陽
明太陰太陰注手少陰太陽太陽注足太陽少
陰少陰注手心主少陽少陽注足少陽厥陰厥
陰復還注手太陰別絡十五皆因其原如環無
端轉相灌溉朝於寸口人迎以處百病而決死
生也（直行者謂之經傍行者謂之絡窮即終也其注始于太陰而終於厥陰終而又復始）
也經云明知終始陰陽定矣何謂也然終始者

用之紀也寸口人迎陰陽之氣通於朝使如環無端故曰始也終者三陰三陽之脉絕絕則死死各有形故曰終也陰者藏也陽者府也三陰三陽者即十二經也十二經脉變見於寸口人迎周流不息而謂之始絕塞不通各隨其經死各有形而謂之終有形註見二十四難

二十三難經脉丈尺之數合天文宿度始從中焦流注圖

宿度每度俱有零數圖內止舉其成數耳不及備言其零欲得其詳必知五星通軌度分斯可矣惟柳度無零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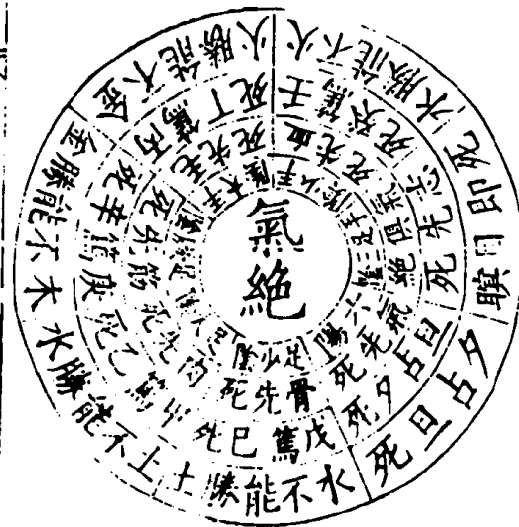
二十四難曰手足三陰三陽氣已絕何以為候可知其吉凶不然足少陰氣絕則骨枯少陰者冬脉也伏行而溫於骨髓故骨髓不溫即肉不著骨骨肉不相親即肉濡而却肉濡而却故齒長而枯髮無潤澤無潤澤者骨先死戊日篤己日死腎其華在髮其充在骨少陰不能榮其髮骨之髓也腎水戊己土也土勝水故戊篤而己死足太陰氣絕則脉不榮其口唇口唇者肌肉之本也脉不榮則肌肉不滑澤肌肉不滑澤則肉滿肉滿則唇反唇反則肉先死甲日篤乙日死太陰脾經也脾屬土其華在唇其充在肌其竅在口脾和則知肉滑澤脾脉不榮則肉無所養而肉滿唇反見甲乙木日也木勝土而土不勝故甲篤而乙死也足厥陰氣絕則筋縮引卵與舌卷厥陰者肝脉也肝者筋之合也筋者聚於陰器而絡於舌本故脉不榮即筋縮急筋縮急即引卵與舌故舌卷卵縮此筋先死庚日篤辛日死厥陰肝經也肝其華在爪其充在筋肝和則筋柔脉不榮則筋無縮見於庚辛金日也金勝木而木不勝故庚篤辛死手太陰氣絕則皮毛焦太陰者肺也行氣溫於皮毛者也氣弗榮則皮毛焦皮毛焦則津液去津液去則皮節傷皮節傷則皮枯毛折毛折者則毛先死

丙日篤丁日死
太陰肺經也肺屬金其華在毛其充在皮肺氣和則皮潤而毛盛津液者頼肺氣運用而滋皮節毛者也肺氣弗榮則皮毛無所養矣丙丁火日也火勝金而金不能勝火故篤於丙而死於丁也

手少陰氣絶則脉不通脉不通則血不流血不流則色澤去故面黒如黧此血先死壬日篤癸日死
少陰心經也心屬火其華在面其充在血心氣和則華見而血充絶則血無所養而面黒如黧矣壬癸水日也水勝火而火不能勝水故篤於壬而死於癸也

三陰氣俱絶則目眩轉目瞑目瞑者爲失志失志者則志先死死則目瞑也
三陰者手足三陰也目眩者眩亂而見之不真也轉則瞳人反背或朝上或左右側也瞑則無所見矣志者凡志也志死則無喜怒憂思恐故死即目瞑焉

六陽氣俱絶則陰與陽相離陰陽相離即腠理泄絶汗乃出大如貫珠轉出不流即氣先死旦占夕死夕占旦死
六陽者手足三陽也陽氣衛外則腠理密陽絶則腠理不固陰不可得獨留榮氣從疎理而外泄人雖未死氣已死矣人以氣爲主氣死人即死其占故在旦夕之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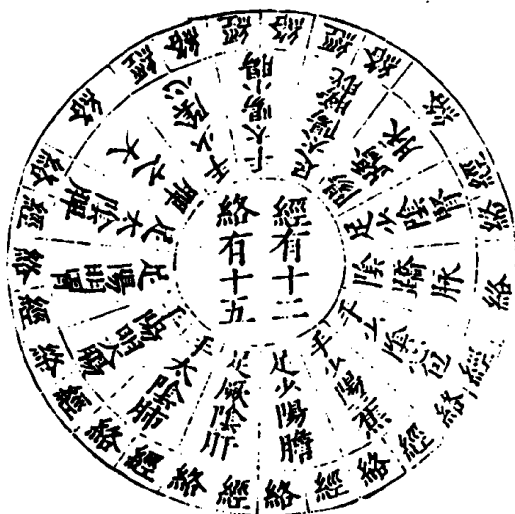
陰陽氣絶之圖

二十五難曰有十二經五藏六府十一耳其一經何等經也然一經者手少陰與心主別脉也心主與三焦爲表裏俱有名而無形故言經有十二也
手少陰真心經也心主心包經也心主乃真心之別脉不與真心同經真心爲君火心主爲相火三焦爲氣之父心包爲血之母合爲表裏二者俱有其名而無其實五藏六府更加厥陰心包經共十二經也

手少陰是真心脉爲君火手心主是心包絡脉爲相火相火與三焦爲表裏二者俱有其名而无其形心包絡乃護衛之心有細筋膜以系與心肺相連爲手厥陰經以象五藏六府爲十二經也云云見三十一難

二十五難十二經之圖

二十六難曰經有十二絡有十五餘三絡者是何等絡也然有陽絡有陰絡有脾之大絡陽絡者陽蹻之絡也陰絡者陰蹻之絡也故絡有十五焉

直行者謂之經傍支者謂之絡陽蹻通五府主持諸表陰蹻通貫五藏主持諸裏脾絡則藏府陰陽表裏上下諸經通貫故曰大絡也一經一絡十二經已得十二絡矣兼此三絡共十五絡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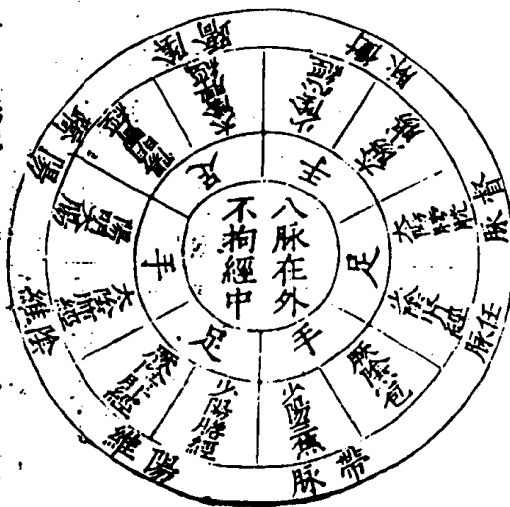
二十六難絡有十五之圖

圖註八十一難經卷之三

圖註八十一難經卷之四

盧國　秦越人　述

四明靜齋張世賢圖註

二十七難曰脉有奇經八脉者不拘於十二經何謂也然有陽維有陰維有陽蹻有陰蹻有衝有督有任有帶之脉凡此八脉者皆不拘於經故曰奇經八脉也奇經者無長裏配合之經也維持也蹻捷也疾衝直通也帶束也督都也爲陽脉之都綱任妊也爲生養之本帶束也總束諸脉使得調和凡此八脉不受十二經之拘制故曰奇經八脉也經有十二絡有十五凡二十七氣相隨上下何獨不拘於經也然聖人圖設溝渠通利水道以備不然天雨降下溝渠溢滿當此之時雱霈妄行聖人不能復圖也此絡脉滿溢諸經不能復拘也二十七氣總十二經十五絡而言也經絡相依而流行上下八脉何獨不拘於十二經中正循聖人於經水之外圖設溝渠以通利諸水之道路備防不測天雨降下溝渠盡皆滿溢斯時也雱霈不由水道至人不能復圖而制其妄行也此其所以絡脉充滿盈溢雱霈妄行如巨川之水奔如走馬至暴至速而諸經不能拘制聽其別道而行也此絡脉字正指八脉而言

二十七難經別八脉之圖

二十八難曰其奇經八脉者既不拘於十二經皆何起何繼也起者脉始發之處也繼者脉終止之處也然督脉者起於下極之俞並於脊裏上至風府入屬於腦此奇經之一脉也下極之俞長強穴也長強在脊骶是督脉所起之處風府穴名也在項後入髮際一寸大筋內宛宛中從此入于腦也任脉者起於中極之下以上毛際循腹裏上關元至喉咽此奇經之二脉也中極穴名在臍下四寸中極之下曲骨穴也是任脉所發關元穴在臍下三寸衝脉者起於氣衝並足陽明之經夾臍上行至胷而散也此奇經之三脉也氣衝在少腹毛中兩傍各二寸是穴乃足陽明脉氣所發穴見陽明經也是其起處脉則循足少陰腎經而行故曰並足陽明經夾臍兩傍亦腎經也由是上行而散於胷中已

上三脉皆始於氣衝一原而分三岐督脉則行於背而應乎陽任脉則行丁腹而應乎陰衝脉則行直衝於上爲十經之海總領諸經者也

帶脉者起於季脇迴身一周

此奇經四脉也季脇章門穴在是也是帶脉之所起則繞也繞身一周猶如束帶

陽蹻脉者起於跟中循外踝上行入風池

此奇經五脉也陽蹻之脉起自足跟循足之外踝申脉穴上行入于風池風池穴在項後髮除陷中而

陰蹻脉者亦起於跟中循內踝上行至咽喉交貫衝脉

此奇經六脉也陰蹻自足跟而起循足之內踝照海穴而上至於咽喉與衝脉交接而貫通也

陽維陰維者維絡於身溢畜不能環流灌溉諸經者也故陽維起於諸陽會陰維起於諸陰交也

陽維陰維連上六脉奇經凡八脉也維持也維持經絡于身十脉盈溢畜不能循環流灌溉於十二經中故陽維起於諸陽所會之地陰維起於諸陰所交之處也

比于聖人圖設溝渠溝渠滿溢流于深湖故聖人不能拘通也而人脉隆盛入於八脉而不還周故十二經亦不能拘之其受邪氣畜則腫熱砭射之也

比于者取譬之辭也聖人設溝渠以通水道于溝渠溝渠滿溢從而流入于深湖深湖者畢下積水之所也故聖人不能拘制於溝渠而流通也人身經脉隆盛而入於奇經八脉別逆而行故十二經亦不能拘制八脉受邪則畜積而不能還周變成腫熱是知經脉不可止止則即當以砭石而射之也

二十八難奇經八脉之圖

二十九難曰奇經之爲病何如然陽維維於陽陰維維於陰陰陽不能自相維則悵然失志溶溶不能自收持

陽維之脉維持諸陽陰維之脉維持諸陰苟或陽維不能維持諸陽陰維不能維持諸陰陰陽不能維於一身則神思不爽悵然失志也身體懈怠不便收持也溶溶緩慢貌即懈怠也

陰蹻爲病陽緩而陰急

諸陰脉盛散入于陰蹻陰蹻受邪病在陰分而不在陽也故陽緩而陰急緩急即虛實之義也陰蹻循內踝而上行病則內踝上急而外踝上緩潔古云陰病則熱其治可灸照海也

陽蹻爲病陰緩而陽急

諸陽脉盛散入于陽蹻陽蹻受邪病在陽分而不在陰也故陰緩而陽急陽蹻循外踝而上行病則外踝上急而內踝上緩潔古云陽病則寒其治府風池陽曰表陰曰裏在表宜汗在裏宜下

衝之爲病逆氣而裏急

衝脉起於氣衝氣衝

穴名見陽明經也脉循足少陰而行與足陽明胃經相並夾臍上行至于胃中而散胃氣不足陽於衝脉逆氣不上行也裏急腹脹痛也

督之爲病脊強而厥脊督脉所過之處也厥逆也督脉受邪爲病脊強而厥逆可灸身柱二穴

任之爲病其內若結男子七疝女子瘕聚任脉起於中極下以上毛際循腹裏上關元至于喉病則腹裏若結不通男子爲病七疝七疝者一厥二盤三寒四癥五附六脉七氣也女子爲病作瘕聚於腹多因停血所致瘕者假物之形也瘕名有八蛇瘕脂瘕青瘕黃瘕燥瘕血瘕狐瘕鼈瘕是也聚者聚成塊而無常處也

帶之爲病腹滿腰溶溶若坐水中帶脉起於季脇廻身一周病則肚腹脹滿腰間緩慢畏寒故溶溶若坐水潔古云帶脉者太陰所主何以知之仲景曰大病差後腰已下有腫氣者牡蠣澤瀉散主之若不已可灸章門二穴

陽維爲病苦寒熱陽爲衛〻主表衛者氣也陽維受邪爲病在表而不在裏是以苦寒熱也

陰維爲病苦心痛陰爲榮而主裏榮者血也心生血是以苦心痛也

此奇經八脉之爲病也總結上文之意

陽蹻爲病邪在陽經故陽脉緊急陰不受邪其脉自舒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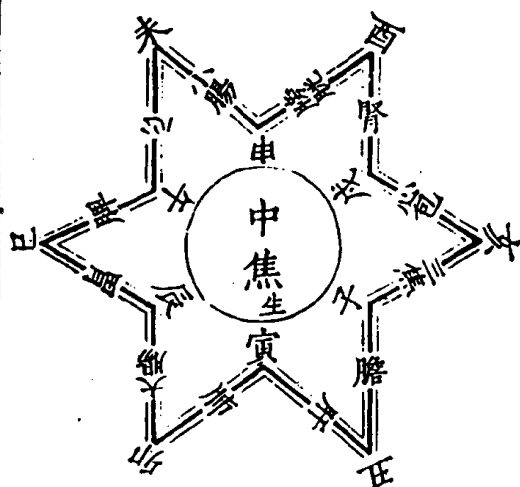
衝脉有邪其氣逆而不上更不能衝於胃中而散乃結聚于腹中而急痛也督之病督爲脉在脊督爲陽不受邪故陽不能相繼順接故脊強而厥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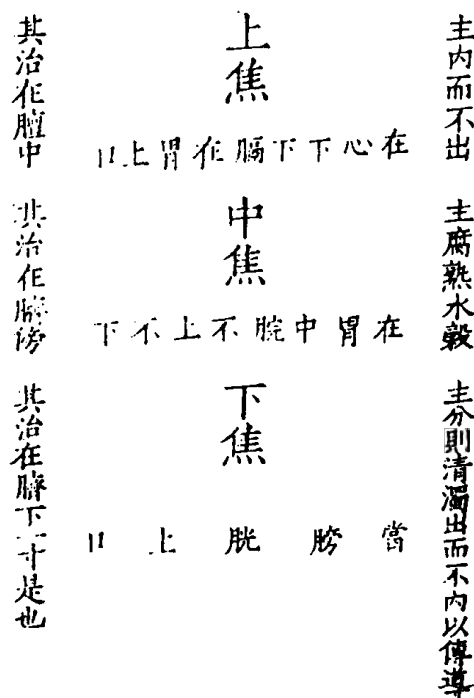
任之病痛而結積而不散男子因氣之積結爲七疝之疾女子因血之停聚爲八瘕之疾

帶之病主腹脹滿緣帶脉繞身一周故其脉不知所之溶溶然若坐水中也

二十九難八脉爲病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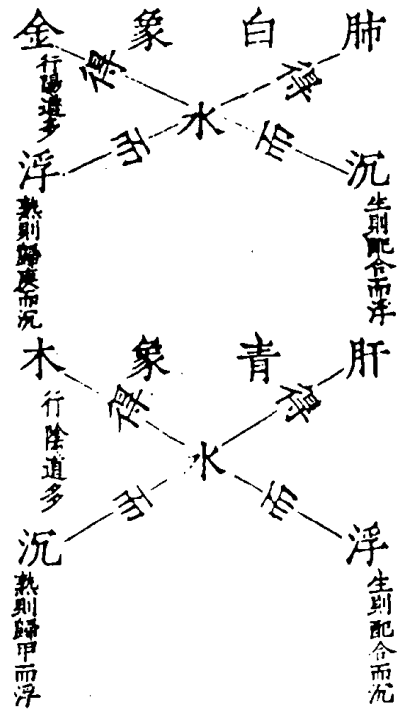
三十難曰榮氣之行常與衛氣相隨不然經言人受氣於穀穀入于胃乃傳與五藏六府皆受於氣其清者爲榮濁者爲衛榮行脉中衛行脉外營周不息五十而復大會陰陽相貫如環之無端故知榮衛相隨也榮華也衛護也人無根本飲食爲命故人受氣於穀穀入于胃遊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於五藏六府皆胃中之穀氣其氣之清者午後一陰生而爲榮其氣之濁者午後一陽生而爲衛榮屬陰而主內入於經則行於脉中衛屬陽而主外入於經則行於脉外二者榮周不休五十度周于身明日寅時復大會于手太陰陰陽更相貫串於十二經如環之運轉而無端故知榮衛相隨而流行也

三十難榮衛相隨之圖

黒者爲榮而居白中白者爲衛而裏黒外陰陽相貫如環無端

三十一難曰三焦何禀何生何始何終其治常在何許可曉以不然三焦者水穀之道路氣之所終始也禀禀賦也生發也始起也終止也三焦者禀腎間動氣以資始籍胃中穀氣以資生爲決瀆之官水道出焉水穀自上焦而入自下焦而出膻中爲氣海又氣海在臍下一寸半故知氣之所終始也上焦者在心下下膈在胃上口主內而不出其治在膻中玉堂下一寸六分直兩乳間陷者是中焦者在胃中脘不上不下主腐熟水穀其治在臍傍下焦者在臍下當膀胱上口主分別清濁主出而不內以傳導也其治在臍下一寸故名曰三焦其府在氣街一本云

衛字素問曰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瀆古云霧不利而爲喘滿漚不利而爲留飲瀆不利而爲腫脹臍傍乃臍之左右胃經天樞穴也一本云衛一脈曰非越人之言乃後人因別本不同而加者也如係越人之言衛衝不必兩言矣

三十一難三焦之圖

三十二難曰五藏俱等而心肺俱在膈上者何也然心者血肺者氣血爲榮氣爲衛相隨上下謂之榮衛通行經絡榮周於外故令心肺在膈上也心主血肺主氣榮衛者乃氣血之能事血流藏氣血之升降由氣之升降也一升而上一降而下相隨而行故曰榮衛往來流利於經絡之中榮周於外心爲陽中之陽肺爲陽中之陰乃氣血也主而居膈之上也

三十三難曰肝青象木肺白象金肝得木而沉木得水而浮肺得水而浮金得水而沉其意何也然肝者非爲純木也乙角也庚之柔大言陰與陽小言夫與婦釋其微陽而吸其微陰之氣其意樂金又行陰道多故令肝得水而沉也肺者非爲純金也辛商也丙之柔大言陰與陽小言夫與婦釋其微陰婚而就火其意樂火又行陽道多故肺得水而浮也純不雜也角者木之音也商者金之音也微陽者陽之微也微陰者陰之微也非純木純金者因與陰陽交配也乙庚辛丙其大陰與陽謂其小夫與婦夫婦則陰陽也釋去也吸受也木受氣於申申七月也長生在亥亥十月也皆是陰道臨官於寅寅正月也帝旺於卯卯二月也方是陽道故曰行陰道多金受氣於寅長生在巳巳四月也皆是陽道臨官於申帝旺於酉酉八月也方是陰道故曰行陽道多肺熟而復沉肝熟而復浮者何也故知辛當歸庚乙歸甲也熟則死也死則不能交配於木死則變爲純陽金死則變爲純陰故浮者熟而沉沉者熟而浮也辛歸庚其意不樂火而爲純金乙歸甲其意不樂金而爲純木純金則爲純陰矣純木則爲純陽矣

三十三難肝脉色象浮沈圖

肺 白 象 金
得 水 而 沈
金 行陽道多
浮 熟則歸庚而沉
沈 生則配合而浮
肝 青 象 木
得 水 而 浮
木 行陰道多
沈 熟則歸甲而浮
浮 生則配合而沉

三十四難曰五藏各有聲色臭味皆可曉知以不然十變言肝色青其臭臊其味酸其聲呼其液泣心色赤其臭焦其味苦其聲言其液汗脾色黃其臭香其味甘其聲歌其液涎肺色白其臭腥其味辛其聲哭其液涕腎色黑其臭腐其味鹹其聲呻其液唾是五藏聲色臭味也

五藏止有五變十變合藏府而言也肝色青臭臊木化也呼聲出於木也酸曲直作酸也泣液通於目也心色赤臭焦火化也言聲出於火也苦炎上作苦也汗血之屬也心主血液爲汗也脾色黃臭香土化也歌聲出於土也甘稼穡作甘也涎液通於口也肺色白臭腥金化也哭聲出於金也辛從革作辛也涕液通於鼻也腎色黑臭腐水化也呻聲出於水也鹹潤下作鹹也唾[illegible]液也肝主色五色之變在于木也心主臭五臭之變在乎火也脾主味五味之變在乎土也肺主聲五聲之變在乎金也腎主液五液之變在乎水也

五藏有七神各何所主耶然藏者人之神氣所舍藏也故肝藏魂肺藏魄心藏神脾藏意與智腎藏精與志也

舍者宅舍也人之神氣各藏於藏靈樞曰兩精相搏謂之神隨神往來謂之魂並精而出入者謂之魄所以任物者謂之心心有所憶謂之意意因慮而處物謂之智意有存謂之志精乃生形之本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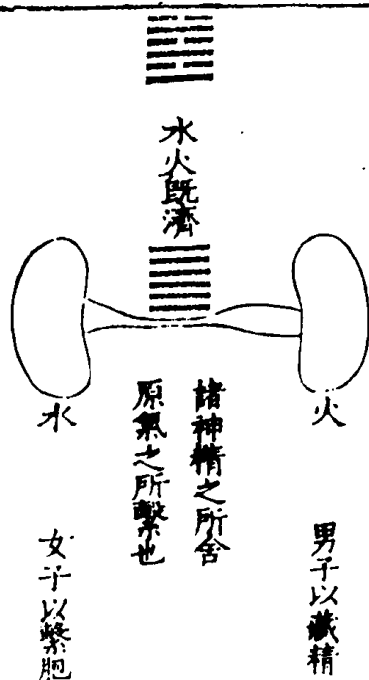
神者[illegible]之精也魂者[illegible]神往來者謂之魂並精出入者謂之魄兩精相搏謂之神
神相搏謂之精神者精氣之化也精者神氣之本也居心爲志心有所存謂之意所以[illegible]謂之智此七
者之妙分於五藏以舍藏之故肝藏魂云云若五藏一虧則神無所守而邪相侵各逐其藏而見焉

三十四難五藏七神圖

五藏各有聲色臭味之圖已具十三難故不重立止立七神圖

三十五難曰五藏各有所府皆相近而心肺獨去大腸小腸遠者何謂也經言心榮肺衛通行陽氣故居在上大腸小腸傳陰氣而下故居在下所以相去而遠也所者所處之處也五藏各有所處之地如胃近於脾膽近於肝膀胱近於腎何獨心肺居於上而大小腸居於下二者藏府不相近而相遠也然人水穀入胃其氣之精者爲血悍者爲氣其穢濁傳於大腸小腸膀胱也精悍之氣陽也穢濁之氣陰也陽氣心肺通行陰氣大腸小腸導二心肺不得不居于上而大腸小腸不得不居于下也又諸府者皆陽也清淨之處今大腸小腸胃與膀胱皆受不淨其意何也然諸府者謂是非也經言小腸者受盛之府也大腸者傳瀉行道之府也膽者清淨之府也胃者水穀之府也膀胱津液之府也一府猶無兩名故知非也小腸者心之府大腸者肺之府胃者脾之府膽者肝之府膀胱者腎之府小腸謂赤腸大腸謂白腸膽者謂青腸胃者謂黃腸膀胱者謂黑腸下焦所治也六府皆爲陽陽爲氣氣宜清淨大腸小腸胃與膀胱皆府令各受穢濁之物而爲不淨之處何也然諸府各有所用謂之清淨之處則非矣受盛者承奉胃所受盛糟粗受已復化轉入大腸傳瀉不潔之物以爲流行道路清淨者藏而不瀉無穢雜也水穀之府者胃乃倉廩之官也津液之府者膀胱乃津液所居之處也一府止有一名今皆曰清淨之處則一府有二名矣故知諸府非清淨之處耳清淨猶膽之一府也其他豈可同名而語哉府之色類藏之色也故名不同自胃受納水穀傳化而至下焦轉瀉不別清濁而出焉故曰下焦之所治也

三十五難五府不同圖

三十六難曰藏各有一耳腎獨有兩者何也然腎兩者非皆腎也其左者爲腎右者爲命門命門者諸神精之所舍原氣之所繫也故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繫胞故知腎有一也腎有二枚一左一右左則爲腎而屬水右爲命門而屬火命門者一身精神納藏之處原氣維繫之所原氣者即腎間動氣也男子於此而受五藏六府之精而藏之也女子於此得精施化而受胎之所故知腎止有一也

三十七難曰五藏之氣於何發起通於何許可曉以不然五藏者當上關於九竅也故肺氣通於鼻鼻和則知香臭矣肝氣通於目目和則知黑白矣脾氣通於口口和則知穀味矣心氣通於舌舌和則知五味矣腎氣通於耳耳和則知五音矣三焦之氣通於喉喉和則聲鳴矣末二句乃潔古所加五藏在下九竅在上故曰上關九竅上者身之上也九竅之解諸家皆云陽竅七陰竅二次內爲下穴外爲上謂之上關九竅獨潔古云耳二目二鼻孔二口一舌一喉一共九竅也諸家之說皆以舌不爲竅固爲得理殊不得經人之言自肝氣通於目至腎氣通於耳止言五藏上關九竅也若以陽竅七陰竅二爲是本文心氣通於舌舌和則知

五味二句無著落矣若數舌爲一竅共得十竅不入九數不若潔古之言尤爲得理又況不遺本文上關九竅上字抑且親切愚故依潔古之註而辨諸家之失五味辛甘酸苦鹹也五音宮商角徵羽也

五藏不和則九竅不通六府不和則留結爲聚不和者邪居之也肺氣不和則鼻不知香臭肝氣不和則目不知白黑脾氣不和則口不知穀味心氣不和則舌不知五味腎氣不和則耳不知五音三焦不和則喉不鳴利六府爲陽而主氣不和則氣不流通停留結聚而爲癰膿矣邪在六府則陽脈不和陽脈不和則氣留之氣留之則陽脈盛矣邪在五藏則陰脈不和陰脈不和則血留之血留之則陰脈盛矣陰氣太盛則陽氣不得相榮故曰格陽太盛則陰氣不得相榮也故曰關

陰陽俱盛不得相榮也故曰關格關格不得盡其命而死矣六府屬陽肌肉上爲陽脉邪氣逆於六府則肌肉上之脉不和陽爲氣而主外肌肉上脉不和則邪氣停留於皮膚而不散邪氣停留陽脉於是而偏盛留於五藏不陰肌肉下爲陰脉邪氣在脉不和則肉下脉不和陰爲血而主內肌肉下脉不和則血邪停留於肉理血邪一留陰脉於是而偏盛故格拒也內格則外脉不得入所以偏陰獨盛則陽氣不得榮故曰格陽關閉也外關則內脉不得出所以偏陽獨盛則陰氣不得外榮故曰關陰不得內陽外二者俱盛榮衛否塞氣血不得相濟是爲關格夫人之所以生者氣血榮運也氣血既不榮運是以不得盡其命而死也

經言氣獨行於五藏不榮於六府者何也然夫氣之行如水之流不得息也故陰脉榮於五藏陽脉榮於六府如環無端莫不

其紀終而復始而不覆溢人氣內溫於藏府外濡於腠理夫當作人氣之運行者如水之流不常晝夜故三陰之行於陽於五藏三陽之脉榮於六府氣血之行陰陽而陰如環之無端莫知其盡紀終於肺始於肺既終而又復始覆者諸陰不足陽入來之也又亦謂之覆溢者諸陽不足陰出來之也又上魚亦謂之溢陰陽各安其常則脉無覆溢之患然不覆溢人身之氣內則藏府溫和外則腠理潤澤腠理者毛孔文路也

九竅者目二舌一口一鼻孔二耳二喉一是也三焦雖不係五藏之列其原起於腎間而出入五藏者也

圖註八十一難經卷之二

盧國　秦越人　述

四明靜齋張世賢圖註

三十八難曰藏唯有五府獨有六者何也然所以府有六者謂三焦也有原氣之别焉主持諸氣有名而無形其經屬手少陽此外府也故言府有六焉三焦合氣於腎腎爲原氣之正三焦爲原氣之別三焦主持一身之氣總狀而空有上中下之名其經屬手之少陽其有不同各府之在內而獨在於氣衝之分府也者內焉五外焉一所以言府有六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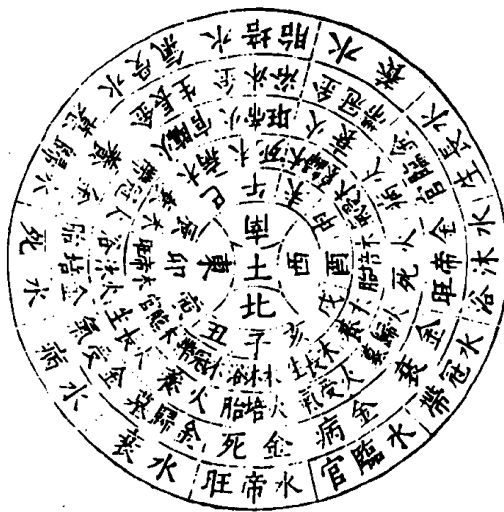
三十八難五藏六府之圖

三十九難曰經言府有五藏有六者何也然六府者止有五府也然五藏亦有六藏者謂腎有兩藏也其左爲腎右爲命門命門者謂精神之所舍也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繫胞其氣與腎通故言藏有六也府有六者何也然五藏各一府三焦亦是一府然不屬於五藏故言府有五焉府五者膽胃大腸小腸膀胱也藏六者肝心脾肺腎命門也命門之氣與腎相通因其相通其府故同膀胱也三焦亦是一府配合包絡不與五藏相關三焦非正府所以言府有五也

三十九難五府六藏之圖

四十難曰經言肝主色心主臭脾主味肺主聲腎主液鼻者肺之候而反知香臭耳者腎之候而反聞聲其意何也然肺者西方金也金生於巳巳者南方火火者心心主臭故令鼻知香臭腎者北方水也水生於申申者西方金金者肺肺主聲故令耳聞聲

肝木也木之華萼敷布五色故肝主色心火也火之化物五臭出焉故心主臭脾土也味自土生故脾主味肺金也聲出於金故肺主聲腎主水也液皆水屬故腎主液肺主聲鼻屬於腎不能聽聲而反知香臭腎主液耳爲聲於腎不爲液而反能聞聲果何如耶蓋由肺屬西方金金生在巳南方巳午未巳正火臨官之地火在金爲心主臭鼻雖屬肺肺金生於火火之位故令鼻知香臭腎屬北方水水長生在申申西之方申西戌申正金臨官之地金在藏爲肺肺主聲耳雖屬腎腎水生於肺金之位故令耳能聞聲

四十難發明耳聞鼻臭之圖

此圖言五行左旋而屬陽者也陰則以培胎之位爲受氣之位而右旋也土則寄王四季於辰戌丑未之月各王一十八日萬物所知所能皆在長生之時不在臨官帝王之位

四十一難曰肝獨有兩葉以何應也然肝者東方木也木者春也萬物之始生其尚幼小意無所親去太陰尚近離太陽不遠猶有兩心故令有兩葉亦應木葉也

水爲木父土爲木母發生於春萌蘖之時根荄芽甲萌動之始其形尚幼小而未大初生獨立其意無別物所親水土以資其生所親者惟二物而已自彼至此謂之離自此而言之夫太陰腎也太陽膀胱也肝之位居於右在脾之下而位膀胱之上脾左近心臟故尚近水土與所以猶有兩心因其兩心故有兩葉亦應木之生也肝凡七葉今云兩葉者左三葉爲一葉右四葉爲一葉也

四十二難曰人腸胃長短受水穀多少各幾何
然胃大一尺五寸徑五寸長二尺六寸橫屈受水穀三斗五升其中常留穀二斗水一斗五升小腸大二寸半徑八分分之少半長三丈二尺受穀二斗四升水六升三合合之大半迴腸大四寸徑一寸半長二丈一尺受穀一斗水七升半廣腸大八寸徑二寸半長二尺八寸受穀九升三合八分合之一故腸胃凡長五丈八尺四寸合受水穀八斗七升六合八分合之一此腸胃長短受水穀之數也胃會也胃爲市諸物會於此腸暢也通暢胃氣去滓穢也迴腸即大腸也因其迴曲以回爲名廣腸者脂腸也一名肛門

肝重四斤四兩左三葉右四葉凡七葉主藏魂肝幹也體狀有似枝幹故名曰肝左三右四陰多陽少也魂者隨神往來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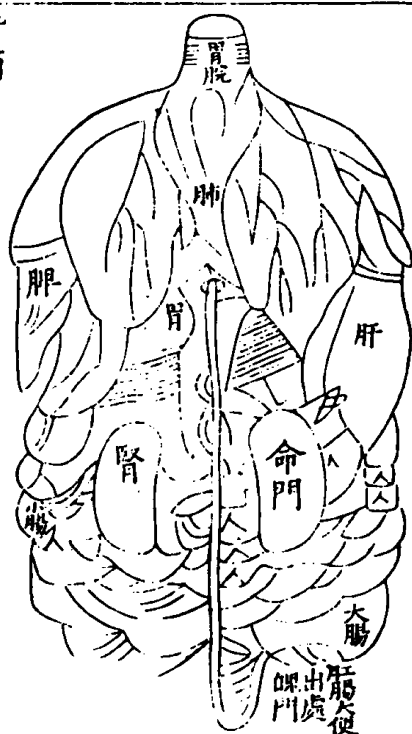
心重十二兩中有七孔三毛盛精汁三合主藏神心任也任萬物而無纖巨計十二兩重上智之人心有七孔三毛中智之人心有五竅二毛下智之人心有三竅一毛常人心有二竅無毛愚人心有一竅下愚人心有一竅甚小盛精汁三合兩精相搏謂之神神者精氣所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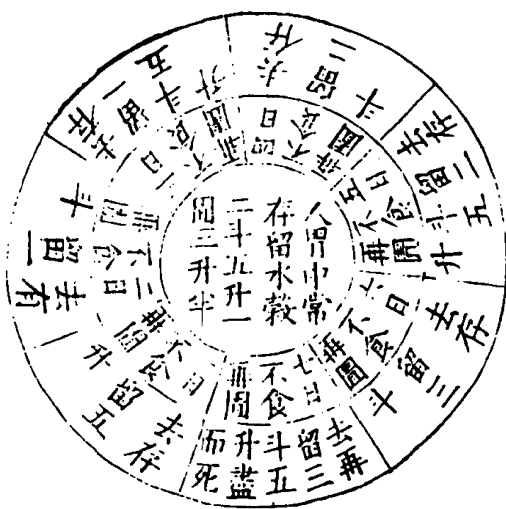
脾重二斤三兩扁廣三寸長五寸有散膏半斤主裹血溫五藏主藏意脾俾也俾助胃氣主化水穀也有散脂膏半斤主裹血所受穀味分散以溫各藏意者心之所之也

肺重三斤三兩六葉兩耳凡八葉主藏魄肺勃也其氣勃鬱也計三斤三兩重六大葉二小葉凡八葉也兩耳即二小葉也並精出入謂之魄明者精氣之區仿也

腎有兩枚重一斤二兩主藏志腎引也引水氣灌注諸脈也腎有兩枚在腰對於臍左者爲腎右者爲命門志者意之所存也

膽在肝之短葉間重三兩三銖盛精汁三合膽敢也有果敢決斷也主於肝之兩小葉間膽爲清淨之府不受穢汚之物惟盛精汁三合

胃重二斤十四兩紆曲屈伸長二尺六寸大一尺五寸徑五寸容穀二斗水一斗五升小腸重二斤十四兩長三丈二尺廣二寸半徑八分分之少半左迴疊積十六曲容穀二斗四升水六升三合合之大半大腸重二斤十二兩長二丈一尺廣四寸徑一寸當臍右迴

壘積十六曲盛穀一斗水七升半膀胱重九兩二銖縱廣九寸盛溺九升九合口廣二寸半脣至齒長九分齒已後至會厭深三寸半大容五合舌重十兩長七寸廣二寸半咽門重十兩廣二寸半至胃長一尺六寸喉嚨重十二兩廣二寸長一尺二寸九節肛門重十二兩大八寸徑二寸大半長二尺八寸受穀九升三合八分合之一紆即曲也又謂也廣大闊也縱直也會厭吸門也舌捷也捷於立言知味者也咽嚥也咽通于胃而嚥物也喉嚨肺之系也其中空虛可以通氣之呼吸也肛門即廣腸也升斗合法宜在大容五合上推之尺寸斤兩之法宜於同身寸取之

四十二難藏府形狀之圖

四十三難曰人不食飲七日而死者何也然人胃中常存留穀二斗水一斗五升故平人日再至圊一行二升半日中五升七日五七三斗五升而水穀盡矣故平人不食飲七日而死者水穀津液俱盡即死矣平人不病之人也人無根株飲食爲命之胃爲水穀之海所受水穀常存三斗五升平和之人一日兩次在圊共去五升七日五七三斗五所受三斗五升水穀皆盡故無病之人絕水穀七日而死人憑水穀以佐津液氣血水穀既盡津液氣血亦盡命隨而亡矣丁氏曰人受氣於水穀以養神水穀盡而神去經曰安穀則昌絕穀則亡仲景云水入於經其血乃成穀入於[illegible]脈道乃行故血不可不養衛不可不溫而溫衛和榮[illegible]將行常有天命

四十三難不食飲七日死圖

四十四難曰七衝門何在然唇爲飛門齒爲戶門會厭爲吸門胃爲賁門太倉下口爲幽門大腸小腸會爲闌門下極爲魄門故曰七衝門也

衝者通也要地也物自上而入從下而出開闔有時故謂之門飛動也兩唇動運如物之飛戶獨扇門也凡物之大者不得徑入必齒而碎之然後入也會厭謂咽嗌會合也厭猶掩也謂當嚥物時合掩喉嚨不使食物誤入以阻其氣之呼吸出入也賁與奔同食飲奔聚於胃太倉亦胃也胃下口爲幽門幽門者謂其居於幽隱之處也謂遮闌也大腸小腸之會分別清濁糟粕穢濁者入於大腸水液清者滲于膀胱故取遮闌之義下極肛門也魄者人之精爽也說文云魄陰神也肛門有物出而精爽陰神寧矣又肺與大腸爲傳送肺藏魄大腸乃肺之府故云魄門此七門者水穀衝要通利開闔之所是以謂之七衝門也

四十四難七衝門之圖

四十五難曰經言八會者何也然腑會太倉臟會季脇筋會陽陵泉髓會絶骨血會膈俞骨會大杼脉會太淵氣會三焦外一筋直兩乳内也熱病在内者取其會之氣穴也

會聚會也腑六腑也胃化氣以養六府故府會於太倉潔古云服涼藥尚能食而熱可灸太倉穴太倉胃名在臍上四寸即中脘也藏五藏也季脇章門穴也乃足厥陰經之穴帶脉發於此也章門乃脾之募在季脇之端脾受穀味播敷各藏故藏會於季脇潔古云不能食而熱可灸章門筋一身之筋也陽陵泉足少陽之穴名也在膝下一寸外廉陷中衆筋結聚之所又肝主筋少陽乃肝之府故衆筋會於陽陵泉潔古云煩滿囊縮可灸陽陵泉髓會中骨也絶骨亦足少陽經之穴名也在外踝上三寸必以踝上小骨絶處爲是少陽主骨萬物絶則受氣骨絶於此而少陽主之故髓會於絶骨潔古云腦爲髓海頭熱如火足寒如冰可灸此穴血會一身之血也膈俞穴名在背第七椎骨下兩傍各一寸五分諸經之血皆從膈膜而上下又心生血肝藏血心在膈上肝在膈下交通於膈膜故血會於膈俞潔古云身斑斑如錦紋血熱可灸膈俞骨一身之骨也大杼穴名在項後第一椎兩傍各一寸五分諸骨自此擎架往下支生故骨會於大杼潔古云前板牙乾燥可灸大杼穴明堂云大杼禁灸若非板牙乾燥之症毋得灸也脉諸經之脉也太淵穴名在掌橫文後陷中近寸口也經云寸口者脉之大會手太陰之脉動也又云肺朝百脉故脉會太淵潔古云平人一息七至可灸此穴氣諸經之氣也三焦上中下三焦也兩乳內膻中穴也膻中爲上焦中脘爲中焦氣海爲下焦外從下氣海一筋直至兩乳內也一說直兩乳內止言膻中穴也於直字未通如其言當下横直三字熱在內審其熱之所在外取其所會之要穴以去其病也

四十五難八會之圖

四十六難曰老人臥而不寐少壯寐而不寤者何也然經言少壯者血氣盛肌肉滑氣道通榮衛之行不失於常故晝日精夜不寤老人血氣衰肌肉不滑榮衛之道濇故晝日不能精夜不寐也故知老人不得寐也紀曰五十巳上爲老二十巳上爲壯十八巳上爲少盛壯也常常度也陽主晝陰主夜陽動陰靜動主精靜主寐人一日一夜脈行五十度周於身榮衛皆日行陽二十五度夜行陰亦二十五度少壯之人榮衛盛肌肉滑血氣行道路跡通不失常度平旦陰盡陽氣出於目則清爽而強日入陽盡而陰受氣則寐而不寤老人反是

四十六難寤寐相反之圖

四十七難曰人面獨能耐寒者何也然人頭者諸陽之會也諸陰脈皆至頸胷中而還獨諸陽脈皆上至頭耳故令面耐寒也諸陽者手足三陽也諸陰者手足三陰也手三陰之脈從胃至手足三陰之脈太陰則起于大指之端上膈挾咽連舌本散舌下少陰起于小指之端從脊上貫肝膈入肺中使古本厥陰起于大指叢毛之除上貫脇肋會手頂巔經言諸陰經之脈皆至于頭胃中而還不去厥陰至頂歯者器言之也乇于手之三陽從手至頭足之三陽從頭走至足也陽經之脈上至頭耳獨與于陰經之脈面爲陽中之陽故能耐寒而若惡寒是六陽不會於頭此謂陰盛陽虛也

四十八難曰人有三虛三實何謂也然有脉之虛實有病之虛實有診之虛實也虛者空虛眞氣奪也實者強實邪氣盛也脉病診之三者俱有虛有實也脉之虛實者濡者爲虛緊牢者爲實脉兩手寸關尺之脉也濡者氣來不足而爲虛緊牢者氣來有餘而爲實病之虛實者出者爲虛入者爲實言者爲虛不言者爲實緩者爲虛急者爲實出者從內而之外入者從外而之內出則五內自病而爲虛也入則外邪所傷而爲實也言者病而尚能言也非任言之言亦五內自病而爲虛不言者病而不能言也是外邪所傷而爲實是知陽勝則實陰勝則虛緩急言病勢也遲緩者精氣奪而爲虛卒急者邪氣盛而爲實診之虛實者濡者爲虛牢者爲實癢者爲虛痛者爲實外痛內快爲外實內虛內痛外快爲內實外虛診視驗也按病之通稱兼望聞問切而言也濡爲虛牢爲實雖其上文脉之虛實相類此則所同者脉當關開壯痒者氣欲通榮衛虛也痛者氣不通邪氣實也快痒也邪在外而不在內故外痛而內快病在內而不在外故內痛而外快痛則實快則虛也故曰虛實也總結上文三虛三實而言

四十八難三虛三實之圖

	脉	病	診
爲虛	濡者	出者 言者 緩者	濡者 痒者 快
爲實	緊牢者	入者 不言者 急者	痛者 牢者

四十九難曰：有正經自病，有五邪所傷，何以別之？然：言憂愁思慮則傷心，形寒飲冷則傷肺，恚怒氣逆上而不下則傷肝，飲食勞倦則傷脾，久坐濕地強力入水則傷腎，是正經自病也。心藏神，養心莫善於寡欲，憂愁思慮過度則神疲而心受傷矣。肺主氣而宜溫，形寒者皮毛寒也，形寒於外而飲冷於內，則氣不利而肺受傷矣。肝主怒，恚恨怒也，恚怒即氣逆而上，血不順行矣，積心胃而不歸養肝，甚則嘔血而肝受傷矣。脾受穀味而主四肢，善養脾者調其飲食，弗勞其形，苟或飲食不節，起居無常，脾受傷矣。腎惡濕，內經曰濕勝寒，季夏腎衰，濕能勝腎，可知腰乃腎之府，坐濕則濕易入，強力者力不能勝而強勝之也，強力則汗出，汗出則玄府不固，入於水中，水從玄府而入，濕勝則腎傷矣。此五者是正經自生病也。

何謂五邪？然：有中風，有傷暑，有飲食勞倦，有傷寒，有中濕，此之謂五邪。此五者乃他邪所傷也，非正經自病。肝屬木，主色而應風邪，入五藏爲五色；心屬火，主臭而應暑邪，散入五藏爲五臭；脾屬土，主味而欲有節，邪入五藏爲五味；肺屬金，主聲而惡寒邪，散入五藏爲五音；腎屬水，主液而惡濕邪，故入五藏爲五液。五邪各從其類。或曰：正經自病既言飲食勞倦，五邪之病不宜亦言飲食勞倦。然正經自病謂飲食勞倦止傷脾經也，五邪爲病謂飲食勞倦傷脾而病傳各藏也，中濕亦如之。

假令心病，何以知中風得之？然：其色當赤。何以言之？肝主色，自入爲青，入心爲赤，入脾爲黃，入肺爲白，入腎爲黑。肝爲心邪，故知當赤色也。其病身熱，脇下滿痛，其脈浮大而弦。此言心病因中風而得也。中風之病肝先得，色乃肝所主，肝邪入心，其色乃赤，色青屬肝，赤屬心也。身熱者心病也，脇下痛者肝病也，浮大者心脈也，弦者肝脈也。肝邪干心，故色脈與病肝心二經並見。

何以知傷暑得之？然：當惡臭。何以言之？心主臭，自入爲焦臭，入脾爲香臭，入肝爲臊臭，入腎爲腐臭，入肺爲腥臭。故知心病傷暑得之也，當惡臭。其病身熱而煩，心痛，其脈浮大而散。此言心病因傷暑而得也。傷暑之病心先行，心火也，火之化物五臭出焉，臭乃心所主，心火炎甚則生焦，苦臭屬心，焦亦心也。心邪自干心，故臭脈與病獨見心經。

何以知飲食勞倦得之？然：當喜苦味也。虛爲不欲食，實爲欲食。何以言之？脾主味，入肝爲酸，入心爲苦，入肺爲辛，入腎爲鹹，自入爲甘。故知脾邪入心，爲喜苦味也。其病身熱而體重嗜臥，四肢不收，其脈浮大而緩。此言心病因飲食勞倦而得也。飲食勞倦之病脾先得，脾虛則不欲食，實則欲食，味乃脾所主，脾邪入心，飲食喜苦味，屬脾，苦屬心也。身熱者心病也，體重嗜臥四肢不收者脾病也，浮大者心脈也，緩者脾脈也。脾邪與心，故榮脈與病脾心二經並見。

何以知傷寒得之？然：當譫言妄語。何以言之？肺主聲，入肝爲呼，入心爲言，入脾爲歌，入腎爲呻，自入爲哭。故知肺邪入心，爲譫言妄語也。其病身熱，洒洒惡寒，甚則喘欬，其脈浮大而濇。此言心病因傷寒而得也。傷寒之病肺先得，濇乃肺所主，肺邪入心，其聲爲言，聲屬肺，言屬心也。身熱者心病也，洒洒惡寒甚則喘欬者肺病也，浮大者心脈也，濇者肺脈也。肺邪干心

故聲脈與病肺心二經並見

何以知中濕得之？然：當喜汗出不可止。何以言之？腎主濕，入肝爲泣，入心爲汗，入脾爲涎，入肺爲涕，自入爲唾。故知腎邪入心，爲汗不可止也。其病身熱，小腹痛，足脛寒而逆，其脉沉濡而大。此言心病因中濕而得也。中濕之病腎先得，濕乃腎所主，腎邪入心，汗出不可止。不可止者，莫能止也。濕屬腎，汗屬心也。身熱者，心病也。小腹痛，足脛寒而逆者，腎病也。沉濡者，腎脉也。大者，心脉也。腎邪入心，故液、脉與病，心腎二經並見。此五邪之法也。結上文，經文雜曰假令心病不及備言各藏，其大畧已陳，俱可類推矣。潔古復備言各藏，續增二十條于總文之末。愚則誠恐有雜聖經，故入于註内。

潔古曰：假令脾病何以中風得之？其病色黃。何以言之？肝主色，自入爲青，入心爲赤，入脾爲黃，入肺爲白，入腎爲黑，故知肝爲脾邪。其病體重，脇下滿痛，其脉緩而弦。

假令肺病何以知中風得之？其色白，肝爲肺邪。其病洒淅寒熱，脇下痛，其脉濇而弦。何以知之？肝主色，入肺爲白。

假令腎病何以知中風得之？其色黑，肝爲腎邪。其病瀉如下重，脇下痛，其脉沉濇而弦。何以知之？肝主色，入腎爲黑。

假令肝病何以知中風得之？其色青，其病脇痛，其脉弦。何以言之？肝主色，自入爲青。

假令脾病何以知傷暑得之？其臭香，心爲脾邪。其病體重，煩心，心痛，其脉緩而浮。心主臭，故入脾爲香臭。

假令肺病何以知傷暑得之？其臭腥，心爲肺邪。其病洒淅寒熱而煩心，其脉濇而大。心主臭，入肺爲腥臭。

假令腎病何以知傷暑得之？其臭腐，心爲腎邪。其病洩如下重，身熱，其脉浮而洪。心主臭，入腎爲府臭。

假令肝病何以知傷暑得之？其臭臊，心爲肝邪。其病脇下痛，身熱，其脉弦而浮。心主臭，入肝爲臊臭。

假令脾病何以知飲食勞倦得之？其味甘。其病體重節痛，其脉中緩而大。脾主味，自入爲甘。

假令肺病何以知飲食勞倦得之？其味辛，脾爲肺邪。其病洒淅寒熱，體重，其脉濇而緩。肝主味，入肺爲辛。

假令腎病何以知飲食勞倦得之？其味鹹，脾爲腎邪。其病足脛寒而逆，體重，其脉沉而緩。脾主味，入腎爲鹹。

假令肝病何以知飲食勞倦得之？其味酸，脾爲肝邪。其病脇下痛，體重，其脉弦而緩。脾主味，入肝爲酸。

假令脾病何以知傷寒得之？其聲歌，肺爲脾邪。其病體重，洒淅寒熱，其脉緩而濇。肺主聲，入脾爲歌。

假令肺病何以知傷寒得之？其聲哭。其病洒淅寒熱，其脉濇。肺主聲，自入爲哭。

假令腎病何以知傷寒得之？其聲呻，肺爲腎邪。其病瀉如下重，洒淅寒熱，其脉沉而濇。肺主聲，入腎爲呻。

假令肝病何以知傷寒得之？其聲呼，肺爲肝邪。其病脇痛，洒淅寒熱，其脉弦而濇。肺主聲，入肝爲呼。

假令脾病何以知中濕得之？其液涎，腎爲脾邪。其病體重，足脛寒而逆，其脉緩而沉。腎主液，入脾爲涎。

假令肺病何以知中濕得之？其液涕，腎爲肺邪。其病寒熱，足脛寒而逆，其脉濇而沉。腎主液，入肺爲涕。

假令腎病何以知中濕得之？其液唾。其病瀉如下重，足脛寒而逆，其脉沉。腎主液，自入爲唾。

假令肝病何以知中濕得之？其液泣，腎爲肝邪。其病脇痛，足脛寒而逆，其脉弦而沉。腎主液，入肝爲泣。凡此五主之法，察其所主而調之，所以知虛實邪正之理也。

四十九難五邪爲病之圖

舉心病爲例除自干獨見本經餘皆二經雜見各藏可以類推

圖註八十一難經卷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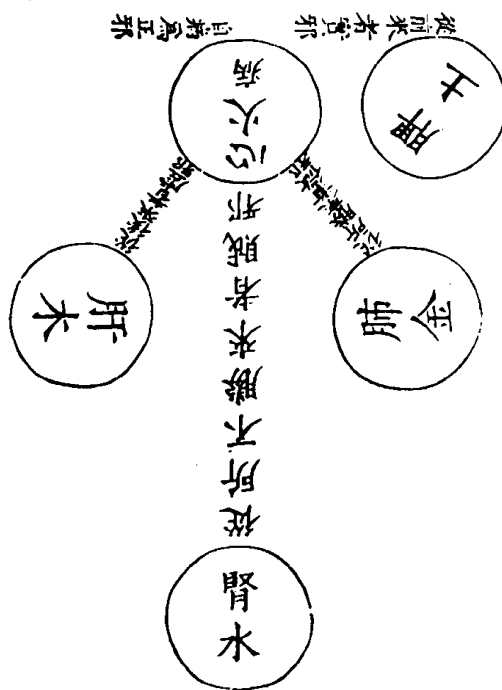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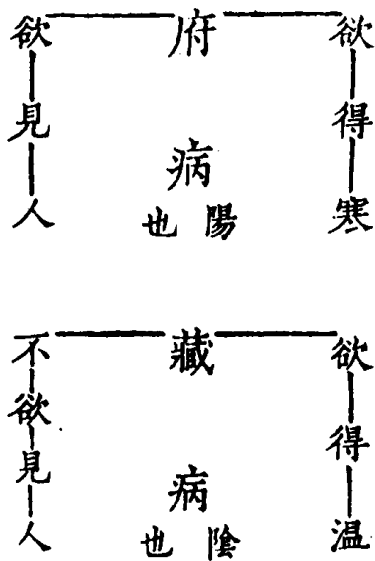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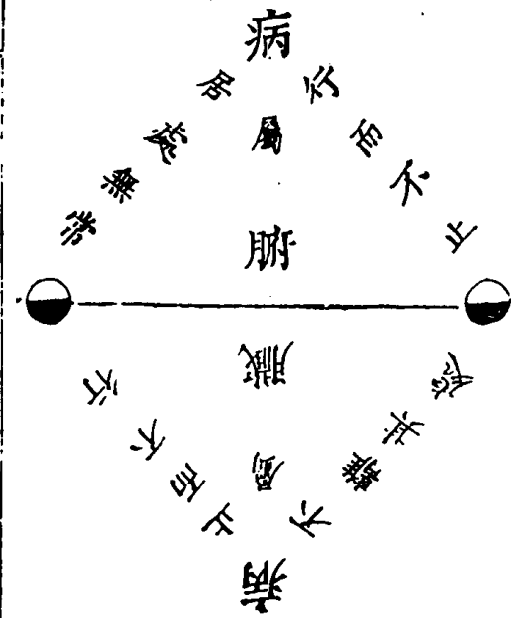
盧國　秦越人　述

四明靜齋張世賢圖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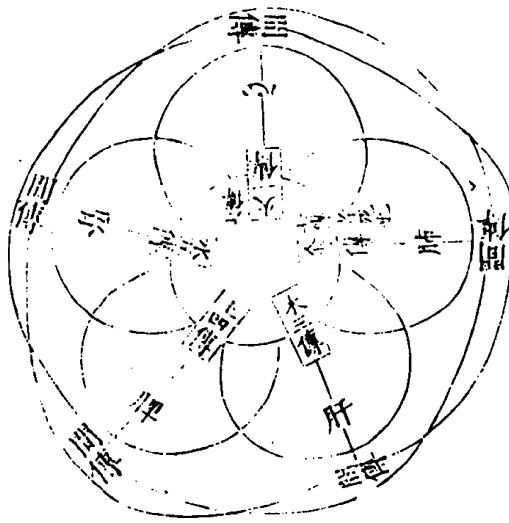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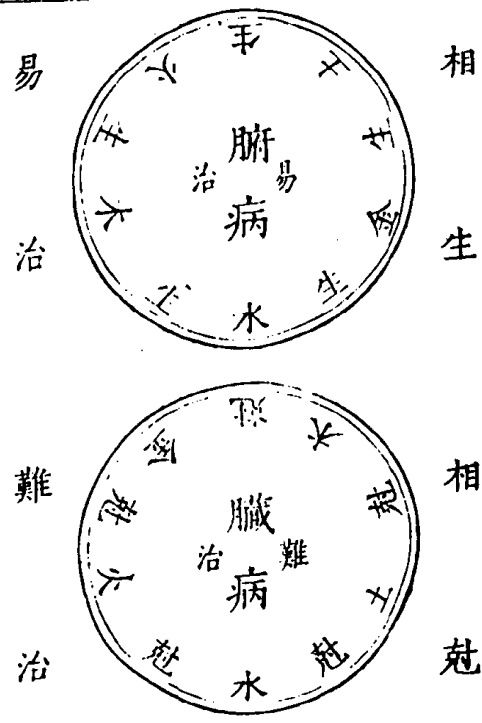
五十難曰病有虛邪有實邪有賊邪有微邪有正邪何以別之然從後來者爲虛邪從前來者爲實邪從所不勝來者爲賊邪從所勝來者爲微邪自病爲正邪

病之來也各不同邪之名也故不一假令舉心藏而言之心火之病因肝木之邪所致火生於木是從後來火中有木本能生土無土則水至矣故爲虛邪因脾土之邪所致土生於火是從前來火中有土水不能至則子能制鬼矣故爲實邪因腎水之邪所致水能剋火是從所不勝者既不能勝故爲賊邪因肺金之邪所致火能勝金是從所勝來勝則不能爲害故爲微邪如但得心病是正經自病無他邪相干故爲正邪餘藏倣此

何以言之假令心病中風得之爲虛邪傷暑得之爲正邪飲食勞倦得之爲實邪傷寒得之爲微邪中濕得之爲賊邪

此以心病爲例復解上文之意中風肝木先病也傷暑心火先病也飲食勞倦脾土先病也傷寒肺金先病也中濕腎水先病也心病因是五者而得則有虛實賊微正之分矣餘意解見上文

五十一難曰病有欲得溫者有欲得寒者有欲見人者有不欲見人者而各不同病在何藏府也然病欲得寒而欲見人者病在府也病欲得溫而不欲見人者病在藏也何以言之府者陽也陽病欲得寒又欲見人藏者陰也陰病欲得溫又欲閉戶獨處惡聞人聲故以別知藏府之病也六府屬陽五藏屬陰諸陽為病則熱熱則欲得寒以奪之欲見人者陽性好為繁擾也諸陰為病則寒寒則欲得溫以濟之閉戶獨處惡聞人聲者陰性好安靜也病各不同所欲故異別其欲得寒欲見人而知其病之在府別其欲得溫欲閉戶獨處惡聞人聲而知其病之在藏寒溫兼飲食衣服言飲食寒溫入於口者也衣服寒溫適於體者也

五十二難曰府藏發病根本等不然不等也其不等奈何然藏病者止而不移其病不離其處府病者彷彿賁響上下行流居處無常故以此知藏府根本不同也府屬陽而象天藏屬陰而象地故藏病靜而不動府病動而不靜藏府發病根本所以不同治之者凡欲汗欲下當察動靜表裏虛實大抵三陽在表三陰在裏也

五十二難府藏病根不同圖

五十三難曰經言七傳者死間藏者生何謂也然七傳者傳其所勝也間藏者傳其子也何以言之假令心病傳肺肺傳肝肝傳脾脾傳腎腎傳心一藏不再傷故言七傳者死也間藏者傳其所生也假令心病傳脾脾傳肺肺傳腎腎傳肝肝傳心是子母相傳周而復始如環無端故言生也七傳者傳數至七也七傳乃夫傳於妻故曰傳所勝假令心病以心部爲始以次相傳六傳至心心當再傳於肺肺不肯受是謂一藏不再傷也傳於所勝謂之賊邪故致死也間傷也間藏乃母傳於子故曰傳其所生假令心病心勝肺令不經傳於肺而傳之於脾是脾膈其所勝矣脾勝腎令不經傳於腎而傳之於肺是肺膈其所勝矣肺勝肝令不經傳於肝而傳之於腎是腎膈其所勝矣腎勝心令不經傳於心而傳之於肝是肝膈其所勝矣生生不已終而復始傳之無窮謂之虛邪無相勝之害故得生也

五十三難七傳間傳之圖

五十四難曰藏病難治府病易治何謂也然藏病所以難治者傳其所勝也府病易治者傳其子也與七傳間藏同法也病深則傳所勝病淺則傳所生藏病已深故傳其所勝府病尚淺故傳其所生素問曰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膚其次治筋脉其次治六府其次治五藏治五藏者半死半生也如此之言病漸入深醫漸難療病有藏府之分治有難易之別彰彰矣七傳傳所勝也間藏者傳其子也故曰同法

四明陳氏曰藏者人之神內守則邪之微者不易傳若大氣之入則神亦失守而病深故曰難治亦死至於夫六府爲轉輸傳化者其氣常通況腑又淸淨之處則邪入之終難深留故府爲易治也

五十五難曰病有積有聚何以別之然積者陰氣也聚者陽氣也故陰沉而伏陽浮而動氣之所積名曰積氣之所聚名曰聚故積者五藏所生聚者六府所成積者陰氣也其發有常處其痛不離其部上下有所終始左右有所窮處聚者陽氣也其始發無根本上下無所留止其痛無常處謂之聚故以是別知積聚也積者陰氣所生也象也而不動聚者陽氣所成也象天而轉運積之病所在脇排右脇心膺上背膊下脾居中各有常處也其痛不離其部者不越其本部也上下者積之上下也終始者起止也左右者積之左右兩傍也窮處者積形所止之處而痛止於此也聚之病其形似有若無故始發無根本往來上下無定止痛亦無一定之處也因其病之或動或靜知其名之爲積爲聚焉

五十五難藏積府聚圖

五十六難曰五藏之積各有名乎以何月何日得之然肝之積名曰肥氣在左脇下如覆杯有頭足久不愈令人發咳逆痎瘧連歲不已以季夏戊巳日得之何以言之肺病傳肝肝當傳脾脾季夏適王王者不受邪肝復欲還肺肺不肯受故留結爲積故知肥氣以季夏戊巳日得之肥氣者如肉肥盛之狀也間日而發曰瘧連日而發曰痎肝位在左脇下故積亦在此也其形如杯覆仰頭有足始得其疾邪氣未盛久則真衰邪盛故發咳逆痎瘧連年不痊也季夏末月也土王於是月戊巳土日也月分與日皆係土王之鄉肝故莫能勝脾肥氣之積於是月日得也心之積名曰伏梁起臍上大如臂上至心下久不愈令人病煩心以秋庚辛日得之何以言之腎傳心心當傳肺肺秋適王王者不受邪心復欲還腎腎不肯受故留結爲積故知伏梁以秋庚辛日得之伏不動也梁如屋梁之橫也臍上至心下心之部位也秋王金庚辛金日也脾之積名曰痞氣在胃脘覆大如盤久不愈令人四肢不收發黃疸飲食不爲肌膚以冬壬癸日得之何以言之肝病傳脾脾當傳腎腎以冬適王王者不受邪脾復欲還肝肝不肯受故留結爲積故知痞氣以壬癸日得之痞者否塞而不通也脾象中坤其積故在胃脘主四肢不收者脾衰也黃疸身體手足皆黃也食不爲肌膚即叔和食不作肌膚之害也此痞久而不愈所致冬王水日也肺之積名曰息賁在右脇下覆大如杯久不已令人洒淅寒熱喘咳發肺壅以春甲乙日得之何以言之心病傳肺肺當傳肝肝以春適王王者不受邪肺復欲還心心不肯受故留結爲積故知息賁以春甲乙日得之息安靜也賁與奔同走動也乃肺之積或時安靜或時走動故曰息賁肺居右脇下故積亦發於此肺主皮毛積久而不愈則真虛邪盛真虛則森然而寒邪盛則熱故請之洒淅寒熱洒淅寒熱非大寒熱也肺主氣氣受邪故喘欬而發肺壅壅塞而不通也春王木甲乙木日也腎之積名曰賁豚發於少腹上至心下若豚狀或上或下無時久不已令人喘逆

骨痿少氣以夏丙丁日得之何以言之脾病傳腎腎當傳心心以夏適王王者不受邪腎復欲還脾脾不肯受故留結爲積故知賁豚以夏丙丁日得之賁豚者如豚奔之狀也腎間爲氣其別者始於少腹終於膻中故腎積發於少腹上至於心下及其發則若豚之狀或時奔而向上或時奔而向下上下無時久之則氣壹而邪氣盛故喘逆骨痿少氣喘逆者三焦之氣不順也腎主骨骨痿則不能起於牀矣夏火丙丁火日也此是五積之要法也結上文言五積之源乃要法也

五十六難府藏之積圖

五十七難曰泄凡有幾皆有名不然泄凡有五其名不同有胃泄有脾泄有大腸泄有小腸泄有大瘕泄名曰後重泄之不同固有是五者其因毋起於脾胃之濕叔和云濕多成五泄是也胃泄者飲食不化色黃邪客下胃胃之下口不固飲食入內不待胃藏消轉經傳大腸而出所泄之色即胃之化也故色黃脾泄者腹脹滿泄注食即嘔吐逆注者暴然瀉也脾虛受邪不能消磨水穀散胃之精氣於五藏六府水穀停留於胃中故肚腹膨脹充滿而泄驟食即嘔吐而不下也大腸泄者食已窘迫大便色白腸鳴切痛大腸虛而受邪食畢而急欲登厠大腸乃肺之腑大便之色故白腸鳴切痛者虛寒相薄也小腸泄者溲而便膿血少腹痛溲小便也便大便也小腸在少腹邪客小腸少腹所以作痛也大瘕泄者裏急後重數至圊而不能便莖中痛此五泄之法也瘕聚也裏急腹中欲去之甚也後重氣下墜也圊厠也裏急故數至圊後重故不能便莖中作痛小便不通利也腎開竅於二陰腎經受邪其泄如安

莖中痛者小便亦不利也

瘕者聚也圊厠也水谷糟粕皆從小腸而傳送大腸下口則廣腸與膀胱也大腸糟粕傳送於廣腸水液則滲化於膀胱今大腸有寒邪則糟粕敗送傳糟粕於廣腸而出廣腸有積氣瘕聚遮隔膈滿則後重雖數去大便而猶淋不能出肛門也大腸廣腸俱受病進於膀胱致水不出於莖中因滯而痛也大瘕泄大瘕即痢也今之赤白二證赤者熱白者寒也謂大腸受寒邪之吉大腸肺之府故色白廣腸受熱氣之極熱爲火故色赤寒邪熱氣俱盛則赤白相雜其寒熱之邪氣腸中相搏而作也

五十七難五泄之圖

五十八難曰傷寒有幾其脉有變不然傷寒有五有中風有傷寒有濕温有熱病有温病其所苦各不同風邪所中其病惡風是謂中風嚴冬之時爲寒所冒則時發熱而惡寒是謂傷寒嘗傷於濕因而中暑濕熱相搏發而爲病一身盡痛是謂濕温冬傷於寒至夏方發熱而惡寒頭痛身疼是謂熱病年分寒温失時人感不正之氣病則無分長少一般相似是謂温病俗謂天行是也疾之所苦有此五者之不同也中風之脉陽浮而滑陰濡而弱濕温之脉陽濡而弱陰小而急傷寒之脉陰陽俱甚而緊濇熱病之脉陰陽俱浮浮之而滑沉之散濇温病之脉行在諸經不知何經之動也各隨其經所在而取之風之中人自外而入肌肉之上陽脉所行經手按之狀若太過肌肉之下寒脉所行按之不足謂之濡弱此乃按之不足舉之有餘故知中風也濕温之脉陽濡而弱皆陰盛陽盡也陰小而急者陰氣勝也傷寒之脉尺寸俱盛[illegible]寒而熱故見緊濇熱病之脉尺寸俱浮浮則輕手取之滑者熱勝也沉則重手取之散濇者津液少也温病之脉蓋由不正之氣散行諸經難別何經所受必審其病之屬於何經而後可以施治也傷寒有汗出而愈下之而死者有汗出而死下之而愈者何也然陽虛陰盛汗出而愈下之即死陽盛陰虛汗出而死下之而愈陽虛陰盛表病裏和也表病宜汗故汗出而病愈錯下之即死也陰虛陽盛裏病表和也裏病宜下故下之而病愈錯汗之即死也如此死者粗工不明表裏而醫殺之耳寒熱之病候之如何也然皮寒熱者皮不可近席毛髮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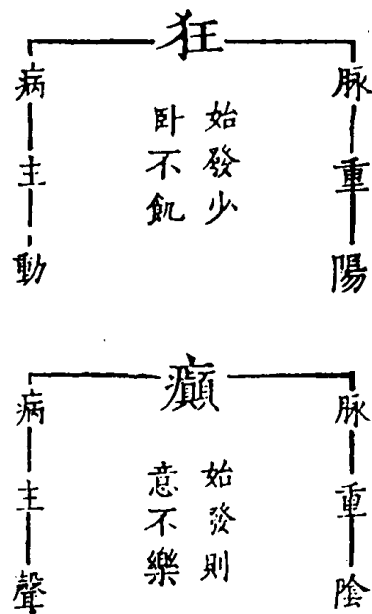
鼻槁不得汗肌寒熱者皮膚痛脣舌槁無汗骨發寒熱者病無所安汗注不休齒本槁痛寒熱者謂既寒且熱也肺主皮毛開竅於鼻肺受邪則皮痛而不可近席眞邪交戰故寒熱往來毛髮焦而鼻枯槁也汗從毛孔而出邪居之[illegible]潤而無汗矣脾主肌肉開竅於口脾受邪則[illegible]氣不運而皮膚痛[illegible]津液不能溢外肉理以營脣口故脣舌乾燥而汗不出也骨屬腎腎主液骨發寒熱則身不得安腎液外泄故汗注不止是則內無所養齒根槁而疼痛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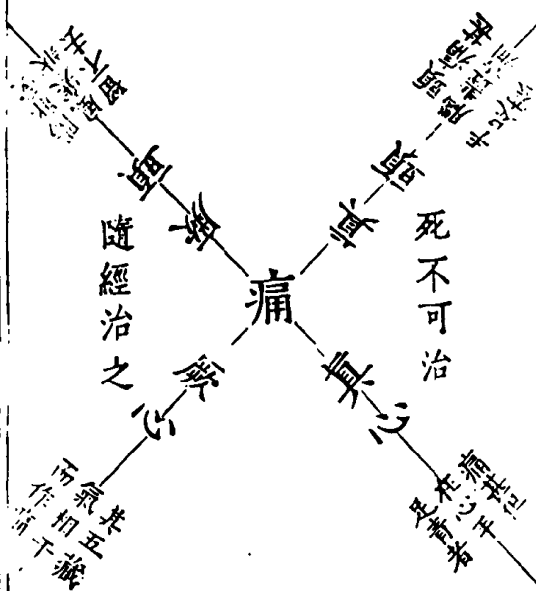
五十八難傷寒有五之圖

五十九難曰狂癲之病何以別之然狂之始發少卧而不飢自高賢也自辯智也自貴倨也妄笑好歌樂妄行不休是也癲病始發意不樂直視僵仆其脉三部陰陽俱盛是也經曰重陽者狂重陰者癲

狂疾屬陽癲病屬陰陽主動陰主靜不服邪在內也陰故不安也僵仆不能立而顛倒也寸陽尺陰關前為陽關後為陰陰陽三部三部狂則皆見陽脉癲則皆見陰脉

陽氣內盛而發越於外者曰重陽〻者狂陽動而陰靜故少卧不飢甚在內故不飢喜自高能致遠之非真貴倨傲者也故不登高而歌棄衣而走者是也陰氣內盛沉滯於外者曰重陰〻者癲〻倒也閉目而靜故高之發不語不樂故直視而癲倒也僵而癲曰仆仰面曰仆然曰僵三部俱陽脉之甚狂也三部俱陰脉之甚癲也

五十九難狂癲病異之圖

六十難曰頭心之病有厥痛有真痛何謂也然手三陽之脉受風寒伏留而不去者則名厥頭痛入連在腦者名真頭痛其五藏氣相干名厥心痛其痛甚但在心手足青者即名真心痛其真心痛者旦發夕死夕發旦死厥者逆也真者無他雜也手之

三陽從手至頭風寒客於頭則經逆而不得流通所以作痛謂之厥頭痛厥頭痛有六種頭痛面若腫起而煩心一也頭脉痛心悲善泣二也貞貞頭重而痛三也頭痛意善忘按之不得四也項先痛腰脊為應五也耳前後脉湧有熱六也靈樞言之詳矣腦為髓海風寒之氣入於泥丸宮而連於腦謂之真頭痛也心者君主之官然屬一身若各經受邪而逆則相干而痛謂之厥心痛即靈樞所云與背相控善瘛如從後觸其心傴僂者腎心痛也痛如錐針刺其心心痛甚

者脾心痛也色蒼蒼如死狀終日不得大息肝心痛也卧若徒居心間動作痛益甚色不變肺心痛也此乃五藏之氣相干而痛外一種名胃心痛腹脹胸滿心尤痛甚是也其痛異常不保各藏相干手足青者即名真心痛旦夕即早晚也言死之速也死期之速如此其不可治也明矣真頭痛亦死不治今止言真心而不及真頭者脫簡也

六十一難曰經言望而知之謂之神聞而知之謂之聖問而知之謂之工切脈而知之謂之巧何謂也然望而知之者望見其五色以知其病聞而知之者聞其五音以別其病問而知之者問其所欲五味以知其病所起所在切脈而知之者診其寸口視其虛實以知其病在何藏府也難而易者謂之巧得其精者謂之工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神則望之即知不必聞問切也聖則望聞而知工則望聞且問不必切也巧則切脈必兼望聞問之三者而後知病之的也五色青黃赤白黑也五音呼歌言哭呻也五味酸甘苦辛鹹也所言者見病之經也所起者始痛之經也如心病因中風而得心病爲所在而中風爲所起也經言以外知之曰聖以內知之曰神此之謂也復引經文之言以結上文之意也外者有症見於外而可視驗也內者內有病而未見外也外則顯而易知內則隱而難見症見於外而知其內病者謂之聖病在於內外無可驗而能知之者謂之神

圖註八十一難經卷之六

圖註八十一難經卷之七

盧國　秦越人　述
四明靜齋張世賢圖註

六十二難曰藏井滎有五府獨有六者何謂也

然府者陽也三焦行於諸陽故置一腧名曰原所以府有六者亦與三焦共一氣也

五者井滎腧經合也六者井滎腧原經合也三焦主持諸氣故六府之經多一腧穴而名之爲原所以府有六者六府之氣與三焦之氣同一陽也

六十三難曰十變言五藏六府滎合皆以井爲始者何謂也然井者東方春也萬物之始生諸蚑行喘息蜎飛蠕動當生之物莫不以春生故歲數始於春月數始於甲故以井爲始也萬物初生皆由於春春則蟄虫始振所以蚑虫行喘息蜎井中虫也蜎虫飛蠕虫動四時春爲之始甲乙木也正月與甲乙皆屬於春故十二箇月之始則在甲非月建甲也或以月作日者非也一身之穴井爲之始井者始氣初行故春以井穴相同也

六十三難井始之圖

六十四難曰十變又言陰井木陽井金陰滎火陽滎水陰腧土陽腧木陰經金陽經火陰合水陽合土陰陽皆不同其意何也然是剛柔之事也陰井乙木陽井庚金陽井庚者乙之剛也陰井乙乙者庚之柔也乙爲木故言陰井木也庚爲金故言陽井金也餘皆倣此陰陽者陰經陽經也井滎腧經在陽經爲剛在陰經爲柔也陰井木陽井金庚金爲剛乙木爲柔乙與庚合陰滎火陽滎水壬水爲剛丁火爲柔丁與壬合陽腧木陰腧土甲木爲剛巳土爲柔甲與巳合陰經金陽經火丙火爲剛辛金爲柔丙與辛合陰合水陽合土戊土爲剛癸水爲柔戊與癸合故大言陰與陽小言夫與婦夫婦者十干遞合是也

六十四難井滎配合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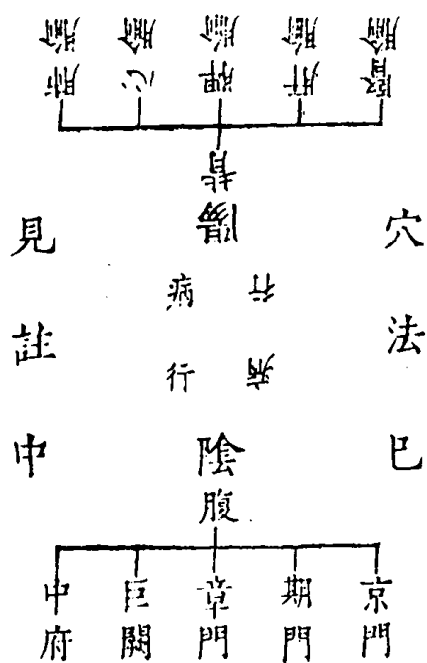
陰井配陽井陰滎配陽滎陰腧配陽腧陰經配陽經陰合配陽合陽剛陰柔配合各從其類

六十五難曰經言所出爲井所入爲合其法柰何然所出爲井井者東方春也萬物始生故言所出爲井所入爲合合者北方冬也陽氣入藏故言所入爲合也井者出泉之處涓涓不絕而經有餘不足也合者聚會之處如水歸淵從淺以入深也東方乃四方之始春乃日時之始井乃發腧經合之始故曰井者東方春也萬物當春而始生經水始出所以謂之井也北方乃四方之終冬乃四時之終合乃井發腧經之終故曰合者比方冬也陽氣於冬而伏藏經水所入所以謂之合也潔古云所出爲井似寅寅之初氣之始陽氣尚弱所入爲合陽氣入藏能隨陰而入故經言呼者同陽出吸者隨陰入

六十六難曰經言肺之原出於太淵心之原出於太陵肝之原出於太衝脾之原出於太白腎之原出於太谿少陰之原出於兌骨膽之原出於丘墟胃之原出於衝陽三焦之原出於陽池膀胱之原出於京骨大腸之原出於合谷小腸之原出於腕骨十二經皆以腧爲原者何也然五藏腧者三焦之所行氣之所留止也三焦所行之腧爲原者何也然臍下腎間動氣者人之生命也十二經之根本也故名曰原三焦者原氣之別使也主通行三氣經歷於五藏六府原者三焦之尊號也故所止輒爲原五藏六府之有病者皆取其原也太淵在手掌後橫文頭陷中是脉之大會手太陰之脉動也太陵在掌後兩筋間陷中太衝在足大指末節後二寸太白在足內側核骨下陷中大谿在足內踝後跟骨上動脉陷中兌骨在手掌後兌骨端陷中一名神門乃少陰眞心經也太陵心包絡脉之原此心病皆在包絡或各藏相手眞心不病病則死眞心故不施治今亦有治法者外經之病也丘墟在足外踝微前陷中衝陽在足跗上去陷谷三寸京骨在足外側大骨下赤白肉際陷中合谷在手大指次指岐骨間陷中腕骨在手小指外側腕前起骨下陷中十二經之腧三焦由此腧以行氣三焦由此腧以流止也三焦所行氣之腧而爲原者蓋由臍下腎間動氣爲人之生命手足三陰三陽之根本三焦資始於腎間故名爲原三焦乃原氣之別使主通行上中下焦之氣下焦稟原氣原氣者即眞元之氣也上達至於中焦中焦主受五藏六府

水穀精悍之氣化而爲榮衛榮衛之氣得其之氣相合主氣通行達於上焦始經歷乎五藏六府原者非三焦之實名乃三焦之尊號也故以三焦所留止之處輒以爲原若五藏六府之有病皆取其原穴以治之正所謂治病必求其本也

六十六難十二經原穴之圖

三焦者原氣之別使主通行三氣經歷五藏六府原者三焦之尊號故所止輒爲原五藏六府之有病者皆取其原也

六十七難曰五藏募皆在陰腧皆在陽若何謂也然陰病行陽陽病行陰故令募在陰腧在陽也

腹屬陰五藏之募皆在腹背屬陽五藏之腧皆在背肺之募曰中府中府二穴在雲門下一寸乳上三肋間動脈應手陷中心之募曰巨闕巨闕一穴在鳩尾下一寸脾之募曰章門章門二穴在大横外直臍季肋端肝之募曰期門期門二穴在不容旁一寸五分直兩乳第二肋端腎之募曰京門京門在監骨腰中季肋俠脊肺腧二穴在三椎下兩傍心腧二穴在五椎下兩傍肝腧二穴在九椎下兩傍脾腧二穴在十一椎下兩傍腎腧二穴在十四椎下兩傍俱夾脊各去一寸五分此腧募之所在也陰病行陽乃風寒之邪外入在人之背陽病行陰是水穀之寒熱感則害人六府傳於五藏故令募穴皆在于腹腧穴皆在背也陰病行陽當從陽引陰其治在腧陽病行陰當從陰引陽其治在募

六十七難陰募陽腧之圖

六十八難曰五藏六府各有井滎俞經合皆何所主然經言所出爲井所流爲滎所注爲俞所行爲經所入爲合井主心下滿滎主身熱俞主體重節痛經主喘欬寒熱合主逆氣而泄此五藏六府其井滎俞經合所主病也肝井大敦滎行間俞大衝經中封合曲泉肺井少商滎魚際俞太淵經經渠合尺澤心井少衝滎少府俞神門經靈道合少海腎井湧泉滎然谷俞太谿經復留合陰谷脾井隱白滎大都俞太白經商丘合陰陵泉心包絡井中衝滎勞宮俞大陵經間使合曲澤此五藏各有井滎俞經合也膽井竅陰滎俠谿俞臨泣原丘墟經陽輔合陽陵泉大腸井商陽滎二間俞三間原合谷經陽谿合曲池小腸井少澤滎前谷俞後谿原腕骨經陽谷合小海胃井厲兌滎內庭俞陷谷原衝陽經解谿合三里膀胱井至陰滎通谷俞束骨原京骨經崑崙合委中三焦井關衝滎液門俞中渚原陽池經支溝合天井此六府各有井滎俞經合也府則多一原穴紀氏曰井者若水之源水始出其源流之尚微故謂之滎水上而注下下復承而流之故謂之俞水行經歷而過故謂之經經過於此乃入於藏府與衆經相會故謂之合素問云六經爲川腸胃爲海也晞范曰井法木以應肝脾位在心下今邪在肝肝侵脾故心下滿今治之於井不令木乘土也滎法火以應心肺屬金外主皮毛心火灼乎肺金故身熱謂邪在心也故治之於滎不令火之乘金則身熱必愈矣俞法土應脾今邪在土土必刑水水者腎腎主骨故病則節痛邪在土上自病則體重宜治俞穴經法金應肺今邪在肺得寒則咳得熱則喘金邪必致尅木木者肝肝在志爲怒怒則氣逆亦能作喘治之於經則金不刑木矣合法水應腎腎氣不足傷於衝脈則氣逆腎開竅於土陰氣逆則不禁而下泄故氣逆而泄合主之也

六十八難五穴主病之圖

六十九難曰經言虛者補之實者瀉之不虛不實以經取之何謂也然虛者補其母實者瀉其子當先補之然後瀉之不實不虛以經取之者是正經自生病不中他邪也當自取其經故言以經取之十二經中各有井滎俞經合配象五行子母母生我者也子我生者也母能令子虛虛則補其母子能令母實實則瀉其子假令肝自病得肝脈[illegible][illegible]面青音怒其脈實強則瀉[illegible]經火穴陽火乃木之子也脈虛假則陰勝[illegible][illegible]木穴木乃木之母也餘微此假令善潔面青口乾苦笑瀉少陽之火有之實者亦有之當先補其不足後瀉其有餘若未經自病不中[illegible]經其[illegible]氣未虛邪氣未盛當以[illegible]邪[illegible][illegible]水火土陵[illegible]而取之也

六十九難補母瀉子之圖

實者　虛者

瀉其子　補其母

不實不虛

以經取之

七十難曰經言春夏刺淺秋冬刺深者何謂也然春夏者陽氣在上人氣亦在上故當淺取之秋冬者陽氣在下人氣亦在下故當深取之此言四時用針之不同也針以得氣爲主氣在上則用針淺氣在下則用針深矣春夏各致一陰秋冬各致一陽者何謂也然春夏温必致一陰者初下針沉之至腎肝之部得氣引持之陰也秋冬寒必致一陽者初内針淺而浮之至心肺之部得氣推而内之陽也是謂春夏必致一陰秋冬必致一陽致備也春夏之時其令温初下針即至腎肝之部候針得氣乃引針持至心肺之部使陰氣以和於陽此謂春夏必致一陰也秋冬之時其令寒初内針淺而浮之於心肺之部候針得[illegible]針而内至腎肝之部使陽氣以和於陰此[illegible]冬必致一陽也人之肌肉謂之肌部肌肉上[illegible]心肺而爲陽肌肉下屬肝腎而爲陰陽下之則爲補陰上之則爲瀉矣

七十難刺分四時之圖

春	肺 主皮毛	陽氣在上人氣亦在	刺
	心 主血脉		
夏	脾 主肌肉	中 上下之分陰陽之界	淺
秋	肝 主筋		刺
冬	腎 主骨	陽氣在下人氣亦在	深

七十一難刺榮衛之圖

七十一難曰經言刺榮無傷衛刺衛無傷榮何謂也然鍼陽者臥針而刺之刺陰者先以左手攝按所針榮腧之處氣散乃內針是謂刺榮無傷衛刺衛無傷榮也榮爲陰而行於脉中衛爲陽而行於脉外榮衛有內外之方用針施淺深之治陽衛在外則刺當淺深則有傷榮矣淺之欲得其法必卧其針而刺之陰榮在內則當刺深淺則非其部分而且有傷衛矣深之欲得其法必先以左手攝按所針之穴以散其氣而後內其針夫如是刺榮刺衛各得其宜而不相傷矣

七十二難曰經言能知迎隨之氣可令調之調氣之方必在陰陽何謂也然所謂迎隨者知榮衛之流行經脉之往來也隨其逆順而取之故曰迎隨調氣之方必在陰陽者知其內外表裏隨其陰陽而調之故曰調氣之方必在乎陰陽手足三陽手走頭而頭走足手足三陰足走胷而胷走手此乃經脉往來定規乃欲瀉者用針芒朝其經脉所來之處迎其氣之方來未盛乃逆針以奪其氣是謂之迎其欲補者用針芒朝其經脉所去之路隨其氣之方去未虛乃順針以濟其氣是謂之隨迎隨之施將以納氣而設針調氣之術必在知其病之在陰在陽隨其陰陽虛實而施此隨補瀉以調其氣焉內裏爲陰外表爲陽內有表裏外亦有表裏也古人有曰表之表裏之裏正此意也陽虛陰實則瀉其陰而補其陽陽實陰虛則瀉其陽而補其陰隨其陰陽而調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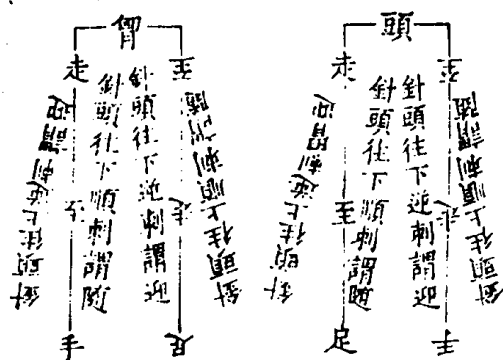
七十二難經脈迎隨之圖

手足三陽經

隨病在陰在陽而用針以調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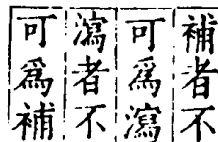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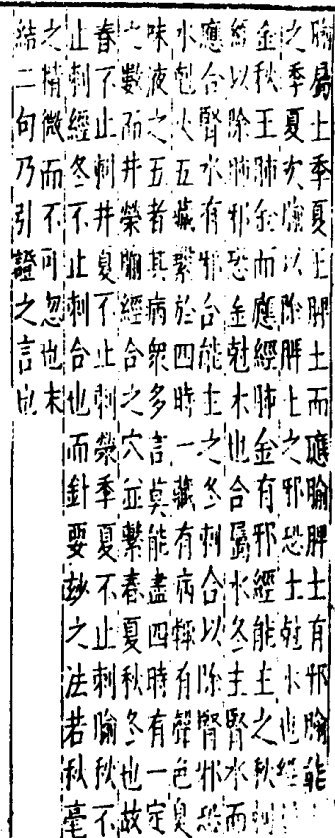
手足三陰經

頭
手至頭 針頭往上逆刺謂迎
針頭往下逆刺謂迎
針頭往下順刺謂隨
頭走足 針頭往上順刺謂隨
至手 足

胸
足至胸 針頭往上逆刺謂迎
針頭往下逆刺謂迎
針頭往下順刺謂隨
胸走手 針頭往上順刺謂隨
足 手

盧國　秦越人　述

四明靜齋張世賢圖註

七十三難曰諸井者肌肉淺薄氣少不足使也刺之柰何然諸井者木也滎者火也火者木之子當刺井者以滎瀉之故經云補者不可以爲瀉瀉者不可以爲補此之謂也井爲木是火之母滎爲火是木之子假令腎實當瀉井木而井木在手足指捎見肉淺薄血氣尚少不足以施治於是瀉火以易之瀉子則母虛井雖不瀉氣亦虛隨苟或舍滎而刺腧則土虛不能制水而腎邪愈盛矣刺經刺金生水而腎反實故不刺井止可寫之以滎故經言補者不可以爲瀉瀉者不可以爲補正此之謂敗

七十三難刺井瀉滎之圖

七十四難曰經言春刺井夏刺滎季夏刺俞秋刺經冬刺合者何也然春刺井者邪在肝夏刺滎者邪在心季夏刺俞者邪在脾秋刺經者邪在肺冬刺合者邪在腎其肝心脾肺腎而繫於春夏秋冬者何也然五藏一病輒有五也假令肝病色青者肝也臊臭者肝也喜酸者肝也喜呼者肝也喜泣者肝也其病衆多不可盡言也四時有數而並繫於春夏秋冬者也針之要妙在於秋毫者也井屬木春王肝木而應井肝木有邪井能主之春刺井以除肝邪恐木尅土也滎屬火夏王心火而應滎心火有邪滎能主之夏刺滎以除心邪恐火尅金也

脾屬土季夏王脾土而應腧脾土有邪腧能之季夏刺腧以除脾土之邪恐土尅水也經金秋王肺金而應經肺金有邪經能主之秋刺經以除肺邪恐金尅木也合屬水冬王腎水而應合腎水有邪合能主之冬刺合以除腎水邪水包火五藏繫於四時一藏有病輒有聲色臭味液之五者其病衆多言莫能盡四時有一定之數而井滎腧經合之穴並繫春夏秋冬也故春不止刺井夏不止刺滎季夏不止刺腧秋不止刺經冬不止刺合也而針要妙之法若秋毫之情微而不可忽也末結二句乃引證之言也

七十四難因時而刺之圖

七十五難曰經言東方實西方虛瀉南方補北方何謂也然金木水火土當更相平東方木也西方金也木欲實金當平之火欲實水當平之土欲實木當平之金欲實火當平之水欲實土當平之東方者肝也則知肝實西方者肺也則知肺虛瀉南方火補北方水南方火火者木之子也北方水水者木之母也水勝火子能令母實母能令子虛故瀉火補水欲令金不得平木也經曰不能治其虛何問其餘此之謂也[illegible]互平也者去其有餘也金木水火土當互相平不則虛實見焉五行勝者制不勝不勝者實欲所勝者則當平之東方所實西方肺虛是金虛不能平木之有餘也於是瀉南方之火補北方之水子能令母實母能令子虛二句似兼致病治病而言母能令子虛土爲金之母土受木剋不能生金是所病也水爲木之母補水母能勝火火勢退而木勢平是右病也子能令母實火爲木之子子助其母使母過分而爲病是致滿也水爲金之子補子則子不殘食於母金無不足之患是治病也經文言火者木之子不言水者金之子子能令母實一句止言得治病一邊大抵經文多舉一隅爲例學者當以三隅反其實俱兼致病治病而言瀉其火補其水欲令金不虛而木不實木既不實則金無木之實可平矣金虛而木實其要惟往瀉火補水而已苟或不得治虛之要何必更問其餘旋治之法焉治病之微如此故越人復引經以結之

七十五難補水瀉火圖

七十六難曰何謂補瀉當補之時何所取氣當瀉之時何所置氣然當補之時從衛取氣當瀉之時從榮置氣其陽氣不足陰氣有餘當先補其陽而後瀉其陰陰氣不足陽氣有餘當先補其陰而後瀉其陽榮衛通行此其要也病有虛實之分針有補瀉之異夫榮行脈中衛行脈外衛淺而榮深也補則自淺取氣得氣乃推內針於所虛之虛是謂之從衛取氣瀉則深內其針經至所責之分得氣引針泄之是謂從榮置氣此實則瀉之虛則補之之法也假令陽氣不足陰氣有餘當先補其不足之陽而後瀉其有餘之陰使其陽不虛而陰不實也陰氣不足陽氣有餘當先補其不足之陰而後瀉其有餘之陽使其陰不虛而陽不實也凡治一病而各經虛實不等而用針者該補該瀉須先補不足而後瀉有餘

於是榮衛流通而疾無不愈矣此乃持針之要妙勿先其瀉而後其補也

七十六難陰陽補瀉之圖

先補其陽後瀉其陰

補則從衛取氣

先補其陰後瀉其陽

瀉則從榮置氣

陰 ○ 陽

七十七難曰經言上工治未病中工治巳病者何謂也然所謂治未病者見肝之病則知肝當傳之與脾故先實其脾氣無令得受肝之邪也故曰治未病焉中工治巳病者見肝之病不曉相傳但一心治肝故曰治巳病也見上工中工解見十三難上工病傳脾傳所勝也詳見五十三難上工有萬舉萬全之功由其能治未病也

七十七難上工中工治病之圖

上工	中工
治未病	治巳病
見肝之病知肝當傳脾先實脾氣無令得受肝邪	見肝之病不曉相傳但一心治肝

七十八難曰鍼有補瀉何謂也然補瀉之法非必呼吸出内鍼也用鍼之法有補有瀉補者呼内吸出瀉者吸内呼出補瀉之法非必呼吸出内鍼而已其要在於得氣出内之微餘見下文然知爲鍼者信其左不知爲鍼者信其右當刺之時必先以左手厭按所鍼之處彈而努之爪而下之其氣之來如動脈之狀順鍼而刺之得氣推而内之是謂補動而伸之是謂瀉不得氣乃與男外女内不得氣是謂十死不治也善鍼者左手厭按所鍼之處病者肌肉厚薄筋骨輳會孔穴冥爲一然於左手指下後用右手内鍼悉憑左手之厭按不待右手鍼入而始知不知爲鍼者不以左手厭按右手妄亂按鍼候鍼入于内而始知孔穴之是否當鍼

之時必先以左手厭按所鍼之處以右手彈之皮脈氣膜滿厭按之處爪而下之欲置鍼準其氣之來應於左手之下若動脈形狀然後順鍼而刺之待氣應於鍼因而推之鼓至之分此謂之補若得氣便搖動而伸提此謂之瀉若久留鍼而氣不至則浮鍼於衛分留之以待其氣久不至久沉内於榮分久留待氣如其二處候氣不應於鍼爲陰陽俱盡不治十死無一可生也潔古云男外絶而心肺死女内絶而腎肝死浮不得氣者經亡沉不得氣者絡死此謂表裏俱絶内外皆死也愚按男外女内即陽外陰内也勿作人之男女苟是人之男女氣不至者不須浮沉以候之也男子止候於外女子止候於内此說未通

男子陽氣聚于外女子陰氣聚于内男子輕手按其穴淺入針而候衛氣之分女子重按其穴深入針而候榮氣之分過時而氣皆不至不應手者是脉氣俱絶也

七十八難補瀉之圖

當刺之時

先以左手厭按所鍼之處

彈而努之

爪而下之

其氣之來如動脈之狀

順鍼而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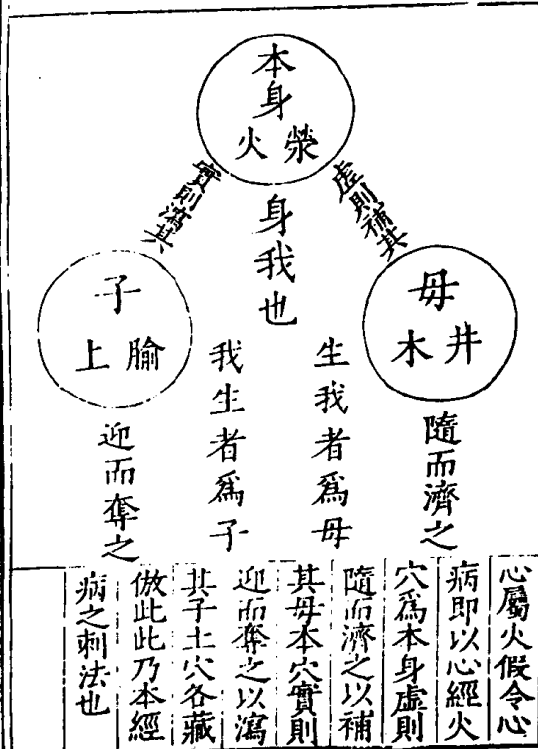
得氣推而内之是謂補

得氣動而伸之是謂瀉

七十九難曰經言迎而奪之安得無虛隨而濟之安得無實虛之與實若得若失實之與虛若有若無何謂也虛之與實靈樞曰爲虛與實實之與虛靈樞曰言實與虛此與靈樞辭雖不同而意則一也靈樞小鍼解曰爲虛與實若得若失者言補者佖然若有得也瀉者怅然若有失也言實與虛若有若無者言實者有氣虛者無氣也然迎而奪之者瀉其子也隨而濟之者補其母也假令心病瀉手心主腧是謂迎而奪之者也補手心主井是謂隨而濟之者也所謂實之與虛者濡牢之意也氣來實牢者爲得濡虛者爲失故曰若得若失也假令心病心屬火手心主滎亦火也滎是心之本穴臨屬上而爲火之子心實

則瀉心主腧穴太陵是謂迎於前而奪之也心虛則補心主井穴中衝是謂隨於後而濟之也牢即實也濡即虛也故曰實之與虛濡牢之意氣來實牢者爲得濡虛者爲失亦合小鍼解意誠所謂千聖一心萬古一理

七十九難迎隨補瀉圖

心屬火假令心病即以心經火穴爲本身虛則隨而濟之以補其母本穴實則迎而奪之以瀉其子土穴各藏倣此此乃本經病之刺法也

八十難曰經言有見如入有見如出者何謂也

然所謂有見如入者謂左手見氣來至乃内鍼鍼入見氣盡乃出鍼是謂有見如入有見如出也用針之妙隨氣而施凡欲内針必先以左手厭按所針之處彈而努之爪而下之彼其誠刺之所氣至若動脈之狀於是始内其針候其氣盡而後出鍼氣盡者即靈樞所謂已補而實已瀉而虛之項也如浮即而字見説文

八十難出内鍼圖

八十一難曰經言無實實虛虛損不足而益有餘是寸口脉耶將病自有虛實也其損益柰何然是病非謂寸口脉也謂病自有虛實也假令肝實而肺虛肝者木也肺者金也金木當更相平當知金平木假令肺實故知肝虛微少氣用針不補其肝而反重實其肺故曰實實虛虛損不足而益有餘此者中工之所害也治疾之法以平爲期

虛者補之實者瀉之不足者益之有餘者損之假令肝實而肺虛則知金當平木假令肝虛而肺實用針者當瀉金而補木今又不補所虛之肝而補所實之肺此所謂實其實虛其虛不足者愈損有餘者愈益如此者中工宗之也可不慎哉

難經本義　十二

八十一難反施補瀉之圖

卷之八終

圖註難經八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張世賢撰世賢字天成寧波人正德中名醫也難經舊有吳呂廣唐楊德操諸家註宋嘉祐中丁德用始於文義隱奧者各爲之圖元滑壽作本義亦有數圖然皆不備世賢是編於八十一篇篇篇有圖凡註所畧言不盡者可以披圖而解惟其中有文義顯然不必待圖始解者亦強足其數稍爲冗贅其註亦循文敷衍未造深微

難經經釋二卷

〔清〕徐大椿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雍正五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難經經釋二卷》提要

叙

難經非經也以靈素之微言奥旨引端未發者設為問荅之語俾暢厥義也古人書篇名義非可苟稱難者辯論之謂天下豈有以難名為經者故知難經非經也自古言醫者皆祖内經而内經之學至漢而分倉公氏以診脉仲景氏以方勝華佗氏以鍼灸雜法勝雖皆不離乎内經而師承各別逮晉唐以後則支派愈分徒講乎

醫之術而不講乎醫之道則去聖遠矣惟難經則悉本内經之語而敷暢其義聖學之傳惟此為得其宗然竊有疑焉其說有即以經文為釋者有悖經文而為釋者有顛倒經文以為釋者夫苟如他書之別有師承則人自立說源流莫考即使与古聖之說大悖亦無從而證其是非若即本内經之文以釋内經則内經具在也以經證經而是非顯然矣然此書之垂已二千餘

年註者不下數十家皆不敢有異議其閒有大可疑者且多曲為解釋并他書之是者反疑之則豈前人皆無識乎殆非也蓋經學之不講久矣惟知溯流以尋源源不得則中道而止未嘗從源以及流也故以難經視難經則難經自無可議以內經之義疏視難經則難經亚多疵也余始也蓋嘗崇信而佩習之習之久而漸疑其或非更習之久而信已之必是非信已也信夫

難經之必不可違乎內經也於是本其發難之情先為申述內經本意索其條理隨文詮釋既乃別其異同辨其是否其閒有殊法異義其說不本於內經而與內經相發明者此則別有師承又不得執內經而議其可否惟夫遵內經之訓而詮解未洽者則摘而証之於經非以難經為可訓也亚所以彰難經於天下後世使知難經之為內經羽翼其淵源如是也因名之為經釋難經所以釋經今復以經釋難以難釋經而經明以經釋難而難明此則所謂醫之道也而非術也其曰秦越人著者始見於新唐書藝文志蓋不可定然實兩漢以前書云松陵徐大椿

敘

難經經釋

凡例

一是書總以經文為証故不旁引他書如經文無可証則間引仲景傷寒論及金匱要略兩書此猶漢人遺法去古未遠若甲乙經脈經則偶一及之然亦不過互相參考并不據此以為駁辨蓋後人之書不可反以証前人也

一難經注釋其著者不下十餘家今散亡已多所見僅四五種語多支離淺晦惟滑氏本義最有條理然余亦不

敢襲一語蓋難經本文理解已極明曉其深文奥義則俱本內經今既以內經為詮釋則諸家臆說總屬可去故訓詁詮釋則依本文辨論考証則本內經其間有章節句語錯悞處前人已是正者則亦注明某人之説餘則無前人一字即有偶合非故襲也

一本文正解不論與內經違合姑依本文使就條貫其有補正缺失及推廣其義或旁証其説者則用按字另説其論是非可否剖析辨正之處則於章節之後仍用按字自為一段以便省覽

一辨駁處固以崇信內經違衆獨異皆前人之所未及即本文下詮解處不無與前人合者然此原屬文理一定無可異同並非勦說要亦必深思體認通貫全經而後出之此處頗多苦心故條理比前人稍密則同中仍不無小異也

一諸家刊本簡首俱有圖像起於宋之丁德用此亦不過依辭造式不必盡合惟三十二難論婚嫁及四十難論長生兩說須按圖為易見然注自明備亦可推測而曉故俱不列

難經經釋卷上

盧國秦越人扁鵲著　　吳江後學徐大椿靈胎釋

一難曰十二經中皆有動脈

十二經手足三陰三陽也動脈脈之動現於外如手太陰天府雲門之類按之其動亦應手是也

獨取寸口以決五藏六府死生吉凶之法何謂也

寸口即太淵經渠穴之分兼兩手上中下三部脈也

按首發一難即與靈素兩經不合素問三部九候論明以頭面諸動脈為上三部以兩手之動脈為中三部以股足之動脈為下三部而結喉旁之人迎脈往往與寸口並重兩經言之不一獨取寸口者越人之學也自是而後診法精而不備矣○又按十二經之動脈明堂針灸圖甲乙經諸書指稱動脈者二十餘穴然與寸口之動微別惟靈樞動輸篇帝問經脈十二而手太陰足少陰陽明何以獨動不休下文岐伯之意蓋指太陰之經渠少陰之太溪陽明之人迎言則可稱動脈者惟此三穴故亦用以診候其餘不過因其微動以驗穴之真偽俱不得稱動脈也

然寸口者脈之大會手太陰之脈動也

會聚也手太陰肺之經也大會靈動輸篇云胃為五藏六府之海其氣清上注於肺肺氣從太陰而行之其行也以息往來是也又靈經脈篇云手太陰之脈循魚際出大指之端

人一呼脈行三寸一吸脈行三寸呼吸定息脈行六寸人一日一夜凡一萬三千五百息脈行五十度周於身

呼出氣也吸內氣也靈五十營篇人經脈上下左右前後二十八脈周身十六丈二尺呼吸定息氣行六寸二百七十息氣行十六丈二尺一周於身一萬三千五百息氣行五十營於身度過也猶言過一次也二十八脈實數詳靈脈度篇

按經文明言周身十六丈二尺為一度何等明白今刪去此一句則五十度三字何從算起作難經所以明經也今直寫經文而又遺其要則經反晦矣

漏水下百刻

按隋志刻漏始於黃帝一晝一夜定為百刻浮箭於壺內以水減刻出分晝夜之長短

營衛行陽二十五度行陰亦二十五度為一周也

營衛靈營衛生會篇云人受氣於穀穀入於胃以傳於肺五藏六腑皆以受氣其清者為營濁者為衛營在脈中衛在脈外是也合言脈則營衛在其中矣日行陽而夜行陰晝夜各二十五度則五十度為一周也蓋晝夜有長短此舉其中而言其行陽行陰起止出入之法詳靈衛氣行篇

故五十度復會於手太陰寸口者五藏六府之所終始故法取於寸口也

起於手太陰止於手太陰故曰終始

五藏六腑之氣皆現於此故取寸口可以決生死吉凶也靈營衛生會篇云營出於中焦衛出於下焦帝曰願聞三焦之所出岐伯曰上焦出胃上口並咽貫膈循太陰之分而行還至陽明上至舌下足陽明常與營俱行於陽二十五度行於陰亦二十五度一周也故五十度而復大會於手太陰矣此營衛之常度也

二難曰脈有尺寸何謂也然尺寸者脈之大要會也

尺寸詳下文要會言要切之地會聚之處也

從關至尺是尺內陰之所治也從關至魚際是寸口內陽之所治也

關者寸尺分界之地脈訣所謂高骨為關是也關下為尺主腎肝而沉故屬陰魚際大指本節後內廉大白肉名曰魚其赤白肉分界即魚際也關上為寸口主心肺而浮故屬陽治理也

按內經有寸口脈口尺寸而無關字蓋寸口以下通謂之尺若對人迎而言則尺寸又通謂之寸口脈口也○又按關以上至魚際為寸則至尺之尺當指尺澤言尺澤在肘中約文上動脈

故分寸為尺分尺為寸

此二句釋尺寸二字極明曉言關上分去一寸則餘者為尺關下分去一尺則餘者為寸此言尺寸之所以得名也

故陰得尺中一寸陽得寸內九分

此二句又於尺寸之中分其長短之位以合陰陽之數一寸為偶數九分為奇數也蓋關以下至尺澤皆謂之尺而診脈則止候關下一寸關以上至魚際皆謂之寸而診脈止候關上九分故曰尺中一寸寸內九分也

尺寸終始一寸九分故曰尺寸也

此又合尺寸之數而言然得一寸不名曰寸得九分不名曰分者以其在尺之中在寸之中也

按此分別精細。自是越人所獨得。足以輔翼經文。

三難曰。脈有太過。有不及。有陰陽相乘。有覆。有溢。有關。有格。何謂也。太過不及。病脈也。陰乘陽則陰過而犯陽。陽乘陰則陽過而犯陰。此太過不及之甚。覆溢關格又相乘之甚者也。詳見下文。

然。關之前者。陽之動也。脈當見九分而浮。關前爲陽。見上文。浮。陽之象也。過者。法曰太過。減者。法曰不及。遂上魚爲溢。過謂浮出九分也。減謂浮不至九分也。魚即魚際上。魚浮至魚際。太過之甚也。溢。滿而出于外也。爲外關內格。此陰乘之脈也。關格據三十七難言。陽氣太甚。則陰氣不得相營。故曰關。陰氣太盛。則陽氣不得相營。故曰格。則此云外關者。外而陽盛越於外。內格者。內而陰盛距於內也。陰乘。陰氣上乘陽位也。

關以後者。陰之動也。脈當見一寸而沉。關後爲陰。沉。陰之象也。過者。法曰太過。減者。法曰不及。遂入尺爲覆。過謂沉過一寸也。減謂沉不及一寸也。尺。一寸後尺

中也。覆。反而傾也。爲內關外格。此陽乘之脈也。內關謂陽反在下居陰之位。外格謂陰反上越居陽之位也。陽乘。陽氣下入陰中也。故曰覆溢。是其眞藏之脈。人不病而死也。眞藏之脈。謂藏氣已絕。其眞形獨現於外。不必有疾病而可決其必死也。○按此當與三十七難合觀之。

按素問玉機眞藏論。五藏各有眞藏脈。各詳其形。乃胃氣不能與藏氣俱至於手太陰。故本藏之脈獨現。謂之眞藏。並非關格之謂。關格之說自詳靈終始篇及素六節藏象篇。亦並與眞藏無干。何得混并。其辨關格說。詳三十七難中。

四難曰。脈有陰陽之法。何謂也。陰陽謂脈之屬於陰屬於陽也。然。呼出心與肺。吸入腎與肝。呼吸之間。脾受穀味也。心肺在上部。故出氣由之。屬陽。腎肝在下部。故入氣歸之。屬陰。脾主中宮。故司出入之間也。受穀味。即因胃氣以至手太陰之義。

按受穀味三字亦屬贅辭。

其脈在中。在中。介乎陰陽之間也。浮者陽也。沉者陰也。故曰陰陽也。浮爲表。故屬陽。沉爲裏。故屬陰。心肺俱浮。何以別之。呼出心與肺。故俱浮。別。分別也。然。浮而大散者心也。浮而短濇者肺也。心屬火。故其象大散。肺屬金。故其象短濇。此心肺之本脈。而浮則其所同者也。腎肝俱沉。何以別之。吸入腎與肝。故俱沉。然。牢而長者肝也。按之濡。舉指來實者腎也。肝屬木。故其象牢而長。腎屬水。故其象濡而實。水體外柔而內剛也。脾者中州。故其脈在中。是陰陽之法也。在中。不沉不浮之間也。此以上釋陰陽之義已明。下文又於陰陽之中交互言之也。

脈有一陰一陽。一陰二陽。一陰三陽。有一陽一陰。一陽二陰。一陽三陰。如此之言。寸口有六脈俱動耶。俱動。言三陰三陽盡見也。六脈見下文。然。此言者。非有六脈俱動也。謂浮沉長短滑濇也。此即所謂六脈也。浮者在

上。沉者在下。長者過本位。短者不及本位。滑者流利。濇者凝滯。浮沉長短以形言。滑濇以質言也。浮者陽也。滑者陽也。長者陽也。沉者陰也。短者陰也。濇者陰也。此所謂三陰三陽也。所謂一陰一陽者。謂脈來沉而滑也。一陰二陽者。謂脈來沉滑而長也。一陰三陽者。謂脈來浮滑而長。時一沉也。所謂一陽一陰者。謂脈來浮而濇也。一陽二陰者。謂脈來長而沉濇也。一陽三陰者。謂脈來沉濇而短。時一浮也。此六脈互見之象也。然此舉其例而言。亦互相錯綜。非一定如此也。但浮沉可以相兼。而滑濇短長不得並見。亦所當曉也。各以其經所在。名病逆順也。上文言脈之形體。而未嘗斷吉凶。此乃言其斷法也。其經。手足三陰三陽也。逆順。如心脈宜浮。腎脈宜沉。則爲順。若心脈反沉。腎脈反浮。則爲逆。此又見脈無定體。因經而定順逆。其法則兩經備言之。

五難曰脈有輕重何謂也浮而無力爲輕沉而有力爲重然初持脈如三菽之重與皮毛相得者肺部也持脈即按脈也菽豆之總名三菽之重言其力與三菽等也皮毛相得言其浮至皮毛之分也肺脈最輕故其象如此如六菽之重與血脈相得者心部也如九菽之重與肌肉相得者脾部也如十二菽之重與筋平者肝部也按之至骨舉指來疾者腎部也血脈肌肉筋骨遞沉而下故脈之輕重以此爲準蓋肺居最上心次之脾次之肝又次之腎居最下至骨沉之至也舉指來疾言其有力而急迫即四難舉指來實之義也○按靈九針篇肺主皮心主脈脾主肌肝主筋腎主骨故其脈亦相合此五藏本脈之象如此倘有太過不及則病脈也故曰輕重也

按傷寒論平脈法引此數語稱爲經說其所謂經說即難經至難經之所本則不知其何出也

六難曰脈有陰盛陽虛陽盛陰虛何謂也此與上文脈有陰陽之法不同上文言脈

之屬於陰屬於陽平脈也此則言陰分之脈與陽分之脈有太過不及病脈也然浮之損小沉之實大故曰陰盛陽虛沉之損小浮之實大故曰陽盛陰虛浮脈主陽沉脈主陰損小則氣血衰實大則氣血盛是陰陽虛實之意也

七難曰經言少陽之至乍大乍小乍短乍長陽明之至浮大而短太陽之至洪大而長少陽陽氣尚微離陰未遠故其脈無定陽明之陽已盛然尚未極故浮大而短太陽之陽極盛故洪大而長至言其氣至而脈應也太陰之至緊大而長少陰之至緊細而微厥陰之至沉短而敦太陰爲陰之始故有緊象而尚有長大之陽脈也少陰之陰漸盛故緊細而微厥陰陰之至故沉短而敦陰脈之極也此六者是平脈邪將病脈邪平脈本然之脈也病脈有過之脈也

按所引經言見素問至真要大論經云厥陰之至其脈弦少陰之至其脈鈎太陰之至其脈沉少陽之至大而浮陽明之至短而濇太陽之至大而長又平人氣象論太陽脈至洪大而長少陽脈至乍數乍踈乍短乍長陽明脈至浮大而短與此大同小異

然皆王脈也王脈得其時而氣應生王也其氣以何月各王幾日然冬至之後得甲子少陽王自古曆元皆起於冬至其日必以甲子然歲周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則日有零餘每歲遞差至日不必皆當甲子此云冬至後得甲子者乃指至日之當甲子者言也至日當甲子至立春後十五日歷一甲木氣始盛故曰少陽王也若至日不當甲子少陽之王大概以六十日不復以甲子爲限復得甲子陽明王復得甲子太陽王復得甲子太陰王復得甲子少陰王復得甲子厥陰王少陽之陽尚微陽明則陽已盛太陽則陽極盛極則陰生而太陰用事太陰之陰尚微少陰則陰已盛厥陰則陰極盛極則陽生如是無已王各六十日甲子至甲子則六十日一週也六六三百六十日以成一歲此三陽三陰之王時日大要也時指月言日指日數言以終上文何月幾日之問

八難曰寸口脈平而死者何謂也平謂脈不病也然諸十二經脈者皆係於生氣之原所謂生氣之原者謂十二經之根本也謂腎間動氣也十二經見上係連屬也十二經之氣皆從此出故謂之根本腎間兩腎之中間也動氣氣所開闔出入之處即所謂命門也其說詳三十七難中此五藏六府之本十二經脈之根呼吸之門三焦之原一名守邪之神吸入腎與肝於爲呼吸之門即所謂動氣是也三焦與腎同候而腎屬下焦故曰三焦之原謂三焦所從出也守邪未詳或謂元氣既足則邪不能傷故曰守邪未知是否故氣者人之根本也根絕則莖葉枯矣氣即原氣也原氣在人猶草木之有根本若草木根絕則莖葉枯落人之原氣亦猶是也寸口脈平而死者生氣獨絕於內也言內之生氣已絕則雖其外之脈甚平而終不免於死也

按脈之流動氣實主之未有生氣已絕而寸口脈尚平者況生氣之絕不絕亦必診脈而後見若生氣絕而脈猶平則生氣自生氣脈自脈不相連

屬有是理乎若內經必無此語病也

九難曰何以別知藏府之病耶然數者府也遲者藏也府屬陽藏屬陰故也數則爲熱遲則爲寒此二句釋所以遲數之義諸陽爲熱諸陰爲寒此二句又釋所以數屬府寒屬藏之義諸陰諸陽又推言之也故以別知藏府之病也

按以遲數別藏府亦未盡然蓋府病亦有遲而藏病亦有數者但言其所屬陰陽大概則可耳然終有語病

十難曰一脈爲十變者何謂也一脈十變謂一藏之脈其變有十如下文所云也然五邪剛柔相逢之意也五邪五藏五府之邪也剛柔五藏爲柔六府爲剛相逢爲藏邪干藏府邪干府也下文詳之假令心脈急甚者肝邪干心也心脈微急者膽邪干小腸也心脈大甚者心邪自干心也心脈微大者小腸邪自干小腸也

小腸也心脈緩甚者脾邪干心也心脈微緩者胃邪干小腸也心脈濇甚者肺邪干心也心脈微濇者大腸邪干小腸也心脈沉甚者腎邪干心也心脈微沉者膀胱邪干小腸也此所謂十變也蓋藏干藏則脈甚府干府則脈微急大緩濇沉乃五藏之本脈見何藏之脈則知何藏之干也候小腸于心脈者素血氣形志篇云手太陽與少陰爲表裏故也餘藏配合亦準此五藏各有剛柔邪故令一脈輒變爲十也此二句乃推言之舉心以爲例則五藏皆然故曰各有曰輒變也

按此法甚精妙亦經文之所未發

十一難曰經言脈不滿五十動而一止一藏無氣者何謂一作藏也靈根結篇云五十動而不一代者五藏皆受氣四十動一代者一藏無氣三十動一代者二藏無氣二十動一代者三藏無氣十動一代者四藏無氣不滿十動一代者五藏無氣此引經文而約言之也無氣謂其氣已絕故脈行至此則斷而不續也然人吸者隨陰入呼者因陽出吸入腎與肝故吸隨陰入呼出心與肺故呼因陽出今吸不能至腎至肝而還人一呼脈再動一吸脈再動言呼吸者以脈由呼吸以行也脈動未終而止因以知吸不能至腎也故知一藏無氣者腎氣先盡也不能至腎故爲腎氣盡

按靈根結篇四十動一代一藏無氣至不滿十動一代五藏無氣云云竝不指明先絕之藏蓋必審其何藏受病則何藏先絕此定理也若此所云則一腎二肝三脾四心五肺不必以受病之藏爲斷恐無是理○又按以呼吸驗無氣之義未確若以吸不能至腎則第五動即當止矣何以能至四十動而一代耶

十二難曰經言五藏脈已絕於內用鍼者反實其外五藏脈已絕於外用鍼者反實其內內外之絕何以別之經文見靈

九針十二原篇然五藏脈已絕於內者腎肝脈絕於內也而醫反補其心肺五藏脈已絕於外者心肺脈絕於外也而醫反補其腎肝腎肝主內心肺主外補謂以針補之也陽絕補陰陰絕補陽心肺爲陽腎肝爲陰是謂實實虛虛損不足而益有餘絕者虛也不足也不絕者實也有餘也補其所不當補則絕者益殆矣如此死者醫殺之耳言病不必死而醫者誤治以致其死也

按靈九針十二原篇云五藏之氣已絕於內而用針者反實其外是謂重竭重竭必死其死也靜治之者輒反其氣取腋與膺五藏之氣已絕於外而用針者反實其內是謂逆厥逆厥則必死其死也躁治之者反取四末蓋內絕爲陰虛故補腋與膺以其爲藏氣之所出也外絕爲陽虛故補四末以其爲諸陽之本也治法曉然可見今易氣字作脈字已屬支離又以心肺爲外腎肝爲內夫既云五藏之脈則心肺腎肝皆在其中乃外絕指心肺內絕指腎肝文義如何可曉夫陰陽內外各有所當不可執定心肺爲外腎肝爲內之一說也要知五藏分言之則腎肝內而心肺外合言之

則五藏又各有内外也。滑氏本義引馮氏玠謂此篇合入用鍼補瀉之類當在六十難之後以例相從也。

十三難曰經言見其色而不得其脉反得相勝之脉者即死得相生之脉者病即自已色之與脉當參相應爲之柰何經文見靈邪氣藏府病形論相勝相生義見下文

然五藏有五色皆見於面亦當與寸口尺内相應五色見下言何藏病則現何色也寸口指脉言尺内指尺之皮膚言下文自明

按靈邪氣藏府病形論曰夫色脉與尺之相應也如桴鼓影響之相應也脉指診言尺指皮膚言語便穩當今改脉作寸以字義便混雜難曉此經文之所以不可易也

假令色青其脉當弦而急色赤其脉浮大而散色黄其脉中緩而大色白其脉浮濇而短色黑其脉沉濡而滑此所謂五色之與脉當參相應也靈五色篇云青爲肝赤爲心白爲肺黄爲脾黑爲腎弦急浮大五者皆五藏之本脉也靈邪氣藏府病形篇云色青者其脉弦也赤者其脉鈎也黄者其脉代也白者其脉毛黑者其脉石與此可以參觀

脉數尺之皮膚亦數脉急尺之皮膚亦急脉緩尺之皮膚亦緩脉濇尺之皮膚亦濇脉滑尺之皮膚亦滑此所謂與尺内相應者也

按靈邪氣藏府病形論云調其脉之緩急小大滑濇而病變定矣脉急者尺之皮膚亦急脉緩者尺之皮膚亦緩脉減者尺之皮膚亦減而少氣脉大者尺之皮膚亦賁而起脉滑者尺之皮膚亦滑脉濇者尺之皮膚亦濇今去大小而易數字數者一息六七至之謂若皮膚則如何能數此必傳寫之誤不然則文義且難通矣

五藏各有聲色臭味當與寸口尺内相應其不一本有相字應者病也

按經文明言得相勝者死得相生者病已此明指有病者言也今云其不應者病也似概爲無病者言下語頗少斟酌。又按上文止言色此處又增出聲臭味而下文又無發明夫聽五藏所發之聲猶曰聞爲四診之一若臭味不知何等辨法且何以與寸口尺内相應不更荒唐乎至素金匱真言論所云臭味則以五藏之本體言不得與脉相應也

假令色青其脉浮濇而短若大而緩爲相勝浮大而散若小而滑爲相生也色青屬肝浮濇而短是肺脉脉勝色也大而緩爲脾脉色勝脉也故曰相勝浮大而散是心脉色生脉也小而滑爲腎脉脉生色也故曰相生

按此語釋相字之義甚備亦經文之所未及

經言知一爲下工知二爲中工知三爲上工上工十全九中工十全八下工十全六此之謂也知一謂色脉尺三者之中能明其一也全謂不誤治能愈其病也

按靈邪氣藏府病形篇云善調尺者不待於寸善調脉者不待於色能參合而行之者可以爲上工上工十全九行二者爲中工中工十全七行一者爲下工下工十全六何等明白此處將上文三項錯舉不倫忽云知一知二若無經文現存則此語竟難解矣況此章答語俱爲經文並無發明翻將經文顛倒錯亂使文理次序多不連貫讀者試將靈樞邪氣藏府病形篇一對觀之其語病便顯然矣

十四難曰脉有損至何謂也少曰損多曰至

然至之脉一呼再至曰平三至曰離經四至曰奪精五至曰死六至曰命絶此至之脉也何謂損一呼一至曰離經再一作二呼一至曰奪精三呼一至曰死四呼一至曰命絶此損之脉也平者適得其常之謂離經離其常經也奪精精氣已奪也死者言其必至於死命絶則其生氣已絶僅存脉之動而已亦隨息也

按素平人氣象論云人一呼脈一動一吸脈一動曰少氣人一呼脈三動而躁尺熱曰病温尺不熱脈滑曰病風脈濇曰痺人一呼脈四動以上曰死脈絶不至曰死乍踈乍數曰死蓋損不過一呼一動數不過四動以上若損至於四呼一至至至於一呼六至恐天下未必有此脈也至脈從下上損脈從上下也心肺爲上腎肝爲下損脈之爲病奈何然一損損於皮毛皮聚而毛落二損損於血脈血脈虛少不能榮於五藏六府三損損於肌肉肌肉消瘦飲食不能爲肌膚四損損於筋筋緩不能自收持五損損於骨骨痿不能起於牀反此者至於收病也按於收二字滑氏云疑作脈之是也○靈九鍼篇肺主皮心主脈脾主肌肝主筋腎主骨皮聚者枯而縮也五藏肺居最上腎居最下由肺以至腎此所謂從上下也反此謂至脈之病則由腎以至肺所謂從下上也從上下者骨痿不能起於牀者死從下上者皮聚而毛落者死此以斷至損脈之死期也蓋損即爲遲遲屬寒故先中於表至即爲數數爲熱故先中於裏相傳既久至內外表裏俱病則不復可治矣治損之法奈何然損其肺者益其氣損其心者調其營衛損其脾者調其飲食適其寒温損其肝者緩其中損其腎者益其精此治損之法也肺主氣故益其氣營衛者血之所充飲食寒温肌肉之所由生緩中者即經所謂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之義精者腎之所藏蓋病在何藏則各隨其所在而治之也○按言治損而不言治至者蓋損至之脈雖有從上下從下上之殊而五者之病狀則一故言治損而治至之法亦備矣脈有一呼再至一吸再至有一呼三至一吸三至有一呼四至一吸四至有一呼五至一吸五至有一呼六至一吸六至有一呼一至一吸一至有再呼一至再吸一至有呼吸再至按此五字疑衍上文脈來如此何以別知其病也

統言五藏受病之次此又重問以求其病形也然脈來一呼再至一吸再至不大不小曰平一呼三至一吸三至爲適得病適得病即上文離經之義言僅爲有病之脈也前大後小即頭痛目眩前小後大即胸滿短氣前指寸後指尺前大後小病氣在陽故頭痛目眩前小後大病氣在陰故胸滿短氣一呼四至一吸四至病欲甚病欲甚即奪精之義言其病將深也脈洪大者苦煩滿沉細者腹中痛滑者傷熱濇者中霧露洪大爲陽邪外越故煩滿沉細爲陰邪內陷故腹痛滑爲血實故爲熱濇爲傷濕故中霧露此又於一息四至之病分別言之亦舉此爲例言仍當取所現脈象以別其病欲令讀者推廣其義也一呼五至一吸五至其人當困沉細夜加浮大晝加不大不小雖困可治其有大小者爲難治困者近於死也沉細屬陰故加於夜浮大屬陽故加於晝大即浮大小即沉細若不大不小則晝夜不至於有加故可治有大小則歷晝夜而病益進爲難治也○不大不小即靈禁服篇所謂若引繩大小齊等之義若更參差不倫則難治矣一呼六至一吸六至爲死脈也沉細夜死浮大晝死死脈即命絶之謂一呼一至一吸一至名曰損人雖能行猶當著牀所以然者血氣皆不足故也言雖能行步久當不起於牀也血氣不足明所以得損脈之故再呼一至再吸一至名曰無魂無魂者當死也人雖能行名曰行尸無魂言魂氣已離也行尸言其人生道已絶如尸之行也上部有脈下部無脈其人當吐不吐者死吐則氣逆於上故脈亦從而上則下部之無脈乃因吐而然非眞離其根也若不吐而無脈則脈爲眞無而非氣逆之故矣故曰一死上部無脈下部有脈雖困無能爲害所以然者譬如人之有尺樹之有根枝葉雖枯槁根本將自生脈有根本人有元氣故知不死按譬如二字滑氏云

當在有尺下○脈者根乎元氣以運行者也元氣未壞則脈自能漸生其所以上部之無脈者特因氣血之偶有滯耳病去則自復也○按上部有脈以下又因上文損至之義而極言之以見無脈之故亦有兩端不可概定其死也

十五難曰經言春脈弦夏脈鉤秋脈毛冬脈石是王脈耶將病脈也經文見素平人氣象論及玉機真藏論然弦鉤毛石者四時之脈也四時之脈謂脈之應乎四時即王脈也春脈弦者肝東方木也萬物始生未有枝葉故其脈之來濡弱而長故曰弦濡弱而長是弦之正象否則即為大過不及之脈也夏脈鉤者心南方火也萬物之所茂垂枝布葉皆下曲如鉤故其脈之來疾去遲故曰鉤來疾者其來少急而勁去遲者其去少緩而弱此所謂下曲如鉤也秋脈毛者肺西方金也萬物之所終草木華葉皆秋而落其枝獨

在若毫毛也故其脈之來輕虛以浮故曰毛其枝獨在若毫毛言其四面無所輔而體又甚輕也冬脈石者腎北方水也萬物之所藏也盛冬之時水凝如石故其脈之來沉濡而滑故曰石此四時之脈也冬氣斂聚故沉而濡滑水之象也○按藏府之與五行各有所屬而春夏秋脈皆以木為喻者蓋唯木為因時遷變也如有變奈何變謂失常也然春脈弦反者為病何謂反然其氣來實強是謂太過病在外氣來虛微是謂不及病在內太過屬陽而發於表故病在外不及屬陰而怯於中故病在內氣來厭厭聶聶如循榆葉曰平厭厭素問王冰注以為浮薄而虛也

按素平人氣象論云平肝脈來耎弱招招如揭長竿末梢曰肝平又云平肺脈來厭厭聶聶如落榆莢曰肺平蓋形容肺脈如毛之義今引為肝平恐不合

益實而滑如循長竿曰病此皆弦而大過之象急而勁益強如新張弓弦曰死此則弦之至即所謂真藏脈也春脈微弦曰平弦多胃氣少曰病但弦無胃氣曰死胃氣沖和之氣也微弦胃氣少但弦無胃氣即上文三者之象也下文倣此春以胃氣為本夏脈鉤反者為病何謂反然其氣來實強是謂太過病在外氣來虛微是謂不及病在內其脈來累累如環如循琅玕曰平如環素問作如連珠言其滿盛也琅玕石似珠者來而益數如雞舉足者曰病謂實而勁也

按素平人氣象論云病心脈來喘喘連屬其中微曲曰心病又云實而盈數如雞舉足曰脾病今引為心病之脈亦誤

前曲後居如操帶鉤曰死居素問王冰注曰不動也帶鉤曲而堅者也夏脈微鉤曰

平鉤多胃氣少曰病但鉤無胃氣曰死夏以胃氣為本秋脈毛反者為病何謂反然其氣來實強是謂太過病在外氣來虛微是謂不及病在內其脈來藹藹如車蓋按之益大曰平車蓋言其浮大而虛也

按平人氣象論平肺脈來厭厭聶聶如落榆莢曰肺平前已誤為心平之脈此二語則經所無也○按仲景傷寒論辨脈法云脈藹藹如車蓋者名曰陽結也此又一義

不上不下如循雞羽曰病素問王冰注謂中央堅而兩旁虛按之蕭索如風吹毛曰死素問云如物之浮如風吹毛曰肺死王冰謂如物之浮瞥瞥然如風吹毛紛紛然也蓋皆輕虛飄亂之義秋脈微毛曰平毛多胃氣少曰病但毛無胃氣曰死秋以胃氣為本

冬脈石反者爲病何謂反然其氣來實強是謂太過病在外氣來虛微是謂不及病在内脈來上大下兌濡滑如雀之啄曰平 雀啄上大而末銳也 啄啄連屬其中微曲曰病 啄啄連屬言摶而數其中微曲言其象似鈎也 按素平人氣象論云喘喘累累如鈎按之而堅曰腎平來如引葛按之益堅曰腎病至於如鳥之啄乃脾之死脈啄啄連屬其中微曲乃心之病脈 不知何以錯誤如此

來如解索去如彈石曰死 解索繫而散彈石促而堅也素問云發如奪索辟辟如彈石曰腎死 冬脈微石曰平石多胃氣少曰病但石無胃氣曰死冬以胃氣爲本胃者水穀之海 水穀皆聚於胃如海爲衆水所聚也 主稟四時 胃屬土土分王四季故曰主稟四時

皆以胃氣爲本是謂四時之變病死生之要會也 此總結上文四時之變 脾者中州也其平和不可得見 中州言在四藏之中四藏平和則脾脈在其中故不可得見 衰乃見耳來如雀之啄如水之下漏是脾衰之見也 一本無之字 雀啄言其堅銳水下漏言其斷續無常

按平人氣象論云平脾脈來和柔相離如雞踐地曰脾平則脾平之脈亦可見也惟素玉機眞藏論云脾者土也孤藏以灌四旁者也善者不可見惡者可見其說或本此○又按平人氣象論云如鳥之距如屋之漏如水之流曰脾死則雀啄屋漏直是死脈不特衰脈也

按此一難不過錯引素問平人氣象論及玉機眞藏論兩篇語不特無所發明且與經文有相背處反足生後學之疑不知何以謬誤至此

十六難曰脈有三部九候有陰陽有輕重有六十首一脈變爲四時 三部九候詳素三部九候論陰陽詳第四難輕重詳第五難六十首見素方盛衰論王氷注謂其義不存或謂即各王六十日之義一脈變爲四時詳十五難但諸說難下文俱無發明疑有脫誤 離聖久遠各自是其法何以別之然是其病有内外證 凡人所受傷爲病所以驗其病者爲證蓋病合而證分也 其病爲之柰何然假令得肝脈 五藏脈體詳十三難 其外證善潔 肝與膽合膽爲清淨之府故善潔 面青善怒 素陰陽應象大論肝在色爲蒼在志爲怒 其内證臍左有動氣按之牢若痛 素刺禁論肝生於左臍左肝之位也動氣眞氣不能藏而發現於外也牢者氣結而堅痛者氣鬱而滯 其病四肢滿 滿閉塞也蓋肢節皆屬於肝左氏傳云風淫末疾 閉淋溲便難 靈經脈篇云足厥陰循陰股結於陰器故病見於溲便也 轉筋 靈九針篇云肝主筋故病筋也 有是者肝也無是者非也 是指上文病證而言如無此病證則雖見肝脈而受病實不在肝也 假令得心脈其外證面赤 素心在色爲赤 口乾 心氣通於舌火上炎則乾也 喜笑 素心在聲爲笑 其内證臍上有動氣 臍上心之位也 按之牢若痛其病煩心心

痛 病在本藏也 掌中熱而啘 靈經脈篇手少陰之脈入掌内故掌中熱啘乾嘔也素至眞要大論諸逆衝上皆屬於火 有是者心也無是者非也假令得脾脈其外證面黃 素脾在色爲黃 善噫 噫即噯氣靈口問篇云寒氣客於胃厥逆從下上散復出於胃故爲噫素脾與胃合故病同也 善思 素脾在志爲思 善味 素脾在竅爲口故主味 其内證當臍有動氣按之牢若痛 當臍脾位乎中也 其病腹脹滿 素金匱眞言論腹爲陰陰中之至陰脾也故病在腹 食不消 脾主磨食 體重 脾主肌肉 節痛 素痿論陽明主束骨而利機關脾與胃合故亦主節 怠惰嗜臥 勞倦亦屬脾也 四支不收 脾主四肢 有是者脾也無是者非也假令得肺脈其外證面白 素肺在色爲白 善嚔 靈口問篇陽氣和利滿於心出於鼻故爲嚔肺氣通於鼻故善嚔也 悲愁不樂欲哭 素肺在志爲憂在聲爲哭 其内證臍右有動氣按之牢若痛 素刺禁論肺藏於右臍右肺之位也 其病喘咳 肺主氣氣逆則喘咳

灑淅寒熱（肺主皮毛）有是者肺也無是者非也假令得腎脈其外證面黑（素腎在色爲黑）善恐（素在志爲恐）欠（靈口問篇陰氣積於下陽氣未盡陽引而上陰引而下陰陽相引故數欠又云腎主爲欠）其內證臍下有動氣按之牢若痛（腎居最下臍下腎之位也）其病逆氣（下氣不藏則逆上）小腹急痛（腎治於下故病在小腹）泄如下重（滑氏云如讀爲而。腎主二陰下重氣下墜不收也）足脛寒而逆（靈經脈篇足少陰腎之脈循內踝之後別入跟中以上踹內故病如此）有是者腎也無是者非也

十七難曰經言病或有死或有不治自愈或連年月不已（此亦錯引經語非經之全文也）其死生（一作生死）存亡可切脈而知之耶然可盡知也診病若閉目不欲見人者（此肝病現證肝與膽合肝病則膽虛故閉目不欲見人）脈當得

肝脈强急而長（此肝之本脈）而反得肺脈浮短而濇者死也（證屬木脈屬金爲尅賊也）病若開目而渴心下牢者（此心病現證心主熱熱甚則開目而渴也）脈當得緊實而數（此心之本脈）而反得沉濇（一作濡）而微者死也（此腎之本脈證屬火脈屬水爲尅賊也）病若吐血復鼽衄血者脈當沉細而反浮大而牢者死也（此又一義不以生尅言所謂病虛脈實故死也靈玉版篇云衄而不止脈大是三逆即此義也）病若譫言妄語身當有熱脈當洪大而反手足厥冷脈沉細而微者死也（此則病實脈虛也手足厥冷兼證言之也）病若大腹而洩者脈當微細而濇反緊大而滑者死也（此亦病虛脈實也靈玉版篇云腹鳴而滿四支清泄其脈大是二逆也。按以上皆發明死病其自愈不已者未及疑有缺文）

十八難曰脈有三部部有四經（三部寸關尺也四經兩手寸關尺各候一藏一府也）手有太陰陽明（手太陰屬肺手陽明屬大腸皆診於右寸）足有太陽少陰（足太陽屬膀胱足少陰屬腎皆診於左足）爲上下部（右寸爲上左尺爲下）何謂也然手太陰陽明金也足少陰太陽水也金生水水流下行而不能上故在下部也（此言左右手循環相生者也）足厥陰少陽（足厥陰屬肝少陽屬膽皆診於左關）木也生手太陽少陰火（手太陽屬小腸手少陰屬心皆診於左寸）火炎上行而不能下故爲上部手心主少陽火（手心主即手厥陰心包絡也手少陽屬三焦推本文之義則宜診於右尺）生足太陰陽明土（足太陰屬脾足陽明屬胃皆診於右關）土主中宮故在中部也此皆五行子母更相生養者也（以上釋三部四經上下之義下文又論所主之病也）脈有三部九候各何所主之然三部者寸關尺也九候者浮中沉也（三部各有浮中沉故爲九也）上部法

天主胸以上至頭之有疾也（此又不以經絡以部位言）中部法人主鬲以下至臍之有疾也下部法地（此四字一作尺爲下部法而應乎地）主臍以下至足之有疾也（即素脈要精微論所云上竟上者胸喉中事也下竟下者少腹腰股膝脛足中事也但其候脈法與此微別）審而刺之者也（謂審其病之上下而刺其所在則鍼不誤施也。本義謝氏謂此一節當是十六難中答辭與下文又不相屬其說近是）

按素脈要精微論尺內兩旁則季脇也尺外以候腎尺裏以候腹中附上左外以候肝內以候鬲右外以候胃內以候脾上附上右外以候肺內以候胸中左外以候心內以候膻中前以候前後以候後其診法與脈經難經俱互異此篇所論六經部位乃素問血氣形志論所謂足太陽與少陰爲表裏少陽與厥陰爲表裏陽明與太陰爲表裏是爲足陰陽也手太陽與少陰爲表裏少陽與心主爲表裏陽明與太陰爲表裏是爲手之陰陽也以此爲據而後世脈經脈訣因之但素問止言經絡表裏如此並不指爲診脈之位今乃以右尺診心主少陽及第八難以腎爲三焦之原三十九難又謂命門氣與腎通皆互相証明也。按素三部九候論三部指上部中部下部九候謂上部天兩額之動脈上部地兩頰之動脈上部人耳

前之動脈中部天手太陰也中部地手陽明也中部人手少陰也下部天足厥陰也下部地足少陰也下部人足太陰也今乃以寸關尺爲三部以浮中沉爲九候總無一合蓋內經診脈之法其途不一而難經則專以寸口爲斷於是將經中診法盡附會入之此必別有傳授不可盡議其非然既取經文以發其義自當悉本乎經也

人病有沉滯久積聚可切脈而知之耶然診病一本無病字在右脇有積氣積氣積聚之氣也得肺脈結右脇肺之部也結爲積聚之脈素問平人氣象論云結而橫有積矣脈結甚則積甚結微則積微診不得肺脈而右脇有積氣者何也然肺脈雖不見右手當一作脈沉伏沉伏亦積氣之脈右手統指三部言則肺脈亦在其中又右手氣口脈所以候裏也其外痼疾同法耶將異也痼疾凡肌肉筋骨間久留不去之病皆是以其不在藏府故曰外然結者脈來去時一止無常數無常數乃爲結脈之象若有常數者或四十動一止或三十動一止乃代脈主死不但有積矣蓋結脈之所由生以積聚在內脈道不通故其現脈如此名曰結也伏者脈行筋下也浮者脈在肉上行也左右表裏法皆如此言結伏則病在裏結浮則病在表結在右病亦在右結在左病亦在左以此推之則內外左右積氣痼疾其結脈同而浮伏異也故曰法皆如此假令脈結伏者內無積聚脈浮結者外無痼疾有積聚脈不結伏有痼疾脈不浮結爲脈不應病病不應脈是爲死病也病脈不相應乃真氣已漓血脈不相聯屬故云死也○按凡病與脈不相應者皆爲死證不特積聚爲然也○又按人病以下至末與前又不類疑是五十二五十五五十六等難內錯簡

十九難曰經言脈有逆順男女有恒而反者何謂也得其脈爲順不得其脈爲逆恒常也謂各有一定之法也反謂上下之强弱相反如下文所云也經文無考然男子生於寅寅爲

木陽也女子生於申申爲金陰也此推本天地初生男女之理而言以明脈之所以異也○按紀氏天錫謂生物之初皆本於子子者萬物之所始也自子推之男左旋三十而至於巳女右旋二十而至於巳是男女嫁娶之數也自巳而懷娠男左旋十月而生於寅女右旋十月而生於申也故男脈在關上女脈在關下關上屬陽得陽之體者應之關下屬陰得陰之體者應之是以男子尺脈恒弱女子尺脈恒盛在關上則尺弱在關下則尺盛也是其常也反者男得女脈女得男脈也盛者反弱弱者反盛也其爲病何如然男得女脈爲不足病在內男得陰脈則陽陷於陰故爲不足內謂心腹之內陽氣入陰則病見於陰位也左得之病在左右得之病在右隨脈言之也此又以脈之左右驗病之左右也女得男脈爲太過病在四肢女得陽脈則陰越於陽故爲有餘四肢屬手陽陰氣從陽則病見於陽位也左得之病在左右得之病在右隨脈言之○此

之謂也陽道全而陰道半故陽得陰脈爲不足陰得陽脈爲有餘也

二十難曰經言脈有伏匿伏匿於何藏而言伏匿耶引經言無考伏匿謂不見於本位反藏匿於他部而見其脈也然謂陰陽更相乘更相伏也言不拘於一藏也脈居陰部而反陽脈見者爲陽乘陰也陽脈即下文浮滑而長是也脈雖時沉濇而短此謂陽中伏陰也言陽雖乘陰而陰猶伏於陽內也脈居陽部而反陰脈見者爲陰乘陽也陰脈即上文沉濇而短是也脈雖時浮滑而長此謂陰中伏陽也重陽者狂重陰者癲此又因陰陽之伏匿而極言之重陽重陰言不止伏匿陰皆變爲陽陽皆變爲陰也狂者陽疾癲者陰疾邪氣既盛至傷其神故其病如此素問病能論云有病怒狂者生於陽也脫陽者見鬼脫陰者目盲此又因重陰重陽而及之鬼屬陰陽既脫則純乎陰故見鬼目得血而能視陰既脫則血不營於目故目

言此則重陰重陽之反也

二十一難曰經言人形病脈不病曰生脈病形不病曰死何謂也然人形病脈不病非有不病者也謂息數不應脈數也言非脈之眞不病也蓋診病以不病調病人一呼二至一吸二至脈數之常若其人既病則呼吸不齊不能與脈數相應或脈遲而其人之息適緩或脈數而其人之息適促醫者不能審之遂以爲無病而實不然也又或醫者之息不能自調與病者相應則遲數不辨故誤以爲不病亦通經文無考此大法按形病脈不病乃邪之受傷猶淺不能變亂氣血故生脈病人不病則邪氣已深伏而未發血氣先亂故死何等直截此答辭甚不中欵疑有脫誤○又按傷寒論辨脈法篇脈病人不病名曰行尸以無王氣卒眩仆不省人者短命則死人病脈不病名曰內虛以無穀氣雖困無苦義亦明曉

二十二難曰經言脈有是動有所生病一脈輒一本無輒字變爲二病者何也此亦非經之全文乃約經語以成文者也此脈字指經脈言是動所生病見靈經脈篇二病指經文是動以下所舉之病及所生病以下所舉之病有此二者之殊也然經言是動者氣也所生病者血也言脈之動者氣爲之而所生病者則血爲之也邪在氣氣爲是動邪在血血爲所生病此又言氣血之所以病則皆因乎邪也氣主呴之血主濡之呴煦也薰蒸之義濡滋潤之義氣留而不行者不能呴也爲氣先病也血壅一作滯而不濡者壅凝滯也爲血後病也故先爲是動後所生也言邪之中人必先傷乎氣而氣病然後及乎血而血病故云一脈變二病也

按經脈篇是動諸病乃本經之病所生之病則以類推而旁及他經者經文極明曉竝無氣血分屬之說

二十三難曰手足三陰三陽脈之度數可曉以不然手三陽之脈三陽靈脈度篇作六陽從手至頭手三陽之脈皆從指末起而終於頭長五尺五六合三丈五六合兩手言之也手三陰之脈從手至胸中手三陰之脈亦從指末起而至胸中長三尺五寸三六一丈八尺五六三尺合二丈一尺足三陽之脈從足至頭足三陽從足指起至頭長八尺六八四丈八尺足三陰之脈從足至胸足三陰從足趾足心起至胸長六尺五寸六六三丈六尺五六三尺合三丈九尺人兩足蹻脈從足至目長七尺五寸二七一丈四尺二五一尺合一丈五尺蹻脈屬奇經○按蹻脈有陰陽之分左右共四脈不知此何所指○又按陰蹻爲少陰之別陽蹻爲大陽之別靈脈度篇論蹻脈起止專指陰蹻言而不及陽蹻則其長短之數乃陰蹻之數也故帝問蹻脈有陰陽何脈當其數岐伯答曰男子數其陽女子數其陰蓋陽蹻與陰蹻雖有內外表裏之殊其長短大約相等也督脈任脈亦奇經督脈在背任脈在腹詳素骨空論各長四尺五寸二四八尺二五一尺合九尺凡脈長十六丈二尺此所謂十二經脈長短之數也按以上皆脈度篇原文全無發明

經脈十二絡脈十五見下二十六難何始何窮也然經脈者行血氣通陰陽以營於身者也其始從中焦注手太陰陽明營出於中焦故脈從中焦始陽明注足陽明太陰太陰注手少陰太陽太陽注足太陽少陰少陰注手心主少陽少陽注足少陽厥陰厥陰復還注手太陰

按靈營氣篇論營氣行次序如此然止論營氣非論脈也經文更爲詳備此則略舉言之以爲脈之終始蓋以營行脈中營氣之行即脈之行也義亦可通

別絡十五皆因其原脈所注爲原靈九針十二原篇云原者五藏之所以稟三百六十五節氣味也蓋謂五藏之氣皆會

於此而別絡之氣亦因乎此也如環無端轉相灌漑朝於寸口人迎寸口見第一難人迎即左手之寸口脈也朝如朝覲之朝謂會聚於此復稟氣以出也以處百病而決死生也處揆度也即第一難獨取寸口以決死生之義經云明知終始陰陽定矣何謂也見靈終始篇然終始者脈之紀也終始篇云終始者經脈爲紀寸口人迎陰陽之氣通於朝使朝見上使言相爲用也寸口爲陰人迎爲陽如環無端故曰始也終者三陰三陽之脈絕絕則死死各有形死形見下二十四難故曰終也

按靈終始篇云凡刺之道畢於終始明知終始五藏爲紀陰陽定矣下文云陽受氣於四末陰受氣於五藏故寫者迎之補者隨之此終始蓋指十二經之所起止以迎隨之而補瀉焉非謂氣行爲始脈絕爲終也其終始篇篇末亦載十二經脈絕病形與素問診要經終論同此又一義並非終始之終也豈可因篇末有十二經經終病形遂誤以終始之終爲即此終耶何其弗深思也○按此節人迎非指兩經所言結喉旁之人迎脈也第一難單舉寸口則兩手脈俱在其中此節兼舉人迎則右爲寸口左爲人迎正脈經脈訣之所本也

二十四難曰手足三陰三陽氣已絕何以爲候可知候以證驗之也其吉凶不然足少陰氣絕則骨枯以下皆言其候也素六節藏象論云腎其充在骨少陰者冬脈也伏行而溫於骨髓腎脈應冬其氣斂藏於內故骨髓不溫即肉不著骨骨肉不相親即肉濡而却濡滯也經作軟而却却退縮也肉濡而却故齒長而枯枯經作垢齒肉却則齗上宣故齒長枯不澤也齒者骨之餘故以此驗之髮無潤澤六節象藏論云腎其華在髮無潤澤者骨先死戊日篤己日死按靈經脈篇與此章全文所異不過數字而經文此句之下有土勝水也四字尤明足太陰氣絕則脈不營其口唇口唇經作肌肉口唇者肌肉之本也六節藏象論云脾其華在唇四白其充在肌脈不營則肌肉不

滑澤肌肉不滑澤則肉滿肉滿則唇反滿浮腫也肉腫則唇亦腫而反出於外也

按經脈篇云脈不營則肌肉軟肌肉軟則舌萎人中滿人中滿則唇反極爲明白此云肉則難解矣

唇反則肉先死甲日篤乙日死經文有木勝土也四字足厥陰氣絕即一作則筋縮引卵與舌卷引牽引也經脈篇云厥陰之脈循陰器又云循喉嚨之後又云環唇內六節藏象論云肝其華在爪其充在筋厥陰者肝脈也肝者筋之合也筋者聚於陰器而絡於舌本素問厥論前陰者宗筋之所聚故脈不營則筋縮急筋縮急即引卵與舌故舌卷卵縮此筋先死庚日篤辛日死經文有金勝木也四字手太陰氣絕即一作則皮毛焦六節藏象論云肺其華在毛其充在皮太陰者肺也行氣溫於皮毛者也氣弗營則皮毛焦皮毛焦則津液去津液去則皮節傷皮節傷則皮枯毛折皮枯之皮經文作爪折萎也毛折者則毛先死丙日篤丁日死經文有火勝金也四字手少陰氣絕則脈不通脈不通則血不流六節藏象論心其華在面其充在血脈血不流則色一本無色字澤去故面色黑如黧黧黑黃色也此血先死壬日篤癸日死經文有水勝火也四字三陰氣俱絕則目眩轉目瞑靈大惑論云五藏六府之精皆上注於目而爲之精前二十難云脫陰者目盲亦此義也眩經作系○按三陰經作五陰蓋胞絡與心同候也故經文亦無手厥陰之候目瞑者爲失志靈大惑論云目者五藏六府之精也營衛魂魄之所常營也神氣之所生也故神勞則魂魄散志意亂失志者則志先死死即一作則目瞑也經文作志先死則遠一日半死矣六陽氣俱絕則陰與陽相離陽不附於陰也陰陽相離則湊理泄絕汗乃出靈終始篇太陽終者絕皮乃絕汗絕汗則終矣大如貫珠

轉出不流[此二句明絶汗之狀經文之所無也]即氣先死[氣屬於陽也]旦占夕死夕占旦死

按靈經脈篇無三陽分候之法止有總論六陽氣絶一段若終始篇及素診要經終論俱有三陽絶候法今旣以三陰三陽爲問則當并引經文以証明之尤爲詳備。又按此篇直是靈樞經脈篇原文所易不過數字竝無發明

二十五難曰有十二經五藏六府十一耳其一經者何等經也[靈九針論五藏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腎藏精與志也六府小腸大腸胃膽膀胱三焦主出納水穀如府庫之司出入故曰府也]然一經者手少陰與心主別脈也心主與三焦爲表裏[靈九針論足陽明太陰爲表裏少陽厥陰爲表裏太陽少陰爲表裏手陽明太陰爲表裏少陽心主爲表裏太陽少陰爲表裏別脈謂心主本心之宮城宜與心爲表裏乃反別與三焦爲表裏別爲一經故成十二經也三焦上焦中焦下焦也]俱有名而無形故言經有十二也

按言三焦爲無形已屬未當言手心主爲無形則斷無是說心主者即心之包絡有脂膜以衛心者也安得無形其所以不得謂之藏者蓋心主代心行事本無所藏故不以藏名也三焦辨詳三十八難。難經言手心主與三焦凡八見第八三十一三十六三十八三十九六十二六十六及此篇俱當參觀

二十六難曰經有十二絡有十五餘三絡者是何等絡也[靈九針十二原篇云經脈十二絡脈十五凡二十七氣以上下]然有陽絡有陰絡有脾之大絡[靈經脈篇脾之大絡名曰大包出淵液下三寸布胸中]陽絡者陽蹻之絡也陰絡者陰蹻之絡也[蹻脈詳二十三難]故絡有十五焉

按十五絡靈經脈篇明指十二經之別與督任之別及脾之大絡共十五絡皆有穴名及病形治法此以二蹻當之未知何出

二十七難曰脈有奇經八脈不拘於十二經何謂也[奇讀如奇偶之奇謂無手足配偶如十二經也詳下篇]然有陽維有陰維有陽蹻有陰蹻有衝有督有任有帶之脈凡此八脈者皆不拘於經故曰奇經八脈也[詳見下篇]經有十二絡有十五凡二十七氣相隨上下[出見前篇]何獨不拘於經也然聖人圖設溝渠通利水道以備不然[不然猶言不虞也]天雨降下溝渠溢滿當此之時霶霈妄作[一作行]聖人不能復圖也[此以水道喻人身血脈之道]此絡脈滿溢諸經不能復拘也[言血脈充盛十二經不足以容之則溢出而爲奇經故奇經爲十二經之別脈也]

二十八難曰其奇經八脈者既不拘於十二經皆何起何繼也[繼續也脈經作繫]然督脈者起於下極之俞[俞即穴也下極即長強穴屬督脈在脊骶骨端]並於脊裏[脊裏背脊中也]上至風府[風府屬督脈在項上入髮際一寸大筋內宛宛中]入屬於腦[靈經脈篇督脈之別名曰長強挾膂上項散頭上下當肩胛左右別走太陽入貫膂實則脊強虛則頭重素問骨空論督脈者起於少腹以下骨中央女子入繫廷孔其孔溺孔之端也其絡循陰器合篡間繞篡後別繞臀至少陰與巨陽中絡者合少陰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與太陽起於目內眥上額交巔上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髆內俠脊抵腰中入循膂絡腎其男子循莖下至篡與女子等其少腹直上者貫齊中央上貫心入喉上頤環脣上繫兩目之下中央此生病從少腹上衝心而痛不得前後爲衝疝其女子不孕癃痔遺溺嗌乾]任脈者起於中極之下[中極穴屬任脈在臍下四寸中極之下蓋指會陰穴也]以上至毛際[前陰之上]循腹裏[即中極穴]上關元[關元穴在臍下三寸]至咽喉[素骨空論至咽喉之下有上頤循面入目六字靈經脈篇任脈之別名曰尾翳下鳩尾散於腹實則腹皮痛虛則癢搔]衝脈者起於氣衝[足陽明經穴在毛際兩旁]並足陽明之經[素痿論云

衝脈者經脈之海主滲灌谿谷與陽明合於宗筋陰陽總宗筋之會會於氣衝而陽明爲長皆屬於帶脈而絡於督脈 侠一作夾齊上行至胸中而散一本有也字 按氣衝骨空論作氣街即氣衝別名也竝足陽明之經素問骨空論作竝少陰之經靈順逆肥瘦論云衝脈者五藏六府之海也五藏六府皆稟焉其上者出於頏顙滲諸陽灌諸精其下者注少陰之大絡出於氣街雖陽明與少陰經文互異然兩經不甚相遠皆衝脈所過義無害也又靈五音五味篇衝脈任脈皆起於胞中上循背裏爲經絡之海

帶脈者起於季脇季脇屬足厥陰章門穴之分 迴身一周謂周身圍轉如人束帶之狀以束諸脈也 靈經別篇足少陰之正至膕中別走太陽而合上至腎當十四椎出屬帶脈○又按帶脈穴在季脇下一寸八分屬足少陽膽經

陽蹻脈者起於跟中循外踝上行外踝大骨下申脈穴○按素繆刺論邪客於足陽蹻之脈令人目痛從内眥始刺外踝之下半寸所即此穴也 入風池風池在耳後一寸半屬膽經 陰蹻脈者亦起於跟中循内踝上行内踝骨下照海穴 至咽喉交貫衝脈衝脈亦至咽喉也靈脈度篇云蹻脈者少陰之別起於然骨之後上内踝之上直上循陰股入陰上循胸裏入缺盆上出人迎之前入頄屬目内眥合於太陽陽蹻而上行氣幷相還則爲濡目氣不營則目不合又云蹻脈有陰陽何脈當其數岐伯曰男子數其陽女子數其陰當數者爲經其不當數者爲絡也 陽維陰維者維絡於身溢畜不能環流灌溢諸經者也此二句未詳滑氏本義謂當在十二經亦不能拘之之下○按維絡於身之下必有缺文後人誤以此二句移入此處故難通也 故陽維起於諸陽會也陰維起於諸陰交也按二維之脈經無明文其起止蓋不可考 比於聖人圖設溝渠溝渠滿溢流於深湖故聖人不能拘通也而人脈隆盛入於八脈而不還周不還周言不復歸於十二經也 故十二經亦不能拘之此段即上章之義 其受邪氣畜則腫熱言邪氣入於其中則鬱滯不通而爲腫爲熱 砭射之也此言治之之法蓋奇經之

脈不能還周故邪氣無從而出惟用砭石以射之則邪氣因血以泄病乃已也

二十九難曰奇經之爲病何如 然陽維維於陽陽陽經身之表也 陰維維於陰陰陰經身之裏也 陰陽不能自相維則悵然失志溶溶不能自收持溶溶浮蕩之貌 陽維爲病苦寒熱陽主外陽氣不和故生寒熱也 陰維爲病苦心痛陰主内心爲少陰陰氣不和故心痛也○按素問刺腰痛論曰陽維之脈令人腰痛痛上怫然腫刺陽維之脈脈與太陽合腨下閒去地一尺所飛陽之脈令人腰痛痛上拂拂然甚則悲以恐刺飛陽之脈在内踝上五寸少陰之前與陰維之會 陰蹻爲病陽緩而陰急言陽脈弛緩而陰脈結急也 陽蹻爲病陰緩而陽急言陰脈弛緩而陽脈結急 蓋蹻者蹻捷之義故其受病則脈絞急也○按素問繆刺論曰邪客於足陽蹻之脈令人目痛從内眥始刺外踝之下半寸所靈熱病篇曰目中赤痛從内眥始取之陰蹻又寒熱病篇曰足太陽有通項入於腦者正屬目本名曰眼系頭目痛取之在項中兩筋間入腦乃別陰蹻陽蹻陰陽相交陽入陰陰出陽交於目銳眥陽氣甚則瞋目陰氣甚則瞑目以上諸證皆蹻脈所過之地也觀前篇論蹻脈起止之法自明 衝之爲病氣逆而裏急衝脈從氣衝至胸中故其爲病氣逆而裏急也○按素問舉痛論曰寒氣客於衝脈衝脈起於關元隨腹直上寒氣客則脈不通脈不通則氣因之故喘動應手即此意也 督之爲病脊強而厥督脈行背故脊強而厥厥亦逆也 任之爲病其内苦結結堅結凝滯也任脈起胞門行腹故爲内結 男子爲七疝七疝者一厥二盤三寒四癥五附六脈七氣或云寒水筋血氣狐㿗也 女子爲瘕聚瘕者假物成形聚者凝聚不散也蓋男陽屬氣女陰屬血故病亦殊也素問骨空論任脈爲病男子内結七疝女子帶下瘕聚衝脈爲病逆氣裏急督脈爲病脊強反折與此正同 帶之爲病腹滿腰溶溶若坐水中帶脈二穴主治腰腹之疾溶溶如坐水中寬漫不收而畏寒也 此奇經八脈之爲病也

按此章以上皆論脈法起止及診候之要

難經經釋卷上終

難經經釋卷下

盧國秦越人扁鵲著　吳江後學徐大椿靈胎釋

三十難曰。營氣之行。常與衛氣相隨不。相隨言相合而竝行也 然。經言人受氣於穀。穀入於胃。乃傳於一作與五藏六府。五藏六府皆受於氣。言受穀氣 其清者爲營。濁者爲衛。營行脈中。衛行脈外。營主血故在脈之中衛主氣故在脈之外素問痺論云營者水穀之精氣也和調於五藏灑陳於六府乃能入於脈也衛者水穀之悍氣也其氣慓疾滑利不能入於脈也 營周不息。五十而復大會。五十謂五十營也詳見第一難中 陰陽相貫。如環之無端。故知營衛相隨也。

按此段即靈樞營衛生會篇中語經文穀入於胃句下有以傳於肺四字下文云五藏六府皆以受氣義尤明白今刪去四字則胃何以便入於五藏六府此處關係最大豈可少此一語致乖藏府傳道之法

三十一難曰。三焦者何稟何生。稟受也 何始何終。言其經之起止也 其治常在何許。可曉以不。治猶縣治之治其所居之地也 然。三焦者。水穀之道路。氣之所終始也。此總釋三焦之義言其所稟所生在水穀而其所始所終在氣也 上焦者。在心下下膈。膈隔也心下有膜遮隔濁氣謂之膈 在胃上口。主內而不出。內謂納水穀也 其治在膻中。玉堂下一寸六分。直兩乳間陷者是。膻中穴屬任脈下句是指膻中之所在言在玉堂穴下一寸六分直當也 中焦者。在胃中脘。中脘穴亦屬任脈 不上不下。主腐熟水穀。其治在臍傍。臍傍天樞穴也屬胃脈 下焦者。一本有在臍下三字 當膀胱上口。膀胱上口闌門也 主分別清濁。清者入於膀胱而爲溺濁者入於大腸而爲滓穢 主出而不內。以傳道也。其治在臍下一寸。臍下一寸名陰交穴屬任脈 故名曰三焦。其府在氣街。府猶舍也藏聚之義言其氣藏聚於此也滑氏本義以此句爲錯簡非ハ按素骨空論衝脈起於氣街注云足陽明經穴在毛際兩旁是也靈樞營衛生會篇云上焦出於胃上口竝咽以上貫膈而布胸中走腋循太陰之分而行還至陽明上至舌下足陽明常與營俱行於陽二十五度行陰亦二十五度一周也故五十度而復會於手太陰矣中焦亦竝胃中出上焦之後此所受氣者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於肺脈乃化而爲血以奉生身莫貴於此故獨得行於經隧命曰營氣下焦者別迴腸注於膀胱而滲入焉故水穀者常并居於胃中成糟粕而俱下於大腸而成下焦滲而俱下濟泌別汁循下焦而滲入膀胱焉又曰營出於中焦衛出於下焦素靈蘭秘典論云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觀此數條義更明備

三十二難曰。五藏俱等。而心肺獨在鬲一作膈下同上者何也。在鬲上言其位獨高處於胸鬲之上也 然。心者血。肺者氣。血爲營。氣爲衛。素五藏生成論云諸血者皆屬於心諸氣者皆屬於肺蓋營行脈中故血爲營衛行脈外故氣爲衛 相隨上下。謂之營衛。上下謂五十息周於身也說見第一難中 通行經絡。營周於外。通行經絡言十二經無所不通而周行於藏府之外也 故令心肺獨在鬲上也。營衛爲一身之統攝而心肺主之故獨居高上以宰之也

三十三難曰。肝青象木。肺白象金。肝得水而沉。木得水而浮。肺得水而浮。金得水而沉。其意何也。肝居肺下故曰得水而沉肺居肝上故曰得水而浮言肝既屬木則當浮而反沉肺既屬金則當沉而反浮與金木之本體不類故設問也 然。肝者非爲純木也。乙角也。木屬陽乙爲陰木志在從金故曰非純角於五音亦屬木 庚之柔。庚爲陽金乙與庚合剛柔相配則乙之剛爲庚庚之柔爲乙也 大言陰與陽。小言夫與婦。大而言之即天地之陰陽小而言之即人倫之夫婦其理一也 釋其微陽。而吸其微陰之氣。其意樂金。婦有從夫之義乙爲陰木故曰微陽樂金謂樂從乎金也 又行陰道多。肝屬足厥陰經位乎高下故曰行陰道多 故令肝得水而沉也。得水而沉言得其滋養與

下文得熱正相反又金性本沉亦有從夫之義肺者非爲純金也辛商也金屬陰辛爲陰金志在從火故曰非純商於五音亦屬金丙之柔丙與辛合大言陰與陽小言夫與婦釋其微陰辛爲陰金故曰微陰婚而就火婚猶婚嫁之婚言嫁於火也其意樂火又行陽道多肺屬手太陰經位乎鬲上故曰行陽道多故令一本無令字肺得水而浮也火性本浮亦從乎夫也肺熱而復沉肝熱而復浮者何也肺氣熱則清氣下墜肝氣熱則相火上升故知辛當歸庚乙當歸甲也肝得熱則微陰不足以相吸肺得熱則亢陽適見其可異則陰木與陽木陰金與陽金自爲配偶而復其本體浮沉之性也

三十四難曰五藏各有聲色臭味皆可曉知以不然十變言肝色青此亦本五行而言也青者木之色也十變未詳其臭臊木之氣也其味酸木之味也其聲呼呼引而長亦木之象也其液泣肝竅於目故爲泣心色赤火之色也其臭焦火之氣也

其味苦火之味也其聲言言散而揚爲火之象○按素陰陽應象大論作在聲爲笑其液汗汗者血之標心主血故爲汗脾色黃土之色也其臭香土之氣也其味甘土之味也其聲歌歌緩而敦爲土之象其液涎脾竅於口故爲涎肺色白金之色也其臭腥金之氣也其味辛金之味也其聲哭哭悲而激爲金之象其液涕肺竅於鼻故爲涕腎色黑水之色也其臭腐水之氣也其味鹹水之味也其聲呻呻沉而咽爲水之象其液唾腎竅於舌下故爲唾是五藏聲色臭味也○

按發難言聲色臭味而答詞增出其液一條即爲贅語若靈九鍼篇素宣明五氣論有五并五惡五禁五主等語又俱遺去既無發明而問答又不相應何也○又按五藏之聲靈九針篇素宣明五氣論俱云心噫肺欬肝語脾吞腎欠而此則爲呼言歌哭呻則本之素陰陽應象大論蓋彼以病之所發言此以情之所發言其理一也讀經者皆當推測其義如此則無不貫矣

五藏有七神各何所藏耶○然五藏藏七神者脾與腎兼兩神也見下文藏者人之神氣所舍藏也○故肝藏魂○肝屬陽魂亦屬陽靈本神篇云隨神往來者謂之魂謂知覺之靈處也肺藏魄○肺屬陰魄亦屬陰本神篇云並精而出入者謂之魄謂運動之能處也心藏神○本神篇云兩精相搏謂之神謂陰陽合體之妙機也素靈蘭秘典論云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脾藏意與智○本神篇云心有所憶謂之意因慮而處物謂之智蓋脾主思故也素刺法篇云脾爲諫議之官智周出焉腎藏精與志也○本神篇云初生之來謂之精意之所存謂之志素靈蘭秘典論云腎者作強之官伎巧出焉

按靈九針篇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腎藏精與志也素調經論云心藏神肺藏氣肝藏血脾藏肉腎藏志而此成形與此頗異若七神二字經文無見答語既無所發明至以腎之精亦謂之神恐未安

三十五難曰五藏各有所府皆相近而心肺獨去大腸小

腸遠者何謂也○肝之府膽脾之府胃腎之府膀胱其位皆相近心之府小腸肺之府大腸皆相遠也然經言心營肺衛○血爲營心主血故營屬心氣爲衛肺主氣故衛屬肺通行陽氣○陽氣即營衛之氣靈營衛生會篇云行陽二十五度行陰二十五度是也故居在上○謂其位最高大腸小腸傳陰氣而下○陰氣濁氣也謂穢滓所歸故居在下○謂其位在下所以相去而遠也○所司不同所以經雖相合而位則相遠也又諸府皆陽也清淨之處今大腸小腸胃與膀胱皆受不淨○其意何也○謂陽宜清淨而反受穢濁獨不及膽者膽無施受故也然諸府者謂是非也○言諸府雖屬陽而非皆清淨之處也經言小腸者受盛之府也○素靈蘭秘典論小腸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言受胃之物化其渣滓也大腸者傳瀉行道之府也○素大腸者傳道之官變化出焉膽者清淨之府也○素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蓋膽無受無瀉助肝以決謀慮而已所以謂之清淨之府也胃者水穀之府

也（素脾胃者倉廩之官五味出焉）膀胱者津液之府也（素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此五藏之府也）一府猶無兩名故知非也（言諸府各有名如上文所云皆實指其受穢濁者也惟膽名爲清淨故不受穢濁若餘府亦名清淨則有兩名矣）

按此又與問意不準對者問謂陽宜清淨何以反受不淨非謂其名何以不稱清淨也今止約舉經文以明其不清淨之實與諸府屬陽之義仍未分曉當云藏府之分陰陽不以清濁言而以動靜內外言故陰反清而陽反濁如此則其義曉然矣

小腸者心之府大腸者肺之府膽者肝之府胃者脾之府膀胱者腎之府（靈本輸篇云肺合大腸心合小腸肝合膽脾合胃腎合膀胱此之謂也）小腸謂赤腸大腸謂白腸膽者謂青腸胃者謂黃腸膀胱者謂黑腸（此以五行之色名其腸以爲配五藏之徵也蓋皆名爲腸則俱受穢濁所以明不淨之故也）下焦之（一本無之字）所治也（靈營衛生會篇云水穀者常并居於胃中成糟粕而俱下於大腸而成下焦滲而俱下濟泌別汁循下焦而滲入膀胱焉故五府皆下焦之氣所治也）

三十六難曰藏各有一耳腎獨有兩者何也（兩謂左右各一也）然腎兩者非皆腎也（謂一爲腎一則非腎也）其左者爲腎右者爲命門命門者諸神精之所舍（舍藏也言一身之精神皆藏於此也）原氣之所繫也（原氣即元氣言根柢乎此也）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繫胞（精施化之具胞受孕之處此乃性命之原先天之所由立故曰命門也）故知腎有一也（其一爲命門而非腎則腎止有一耳）

按靈素竝無右腎爲命門之說惟靈根結篇云太陽根於至陰結於命門命門者目也靈衛氣篇亦云命門者目也素陰陽離合論云太陽根於至陰結於命門名曰陰中之陽經文所云止此又靈大惑論云五藏六府之精氣皆上注於目而爲之精此目之所以稱命門之義也若腎之有兩則皆名爲腎不得名爲命門蓋腎爲牝藏其數偶故北方玄武亦有龜蛇二物龜爲陰中之陰蛇爲陰中之陽即是道也但右主腎中之火左主腎中之水各有所司耳若命門之說則黃庭經所謂後有幽闕前命門意頗相近而注家又以命門爲臍則其說亦不足引據愚謂命門之義惟衝脈之根柢足以當之素舉痛論云衝脈起於關元關元穴在臍下三寸靈逆順肌瘦論云衝脈者五藏六府之海其下者注少陰之大絡出於氣街海論又以衝脈爲血海此其位適當兩腎之中眞可稱爲命之門其氣雖與腎通然不得以右腎當之也

三十七難曰五藏之氣於何發起通於何許（發起言其本之所出通言其氣之所注也）可曉以不然五藏者當上關於九竅也（竅皆在上故曰上關謂其氣與九竅通也）故肺氣通於鼻鼻和則知香臭矣肝氣通於目目和則知黑白矣脾氣通於口口和則知穀味矣心氣通於舌舌和則知五味矣（舌主辨味故和則能知五味口主納穀故和則能辨五穀）腎氣通於耳耳和則知五音矣

按此段乃靈脈度篇全文止易數字而病百出矣經云五藏常內閱於上七竅也謂鼻二竅目二竅耳二竅口與舌雖分而實合爲一竅共爲七竅若九竅則當合二陰竅爲言蓋腎又通於二陰也今除二陰而曰九竅即口與舌分爲二竅亦止八竅不得名九竅也○又鼻和目和五項經作肺和肝和蓋藏氣和則七竅應以見上關之故若云鼻和目和則七竅豈能自和此又與發問之意不相顧矣

五藏不和則九竅不通（不通謂氣不得上達而失其官也）六府不和則留結爲癰（五藏神氣之所舍故不和則止九竅不通而已六府則血氣滓穢之所出入故不和則有形之物積聚而爲癰也）邪在六府則陽脈不和（陽脈手足三陽之脈也）陽脈不和則氣留之氣留之則陽脈盛矣（氣屬陽故也）邪在五藏則陰脈不和陰脈不和則血留之血留之則陰脈盛矣（血屬陰故也不和者其邪在內盛則脈之見乎外者也）

按此段亦靈脈度篇原文但經文陽脈盛陰脈盛二脈字作氣字此處易作脈字本素問六節藏象論篇人迎一盛病在少陽二盛病在太陽三盛

病在陽明四盛以上爲格陽寸口一盛病在厥陰二盛病在少陰三盛病在太陰四盛以上爲關陰人迎與寸口俱盛四倍以上爲關格諸語并合成文亦頗簡到

陰氣太盛則陽氣不得相營也故曰格陽氣太盛則陰氣不得相營也故曰關陰陽俱盛不得相營也故曰關格營和澤也關者閉絶之義格者捍拒之義關格者不得盡其命而死矣言陰陽之氣相聯雖元氣未盡亦必至死不能盡其天年也

按此篇自首至此皆靈樞脈度篇原文而止易數字既無發明又將關格二字陰陽倒置開千古之疑案不知傳寫之誤抑真越人之擅易經文也脈度篇曰陰氣太盛陽氣不能營故曰關陽氣太盛陰氣不能營故曰格素六節藏象篇曰人迎四盛以上爲格陽寸口四盛以上爲關陰靈樞終始篇又云人迎四盛且大且數名曰溢陽溢陽爲外格脈口四盛且大且數名曰溢陰溢陰爲内關經文鑿鑿竝無以陰盛爲格陽盛爲關者而越人故

違之何也又仲景傷寒論云寸口脈浮而大浮爲虛大爲實在尺爲關在寸爲格尺亦屬陰寸亦屬陽此關格雖與經文微別然其配陰陽亦本内經此又一徵也

經言氣獨行於五藏不營於六府者何也然夫氣之所行也如水之流不得息也故陰脈營於五藏陽脈營於六府如環無端莫知其紀終而復始而不覆溢言不至過盛而溢於經脈之外也人氣内溫於藏府外濡於湊理濡潤也湊理肌膚毛孔分理湊合處也

按營衛通行藏府竝無行藏不行府之說此段問答蓋引靈樞脈度篇文而又誤解其義者也經之原文云黃帝曰蹻脈安起安止何氣營水岐伯答曰蹻脈者少陰之別起於然骨之後上内踝之上直上循陰股入陰上循胸裏入缺盆上出人迎之前入頄屬目内眥合於太陽陽蹻而上行氣并相還則爲濡目氣不營則目不合黃帝曰氣獨行五藏不營六府何也岐伯答曰氣之不得無行也如水之流如日月之行不休故陰脈營其藏陽脈營其府如環之無端莫知其紀終而復始其流溢之氣内溉藏府外濡湊理經文如此則所謂氣者指蹻脈之氣所謂行藏不營府者以岐伯專明陰蹻之所起止而不及陽蹻其所言皆陰經之道路故疑而發問也今除去蹻脈一段則所謂氣者何氣所謂行五藏不營六府又何所指也問答皆引經文全無發明已屬無謂又謬脫至此豈越人而疏漏如斯也○又末二句經文流溢之氣四字改作人氣二字更不分曉

三十八難曰藏唯有五府獨有六者何也然所謂府有六者謂三焦也有原氣之別焉即六十六難所謂原氣之別使也主持諸氣有名而無形其經屬手少陽此外府也言在諸府之外故曰外府○按靈本輸篇三焦者中瀆之府也水道出焉屬膀胱是孤之府也以其不附於藏故曰孤府即外府之義故言府有六焉

按靈素之言三焦者不一皆歷歷言其文理厚薄與其出入貫布況既謂之府則明是藏畜泌瀉之具何得謂之無形但其周布上下包括藏府非若五府之形各自成體故不得定其象然謂之無形則不可也

三十九難曰經言府有五藏有六者何也經文無考然六府者正有五府也謂三焦不附於藏故不名爲府如上條所云也五藏亦有六藏者謂腎有兩藏也其左爲腎右爲命門命門者謂一本無謂字精神之所舍也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繫胞其氣與腎通故言藏有六也言命門氣雖通於腎而實則非腎故不得與腎同爲一藏也府有五者何也然五藏各一府三焦亦是一府然不屬於五藏故言府有五焉府者對藏而言既不附於藏則亦不名爲府也命門辨說詳見三十六難條下

按上二條發難最爲緊要但答詞未盡合蓋三焦與心主爲表裏但心主爲心之宮城雖其經屬手厥陰實則心之外膜與心同體自不得別分爲一藏而三焦則決瀆水道自成一府不得以不偶於藏遂不以府名之故五藏六府不可損益其名也若欲出入其說則包絡亦可與心分爲一藏

并命門爲七藏若胞絡亦指爲府則又可稱七府矣

四十難曰經言肝主色心主臭脾主味肺主聲腎主液按此五主經文無考鼻者肺之候而反知香臭耳者腎之候而反聞聲其意何也三十七難肝氣通於目則宜主色脾氣通於口則宜主味二者皆得其位獨鼻反受心之應耳反受肺之應爲失其位故以爲問

然肺者西方金也金生於巳巳者南方火火者心心主臭故令鼻知香臭腎者北方水也水生於申申者西方金金者肺肺主聲故令耳聞聲此以五行長生之法推之也木長生於亥火長生於寅金長生於巳水土長生於申以其相生故互相爲用也

按此條發問未知所本至四十九難則發揮甚詳義頗可觀而此處詮釋終屬支離蓋肝與心俱陽故能視能言從內出外肺與腎俱屬陰故能臭能聽從外入內各有至義無容穿鑿也況旣以相生之義爲解則肝木生於亥曰何以不吐涎心火生於寅舌何以不能辨色脾土亦生於申口何以不能聞聲耶

四十一難曰肝獨有兩葉以何應也何應謂其義何所應也按下條云肝有七葉蓋於兩葉中細分之左則三岐右則四岐也

然肝者東方木也木者春也萬物一本有之字始生其尚幼小言物皆生於春其體皆幼肝應乎其時得萬物初生之體非謂春時肝始生也意無所親去太陰尚近離太陽不遠素金匱眞言論云陽中之陽心也陰中之陰腎也陰中之陽肝也腎水太陰爲肝之母心火太陽爲肝之子肝爲陰中之陽居腎之上心之下故云尚近不遠也無親謂不專屬也猶有兩心兩心或從乎陽或從乎陰也按下文肝有七葉左三葉奇數從陽之義右四葉偶數從陰之義故令有兩葉亦應木葉也凡木之甲拆皆兩葉此乃木之本體故肝與之相應

四十二難曰人腸胃長短受水穀多少各幾何然胃大一尺五寸徑五寸大言其四圍徑言其口之廣凡圓形者徑一則圍三故圍大一尺五寸則徑五寸也下文倣此長二尺六寸橫屈受水穀三斗五升胃在腹中其形盤曲而生故曰橫屈其中常留穀二斗水一斗五升留者存於中不使出也出即胃虛飢而思食故一日必再食也小腸大二寸半徑八分分之少半三八得二寸四分餘一分亦三分之故云少半言不及半分也長三丈二尺受穀二斗四升水六升三合合之大半大半半合有餘也迴一作回腸大四寸迴腸即大腸以其迴曲故曰迴腸徑一寸半按以圍三徑一之法約之則大四寸者徑當一寸三分分之少半此云一寸半疑誤長二丈一尺受穀一斗水七升半廣腸大八寸廣腸大腸以下至肛門受

穢滓之處俗名植腸以其最廣故曰廣腸徑二寸半按此以圍三徑一之法約之則又不止二寸半當得二寸六分分之大半下文云徑二寸大半爲是此疑誤脫大字

長二尺八寸受穀九升三合八分合之一按廣腸止云受穀而不及水義最精細蓋水穀入大腸之時已別泌精液入於膀胱惟糟粕傳入廣腸使從大便出故不云受水多少也此義諸家之所未及故腸胃凡長五丈八尺四寸總上文而計之也按靈腸胃篇又有唇至胃口共長二尺四分合共長六丈四寸四分平人絶穀篇則除去唇至胃共長五丈八尺四寸正與此同合受水穀八斗七升六合八分合之一按總上受水穀之數靈平人絶穀篇云九斗二升一合合之大半乃爲合數而此數則與上文不符未知何故或傳寫之誤

此腸胃長短受水穀之數也肝重二斤四兩左三葉右四葉凡七葉主藏魂魂義見三十四難下同心重十二兩中有七孔三毛

孔竅也盛精汁三合謂孔中所藏之精血也主藏神脾重二斤三兩扁廣三寸扁廣謂形不正圓其闊三寸也長五寸有散膏半斤散膏津液之不凝者主裹血溫五藏主藏意裹血謂統之使不散也五藏皆稟氣於脾胃故受其氣以溫煖也肺重三斤三兩六葉兩耳凡八葉垂下爲葉旁出爲耳共成八葉也主藏魄腎有兩枚重一斤二兩主藏志兩枚即上文所謂左爲腎右爲命門者也

按前條以右爲命門今曰腎有兩枚前後互異

膽在肝之短葉間重三兩三銖盛精汁三合上言五藏以下言六府胃重二斤十四兩一作一兩紆曲屈伸謂統計其屈曲處也長二尺六寸大一尺五寸徑五寸盛一作容穀二斗水一斗五升小腸重二斤十四兩長三丈二尺廣二寸半徑八分分之少半左迴一作回下同疊積十六曲盛一作容穀二斗四升水六升三合合之大半大腸重三一作二斤十二兩長二丈一尺廣四寸徑一寸按上云二寸半此少半字當臍右迴疊積十六曲盛穀一斗水七升半靈腸胃篇云迴腸當臍左環迴周葉積而下迴運環反十六曲大四寸徑一寸寸之少半上三條長短受盛與上文俱同膀胱重九兩二銖縱廣九寸膀胱亦不正圓故曰縱廣盛溺九升九合水從大腸滲入膀胱則爲溺不與穀同居故不曰水而曰溺此越人精微處也口廣二寸半唇至齒長九分齒已後至會厭已後即以下也會厭吸門也深三寸半大容五合謂口內可受五合也舌重十兩長七寸廣二寸半咽門重十二兩一作十兩。靈腸胃篇咽門重十兩廣二寸半至胃長一尺

六寸咽門謂咽物之處即俗名食脘者也下通於胃喉嚨重十二兩廣二寸長一尺二寸九節喉嚨即出聲之處即俗名喉脘者也下通於肺九節有海骨相連絡其節有九也肛門重十二兩大八寸徑二寸大半長二尺八寸受穀九升三合八分合之一肛門即廣腸此條長短受盛亦與上同

按靈腸胃篇及平人絶穀篇論腸胃大小長短與此不殊其論藏府輕重惟舌重十兩咽門重十兩靈腸胃篇有之餘皆不知所本至中間所論藏府受盛精汁等語則亦經文所無不知其別有所授歟抑兩經固有之而今殘缺也

四十三難曰人不食飲七日而死者何也然人胃中當有留穀二斗水一斗五升即上條所謂橫屈受水穀三斗五升也故平人日再至圊圊廁也一行二升半行水穀化糟粕行去也日中五升日中五升靈作一日中五升言一日之中共去五升也七日五七三斗五升而水穀盡矣故平人不食飲七日而死者水穀津液俱盡即死矣津液由水穀而生水穀盡則津液亦亡矣

按此段與靈平人絶穀篇問答俱不易一字絶無發明又經文更有論腸胃虛實數語在此段之前最有精義今復遺去尤爲無識

四十四難曰七衝門何在衝者衝要之地也然唇爲飛門飛飛動之義齒爲户門齒有關鍵之象如家之有户物不得徑出入也會厭爲吸門會厭謂物之所會聚又能掩閉勿使物誤入吸吸納處也胃爲賁門賁猶奔也物入於胃疾奔而下太倉也太倉下口爲幽門靈脹論胃者太倉也以其聚物如倉廩故曰太倉下口接小腸處也幽深晦之地與上下出入處至遠也大腸小腸會爲闌門會者小腸之下大腸之上小腸爲受盛之官化物出焉納滓穢於大腸泌津液於膀胱水穀於此而分別焉故曰闌門謂闌截分別不得并出入也下極爲魄門極底也魄門即肛門也飲食至此精華已去止存形質故曰魄門即所謂鬼門也又肺藏魄肛門連大腸與肺爲表裏故曰魄門素五藏別論云魄門亦

爲五藏使水穀不得久藏故曰七衝門也。

按此條亦未知所本

四十五難曰。經言八會者何也。會聚也氣之所聚共八穴也然府會太倉。太倉屬任脈即中脘穴在臍上四寸六府取稟於胃故爲府會藏會季脇。季脇屬足厥陰即章門穴在大橫外直臍季肋端脾募也五藏皆稟於脾故爲藏會筋會陽陵泉。陽陵泉屬足少陽足少陽之筋結膝外廉即此穴肝主筋而膽其合也故爲筋會髓會絶骨。絶骨屬足少陽即懸鍾穴在外踝上四寸靈經脈篇論足少陽之脈云是主骨蓋諸髓皆屬於骨故爲髓會血會膈俞。膈俞屬足太陽在項後第七椎下去脊傍一寸半在中焦之分化精微而爲血之地也故爲血會骨會大杼。大杼屬足太陽在項後第一椎下去脊旁一寸半靈海論云衝脈爲十二經之海其輸在於大杼動輸篇云衝脈與腎之大絡起於腎下蓋腎主骨膀胱與腎合故爲骨會脈會太淵。太淵屬手太陰在掌後陷中即寸口也肺朝百脈故爲脈會義詳第一難中氣會三焦外一筋直兩乳內也。三焦外謂在焦膜之外兩乳內謂兩乳之中任脈之所過即膻中穴也靈經脈篇手少陽之脈是主氣又海論篇云膻中者爲氣之海故爲氣會熱病在內者取其會之氣穴也。熱病在內則邪氣已深不可淺治故必從其氣所會聚之處攻取其邪乃能已疾也其會謂各視其病之所在審取其所當治之會也

按八會於經無所見然其義確有所據此必古經之語今無所考也

四十六難曰。老人臥而不寐少壯寐而不寤者何也。寐日瞑而神藏也寤說文云覺而有信也蓋寢而心有所億不能成寐也然經言少壯者血氣盛肌肉滑。滑澤也氣道通。營衛之行不失於常。靈營衛生會篇營衛行陽二十五度行陰亦二十五度平旦而陽受氣日入而陰受氣如是無已此之謂也故晝日精。精精敏不倦也夜不寤也。老人血氣衰肌肉不滑。營衛之道濇。濇謂不利順也故晝不能精。夜不寐也。故知老人不得寐也。

按此章之失更多難經本以釋經乃此問答即鈔錄靈營衛生會篇語而改易數字便多語病經云黃帝問曰老人之不夜瞑者少壯之人不晝瞑者何氣使然問詞何等簡括言不晝瞑則晝之精與夜之安寐俱在其內今改寐而不寤似不分晝夜語便糊塗又營衛之道濇句經文作氣道濇其營氣衰少而衛氣內伐蓋營氣少則血不充而神不能藏衛氣內伐則氣不盛而力易倦故晝不精夜不寐今改作營衛之道濇便不分曉既無發明又不能體察經義每易一字必多繆失此所不解也

四十七難曰。人面獨能耐寒者何也。然人頭者諸陽之會也。諸陽謂六陽經之脈也諸陰脈皆至頸胸中而還獨諸陽脈皆上至頭耳。靈逆順肥瘦論云手之三陰從藏走手手之三陽從手走頭足之三陽從頭走足足之三陰從足走腹此之謂也故令面耐寒也。

按此章問答亦本靈邪氣藏府病形論經文云十二經脈三百六十五絡其血氣皆上於面而走空竅又云其皮又厚其肉堅故天熱甚寒不能勝之也此改作諸陽經之氣皆上於頭蓋本逆順肥瘦論篇義移作此處注解理極明當此等處實與經文異致而同歸也

按自三十難至此皆論營衛藏府形質體用之理

四十八難曰。人有三虛三實何謂也。然有脈之虛實有病之虛實有診之虛實也。診候也證也脈之虛實者濡者爲虛。濡柔弱耎滯也傷寒論云諸濡亡血又云濡則衛氣微可見濡爲氣血兩虛之候緊牢者爲實。弦勁曰緊堅實曰牢素平人氣象論脈盛而緊曰脹傷寒論云趺陽脈緊者脾氣強又云寒則堅牢可見緊牢爲邪氣實之候脈不止此二種舉此以類推也病之虛實者出者爲虛。出謂精氣外耗如汗吐瀉之類凡從內出者皆是入者爲實。入謂邪氣內結如能食便閉感受風寒之類凡從外入者皆是言者爲虛不言者爲實。言多言也病氣內乏神氣自清故惺惺能言也不言不能言也邪氣

外攻昏亂神智也言不言亦即上出入之義緩者爲虛急者爲實緩病來遲也正氣奪而邪氣微則病漸深急病來驟也正氣未漓而邪氣盛則病疾速也診之虛實者濡者爲虛牢者爲實按脈經引此條無此二句疑因上文而重出也癢者爲虛痛者爲實血氣少而肌肉不能充則癢邪氣聚而營衛不得和則痛外痛内快爲外實内虛内痛外快爲内實外虛此則須按而候之也凡虛者喜按實者不可著手故按之而痛處爲實快處爲虛也故曰虛實也

四十九難曰有正經自病有五邪所傷何以別之正經本經也五邪謂五藏之邪互相賊也詳下文然憂愁思慮則傷心思慮出於心故過用則受傷形寒飲冷則傷肺肺藏本寒故外受風寒内飲冷水則受傷也恚怒氣逆上而不下則傷肝肝在志爲怒恚怒則木氣鬱而上冲故受傷也飲食勞倦則傷脾脾爲倉廩之官主納飲食四肢皆屬於脾勞倦必由四肢故過

用則脾受傷也久坐濕地强力入水則傷腎濕傷於下故濕先歸腎又腎爲作强之官水又腎之類故强力入水則腎受傷是正經一本有之字自病也何謂五邪然有中風肝爲風木故風先入肝有傷暑心爲君火暑火之氣也故心受之有飲食勞倦此言脾之受邪也義見上有傷寒此言肺之受邪也義見上有中濕此言腎之受邪也義見上此之謂五邪

按上二段分自病五邪甚無別白飲食勞倦傷寒中濕三項即上段語則自病即五邪五邪即自病也豈不混沓蓋上段即靈邪氣藏府病形篇及素本病論原文此易數字但靈素竝不分自病與五邪故心肝二藏則以憂愁恚怒言餘則皆以六淫之邪言各舉所重此又一義也若欲分別則内經自有妙義可尋素陰陽應象大論云怒傷肝喜傷心思傷脾憂傷肺恐傷腎此眞本經自病之證若外感則靈九針篇云肝惡風心惡熱肺惡寒腎惡燥脾惡濕此皆外邪所傷之證豈不鑿鑿可據乃旣欲分別而仍只一端不特義例不明亦且詞語不順作書者豈當日未之思耶抑求而不得其義也

假令心病何以知中風得之言心得中風之病也下倣此然其色當赤何以言之肝主色見四十難下同自入爲青自入肝中風也素陰陽應象大論肝在色爲蒼入心爲赤心中風也素心在色爲赤入脾爲黃脾中風也素脾在色爲黃入肺爲白肺中風也素肺在色爲白入腎爲黑腎中風也素腎在色爲黑肝爲心邪風入於心而爲邪也故知當赤色也一本無也字其病身熱凡外感之邪先傷營衛故身皆熱又心屬火熱爲火邪之象也下同脇下滿痛脇下肝所居之位其脈浮大而弦浮大心脈本象弦則肝脈之象也。按自此以下五段乃舉心之受五邪爲言餘四藏可類推也何以知傷暑得之然當惡臭按臭字上以下文推之當有焦字何以言之心主臭自入爲焦臭自入心傷暑也焦火之氣心屬火也素金匱眞言論心其臭焦入脾爲香臭脾傷暑也香土之氣素脾其臭香入肝爲臊臭肝傷暑也臊木之氣素肝其臭臊入腎爲腐臭腎傷暑也腐水之氣素腎其臭腐入肺

爲腥臭肺傷暑也腥金之氣素肺其臭腥故知心病傷暑得之當惡臭其病身熱而煩煩煩燥也火鬱而昏亂也心痛邪在心則痛其脈浮大而散浮大心之本脈散則浮大而空虛無神心之病脈也何以知飲食勞倦得之然當喜味苦也虛爲不欲食實爲欲食虛則脾氣不能化穀實則尚能化穀故有能食不能食之分蓋風寒暑濕其氣不殊故無虛實之辨若飲食勞倦病因各殊故越人若此二語義最精細何以言之脾主味入肝爲酸肝受飲食勞倦之病也素陰陽應象大論肝在味爲酸入心爲苦心受飲食勞倦之病也素心在味爲苦入肺爲辛肺受飲食勞倦之病也素肺在味爲辛入腎爲鹹腎受飲食勞倦之病也素腎在味爲鹹自入爲甘脾受飲食勞倦之病也素脾在味爲甘故知脾邪入心爲喜味苦也其病身熱而體重嗜臥四肢不收嗜臥倦臥也脾主肌肉及四肢故也其脈浮大而緩浮大心之本脈緩脾之脈象也何以知傷寒得

之然當譫言妄語譫任悖多言也何以言之肺主聲入肝爲呼肝傷寒也素陰陽應象大論肝在聲爲呼入心爲言心傷寒也○按素心在聲爲笑靈九針篇則云肝主語與此俱別入脾爲歌脾傷寒也素脾在聲爲歌入腎爲呻腎傷寒也素腎在聲爲呻自入爲哭肺傷寒也素肺在聲爲哭故知肺邪入心爲譫言妄語也其病身熱灑灑惡寒肺本寒藏又傷寒則惡寒甚則喘咳肺氣上逆則喘而咳又靈九針篇云肺主咳其脈浮大而濇浮大心之本脈濇肺脈之象也何以知中濕得之然當喜汗出不可止何以言之腎主濕按四十難云腎主液液亦濕類也素逆調論腎者水藏主津液入肝爲泣肝中濕也靈九針論云肝主泣入心爲汗心中濕也靈心主汗入脾爲涎脾中濕也靈脾主涎入肺爲涕肺中濕也靈肺主涕自入爲唾腎中濕也靈腎主唾故知腎邪入心爲汗出不可止也汗者人所常有惟不可止乃爲腎邪入心也其病身熱小腹痛小腹腎之位足脛寒而逆足脛腎經所過之地故畏寒而逆冷濕性亦近寒也其脈沉濡而大沉濡腎脈之象濡濕氣之候大則心脈本象也獨不言浮者蓋沉則不浮也此五邪之法也大指謂肝病見於色心病見於臭脾病見於味肺病見於聲腎病見於液其脈以本藏之脈爲主而兼受邪之脈以此類推可也

按此以一經爲主病而以各證驗其所從來其義與十難診脈法同以一經爲例而餘則準此推廣使其無所不貫不特五藏互受五邪皆然可曉凡百病現證皆當類測此眞兩經之所未發此義一開而診脈辨證之法至精至密眞足以繼先聖而開來學也

五十難曰病有虛邪有實邪有賊邪有微邪有正邪何以別之然從後來者爲虛邪此亦以五行之義推之也後謂生我者也邪挾生氣而來則雖進而易退故爲虛邪從前來者爲實邪前我生者也受我之氣者其力方旺還而相尅其勢必甚故爲實邪從所不勝來者爲賊邪所不勝尅我者也藏氣本已相制而邪氣挾其力而來殘削必甚故爲賊邪從所勝來者爲微邪所勝我所尅也藏氣既受制於我則邪氣亦不能深入故爲微邪自病爲正邪自病本藏自感之邪也何以言之假令心病中風得之爲虛邪中風肝邪也得之謂因中風而心得病也肝生心所謂從後來者是也下倣此傷暑得之爲正邪傷暑自病也飲食勞倦得之爲實邪心生脾也傷寒得之爲微邪心尅肺也中濕得之爲賊邪腎尅心也

按此亦因前章五邪之病而辨其所受之輕重也專以心病言亦如前章舉其例而餘可類推也其義亦兩經之所無與前章俱爲獨創之論○按素八正神明論云虛邪者八正之虛邪也正邪者身形用力汗出湊理開所中之風也其所謂虛邪即虛風乃太乙所居之宮從其衝後來者爲虛風也正風汗出毛孔開所受之風也其詳見靈九宮八風篇與此所云虛邪正邪各不同然襲其名而義自別亦無妨也

五十一難曰病有欲得溫者有欲得寒者有欲得見人者有不欲得見人者而各不同病在何藏府也然病欲得寒

而欲見人者病在府也病欲得溫而不欲見人者病在藏也何以言之府者陽也素金匱眞言論云府者爲陽陽病欲得寒又欲見人陽病熱勝故喜寒而惡熱陽主動而散故欲見人藏者陰也素藏者爲陰陰病欲得溫又欲閉戶獨處惡聞人聲陰病寒勝故喜溫而惡寒陰主靜而藏故欲閉戶惡人也故以別知藏府之病也

按素陽明脈解論陽明脈惡人與火此云欲見人意正相反何也蓋彼指陽明一經熱甚而煩悗者言此則統論凡爲藏府病之大概乃陰陽之正義蓋經則舉其一端而此則言其全體義實無礙也

五十二難曰府藏發病根本等否此指有形質之病如癥瘕之類故曰根本然不等也其不等奈何然藏病者止而不移其病不離其處藏病藏體

受傷或藏氣受病也五藏本無出納故病亦常居其所不移動也府病者彷彿賁嚮上下流行居處無常（府病六府受病也彷彿無形質也賁嚮賁動有聲也忽上忽下而無定位蓋六府寫而不藏氣無常定故其病體亦如此）故以此知藏府根本不同也

五十三難曰經言七傳者死間傳者生何謂也（七傳依相尅之序歷過七藏也間傳依相尅之序中間間一他藏也）然七傳者傳其所勝也（所勝所尅之藏也）間藏者傳其子也（子所生也）何以言之假令心病傳肺肺傳肝肝傳脾脾傳腎腎傳心（以上皆傳所勝之藏）一藏不再傷故言七傳者死也（再傷謂肺復受心病之傳也七傳謂心病復傳至心已歷六藏至肺共七藏也）間傳者傳其所生也（一本無此二句）假令心病傳脾（心欲傳肺而脾爲肺之母心之子中間間此一藏則不傳所尅也）脾傳肺肺傳腎腎傳肝肝傳心是子母相傳（謂母病傳其子也）周（一作竟）而復始如環無端（心又傳脾仍爲相生之藏也）故曰（一作言）生也

按七傳間傳經文無考素玉機眞藏論云五藏受氣於其所生傳之於其所勝氣舍於其所生死於其所不勝病乃死此言氣之逆行也故死下文釋之云肝受氣於心傳之於脾氣舍於腎至肺而死所謂死於所不勝之義乃以所病之藏傳至所不勝之藏而死非此處七傳間傳之說其所謂受氣於所生即五十難所云從前來者爲實邪也又素標本病傳及靈病傳論皆以傳所勝之藏如心傳肺肺傳肝爲死證然二三藏即死亦無傳遍五藏至七傳而後死之說至於間傳之說素標本病傳篇云間一藏止及至三四藏者乃可刺也其所稱間藏之義經文亦以相尅之序爲傳若傳至第二傳則間所尅之藏爲生我之藏三傳則爲我生之藏四傳則爲尅我之藏若間此一藏或三四藏而病止不復傳乃可刺之也與間傳亦微別

五十四難曰藏病難治府病易治何謂也然藏病所以難治者傳其所勝也府病易治者傳其子也與七傳間藏同法也

按此段不特與經不符即與前篇亦相矛盾靈病傳篇有肝傳脾脾傳胃胃傳腎腎傳膀胱等語是藏府亦有互相傳者前篇云脾傳肺肺傳腎是藏亦有傳子者今乃云藏病傳所勝府病傳子其義安在蓋藏病深而府病淺以此分難易最爲明確否則俱屬支離也

五十五難曰病有積有聚何以別之然積者陰氣也聚者陽氣也（陰邪積而成積陽邪聚而成聚也）故陰沉而伏陽浮而動（此言積聚之象也沉伏陰之體浮動陽之體）氣之所積名曰積氣之所聚名曰聚（此明積聚之所由名也積者積漸而成聚者凝滯未散積則有物聚則無形也）故積者五藏所生聚者六府所成也（此又明積聚之所由生也藏屬陰故陰氣積於內而成積府屬陽故陽氣聚於外而成聚各從其類也）積者陰氣也其始（一本無始字）發有常處（有定位也）其痛不離其部（其部積所起之地也）上下有所終始左右有所窮處（言其形之長短大小可循按也）聚者陽氣也其始發無根本（無定位也）上下無所留止（無定形也）其痛無常處（其病亦無定在也）故以是別知積聚也

按此節積聚二字剖晰最爲明曉然當合五十二難共成一條不必分作兩章也

五十六難曰五藏之積各有名乎以何月何日得之然肝之積名曰肥氣（其氣肥盛也）在左脇下如覆杯（左脇肝之位覆杯本大末小肝木之象也）有頭足（頭足一本二末木形岐出也）久不愈令人發欬逆瘖瘧（欬逆肝氣上沖於肺乘所勝也瘖瘧間日而發爲瘖連日發爲瘧肝之病狀也）連歲不已（言病入深而無已時也）以季夏戊己日得之

季夏時令屬土戊己日干屬土也下倣此何以言之肺病傳肝(所謂藏病傳其所勝也下倣此)肝當傳脾脾季夏適王(脾當時之旺令也)王者不受邪(言邪不能傷)肝復欲還肺肺不肯受(肝木又不能勝肺金也下倣此)故留結爲積(邪氣結聚於肝也)故知肥氣以季夏戊己日得之心之積名曰伏梁(橫亘如屋梁而伏處也)起齊上大如臂上至心下(臍上至心下皆心之分也)久不愈令人煩心(煩心火鬱之狀也)以秋庚辛日得之何以言之腎病傳心心當傳肺肺以(一本無以字)秋適王王者不受邪心欲復還腎腎不肯受故留結爲積故知伏梁以秋庚辛日得之

按靈經筋篇手少陰之筋其病内急心承伏梁其成伏梁吐血膿者死不治觀此數語亦指爲心之病但不明言其狀素腹中論云病有少腹盛上下左右皆有根病名曰伏梁裹大膿血居腸胃之外不可治治之每切按之至死此下則因陰必下膿血上則迫胃脘生鬲俠胃脘内癰此久病也難治居齊上爲逆居齊下爲從又曰人有身體髀股䯒皆腫環齊而痛病名伏梁此風根也其氣溢於大腸而著於肓肓之原在齊下故環齊而痛也不可動之動之爲水溺濇之病觀此則伏梁又不屬心乃大癰腫如腸胃癰之類其曰風根則風毒所結又不必以秋日得之越人所指與此殆同名而異病也

脾之積名曰痞氣(痞否塞不通也)在胃脘覆大如盤(胃脘中焦之地脾之分也)久不愈令人四肢不收(脾主四肢不收邪氣聚而正氣不運也)發黃疸(黃疸皮膚爪目皆黄色濕熱病也脾有積滯則色徵於外也素平人氣象論溺黄赤安臥者曰黄疸又曰目黄者曰黄疸)飲食不爲肌膚(脾主肌肉不能布其津液則不爲肌膚也)以冬壬癸日得之何以言之肝病傳脾脾當傳腎腎以冬適王王者不受邪脾復欲還肝肝不肯受故留結爲積故知痞氣以冬壬癸日得之肺之積名曰息賁(息賁氣息奔迫也)在右脇下(肺之位也)覆大如杯久不已令人灑淅寒熱(肺主皮毛故皮膚灑淅寒熱也)喘咳(肺之病)發肺壅(壅癰腫脹悶肺主氣故也)以春甲乙日得之何以言之心病傳肺肺當傳肝肝以春適王王者不受邪肺復欲還心心不肯受故留結爲積故知息賁以春甲乙日得之

按靈經筋篇手太陰之筋其病當所過者支轉筋痛甚成息賁脇急吐血則亦以息賁爲肺之病也又云手心主之筋其病當所過者支轉筋前及胸痛息賁則又以息賁屬包絡之病素陰陽別論云二陽之病發心脾有不得隱曲女子不月其傳爲風消其傳爲息賁死不治是亦以息賁爲心病所傳與此心傳肺之義亦符合

腎之積名曰賁豚(其狀如豚之賁突也)發於少腹上至心下(少腹腎之分至心下言上則至心而止非謂其大至心也下文自明)若豚狀(言其躁動如豚也)或上或下無時久不已令人喘逆(腎氣上沖也素逆調論腎主臥與喘)骨痿少氣(腎主骨故骨痿下焦不能納氣故少氣)以夏丙丁日得之何以言之脾病傳腎腎當傳心心以夏適王王者不受邪腎復欲還脾脾不肯受故留結爲積故知賁豚以夏丙丁日得之此五積之要法也

按傷寒論太陽中篇云發汗後臍下悸者欲作奔豚又云燒針令其汗針處被寒核起而赤者必發奔豚此似卒然之病與此處異金匱要略云奔豚病從少腹起上衝咽喉發作欲死復還止皆從驚恐得之其說與此相近而其所載方内亦引傷寒論一條文則此病得之久而不已時發作者即爲腎之積爲難治因外感誤治而驟起者非腎之積爲易治蓋病形同而病因異也。又按五藏之積受病各殊藏氣雖有衰旺然四時皆能成病此固不必拘泥但以時令生尅及病情傳變之理推之則當如此存之以備一說可也

五十七難曰：泄凡有幾，皆有名不？然：泄凡有五，其名不同。有胃泄，有脾泄，有大腸泄，有小腸泄，有大瘕泄，（此五者之名也）名曰後重。（此專指大瘕泄而言，蓋腎邪下結，氣墜不升故也。）

胃泄者，飲食不化，色黃。（胃主納飲食，氣虛不能運則泄，黃，胃土之正色也。）

脾泄者，腹脹滿，泄注，（脾主磨化飲食，不能化則脹滿泄注也。）食即嘔吐逆。（脾弱不能消穀，則反出也。）

大腸泄者，食已窘迫，（腸虛氣不能攝，故胃氣方寔，即迫注於下，窘迫不及少待也。）大便色白，（大腸屬金，故色白。）腸鳴切痛。（氣不和順，故鳴而痛。）

小腸泄者，溲而便膿血，（每遇小便則大便膿血亦隨而下，蓋其氣不相攝而直達於下，故前後相連屬，小便甚利而大便亦不禁也。又小腸屬火，與心為表裏，心主血，故血亦受病而為膿血也。）少腹痛。（小腸之氣下達膀胱，膀胱近少腹，故少腹痛也。）

大瘕泄者，裏急後重，（大瘕，邪氣結於下，成癥瘕而不散也。）（腸氣急迫，肛門重墜。）數至圊而不能便，（惟裏急，故數至廁；惟後重，故不能便。皆瘕結不散之故也。）莖中痛。（大便氣不能達，則邪氣移於小便，故莖中痛。）此五泄之要法也。（按此節分別病情，明曉精當。其小腸、大瘕泄，即後世所謂痢疾；前三者則飧泄之類也。）

五十八難曰：傷寒有幾？其脈有變不？（一作否）然：傷寒有五，有中風，有傷寒，有濕溫，有熱病，有溫病，其所苦各不同。（傷寒，統名也；下五者，傷寒之分證也。）

按王叔和編次仲景傷寒論畧例云：中而即病者，名曰傷寒；不即病者，寒毒藏於肌膚，至春變為溫病，至夏變為暑病。暑病者，熱極重於溫也。又第四篇先序痓、濕、暍三證，痓則傷寒之變證，暍即熱病，濕即此篇所謂濕溫也。又傷寒論太陽上篇亦首舉中風、傷寒、溫病證脈各異之法。素熱病論云：今夫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又云：凡病傷寒而成溫者，先夏至日為病溫，後夏至日為病暑。則此五者之病，古人皆謂之傷寒，與難經淵源一轍。後世俗學不明其故，遂至聚訟紛紜，終無一是，是可慨也。其詳須細讀熱病論及傷寒論自知之。

中風之脈，陽浮而滑，陰濡而弱。（陽，陽經之脈；陰，陰經之脈。浮滑，陽脈之象，風為陽邪，故浮滑在陽經也。傷寒論云：太陽之為病，脈浮。又云：浮則為風。靈邪氣藏府病形篇云：滑者陽氣盛，微有熱。又素平人氣象論云：脈滑曰病風。陽盛則陰虛，故陰脈濡而弱。）

濕溫之脈，陽濡而弱，陰小而急。（濕熱傷陰，故陽脈則無氣而濡弱，陰脈則邪盛而小急也。○按此三句疑在傷寒之脈二句下。）

傷寒之脈，陰陽俱盛而緊濇。（寒邪中人，營衛皆傷，故陰陽俱盛。緊者陰脈之象。傷寒論云：脈陰陽俱緊者，名曰傷寒。又云：諸緊為寒。濇者，血氣為寒所凝，不和利也。靈邪氣藏府病形篇：濇者多血少氣，微有寒。）

熱病之脈，陰陽俱浮，（陽氣盛，故脈俱浮。金匱要略云：浮脈則熱。）浮之而滑，沉之散濇。（浮之謂浮取之，沉之謂沉取之也。滑則陽盛於外，散濇則陰衰於內也。）

溫病之脈，行在諸經，不知何經之動也，各隨其經所在而取之。（言溫病所中之經不一，病在何經，則脈亦見於所中之經也。○按溫病所現何脈，越人無明文，當以傷寒論補之。論云：風溫為病，脈陰陽俱浮，是也。至於溫病之變，則叔和傷寒例有變為溫瘧、風溫、溫毒、溫疫等，各詳脈證，亦可參考。）

傷寒有汗出而愈，（汗出，謂發其汗也。）下之而死者；有汗出而死，下之而愈者，何也？然：陽虛陰盛，汗出而愈，下之即死；（滑氏本義引外臺語，謂表病裏和為陽虛陰盛，邪在表，宜發汗，若反下之，引邪入裏，誅伐無過，故死。）陽盛陰虛，汗出而死，下之而愈。（滑氏謂裏病表和為陽盛陰虛，邪入裏，宜急下，若反汗之，兼虛其表，故死。）

按傷寒例亦有陽盛陰虛，汗之則死，下之則愈；陽虛陰盛，汗之則死，下之則愈之文。諸家釋之不一。其說成無已注，則以陽邪乘虛入府為陽盛陰虛，陰邪乘表虛客於營衛為陽虛陰盛；外臺秘要及劉河間傷寒直格俱以不病者為盛，病者為虛；活人書以內外俱熱為陽盛陰虛，內外俱寒為陽虛陰盛；惟王安道溯洄集則以寒邪在外為陰盛可汗，熱邪內熾為陽盛可下，此說最為無弊。若不病者實、病者為虛之說，與表裏和、裏病表和之說相近，但虛實二字，其義終未安也。

寒熱之病，候之如何也？（寒熱，指忽寒忽熱者言。候之，言候其病在何處也。）然：皮寒熱者，

寒熱在皮邪之中人最淺者也皮不可近席邪氣在皮不能著物也毛髮焦鼻藁一作槁下同不得汗肺主皮毛開竅於鼻故皮有邪則毛髮焦乾而鼻枯藁不澤也不得汗營衛不和也肌寒熱者皮之內則肌肉也皮膚痛肌肉之邪由皮膚而入故痛脣舌藁無汗脾主肌肉開竅於口故肌有邪則脣舌皆受病也骨寒熱者病無所安骨受邪則病最深故一身之中無所得安也汗注不休齒本藁痛腎主骨又主液齒爲骨之餘故骨病則腎液泄而爲汗齒枯藁而痛也

按此段不得與傷寒同列一難之中蓋寒熱之疾自是雜病不傳經之證故靈樞另列寒熱病爲篇目而詳其刺法其非上文傷寒之類可知不知越人以類而旁及之耶若即以爲傷寒之寒熱則大誤也

又按此即靈寒熱論篇原文而骨寒熱一條刪去數字義遂不備經文云骨寒熱者病無所安汗注不休齒未槁取其少陰於陰股之絡齒已槁死不治可見此證原有輕重之別今竟云齒本槁痛則骨寒熱止有死證而無生證矣此等乃生死關係大端豈可脫落疎漏若此

五十九難曰狂癲之病何以別之然狂疾一本無疾字之始發始發未成之時也少臥而不飢狂屬陽陽氣盛不入於陰故少臥陽氣并於上故不飢自高賢也自辨智也自倨貴一本作貴倨也三者皆狂之意也妄笑好歌樂妄行不休是也三者狂之態也陽性動散而常有餘故其狀如此癲疾一作病始發意不樂癲之意也僵仆直視一本作直視僵仆○癲之態也癲屬陰陰性靜結而常不足故其狀如此其脈三部陰陽俱盛是也此總上二者而言狂則三部陽脈皆盛癲則三部陰脈皆盛也

按靈癲狂篇論癲狂之證及針灸之法因證施治極爲詳備此段所引特經中之一二證竝非二者之疾其病形止此三四端也細考經文自明此又掛一漏萬矣

六十難曰頭心之病有厥痛有真痛厥逆也氣逆而痛也厥痛厥頭痛厥心痛也真痛真頭痛真心痛也何謂也然手三陽之脈受風寒伏留而不去者則名厥頭痛手三陽小腸大腸三焦也素手之三陽從手走頭故風寒留滯則頭痛也入連在腦者名真頭痛入連在腦邪進入於腦也不在經而在腦故曰真其五藏氣相干相干謂藏有偏勝邪乘於心也名厥心痛其痛甚但在心但在心言無別藏相干也手足青者手足青寒邪犯君火之位血色變也即名真心痛其真心痛者滑氏本義謂真字下當欠一頭字旦發夕死夕發旦死心爲君主之官故邪犯之即不治也靈邪客篇心者五藏六府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其藏堅固邪弗能容容之則心傷心傷則神去神去則死矣即此義也

按靈厥病篇厥頭痛之病有數證其治法或取陽經或取陰經則非獨三陽之受病可知若云從三陽而傳及他經則得矣至真頭痛經文云手足寒至節死不治則頭痛亦有死證與心痛之手足青至節者死不治正同至厥心痛之證經文有腎胃脾肝肺五種心痛之證病形各殊亦不得云

五藏相干蓋胃府不得稱藏若心自干心則即真心痛矣不在厥心痛之列亦當如經文明著其說何得糊塗下語使經文反晦也

六十一難曰經言望而知之謂之神望謂望病人之五色而知其病之所在如素五藏生成篇靈五色篇所云是也神聖而不可知之謂聞而知之謂之聖聞謂聞病人之聲也如靈九針篇心主噫肺主欬素陰陽應象大論肝在聲爲呼心在聲爲笑及下文五音之類是也聖謂藝之至於至極者也問而知之謂之工問謂問病人之所患及其愛憎喜怒也如靈九針篇肝惡風心惡熱氣并於肝則憂并於心則喜之類是也工專精之謂切脈而知之謂之巧切脈之法詳靈素及前諸難中巧心智靈變也何謂也

按靈邪氣藏府病形篇云見其色知其病命曰明按其脈知其病命曰神問其病知其處命曰工與此不同未知越人何所本也

然望而知之者望見其五色以知其病五色五藏所現之色聞而知之者聞其五音以別其病五音五藏所發之音也又五藏之音屬宮商角徵羽詳靈五音五味篇問而

知之者問其所欲五味以知其病所起所在也（一本無也字○五味五藏所喜之味靈師傳篇臨病人問所便所起病之所由生所在病之所留處也）切脈而知之者診其寸口視其虛實以知其病在何藏府也（別其何藏府之脈象則知其病在何藏府也）經言以外知之曰聖以內知之曰神此之謂也（外視色聞聲也內問欲切脈也）

按發問以望聞爲神聖今引經以望聞爲聖以問切爲神又失工巧二端其引經語亦無考未詳何故○又按聞問之法兩經言之多端今止以五音五味爲言義亦不備○按自四十八難至此皆論虛實邪正傳變生死之道

六十二難曰藏井滎有五府獨有六者何謂也（五謂井滎腧經合也六謂井滎腧原經合也其穴詳靈本輸篇）然府者陽也三焦行於諸陽（諸陽經也）故置一俞（一作腧）名曰原（俞穴也靈本輸篇以所過之穴爲原蓋三焦所行者遠其所氣所流聚之處五穴不足以盡之故別置一穴名曰原也）所以（一本無所以二字）府有六者亦與三焦共一氣也（共一氣謂亦行於諸陽非謂其氣皆出於三焦也其詳備見六十六難中）

六十三難曰十變言五藏六府滎合皆以井爲始者何（一本有謂字）也（凡經穴起止其次第先井次滎次輸次經次合故云以井爲始）然井者東方春也（靈本輸篇以井屬木故於時配春也）萬物之始生諸蚑行喘息蜎飛蠕動（蚑蜎蠕皆蟲行之狀喘息言有氣以息俱蟲豸之屬一歲一生之物也）當生之物莫不以春生（此以生物之理喻人之血氣亦然也）故歲數始於春日數始於甲（甲亦屬木言歲與日皆始於木故凡物盡然）故以井爲始也

按靈本輸篇藏之井皆屬木府之井則皆屬金即下節亦明言之今總釋五藏六府之井皆屬木則倍經語且與下文亦相矛盾若云惟藏之井屬木而府不與焉則府之亦始於井而又不屬木義當何居下語疎漏之甚

六十四難曰十變又言陰井木陽井金陰滎火陽滎水陰俞（一作腧）土陽俞木陰經金陽經火陰合水陽合土陰陽皆不同其意何也（藏屬陰故曰陰府屬陽故曰陽陰井屬木次火次土次金次水陽井屬金次水次木次火次土皆循五行相生之序也）

按靈本輸篇藏井屬木府井屬金各有明文其餘滎俞所屬俱無明文不知難經所本何書抑推測而知之者耶自此以後針灸家遂相祖述矣○又按六府又多一原穴其五者屬五行原穴與腧相近宜同屬木蓋所注爲腧所過爲原義亦相似也

然是剛柔之事也（言此乃剛柔配合之道也）陰井乙木（乙爲陰木）陽井庚金（庚爲陽金）陽井庚庚者乙之剛也陰井乙乙者庚之柔也（陽金與陰木剛柔相合爲夫婦也）乙爲木故言陰井木也庚爲金故言陽井金也餘皆倣此（餘指滎俞經合也倣此謂陰滎丁火陽滎壬水皆以此推之也○按此段言陰陽配合之道義頗精當）

六十五難曰經言所出爲井所入爲合（詳靈本輸篇如肺出於少商爲井入於尺澤爲合是也）其法奈何然所出爲井井者東方春也（井屬木春爲木令故也）萬物之（一本無之字）始生故言所出爲井也所入爲合合者北方冬也（合屬水冬爲水令故也）陽氣入藏故言所入爲合也（此以時令之所屬配之經穴以明出入二字之義亦與前六十三難義同）

六十六難曰經言肺之原出於太淵（太淵在手掌後陷中）心之原出於大陵（大陵在掌後骨下橫文中兩筋間此手厥陰之穴也餘皆本經穴）肝之原出於太衝（太衝在足大指本節後二寸陷中）脾之原出於太白（太白在足大指後內側白肉際陷中）腎之原出於太谿（太谿在足內踝後五分）少陰之原出於兌骨（少陰手少陰也兌骨即神門穴在掌後銳骨端陷中）膽之原

出於丘墟（丘墟在足外踝下如前陷中）胃之原出於衝陽（衝陽在足跗上去內庭五寸高骨間動脈）三焦之原出於陽池（陽池在手表腕上陷者中）膀胱之原出於京骨（京骨在足小指外側本節後大骨下白肉際陷中）大腸之原出於合谷（合谷在手大指次指岐骨間陷中）小腸之原出於腕骨（腕骨在手外側腕前起骨下陷中）

按大陵乃手厥陰心主之穴而此以爲心之原者何也靈九針十二原篇云陽中之太陽心也其原出於大陵靈邪客篇云少陰獨無腧何也曰心者五藏六府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其藏堅固邪弗能容故諸邪之在於心者皆在於心之包絡此大陵所以爲心之原也其取神門則又有說邪客篇云少陰獨無腧者不病乎曰其外經病而藏不病故獨取其經於掌後銳骨之端即此所謂兑骨也然此乃治病取穴之法而兑骨並非少陰之原也今乃以大陵爲心之原又以兑骨爲少陰之原心即少陰也如此則少陰不但有腧且有兩腧矣何弗深考也○又按靈本輸篇云心出於中衝爲井木溜於勞宮爲滎注於大陵爲腧行於間使爲經入於曲澤爲合此皆手厥陰之穴而經以爲心所出入之處若厥陰本經經文反不

指明井滎等穴則手少陰之即以手厥陰爲腧可知至甲乙經始以少陰本經之少衝爲井少府爲滎神門爲俞靈道爲經少海爲合至此而十二經之井滎乃備然此乃推測而定實兩經之所無也今以兑骨爲少陰之原此甲乙經之所本也

十二經皆以俞（一作腧）爲原者何也

按此又錯中之錯靈本輸篇五藏止有井滎俞經合六府則另有一原穴然則五藏以腧爲原六府則腧自腧而原自原皆字何著至以腧爲原之說則本靈九針十二原篇云五藏有疾當取之十二原陽中之少陰肺也其原出於太淵太淵二陽中之太陽心也其原出於大陵大陵二陰中之少陽肝也其原出於太衝太衝二陰中之至陰脾也其原出於太白太白二陰中之太陰腎也其原出於太谿太谿二膏之原出於鳩尾鳩尾一肓之原出於脖胦脖胦一凡此十二原者主治五藏六府之有疾者也則十二原之名指藏不指府共十二穴非謂十二經之原也但其所指太淵至太谿十穴則即靈本輸篇所謂腧穴蓋五藏有腧無原故曰以腧爲原豈可概之六府乎何其弗深考也

然五藏俞（一作腧下同）者三焦之所行氣之所留止也（十二經皆營衛之流行三焦者營衛之所出營衛所留止之處即三焦所留止之處也）三焦所行之俞爲原者何也（言何以三焦之所留即名爲原也）然齊下腎間動氣者人之生命也十二經之根本也故名曰原（此即三十六難所云命門乃三焦之所本也詳三十六難中）三焦者原氣之別使也（言根本原氣分行諸經故曰別使）主通行三氣經歷於五藏六府（三氣三焦有上中下三者之氣也）原者三焦之尊號也（分言之則曰三焦從其本而言之則曰原故云尊號）故所止輒爲原五藏六府之有病者皆取其原也（三焦爲原氣別使則三焦氣所在即原氣所在故即以原名之而病之深者當取乎此也靈九針十二原篇云五藏有疾當取之十二原十二原者五藏之所以稟三百六十五節氣味也說最明曉）

按靈本輸篇五藏則以所注爲腧腧即原也六府則以所過爲原並無以三焦之氣爲說蓋各經之氣留住深入之處即爲原故九針篇云十二原出於四關其穴皆在筋骨轉接之地故病亦常留於此若云三焦主氣則井滎亦皆三焦之氣何獨以所注名爲原況三焦自有本經道路何必牽合

六十七難曰五藏募皆在陰而俞（一作腧腧下有一皆字）在陽者何謂也（募音暮氣所結聚處也俞史記扁鵲傳作輸猶委輸之義也陰腹也肺募中府屬本經心主募巨闕屬任脈脾募章門屬肝經肝募期門屬本經腎募京門屬膽經胃募中脘屬任脈大腸募天樞屬胃經小腸募關元屬任脈膽募日月屬本經膀胱募中極屬任脈三焦募石門屬任脈諸穴皆在腹也陽背也素氣府論五藏之俞各五六府之俞各六靈背輸篇云肺腧在三焦之間心腧在五焦之間膈腧在七焦之間肝腧在九焦之間脾腧在十一焦之間腎腧在十四焦之間皆俠脊相去三寸所焦即椎也其心包腧在四椎下大腸腧在十六椎下小腸腧在十八椎下膽腧在十椎下胃腧在十二椎下三焦腧在十三椎下膀胱腧在十九椎下諸穴亦俠脊相去三寸俱屬足太陽脈皆在背也○按六府募亦在陰俞亦在陽不特五藏爲然又下節陰陽並舉爲言疑五藏下當有六府二字）

然陰病行陽陽病行陰故令募在陰俞（一作腧下同）在陽也（言陰經本皆在腹而其俞則俱在背陽經本皆在背而其募則皆在腹蓋以病氣互相流傳由經絡本互相通貫故其氣之結聚輸轉之處交相會也）

按諸募腧經無全文未知何本素通評虛實論腹暴滿按之不下取太陽經絡者胃之募也亦未明指何穴

六十八難曰五藏六府皆有井滎俞經合皆何所主

言此諸穴刺之主治何病也

然經言所出為井所流為滎所注為俞所行為經所入為合

出始發源也流漸盛能流動也注流所向注也行通達條貫也入藏納歸宿也五句本靈九針十二原篇經文流作溜義同

井主心下滿滎主身熱俞主體重節痛經主喘咳寒熱合主逆氣而泄

由六十四難五行所屬推之則心下滿為肝木之病身熱為心火之病體重節痛為脾土之病喘咳寒熱為肺金之病逆氣而泄為腎水之病然此亦論其一端耳兩經辨病取穴之法實不如此不可執一說而不知變通也

此五藏六府井滎俞經合所主病也

六十九難曰經言虛者補之實者瀉之不實不虛以經取之何謂也

虛血氣虛也實血氣實也補之行針用補法也瀉之行針用瀉法也其說詳素離合真邪論等篇以經取之言循其本經所宜刺之穴也

按所引四語見靈經脈篇又禁服篇論關格亦有此四語而以經取之句下又有名曰經刺四字及考所謂經刺之法則靈官針篇云經刺者刺大經之結絡經分也又與下文所解迥別其虛補實瀉二語則經文言之不一亦非如下文所解

然虛者補其母實者瀉其子當先補之然後瀉之

母生我之經如肝虛則補腎經也母氣實則生之益力子我生之經如肝實則瀉心經也子氣衰則食其母益甚詳見下文七十五難

不實不虛

本一作不虛不實

以經取之者是正經自生病不中他邪也當自取其經故言以經取之

正經自病如四十九難所云之類是也自取其經即於本經取所當刺之穴不必補母瀉子也

按內經補瀉之法或取本經或雜取他經或先瀉後補或先補後瀉或專補不瀉或專瀉不補或取一經或取三四經其說具在不可勝舉則補母

瀉子之法亦其中之一端若竟以為補瀉之道盡如此則不然也

七十難曰

一本有經言二字

春夏刺淺秋冬刺深者何謂也

靈終始篇云春氣在毛夏氣在皮膚秋氣在分肉冬氣在筋骨刺此病者各以其時為齊兩經雖互有異同此其大較也

然春夏者陽氣在上人氣亦在上故當淺取之秋冬者陽氣在下人氣亦在下故當深取之

陽氣謂天地之氣人氣謂營衛之氣上謂皮肉之上下謂筋骨之中淺取深取必中其病之所在則易已也

春夏各致一陰秋冬各致一陽者何謂也

致取也謂用針以取其氣也

然春夏溫必致一陰者初下針沉之至腎肝之部得氣引持之陰也

溫時令溫也陽盛則陰不足故取陰氣以補陽也沉之謂深入其針至腎肝筋骨之位引謂引其氣而出之至於陽之分也

秋冬寒必致一陽者初內針淺而浮之至心肺之部得氣推內之陽也

寒時令寒也陰盛則陽不足故取陽氣以補陰也浮之謂淺內其針至心肺皮血之位推謂推其氣而入之至於陰之分也此即經文所謂從陰引陽從陽引陰之義

是謂春夏必致一陰秋冬必致一陽

按致陰致陽之說經無明文但春夏刺淺若先至腎肝之分則仍刺深於上文義亦難通未知何據

七十一難曰經言刺營無傷衛刺衛無傷營何謂也

營主血在內衛主氣在外營衛有病各中其所不得誅伐無過也此即素刺齊論所云刺骨無傷筋刺筋無傷肉刺肉無傷脈刺脈無傷皮刺皮無傷肉刺肉無傷筋刺筋無傷骨之義

然針陽者臥針而刺之

陽衛也衛在外欲其淺故側臥其針則針鋒橫達不及營也

刺陰者先以左手攝按所針滎俞之處氣散乃內針

陰營也

在內針必過衛而至營然衛屬氣可令得散故攝按之使衛氣暫離其處則針得直至營而不犯衛也

是謂刺營無傷衛刺衛無傷營也

按臥針之法即靈官針篇浮刺之法揺按散氣即素難合具邪論捫而循之切而散之之法然經文各別有義此取之以爲刺陽刺陰之道義亦簡當可師

七十二難曰經言能知迎隨之氣可令調之調氣之方必在陰陽何謂也[靈終始篇云陽受氣於四末陰受氣於五藏故瀉者迎之補者隨之知迎知隨氣可令和和氣之方必通陰陽引經文本此蓋陽經主外故從四末始陰經主内故從五藏始迎者針鋒迎其來處而奪之故曰瀉隨者針鋒隨其去處而濟之故曰補通陰陽者察其陰陽之虛實不得誤施補瀉也詳見七十九難中]然所謂迎隨者知營衛之流行經脈之往來也隨其逆順而取之故曰迎隨[知往來順逆正經文所謂迎隨之義越人之所本也諸家論說紛紛皆屬誤解蓋經學之不講久矣]調氣之方必在陰陽者知其内外表裏隨其陰陽而調之故曰調氣之方必在陰陽[陽主外主表陰主内主裏察其虛實而補之瀉之令調和也]

七十三難曰諸井者肌肉淺薄氣少不足使也刺之奈何[諸井皆在手足指末上故云肌肉淺薄氣藏於肌肉之内肌肉少則氣亦微不足使謂補瀉不能相應也]然諸井者木也滎者火也火者木之子當刺井者以滎瀉之[此瀉子之法也如用補則當補其合可類推然惟井穴爲然蓋以其氣少不足爲補瀉瀉子補母則氣自應也　按六十九難則以別經爲子母此則即以一經爲子母義各殊而理極精也]故經言[一作云]補者不可以爲瀉瀉者不可以爲補此之謂也[言瀉則當以子補則當以母不可誤施]

按故字上當有闕文必有論補母之法一段故以此二句總結之否則不成文理矣○又按經言無考

七十四難曰經言春刺井夏刺滎季夏刺俞秋刺經冬刺合者何謂也[五句經文無考]然春刺井者邪在肝夏刺滎者邪在心季夏刺俞者邪在脾秋刺經者邪在肺冬刺合者邪在腎[此亦以五藏所屬爲言也井與春皆屬木滎與夏皆屬火俞與秋皆屬金合與冬皆屬水故四時有病則藏氣亦與之相應故刺法亦從時也]

按靈順氣一日分爲四時篇云藏主冬冬刺井色主春春刺滎時主夏夏刺俞音主長夏長夏刺經味主秋秋刺合與此所引俱隔一穴其本輸篇則云春取絡脈諸滎大經分肉之間夏取諸腧脈絡皮膚之上秋取諸合冬取諸井諸腧之分四時篇云春取血脈分肉之間夏取盛經脈絡秋取經腧邪在府取之合冬取井滎必深留之俱與此處不合越人之說不知何所本也

其肝心脾肺腎而繫於春夏秋冬者何也然五藏一病輒有五也[言有五者之證現於外也]假令肝病色青者肝也臊臭者肝也喜

酸者肝也喜呼者肝也喜泣者肝也[說詳四十九難中此舉邪之在肝者以例其餘也]其病衆多不可盡言也[言五者之變不可勝窮也]四時有數而並繫於春夏秋冬者也[言病雖萬變而四時實有定數治之之法總不出此其道簡約易行也]針之要妙在於秋毫者也[此又推言用針之道其微妙之處乃在秋毫之間又非四時之所得而盡學者又不可因易而忘難也]

按問意謂五藏之病何以與四時相應則當發明所以感應之理而答語乃止言病狀如此與問辭全不對準甚屬無謂

七十五難曰經言東方實西方虛瀉南方補北方何謂也[此即六十九難瀉子之法南方爲東方之子北方爲西方之子東方之母說詳下文]然金木水火土當更相平[更相平言金尅木木尅土循環相制不令一藏獨盛而生病也]東方木也西方金也木欲實金當平之火欲實水當平之土欲實木當平之金欲實火當平

之水欲實土當平之此言五行本然之道也東方者肝也則知肝實西方者肺也則知肺虛瀉南方火補北方水南方火火者木之子也實則瀉其子也北方水水者木之母也水勝火木之母勝木之子也子能令母實母能令子虛木之子火爲木之母水所尅則火能益水之氣故曰子能令母實水尅火能奪火之氣故曰母能令子虛故瀉火補水欲令金不得平木也子能令母實瀉子則火勢益衰而水得以恣其尅伐母能令子虛補母則水勢益旺而火不敢留其有餘如此則火不能尅金而反仰食木之氣以自給使金氣得伸而木日就衰則金自能平木也不字諸家俱以爲衍文

按子母二字諸家俱以木爲火之母水爲金之子爲言義遂難曉觀本文以水勝火三字接下明明即指上文木之子木之母也特爲正之○又按六十九難云虛則補母實則瀉子今實則瀉子補母虛則反補其子義雖俱有可通而法則前後互異未詳何故

經曰不能治其虛何問其餘此之謂也言治金虛之法當如此不可止取一經以爲補瀉也若此義不明則治虛之法且不能安能治他病乎二語經文無考

七十六難曰何謂補瀉當補之時何所取氣當瀉之時何所置氣言取何氣以爲補而其所瀉之氣則置之何地也然當補之時從衛取氣當瀉之時從營置氣衛主氣故取氣於衛其法詳下七十八難中從營置氣謂散其氣於營中也其陽氣不足陰氣有餘當先補其陽而後瀉其陰陰氣不足陽氣有餘當先補其陰而後瀉其陽此承上文而言補瀉之法尤當審其陰陽虛實也衛爲陽營爲陰衛虛而營實則補陽瀉陰營虛而衛實則補陰瀉陽而其補瀉之法則又有先後也靈終始篇云陰盛而陽虛先補其陽後瀉其陰而和之陰虛而陽盛先補其陰後瀉其陽而和之此其說之所本也營衛通行此其要也陰陽得其平則營衛之氣通暢流行矣要謂要法也

七十七難曰經言上工治未病中工治已病者何謂也然所謂治未病者見肝之病則知肝當傳之與脾木旺侮土也故先實其脾氣無令得受肝之邪補其脾氣則能禦肝不受尅賊也故曰治未病焉中工治已病者見肝之病不曉相傳但一心治肝專治肝而肝邪入脾則脾又病經所謂故病未已新病復起者也故曰治已病也

按靈逆順篇云上工刺其未生者也其次刺其未盛者也其次刺其已衰者也下工刺其方襲者也與其形之盛者也與其病之與脈相逆者也故曰方其盛也勿敢毀傷刺其已衰事必大昌故曰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此之謂也經文所云不過就本經之病須及其未生及方退之時乃可用刺不指傳經之邪言○又按金匱要略首篇云上工治未病何也師曰夫治未病者見肝之病知肝之脾當先實脾中工不曉相傳見肝之病不解實脾惟治肝也與此正合想別有所本也

七十八難曰針有補瀉何謂也然補瀉之法非必呼吸出內針也素離合眞邪論云吸則內針無令氣忤候呼引針呼盡乃去大氣皆出故命曰瀉呼盡內針靜以久留以氣至爲故候吸引針氣不得出各在其處推闔其門令神氣存大氣留止故命曰補此呼吸出內之法越人以爲其道不盡於此當如下文所云也知爲針者信其左不知爲針者信其右信其左謂其法全在善用其左手如下文所云是也信其右即上呼吸出內針也持針以右手故曰信其右當刺之時一本有必字先以左手厭按所針滎俞之處彈而努之彈指擊也努揉也爪而下之以爪掐至肉中也其氣之來如動脈之狀動其血氣則氣來聚如脈口之動此左手所候之氣也順針而刺之得氣謂氣至針此針下所候之氣也因推而內之推入其針氣亦從之入也是謂補動而伸之謂搖動而引出其氣也是謂瀉不得氣乃與男外女內男則候之於衛之外女則候之於營之內不得氣是謂十死

不治也候氣而氣不至則營衞已脫針必無功十死言無一生也

按本文語氣得氣以上似針法總訣推而內之則爲補動而伸之則爲瀉若離合眞邪論則捫而循之切而散之推而按之彈而怒之抓而下之通而取之皆爲補法與此亦微別

七十九難曰經言迎而奪之安得無虛隨而濟之安得無實虛之與實若得若失實之與虛若有若無何謂也然迎而奪之者瀉其子也隨而濟之者補其母也迎隨解見七十二難經語見靈九針十二原篇○按此子母即以本經井腧所屬五行生尅言非如七十五難指五藏所屬子母也假令心病瀉手心主俞是謂迎而奪之者也補手心主井是謂隨而濟之者也心病屬火本當取滎陰受氣於五藏其經氣從俞及滎及井瀉俞則迎其來處而奪之俞屬土心之子也補井則隨其去處而濟之井屬木心之母也其說已詳見七十二難中○按心病取手心主穴者靈邪客篇云諸邪之在心者皆在心之包絡又云少陰獨無腧者其外經病而藏不病故獨取其經於掌後銳骨之端其餘脈出入屈折其行之徐疾皆如手少陰心主之脈行也六十六難亦以手厥陰心主之大陵穴爲心之原此其義也

按經文迎隨是以經氣之順逆往來而用針者候其氣之呼吸出入及針鋒之所向以爲補瀉兩經之法甚備今乃針本經來處之穴爲迎爲瀉針去處之穴爲隨爲補蓋經文以一穴之順逆爲迎隨此以本穴之前後穴爲迎隨義實相近而法各殊也

所謂實之與虛者牢濡一作濡牢之意也氣來實牢者爲得濡虛者爲失故曰若得若失也氣指針下之氣也其氣來而充實堅牢爲得濡弱虛微爲失言得失則有無在其中矣

按靈小針解云言實與虛若有若無者言實者有氣虛者無氣也爲虛與實若得若失者言補者佖然若有得也瀉則怳然若有失也有無句主氣言得失句指用針者言確是二義今引經與釋經俱改經文則語複而義難曉此不精審之故也

八十難曰經言有見如入有見如出者何謂也二句經文無考然所謂有見如入者謂左手見氣來至乃內針即七十八難所謂動脈之狀是也○滑氏謂有見如入下當欠有見如出四字針入見氣盡乃出針氣盡其氣來而復散也是謂有見如入有見如出也滑氏本義如讀若而古字通用

八十一難曰經言無實實無虛虛損不足而益有餘言實者宜瀉而反補之虛者宜補而反瀉之不足者反損之有餘者反益之皆誤治也經文見靈九針十二原篇是寸口脈耶將病自有虛實耶耶一作也○言所謂虛實者不知其指脈言抑指病言也其損益奈何言其損益之法將何如而得也然是病非謂寸口脈也謂病自有虛實也假令肝實而肺虛肝者木也肺者金也金木當更相平說詳七十五難中當知金平木言當瀉南方補北方也假令肺實而一作故知兩字肝虛微少氣用針不補其肝而反重實其肺如此則肺益甚而肝益虛矣故曰實實虛虛損不足而益有餘此者中工之所害也害謂不惟不能治其病而反害其人也

按自六十二難至此皆言藏府經穴及針刺治病之法

難經經釋卷下終

醫有道焉有術焉道難知也即知之而無可用者也知道而能用夫道則道精矣術易知也知之而無與乎道者也知術而能通乎道則術神矣辟如談兵曰誦夫六韜三略車攻馬戰之法而一臨小敵無不汗流色沮神慑股慄此談道者之過也其能挽强執銳奮死先登者與之坐而詢夫握奇八陣之說則又張目撟舌茫然而不知為何語此猶術者之過也若此者俱不得名

大將大將者以廟筭見其智以臨敵見其勇者也然而學為大將之法則先從廟筭始故内經及難經皆無方藥治病之書乃兵家之韜略也執此而欲治病無一病之能治然不明乎此則所治之病雖多幸中而必非古聖所垂之法其隱受其害而伏於不覺者正多耳抑更有說焉夫韜略為用兵設也而讀韜略者不必其身當用兵也然苟韜略明則雖不能自為行陣而行陣者之得失自能曉然斷不以興亡之柄授之庸懦之人讀是書則雖不能自為治病而治病者之淺深自能洞見安得以生死之權付之愚妄之輩猶之辨工人之巧拙豈必自為工人審歌者之從姦豈必身為歌者知其道則術不得而眩之也故椿之注是書者不欲使負戟之徒端坐而謀經國正欲使垂紳之士抵掌而談王伯也

椿又識

難經經釋二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徐大椿撰大椿有神農本草經百種錄已著錄是書以秦越人八十一難經有不合內經之旨者援引經文以駁正之考難經漢藝文志不載隋志始著於錄雖未必越人之書然三國已有呂博望註本而張機傷寒論平脈篇中所稱經說今在第五難中則亦後漢良醫之所爲歷代以來與靈樞素問並尊絶無異論大椿雖研究內經未必學出古人上遽相排斥未見其然況大椿所據者內經而素問全元起本已佚其第七篇唐王冰始稱得舊本補之宋林億等校正已稱其天元紀大論以下與素問餘篇絶不相通疑冰取陰陽大論以補所亡至刺法本病二論則冰本亦闕其間字句異同億等又復有校改註中題曰新校正皆是則素問已爲後人所亂而難經反爲古本又滑壽難經本義列是書所引內經而今本無之者不止一條則當時所見之本與今亦不甚同即有舛互亦宜兩存遽執以駁難經之誤是何異談六經者執開元改隸之本以駁漢博士耶

難經懸解二卷

〔清〕黄元御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同治光緒間刻黄氏遺書三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難經懸解二卷》提要

新刻難經懸解敘

昔黄帝與岐伯雷公臾區之論質疑辨難更相問答作素問靈樞垂法萬世其理玄其趣博文約而旨豐事近而義遠讀之者且浩乎莫尋其津涯杳乎莫測其淵深也又孰從而難之哉勃海秦越人析其祕擷其腴著難經二卷信足闡古聖之精微爲大道之津筏後有作者弗可及矣惜乎去聖逾遠斯道逾微雖注之者先後數十家多出自凡庸之手或援經引典半涉支離或編說繪圖適形固陋間有一斑略識而豹管徒闚非無寸莛偶持而鯨鏗莫發適以滋下士之聚訟何足衍先哲之緒言蓋非至明者不能究厥指歸且非至精者不能窮其理致也昌邑黄坤載先生博極羣書兼綜衆妙藴探玉版鑰啟靈蘭意蕊爭飛心源默印遂草茲玄撰以紹彼薪傳頓使榛蕪路闢匣鏡塵捐宿障雲開舊疑冰釋然而青萍結綠識者綦難白雪陽春知音蓋尠苟非廣爲流傳將慮久而湮沒偶得祕帙亟付梓人庶幾斯學晦而復明微言絕而更續播之後代永永無窮耳同治十一年壬申四月陽湖

馮承熙敘

難經懸解自序

昔黃帝傳內經扁鵲作難經史倉公傳所謂黃帝扁鵲之脈書黃帝脈書即內經扁鵲脈書即難經也妙理風生疑叢霧散此真千古解人其見五藏癥結全恃乎此不須長桑靈藥上池神水也而史傳載之此子長不解耳扁鵲姓秦名越人齊勃海人也家於鄭為醫或在齊或在趙在齊號盧醫在趙名扁鵲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為耳目痺醫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扁鵲名聞天下其生虢太子也天下盡以扁鵲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史扁鵲傳）嗟乎秦越人不能生死人何今之人偏能死生人耶天下之病

孰非當生者遇越人而生遇餘人而死越人一人而已而後世醫工自仲景以來不知其幾千人也則其當生者萬不一生矣人無不病醫無不死遙遙二千年中死於兵荒刑戮者十之一死於醫藥服食者十之九天地之大德曰生庸妄之大憝曰殺天地之善生不敵庸妄之善殺也仁人君子能無慟乎歿者悲生靈之毒禍傷今古之奇冤未得晏然自已也丙子五月靈樞解成岐黃而後難靈素者扁鵲耳代天地司生者寥寥無幾代天地司殺者芸芸不絕難經不可不解也五月十六日掀始二十二日書竣扁鵲千古死人也孰知死人而生死人扁鵲生不能生死人也況其死乎但使自今以往當生者皆使之起則扁鵲雖死而其德大矣乾隆二十一年五月丙寅黃元御撰

難經懸解目錄

難經懸解卷上

昌邑黃元御坤載解

一難

一難曰十二經中皆有動脈獨取寸口以決五藏六府死生吉凶之法何謂也然寸口者脈之大會手太陰之動脈也

難問難也難經者問難黃帝內經之義也黃帝諮岐伯作素問靈樞經謂之內經十二經中皆有動脈手太陰脈動中府雲門天府俠白手陽明脈動合谷陽谿手少陰脈動極泉神門手太陽脈動天窗手厥陰脈動勞宮手少陽脈動禾髎足太陰脈動箕門衝門足陽明脈動大迎人迎氣街衝陽足少陰脈動太谿陰谷足太陽脈動委中足厥陰脈動太衝五里陰廉足少陽脈動聽會頷厭皆穴名然答語辭寸口者脈之大會以肺主氣十二經之脈動肺氣鼓之也故肺朝百脈十二經脈皆朝宗於肺而大會於寸口寸口者氣口成寸以決死生素問經脈別論語故曰寸口氣口即寸口也寸口三部魚際為寸太淵為關經渠為尺皆穴名是手太陰肺經之動脈也四十五難脈會太淵亦是此義

人一呼脈行三寸一吸脈行三寸呼吸定息脈行六寸人一日一夜凡一萬三千五百息脈行五十度周於身漏水下百刻營衛行陽二十五度行陰亦二十五度為一周也故五十度復會於手太陰寸口者五藏六府之所終始故法取於寸口也

靈樞五十營漏水下百刻以分晝夜人一呼脈再動氣行三寸一吸脈亦再動氣行三寸呼吸定息氣行六寸十息氣行六尺二百七十息氣行十六丈二尺氣行一周於身下水二刻二千七百息氣行十周於身下水二十刻一萬三千五百息氣行五十營於身水下百刻凡行八百一十丈靈樞營衛生會人受氣於穀穀入於胃以傳於肺其清者爲營濁者爲衛營在脈中衛在脈外營周不休五十而復大會衛與營俱行於陽二十五度(手足六陽)行於陰亦二十五度(手足六陰)一周也故五十度而復大會於手太陰矣(會於手太陰之寸口)經脈一日五十周今日平旦始於手太陰之寸口明日平旦又會於手太陰之寸口此五藏六府之所終始故

法取於寸口也會寸口者營氣也故氣口成寸以決死生但言營氣若衛氣則今日平旦始於足太陽之睛明明日平旦又會於睛明不會於寸口也

二難

二難曰脈有尺寸何謂也然尺寸者脈之大要會也從關至尺是尺內陰之所治也從關至魚際是寸口內陽之所治也故分寸爲尺分尺爲寸故陰得尺中一寸陽得寸內九分尺寸始終一寸九分故曰尺寸也

寸口者脈之大要會言是經脈中絕大之要會也尺中主陰寸口主陽關上陰陽之中也分寸爲尺者分一尺之一寸爲尺也分尺爲寸者分一尺之九爲寸也陰得尺中之一寸曰尺者以一寸爲一尺也陽得寸內之九分曰寸者以一分爲一寸也其實尺寸始終止得一寸九分而已

三難

三難曰脈有太過有不及有陰陽相乘有覆有溢有關有格何謂也然關之前者陽之動也脈當見九分而浮過者法曰太過減者法曰不及遂上魚爲溢爲外關內格此陰乘之脈也關以後者陰之動也脈當見一寸而沈過者法曰太過減者法曰不及遂入尺爲覆爲內關外格此陽乘之脈也故曰覆溢是其眞藏之脈人不病而死也

掌內手大指根豐肉曰魚關前爲陽脈當見九分而浮遂上魚爲溢此不止九分而浮亦乖常是陽脈之太過者爲

外關內格此陰乘陽位之脈也關後爲陰脈當見一寸而沈遂入尺爲覆此不止一寸而沈亦殊恆是陰脈之太過者爲內關外格此陽乘陰位之脈也外關內格者陰格於內而陽關於外也內關外格者陽格於外而陰關於內也溢者如水之滿溢也覆者如墻之傾覆也眞藏之脈胃氣絕也(義詳素問玉機眞藏靈樞終始)人迎四盛且大且數名曰溢陽溢陽爲外格外格不通死不治脈口四盛且大且數名曰溢陰溢陰爲內關內關不通死不治義與此異

四難

四難曰脈有陰陽之法何謂也然呼出心與肺吸入腎與肝呼吸之間脾受穀味也其脈在中浮者陽也沈者陰也故曰

陰陽也
陽浮而陰沈心肺爲陽故呼出者心肺之氣也腎肝爲陰
故吸入者腎肝之氣也呼吸之間不浮不沈其應在脾是
脾之受穀味而在中者也
心肺俱浮何以別之然浮而大散者心也浮而短濇者肺也
肝腎俱沈何以別之然牢而長者肝也按之而濡舉指來實
者腎也脾主中州故其脈在中是陰陽之法也
心肺俱浮而心則大散肺則短濇是肺脈浮而微沈也肝
腎俱沈而腎則濡實肝則牢長是肝脈沈而微浮也
脈有一陰一陽一陰二陽一陰三陽有一陽一陰一陽二陰
一陽三陰如此之言寸口有六脈俱動耶然此言者非有六

脈俱動也謂浮沈長短滑濇也浮者陽也滑者陽也長者陽
也沈者陰也短者陰也濇者陰也所謂一陰一陽者謂脈來
沈而滑也一陰二陽者謂脈來沈滑而長也一陰三陽者謂
脈來浮滑而長時一沈也所謂一陽一陰者謂脈來浮而濇
也一陽二陰者謂脈來長而沈濇也一陽三陰者謂脈來沈
濇而短時一浮也各以其經所在名病逆順也
各以其經所在名病逆順左寸候心右寸候肺兩關候肝
脾兩尺候腎也

五難

五難曰脈有輕重何謂也然初持脈如三菽之重與皮毛相
得者肺部也如六菽之重與血脈相得者心部也如九菽之
重與肌肉相得者脾部也如十二菽之重與筋平者肝部也
按之至骨舉指來疾者腎部也故曰輕重也
肺主皮心主脈脾主肉肝主筋腎主骨故其脈各見其部
菽豆也

六難

六難曰脈有陰盛陽虛陽盛陰虛何謂也然浮之損小沈之
實大故曰陰盛陽虛沈之損小浮之實大故曰陽盛陰虛是
陰陽虛實之意也
陰位於裏其脈沈陽位於表其脈浮

七難

七難曰經言少陽之至乍大乍小乍短乍長陽明之至浮大

而短太陽之至洪大而長太陰之至緊大而長少陰之至緊
細而微厥陰之至沈短而敦此六者是平脈也將病脈耶然
皆王脈也
經內經素問著至教論太陽脈至洪大以長少陽脈至乍
數乍疏乍短乍長陽明脈至浮大而短（舊誤在平人氣象論）王脈脈
之得令而氣王也
其氣以何月各王幾日然冬至後得甲子少陽王復得甲子
陽明王復得甲子太陽王復得甲子太陰王復得甲子少陰
王復得甲子厥陰王王各六十日六六三百六十日以成一
歲此三陰三陽之王時日大要也
一歲三百六十日六氣分王王各六十日冬至子半陽生

始得甲子三陽當令夏至午半陰生始得甲子三陰司氣日六竟而周甲甲六復而終歲素問六節藏象論語六氣分王六甲而終一歲一定之數也

八難

八難曰寸口脈平而死者何謂也然諸十二經脈者皆係於生氣之原所謂生氣之原者謂十二經之根本也謂腎間動氣也此五藏六府之本十二經脈之根呼吸之門三焦之原一名守邪之神故氣者人之根本也根絕則莖葉枯矣寸口脈平而死者生氣獨絕於內也

氣根於水腎間動氣是謂人身生氣之原五藏六府之本十二經脈之根呼吸之門三焦之原一名守邪之神此氣者人之根本譬之樹木根絕則莖葉枯矣寸口脈平而人死者水中生氣獨絕於內也守邪之神保固眞氣捍禦外邪也

九難

九難曰何以別知藏府之病然數者府也遲者藏也數則爲熱遲則爲寒諸陽爲熱諸陰爲寒故以別知藏府之病也

府脈數藏脈遲數爲熱遲爲寒

十難

十難曰一脈十變者何謂也然五邪剛柔相逢之意也假令心脈急甚者肝邪干心也心脈微急者膽邪干小腸也心脈大甚者心邪自干心也心脈微大者小腸邪自干小腸也心脈緩甚者脾邪干心也心脈微緩者胃邪干小腸也心脈濇

甚者肺邪干心也心脈微濇者大腸邪干小腸也心脈沈甚者腎邪干心也心脈微沈者膀胱邪干小腸也五藏各有剛柔邪故令一脈輒變爲十也

一脈十變義見靈樞邪氣藏府病形論五邪五藏五府之邪剛柔藏邪剛府邪柔肝脈急肝合膽心脈大心合小腸脾脈緩脾合胃肺脈濇肺合大腸腎脈沈腎合膀胱剛則脈甚柔則脈微藏府之邪各五二五爲十故令一脈變爲十也此候小腸與心脈卽候心小腸于左寸肺大腸于右寸之法也大小腸府雖至濁而其經自手走頭乃六陽中之至淸者故可候於兩寸後世庸愚乃欲候二腸於兩尺狂妄極矣

十一難

十一難曰經言脈不滿五十動而一止一藏無氣者何藏也然人吸者隨陰入呼者因陽出今吸不能至腎至肝而還故知一藏無氣者腎氣先盡也

經靈樞五十營五十動而不一代者五藏皆受氣四十動一代者一藏無氣三十動一代者二藏無氣二十動一代者三藏無氣十動一代者四藏無氣不滿十動一代者五藏無氣人吸者隨陰入呼者因陽出今吸不能至腎至肝而還則五十動中必見代止故知一藏無氣者腎氣先盡也由腎而肝由肝而脾由脾而心由心而肺其次第也

十二難

十二難曰經言五藏脈已絶於內用鍼者反實其外五藏脈已絶於外用鍼者反實其內內外之絶何以別之然五藏脈已絶於內者腎肝脈絶於內也而醫反補其心肺五藏脈已絶於外者心肺脈絶於外也而醫反補其腎肝陽絶補陰陰絶補陽是謂實實虛虛損不足而補有餘如此死者醫殺之耳

經靈樞九鍼十二原五藏之氣已絶於內而用鍼者反實其外是謂重竭重竭則必死其死也靜五藏之氣已絶於外而用鍼者反實其內是謂逆厥逆厥則必死其死也躁

腎肝爲陰心肺爲陽陽在外陰在內絶於內者腎肝之氣也絶於外者心肺之氣也

十三難

十三難曰經言見其色而不得其脈反得相勝之脈者卽死得相生之脈者病卽自已色之與脈當參相應爲之奈何然五藏有五色皆見於面亦當與寸口尺內相應假令色青其脈當弦而急色赤其脈浮大而散色黃其脈中緩而大色白其脈浮濇而短色黑其脈沈濡而滑此所謂五色之與脈當參相應也

經靈樞邪氣藏府病形色靑者其脈弦赤者其脈鉤黃者其脈代白者其脈毛黑者其脈石見其色而不得其脈反得其相勝之脈則死矣得其相生之脈則病已矣（濡輭同）脈數尺之皮膚亦數脈急尺之皮膚亦急脈緩尺之皮膚亦緩脈濇尺之皮膚亦濇脈滑尺之皮膚亦滑

此段靈樞邪氣藏府病形文

五藏各有聲色臭味當與寸口尺內相應其不相應者病也假令色青其脈浮濇而短若大而緩爲相勝浮大而散若小而滑爲相生也經言知一爲下工知二爲中工知三爲上工上工者十全九中工者十全八下工者十全六此之謂也

肝木色青浮濇而短肺脈勝肝者也大而緩脾脈肝所勝也浮大而散心脈肝所生也小而滑腎脈生肝者也經言知一爲下工六語亦邪氣藏府病形文

十四難

十四難曰脈有損至何謂也然一呼再至曰平三至曰離經

四至曰奪精五至曰死六至曰命絶此至之脈也何謂損然一呼一至曰離經二呼一至曰奪精三呼一至曰死四呼一至曰命絶此損之脈也至脈從下上損脈從上下也

至脈從下上自下而升也損脈從上下自上而降也

損脈之爲病奈何然一損損於皮毛皮聚而毛落二損損於血脈血脈虛少不能榮於五藏六府也三損損於肌肉肌肉消瘦飲食不能爲肌膚四損損於筋筋緩不能自收持五損損於骨骨痿不能起於床反此者至脈之病也從上下者骨痿不能起於床者死從下上者皮聚而毛落者死

肺主皮毛心主血脈脾主肌肉肝主筋腎主骨損脈從上下骨痿不起者自肺而之腎也至脈從下上皮聚毛落者

自腎而之肺也

治損之法奈何然損其肺者益其氣損其心者調其營衞損其脾者調其飲食適其寒温損其肝者緩其中損其腎者益其精此治損之法也

肝病者木鬱土賊腹滿裏急故宜緩其中

脈有一呼再至一吸再至有一呼三至一吸三至有一呼四至一吸四至有一呼五至一吸五至有一呼六至一吸六至有一呼一至一吸一至有再呼一至再吸一至脈來如此何以别知其病也

損至之脈有輕重則病亦不同應有分別之法

然脈來一呼再至一吸再至不大不小曰平一呼三至一吸

三至爲適得病前大後小卽頭痛目眩前小後大卽胸滿短氣一呼四至一吸四至病欲甚脈洪大者苦煩滿沈細者腹中痛滑者傷熱濇者中霧露一呼五至一吸五至其人當困沈細夜加浮大晝加不大不小雖困可治其有大小者爲難治一呼六至一吸六至爲死脈也沈細夜死浮大晝死

前謂寸後謂尺寸大尺小濁氣上逆故頭痛目眩寸小尺大清氣下陷脾肝不升則肺胃不降故胸滿短氣脈洪大者苦煩滿膽胃上逆而火升也膽木化氣相火沈細者腹中痛肝脾下陷而土賊也滑者傷熱温氣內鬱而肝病也濇者中霧露寒氣外襲而肺病也夜爲陰晝爲陽沈細陰盛故夜加浮大陽盛故晝加甚者則死也

一呼一至一吸一至名曰損人雖能行猶當著牀所以然者血氣皆不足故也再呼一至再吸一至名曰無魂無魂者當死也人雖能行名曰行屍

無魂魂絕而神敗也

上部有脈下部無脈其人當吐不吐者死上部無脈下部有脈雖困無能爲害所以然者人之有尺譬如樹之有根枝葉枯槁根本將自生脈有根本人有元氣故知不死

飲食不消停蓄中脘陽遏不降故上部有脈下部無脈當吐之則愈若非吐證而見此脈者是根本敗竭法主死也

十五難

十五難曰經言春脈弦夏脈鈎秋脈毛冬脈石是王脈耶將

病脈也然弦鈎毛石者四時之脈春脈弦者肝東方木也萬物始生未有枝葉故其脈之來濡弱而長故曰弦夏脈鈎者心南方火也萬物之所茂垂枝布葉皆下曲如鈎故其脈之來疾去遲故曰鈎秋脈毛者肺西方金也萬物之所終草木華葉皆秋而落其枝獨在若毫毛也故其脈之來輕虛以浮故曰毛冬脈石者腎北方水也萬物之所藏也極冬之時水凝如石故其脈之來沈濡而滑故曰石此四時之脈也

經素問玉機眞藏論

如有變奈何然春脈弦反者爲病何謂反然其氣來實强是謂太過病在外氣來虛微是謂不及病在內氣厭厭聶聶如循榆葉曰平益實而滑如循長竿曰病急而勁益强如新張

弓弦曰死春脈微弦曰平弦多胃少曰病但弦無胃曰死春以胃氣爲本

素問平人氣象論平肺脈來厭厭聶聶如落榆莢曰肺平夏脈鉤反者爲病何謂反然氣來實强是謂太過病在外氣來虛微是謂不及病在內脈來纍纍如環如循琅玕曰平來而益數如雞舉足曰病前曲後居如操帶鉤曰死夏脈微鉤曰平鉤多胃氣少曰病但鉤無胃氣曰死夏以胃氣爲本

平人氣象實而益數如雞舉足曰脾病

秋脈毛反者爲病何謂反然其氣來實强是謂太過病在外氣來虛微是謂不及病在內其脈來藹藹如車蓋按之益大曰平不上不下如循雞羽曰病按之蕭索如風吹毛曰死秋

脈微毛曰平毛多胃氣少曰病但毛無胃氣曰死秋以胃氣爲本

仲景脈法脈藹藹如車蓋者名曰陽結也

冬脈石反者爲病何謂反然氣來實强是謂太過病在外氣來虛微是謂不及病在內脈來上下兑濡滑如雀之喙曰平啄啄連屬其中微曲曰病來如解索去如彈石曰死冬脈微石曰平石多胃氣少曰病但石無胃氣曰死冬以胃氣爲本

平人氣象論銳堅如烏之喙曰脾死喘喘連屬其中微曲曰心病

胃者水穀之海主稟四時皆以胃氣爲本是謂四時之變病生死之要會也脾者中州也其平和不可得見衰乃見耳來如雀之喙如水之下漏是脾衰之見也

主稟四時四時所稟也此篇引玉機眞藏平人氣象二論而語微顛倒

十六難

十六難曰脈有三部九候有陰陽有輕重有六十首一脈變爲四時離聖久遠各自是其法何以別之然是其病有內外證

三部九候見十八難陰陽見四難輕重見五難六十首素問方盛衰論聖人持診之道先後陰陽而持之奇恆之勢乃六十首蓋上古診法也一脈變爲四時即十五難春弦夏鉤秋毛冬石也脈法不一離聖久遠人各自是其法何

以別其是非長短也是其病有內外證言凡病但以內外之證驗之自得其眞不必拘拘於諸法也

其病爲之奈何然假令得肝脈其外證善潔面青善怒其內證臍左有動氣按之牢若痛其病滿閉溲便難四肢轉筋有是者肝也無是者非也

肝脈弦其色青其志怒凡物稍不如意則怒生是爲善潔其位在臍左其主筋其性疏泄風木鬱遏疏泄不行則腹滿便閉前後皆阻四肢轉筋也

假令得心脈其外證面赤口乾善笑其內證臍上有動氣按之牢若痛其病煩心心痛掌中熱而啘有是者心也無是者非也

心脈鉤其色赤其聲笑其位在臍上脘嘔而無物心煩作惡也

假令得脾脈其外證面黃善噫善思善味其內證當臍上有動氣按之牢若痛其病腹脹滿食不消體重節痛怠惰嗜臥四肢不收有是者脾也無是者非也

脾脈代（脾脈緩隨四時更代弦鉤毛石之中而有緩象是即脾脈脾不主時也）其色黃其志思其主味其位在當臍其主四肢脾爲太陰溼土溼旺脾鬱不能消化水穀則腹滿食停（脾鬱腹滿則胃氣上逆而生噦噫）體重節痛（溼流關節）怠惰嗜臥（脾土困倦則欲臥眠）四肢不收也

假令得肺脈其外證面白善嚏悲愁不樂欲哭其內證臍右有動氣按之牢若痛其病喘欬洒淅寒熱有是者肺也無是者非也

肺脈毛其色白其竅鼻肺氣逆衝出於鼻竅則爲嚏其志悲其聲哭其位在臍右其藏氣肺氣阻逆則生喘欬其主皮毛皮毛感傷則生寒熱（洒淅皮毛振悚）

假令得腎脈其外證色黑善恐欠其內證臍下有動氣按之牢若痛其病逆氣小腹急痛泄而下重足脛寒而逆有是者腎也無是者非也

腎脈石其色黑其志恐其性蟄藏日暮陰隆腎氣上引陽將蟄而未蟄陰引而下陽引而上則爲欠欠者開口呵氣也其位在臍下木生於水水寒不能生木甲木上拔則病逆氣乙木下衝則小腹急痛泄而下重其主骨髓骨髓失溫則足脛寒逆也

十七難

十七難曰經言病或有死或有不治自愈或連年月不已其生死存亡可切脈而知之耶然可盡知也

經素問脈要精微平人氣象諸論

診病若閉目不欲見人者脈當得肝脈强急而長而反得肺脈浮短而濇者死也

肝竅於目閉目不欲見人肝木陷也故當得肝脈而反得肺脈者死金剋木也

病若開目而渴心下牢者脈當得緊實而數而反得沈濡而微者死也

肝膽同氣開目而渴心下牢者膽木上逆也故當得膽脈而反得腎脈者死膽木化氣於相火水剋火也

病若吐血復鼽衄血者脈當沈細而反浮大而牢者死也（鼽音求）

吐血衄血肺胃上逆收氣不行也而反得心脈者死火剋金也

病若譫言妄語身當有熱脈當洪大而反手足厥冷脈沈細而微者死也

譫言妄語心火上炎也故身當有熱脈當洪大而反得腎脈者水剋火也水勝火熄而譫言者神敗也是以死

病若大腹而洩者脈當微細而濇反緊大而滑者死也

大腹而洩者脾土陷而木賊也微細而濇肺脈也而反得肝脈者死木剋土也

十八難

十八難曰脈有三部部有四經手有太陰陽明足有太陽少陰爲上下部何謂也然手太陰陽明金也足少陰太陽水也金生水水流下行而不能上故在下部也足厥陰少陽木也生手太陽少陰火火炎上行而不能下故爲上部手心主少陽火生足太陰陽明土土主中宮故在中部也此皆五行子母更相生養者也

脈有三部寸關尺也部有四經兩寸心肺二腸兩關肝膽脾胃兩尺腎膀胱心主三焦也手太陰肺陽明大腸金也

右寸生足少陰腎足太陽膀胱水左尺水流下行而不能上故在下部足厥陰肝少陽膽木也左關其實肝脾見於左關膽胃見於右關生手太陽小腸手少陰心火左寸火炎上行而不能下故爲上部手心主包絡少陽三焦火也右尺生足太陰脾足陽明胃土右關土主中宮故在中部也

脈有三部九候各何所主之然三部者寸關尺也九候者浮中沈也上部法天主胸已上至頭之有疾也中部法人主膈下至臍之有疾也下部法地主臍下至足之有疾也審而刺之者也

素問三部九候法與此不同

人病有沈滯久積聚可切脈而知之耶然診病在右脇有積聚得肺脈結脈結甚則疾甚結微則積微診不得肺脈而右脇有積氣者何也然肺脈雖不見右手脈沈伏其外痼疾同法耶將異也然結者脈來去時一止無常數名曰結也伏者脈行筋下也浮者脈在內上行也左右表裏法皆如此假令脈結伏者內無積聚脈浮結者外無痼疾有積聚脈不結伏有痼疾脈不浮結而脈不應病病不應脈是爲死病也

藏病曰積府病曰聚

十九難

十九難曰脈有逆順男女有恒而反者何謂也然男子生於寅寅爲木陽也女子生於申申爲金陰也故男脈在關上女脈在關下是以男子尺脈恒弱女子尺脈恒盛是其常也反者男得女脈女得男脈也

男子生於寅女子生於申男一歲起丙寅順行三歲丁卯以陽生於子子至寅而三陽成也女一歲起壬申逆行二歲辛未以陰生於午午至申而三陰成也命家起小運法寅木生火火炎上故男脈在關上申金生水水流下故女脈在關下是以男子尺脈恒弱寸脈恒盛女子尺脈恒盛寸脈恒弱是其常也反者男得女脈寸弱而尺盛也女得男脈尺弱而寸盛也

其爲病何如然男得女脈爲不足病在內左得之病在左右得之病在右隨脈言之也女得男脈爲太過病在四肢左得之病在左右得之病在右隨脈言之此之謂也

男得女脈以陽而變陰故為不足陰盛於內故病在內女得男脈以陰而變陽故為太過陽盛於四肢故病在四肢

二十難

二十難曰經言脈有伏匿伏匿於何藏而言伏匿耶然謂陰陽更相乘更相伏也脈居陰部而反陽脈見者為陽乘陰也脈雖時沉濇而短此謂陽中伏陰也脈居陽部而反陰脈見者為陰乘陽也脈雖時浮滑而長此謂陰中伏陽也

陽脈而見陰來謂之陽中伏陰陰脈而見陽來謂之陰中伏陽

重陽者狂重陰者癲脫陽者見鬼脫陰者目盲

重陽者狂木火之陽旺也重陰者癲金水之陰旺也心主

喜肝主怒狂者木火有餘故多喜怒腎主恐肺主悲癲者金水有餘故多悲恐脫陽者陰旺鬼陰類也故見之肝竅於目緣肝藏血血舍魂魂化神魂神升發而生光明上開雙竅則為兩目陰者陽之宅也陰脫宅傾神魂散亡是以目盲名曰脫陰而實脫陰中之陽氣也

二十一難

二十一難曰經言人形病脈不病曰生脈病形不病曰死何謂也然人形病脈不病非有不病者也謂息數不應脈數也此大法

形病脈不病非有不病此以診者息數不調不應脈數也

二十二難

二十二難曰經言脈有是動有所生病一脈輒變為二病者何也然經言是動者氣也所生病者血也邪在氣氣為是動邪在血血為所生病

經靈樞經脈也

氣主呴之血主濡之氣留而不行者為氣先病也血滯而不濡者為血後病也故先為是動後所生也

氣留則血滯故氣先病而血後病

二十三難

二十三難曰手足三陰三陽脈之度數可曉以不然手三陽之脈從手至頭長五尺五六合三丈手三陰之脈從手至胸中長三尺五寸三六一丈八尺五六三尺合二丈一尺足三

陽之脈從足至頭長八尺六八四丈八尺足三陰之脈從足至胸長六尺五寸六六三丈六尺五六三尺合三丈九尺人兩足蹻脈從足至目長七尺五寸二七一丈四尺二五一尺合一丈五尺督脈任脈合長四尺五寸二四八尺二五一尺合九尺凡脈長一十六丈二尺此所謂經脈長短之數也

此引靈樞脈度文

經脈十二絡脈十五何始何窮也然經脈者行血氣通陰陽以榮於身者也其始從中焦注手太陰陽明陽明注足陽明太陰太陰注手少陰太陽太陽注足太陽少陰少陰注手心主少陽少陽注足少陽厥陰厥陰復還注手太陰別絡十五皆因其原如環無端轉相灌溉朝於寸口人迎以處百病而

決死生也
經脈十二相注之次見靈樞經脈別絡十五別走之道見
靈樞經別絡脈之行皆與經脈同原而別交他經如環無
端轉相灌溉而悉朝於寸口人迎(人迎足陽明動脈在喉旁)以處百病
而決死生也
經曰明知終始陰陽定矣何謂也然知終始者脈之紀也寸
口人迎陰陽之氣通於朝使如環無端故曰始也終者三陰
三陽之脈絕絕則死死各有形故曰終也
靈樞終始凡刺之道畢於終始明知終始五藏爲紀陰陽
定矣朝朝宗也使使道也(即經隧也)三陰三陽之脈絕則死死
各有形故曰終是謂十二經終詳見靈樞終始(亦載素問診要經終)

二十四難
二十四難曰手足三陰三陽氣已絕何以爲候可知其吉凶
否然足少陰氣絕則骨枯少陰者冬脈也伏行而溫於骨髓
故骨髓不溫卽肉不著骨骨肉不相親卽肉濡而却肉濡而
却故齒長而枯髮無潤澤無潤澤者骨先死戊日篤己日死
腎主骨其榮髮戊篤己死土勝水也
足太陰氣絕則脈不榮其口脣口脣者肌肉之本也脈不榮
則肌肉不滑澤肌肉不滑澤則人中滿人中滿則脣反脣反
則肉先死甲日篤乙日死
脾主肉其榮脣甲篤乙死木勝土也人中滿舊譌作肉滿
依靈樞改

足厥陰氣絕則筋縮引卵與舌卷厥陰者肝脈也肝者筋之
合也筋者聚於陰器而絡於舌本故脈不榮卽筋縮急筋縮
急引卵與舌故舌卷卵縮此筋先死庚日篤辛日死
肝主筋聚於陰器而絡於舌本庚篤辛死金勝木也
手太陰氣絕則皮毛焦太陰者肺也行氣溫於皮毛者也氣
弗榮則皮毛焦皮毛焦則津液去津液去則皮節傷皮節傷
則皮枯毛折毛折者則毛先死丙日篤丁日死
肺主皮其榮毛丙篤丁死火勝金也
手少陰氣絕則脈不通脈不通則血不流血不流則色澤去
故面黑如黎此血先死壬日篤癸日死
心主脈其榮色壬篤癸死水勝火也

五陰氣俱絕則目眩轉轉則目瞑目瞑者爲失志失志者則
志先死志先死則遠一日半死矣
五陰五藏之陰也五藏主藏五神目瞑不見神敗光失也
六陽氣俱絕則陰與陽相離陰陽相離則腠理泄絕汗乃出
大如貫珠轉出不流卽氣先死旦占夕死夕占旦死
六陽六府之陽也陽主外衛陽亡表泄故出絕汗此篇全
引靈樞病傳文(書誤在經脈中)而字句微異其訛舛之甚者依靈
樞正之
二十五難
二十五難曰有十二經五藏六府十一耳其一經何等經也
然一經者手少陰與心主別脈也心主與三焦爲表裏俱有

名而無形故言經有十二也

心主手厥陰心包絡也與手少陽三焦爲表裏

二十六難

二十六難曰三焦何稟何生何始何終其治常在何許可曉以不然三焦者水穀之道路氣之所終始也上焦者在心下下膈當胃上口主內而不出其治在膻中玉堂下一寸六分直兩乳間陷者是中焦者在胃中脘不上不下主腐熟水穀其治在臍旁下焦者在臍下當膀胱上口主分别清濁出而不內以傳導也其治在臍下一寸故名曰三焦其府在氣街

膻中者素問十二藏相使膻中者臣使之官喜樂出焉靈樞脹論膻中者心主之宮城也膻中即心包所在玉堂任脈穴氣街足陽明穴其府在氣街府氣府也素問氣府論經絡俞穴氣之府也氣街氣之道路也靈樞標本胸氣有街腹氣有街頭氣有街脛氣有街蓋氣之所聚會曰府氣之所通達曰街足陽明藏府之原多血多氣故獨有氣街之名三焦下腧並足太陽之經下行膕中出於委陽見靈樞本輸路由陽明之氣街在毛際兩旁是亦三焦之氣府也三焦之經爲手少陽三焦相火生脾胃而化水穀全賴乎此故上焦主受內飲食中焦主腐化水穀下焦主傳輸便溺所謂決瀆之官水道出焉十二藏相使語緣其火足土燥蒸水化氣氣降水生注於旁胱而後水道能出也

二十七難

二十七難曰經有十二絡有十五餘三絡者是何等絡也然有陽絡有陰絡有脾之大絡陽絡者陽蹻之絡也陰絡者陰蹻之絡也故絡有十五焉

十五絡見靈樞經別本以督脈之別任脈之別與脾之大絡合爲十五不數陰陽二蹻與此不同

二十八難

二十八難曰脈有奇經八脈者不拘於十二經何謂也然有陽維有陰維有陽蹻有陰蹻有衝有督有任有帶之脈凡此八脈者皆不拘於經故曰奇經八脈也

不拘於經不與經脈同行也

經有十二絡有十五凡二十七氣相隨上下何獨不拘於經也然聖人圖設溝渠通利水道以備不然天雨下降溝渠溢滿當此之時霶霈妄行聖人不能復圖也此絡脈滿溢諸經不能復拘也

十二經脈各有疆界自經脈而入奇經則經脈不能復拘譬之天雨下降溝渠滿溢霶霈妄行不拘井田分畫之舊制也

二十九難

二十九難曰其奇經八脈者既不拘於十二經皆何起何經也然督脈者起於下極之俞並於脊裏上至風府入屬於腦

下極纂後之屏翳穴即會陰也督行於背自脊裏而上風府督脈穴名入於腦中

任脈者起於中極之下以上毛際循腹裏上關元至咽喉上頤循面入目絡舌

中極任脈穴名任行於腹自腹裏而上關元任脈穴名升於頭上

衝脈者起於氣衝並足陽明之經挾臍上行至胸中而散

並足陽明之經素問經絡論作少陰之經舊本誤在骨空論 按衝脈起於足陽明之氣衝上會橫骨大赫等十一穴皆足少陰經也

帶脈起於季脇迴身一周

迴繞也

陽蹻脈者起於跟中循外踝上行入風池也

陽蹻足太陽之別起於足太陽之申脈循外踝上行入於足少陽之風池也

陰蹻脈者亦起於跟中循內踝上行至咽喉交貫衝脈

陰蹻足少陰之別起於足少陰之照海循內踝上至咽喉而交衝脈

陽維陰維者維絡於身故陽維起於諸陽會陰維起於諸陰交也

陽維陰維維絡於身陽維主一身之表起於諸陽會足太陽之金門也陰維主一身之裏起於諸陰交足少陰之築賓也

比於聖人圖設溝渠溝渠滿溢流於深湖故聖人不能拘通也而人脈隆盛入於八脈而不環周溢蓄不能環流灌漑諸經者也故十二經亦不能拘之其受邪氣畜則腫熱砭射之也

八脈者十二經之絡脈也經脈隆盛入於八脈則溢蓄於外不能灌漑諸經故經脈不能拘之其受邪氣感襲則表陽蓄積而生腫熱宜以砭石瀉之也

三十難

三十難曰奇經之爲病何如然陰蹻爲病陽緩而陰急陽蹻爲病陰緩而陽急衝之爲病逆氣而裏急督之爲病脊強而厥任之爲病其內若結男子七疝女子瘕聚帶之爲病腹滿腰溶溶如坐水中陽維爲病苦寒熱陰維爲病苦心痛陽維

維於陽陰維維於陰陰陽不能自相維則悵然失志溶溶不能自收持此奇經八脈之爲病也

陰蹻行於股裏病則外緩而內急陽蹻行於股外病則內緩而外急衝行於身前病則經氣上衝逆氣而裏急督則行於身後病則經脈失榮脊強而身厥任爲諸陰之宗陽根下潛蟄藏於此陽泄根拔寒凝氣結男子則爲七疝女子則爲瘕聚帶脈環腰如帶橫束諸經病則帶脈不束腹滿腰冷溶溶若坐水中陽維主一身之表病則表傷而苦寒熱陰維主一身之裏病則裏傷而苦心痛蓋陽維維於諸陽陰維維於諸陰若陰陽不能自相維則悵然失志溶溶不能自收持表裏越渫喪其保障故也

難經懸解卷上終

難經懸解卷下

昌邑黃元御坤載解

三十一難

三十一難曰營氣之行常與衛氣相隨不然經言人受氣於穀穀入於胃以傳於肺五藏六府皆以受氣其淸者爲營濁者爲衛營行脈中衛行脈外營周不休五十而復大會陰陽相貫如環無端故知營衛相隨也

此引靈樞營衛生會文營自平旦起於手太陰之氣口五十度而復會於氣口衛氣自平旦起於足太陽之睛明五十度而復會於睛明本不同道日相隨者言其並行於經中也若宗氣則與營氣相隨耳胸中大氣曰宗氣義詳靈樞營氣衞氣諸篇

三十二難

三十二難曰五藏俱等而心肺俱在膈上者何也然心者血肺者氣血爲營氣爲衛相隨上下謂之營衛通行經絡營周於外故令心肺在膈上也

在藏府曰氣血在經絡曰營衛

三十三難

三十三難曰肝青象木肺白象金肝得水而沈木得水而浮肺得水而浮金得水而沈其義何也然夫肝者非爲純木也乙角也庚之柔大言陰與陽小言夫與婦釋其微陽而吸其微陰之氣其意樂金又行陰道多故令肝得水而沈也肺者

非爲純金也辛商也丙之柔大言陰與陽小言夫與婦釋其微陰婚而就火其意樂火又行陽道多故令肺得水而浮也肺熱而復沈肝熱而復浮者何也故知辛當歸庚乙當歸甲也

乙與庚合其意樂金又自水位上升是行於陰道多也故肝得水沈辛與丙合其意樂火又自火位下降是行於陽道多也故肺得水浮及至肺熱而復沈肝熱而復浮則是辛金終當歸庚乙木終當歸甲也

三十四難

三十四難曰五藏各有聲色臭味皆可曉知以不然十變言肝色青其臭臊其味酸其聲呼其液泣心色赤其臭焦其味

苦其聲言其液汗脾色黃其臭香其味甘其聲歌其液涎肺色白其臭腥其味辛其聲哭其液涕腎色黑其臭腐其味鹹其聲呻其液唾是五藏聲色臭味也

肝主五色心主五臭脾主五味肺主五聲腎主五液

五藏有七神各何所主也然藏者人之神氣所舍藏也故肝藏魂肺藏魄心藏神脾藏意與智腎藏精與志也

魂魄神意智精志是謂七神

三十五難

三十五難曰五藏各有所府皆相近而心肺獨去大腸小腸遠者何謂也然經言心營肺衛通行陽氣故居在上大腸小腸傳陰氣而下故居在下所以相去而遠也

心肺行其精華故居於上二腸傳其糟粕故居於下因而相去之遠也

又謂府者皆陽也清淨之處今大腸小腸胃與膀胱皆受不淨其義何也然諸府者謂是非也經言小腸者受盛之府也大腸者傳瀉行道之府也膽者淸淨之府也胃者水穀之府膀胱者津液之府一府猶無兩名故知非也小腸者心之府大腸者肺之府胃者脾之府膽者肝之府膀胱者腎之府小腸爲赤腸大腸爲白腸膽者爲青腸胃者爲黃腸膀胱者爲黑腸下焦所治也

謂是非也謂其如是則非也經素問十二藏相使王冰改爲靈蘭祕典據內經所言淸淨之府唯有膽也其餘皆受水穀而傳渣滓何得淸淨一府並無兩名經之所言卽今之所稱故

知此謂非也蓋府者五藏之府庫也諸府皆謂之腸是腸則傳導糟粕而下悉屬下焦所治下爲濁陰故受不淨也

三十六難

三十六難曰藏各有一耳腎獨有兩者何也然腎兩者非皆腎也其左者爲腎右者爲命門命門者諸精神之所舍原氣之所繫也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繫胞故知腎有一也

火降於右水升於左故左者爲腎右者爲命門命門者神根於此精藏於中是一身原氣之所係也男子以之藏精女子以之繫胞素問腹中論胞絡者繫於腎是也

三十七難

三十七難曰藏唯有五府獨有六者何也然所以府有六者謂三焦也有原氣之别焉主持諸氣有名而無形其經屬手少陽此外府也故言府有六焉

腎爲原氣之正三焦爲原氣之别外府謂在諸府之外也

按靈樞本藏曰三焦膀胱厚三焦膀胱薄是有形也與此不同

三十八難

三十八難曰經言府有五藏有六者何也然六府者止有五府也然五藏亦有六藏者謂腎有兩藏也其左爲腎右爲命門命門者謂精神之所舍也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繫胞其氣與腎通故言藏有六也府有六者何也然五藏各一府三焦

亦是一府然不屬於五藏故言府有五焉

其氣與腎通命門之陽氣通於腎也

三十九難

三十九難曰肝獨有兩葉以何應也然肝者東方木也木者春也萬物之始生其尙幼小意無所親去太陰尙近離太陽尙遠猶有兩心故令有兩葉亦應木葉也

心爲陽中之太陽腎爲陰中之太陰見素問六節藏象論

四十難

四十難曰經言肝主色心主臭脾主味肺主聲腎主液鼻者肺之候而反知香臭耳者腎之候而反聞聲其意何也然肺者西方金也金生於巳巳者南方火火者心心主臭故令鼻知香臭腎者北方水也水生於申申者西方金金者肺肺主聲故令耳聞聲

心主臭火也肺金開竅於鼻而內有巳火故能知臭肺主聲金也腎水開竅於耳而內有申金故能聞聲

四十一難

四十一難曰五藏之氣於何發起通於何許可曉以不然五藏者嘗內閱於上七竅也故肺氣通於鼻鼻和則知香臭矣肝氣通於目目和則知黑白矣脾氣通於口口和則知穀味矣心氣通於舌舌和則知五味矣腎氣通於耳耳和則知五音矣五藏不和則七竅不通六府不和則留結爲癰

嘗內閱於上七竅也舊訛作當上閱於九竅也以靈樞改

正之張潔古認貢九竅添三焦之氣通於喉喉和則聲鳴矣二句謬妄不通

經言氣獨行於五藏不營於六府者何也然夫氣之行如水之流不得息也故陰脈榮於五藏陽脈榮於六府如環無端莫知其紀終而復始其流溢之氣內溫於藏府外濡於腠理

其流溢之氣舊訛作而不覆溢人氣依靈樞正之

邪在六府則陽脈不和陽脈不和則氣留之氣留之則陽脈盛矣邪在五藏則陰脈不和陰脈不和則血留之血留之則陰脈盛矣陰氣太盛則陽氣不得相榮也故曰格陽氣太盛則陰氣不得相榮也故曰關陰陽俱盛不得相榮也故曰關格關格者不得盡其命而死也

氣無獨行而不相榮者其不相榮者邪客之也陰盛格陽

於外曰格陽盛關陰於內曰關此篇全引靈樞脈度文

四十二難

四十二難曰人腸胃長短受水穀多少各幾何然脣至齒長九分口廣二寸半齒以後至會厭深三寸半大容五合舌重十兩長七寸廣二寸半咽門重十兩廣二寸半至胃長一尺六寸喉嚨重十二兩廣二寸長一尺二寸九節胃重二斤十四兩紆曲屈伸長二尺六寸大一尺五寸徑五寸容穀二斗水一斗五升小腸重二斤十四兩長三丈二尺廣二寸半徑八分分之少半左迴疊積十六曲容穀二斗四升水六升三合合之大半大腸重二斤十二兩長二丈一尺廣四寸徑一寸半當臍右迴疊積十六曲盛穀一斗水七升半肛門重十

二兩大八寸徑二寸大半長二尺八寸受穀九升三合八分合之一膀胱重九兩二銖縱廣九寸受溺九升八合此腸胃長短受水穀之數也

會厭在喉嚨上所以分司氣管食管之開闔者肛門謂廣腸下至肛門卽直腸也此引靈樞腸胃文

肝重四斤四兩左三葉右四葉凡七葉主藏魂心重十二兩中有七孔三毛盛精汁三合主藏神脾重二斤三兩扁廣三寸長五寸有散膏半斤主裹血溫五藏主藏意肺重三斤三兩六葉兩耳凡八葉主藏魄腎有兩枚重一斤一兩主藏志膽在肝之短葉間重三兩三銖盛精汁三合

魂神意魄精是謂五神

四十三難

四十三難曰人不食飲者七日而死何也然胃大一尺五寸徑五寸長二尺六寸橫屈受水穀三斗五升其中長留穀二斗水一斗五升小腸大二寸半徑八分分之少半長三丈二尺受穀二斗四升水六升三合合之大半迴腸大四寸徑一寸半長二丈一尺受穀一斗水七升半廣腸大八寸徑二寸半長二尺八寸受穀九升三合八分合之一腸胃凡長五丈八尺四寸合受水穀九斗二升一合八分合之一此腸胃所受水穀之數也此段舊誤在四十二難中依靈樞正之

人胃中當留穀二斗水一斗五升平人日再至圊一行二升半日中五升七日五七三斗五升而水穀盡矣故平人不食

飲七日而死者水穀津液俱盡卽死矣

此篇全引靈樞平人絕穀文

四十四難

四十四難曰七衝門何在然脣爲飛門齒爲戶門會厭爲吸門胃爲賁門太倉下口爲幽門大腸小腸會爲闌門下極爲魄門故曰七衝門也

衝要也賁與奔同胃之上口水穀下奔之路也太倉胃也幽門胃之下口卽小腸上口闌門小腸下口卽大腸上口下極謂會陰穴在前後二陰之間會陰之後卽魄門二十九難督脈起於下極之俞卽此

四十五難

四十五難曰經言八會者何也然府會太倉藏會季脇筋會陽陵泉髓會絕骨血會膈俞骨會大杼脈會太淵氣會三焦外一筋直兩乳內也熱病在內者取其會之氣穴也

太倉胃也地當任脈之中脘胃爲六府之長故府會於此季脇足厥陰之章門脾之募也脾爲五藏之長故藏會於此陽陵泉足少陽穴肝膽主筋故筋會於此絕骨外踝上光骨當足少陽之懸鐘膈俞足太陽穴大杼亦足太陽穴在大椎上太淵手太陰穴三焦上焦地在外一筋直兩乳之內當任脈之膻中宗氣在此三焦之上源也熱病在內者取其所會之氣穴以寫其熱也

四十六難

四十六難曰老人臥而不寐少壯寐而不寤者何也然經言少壯者血氣盛肌肉滑氣道通營衛之行不失其常故晝日精夜不寤老人血氣衰肌肉不滑營衛之道濇故晝日不能精夜不能寐也故知老人不能寐也

靈樞營衛生會篇

四十七難

四十七難曰人面獨能耐寒者何也然人頭者諸陽之會也諸陰脈皆至頸胸中而還獨諸陽脈皆上至頭耳故令面耐寒也

此難靈樞邪氣藏府病形篇其面不衣一段足之三陰自足走胸（其上者至頸而止）手之三陰自胸走手（手少陰上挾咽）手之三陽自手走頭足之三陽自頭走足惟手足三陽皆上至頭是諸陽之所會也

四十八難

四十八難曰人有三虛三實何謂也然有脈之虛實有病之虛實有診之虛實也脈之虛實者濡者爲虛緊牢者爲實病之虛實者出者爲虛入者爲實言者爲虛不言者爲實緩者爲虛急者爲實診之虛實者濡者爲虛牢者爲實癢者爲虛痛者爲實外痛內快則爲外實內虛內痛外快爲內實外虛

自內而外出者爲虛內先損傷也自外而內入者爲實外先感襲也緩者氣鬆緩也急者氣迫急也

四十九難

四十九難曰有正經自病有五邪所傷何以別之然憂愁思慮則傷心形寒飲冷則傷肺恚怒氣逆上而不下則傷肝飲食勞倦則傷脾久坐溼地强力入水則傷腎是正經自病也

久坐溼地則溼土賊水强力汗出入水水入汗孔化溼亦能賊水故皆傷腎

何謂五邪然有中風有傷暑有飲食勞倦有傷寒有中溼此之謂五邪

五邪皆自外至者

假令心病何以知中風得之然其色當赤何以言之肝主色自入爲青入心爲赤入脾爲黃入肺爲白入腎爲黑肝爲心邪故知當赤色也其病身熱脇下滿痛其脈浮大而弦

肝脈行於兩脇心脈浮大肝脈弦

何以知傷暑得之然當惡臭何以言之心主臭自入爲焦臭入脾爲香臭入肺爲腥臭入腎爲腐臭入肝爲臊臭故知心病傷暑得之當惡臭也其病身熱而煩心痛其脈浮大而散

心脈浮大而散

何以知飲食勞倦得之然當喜苦味也虛爲不欲食實爲欲食何以言之脾主味自入爲甘入肺爲辛入腎爲鹹入肝爲酸入心爲苦故知脾邪入心爲喜苦味也其病身熱而體重嗜臥四肢不收其脈浮大而緩

土溼則體重脾倦則嗜臥中氣不運四肢失稟則縱緩不收脾脈緩

何以知傷寒得之然當譫言妄語何以言之肺主聲自入爲哭入腎爲呻入肝爲呼入心爲言入脾爲歌故知肺邪入心爲譫言妄語也其病身熱洒洒惡寒甚則喘欬其脈浮大而濇

肺脈濇

何以知中溼得之然當喜汗出不可止何以言之腎主液自入爲唾入肝爲泣入心爲汗入脾爲涎入肺爲涕故知腎邪入心爲汗出不可止也其病身熱小腹痛足脛寒而逆其脈沈濡而大此五邪之法也

腎脈沈濡

五十難

五十難曰病有虛邪有實邪有賊邪有微邪有正邪何以別之然從後來者爲虛邪從前來者爲實邪從所不勝來者爲賊邪從所勝來者爲微邪自病爲正邪何以言之假令心病中風得之爲虛邪傷暑得之爲正邪飲食勞倦得之爲實邪傷寒得之爲微邪中溼得之爲賊邪

心爲火假令心病中風木邪火所由生也是自後來傷暑火邪是爲自病飲食勞倦土邪火之所由生也是從前來傷寒金邪是從所勝來中溼水邪是從所不勝來也

五十一難

五十一難曰病有欲得溫者有欲得寒者有欲見人者有欲不見人者而各不同病在何藏府也然病欲得寒而欲見人

者病在府也病欲得溫而不欲見人者病在藏也何以言之府者陽也陽病欲得寒又欲見人藏者陰也陰病欲得溫又欲閉戶獨處惡聞人聲故以別知藏府之病也

陽病熱陰病寒陽病動陰病靜其性然也

五十二難

五十二難曰府藏發病根本等不然不等也其不等奈何藏病者止而不移其病不離其處府病者彷彿賁響上下流行居處無常故以此知藏府根本不同也

彷彿者游移無定之象賁響賁走而鳴轉也

五十三難

五十三難曰病有積有聚何以別之然積者陰氣也聚者陽

氣也故陰沉而伏陽浮而動氣之所積名曰積氣之所聚名曰聚積者五藏所生聚者六府所成積者陰氣也其發有常處其痛不離其部上下有所終始左右有所窮處聚者陽氣也其始發無根本上下無所留止其痛無常處故以是別知積聚也

此申明上章之義

五十四難

五十四難曰五藏之積各有名乎以何月何日得之然肝之積名曰肥氣在左脇下如覆杯有頭足久不愈令人發欬逆瘖瘧連歲不已以季夏戊己日得之何以言之肺病傳肝肝病傳脾脾季夏適王王者不受邪肝復欲還肺肺不肯受故

留結爲積故知肥氣以季夏戊己日得之

肝位在左脇肝膽同氣欬逆膽火逆刑肺金也瘖瘧膽火閉於重陰之中鼓動欲出而陰邪外束故生寒慄及其鬱蒸透發則寒變而爲熱也

心之積名曰伏梁起臍上大如臂上至心下久不愈令人病煩心以秋庚辛日得之何以言之腎病傳心心當傳肺肺秋適王王者不受邪心復欲還腎腎不肯受故留結爲積故知伏梁以秋庚辛日得之

心位在臍上

脾之積名曰痞氣在胃脘覆大如盤久不愈令人四肢不收發黃疸飲食不爲肌膚以冬壬癸日得之何以言之肝病傳脾脾當傳腎腎以冬適王王者不受邪脾復欲還肝肝不肯受故留結爲積故知痞氣以冬壬癸日得之

脾位在中脘

肺之積名曰息賁在右脇下覆大如杯久不已令人洒淅寒熱喘欬發肺壅以春甲乙日得之何以言之心病傳肺肺當傳肝肝以春適王王者不受邪肺復欲還心心不肯受故留結爲積故知息賁以春甲乙日得之

肺位在右脇息賁喘息奔逆也

腎之積名曰賁豚發於少腹上至心下若豚狀或上或下無時久不已令人喘逆骨痿少氣以夏丙丁日得之何以言之脾病傳腎腎當傳心心以夏適王王者不受邪腎復欲還脾

脾不肯受故留結爲積故知賁豚以夏丙丁日得之此五積之要法也

腎位在少腹賁豚發作狀如豚奔上至心下痛苦欲死故曰賁豚

五十五難

五十五難曰經言七傳者死間藏者生何謂也然七傳者傳其所勝也間藏者傳其子也何以言之假令心病傳肺肺傳肝肝傳脾脾傳腎腎傳心一藏不再傷故言七傳者死也間藏者傳其所生也假令心病傳脾脾傳肺肺傳腎腎傳肝肝傳心是子母相傳周而復始如環無端故言生也

間藏者不傳所勝隔二藏而傳其所生也

五十六難

五十六難曰藏病難治府病易治何謂也然藏病所以難治者傳其所勝也府病易治者傳其子也與七傳間藏同法也

臟病之難治者傳其所勝也府病之易治者傳其所生也藏病深故傳所勝府病淺故傳所生蓋平人無病皆傳所生府病輕微未至乖常失度彼此剋賊故傳其所生與平人相同也

五十七難

五十七難曰泄凡有幾皆有名不然泄皆有五其名不同有胃泄有脾泄有大腸泄有小腸泄有大瘕泄名曰後重胃泄者飲食不化色黃脾泄者腹脹滿泄注食卽嘔吐逆大腸泄者食已窘迫大便色白腸鳴切痛小腸泄者溲而便膿血少腹痛大瘕泄者裏急後重數至圊而不便莖中痛此五泄之法也

胃泄者甲木之剋戊土也胃以受盛為職乘以甲木之邪胃府鬱迫水穀莫容則生吐泄傷寒陽明少陽之泄皆此證也脾泄者乙木之賊己土也脾土溼寒不能蒸水化氣水穀並下脾溼愈滋土陷木遏肝氣不達風木衝決開其後竅則生泄注內傷之泄皆此證也溼則嘔吐逆者脾陷則胃逆也大腸泄者金斂而木不泄也乙木陷於大腸上達無路欲衝後竅而出而大腸斂之不得暢泄故窘迫欲後腸鳴而痛切也大便白者金色也小腸泄者寒水鬱其丙火也小腸以丙火而化寒水水寒生泄不過大便溏注而已不作膿血也病則丙火不化寒水鬱於溼土之中丙火不化寒水因於土溼內熱淫蒸膿血腐化寒水絕其上源故溲溺淋澀風木鬱衝故小腹痛作也大瘕泄者水土之鬱陷也水土溼寒陰氣凝結瘕塊累生乙木不得溫生陷衝後竅而疏泄失政未能順下故溲便頻數裏急後重而糞溺艱澀不利也泄雖有五唯胃泄為膽胃病其四皆脾肝之證而癸水之寒乃其根本也

五十八難

五十八難曰傷寒有幾其脈有變不然傷寒有五有中風有傷寒有溼溫有熱病有溫病其所苦各不同

中風風傷衛也傷寒寒傷營也詳仲景傷寒溼溫中溫而發熱者也熱病暑病也卽仲景暍病溫病春月而病感者也素問熱病卽溫病之發於夏月者詳熱病論先夏至者為病溫後夏至者為病暑是也與此不同

中風之脈陽浮而滑陰濡而弱溼溫之脈陽濡而弱陰小而急傷寒之脈陰陽俱甚而緊濇熱病之脈陰陽俱浮浮之而滑沈之散濇溫病之脈行在諸經不知何經之動也各隨其經之所在而取之

溫病各經不同行在於諸經之中不知何經之動也各隨其經之所在而取之溫病不過六經而經隨日傳六日而盡須逐日診之難以預定也溫病一日太陽二日陽明三日少陽四日太陰五日少陰

六日厥陰法詳素問熱病

傷寒有汗出而愈下之而死者有汗出而死下之而愈者何也然陽虛陰盛汗之而愈下之卽死陽盛陰虛汗出而死下之而愈

陽虛陰盛下則亡陽故可汗愈陽盛陰虛汗則亡陰故可下愈

寒熱之病候之如何也然皮寒熱者皮不可近席毛髮焦鼻槁不得汗肌寒熱者皮膚痛脣舌槁無汗骨寒熱者病無所安汗注不休齒本槁痛

此段引靈樞寒熱病文

五十九難

五十九難曰狂癲之病何以別之然狂之始發少臥而不飢自高賢也自辯智也自貴倨也妄笑好歌樂妄行不休是也癲病始發意不樂直視僵仆其脈三部陰陽俱盛是也

此引靈樞癲狂文

六十難

六十難曰頭心之病有厥痛有眞痛何謂也然手三陽之脈受風寒伏留而不去者則名厥頭痛入連在腦者名眞頭痛其五藏相干名厥心痛其痛甚但在心手足凊者卽名眞心痛其眞心痛者旦發夕死夕發旦死

此難靈樞厥病厥病眞頭痛頭痛甚腦盡痛手足寒至節死不治

六十一難

六十一難曰經言望而知之謂之神聞而知之謂之聖問而知之謂之工切而知之謂之巧何謂也然望而知之者望見其五色以知其病聞而知之者聞其五音以別其病問而知之者問其所欲五味以知其病所起所在切脈而知之者診其寸口視其虛實以知病在何藏府也經言以外知之曰聖以內知之曰神此之謂也

以外知之驗其外而知之也以內知之洞其內而知之也

六十二難

六十二難曰藏井滎有五府獨有六者何謂也然府者陽也三焦行於諸陽故置一腧名曰原所以府有六者亦與三焦

共一氣也

五藏五腧井滎腧經合也六府六腧井滎腧原經合也詳見靈樞本輸府有六腧者以五府之外又有三焦一府故多置一原穴以配之此亦與三焦共一氣也

六十三難

六十三難曰十變言五藏六府滎合皆以井爲始者何謂也然井者東方春也萬物之始生故蚑行喘息蜎飛蠕動當生之物莫不以春生故歲數始於春月數始於甲故以井爲始也

滎合以井爲始義詳靈樞本輸蚑行喘息蜎飛蠕動謂行息飛動一切諸蟲也

六十四難

六十四難曰十變又言陰井木陽井金陰滎火陽滎水陰腧土陽腧木陰經金陽經火陰合水陽合土陰陽皆不同其意何也然是剛柔之事也陰井乙木陽井庚金陽井庚庚者乙之剛也陰井乙乙者庚之柔也乙爲木故言陰井木也庚爲金故言陽井金也餘皆倣此

陰井木陽井金義詳靈樞本輸

六十五難

六十五難曰經言所出爲井所入爲合其法奈何然所出爲井井者東方春也萬物始生故言所出爲井所入爲合合者北方冬也陽氣入藏故言所入爲合也

萬物出於春井之義也陽氣入於冬合之義也

六十六難

六十六難曰經言肺之原出於太淵心之原出於大陵肝之原出於太衝脾之原出於太白腎之原出於太谿少陰之原出於兌骨膽之原出於丘墟胃之原出於衝陽三焦之原出於陽池膀胱之原出於京骨大腸之原出於合谷小腸之原出於腕骨十二經皆以腧爲原者何也然五藏腧者三焦之所行氣之所留止也三焦所行之腧爲原者何也然臍下腎間動氣者人之生命也十二經之根本也故名曰原三焦者原氣之別使也主通行三氣經歷於五藏六府原者三焦之尊號也故所止輒爲原五藏六府之有病者皆取其原也

肺之原出於太淵五句義見靈樞九鍼十二原此皆五藏之腧穴也左右各二共十穴連膏之原肓之原膏之原出於鳩尾肓之原出於脖胦合爲十二原少陰之原出於兌骨謂神門也手少陰無腧所謂心之原出於大陵者皆手厥陰之腧也義見靈樞逆順肥瘦舊本誤在邪客故此補少陰之原句膽之原出於丘墟六句義見靈樞本輸此皆六府之原穴也十二經皆以腧爲原者謂九鍼十二原中皆以五藏之腧穴爲原非謂六府也以五藏之腧乃三焦之所行是其氣所留止故稱曰原蓋腎間動氣一身之原氣也三焦者腎中原氣之別使行於上下三焦經歷五藏六府之腧穴其所留止輒謂之原以其原於動氣間而得名也

六十七難

六十七難曰五藏六府各有井滎腧經合皆何所主然經言所出爲井所流爲滎所注爲腧所行爲經所入爲合井主心下滿滎主身熱腧主體重節痛經主喘欬寒熱合主逆氣而泄此五藏六府井滎腧經合所主病也

六十八難

六十八難曰五藏募皆在陰腧皆在陽者何謂也然陰病行陽陽病行陰故令募在陰腧在陽也

五藏之募皆在腹肝之募期門心之募巨闕脾之募章門肺之募中府腎之募京門腧皆在背總出於足太陽之經背爲陽腹爲陰陰病必行於陽陽病必行於陰故令募在

於腹腧在於背也以募者藏中陽氣之所結也是以陽病行於陰腧者藏中陰氣之所輸也是以陰病行於陽也

六十九難

六十九難曰經言虛者補之實者瀉之不虛不實以經取之何謂也然虛者補其母實者瀉其子當先補之然後瀉之不實不虛以經取之者是正經自生病不中他邪也當自取其經故言以經取之

經靈樞經脈自取其經取其本經不取其子母也

七十難

七十難曰經言春夏刺淺秋冬刺深者何謂也然春夏者陽氣在上人氣亦在上故當淺取之秋冬者陽氣在下人氣亦

在下故當深取之

經素問四時刺逆從論諸篇

春夏各致一陰秋冬各致一陽者何謂也然春夏溫必致一陰者初下鍼沈之至腎肝之部得氣引而持之陰也秋冬寒必致一陽者初內鍼淺而浮之至心肺之部得氣推而內之陽也是謂春夏必致一陰秋冬必致一陽也

腎肝之部筋骨也心肺之部皮脈也

七十一難

七十一難曰經言刺營無傷衛刺衛無傷營何謂也然鍼陽者臥鍼而刺之刺陰者先以左手攝按所鍼榮腧之處氣散乃內鍼是謂刺營無傷衛刺衛無傷營也

衛爲陽營爲陰刺衛者臥鍼而刺之則不傷營衛行脈外鍼入淺也刺營者先以左手攝按所鍼榮腧之處衛氣開散乃內鍼則不傷衛營行脈中鍼入雖深而未嘗及衛也

七十二難

七十二難曰經言能知迎隨氣可令調調氣之方必在陰陽何謂也然所謂迎隨者知營衛之流行經脈之往來也隨其逆順而取之故曰迎隨調氣之方必在陰陽者知其內外表裏隨其陰陽而調之故曰調氣之方必在陰陽

經靈樞終始九鍼十二原往者爲逆來者爲順明知逆順正行無問迎而奪之惡得無虛追而濟之惡得無實迎之隨之以意和之是也

七十三難

七十三難曰諸井者肌肉淺薄氣少不足使也刺之奈何然諸井者木也榮者火也火者木之子當刺井者以榮瀉之故經曰補者不可以爲瀉瀉者不可以爲補此之謂也

諸井穴在手足指端經脈初發肌肉淺薄氣少不足使用當刺者瀉其榮穴以榮火者井木之子所謂實則瀉其子也井穴宜補不宜瀉是故經云補者不可以爲瀉瀉者不可以爲補也

七十四難

七十四難曰經言春刺井夏刺榮季夏刺腧秋刺經冬刺合者何也然春刺井者邪在肝夏刺榮者邪在心季夏刺腧者

邪在脾秋刺經者邪在肺冬刺合者邪在腎其肝心脾肺腎而繫於春夏秋冬者何也然五藏一病輒有五也假令肝病色青者肝也臊臭者肝也喜酸者肝也喜呼者肝也喜泣者肝也其病衆多不可盡言也四時有數而並繫於春夏秋冬者鍼之要妙在於秋毫者也

靈樞刺法冬刺井春刺滎夏刺腧長夏刺經秋刺合與此不同井爲木春刺井者以其邪在肝木也滎爲火夏刺滎者以其邪在心火也腧爲土季夏刺腧者以其邪在脾土也經爲金秋刺經者以其邪在肺金也合爲水冬刺合者以其邪在腎水也然五藏一病輒有五條未可拘也假令肝病色青者肝也肝主色也臊臭者肝也而中有心病心

主臭入肝爲臊也喜酸者肝也而中有脾病脾主味入肝爲酸也喜呼者肝也而中有肺病肺主聲入肝爲呼也喜泣者肝也而中有腎病腎主液入肝爲泣也其病衆多不可盡言雖四時有數並繫於春夏秋冬（刺法繫於四時）而鍼之要妙則在於秋毫之間其變無窮也

七十五難

七十五難曰經言東方實西方虛瀉南方補北方何謂也然金木水火土當更相平東方木也西方金也木欲實金當平之火欲實水當平之土欲實木當平之金欲實火當平之水欲實土當平之東方者肝也則知肝實西方者肺也則知肺虛瀉南方火補北方水南方火火者木之子也北方水水者木之母也水勝火子能令母實母能令子虛故瀉火補水欲令金得平木也經曰不得治其虛何問其餘此之謂也

火者木之子子能令母實故瀉其子水者木之母母能令子虛故補其母瀉火補水使木氣不實則金得平之矣

七十六難

七十六難曰何謂補瀉當補之時何所取氣當瀉之時何所置氣然當補之時從衛取氣當瀉之時從營置氣其陽氣不足陰氣有餘當先補其陽而後瀉其陰陰氣不足陽氣有餘當先補其陰而後瀉其陽營衛通行此其要也

置舍置也衛性收斂故從衛取氣營性疏泄故從營置氣

七十七難

七十七難曰經言上工治未病中工治已病者何謂也然所謂治未病者見肝之病則知肝當傳之於脾故先實其脾氣無令得受肝之邪也故曰治未病焉中工治已病者見肝之病不曉相傳但一心治肝故曰治已病也

肝病傳脾剋其所勝也

七十八難

七十八難曰鍼有補瀉何謂也然補瀉之法非必呼吸出內鍼也知爲鍼者信其左不知爲鍼者信其右當刺之時必先以左手厭按所鍼之處彈而怒之爪而下之其氣之來如動脈之狀順鍼而刺之得氣推而內之是謂補動而伸之是謂瀉不得氣乃與男外女內不得氣是謂十死不治也

補者候呼內鍼候吸出鍼瀉者候吸內鍼候呼出鍼此補瀉之恆法耳持鍼右手也而刺法之妙全在左手故知爲鍼者信其左手不知爲鍼者信其右手當刺之時必先以左手厭壓同按所鍼之處以指彈而怒之以爪引而下之以致其氣其氣之來如動脈之狀然後順鍼而刺之此方是右手事耳鍼下得氣推其鍼而內入之是謂補動其鍼而引伸之是謂瀉若不得氣乃與男外女內以求之仍不得氣是謂十死不治也

七十九難

七十九難曰經言迎而奪之安得無虛隨而濟之安得無實虛之與實若得若失實之與虛若有若無何謂也然迎而奪

之者瀉其子也隨而濟之者補其母也假令心病瀉手心主腧是謂迎而奪之者也補手心主井是謂隨而濟之者也所謂實之與虛者濡牢之意也氣來實牢者爲得濡虛者爲失故曰若得若失也

經靈樞九鍼十二原心爲火滎亦爲火瀉手心主腧土火之子也是謂迎而奪之補手心主井木火之母也是謂隨而濟之手少陰無腧故取手心主

八十難

八十難曰經言有見如入有見如出者何謂也然所謂有見如入者謂左手見氣來至乃內鍼鍼入見氣盡乃出鍼是謂有見如入有見如出也

有見如入有見如出有所見而入有所見而出也

八十一難

八十一難曰經言無實實無虛虛損不足而益有餘是寸口脈耶將病自有虛實也其損益奈何然是非謂寸口脈也謂病自有虛實也假令肝實而肺虛肝者木也肺者金也金木當更相平當知金平木假令肺實故知肝虛微少氣用鍼不補其肝而反重實其肺故曰實實虛虛損不足而益有餘此者中工之所害也

肺金剋肝木者常也假令肝實而肺虛則當助金以平木假令肺實則肝氣必虛矣若不補其肝而反實其肺是實其實虛其虛損不足而益有餘若此者乃中工之所害也

難經懸解卷下終

2013722

S
Z121·5
16 b

21101000420133

離經懸解二卷編修周永年家藏本

國朝黄元御撰亦謂舊本有訛多所更定均所謂我用我法也